金文文獻集成

第二册

古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録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古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第二册

本册目録

古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四

揔說

爵 三十五器

商

招父丁爵 銘九字

父乙爵一 銘二字

父乙爵二 銘三字

父乙爵三 銘二字

父乙爵四 銘二字

父乙爵五 銘二字

父乙爵六 銘二字

父乙爵七 銘二字

祖乙爵 銘二字

祖丙爵 銘四字

父戊爵 銘三字

祖己爵 銘二字

守父丁爵 銘三字

飲父丁爵 銘三字

斧爵 銘一字

子孫己爵 銘四字

子爵一 銘五字

子爵二 銘三字

己舉爵一 銘二字

己舉爵二 銘二字

車爵 銘一字

秉仲爵 銘三字

父壬爵 銘二字

庚爵 銘二字

父癸爵 銘二字

中爵 銘一字

尊癸爵 銘二字

雷篆爵 銘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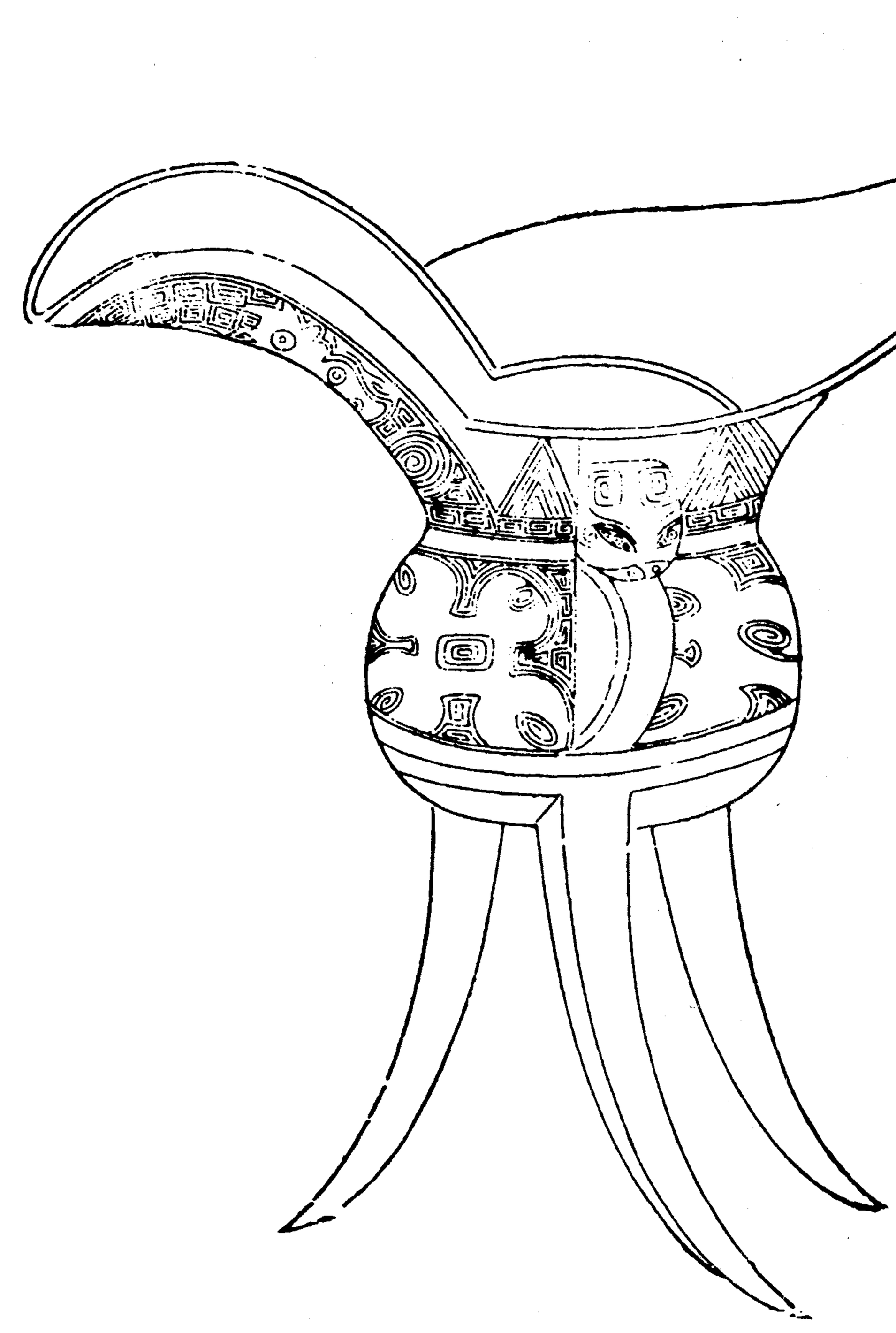
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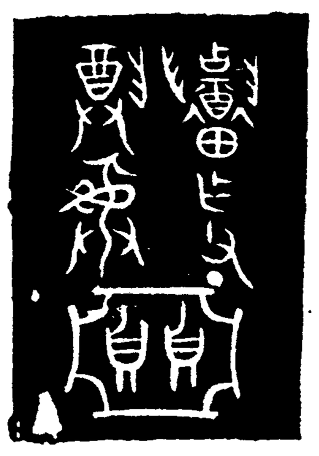
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器是也蓋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至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攷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鑒前古禮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从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

其慮患也深令攷諸爵前若噣後若尾足脩
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為耳及求之禮圖則刻
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是皆漢儒臆說
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器則豈復有是陋
哉

商招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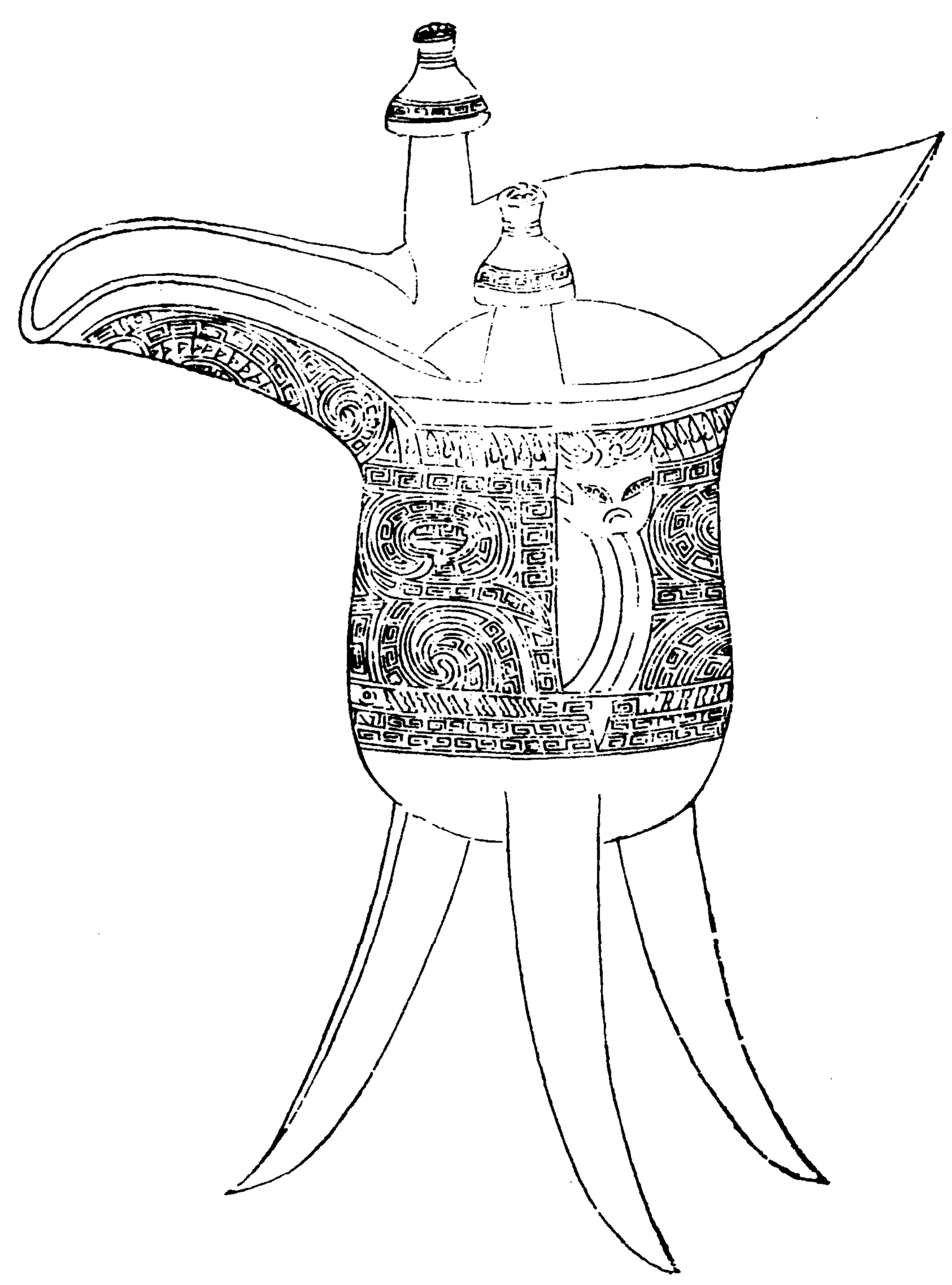




招作父丁 亞形 ○
尊彝 中 ○

右高六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三分
闊二寸九分容五合重一斤七兩三足有流有
鋬銘九字其文曰父丁尊彝蓋商人作禮器多
銘之彝義取有常而無變也是爵曰招者名載
其人為父丁而作也形製特無二柱為反坫之
用比諸爵為小異未知古人所以立意何如耳

商父乙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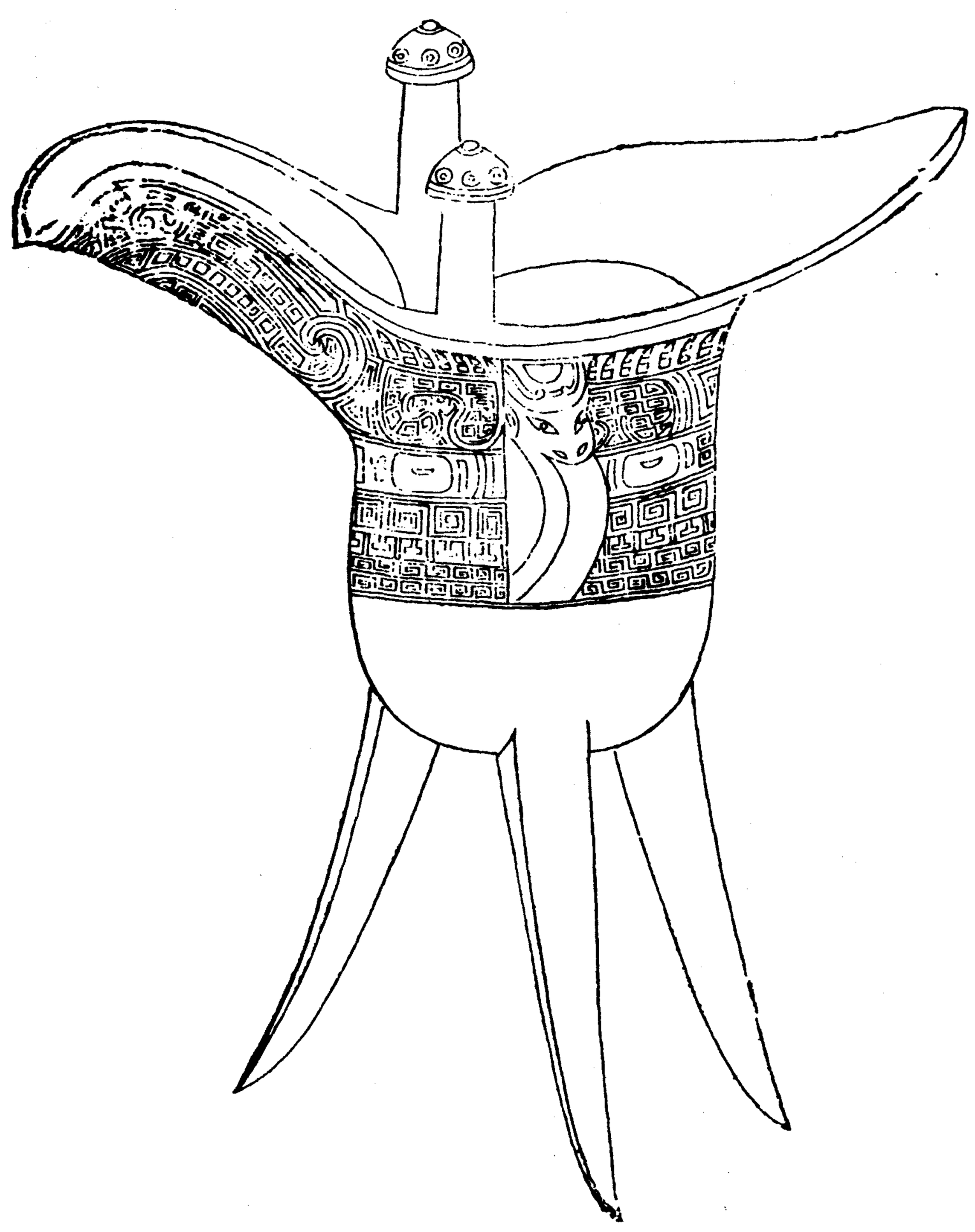




父乙

高七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六分
闊二寸四分容五合重一斤有半兩柱三足
有流有鋬銘二字

商父乙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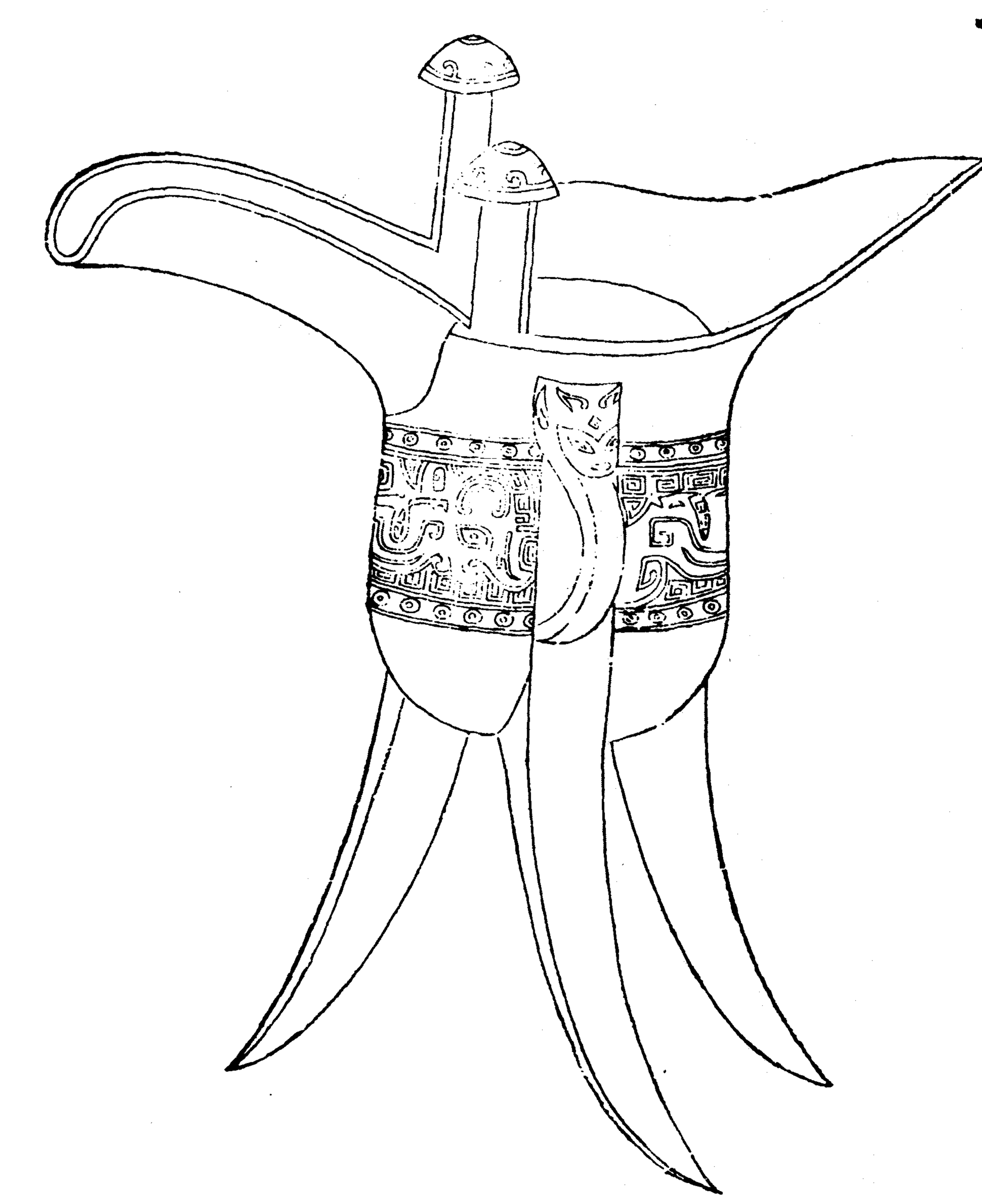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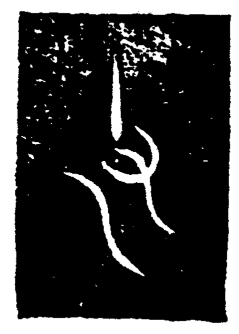


爵父乙

高六寸八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
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
有鋬銘三字

商父乙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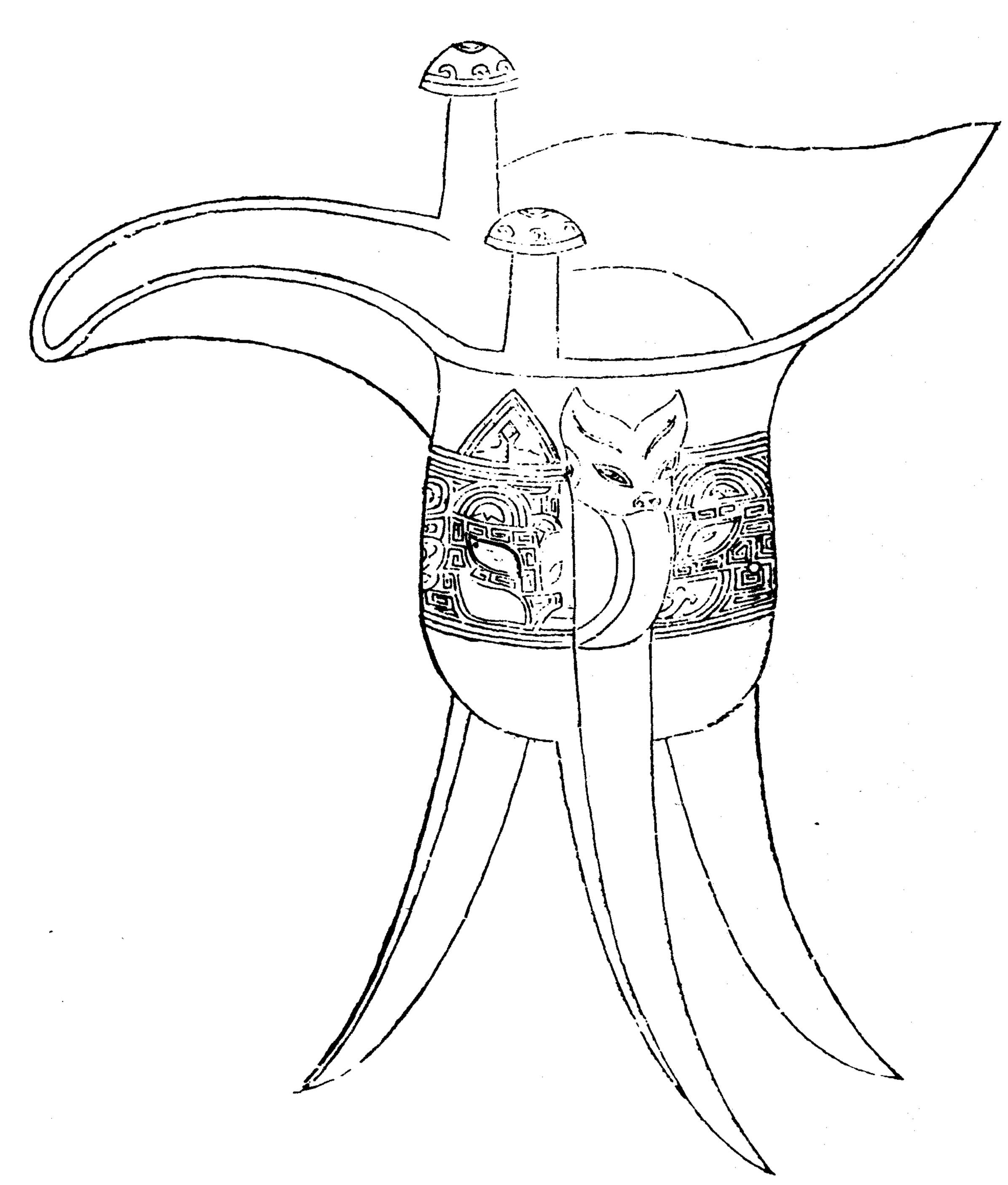




父乙

高六寸六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闊三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商父乙爵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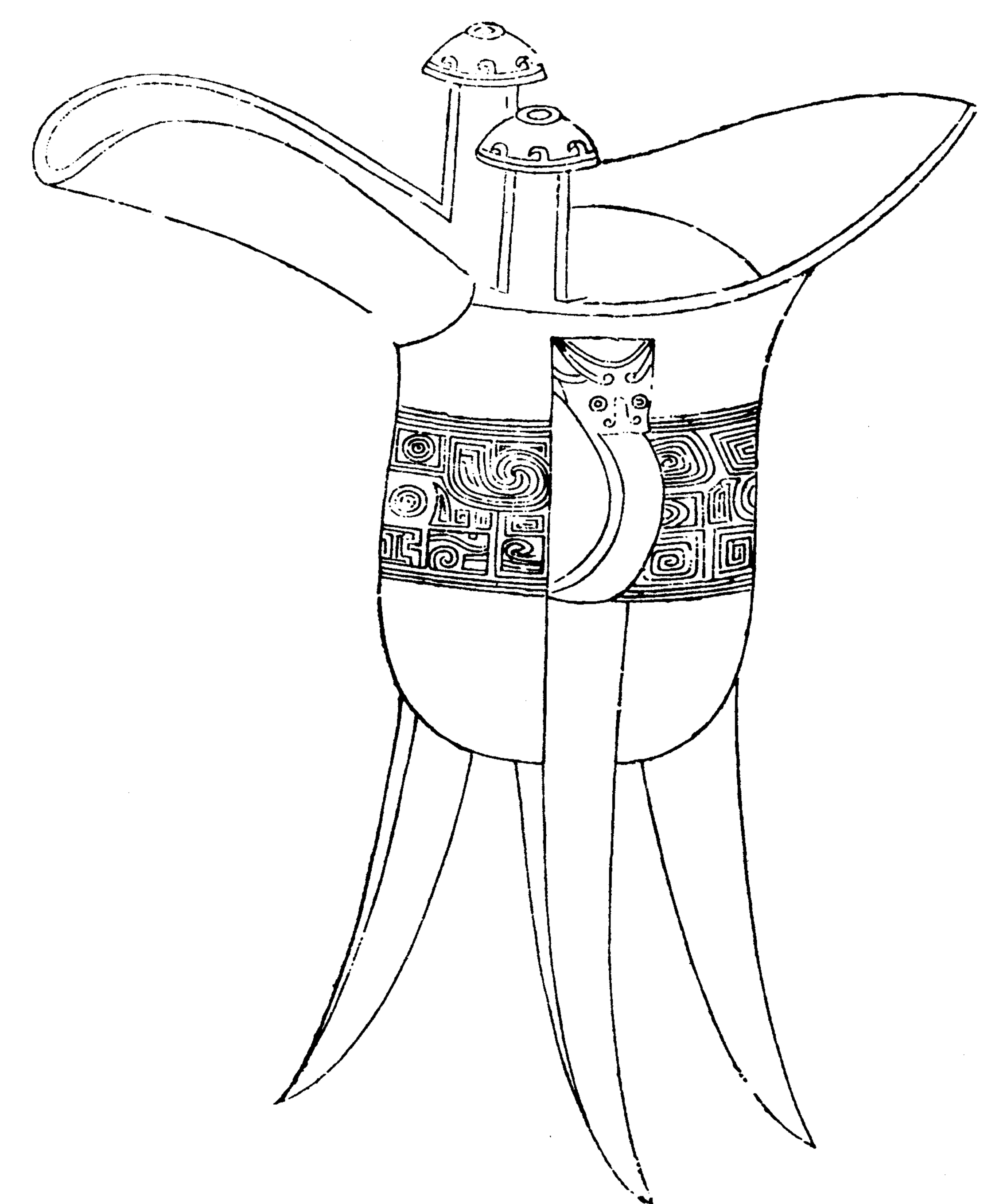




父乙

高六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五分容四合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商父乙爵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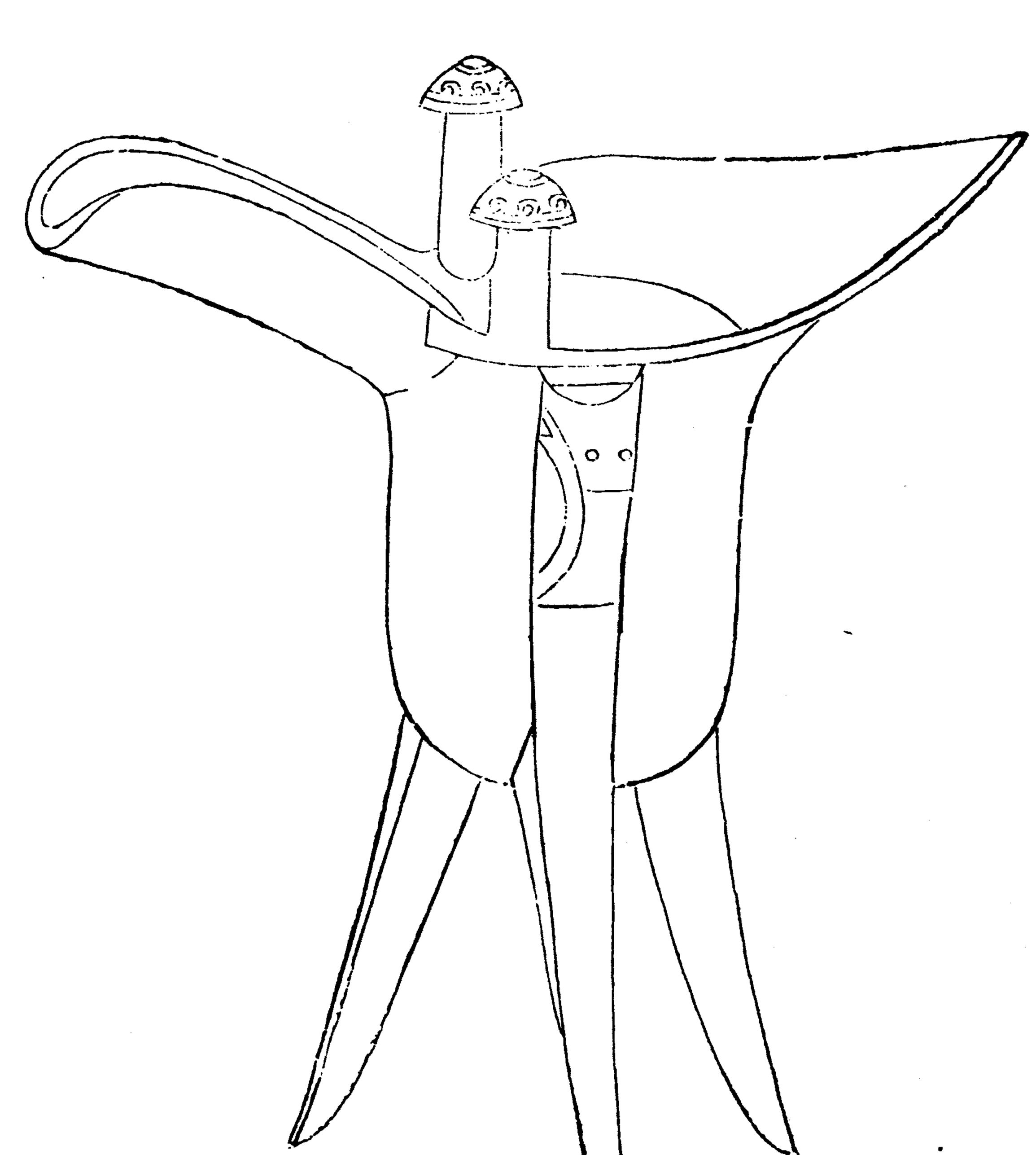




父乙

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商父乙爵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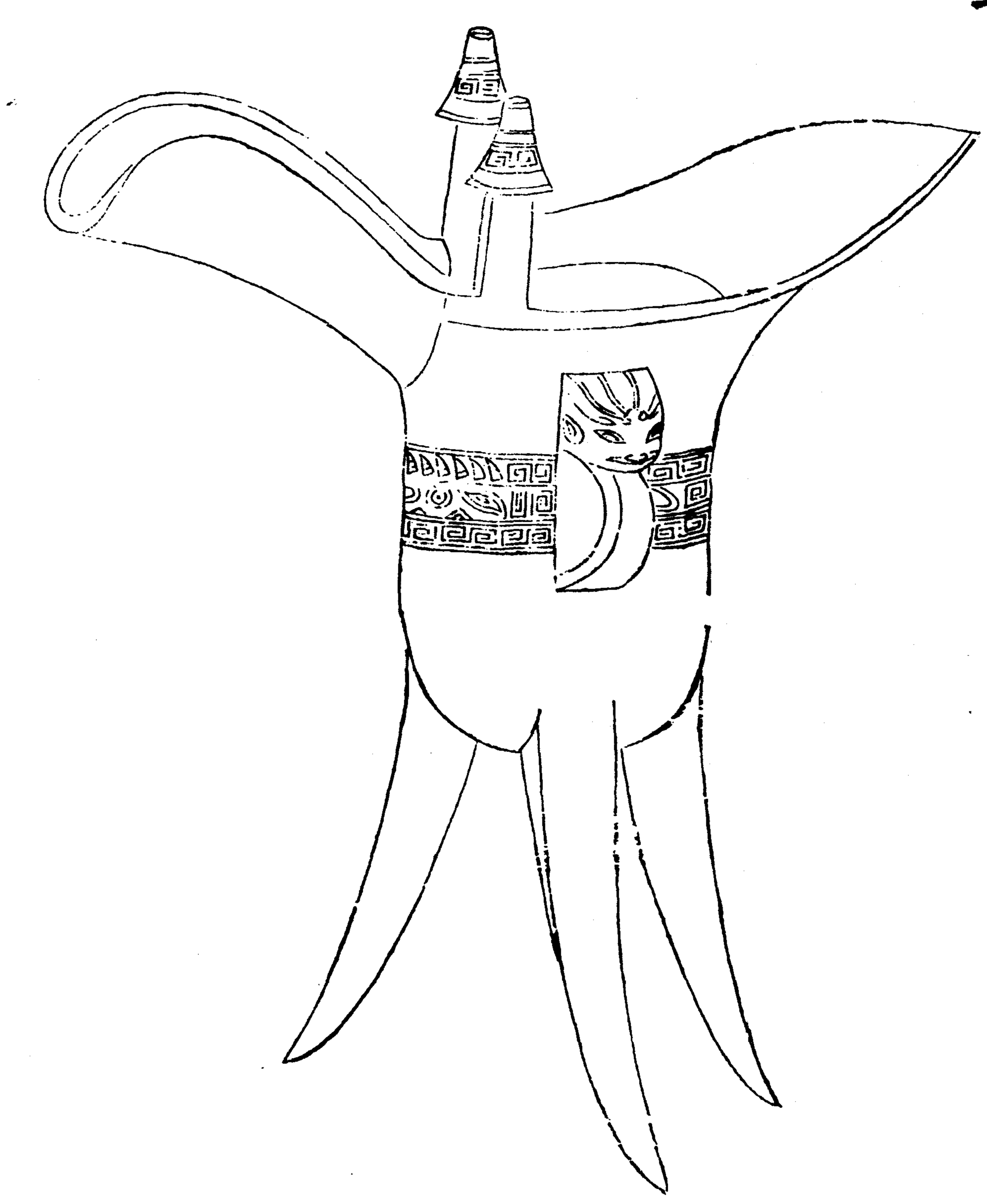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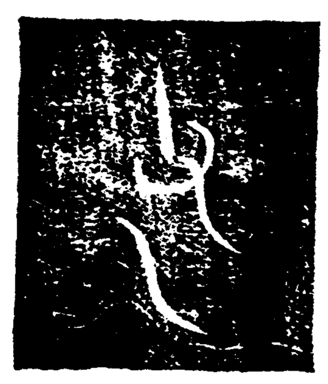
父乙

高六寸六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商父乙爵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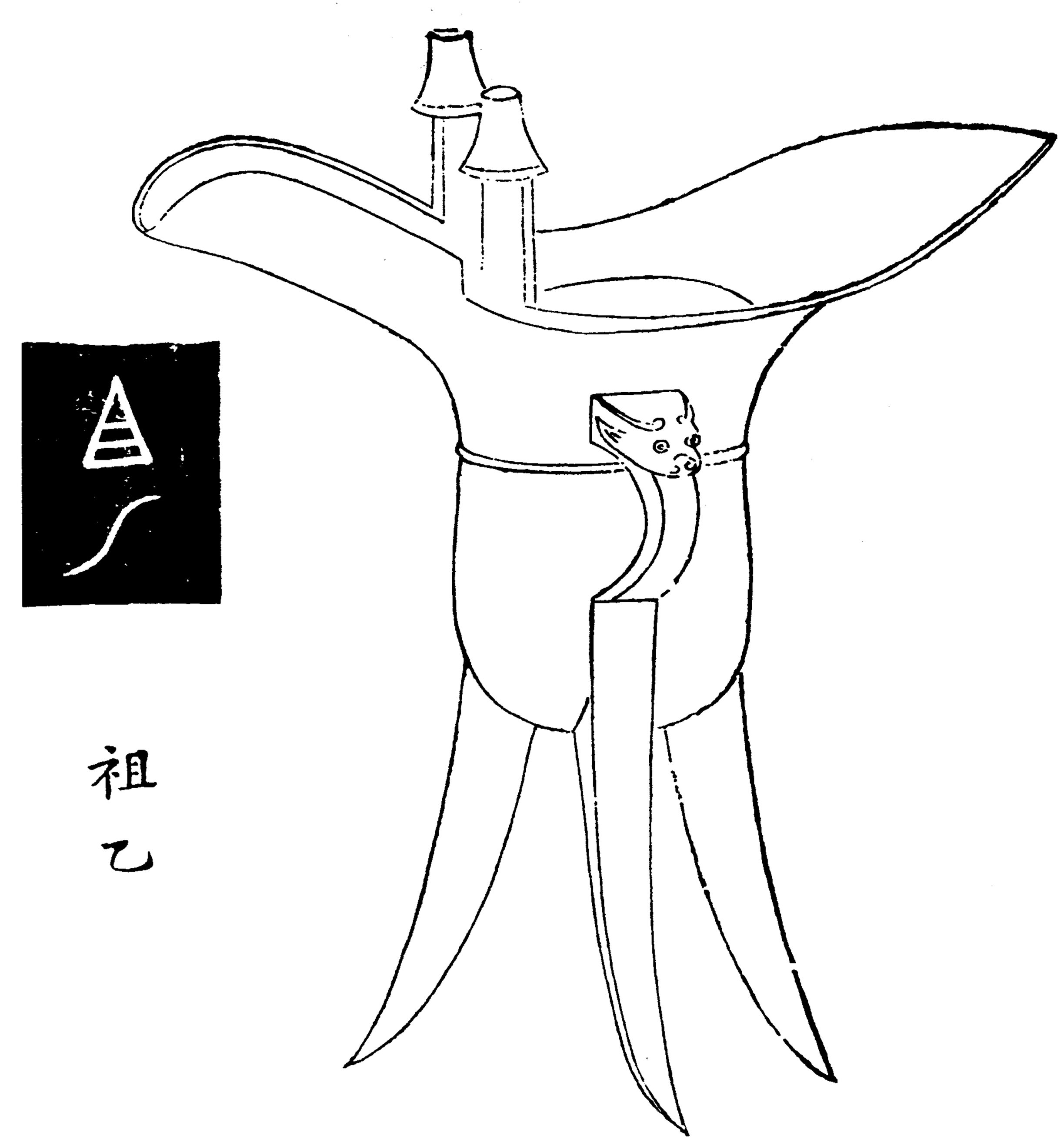
高六寸八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父乙

右商之君稱乙者六曰報乙者成湯四世祖也曰天乙者成湯也於後則又有祖乙小乙武乙太乙是諸器皆曰父乙蓋出乎此而未知其決為何乙耳然諸器所同者咸以牛首為鋬以雲紋為柱其小異者或有雷紋雲氣饕餮蟠夔之飾視其簡古不煩真商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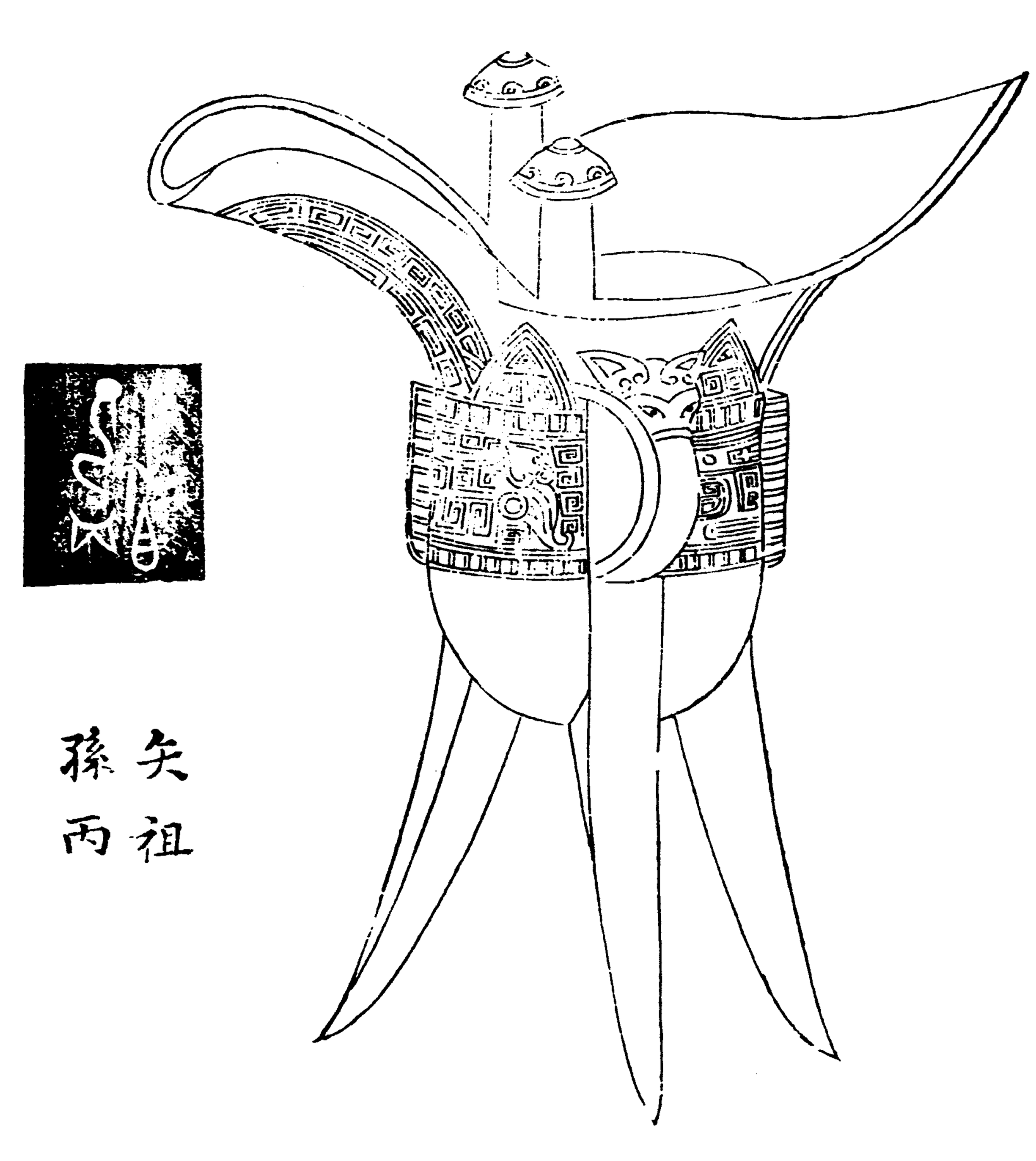
商祖乙爵



祖乙

右高七寸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七分容三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且商之君以乙名者不一而祖乙與一焉然諸爵之銘有曰父乙蓋謂報乙天乙小乙武乙之君也其子銘之故云父乙此獨曰祖乙則謂成湯以來十四世之君曰祖乙者是也按士虞禮主婦洗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而是器純古略不加飾茲所謂足爵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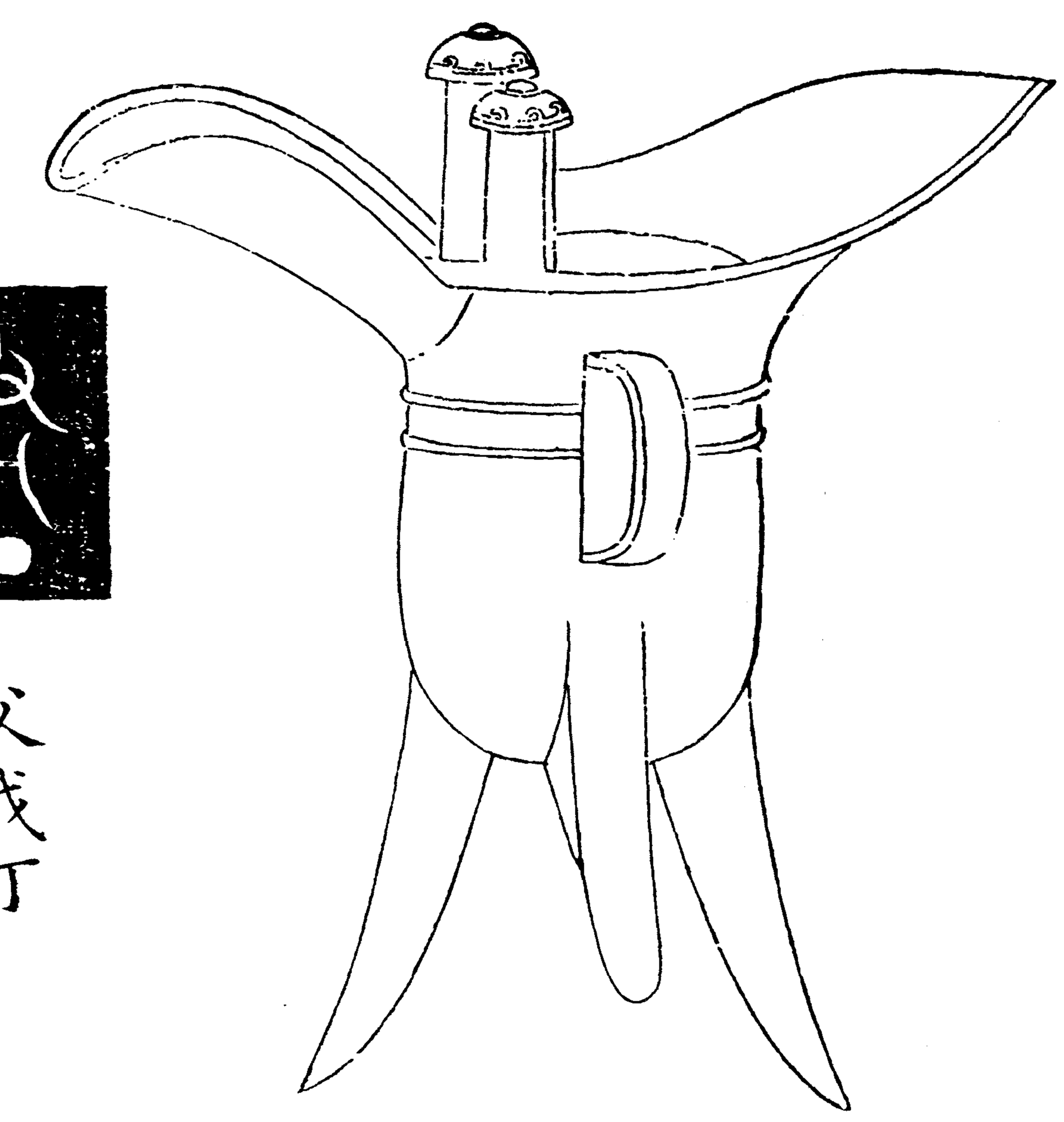
商祖丙爵



矢祖
孫丙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上作矢形旁為一孫字其下著祖丙焉商世之君類以十日銘其器而配以乃祖乃父則此爵亦其一耳古之訟者入束矢以自明其直則矢有直之義況於為之孫者固當直己以從祀事於乃祖茲取以寓其意也

商父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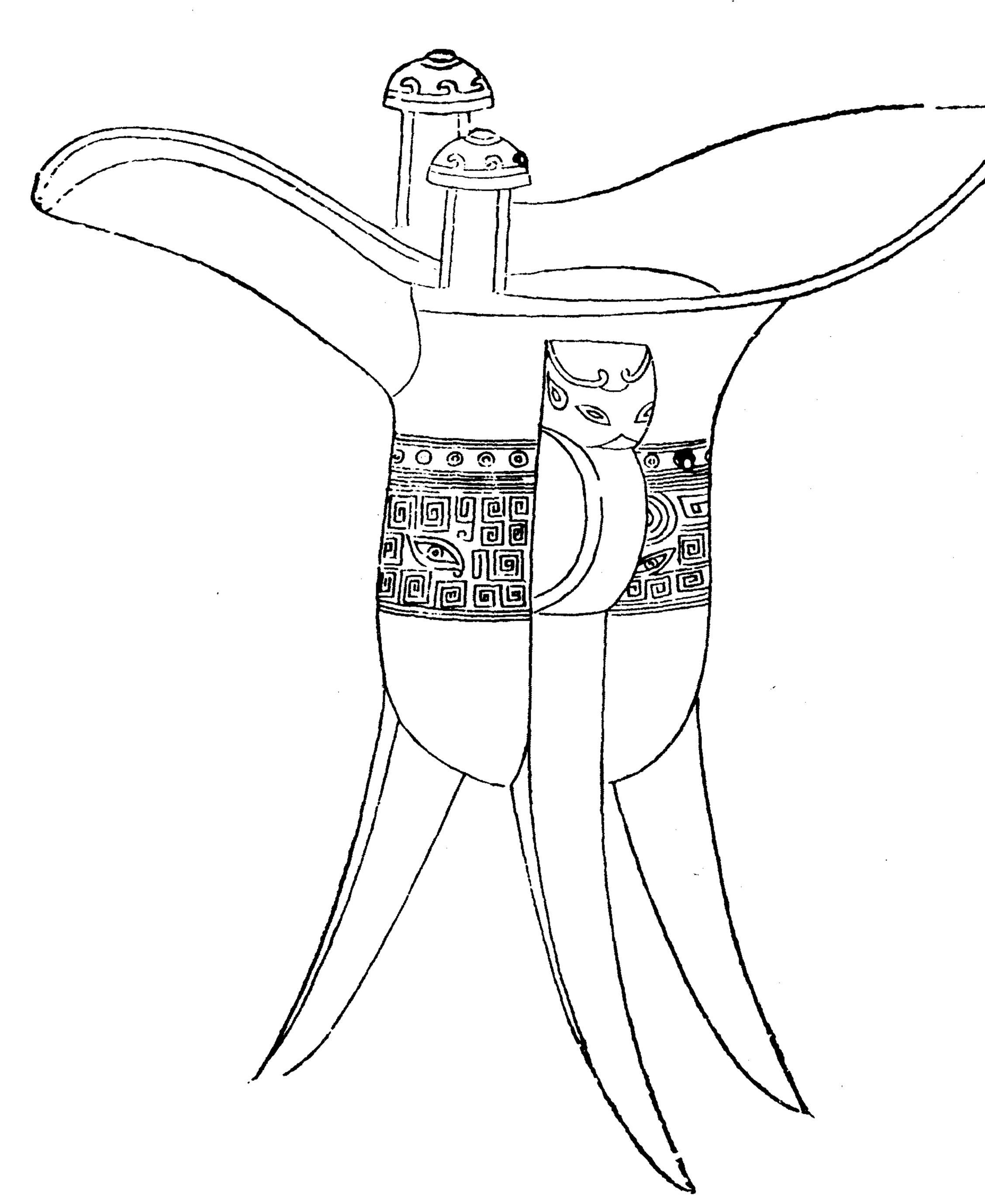




父戊丁

右高六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一寸六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父戊丁夫戊者謂太戊也丁則紀其日耳先王之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所謂剛日則甲丙戊庚壬是也所謂柔日則乙丁己辛癸是也宗廟之祀內事也此所以用丁日歟是器純厖之質樸而不彫蓋原其時則商物也故其製作近似之

商祖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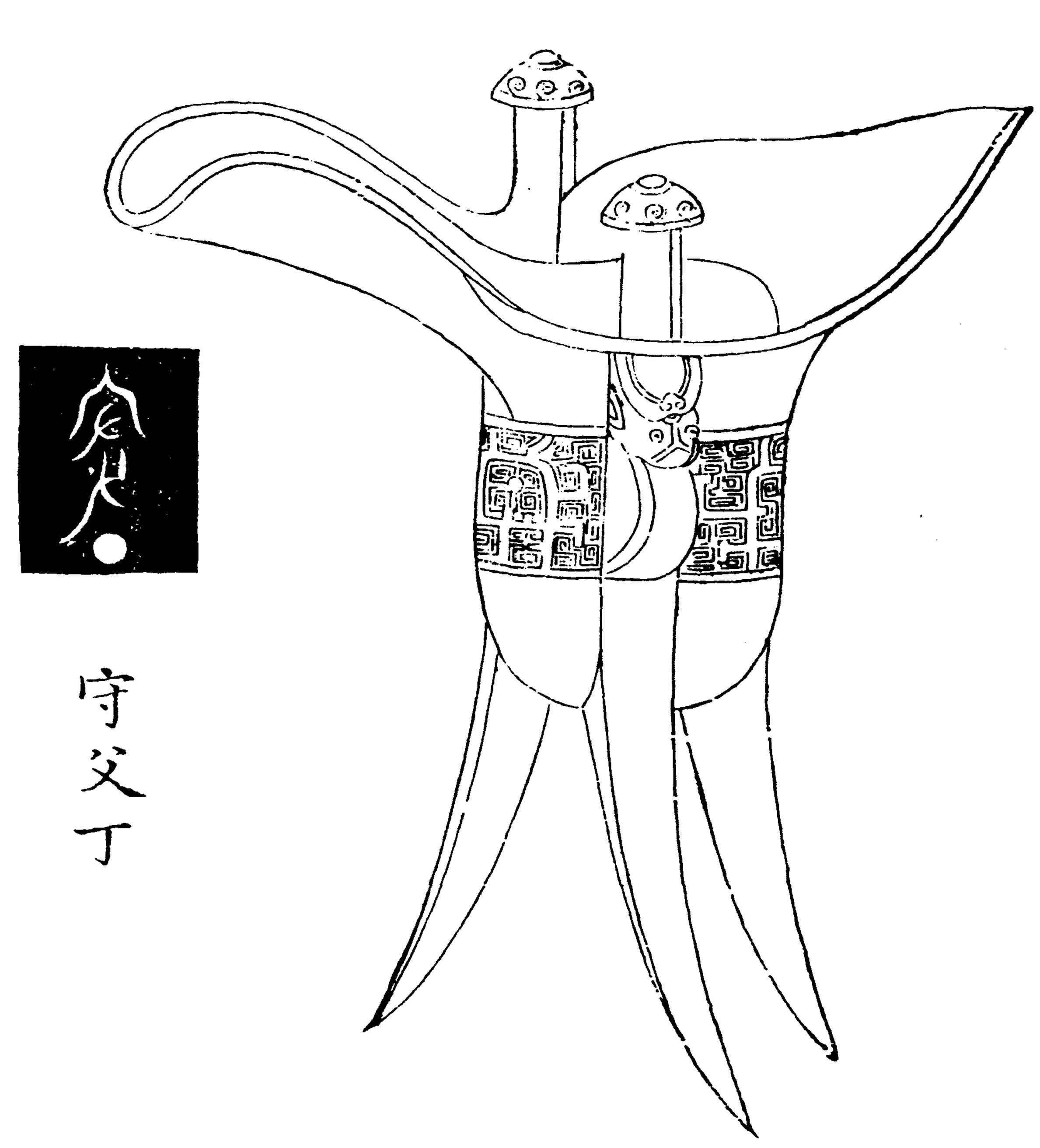


祖己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四分闊二寸九分容四合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祖己按商有雍己而無祖己此曰祖己以見其孫之所作也且三代之器銘載不一然愈簡為愈古愈詳為愈近此夏商周之辨也道降而下辭費而已故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蓋會出於不信矣若夫大信不約故不言可也此墟墓之間未施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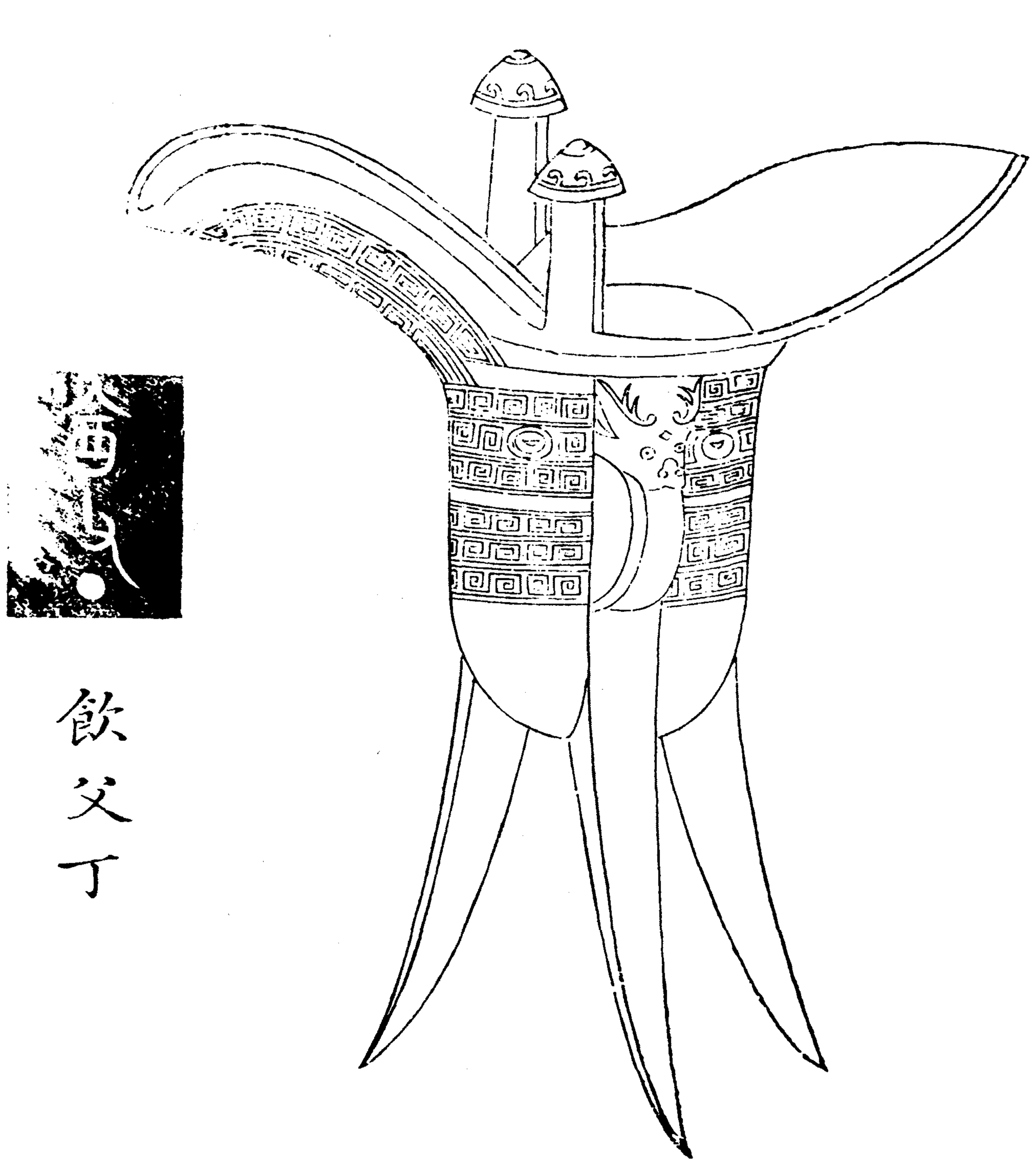
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欽而民欽者是所謂愈簡而愈古者也質是器豈苟云乎哉

商守父丁爵



守父丁

商飲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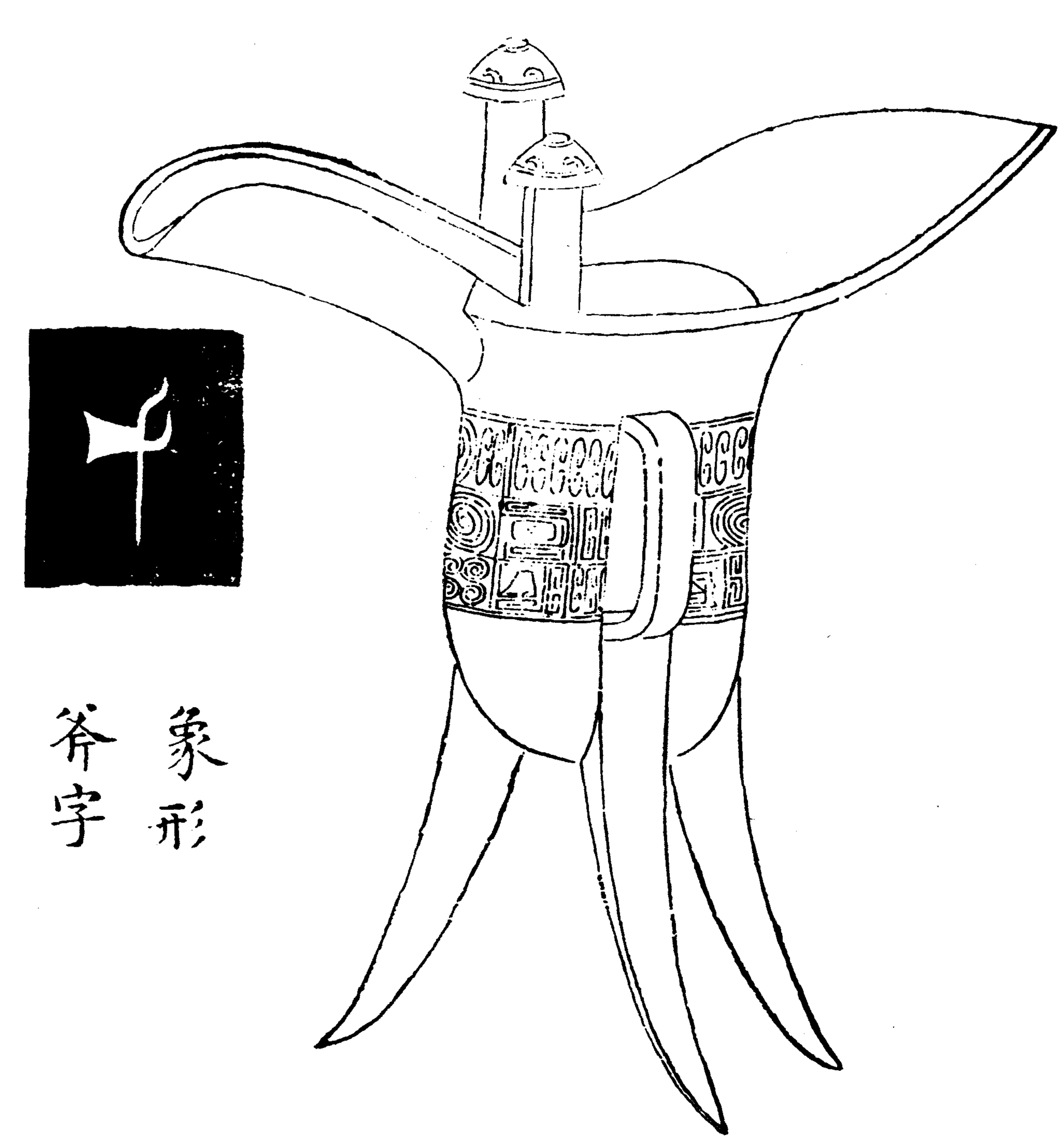
飲父丁

第一器高七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八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第二器高六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有半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右二器一曰守父丁言子之為父丁作也曰守者又示其持盈守成善繼志述事之義易所謂守器者莫若長子是也一曰飲父丁舌所謂以飲平公者是歟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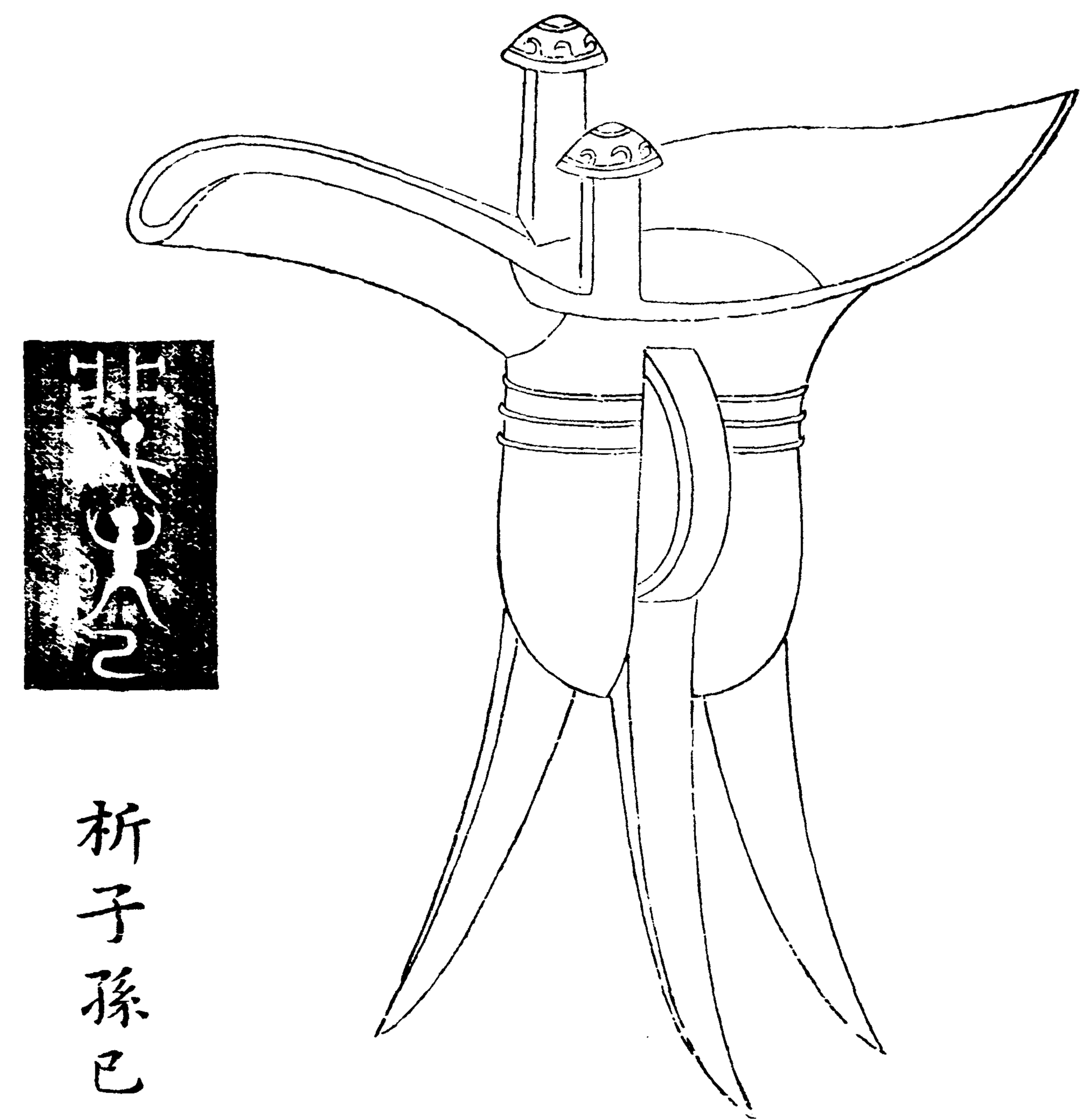
商斧爵



象形斧字

右高六寸六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作斧形按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作斧形蓋斧之為意取其有斷惟有斷則剛足以立我而不流於沉湎亦飲者之戒也且禮始於飲食之初故汙尊抔飲而禮已在焉今斧作畫形書體未易蓋禮之所藏器已備矣豈在夫曲禮三千而後見諸鋪筵設几之虛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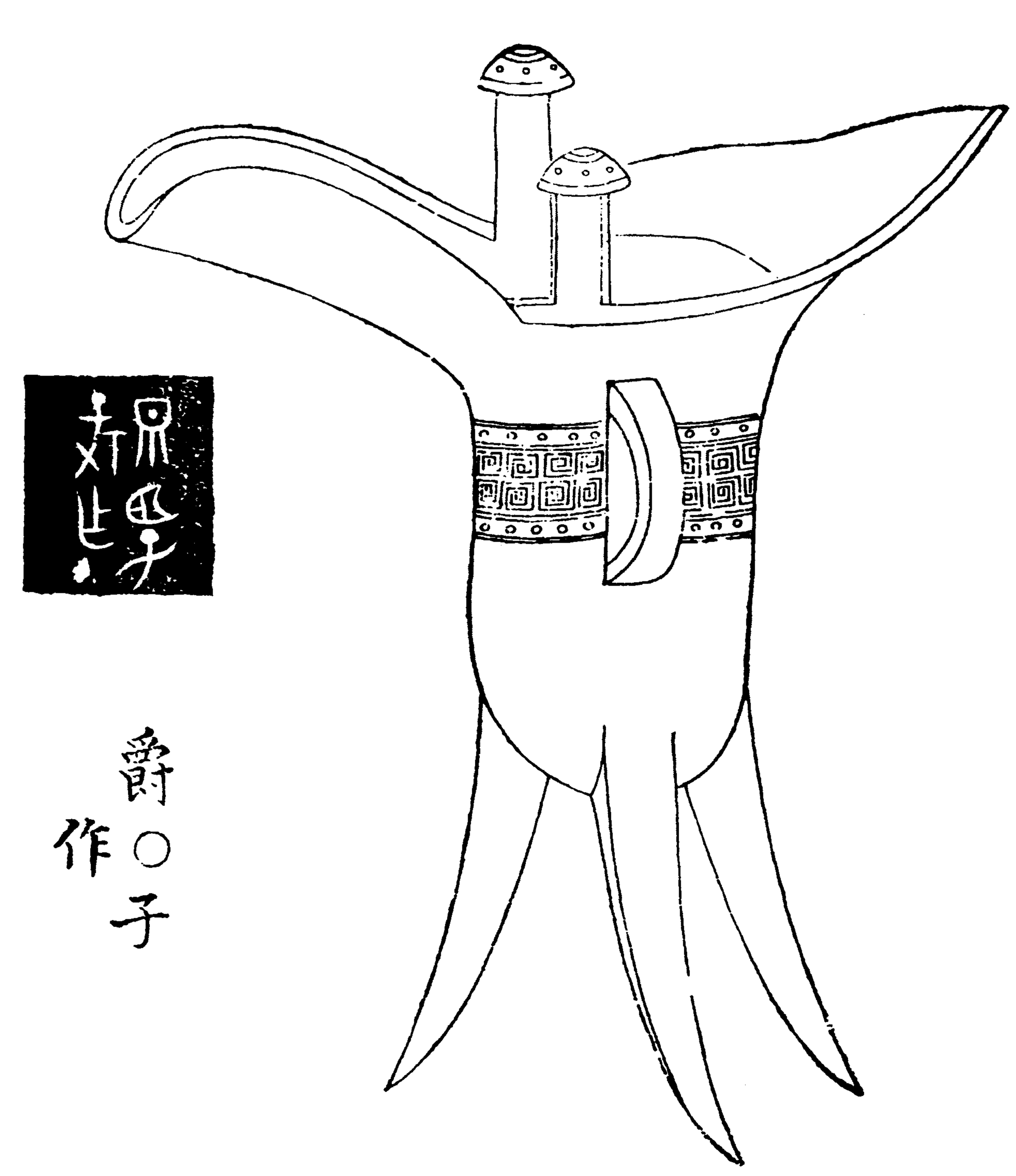
商子孫己爵



析子孫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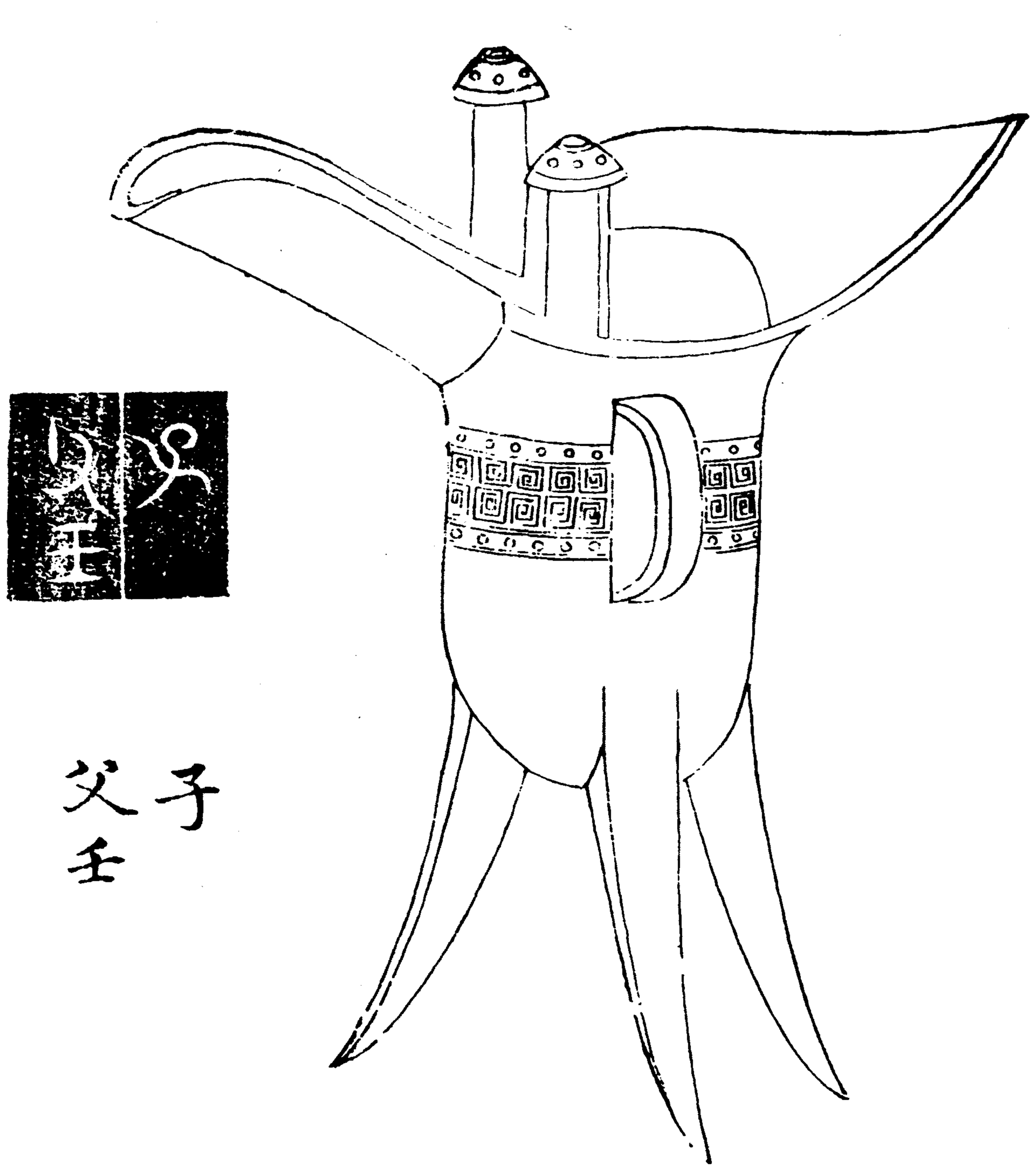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四字曰析子孫己爵以飲福貽之子孫者故曰析子孫析之義蓋取夫歛之則在我析之則在下曰己者商之君號有曰雍己也夫為人後之道能享其祖考則是乃所以來其福嘏耳銘之於宗廟之器宜哉

商子爵一



爵○子
作

商子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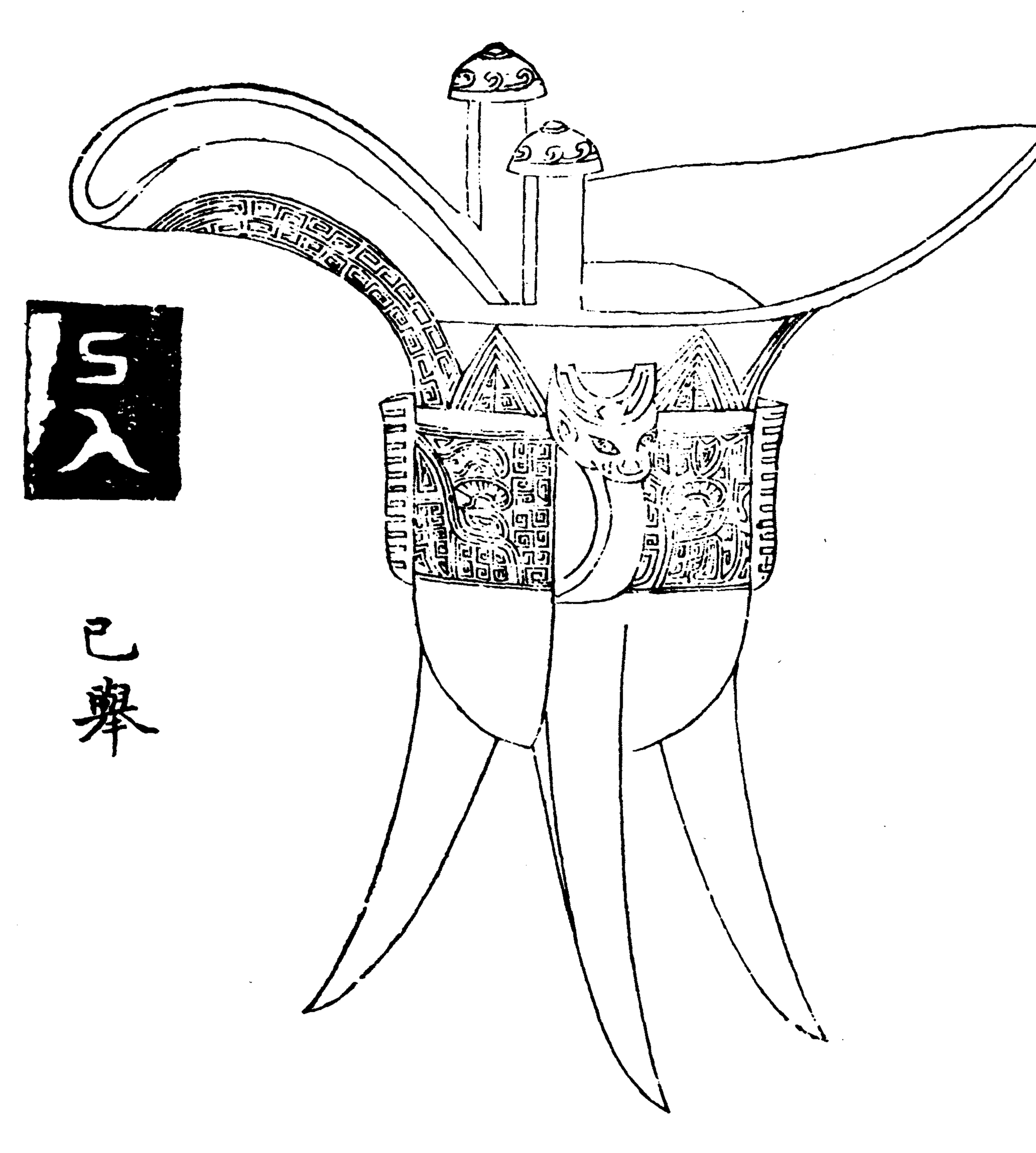
子
父壬

前一器高六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二寸四分容三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五字

後一器高六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四分容四合重十有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右前一器銘五字所可辨者子與作二字而已後一器三字曰子父壬嘗考諸姓夏后氏曰姒商曰子周曰姬皆以其祖賜姓於君故子孫得而承之然而論三代之祖則一出於黃帝夏之祖昌意商之祖契周之祖稷皆黃帝之子孫也黃帝四世而禹始有夏又十七世而湯始有商又十九世而武王始有周其三代未有天下之初則皆始封為諸侯於是賜姓此所以有姒子姬之異姓也商之器大抵多銘一子字著國姓也曰壬則商之君有仲壬外壬此銘父壬故知為商爵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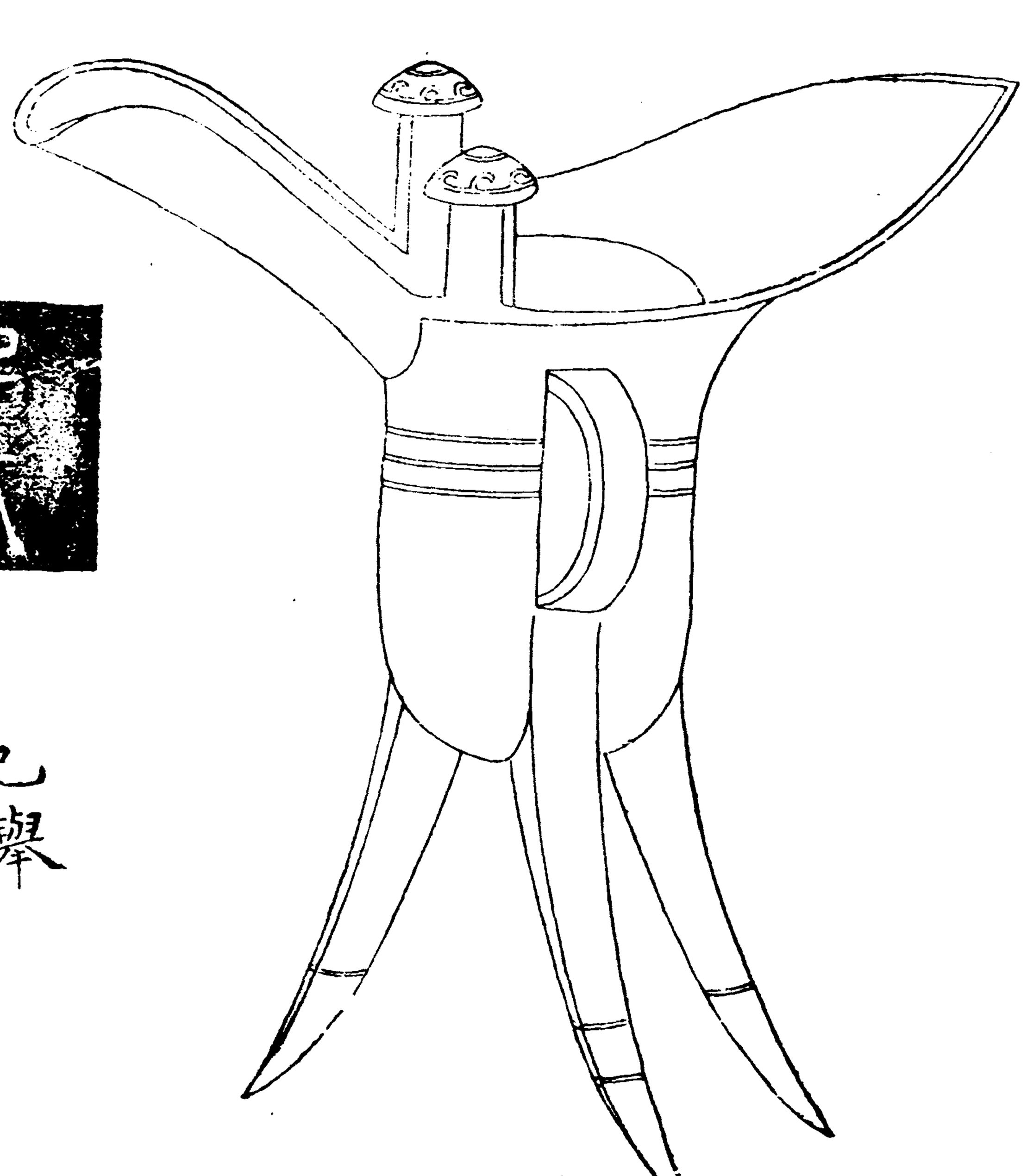
商已舉爵一



已舉

商已舉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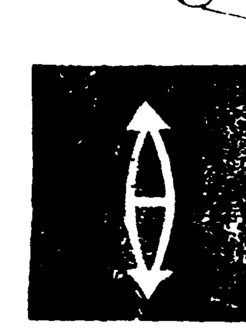
已舉

前一器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十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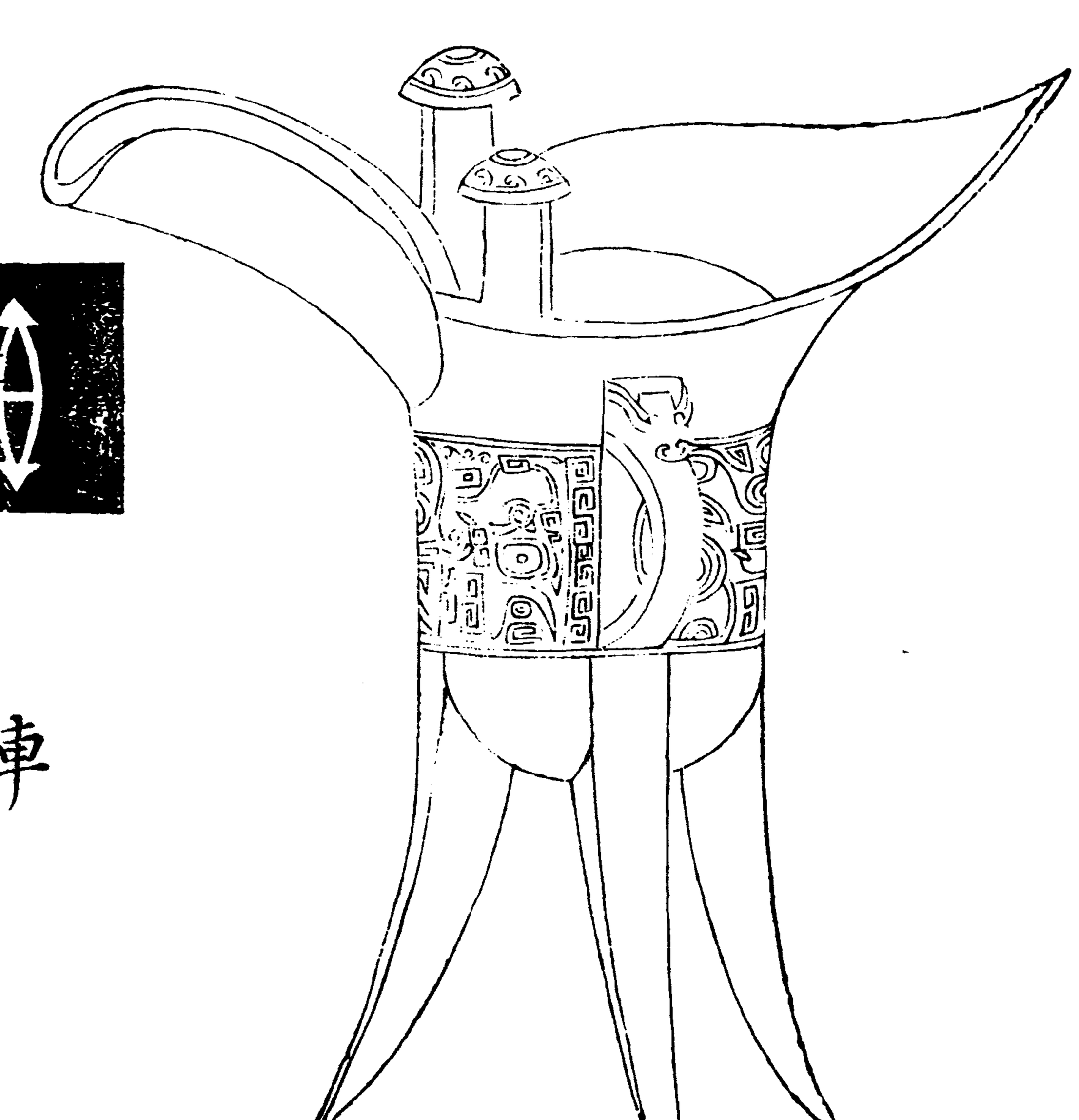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七寸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九分闊二寸六分容三合重一斤六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右二器皆曰己舉己者商之雍己也舉者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器曰舉至於尊罍鼎彝其銘通謂之彝者蓋此類耳

商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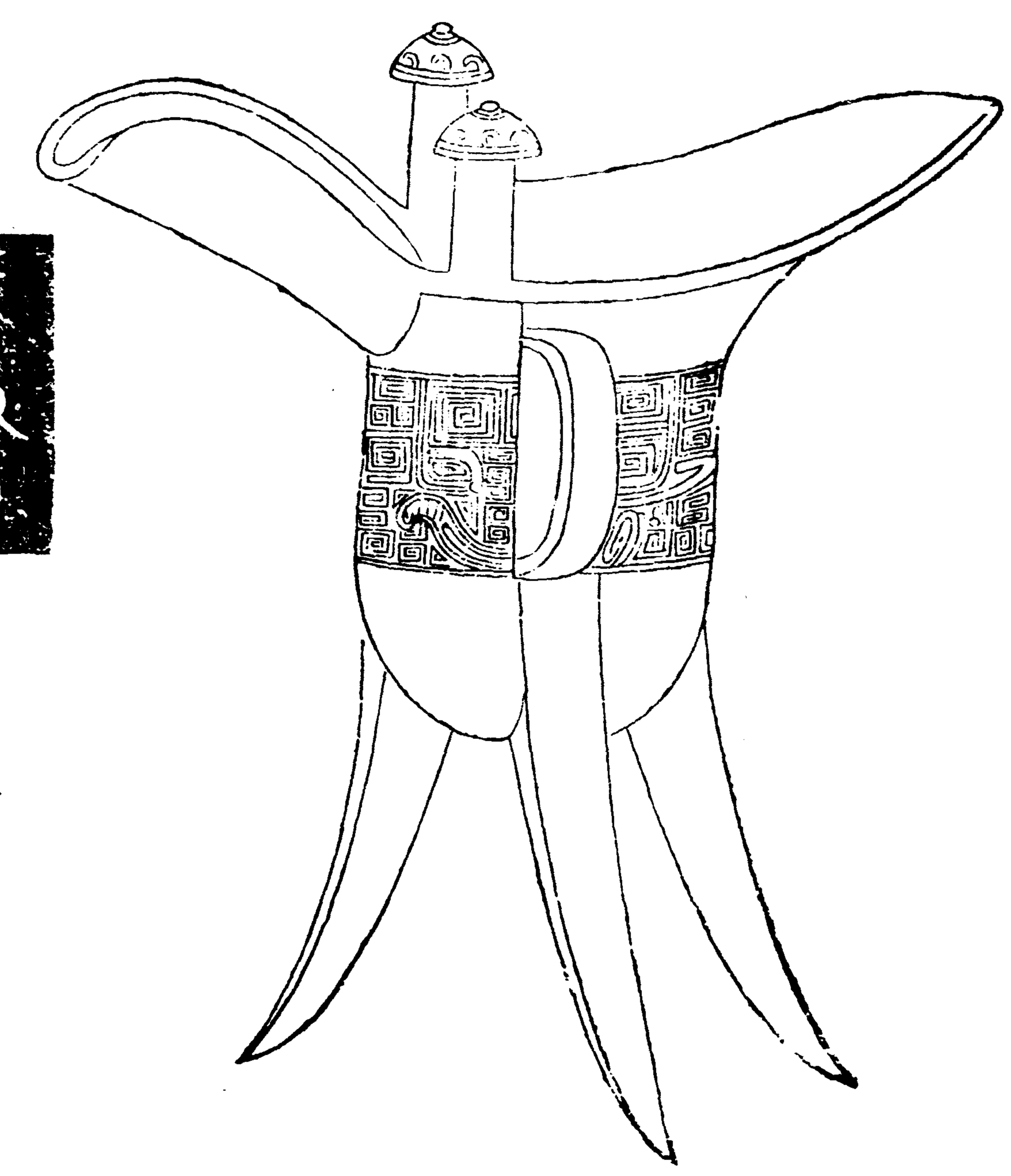


車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二寸四分容三合重十有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曰車以牛首為鋬柱上加雲紋流尾與足並皆純素兩面作饕餮而雷紋間之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車則豈無其義蓋車有量酒亦有量也車載禮酒亦載禮也然則一醉日富鮮克由禮多見其不知量者豈不如覆車之有戒耶蓋以車銘之不徒設也

商秉仲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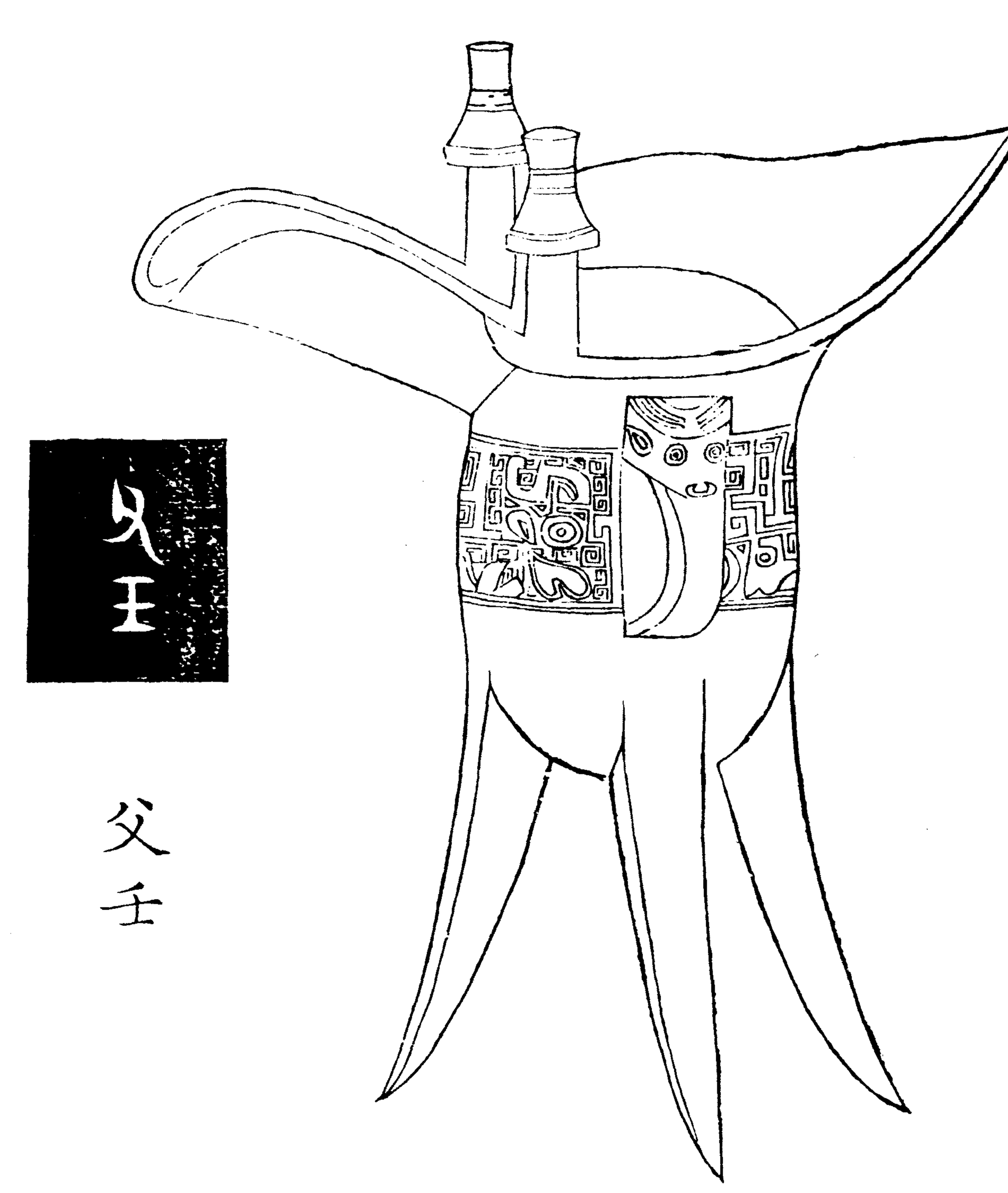




辛秉仲

右高六寸二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辛秉仲是器流尾與足純素無紋兩邊作饕餮狀間以雲雷夫辛者紀其日也秉仲無所經見而秉者疑其為名仲則伯仲之稱也前有秉仲鼎而此亦曰秉仲正一類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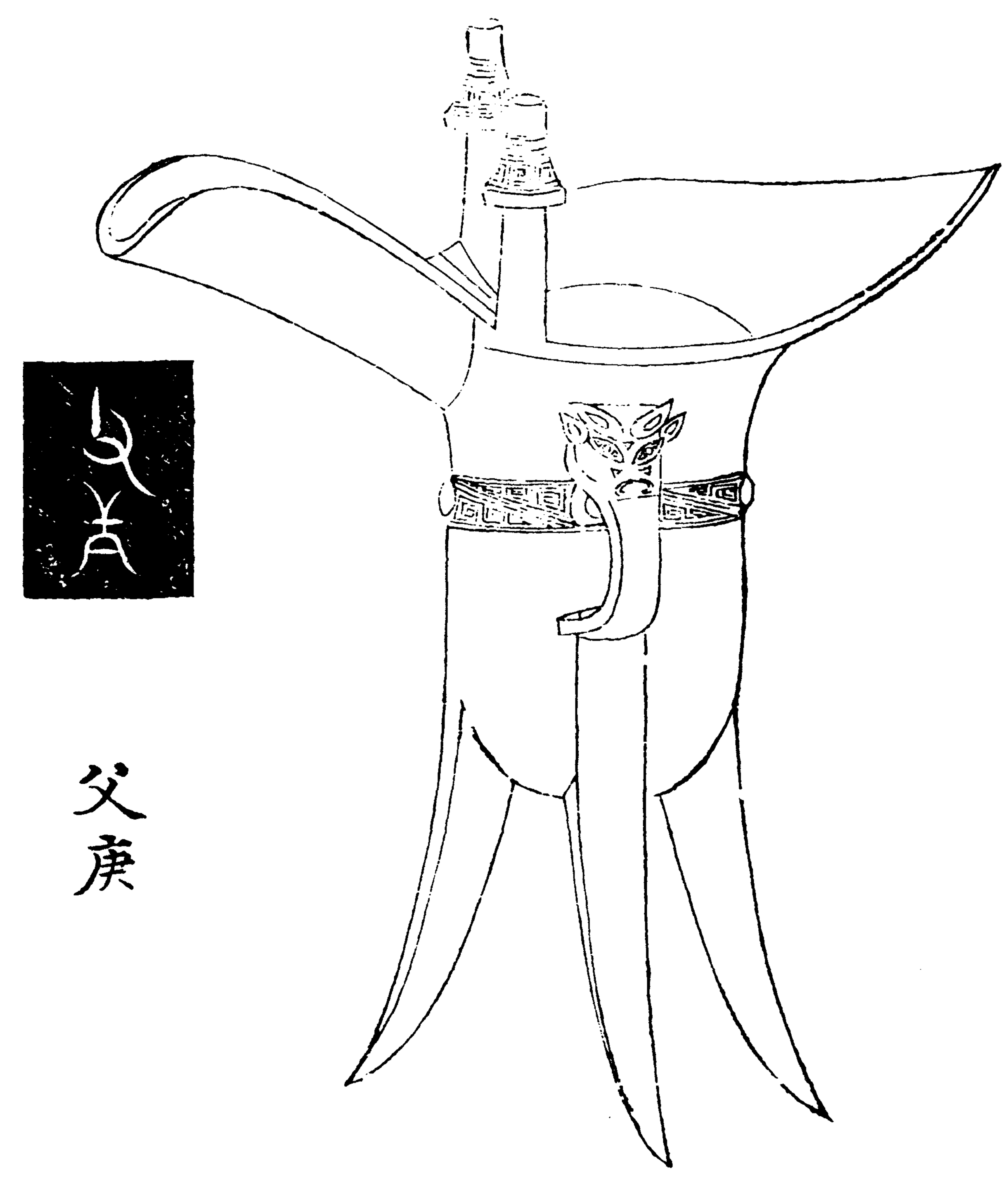
商父壬爵



父壬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壬按商之君有曰仲壬其子曰太甲有曰外壬其子曰祖乙是器必太甲祖乙為其父而銘之然二君未知其孰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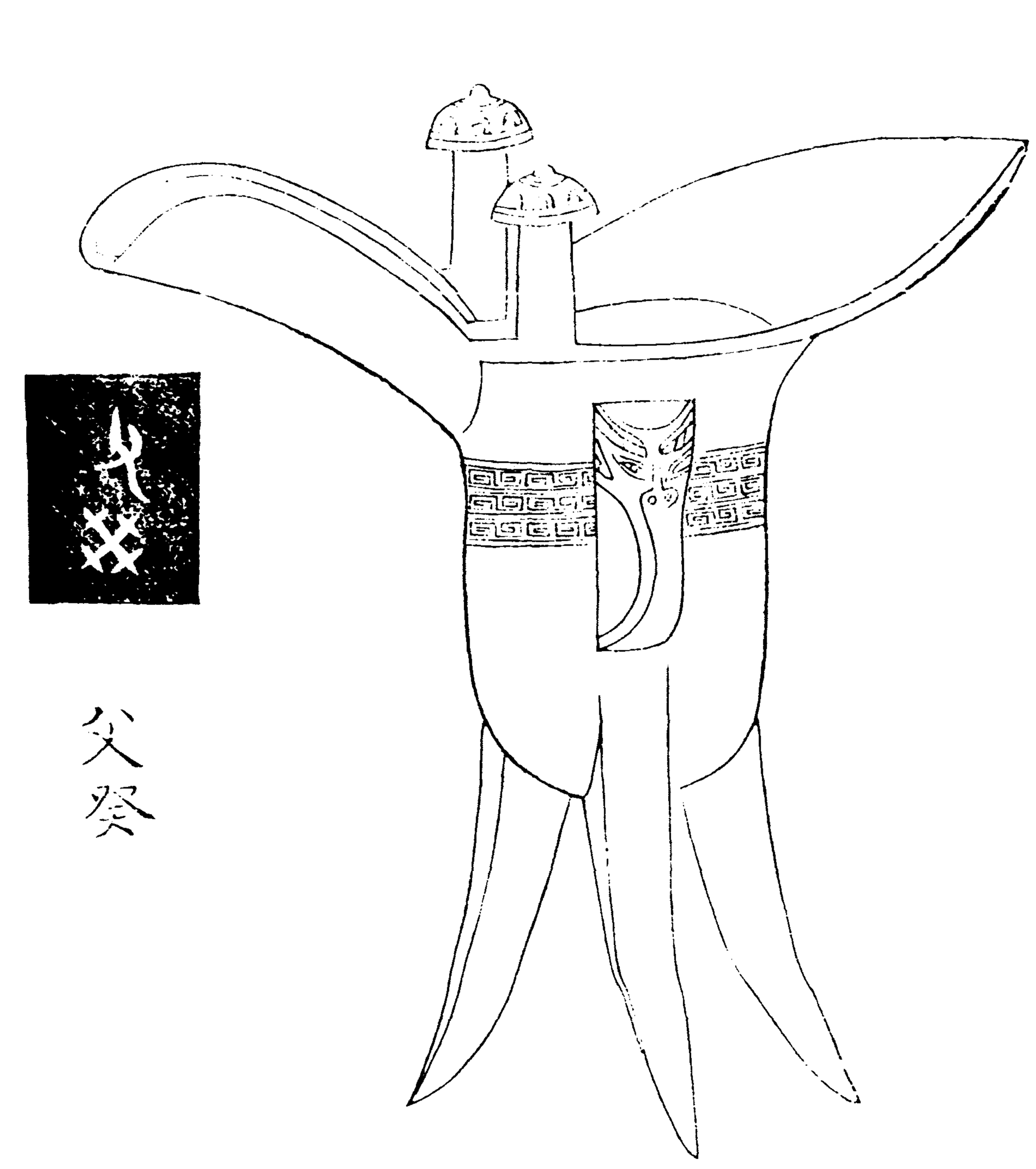
商庚爵



父庚

右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然言庚者自銘也且商庚鼎庚之字作[illegible]而取形於垂實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字適相同比庚鼎字形為已變矣蓋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因世而為損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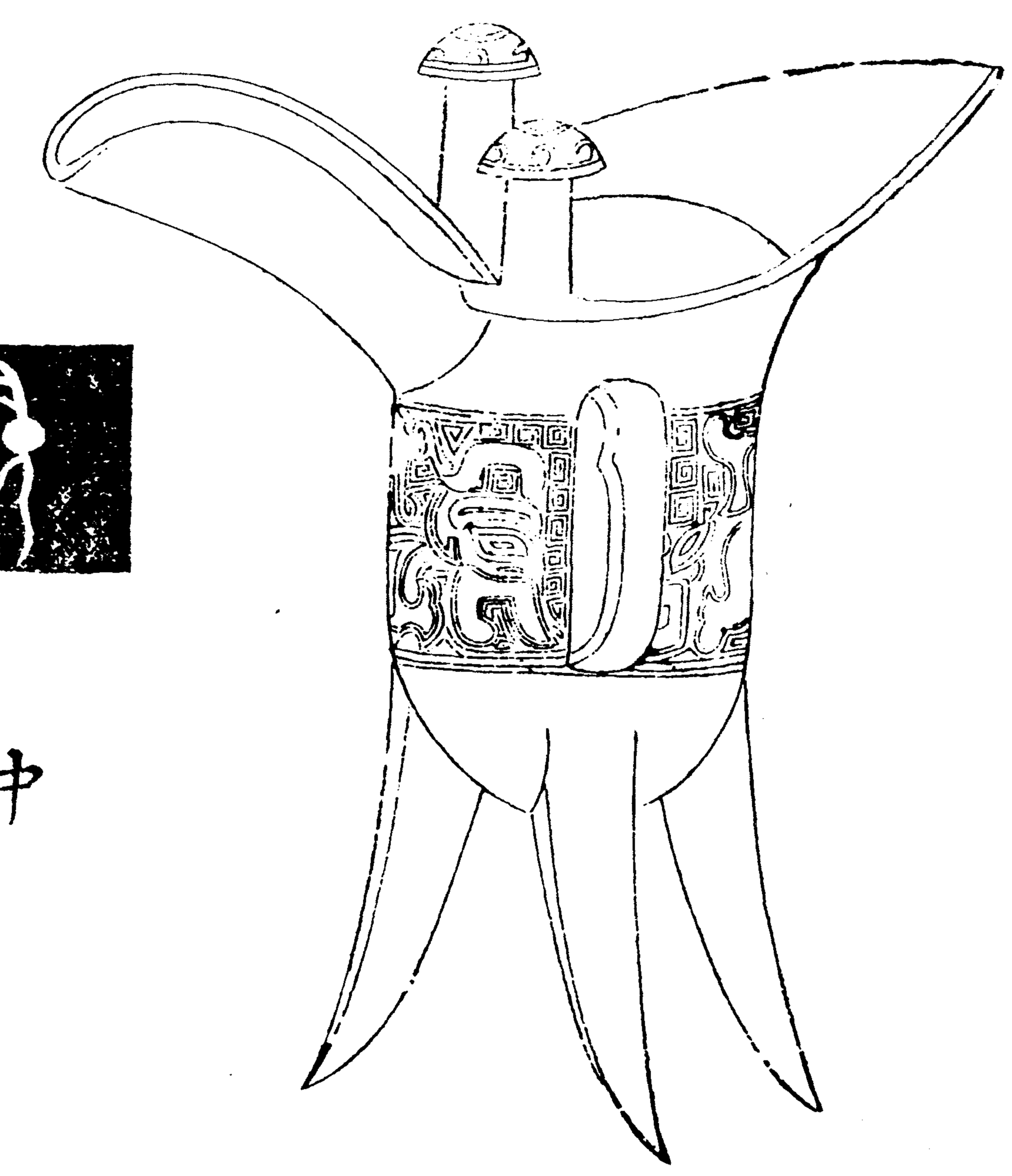
商父癸爵



父癸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癸者即商成湯之父蓋子為父作於祭享燕饗之間著癸以正名也

商中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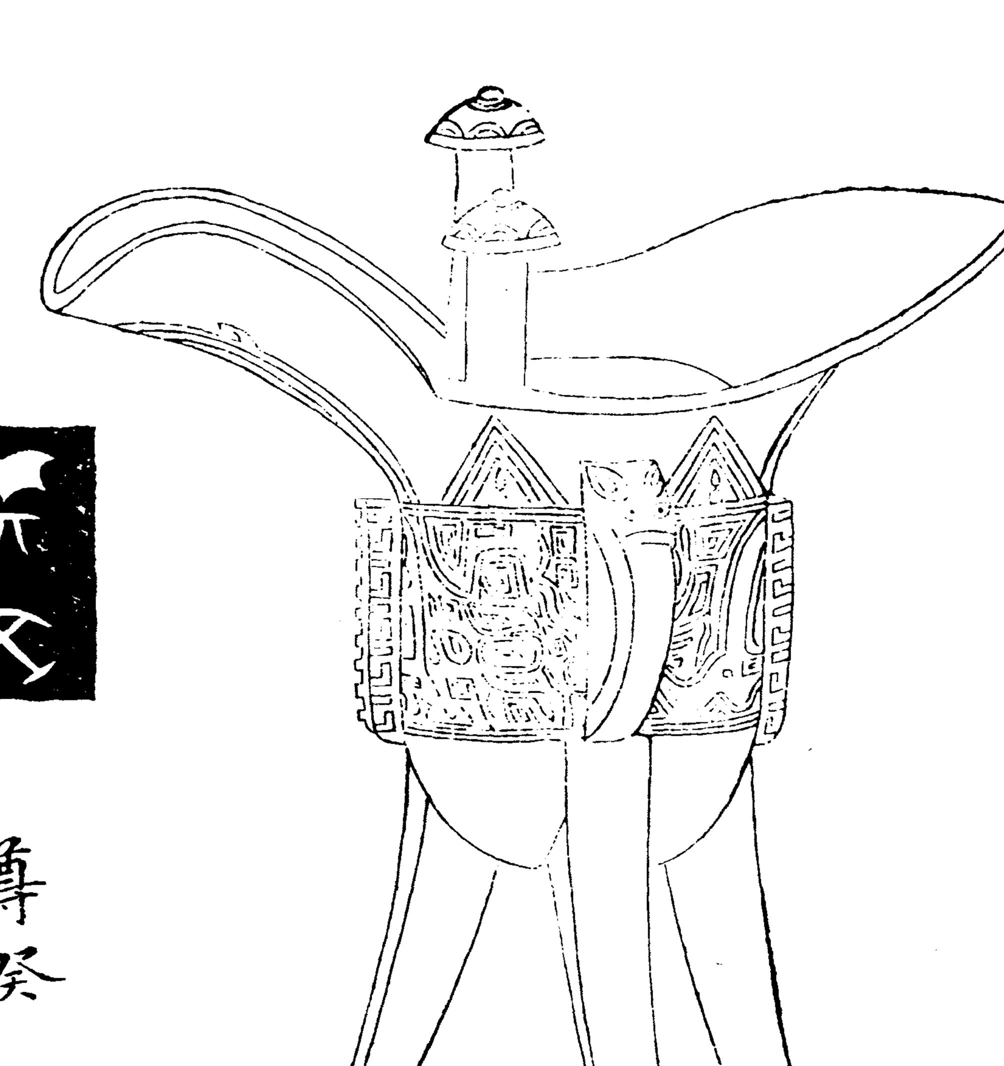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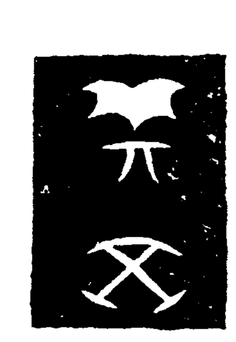


中

右高六寸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五分容四合重十有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商人作器尚質而字畫亦簡古非若周之彝器縟然成文故是器特銘一字曰中而已中之為義王安石釋其字云上以交乎下下以交乎上左以交乎右右以交乎左則以禮為飲者其上下左右見於勸酬交舉無過不及之咎也蓋其語簡則義微故耳

商尊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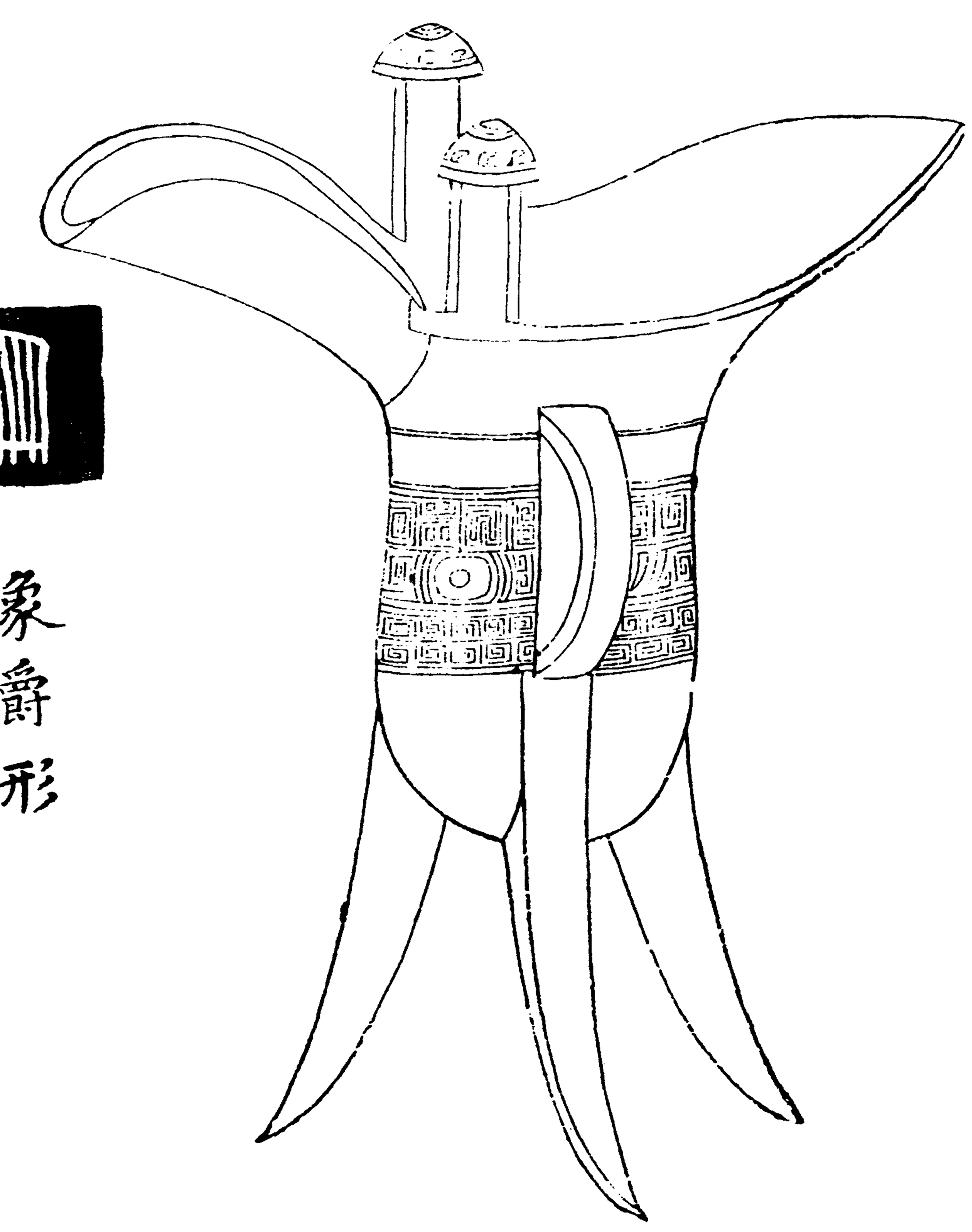




尊癸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尊癸按癸者成湯之父此商器宜以是識之然又以尊銘之者則王安石解六尊所謂尊居其所而爵從之也蓋舉彼則知此焉是器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鋬三足純素柱上復作雲紋銘飾間古真周以前物也

商雷篆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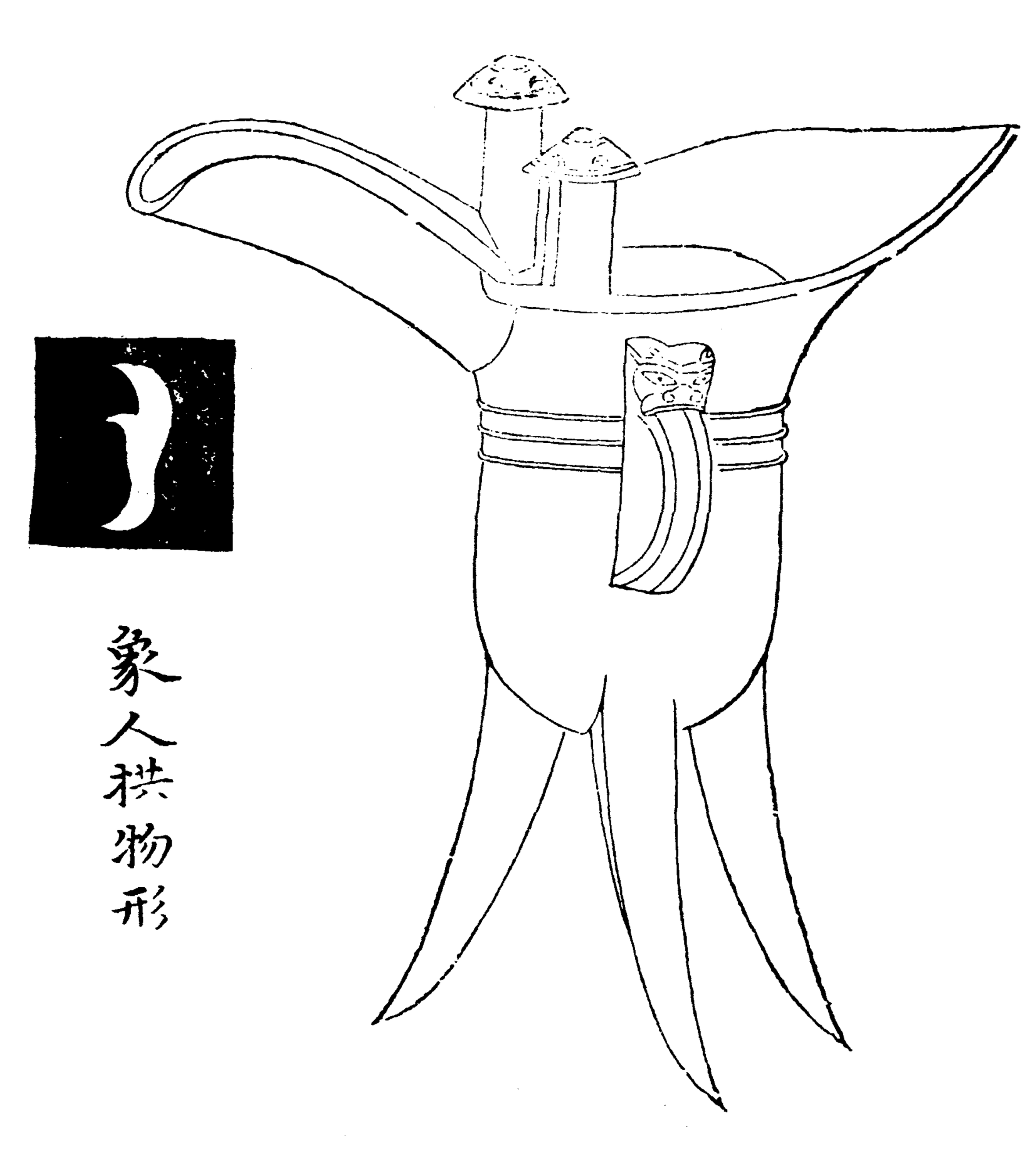




象爵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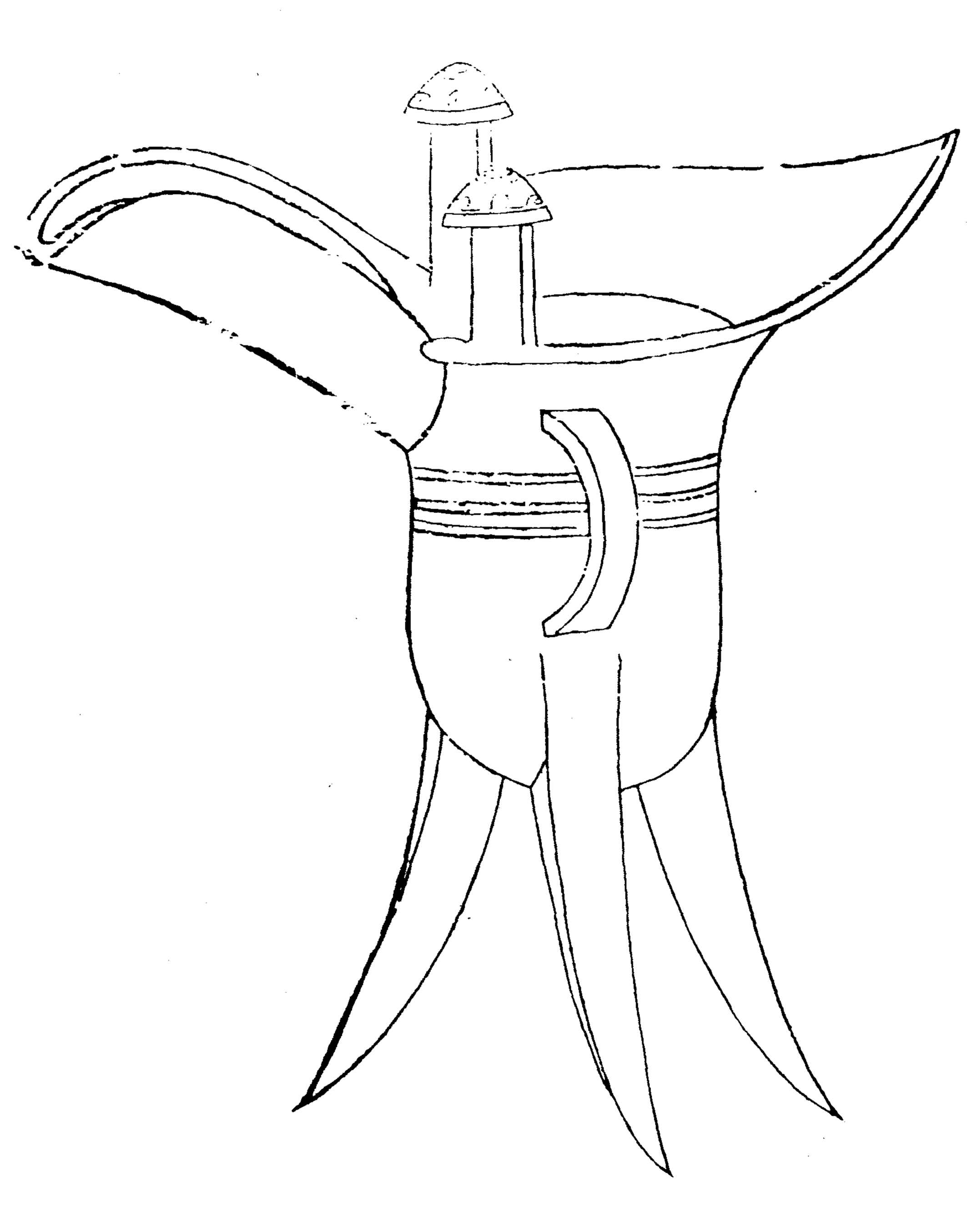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象爵之形而文鏤回轉若古文雷字昔人雖飲食之末尤謹於禮故飲器多取雷象蓋雷也者養神於冬而起用於震其動也時故易有山下雷頤之象頤者養也酒以養陽食以養陰過則失所養矣此著雷以為之戒者凡以示其動惟以時而已

商素爵一



象人拱物形

商素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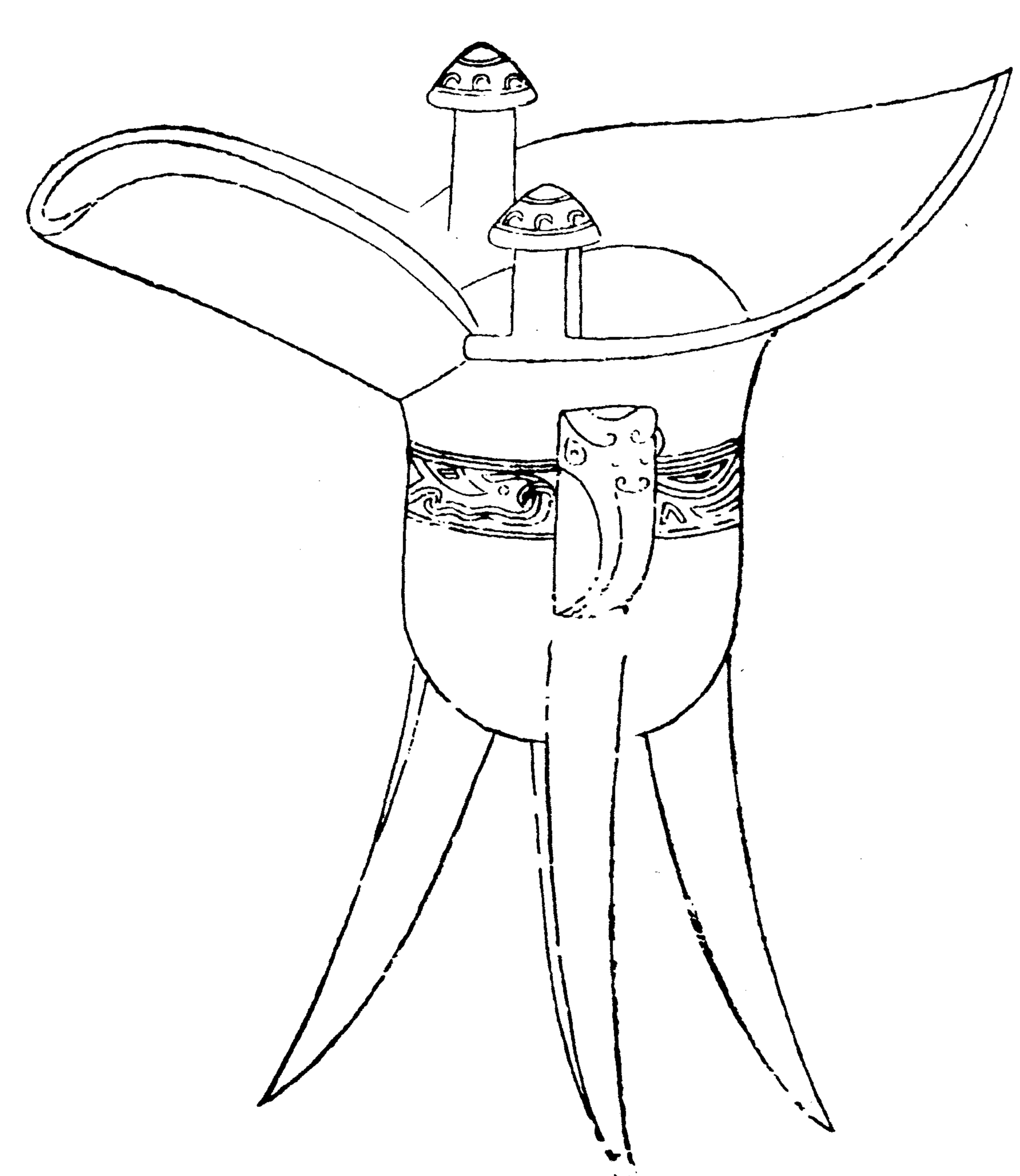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

後一器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五分容四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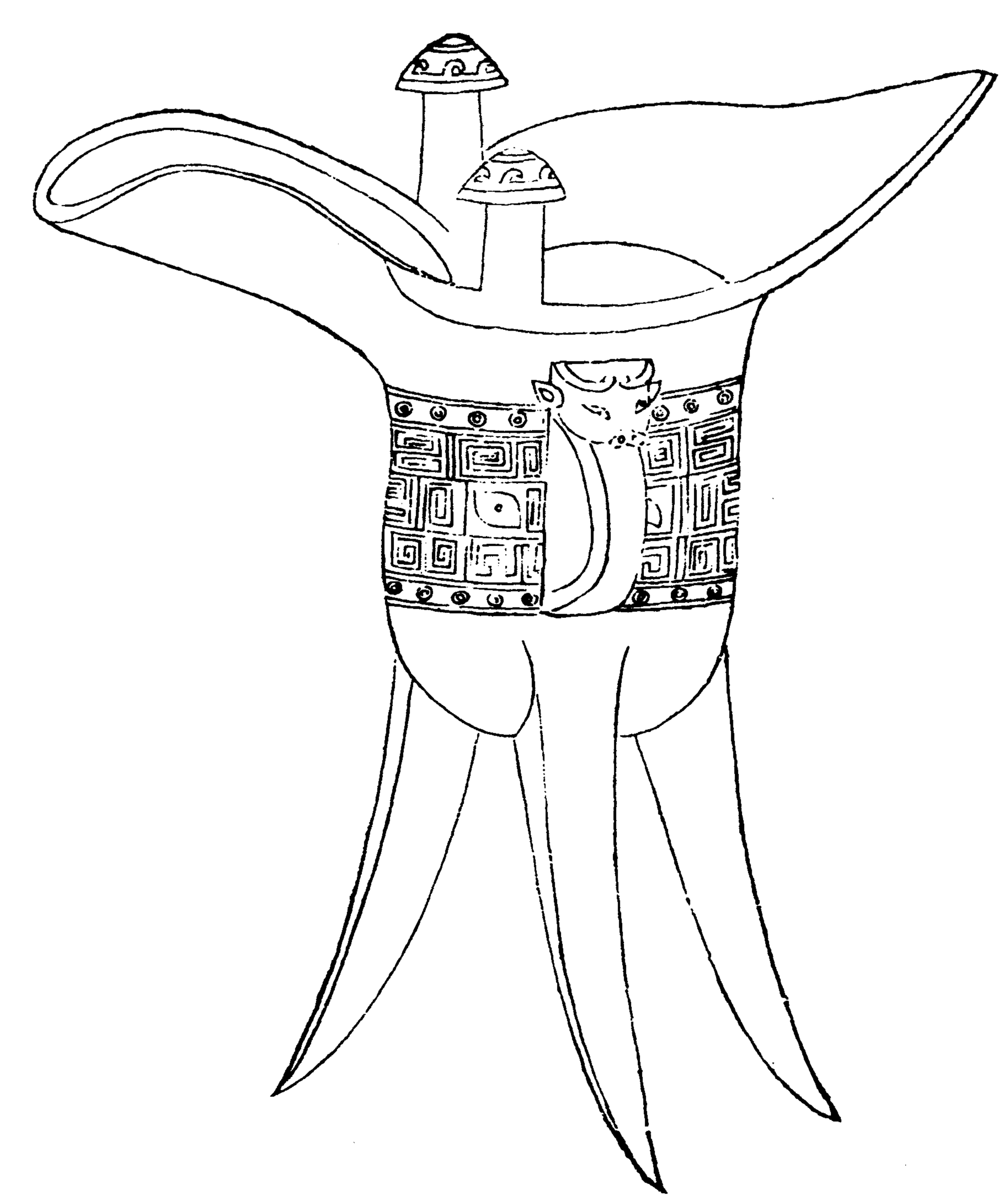
右前一器銘一字象人拱物形近類子字蓋商子姓而凡見於器之銘者類多如此且王安石云酒尊居其所而爵者從之蓋制字之義酋者在上拱者在下爵之所從亦以下而拱上也後一器無銘款然此二器其體純古無紋質朴渾厚雖銘載或有或無各有所寓要之皆商物也

商繶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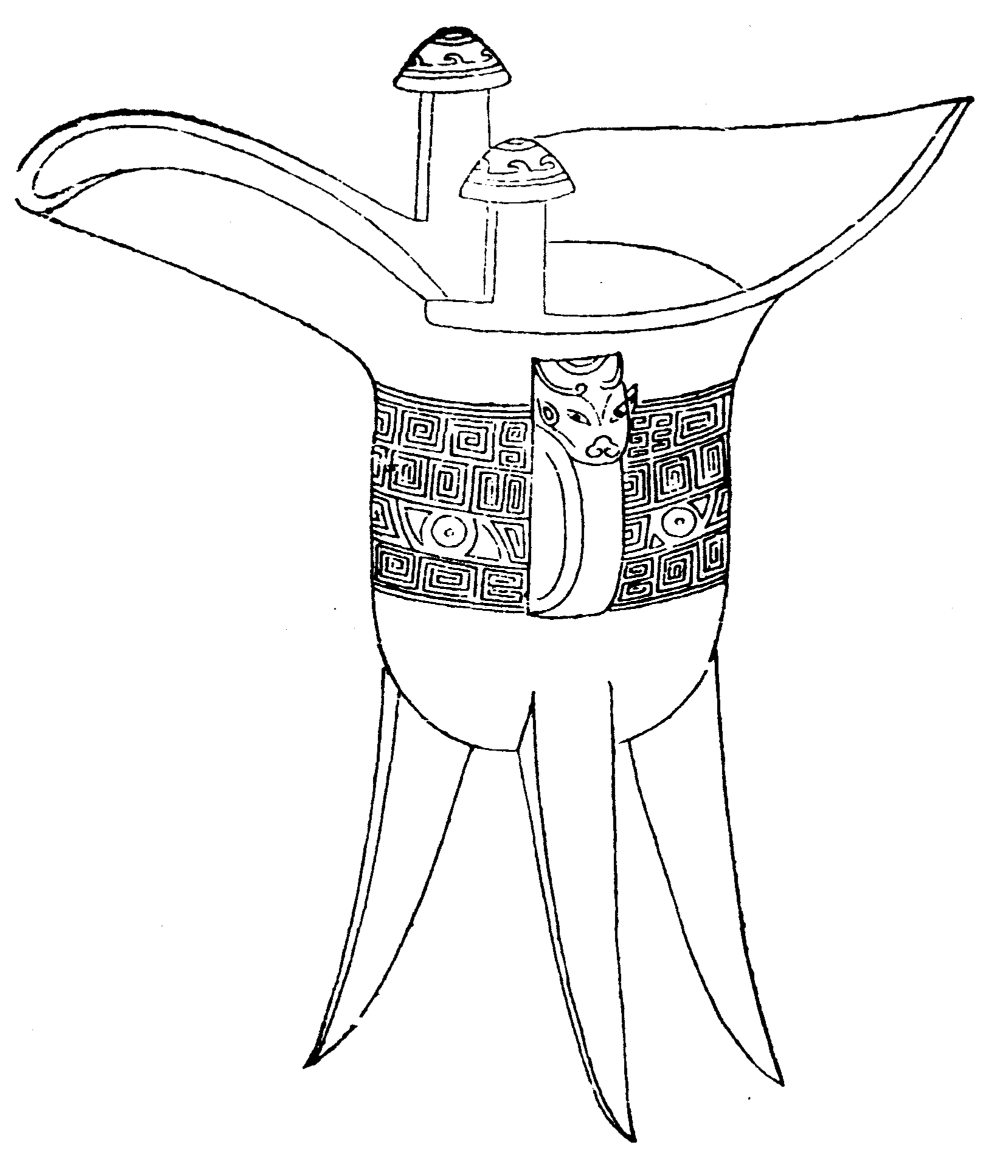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四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容三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無銘是爵篆飾皆夔龍之象士虞禮所謂繶爵者其是歟爵繶則如纓之繶蓋繶者糾底縫而文在其中故爵之所飾著於口之下足之上正鄭玄所謂口足之間有篆文彌飾者也雖然諸爵非無文也特以是為繶者舉一隅則可以類見矣

商雲雷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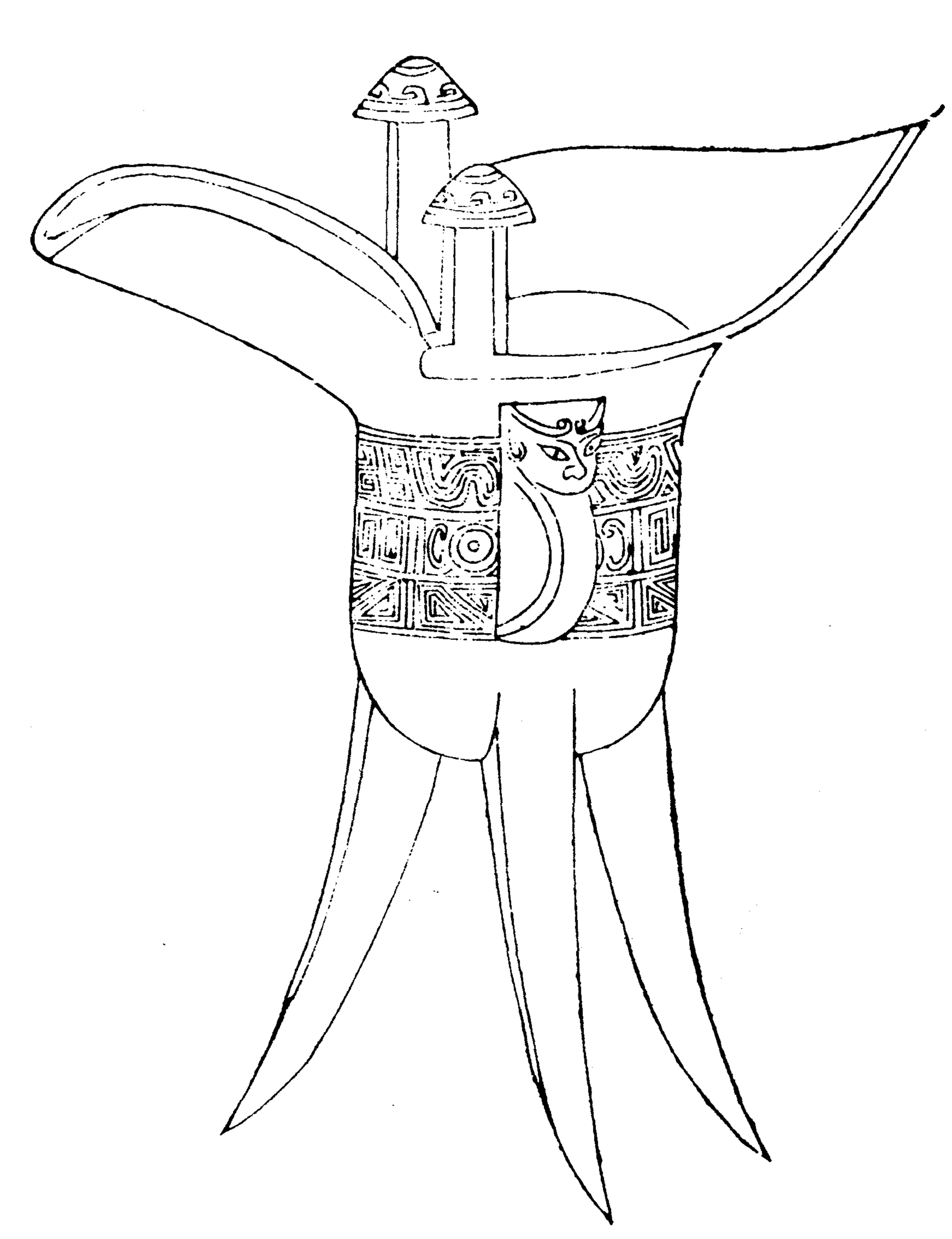


卷一四 三九

商雲雷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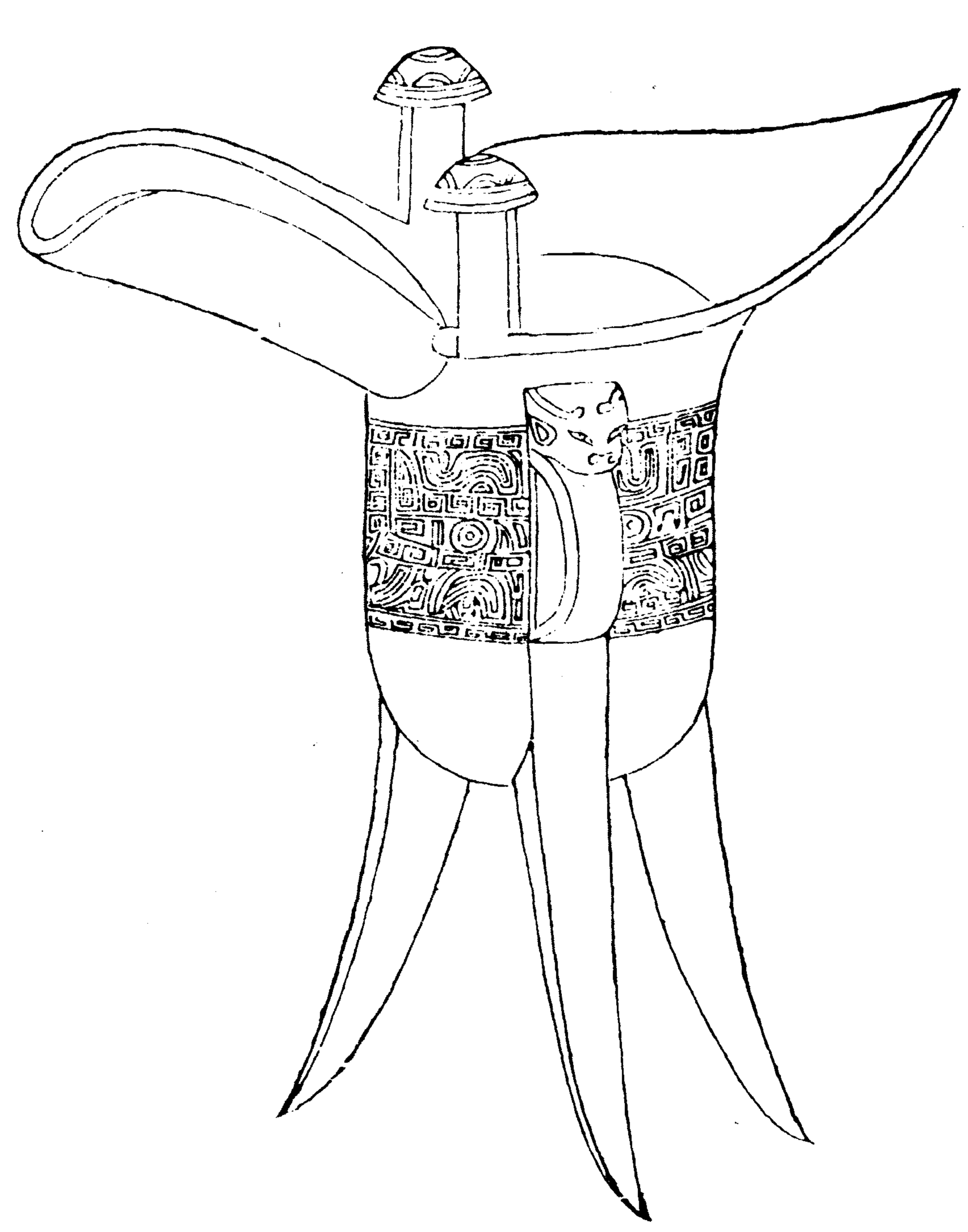


商雲雷爵三



卷一四 四〇

商雲雷爵四



第一器高七寸有半深二寸五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二寸八分容三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無銘

第二器高六寸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二寸有半容三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無銘

第三器高六寸九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有半容三合重一斤五兩兩

柱三足有流有鋬無銘

第四器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六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無銘

右四器制樣蟲鏤若出於一體腹有雲雷為飾其規模頗類父丁爵意其一時之製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四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五

雲雷罍四
雲雷罍五
甬罍
漢一器
甬罍
觚三十五器
商一十六器
合孫祖丁觚 銘四字

子乙觚 銘四字
女乙觚一 銘四字
女乙觚二 銘四字
父乙觚 銘三字
木觚 銘一字
立戈觚 銘二字
奕車觚 銘二字
父庚觚 銘二字

父舟觚 銘二字
龍觚 銘一字
亞形觚 銘二字
孫觚 銘一字
四象觚
夔龍觚一
夔龍觚二
周一十九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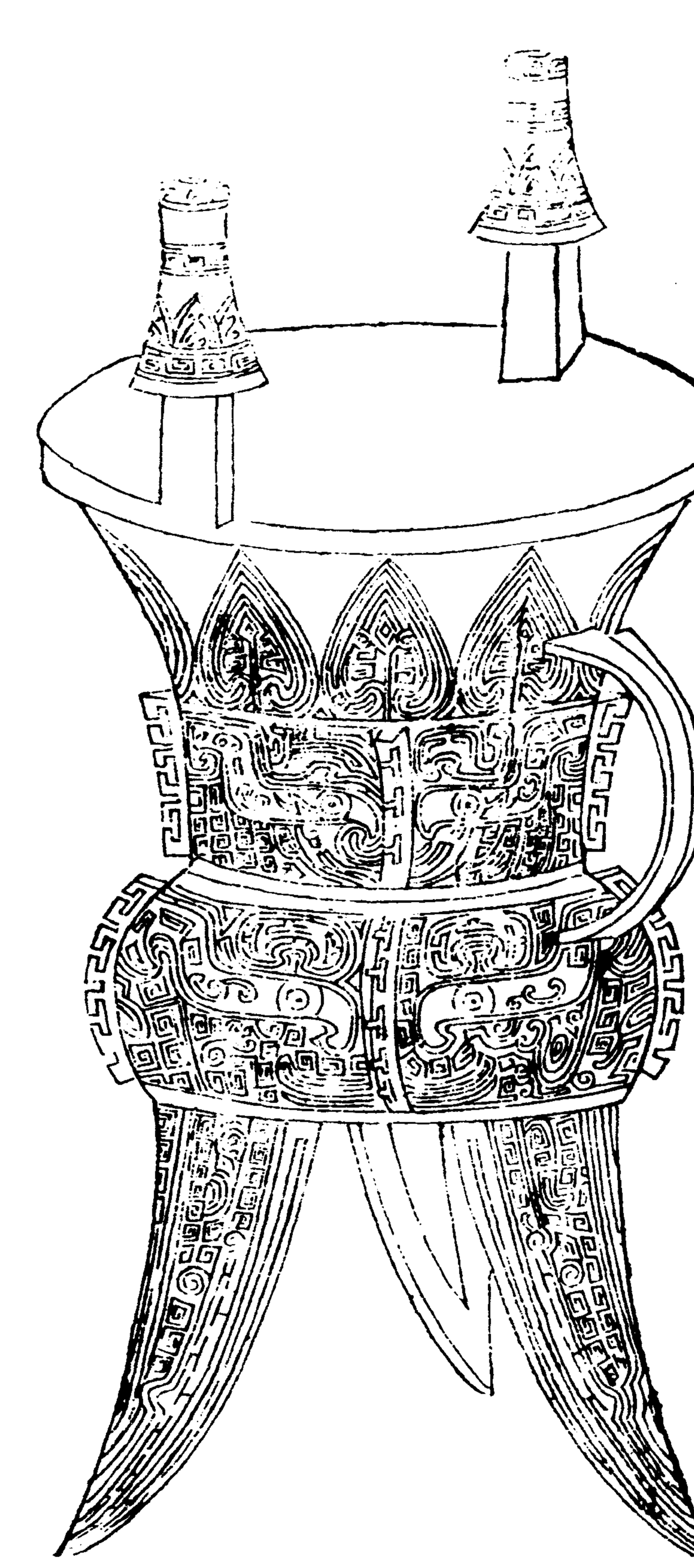
四山饕餮觚
山紋觚
山雷觚
蟠夔觚
饕餮觚
四虺觚
蟬紋觚
雷紋四山觚

總說

夫告戒不生於理之有餘而起於言之不足大道之世天下為公何嘗切切於是迨夫禮義修於後世之偽法度立於至情之衷故創一器則必有名指一名則必有戒異代因襲不一而足自三王以來各名其一代之器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若曰斝曰觚曰斗曰卮曰觶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賓之初筵有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於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斝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而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所在昔人固有酌以大斗者若成王

養老乞言而載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卮不見於禮經而莊周謂卮言日出者以其言猶卮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卮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卮酒之賜則知卮之為器其來尚矣若夫觶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則名自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為觶四升則為角及其飲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如是而已耳然禮失於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彚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

周子乙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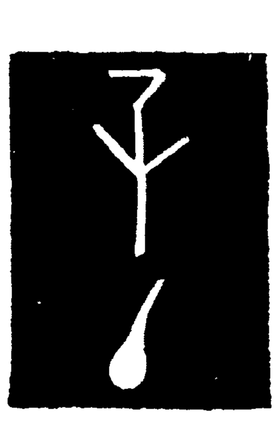




子乙

周子乙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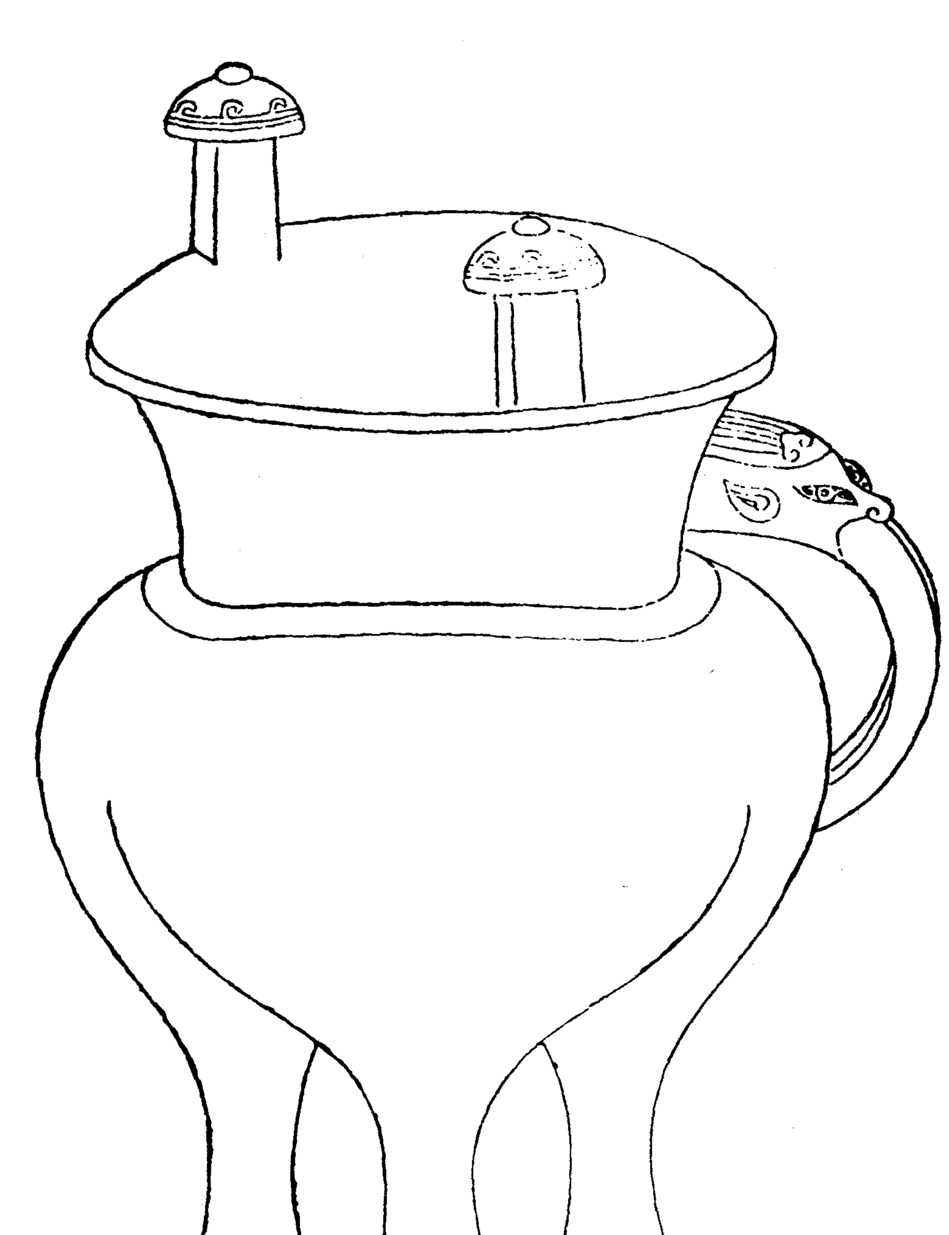
子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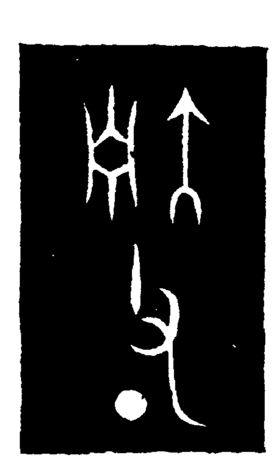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後一器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右二器形制悉同惟子乙字稍異前器乙向左後器乙向右當是同用之器若旅簋列鼎之類也三面皆作饕餮間以雷紋足間復狀以夔紋緣之外作山形十有一真周物也子五等之爵乙蓋其氏在周有乙公德者則乙恐其後裔耳

周父丁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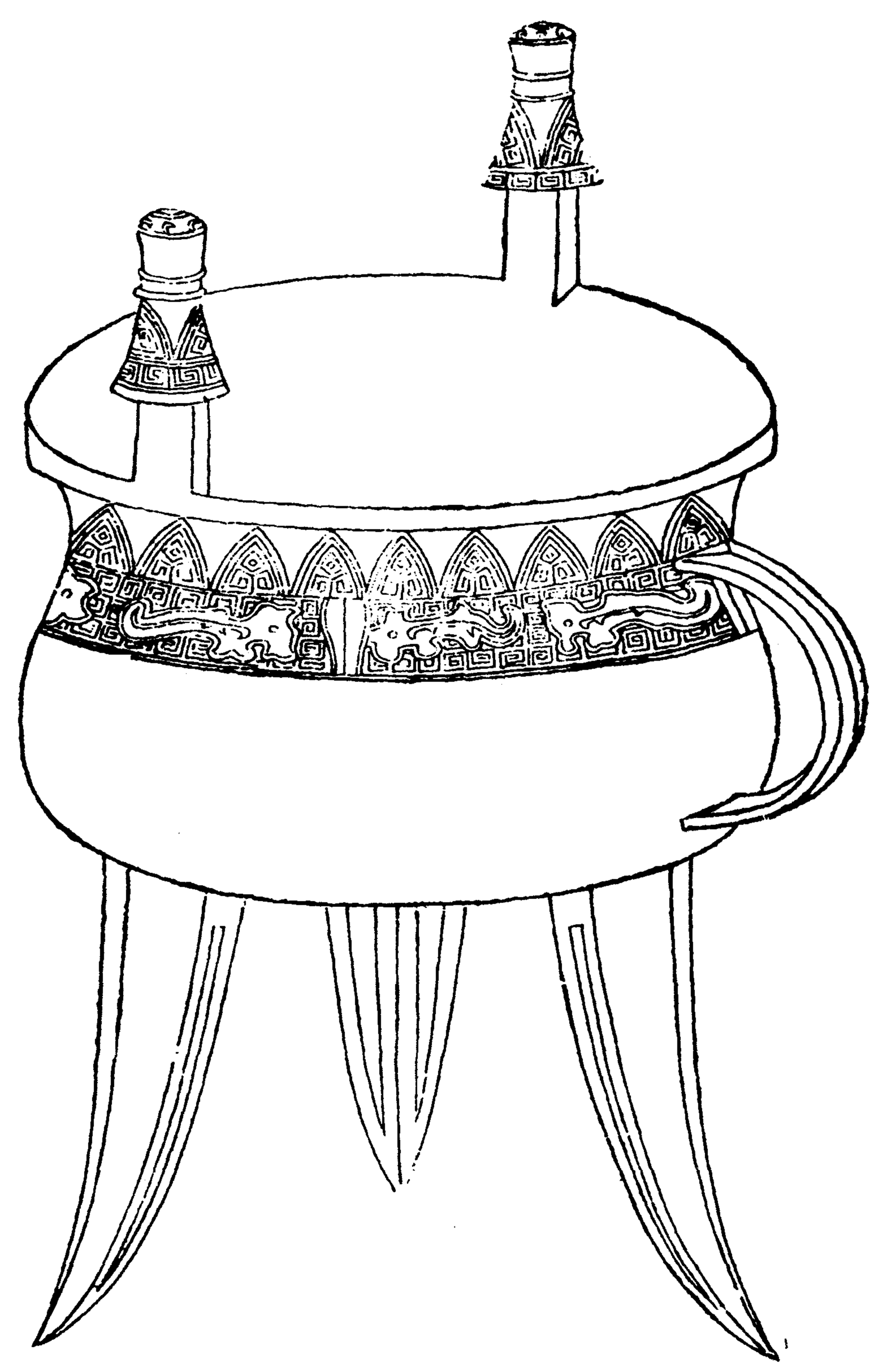




宁 父丁

右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七分容四升八合重七斤兩柱三足有鋬銘四字其一字未詳餘三字曰宁父丁宁其作器者之名也周封丁公伋於齊豈伋之子若孫有以宁為名者歟是器以鋬為牛首之形三足純素雖近於質然觀其製作實周物也

周山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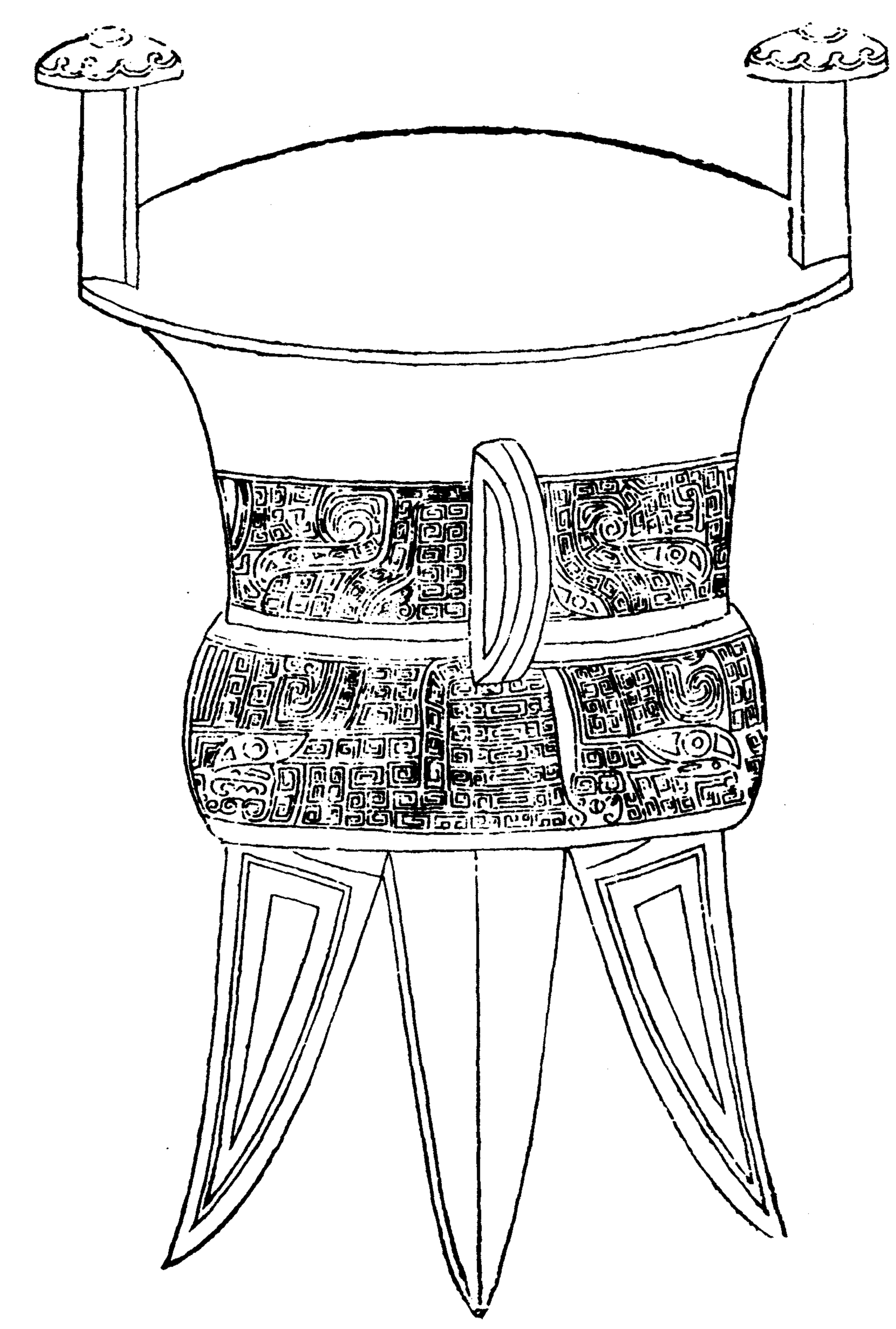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深三寸八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二升六合重三斤九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是器鋬足純素腹布山紋間以雲雷饕餮爵斝所以從尊昔有山尊而今有山斝宜是斝乃從於山尊之器也其象山之義蓋具於山尊矣攷其形制周器也

周盤夔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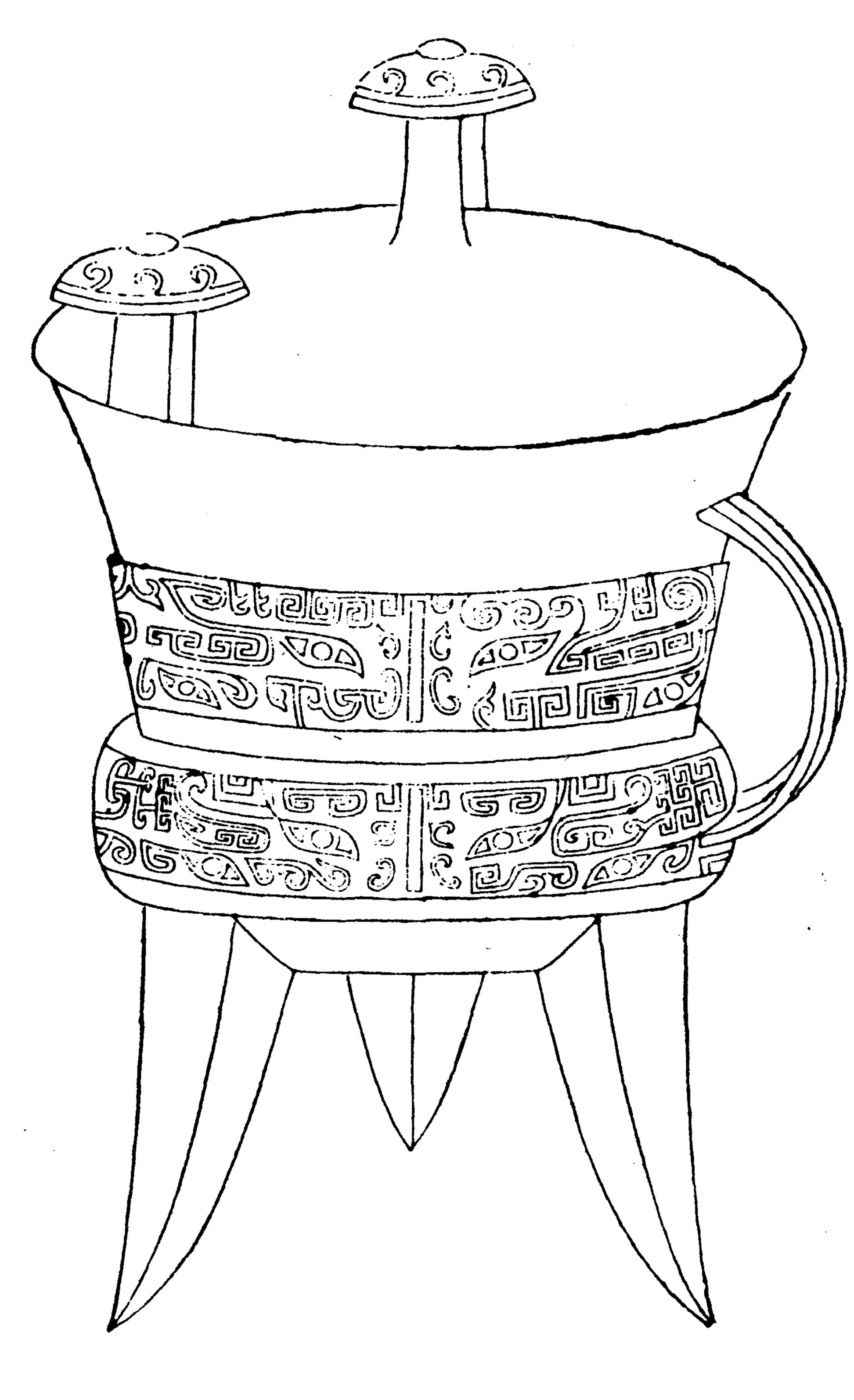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三分深四寸口徑五寸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三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斝之屬大略如爵差大而無流耳其兩柱植立在上而下有三足亦同焉腹足間作雷紋若饕餮不一等蓋設飾惟宜而已此盤夔亦其類也

周雷紋斝一



高一尺一寸深五寸四分口徑六寸二分容三升五合重四斤十有一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

周雷紋斝二



高七寸八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一升重二斤十有一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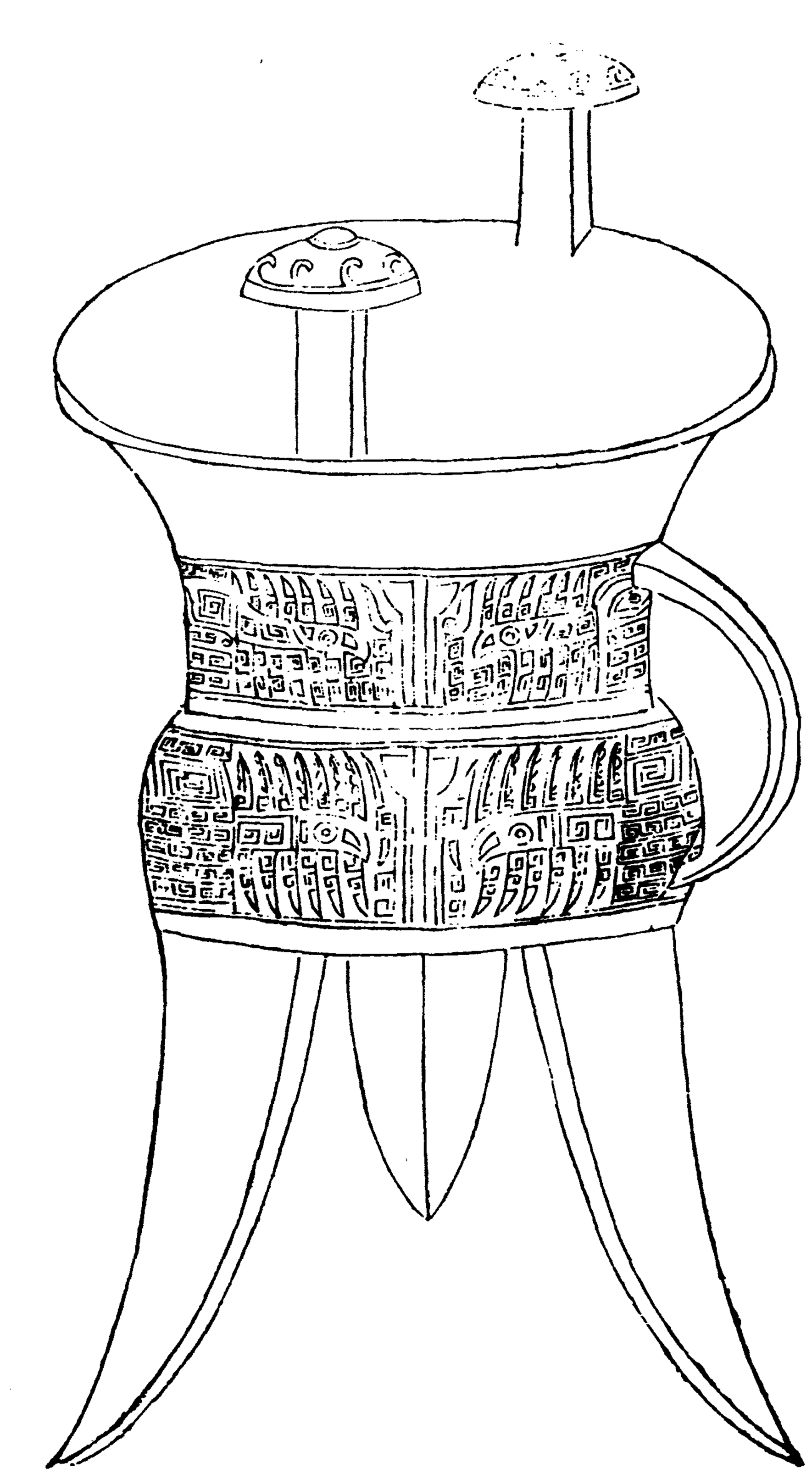
右二器形模一律但大小差殊耳俱以雷紋為飾求之經傳惟周官言尊罍靁鼓而記禮者亦作雲雷之字其他未之見迨觀鼎彝之屬則致飾無所不用雷者斝之著雷自宜有之

周饕餮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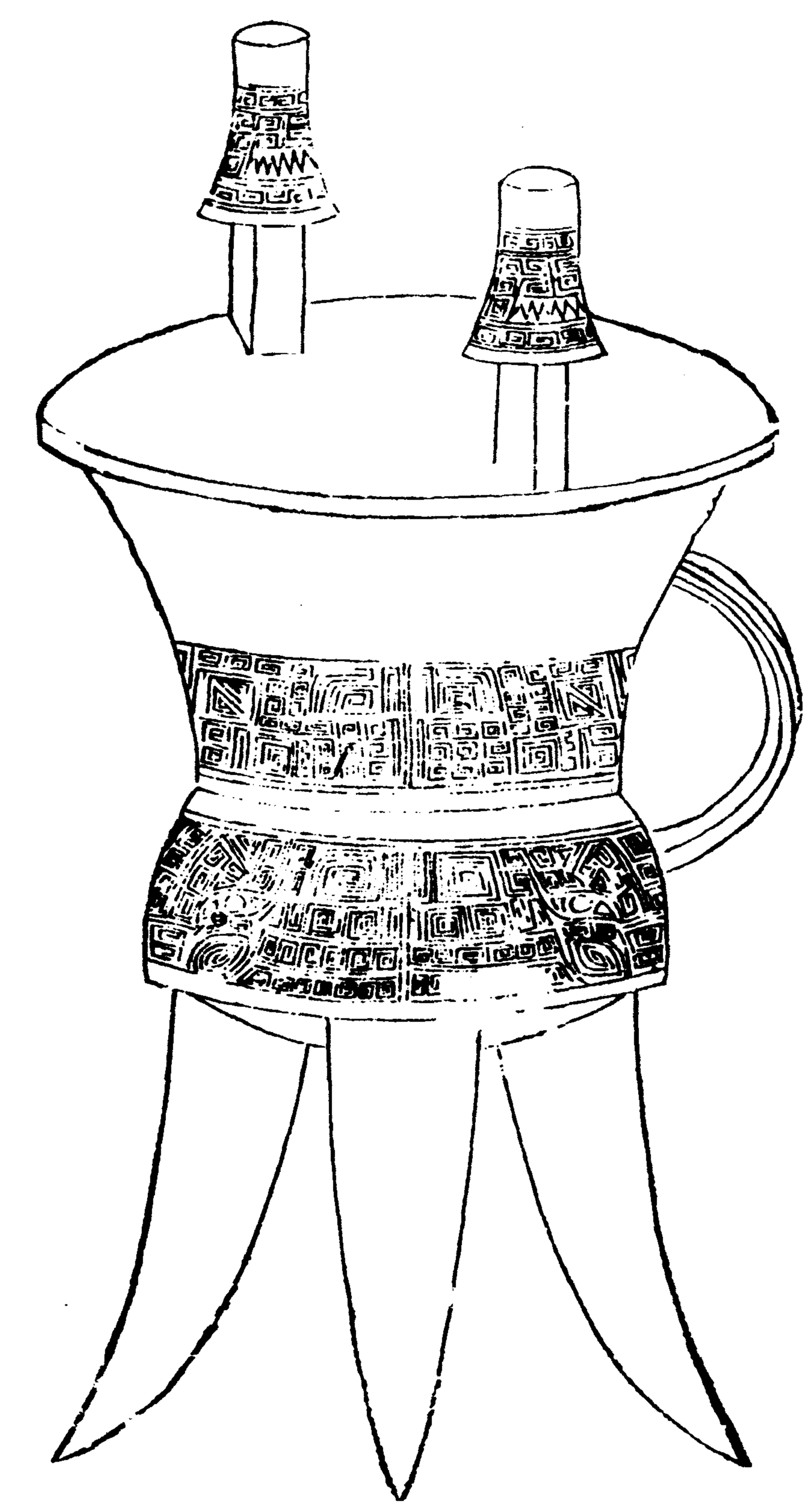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五分深四寸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一合重二斤一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兩柱三戈足素鋬三面為饕餮之形紋鏤簡古雖若不加精巧而後世極治鑄之工不能到盖禮文至周為盛而夏商之餘風未殄也

周風紋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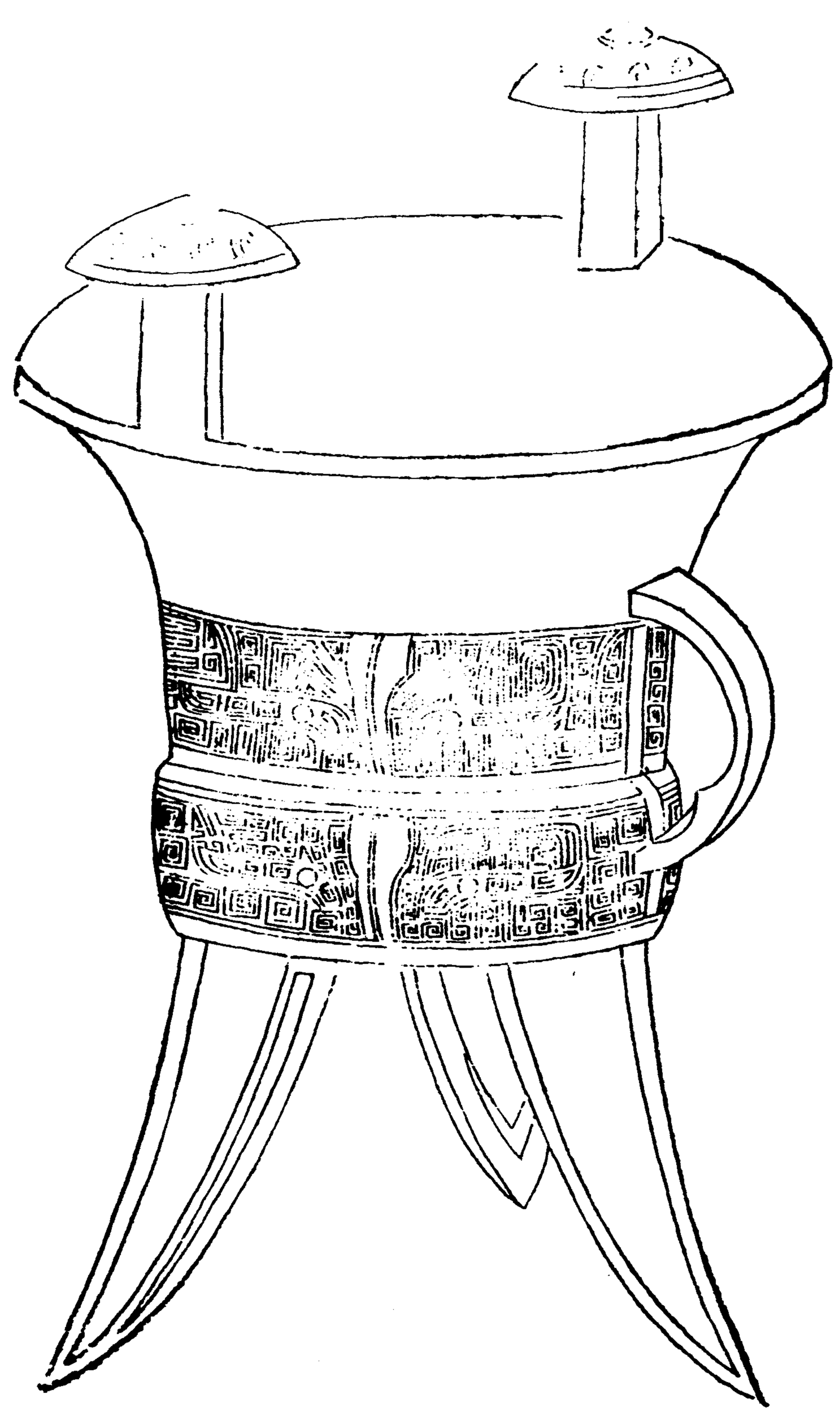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深四寸七分口徑九寸容二升一合重三斤一十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是器純緣鋬足並皆純素兩柱飾以盤雲腹上作饕餮形間以風紋狀敧斜偃草之勢大抵與周雲雷斝相似乃一類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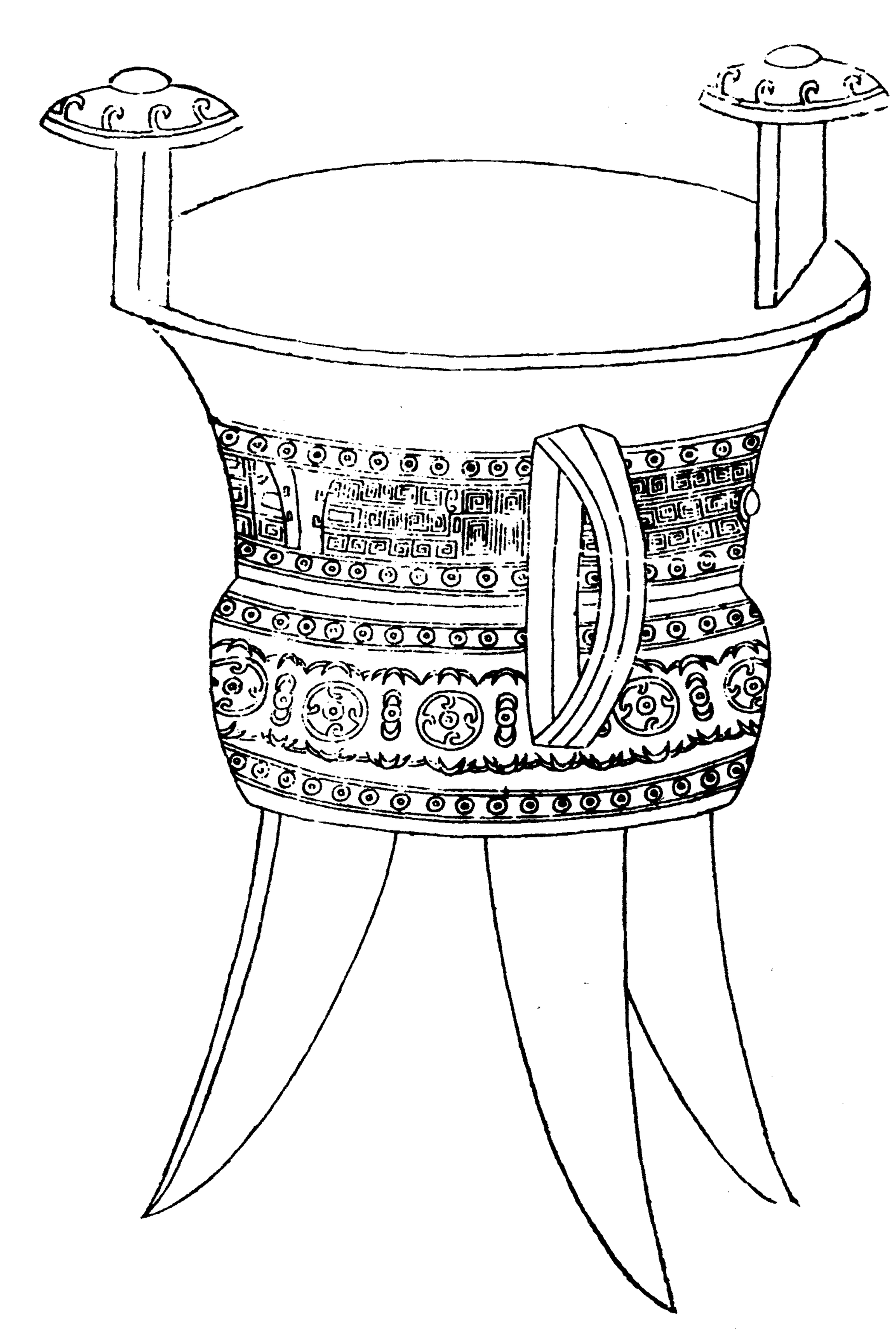
周雲雷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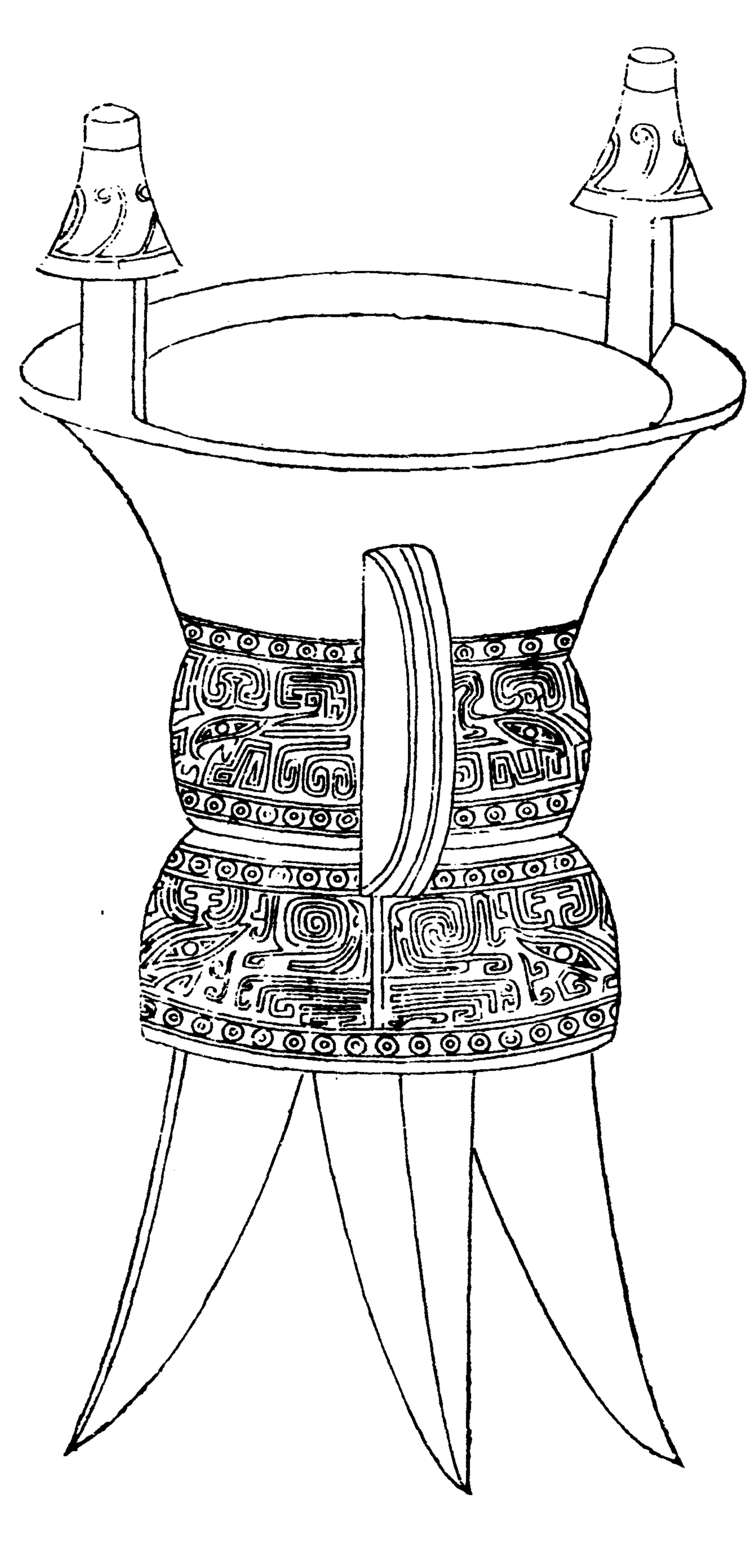
周雲雷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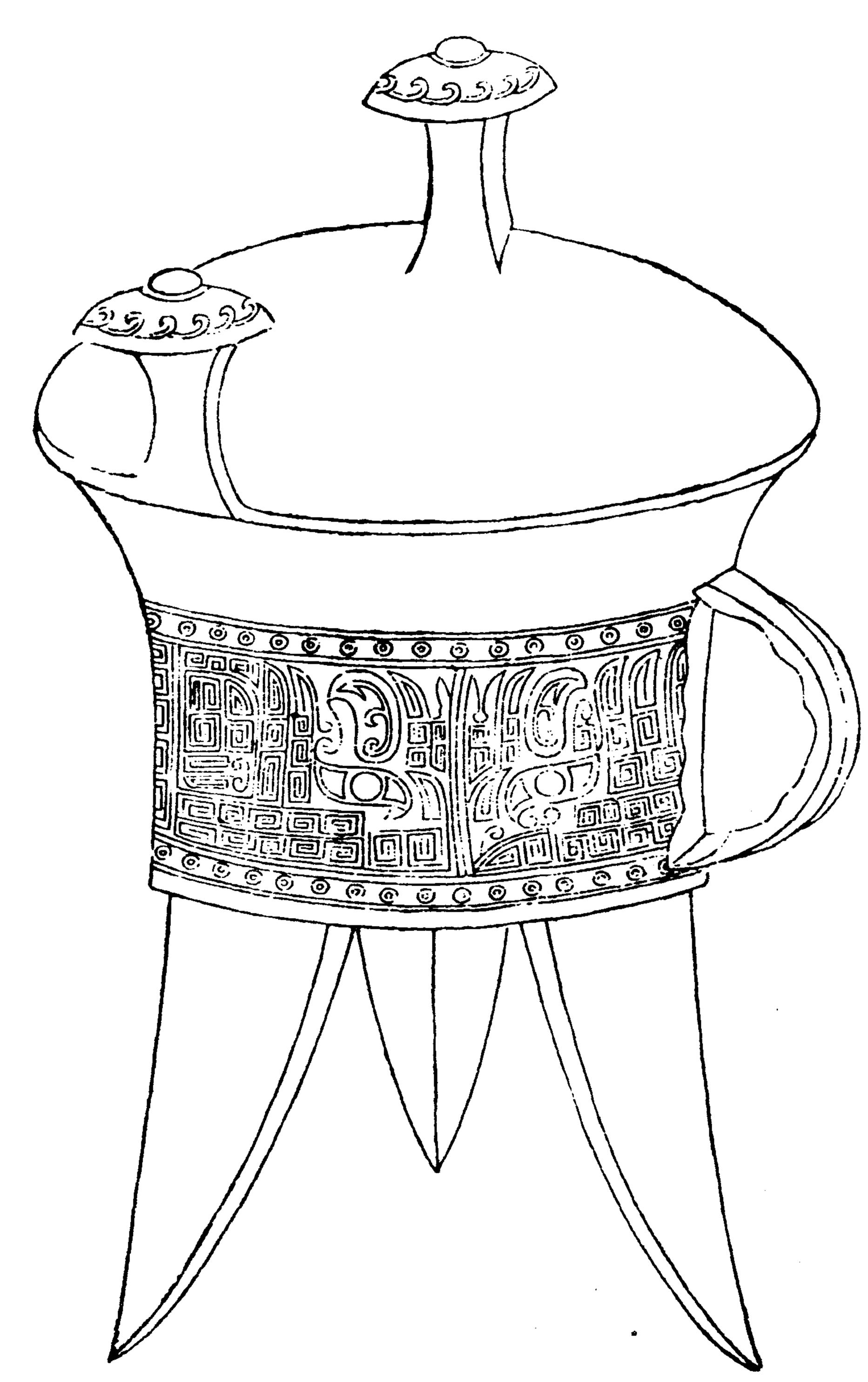
周雲雷斝三



周雲雷斝四



周雲雷斝五



第一器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五斤十有二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

第二器高九寸四分深四寸六分口徑五寸容一升有半重二斤十有二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

第三器高九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一合重二斤五兩兩柱三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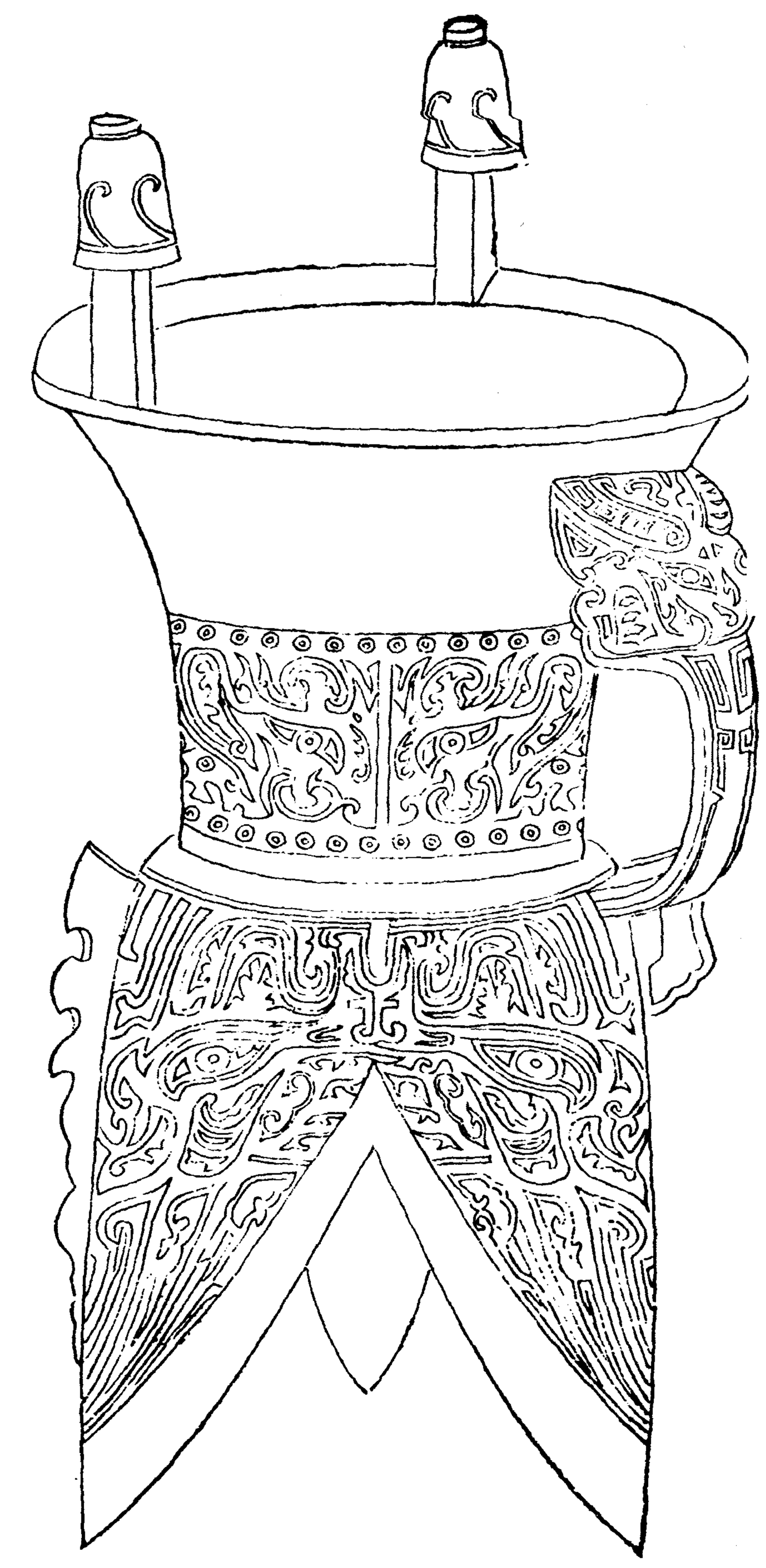
鋬無銘

第四器高七寸八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一升一合重一斤十有四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

第五器高六寸一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一分容一升三合重一斤十有一兩兩柱三足有鋬無銘

右五器著象饕餮雜以雲雷而足皆作戈以示戒周詩言洗爵奠斝而王安石釋之以謂斝非禮之正則所以飲之無所不至此商曰斝而周兼四代之禮爵斝於是乎有辨然則於周亦謂之斝可也

周爯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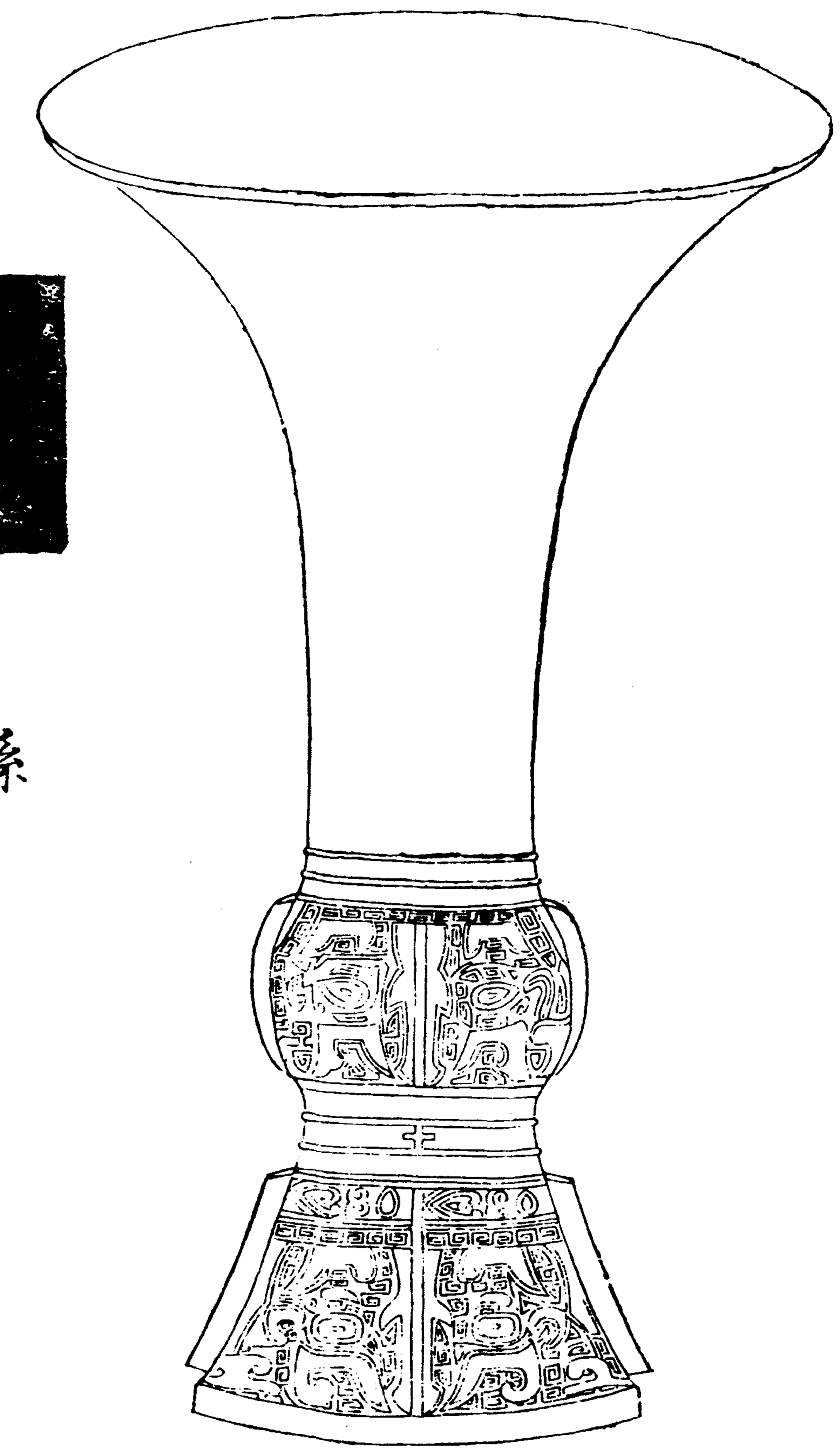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深一尺三寸口徑七寸三分容六升重九斤兩柱三足有鋬無銘鋬端有爯首之狀三足若禹而鋭雷紋飾其兩柱三面著以饕餮昔周有虎彝本基於帝舜宗彝之象盖武有力而重則威者君子有取於虎焉古之饗禮或有以昭其文或有以示其武况銘諸飲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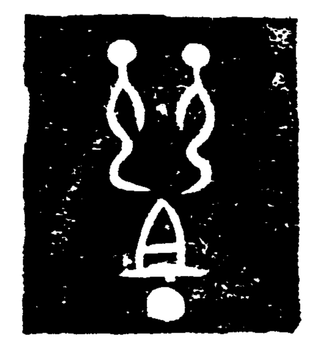
漢爯斝



右高八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一寸四分容一升三合有半重二斤一兩三足有鋬有流無銘按此器鋬飾以虎亦周虎彝之遺意也然比之諸斝既無柱而揜其口復置以流與他器無可合者其形制特於斝為近故類於斝是必漢物也盖漢儒不及見三代之器皆相宗以傳習之陋宜是器之去古遠矣

商合孫祖丁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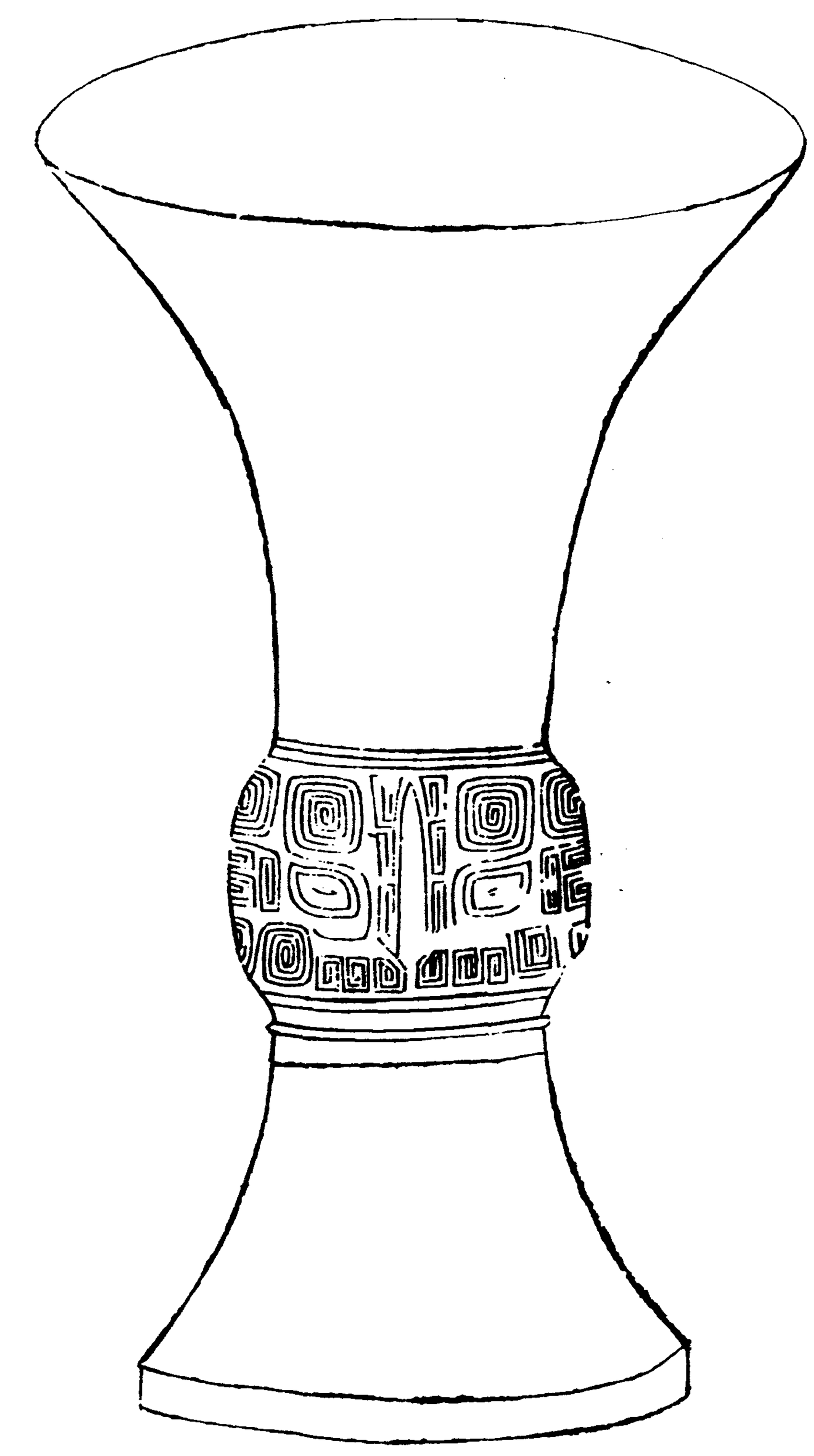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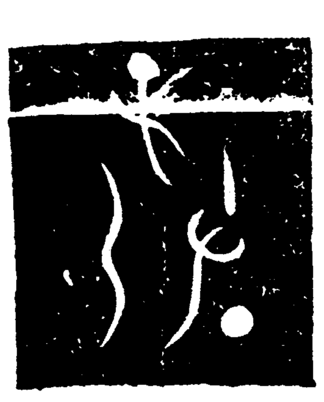


孫孫
祖丁

右高八寸五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四寸八分容八合重一斤二兩銘四字茲器著形爲兩孫而又曰祖丁者自名也子子孫孫詩人必取象於物所傳有無窮之意觚銘合孫猶是義皆存乎戒此器於當中屹起四稜以考其世書人飲惟祀德將無醉飾以夔又加以饕餮無貪濁之患而知所戒矣

商父乙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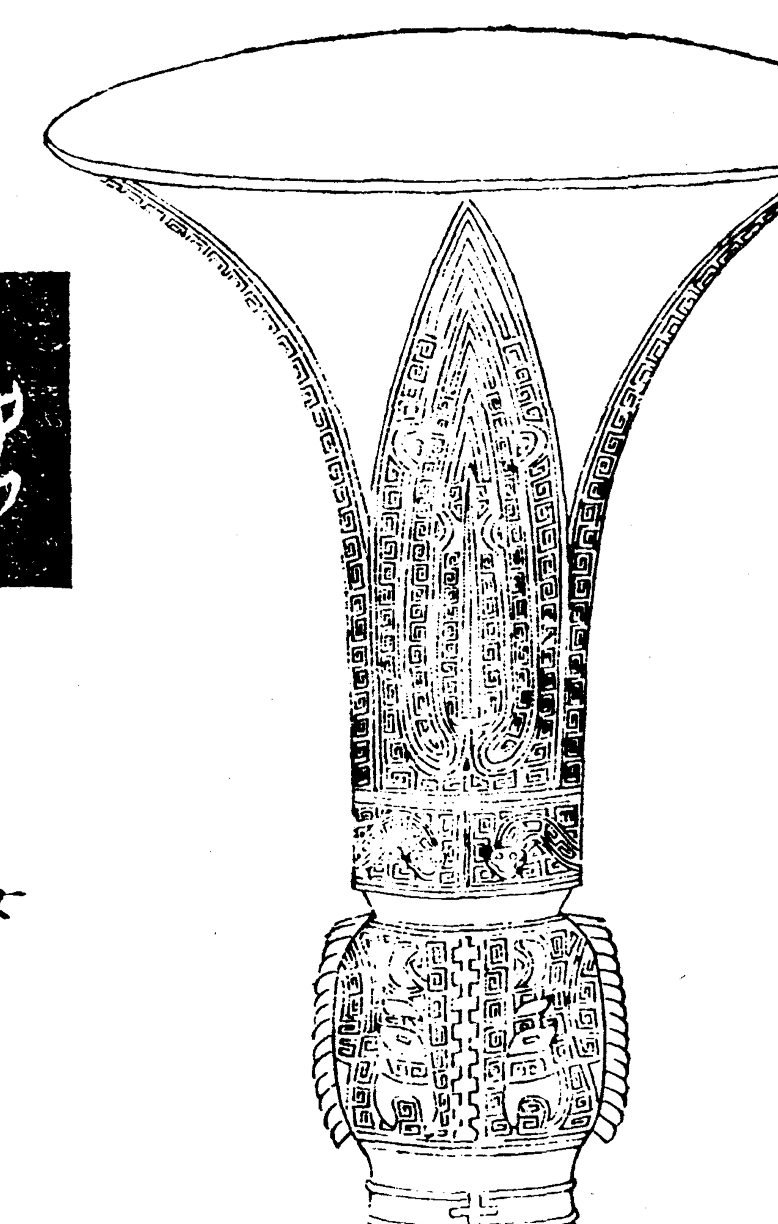




父丁
子乙

右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七合重一斤銘四字曰父丁子乙按商之君其號丁則有曰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者其號乙則有曰祖乙小乙武乙獨曰乙者然而太丁之子曰乙則知父丁子乙者正謂此耳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其父以明其子有止銘其子以昭其皇考者惟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其銘特與他器不類蓋昔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然於義則未始不同焉其所以不同者特其或詳或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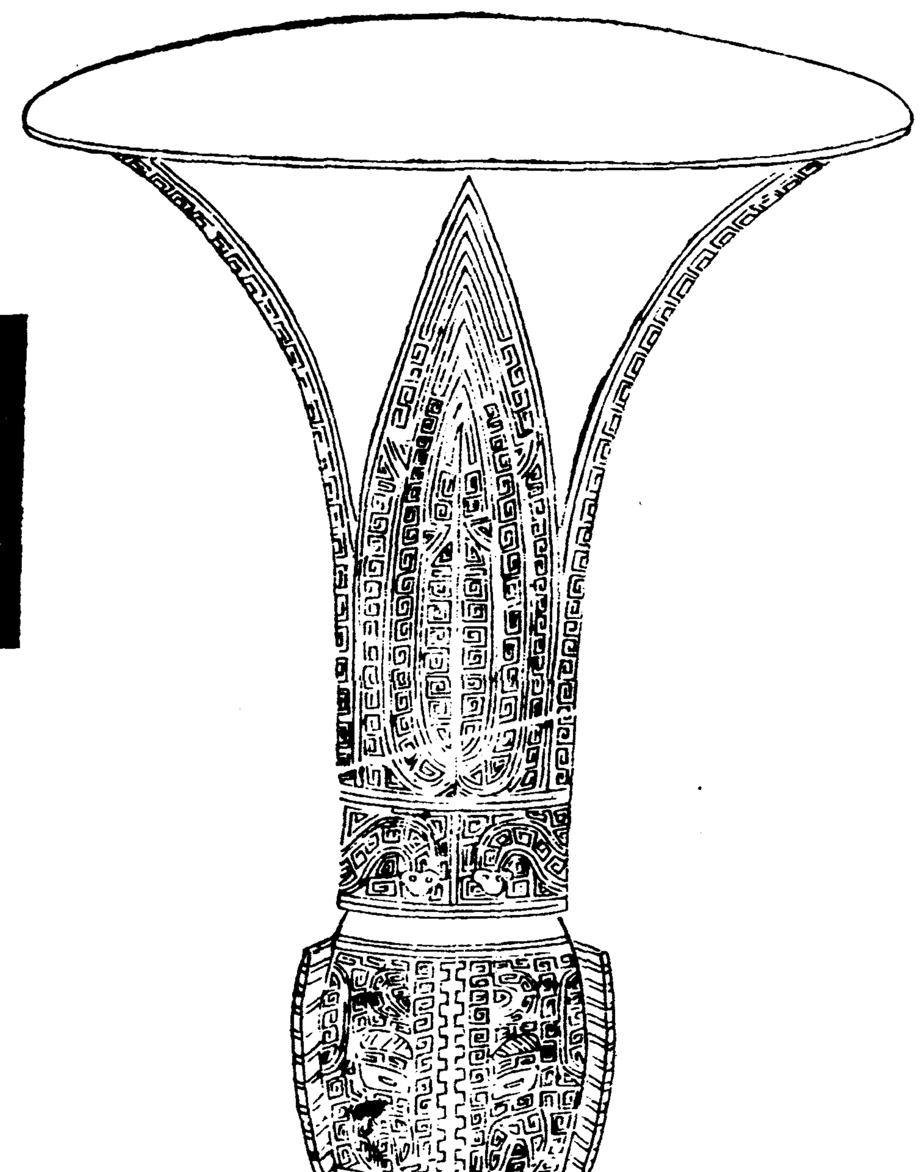
商女乙觚一





帚女
兹乙

商女乙觚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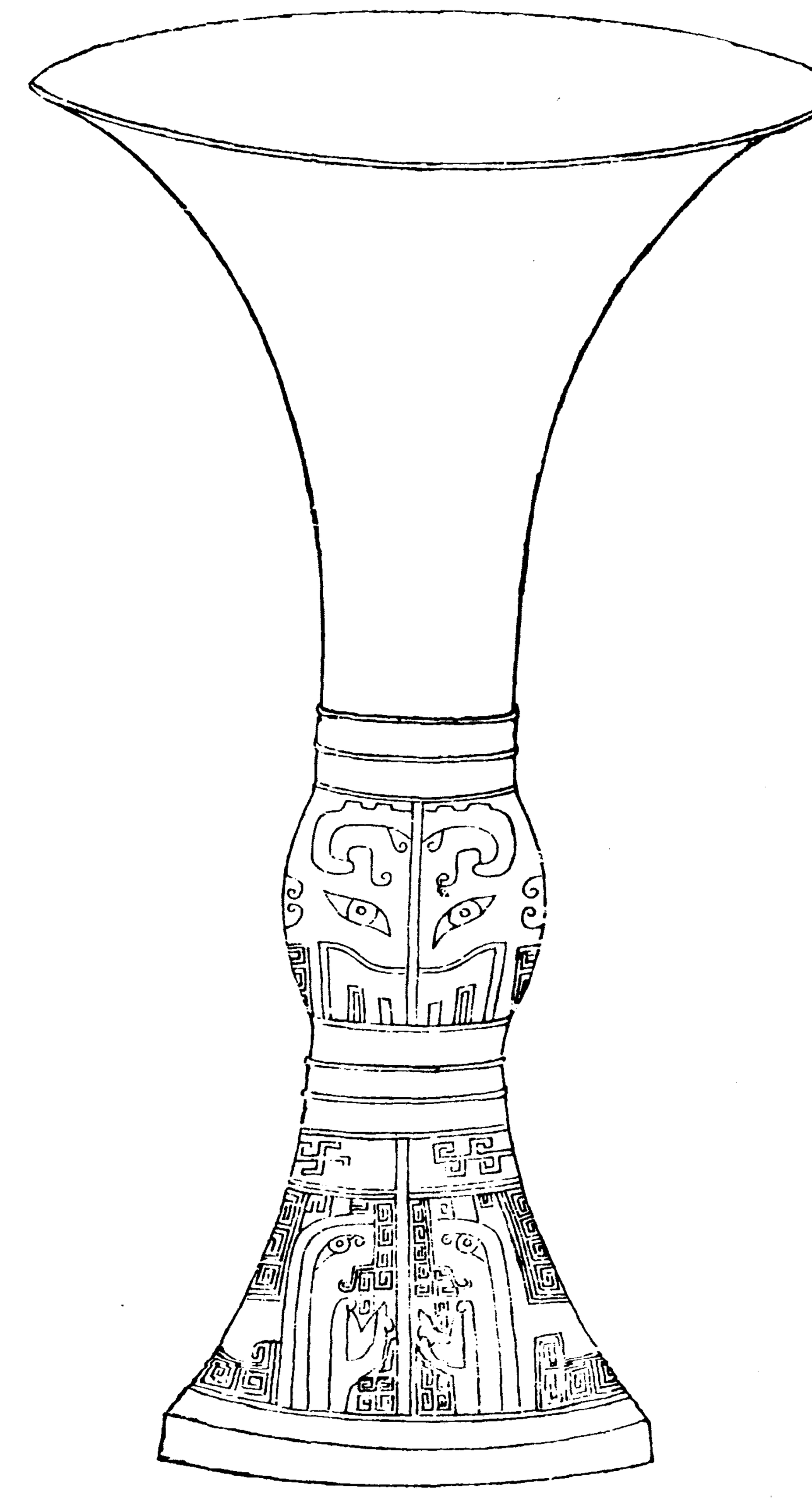


帚女
兹乙

前一器高八寸九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四寸
九分容六合重一斤六兩銘四字
後一器高九寸深六寸口徑四寸九分容六
合重一斤八兩銘四字
右二器製作相類乙者商之君號兹女者蓋
女之作是器以享於考詩云誰其尸之有齊
季女蓋女亦預祀事也帚者許慎曰箕帚也
昔呂公息女頤為高祖箕帚之妾曲禮有曰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
大夫曰備掃灑鄭康成以謂酒漿掃灑婦人
之職也古人之親固當報本反始以致孝享
而於器用之間必著所職者蓋亦不忘父母
之教而謹其所有事故也是器脰刻四山腹
足間作散雲布為饕餮面目雲梢蟠細縷宛
轉相間蓋從雲雷生氣所謂刻畫雲氣也與
已舉爵文正同所以皆為飲器而足間有稜

可握可拱者是臣拜君酢朝服而跪受之端
身而飲仰而盡奠於地而復拜與圭笏相為
用而禮容便具則一器之所該使聖人制作
之意可思過半故曰觚者法度之器也庸可
忽哉韓非子曰禹作祭器而觴酌有綵其腰
間有可綰繫處上為四蟲所謂小蟲為雕瑑
也

商父乙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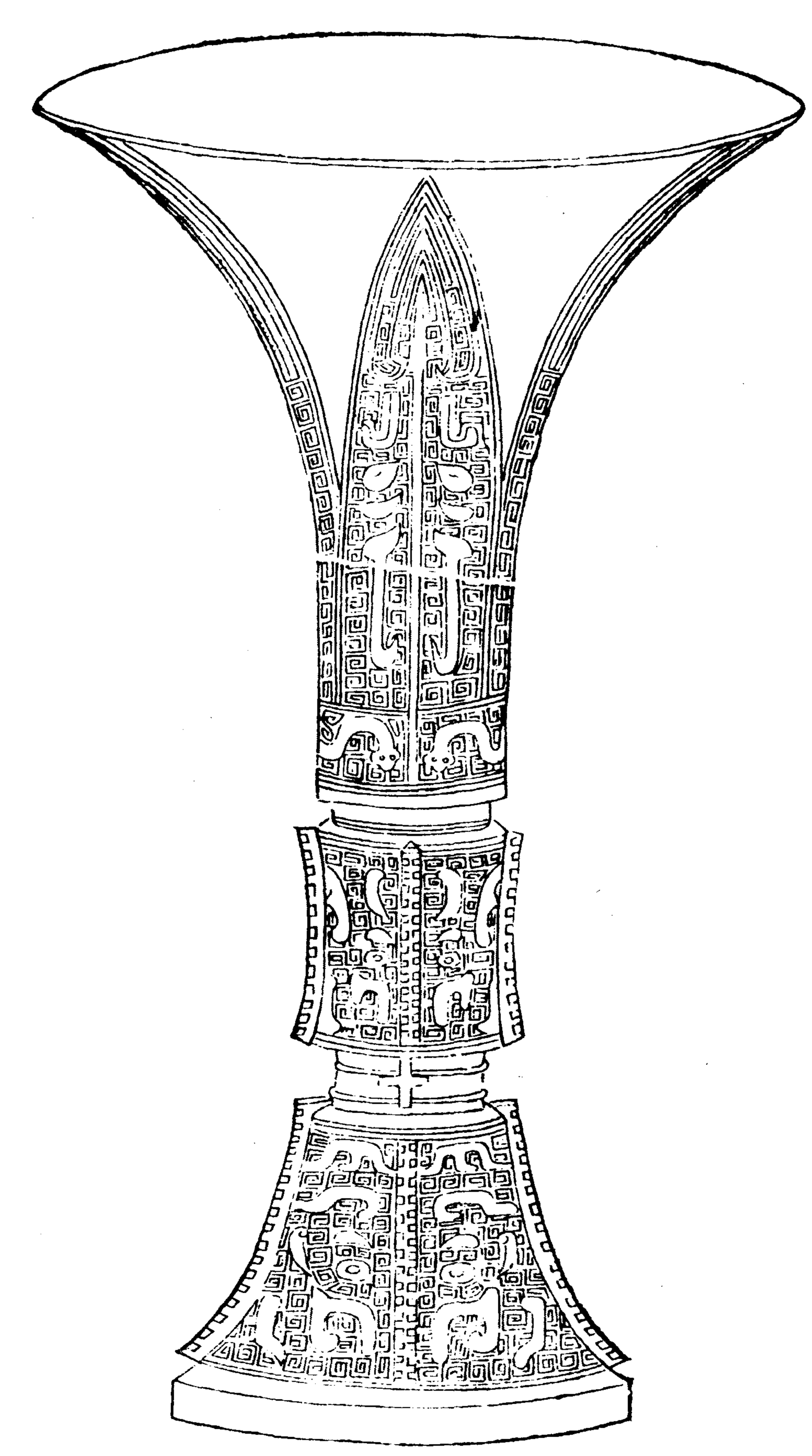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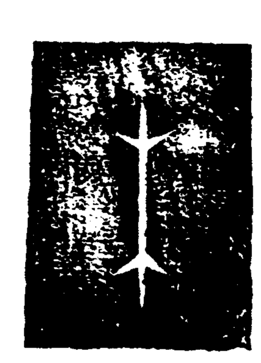


亞
父乙

右高八寸九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五寸一分
容八合重一斤六兩銘三字按商紀言乙者
有五而此曰父乙莫知其何乙也亞乃藏主
廟室之形此器脰間純素不作四稜腹足飾
以雲雷取象澤物製作之妙曷以加此

商木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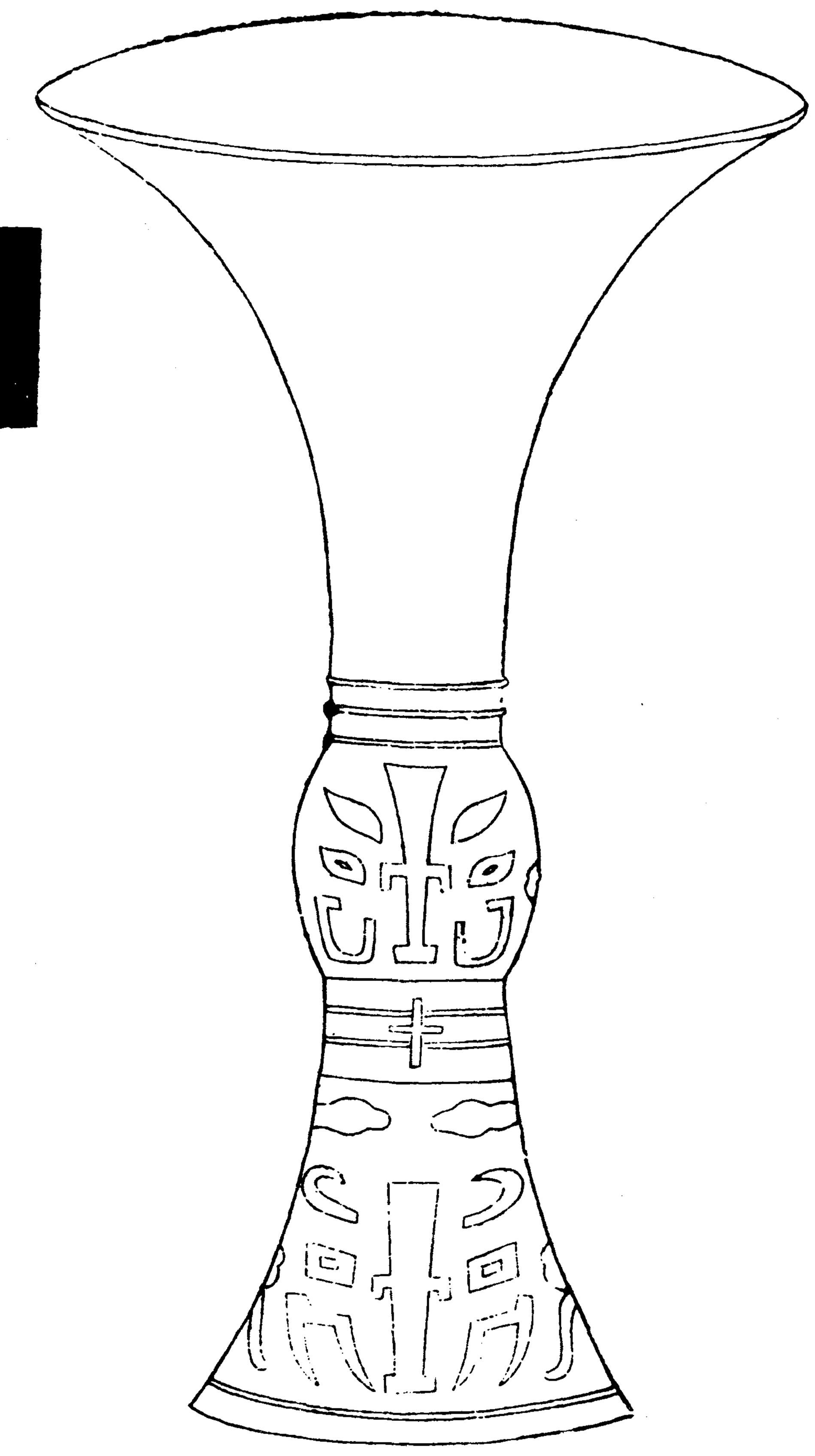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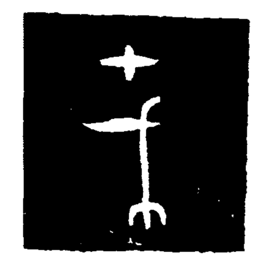


木

右高一尺一寸深七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
容八合重一斤九兩銘一字曰木昔之作詩
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
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鄉
射與夫燕饗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

商立戈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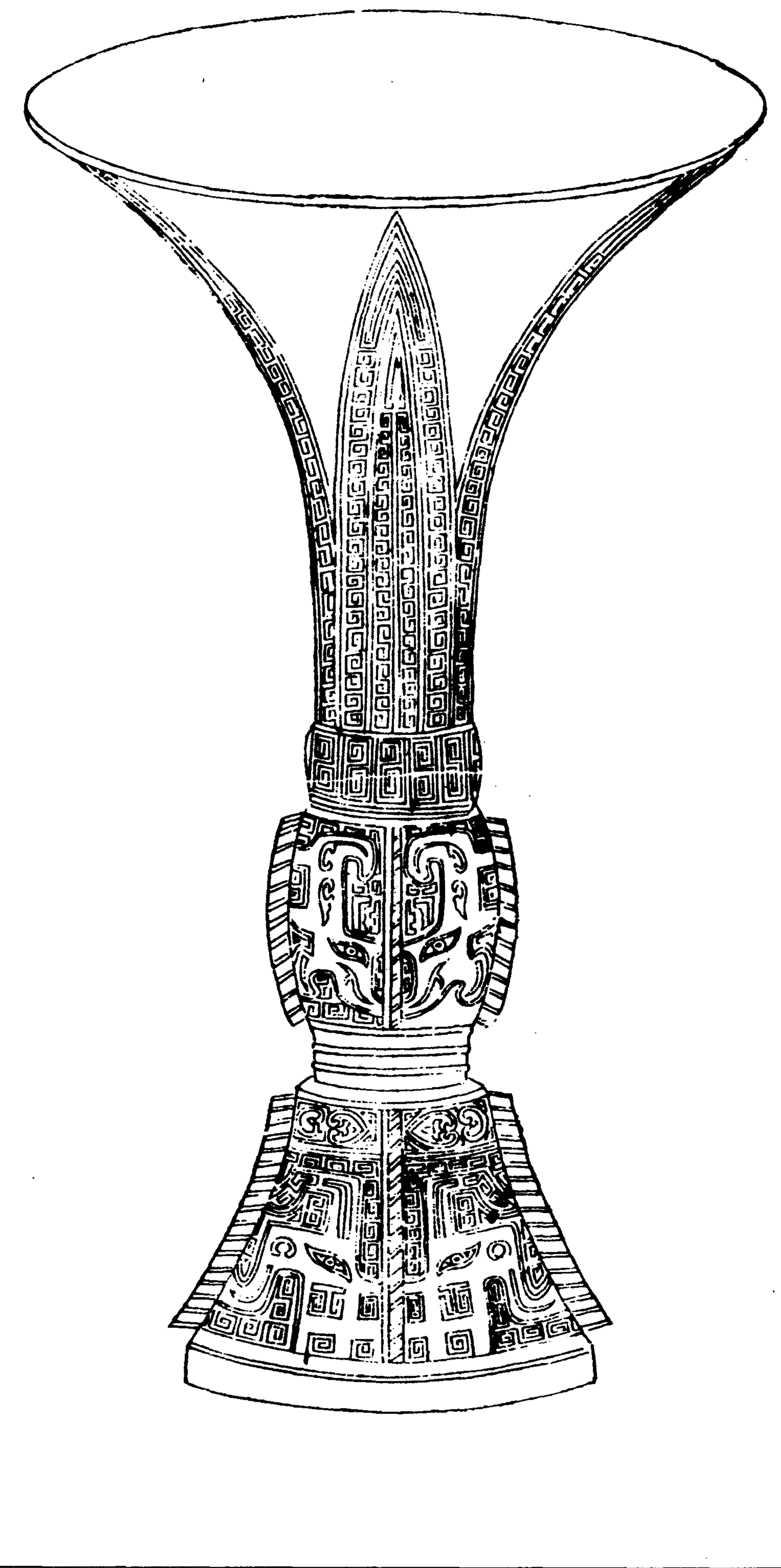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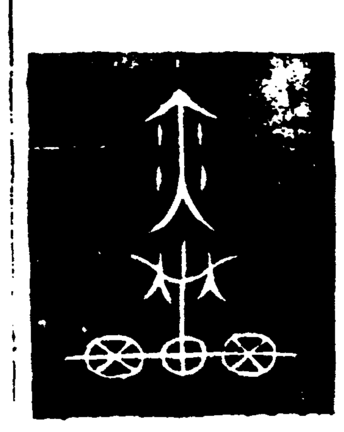


甲
立戈形

右高九寸深五寸八分口徑五寸二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銘二字曰甲者商君也蓋商有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之五君耳又商人制器多為物象故著立戈以寓其戒觚之為器既以孤為義矣又復作戈以示焉信乎所謂無彝酒者也豈特此㦤鼎也甗也皆以是為飾則知古人所欲作者不獨飲而已是觚也腹無四稜而款識高古非商初之制無以及此

商奕車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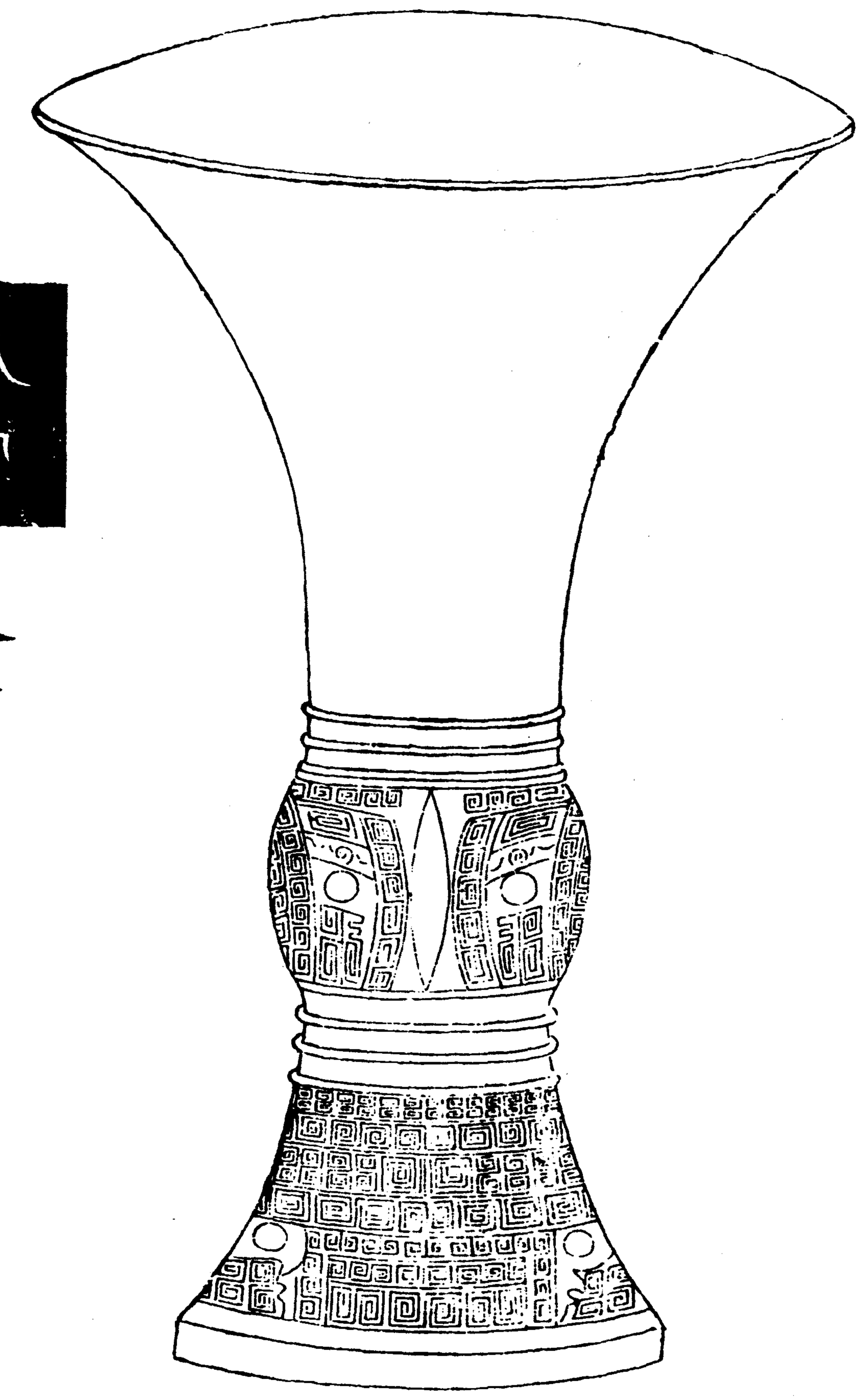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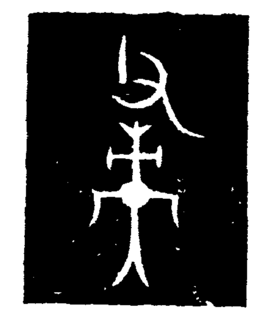


奕車

右高九寸九分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容八合重一斤一十兩銘二字按此器觚也視其隱起雷紋與夫饕餮之飾實符商制其銘文一為奕古無以奕受氏者殆作器多著名於此其一則為輓車之形蓋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疑是為卒飲之戒云

商父庚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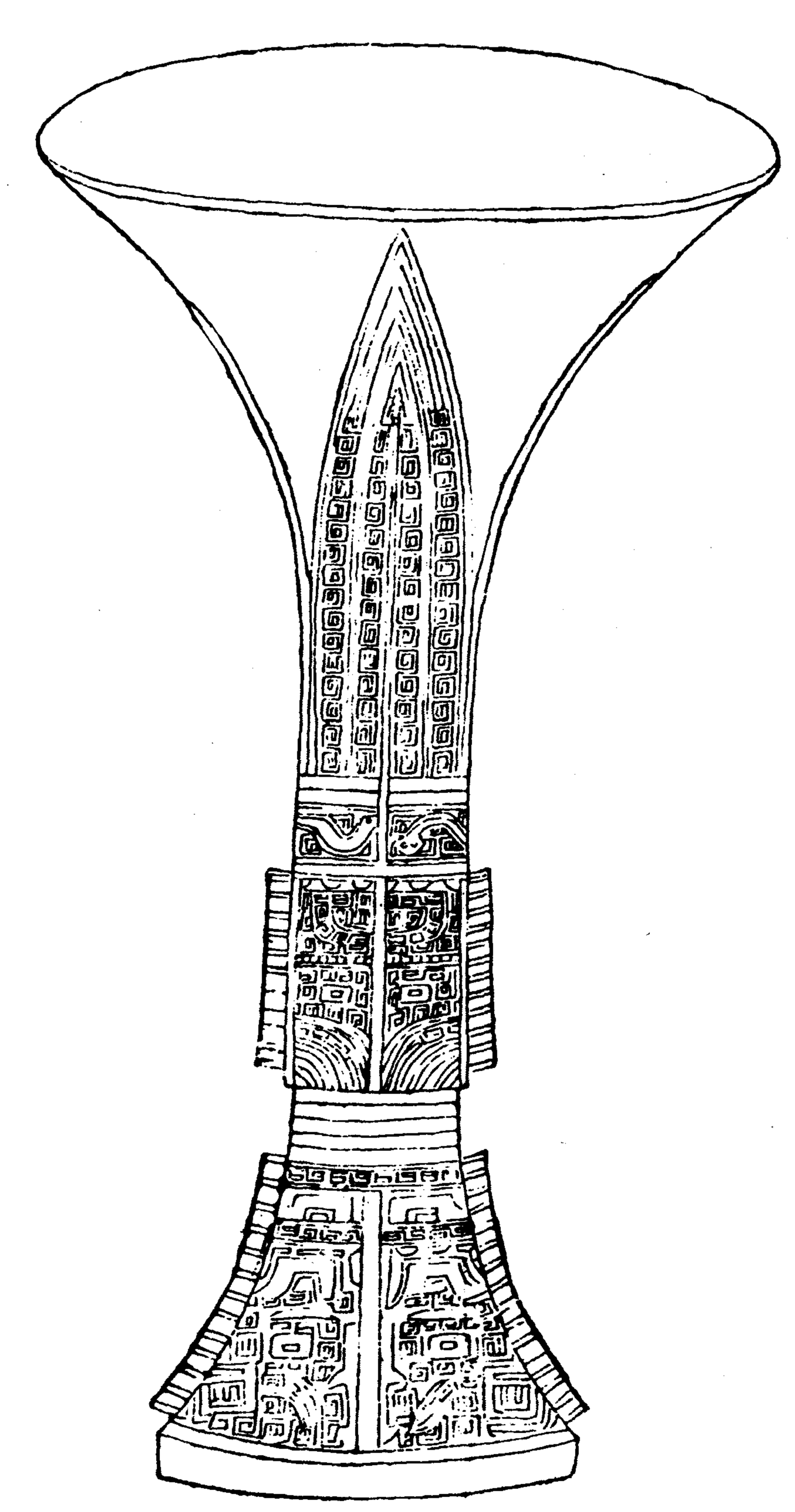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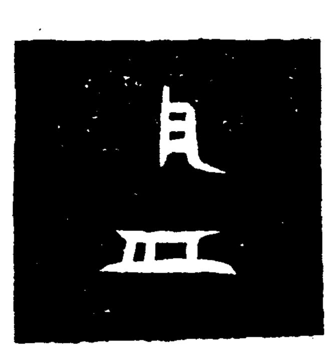


父庚

右高八寸四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七兩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曰父庚者宜出於是商父庚爵款識頗與此同意皆商一時之制也許慎以謂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庚字彷彿垂實之形故知先王取象命意各有攸當又商器銘文特簡略湻古其文一二言而是如此器是也

商父舟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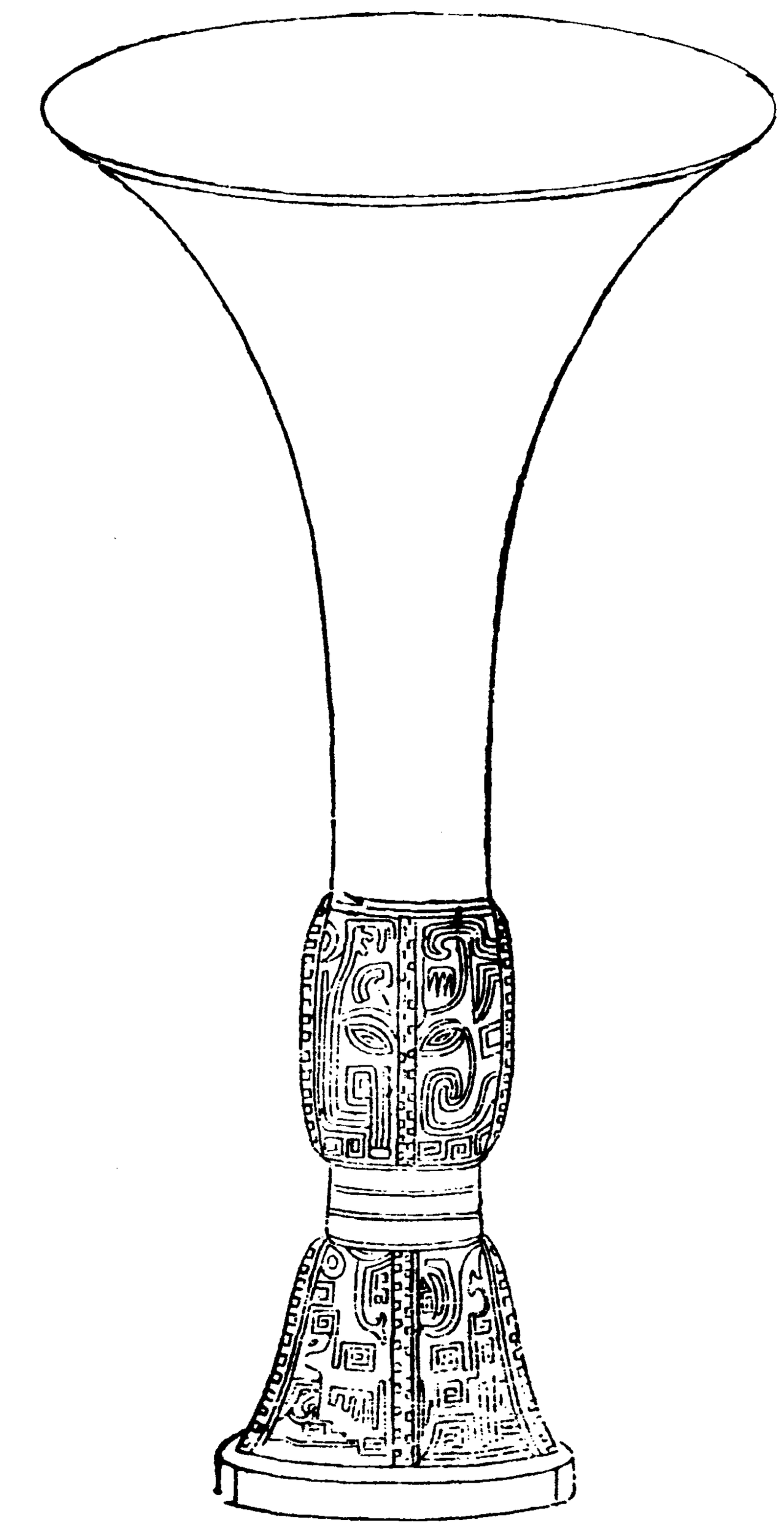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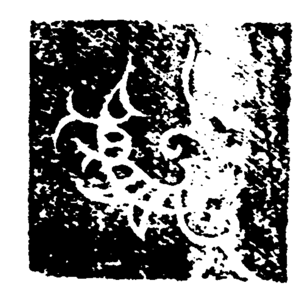


父舟

右高一尺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二兩銘二字曰父舟此觚也而謂之舟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觚飲器也酒能成禮亦能敗德有舟之義焉是器足腹為饕餮夔虺之狀皆取鑄鼎象物之飾凡所以為飲器者之規焉

商龍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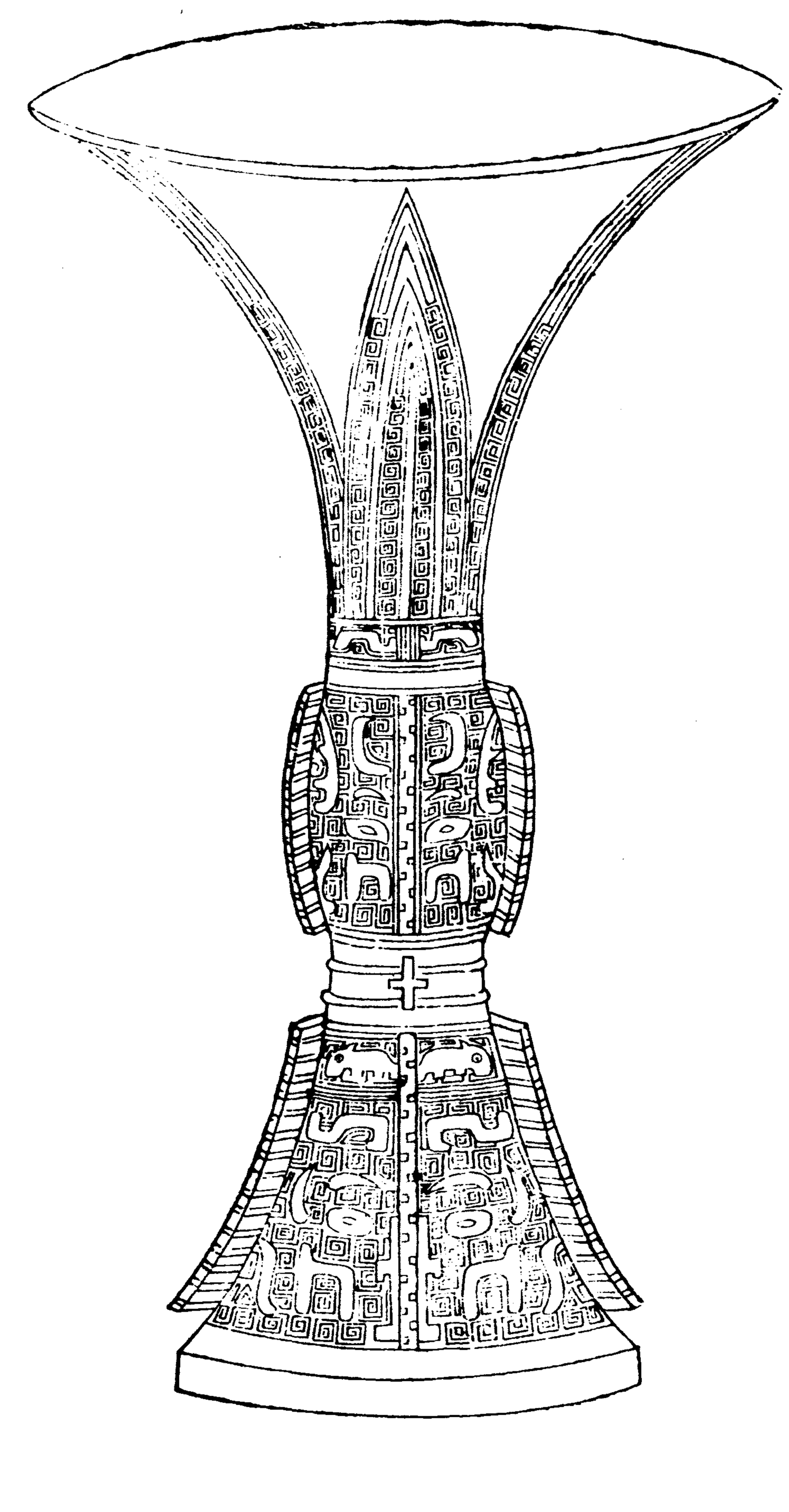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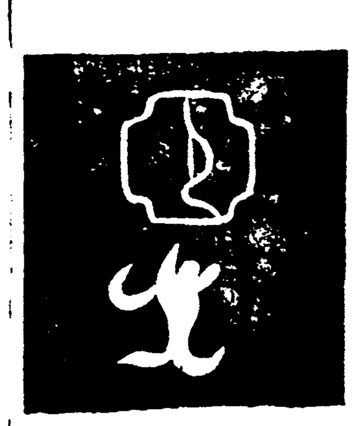
龍

卷一五 三四

右高九寸深六寸四分口徑五寸容八合重一斤五兩銘一字作龍形龍善養人者也所養在下而能蟠蟄則能弱變化不測不可制蓄則能强然一至於亢則蹈於有悔之地觚飲器也飲所以養陽過則有亢之悔是器腹足兩面作饕餮狀間以雲雷皆所以著戒者也

商亞形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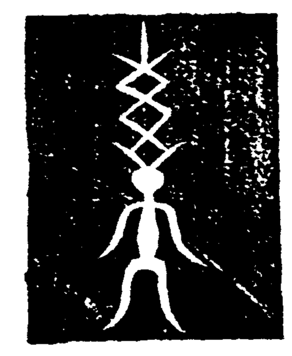


亞形二字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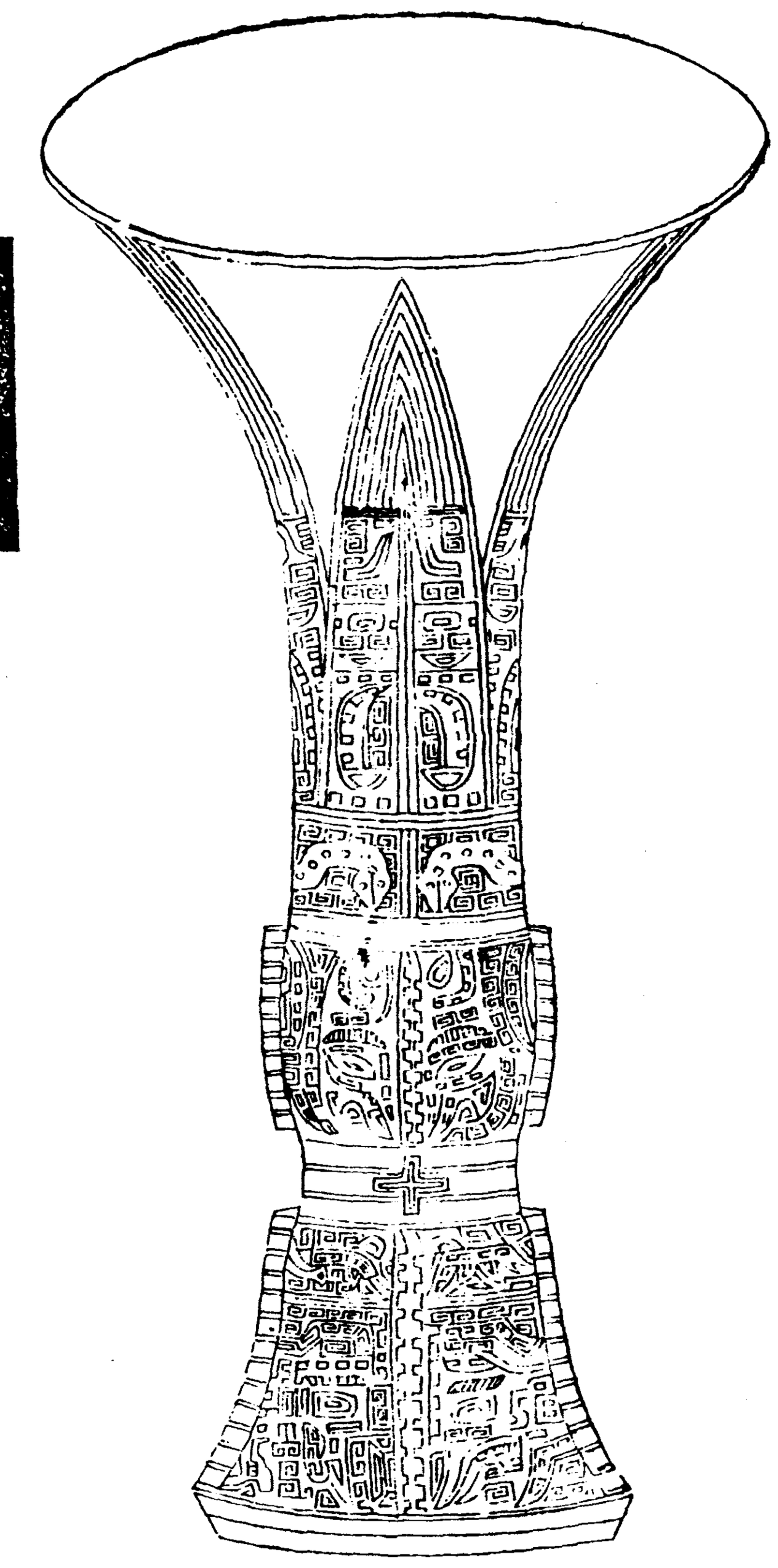
卷一五 三五

右高一尺五分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二斤五兩其銘作亞形而亞形內外二字僅如畫象不可辨昔崔準獲一商卣亦作此而中有足迹是觚之銘蓋此類也或以謂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

商孫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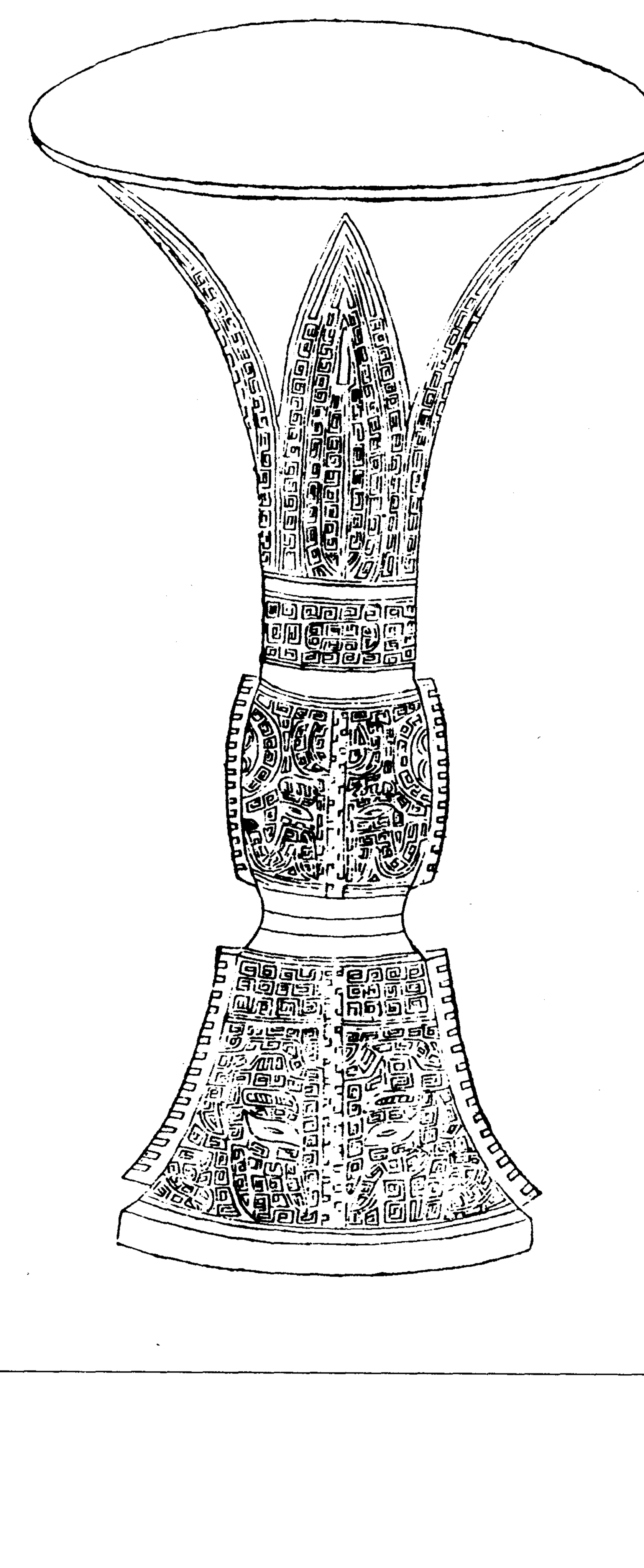


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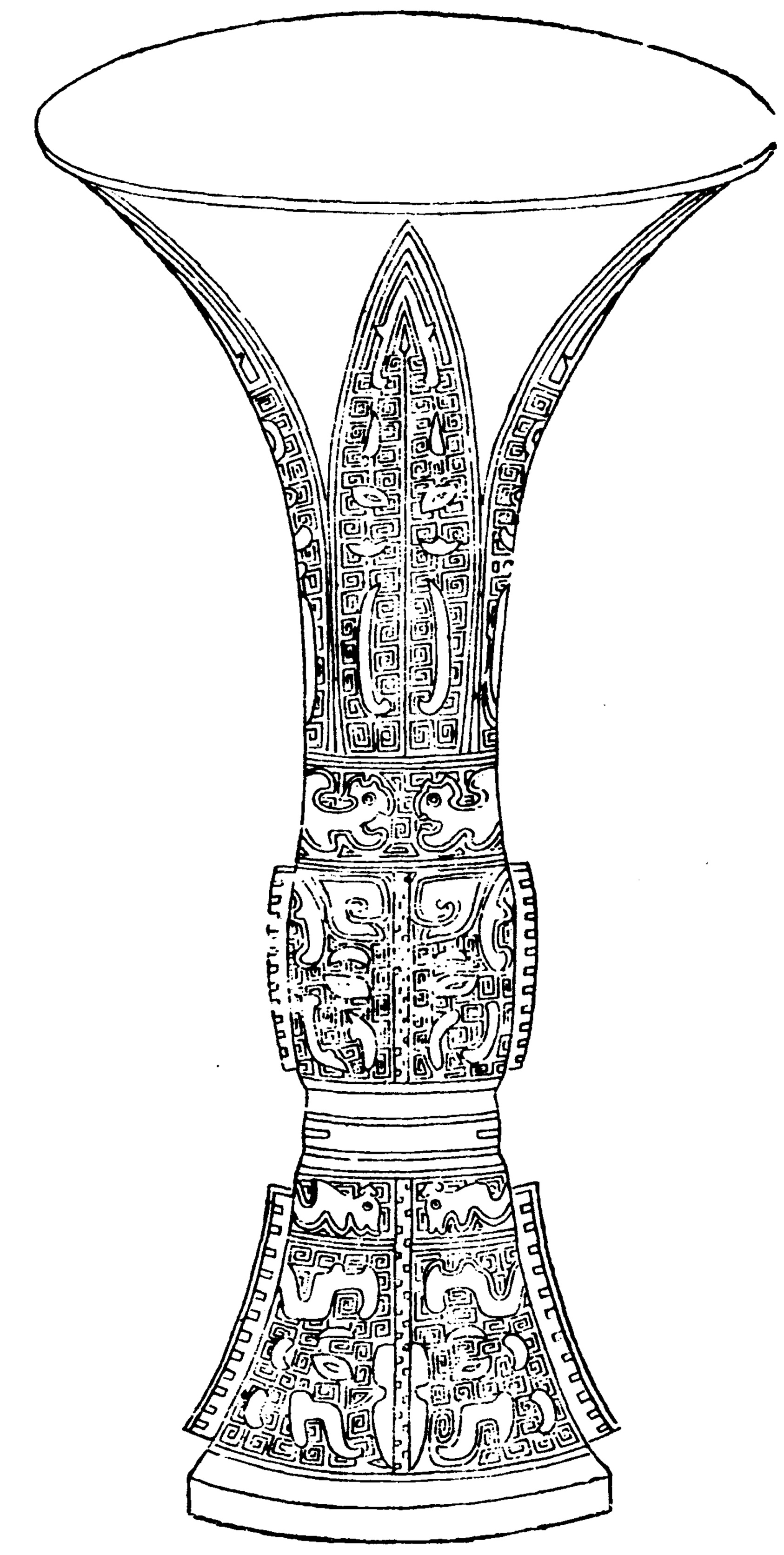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二分容一升重二斤銘一字曰孫而字形小異葢商畫類取形似而偏旁不拘於上下左右而此銘孫者謂其為王父尸者也故有象於尸足腹兩面作重饕餮象鼻尾之閒為四稜腹之上作虺腹之下作夔其上作山皆周以雷紋而蟲鏤頗與所得商饕餮觚竊相似葢一時物也

商四象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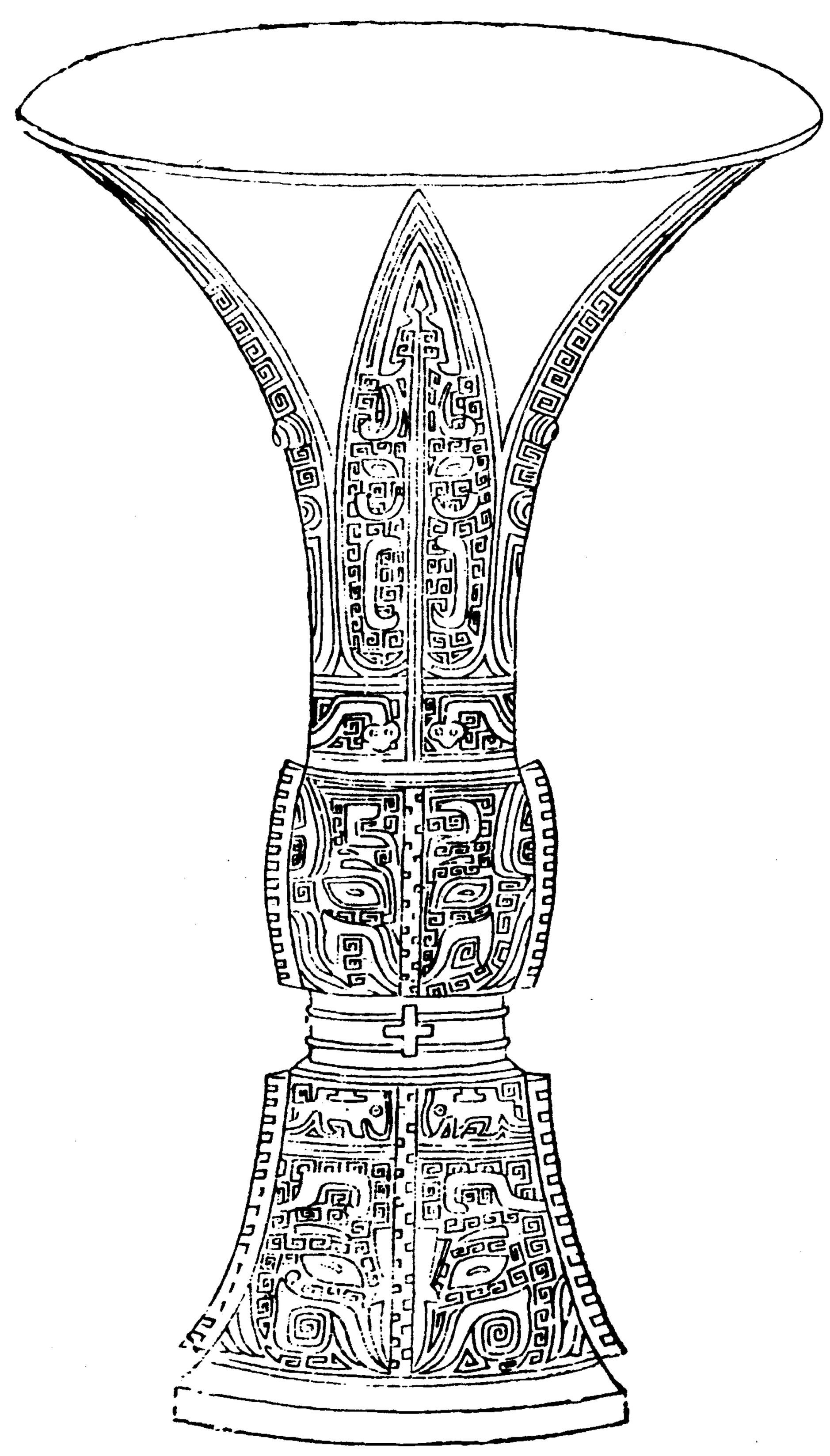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深七寸口徑五寸一分容八合重一斤九兩無銘是器觚也飾以山雷饕餮蟠虺之狀而腹之下復作四象形儀禮所謂象觚者其亦及見是制而有傳也

商夔龍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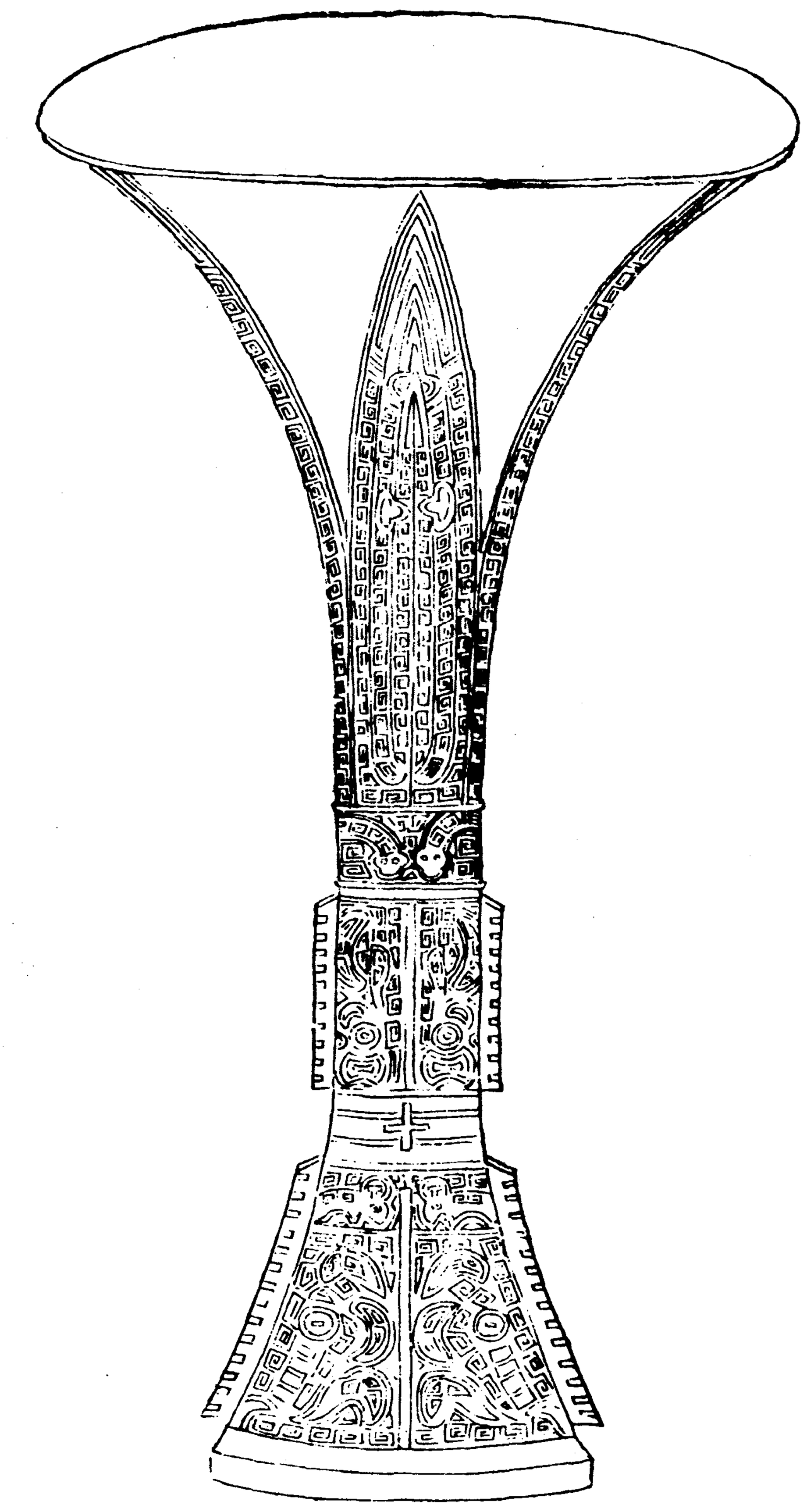


商夔龍觚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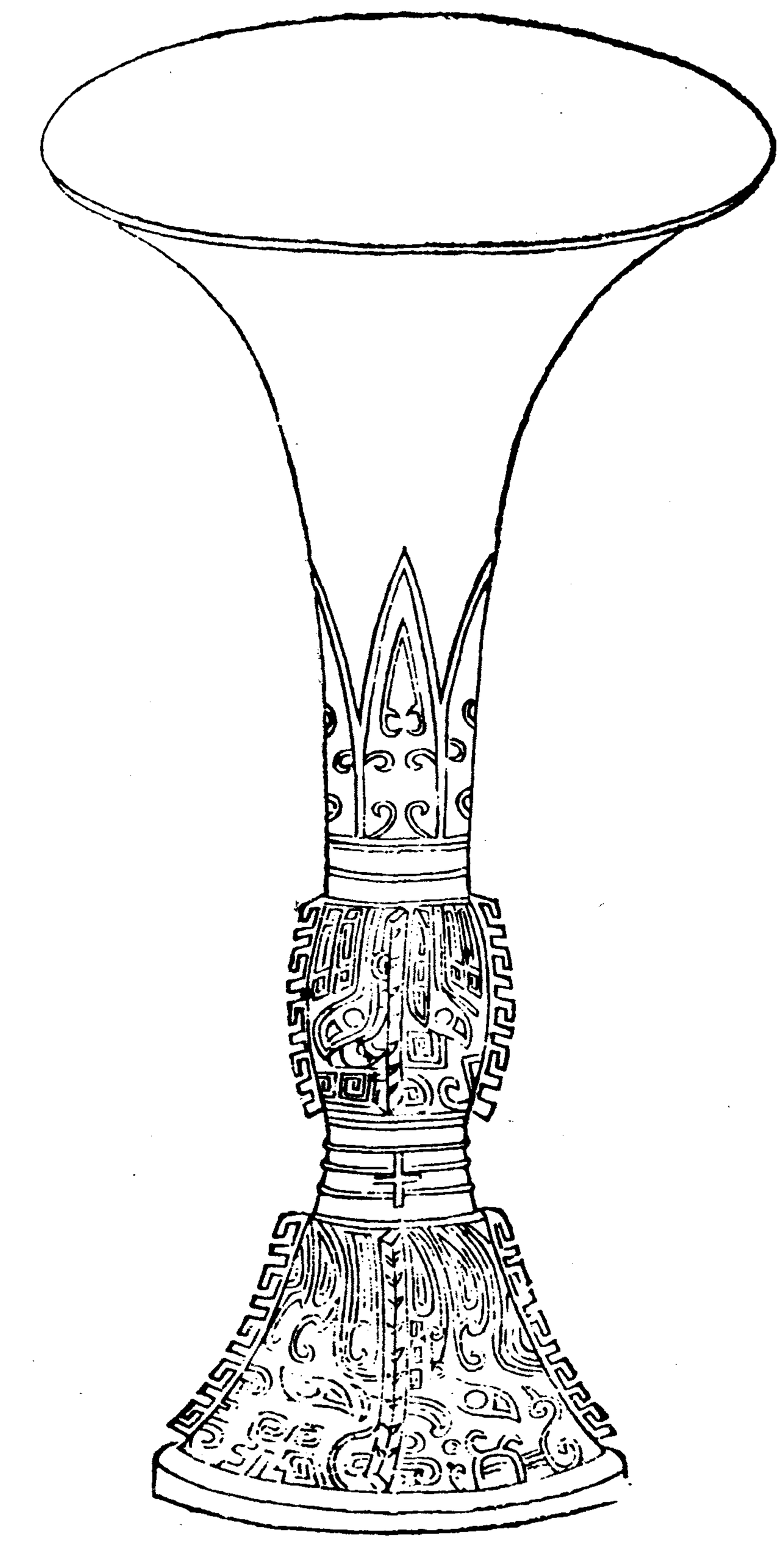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九寸八分深六寸六分口徑四寸
六分容六合重一斤六兩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一寸深七寸六分口徑五寸
三分容九合重一斤四兩無銘
右二器皆著夔龍布以雲雷而上下相間觀
其鑄冶之工形制之古與商之木觚頗同疑
出一時也

周四山饕餮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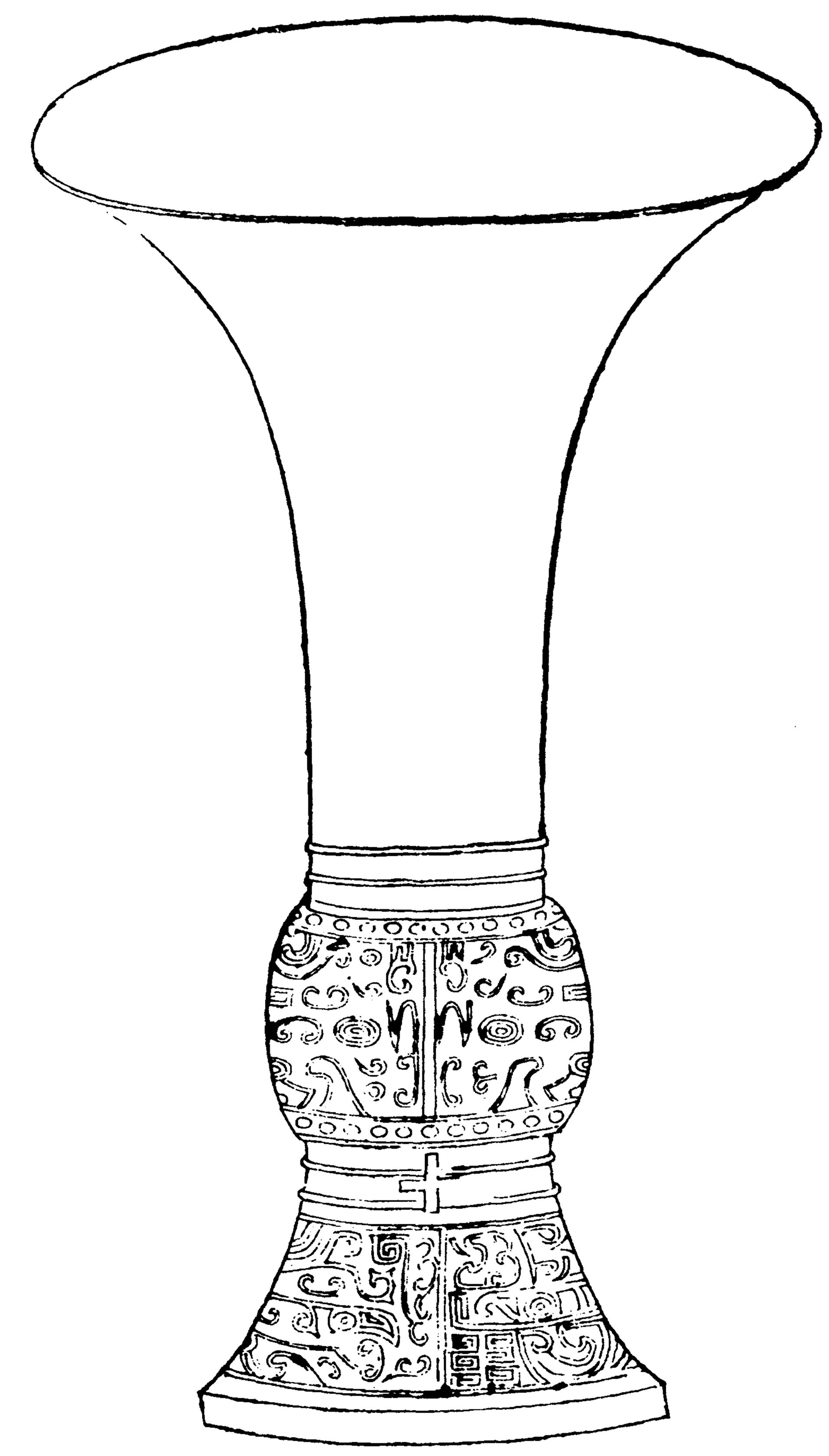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九分深六寸七分口徑五寸四分容八合重一斤五兩無銘是器純緣之外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饕餮間以雷紋中又為四夔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則是宜饕餮螭夔之所宅也今山觚而飾此者宜矣

周山紋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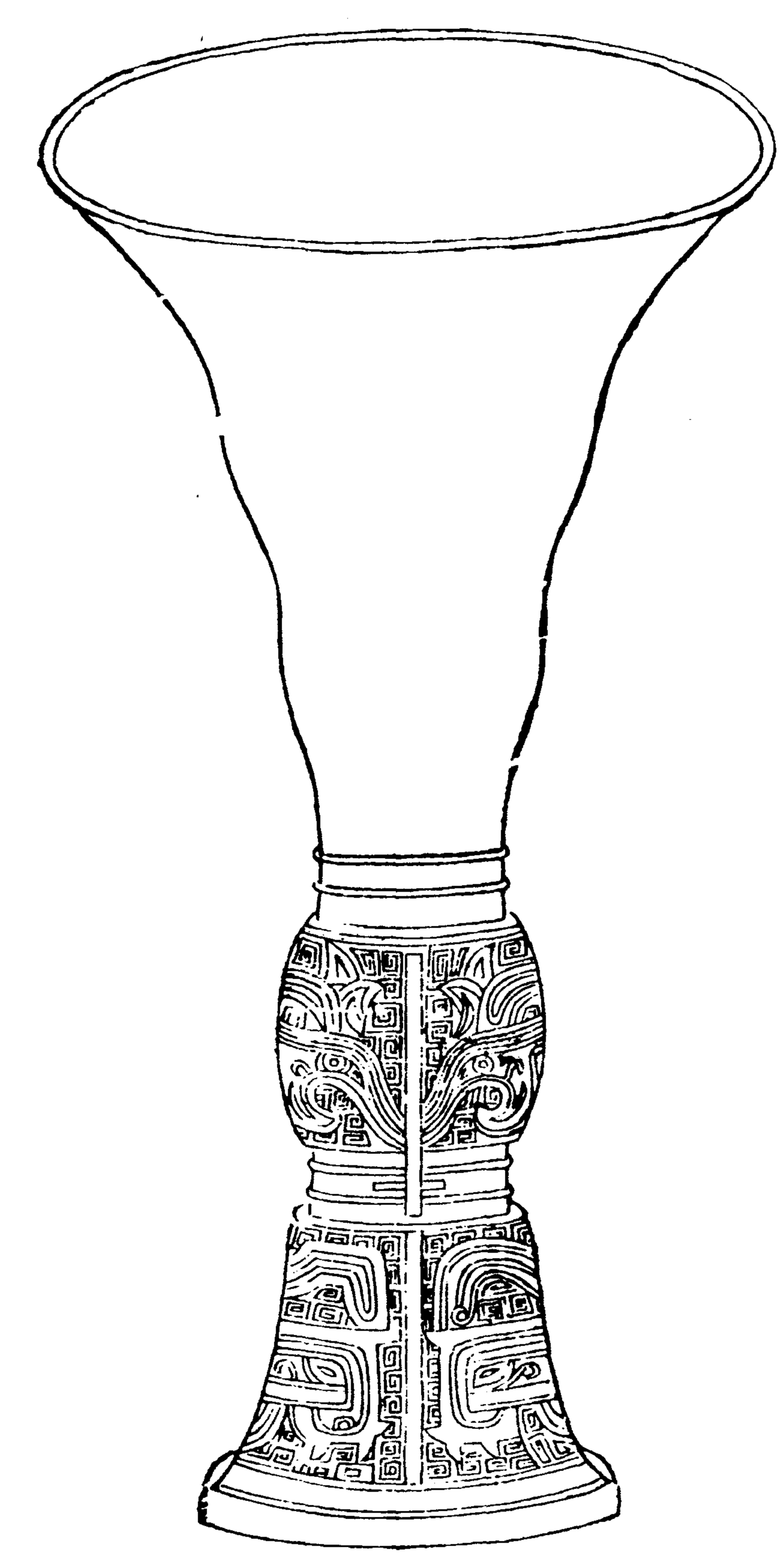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一分深四寸七分口徑四寸容四合重一十二兩有半無銘腹足遍以雷紋饕餮間飾胆設四山復錯雷篆是器比諸觚為㝡小然製作高古頗有商人之遺法但文特加勝殆周初物耶

周山雷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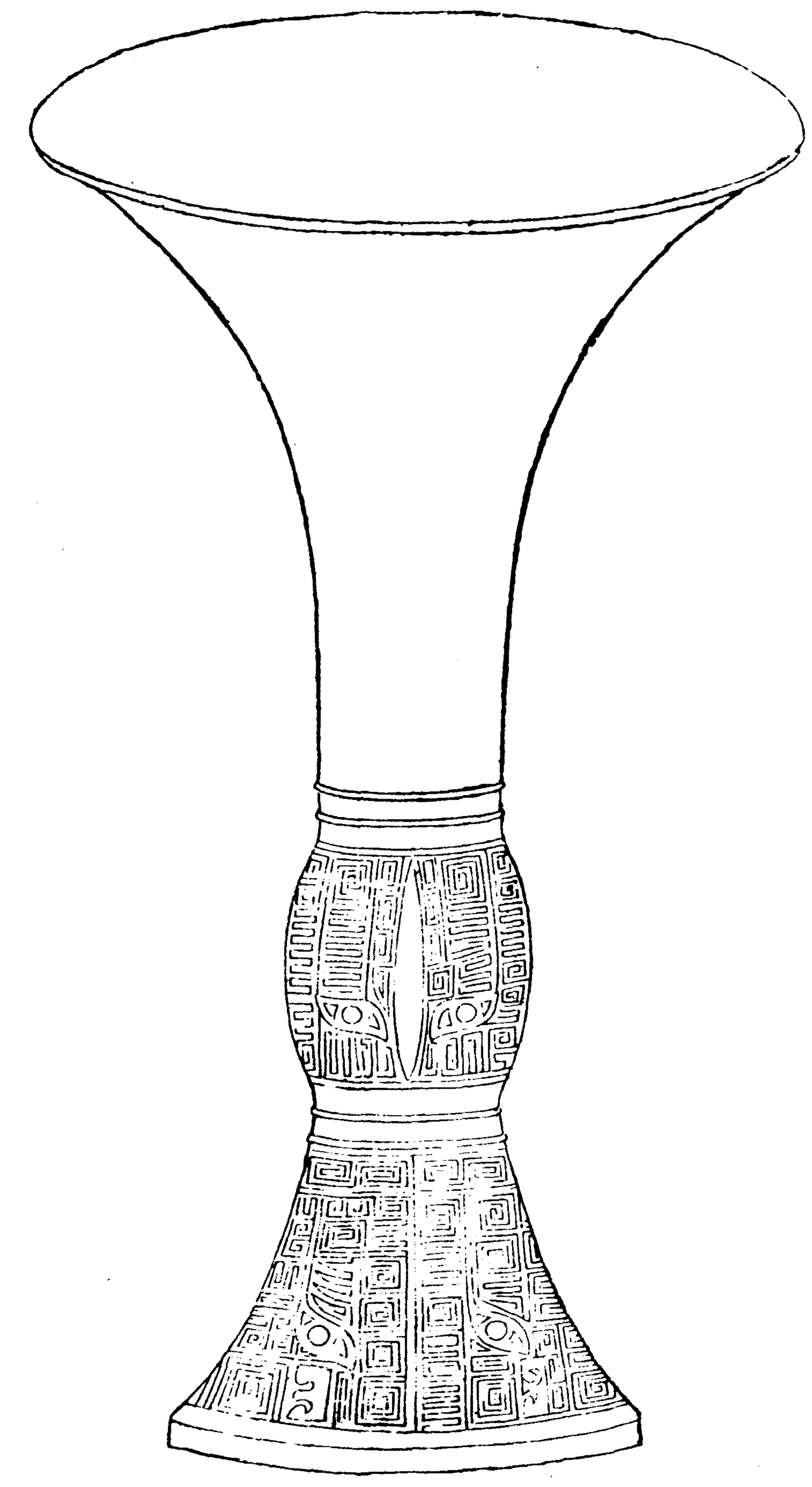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九分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二分
容八合重一斤九兩無銘是器純之外作四
山中分其體各為雷篆間以饕餮其稜四出
足以上致飾尤繁縟乃周文盛時物也

周蟠夔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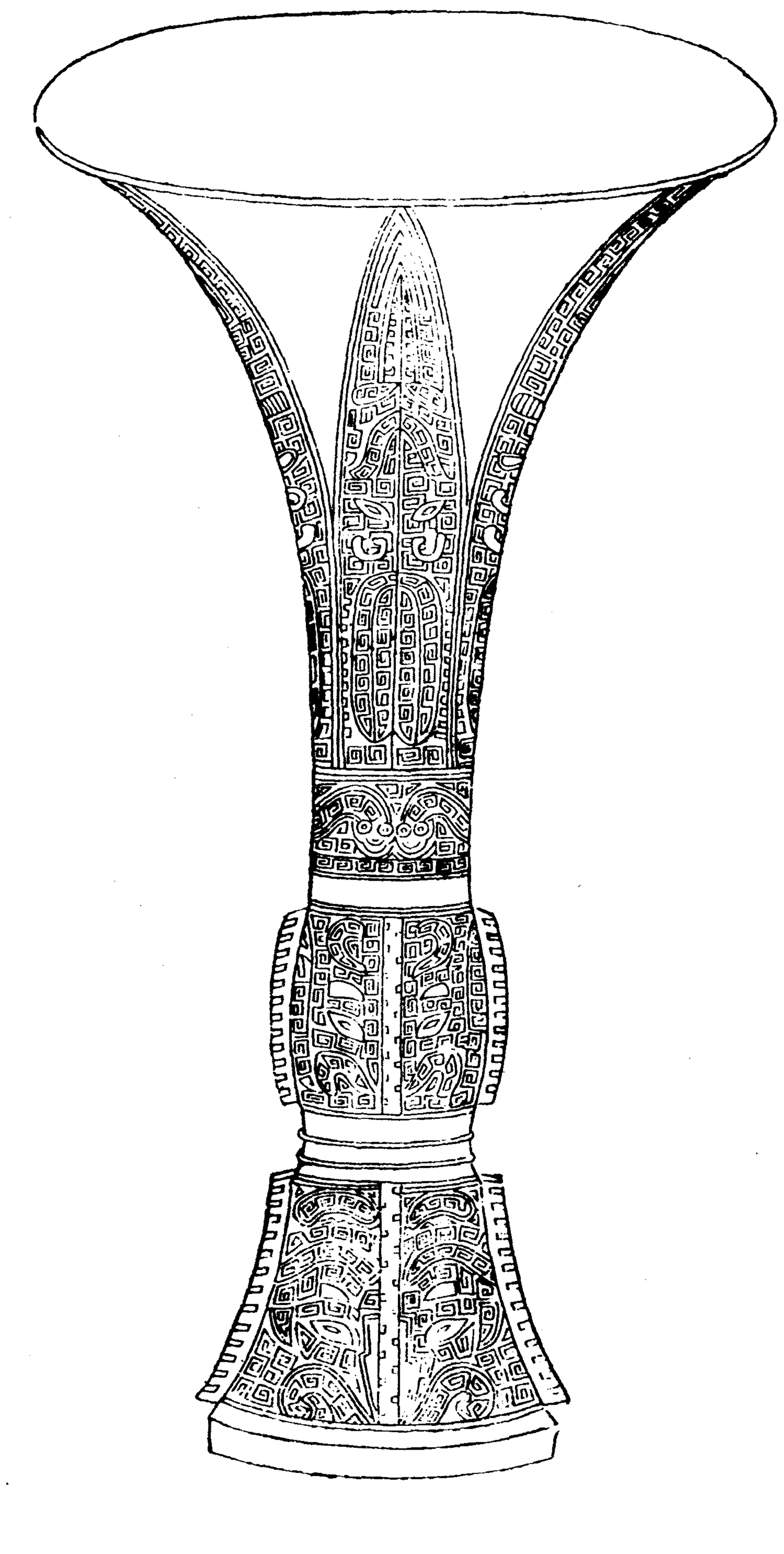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分深七寸九分口徑四寸八分
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一兩無銘腹間飾
以兩面饕餮足間作相顧蟠夔之狀比他觚
無稜郭豈非寓破觚為圜之意耶禮之不相
沿襲盖亦有所自矣

周饕餮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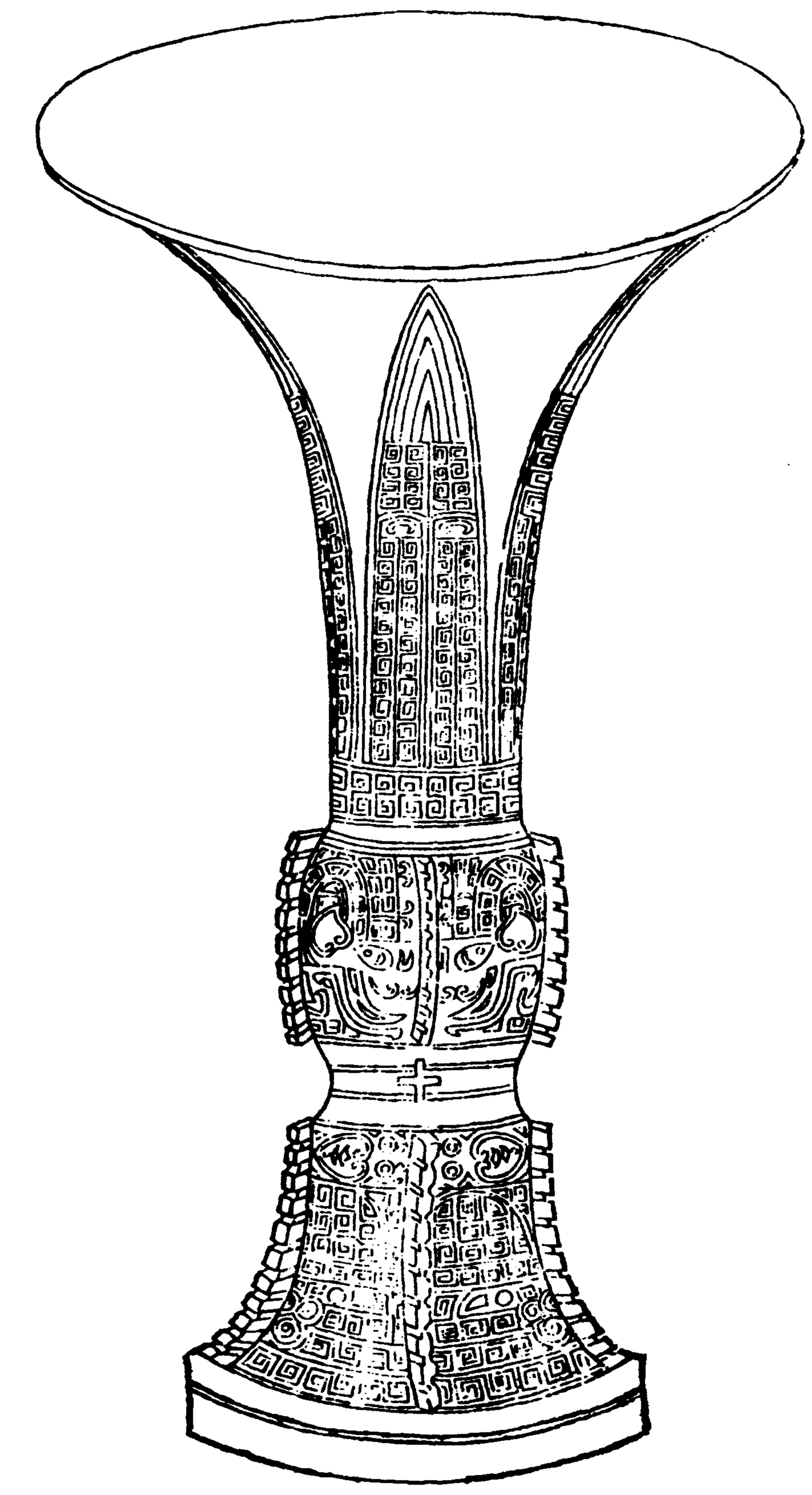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六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四寸八分容七合重一斤七兩無銘是器純緣不著文飾腹兩面有鼻為饕餮狀三代之器至食飲之具類設饕餮觚主飲故亦象此

周四阤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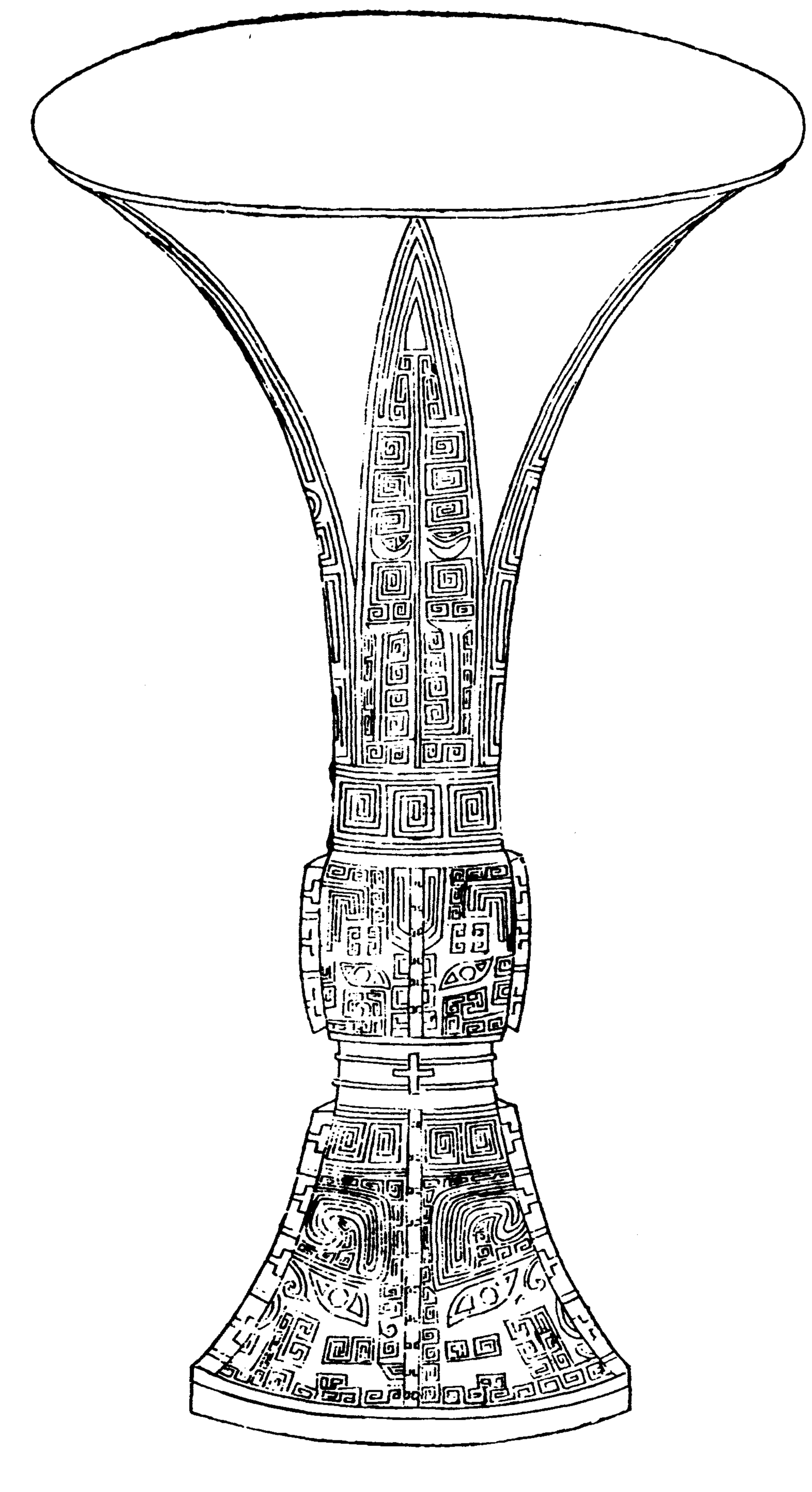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六分深七寸五分口徑五寸二分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五兩無銘四面皆飾阤形以雷紋間錯夫阤之求伸待雷而後動而雷之震驚必以其時觚飲器也其飲得不以時哉

周蟬紋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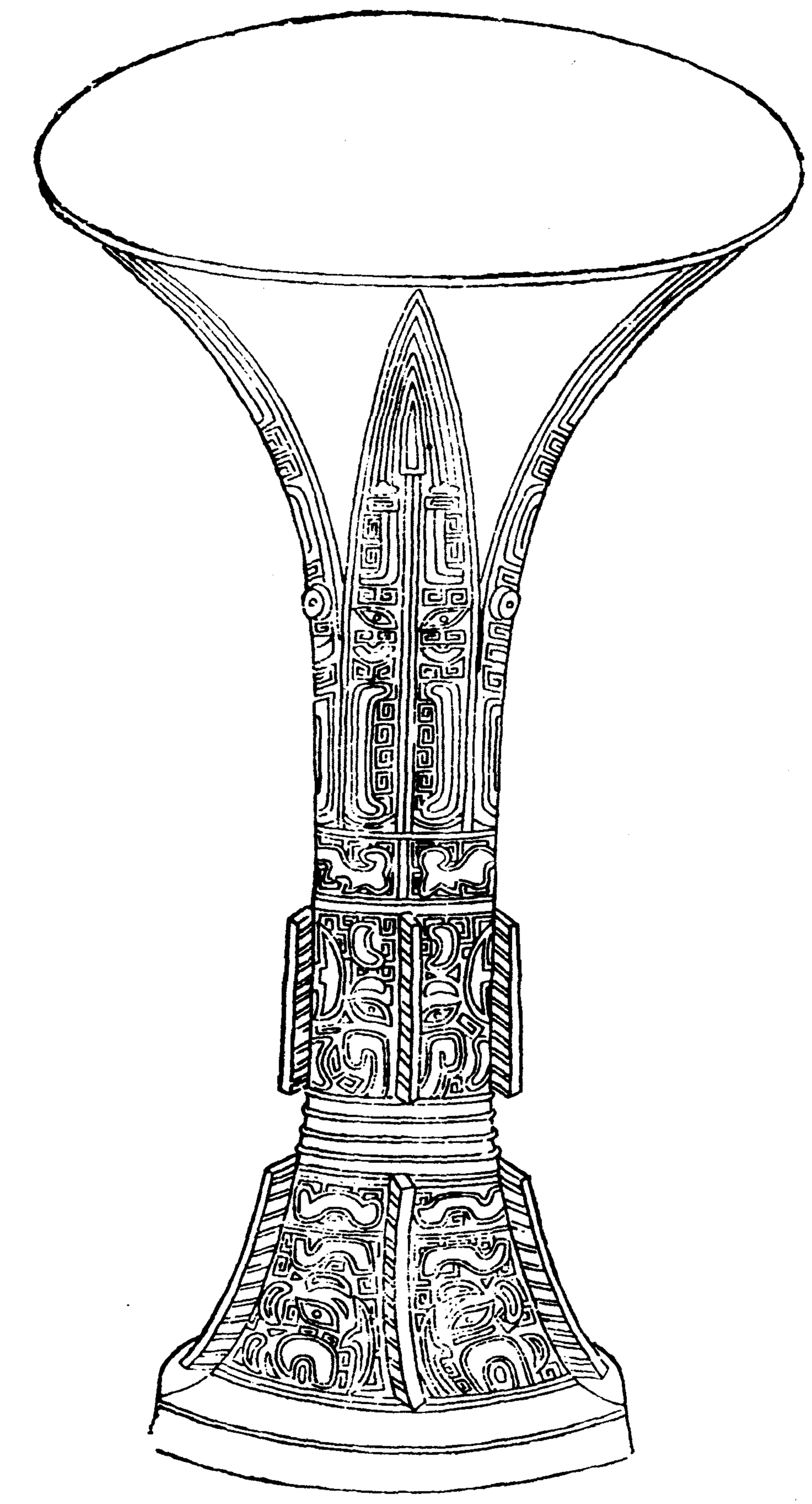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七分深六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四兩無銘通腹與足兩面為饕餮狀細錯雷紋足之上文以四蟬純之外飾以四山蓋蟬之為物捨汙穢而趨高潔者也古人取象於物豈無義哉

周雷紋四山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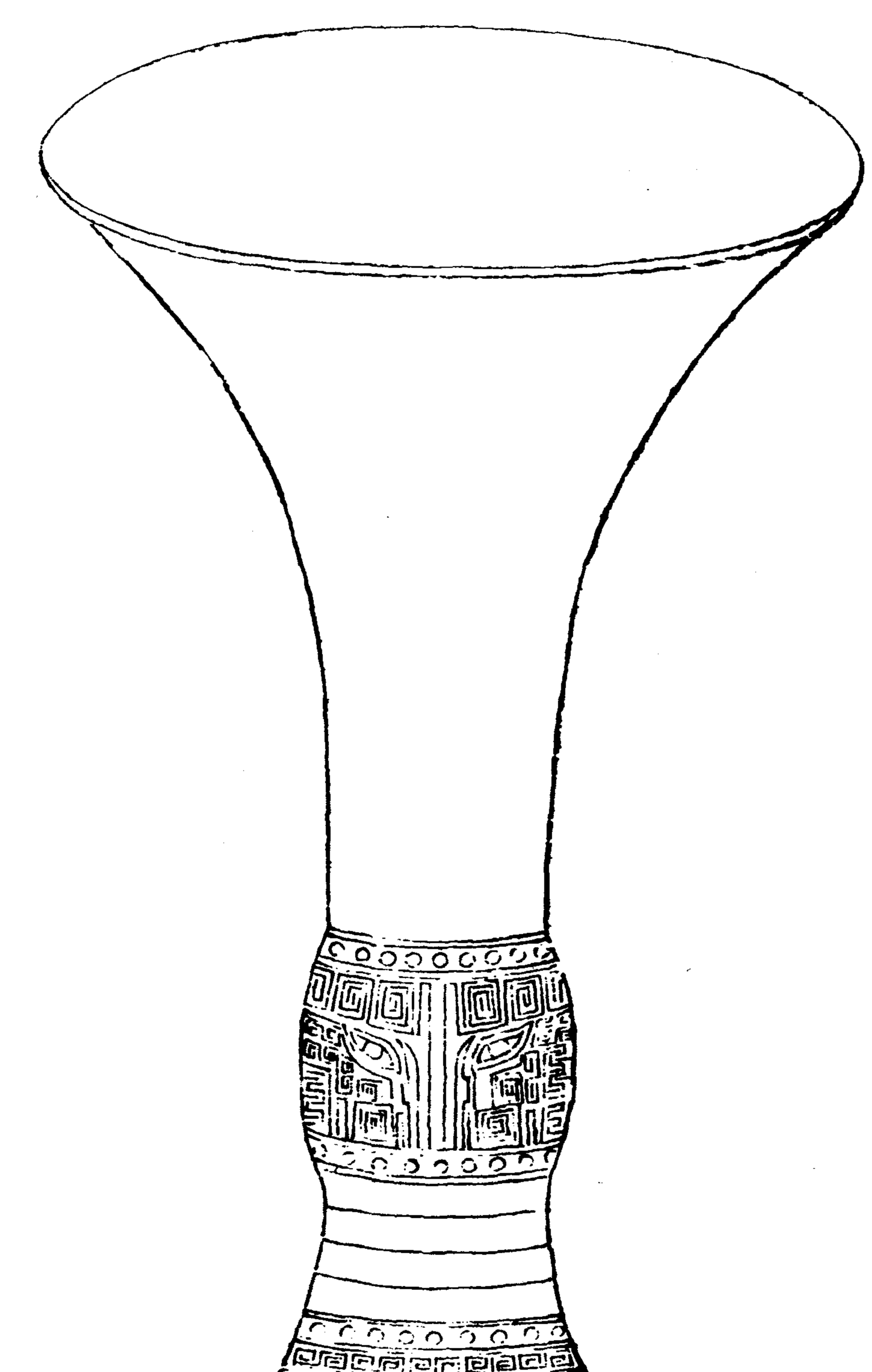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五分深五寸七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四兩有半無銘腹足之上作雙夔狀而雷紋間錯純之外飾以山形而下鏤以雷觀其取象於雷者足以示戒

周雲雷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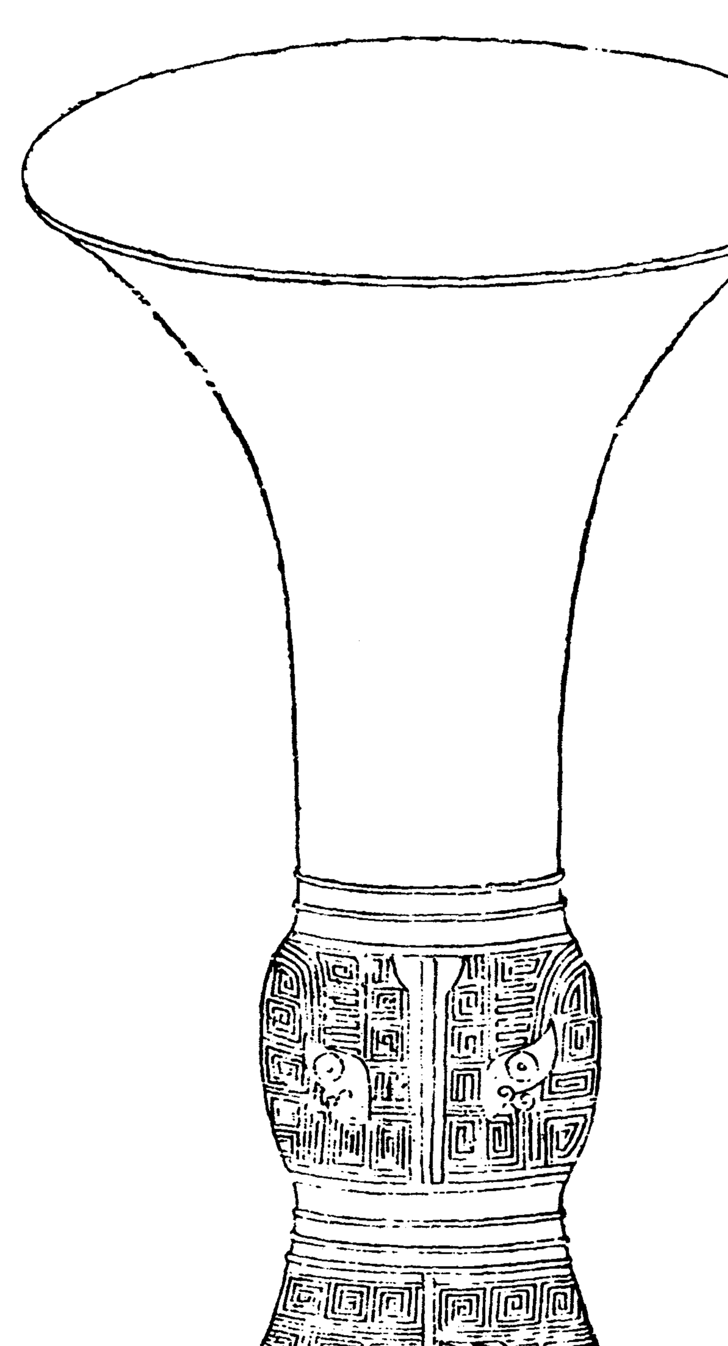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三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四寸八分容八合重一斤一十兩無銘觚之為飾類作山形間之饕餮雲雷之象蓋觚為飲器而取象制義皆存乎戒此器雖無銘款以考其世代而比商器則文繁縟故知為周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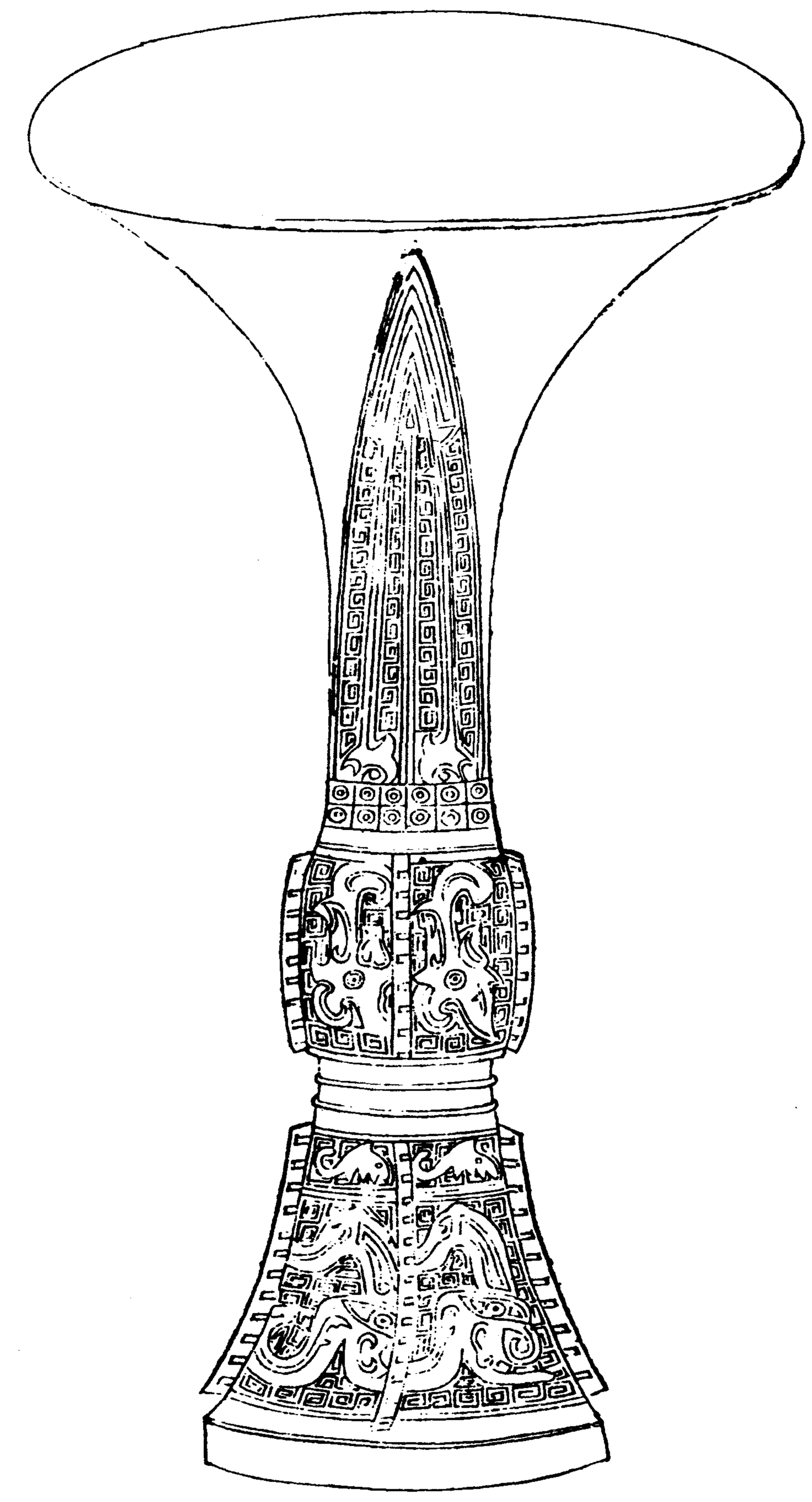
周雷紋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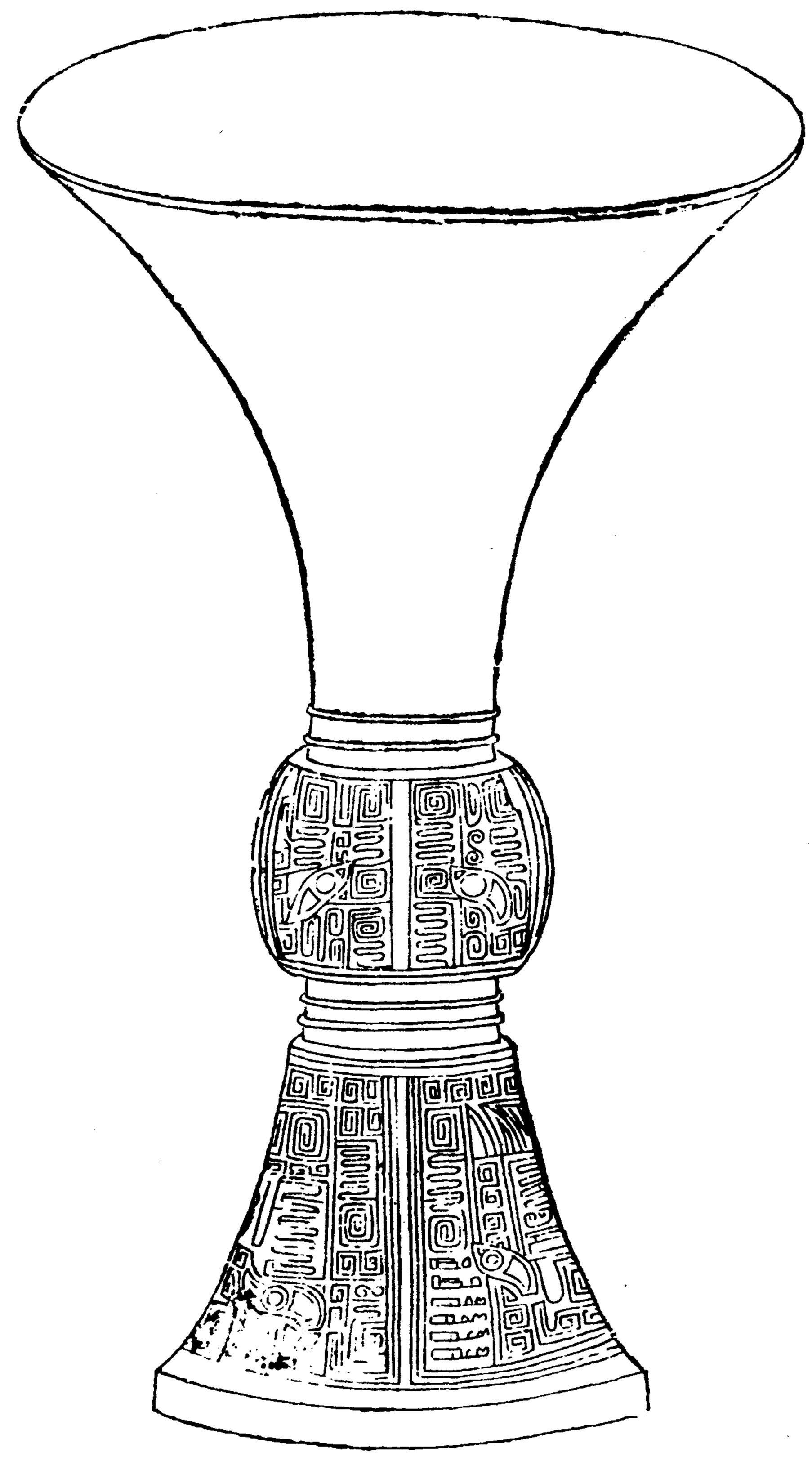
周雷紋觚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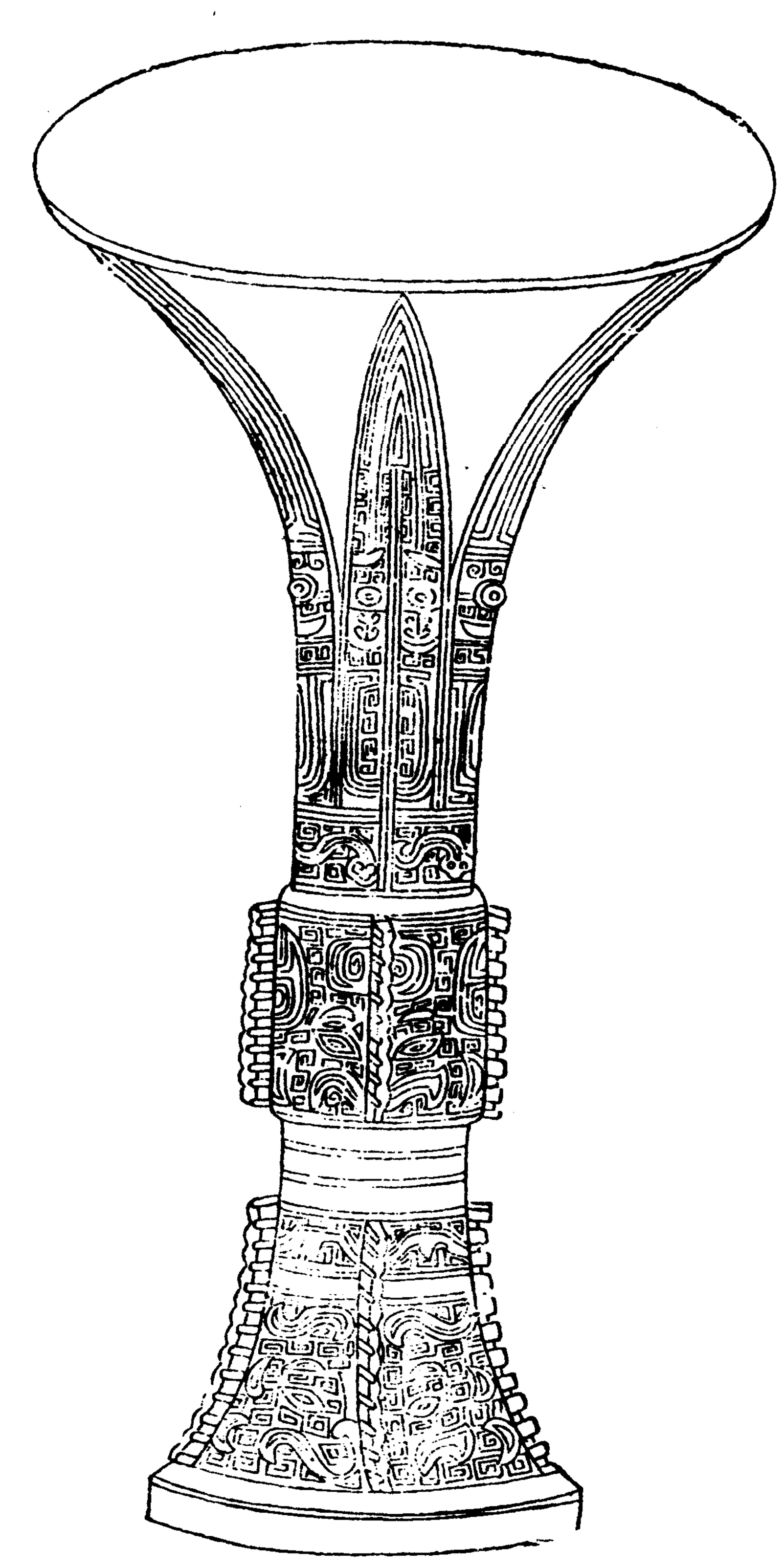
周雷紋觚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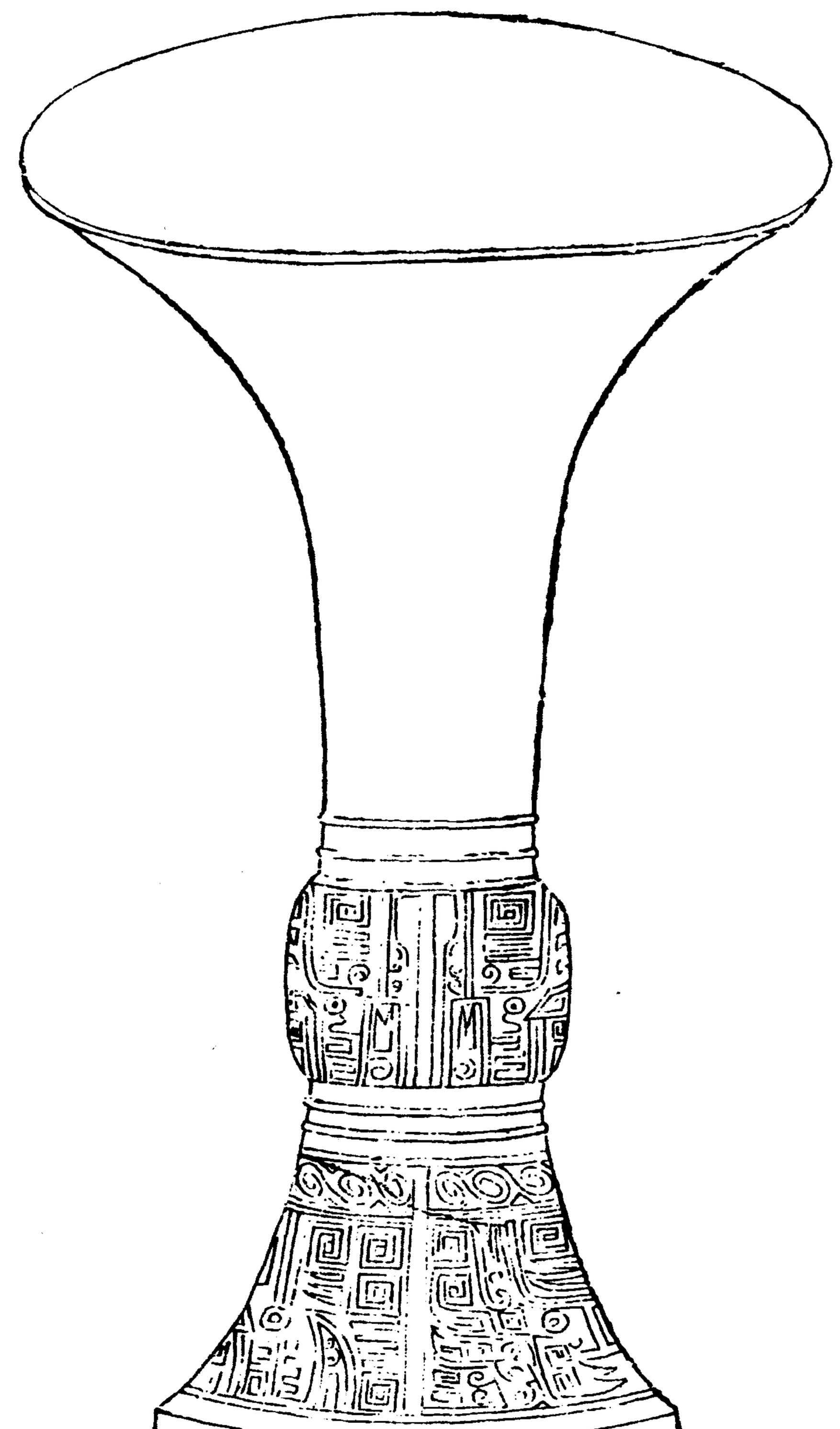
周雷紋觚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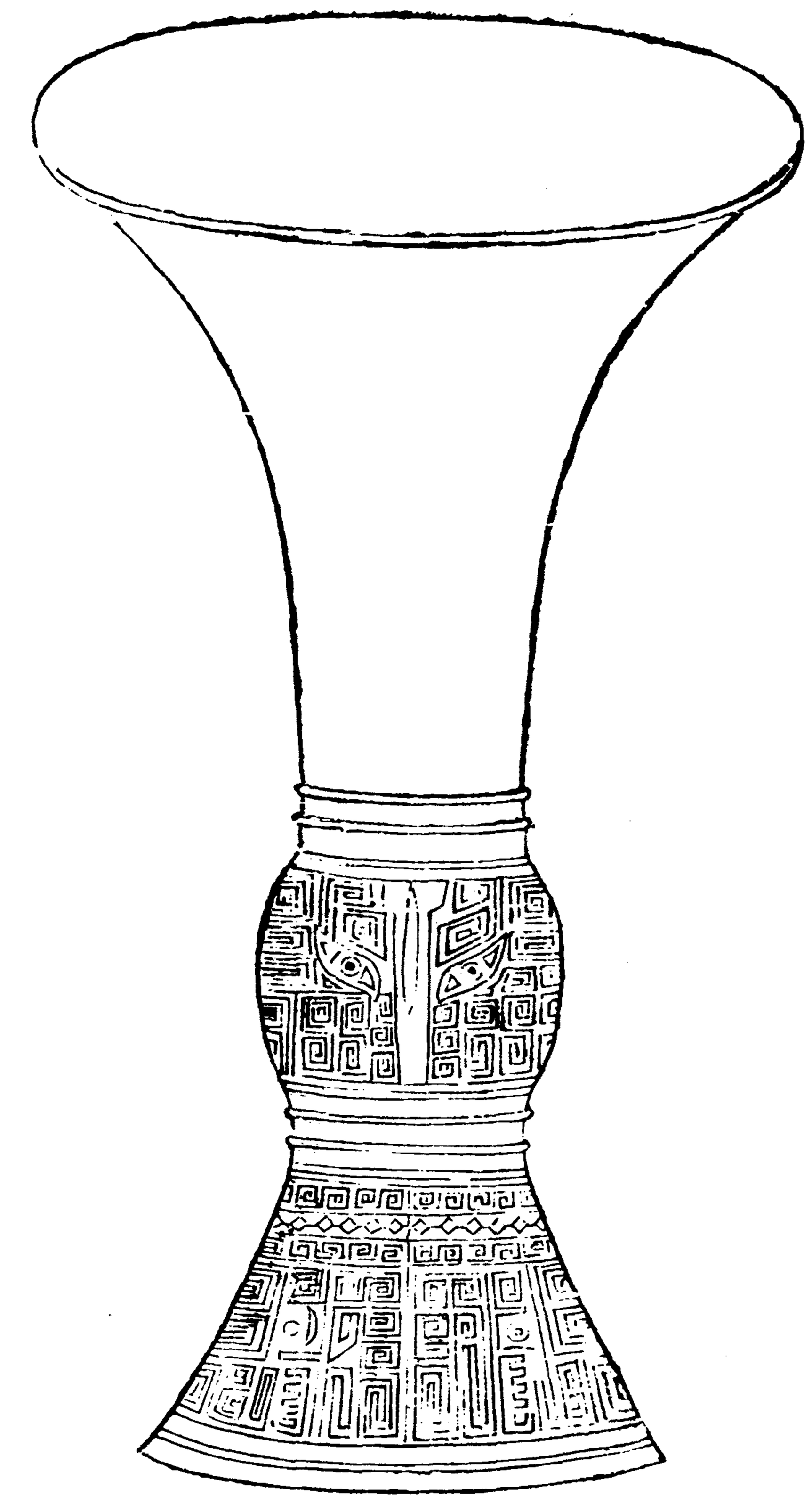
周雷紋觚五



周雷紋觚六



周雷紋觚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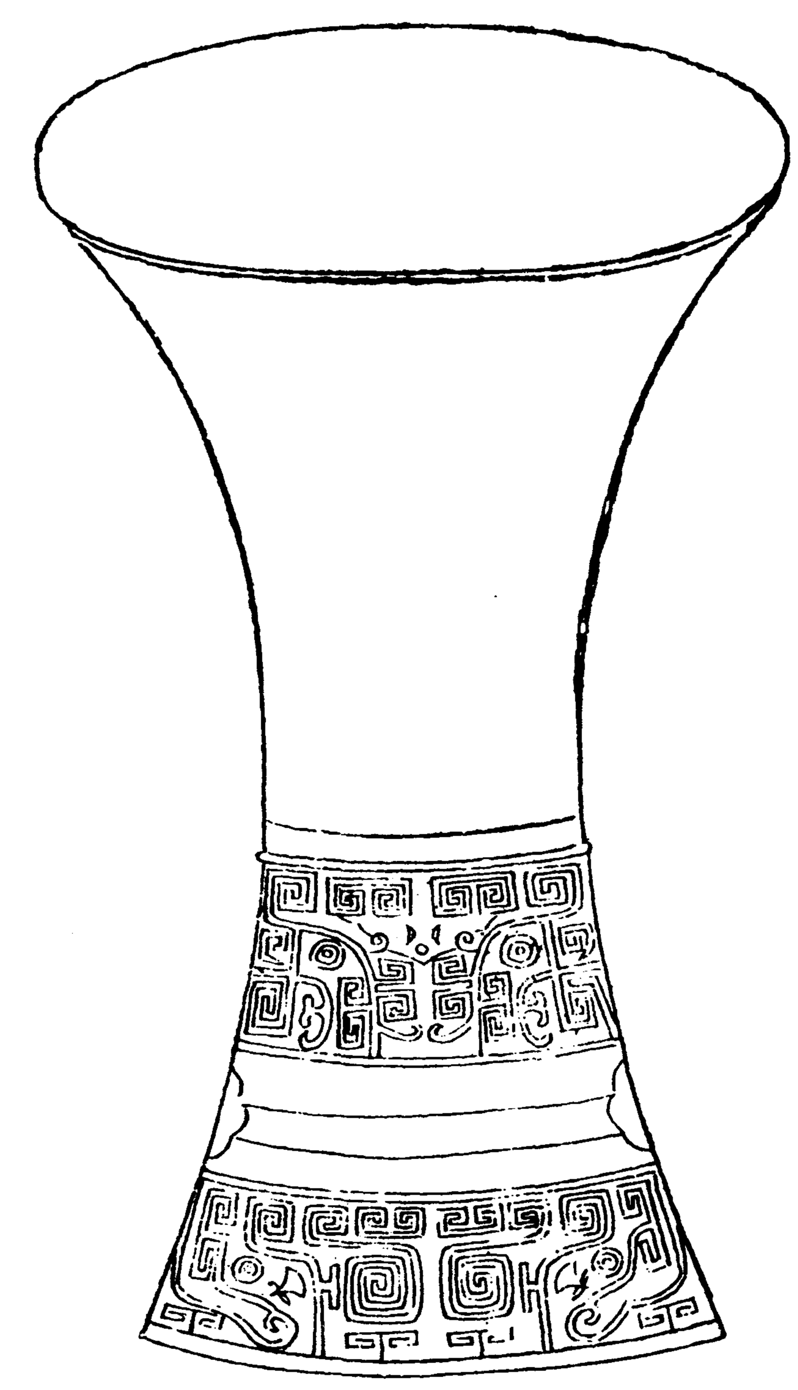


第一器高八寸五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四寸
四分容八合重一斤無銘
第二器高八寸四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
二分容一升重一斤五兩有半無銘
第三器高一尺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二分
容八合重一斤九兩無銘
第四器高九寸一分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
四分容一升二合重二斤五兩無銘

第五器高一尺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五分
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三兩無銘
第六器高八寸二分深五寸四分口徑四寸
七分容八合重一斤六兩無銘
第七器高七寸八分深五寸口徑四寸四分
容七合重一斤九兩無銘
右七器皆以雷紋饕餮為飾所異者第三器
腹足之間作四夔腹之上作四山周以雷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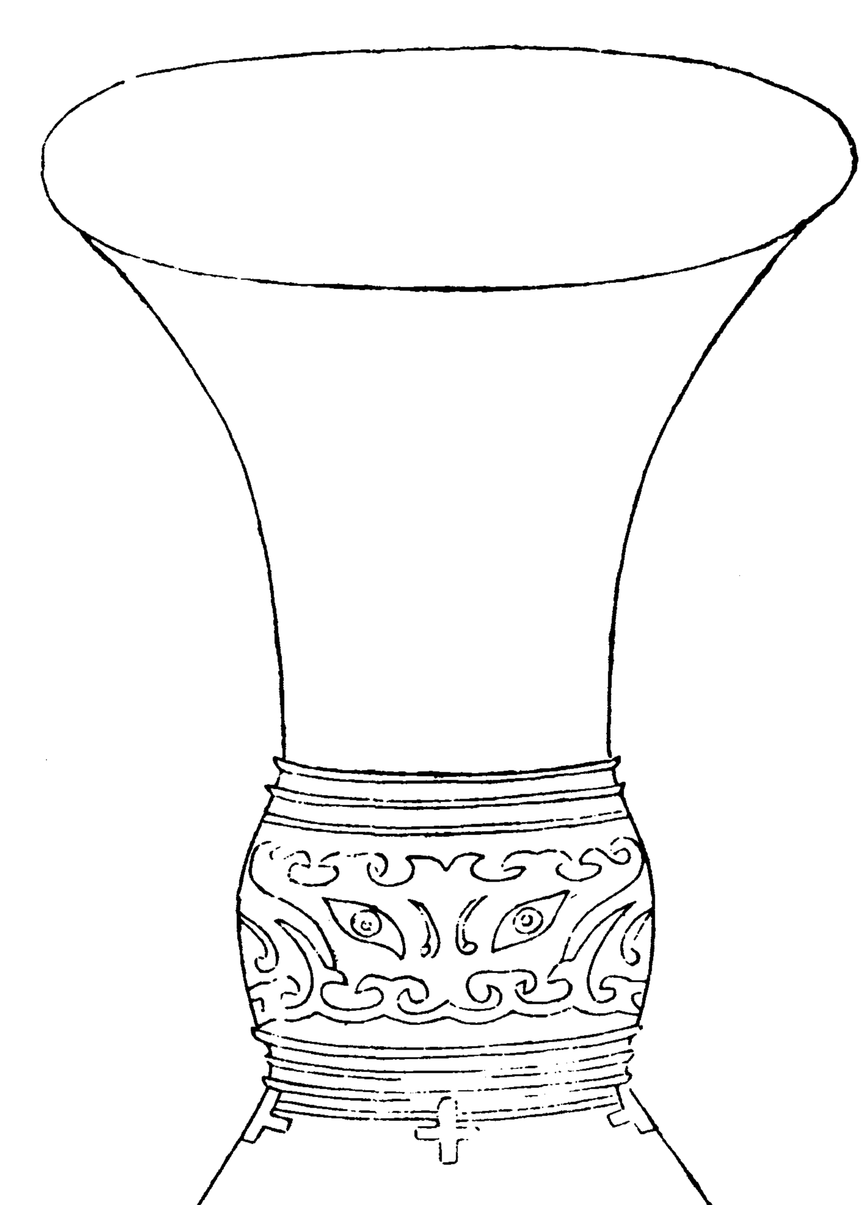
第五器腹足隱起饕餮純外有四山下為虺
形觚之為器戒心已黙寓其名而又類為饕
餮夔虺者是欲懲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小圜觚一



高六寸深四寸三分口徑四寸容六合重一斤一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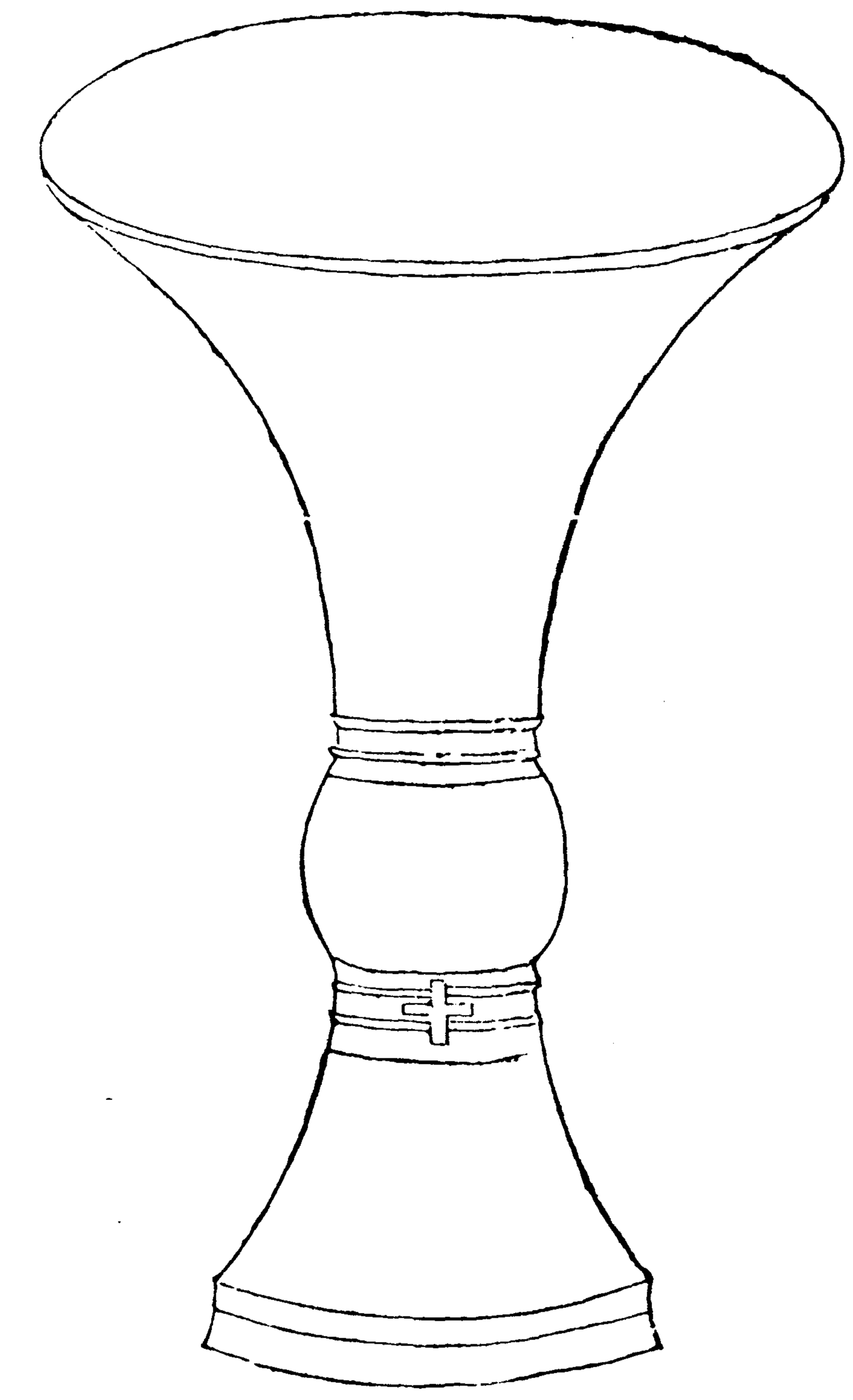
周小圜觚二



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四寸一分容八合重十有三兩無銘

右二器形制似觚而四隅無稜腹著饕餮惟後一器設飾少異方之諸觚而類皆短小亦可愛也

周素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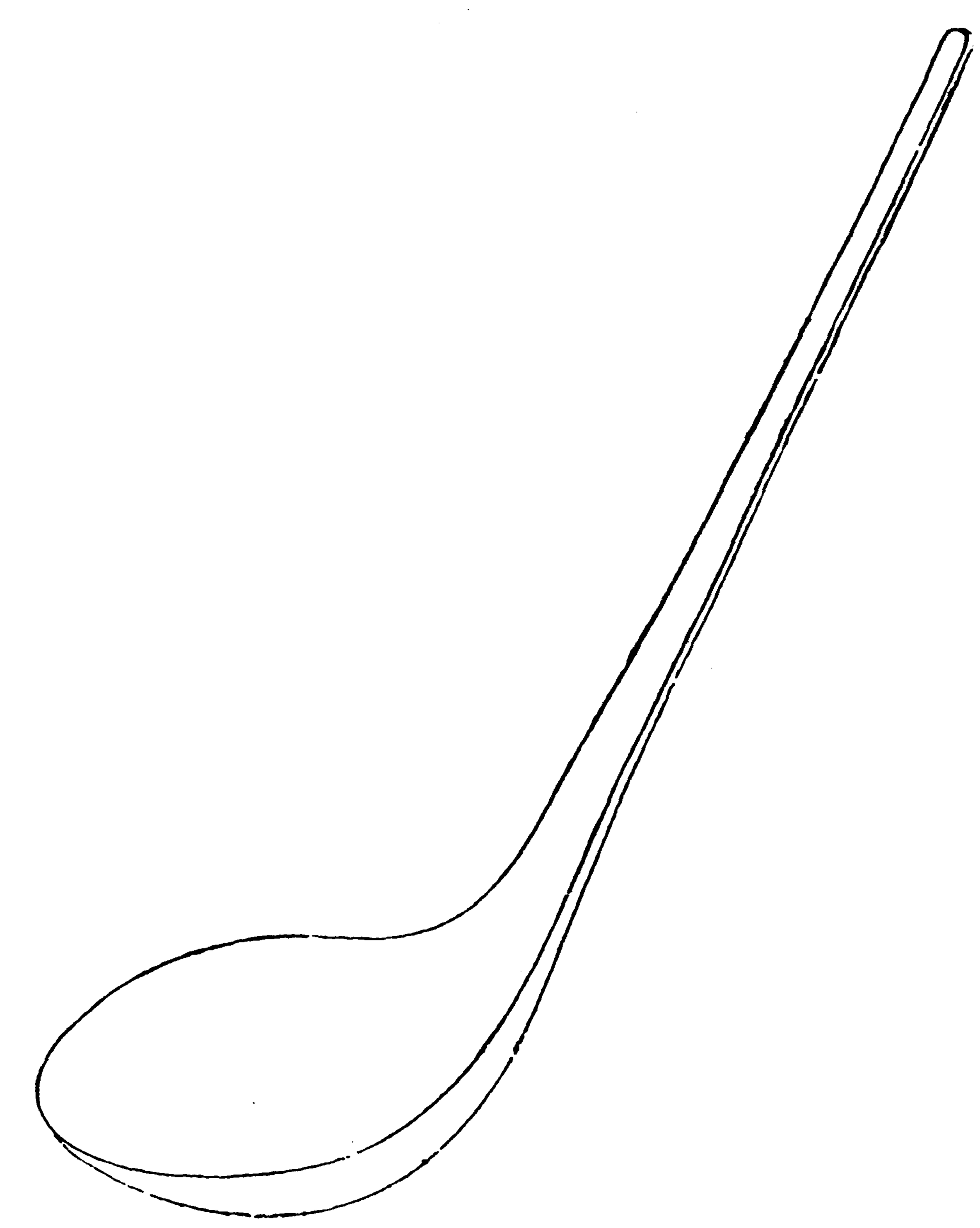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五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四寸容六合重一十三兩有半無銘凡觚之形必為觚稜狀或飾以山形以至作黄目雷紋種種之異然是器則自純緣而下通體皆純素足間兩旁又有竅略相通貫莫知其何所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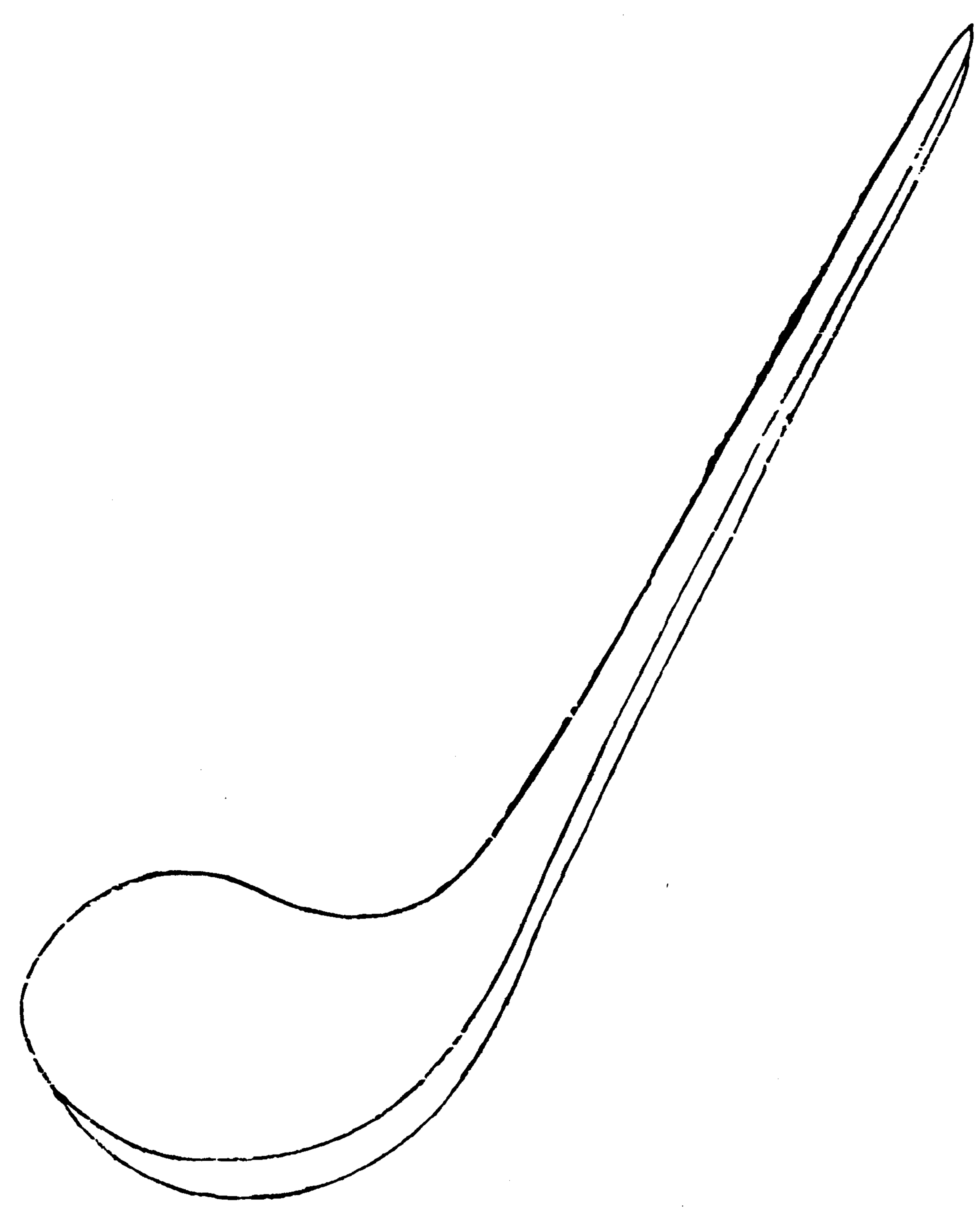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五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六

漢匏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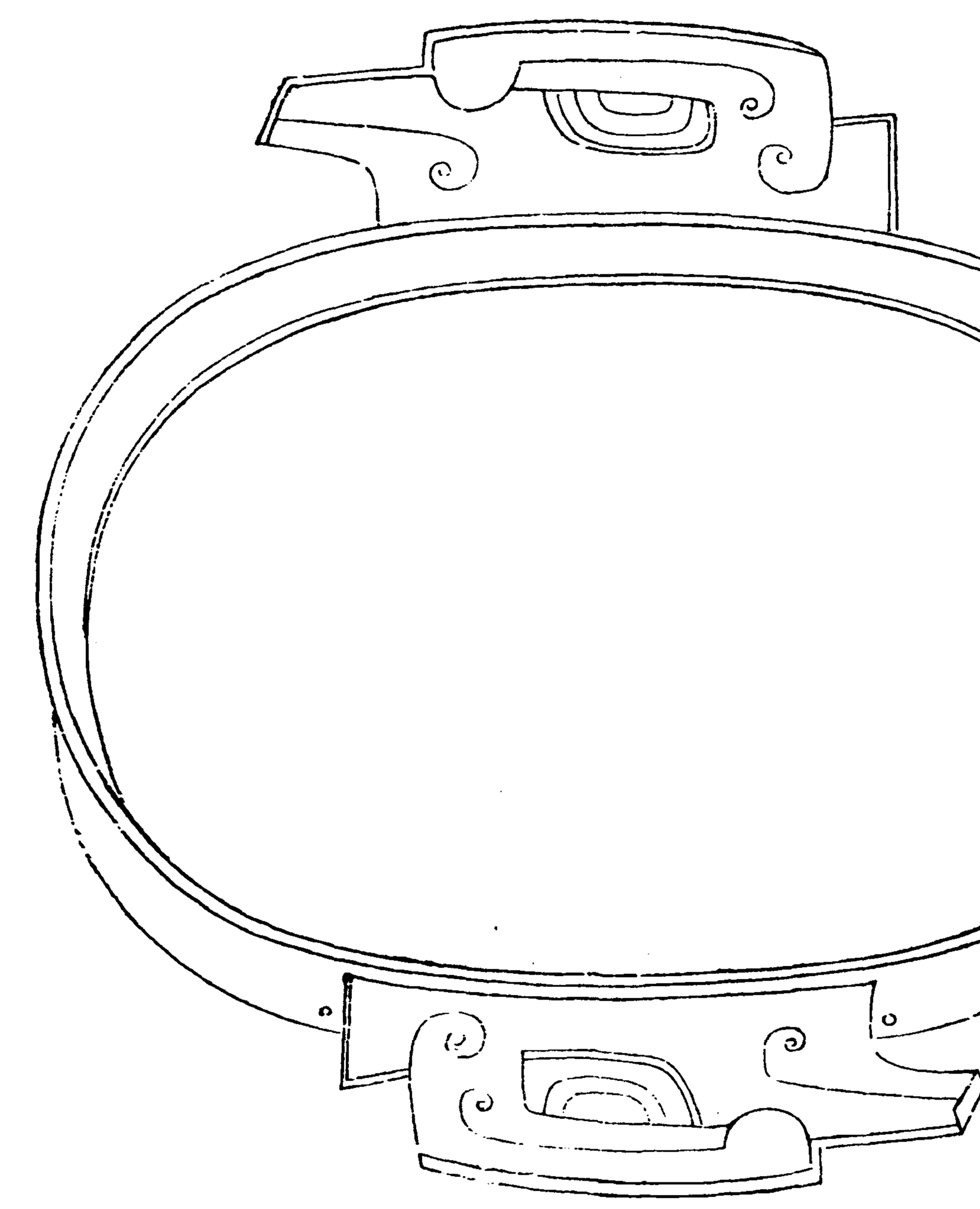


漢匏斗二



前一器長一尺一寸五分深一寸二分口徑三寸三分容三合重六兩有柄無銘
後一器長一尺一寸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寸六分容三合重六兩有半有柄無銘
右二器皆斗也如匏而半之樂之八音匏居一焉盖以象天地之性令斗取象於匏斯亦古人遺意歟

漢建光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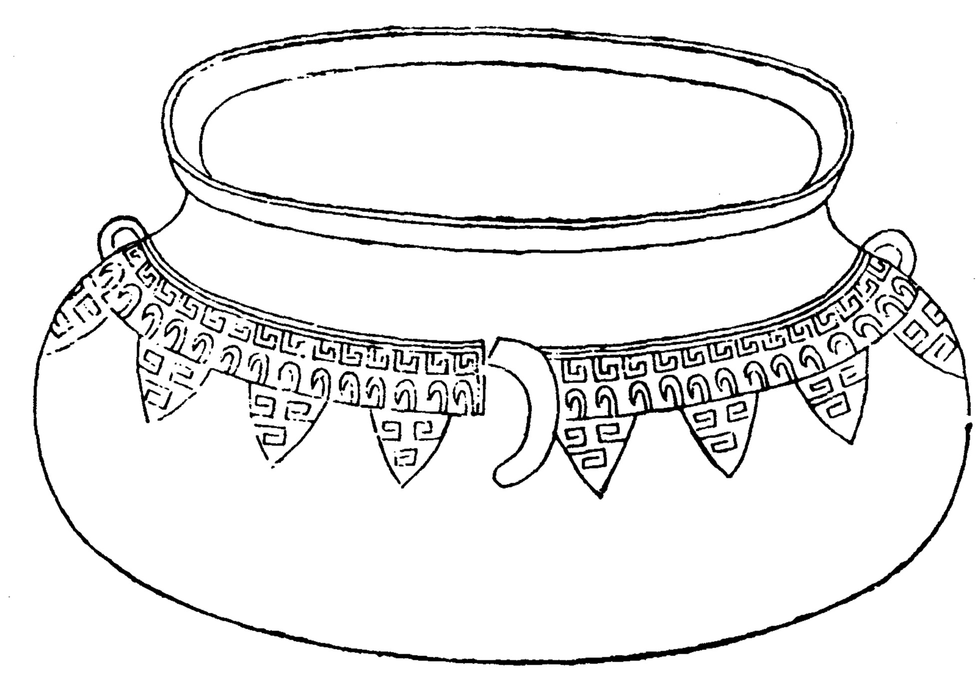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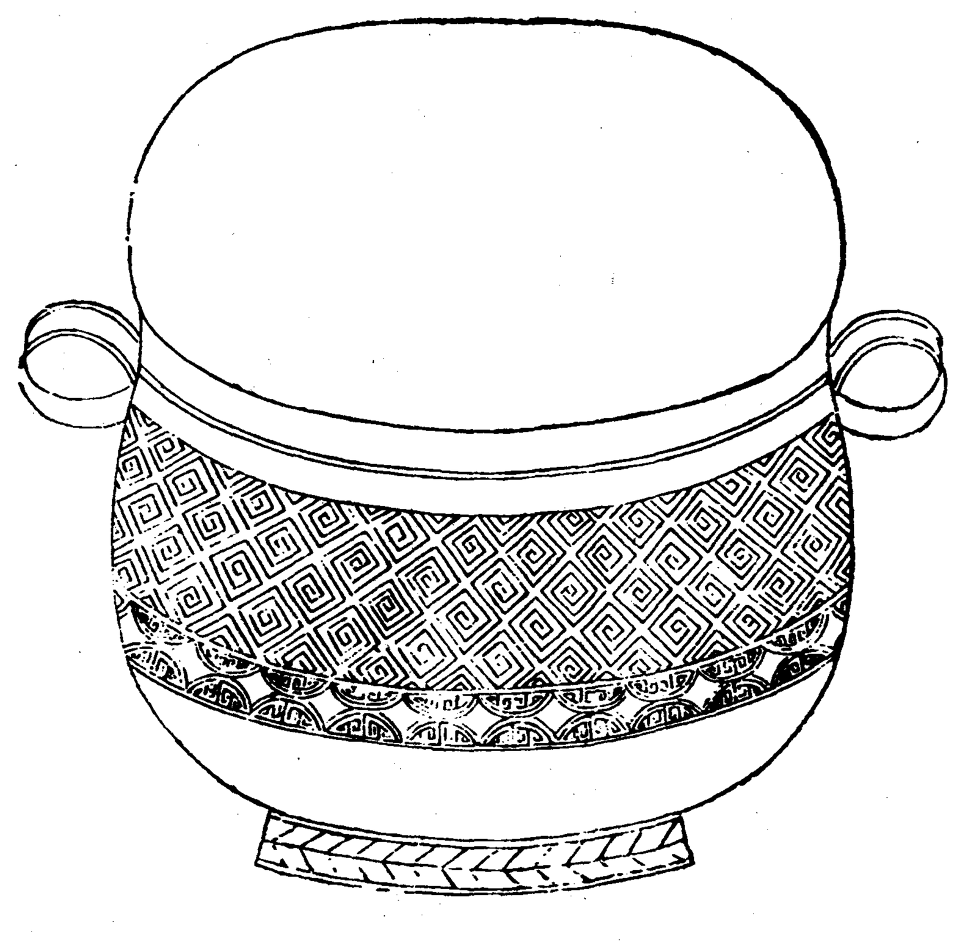
建光中室有四

右高四分口徑長七寸一分闊四寸三分重十有二兩兩耳銘六字曰建光中室有四按東漢孝安帝即位之十六年名其年紀曰建光是器蓋於建光中造也中室之稱者宜其有五室而此特中室之器耳蓋漢武立帳則有甲乙言中室有四則其他亦或有數也是器之形若桮圈而復有兩耳以金塗之圈之口已下不完蓋所得之處如此惜乎不全耳兩耳回旋不齊蓋於製作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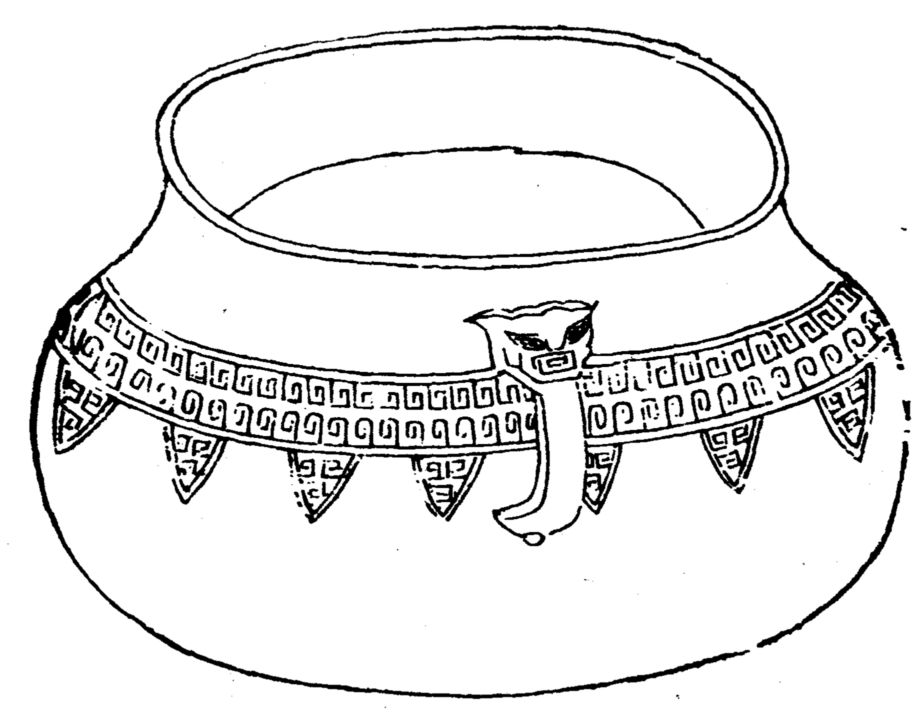
漢蟬紋巵



漢雲雷巵



漢螭首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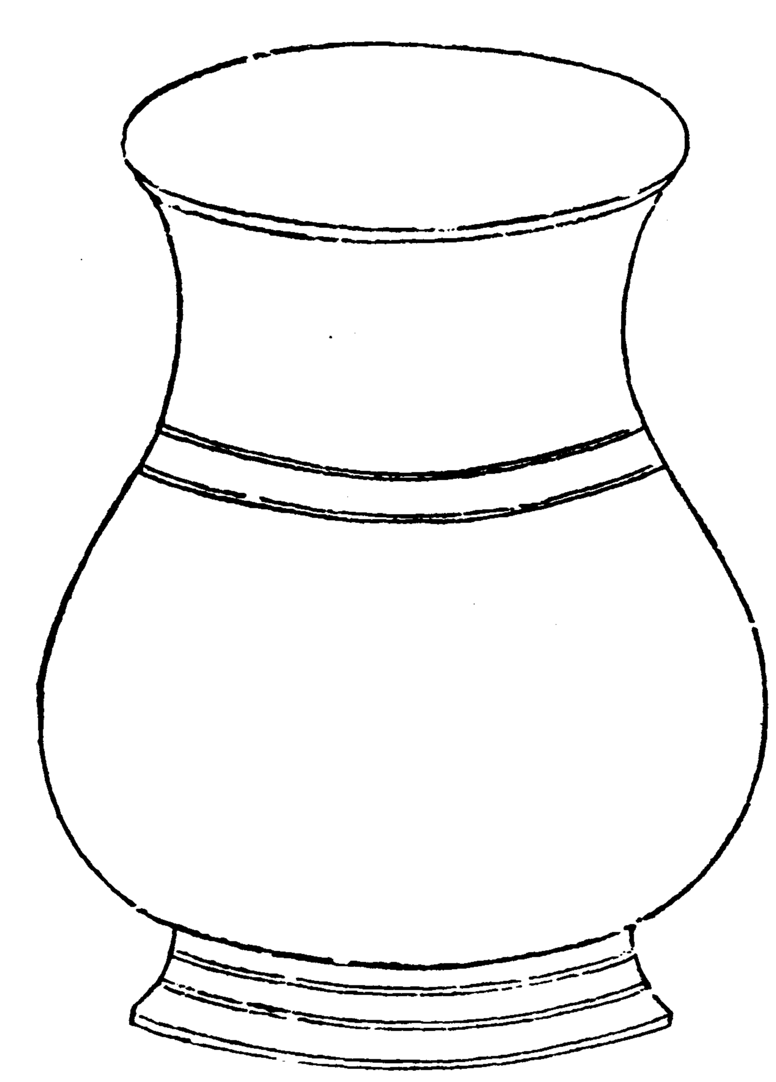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二寸五分深二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一分容九合重一十二兩有半兩耳有鋬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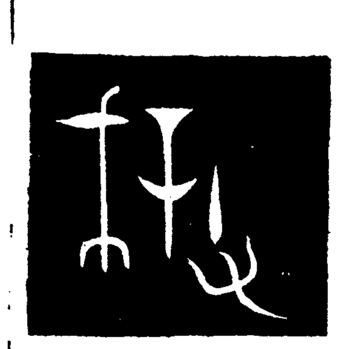
次一器高二寸四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五分容八合重六兩兩耳無銘

後一器高二寸二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一寸八分容八合有半重七兩兩耳有鋬無銘

右三器皆巵也巵之為義上窮而危一而節則無危矣謂之巵已寓戒於其間也一為圈足二無足而平取清高而不貪則著之以蟬紋欲時動而澤物則文之以雲雷至於飾以螭首又欲其仁威無濟也按周之酒壺亦有以交螭為飾者蓋仁以相交威以有制古人飲器其著戒也大率如此

商立戈父辛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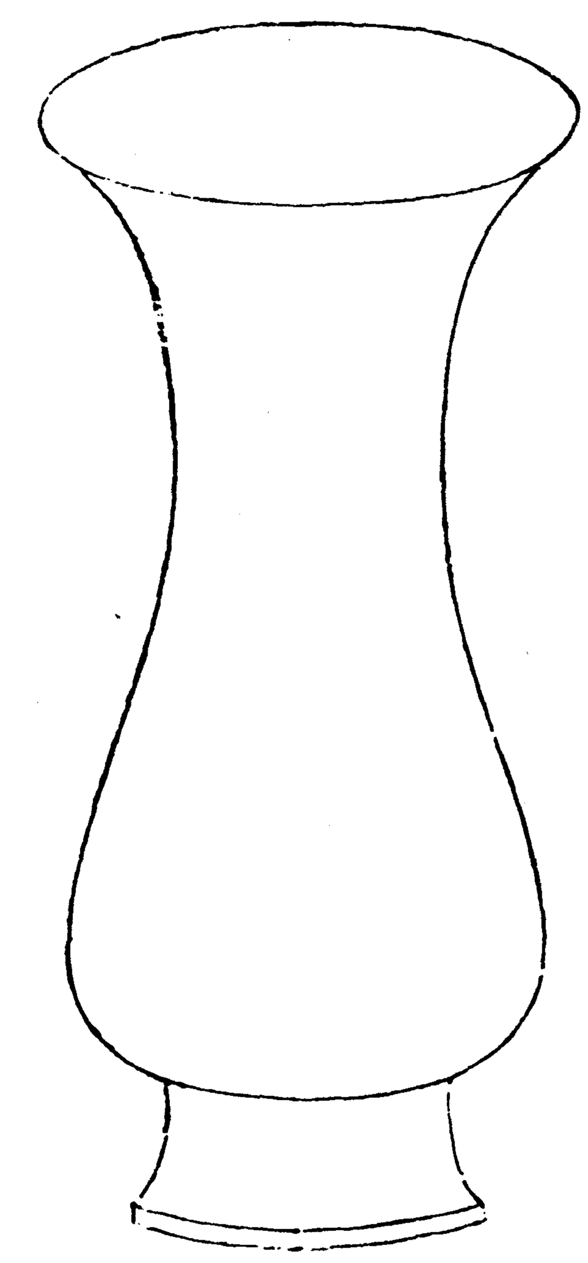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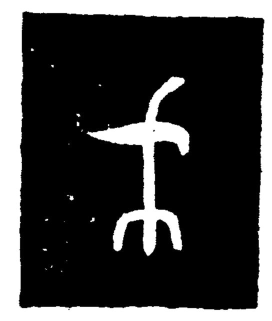


父辛
立戈形

右高三寸九分深二寸四分口徑長三寸闊二寸六分容六合重一十三兩有半銘三字曰戈父辛蓋父辛者稱其號立戈者表其功也是器純素無紋形制比他觶而橢以商言之爵也觚也觶也皆有立戈之形類銘之父辛此為商器斷可見矣

商立戈觶





立戈形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口徑二寸七分容四合重八兩銘作立戈形其制比他觶為特圜且無文飾真商器也夫戈戟者刺而傷物銘以著之蓋將以貽酒戒而觶之為義取夫其窮為單亦曰飲以禮而不可過也古人寓諸形器豈苟然哉

商山觶



右通蓋高五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六分容八合共重一斤十有四兩無銘是器觶也通體作雷紋間以饕餮紈緣下環以十二山今尊罍甗爵類以山形為之飾觶其類也故設飾略相似獨比他觶有蓋雕鏤尤工為可寶者

周父貝觶





何作人執木形
亞形中父貝○丁辛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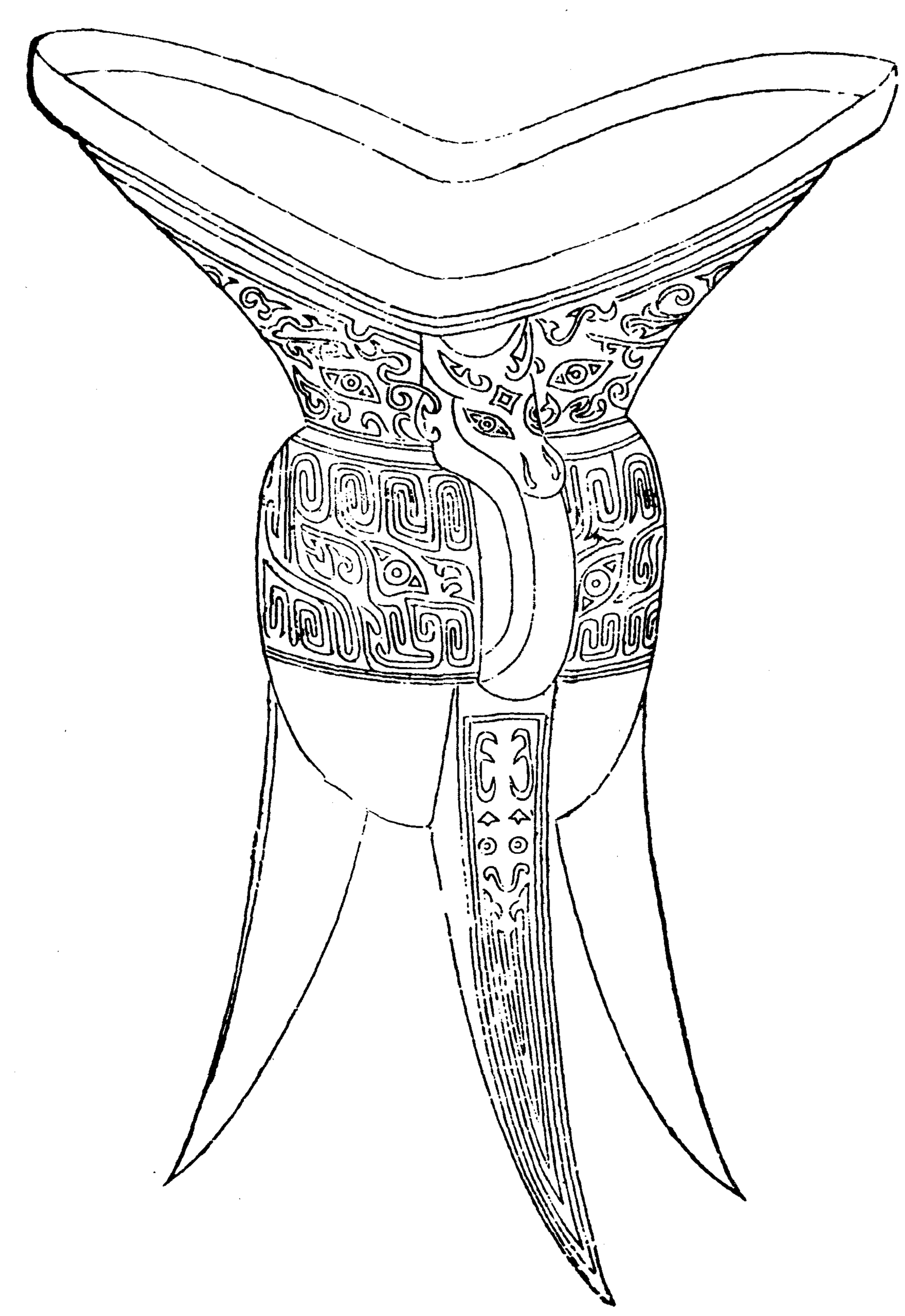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七分深四寸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二寸二分容五合重九兩三錢銘十一字曰何作父貝丁辛尊彝又寓之以象其制圜而橢旁著饕餮之紋足有四目以取尊寓黃目之意其腰則雷紋饕餮互為盤結稽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者書其名也而是觶則設之祭祀燕享之間所不可廢者此書名所以示其謹耳

周饕餮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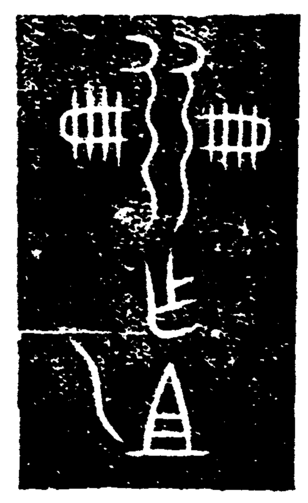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二寸七分闊二寸一分容五合重一十二兩有半無銘夫觶在飲器中所取寂寡然昔人於此防閑其沉湎淫佚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先王慎微之意焉

周雙弓角



器



冊雙弓作祖乙冊

鋬



亞形中倒戈

右高八寸三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三寸一分容七合重二斤二兩有鋬器與鋬銘共八字曰作祖乙爲雙弓之形旁作兩冊又爲亞形中有倒戈是器略類父己角而特小兩面爲雷紋饕餮鋬飾以牛首然兩弓狀皆弛而不張盖示其櫂德不觀兵之義亦若倒戈示其不用耳古者有文事必飾之以文有武備必飾之以武於其大饗之禮猶有白黑形鹽以昭其武而況用於飲器間哉勝者飲不勝於習射固存此義則夫象諸形器者可後是哉

漢犧首杯



右高二寸七分深二寸六分口徑二寸三分闊三寸二分容三合共重八兩鼻連環索無銘是器作牛首頸頷狀可為飲器角間又絡以絢紐仍以魚骨小索貫其鼻而鎔冶之工非今人可到詩所謂酌彼兕觥者其近似之

敦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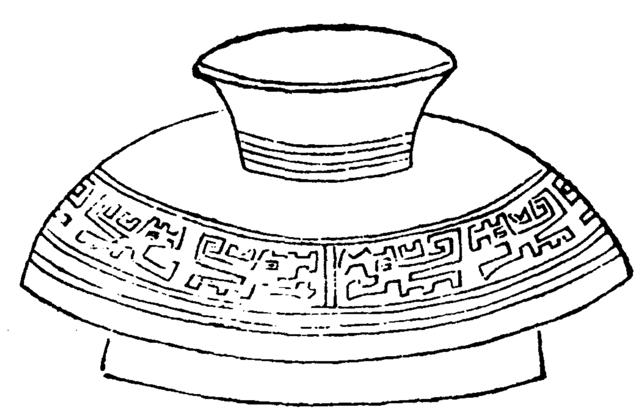
厥惟禮初汙尊抔飲蕢桴土鼓惟時通誠導和而鬼神可致若乃後世烝享盡九州之味韶濩備九成之舉然後視禮初之制者為不足施於今是豈古拙而今乃工耶此制作之君與時為損益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亦非好異而作古也時異則迹異耳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用瓦中古則用金或以玉飾或以木為以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為會無耳足者以為廢或與珠槃類或與簠簋同以名求之則名不同或以為土簋或以為玉盦以用求之則用不同或以盛血為尸盟者之所執或以盛黍稷為内宰之所贊以數求之則數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小宰則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此敦之制故不可以類取之也今歷觀

其器書畫蟲鏤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求合於古則不可得而定論故今所見形器一體而類多者有若鼎三足腹旁有兩大耳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却之可置諸地者如郘敦伯庶父敦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其間形器不一方之郘敦諸器小異而無蓋若哆口圈足下連方座者毀敦是也上鈕兩耳者周姜敦是也耳有珥足作圈者伯敦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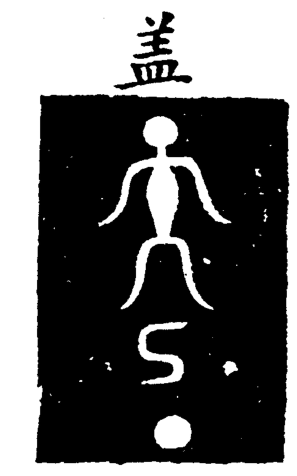
敦周虔敦是也自毀敦而下四器雖形器不一終不失敦制而又皆銘之為敦因以附諸敦之末豈古人制器與時為宜而有所不同耶抑道喪禮壞度數與之為因革也於是若稽上古而議禮之臣因兹以成一代之典由是禮文燦然革弊陋於前古可謂盛矣彼若禮圖之制鏤龜為蓋繪形赤中與古制無略似者殆亦學禮之士沿襲傳注之謬補遺完缺止能傳其所聞使夫觀乃器稽乃時雖俟百世其無惑矣

商己丁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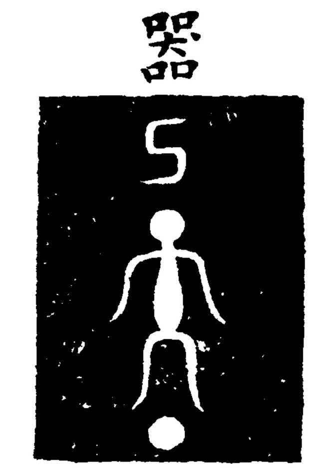


蓋



孫己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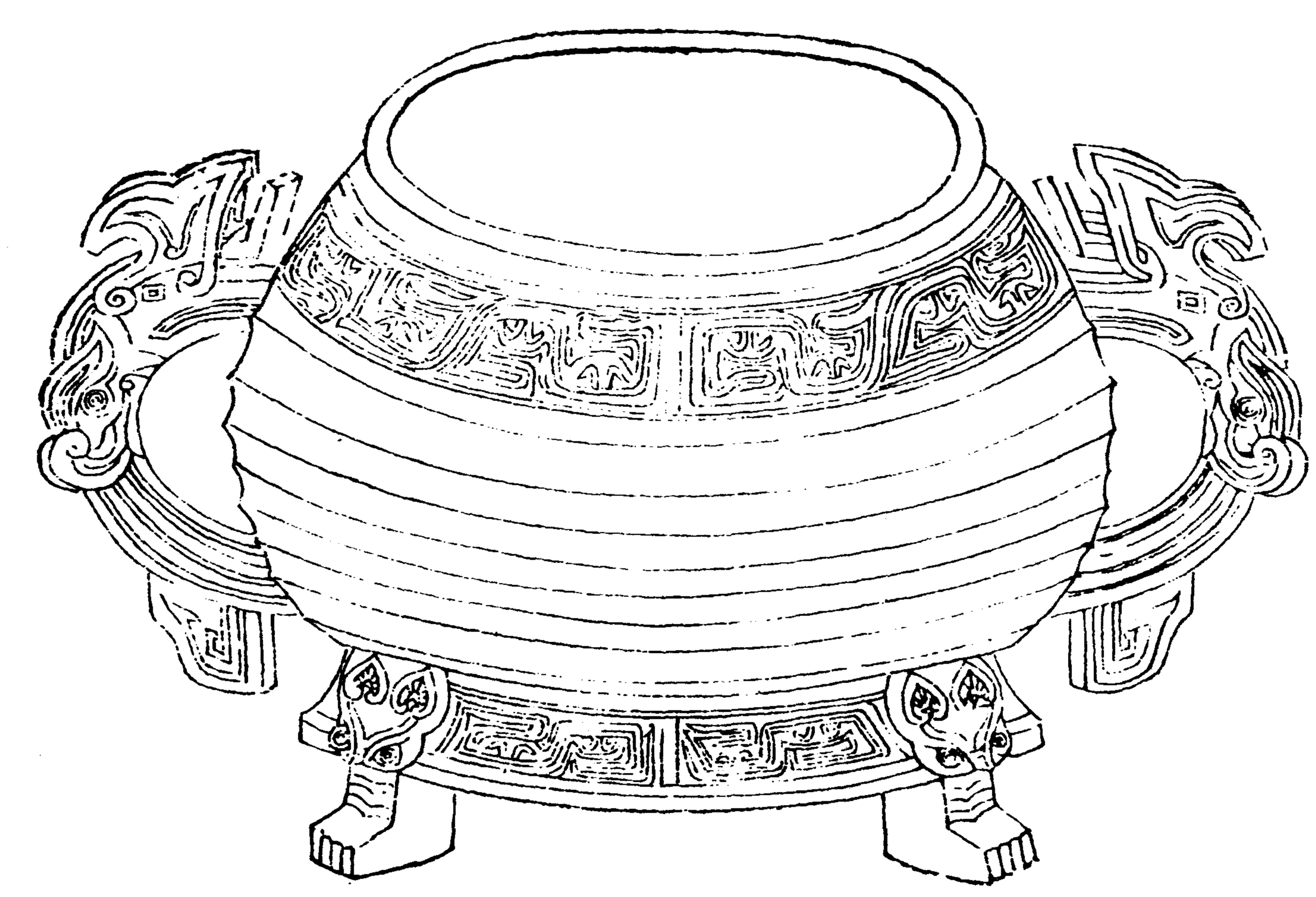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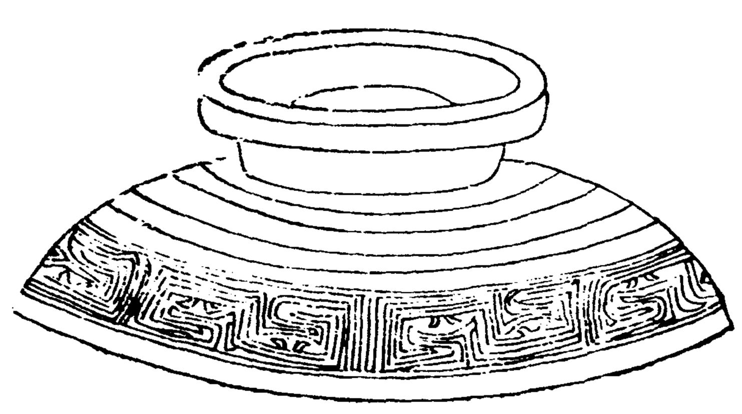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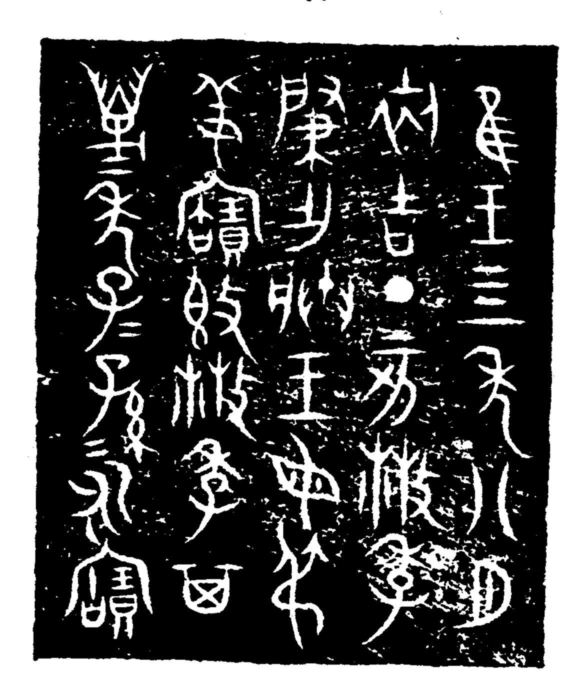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六分容五升三合共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蓋與器銘共六字蓋曰孫己丁器曰己孫丁按商之君有以己為彝者有以丁為彝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己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故於是又以孫銘之且享祀者孫子之職也蓋先言孫後言己丁明是器孫所自致也器以孫居己丁之中又以言孫用其日而祀之耳觀其蓋足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皆列饕餮之紋比之他敦尤為特異

周散季敦





器



蓋



惟王四年八月
初吉丁亥散季
肇作朕王母炑
姜寶敦散季其
萬年子孫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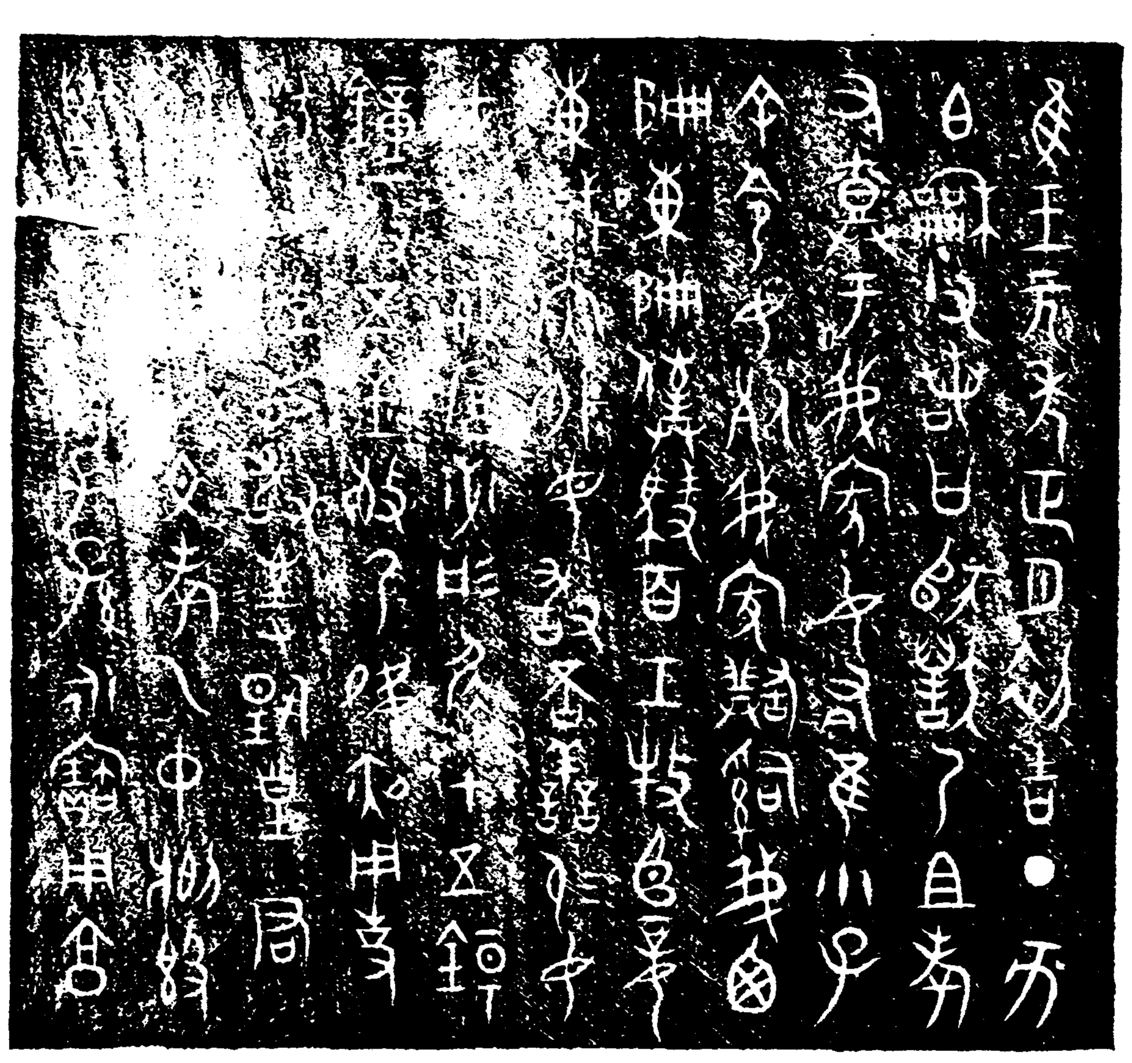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八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九寸一分容六升七合共重十有三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六十六字攷其銘乃散季為王母炑姜作也昔之人神祀饗之禮其彝器食飲每通用之既以人道事乎神又以神道饗乎人此家廟中與夫平日燕居之器皆得銘而用之初無別也散季之銘炑姜敦必有一於是矣當商之末

世周之盛德文王在下遵養時晦於是四方之賢者盍歸乎来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莫不咸在文王者得此數臣以為之輔故丕顯之謨足以貽於初丕承之烈得以繼於終迨夫天之歷數有歸於周武王作太誓以告于衆則太公望有鷹揚之從散宜生有執劍之衛事業昭昭載之史冊盖彼皆以文王舊臣受顧命之託而成此武功焉今觀是敦考諸款識在惟王四年八月也且文王之世散季已為之輔而歷數猶未歸則知所紀之四年肇而作此者盖武王時明矣

周毀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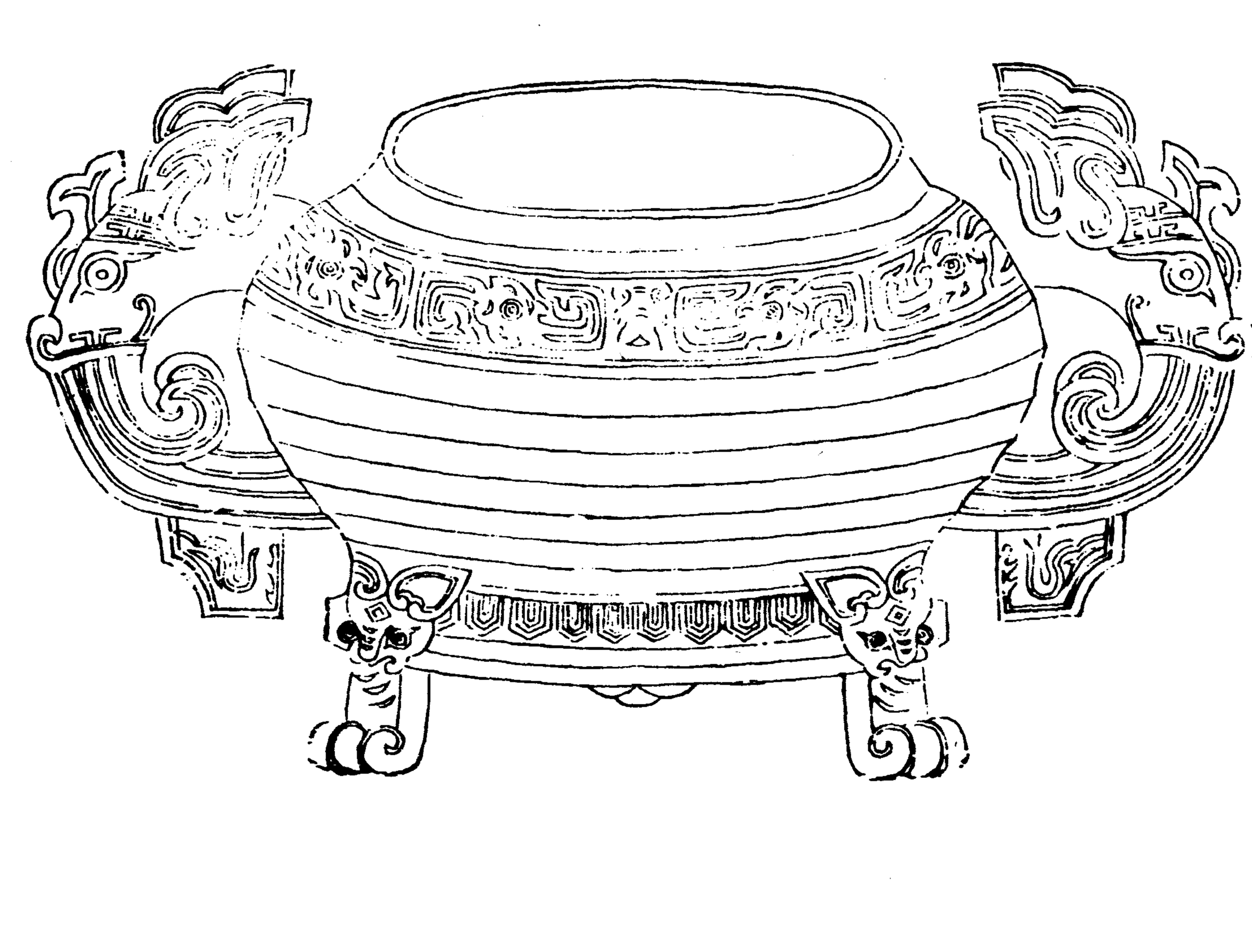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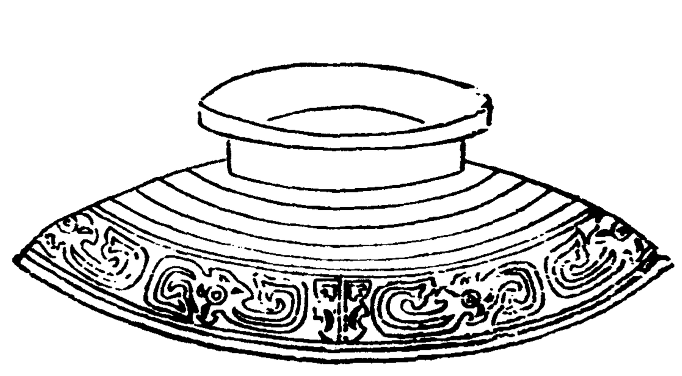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和父若曰師毀乃祖考
有婚于我家汝佑惟小子
余命汝死我家繼治我西
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
東栽内外毋敢不善錫汝
戈矛戟縞必彤矢十五鎛
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事
毀拜稽首敢對揚皇君
休用作朕文考乙仲鬻敦
毀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右高八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五升有半重十有二斤兩耳銘一百一十三字且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無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形器類皆不一此器圈足而下連方座比他器為稍異且銘伯和父者和衛武公也衛自康𠦪有國至武公已三世矣武公能修康𠦪之政平戎有功故周

平王命之為公今觀銘文著伯和父稱若曰則知代王而言者也其謂師毀乃祖考婚于我家則知為周室之姻婭舊族耳方茲時師毀治其東偏西偏為有功焉故銘厥功而錫是敦以章其善且復見兼戈矛鐏鍾之物不一等可謂盛矣然世系所出則前史既闕無所考證不得其傳焉

周仲駒父敦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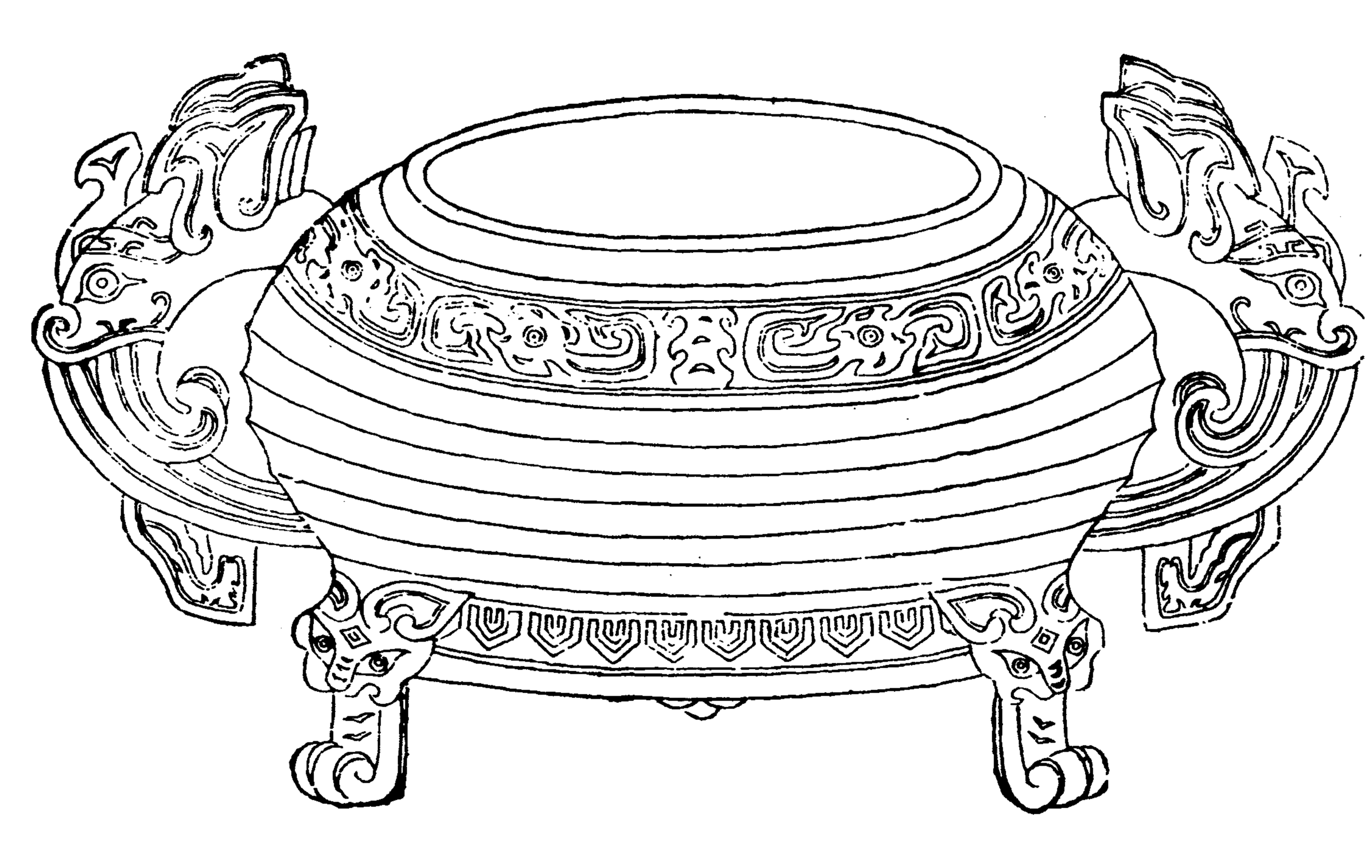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敦子〻孫〻永
父作仲姜
汞旁仲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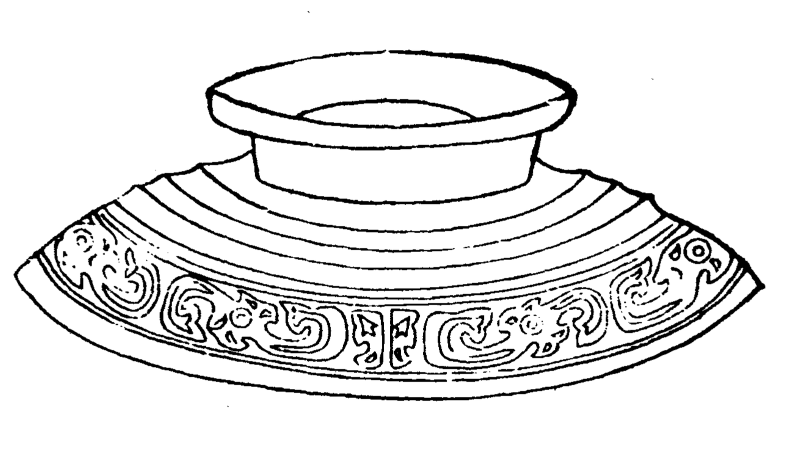
器



汞旁仲駒
父作仲姜
敦子〻孫〻永
寶用享孝

周仲駒父敦二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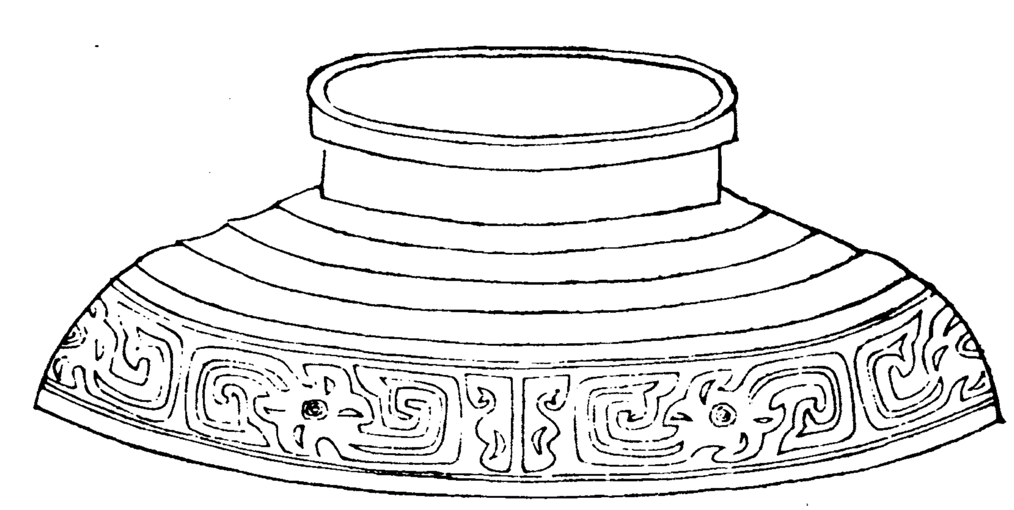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敦子〻孫〻永
父作仲姜
彔旁仲駒

器



彔旁仲駒
父作仲姜
敦子〻孫〻永
寶用享孝

周仲駒父敦蓋



蓋



寶用享孝
敦子〻孫〻永
父作仲姜
彔旁仲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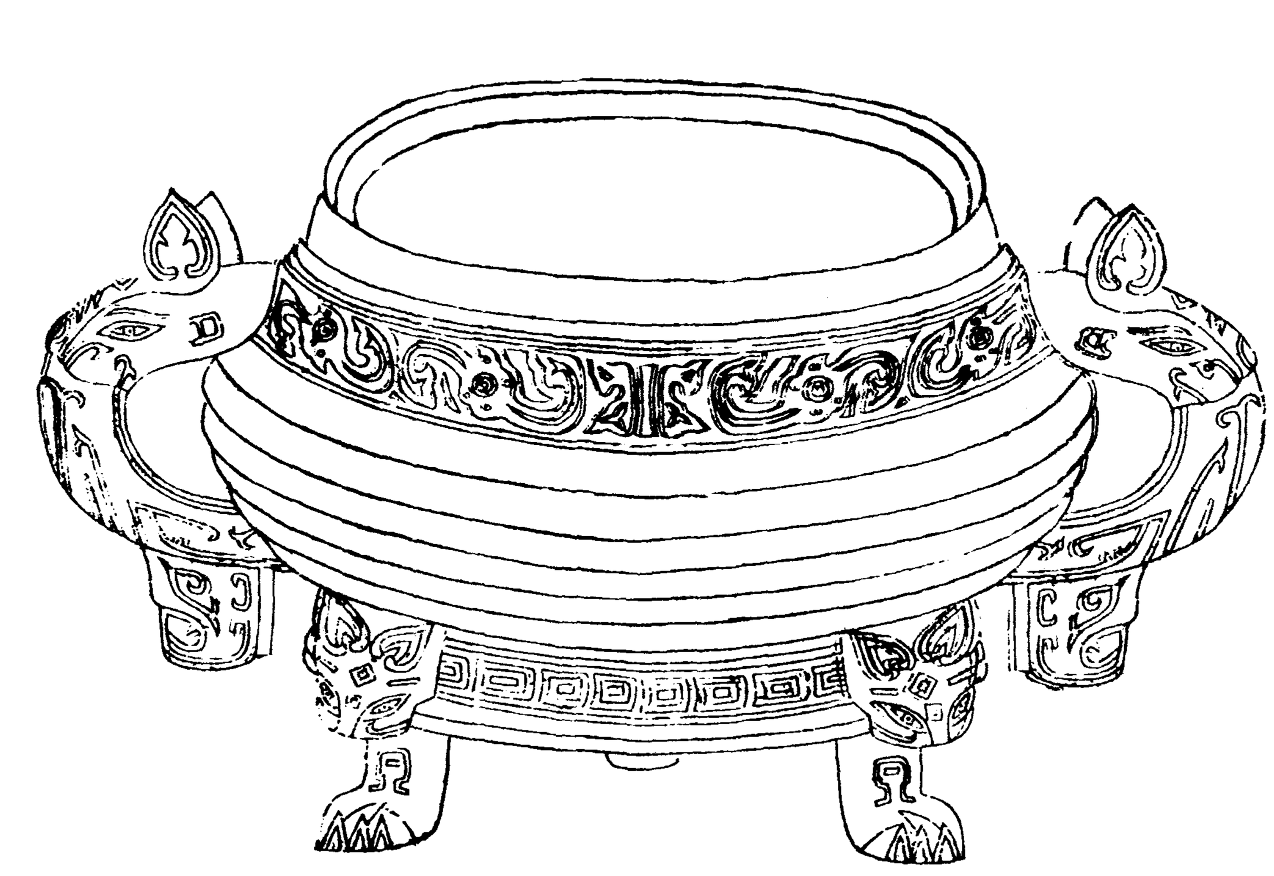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九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
六寸五分腹徑九寸六分容七升九合共重
一十七斤六兩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
三十六字
次一器通蓋高八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
六寸六分腹徑八寸九分容七升五合共重
一十七斤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三十
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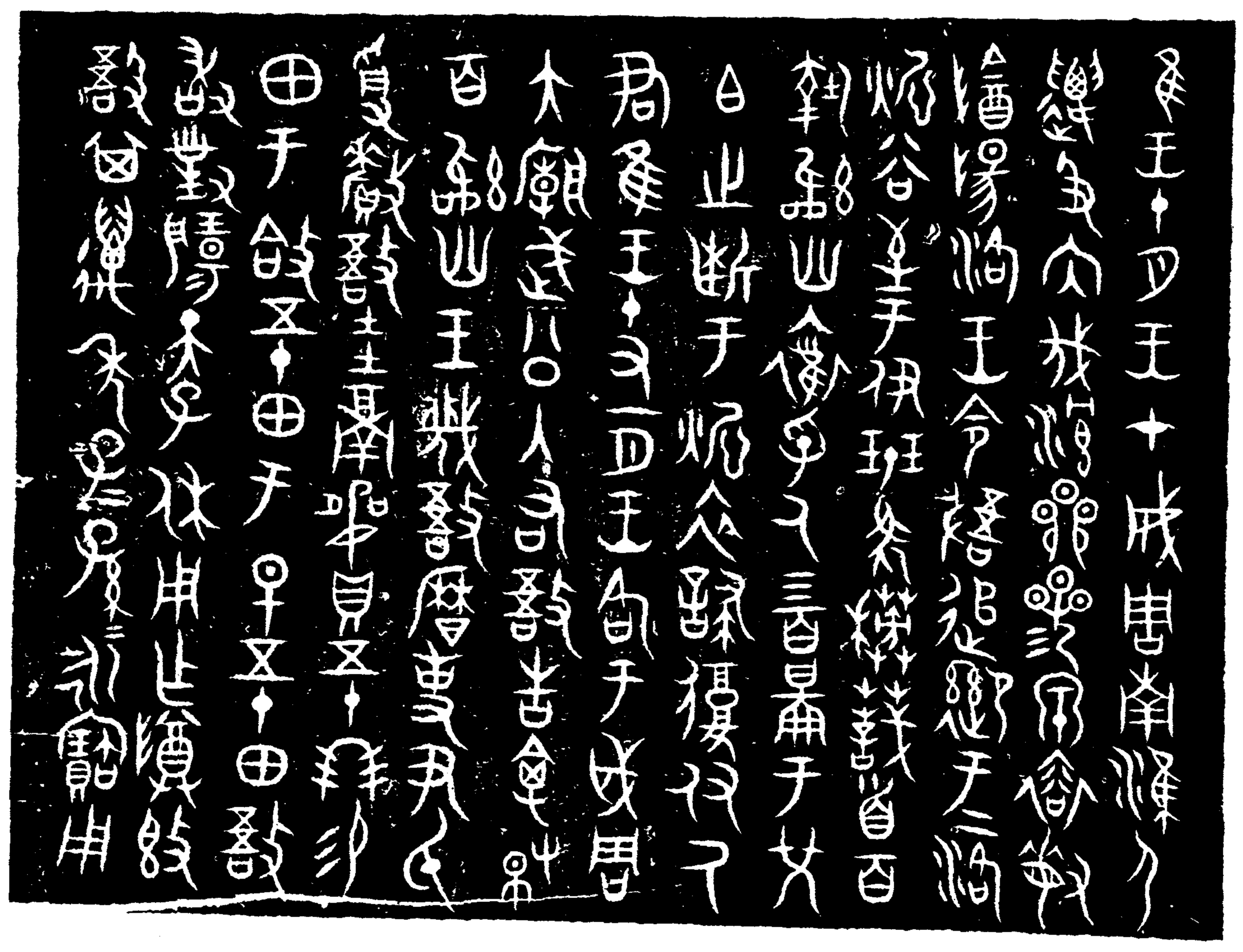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七分重二斤
十有四兩銘一十八字
右三器皆曰仲駒父其國氏及世次皆未詳
功臣表有騏侯駒左傳有駒伯為郤克軍佐
則駒其姓也若曰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駒
奔衛則駒其名也豈非公子駒以伯仲稱而
曰仲駒父耶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稱周道也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尊其

名而立其字五十為大夫則尊其字而呼以
伯仲也仲姜者蓋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
為仲駒父妻則禮曰夫不祭妻是以知為母
或祖也按春秋凡婦人皆以字配姓伯姬仲
子季姜之類是也仲姜亦字配姓也齊許申
呂皆姜姓此則未詳其何國女夫器有用器
有祭器凡銘有享孝追孝祀禪者皆祭器九
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而玉齍之制不見於

傳注今宗廟中廼與瑚璉遂為闕器豈鄭玄
所謂敦瑚璉簋皆黍稷之器者歟噫兩漢去
聖未遠煨燼之餘禮樂度數所泯絕者眇邈
已不可追當是時綴學之士所得斷簡遺編
補緝詁訓斷以臆說故三代禮文雜以漢儒
之學由是後世祖述者異端紛糾無所指歸
今復得見三王之完器乃可以知聖人製作
之旨俾有志於古者有所考信豈小補之哉

周敔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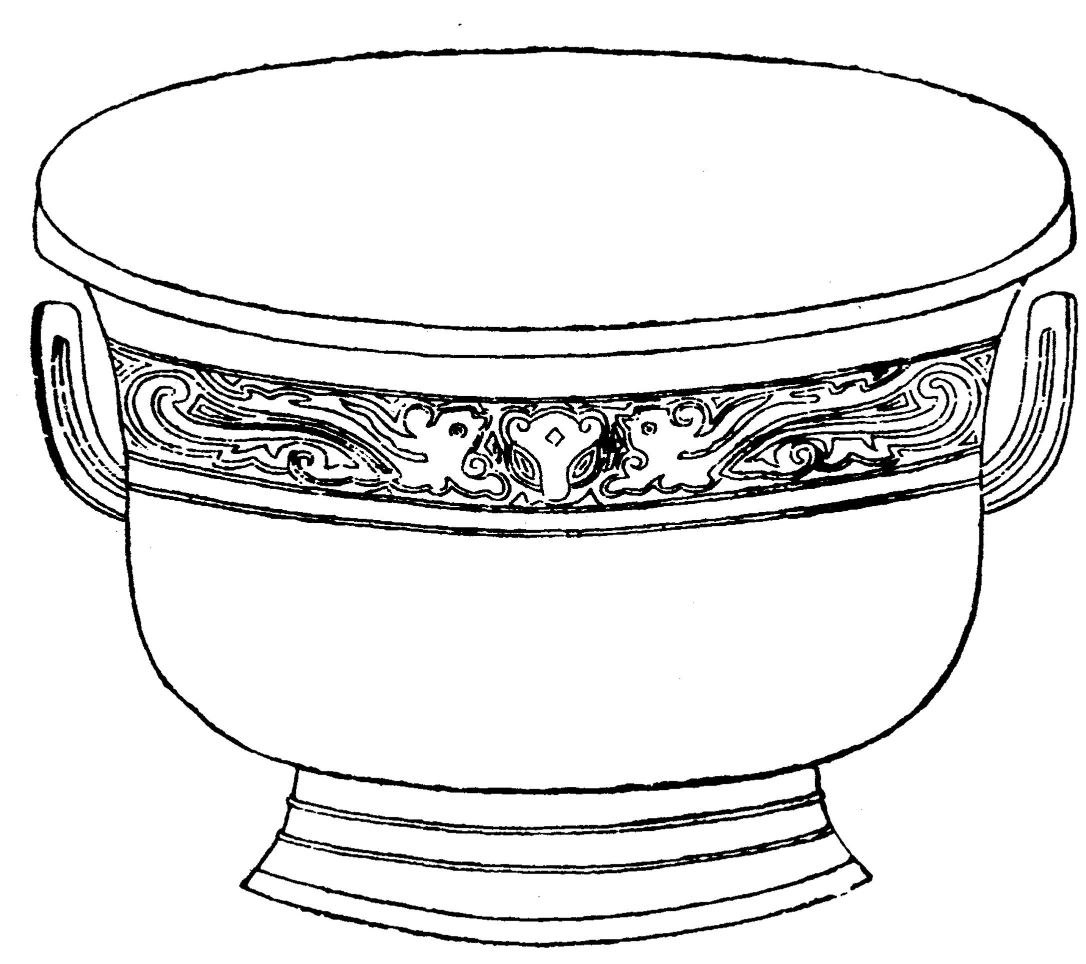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節
趯及内伐浪昴參怡裕敏
陰陽洛王命敔追迎于上洛
炂谷至于伊班長榜載首百
執傒曰雜孚人三百鄙于丈
伯之所于炂衣諦復付乃
君維王十有一月王格于成周
太廟武公入佑敔告禽馘
百傒曰王蔑敔曆事尹氏
受釐敔圭鬲幣貝五十朋錫
田于敆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
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尊敦
敔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重八斤一十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一百四十字首曰惟王十月猶春秋之言春王正月之意蓋言王所以尊主言月所以謹時也曰王在成周者猶詩之有王居鎬京周公既成洛邑明天下知所歸往也曰及内伐浪昴猶詩之所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矣曰王命敔追迎于上洛猶詩之

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者矣執傒曰雜孚人三百泮宮之執訊獲醜之意也曰十有一月格于成周大廟告厥成功于廟之意也曰敔告禽馘百傒曰者有同乎獻囚獻馘曰尹氏受釐有若乎告廟之終並受其福曰圭鬲幣貝五十朋者蓋錫以圭璧以作爾寶鑄以鼎彝以著其功與之幣帛以將其意而其數之多至五十朋足矣猶以為未也又錫以土

田之衍則受錫者豈得傲然自居其寵耶宜乎對揚天子之休命而歸美以報其上焉亦猶詩所謂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之意歟是敦也不惟製作精工而又字畫奇古其閒辭意與商周之書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揚雄言周書噩噩爾殆有見於茲也

周姜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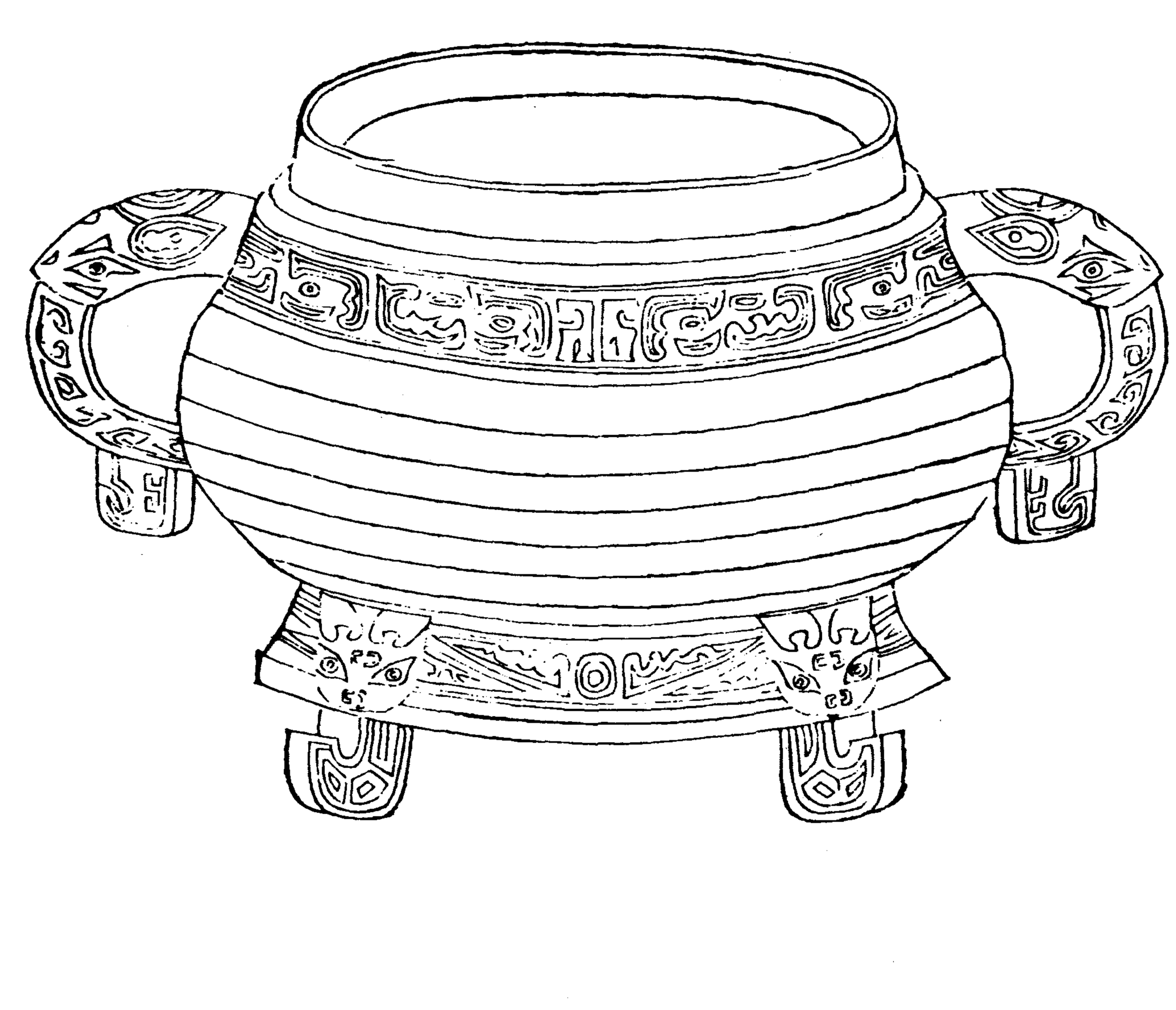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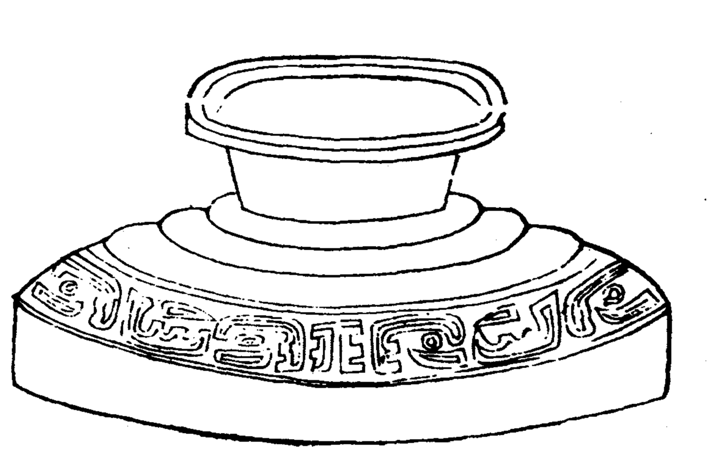


伯景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夕
享用蘄萬壽

右高四寸深三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六寸七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有半兩耳圈足銘一十六字此敦上鈒其耳下圈其足銘之曰寶敦作者伯景父也且書景命曰予命女作大正正於羣僚侍御之臣則伯景周僕卿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穆王時也古之人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然岐陽十鼓今雖皆在而文字剥闕者已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且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自可寶而藏之矣

周宰辟父敦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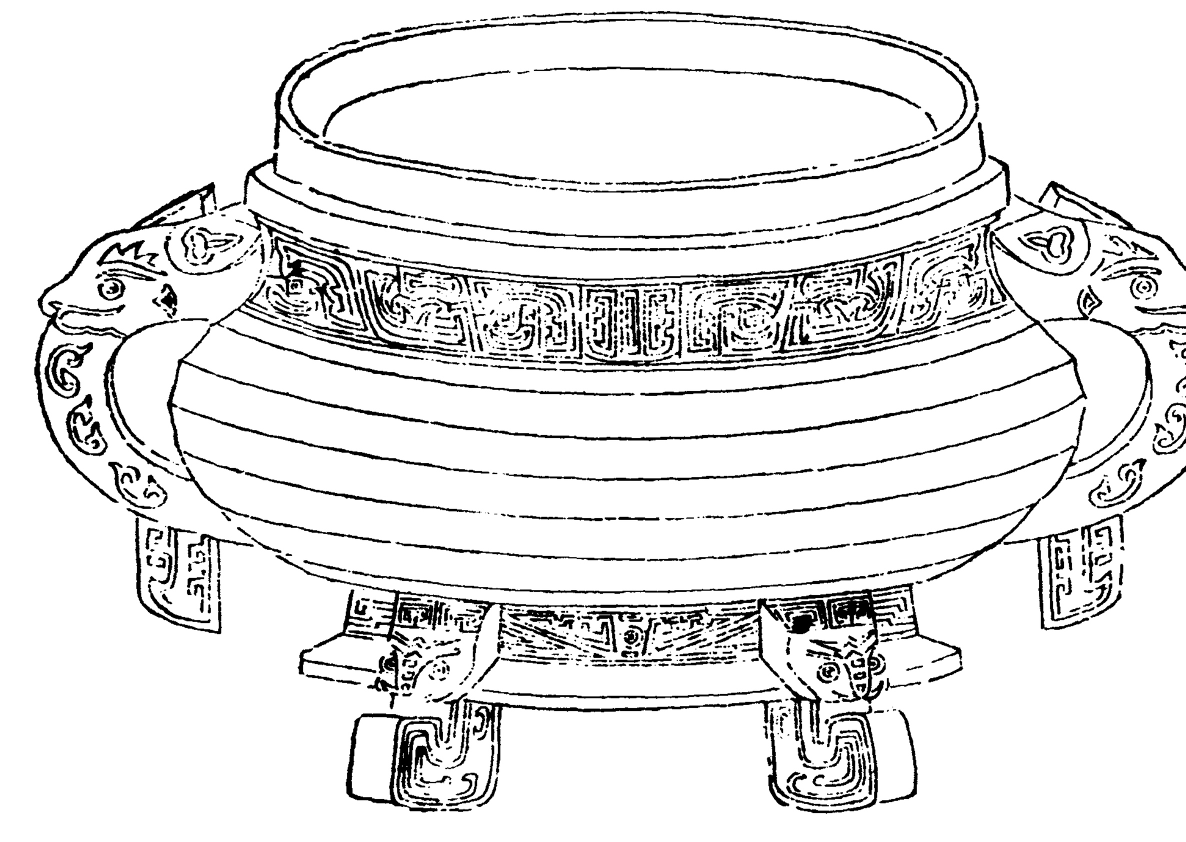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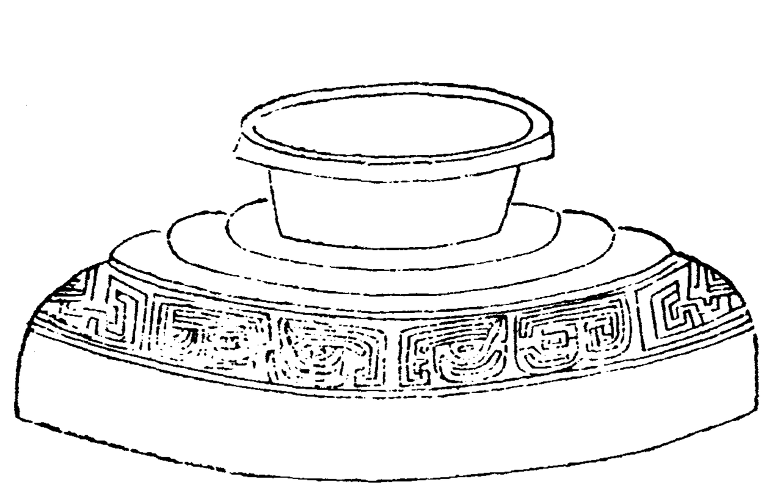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父佑周位王冊命周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朿帶於
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養乃
祖考事官嗣節僕小射底敷
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敦其孫孫子子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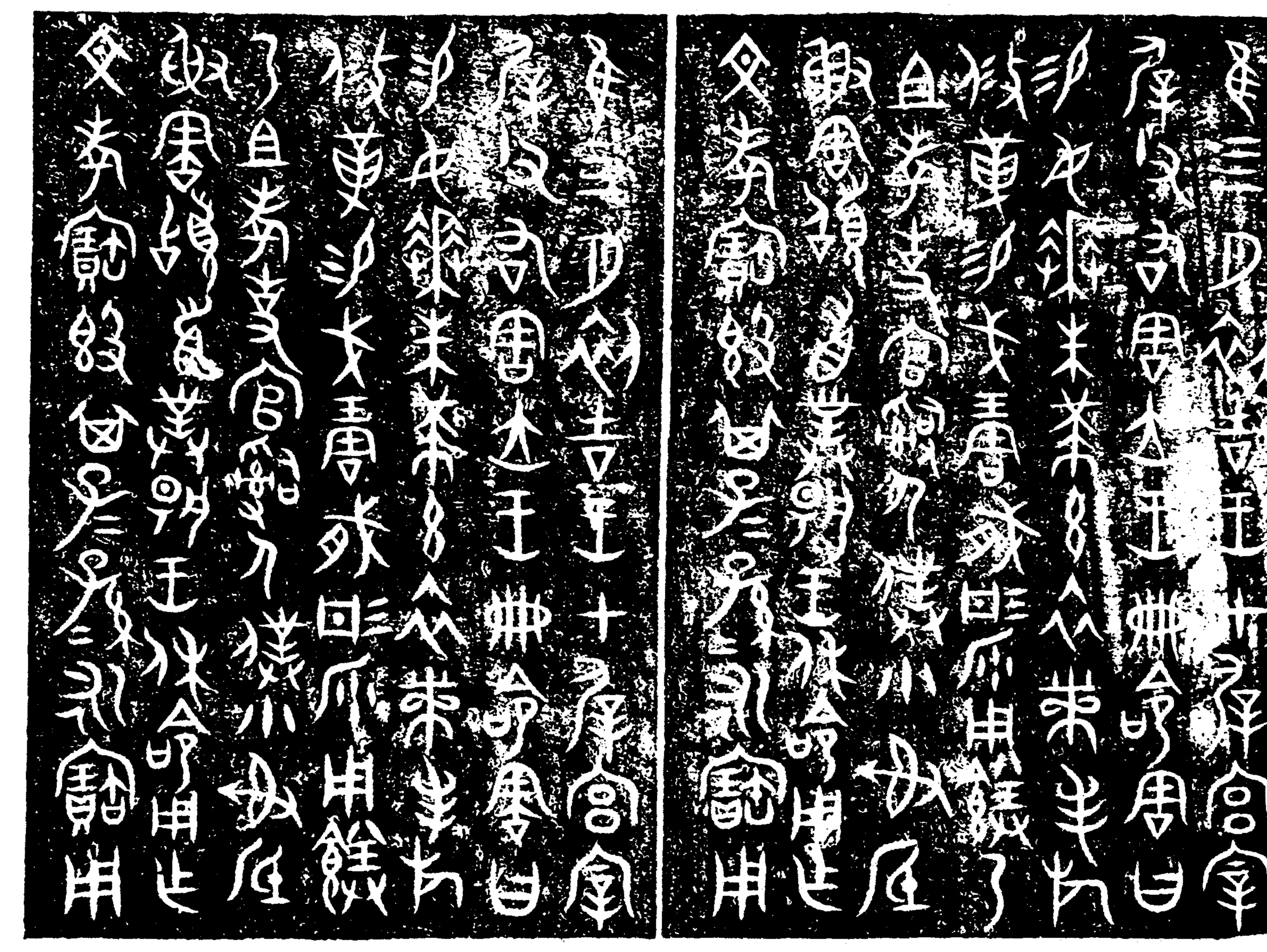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周宰辟父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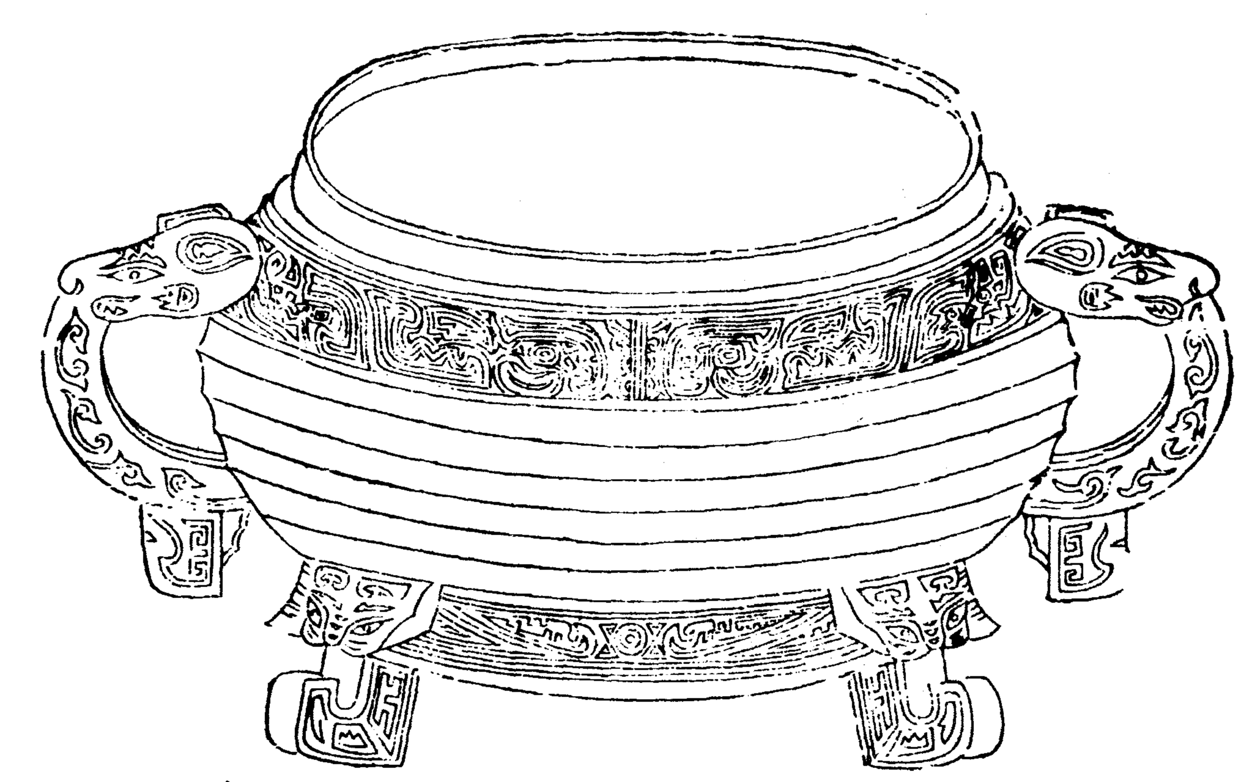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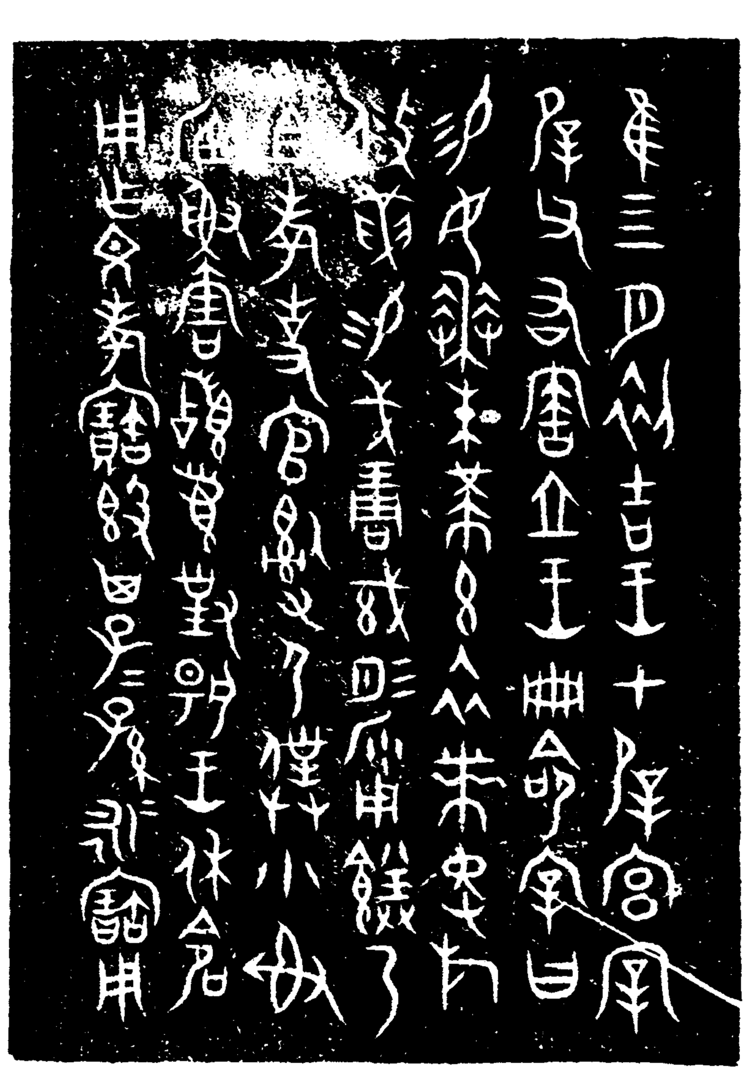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父佑周位王冊命周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束帶於
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養乃
祖考事官嗣節僕小射底
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敢其子〻孫〻永寶用

音釋同前

周宰辟父敦三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父佑周位王冊命周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束帶於
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養乃
祖考事官嗣節僕小射
底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
用作文考寶敦其子〻孫〻永寶用

前一器通蓋高八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五分容七升二合共重八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一百五十字

次一器通蓋高七寸三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六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六合共重九斤六兩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一百五十字

後一器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七十五字

右三器形制款識悉同乃一時物也其銘曰周者公子周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寶敦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且以告于家廟馬如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卣飲器敦食器宜其為銘一也是敦之名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六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七

周咒敦一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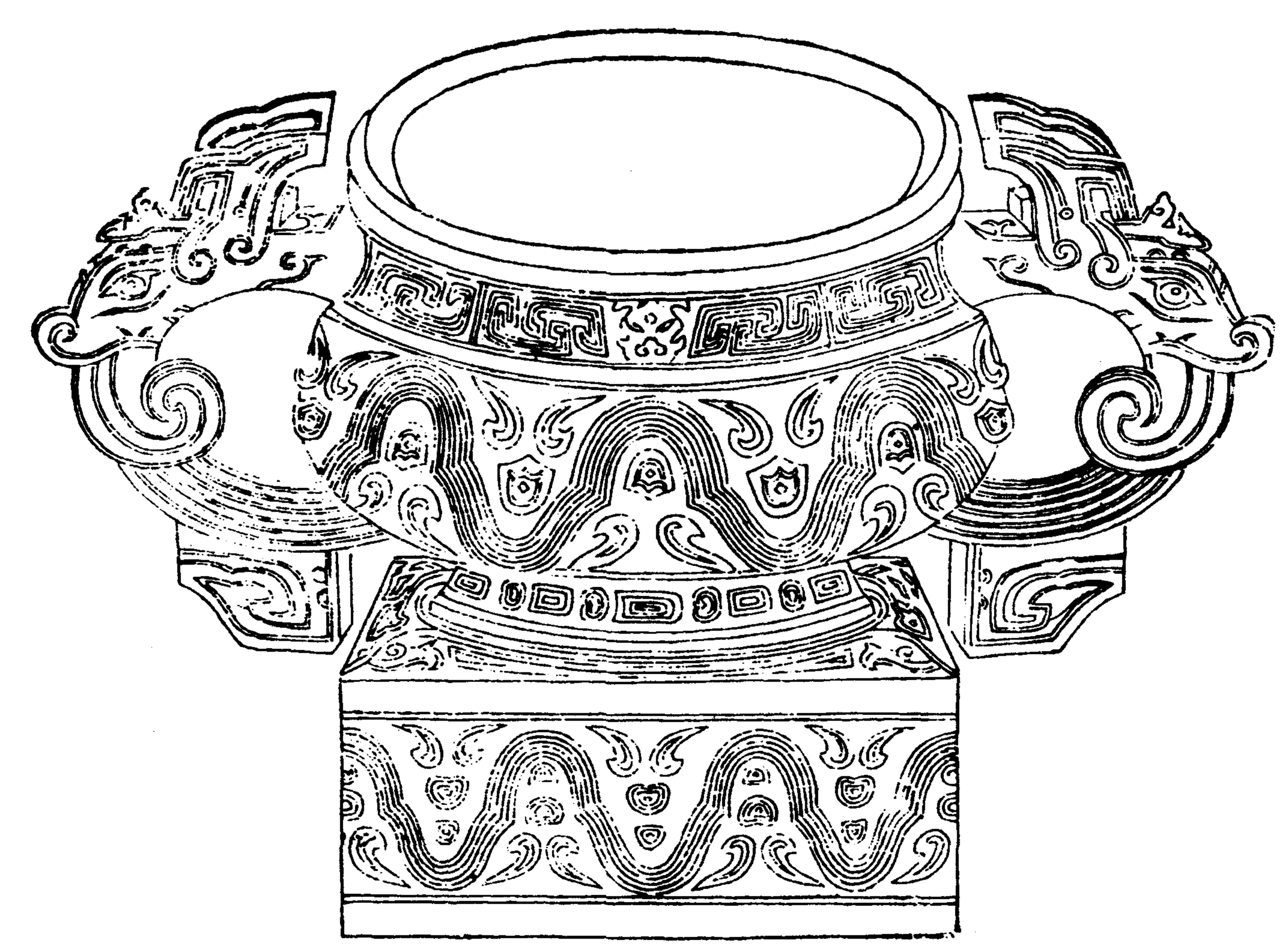


屋室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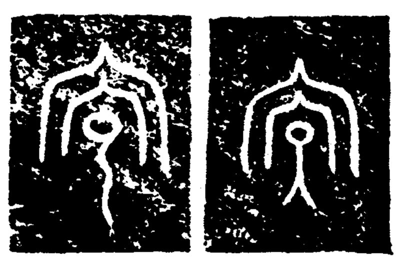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周兕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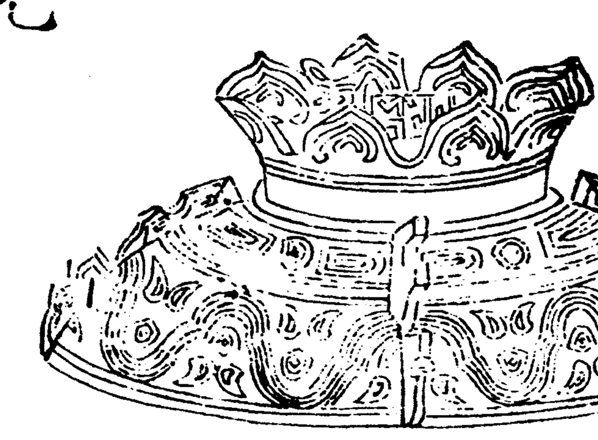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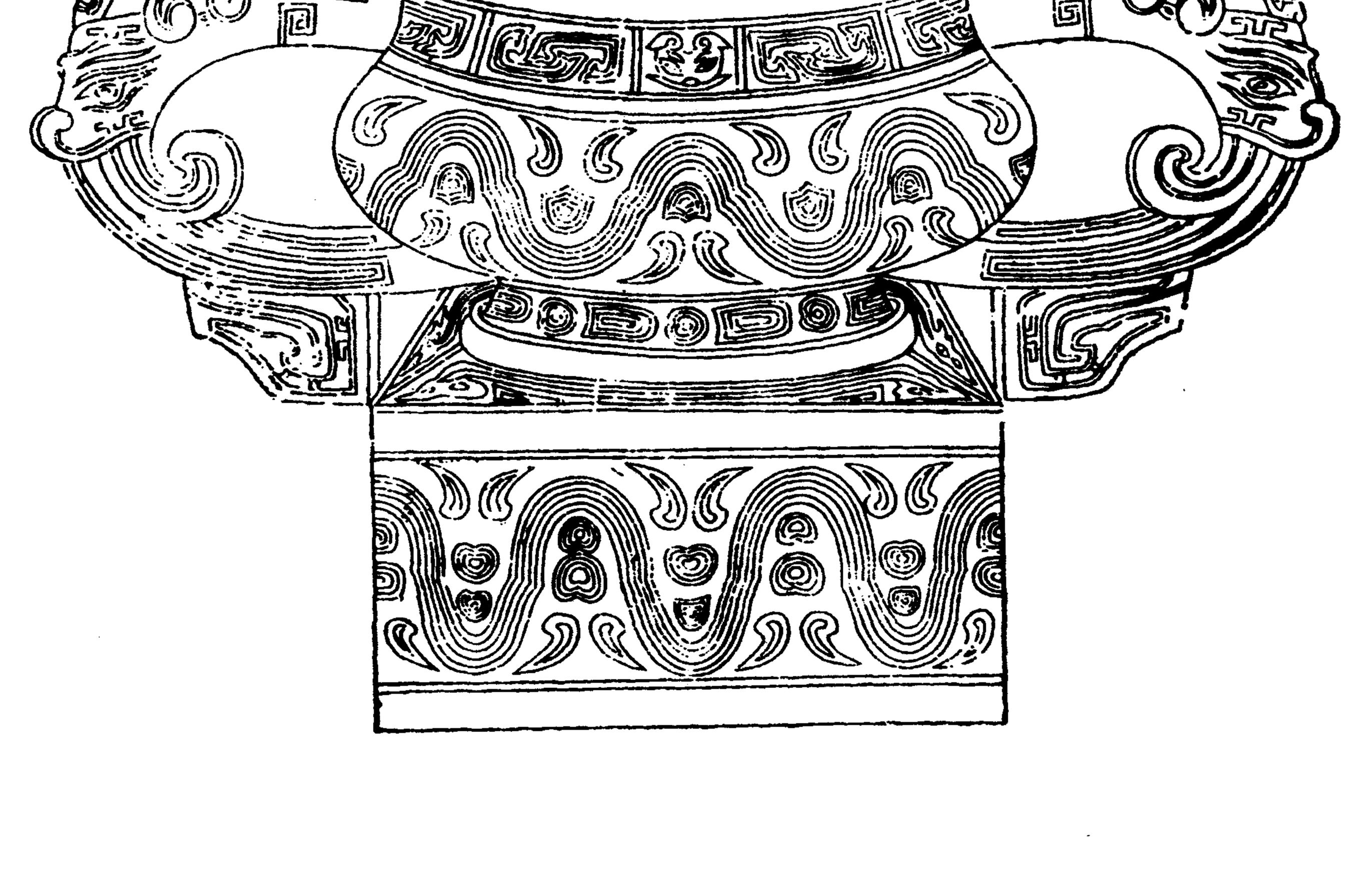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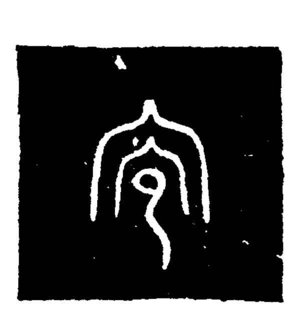
屋室兕形

音釋同前



周兕敦三





屋室兕形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徑八寸二分足自方七寸六分高三寸九分容七升共重二十一斤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字

次一器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深四寸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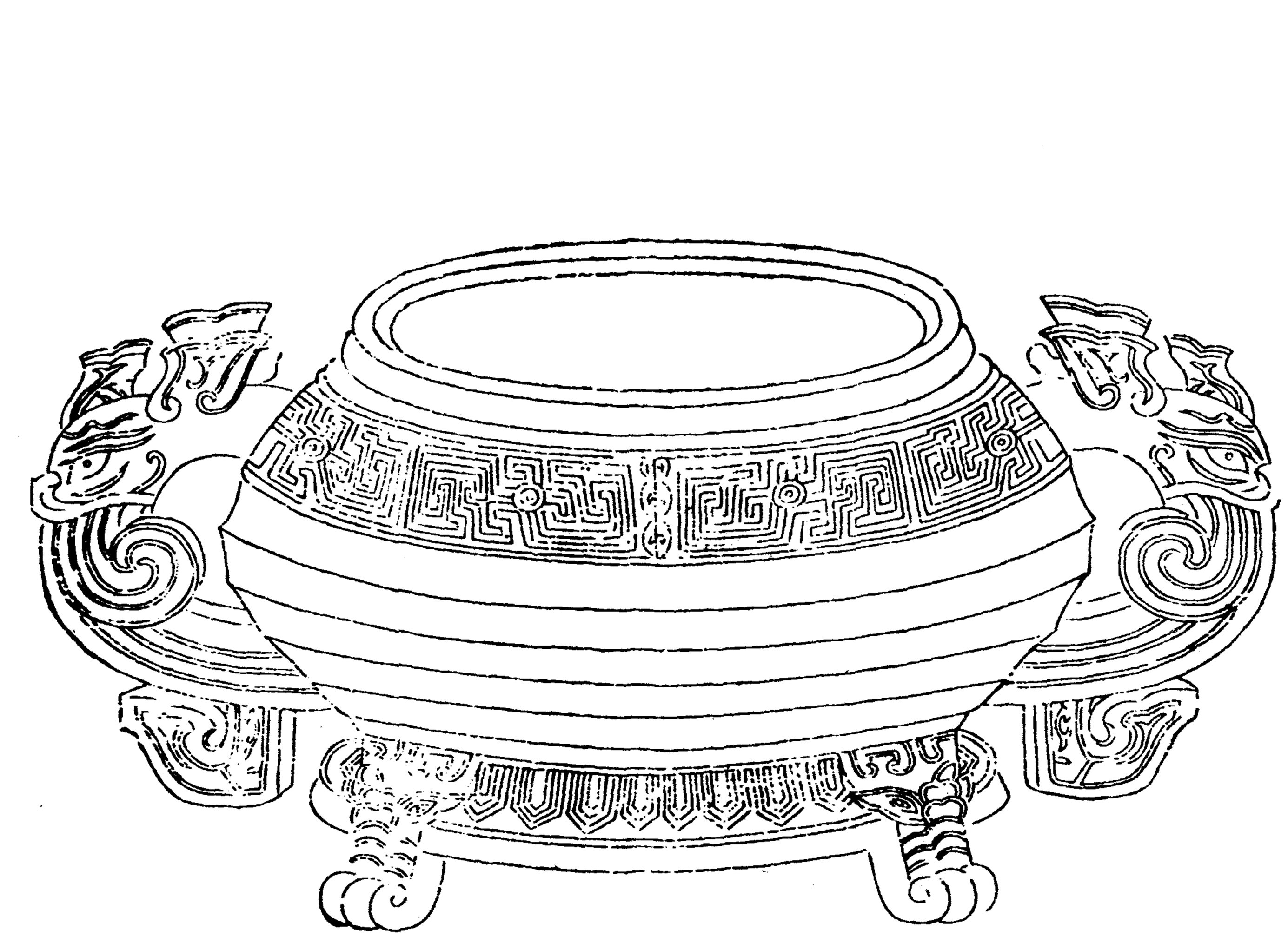
口徑七寸四分腹徑八寸足自方七寸五分高三寸八分容六升八合共重二十一斤九兩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字

後一器高八寸六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七寸七分足自方七寸四分高三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十有八斤兩耳有珥闕蓋銘一字

右三器製作一律皆以雲雷為飾其銘上為屋室之狀而下一字曰兕蓋薦之宗廟之器也前二器乃頃所藏者蓋上各有犀兕之形故皆以兕名之後一器近得於長安水中但恨闕其蓋耳

王黼曰周兕敦款識一上為屋室之狀下一字曰兕蓋宗廟之器御府所藏與近獲於長安水中者其制度款識與此一同寔周敦云

周剌公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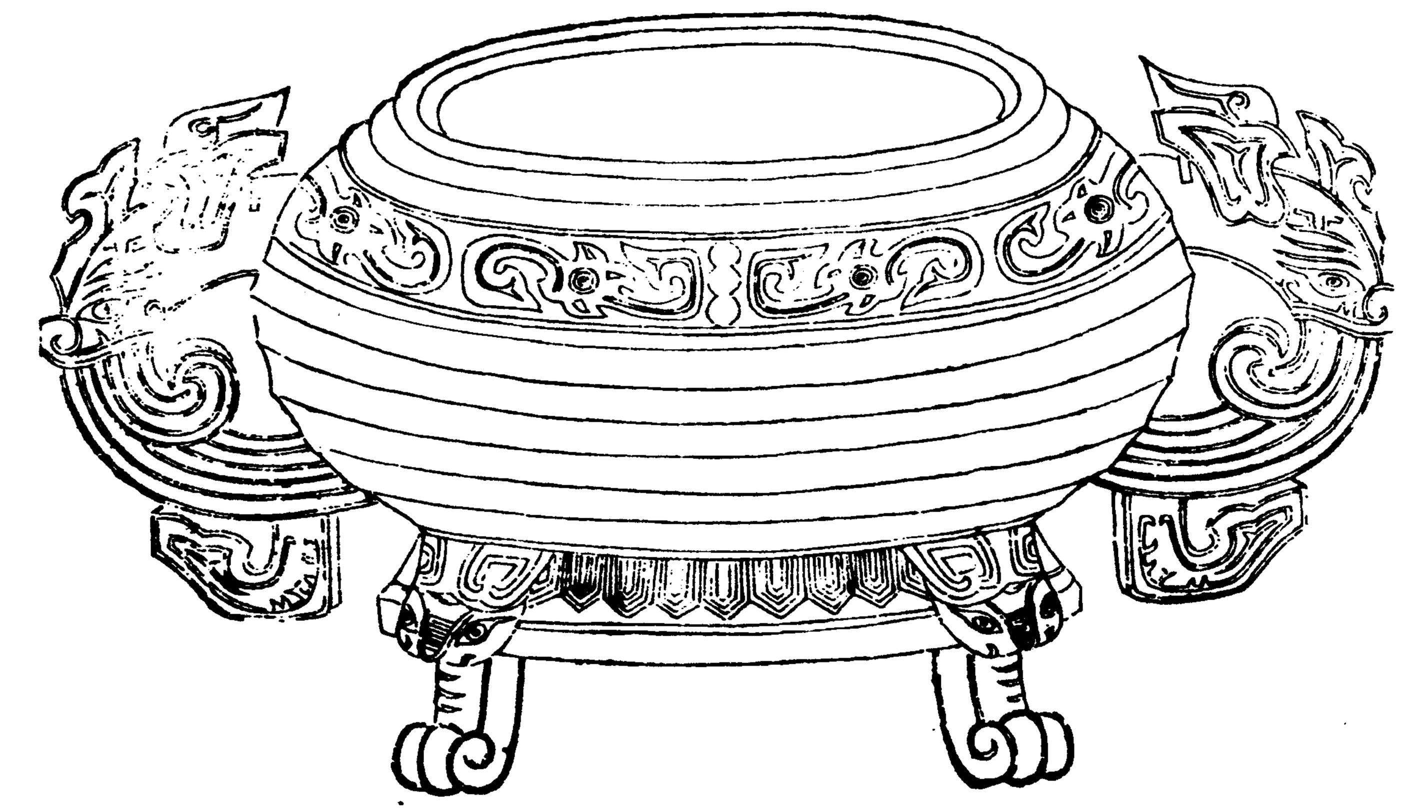




伯椃祖肇作
皇考剌公尊
敨用享用孝萬
年眉壽畯在
位子、孫、永寶

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容八升重十斤四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二十八字

周剌公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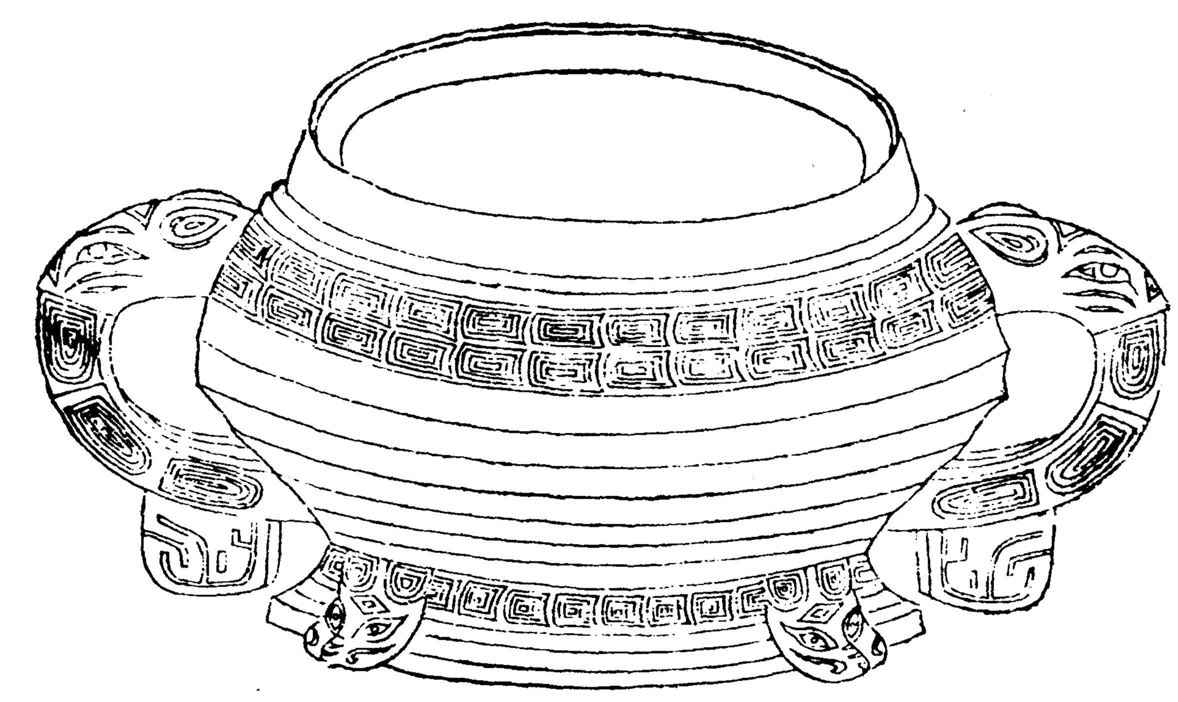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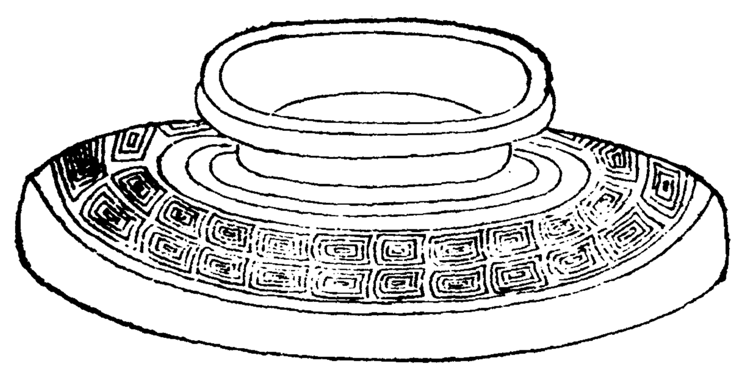
伯掾祖肈作
皇考剌公尊
敦用享用孝萬
年眉壽畯在
位子子孫孫永寶

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容七升六合重十斤十四兩兩耳有珥三足闕盖銘二十八字

右二器其文曰作皇考剌公敦且皀敦曰剌祖乙伯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是知剌公乃乙公族也二器銘欵悉同亦一時宗廟之器故皆曰用享用孝

周雁侯敦





盖



器



應侯作姬遼
母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音釋同前

右通盖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腹徑七寸七分容六升共重七斤兩耳有珥盖與器銘共二十八字曰雁侯作姬遼母尊敦按周室武王弟四子曰雁侯其後乃有雁姓則雁者周武王之子曰作姬遼母尊敦於是又言遼者武王之姬雁侯之母也遼字與原同義且同音盖古之姓氏耳

周師望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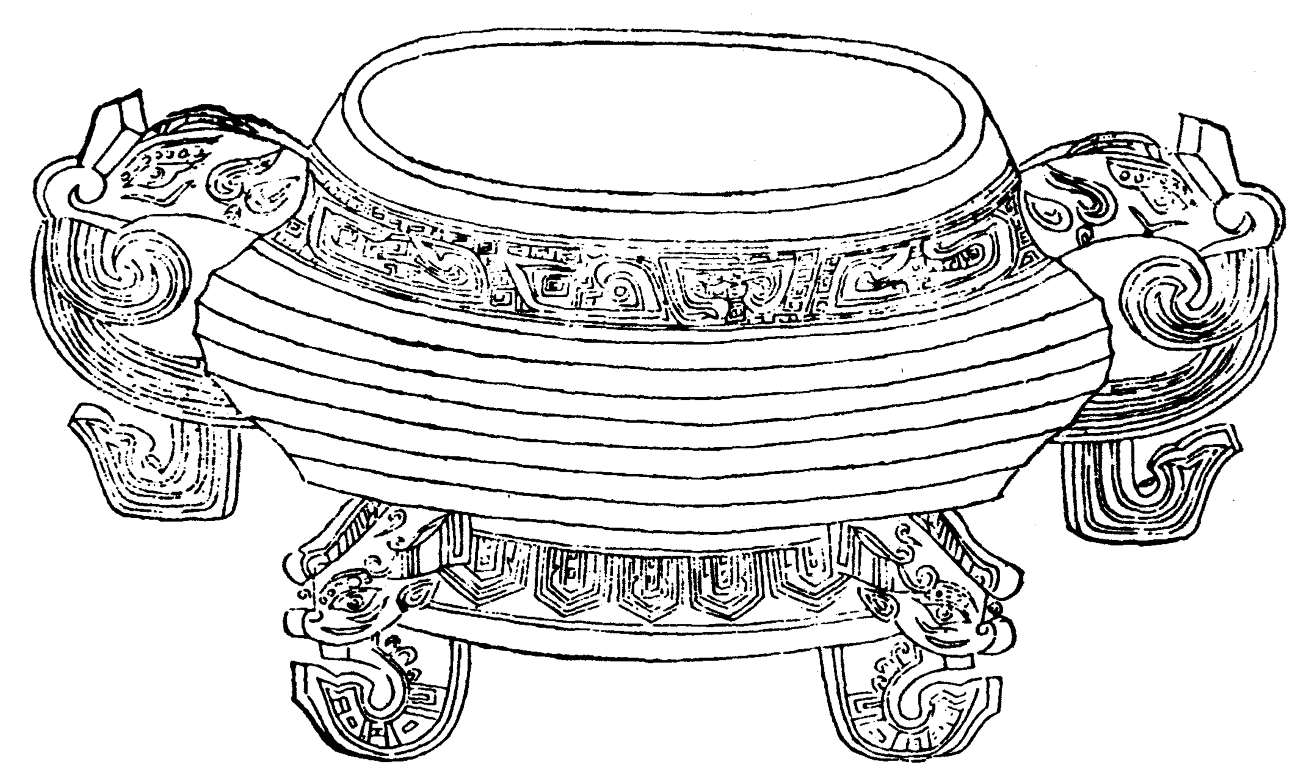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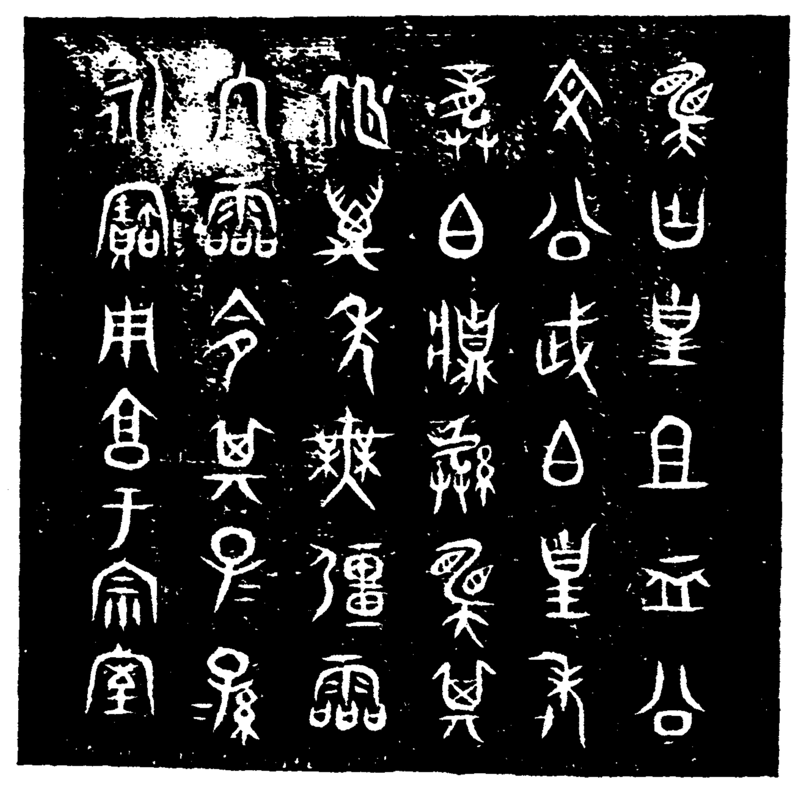


太師小子師
望作䵼彝

右高五寸深三寸九分口徑六寸二分腹徑八寸容六升有半重一十斤四兩兩耳有珥闕蓋銘九字純緣與足皆飾蟠夔間以雲紋耳為螭形按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或封於申或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尚年老窮困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獵至渭陽得尚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言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載與俱歸遂立為師其銘曰太師者蓋紀其官也望則稱其號耳是器與周師望簋銘文政相同殆一時物耶

周𦥑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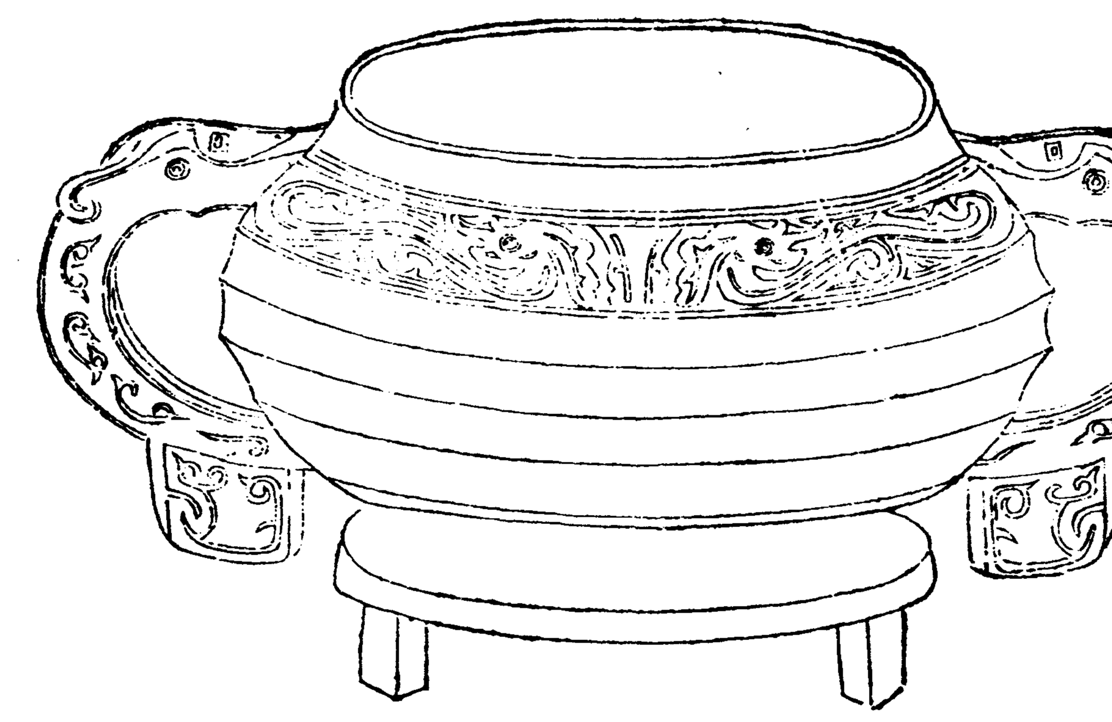




𦥑作皇祖益公
文公武伯皇考
龔伯𩰫彝𦥑其
洍萬年無疆令
終令命其子子孫孫
永寶用享于宗室

右高六寸五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腹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一合重十有二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三十九字按此器乃敦而銘文謂之彝者舉器之揔名故不言敦𦥑必諸侯也故祭及四世蓋以古之諸侯有五廟大夫有三廟而傳言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謂過祖則無及矣武伯龔伯以謚配字為言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則言其爵蓋不沒其實也如周有天下至於不窋古公亦或不以爵稱又況於諸侯哉

周毛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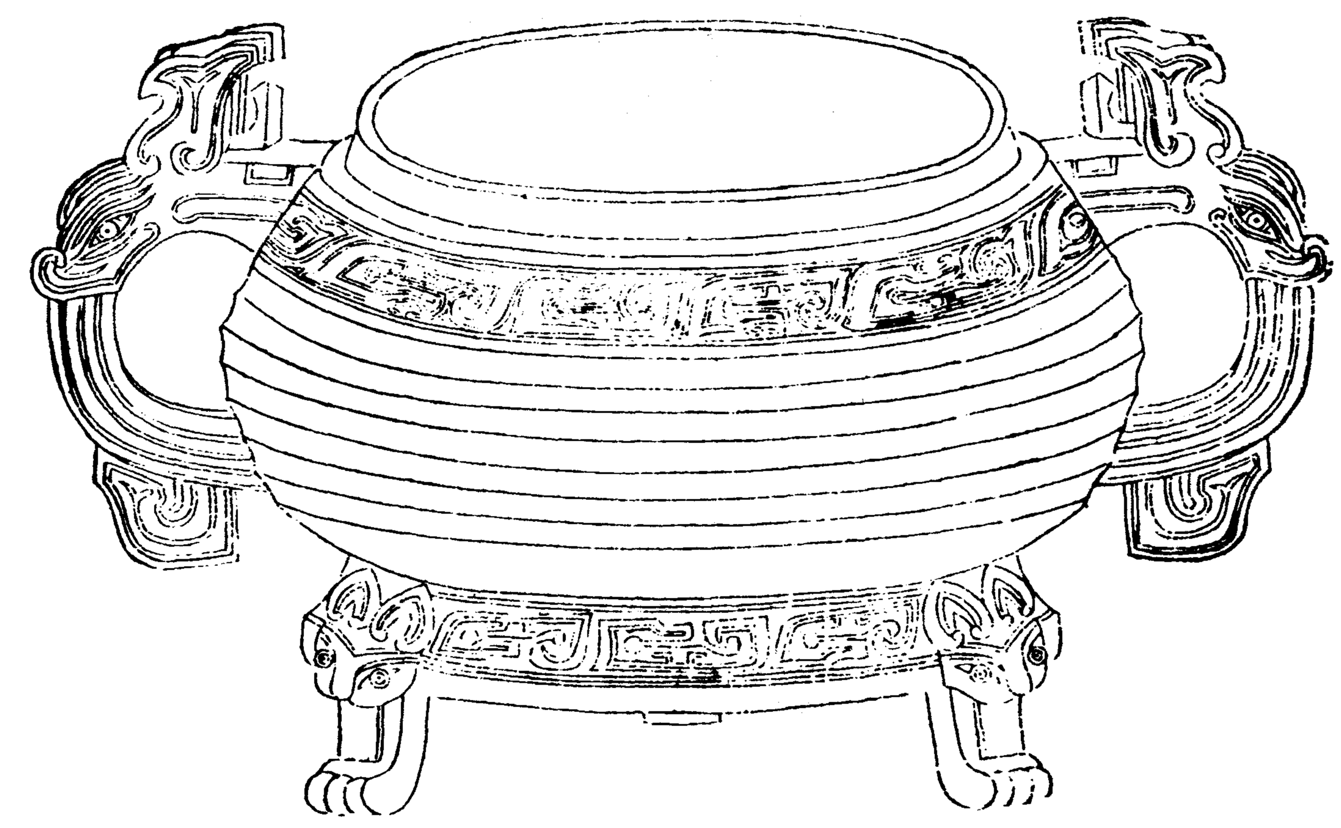




惟六月既生霸戊
戌旦王格于太室
師毛父即位邢伯佑
内史册命錫赤芾
對揚王休用作寶敦
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

右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三分容四升九合重四斤九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四十七字曰大室大室廟中之室言大以別其次者如魯有世室是也戠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云格大室蓋周之時受四方諸侯之朝必於其廟示不敢專耳詩言嗣王朝於廟者此也是廟皆謂室也曰毛父則史稱武王克商毛叔奉明水蓋史稱叔者字也春秋書毛伯者爵也邢敦亦云毛伯内門立中庭佑則毛父其人歟以古者始字之曰伯仲及其德部則又言父焉若夫言内史册命者以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册命之耳

周孟姜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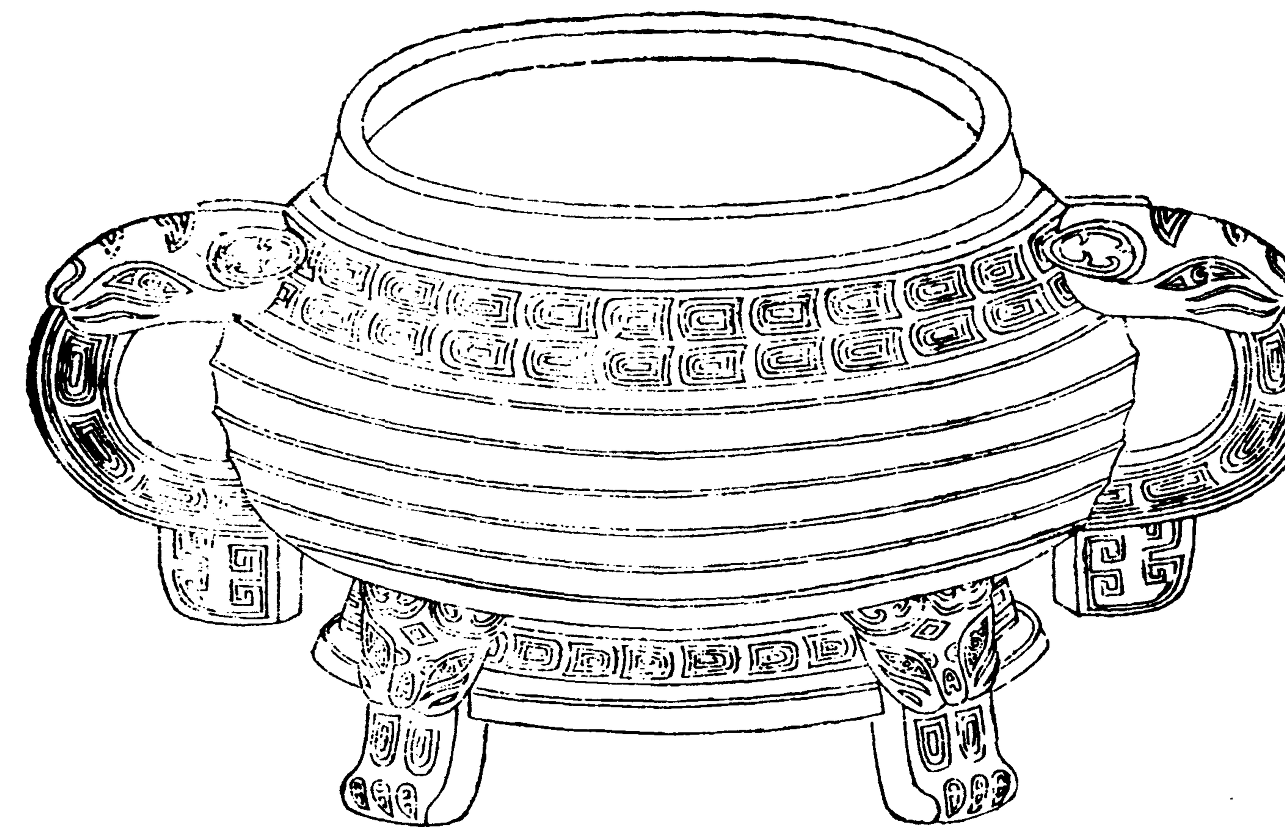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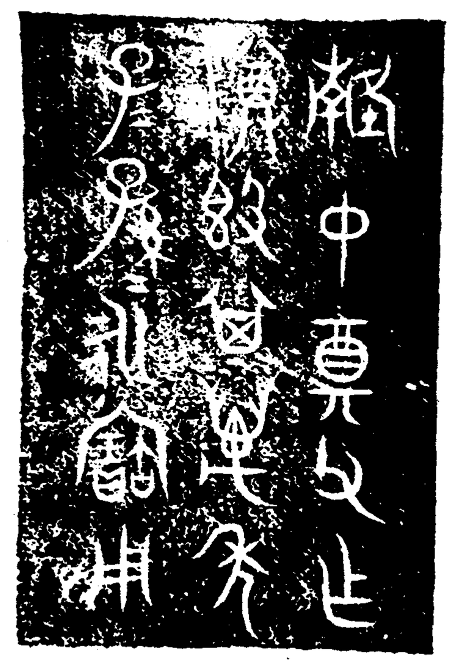


𣏟孫父作孟
姜尊敦綰綽
眉壽永命彌
生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享

右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八分
腹徑八寸七分容七升八合重十有二斤兩
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二十八字曰叔孫者蓋
叔孫氏出於桓公之後曰父者尊之也曰作
孟姜尊敦姜齊姓也齊魯婚姻之國孟則長
矣以別於仲季之稱與詩所謂孟姜同意

周仲奠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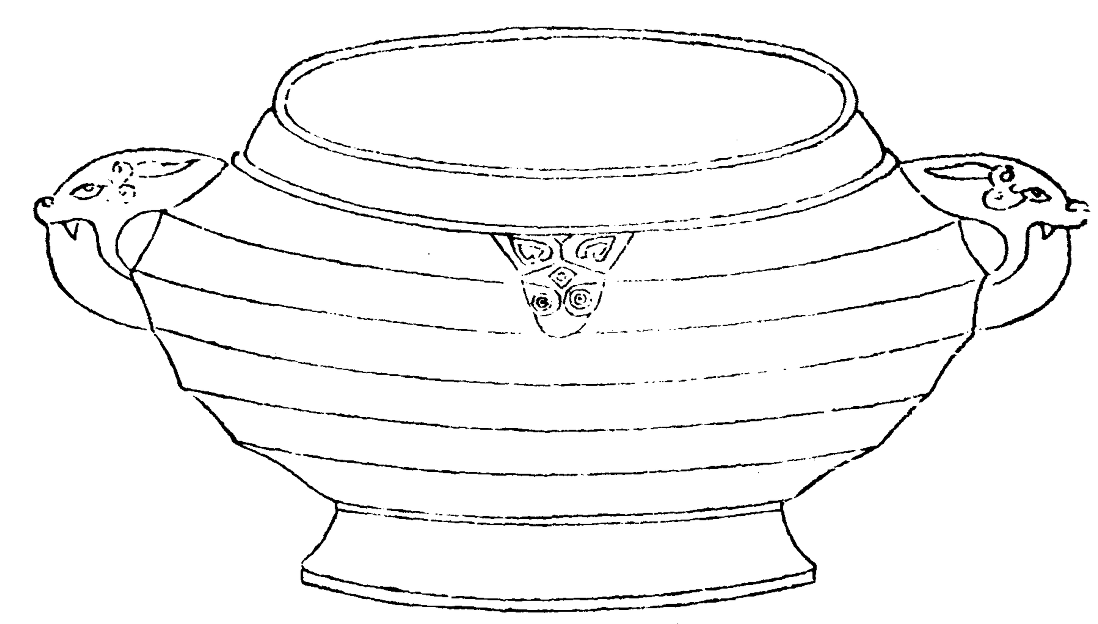




蒯仲奠父作
尊敦其萬年
子孫〻永寶用

右高五寸六分深四寸口徑六寸腹徑八寸容六升一合重五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一十七字曰仲奠父者其字也上言蒯者恐言其姓又恐言其名春秋之時有曰蒯聵是有以蒯為姓者有曰南蒯是有以蒯為名者此敦耳足皆狀獸形純緣之下雷紋為飾腹間純素其形制與伯庶父敦大槩相類但闕蓋耳

周虔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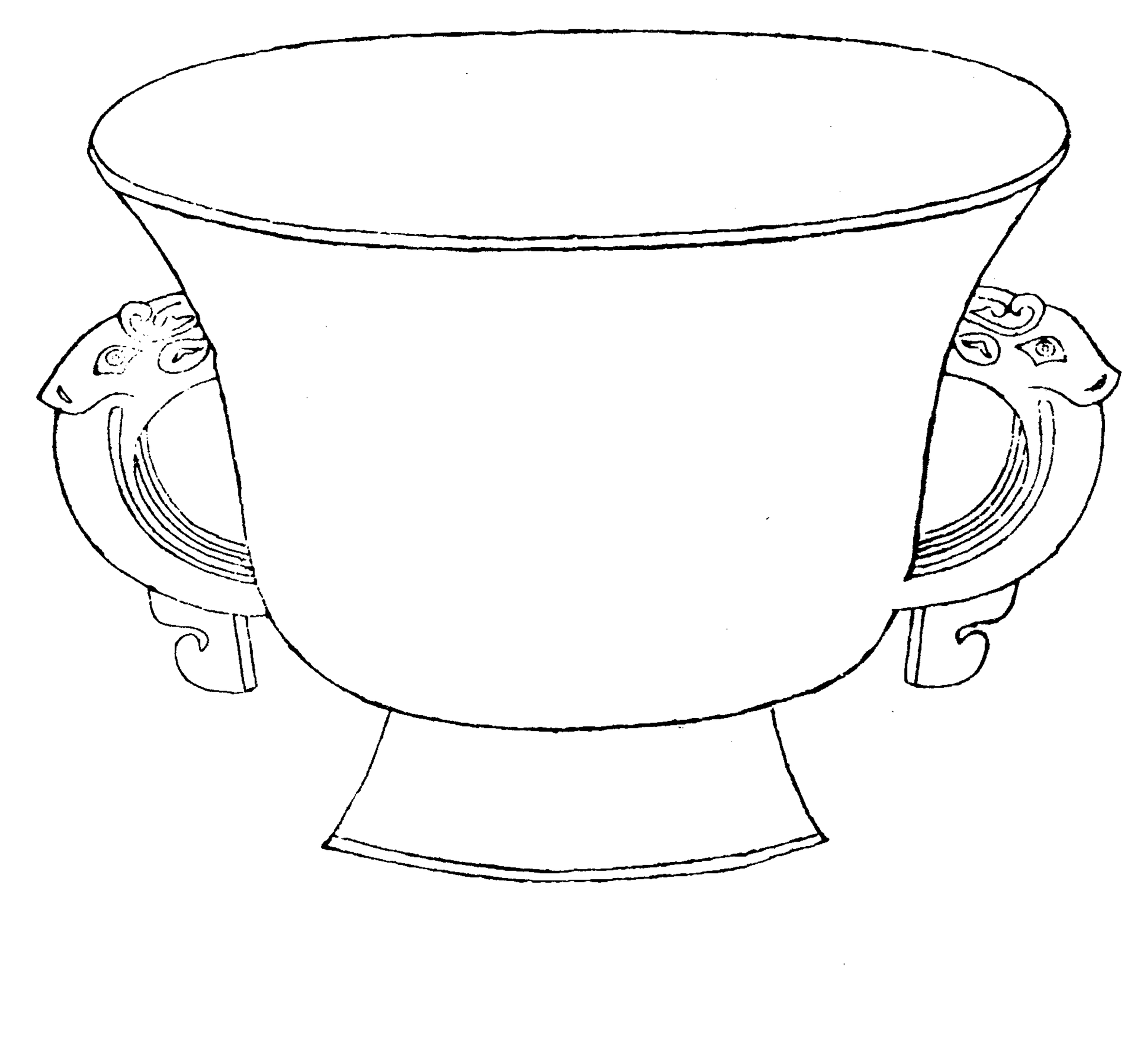




周虔作
旅車敦

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四升重四斤四兩兩耳圈足銘六字

周虔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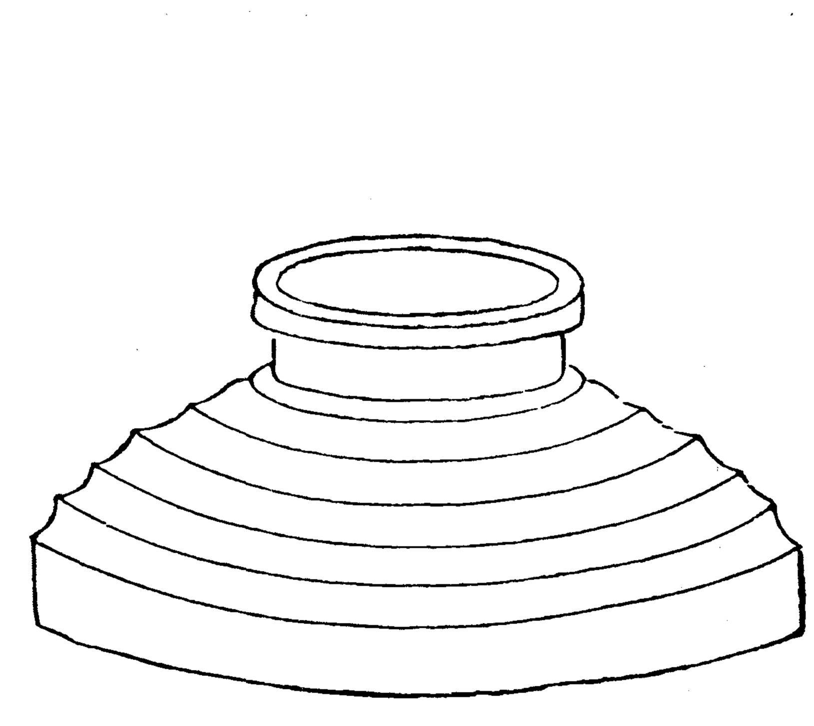


周虔作
旅車敦

高五寸六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三升七合重三斤十有四兩兩耳有珥圈足銘六字

右二器夫師之出征則有宜社造禰之事而奉齋車以行是敦銘之以旅車則必旅之所用以舍奠於齋車者且師行一軍而為旅者已衆故其敦不一則一二以數之此特得其二而已其曰虔者必當時主將之名蓋不可得而考矣

周史張父敦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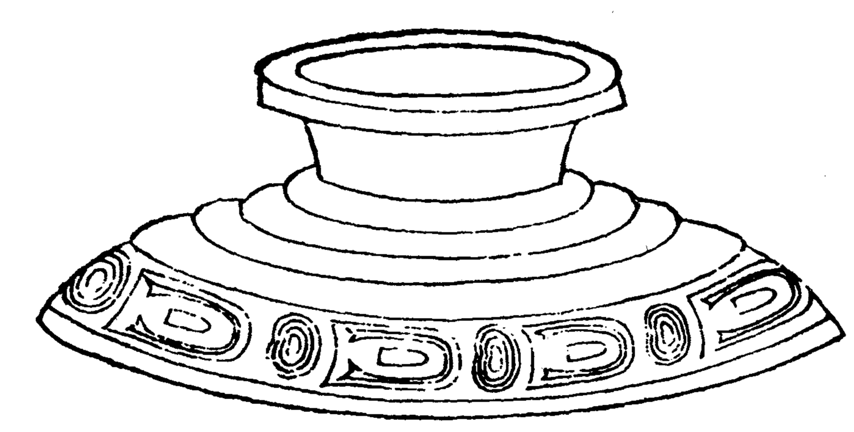




史張父作尊敦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二寸三分圜徑六寸二分重一斤十有四兩銘一十二字史張父作尊敦其萬年永寶用曰史著其官也曰張稱其氏也而父又見其尊焉純素無紋形若疊環而為之製作純古土花青紫相間粲然瑩目惜乎不得其全者

周仲酉父敦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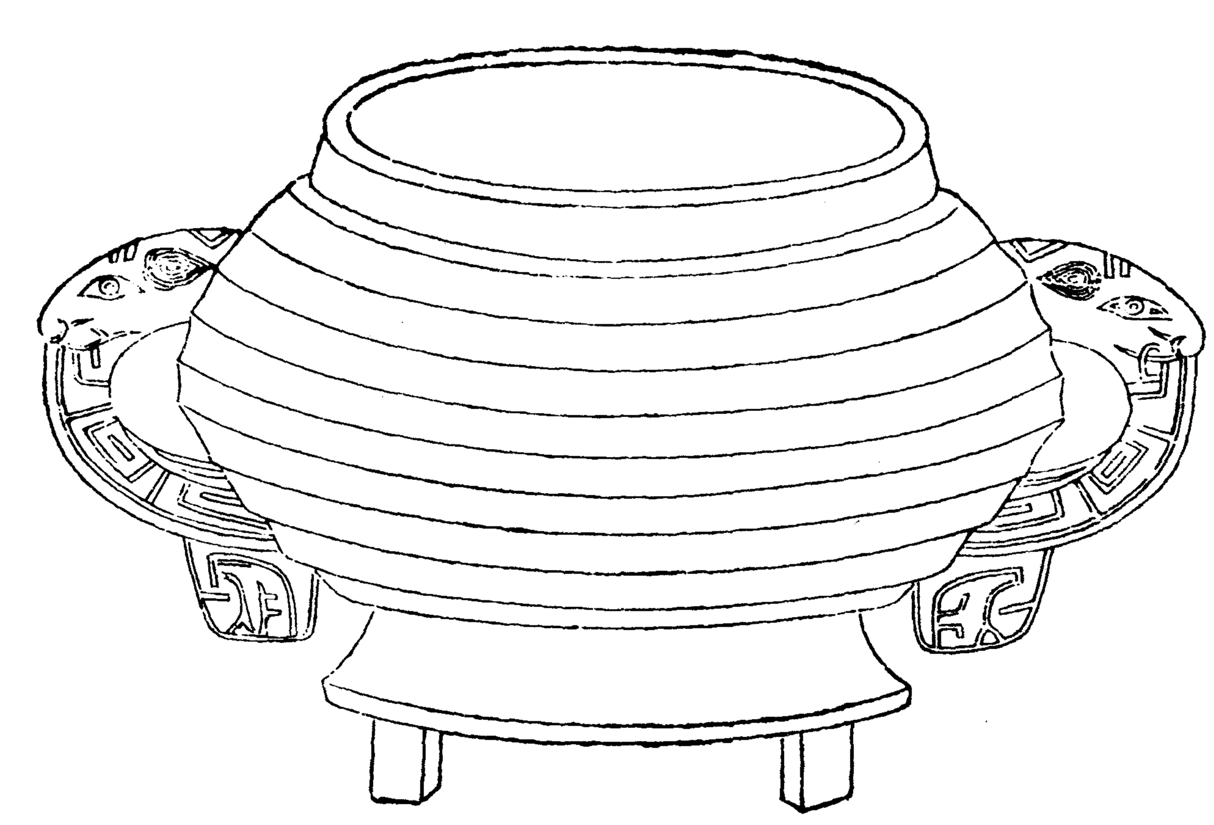




仲酉父
作旅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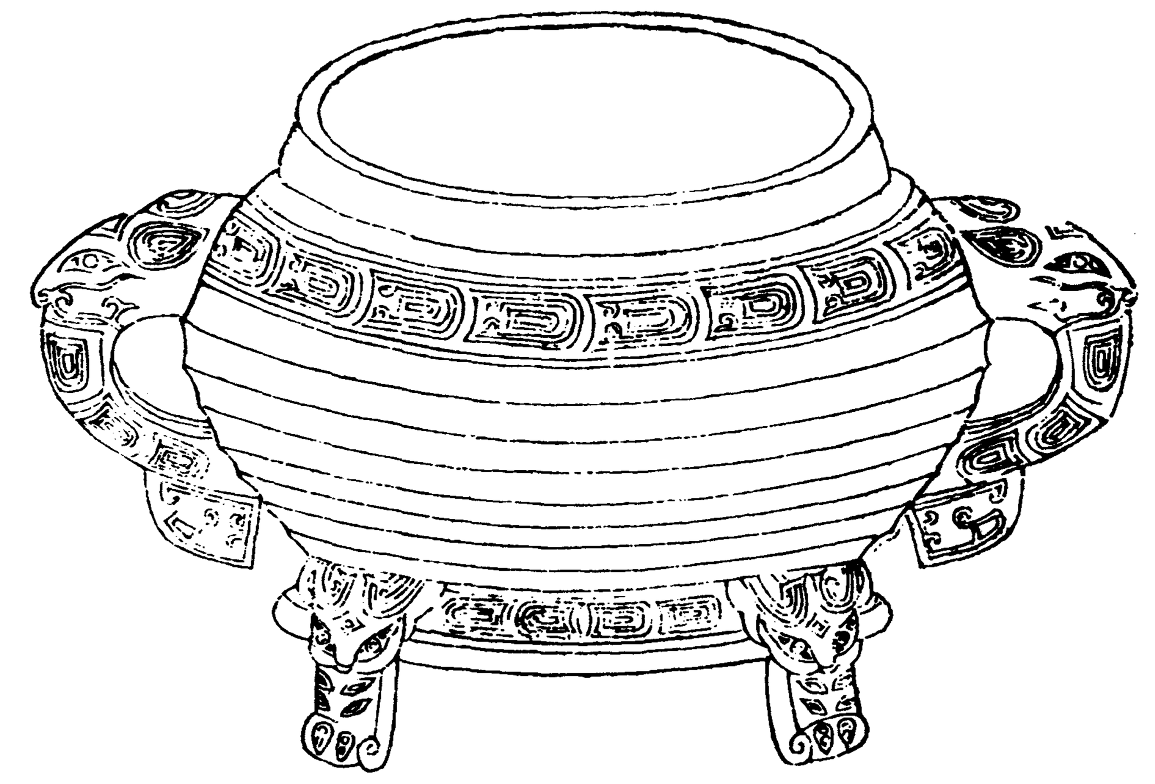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一分口徑六寸四分重一斤三兩有半銘六字其曰仲酉父經傳無所見而曰旅敦者與周虔作旅車敦同蓋旅取其衆耳如卲伯旅匜叔作旅匜審其皆非一器耳

周虎耳敦



右高五寸二分深三寸九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闕蓋無銘是器耳飾虎形通體純素略無設飾製作質朴頗有商之遺風然周器之至佳者也

周夔足敦



右高五寸六分深四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五升四合重五斤四兩闕蓋無銘虎耳夔足飾以雷帶比他器文鏤簡古製作去商爲未遠蓋周初器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七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八

甗錠揔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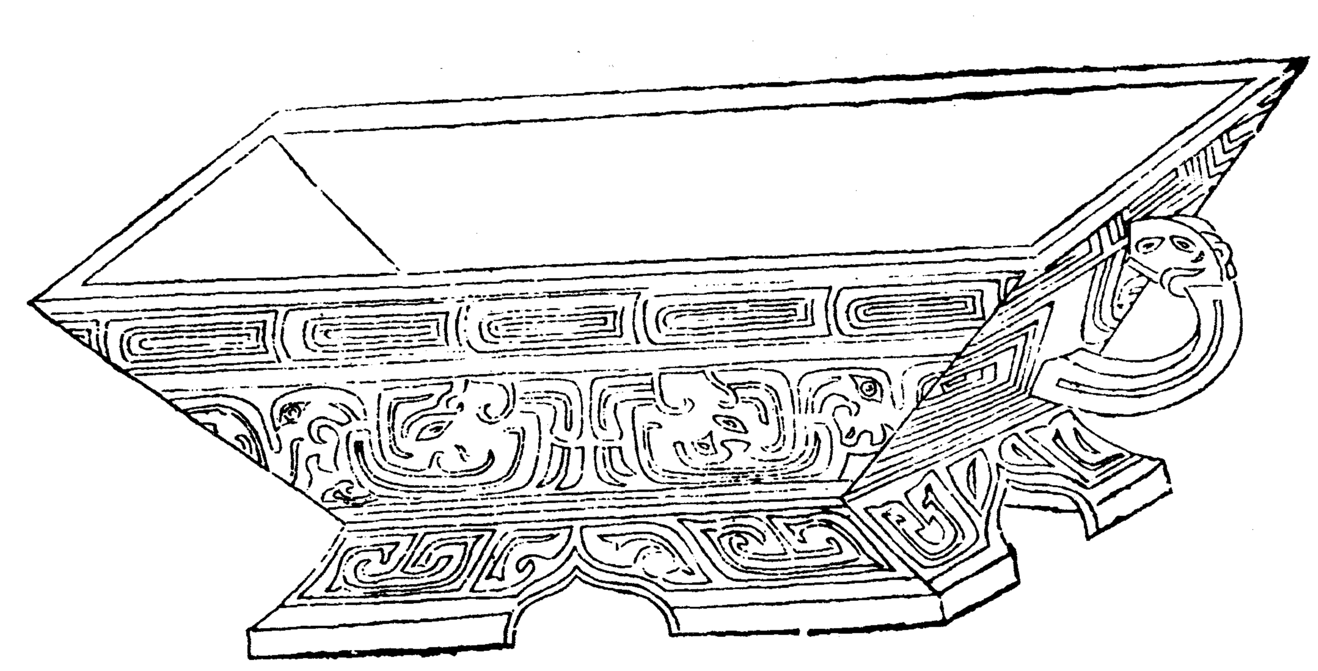
簠簋豆鋪揔說

禮始於因人情而為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器而後行則簠簋之屬由是而陳焉然去古既遠禮文寖失況遭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則諸儒臨時泛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為外方而內圜以簋為外圜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蠡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方圜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鏤形者所能髣髴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者夏以楬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制作

雖殊所以為實濡物之器則一也昔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慈惠之燕訓恭儉之饗亦待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七凡以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凡以尚齒也然則用豆之義其可忽諸嘗考制字之法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故孔子於造次之間與夫荅問之際嘗眷眷於此者蓋為是爾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器舊以其鋪之聲與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考簠之器方而鋪之器圜又自與豆登略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之豆亦曰養豆

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鋪陳薦獻之義而其器則豆耳故以附于豆之末云

周叔邦父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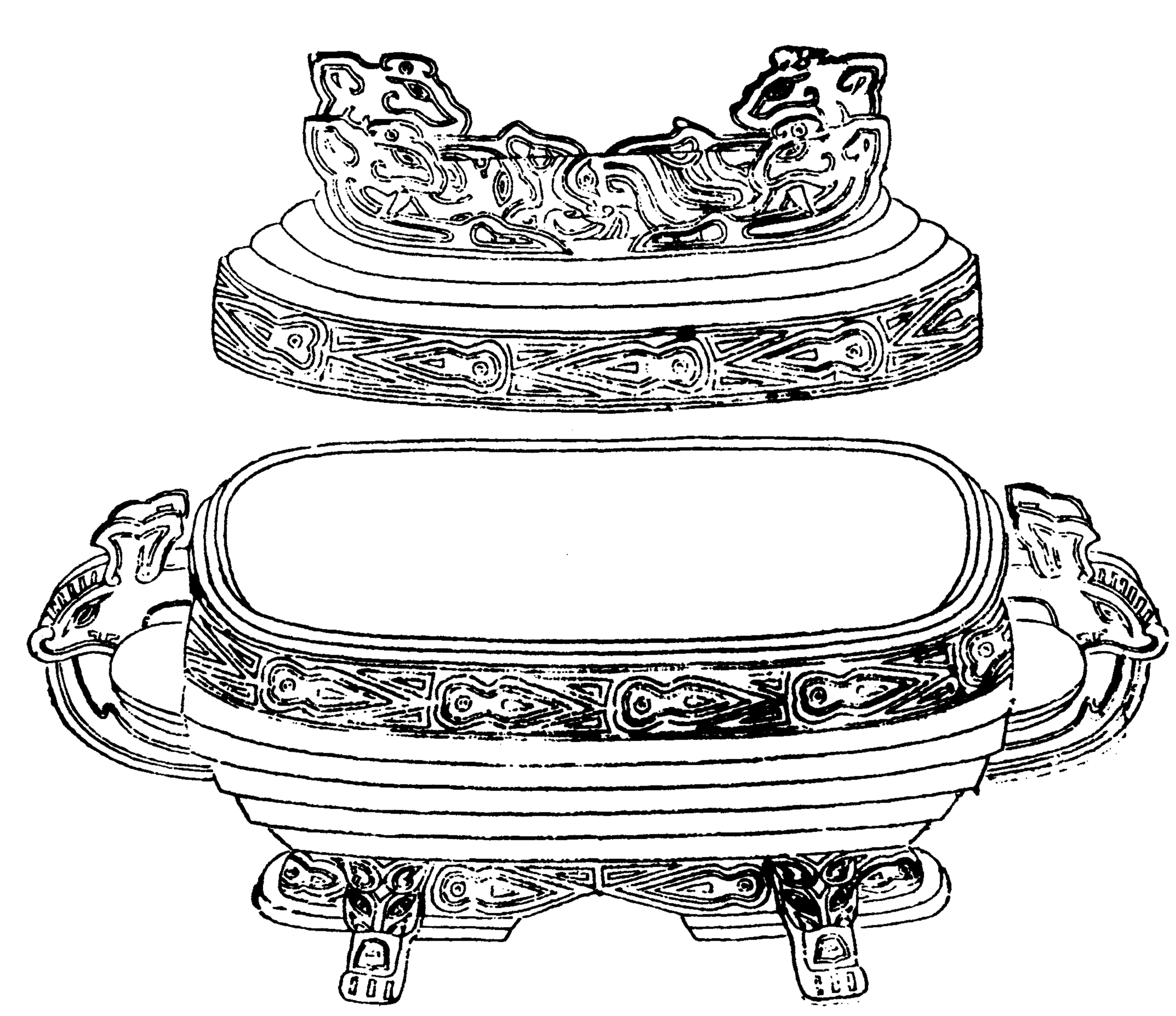


尗邦父作簠
用征用行用
從君王子〻孫〻
其萬年無疆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一合重四斤八兩兩耳銘二十二字曰烒邦父莫知其誰特春秋轅氏名邦盖季晳之子也今所蔵寅簋銘曰烒邦父豈非一種器耶曰用征用行則烒夜鼎亦銘以征以行按王安石字說征正行也凡言征者皆以正行銘之臣有從君之義故又繼之曰用從君王是器飾以蟠螭周以重雷耳

作螭首實周器也

周太師望簋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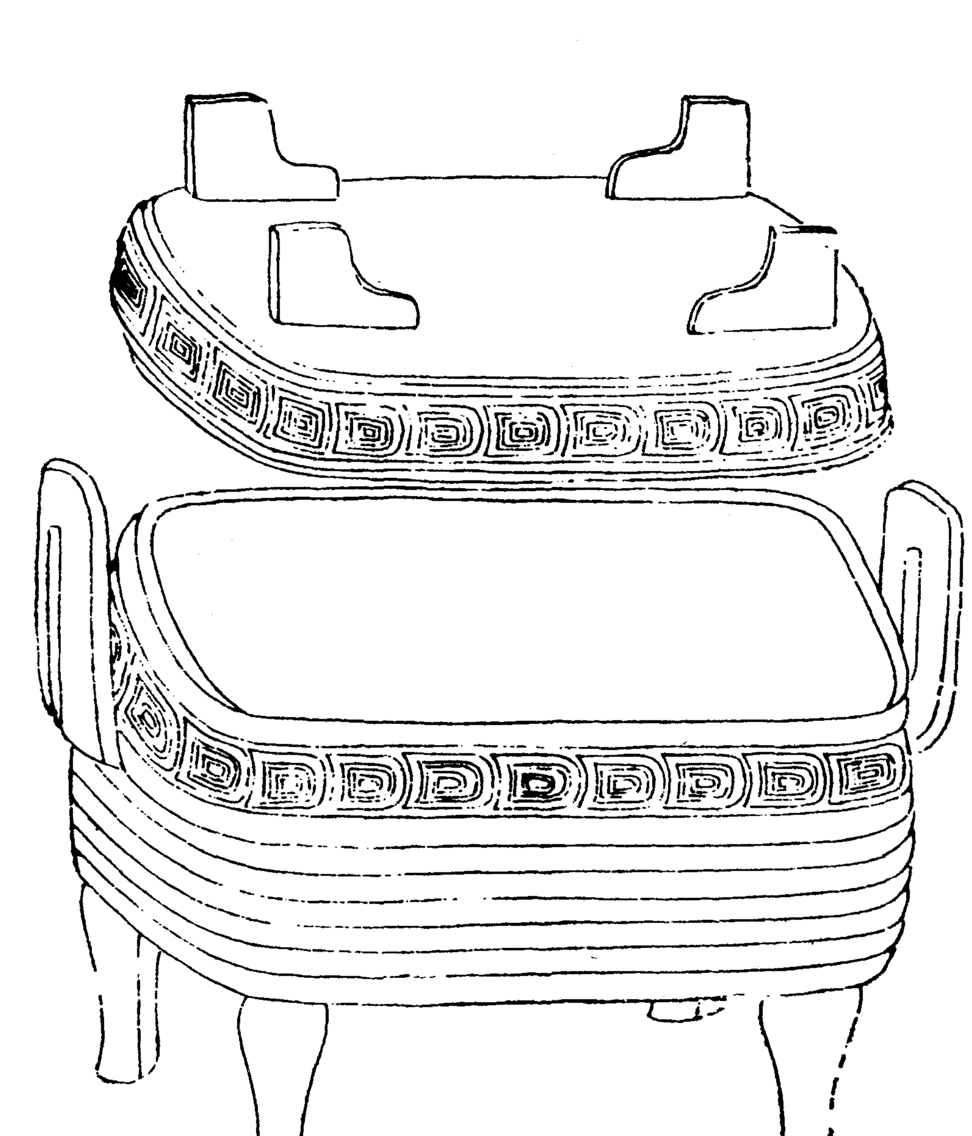


太師小子師望作䵼彝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三升七合共重八斤十有四兩兩耳四足銘共一十八字曰太師小子師望作䵼彝按齊世譜太公出於姜姓而呂其氏也故曰呂尚西伯獵於渭陽得尚與語說之曰自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銘曰太師者語其官也曰望者語其號也曰小子則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義也今簋也而謂之䵼彝蓋䵼訓煮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後可食耳

周京姝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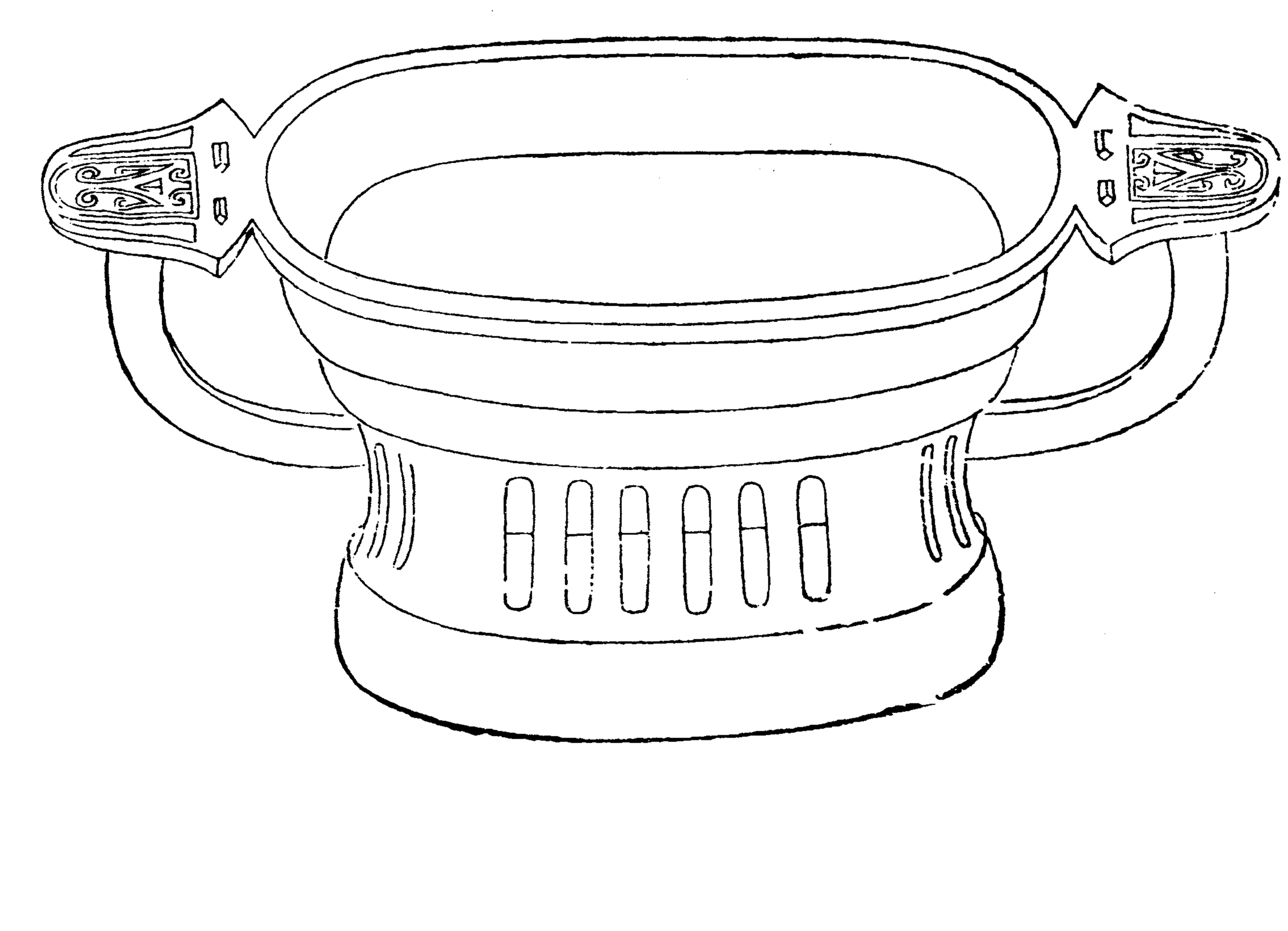




京姝作饗
簋其萬
壽永寶用

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三寸口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四足銘十一字按春秋隱公元年經書鄭伯克段于鄢左傳言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請京邑使居之因謂之京城大叔者疑出於是也諸簋銘款有言旅簋有言寶簋而此曰饗者因饗禮以錫其器若彤弓言一朝饗之者是也

周素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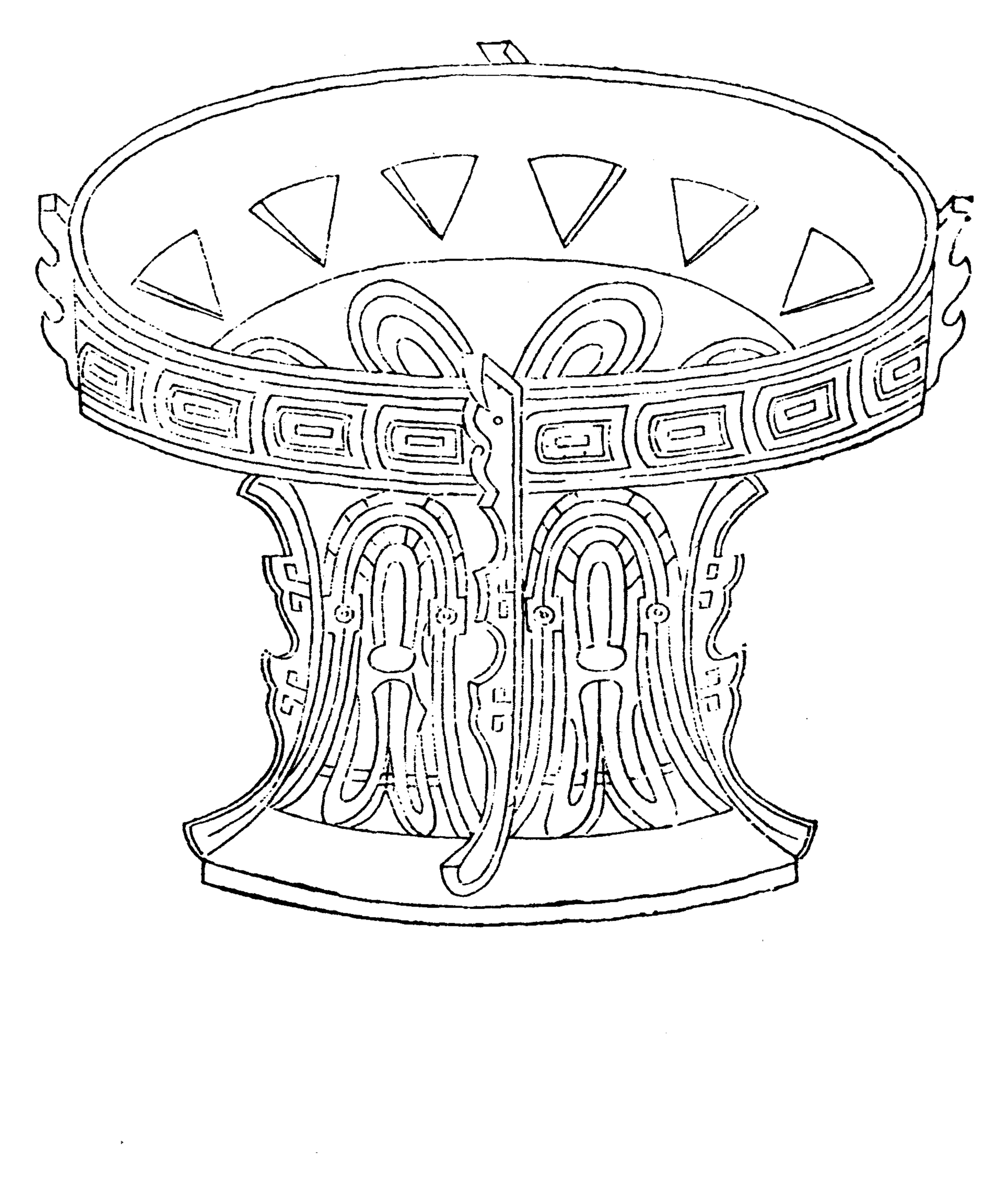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二分深一寸六分口徑長八寸四分闊七寸七分腹徑長九寸闊八寸二分容三升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無銘是器如豆而方如鋪而橢要當歸之簋然其下四面作疏櫺之狀則又與他簋特異豈為簋之制則同而種種施其智巧則不同耳古人制器類皆如是

周魚豆



右高五寸二分深一寸八分口徑七寸六分足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五合重三斤一十兩無銘夫豆盛濡物則醢菹在焉是器飾以魚鱗而魚醢物之屬又為豐年衆多之兆故詩言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古之以多為貴者莫不取此

周疑生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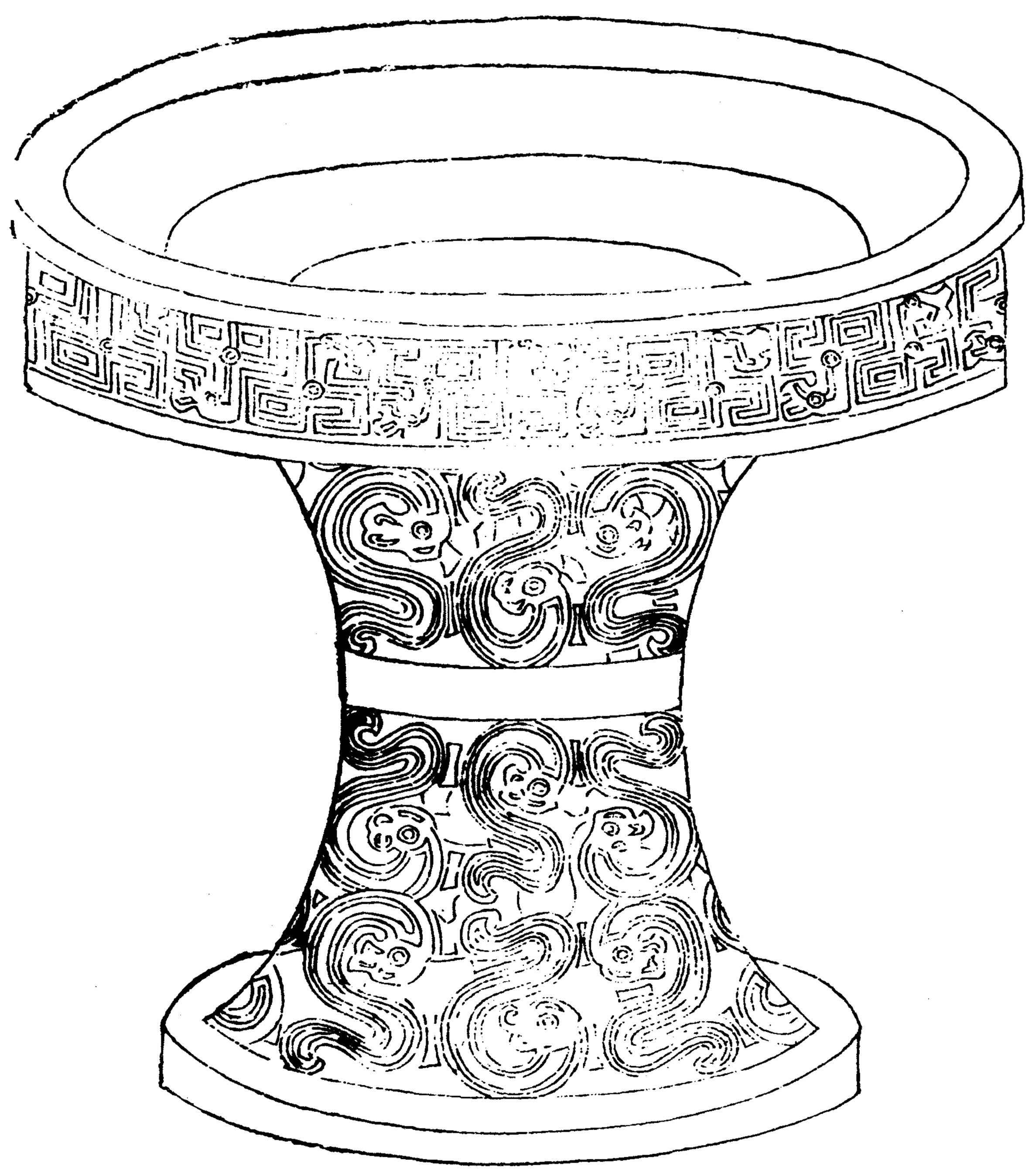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二斤一兩銘八字單疑生考之傳記無見惟周有單穆公踊為盛族然所謂疑生者蓋指其名若左氏言寤生書言宜生皆言其名也此器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宜非所設然紀旁尚餘四拱意其必有承盤是必亡之矣

周蟠虺豆一



周蟠虺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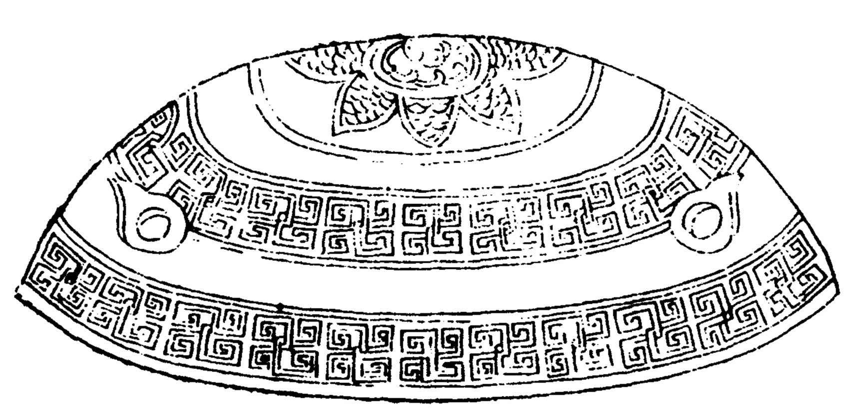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七寸深一寸二分口徑七寸四分足徑六寸容二升重六斤有半無銘

後一器高七寸二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足徑五寸五分容二升重六斤十有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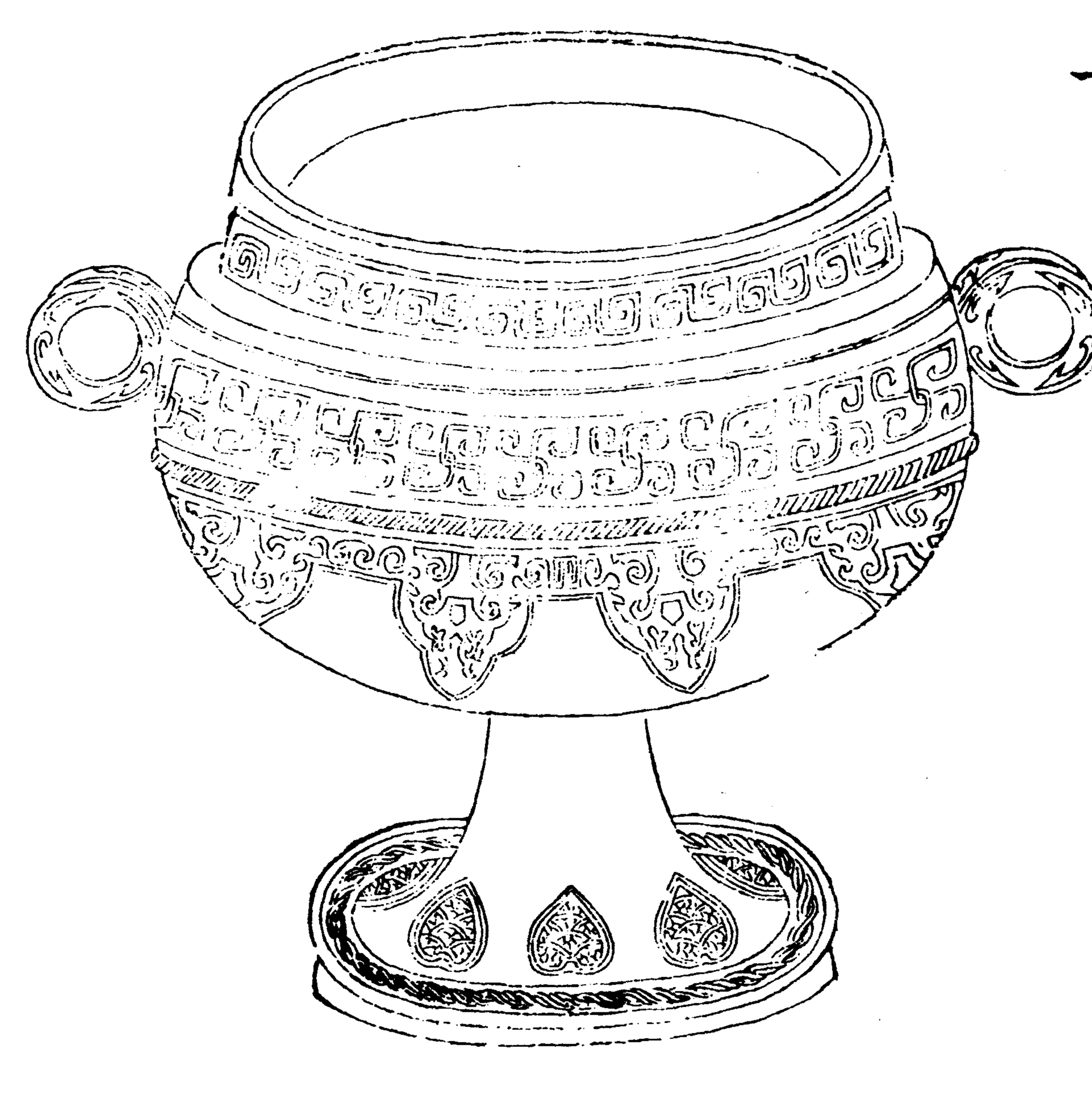
右按禮家言木曰豆竹曰籩瓦曰登今豆以銅為之則知禮家之學多出漢儒臆度爾蓋昔人於彝器未始不用銅也此二器皆著以蟠虺亦與著饕餮以華貪得同意是器周物周官言用豆之禮為詳宜其設飾者致理為多也

漢輕重雷紋豆一





漢輕重雷紋豆二



前一器通蓋高六寸九分深四寸口徑五寸七分容五升有半共重五斤九兩兩耳無銘後一器高六寸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容五升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闕蓋無銘右二器皆以雷紋為飾或輕或重非它紋之比下作垂花前蓋端狀苻葉間錯粟紋與漢鼎蓋全相類其為漢器無疑

周劉公鋪





劉公作杜嬬
尊鋪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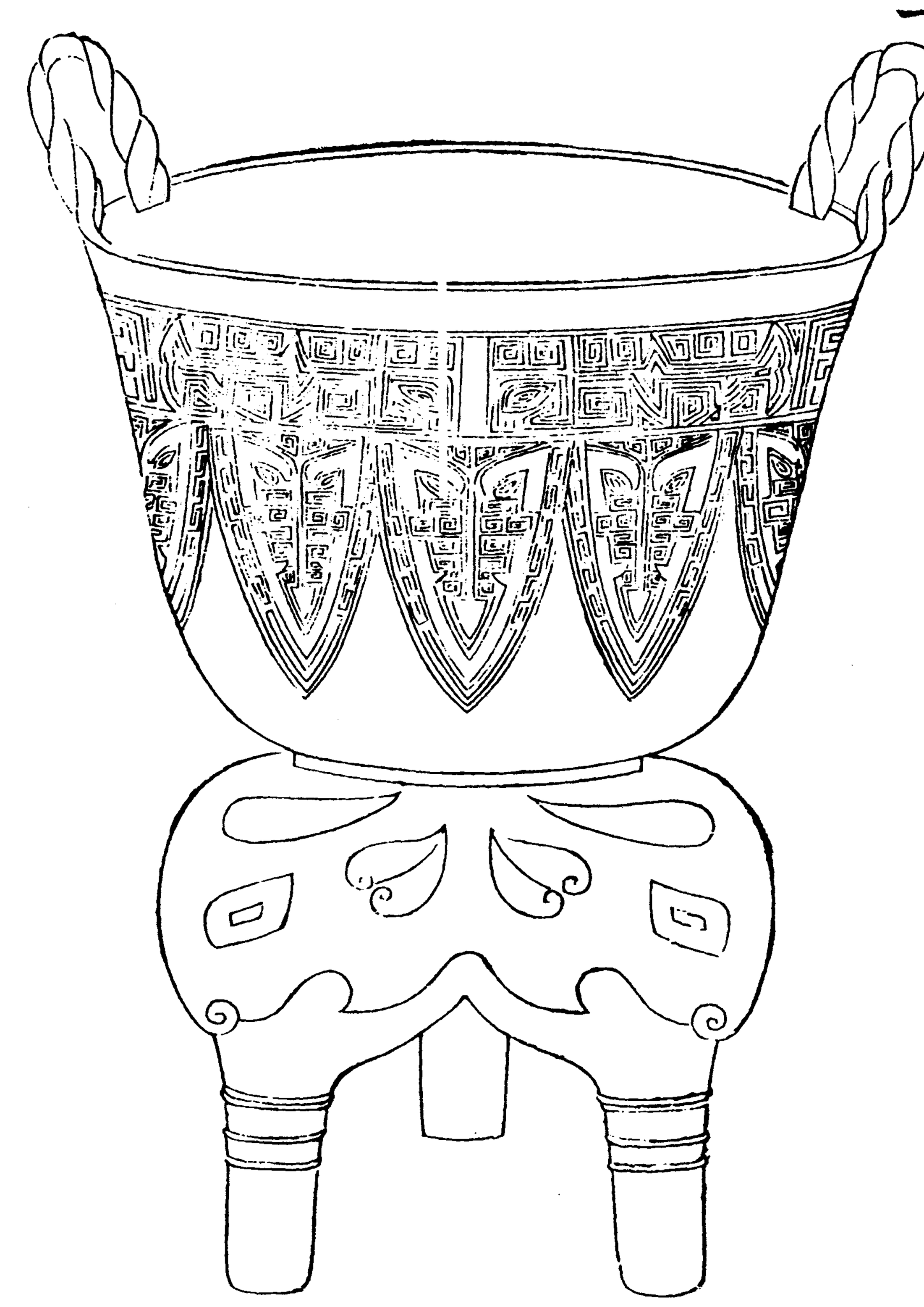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五分深一寸六分口徑七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銘十字按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此曰劉公未審其誰也然言公而不言謚以其劉公自作是器追享杜嬬宜乎不言其謚也劉字當從卯金刀而說文止有鎦字從卯金田此以又易田乃近刀意而許慎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土注兩旁象金生於土中此去其聲單取生金意其省文如此曰杜嬬者無見於書傳觀此形制雖承槃小異於豆然下為圈足宜豆類也攷禮圖有所謂豐者亦與豆不異鄭玄謂豐似豆而卑者是也是器形全若豐然銘曰鋪者意其銘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之不過豆類蓋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

甗錠揔說

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盖無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惟周官陶人為甗止言實二鬴厚半寸脣寸而不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從獻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甑盖舉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至梁乃謂之鉹或謂之酢餾名雖不同所以為器則一而已是甗也有銘曰彝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常故也惟有常而不作奇巧此所以為執物歟其後復有名錠者用以薦熟物其上則環以通氣之管其中則置以烝飪之具其下則致以水火之

齊盖致用實有類於甗故有所謂虹燭錠與夫素錠者於是咸附之於甗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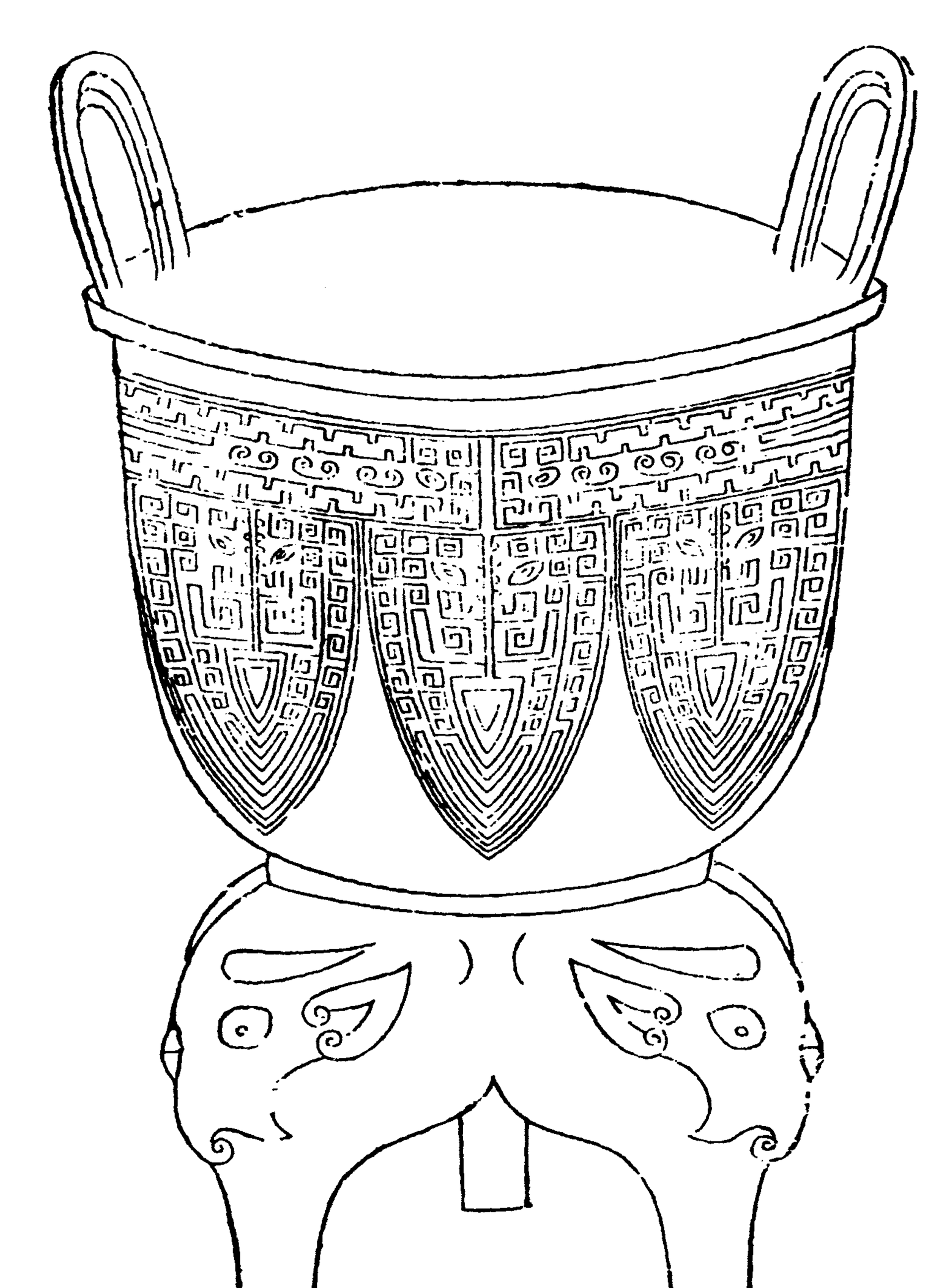
商父已甗一





見父已

商父已甗二





亞無儔作
父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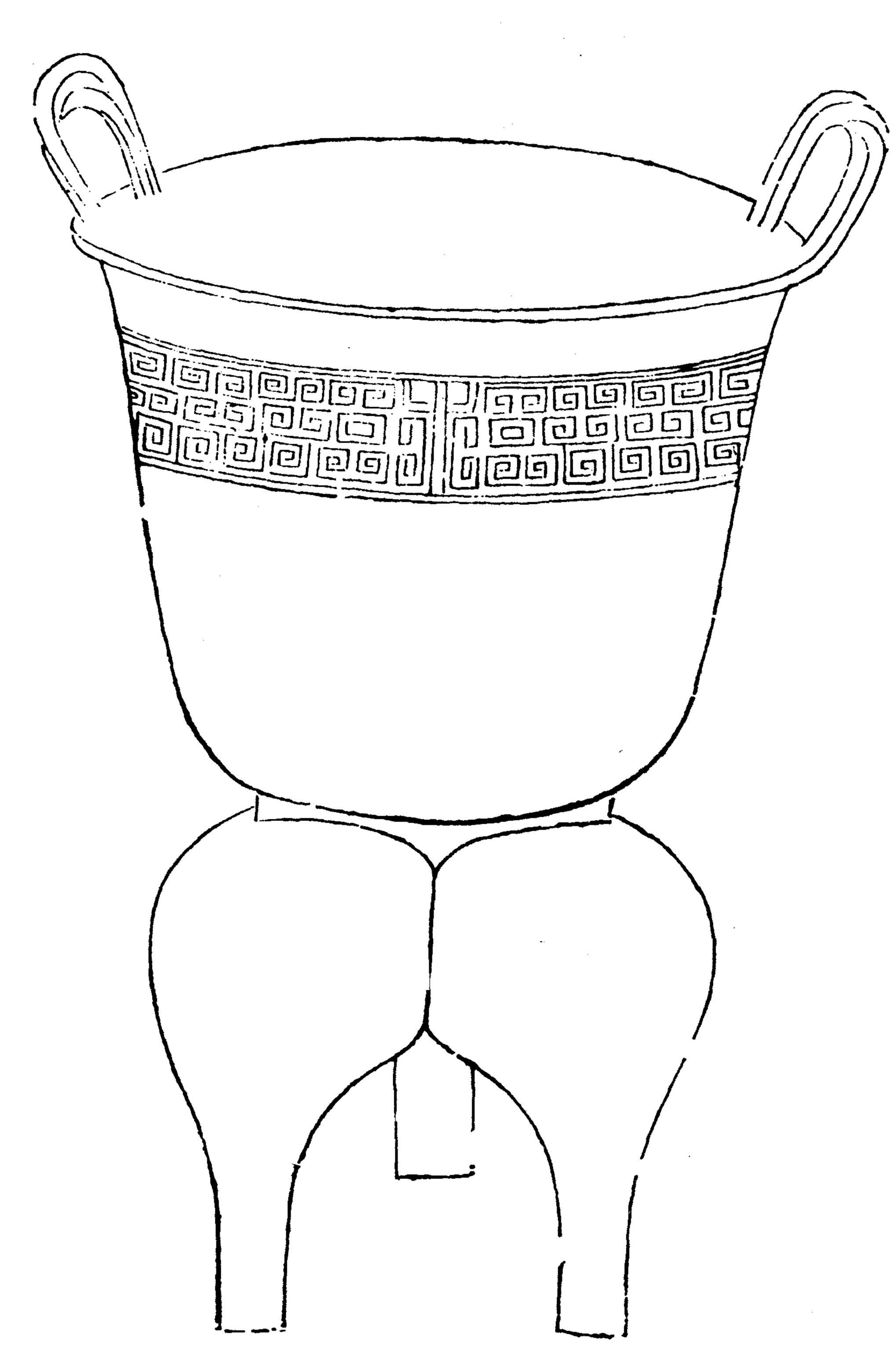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深自口至隔六寸有半自隔至底三寸口徑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五分容自口至隔一斗一升自隔至底三升九合重一十四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三字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三寸口徑九寸耳高二寸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

三合重十有一斤三足銘七字

右按三代之間惟商人號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陳之祭祀者曲致其盡故於此特以見為銘蓋以祭神如神在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故也非事亡如事存者曷以至此後一器曰亞者廟室之形曰無傳者疑其作器者之名也

商父乙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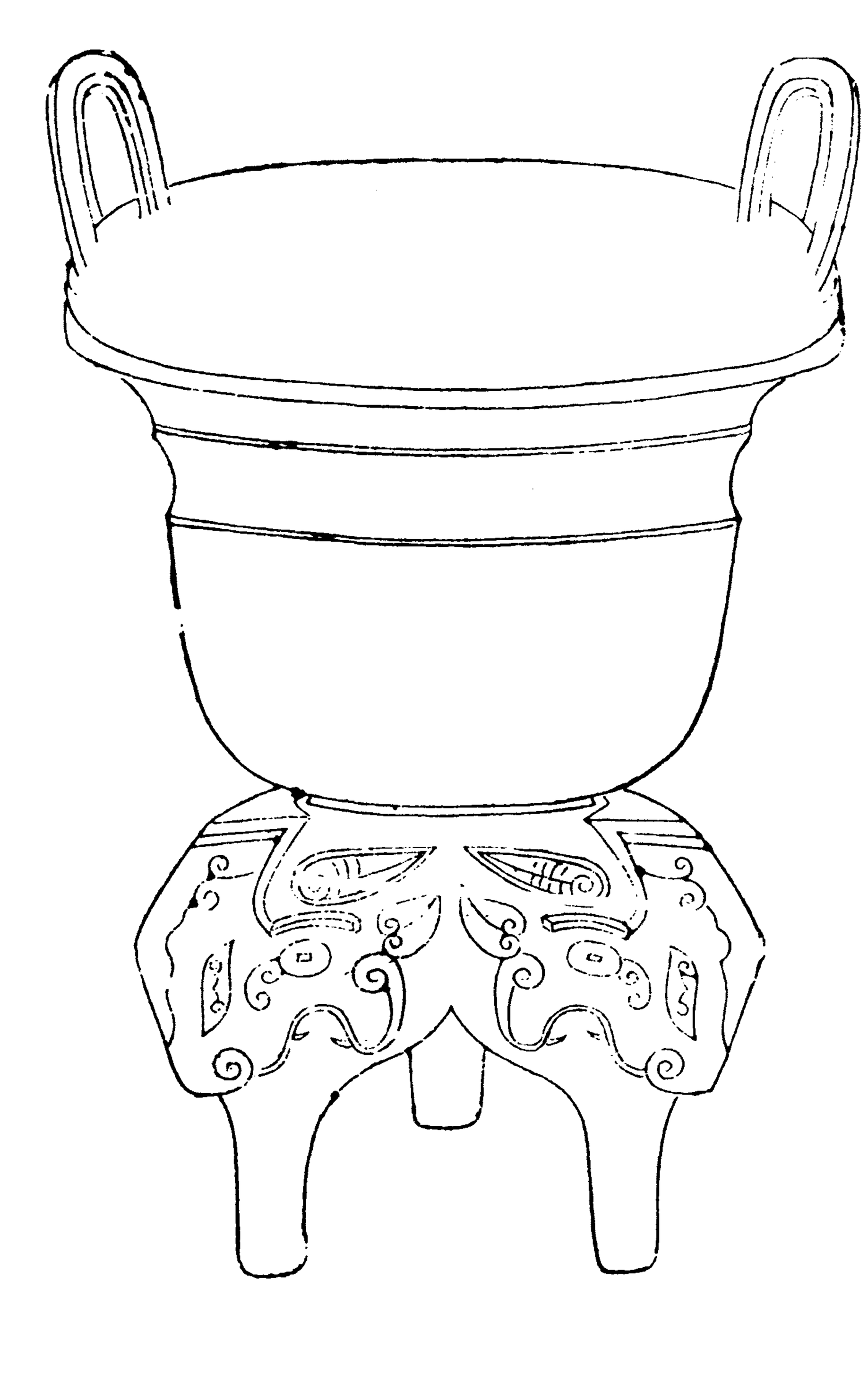




子父乙
虎

右高一尺一寸九分深自口至隔五寸九分自隔至底四寸一分口徑八寸八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容自口至隔八升自隔至底三升五合重十有一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子虎父乙子商器類銘之蓋子商姓也乙商君之號曰虎則取似其形而所藏器有五虎父丁鼎亦作此虎形蓋饗禮形鹽亦虎也以人道事神故宜有此而司尊彝用虎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此是器純緣之外三面作雷電饕餮而隔腹皆不加文飾為商物也

商祖己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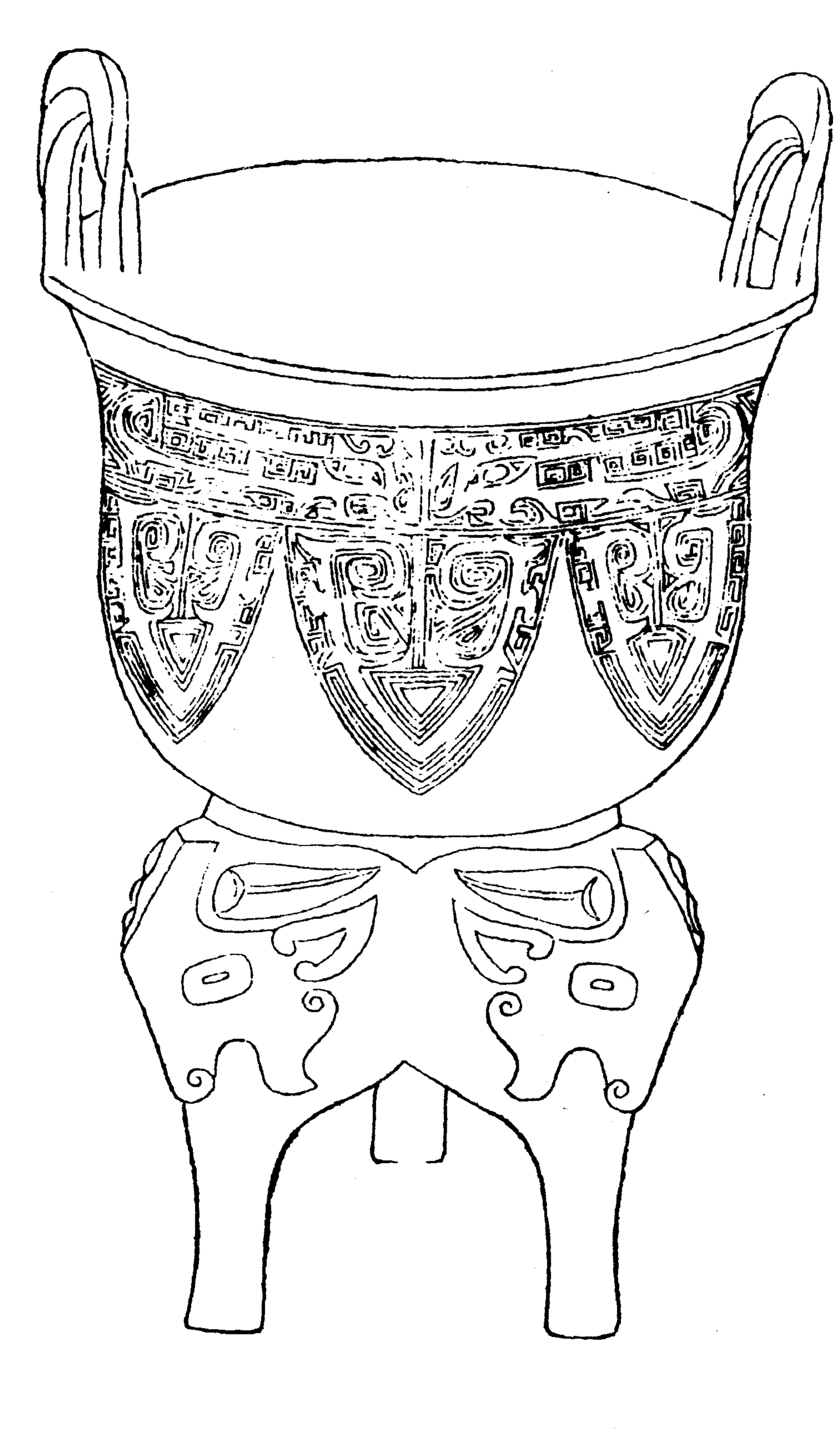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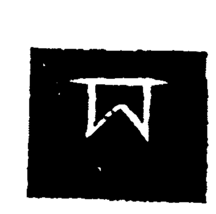
作祖己
尊彝癸

右高一尺一寸四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二寸八分口徑八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七升自隔至底二升五合重九斤有半三足銘六字或以商高宗朝有臣嘗作高宗彤日以訓王曰祖己則祖己者疑商之臣乎然按彝器間類多以祖乙祖丁祖戊祖辛為銘則凡稱祖者孫之所作也乙丁戊辛云者乃其號耳用是

考之祖己者其惟商之雍己歟言癸者商有天癸癸為己作祭器也此甗而謂之尊彝非周官所謂六尊六彝之謂蓋商制未分凡可尊可法者則曰尊彝

商鬲甗一





象鬲形

商鬲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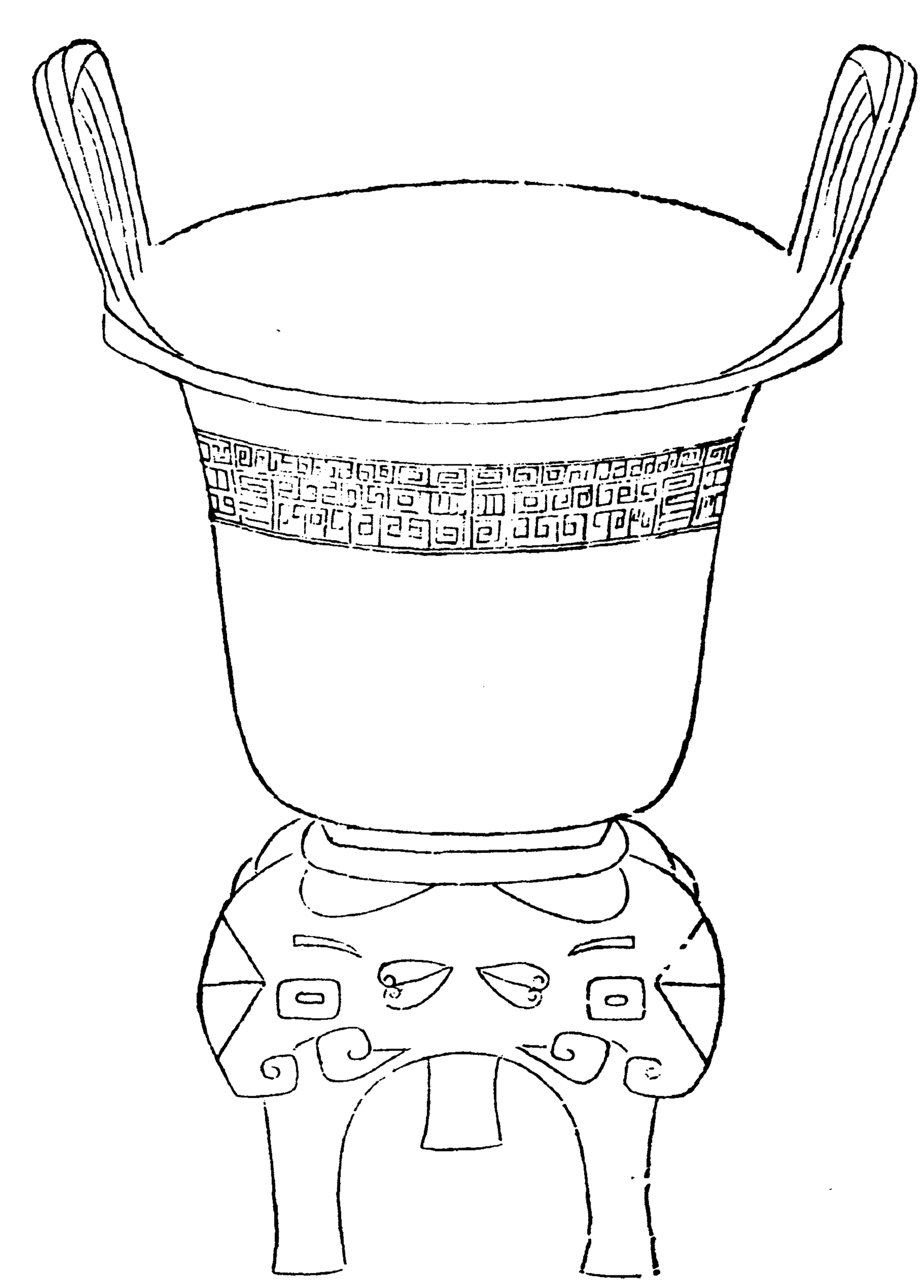


象鬲形

前一器高一尺一寸八分深自口至鬲五寸
九分自鬲至底四寸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
二分口徑九寸一分容自口至鬲八升三合
自鬲至底三升二合重十有一斤七兩三足
銘一字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鬲六寸
自鬲至底三寸三分口徑九寸三分容自口
至鬲九升自鬲至底三升二合重十有一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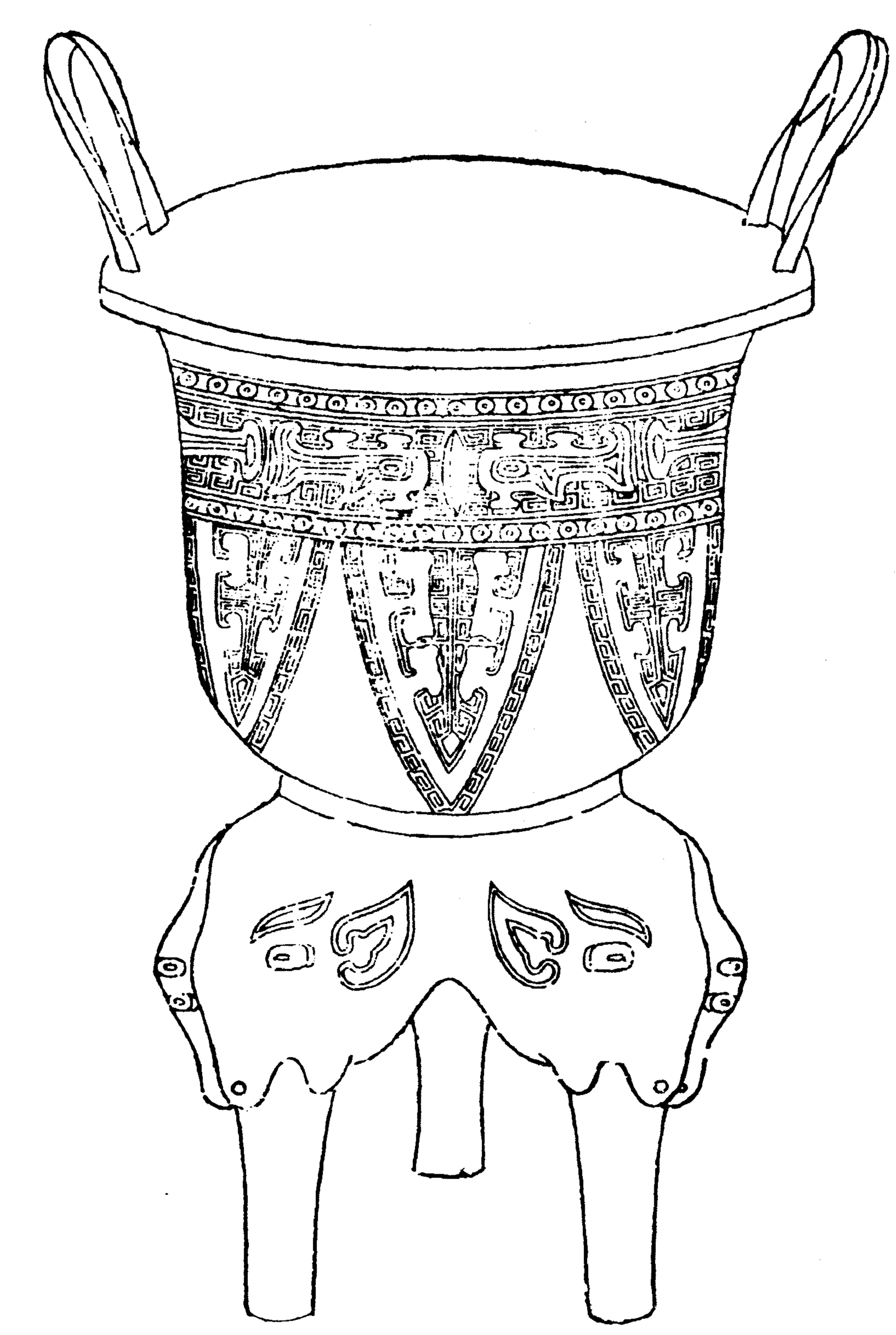
四兩兩耳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銘各一字皆象鬲之形葢甗之為器
上體作甑下體作鬲王安石嘗釋其義以謂
鬲獻其氣甗能受焉取鬲以為銘可謂得之
矣

商饕餮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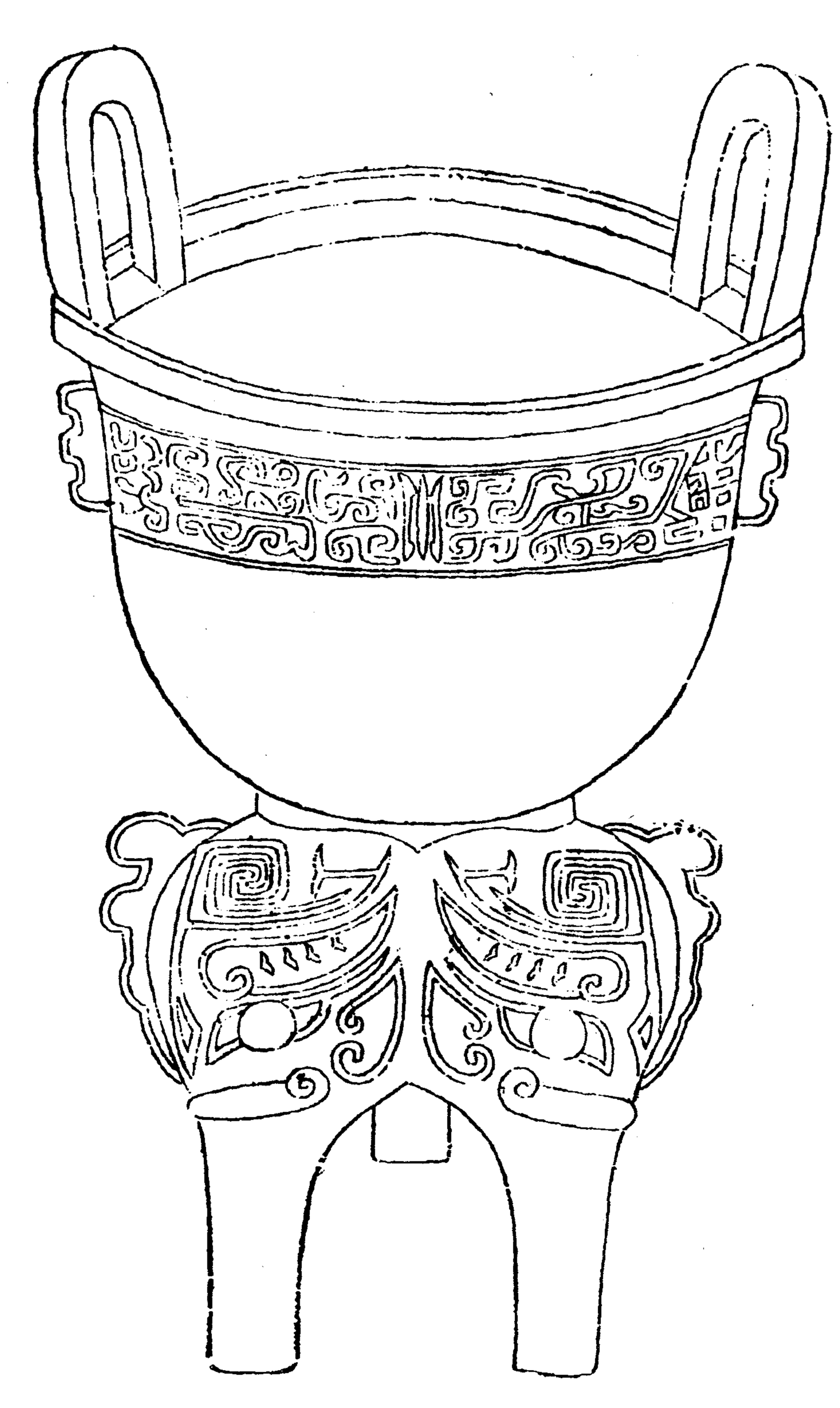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五分深自口至鬲五寸五分
自鬲至底二寸八分口徑八寸六分耳高二
寸闊一寸八分容自口至鬲五升八合自鬲
至底二升四合重七斤三足無銘足間所飾
饕餮與商甗皆相類而兩耳純緣文鏤至鬲
又與商立戈甗無少異製鍊精工非商物不
能及此

周垂花雷紋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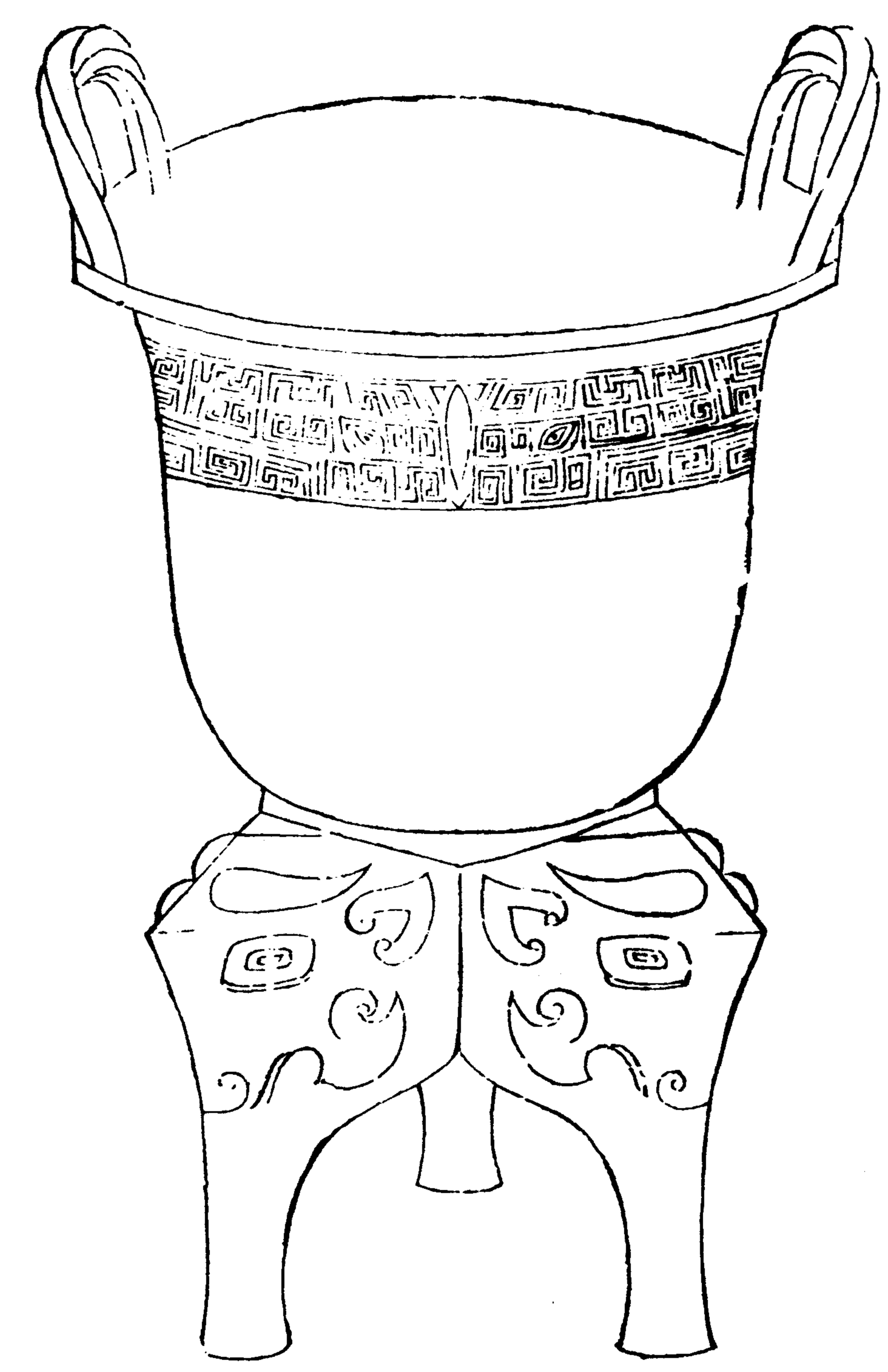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寸二分深自口至隔一尺自隔至底六寸口徑九寸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重九斤八兩三足無銘是器甗也所以為炊物之具三面設饕餮之飾間以雷紋如連珠相屬下有垂花隔作三象出鼻為足中有隔可以熟物古人創物之智其所以造形窮理為備於此是必周器也

周盤雲饕餮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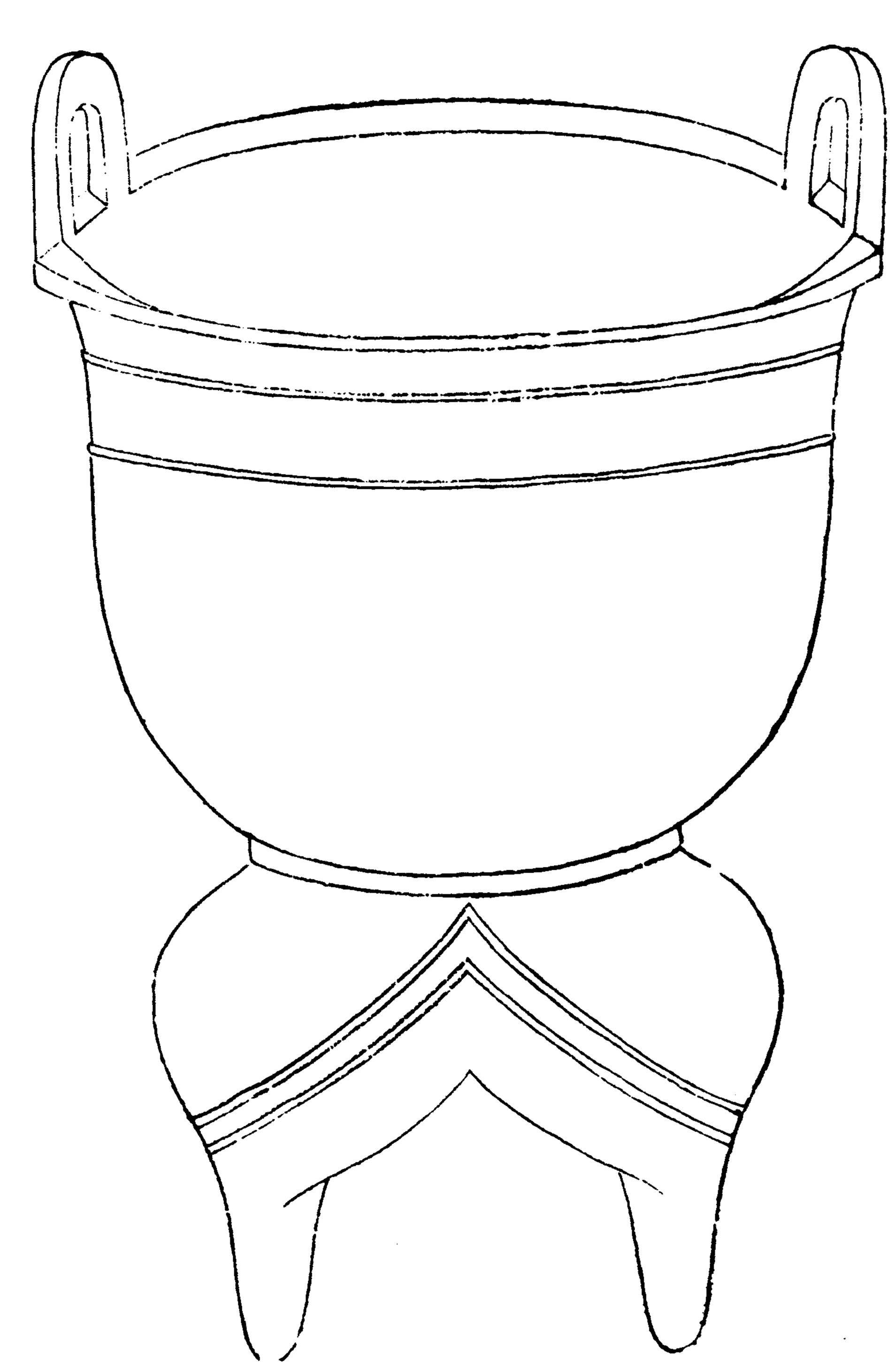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七寸七分深自口至隔八寸二分自隔至底三寸八分耳高四寸三分闊三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九分闊隔通容三斗六升重三十五斤三足無銘且甗常隔而能通所以獻其氣於上以為飪物之具以達水火之氣蓋熟物自下始也飾以盤雲以象其氣盤結不散致雨之道也氣之熟物其猶是歟飾以饕餮所以思患豫防之義存焉

周雷紋饕餮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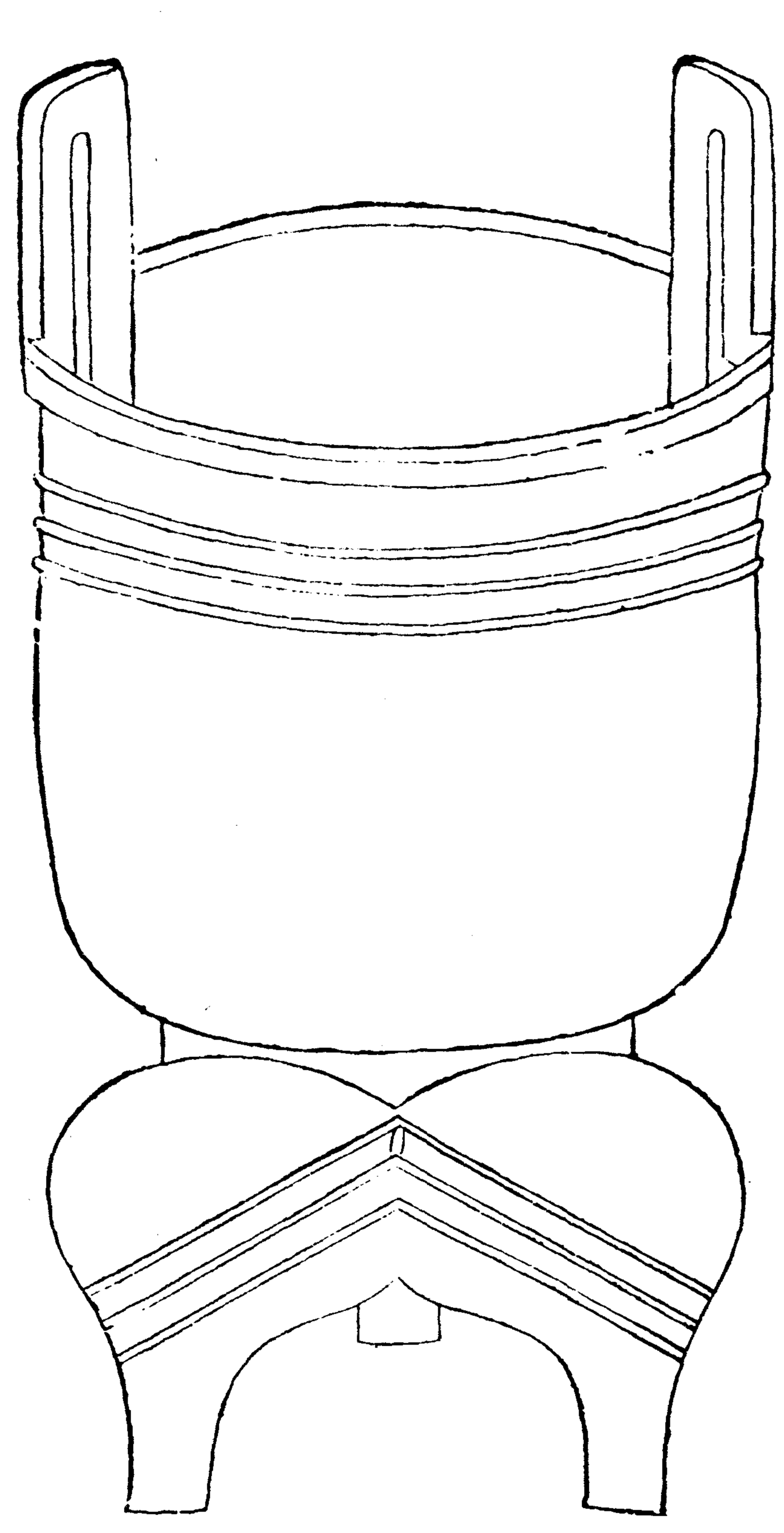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三分深自口至隔六寸自隔至底四寸六分口徑九寸三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五分容自口至隔九升有半自隔至底三升六合重十有一斤八兩三足無銘是器甗也甗之為飾類以饕餮雷紋間錯而耳作綯紐足為象鼻蓋先後製作相承故無少異非若尊彝各有取法所以無嫌於沿襲也

周紈素甗一



周紈素甗二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深自口至隔七寸一分自隔至底三寸八分口徑八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自口至隔一斗一升自隔至底三升有半重一十五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三寸九分口徑八寸七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六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二升九合重十有二斤六兩三足無銘

右二器純素不加雕鏤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隔以獻氣合二體而甗之所以備焉周禮則陶人為甗而此悉銅為之考其所自由闕而東謂之甗至梁乃謂之鉹鉹之字从金則甗未必為陶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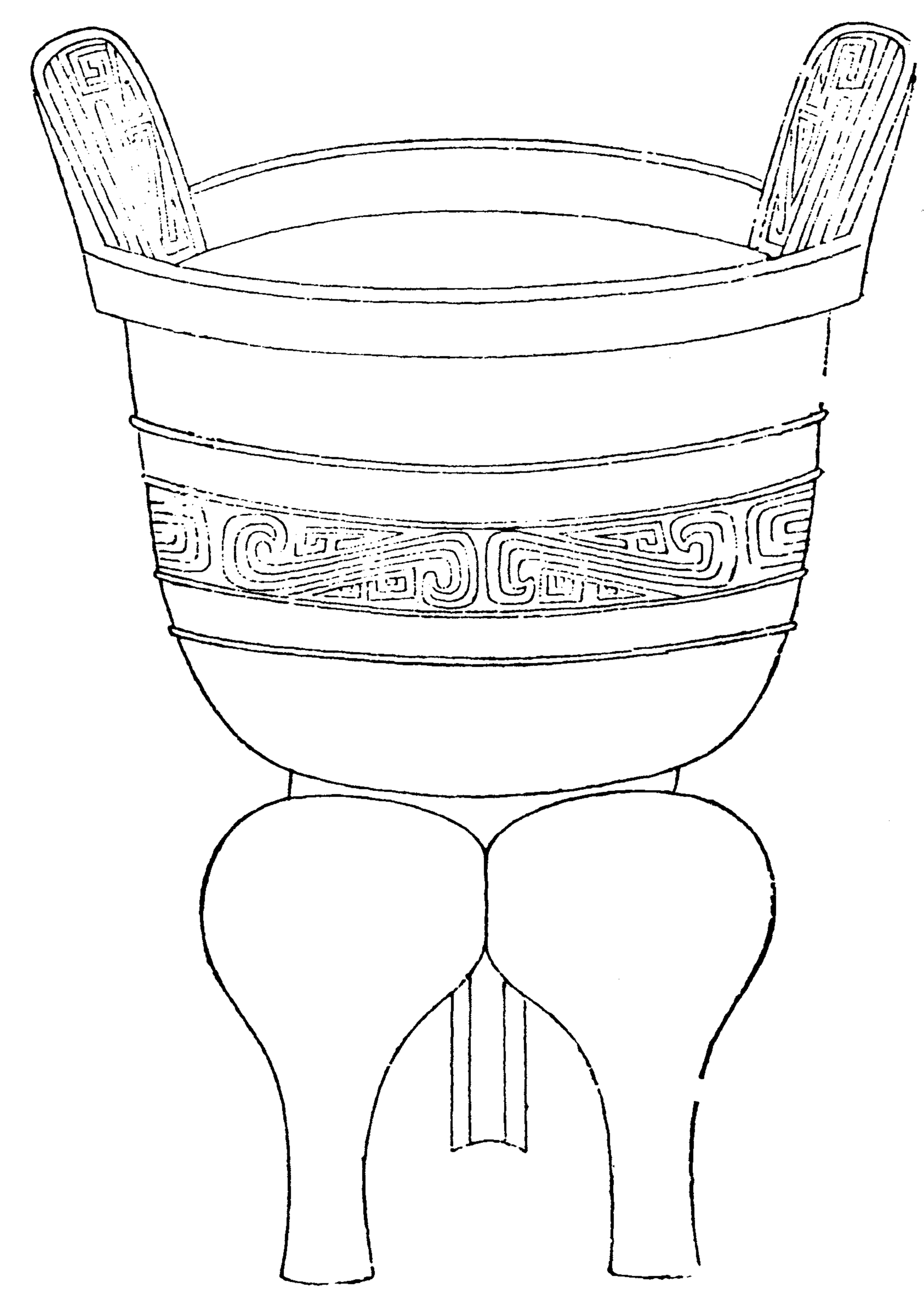
漢偃耳甗



右高六寸深五寸七分口徑八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容一斗六合重四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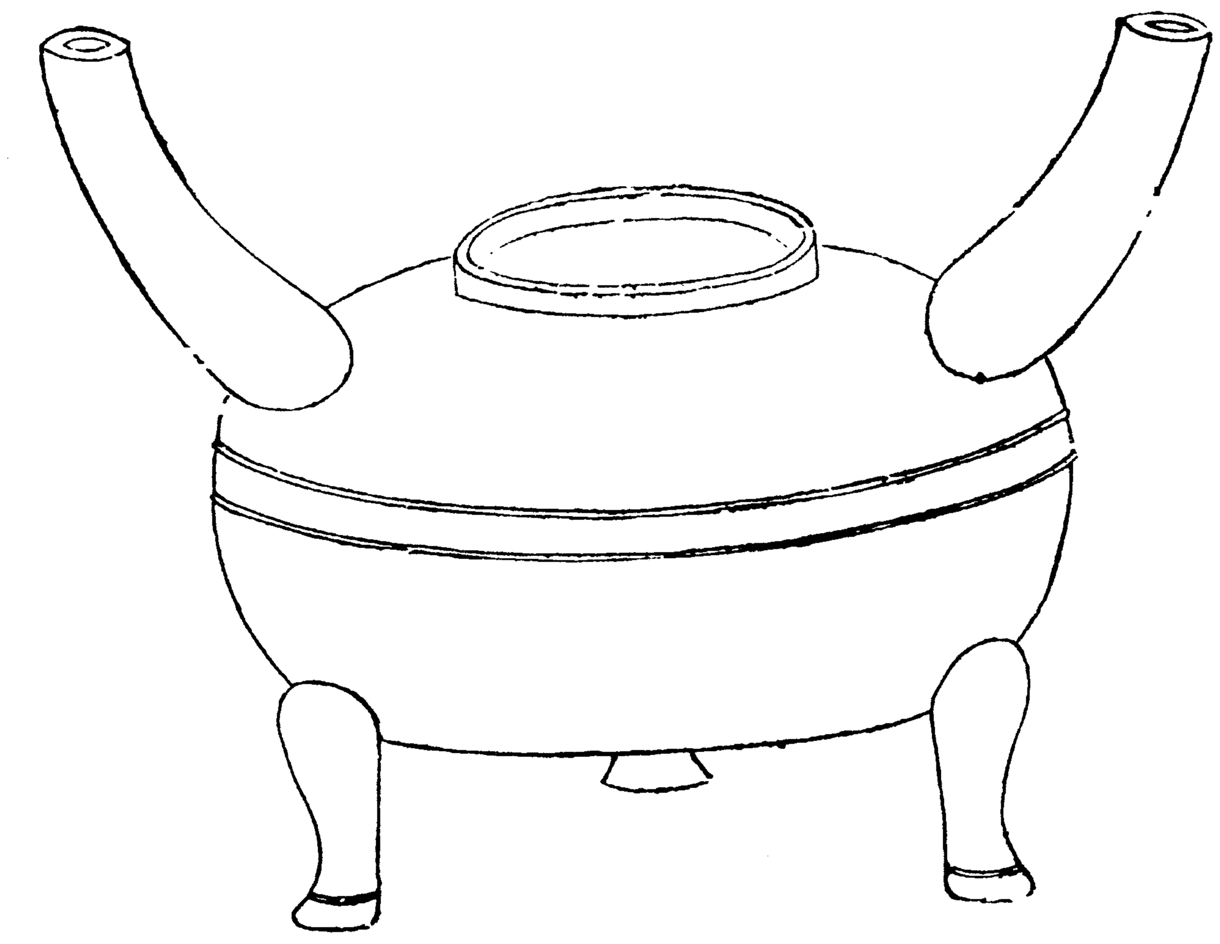
耳外附如釴而偃底跡通不設隔與蟠夔甗一類惟腹著蟬紋為少異蓋亦漢物也

漢直耳鬲



右高一尺六寸深自口至隔七寸自隔至底三寸五分口徑一尺四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二寸二分容自口至隔一斗九升自隔至底六升八合重二十一斤六兩三足無銘是器腹間微歛可以承隔而無鼻鋬雖鍊冶未盡善而形制近古必漢初物也

漢虹燭錠





王氏銅虹燭錠

兩辟并重二十二斤四兩

第一

右鬲五寸四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三寸容四升八合重四斤八兩三足銘一十八字自三代至秦器無斤兩之識此器顯其斤重又字畫與漢五鳳鑪款識相類寔漢物也說文以錠為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殆薦熟食之器但闕其盖而不完曰王氏者未審其為誰也曰第一則知為虹燭者數不特此耳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八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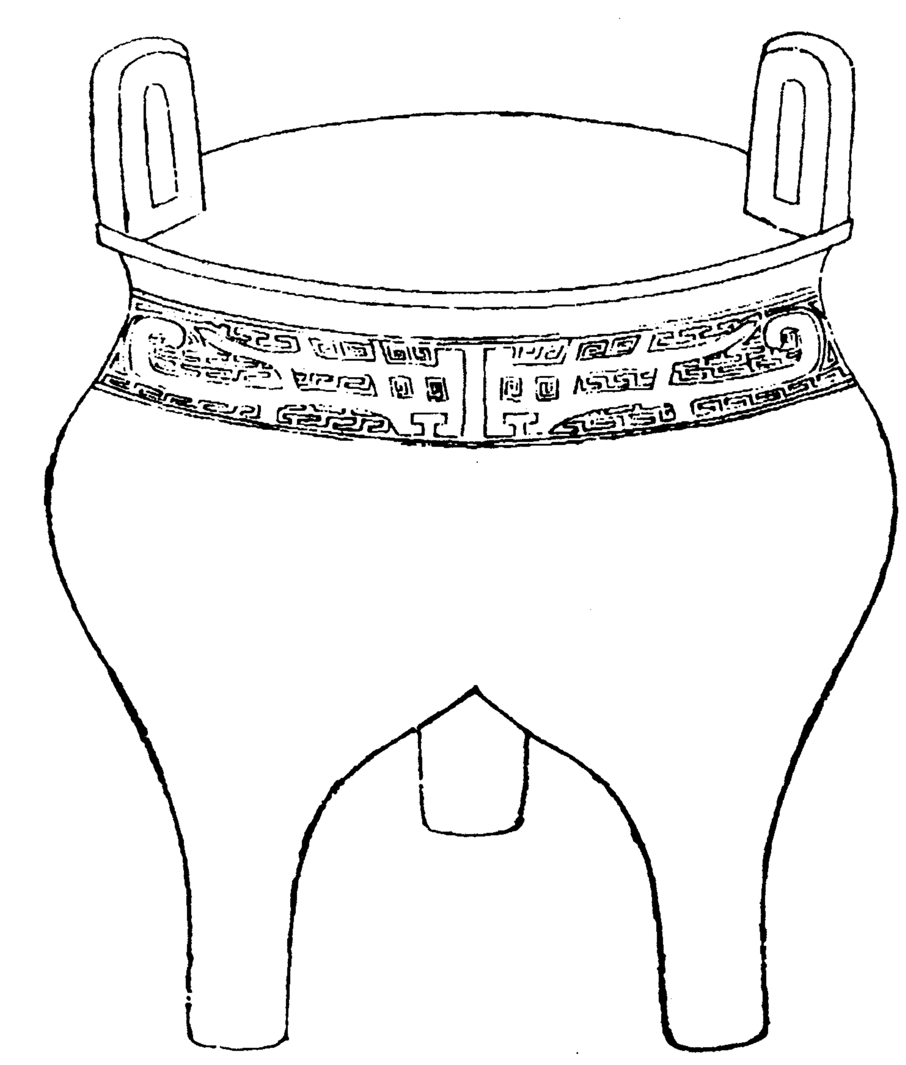
鬲鍑揔說

鬲鍑摠說

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職所司之物而鬲居其一夫鬲與鼎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則特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簠所盛者稻粱簋所盛者黍稷而已故王安石以鼎鬲之字為一類釋之以謂鼎取其鼎盛而鬲言其常飪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考其器信然且爾雅以鼎款足者謂之鬲而博雅復以鬷鏤鬲鍑鬵甗皆為鬴則鬲鼎屬又鬴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惟吳揚之間乃謂之鬲名稱雖異其實一也漢志謂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蓋自腹所容通

於三足其製取夫爨火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若鍑之為器則資以熟物而許慎謂似釜而大口蓋是器特適時所用非以載禮今考其所存則鎔範以成者似異乎許氏之說豈非不必拘於形製徒取諸適用而然乎

商母乙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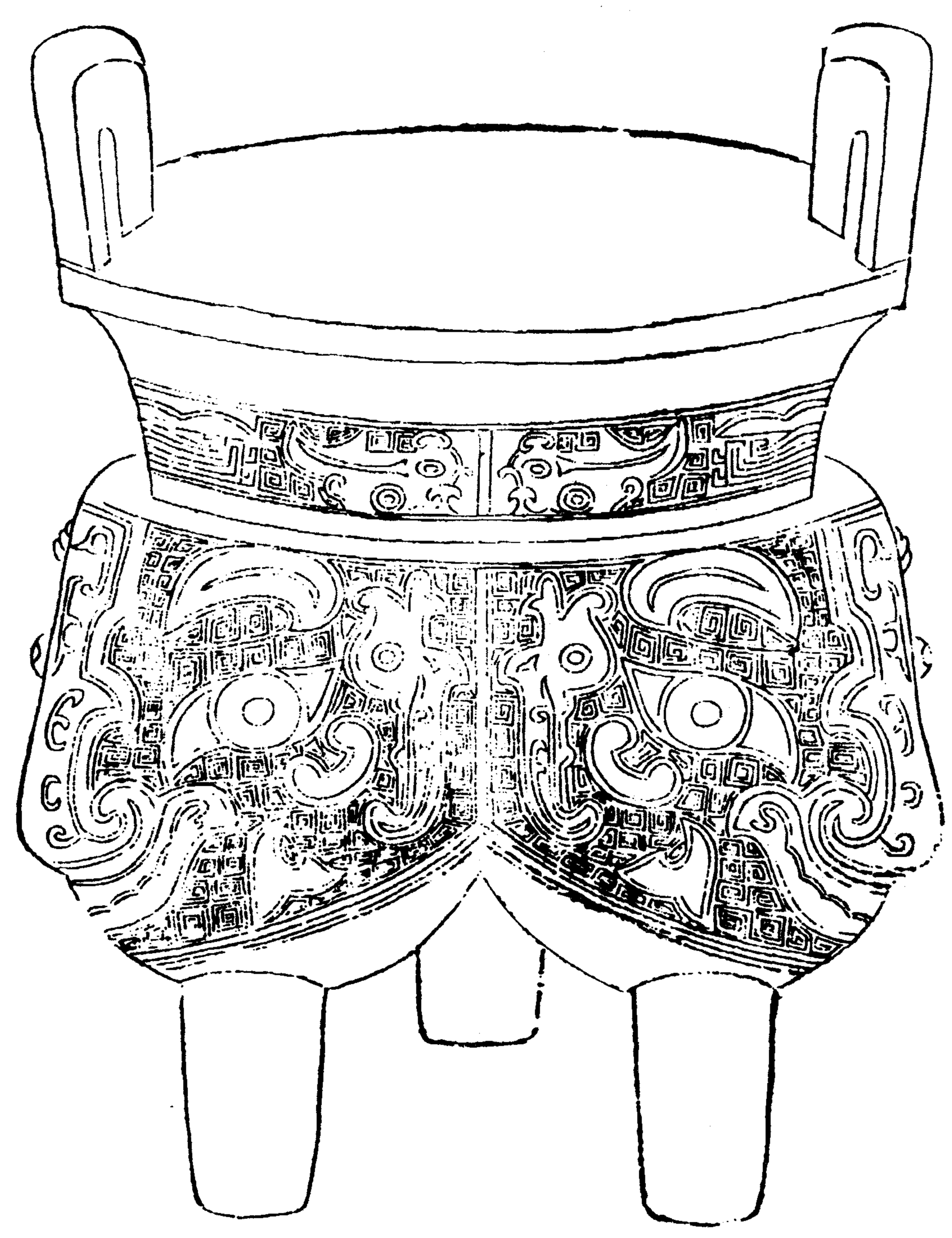




亞形中
孫執戟
母乙

右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一斤十有二兩兩耳三足銘作亞形中孫執戟字曰母乙按天有十日以甲乙第其次商自報丁以來始以是為號至丁天乙是為成湯由成湯傳二十八王至于帝辛未有不以是為稱者其閒有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則母乙者疑為乙稱之后而後世子孫名之也商祖于契契之生實自有娀氏之女而詩於長發嘗及之則知具母道者皆得廟食也故周繼商之後亦有姜嫄之廟而後世又以為禖神焉然則商母乙鬲豈非用於宗廟之器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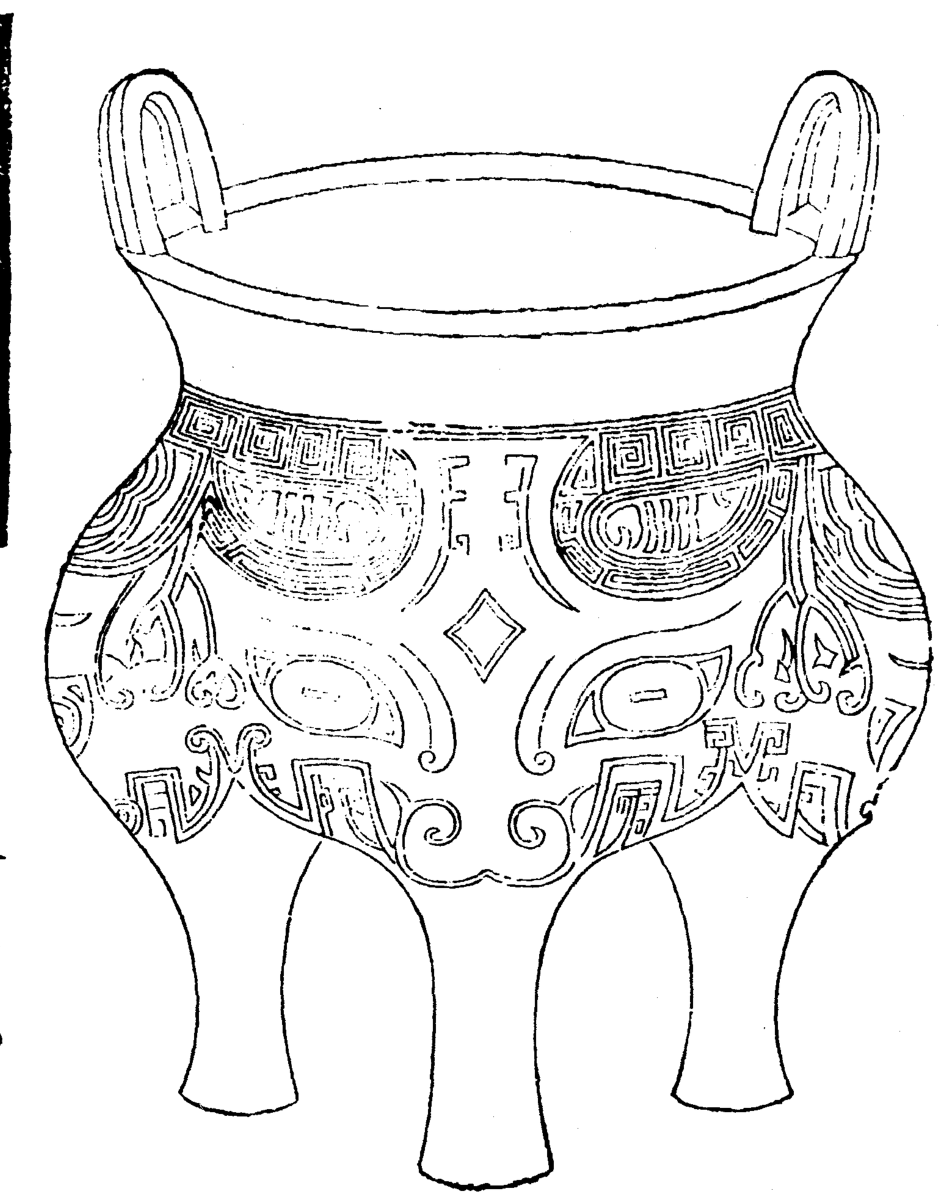
商雷紋饕餮鬲



右高九寸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容一斗一升重一十斤二兩兩耳三足無銘是器鬲也與它器無小異但所受稍大三股各作一饕餮形下鬶其足饕餮之間錯以雷紋純緣而下復環以夔三分其體而分之以阜左右從横視之皆成獸形考諸商器類多似此

周蔑敖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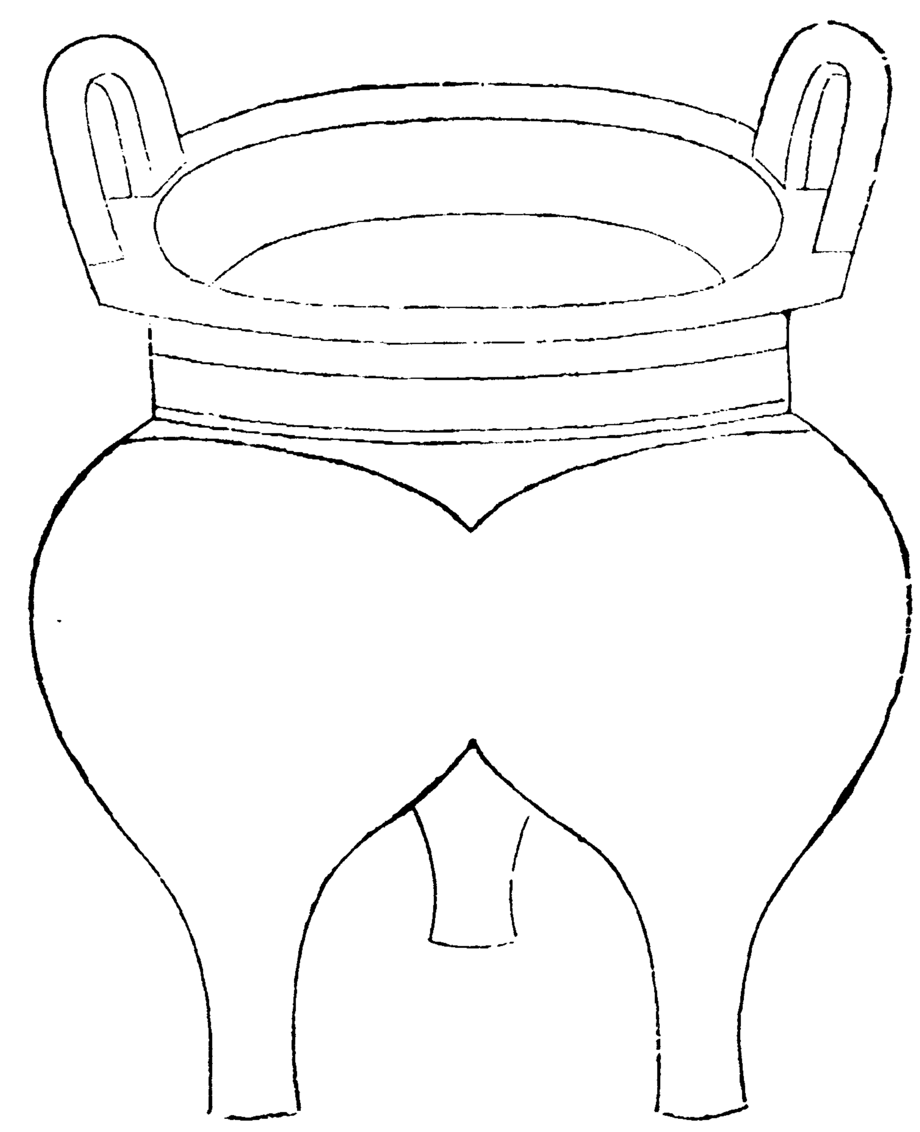




蔑敖祿光康
○玫孝永寶德

右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八兩兩耳三足銘十有一字所可辨者九字而已敖上𩯭𩮸若蔑字按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郟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殆出於斯耶楚周諸侯國故其器作周之形制曰光康者古人銘意蓋未可以臆論也

周伯鬲



卷一九　一〇



伯作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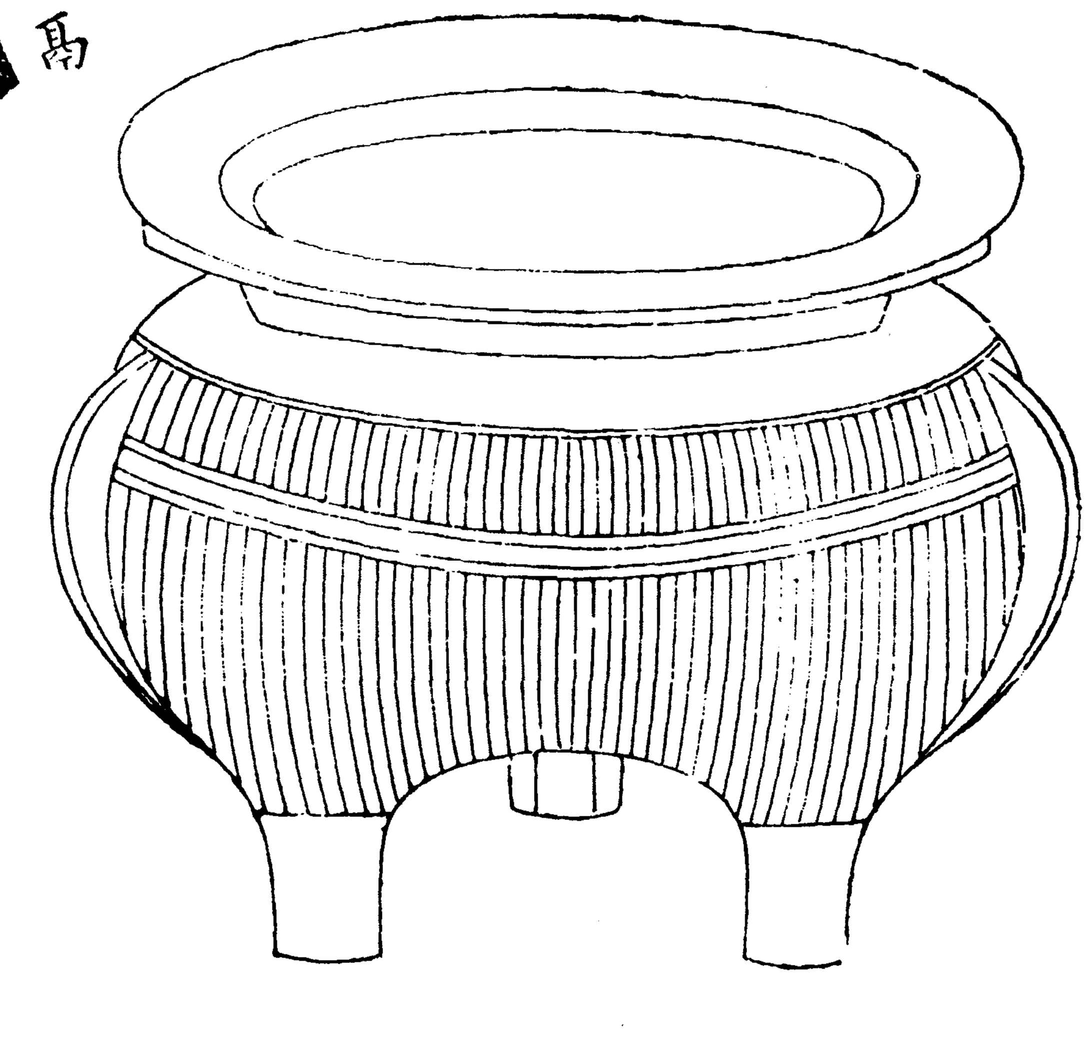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二分容三升六合重一斤十有五兩兩耳三足銘四字

按寶器以伯為銘者多矣尊敦彝舟爵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諡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弟其序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决也

周帛女鬲



帛女作齊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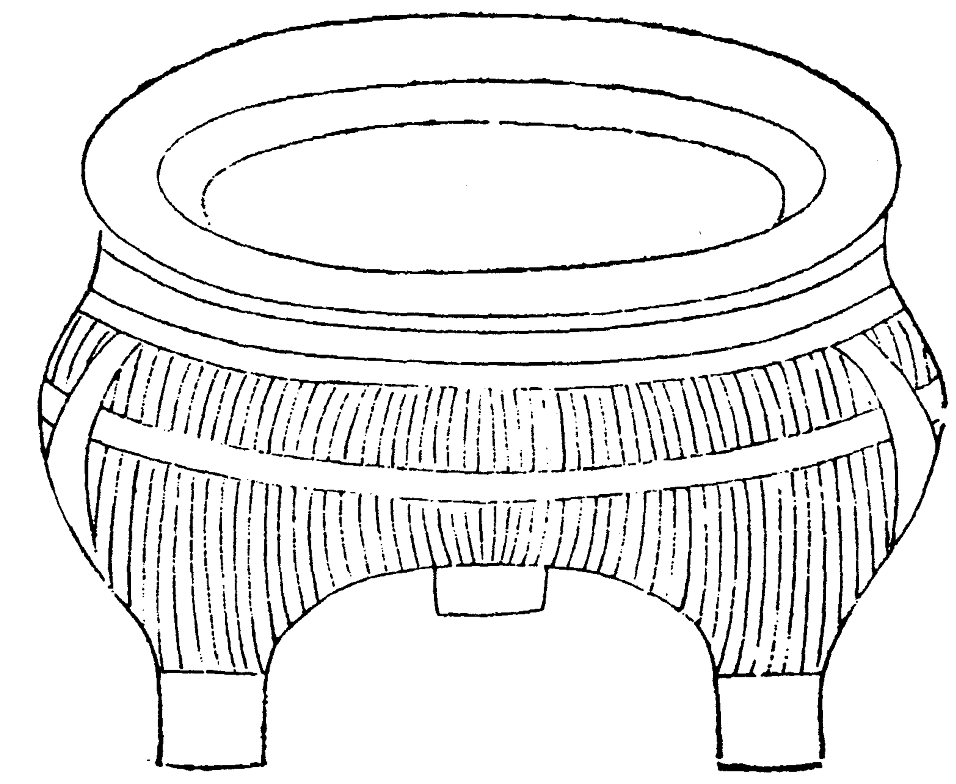


卷一九　一一

右高四寸深二寸四分口徑四寸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一兩銘五字曰帛女作齊鬲帛女疑宮女之有職者然考周官自九嬪世婦之餘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也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不然則諸侯不敢擬於天子而有是職歟漢廣川王以陶望卿主繒帛疑亦祖述周人之意其曰作齊鬲蓋於祭祀之齊而所用之器也

周師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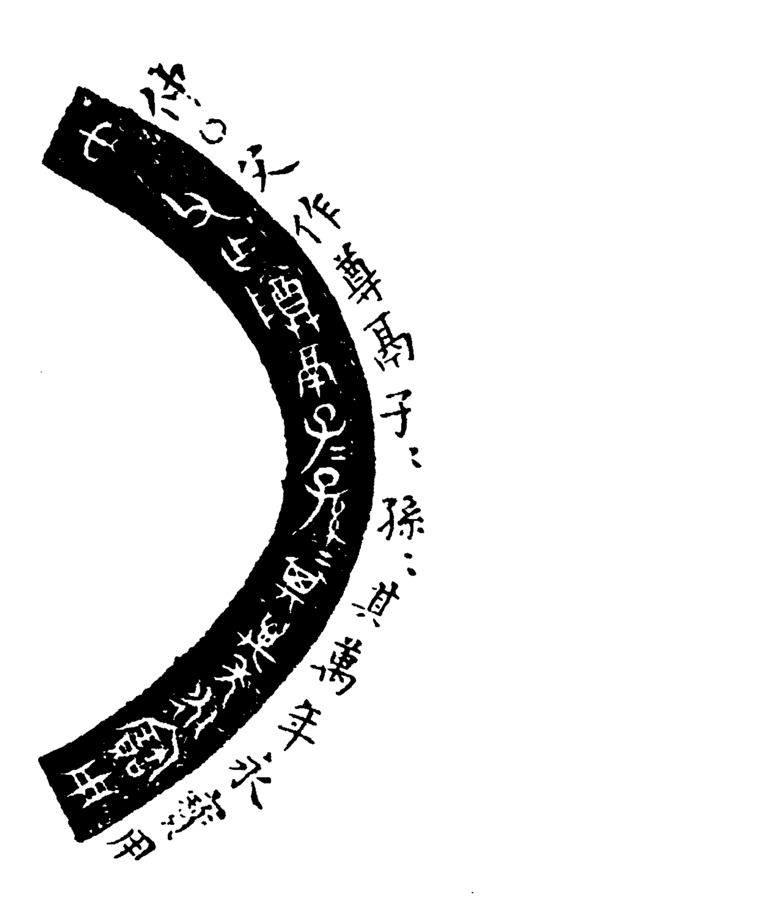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一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五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足銘五字曰師作寶鬲內一字未詳昔者以師稱其官則有若尹氏太師者是也以師稱其姓則有若師曠師丹者是也此器銘曰師疑以師言其姓或言其官耳製作簡古雖周之物殆有商之遺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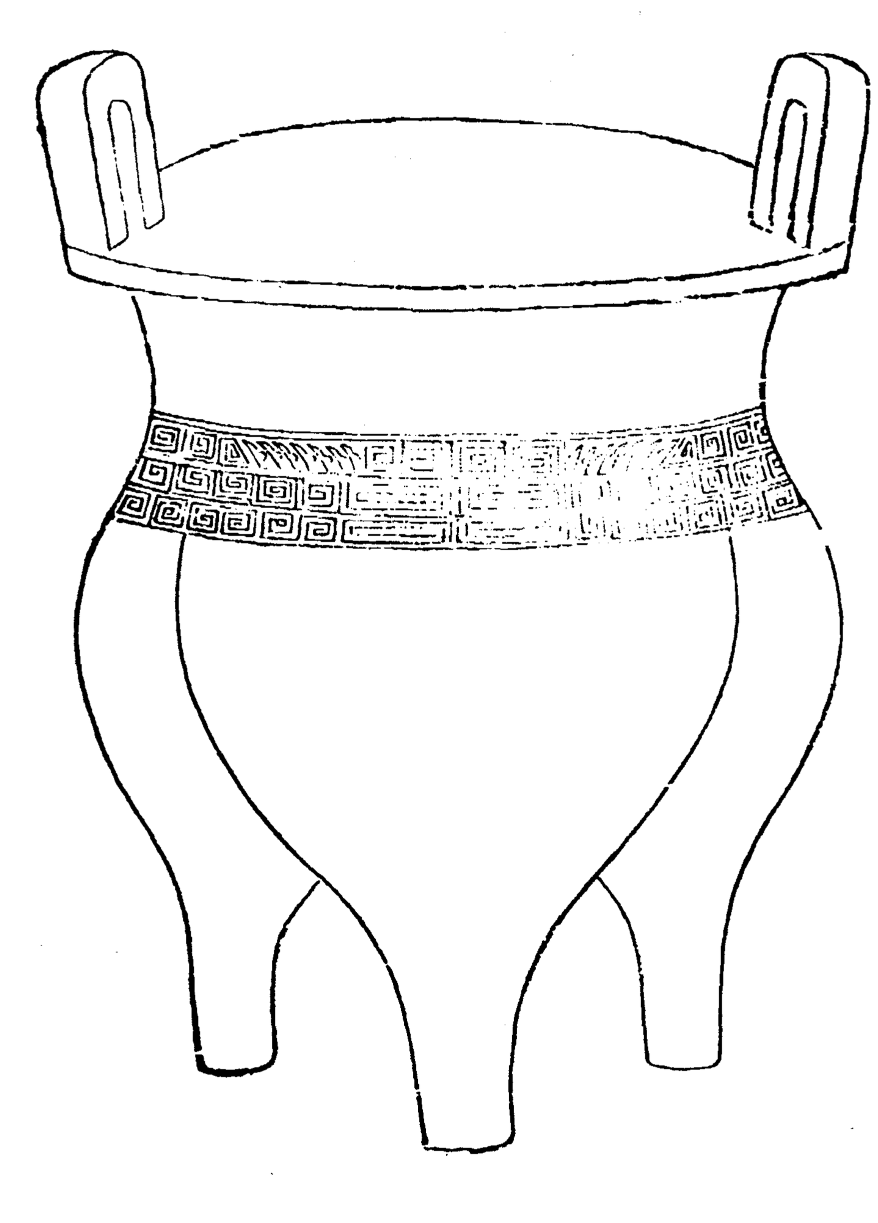
周仲父鬲





右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四寸一分容一升三合重二斤三足銘十有六字仲下一字不可辨昔有仲山父仲慶父仲考父名仲丁父仲仁父而此曰仲父者蓋未知其為誰考其製作乃與聿遠鬲稍相近耳且諸器款識有曰孫子有曰子子孫孫有曰子子孫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故言孫子而以孫為先言之不足至於重複故言子子孫孫而不嫌其煩或疊言或單舉以互見故言子子孫而不嫌其略若此器再言子子人從而系之是為孫孫之義蓋孫亦子屬不待指而後著矣噫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若乃漢器銘子孫者十無二三此所以不純乎古也

周慧季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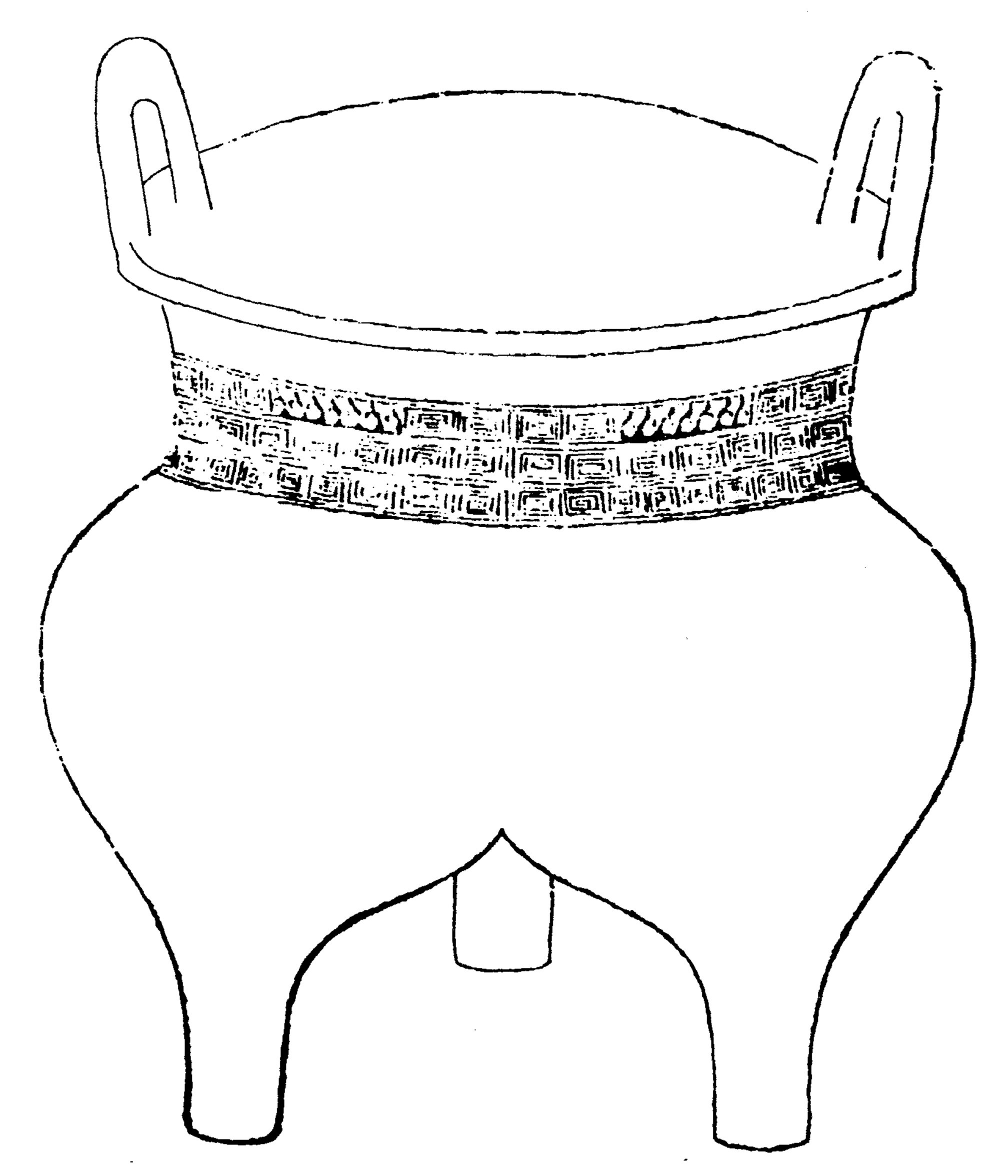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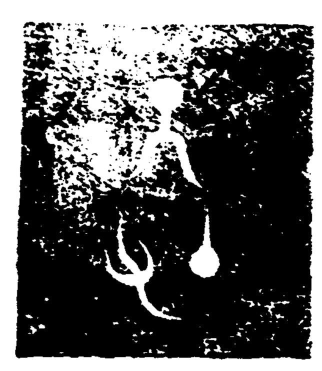


慧季作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三兩兩耳三足銘三字按慧與惠通虢姜敦款識有惠仲春秋有惠伯惠叔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耶

周丁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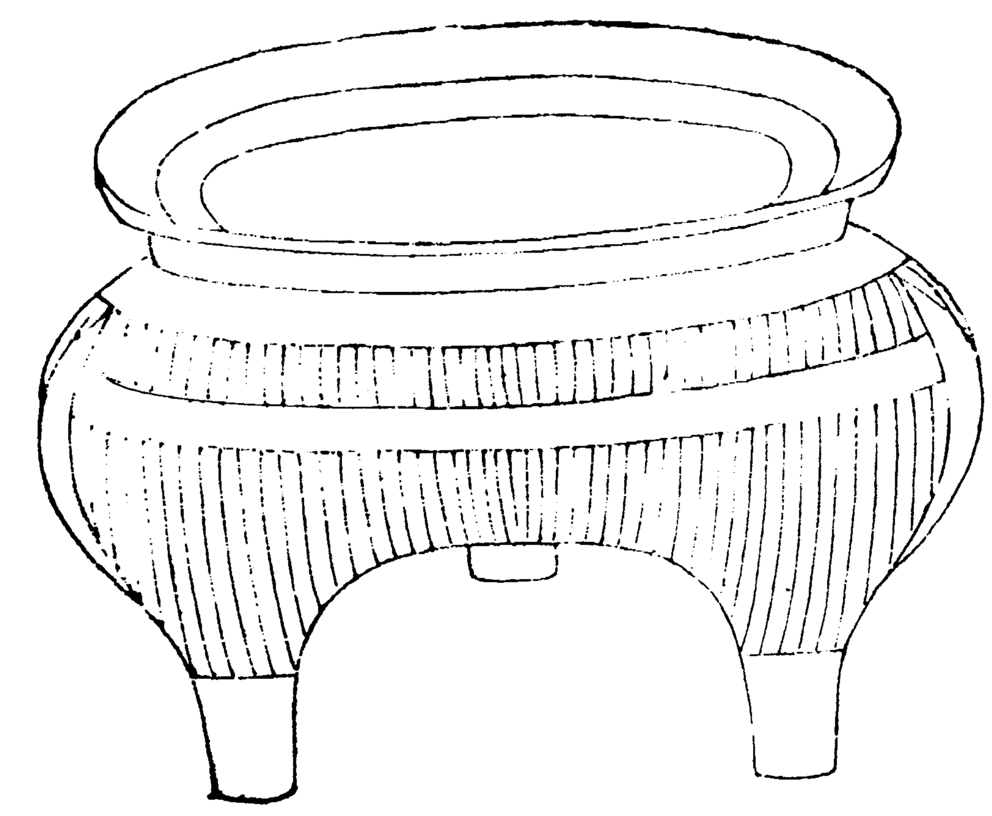




孫丁父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七合重一斤十兩兩耳三足銘三字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名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故或以丁父鬲為商器蓋誤矣按商之銘於甲曰父甲丁曰父丁己曰父己辛曰父辛乙曰父乙皆尊其父而上之未見有列於下者兼商鬲皆以父丁為銘若謂丁父亦為商器則是古人於名號間有變易矣將何以示後世乎蓋在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故其後世以丁為氏是鬲周物也豈其丁氏之子孫為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也

周京姜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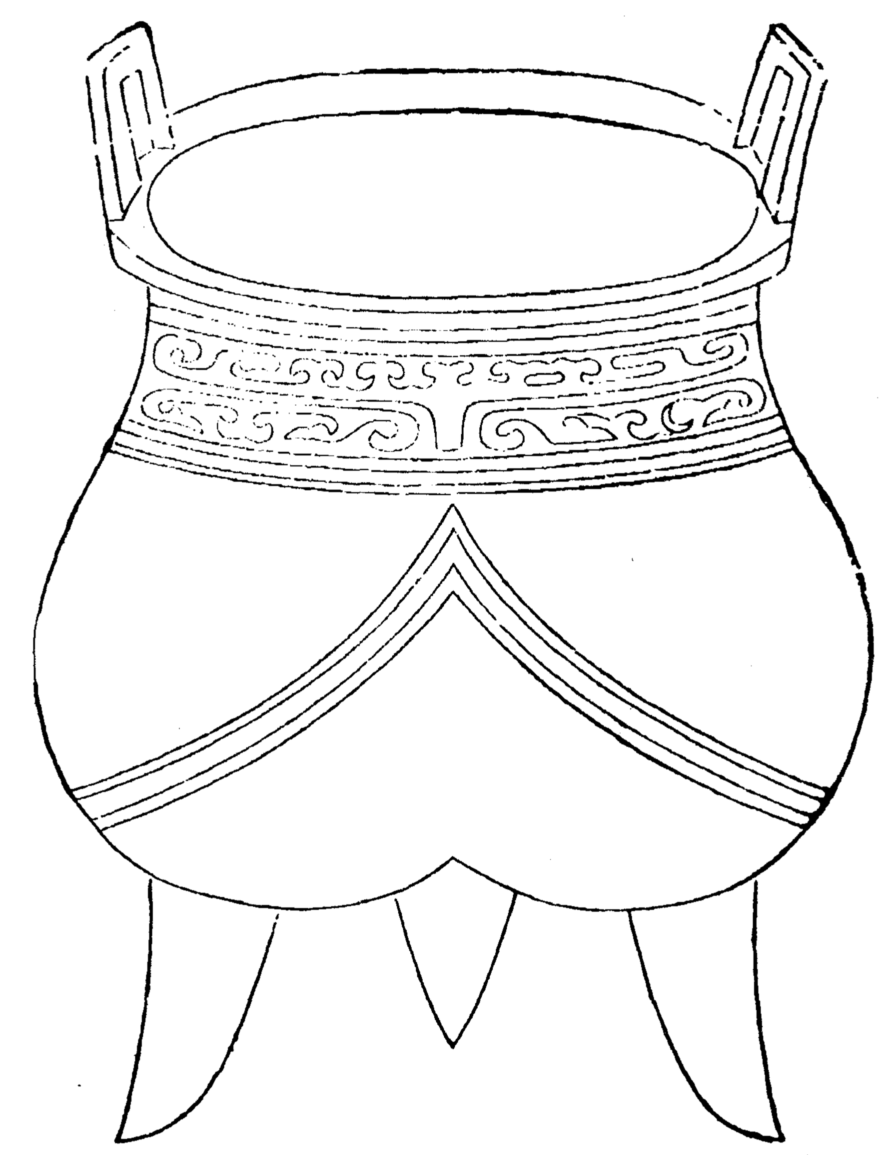




京姜 庚 仲作尊鬲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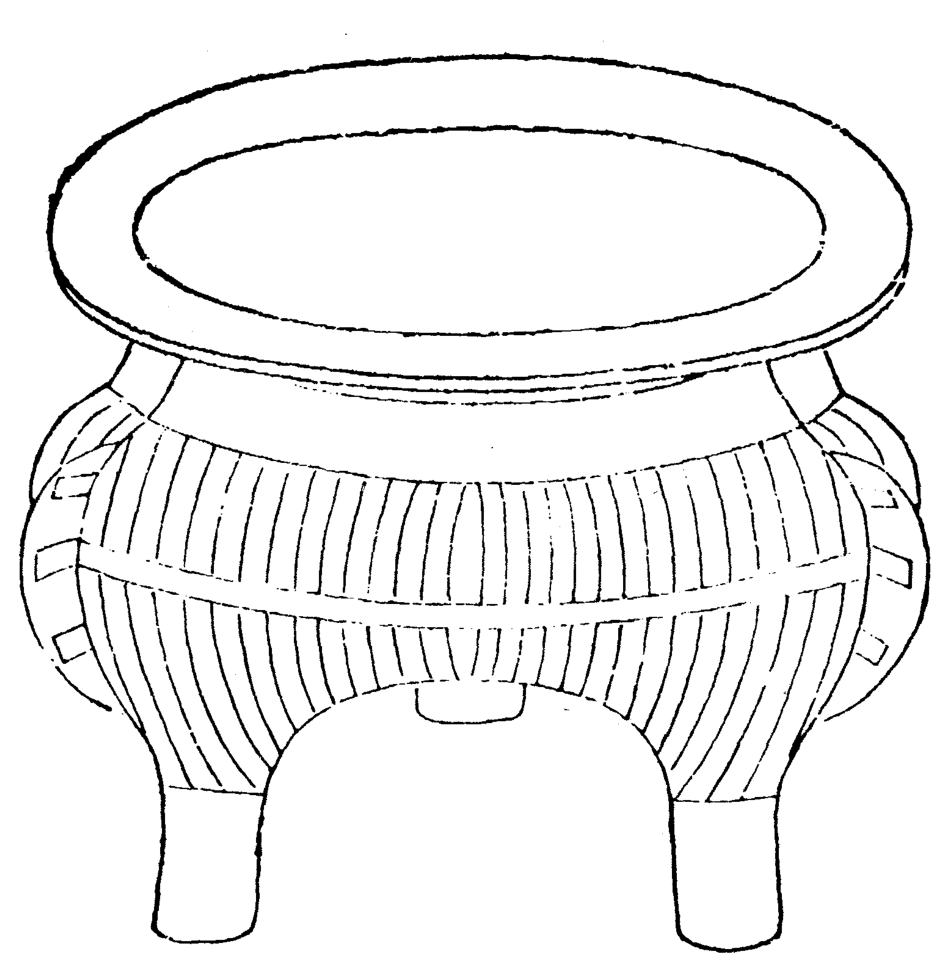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容九合重一斤九兩三足銘十有一字按詩之思齊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蓋大王之妃曰太姜王季之妃曰太任文王之妃曰太姒曰京姜者京室之婦也周有天下在武王時及其追尊祖考則以古公為大王季歷為王季於是國以京言之故謂之京姜

周戈足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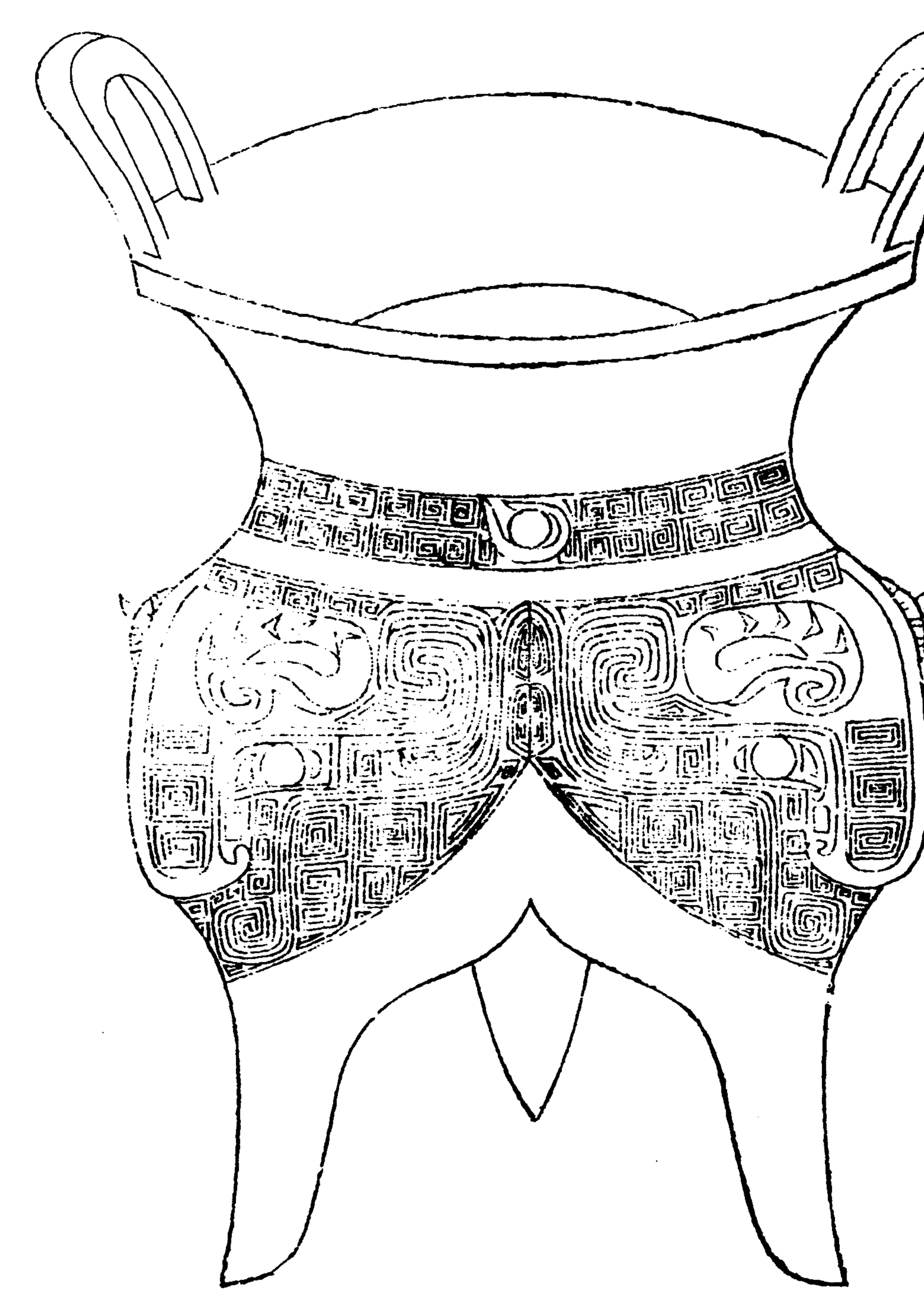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一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二兩兩耳三足無銘是鬲足鋭如戈按戈兵器也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故古爵悉為此狀釋者謂為酒戒今鬲以飪物而其足復作此豈非一食之閒過亦為害耶則聖人之垂訓其見於製作防患何所不至也

周直紋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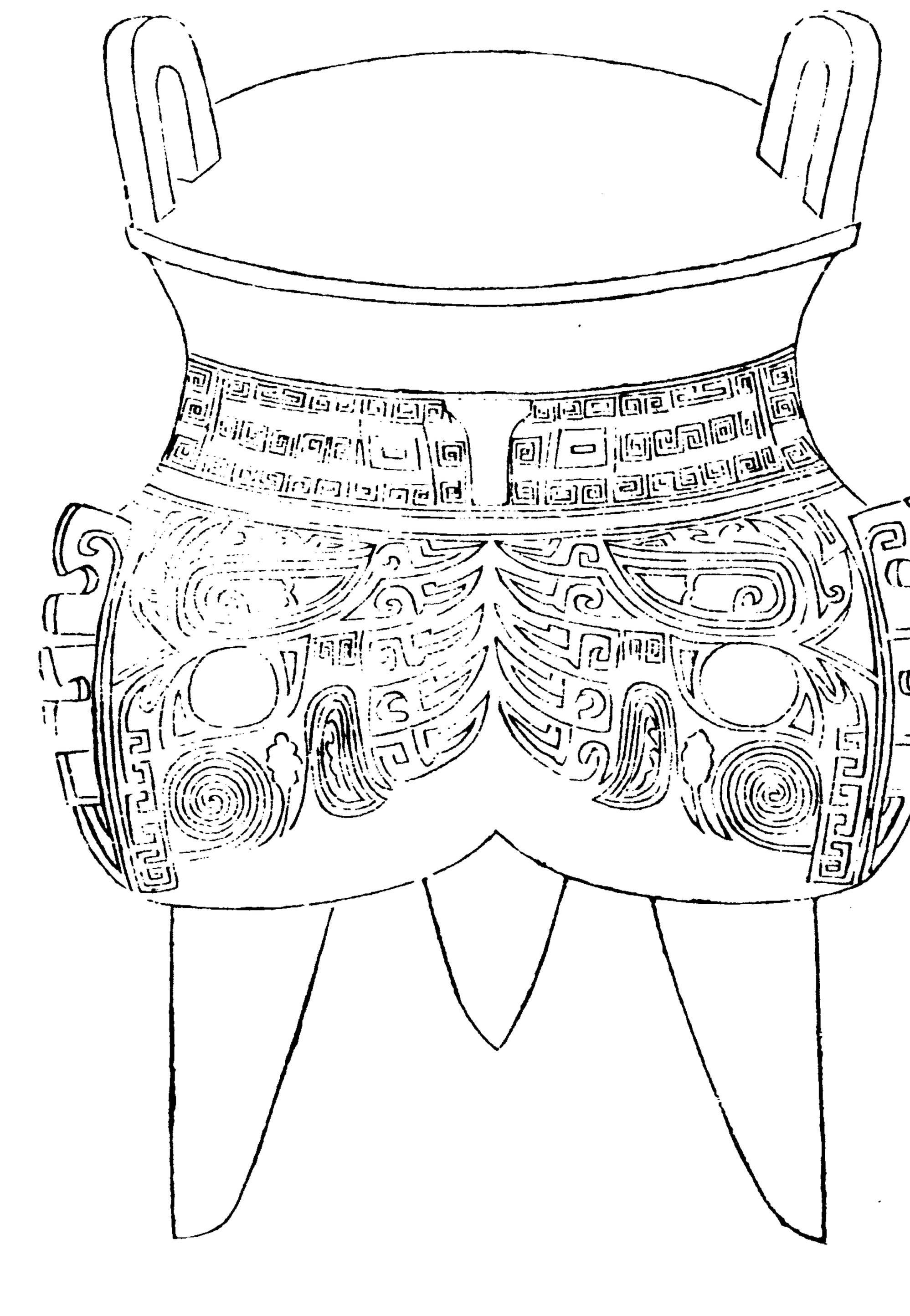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七分深二寸四分口徑三寸九分容一升一合有半重一斤六兩兩耳三足無銘王安石釋鬲字以謂鬲空三足氣自是通上下則鬲者欲其通而無礙也此器所飾文皆直而不曲蓋示上下通達之意然其制與周京姜鬲略相似也

周饕餮鬲一



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三分容三升重三斤六兩兩耳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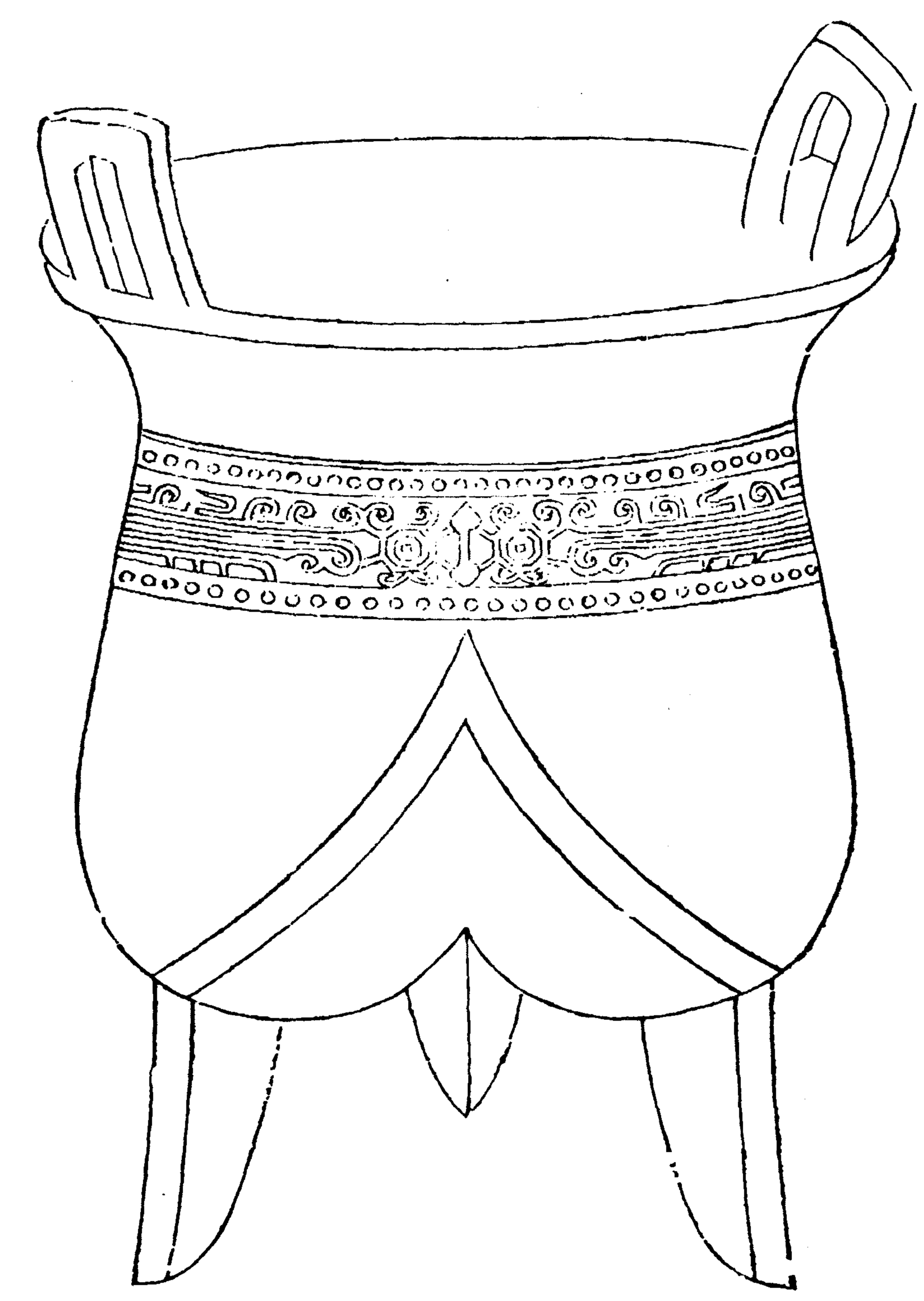
周饕餮鬲二



高六寸五分深四寸口徑四寸九分容二升重二斤十有一兩兩耳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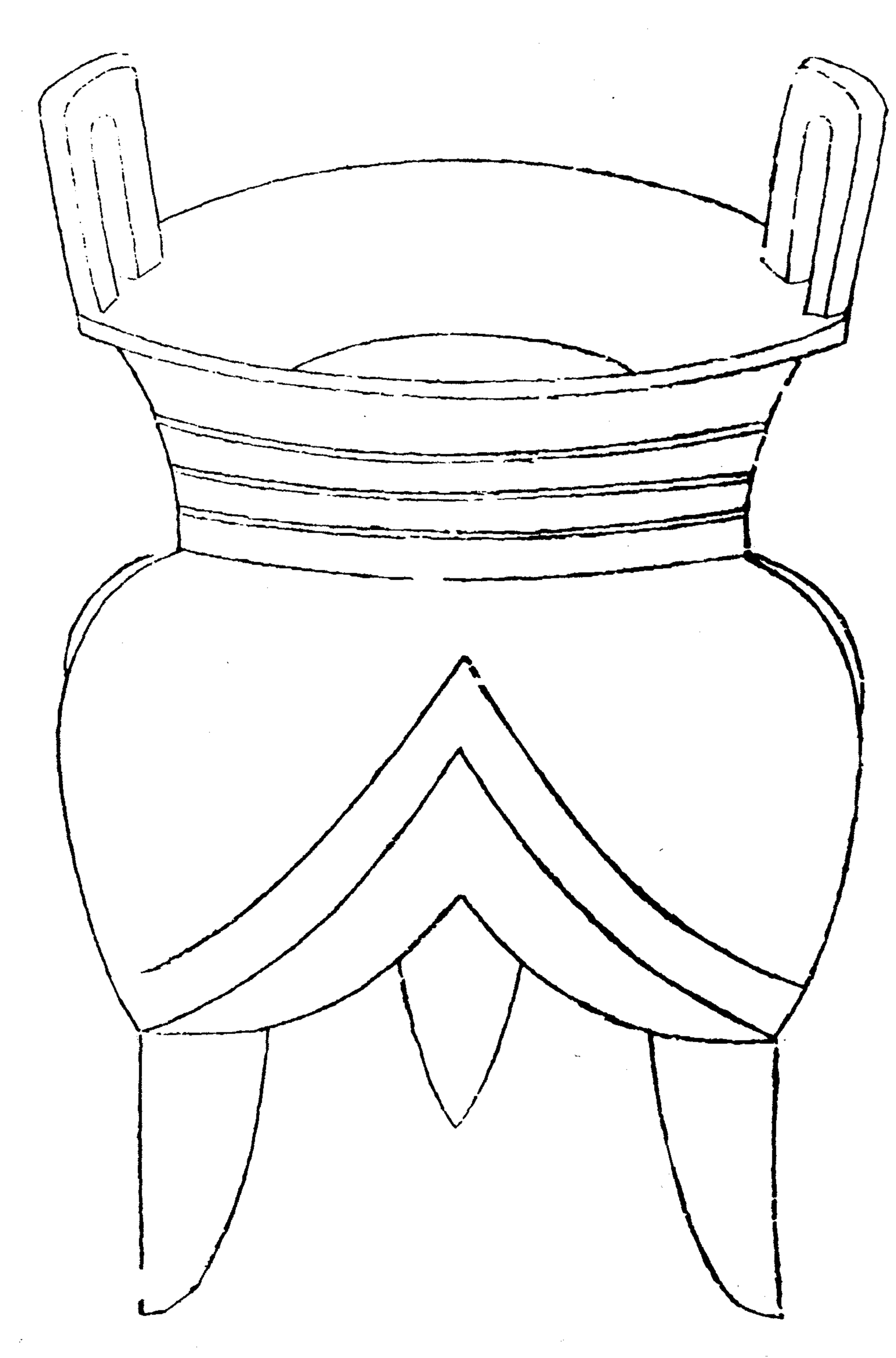
右二鬲皆甗屬款足以達水火之氣蓋熟物自下始也故其用未嘗不同但前一器差大而耳足純素於腹間止飾以饕餮後一器亦著饕餮鼻為觚稜大抵製作之工略異然俱周物也

周饕餮貫珠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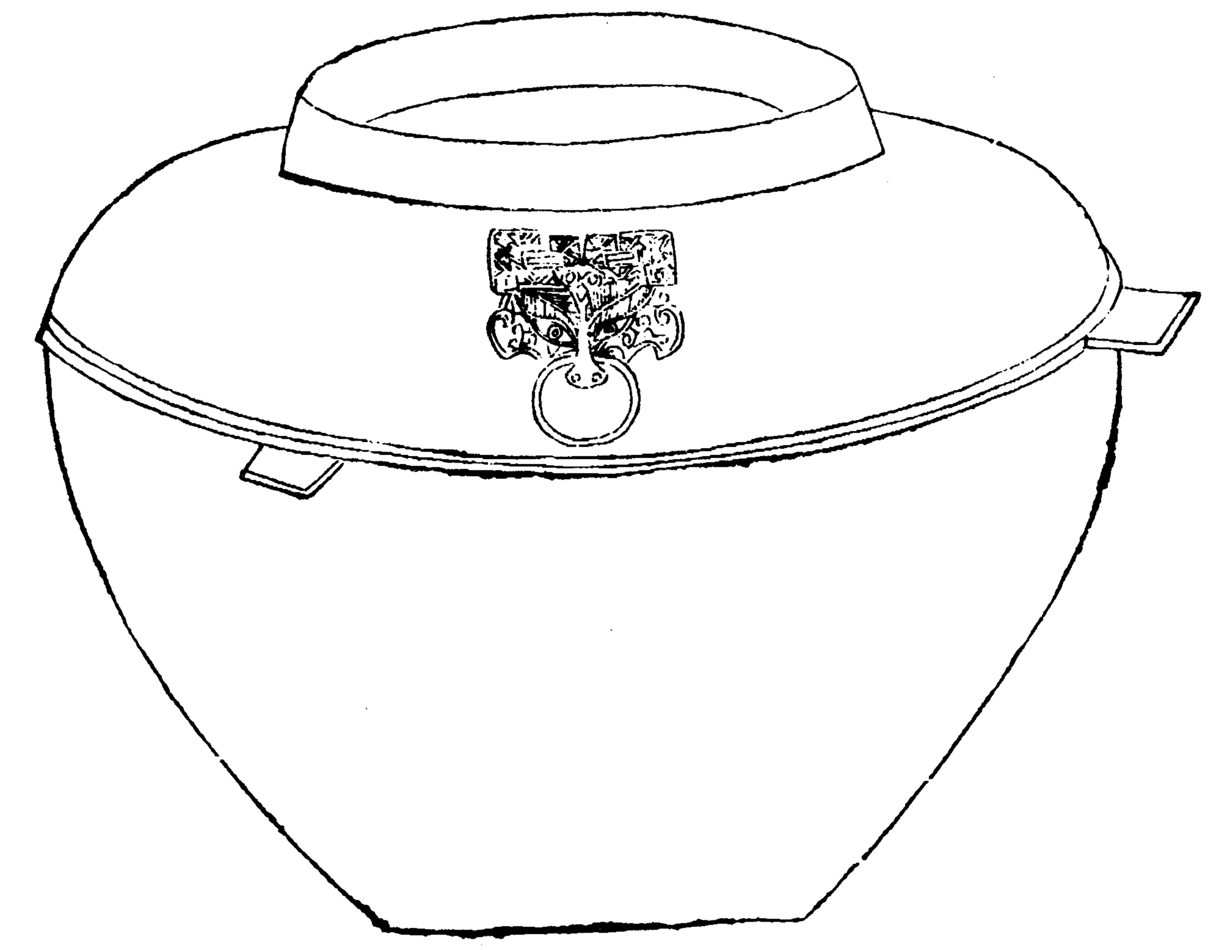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六寸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二寸容四斗六升重三十六斤兩耳三足無銘純緣飾以饕餮貫珠之紋復加連珠為間古之鼎彝之屬多著饕餮蓋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苟無以防其未然則亦何所不至耶鬲以烹飪為事故取此為象古人所以寓意者可謂深矣

周素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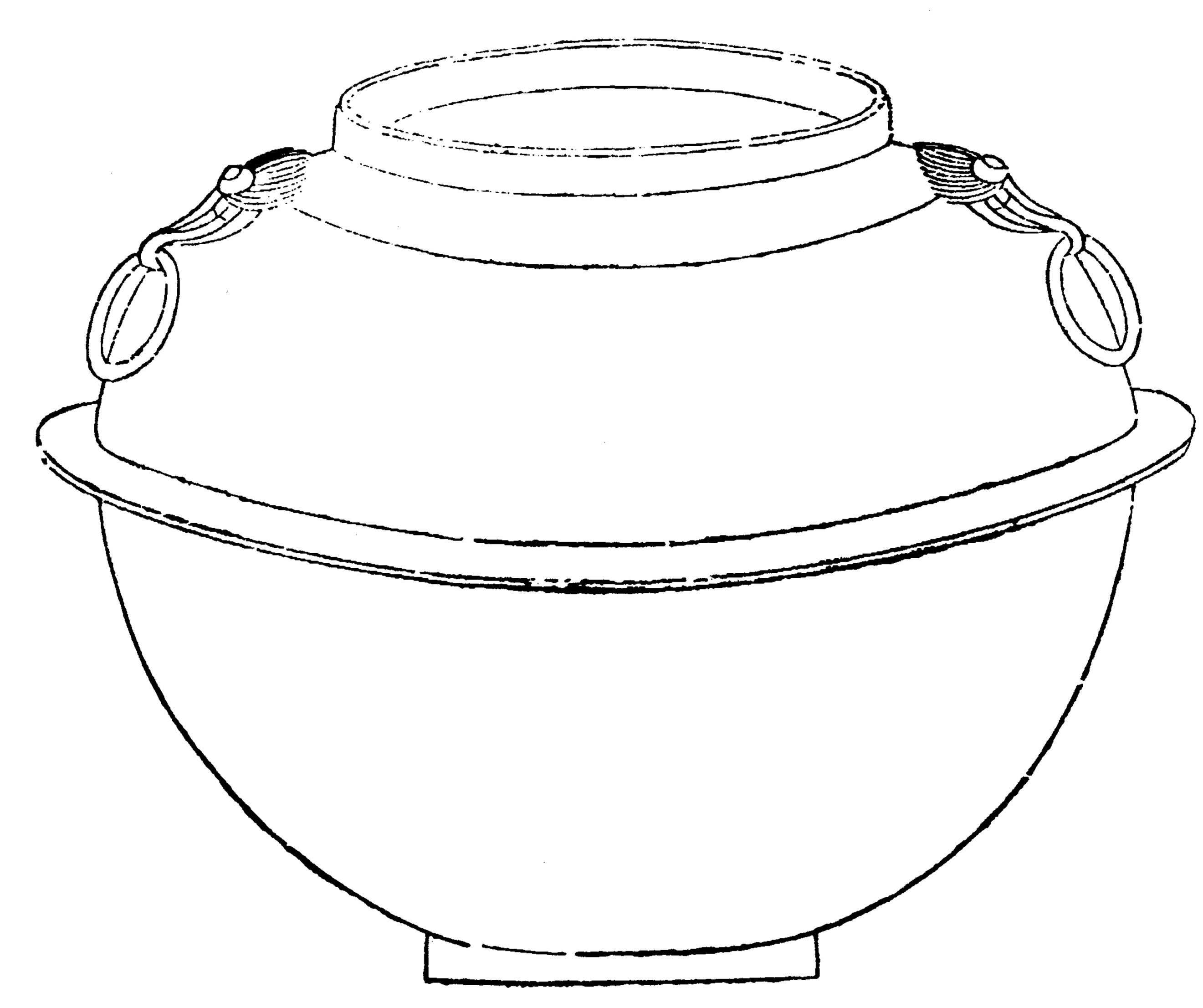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九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六寸容三升八合重三斤一十兩兩耳三足無銘夫鬲之為用熟物器也中雖有隔而上下與氣為流通是器耳足純素無紋雖曰周器而尚有商之遺法

周獸耳鍑



右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一尺五寸五分容五斗八升重十有八斤兩耳連環無銘是器似釜而口斂口之上且載鬲焉以此熟物也體純素無紋然形制古雅蓋非後世俗工之所能到以類求之真周物耳

漢獸耳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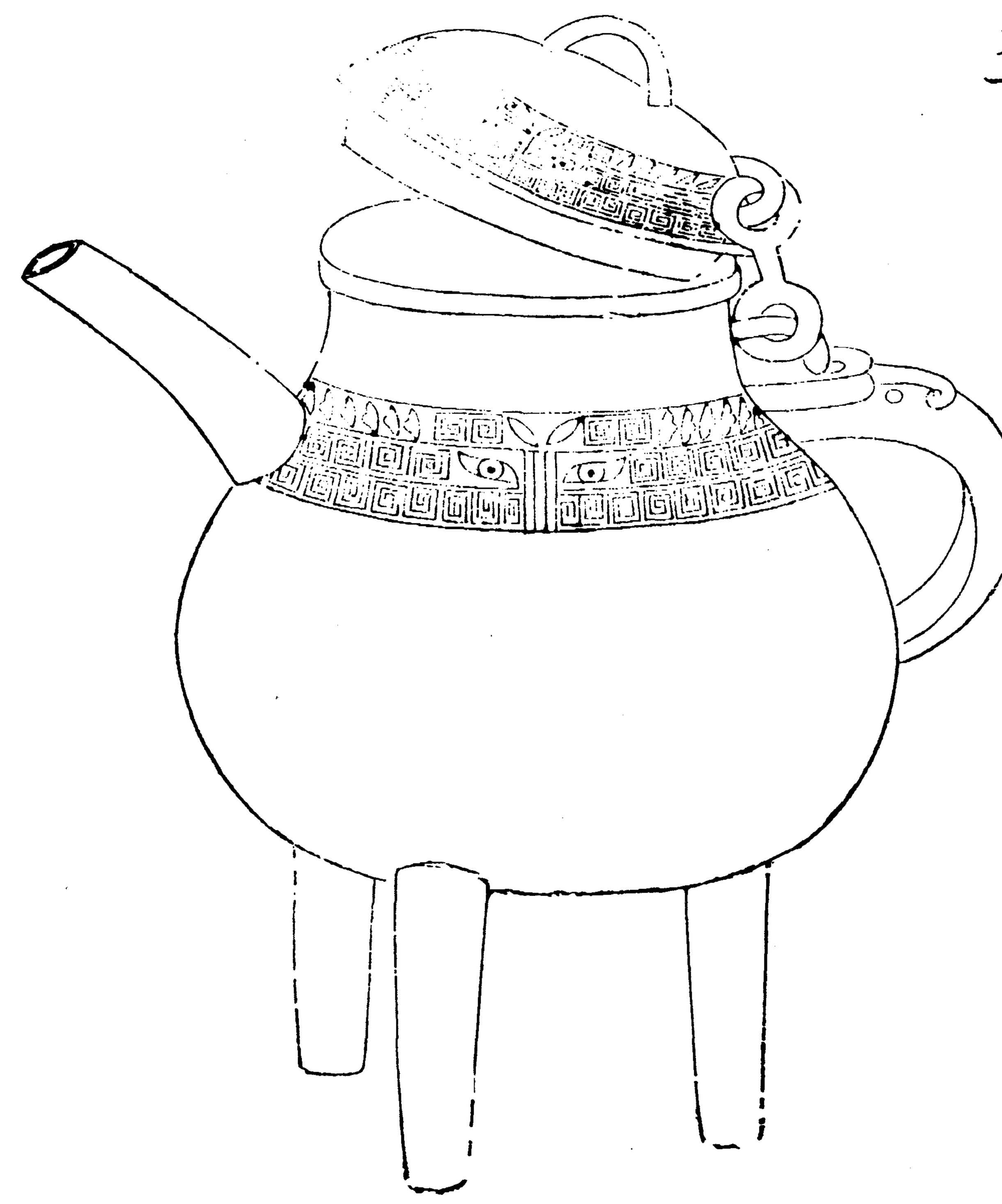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六分深七寸口徑五寸腹徑一尺容一斗四升八合重七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鍑也許慎謂似釜而大口今正如釜之有六耳腹周以隔脰旁著兩獸銜環正與漢方圜獸耳壺同然已失三代之制矣

盉揔說

有生之氣體必資飲食以為之養故昔人以酸養骨以鹹養脉以甘養肉以辛養筋以苦養氣然五味所以養生亦所以害生者凡以不得其平而已於是或有餘或不足則必有以殘其氣體者此味所以貴乎和也夫盉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說文以謂從皿從禾為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和如禾則從禾者蓋取和之意耳且鼎以大亯資此以薦其味也鬵以常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為盅乃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歛則為盒曰水以澡則為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盉之從禾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亯魚肉燀之以薪即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圜而匾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腨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為貴者矣

商阜父丁盉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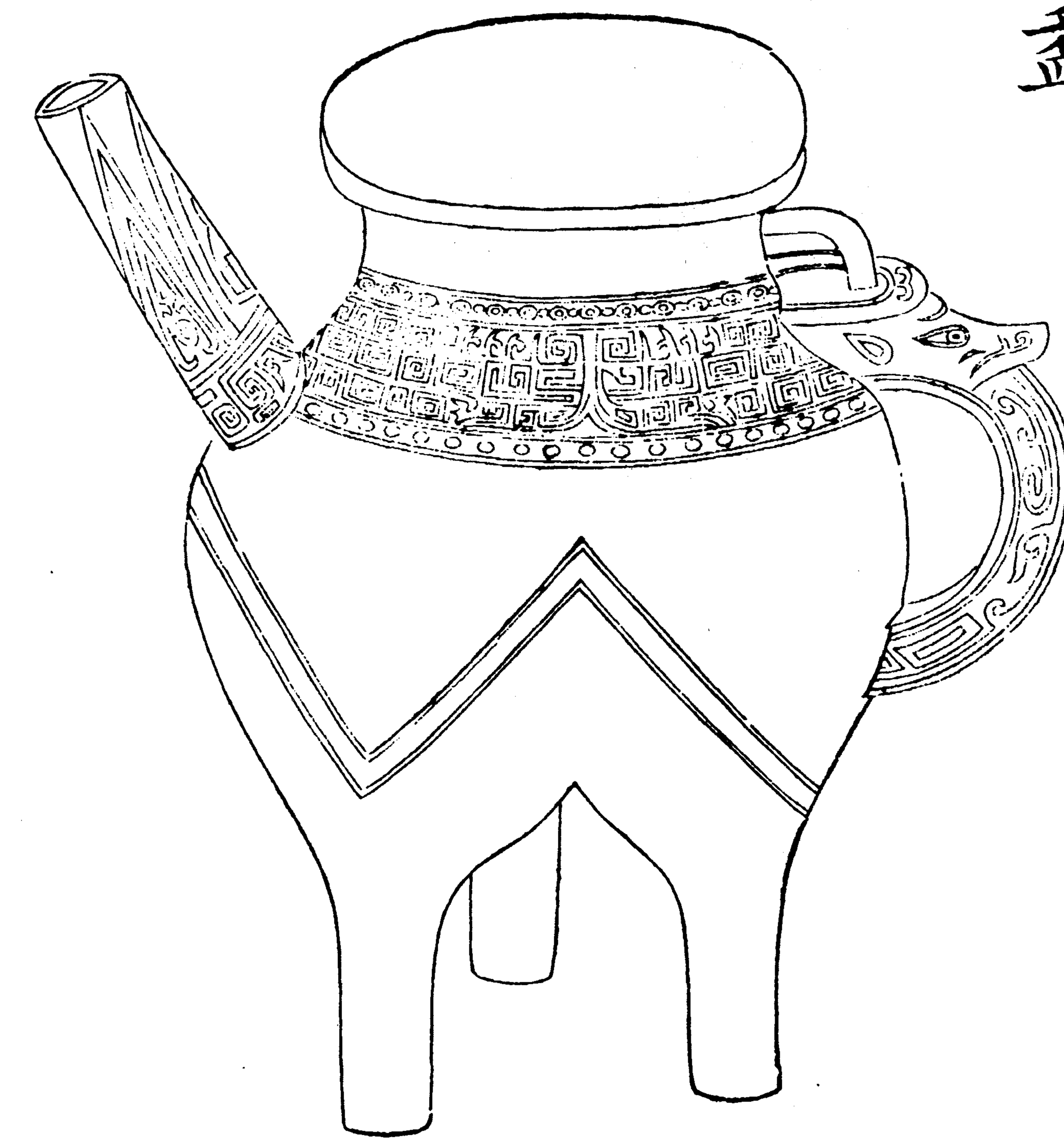
阜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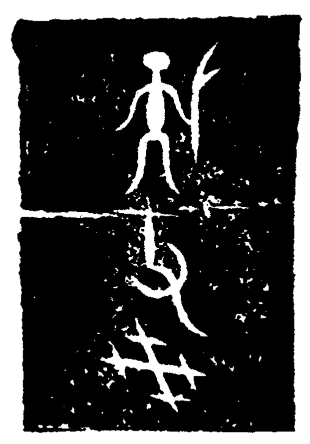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九寸三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一兩三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六字

右按商有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凡六丁而此丁者未審為何丁也而作阜字蓋卣所以盛秬鬯至和之所寓也盉以調味而著以至和之器固其類矣若乃言阜則如詩所謂如山如阜以取高大揚雄亦曰視天民之阜者取其富庶之意蓋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享此備味者非富盛之時可乎此所以取阜為銘也

商執戈父癸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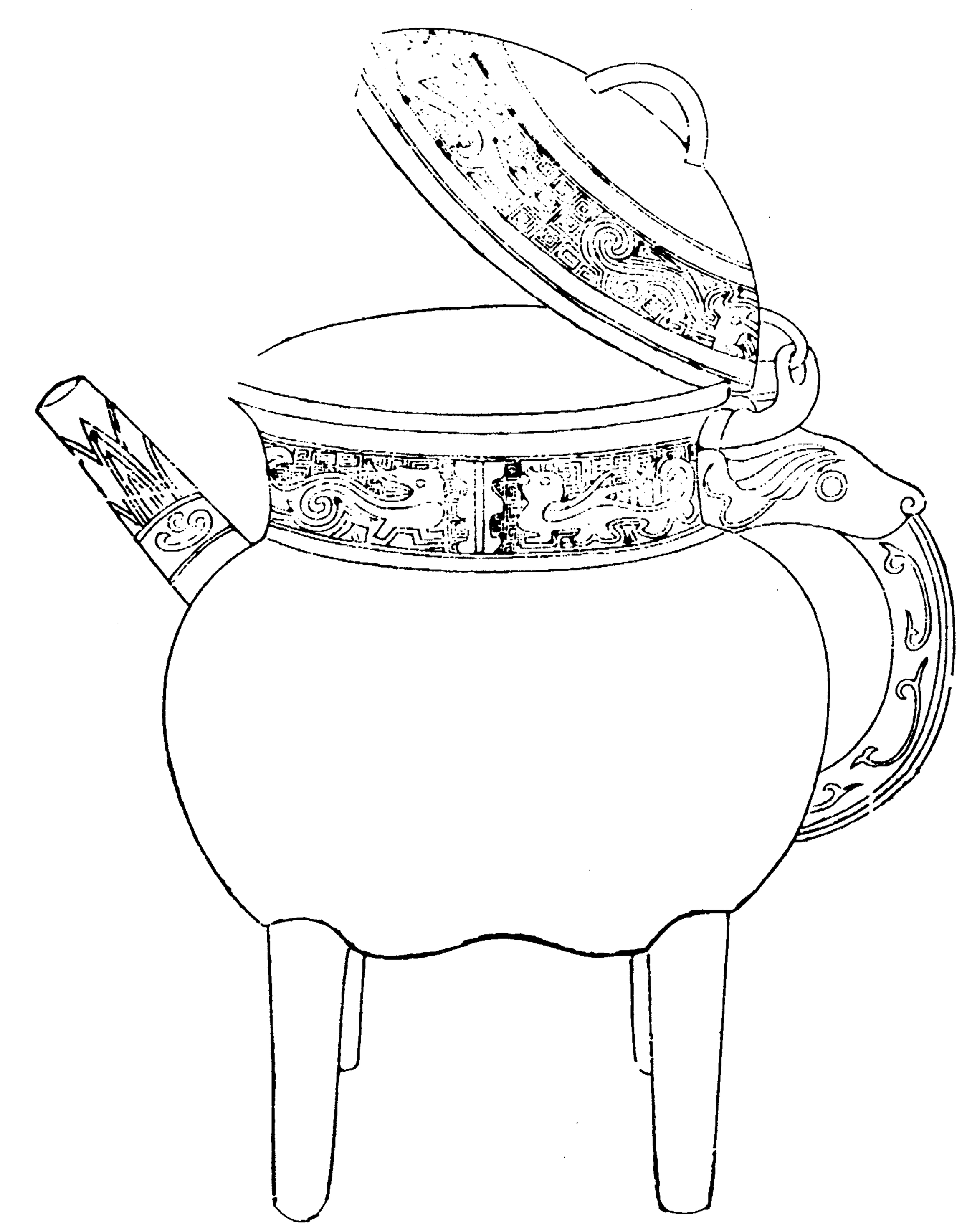




孫執戈形 父癸

右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四斤二兩闊蓋有流有鋬銘三字曰孫父癸而孫作執戈狀按商之君有曰報癸此言癸者恐其是歟既言父癸則自銘者乃子職之事今又言孫者是孫可以為王父尸而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明矣作執戈形者商之鼎彝往往有之可以類求也是器兩面作饕餮周以連珠流有銘是器三面作饕餮間雷紋不得見其完器爾

周單從盉



卷一九 三四

蓋



單冏作從彝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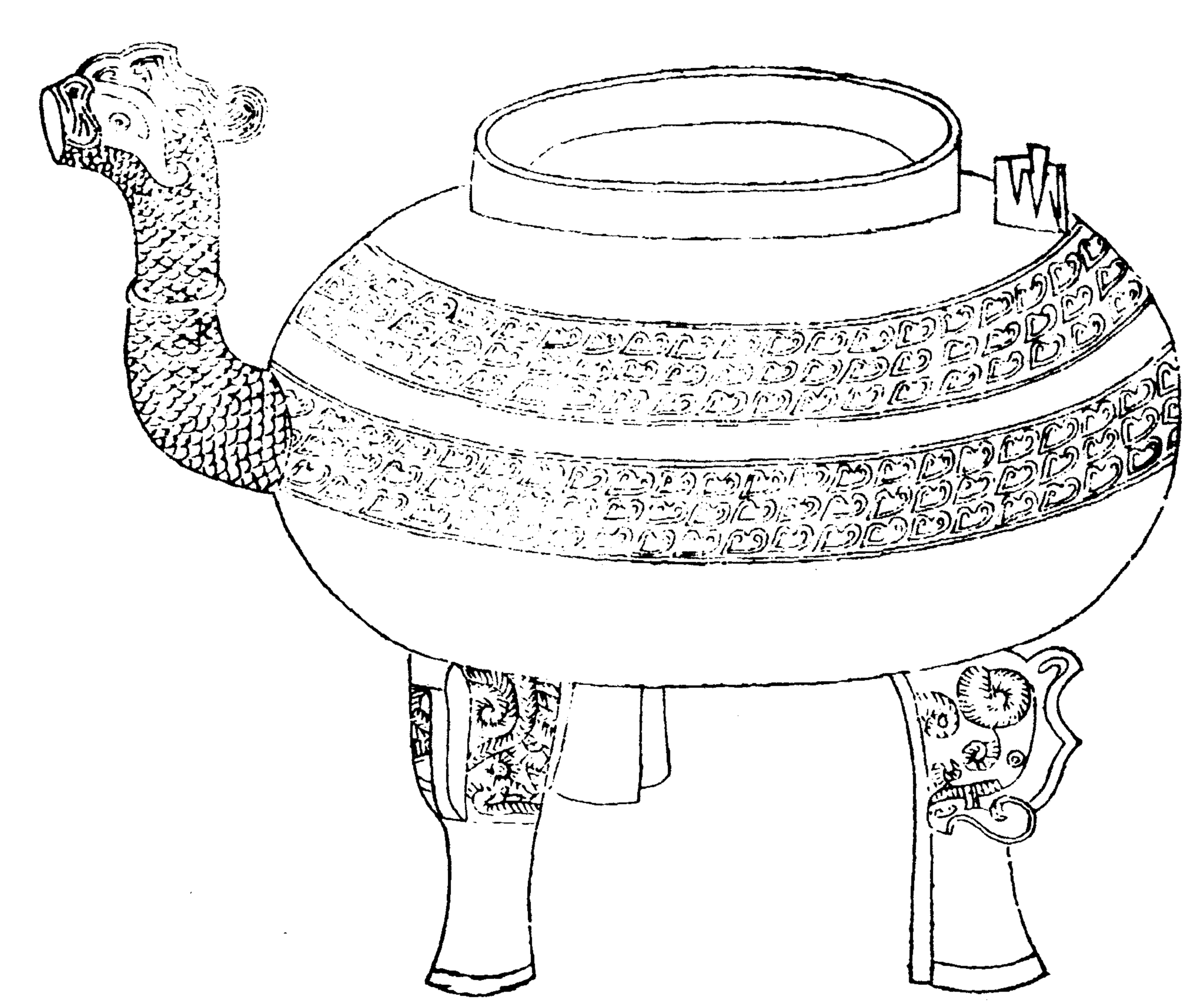


單冏從彝

卷一九 三五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三斤十有二兩四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九字周有單子歷世不絶為賢卿士其族有裏頃靖獻穆公之類所謂冏者豈斯人之族邪然單氏之器得之有數種有舟有鼎有彝與此之盉其形雖不同而其銘則皆曰從彝也蓋彝以言其有常從以言其有繼是器特於盉為一類耳

周嘉仲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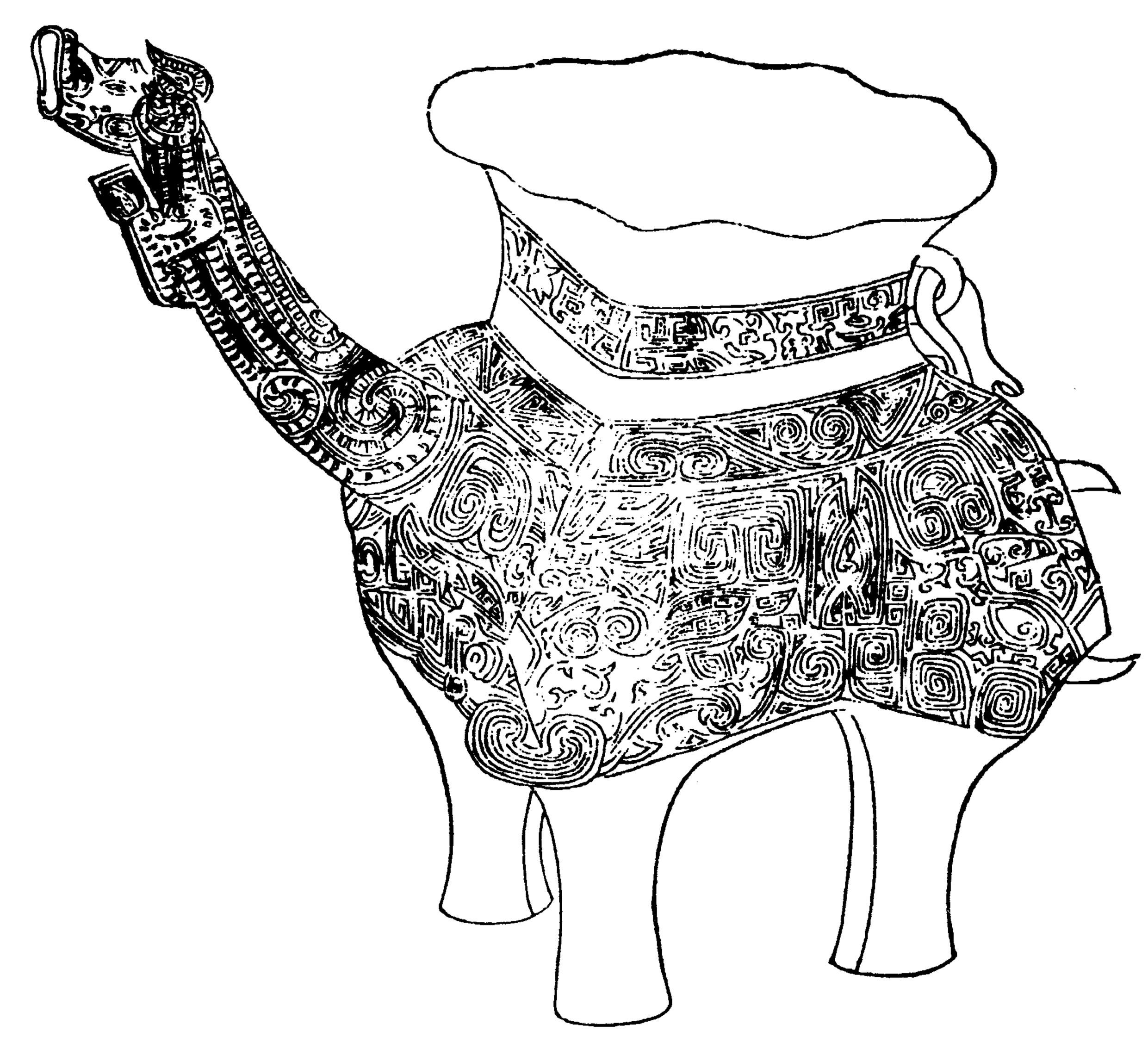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六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八升三合重七斤有半三足闕蓋有流闕鋬銘一十九字腹匾而圜嘉仲索諸經傳無見考其款識已非夏商但製作有類乎周其曰諸友則知非獨擅乃與朋友共之之器也且五常之道言君臣之尊尊父子之親親而朋友亦列於其間則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彝器者法度之所在其於尊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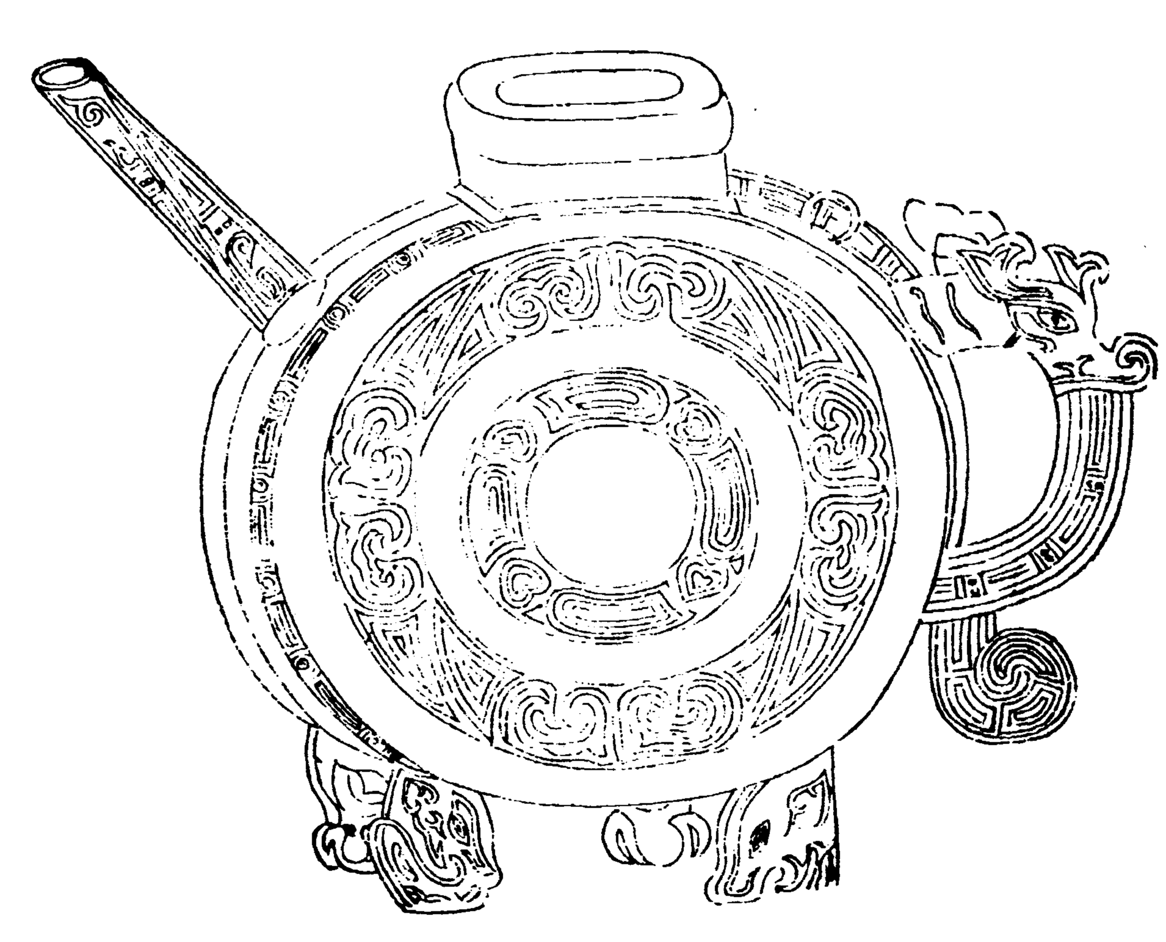
事親之義未嘗不載則於朋友之義宜有以及之茲器是也

周龍首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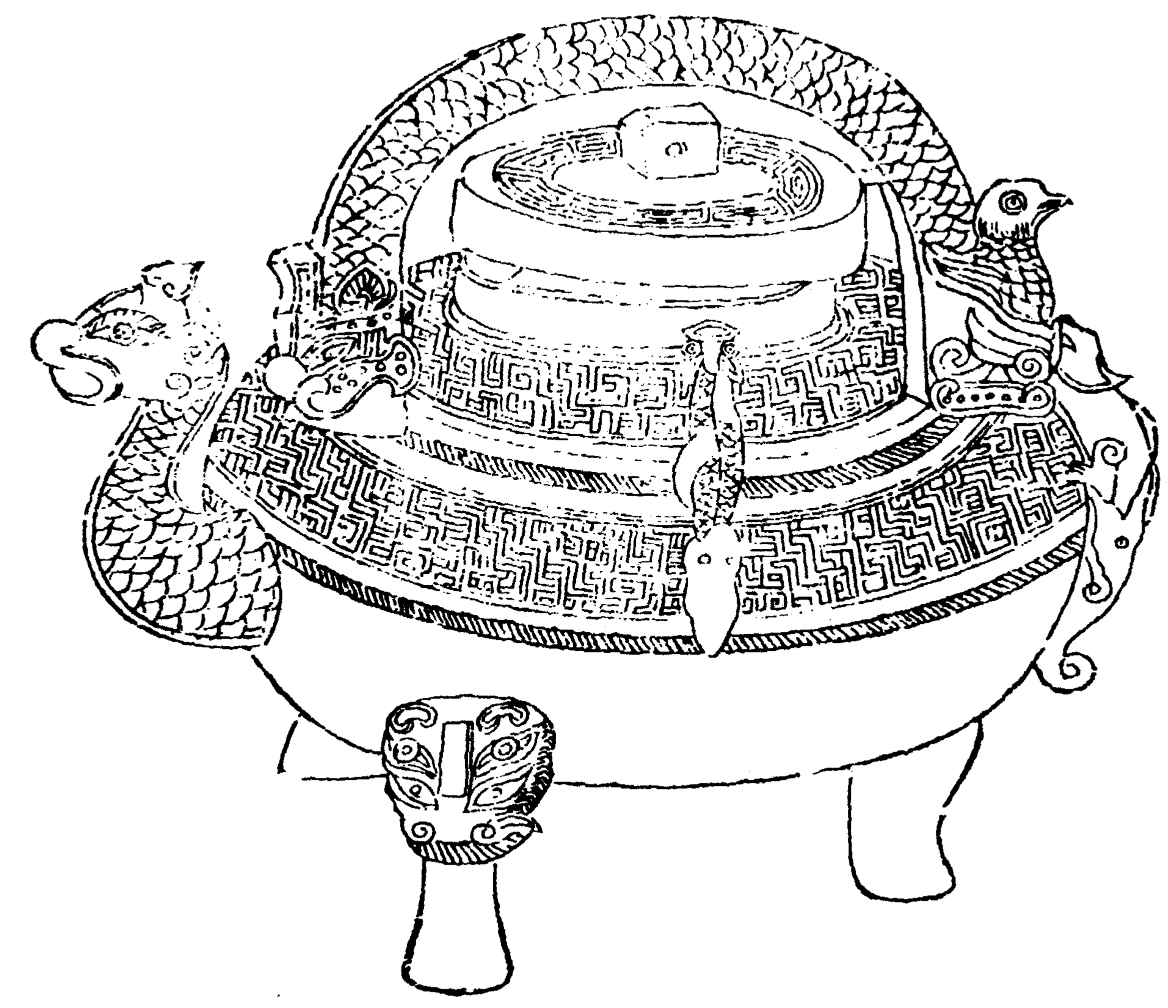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五分深四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三升一合重五斤三足闕蓋有流有鋬無銘是器三面作饕餮間以雷紋純緣之外又狀夔龍而流作龍首方他器具三足而但逸其蓋耳

周雲雷盉



右高九寸深七寸口徑長二寸四分闊一寸九分腹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容四升二合重八斤四足有流有鋬無銘形制與匾壺相類流與腹間畫作雲雷然製作頗古也

周三螭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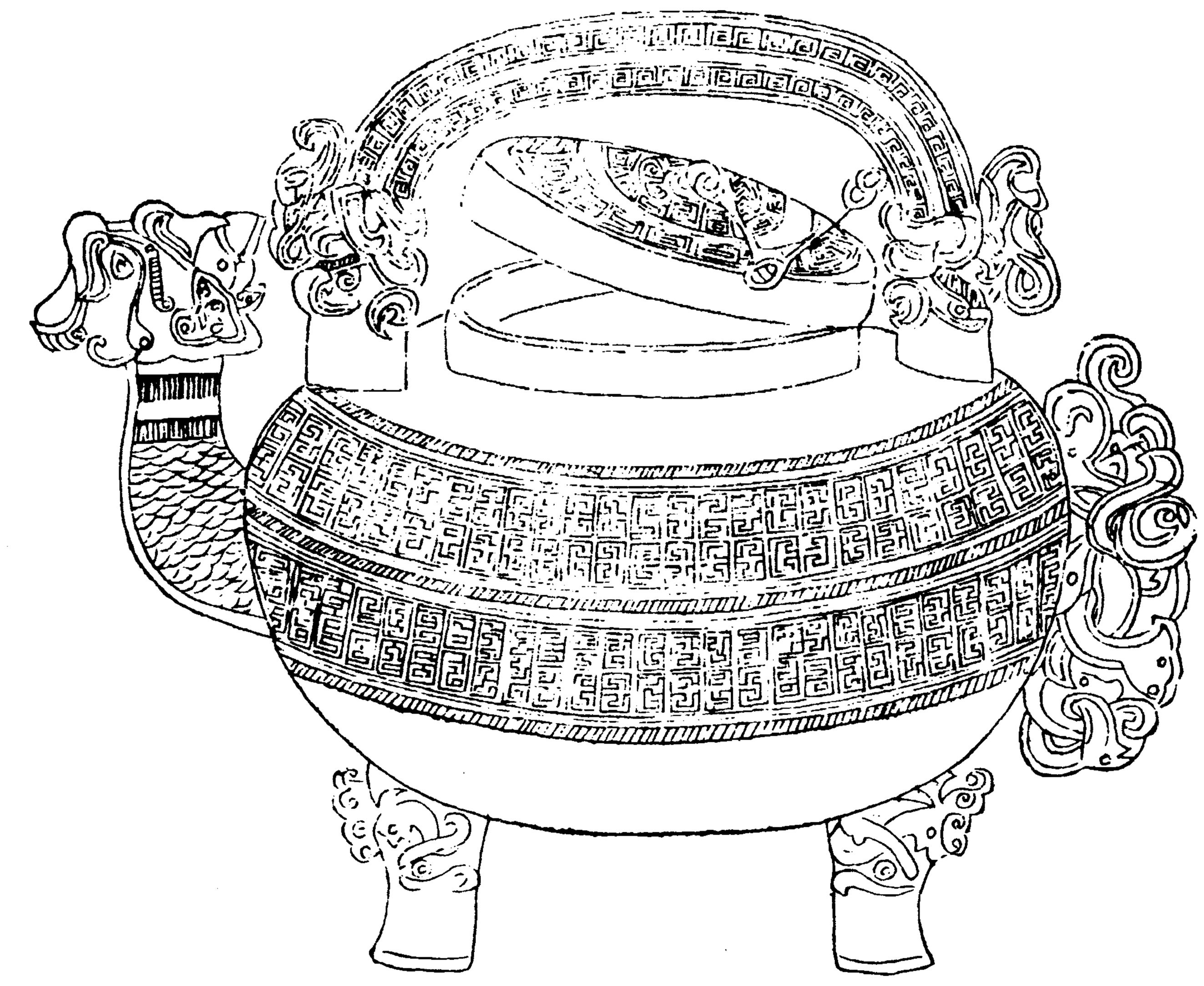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二寸三分腹徑四寸一分容一升六合共重三斤十有一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立三螭以獻於旁凡盉流提間多著此象蓋以螭山澤之獸以示防戒之義食飲之用固宜載之取數三者獸三為羣人三為衆以一器而具二螭則其享之者可不自警焉

周蛟螭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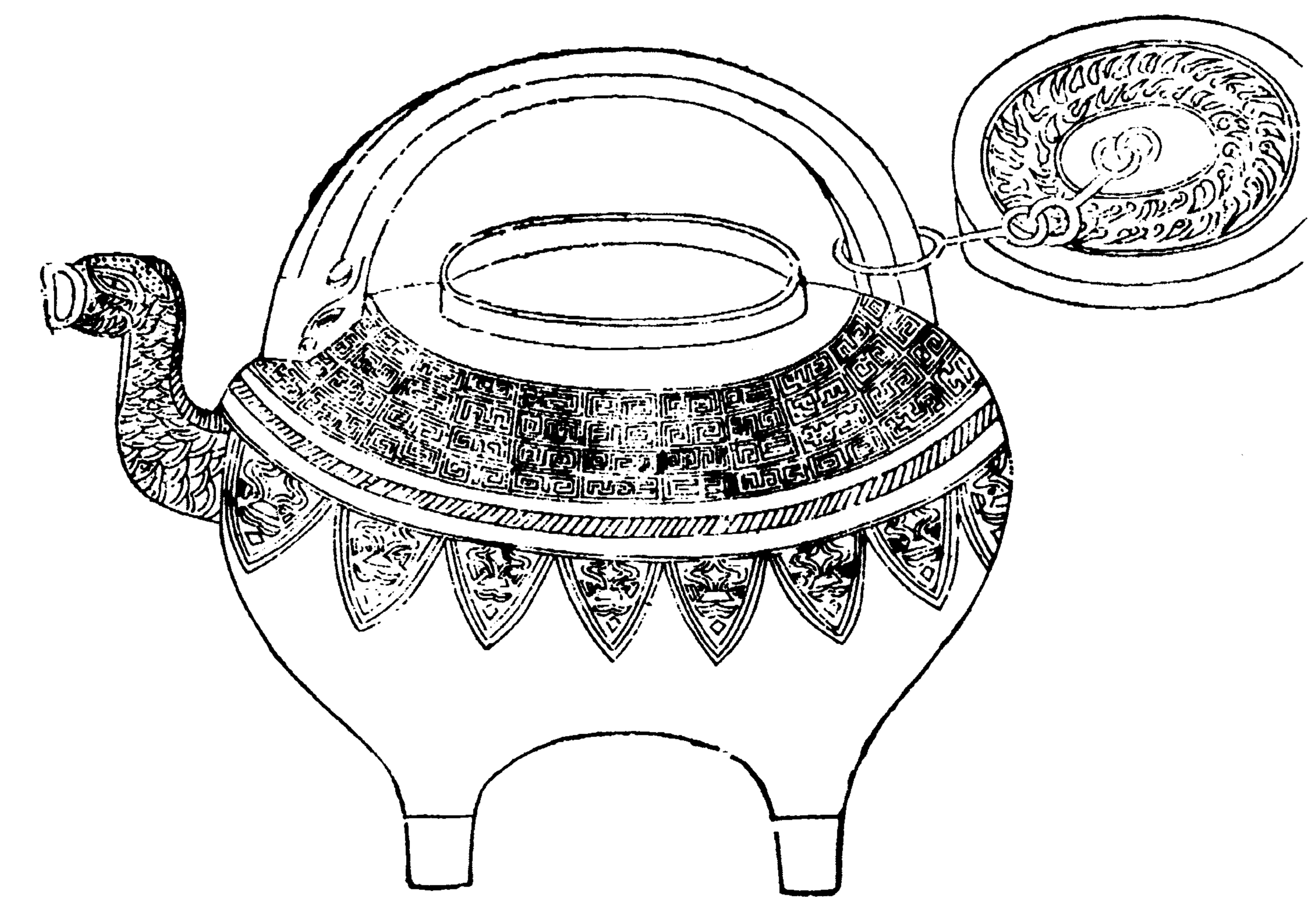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五寸深四寸一分口徑二寸腹徑六寸容三升四合共重三斤七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純緣腹足飾以蛟螭蛟螭若龍而非者無升降自如之變故飲食之器類多著之以為戒蓋平純素不加文鏤以螭為流提梁亦為螭首連環繫於提梁製作精巧寔周物也

周麟盉



右通蓋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五寸五分容四升八合共重三斤十有五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形制圜匾流飾以麟且麟之為物音中鐘呂步中規矩而昔人取以為聖時之瑞也而又角端有肉示武而不用許慎以為仁獸而詩人況忠厚故云關雎風化之應然則飾之於器殆不徒設夫盉以調飲食以養人所謂仁厚者在是矣故以麟旌之宜焉

周蟠虬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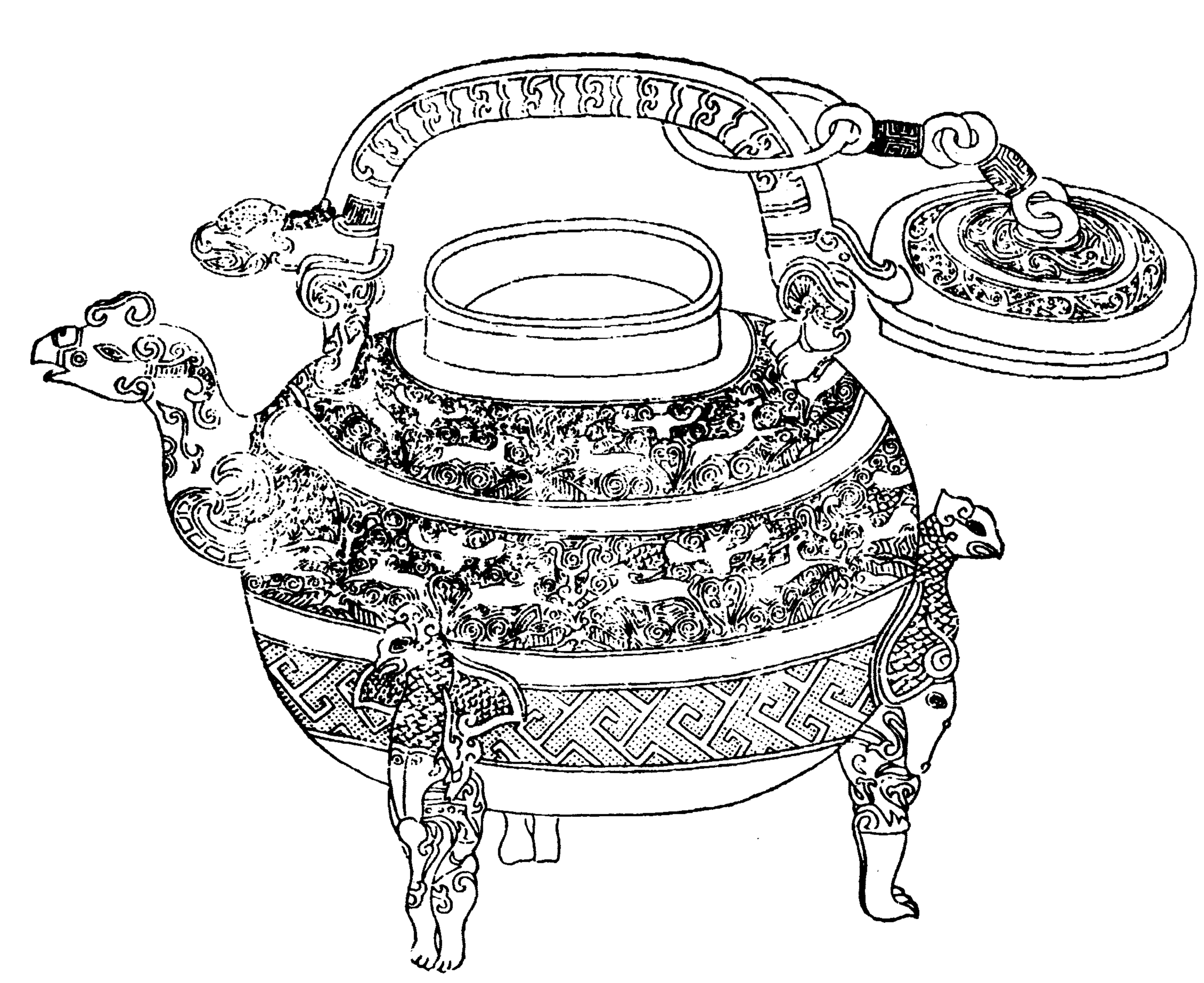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四寸口徑二寸九分腹徑六寸容三升六合共重四斤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蓋飾以虺純緣外著蟠虬下為綯紋而以麟為流設提梁可以挈攜周以螭形連環繫於其上三足純素不增文鏤蓋調羹之器也

周粟紋盉



右通蓋高六寸深四寸一分口徑二寸九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共重三斤七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通體雷紋纏糾間以粟紋以麟爲流以鬲爲提梁獸蹄爲足精巧雖後世竭智力莫能及也

周細紋熊足盉



右通蓋高七寸深四寸六分口徑三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一合共重四斤十有一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是器以三熊爲足釋字者以謂熊從能從火强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盖盉調味器也其取象於物則能有火之之理而又冬蟄春出其動也時以鬲爲提梁以鳳咮爲流時其飢飽者鬲也以時隱顯者鳳也且飲食必時聖人繼之

於金木水火者蓋未嘗不謹以時也可不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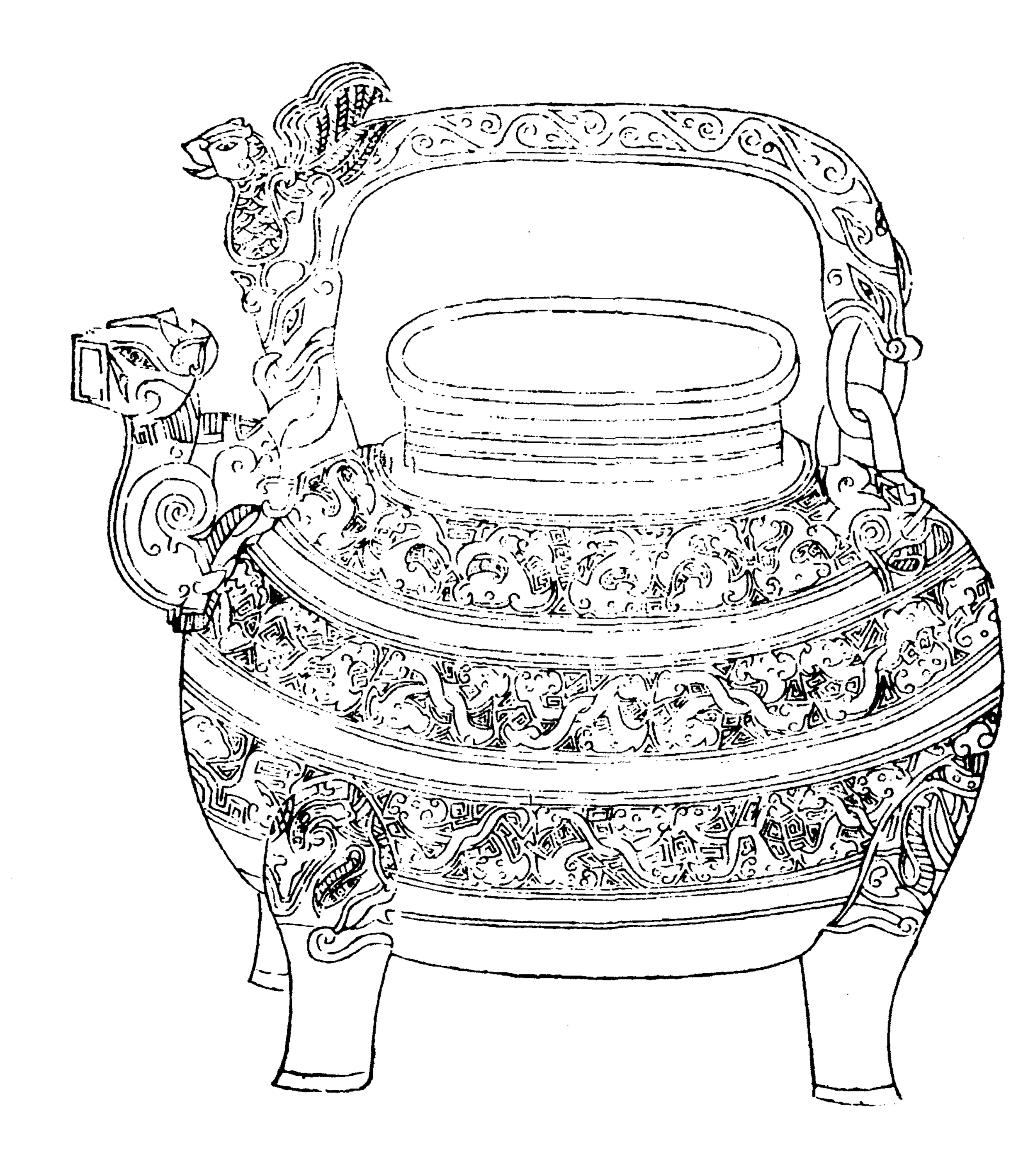
漢鳳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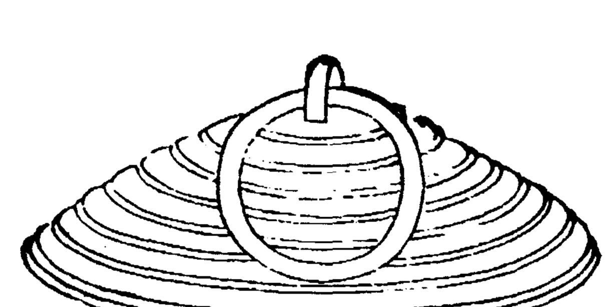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七寸深四寸七分口徑三寸腹徑五寸一分容四升四合共重四斤十有三兩兩耳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腹圜而匾雖與周嘉仲盉相近而腹間所飾紋琢非古其流作鳳以鳳南方禮文之禽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且其治則見亂則隱出入以時無如鳳者此仲尼所以有鳳兮之歎而漢儒所以有覽德之語盉主調味而流飾如此非特取禮文之盛又欲出之有節而無失其時歟

漢螭首虬紋盉





右通蓋高六寸三分深四寸六分口徑三寸
一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二合共重五斤
三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盉所以調味其
可於口之物戒之在得於是有以致其義焉
是器以螭首虬紋為飾則螭也虬也皆以害
物貪殘為可防者故於盉特形容之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九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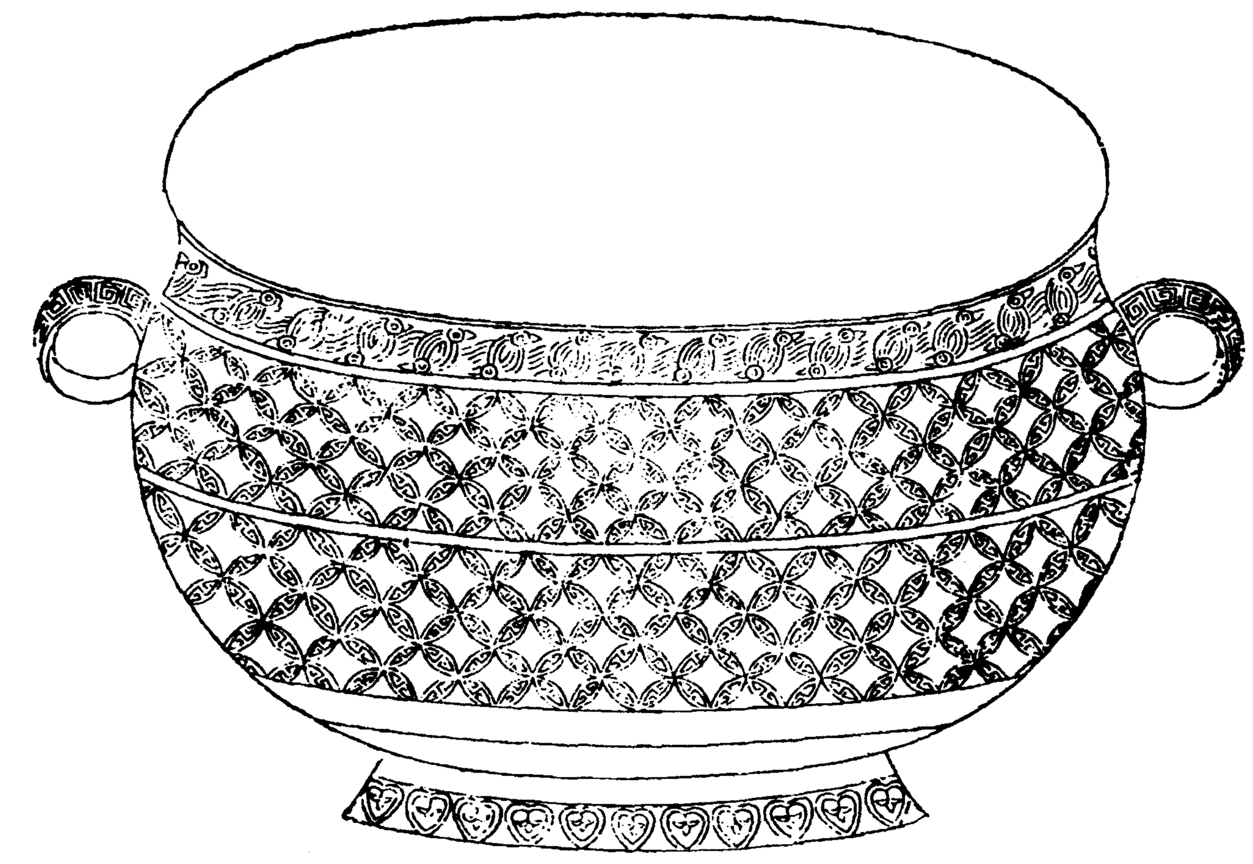
匜匜盤洗盆銷杅總説

奩鐎斗瓿罌冰鑑冰斗總說

器為天下之用而有合於禮者有適時而便於事者合於禮則若尊罍醆斝籩豆簠簋之屬是也其或燕私之所奉滋味之所養寒暑之所宜則處尊履貴而肉食者固異乎藿食卑賤之等倫又安得無供承之備以致其用乎故有鐎斗焉以待斟酌有瓿焉以具醓醢饔膳方其寒則資諸溫而禦彼重陰凝冱之氣方其暑則資諸朝覿所出之冰而袪其煩燠之憚由是湯槃冰鑑冰斗各順時而出焉雖然尊彝之器考諸漢唐曾無一二而鐎斗冰鑑復不覩商周之制作者何也嘗試議之夫無見於今者未必皆無也但禮隨世變所用有異耳蓋自周而上以禮為實用故禮器之末者或略焉而於本特致詳自周而下以禮為虛文故禮器之大者或略焉而於末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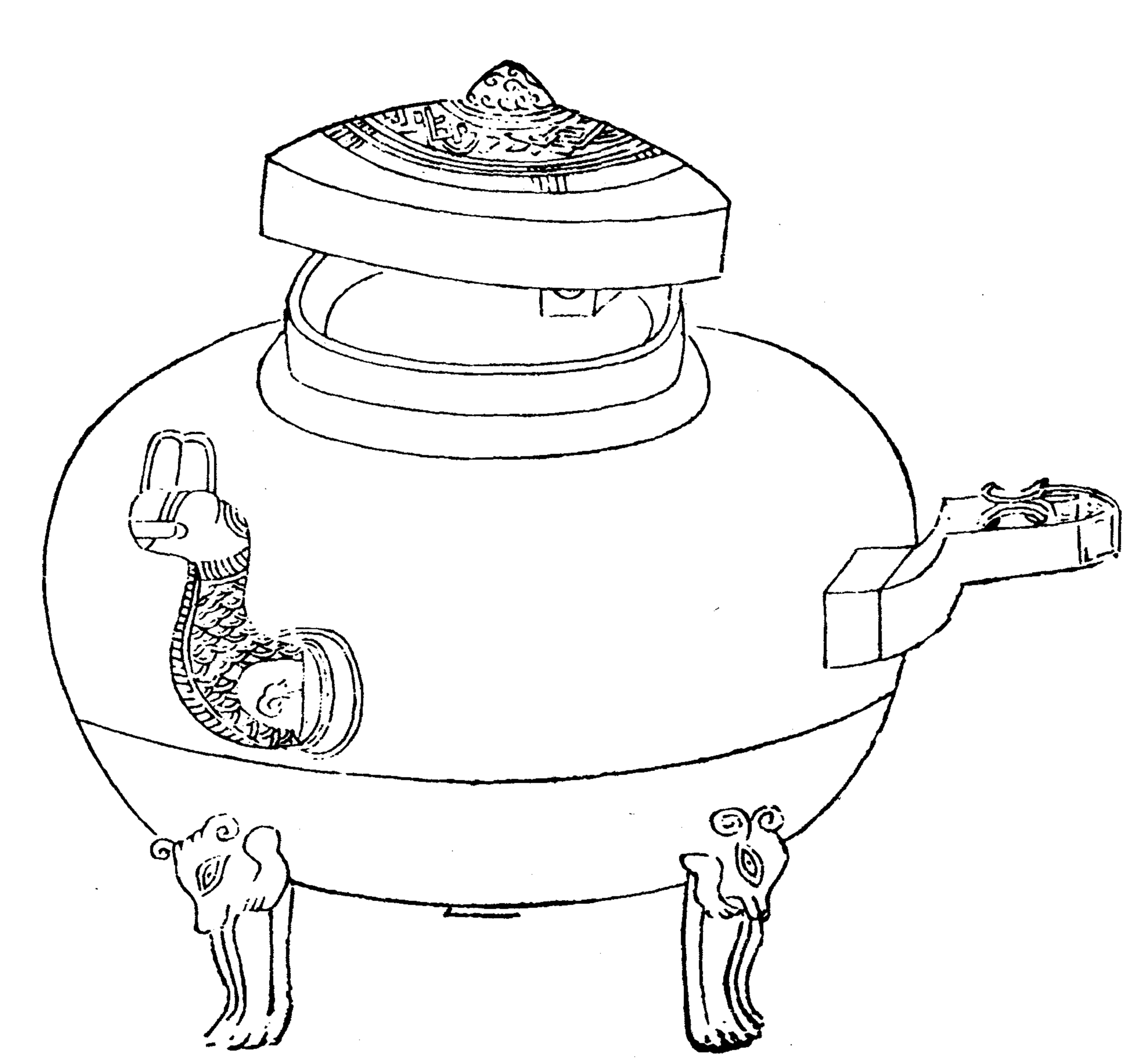
曲盡惟其本末詳略之有殊所以見於世者多寡有無之或異也

周交虬盦



右高三寸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一斤九兩無銘是器純緣外著以交虬兩耳作連環所以便於提攜以圈為足而器之中純素略無文彩大槩與周伯戔盦相肖特闕其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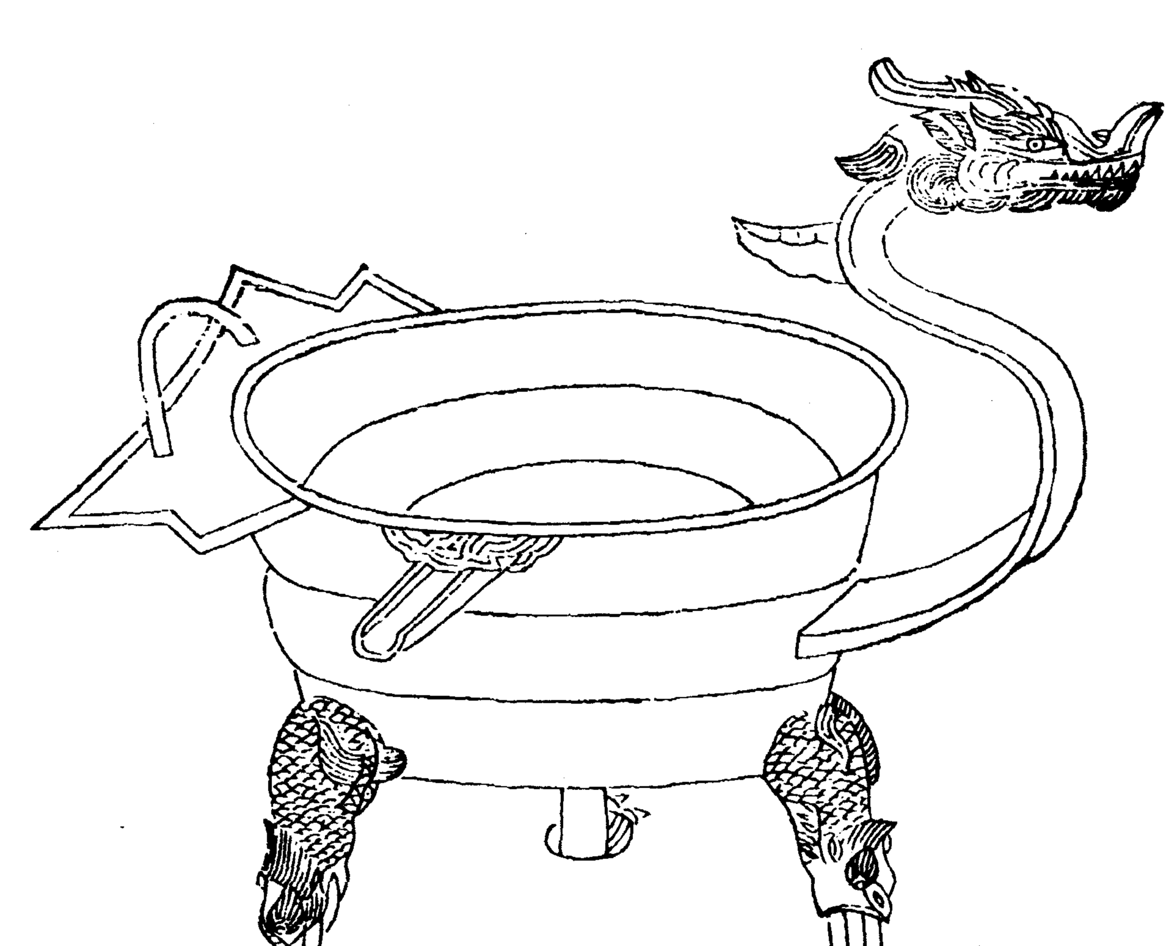
漢熊足鐎斗



右通蓋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二寸三分容一升四合有半重一斤十兩有流有柄三足無銘此器流蓋與柄多為物象而乏古意足飾以熊者秦漢以來奩具印鈕每作此狀蓋熊男子之祥取其有所堪能故也嘗攷三代之時九旗名物各有等差惟上得以兼下而下不得以兼上於是有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漢之鐎斗有具

四象有為熊足亦豈若九旗之有等差而苐其數耶

漢龍首鐎斗



右高七寸八分深二寸三分口徑四寸三分容一升重三斤一兩有耳有流有柄無銘是器鐎斗也許慎以謂斗之可以温物者耳趙襄子使廚人操斗以食代王則古者行食以斗而此有柄有流知其盛羹湆之具詩云酌以大斗則斗亦可以為飲器也

周方斜瓻



右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口徑六寸六分腹徑九十五分容一斗五升四合重八斤有半無銘是器文飾極精妙肩作雷形近類古文申字環腹之飾皆取象於雷肩脰之閒文鏤相錯如盤絲髮微起乳形而中作黄目狀苟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至此蓋前此未之或見後此亦未知其能及也

周魚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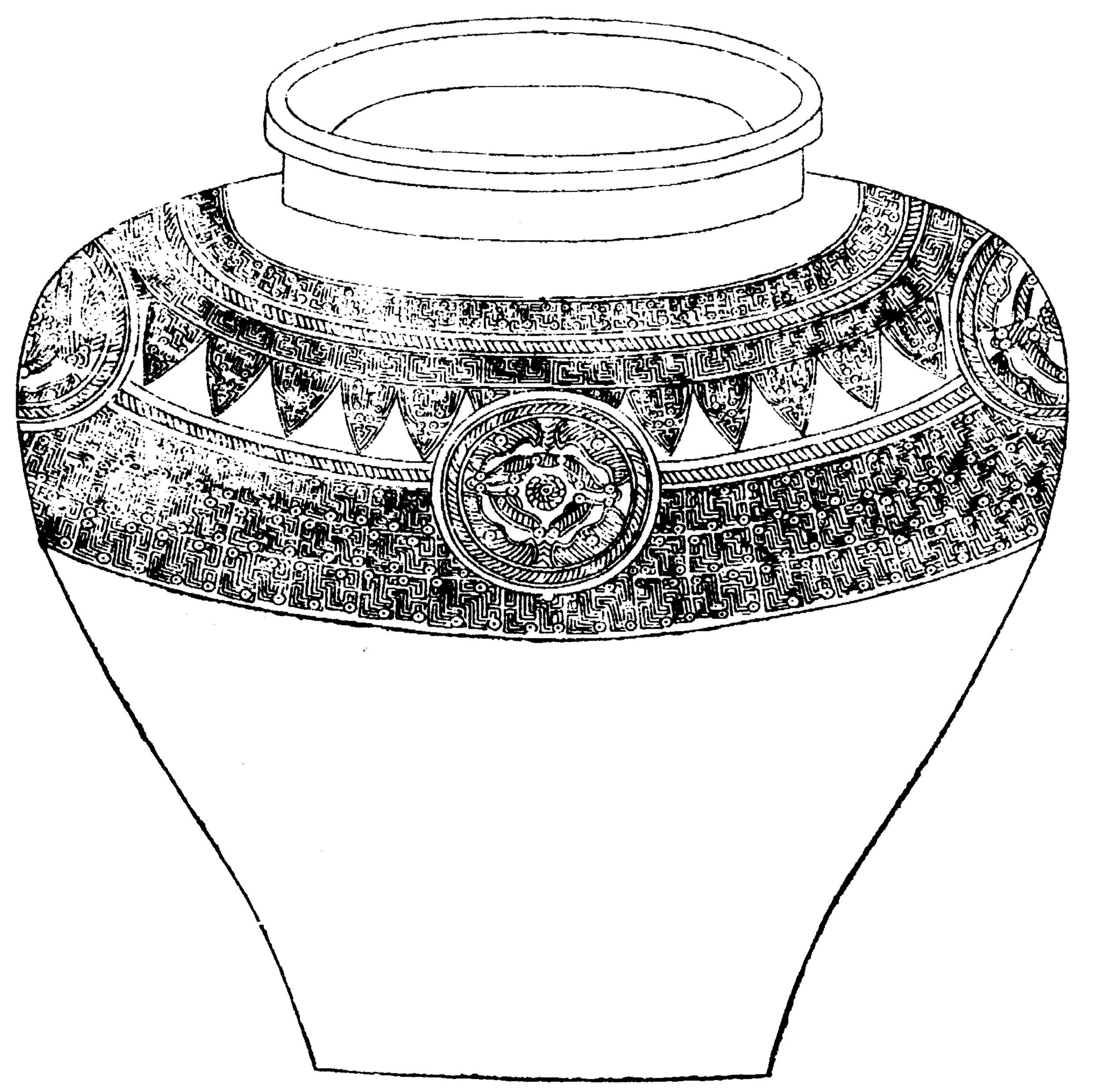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六分深五寸四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重五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銅色制度不減方斜瓻肩腹之閒飾以魚形凡器以魚為飾者不一如魚洗魚符之類是矣且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魚者薦獻之所先也又況五齊七醢七菹二醬所實之器歟此器之飾所以因取於魚也雖然魚麗之詩美萬物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為

物潛逝幽眇難及以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獻之禮備矣故於物魚躍為文王靈德之所及白魚躍入王舟為周家受命之符周器以魚為飾者殆以此歟

周蟠虬瓿一



周蟠虬瓿二



前一器高九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一尺八分容二斗五升三合重十有二斤無銘

後一器高九寸三分深九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四升有半重十有一斤四兩無銘

右二器皆飾以蟠虬凡食飲之器飾以虬者皆是也若乃甗所以盛醢醯之物固亦狀此耳

周饕餮甗一



周饕餮甗二



周饕餮瓿三



周饕餮瓿四



第一器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六寸腹徑七寸九分足徑五寸二分容六升六合重三斤十有一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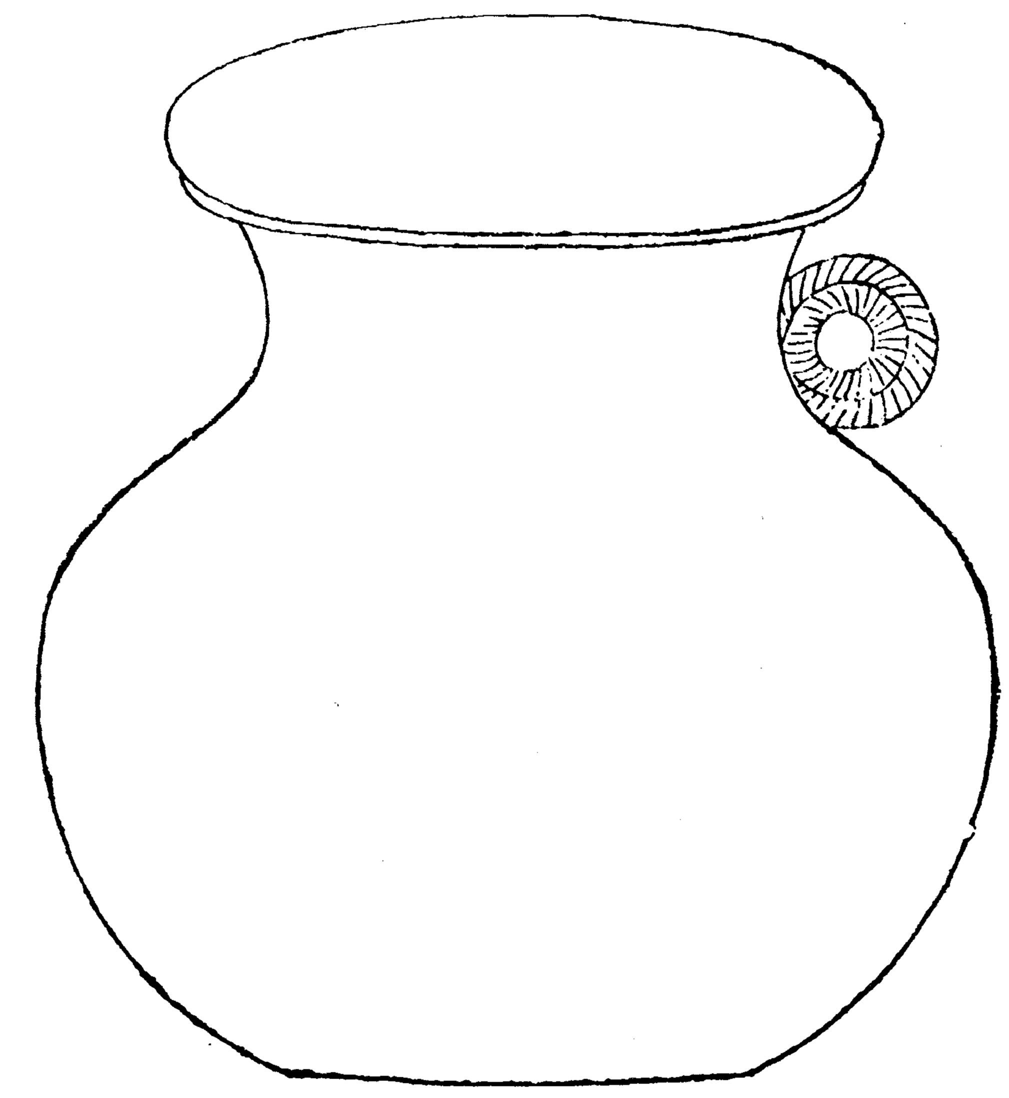
第二器高七寸五分深六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一尺三分足徑六寸三分容一斗五升四合重七斤有半無銘

第三器高六寸二分深五寸口徑六寸一分腹徑九寸容七升重三斤十有二兩無銘

第四器高五寸三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五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五升四合重三斤一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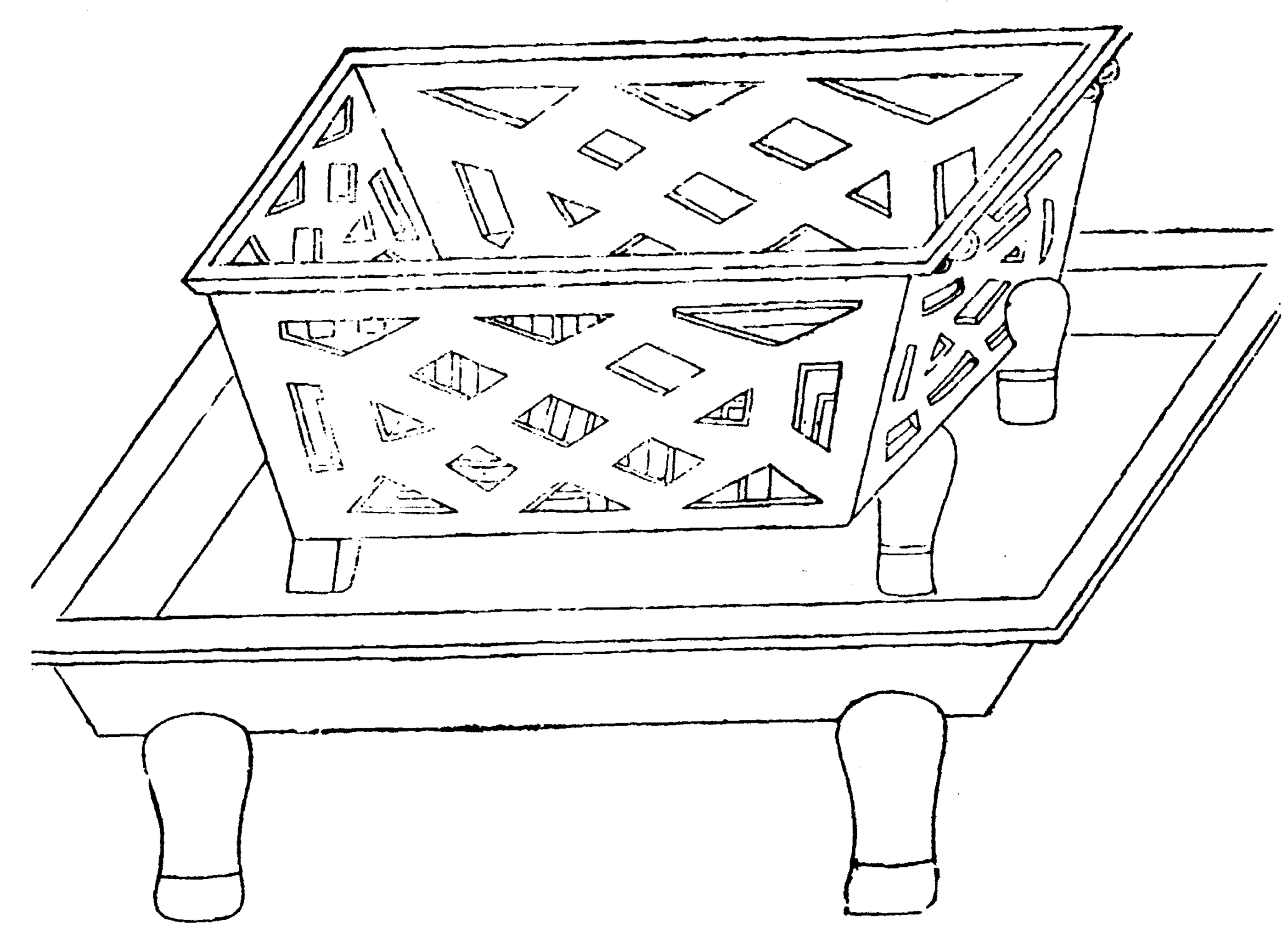
右四器皆飾以饕餮或間以雷紋形模典雅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此也

漢湯罌



右高五寸二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一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七合重一斤十有一兩有蓋無銘是器蓋溫水器也狀如甕圜而純素有一耳作綯紐若屈卮舉而置之鑪竈間以烹水也形制純雅無紋而氣韻自古宜非近世所有殆漢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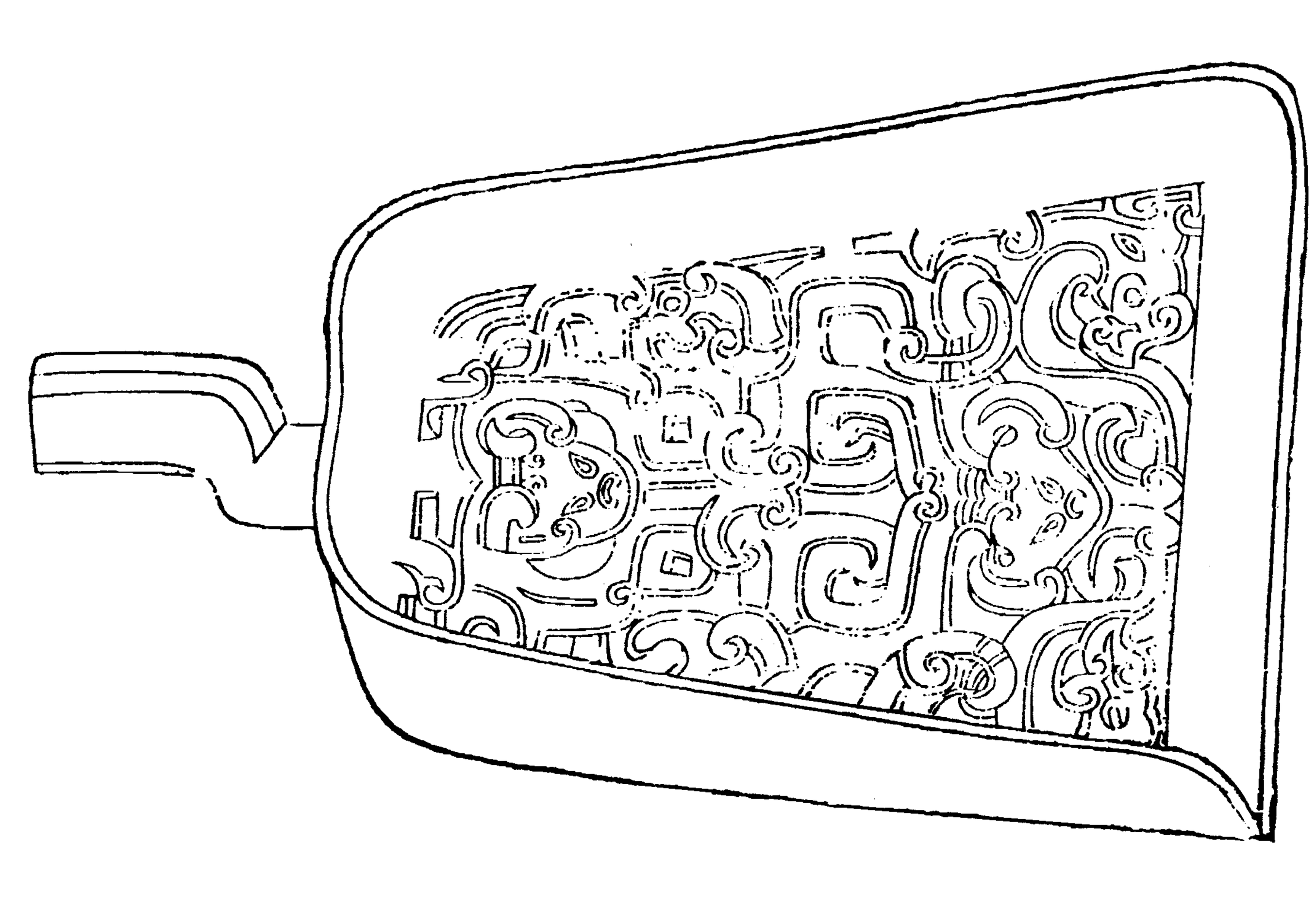
唐冰鑑



右高七寸七分下盤深一寸徑一尺二寸四分容五升二合重三十二斤三兩四足無銘且冰鑑之説已具於漢鑑矣今其規模上方如斗四旁塵鏤底作風窗承以大盤立之四足豈非置食於上而設冰於盤使寒氣通徹以禦溫氣耶大抵漢唐之器致用設飾略相倣象然所以異者漢鑑圜而唐鑑方漢鑑近於古而唐鑑則近於今矣故不得不辨昔鄭

玄謂鑑如甀大口以盛冰觀此鑑與鄭說不同然又非漢之製作宜李唐精工所能到也

漢冰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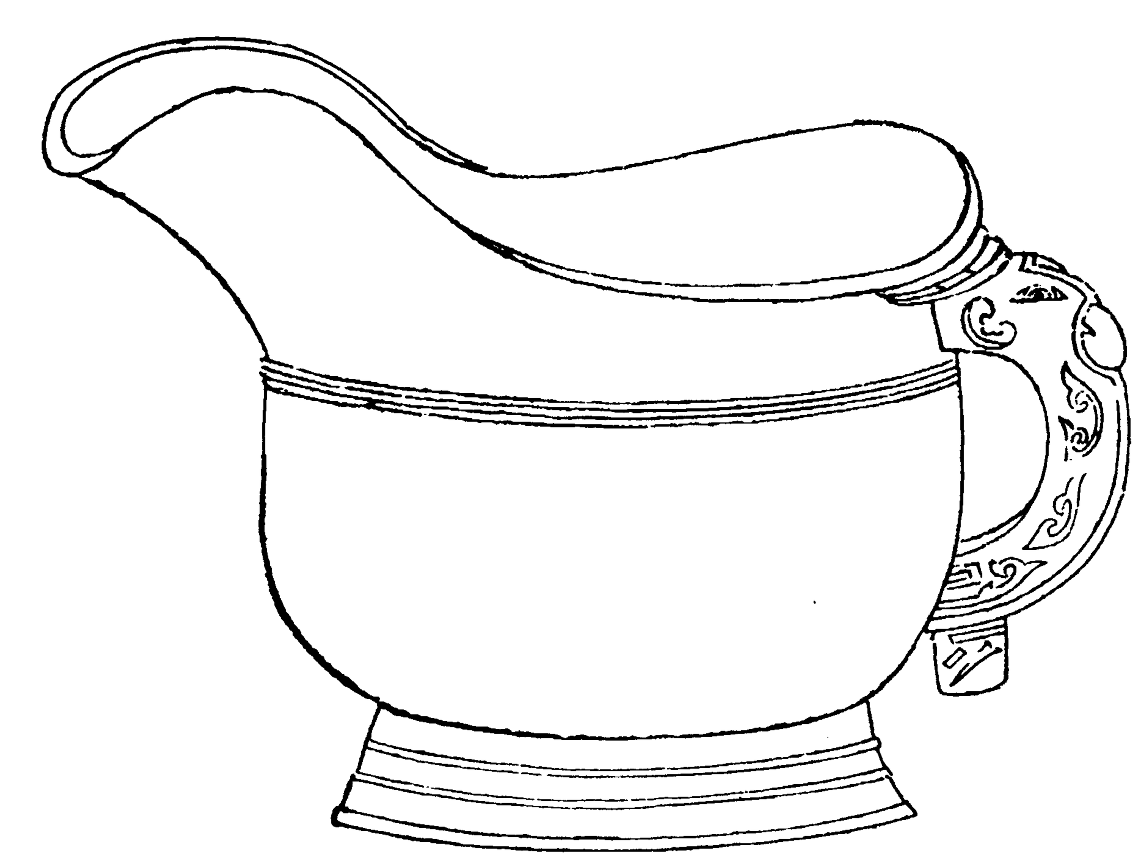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六分深一寸五分闊六寸二分重一斤九兩有柄無銘三旁掩上其柄可持其底鏤空寔冰斗也古人制器皆因時而為之若夏則有冰鑑於此器略相似而有見於周官令冰斗雖不得而考要之後世所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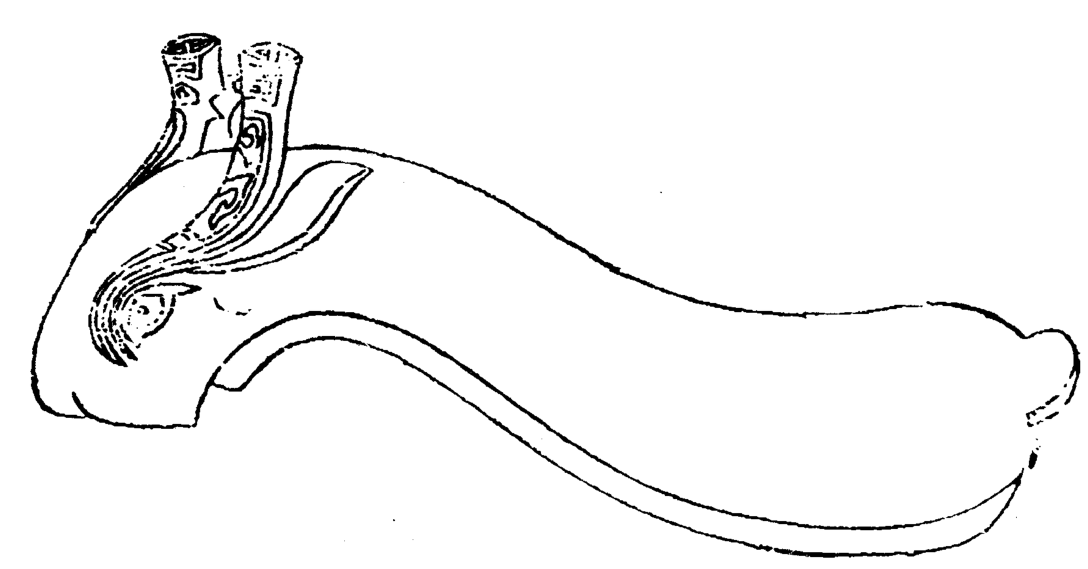
匜匜盤洗盆鋗杅揔說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鄭玄謂君尊不就洗賈公彥又援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設盤匜所以為君尊崇義從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匜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說殊不知内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祇欽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匜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加鉅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餕乃用則其用亦未嘗敢易也觀其鋬皆作牛甲脊尾狀按易以坤卦為牛而坤以順承為事故物之柔順者莫甚於牛蓋匜為盥手瀉水之具而義取於順乃其理也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之

禮圖所謂承盥洗棄水之器者是也惟以承棄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底間飾以雙魚者為其為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匜盤而不謂之洗蓋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聶崇義乃以盤洗為二器所謂盤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若壺形而無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稽之於器其乖戾不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若夫盆鋗者亦盥滌之具但洗淺而鋗深惟盆居中焉又有所謂杅者特大而深如洗之用盥盤之用莫舟之承彝皆其類也故附諸匜洗之末識者當以類得之

商啓匜





蓋



啓作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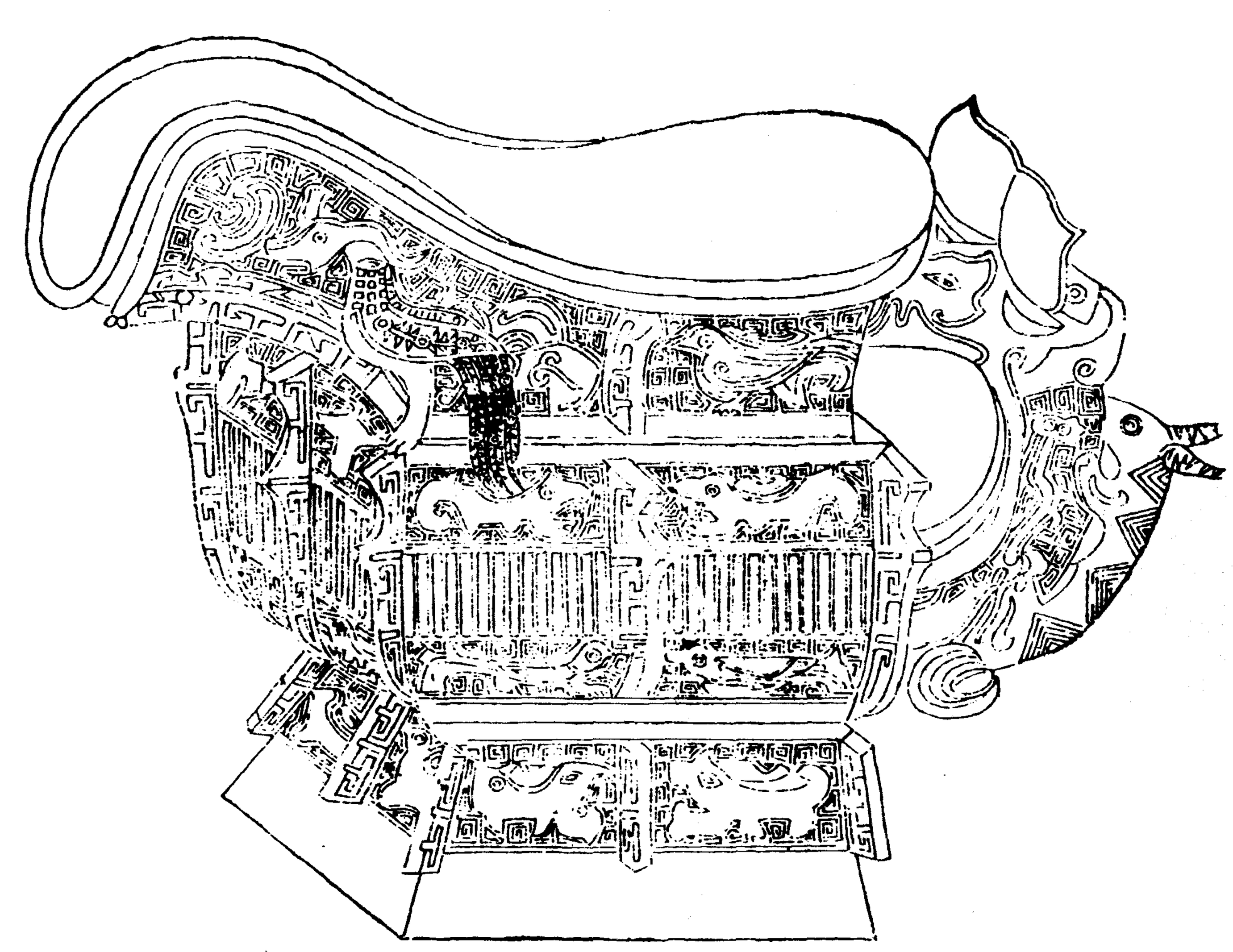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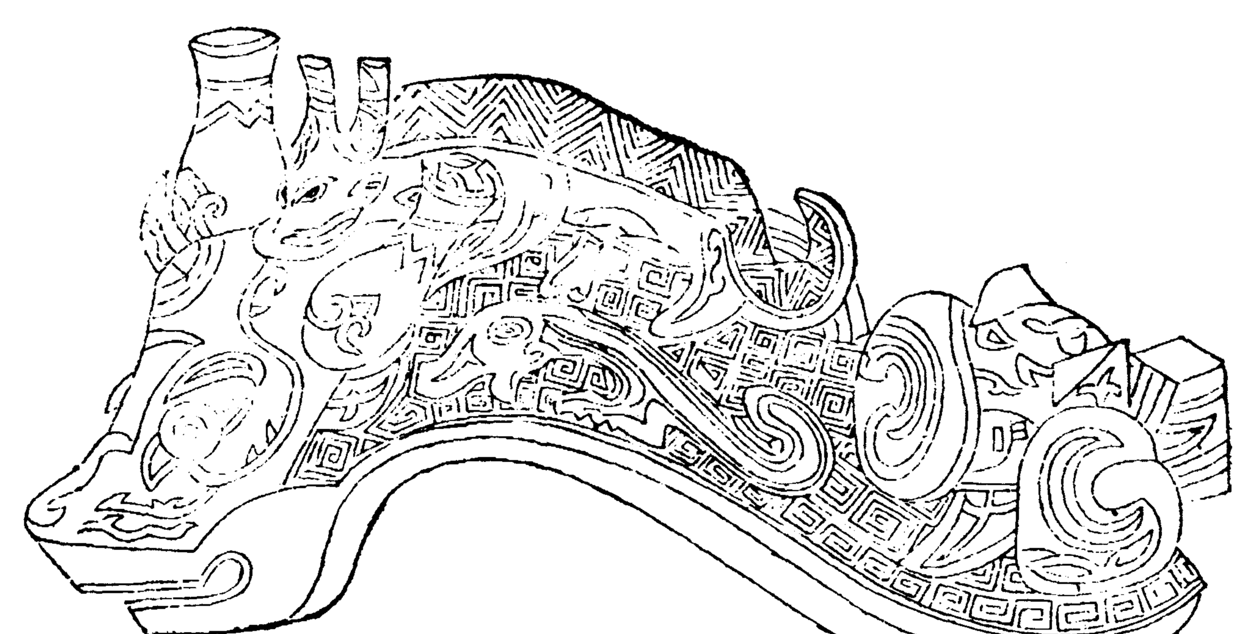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七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二寸七分容一升有半共重二斤十有五两有流有鋬圈足蓋器銘共八字曰啓作寶彝按商太丁之子曰乙乙之子曰啓此銘啓者乃乙之子也是器形制渾厚字畫奇古勁若屈鐵非周秦篆畫之可擬倫者以時考之蓋商之器無疑

商鳳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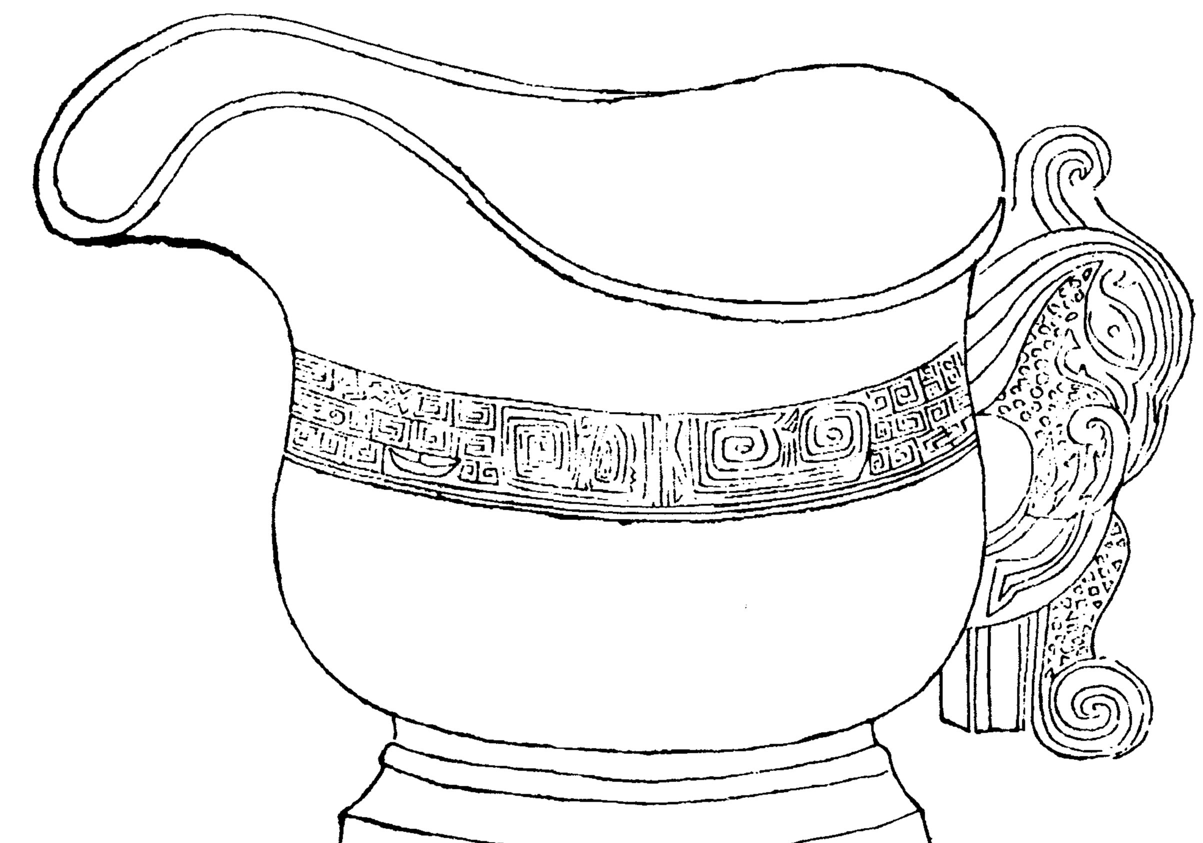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二分深三寸七分口徑長六寸六分闊三寸容一升有半共重七斤有流有鋬圈足無銘通體設飾不一其狀有夔有螭有兕小者大者起伏偃仰頡頏差池不可名狀又峙二角於其前而腹間別出兩鳳勢若飛動故因此名之

商三夔匜



右通蓋高五寸四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二寸二分容一升共重一斤十有一兩有流有鋬圈足無銘通體作夔象而蓋紋隱起者有三蜿蜒夭矯如得風雲之狀復螭其鋬觀其製作頗類鳳匜故宜類之於商也

周父癸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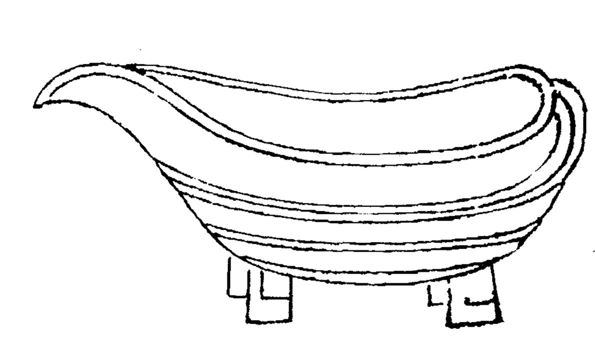




爵方父癸

右高四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九合重一斤三兩有流有鋬闕蓋圈足銘四字曰爵方父癸按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癸公慈母也太公呂望實封于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父癸者此也昔之匜通用於人神此銘父癸則其祭祀宗廟之器耶此匜也而銘有曰爵者豈詩所謂洗爵奠斝之意歟方事洗盥則不可無匜爾

周司寇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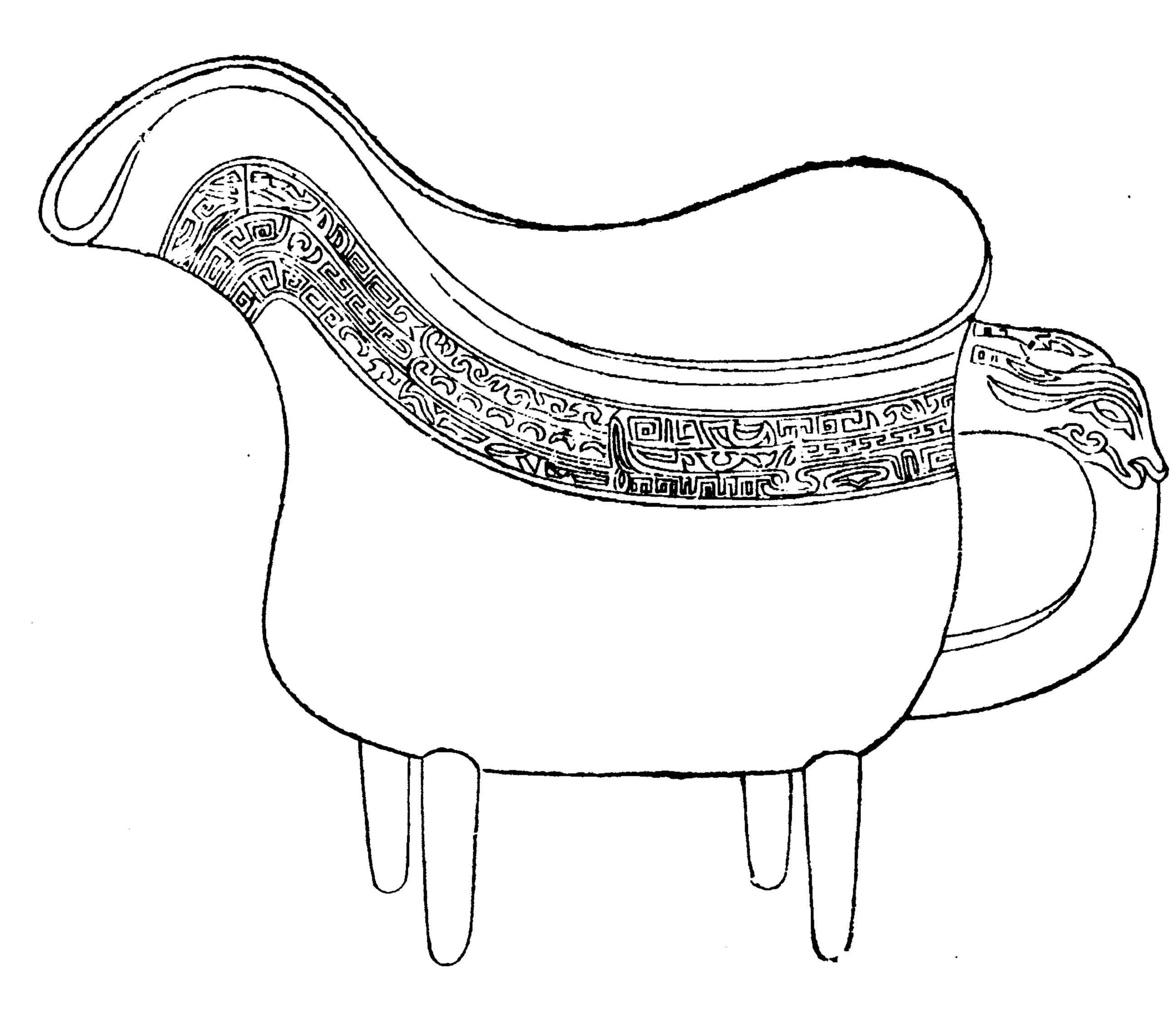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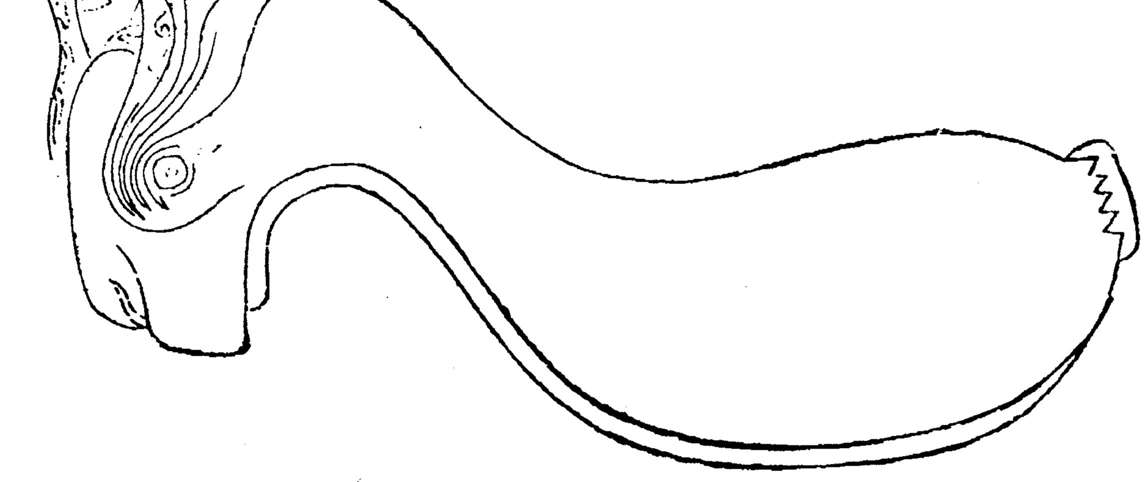
作司寇彝周建
用歸維之百僚雩
之四方永之祜福

右高一寸四分深七分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一寸一分容一合重二兩二錢有流有鋬四足銘二十字曰作司寇彝按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五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則司寇在周官蓋有大小之異是器銘文曰維之百僚則非大司寇不足以當是語也然而是匜非他匜之比正如漢金銀錯鼒小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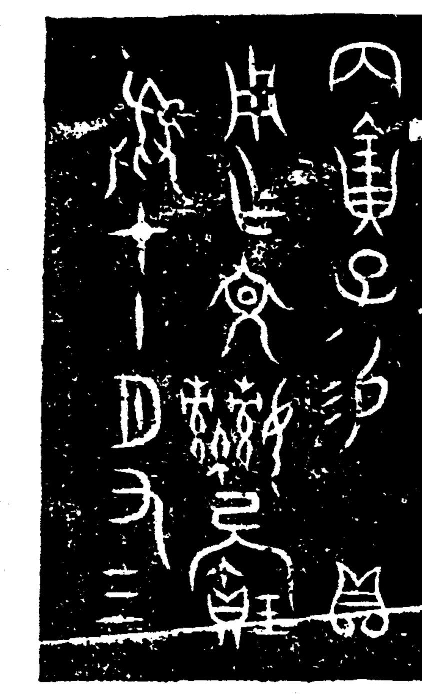
適於用豈匜亦固如鼐鼒之有別耶特書傳不見其所攷爾要之有是理也

周文姬匜





器



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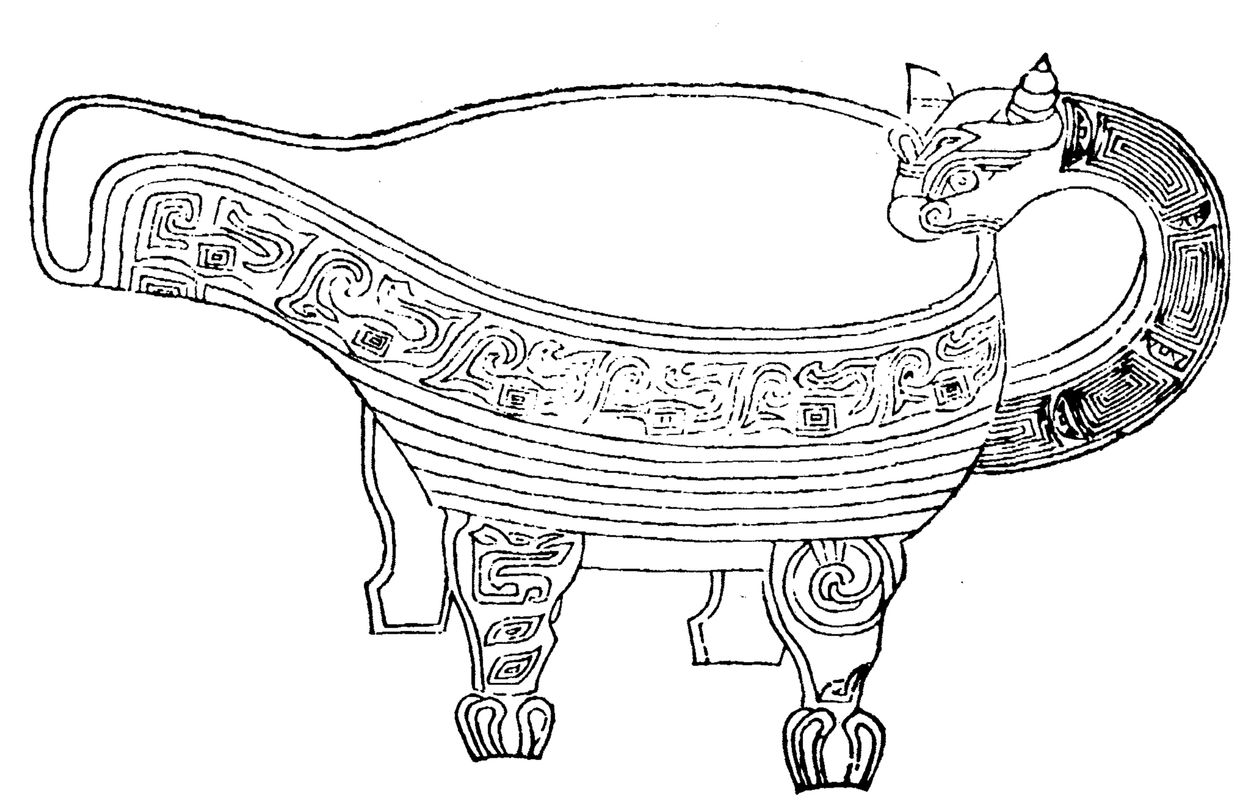


析子孫

丙寅子錫龜貝
用作文姬己寶
彝十一月有三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八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四升共重六斤十有一兩有流有鋬四足器與鋬銘共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彝著其名也通體作犀兕之形鋬亦如之飾以雲雷之紋宛轉盤繞於其上已足貴矣至於字畫仍復奇古宜比於周

周義母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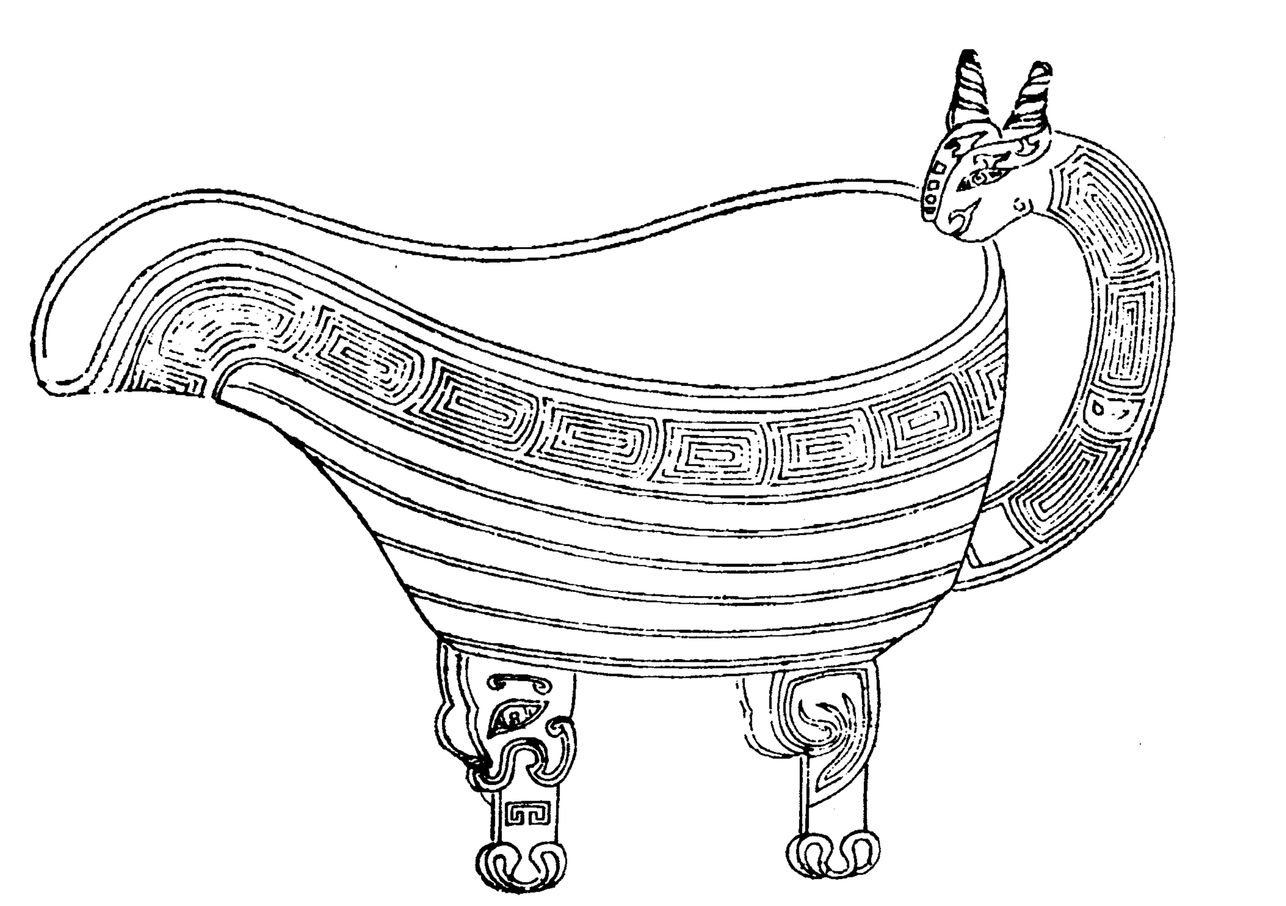
仲姞義母作
旅匜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高六寸深三寸六分口徑長九寸七分闊六寸一分容四升重四斤九兩有流有鋬四足銘一十七字按國語晉公子重耳過秦穆

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韋昭以謂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吉義母作旅匜者蓋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為正嫡次杜祁次偪吉次季隗然杜祁以吉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為仲吉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趙孟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禮曰銘者自名以

稱揚其先祖之美則所謂仲吉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按通禮義纂以謂媵御交盥蓋媵送女之從者御壻之從者夫婦禮始相接廉恥有間故媵御交相為殊以通其志彼其婚姻歟此稱義母則非初嫁之時有子職在焉故也稱旅匜則非交盥所用特其匜之不一耳

周孟皇父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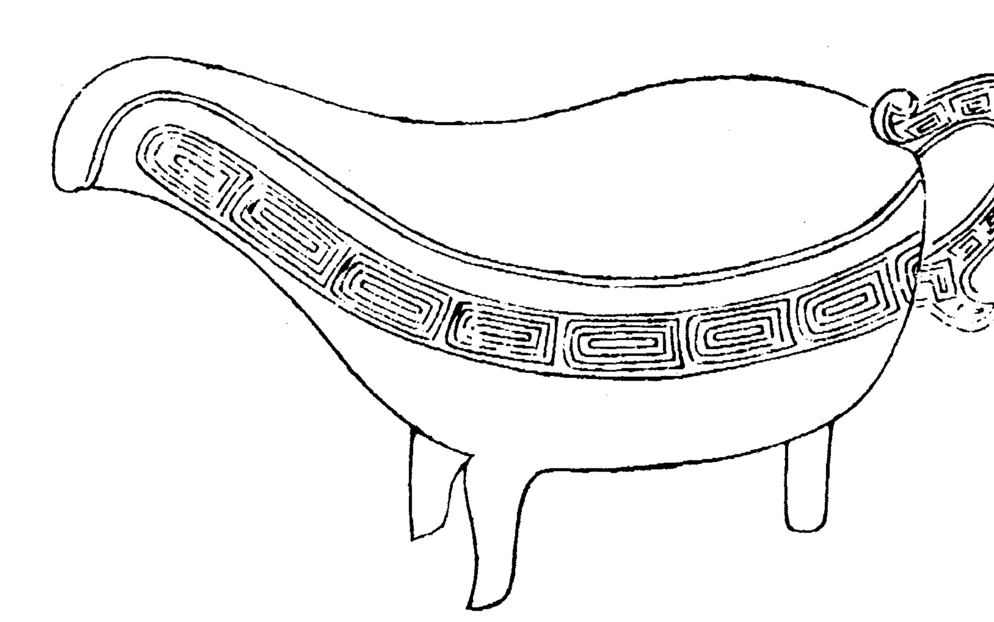




孟皇父
作旅匜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一分容二升重三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六字曰孟皇父作旅匜昔魯桓公之後析為三族有仲孫叔孫季孫焉仲孫於三桓氏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詩十月之父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然則此曰皇父亦其孟之字歟曰作旅匜則又言非止一器所以御賓客供盥濯者宜非一爾

周螭首匜



右高一寸九分深一寸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寸容二合重六兩二錢有流有鋬三足無銘匜也大小雖殊而其制則同前一器鋬作螭首四足股間復飾以獸狀後一器甚小而鋬亦狀螭口齧其器純緣下環以雷篆紋鏤之工若甚拙而後世所不能及寔周一時物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一

匜二 七器

周 五器

弫伯匜 銘一十三字

季姬匜 銘四字

徧地雷紋匜

夔匜

牛足匜

漢 二器

注水匜 銘二十二字

螭匜

匜盤 二器

周

楚姬匜盤 銘一十七字

魯正炑匜盤 銘一十八字

洗 六器

周 三器

七星洗

負龜洗

龜魚洗

漢 三器

陽嘉洗 銘六字

蟠夔洗

雙魚洗

盆 一器

漢

獸耳盆

銷 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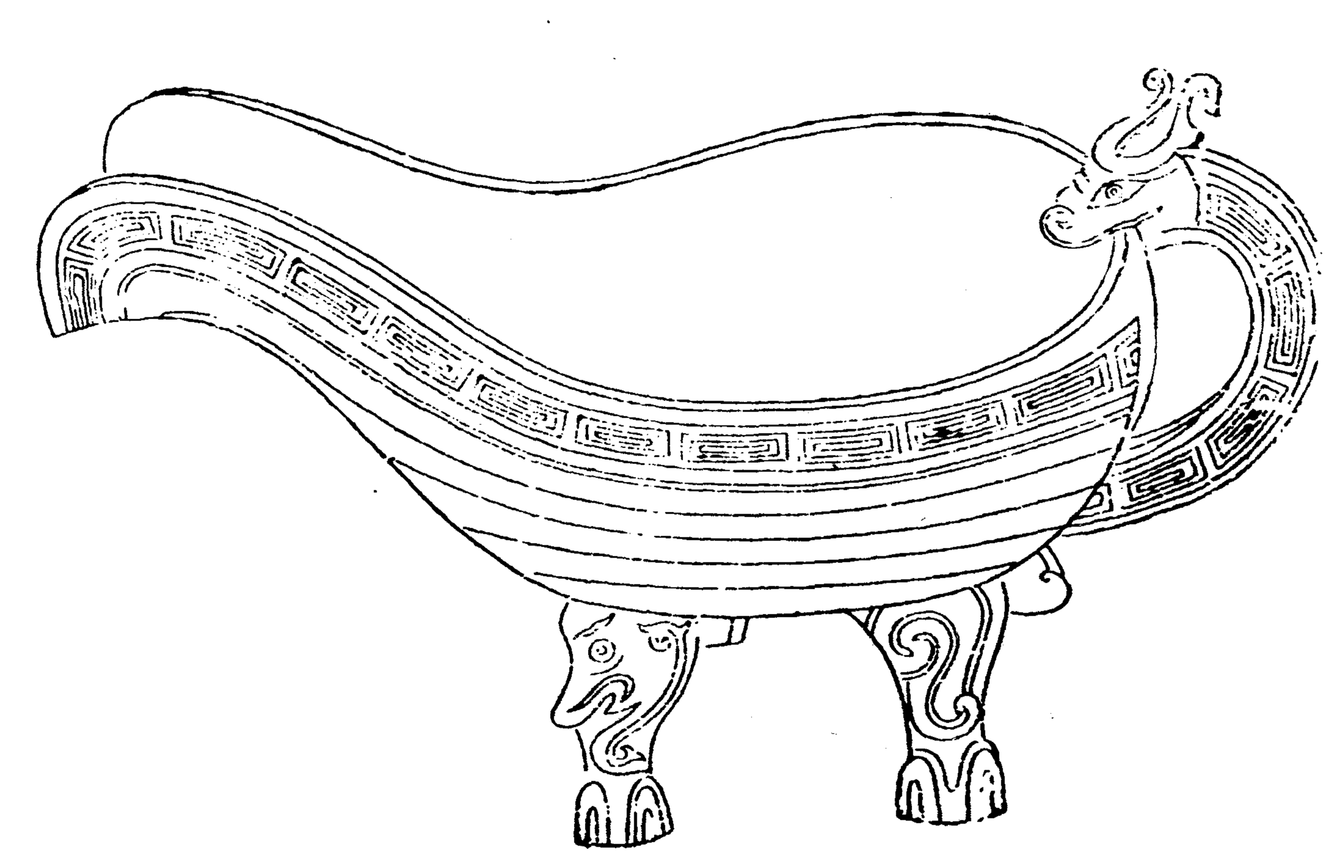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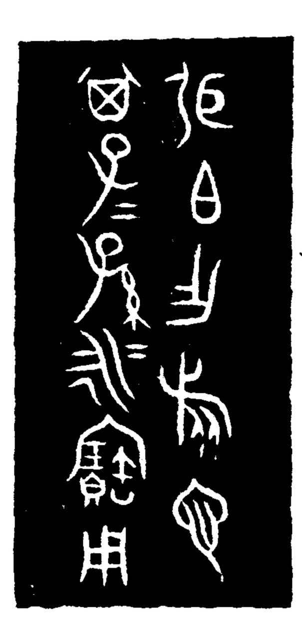
梁山銷 銘一十五字

杅 二器

周 一器

周弫伯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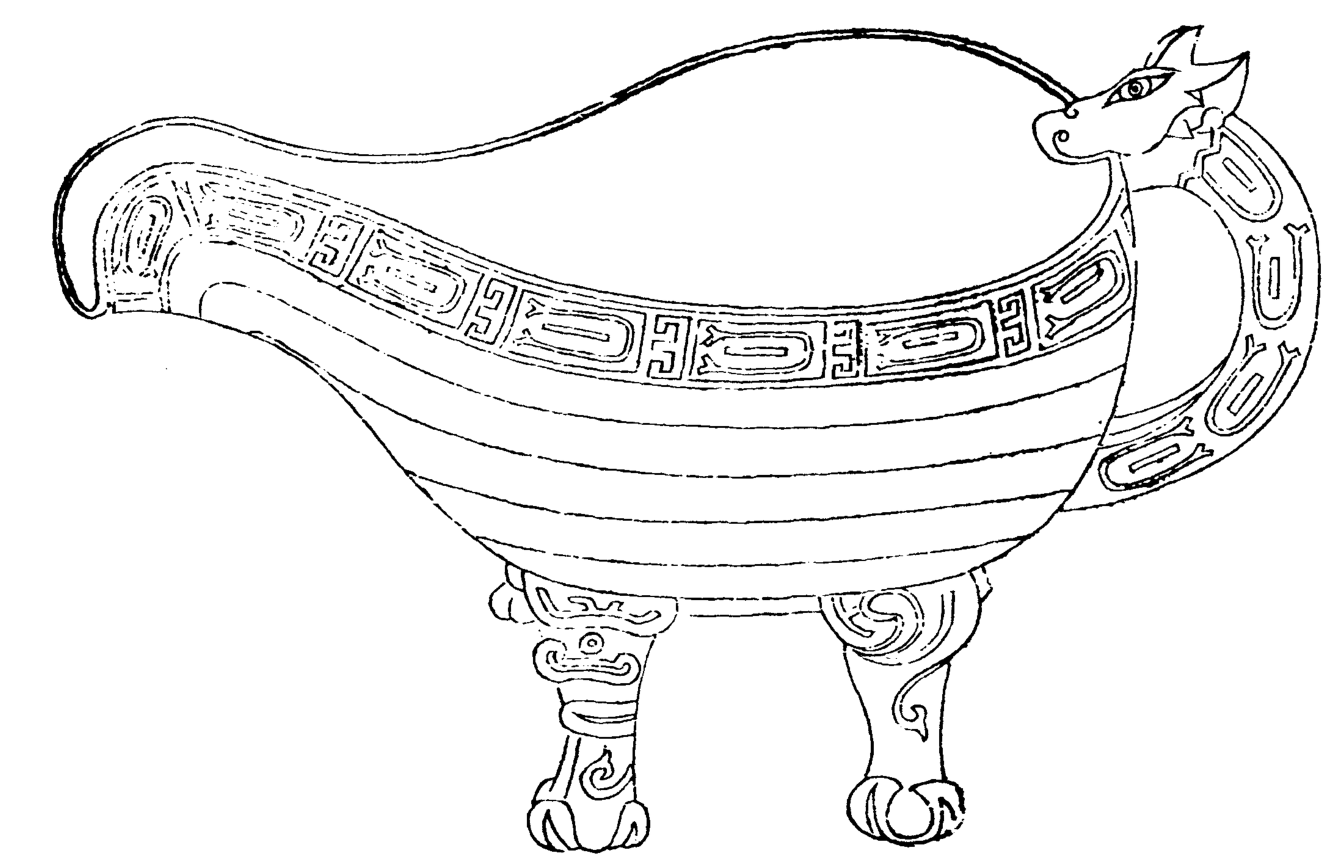




弫伯作旅匜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五分容二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十有三字曰弫伯者恐其姓與謚也然有弫仲作寶簠則又知弫之一族爾此稱伯彼稱仲昆季之序也

周季姬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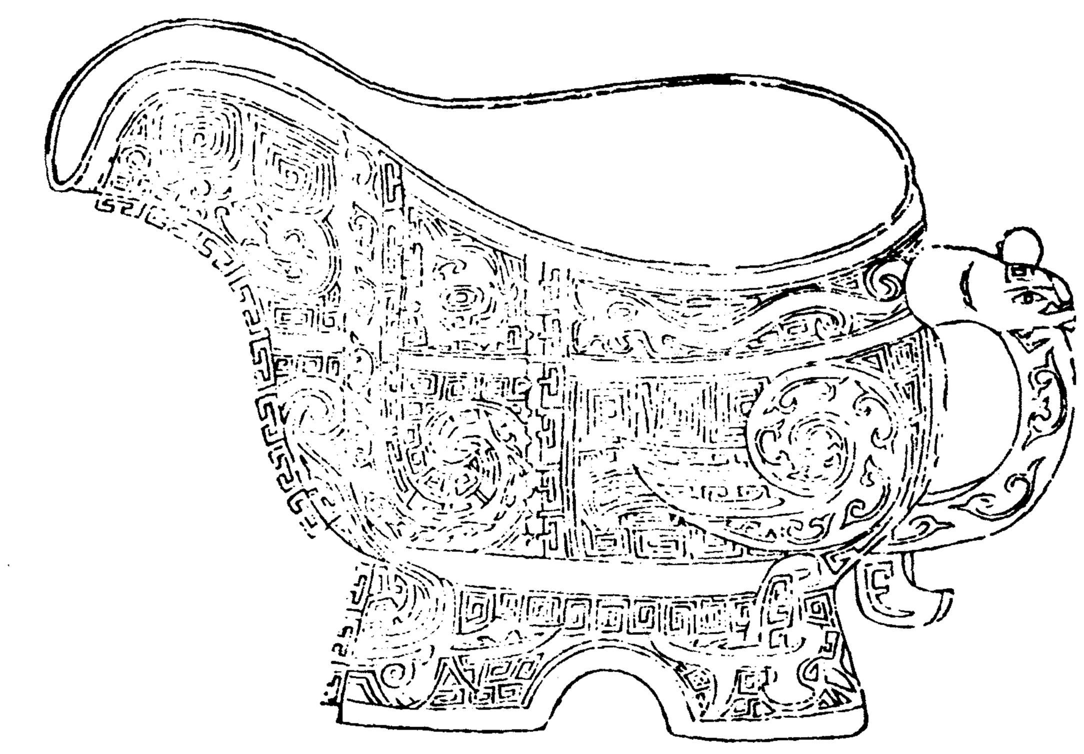




季姬作匜

右高五寸一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七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一升五合重二斤三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四字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是匜盥器也易謂盥而不薦則潔以致誠而已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徧地雷紋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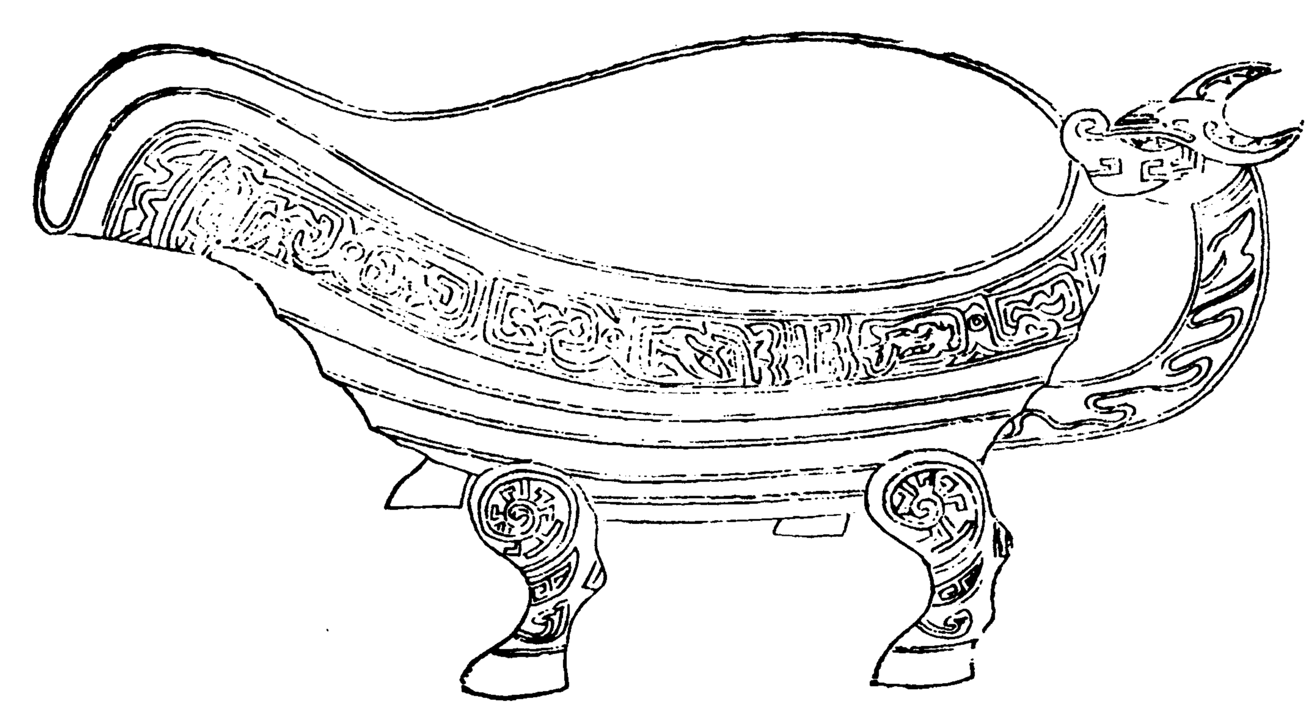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五分深二寸六分口徑長五寸闊三寸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二兩有流有鋬闕蓋圈足無銘是器通作夔狀色如精金但下有翅足其首背在蓋而亡之其體間復作雷紋間以小夔攷其制度非周不能為也

周夔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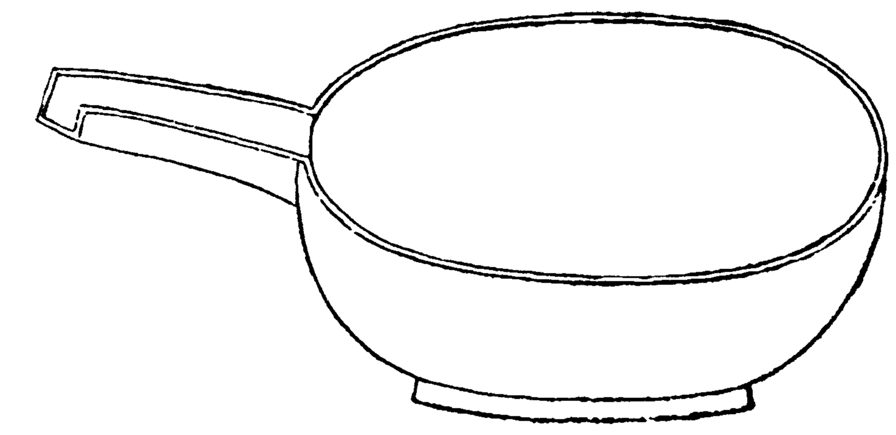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三分重二斤四兩有流有鋬無銘是器通體飾以夔紋蓋亦如之製作華藻大槩與周祖戊匜形制相近但闕其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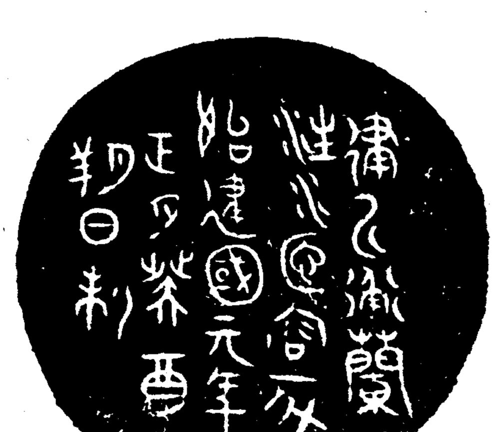
周牛足匜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九寸四分闊五寸容三升四合重三斤九兩有流有鋬四足無銘是器以牛首為鋬易曰坤為牛牛地類故其足斥以地之數偶而不奇馬天類故其足圜以天之形圜而不方今其足牛也斥而偶方而不圜乃知莫不有法象耳匜盥潔之器將以達其誠是亦若郊牛繭栗以將其誠而已

漢注水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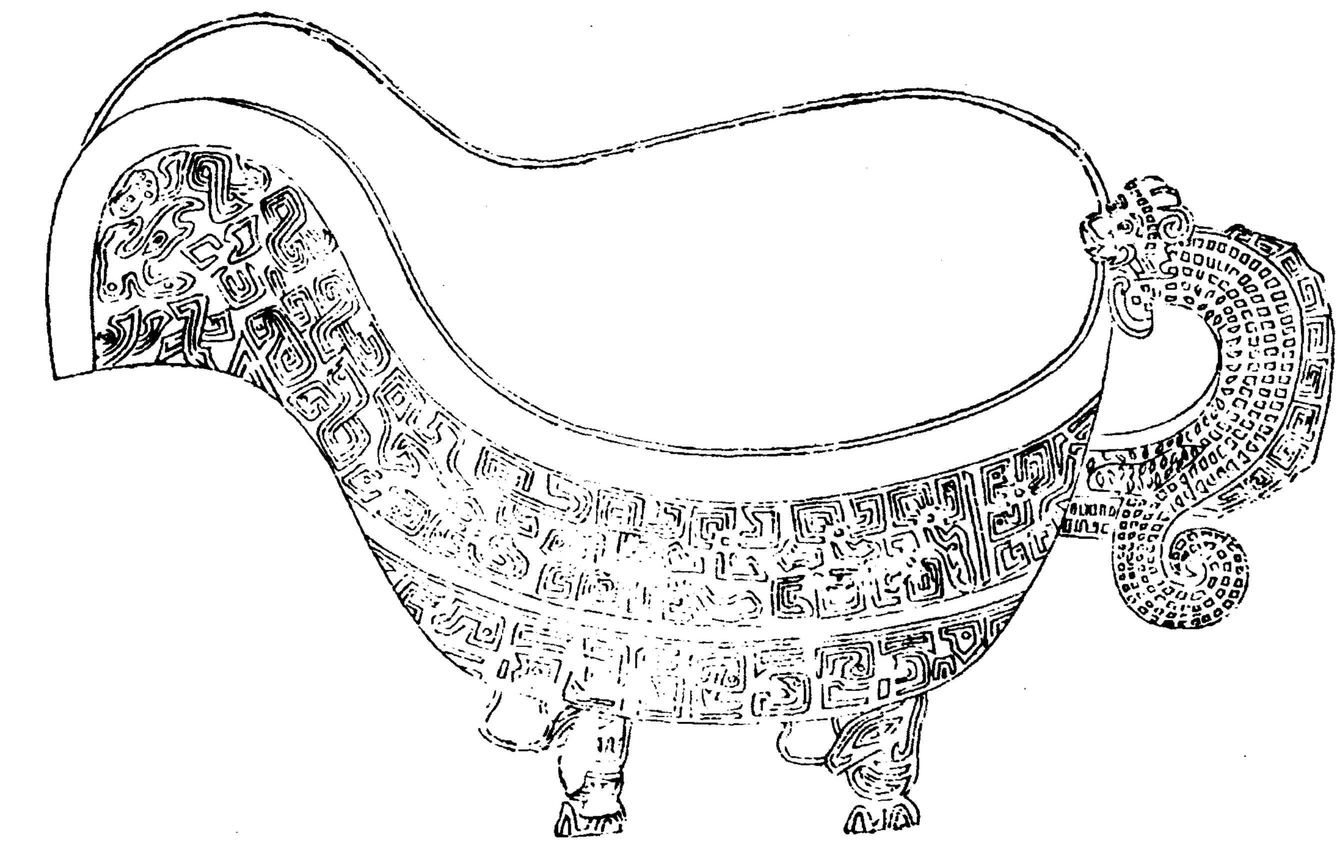




律斤衡蘭
注水匜容一升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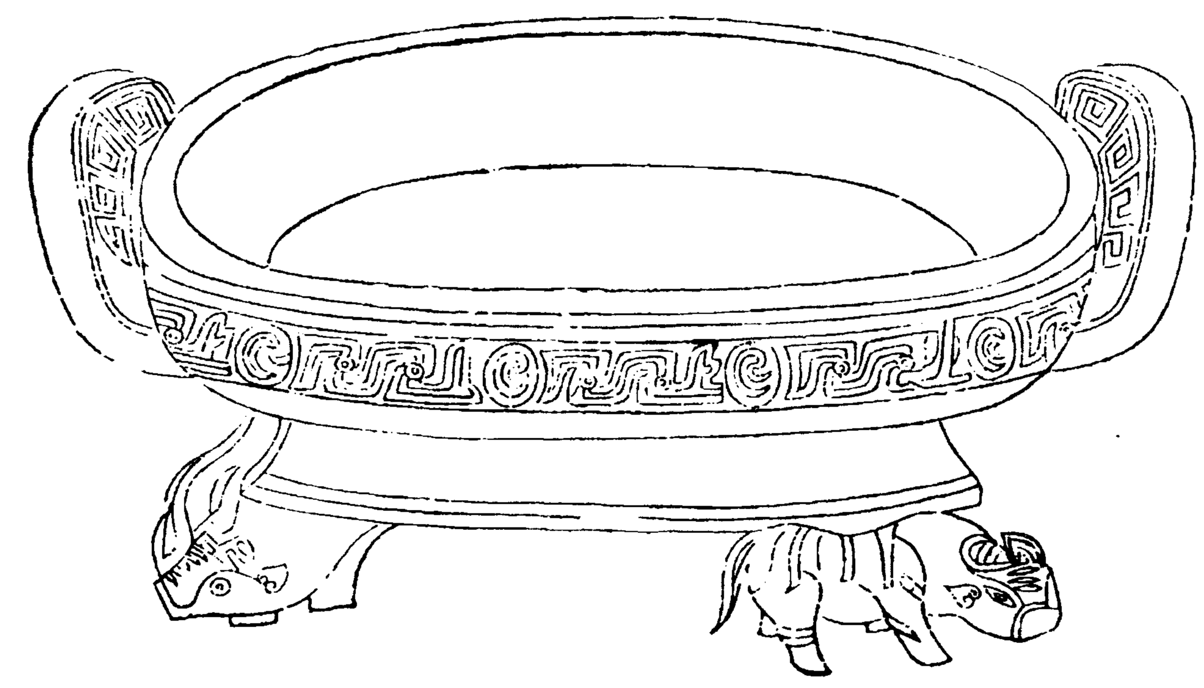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寸容三合重五兩有流銘二十二字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按漢新室當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則當是明年己巳歲制此器也此器形制如盂而淺且其旁復出一流與匜略不相類迨見其識文乃知匜也然所容三合其器特小恐凡格間所用者耳

漢螭匜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四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九分容二升重二斤八兩有流有鋬四足無銘鋬飾以獸而有首足鱗爪如龍廼螭也匜盥手之器而所飾如此意亦有寓焉蓋螭為少仁多威之獸未審厥意果何在也

周楚姬匜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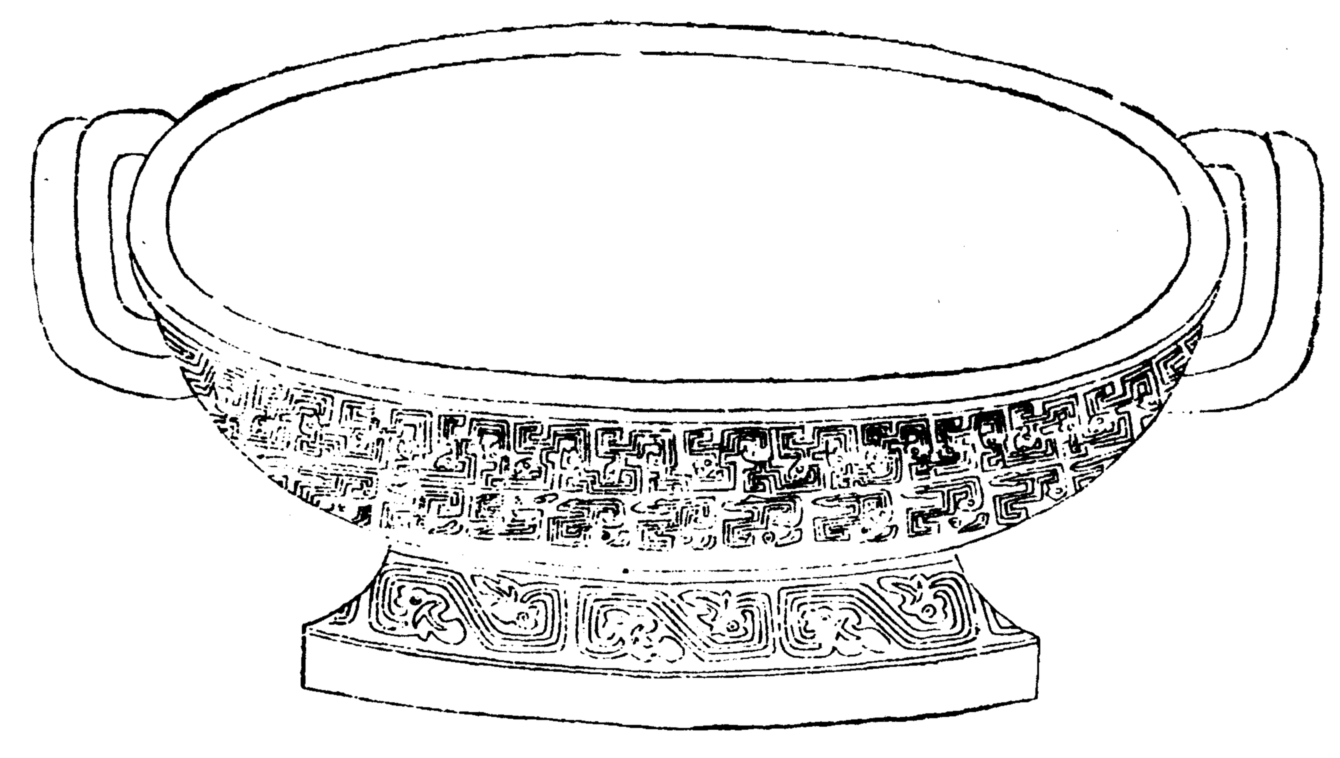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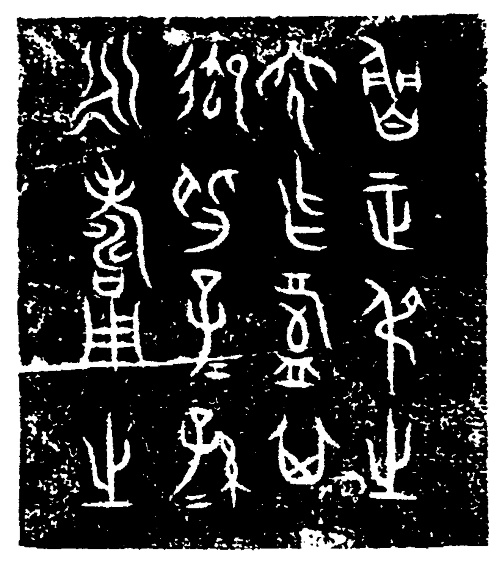


齊侯作楚
姬寶盤其
萬年子〻孫〻
永保用

右高四寸五分深一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先是得楚姬匜其銘曰齊侯作楚姬寶匜今復見其盤正一時物也故名之曰匜盤焉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尚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

周魯正牀匜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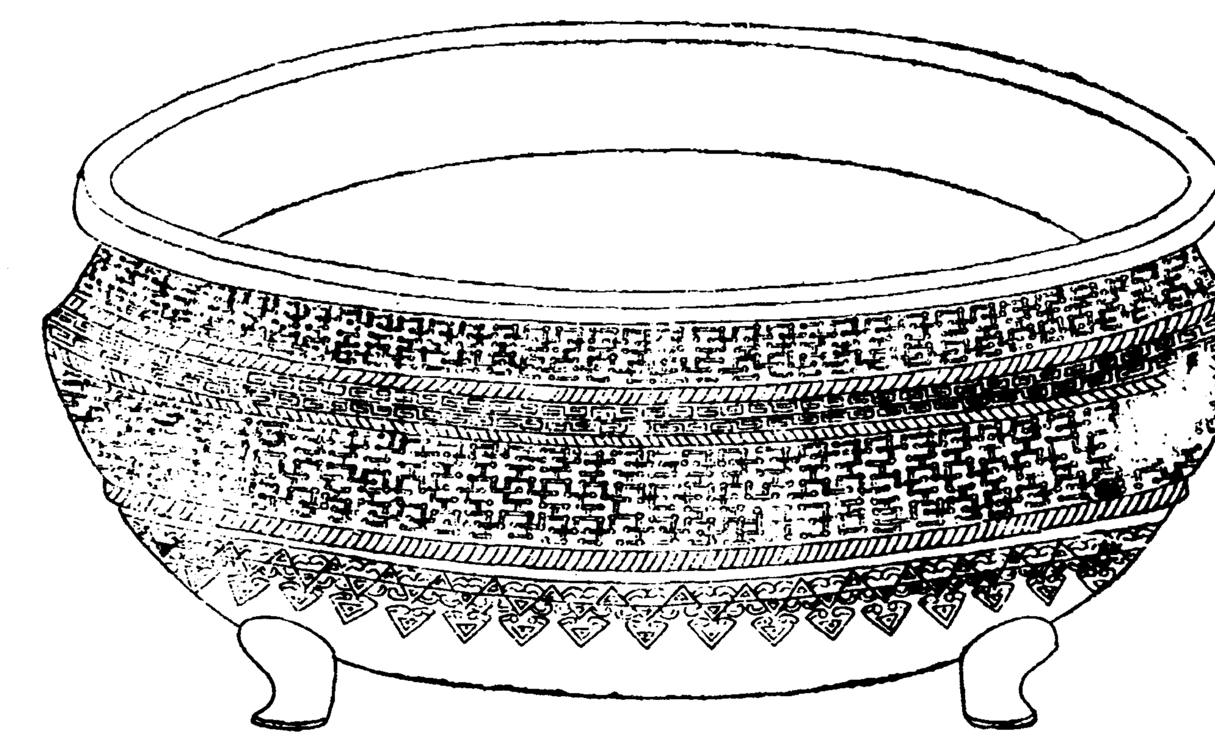




魯正牀之穸作盤其○○子々孫々永壽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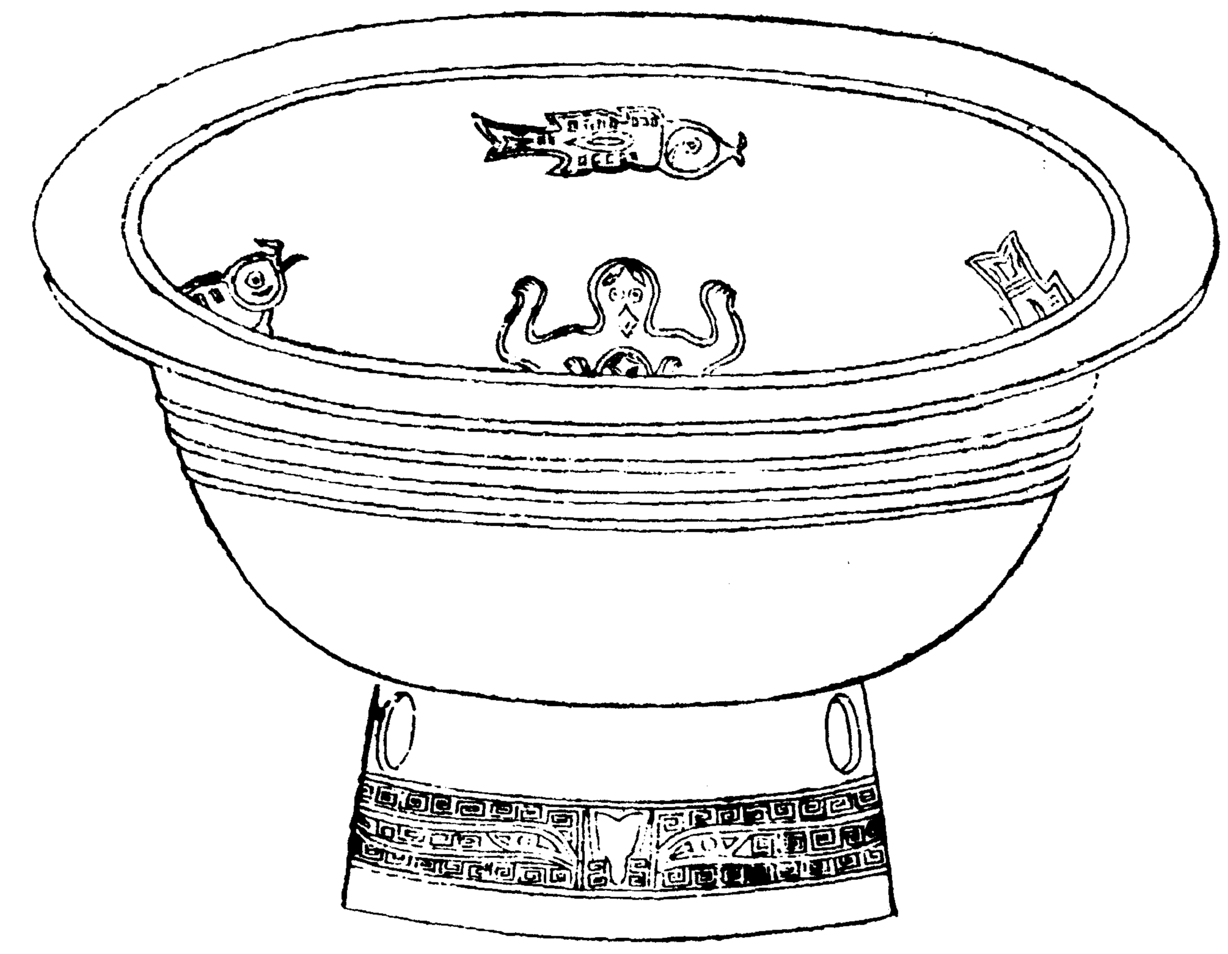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耳高二寸闊二寸八分足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三合重一十斤十兩銘十有八字曰魯正牀作按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國而蕃衍盛大為天下顯諸侯且號禮義之邦者以周公之聖風化所本餘膏賸馥澤後世而不竭故其世葉與周相為盛衰至戰國時而仲牀季之氏族遂分其國然所謂正牀雖不見於經傳必魯之公族也

周七星洗



右高五寸深四寸三分口徑一尺一寸容一斗四升六合重四斤六兩三足無銘洗所以貯水也是器隱起七星兩兩三三參差相比幾至千百粲然可數夫水之於五行於方為北斗之於天於位亦為北故詩曰維北有斗然則飾以七星以方求之耳又況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而斗實運於其間曰且有挹酌之形則又以類得之矣古者之設洗亦嘗祖天地之左海故洗當東榮水在洗東其設洗猶然矧夫設飾之義可無意歟是器致飾稠疊特為縝細非他洗可比良足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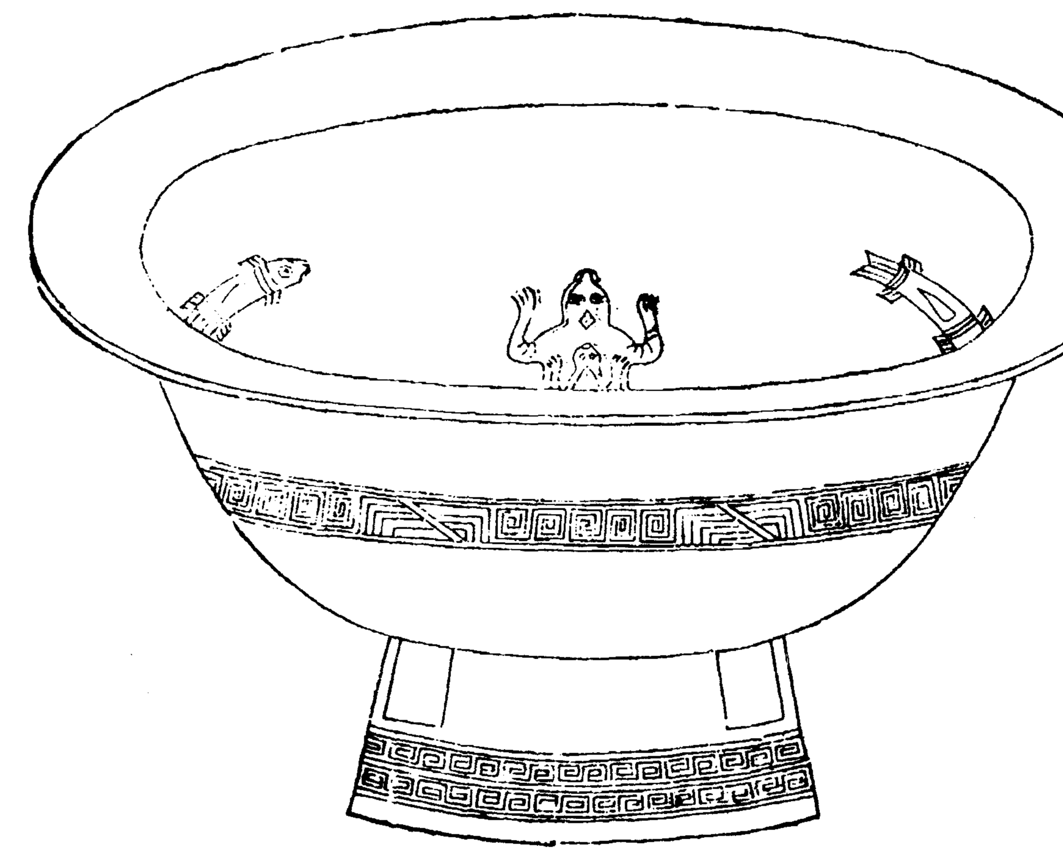
周負龜洗



右高六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一尺四寸足徑五寸九分容八升二合重七斤有半無銘洗中環以三魚而中作一大龜負一小龜於上昔者河出圖龍載之洛出書龜載之以河出於天而龍天類也洛出於地而龜地屬也且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是謂四靈昔人以斷吉凶別是非莫不本於此故於是飾之洗而法象焉蓋取其負圖之狀此易所謂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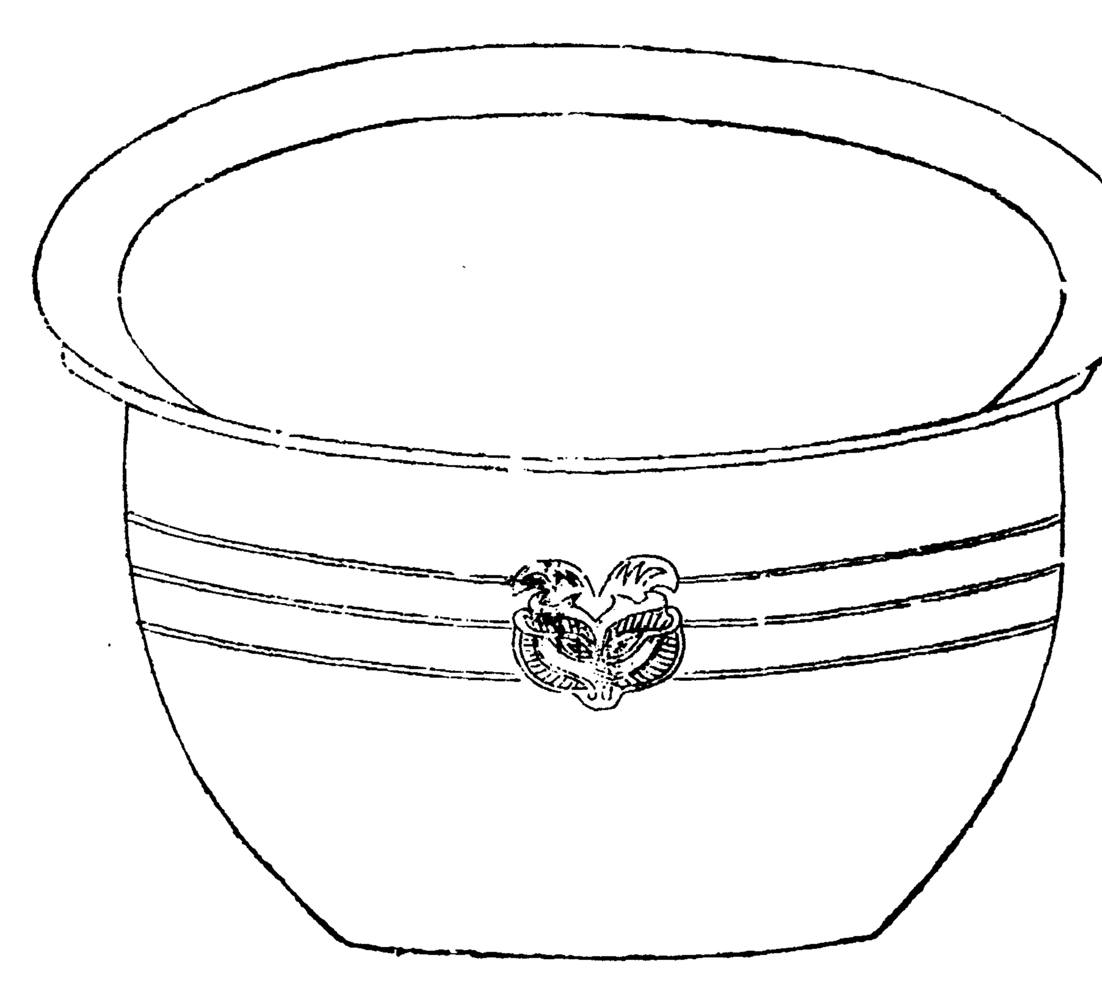
神物聖人則之故伏羲氏體之而畫八卦也因其所飾而寓以微意乃尚象之義茲三代之器宜其法如此

周龜魚洗



右高五寸一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一尺四寸足徑六寸三分容九升二合重七斤無銘中飾一龜而三魚環之龜於鱗屬為之首故魚從之且器環以三魚者從之之象也洗貯水之器言其類故有取於龜魚焉是器復有足而足間復有三竅可以為縧絡之地此尤異於它器也

漢陽嘉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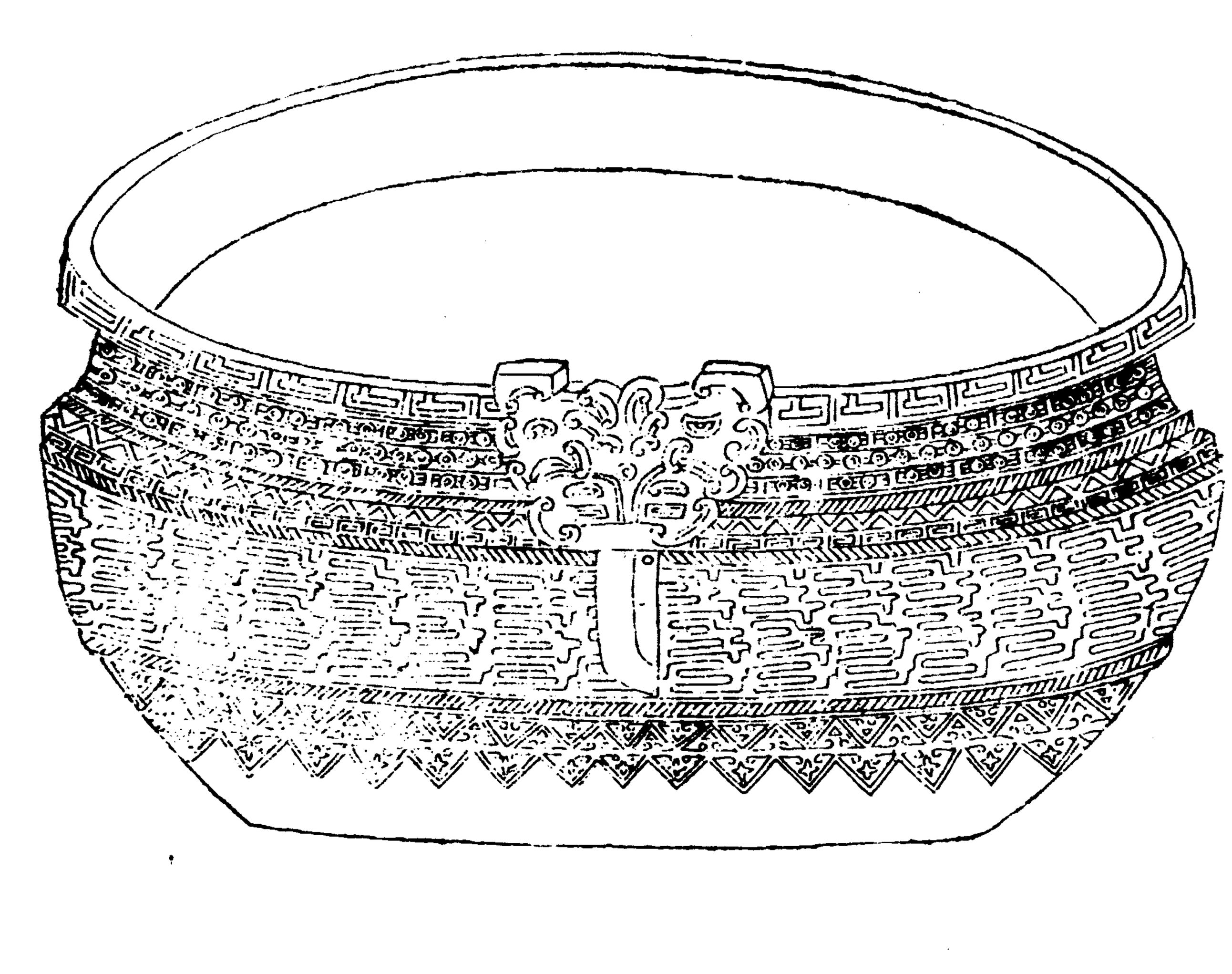




陽嘉四年朔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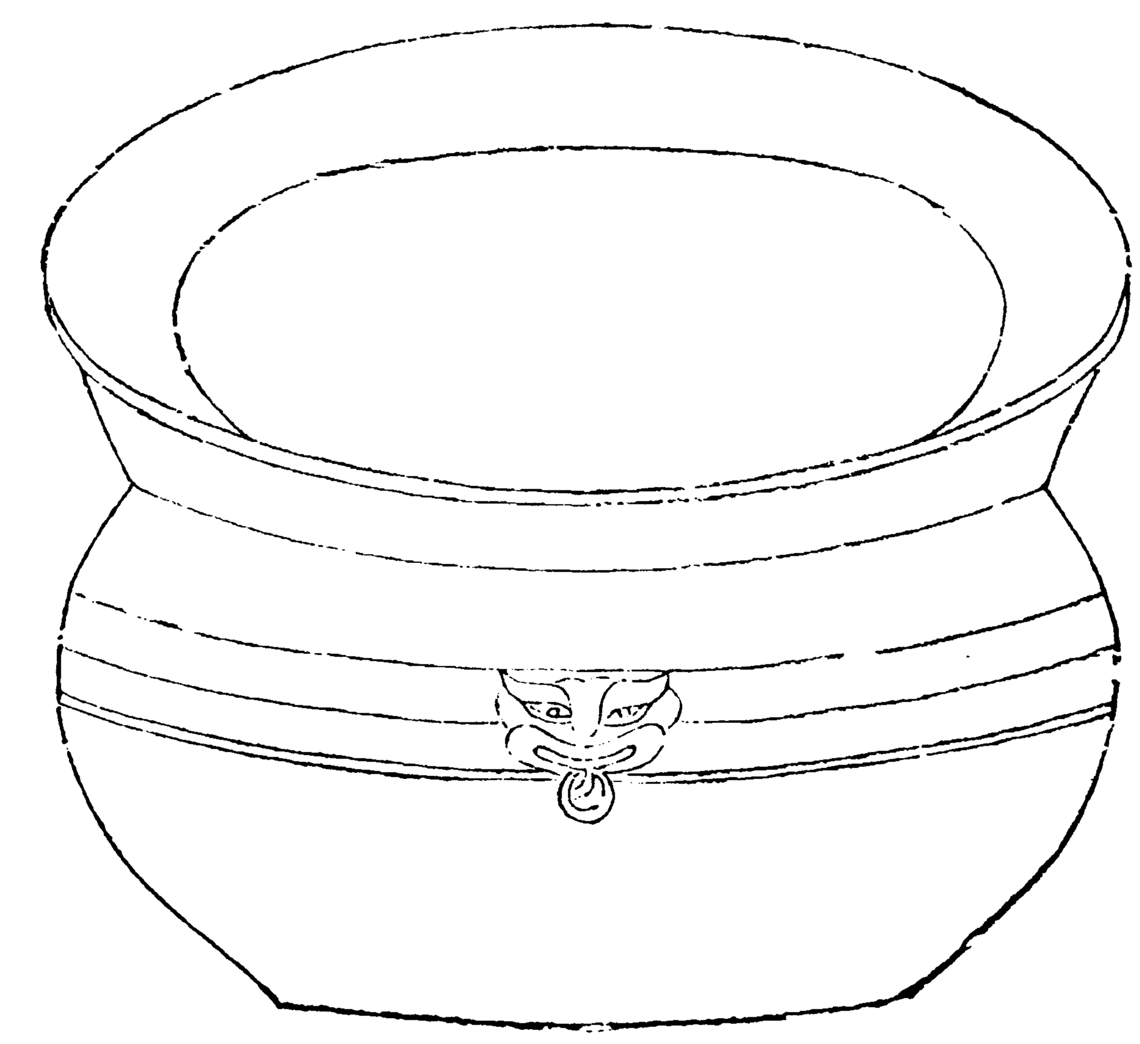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一分深四寸口徑八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一斤兩耳銘六字曰陽嘉四年朔令按孝順帝即位之十年改年紀曰陽嘉凡四年茲器曰陽嘉四年蓋謹其所造之歲也曰朔者朔月也曰令者時令也字之右狀魚之形字之左復作鷺以鷺習水而捕魚其猶習於禮而得民之譬也洗盥手之器於此以奉祭祀交神人非茍然者謹其歲時且象而規之蓋不能無微意耳

漢蟠夔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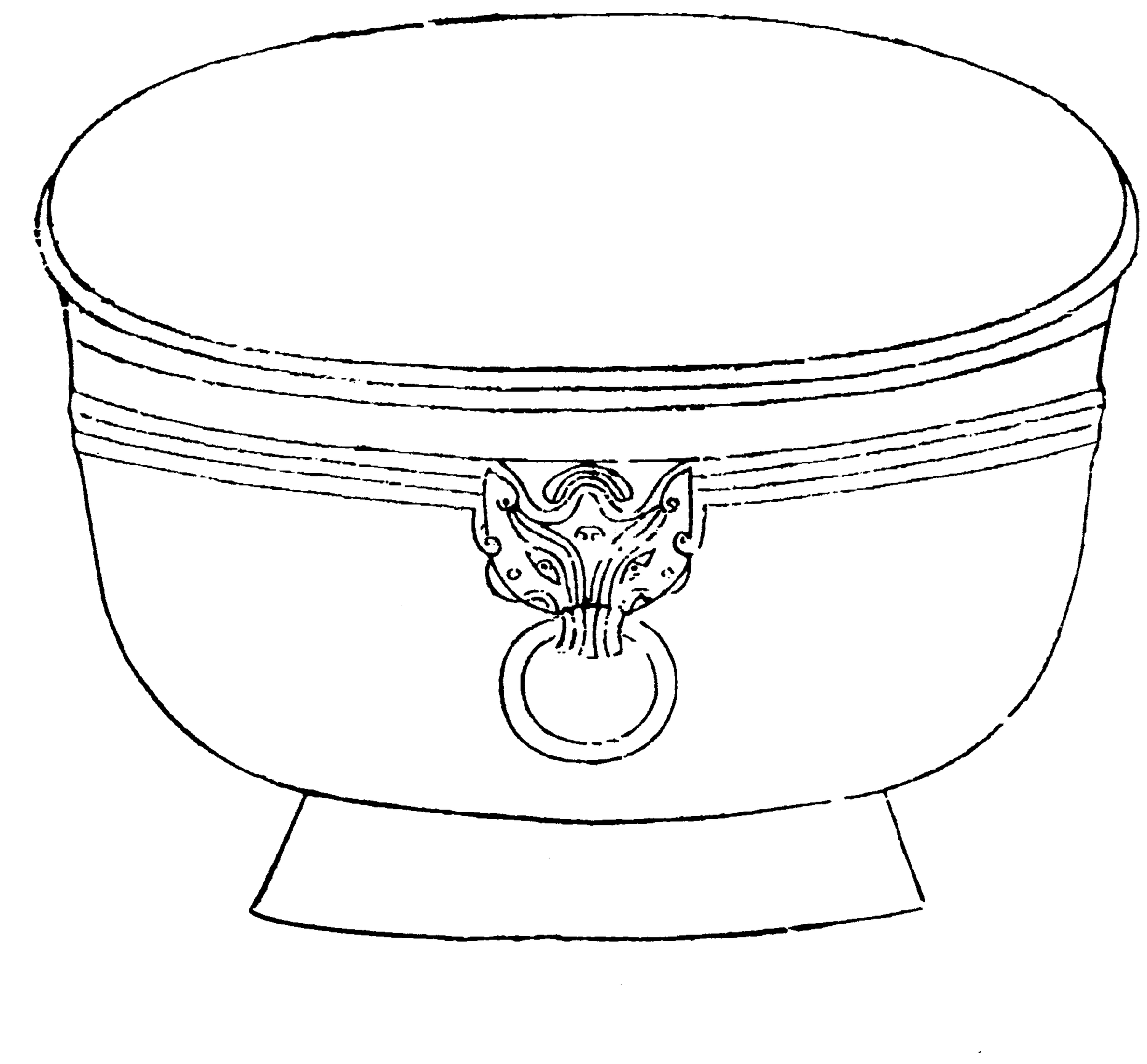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四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一尺四分容八升有半重三斤六兩兩耳無銘兩漢去古未遠而製作之間尚有三代典刑故方之後世為有法是器以蟠夔為耳而雷紋相錯攷諸鼎彝莫不飾此而漢得以宗之於是自漢而下無傳焉然則求三代之遺法當於漢得之耳

漢雙魚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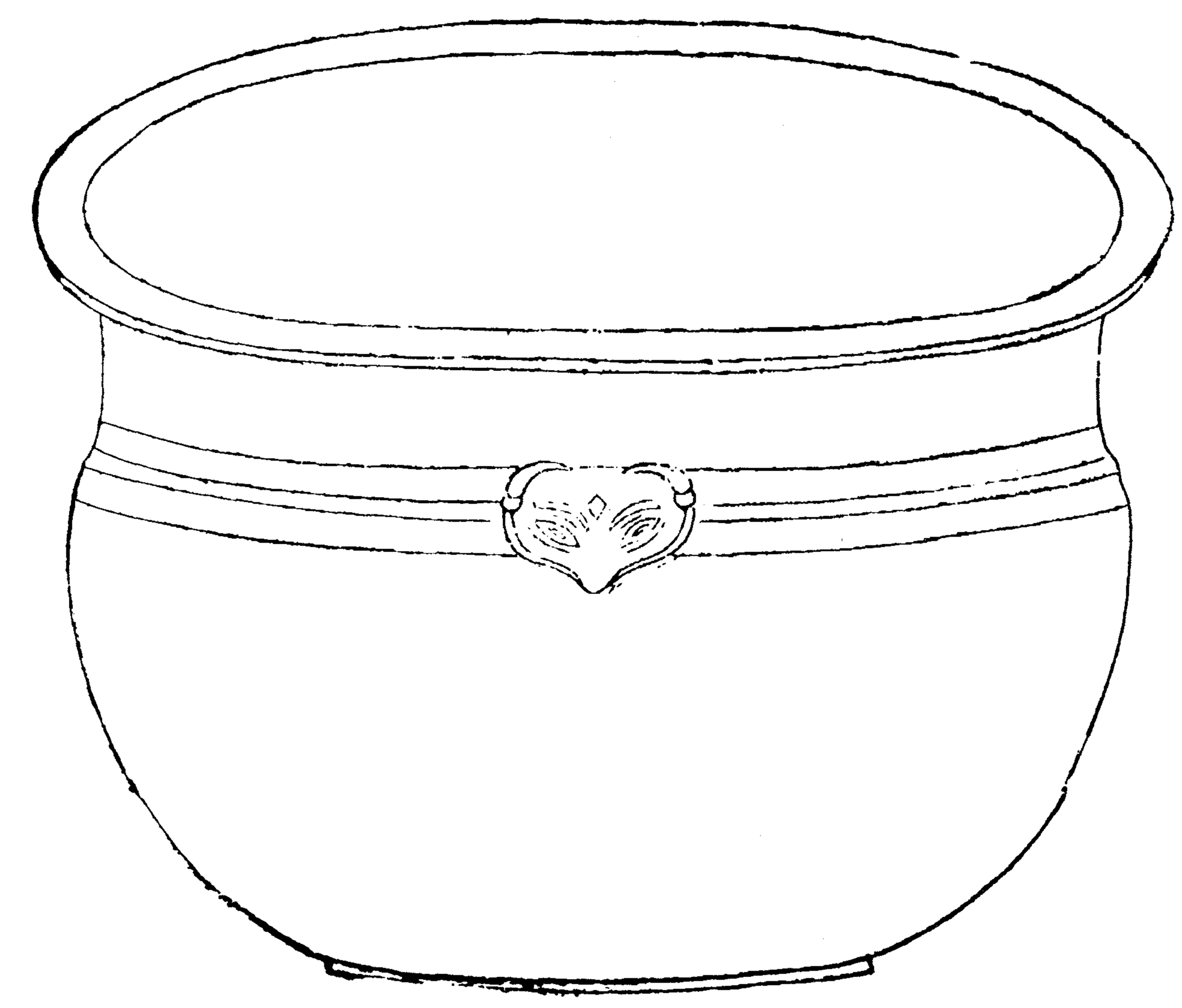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七寸八分容四升有半重二斤三兩無銘其器類陽嘉洗然中飾以二魚筆畫不繁縟而簡古真漢物也且魚與水相須之物於是洗皆旌以魚又漢之義詩嘗有雙鯉之祥當時頗高其行得非用為雅製耶昔人於動作間無所不致其義豈特於此見之

漢獸耳盆



右高四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足徑四寸四分兩獸面鼻串圜環環徑各一寸二分容五升重一斤十有一兩無銘是器純素無紋特自然之色青碧相間非智巧所能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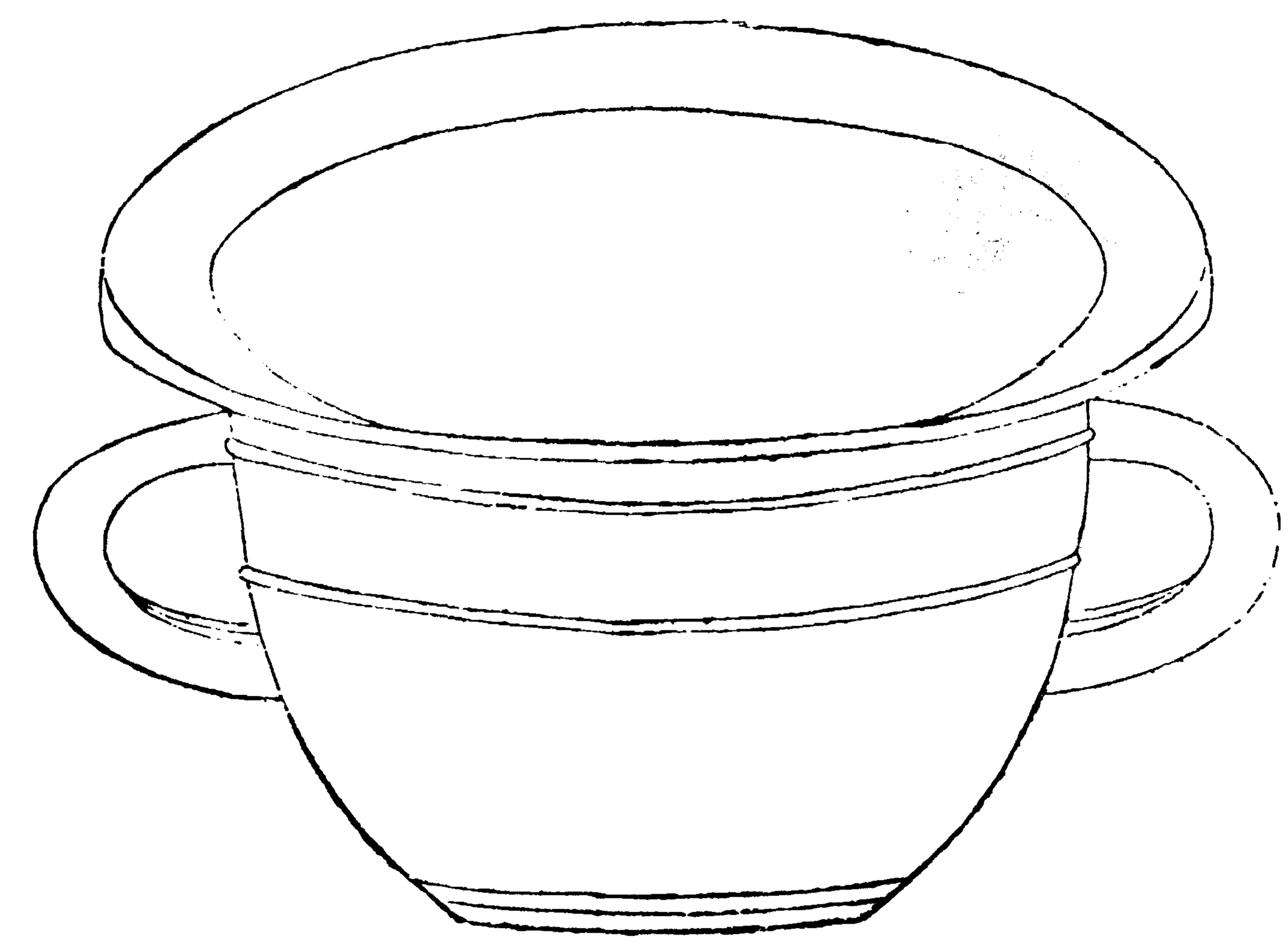
漢梁山銗





右高四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重二斤十有三兩有銘在其脣曰梁山銅二斗銗重十斤元康元年造外復有一扶字按漢孝宣帝即位之十年乃改元康而是器蓋元康元年造也其扶字乃號耳如好畤鼎之用山字是也梁山銅者紀其貢金之地梁山於漢初為孝王之封梁山依山鼓鑄為國之富故在孝王時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寶之則梁山之銅有自来矣其後梁之子孫分其國為五則在孝宣時亦不替貢金之職耳

周季姜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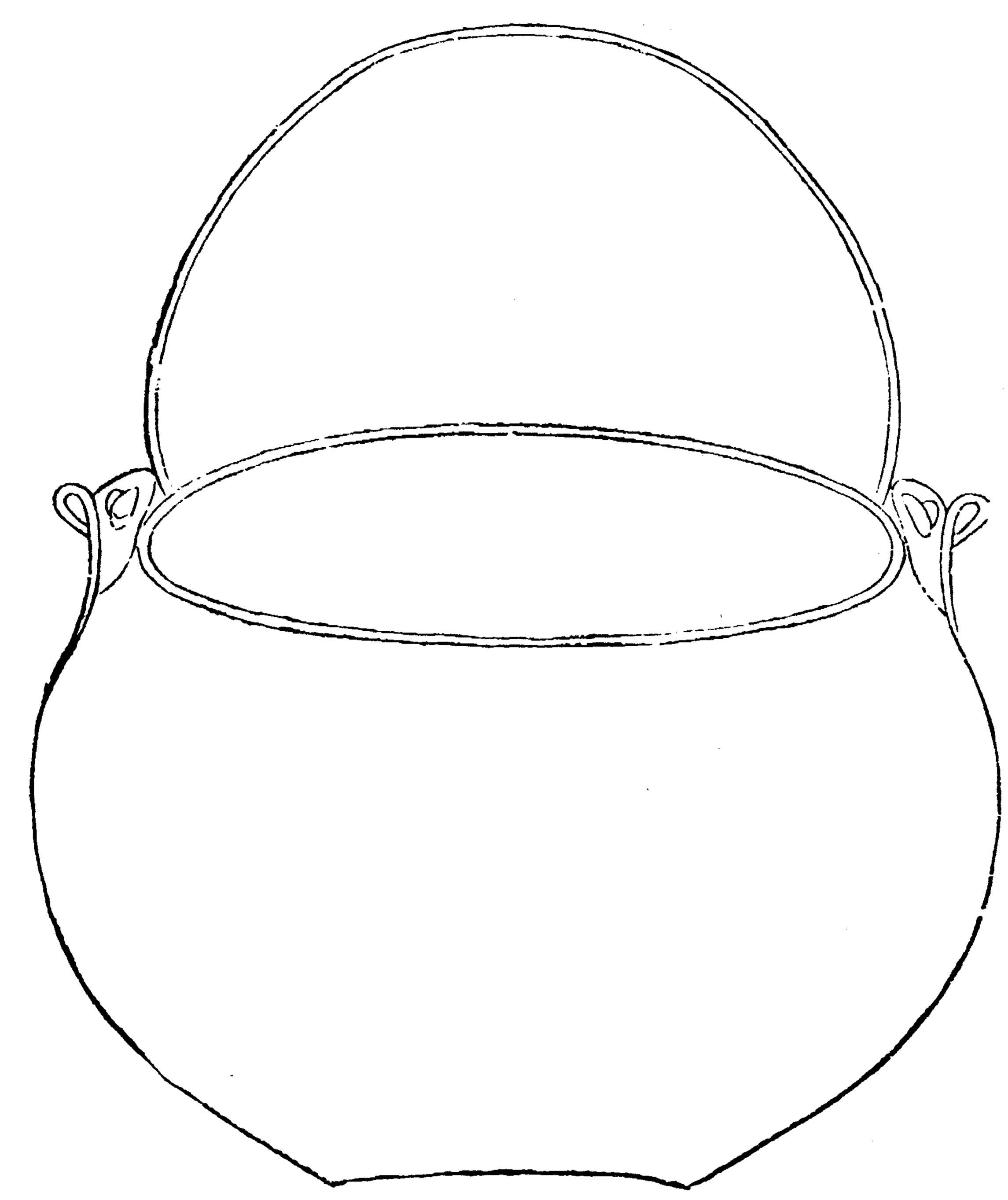




伯索史作季
姜寶盂其萬
年子〻孫〻永用

右高六寸二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一寸九分
兩耳各長二寸二分各闊二寸容一斗五升
重九斤十有二兩銘十有七字曰伯索史作
季姜寶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夫季姜之
稱於書傳多指婦人言之如詩所謂孟姜是
也彼曰孟姜而此曰季姜者乃其序耳伯索
史作季姜盂則知為季姜而作也是器圜而
銳其底非執不能定也宜古人於此寓意焉

漢挈杅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五寸九分
兩耳連提鋬容六升重一斤十有二兩無銘
是器形如罌紇素無紋連貫以提梁便於將
挈也然與商周之器制度不類宜列于漢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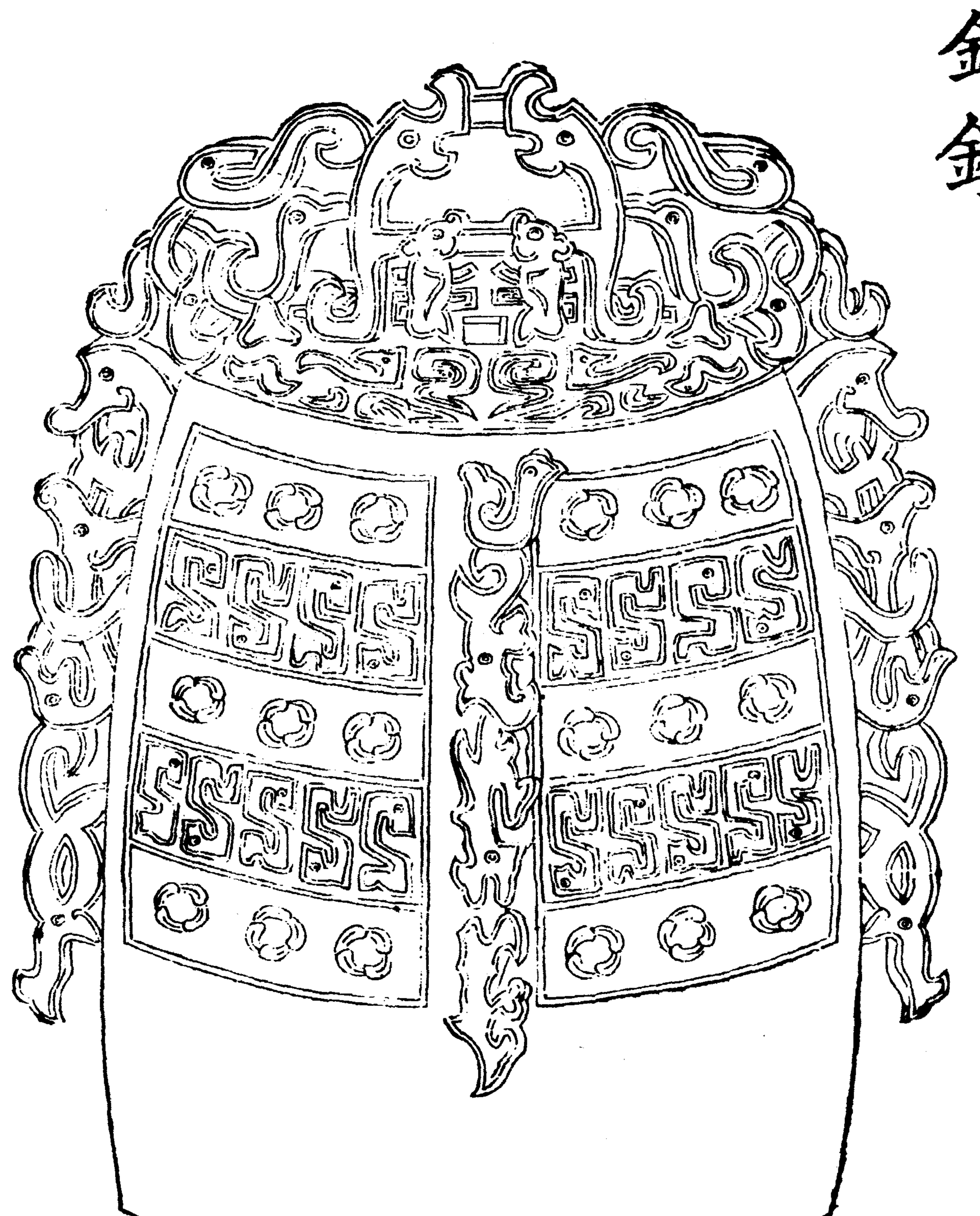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二

鐘總說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黃鐘黃鐘之生而平於中正則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其大不過宮其細不過羽或戞或擊或搏或拊一合焉一止焉而樂由此以成矣然八音之器語其制作既肇於黃鐘之數而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其餘絲竹之類必因鐘律以求協而同歸於和者為備樂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為特鐘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黃鐘之數而成者也其小者為編鐘是律數不倍十有六枚而同一簴者也有鏄焉則大於編鐘而減於特鐘者也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為銑銑間則有于而鼓鉦舞與之相次其上為衡甬旋蟲以屬於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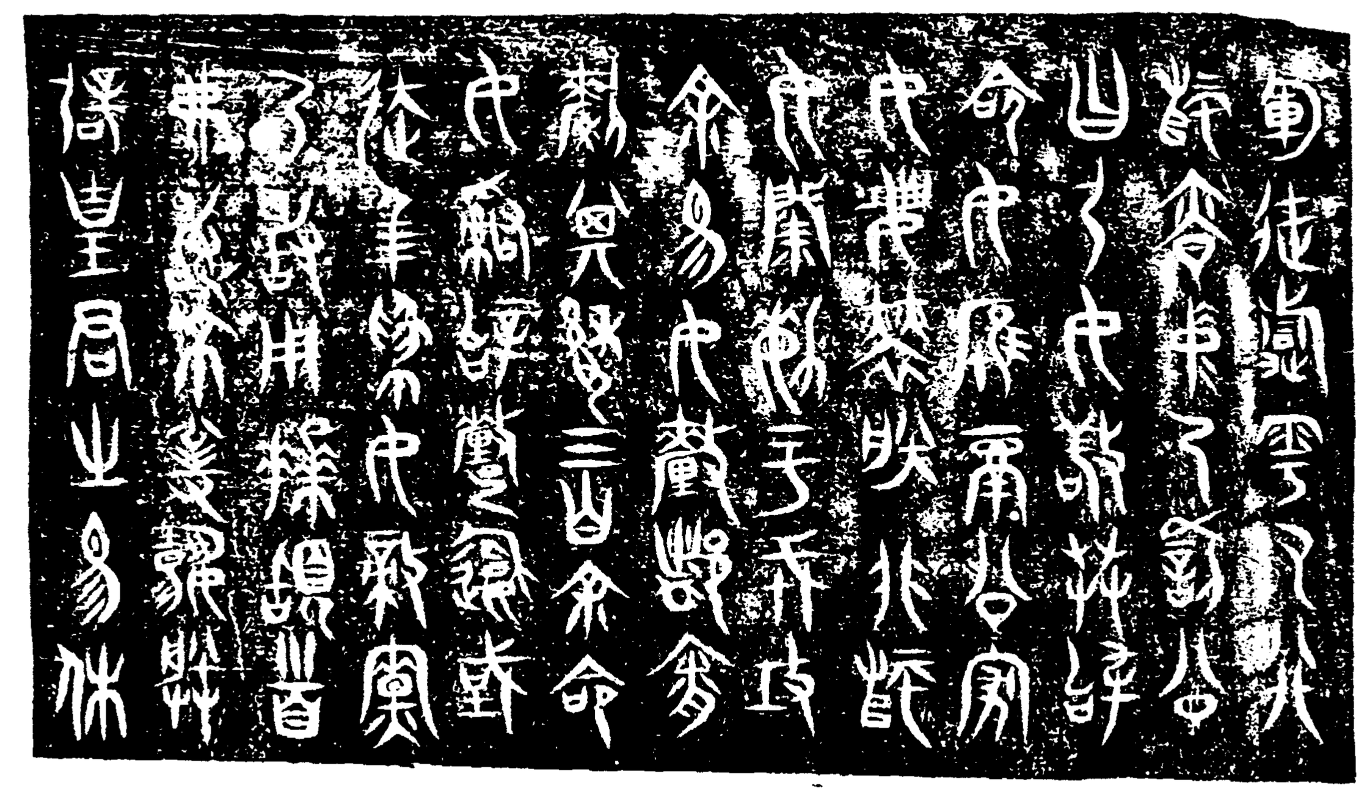
而體備枚篆攡隧之飾焉且特鐘編鐘至於鎛之為器小大雖殊凡兹致飾惟一而已此先王之法也由漢以来浸失其傳枚所以節聲而長短異狀衡甬旋蟲所就以固結而易之為係以下垂枚短則聲不能節而有隆殺易之為係以下垂則動揺而有餘韻叅雜相奪雅正或乖而能知之者夔襄不世出良可歎夫今之所獲上追商周下逮秦漢古法具存固可因器以考其聲因聲以為其樂將見漢武之遺音可復傳於斯日矣顧不美歟

周齊侯鎛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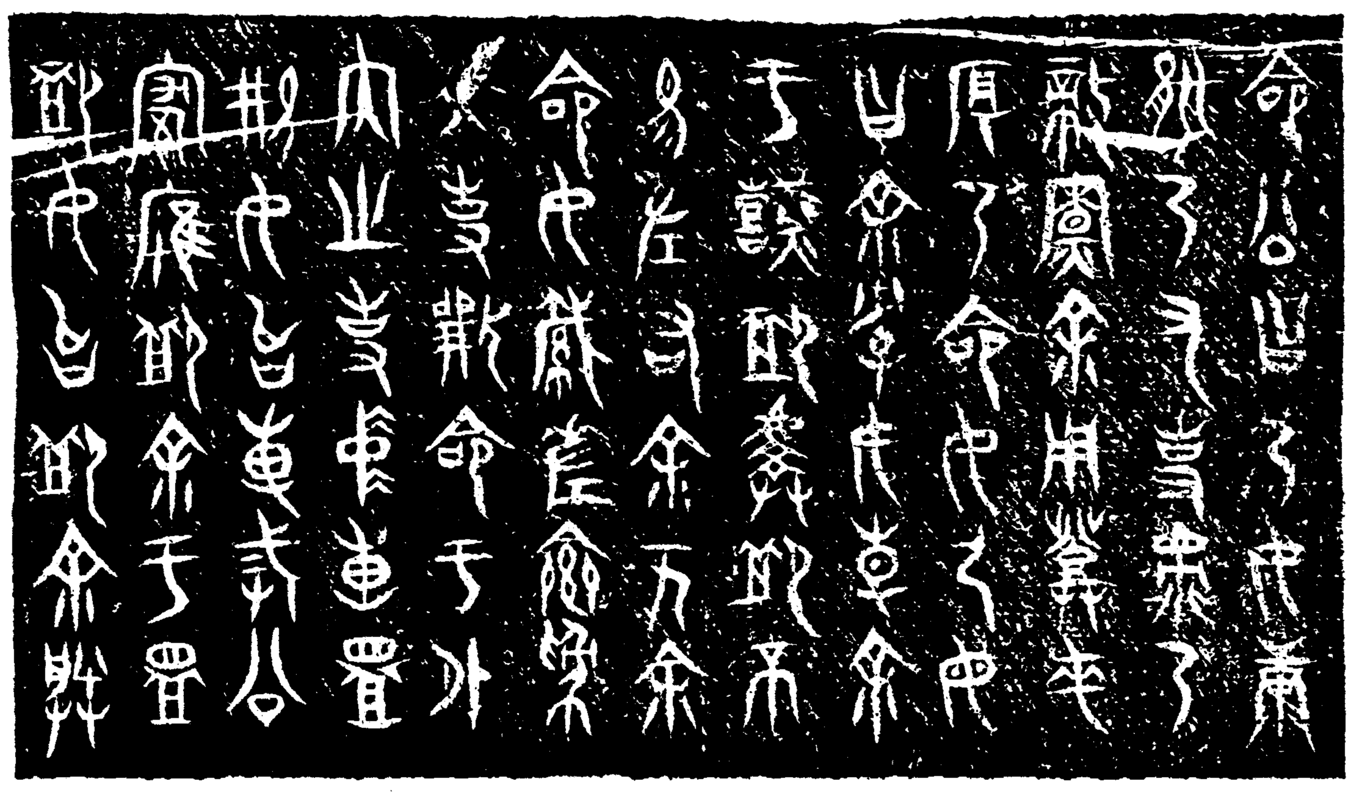




惟王五月辰在
戊寅師于淄陲
公曰汝及余經
乃先祖余既敷
乃心汝忠畏忌
汝不隊夙夜宦
執而政事余弘
猷乃心余命汝
政于朕三軍肅
成朕師旟之政
德諫罰朕庶民
左右毋諱及不
敢弗敬戒虔卹
乃死事穆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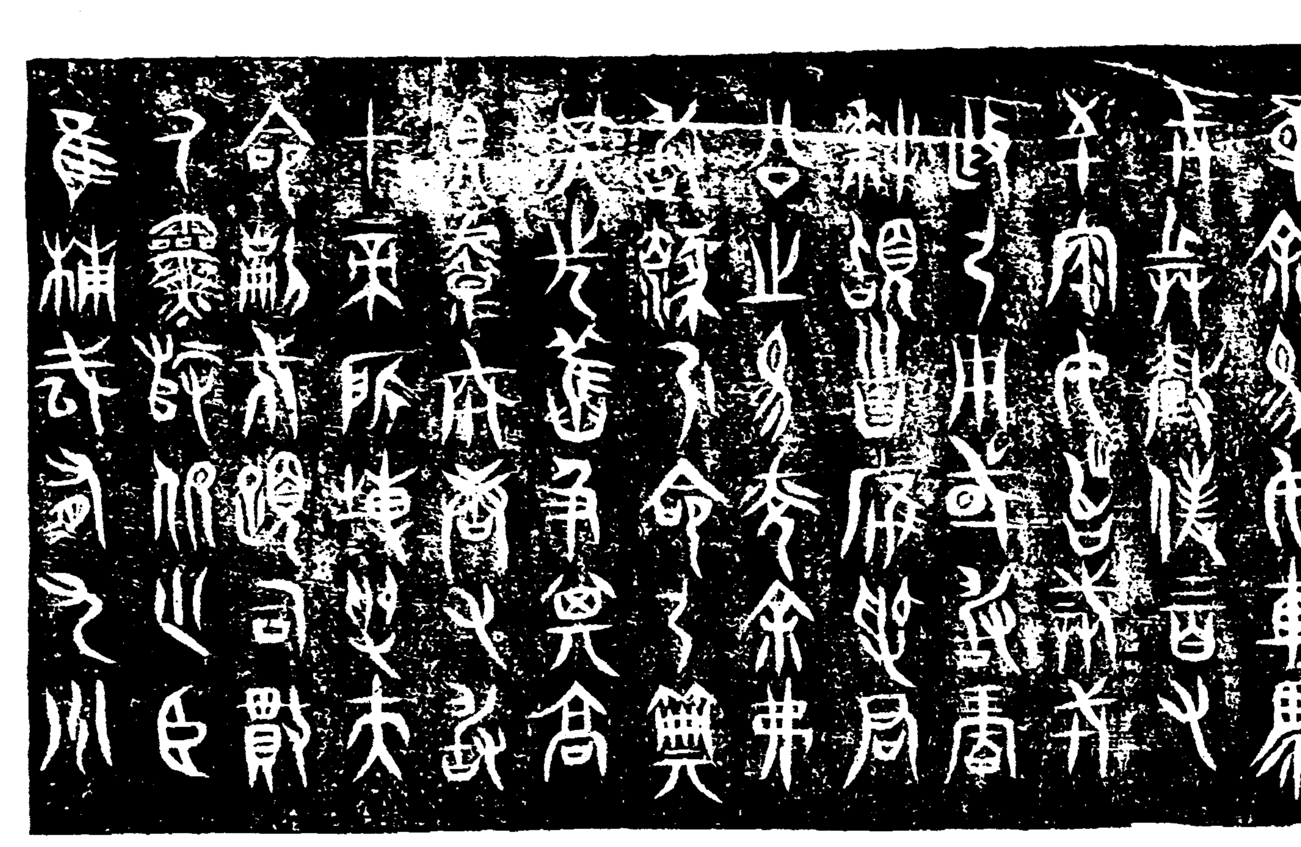


軍徒衙雩乃行
師慎中乃罰公
曰及汝敬共辭
命汝應鬲公家
汝恐恪朕行師
汝肇敏于戎攻
余錫汝釐都胤
爵其縣三百余命
汝治辭釐造國
徒三千為汝敵寮
乃敢用拜稽首
弗敢不對揚朕
辟皇君之錫休



命公曰及汝康
能乃有事率乃
敵寮余用登純
厚乃命汝及毋
曰余小子汝敷余
于艱卹虔卹不
易左右余一人余
命汝緘差饗為
大事繼命于外
內之事中敷盟
刑汝以敷戒公
家應卹余于盟
卹汝以卹余朕

卷二二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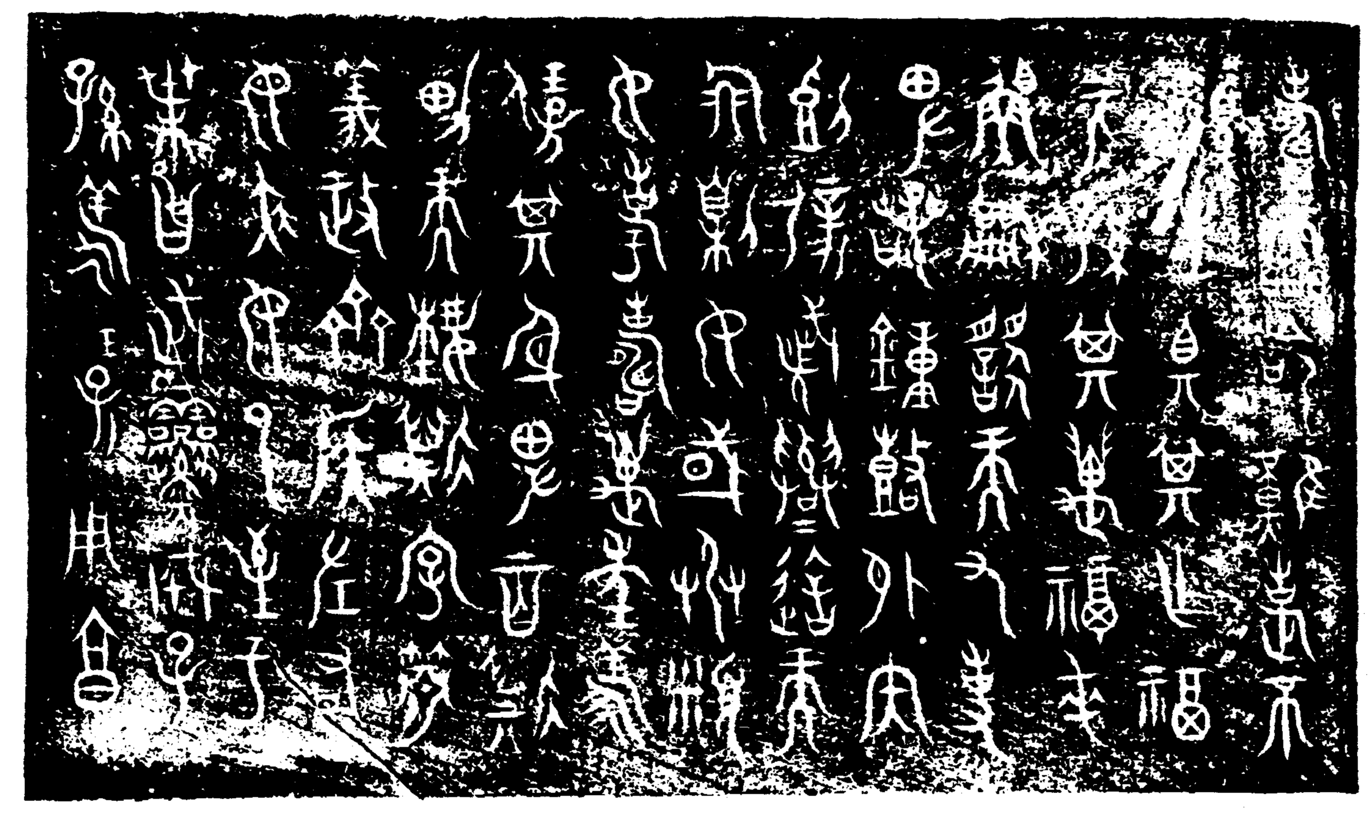


身余錫汝車馬
戎兵釐僕二百有
五十家汝以戒戎
作及用或敢再
拜稽首應受君
公之錫光余弗
敢廢乃命及典
其先舊及其高
祖虩虩成唐又敢
在帝所敷受天
命刻伐復司敗
乃靈師○少臣
惟輔咸有九州



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
墩公之妣而鍼
公之女雩生叔及
是辟于齊侯之
所是怊龔齋靈
力若虎謹恪其
政事有共于公
所穀擇吉金鈇
鎬鏷鋁用作鑄
其寶鎛用享于
其皇祖皇妣皇
母皇考用祈眉

卷二二 七



壽令命難老不
顯皇祖其作福
元孫其萬福純
魯龢協而有事
俾若鐘鼓外内
開闢都〻俞〻造而
朋剌毋或承類
汝考壽萬年永
保其身俾百斯
男而埶斯字肅
義政齊侯左右
毋央毋已至于
枼曰武靈成子〻
孫〻永保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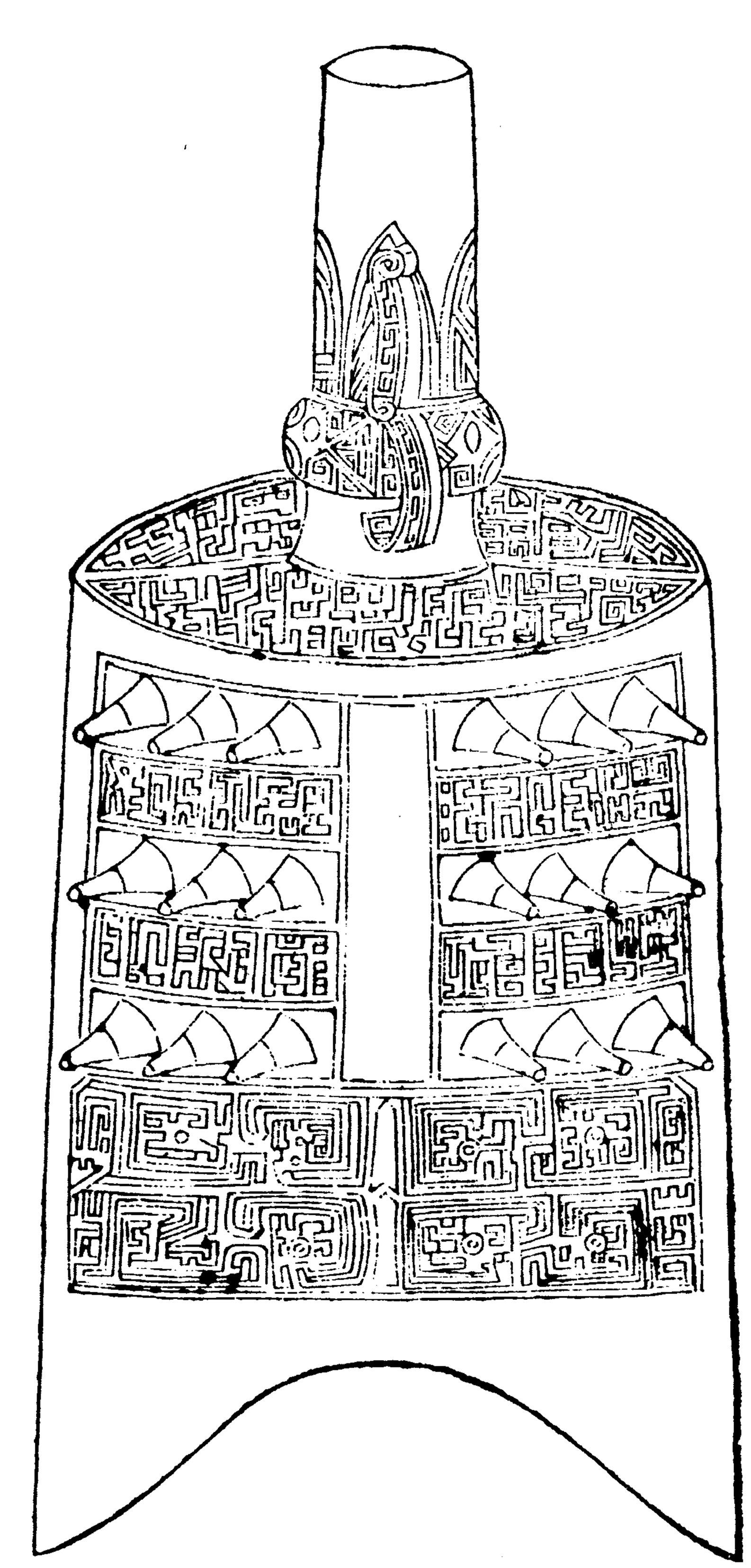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七寸五分鈕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兩舞相距一尺一寸八分横九寸四分兩銑相距一尺四寸七分横一尺二寸三分重一百二十二斤八兩銘四百九十二字按是器今考其銘文有曰師于淄陲桉太公呂望周封于爽鳩之墟營丘之地是為齊郡今臨淄是也曰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州申以誥戒之辭也曰咸有九州則齊

之封域有所謂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太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曰處禹之都者齊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封于申呂故言處禹之都也曰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墩公之妣而鍼公之女者蓋古之彝器不獨銘其功業而又及其配偶之事是猶詩言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皆紀其當時婚姻異姓之國也曰擇吉金用作鑄其寶鎛者鎛鐘屬也王安石解其字以謂厚以厚物為大薄以薄物為小鎛從薄訓小故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尚細故也以此推之則鎛比特鐘為小比編鐘為大今此鐘銘曰鎛攷其形制乃大於鐘蓋春秋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等衰制度無復先王之法而妄自夸大耳以周官制器則首言鐘師而以鎛師為之次是其

自異而此制器之時盖齊之中世其實周鐘也詳其銘或受錫者三一曰錫汝釐都其縣三百國徒三千二曰錫汝車馬戎都釐僕二百有五十家三曰錫乃吉金鈇鎬錯鏐鋚鑪乃用作鑄其寶鐘或盖齊之臣臣以勲庸顯者其錫蕃庶如此其銘之鋪張又如此此臧武仲所謂作彝器銘功烈以示子孫以昭明德者也齊之中世桓公之業替焉文字之傳

尚復粲然可觀若此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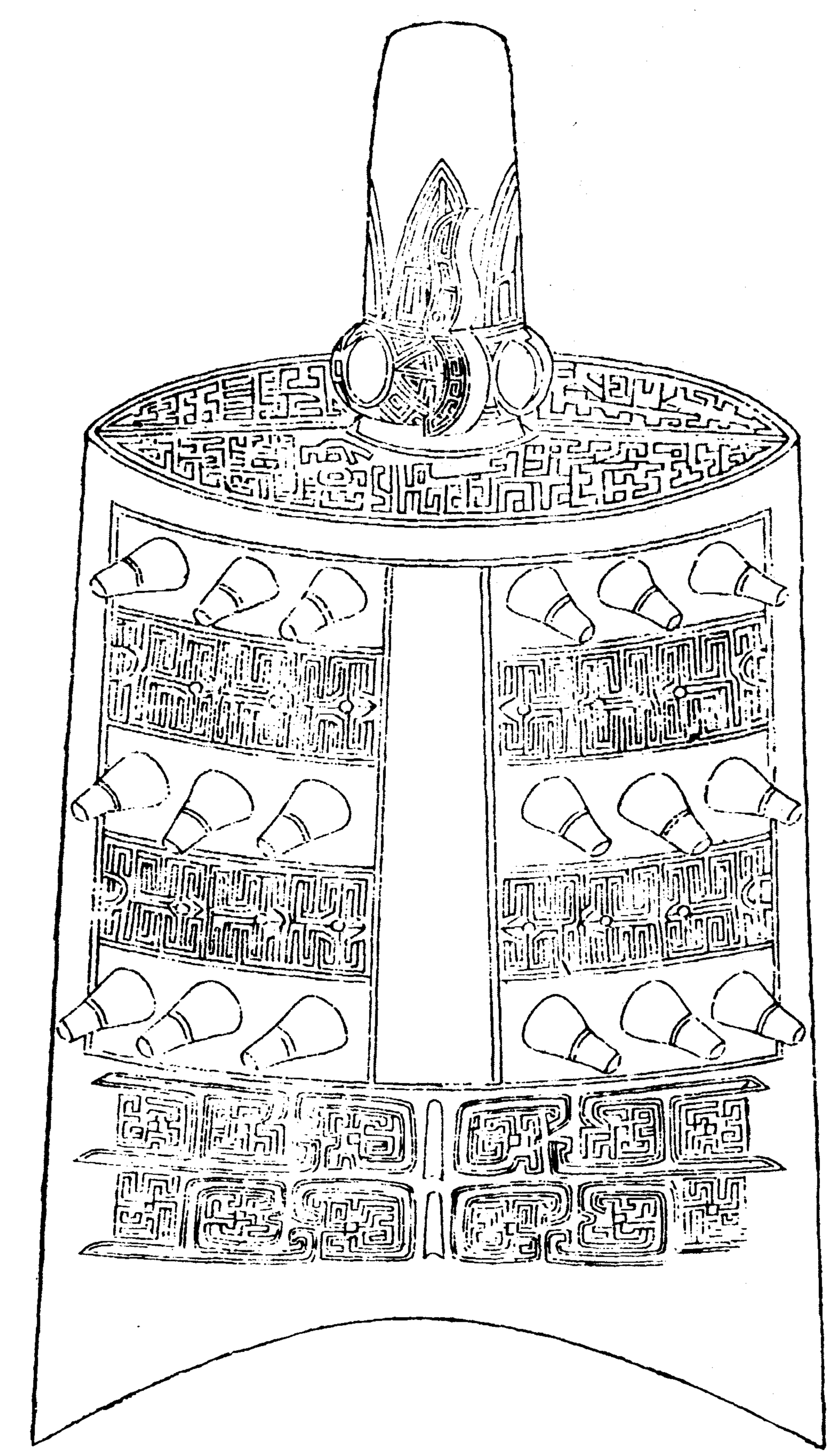
周齊侯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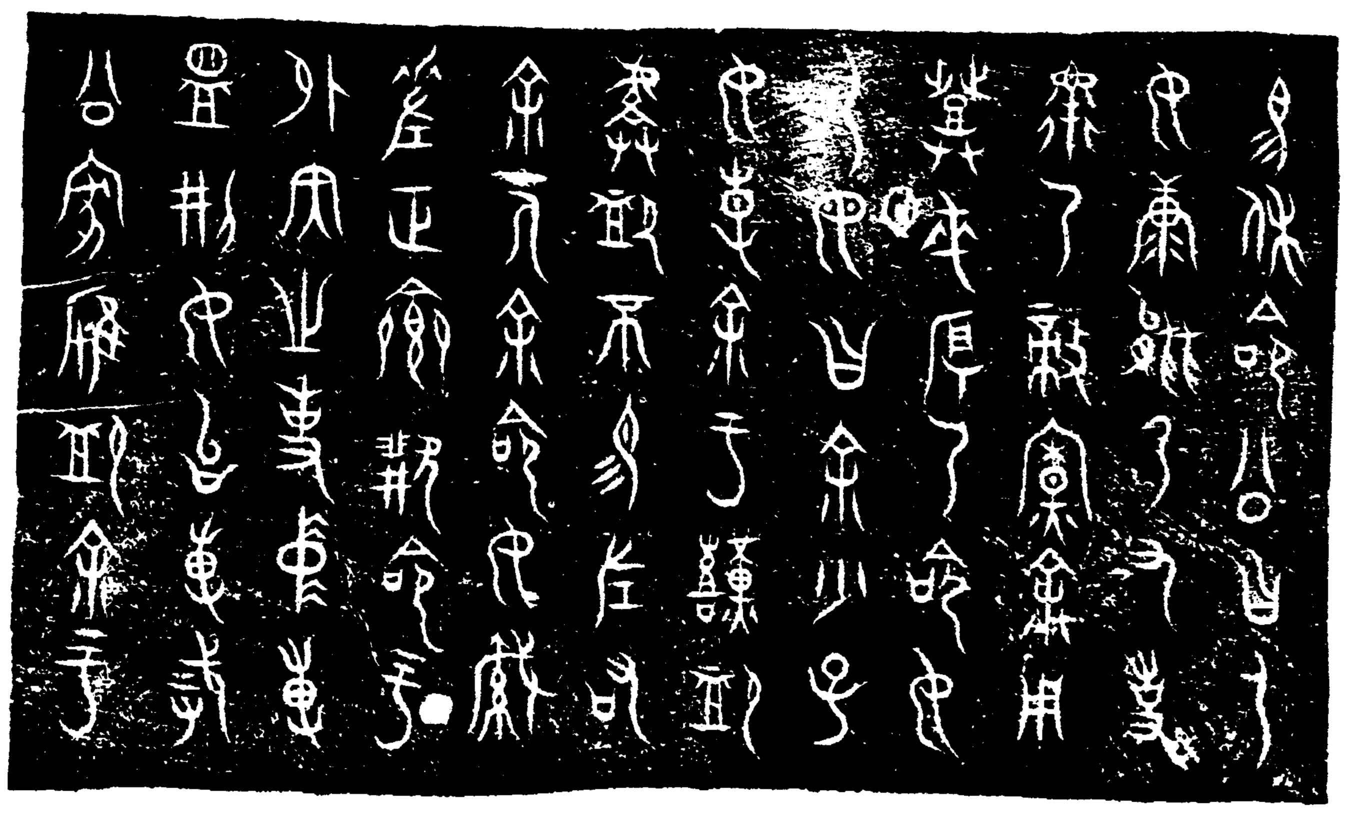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忠畏忌汝不隊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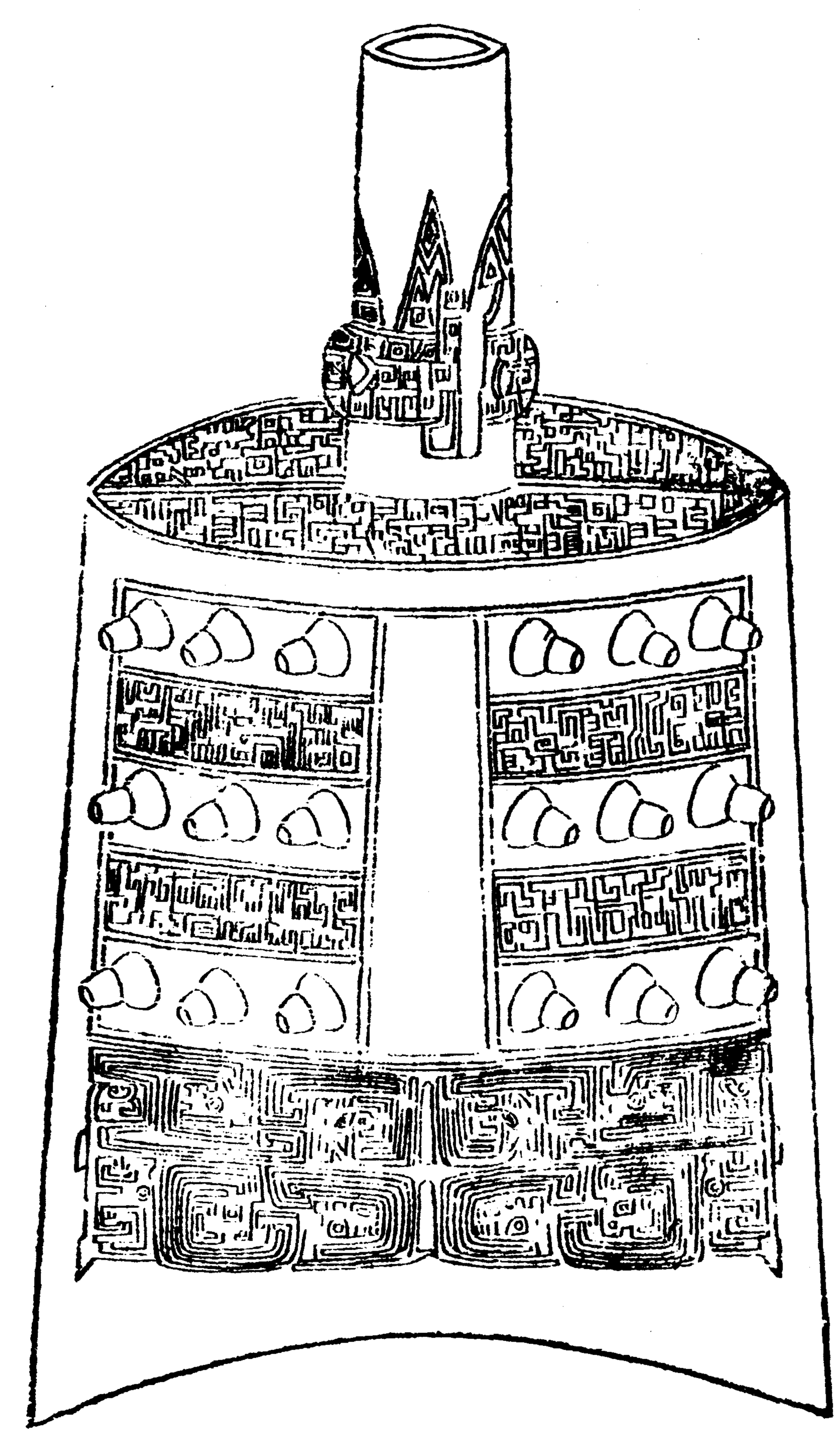
周齊侯鎛鐘二





錫休命公曰及
汝康能乃有事
率乃敵寮余用
登純厚乃命汝
及毋曰余小子
汝敷余于艱卹
虔卹不易左右
余一人余命汝緘
差正饗繼命于
外内之事中敷
盟刑汝以敷戒
公家應卹余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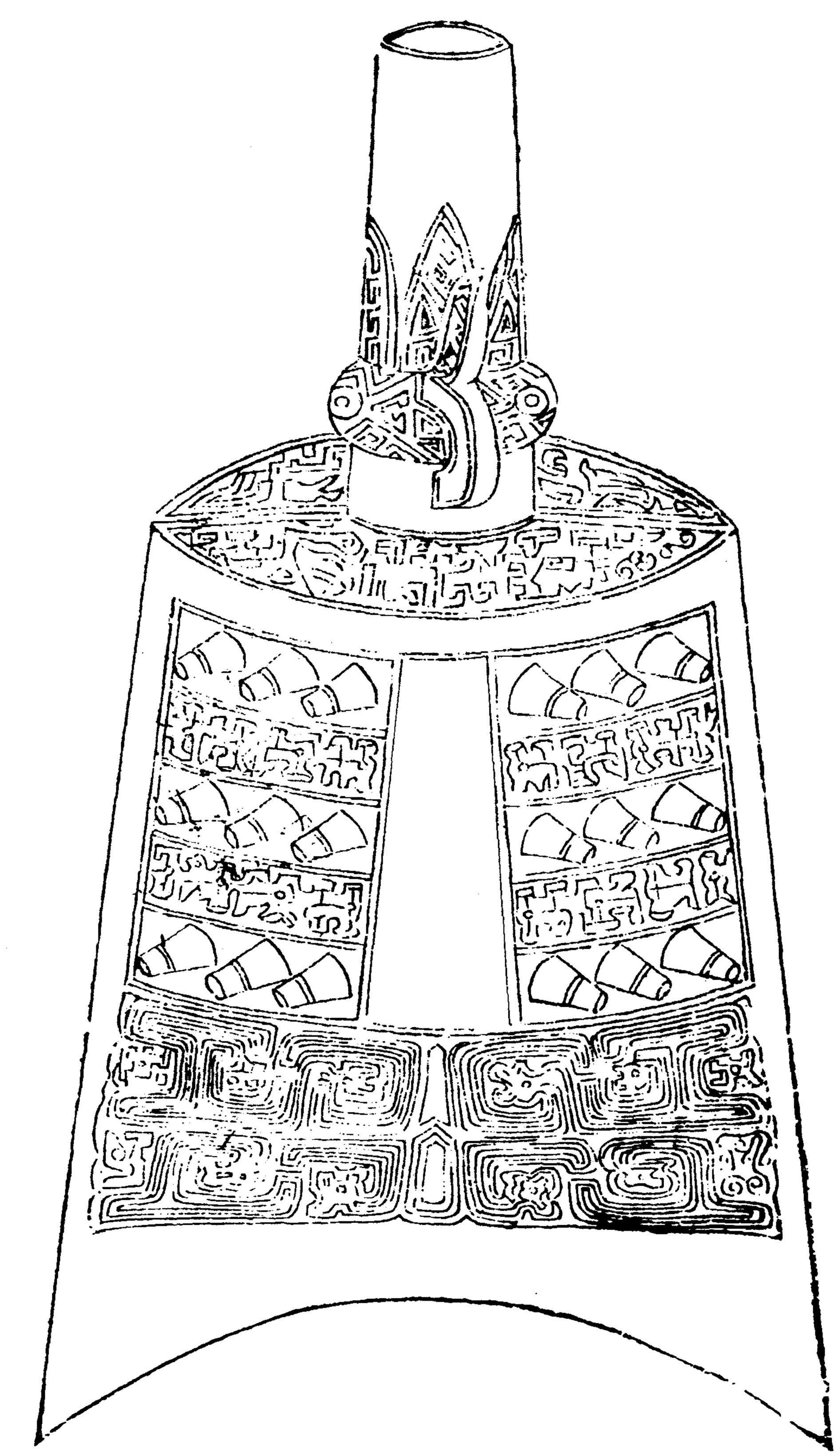
周齊侯鎛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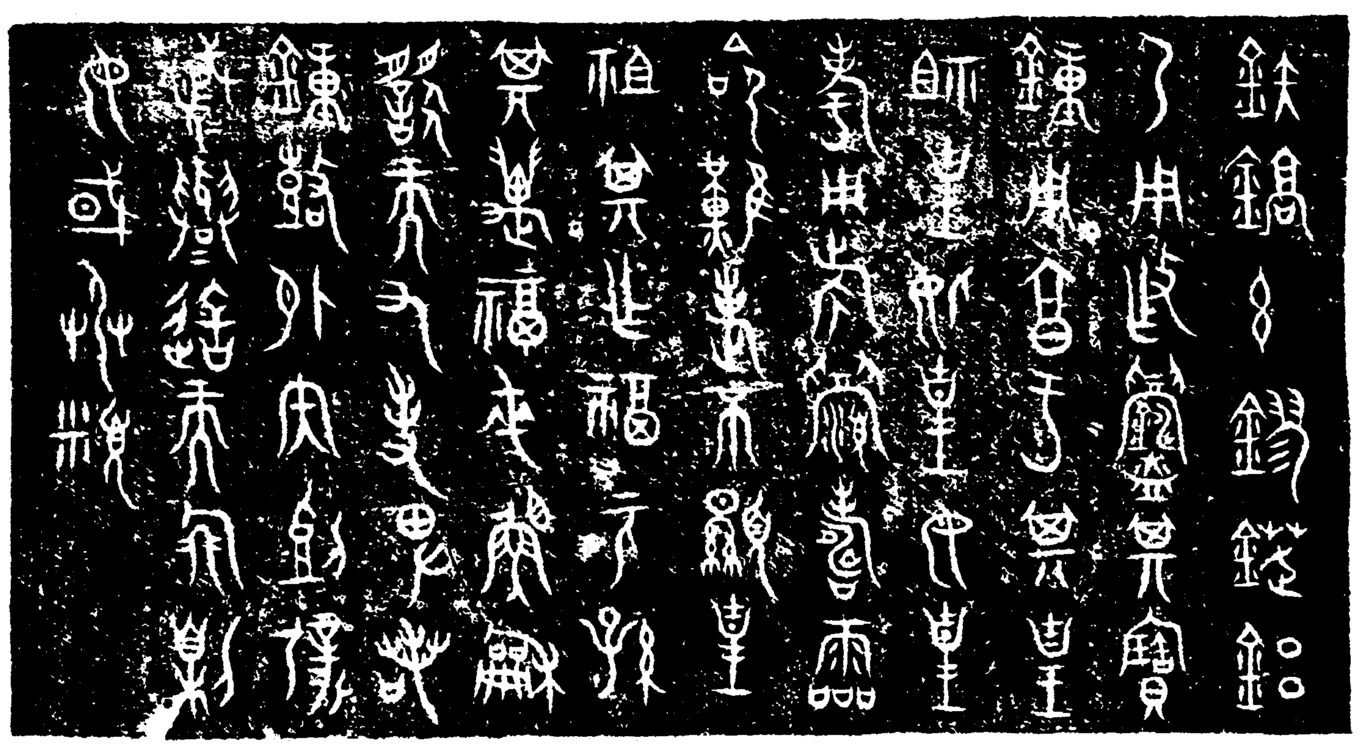




命刻伐履司敗
乃靈師伿少臣
惟輔咸有九州
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
𢿌公之妣而鍼
公之女雩生㚸
及是辟于齊侯
之所是小心龔
齊靈力若虎謹
恪其政事有共
于桓武靈公之
所桓武靈公錫
乃吉金

周齊侯鎛鐘四





鈇鎬玄鏐鏞鋁
乃用作鑄其寶
鐘用享于其皇
祖皇妣皇母皇
考用祈眉壽令
命難老不顯皇
祖其作福元孫
其萬福純魯龢
協而九事畏若
鐘鼓外内停詞
都〻俞〻造而朋剸
母或承類

第一器高一尺五分甬長三寸七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五分横三寸二分重二十八斤銘八十五字

第二器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四寸五分徑一寸兩舞相距六寸五分横四寸六分重三十一斤有半銘七十三字

第三器高一尺二分甬長五寸五分徑一寸三分有旋兩舞相距七寸横五寸六分兩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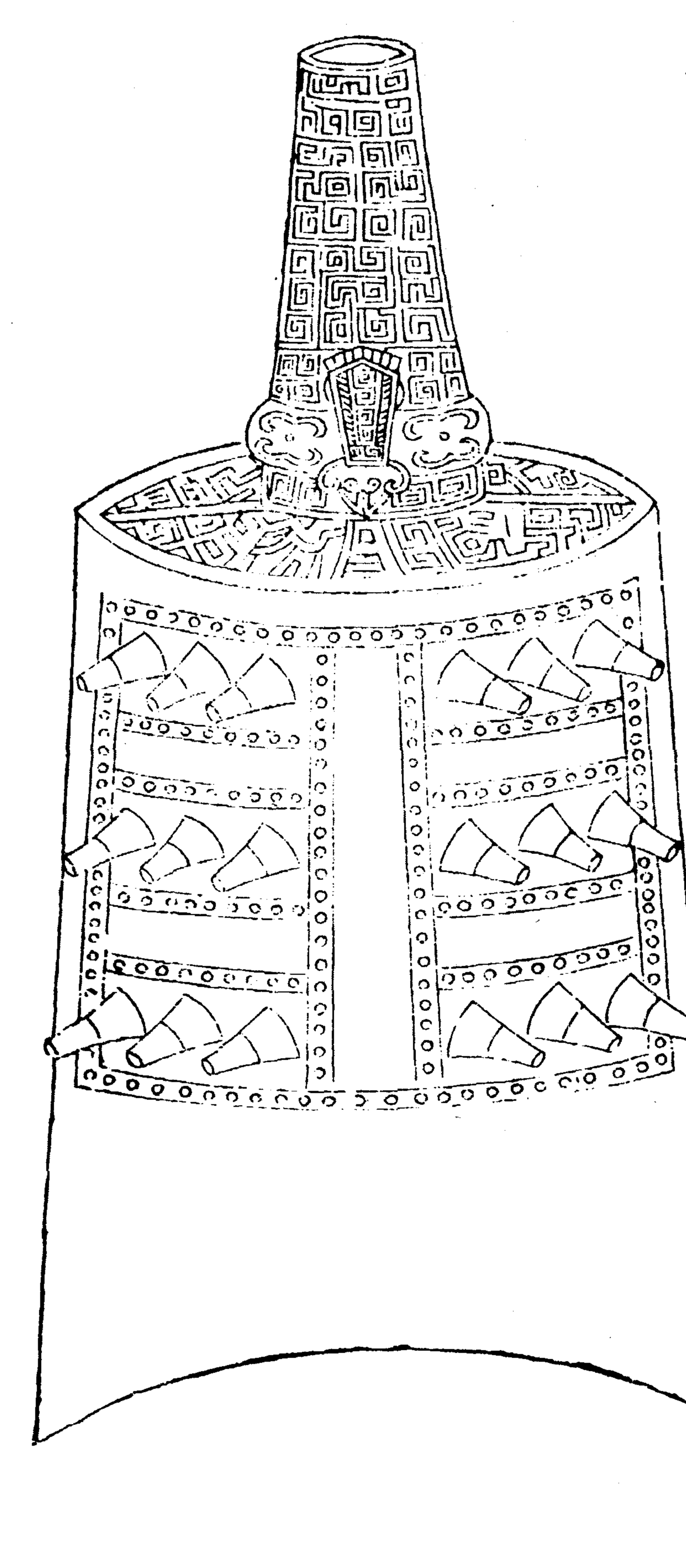
相距七寸五分横五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五斤銘八十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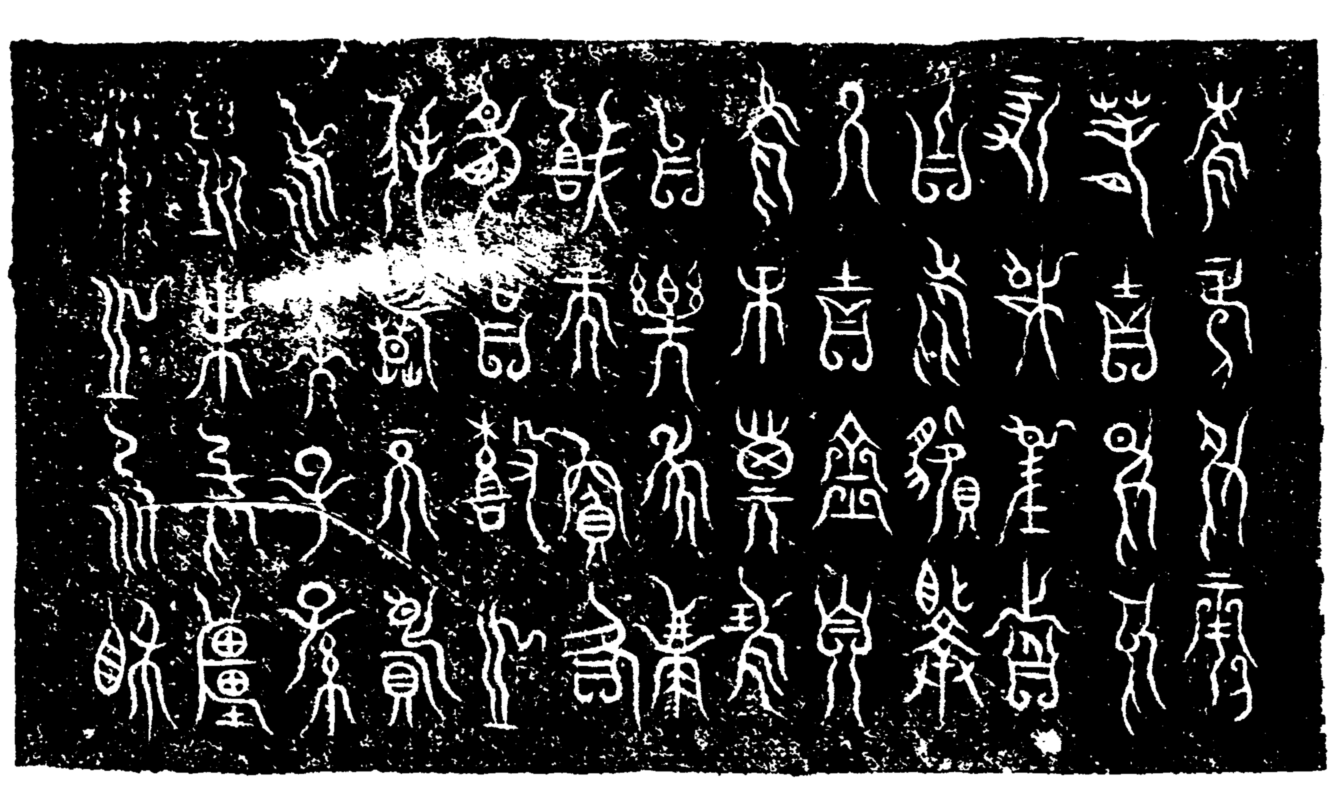
第四器高九寸三分甬長五寸四分徑一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横五寸兩銑相距六寸二分横五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斤銘七十二字

右四器形制皆相肖但巨細不等自第一器至第四器其銘文叙致初疑當合為一及得

齊侯鎛鐘銘觀之則辭語先後果與今所次者適相脗合有曰刻伐履司敗乃靈師伿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至於錫乃吉金則次三之鐘辭也有曰鈇鎬玄鏐鏻鋁乃用作鑄其寶鐘至於毋或承類則次四之鐘辭也合四鐘之辭至是語而止矣此又或詳或略之不同也是鐘齊物也齊自太公望得國而周天子使名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皆得而正之故自太公流澤之久迄于桓公凡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終以霸焉是器必首稱於桓公者其以此也至於言封域之出處世次之先後錫賚之多寡此不復論蓋已具於齊侯鎛鐘矣

周蛟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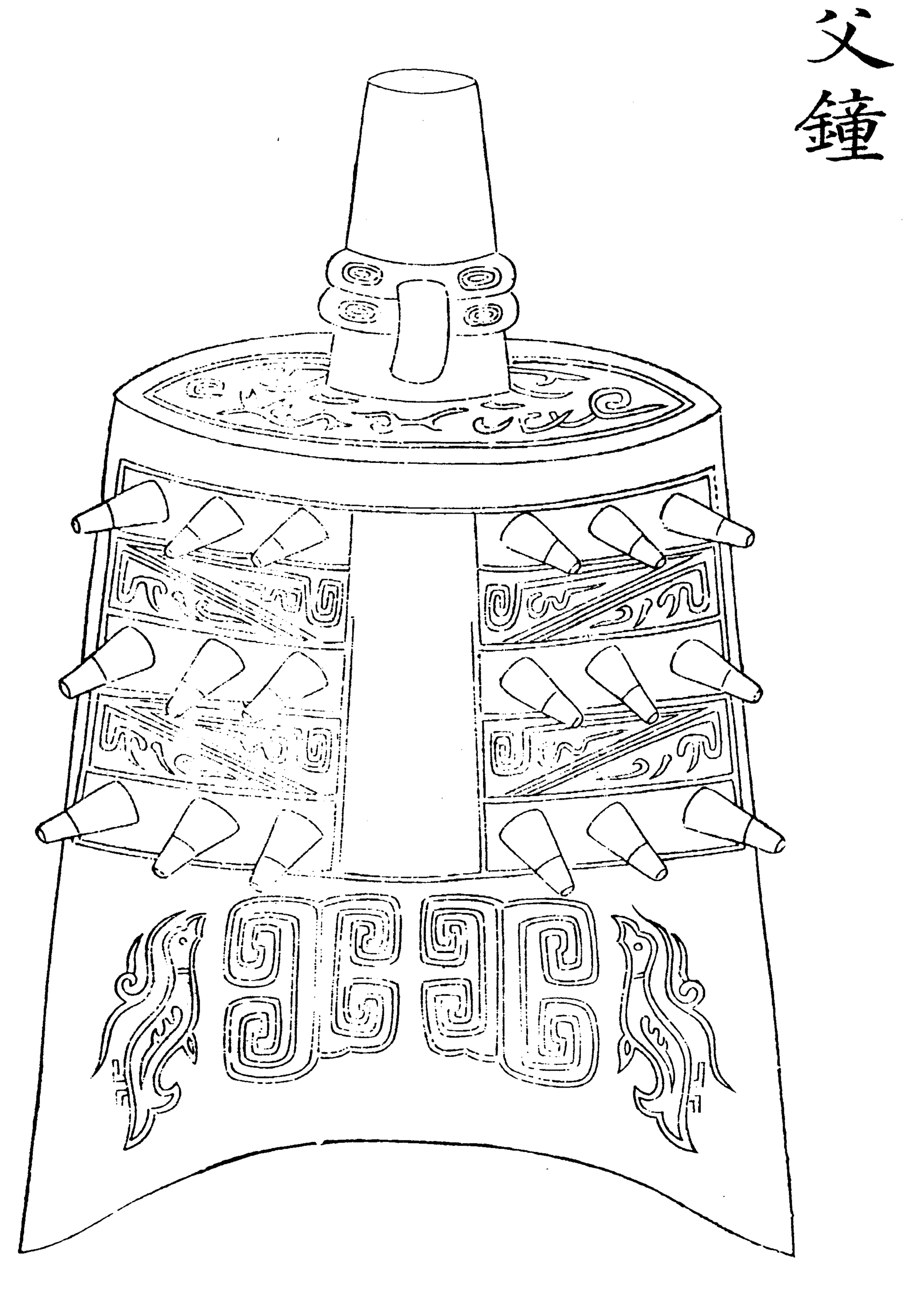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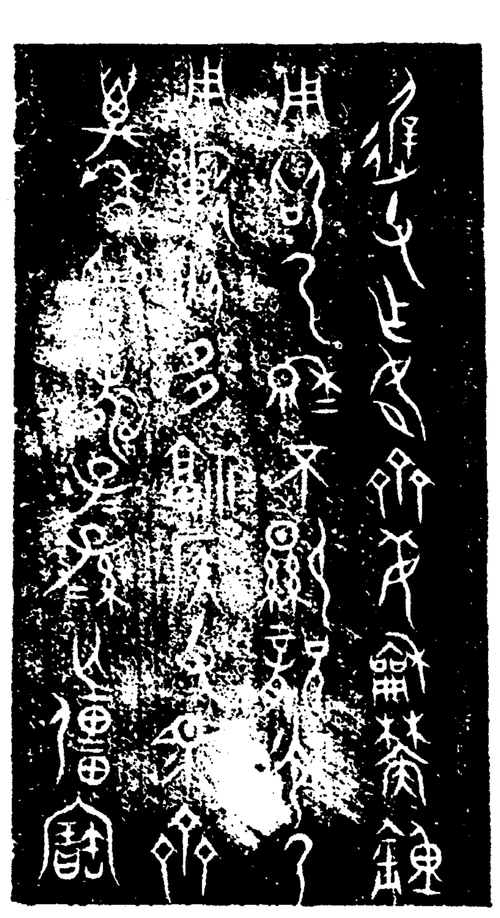


惟正月仲
春吉日丁
亥既望分
召紀釐擇
乃吉金自
欣和其安
以樂娛奉
喜而賓客
其怡鼓之
夙慕不忘
烏余子孫
萬葉無疆
用之協相

右高七寸六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一寸一分有旋兩舞相距四寸八分橫三寸七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十有五斤銘五十二字字極古間作鸞鵠蛟螭之形其銘不可辨識者凡九字曰惟正月仲春吉日者猶漢麟鳳銘言秋十月也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鐘紀夏禹之績皆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此鐘款識蓋亦鈿金篆也是鐘甬旋比它鐘蟲鏤尤劇瑰妙當甬旋之間設環象獸形畱祟義所謂旋當甬之中央為環飾之以蟲曰旋蟲者是也爾後甬旋之制或變為龍螭虎鈕與夫圜環之類蓋制作不純於古者如此 按薛尚功款識法帖當作商器

周遲父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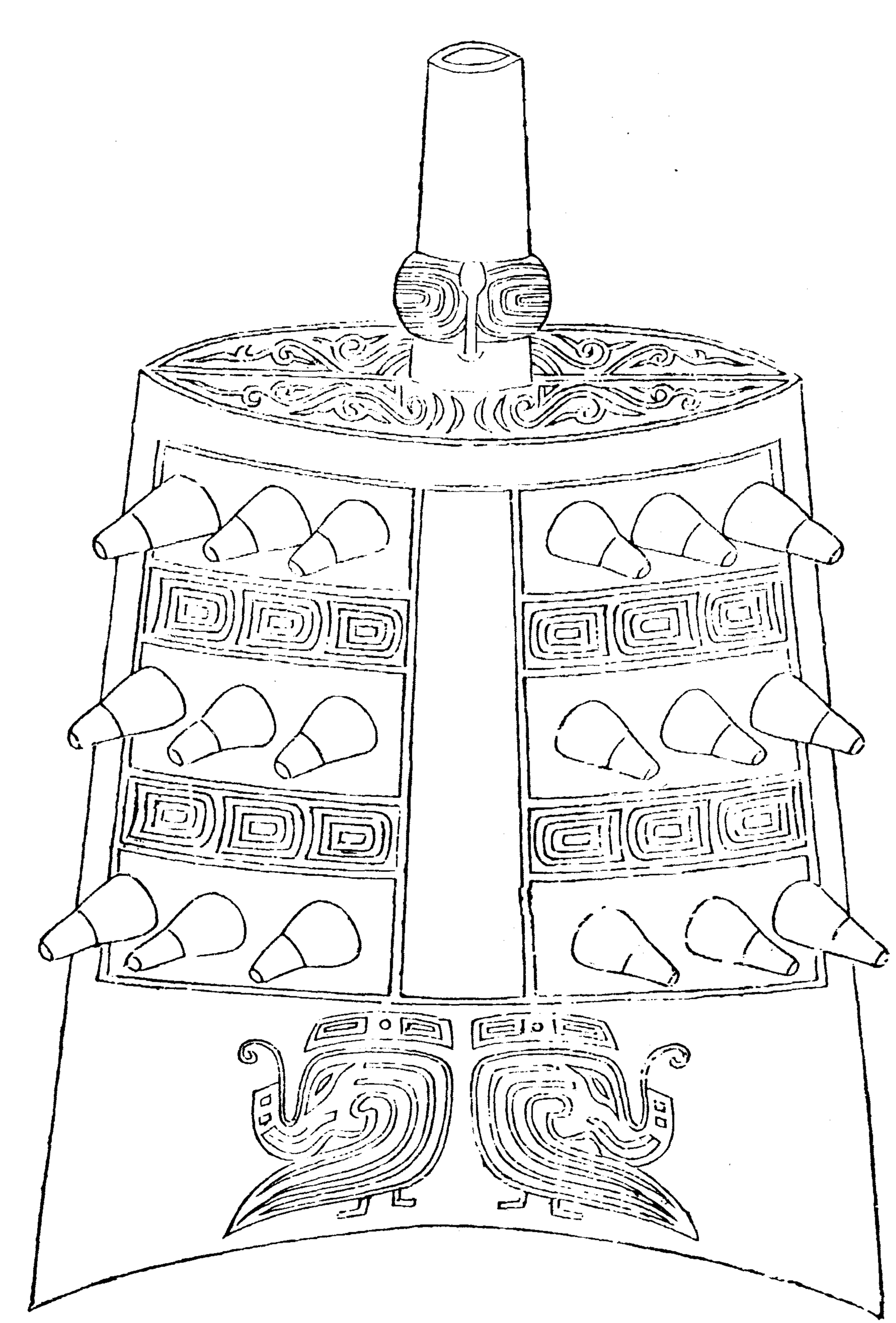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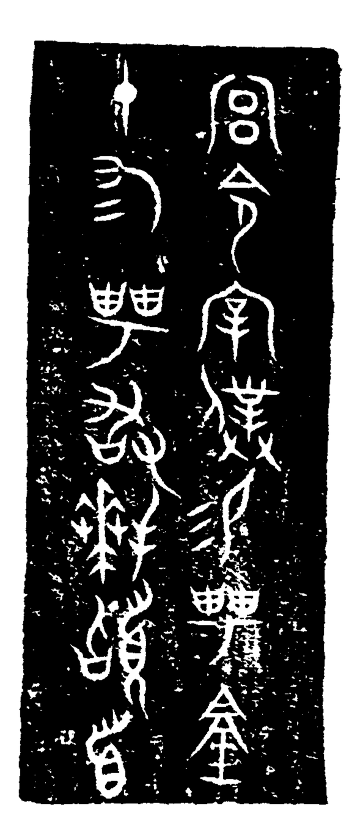


遲父作姬齊姜龢林夫鐘
用昭乃穆、不顯龍光乃
用蘄丐多福侯父泊齊
萬年眉壽子、孫、亡疆寶

右高一尺二寸甬長六寸徑一寸五分兩舞相距九寸橫六寸七分兩銑相距一尺三分橫七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重四十五斤銘四十字是鐘遲父為姬齊姜作也曰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則穆穆以言其欽和不顯以言其甚顯而龍光者又言其承天子之寵光也詩言為龍為光是矣盖鐘樂之大者樂所以示其和而銘之所載又以形容其和之之德福以類應故祈此多福亦求福不回之謂也是其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傳焉

周聘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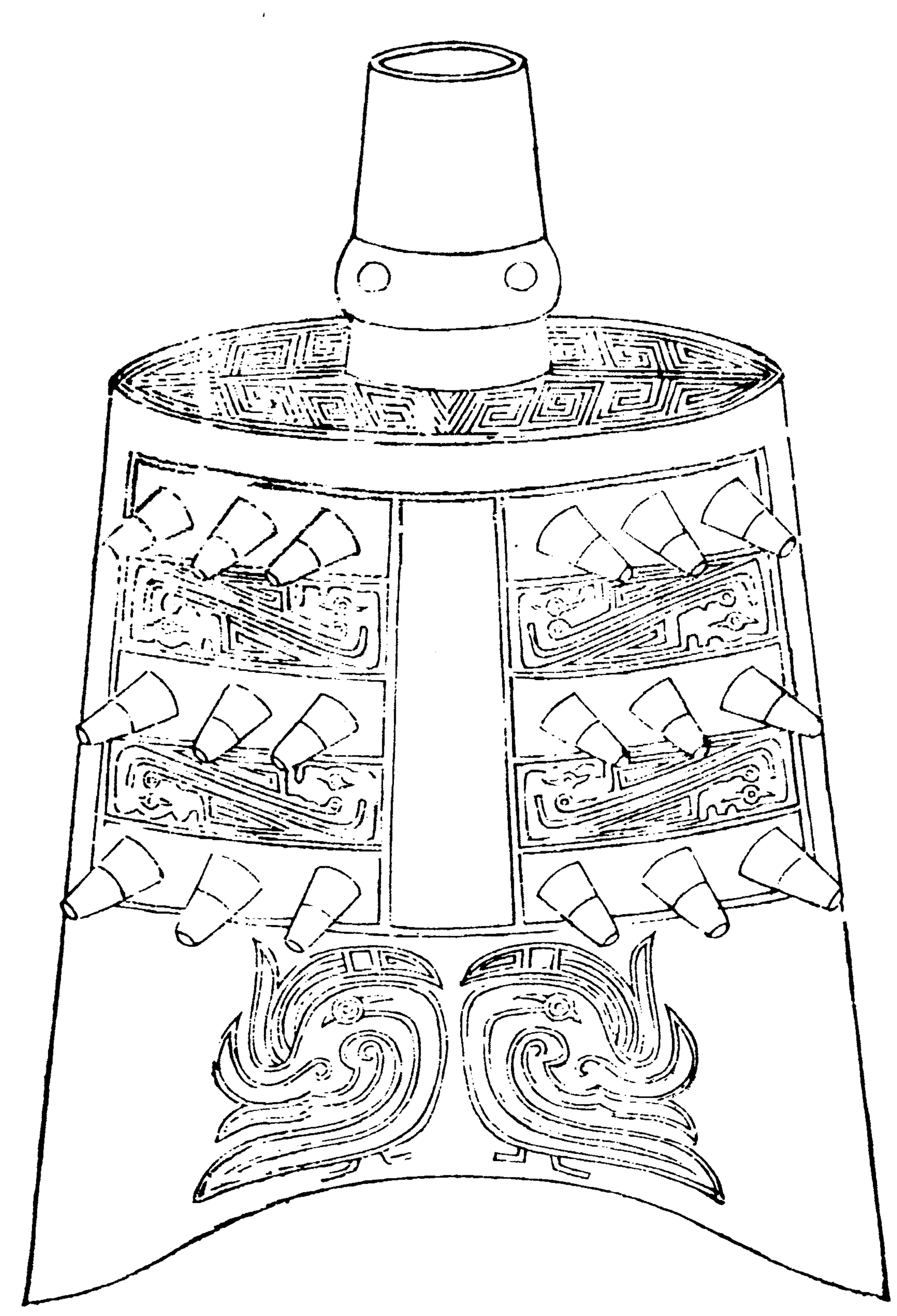




宮令宰僕錫聘鐘
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右高一尺二分甬長四寸七分徑一寸一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三分兩銑相距七寸九分橫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銘一十五字在昔人臣有功於國者必昭其功而勒諸金石故若魏絳和戎而獲五利則賜之樂而始具金石之奏是也夫編鐘之數十六而聘之所錫十有二足知其爲分方應月律者如此耳若夫名氏所出典籍缺漏蓋無得而考焉

周寶和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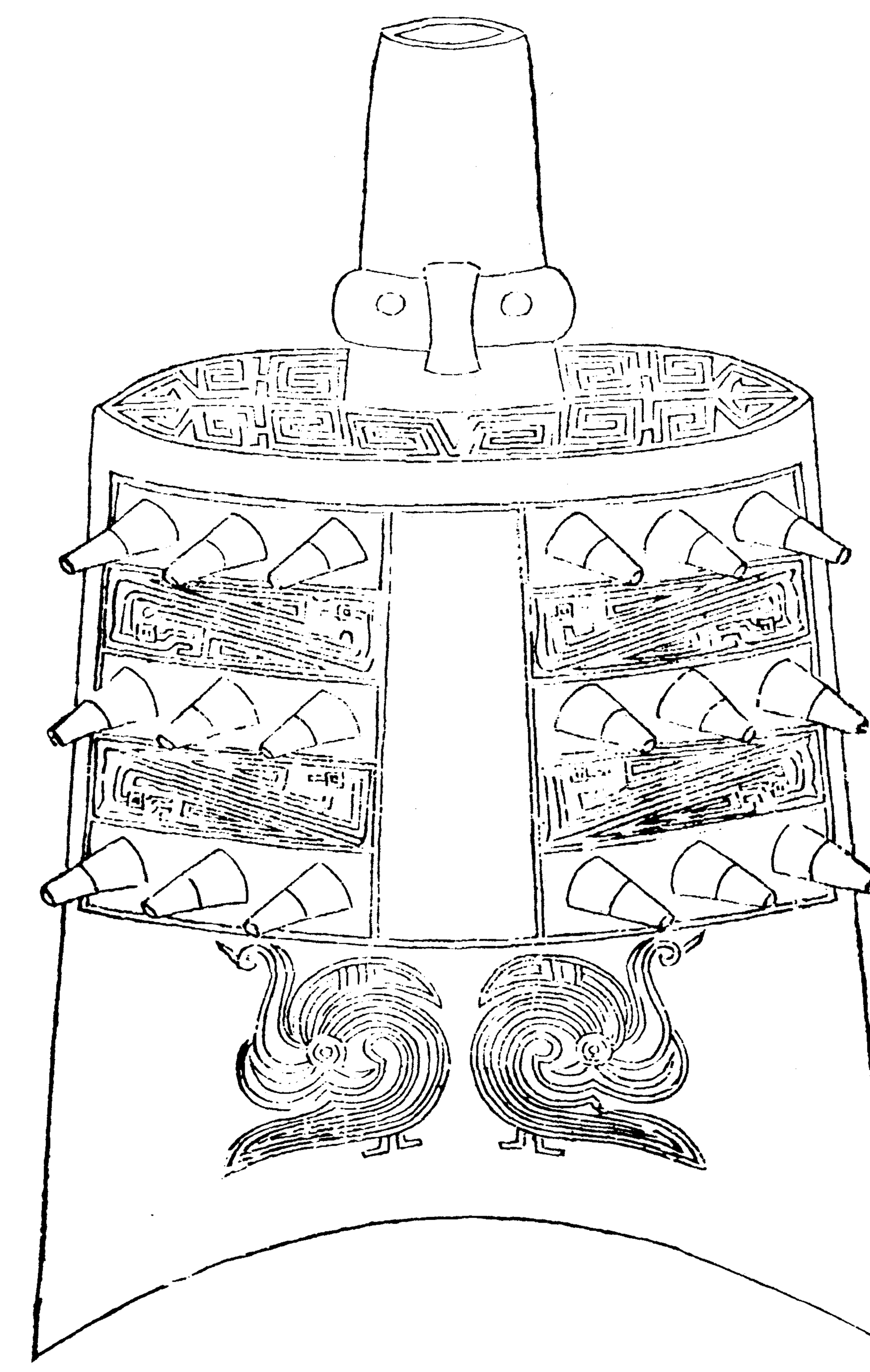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
走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高一尺二寸甬長五寸二分徑一寸九分兩舞相距八寸三分橫六寸兩銑相距九寸七分橫七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三十四斤銘二十二字

周寶和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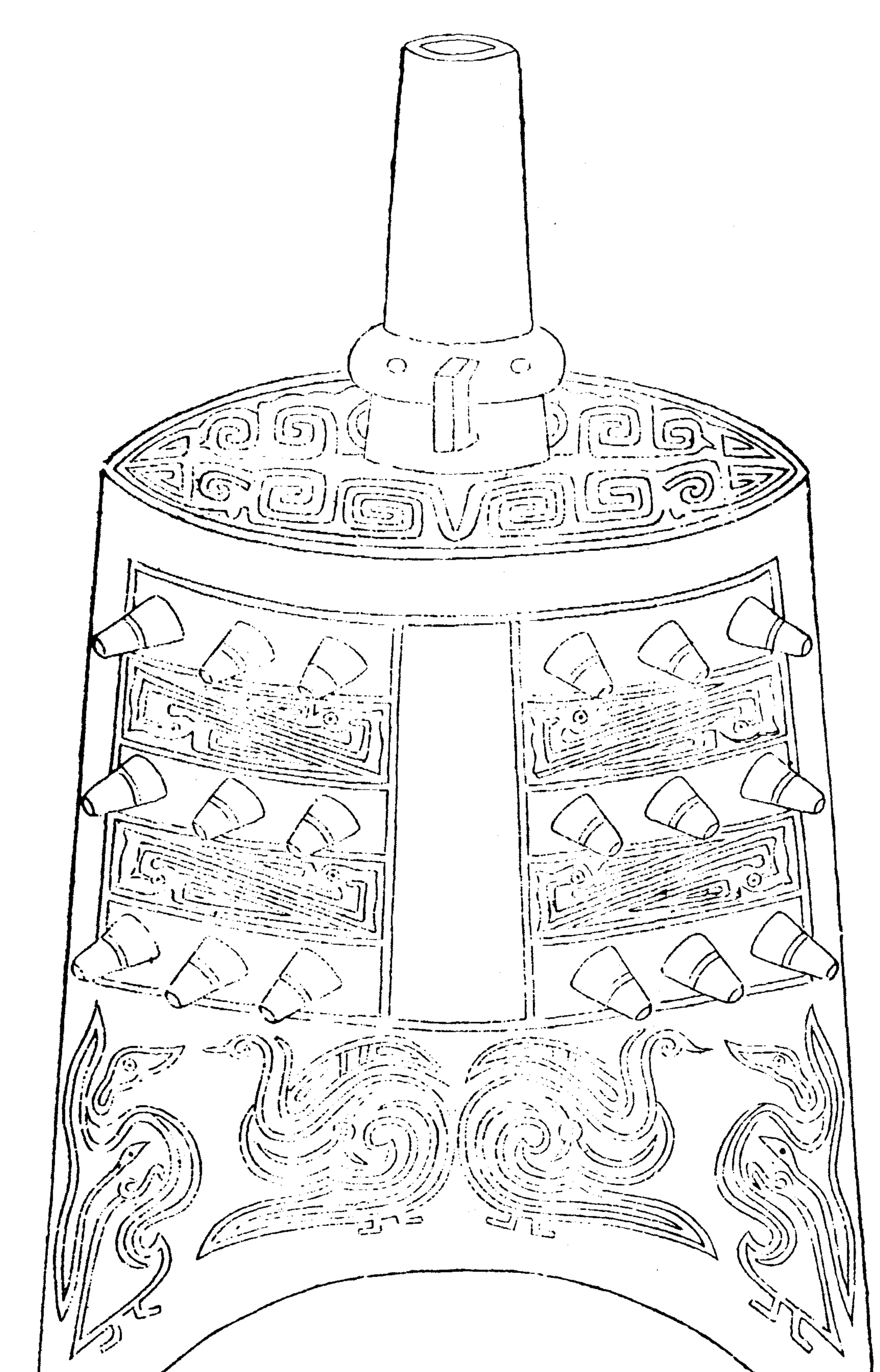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
走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高一尺二寸六分甬長五寸八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九分橫六寸九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分橫七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五分重三十二斤銘二十二字

周寶和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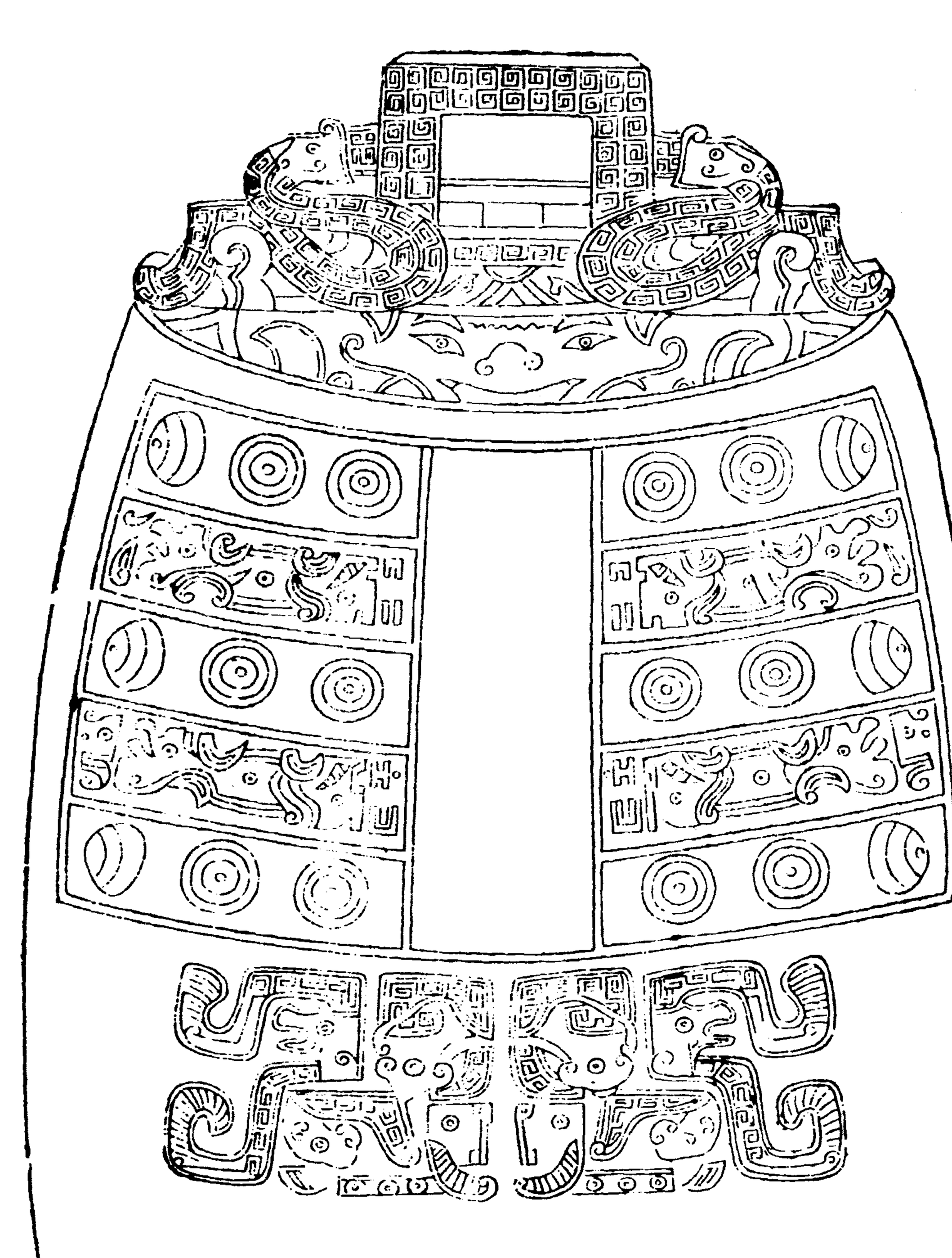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
走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五寸二分徑一寸七分兩舞相距八寸橫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九寸三分橫六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三十二斤銘二十二字

右三器皆銘曰走夫走自畁之龢如司馬遷所謂牛馬走是也且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耳曰文考者如曹楚晉衛或侯或王皆以文稱蓋以德立國者必曰文以功立國者必曰武是則稱文者特不一也然此鐘制樣皆周物豈以追享文王而作歟在周之時於后稷曰思文於文王曰文考於太姒曰文母是皆稱其德也今曰皇祖文考則宜在成康之後作樂以承祖宗時耳

周宋公䪫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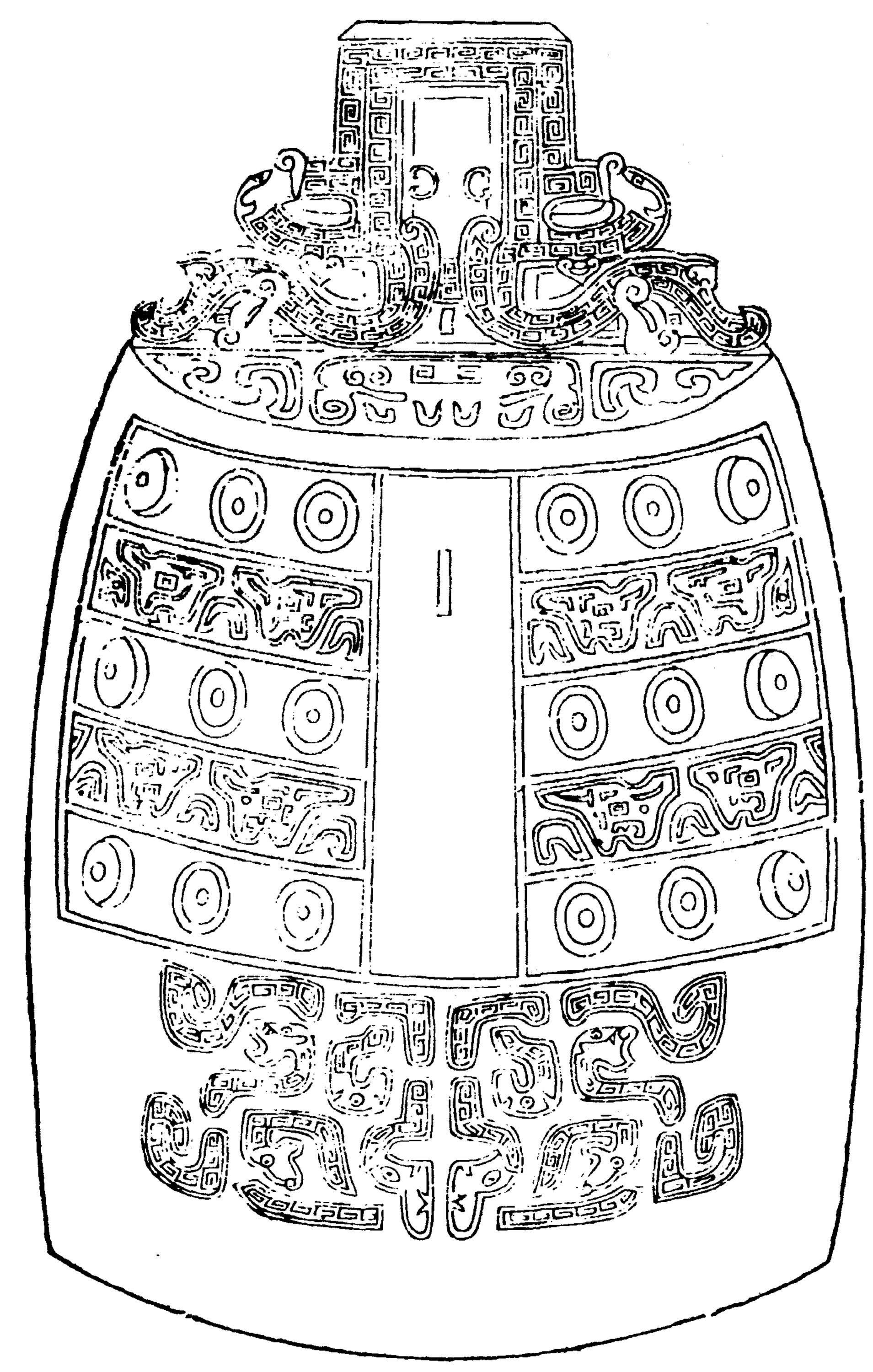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䪫鐘

高一尺三寸六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九寸五分兩舞相距一尺橫六寸六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七分橫九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三十三斤銘六字

周宋公䪫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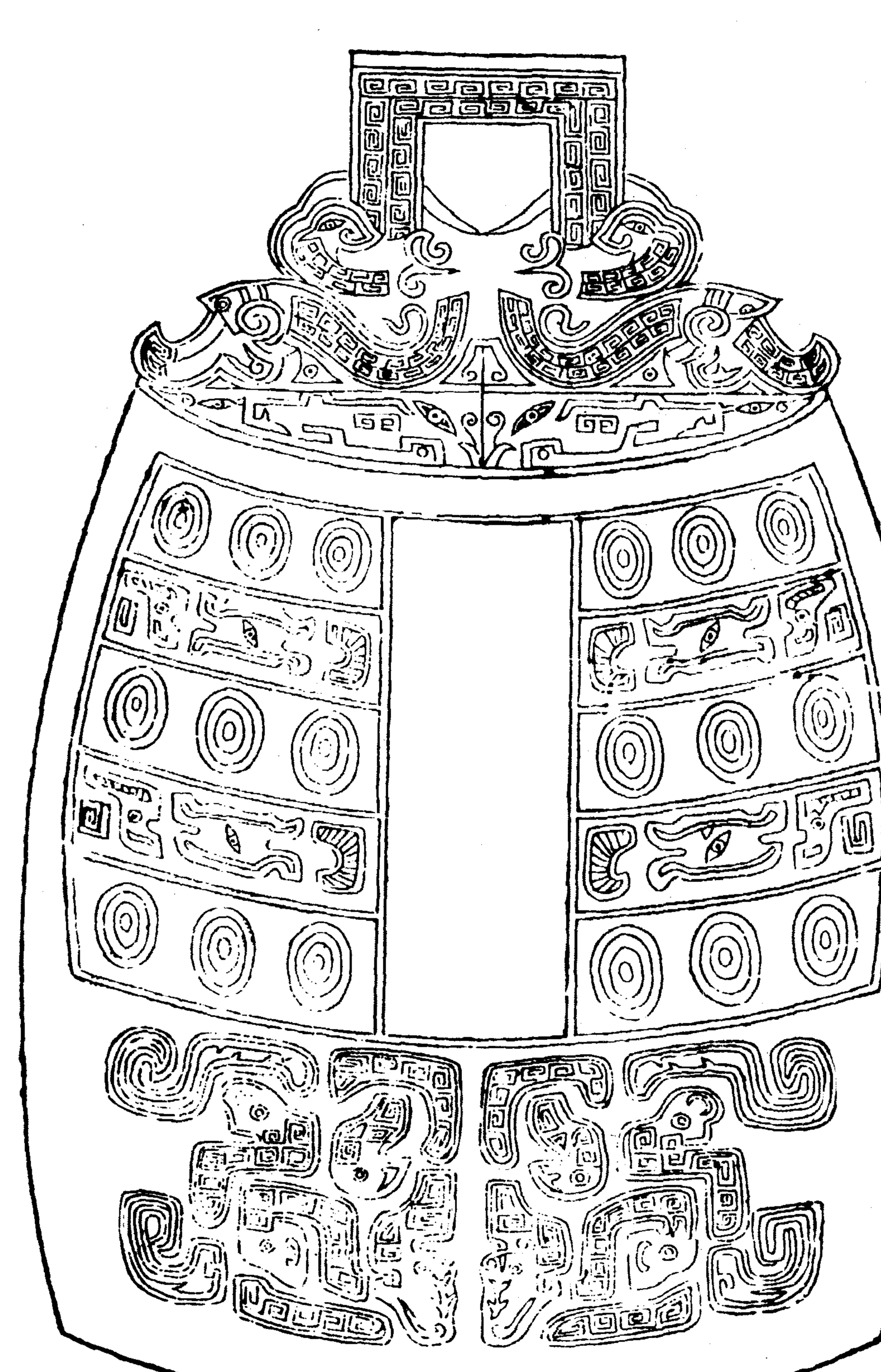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䪫鐘

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九寸三分兩舞相距九寸五分橫七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三分橫九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三十二斤銘六字

周宋公䪫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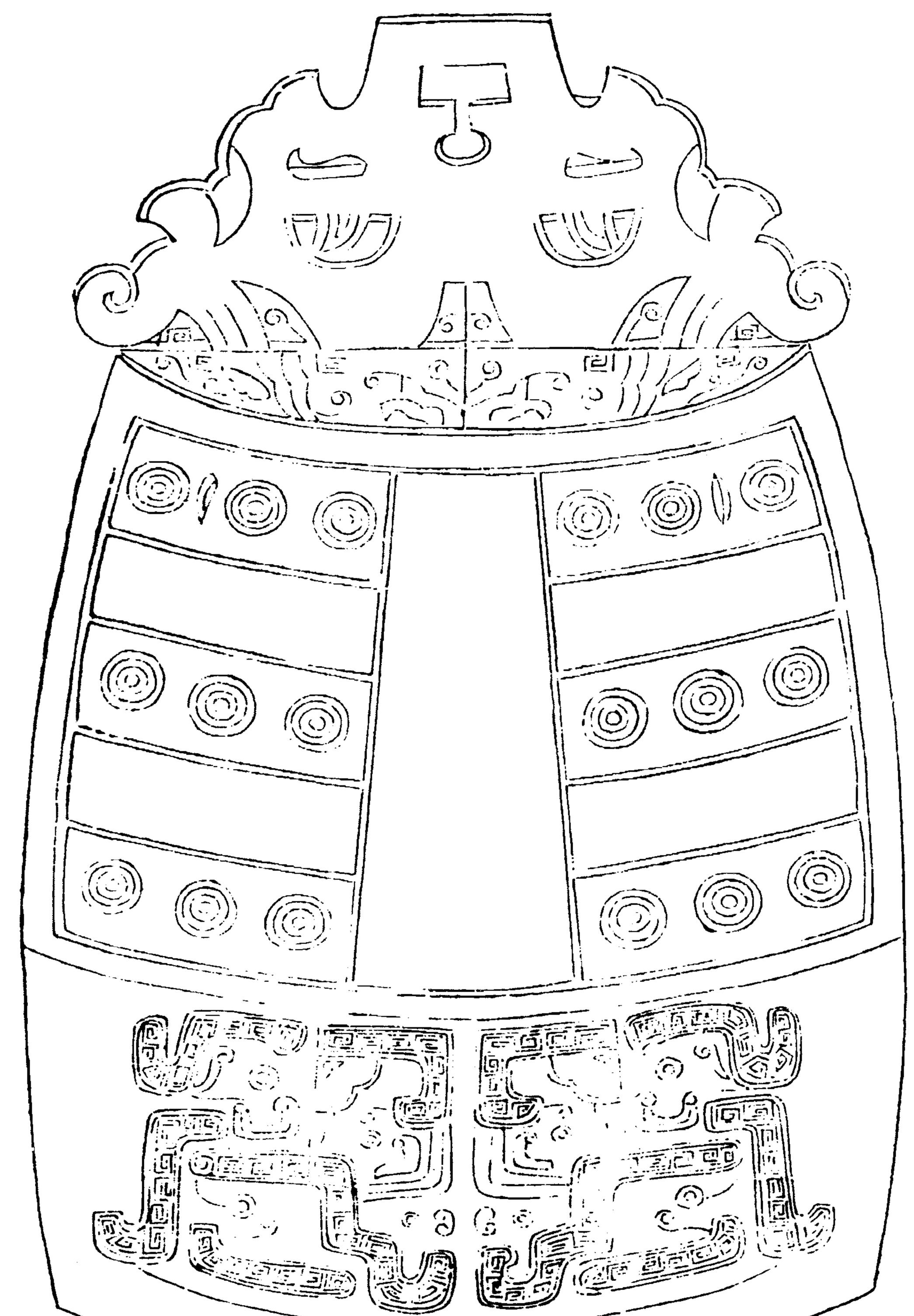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䪫鐘

高一尺二寸二分鈕高三寸七分闊八寸八分兩舞相距九寸一分橫七寸一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分橫八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二十八斤八兩銘六字

周宋公誙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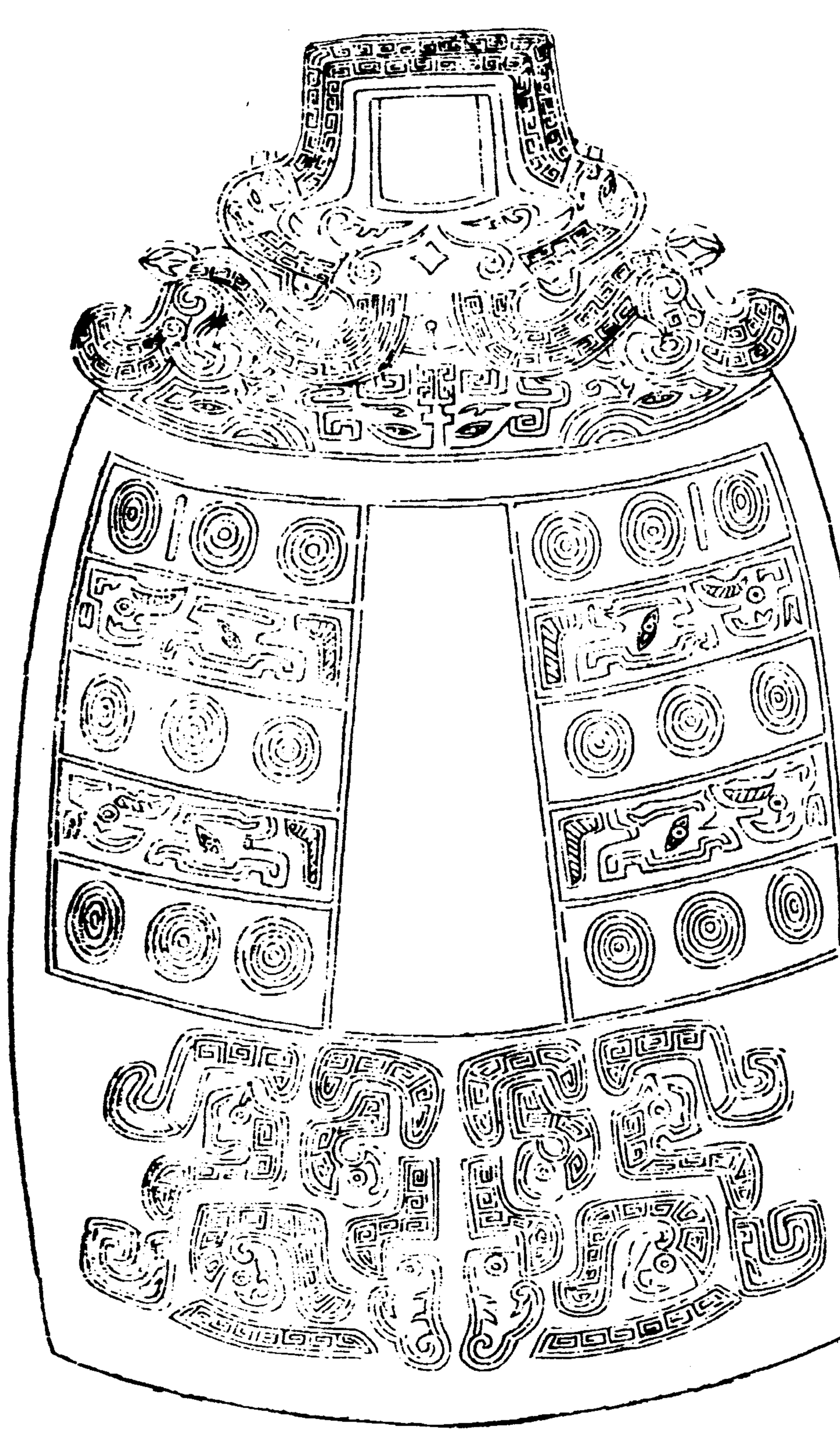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誙鐘

高一尺一寸鈕高三寸八分闊八寸四分兩舞相距八寸橫六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橫七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二十六斤有半銘六字

周宋公誙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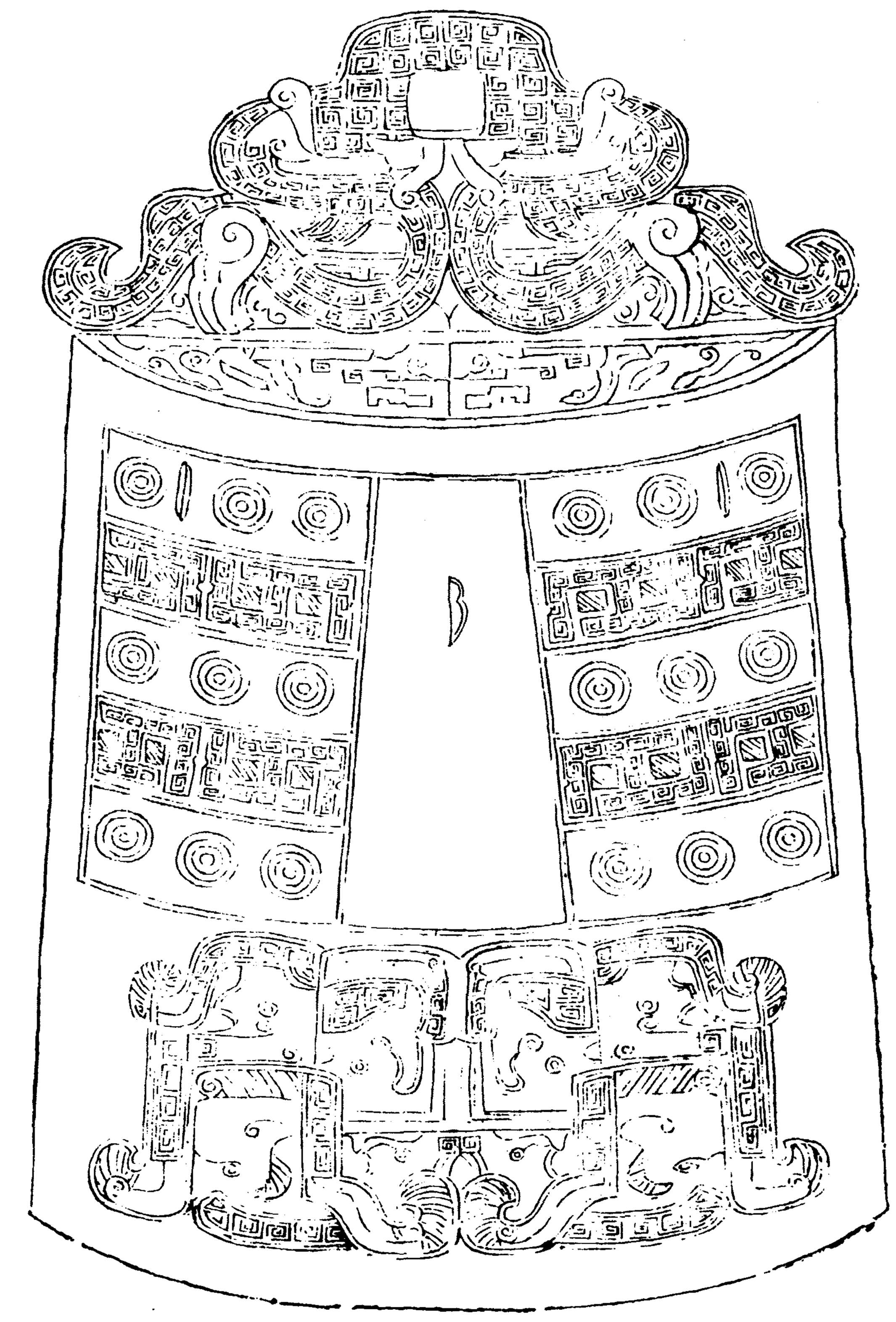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誙鐘

高一尺一寸鈕高三寸七分闊八寸七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五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橫六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八斤一十兩銘六字

周宋公䪫鐘六





宋公成之䪫鐘

高一尺三分鈕高三寸七分闊八寸六分兩
舞相距七寸一分横五寸一分兩銑相距八
寸六分横六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
一十六斤有半銘六字

右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䪫鐘
夫歷代之樂顓帝曰六莖帝嚳曰五英黄帝
曰雲門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商曰
大濩周曰大武夫䪫字與莖通用則䪫鐘者
是為顓帝之樂宋者商之系二王之後得用
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盖此鐘
特其一代之名耳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
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
有剔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為誰也
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宋是六
鐘既出于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
於受命之邦出為太平之符者正其時歟由
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為式遂成有
宋一代之樂焉當知古今符命莫不各有所
感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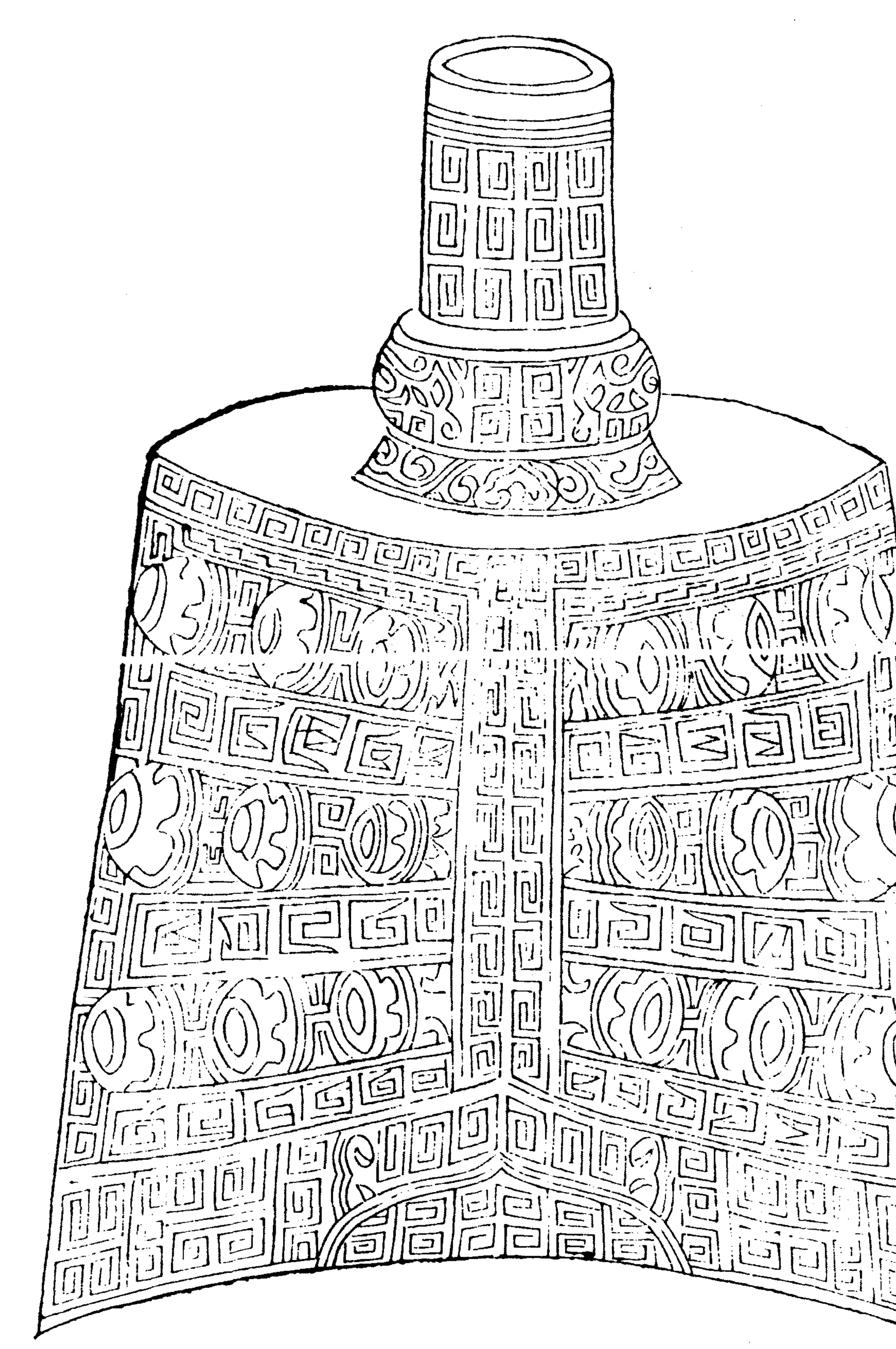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二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三

鐘二 四十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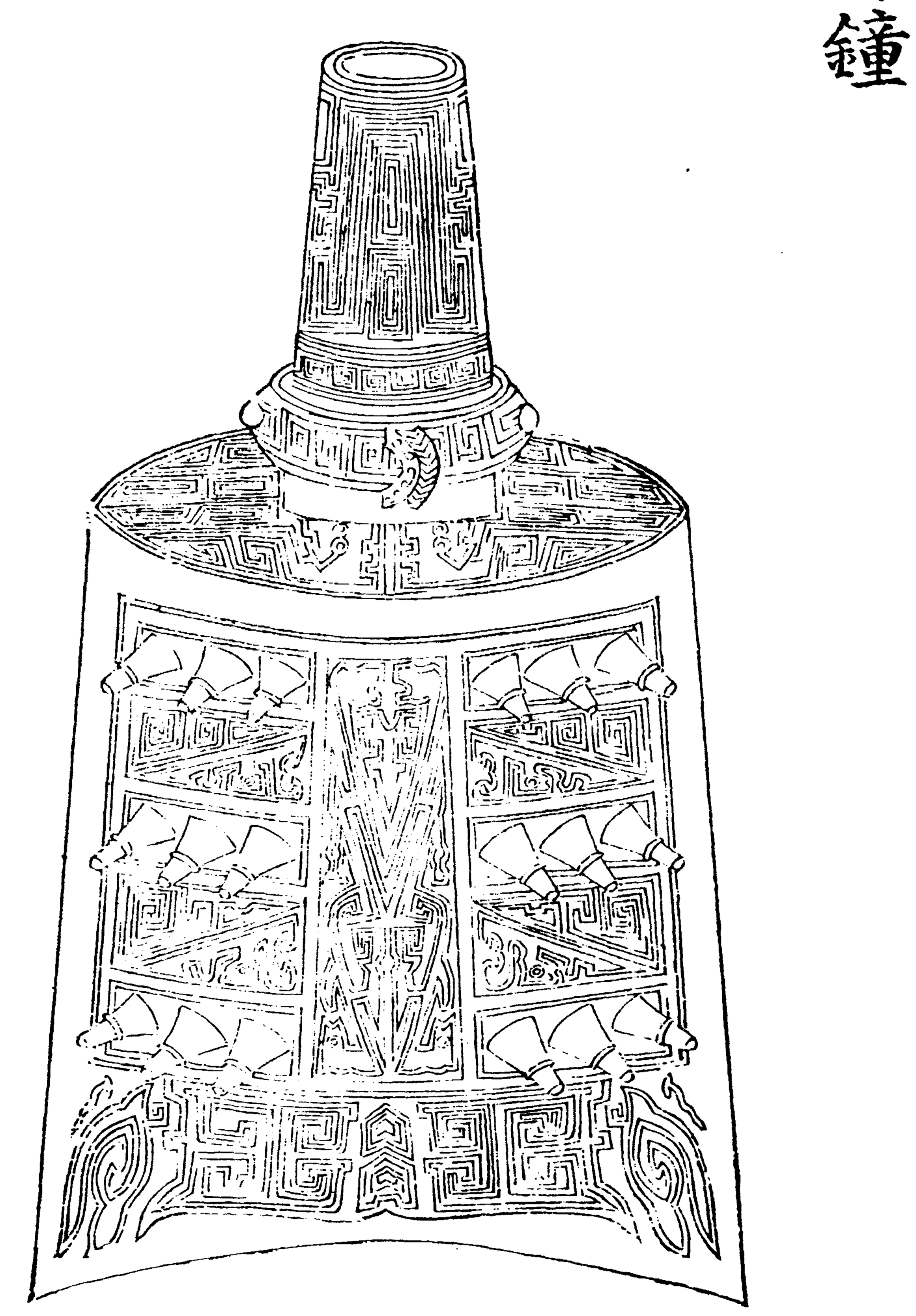
周

周徧地雷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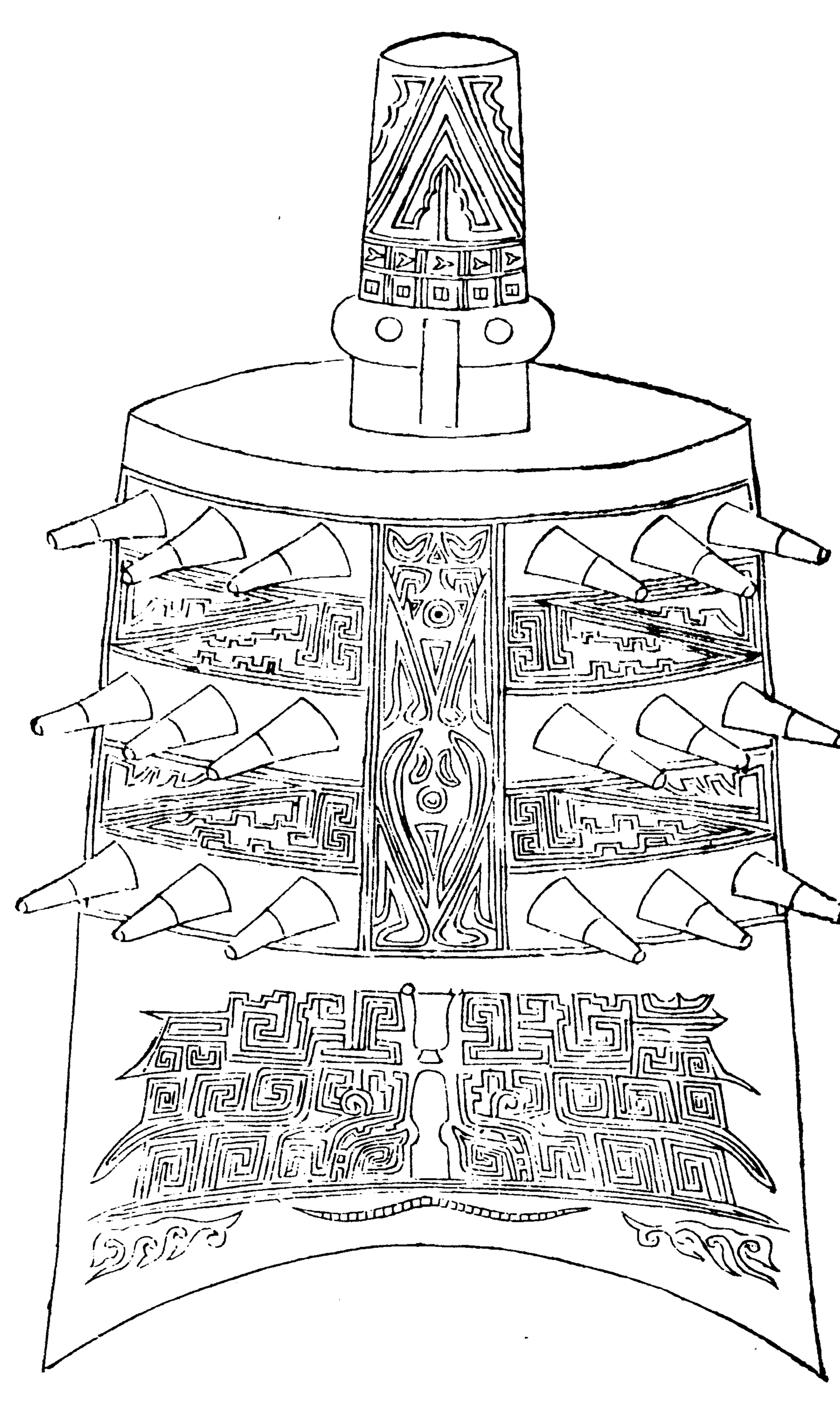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七分甬長六寸八分徑二寸二分兩舞相距九寸横五寸七分兩銑相距一尺二寸六分横九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六十斤無銘是鐘周以雷飾夫樂不安作雷動以時其取象蓋以類求也又周室鼎彜尊罍之屬多飾以此而况鐘之為樂歟

周夔首鐘



右高一尺八寸四分甬長九寸二分徑二寸五分有旋兩舞相距一尺横七寸三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八分横九寸枚三十六各長二寸一分重七十九斤無銘是器遍體飾以夔首按周官鳧氏論鐘之制惟篆帶之外略無它飾而此飾以夔首者蓋後世變易而為之也夔著之鼎彝為食飲之節然則狀之於鐘亦所以節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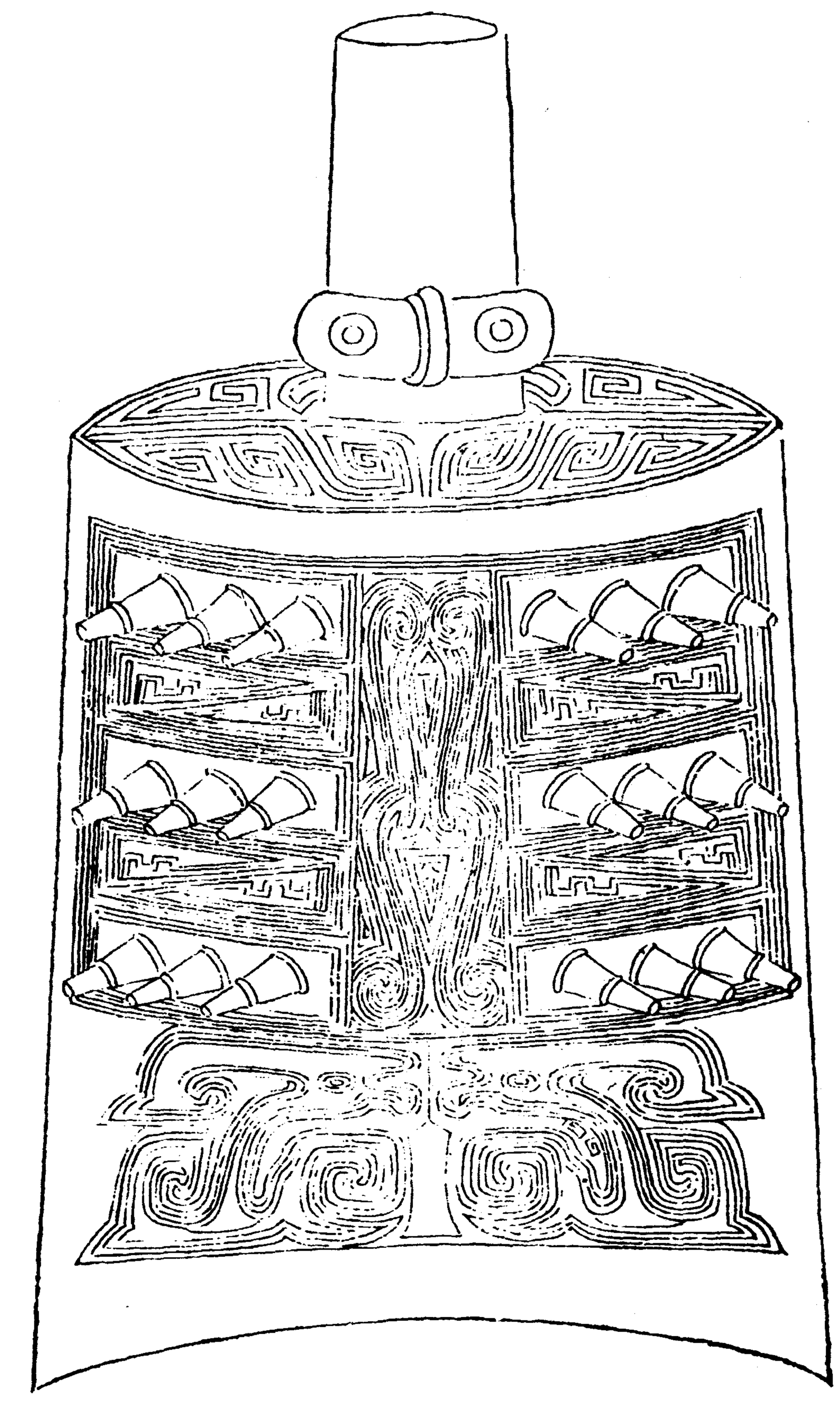
周特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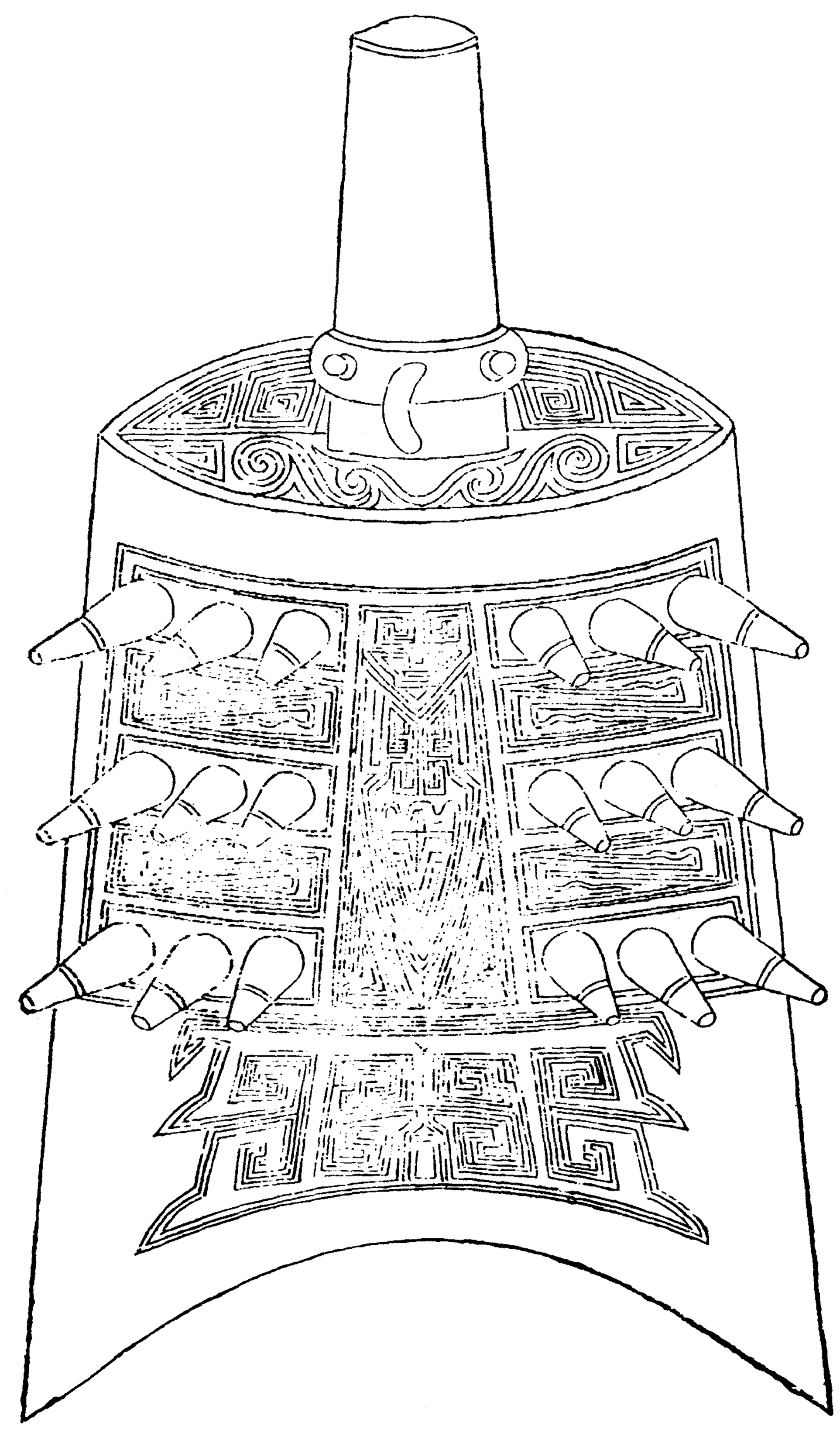
右高二尺三寸甬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三寸兩舞相距一尺三寸横一尺一寸一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寸三分横一尺一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二寸五分重一百二十八斤有半無銘此特鐘也按禮圖以十六枚同在一簨簴謂之編鐘至於特鐘則獨垂而已蓋比它鐘而黄鐘律倍半枚極脩大衡甬室實自于而上至於篆帶間皆作雲氣非文盛之世曷能底此

卷二三

周雙夔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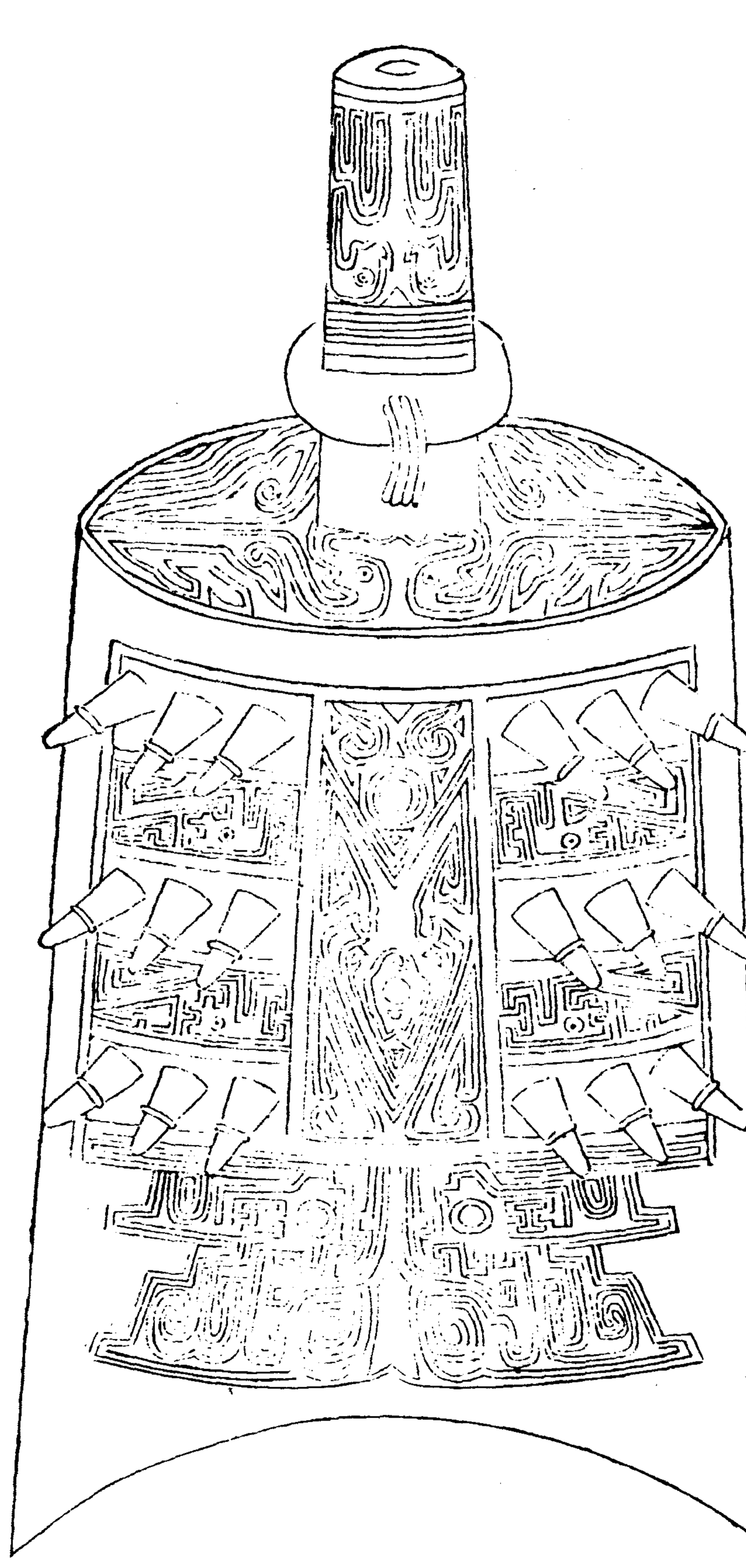
周雙夔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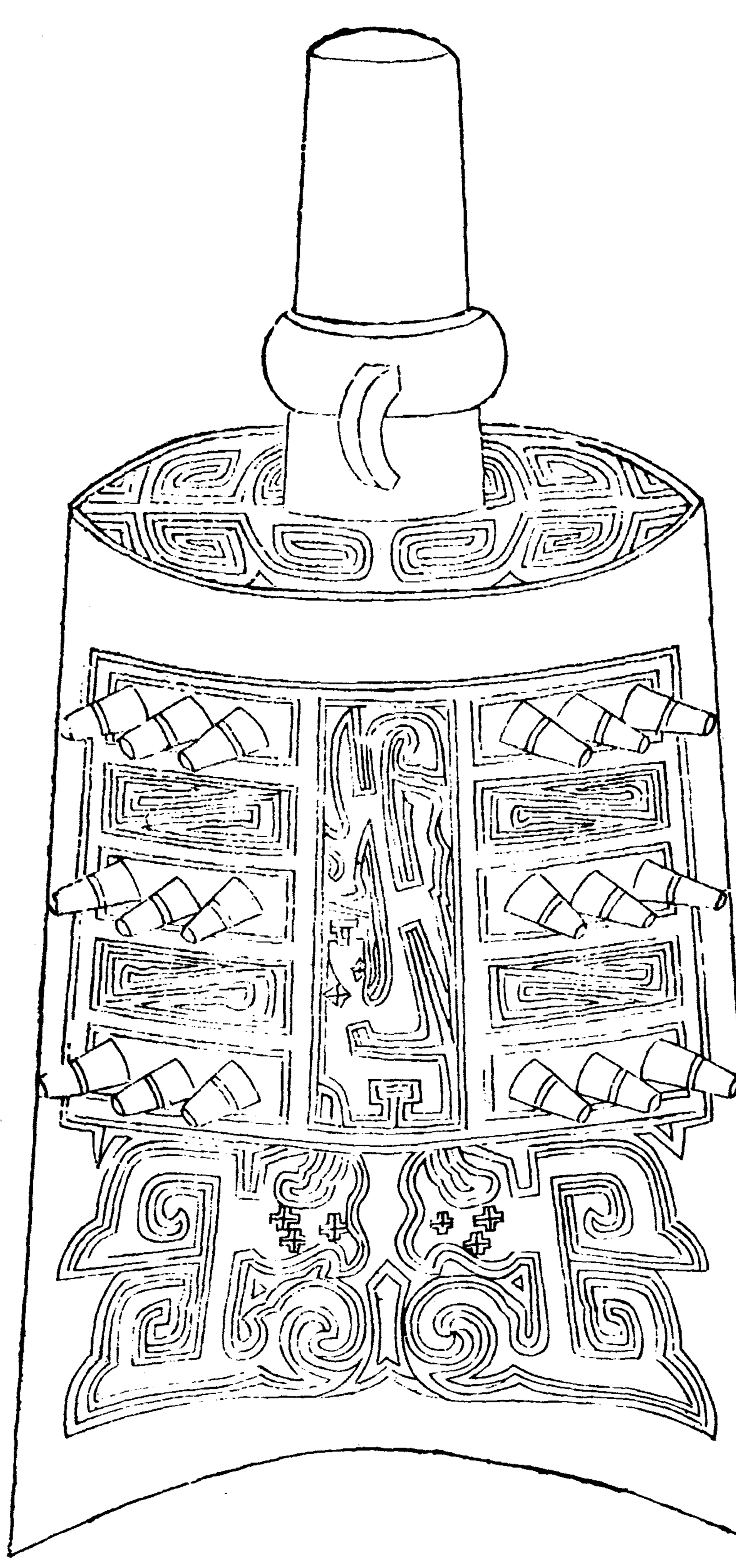
七

卷二三

周雙夔鐘三



周雙夔鐘四



八

第一器高一尺二分甬長四寸六分徑一寸三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横三寸四分兩銑相距七寸二分横三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二分重十有四斤三兩無銘

第二器高一尺二分甬蝕剥不完兩舞相距七寸二分横五寸四分兩銑相距八寸五分横六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五分重二十四斤無銘

第三器高一尺五寸二分甬長七寸五分徑二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九寸六分横六寸七分兩銑相距一尺六分横七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二寸三分重五十斤八兩無名

第四器高一尺七分甬長四寸七分徑一寸三分有旋兩舞相距六寸二分横五寸兩銑相距七寸一分横五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二分重一十八斤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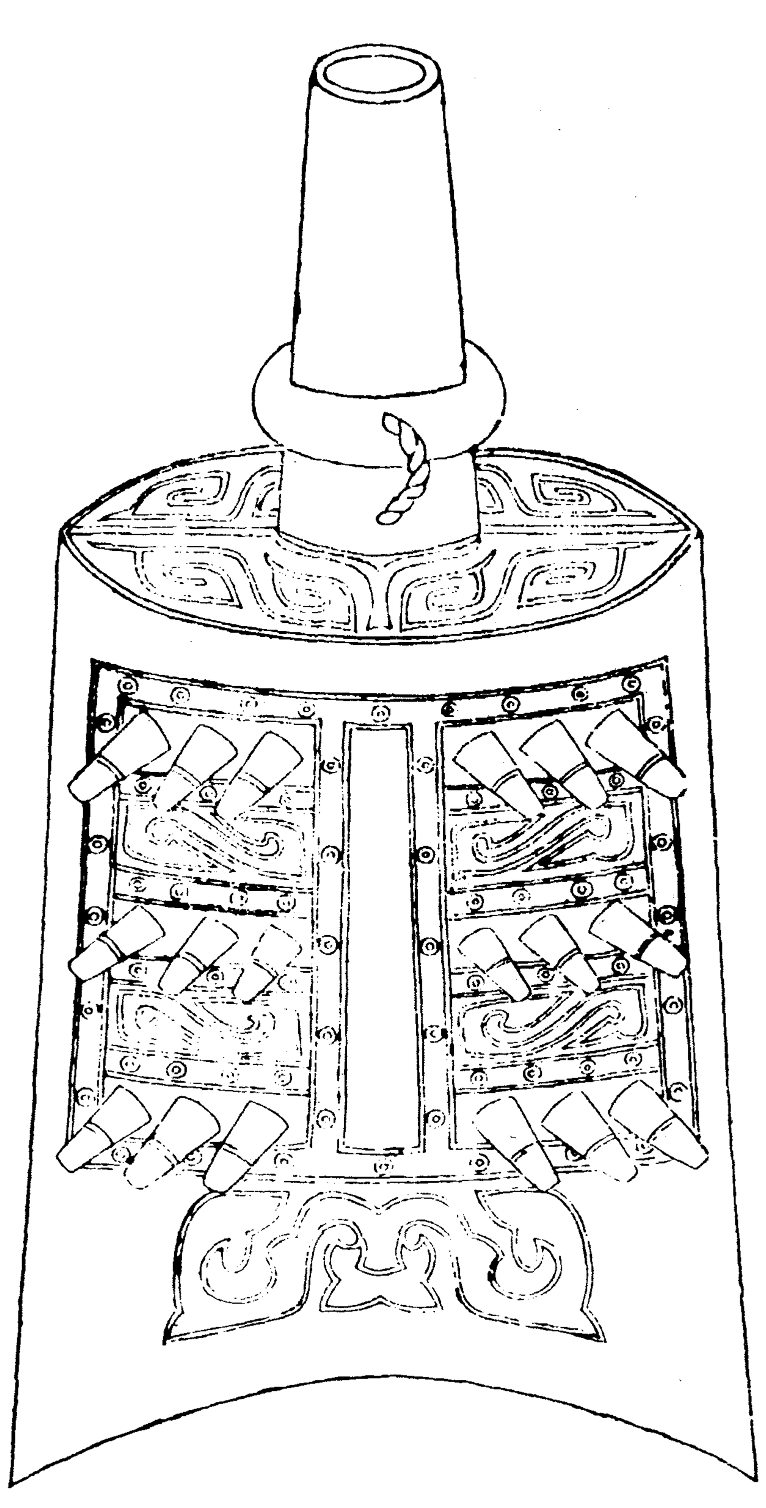
右四器高下重輕雖不同而至于作雙夔之飾則一也盖雙夔取其以類相從之義大抵鐘之為樂類取象於獸以明堂下萬物之治則雙夔之飾殆得此理爾

周雙螭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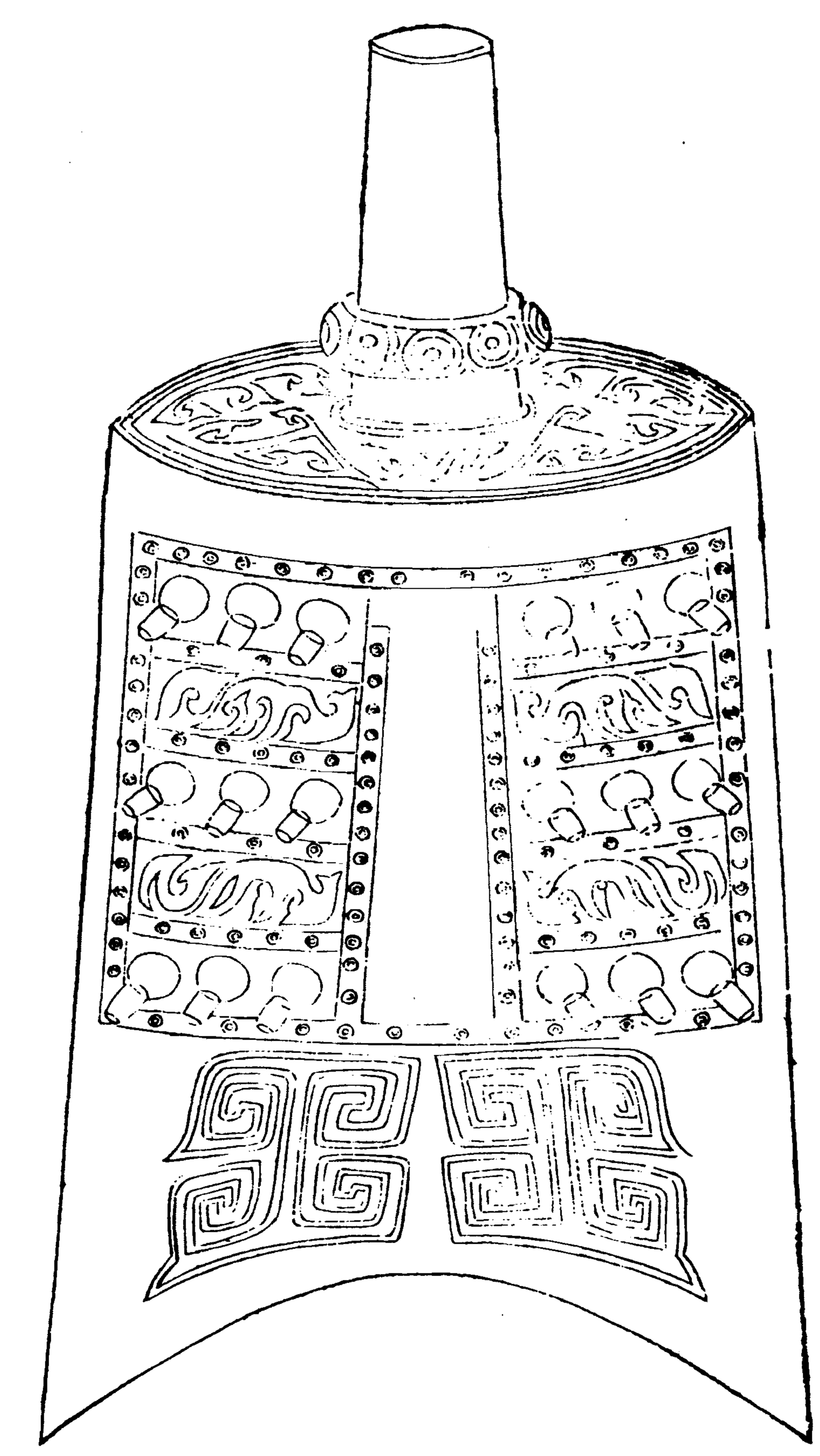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六寸二分甬長七寸八分徑二寸七分有旋兩舞相距九寸横七寸三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横八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二寸一分重六十四斤無銘而體中為雙螭之狀夫雲雷螭龍之物昔人每以為鐘鼎之飾蓋不獨是器有也然是器又特為雙螭以取其類從正如詩所謂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而從之者衆夫鳥獸之屬從之者衆非得其性何以致此樂以象治故取象如此

周素乳蟠夔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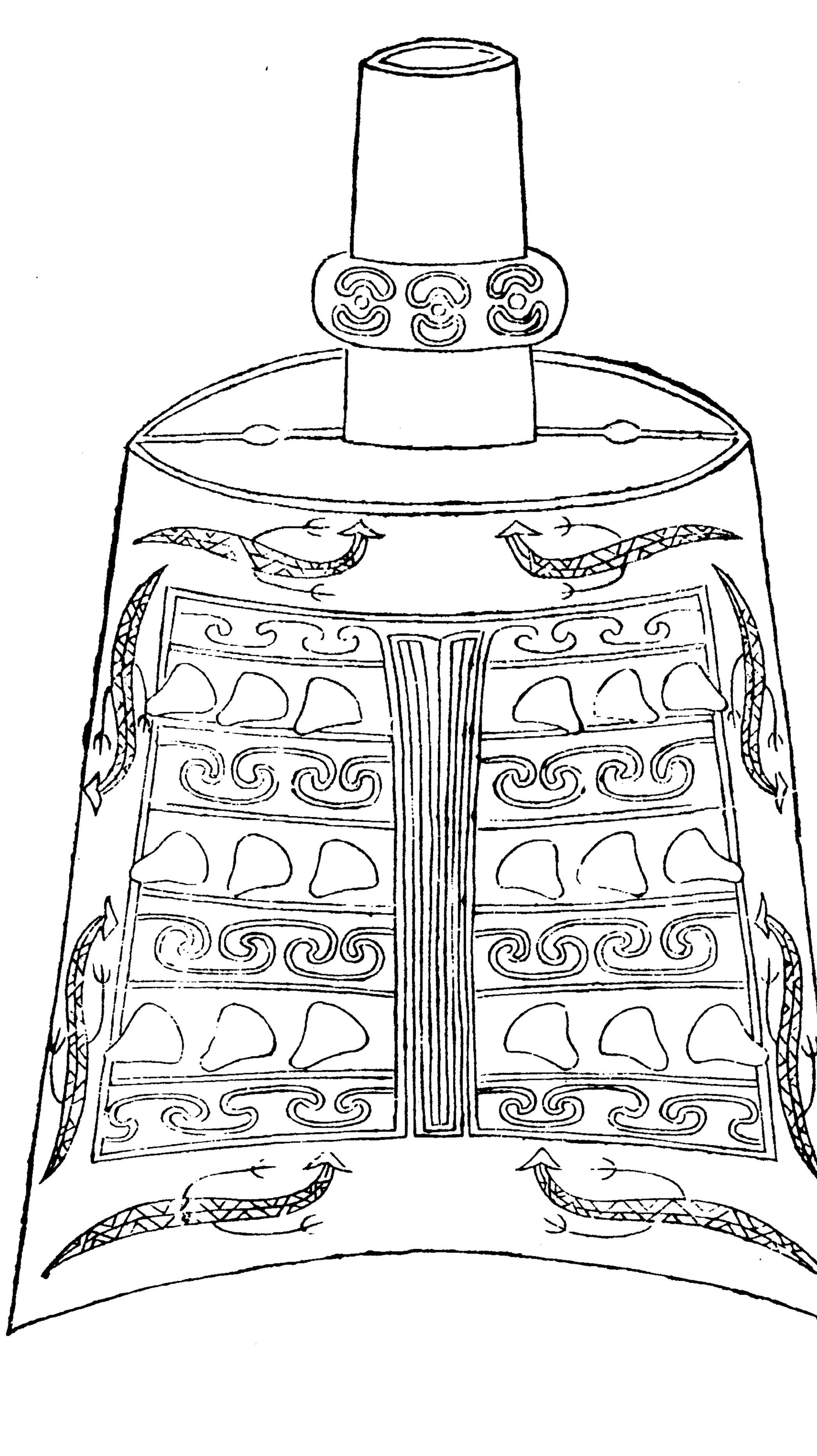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甬長四寸徑一寸一分兩舞相距四寸四分横三寸二分兩銑相距五寸二分横四寸枚三十六各長六分重五斤四兩無銘是鐘乳素自鼓至舞間隱起細紋作蟠夔狀器雖小而擊之則其聲洪大蓋亦出於精工之所治者

周素乳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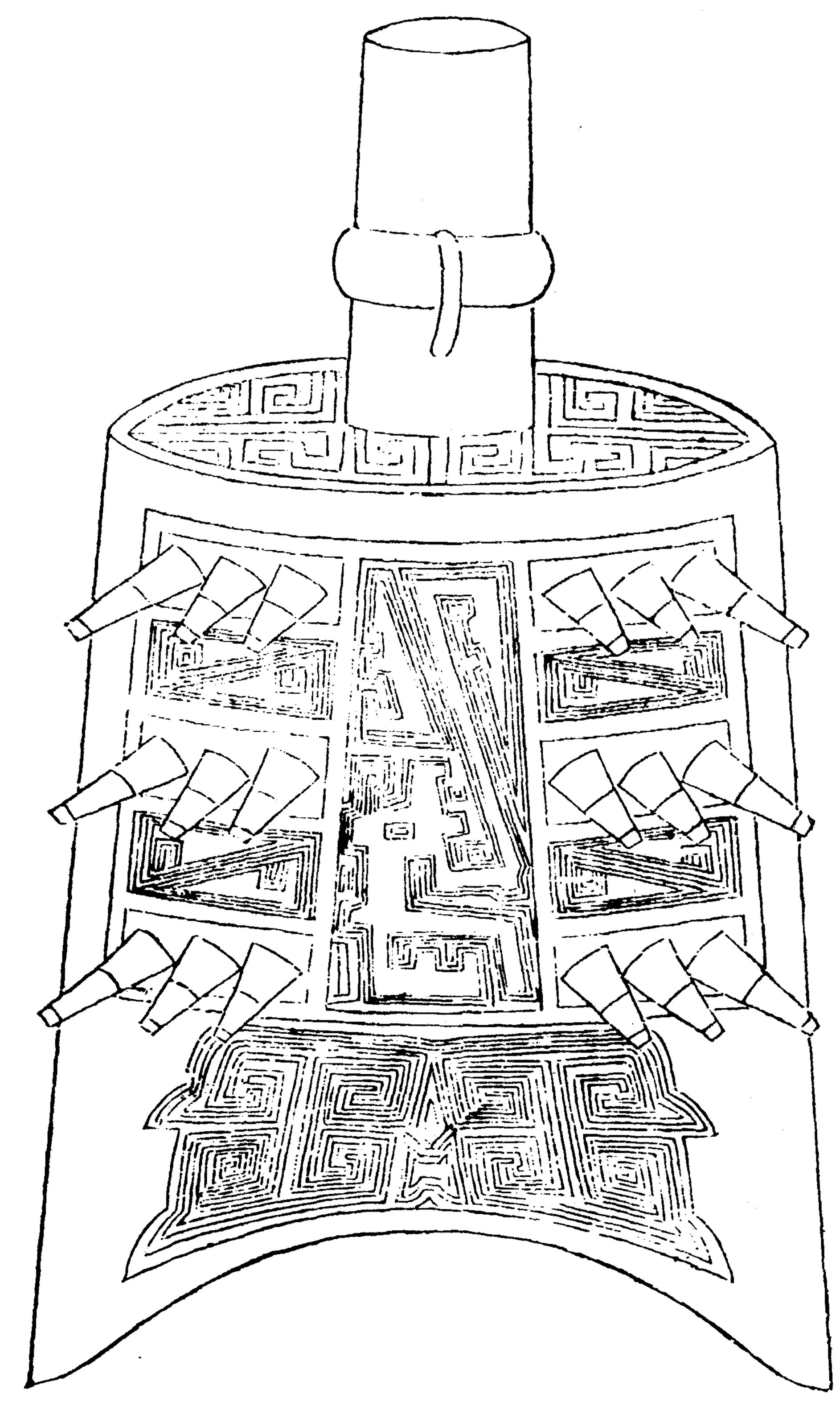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二寸兩舞相距八寸橫六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分橫七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二十七斤十有二兩無銘是鍾通體與甬皆周以繁乳鉦間特闊而不狹篆帶亦頗近古而鼓間復作雷紋但無隧攠之形耳然三十六枚與它鍾雖相似略無致飾故以素乳名之

周龍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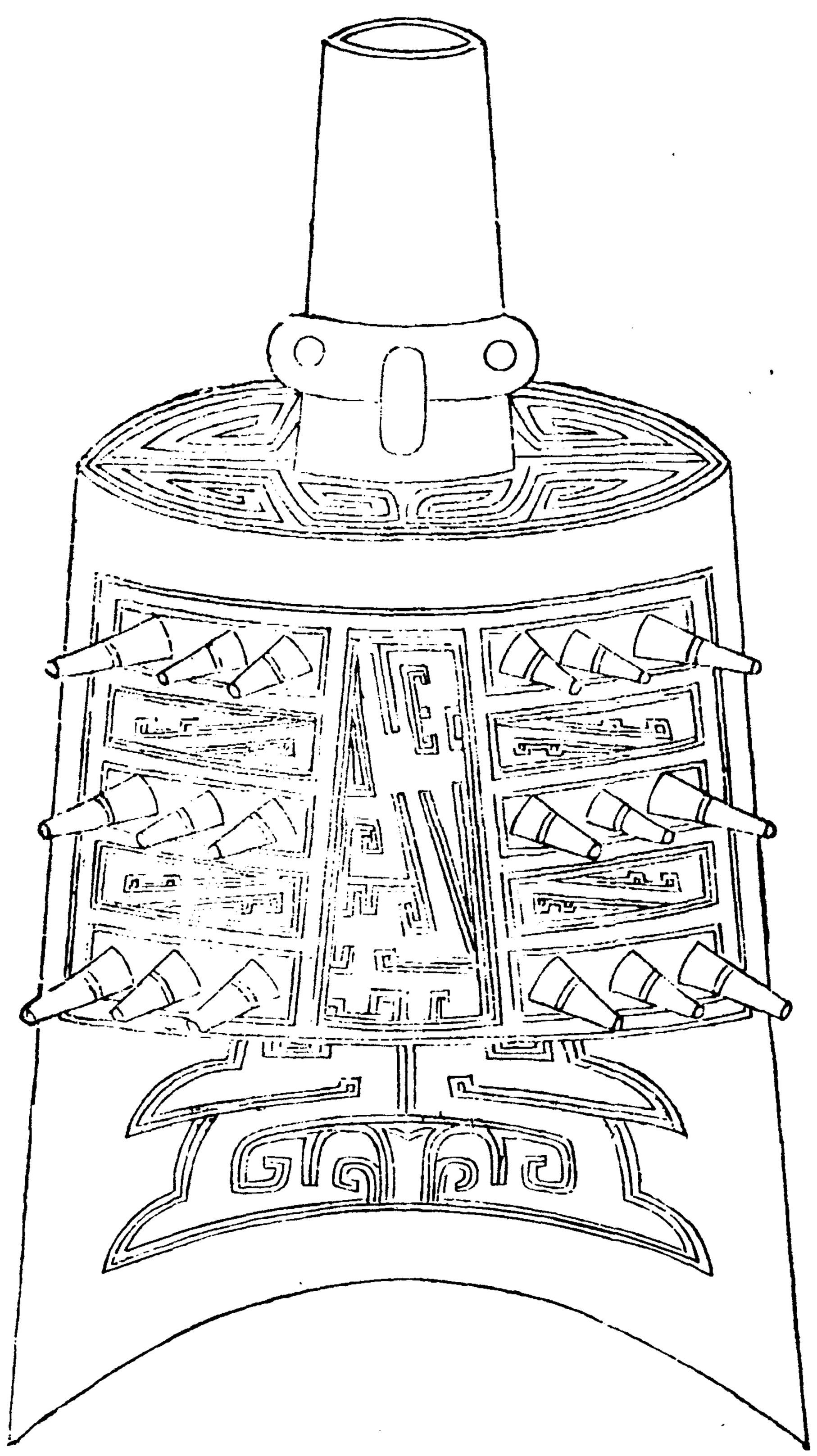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七分甬長四寸八分徑二寸五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兩銑相距九寸九分橫六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二十一斤八兩無銘是器其枚銳而不圜旋以花紋為飾每面作八龍循緣相向狀其騰躍之勢枚間間以雷紋觀其製作與它鍾稍異特晚周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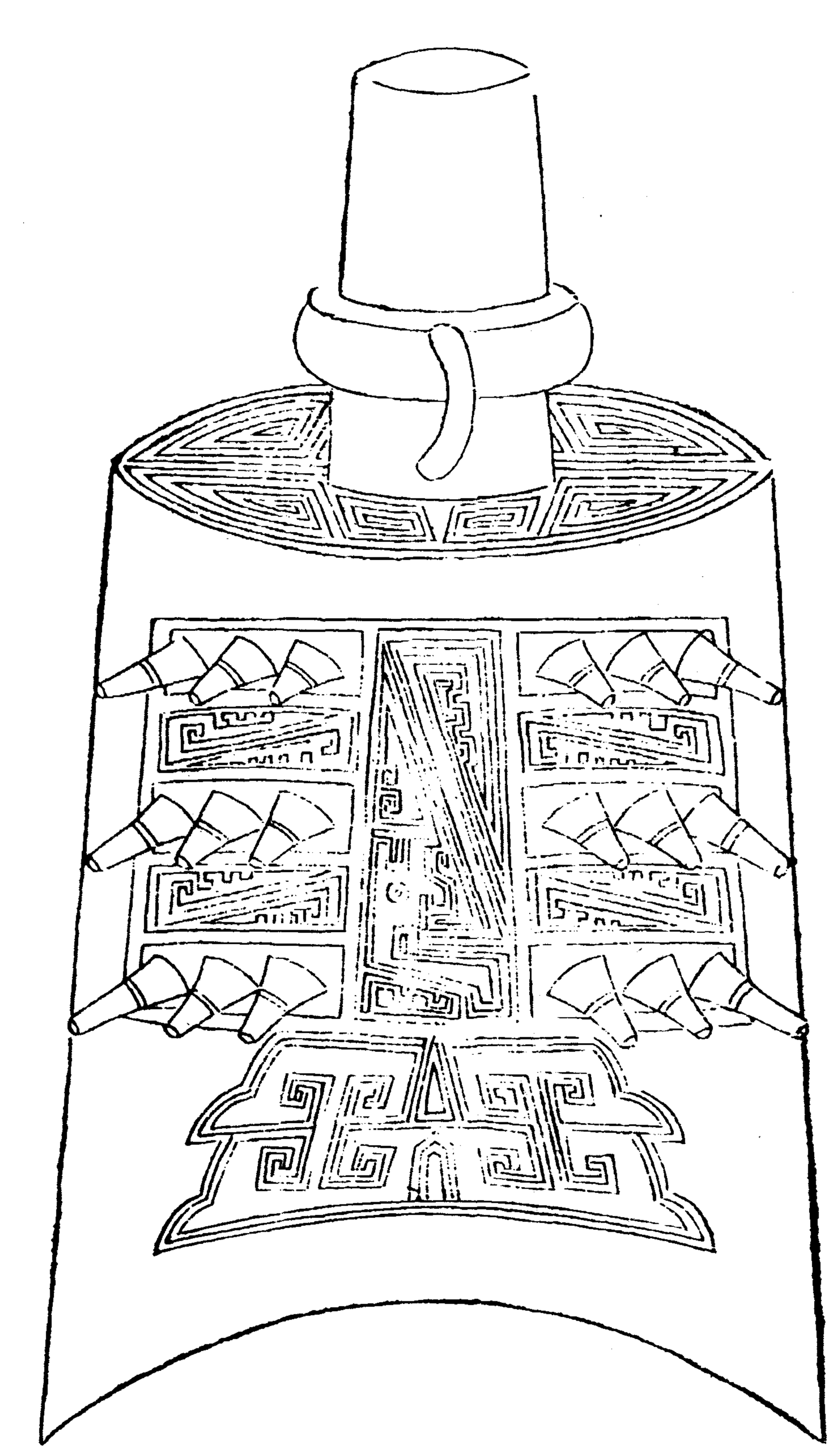
周立夔鐘一



周立夔鐘二



周立夔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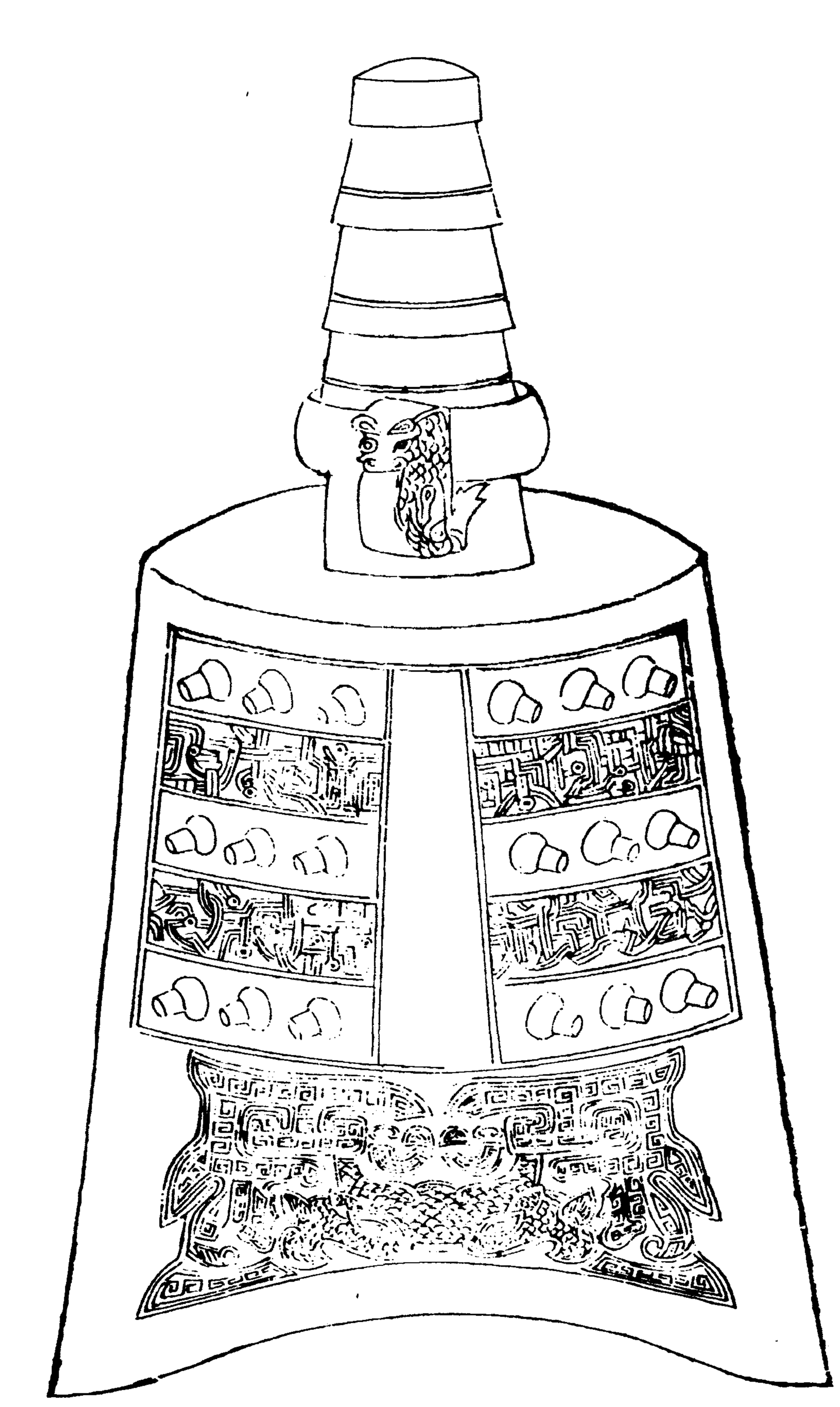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八寸三分甬長三寸八分徑一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橫三寸七分兩銑相距六寸橫四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一分重九斤無銘

次一器高九寸六分甬長四寸三分徑一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六分橫四寸二分兩銑相距六寸五分橫四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十有六斤六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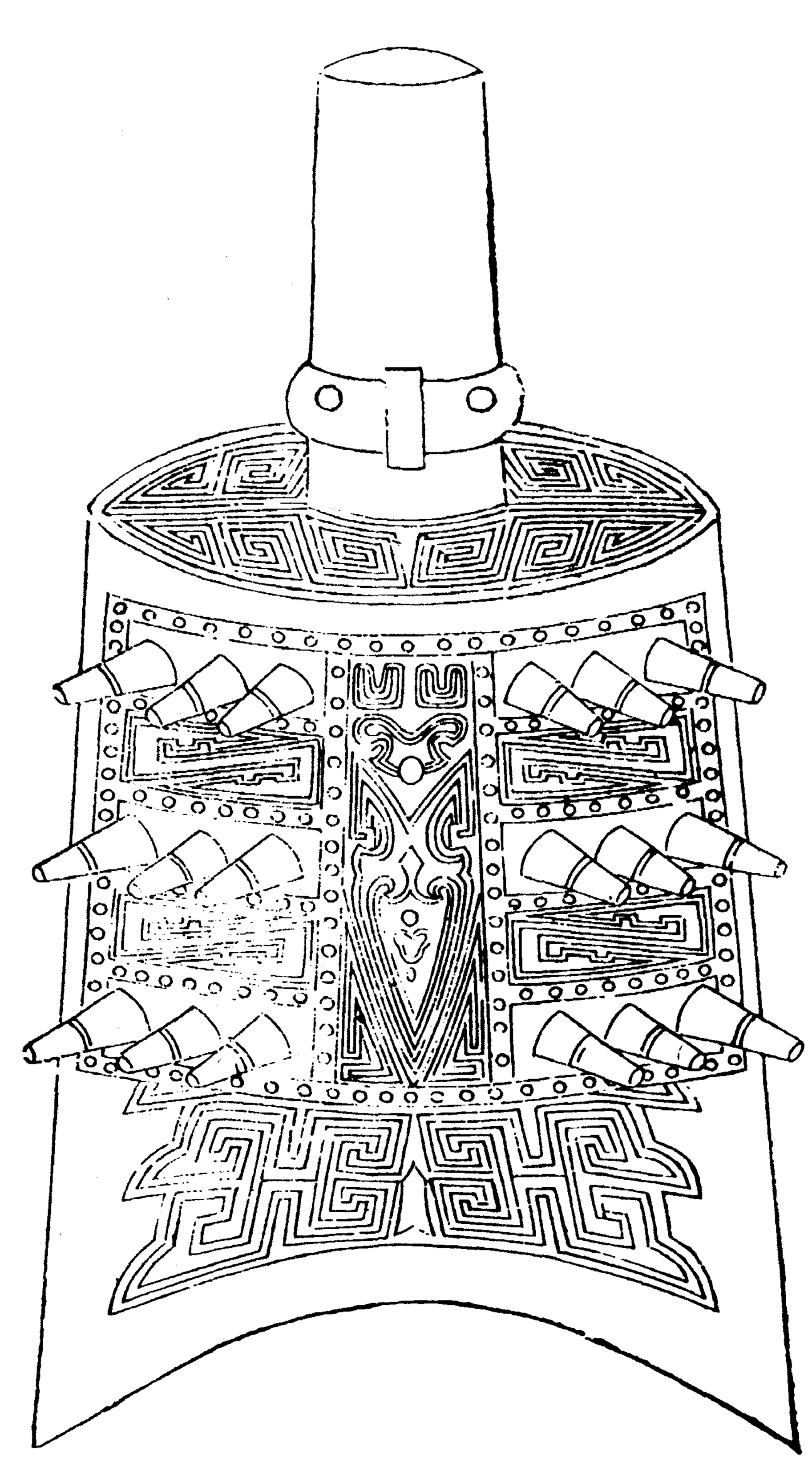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八寸甬長三寸七分徑一寸有旋兩舞相距五寸橫三寸四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三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九斤無銘

右三器皆作立夔之飾而舞上復為雷紋無小異者特前一器一面有之此其不同考諸物理天之有雷世之作樂莫不因時而起而鼓鐘又音之巨者故以雷況之夔者山澤之獸所難制者今起而為率舞之狀則先王之咸若鳥獸蓋可知矣故其飾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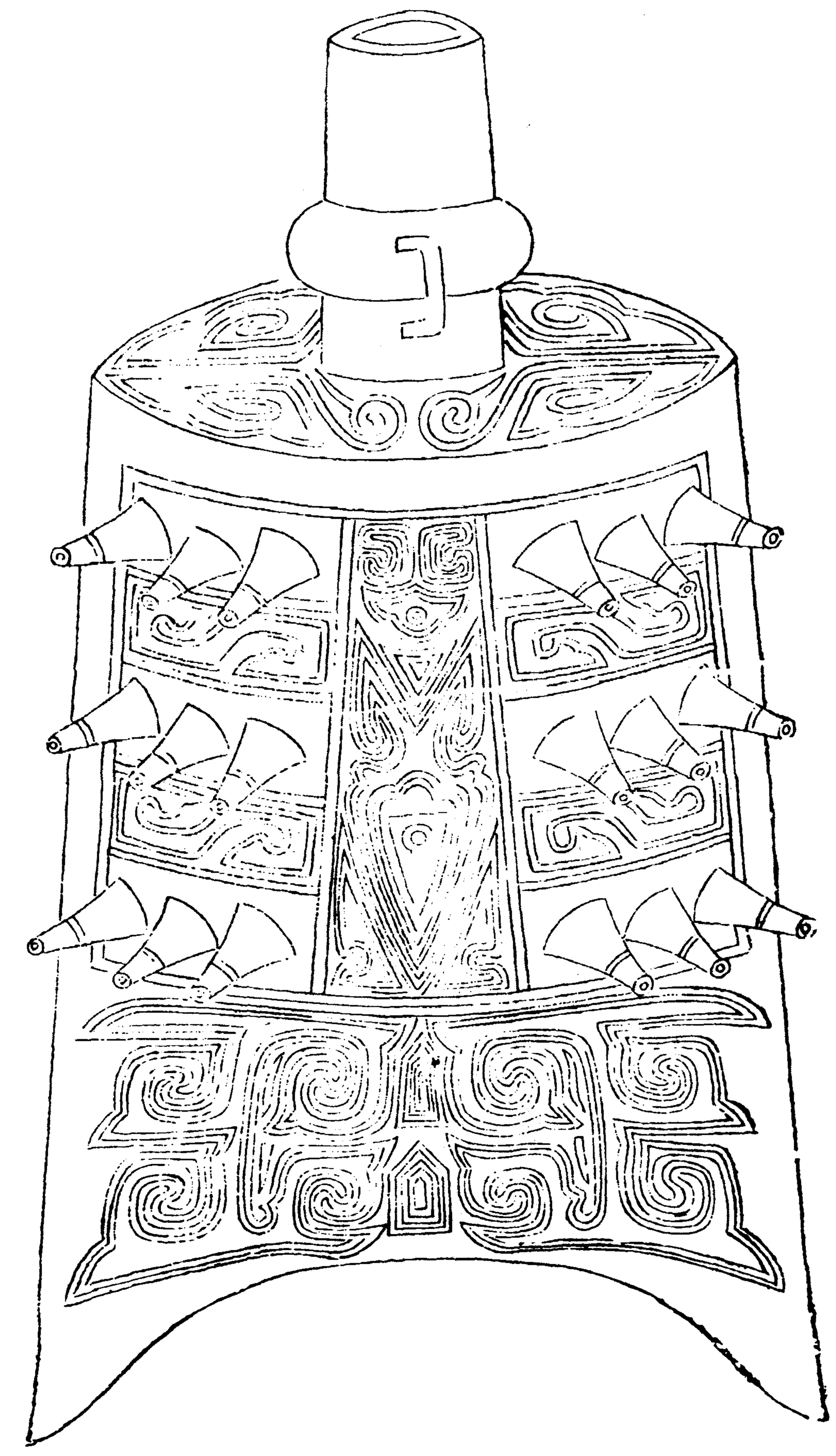
周篆帶鐘一



周篆帶鐘二



周篆帶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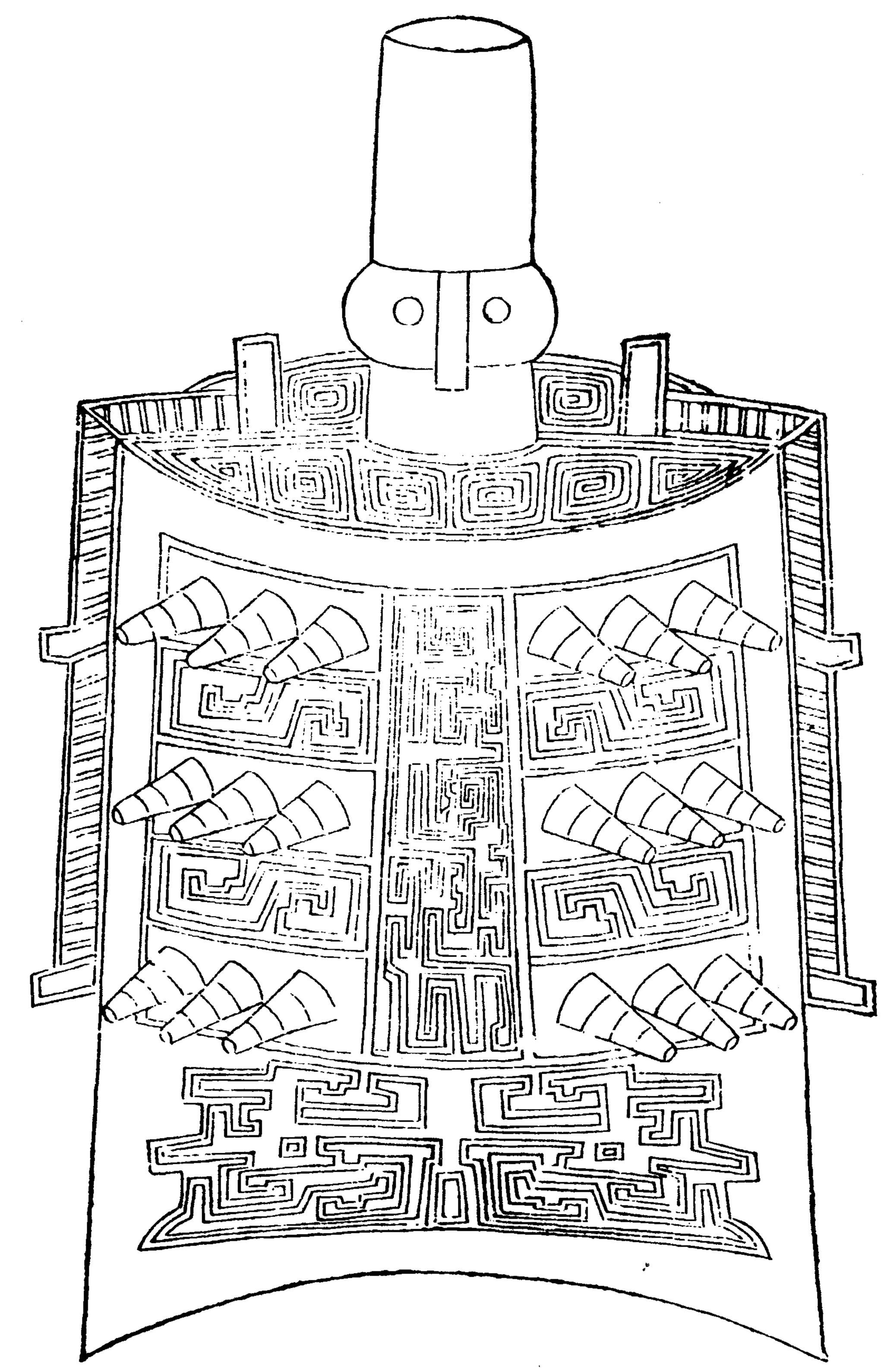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六寸七分徑一寸六分有旋兩舞相距七寸六分横六寸三分兩銑相距九寸八分横六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十有六斤無銘

次一器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五寸六分徑一寸五分有旋兩舞相距七寸横五寸兩銑相距八寸横六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重二十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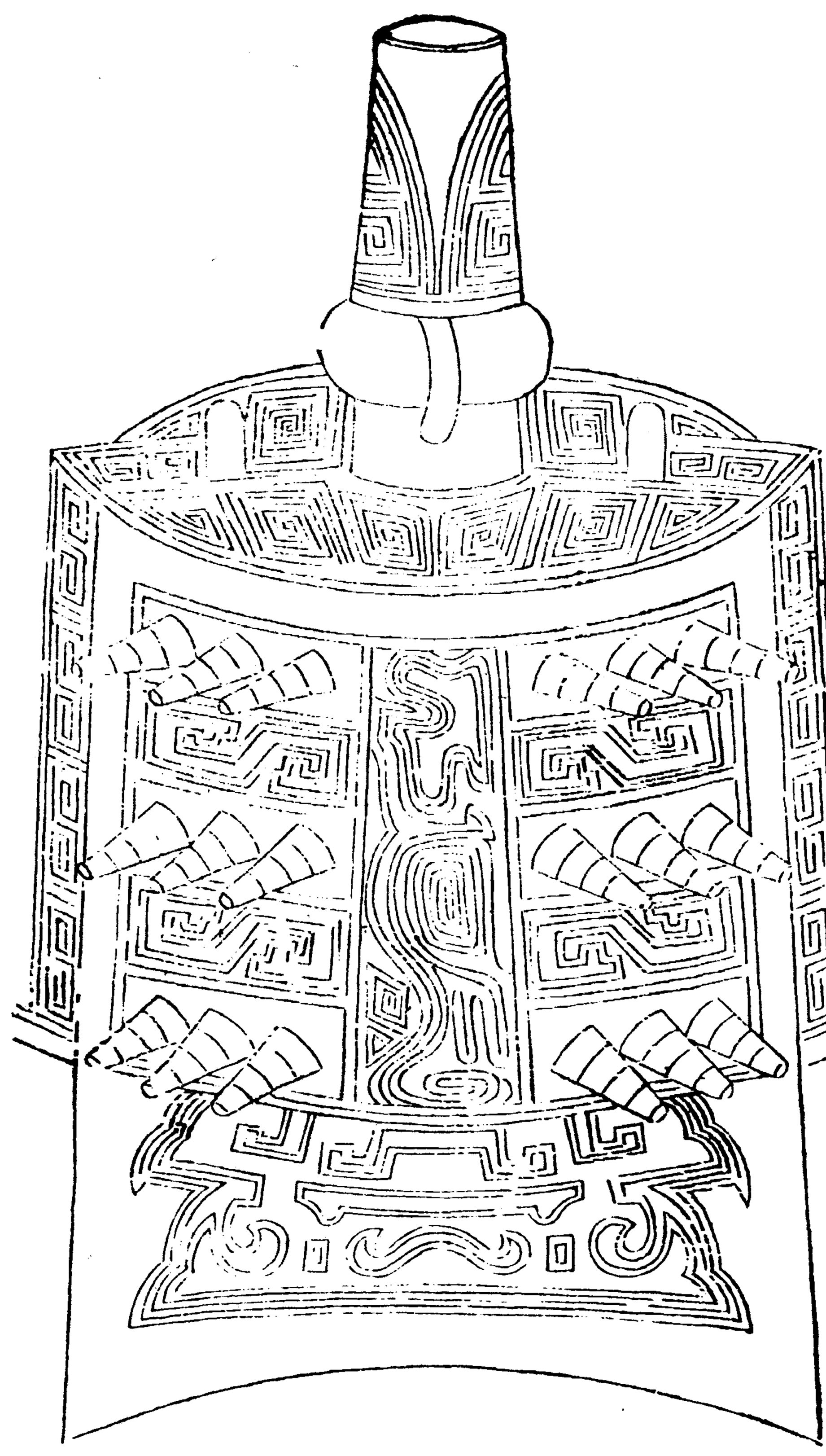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一尺九分甬長三寸七分徑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六寸横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七寸一分横五寸三分枚三十有六各長一寸二分重一十斤一十二兩無銘

右前一器甬特長大約以圜環者三旋蟲則為鳳形枚景之間别分畦畛而中縈篆帶又狀蟠虁於鼓隧之上次一器枚鼓與頂間皆作篆帶糾結之勢其小異者特為一面之飾後一器成體切相類而甬虛旋素此為差别耳詳視三鐘濡金凝質精純一致非有周鳧工莫能到

周扶耳鐘一



周扶耳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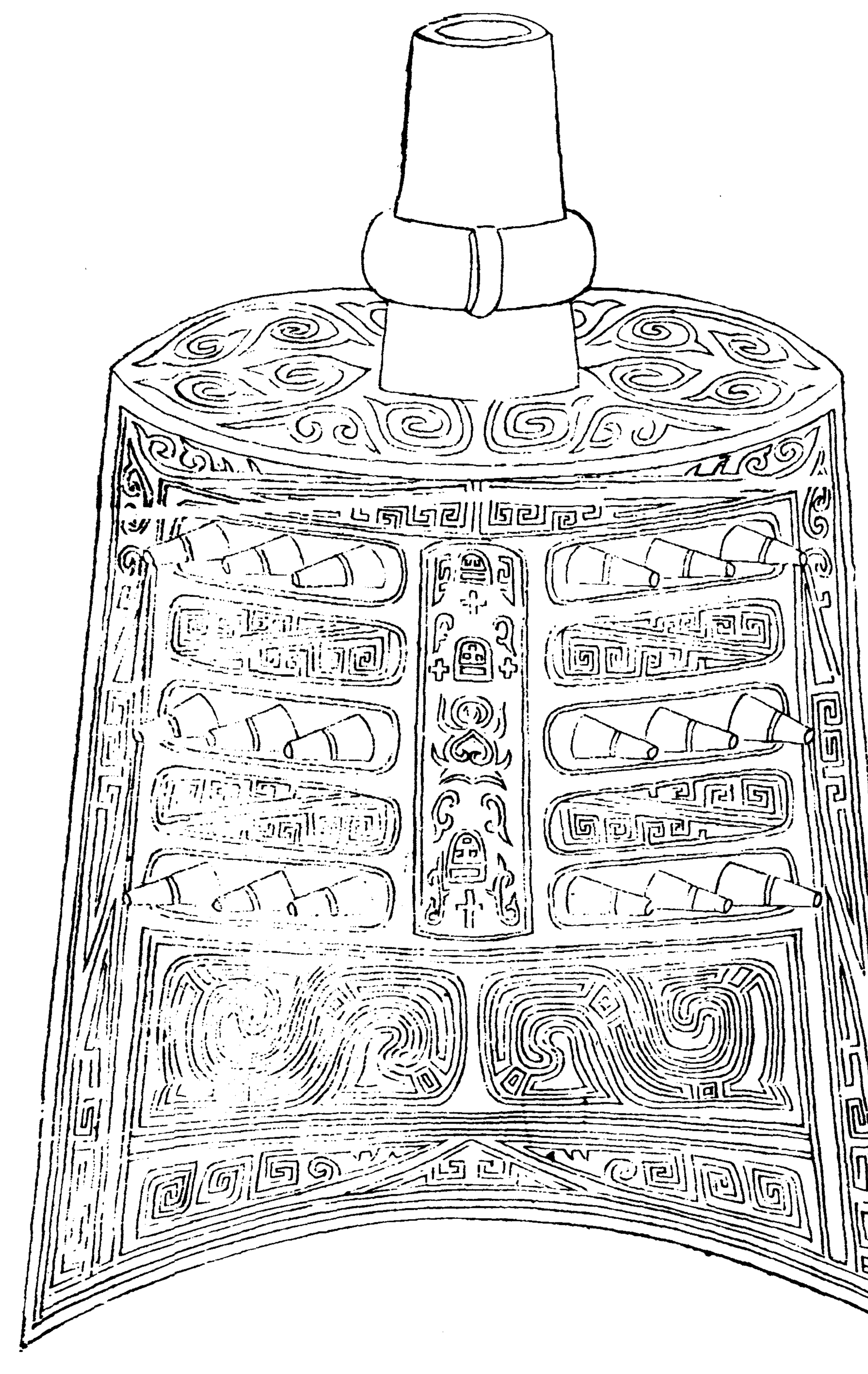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五寸二分徑
一寸四分有旋兩舞相距六寸六分橫四寸
九分兩銑相距七寸四分橫五寸七分枚三
十六各長一寸三分重十有七斤無銘
後一器高九寸二分甬長四寸二分徑一寸
四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一分橫四寸二分
兩銑相距六寸橫四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
一寸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無銘

右二器大槩頗同其稍異處惟巨細不等然
所飾特各一面甬皆實而不通其鼓鉦與舞
間一律作篆帶比它鐘亦略相似但舞之兩
旁有垂帶若鼎彝中兩耳狀故以扶耳名之
疑因時製作變易而設飾之巧以至此焉

周星帶鐘一



周星帶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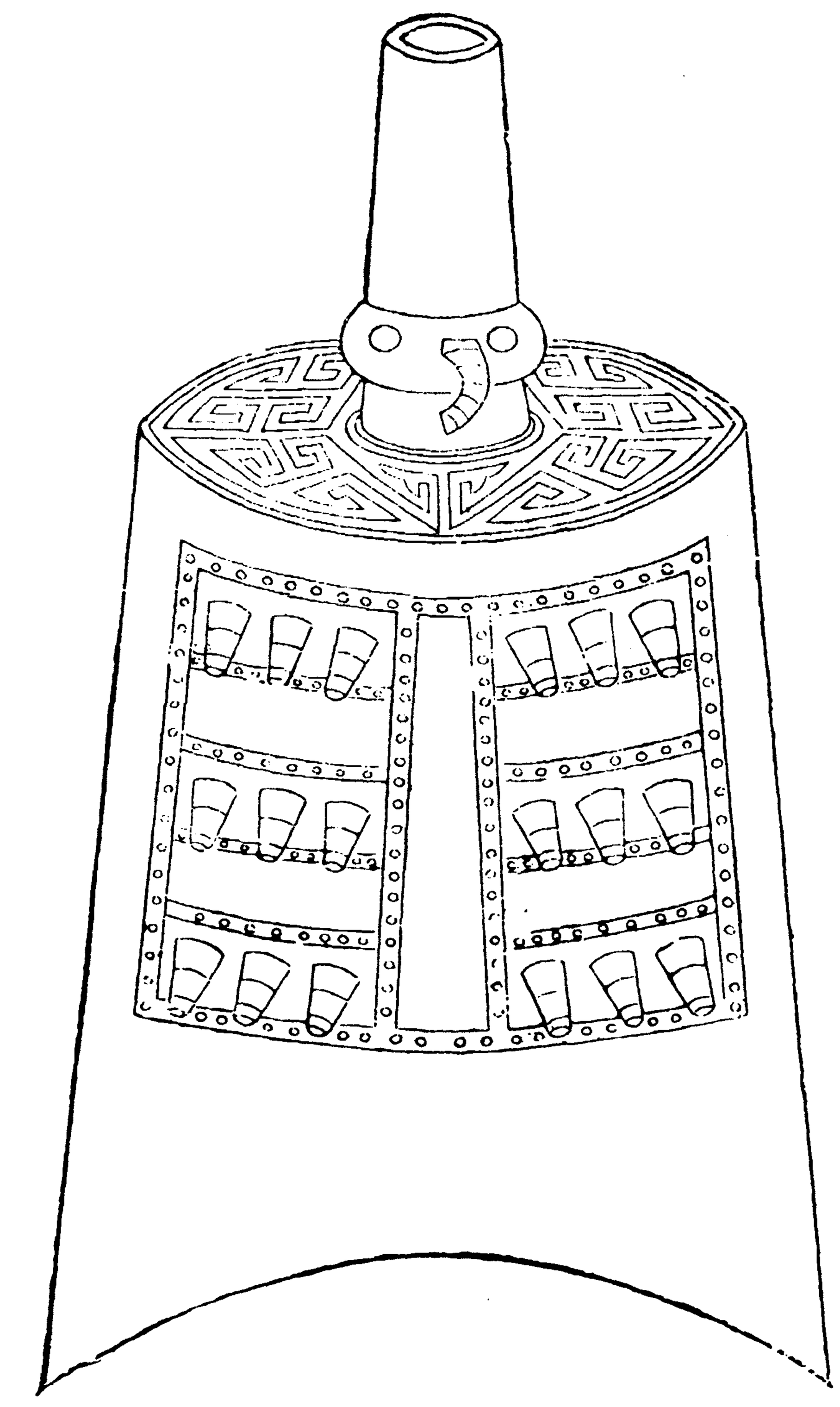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八寸四分甬長四寸四分徑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六寸三分橫四寸八分兩銑相距七寸八分橫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七斤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五分甬長三寸九分徑一寸四分有旋兩舞相距六寸二分橫四寸兩銑相距六寸七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八分重十有一斤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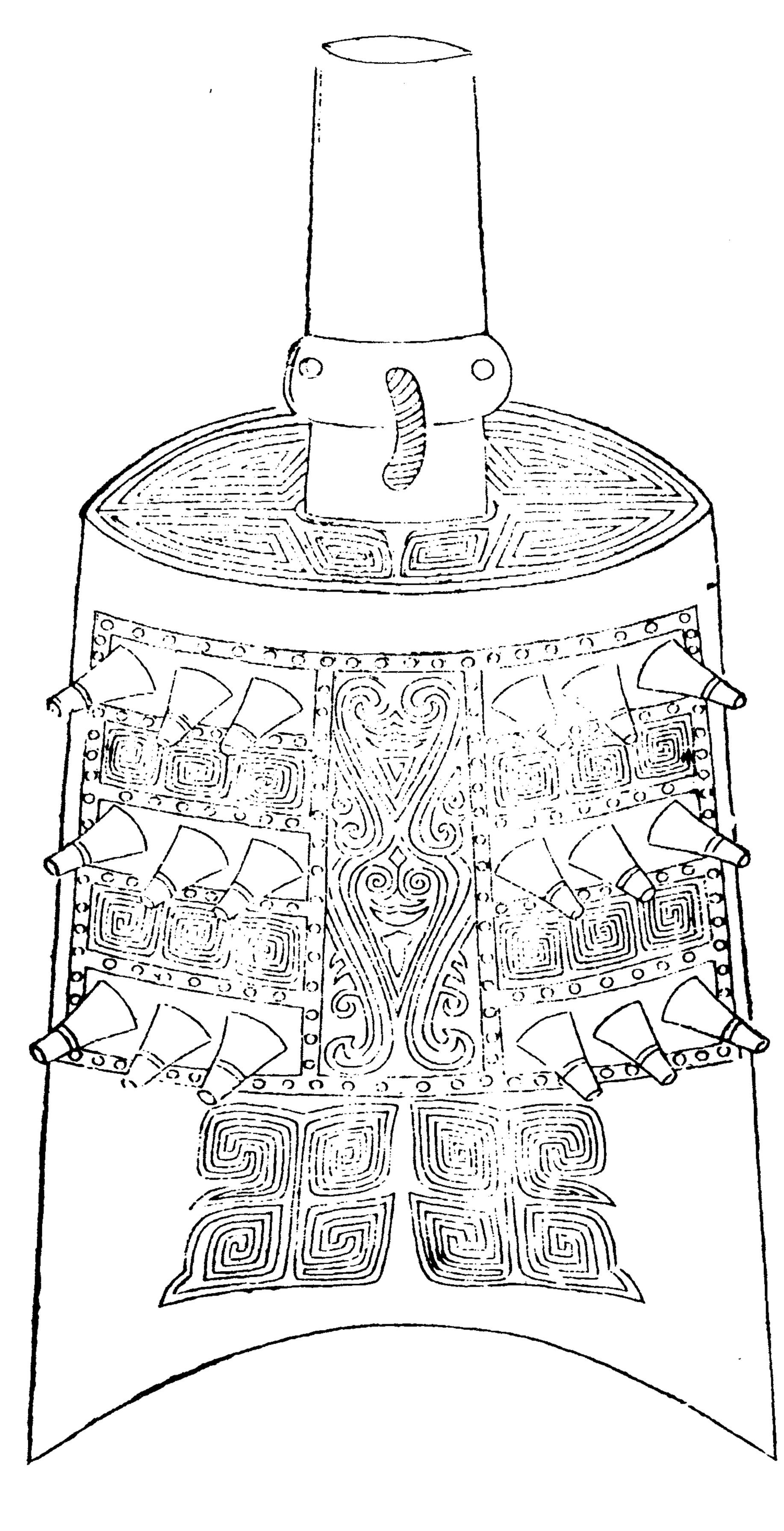
右二器皆飾以星紋按舜之象服十有二章而日月星辰寘為繪衣之首又彝器中多著以星象者如月星尊是也但前一器甬作雲紋鼓間著以雷篆後一器所飾尤加繁縟然觀其煎金凝冶之工殆出一時耳

周輔乳鐘一



高九寸五分甬長四寸四分有旋兩舞相距
六寸九分橫五寸一分兩銑相距八寸二分
橫五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十有七
斤四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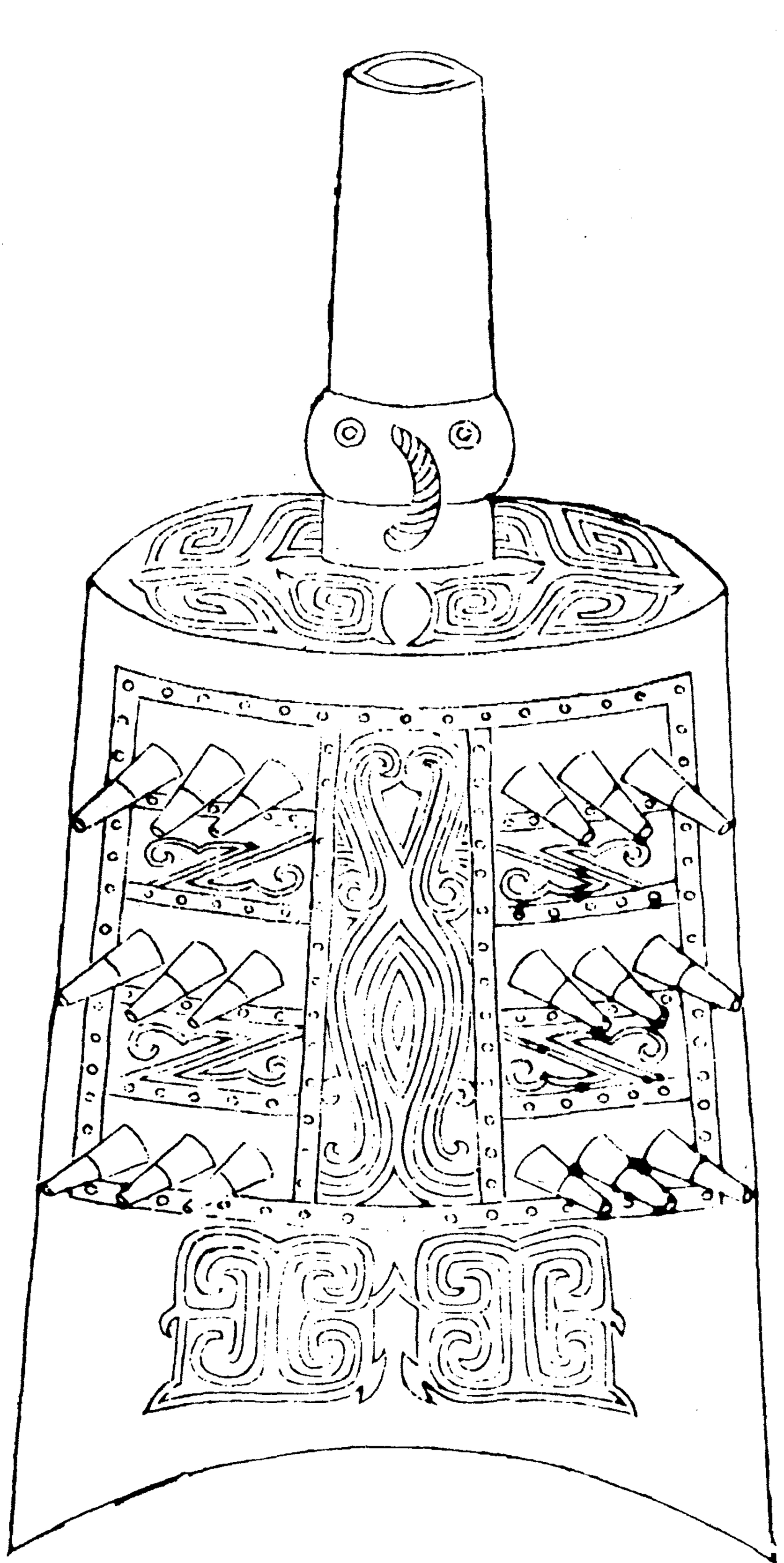
周輔乳鐘二



高一尺五分甬長五寸六分有旋兩舞相距
七寸橫五寸三分兩銑相距八寸橫六寸一
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三分重一十六斤十
有一兩無銘
右二器鐘大者為特而鎛次之其㝡小則為
編鐘今此鐘視其量數盖特鐘也而環體被
枚乳凡三十有六焉宋李照號為知樂其論
枚乳則以謂用節餘聲盖聲無以節則鍠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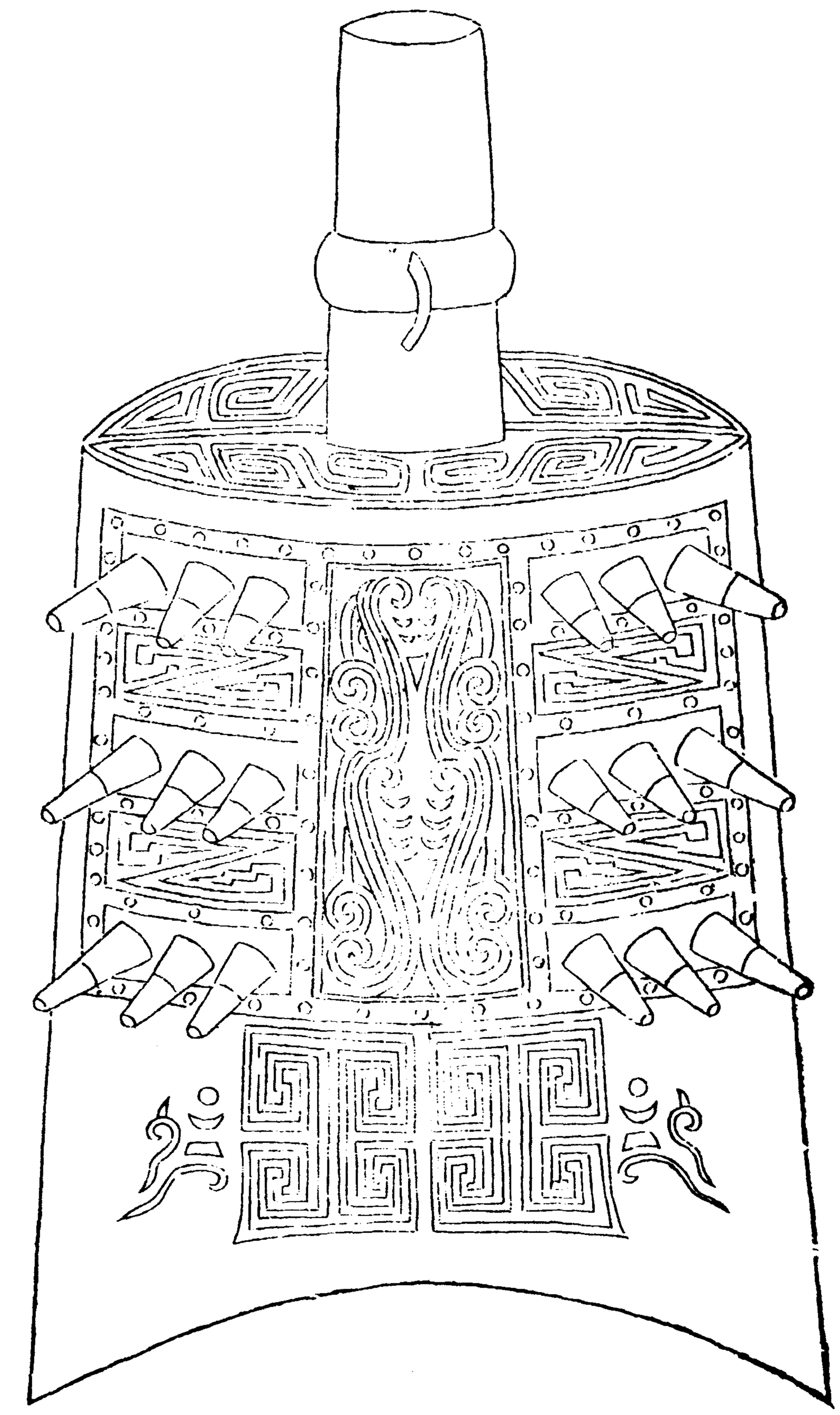
成韻而隆殺雜亂其理然也是鐘之名曰輔
乳亦即其實而已耳

周碎乳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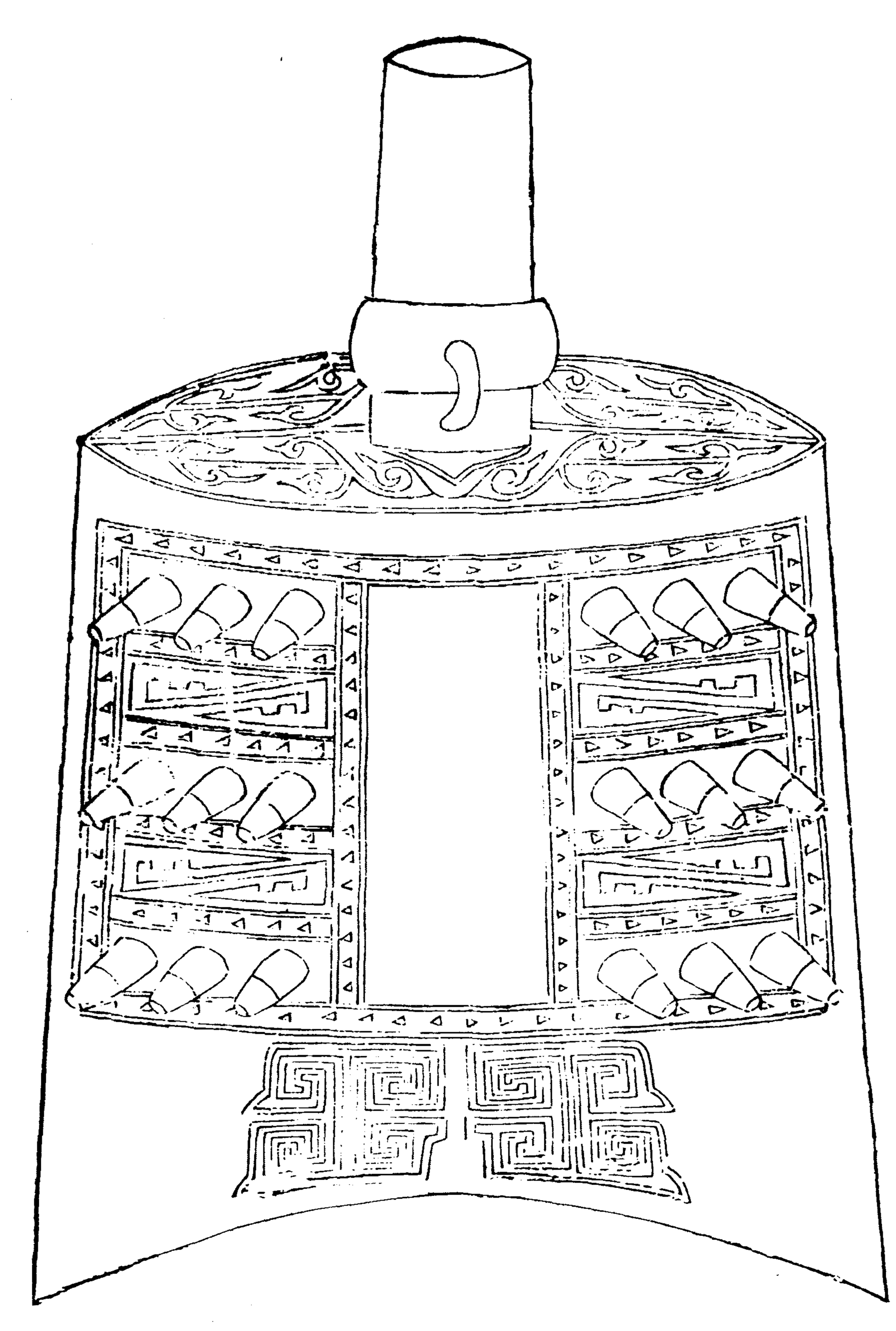
高七寸四分甬長四寸徑一寸一分有旋兩
舞相距五寸橫二寸五分兩銑相距五寸六
分橫四寸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七斤有半
無銘

周碎乳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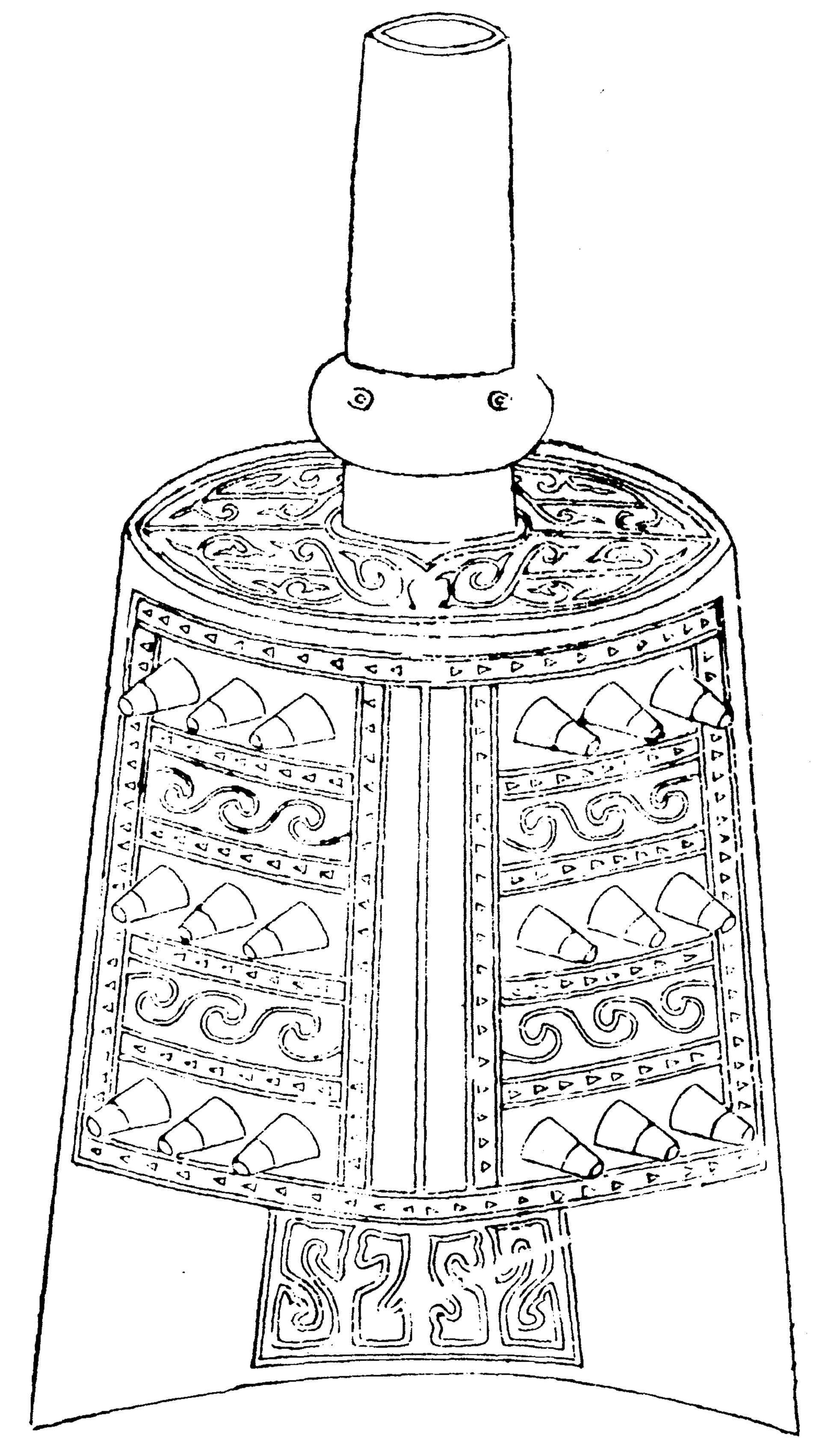
高七寸五分甬長五寸徑一寸五分兩舞相
距六寸二分横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七寸二
分横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二分重
一十六斤有半無銘

周碎乳鐘三



高九寸五分甬長四寸六分徑一寸六分有
旋兩舞相距七寸横五寸六分兩銑相距八
寸四分横六寸枚三十六各長十分重二十
五斤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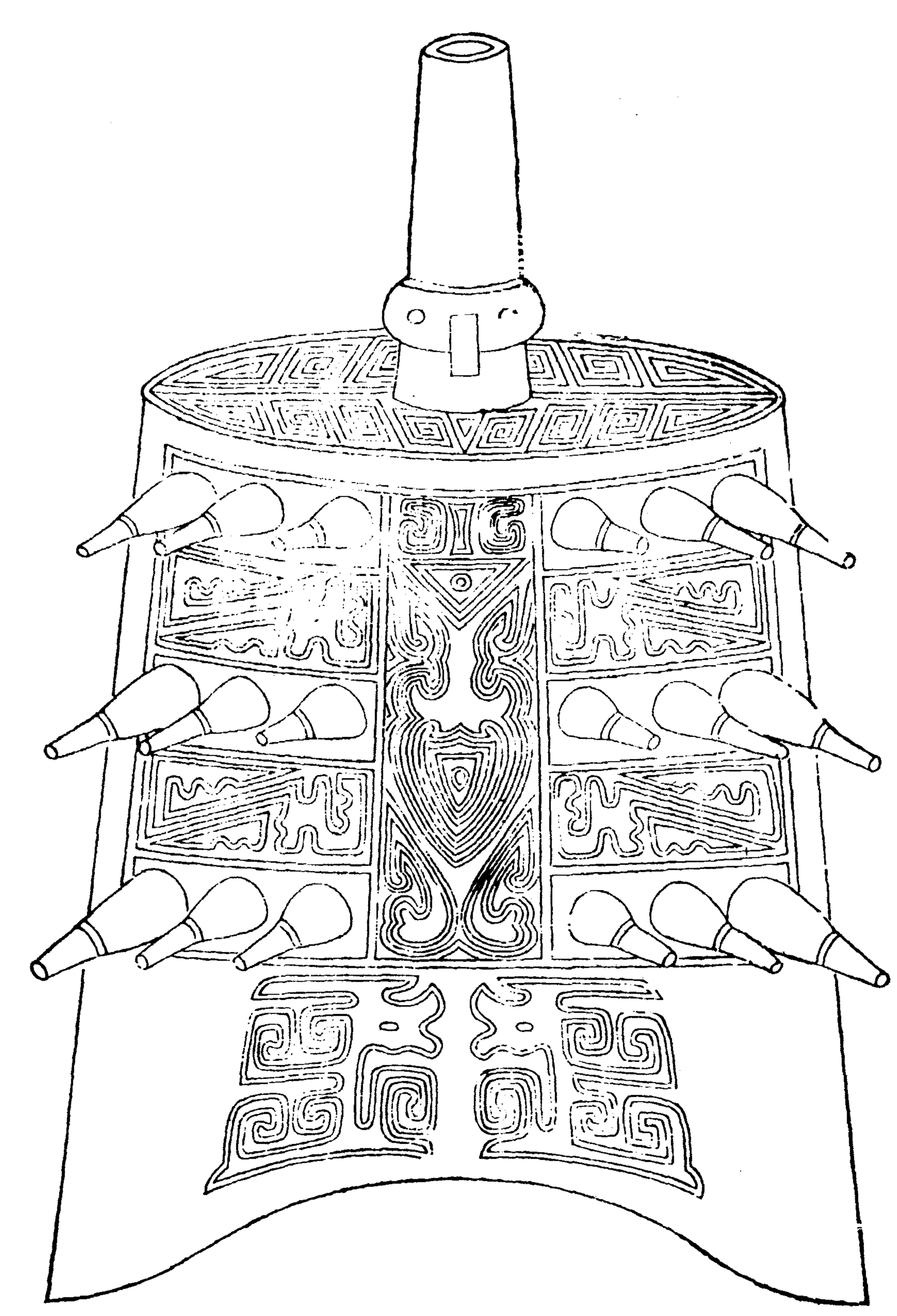
周碎乳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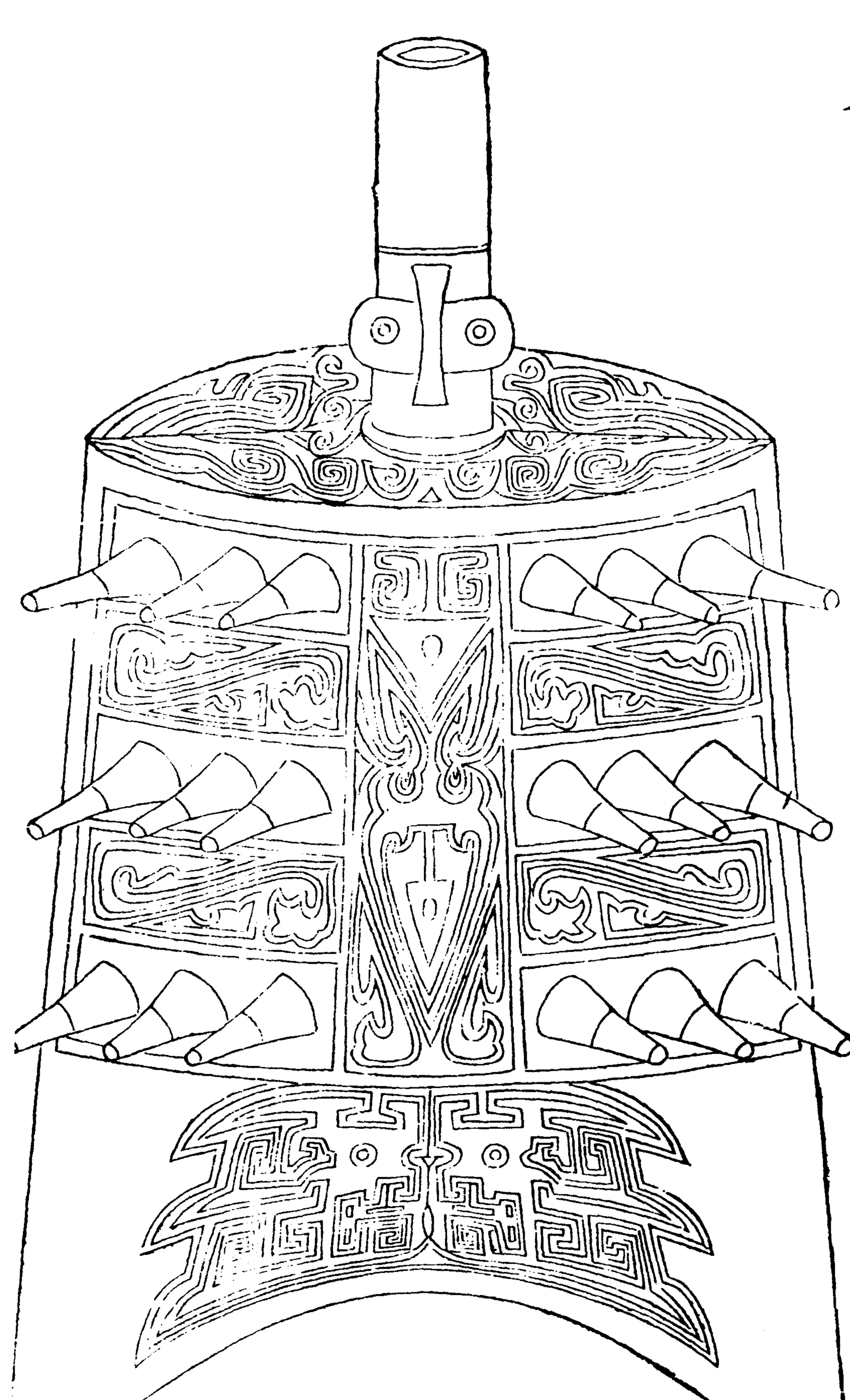
高九寸二分甬長五寸一分徑一寸五分有旋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五分兩銑相距七寸八分橫六寸枚三十六各長六分重二十斤無銘

右四器於三十六枚之外皆飾以碎乳此其大同者前二器鉦上作篆帶而鼓間有雲雷之狀後二器枚間鼓上皆作夔形此其異者然文鏤典雅俱周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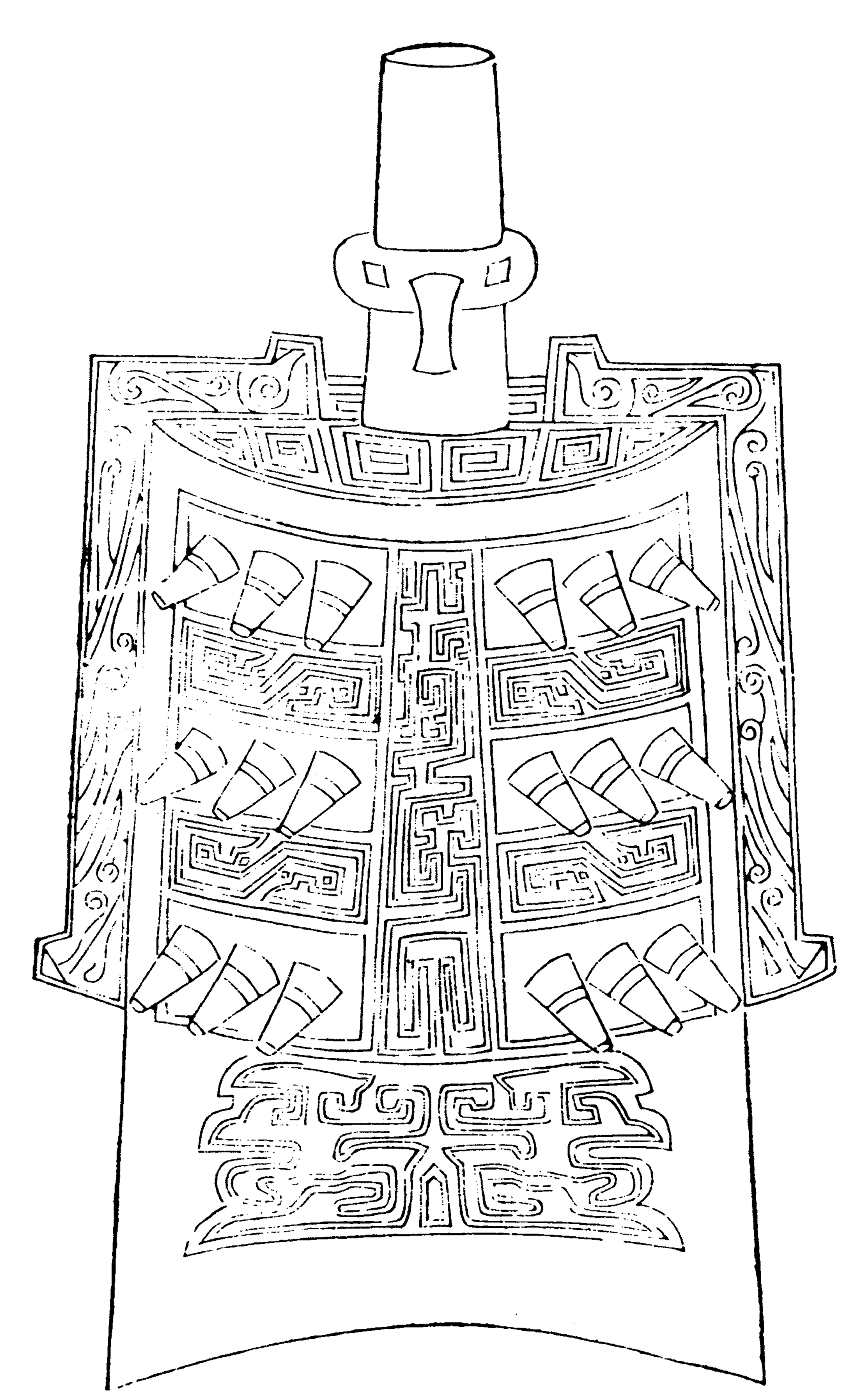
周大編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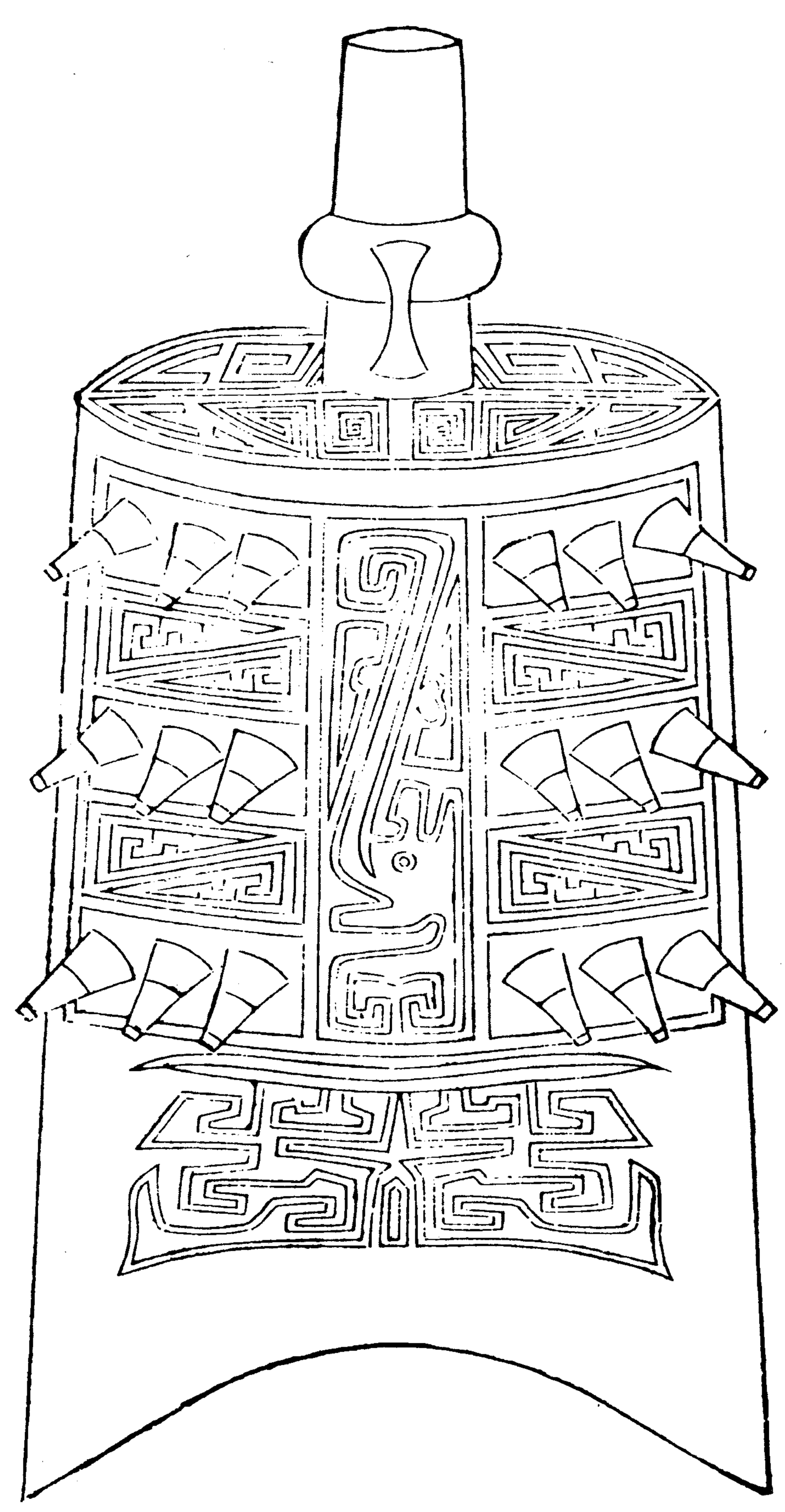
周大編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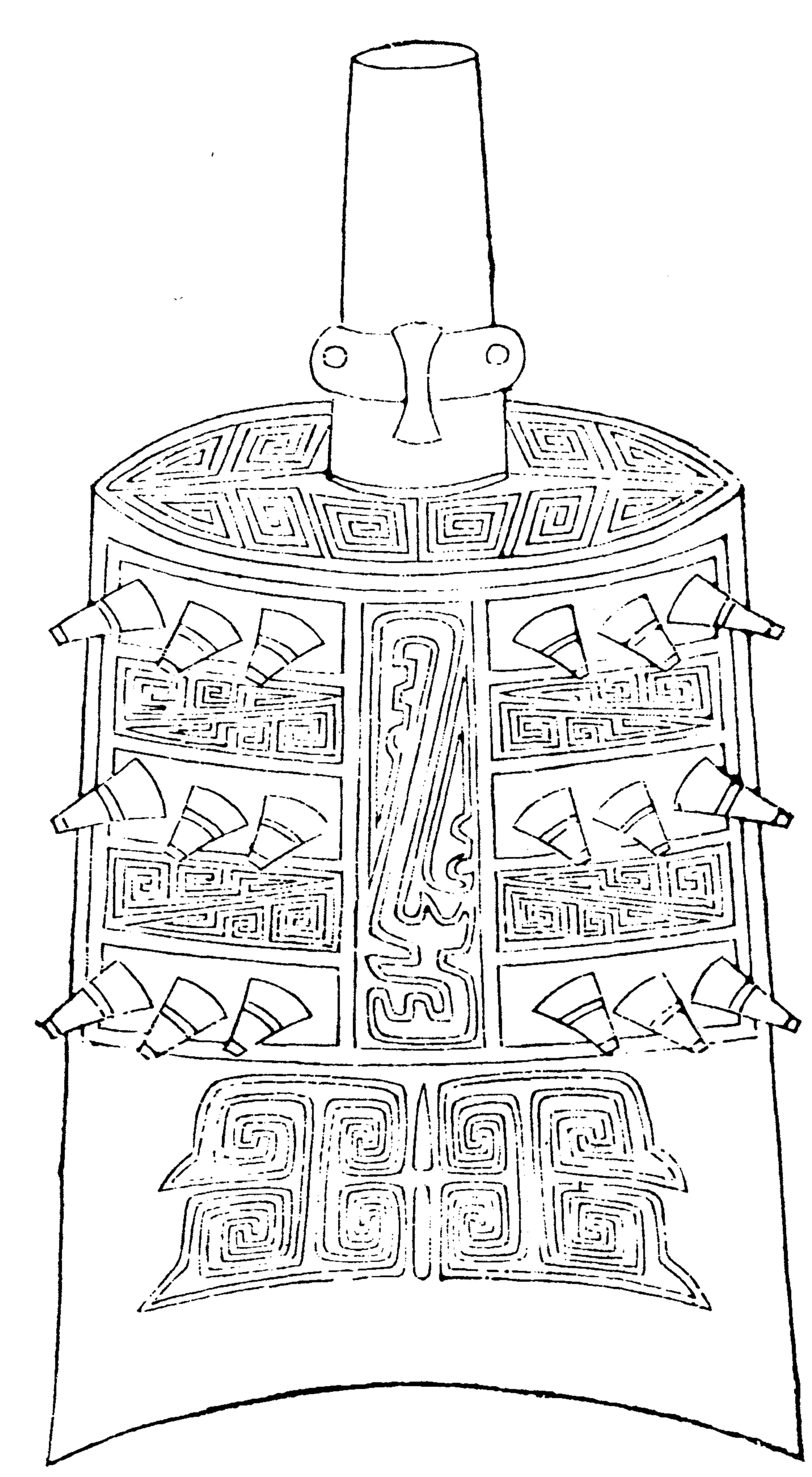
周大編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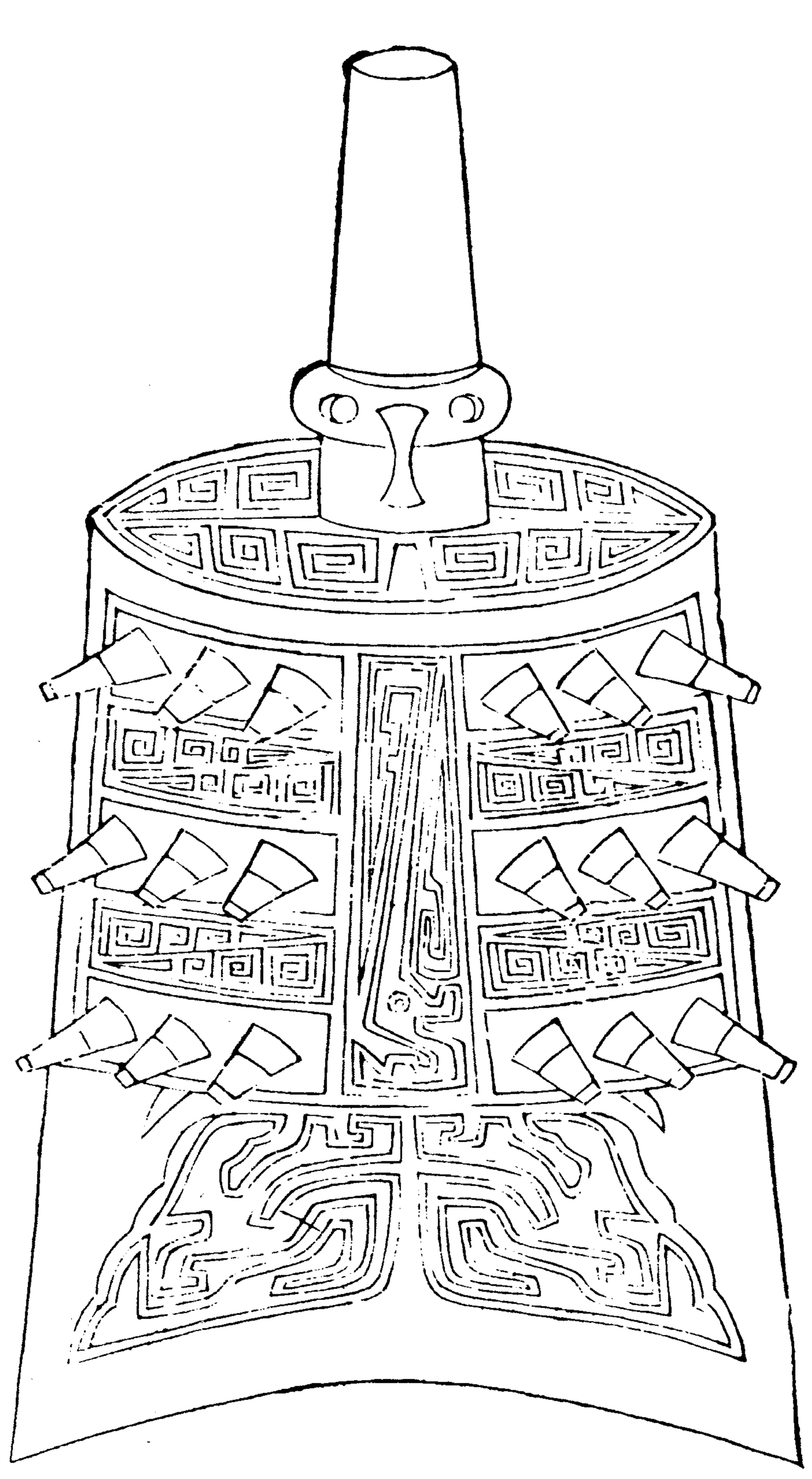
周大編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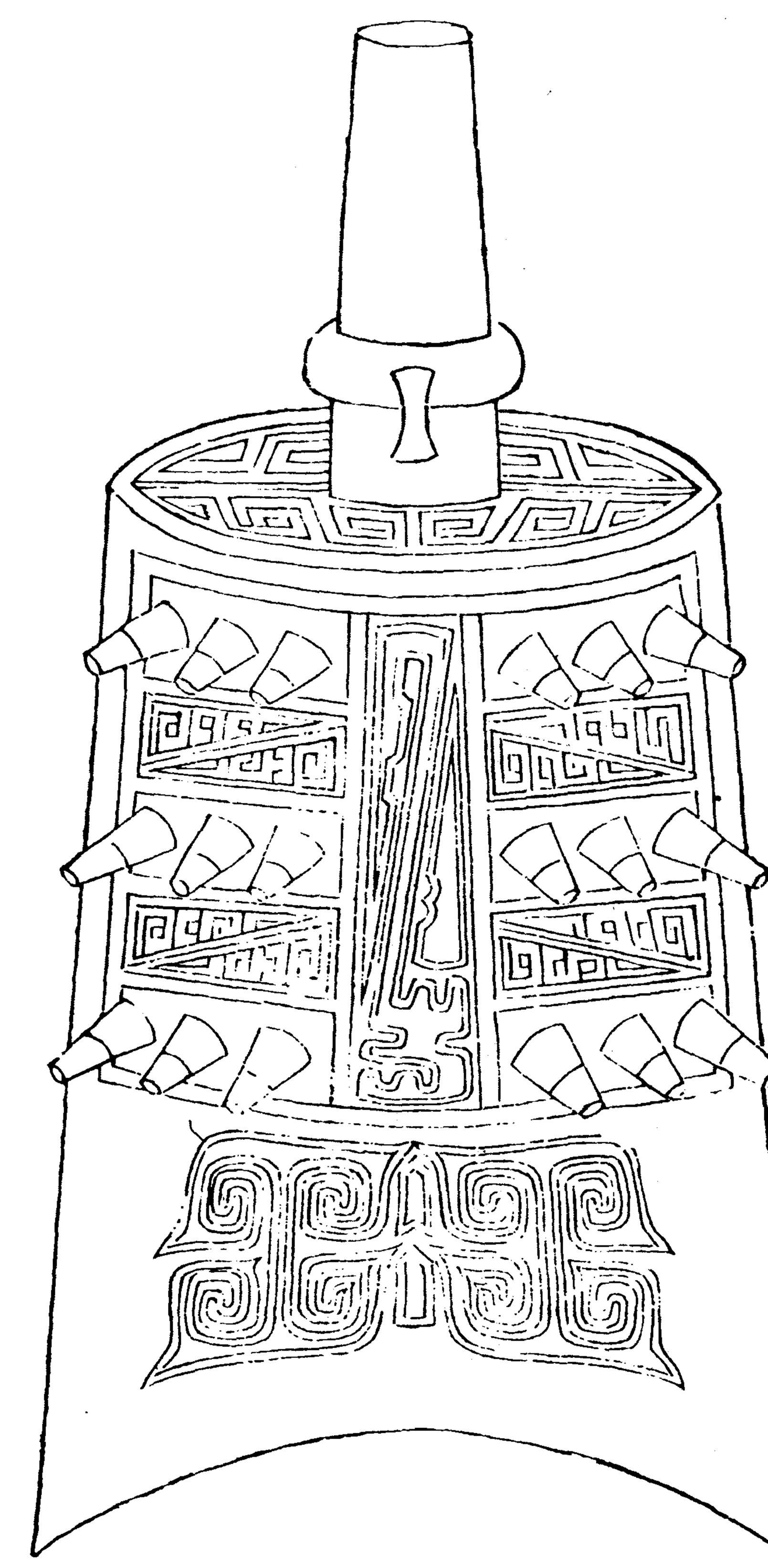
周大編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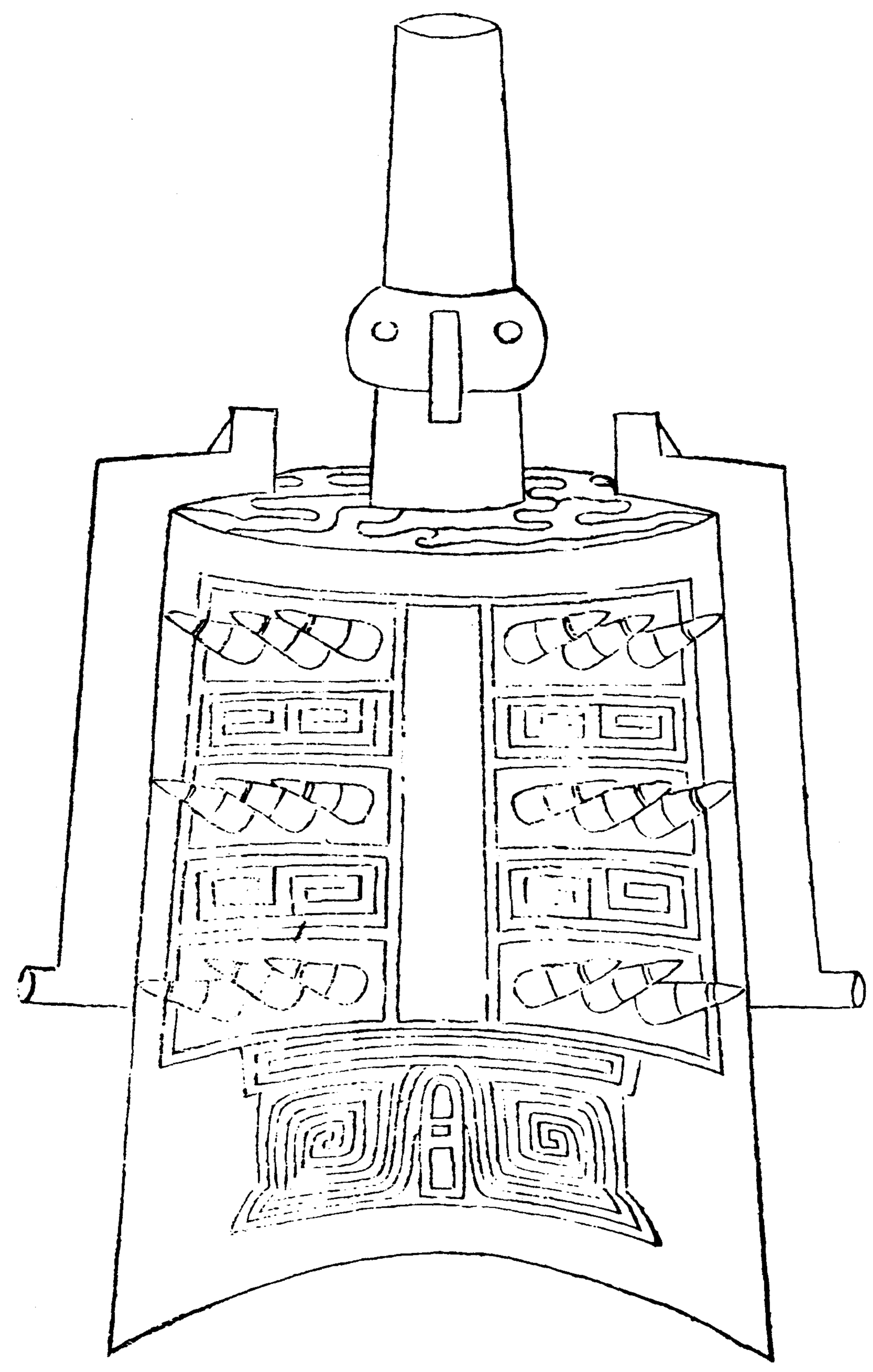
周大編鐘六



周大編鐘七



周大編鐘八



第一器高一尺六寸甬長八寸徑一寸二分
兩舞相距七寸九分横五寸三分兩銑相距
一尺八寸横八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六分
重四十六斤二兩無銘
第二器高一尺四寸二分甬長七寸徑一寸
一分兩舞相距八寸四分横六寸三分兩銑
相距九寸九分横六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
一寸五分重三十九斤三兩無銘

第三器高一尺二寸七分甬長六寸三分徑
一寸兩舞相距八寸横五寸四分兩銑相距
九寸横五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
重二十五斤七兩無銘
第四器高一尺一寸八分甬長五寸七分徑
一寸六分兩舞相距七寸三分横五寸兩銑
相距八寸二分横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寸
五分重二十三斤有半無銘

第五器高一尺五寸六分甬長七寸二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七分兩銑相距八寸六分橫五寸四分枚三十六重三十八斤五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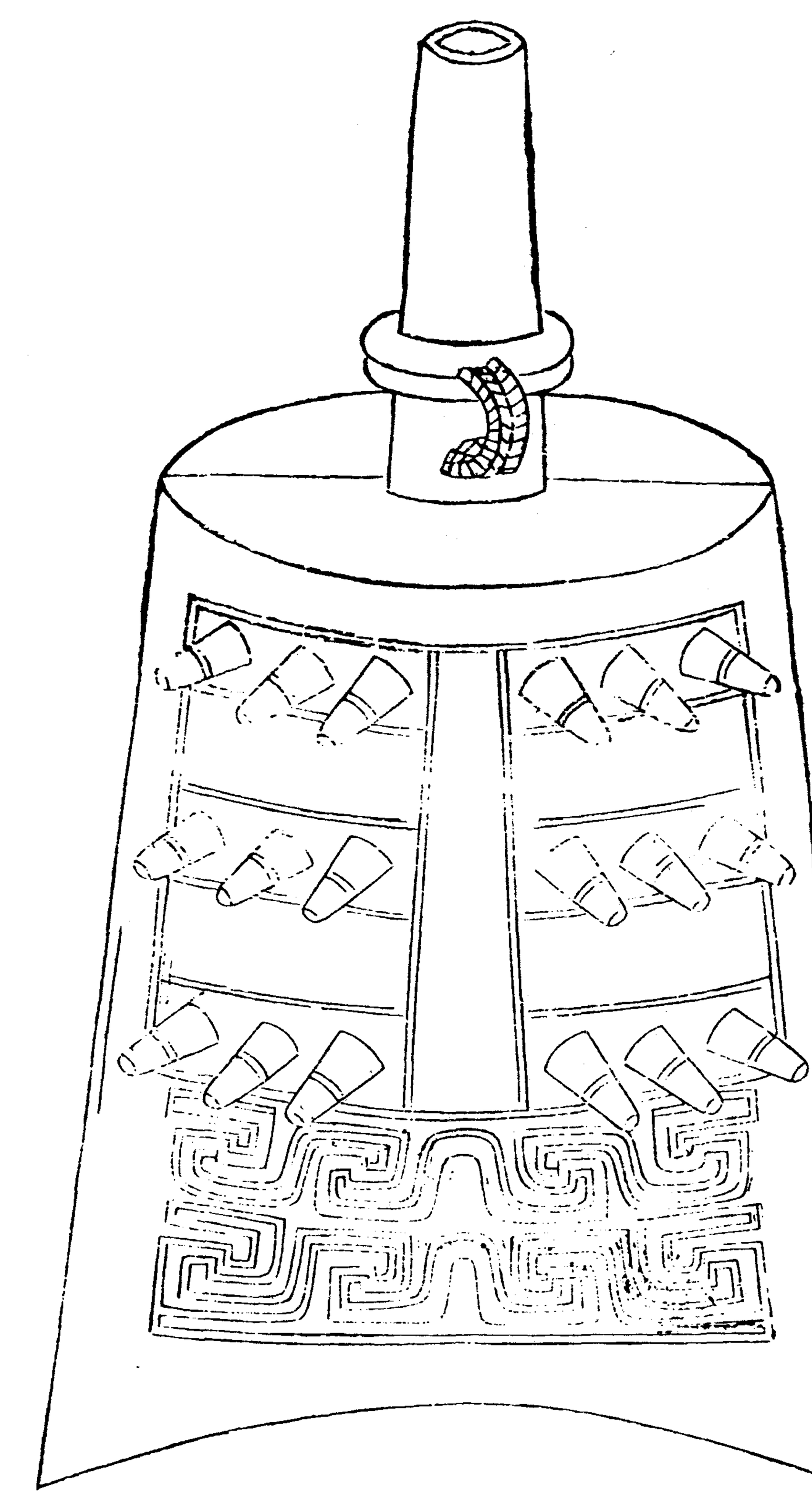
第六器高一尺四寸七分甬長七寸二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二分橫五寸七分兩銑相距八寸五分橫六寸一分枚三十六重二十九斤一十二兩無銘

第七器高一尺六寸甬長六寸五分徑一寸五分兩舞相距八寸七分橫六寸一分兩銑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枚三十六重三十一斤有半無銘

第八器高一尺四寸甬長四寸六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二分橫五寸五分兩銑相距七寸六分橫四寸九分枚三十六重三十斤四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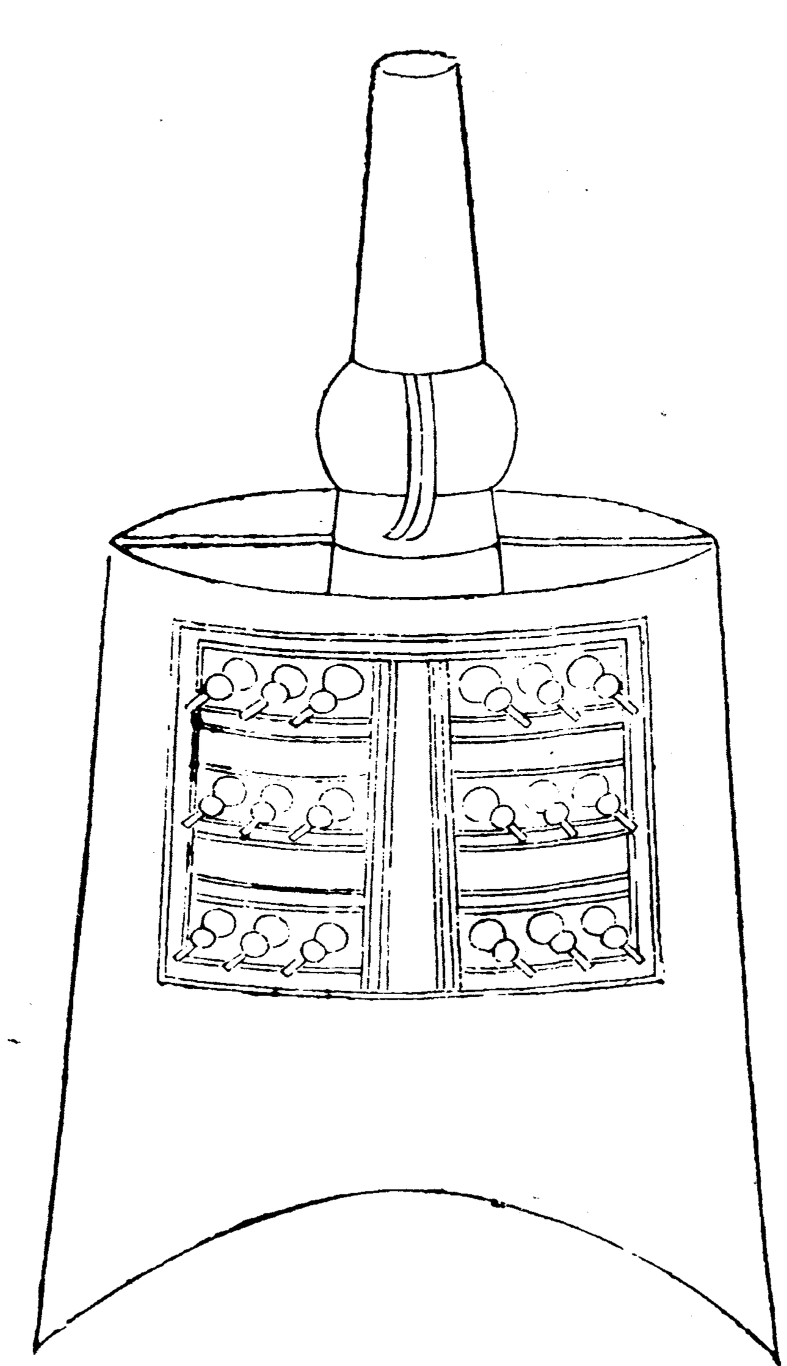
右八器凡編鐘小於鎛而今此數器為特大豈其律數加倍而成之者歟篆帶之上皆有盤夔而攡隧之間亦復如此衡甬旋蟲同於質素若出一體惟三與八二器自兩舞循而下翼然如觚之有稜為特異耳且古之樂鐘形範非圜屬幹於篆而扣之則牢結不動後世圜其製而虛係以直垂值其考擊則搖曳而生餘韻失之遠矣觀此數鐘誠為得法

周素帶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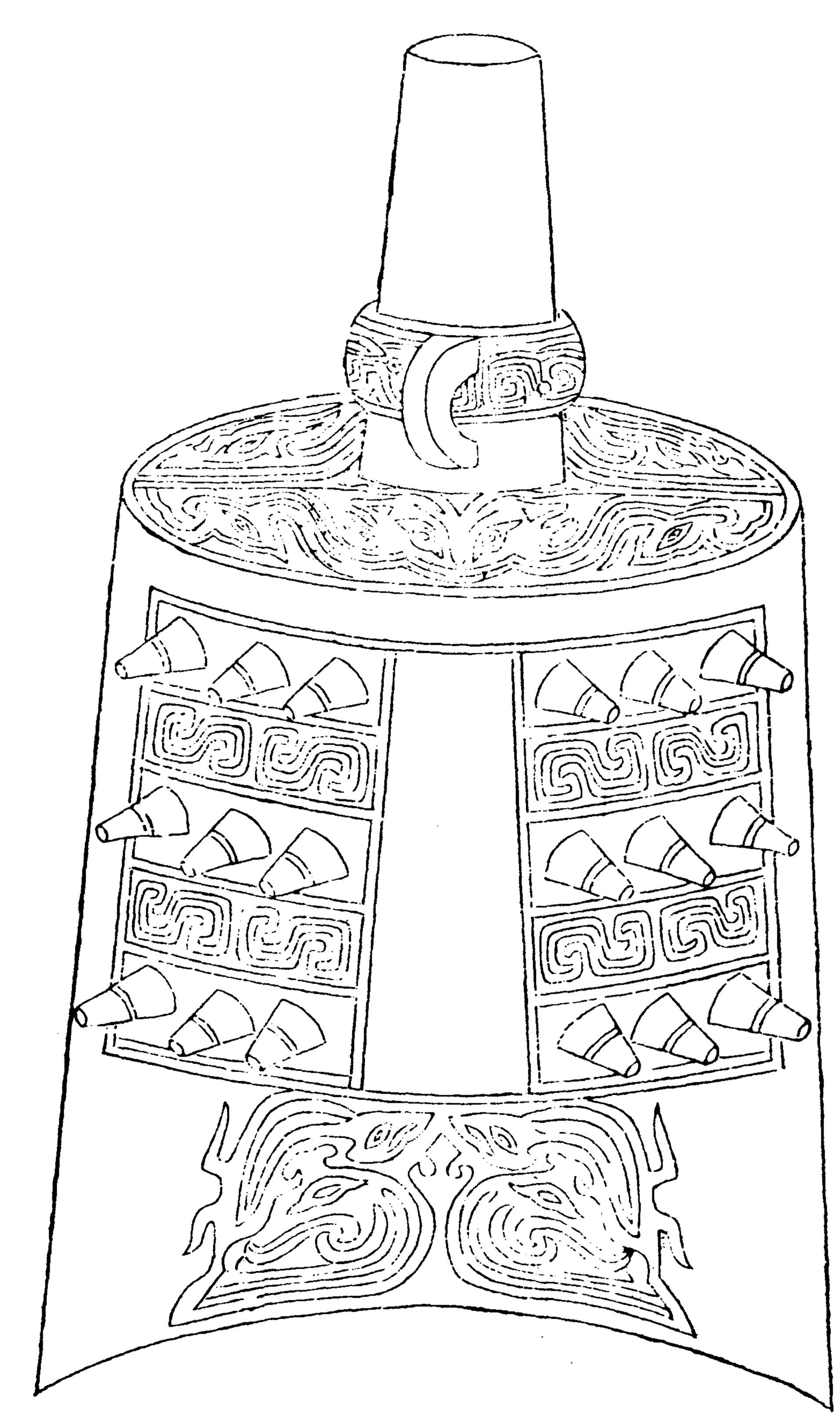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寸五分甬長六寸四分徑一寸七分有旋兩舞相距七寸三分横五寸三分兩銑相距八寸五分横六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重二十九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甬旋皆近周制獨旋作綯紐狀無復蟲幹之飾蓋變古法也又唯一面有枚介畦畛而鼓間復作兩山旁為雲紋於篆帶間則特純素不飾自是一類鐘耳然考之亦周物也

周素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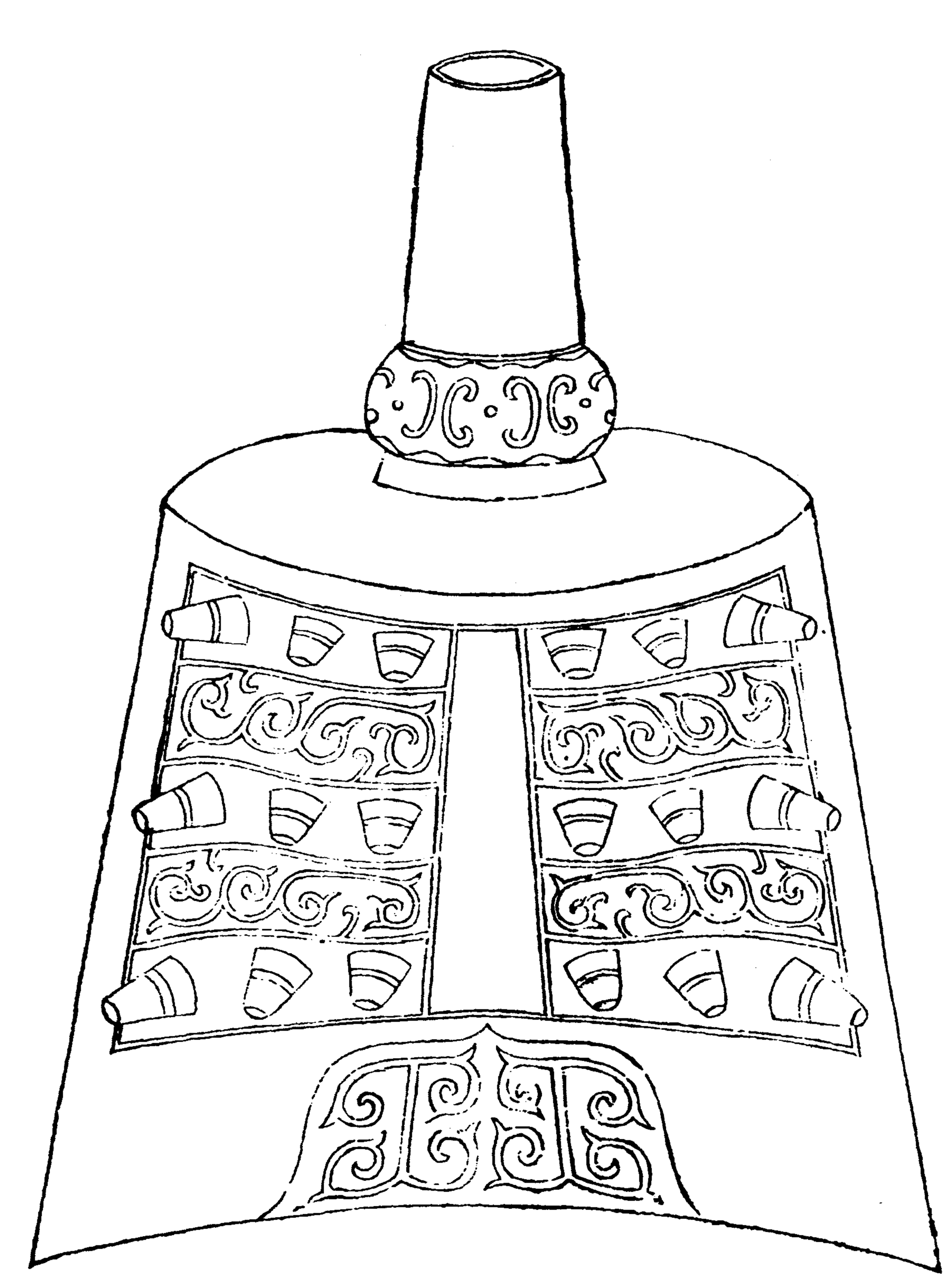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一分甬長三寸一分徑七分兩舞相距三寸七分横三寸一分兩銑相距四寸二分横二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五斤一兩無銘此鐘當篆間純素而無它飾又實其甬枚景脩銳而製錬稍精亦古制也

周雙鳳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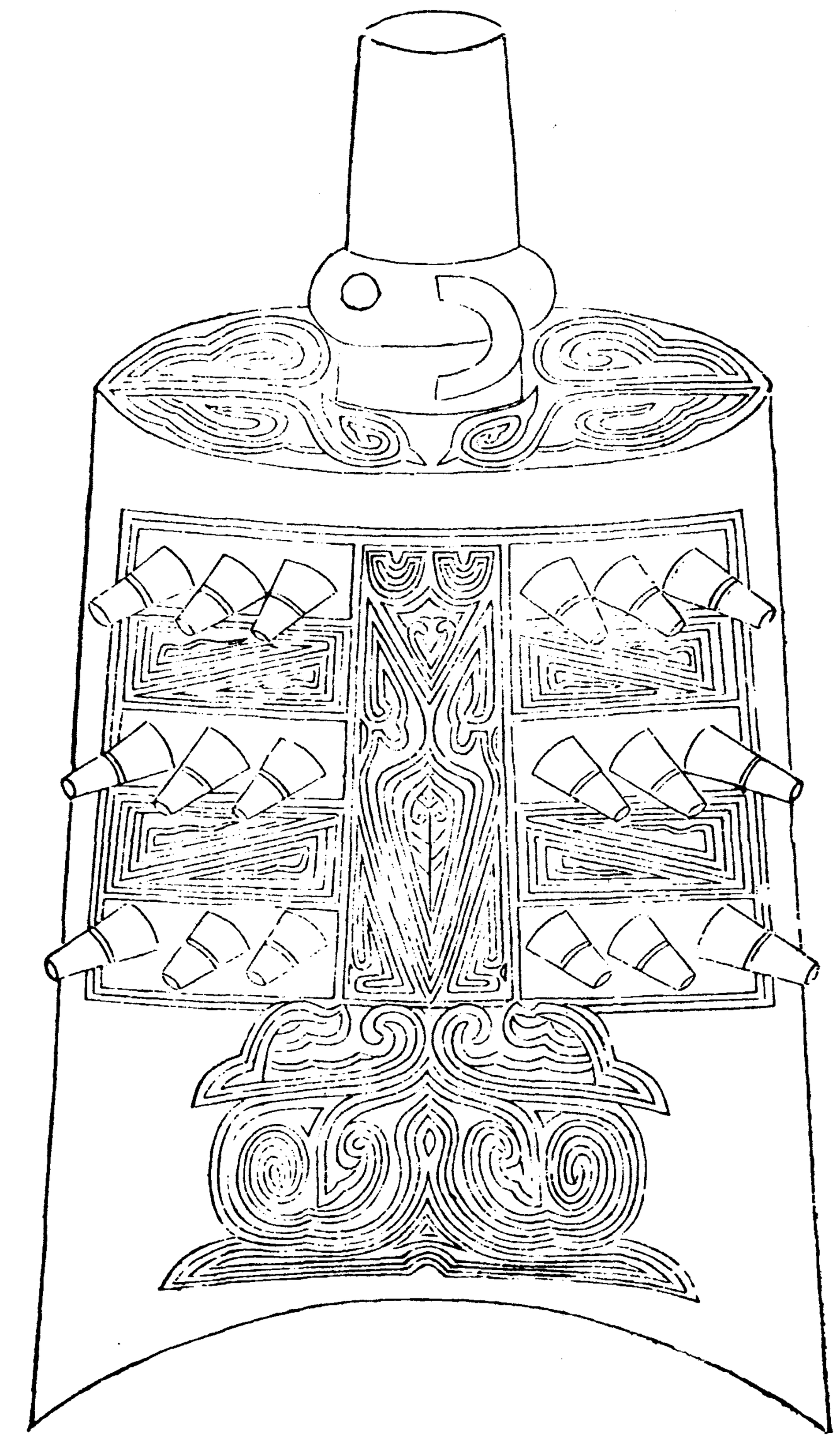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六分甬長四寸九分有旋兩舞相距六寸八分橫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七寸六分橫五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十有七斤五兩無銘是鐘甬幹純素鼓間以雙鳳為飾頂上復作八鳳有徊翔之狀鳳瑞世之物此所以取象者蓋本諸此

周通甬鐘



右高一尺三分甬長五寸五分徑二寸三分兩舞相距八寸三分橫五寸兩銑相距一尺二分橫六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二斤無銘是器篆帶作雲紋鼓間亦如之甬上特無旋蟲而出六乳瑩若星然形質渾厚而于之中作線紋狀非它鐘之比以其甬與體貫通故以通甬名之

周一面蛟螭鐘



右高一尺六分甬長五寸三分徑一寸六分
有旋兩舞相距六寸八分橫四寸二分兩銑
相距七寸四分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寸
四分重十有六斤無銘考之它器兩面各有
所飾而此乃一面有之昔鳧氏為鐘惟篆於
枚鉦間致飾焉是器乃為蛟螭之狀則知昔
人隨時而損益之也然而或損之不見其不
足或益之不見其有餘此所以能名世耳詳
其制度形器蓋有周一類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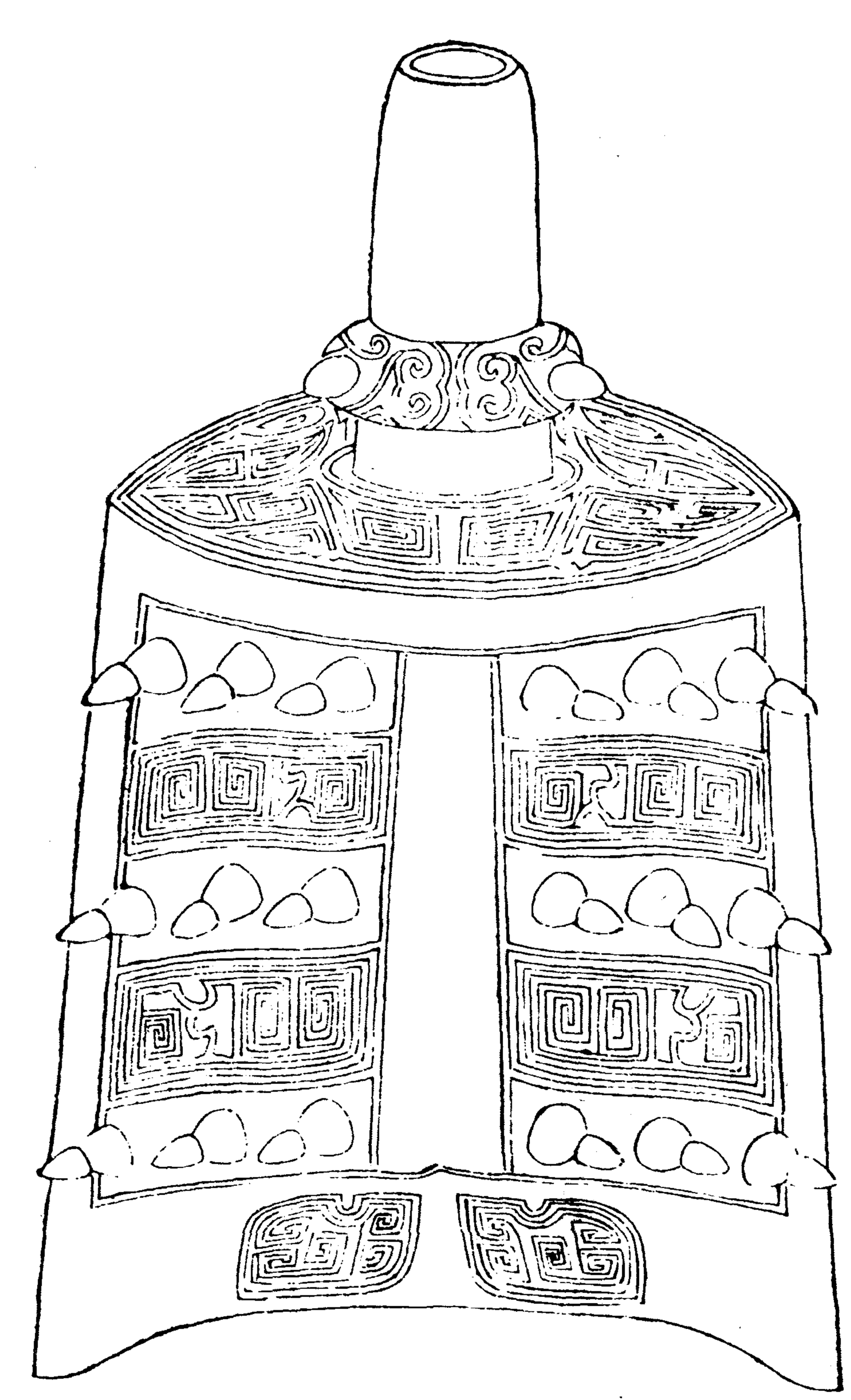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三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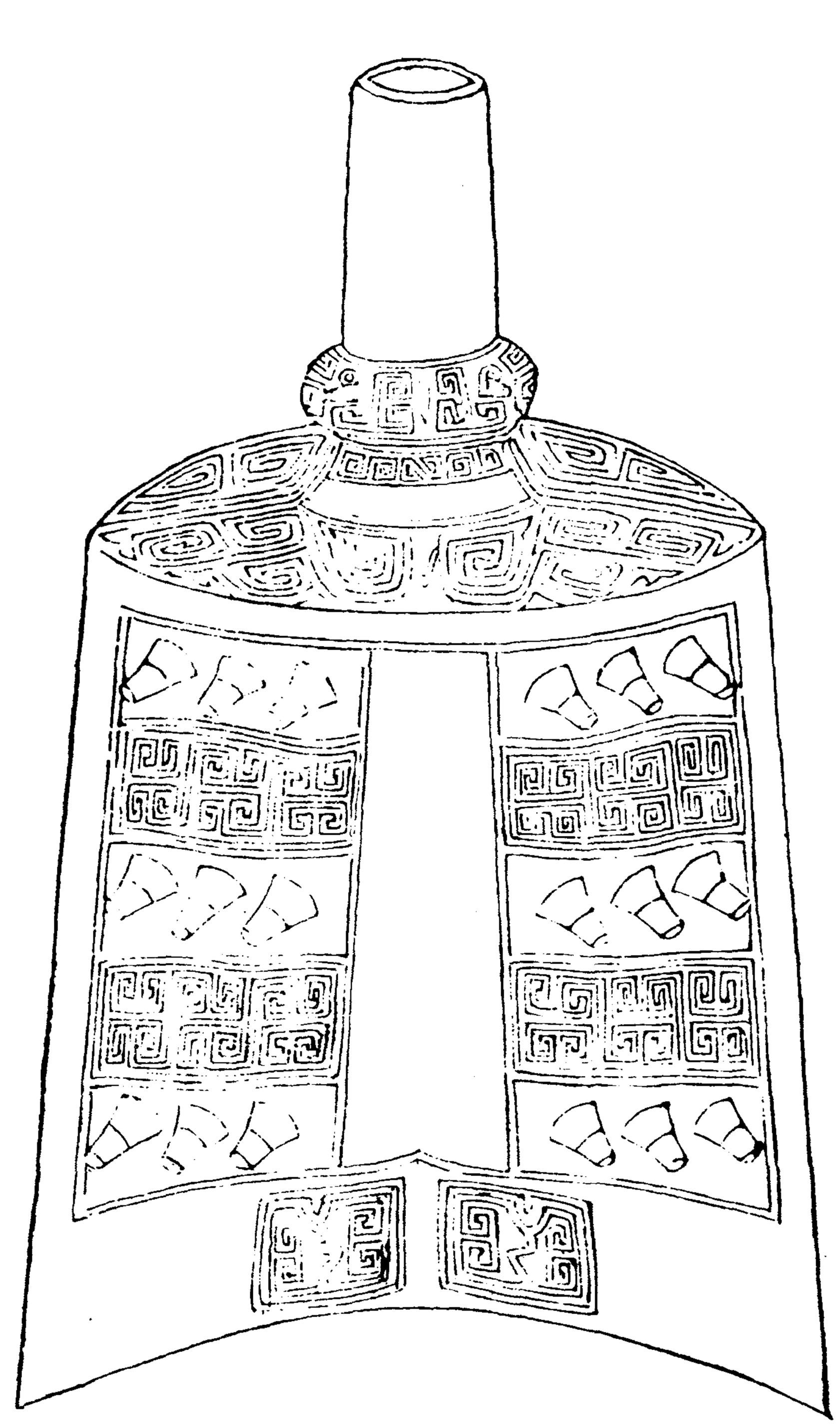
小編鐘八

小編鐘九

周雷紋鐘一



周雷紋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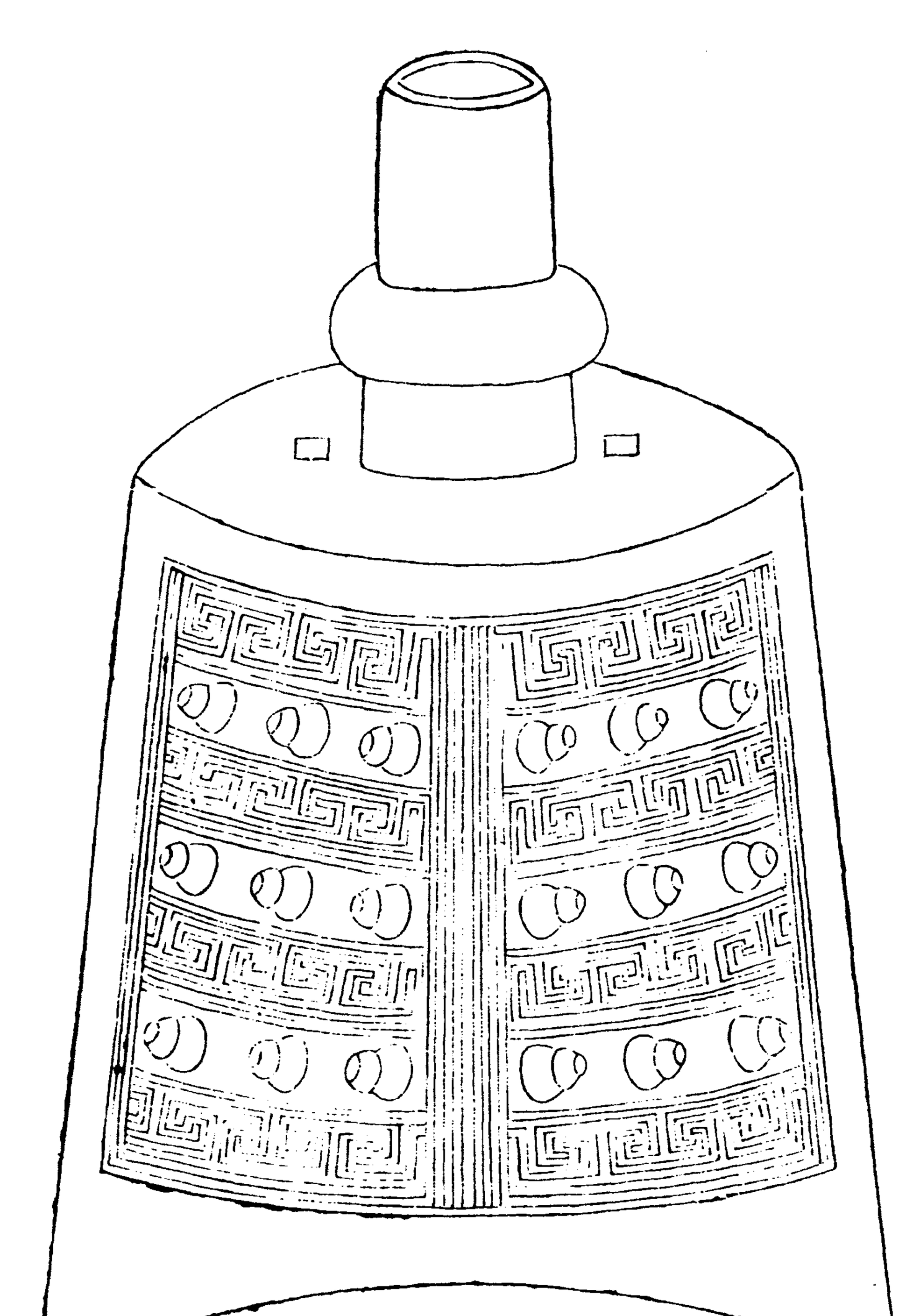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九寸六分甬長六寸徑一寸八分兩舞相距七寸一分橫四寸兩銑相距九寸橫七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二十六斤十有二兩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一分甬長四寸七分徑一寸五分兩舞相距六寸橫五寸二分兩銑相距七寸二分橫六寸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一十三斤有半無銘

右二器甬皆中空前一器甬于枚鉦間遍錯雷電之紋後一器旋上隱起雷篆篆帶之間復作花紋於舞銑則純素蓋變古未遠殆是周末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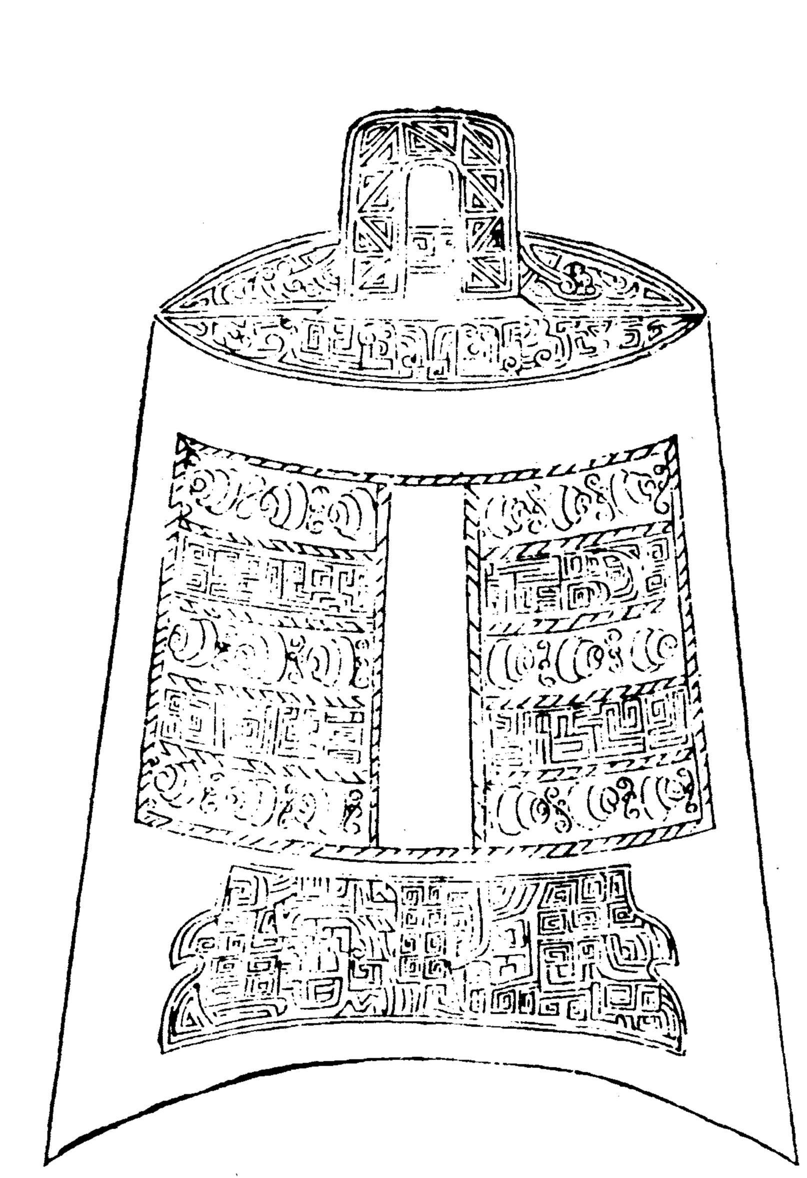
周旋紋鐘



右高八寸七分甬長四寸徑一寸九分兩舞相距六寸七分橫四寸五分兩銑相距八寸一分橫五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六分重一十八斤十有一兩無銘是器製作純質而三十六枚各作螺紋旋轉之狀夫作樂之聲貴夫回旋不迫則聲之所以流暢也若乃噍以殺則知其為哀粗以厲則知其為怒是豈回旋不迫之義耶蓋音聲之道與政通而昔人

於制器尚象者如此若夫量其小大則非鎛
與編鐘之類其特鐘歟但潛秘深壤為日已
久叩之嘶鬱無從考其所中者何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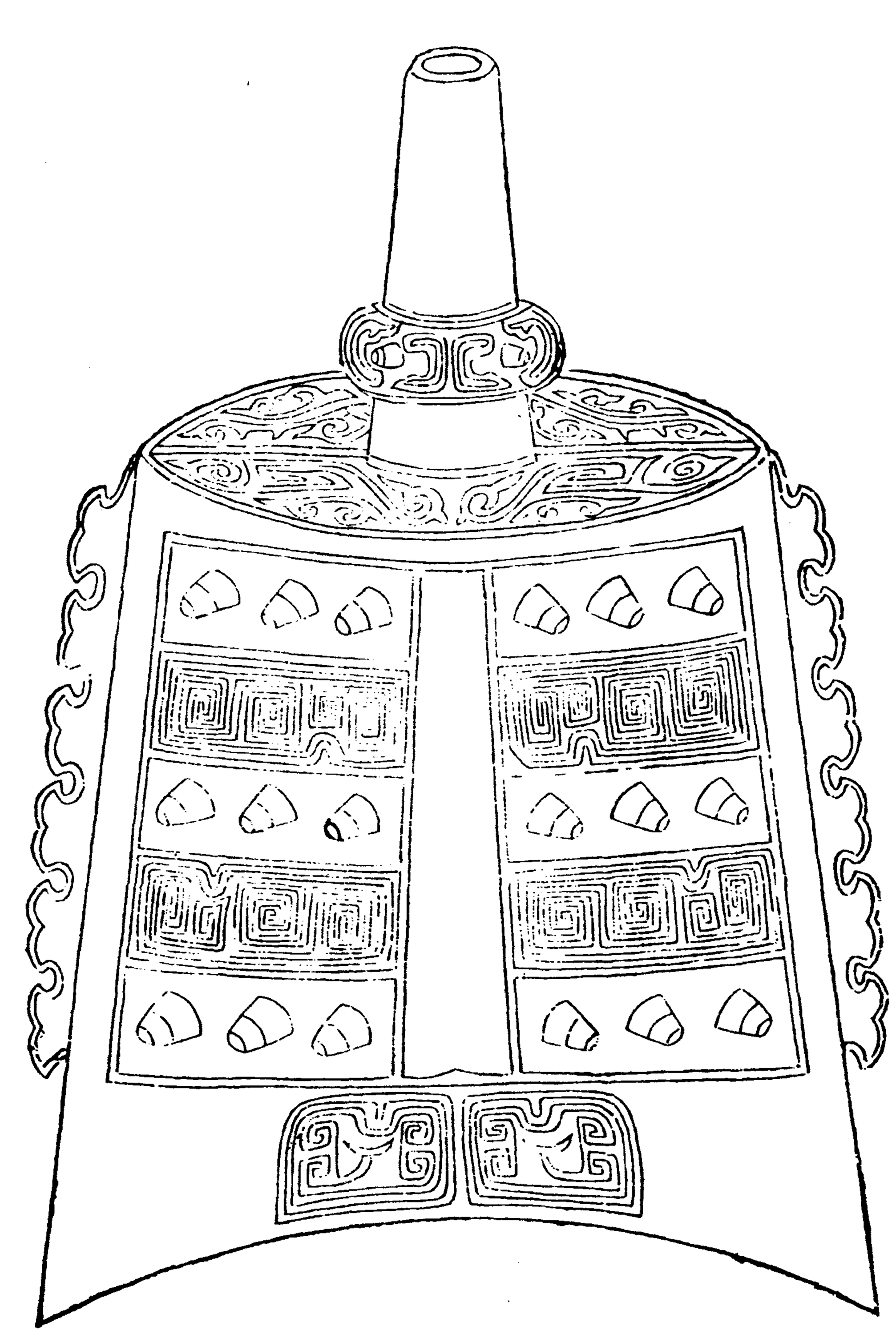
周細雷紋鐘



右高五寸三分鈕高一寸一分闊九分兩舞
相距三寸三分橫二寸五分兩銑相距四寸
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分重二斤十有一
兩無銘枚作螺紋狀間以蟠螭頂間又為對
立紩以雷紋飾其鈕攷古之鼎彝多著雷紋
間錯獨於樂而不然蓋鼓鐘之音所以祀天
地享鬼神交賓客錫有功非是褻者而淫於
樂而為流連之過焉豈不如雷之有害耶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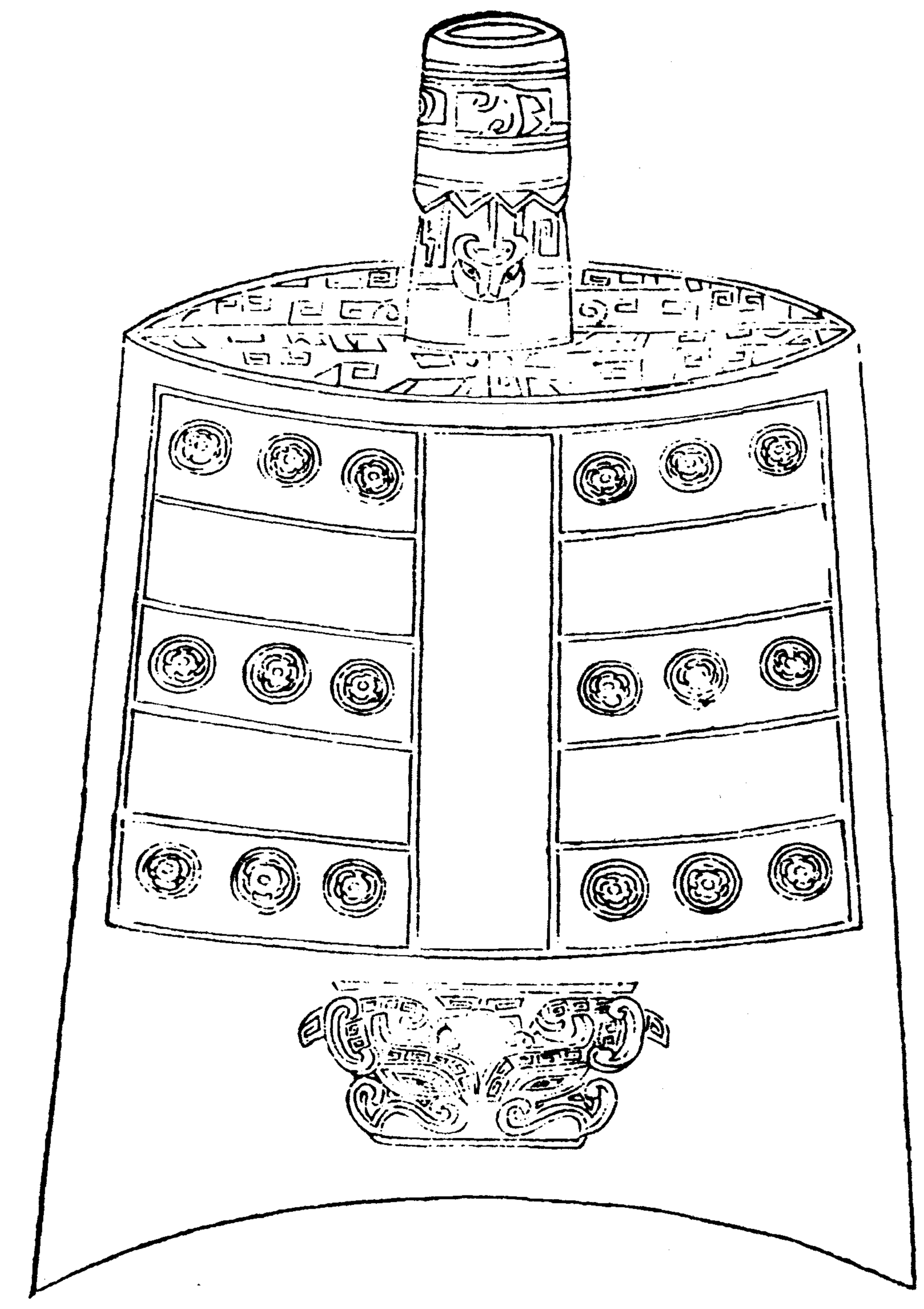
況雷有回旋之義凡樂還相為宮以順四時之氣則亦寓諸回旋之意也隋文帝作樂而惟主黃鐘一均世名知樂者莫不非之事不師古則失其深旨奚可哉

周山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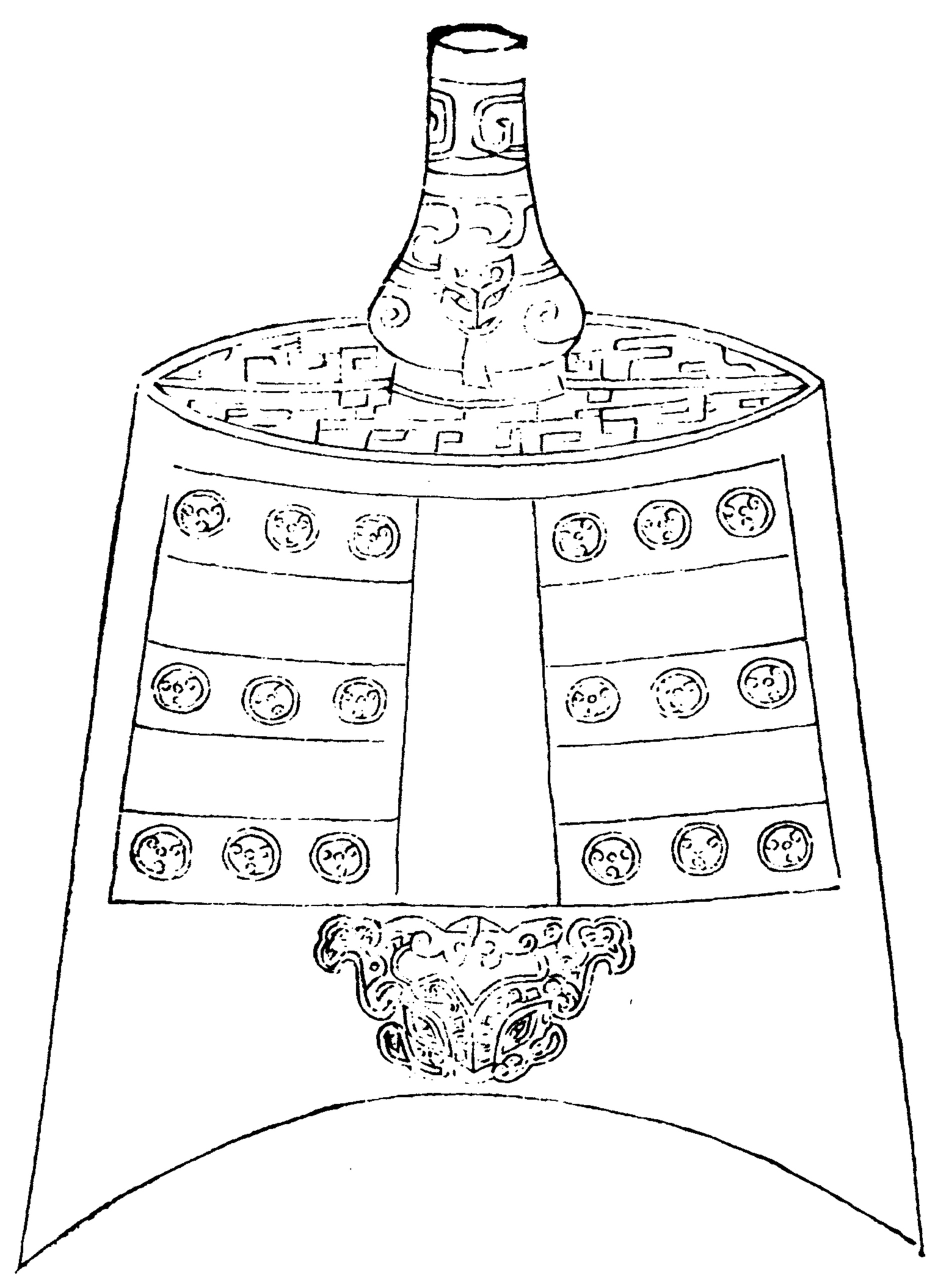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二分甬長五寸兩舞相距六寸五分横四寸八分兩銑相距八寸横六寸枚三十六各長六分重二十斤無銘是鐘枚與鼓間飾以隱起山紋而於彝器中飾山者不一有曰山尊有曰山紋觚皆取夫安靜之義鐘扣之小則小鳴扣之大則大鳴體則靜也山亦如之動而出則氣物所自生靜而入則氣物所自藏是以古人之制器其意蓋以類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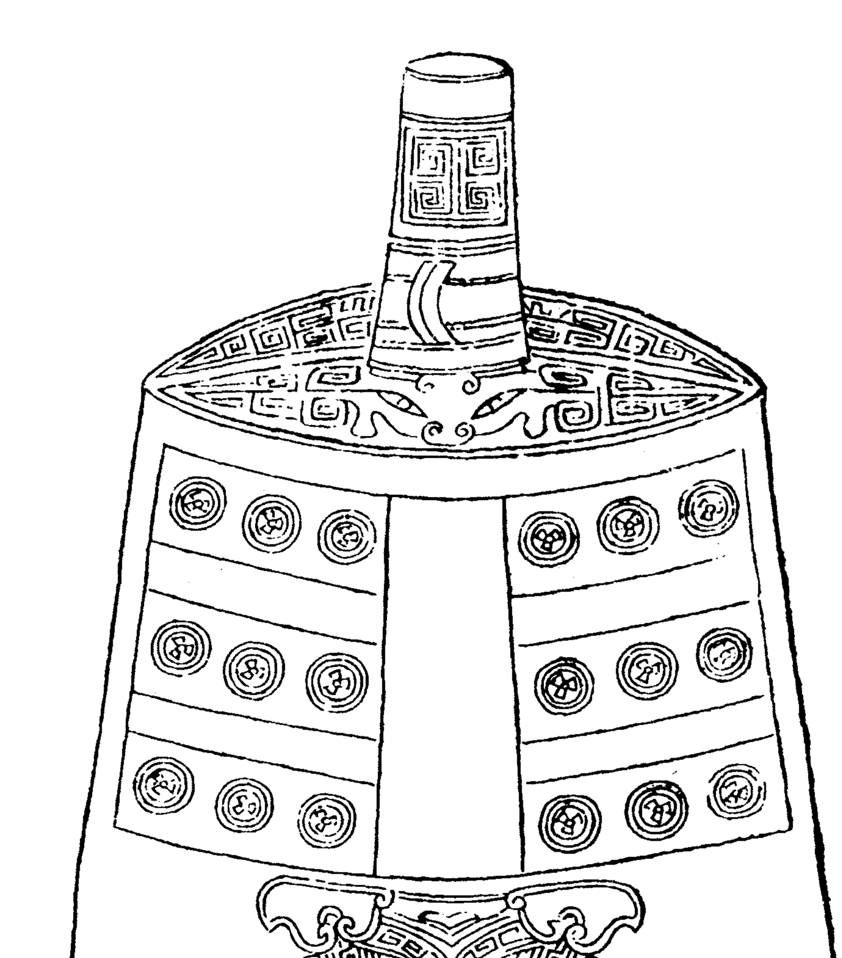
周實甬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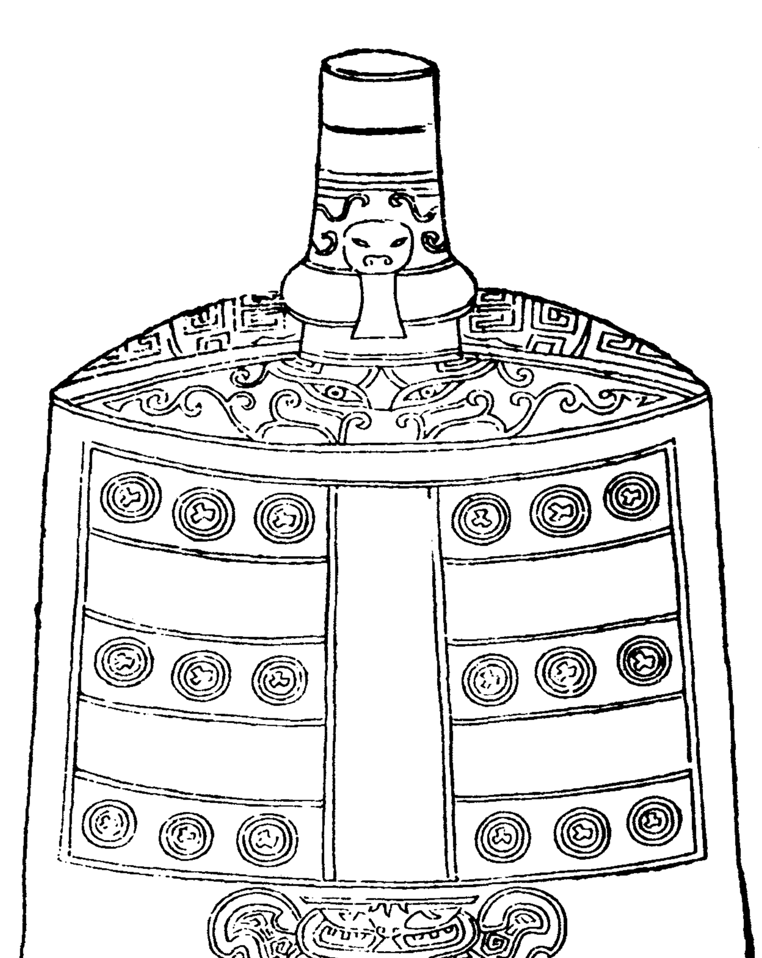
周實甬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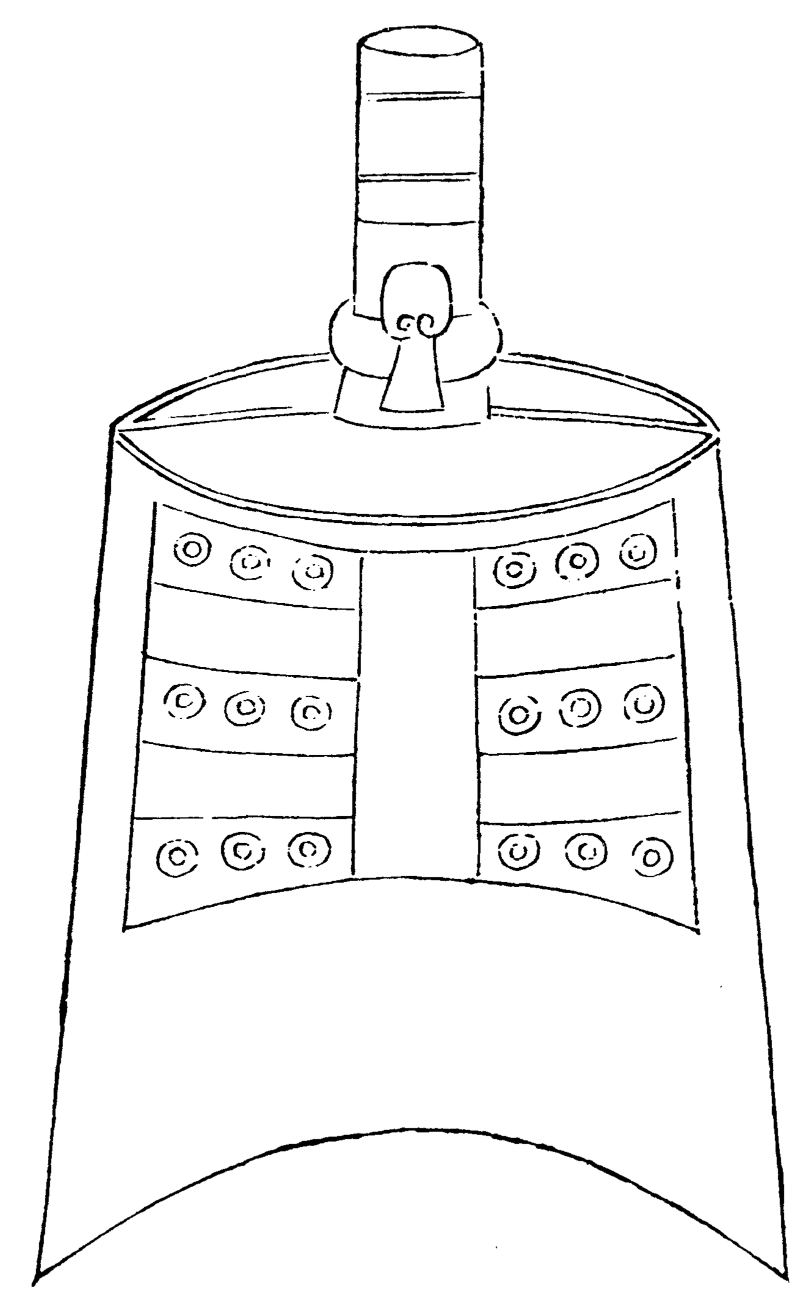
周實甬鐘三



周實甬鐘四



周實甬鐘五



第一器高九寸甬長三寸八分徑一寸一分兩舞相距五寸五分横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七寸三分横五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九斤有半無銘

第二器高六寸甬長三寸徑七分兩舞相距四寸七分横三寸九分兩銑相距五寸一分横三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四斤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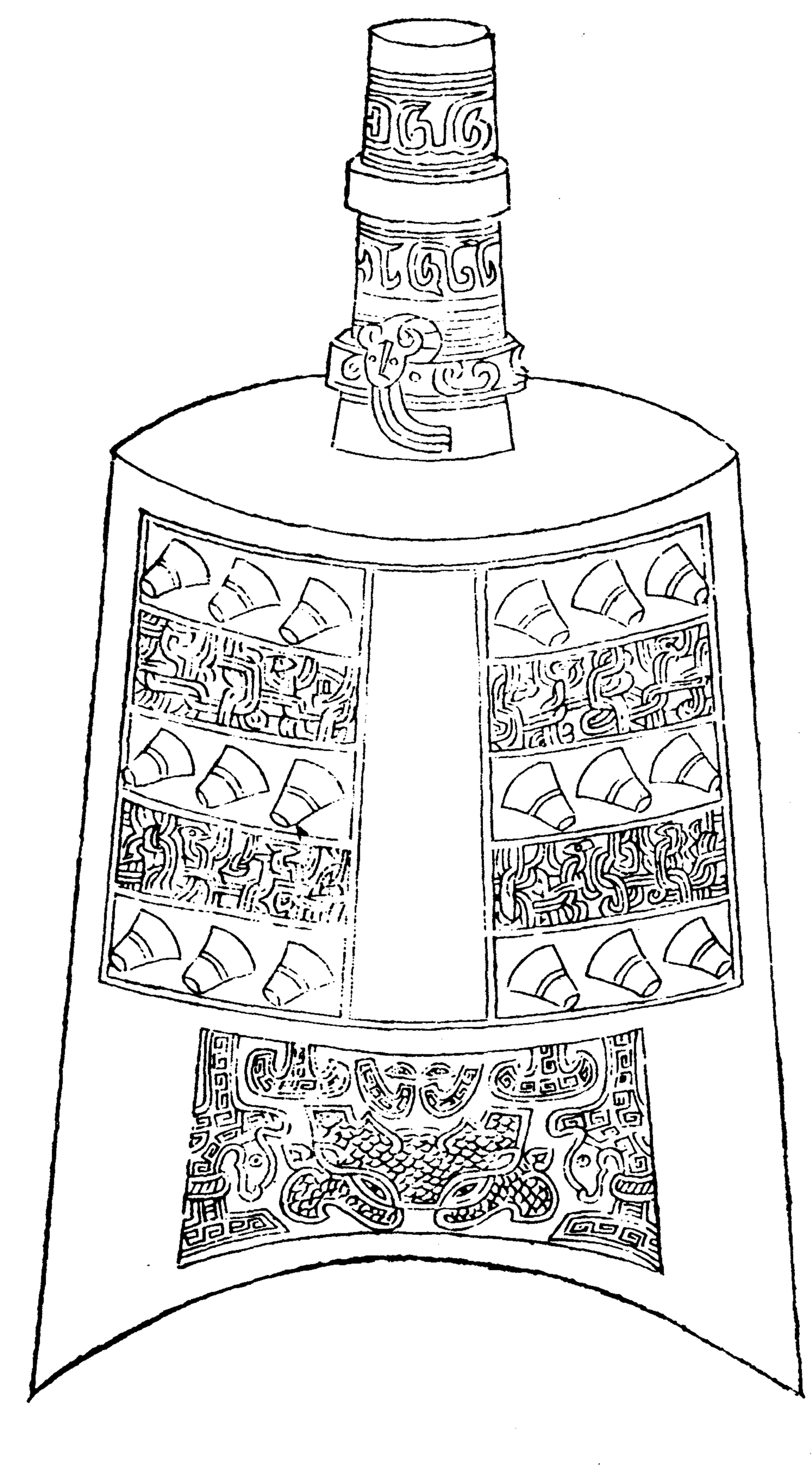
第三器高四寸八分甬長二寸二分徑八分兩舞相距三寸五分横二寸七分兩銑相距四寸横二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三斤二兩無銘

第四器高四寸三分甬長二寸二分徑七分兩舞相距三寸五分横二寸七分兩銑相距三寸九分横二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三斤一兩無銘

第五器高四寸一分甬長二寸徑六分兩舞相距三寸五分横二寸一分兩銑相距四寸横二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二斤七兩無銘

右五器雖設甬然實而不虛其篆帶枚又皆畫出與它鐘特異大槩與漢辟邪鐘相類云

周盤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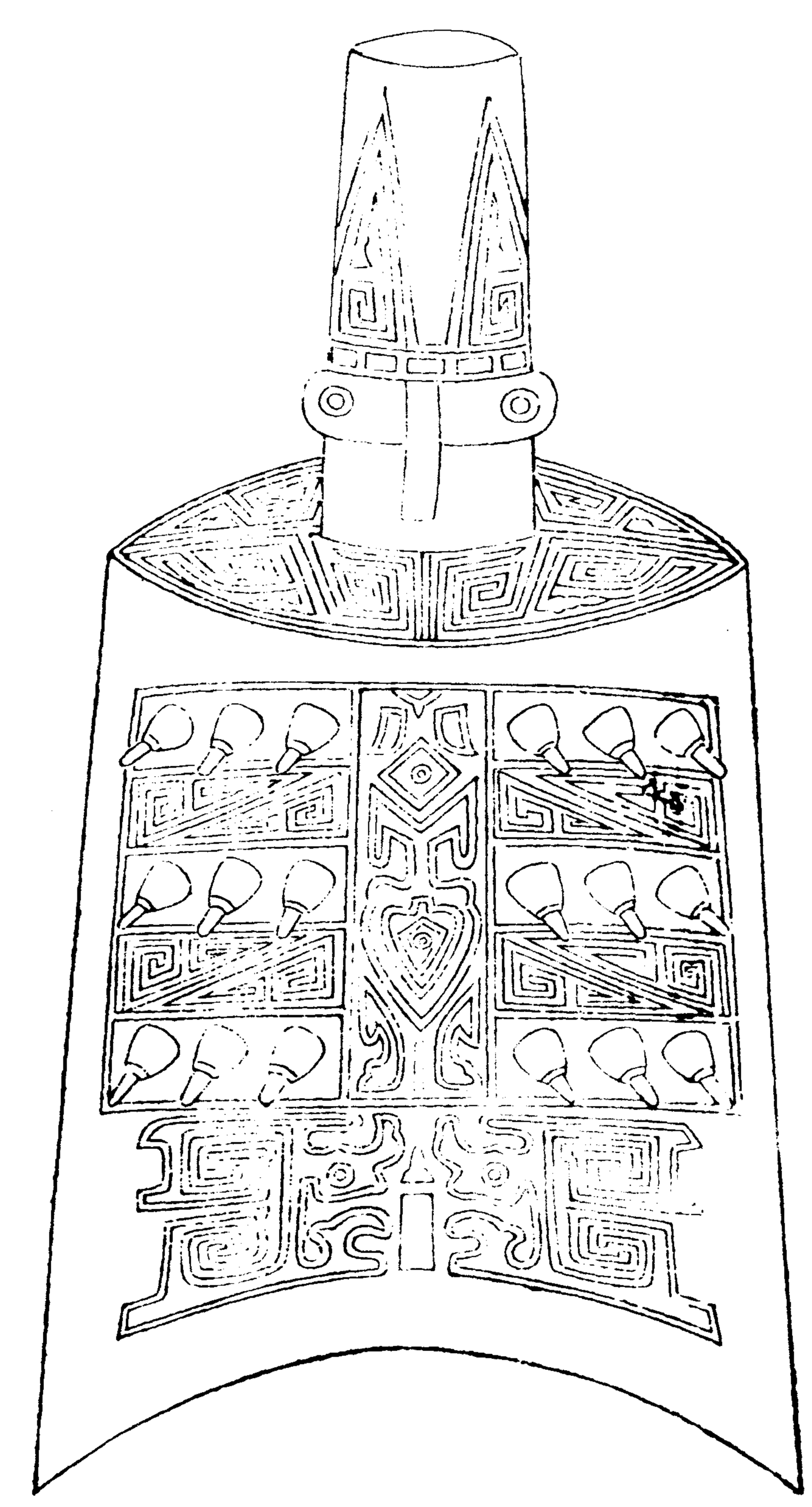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四寸六分徑一寸六分有旋兩舞相距六寸六分横四寸三分兩銑相距八寸横六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十有二斤四兩無銘是器鼓篆間皆飾以螭紋作紆帶盤旋之狀至於鉦舞則皆純素無紋其甬為三節而旋蟲以螭首為之三節之上復有高下雲氣故與它器小異耳

周一面篆帶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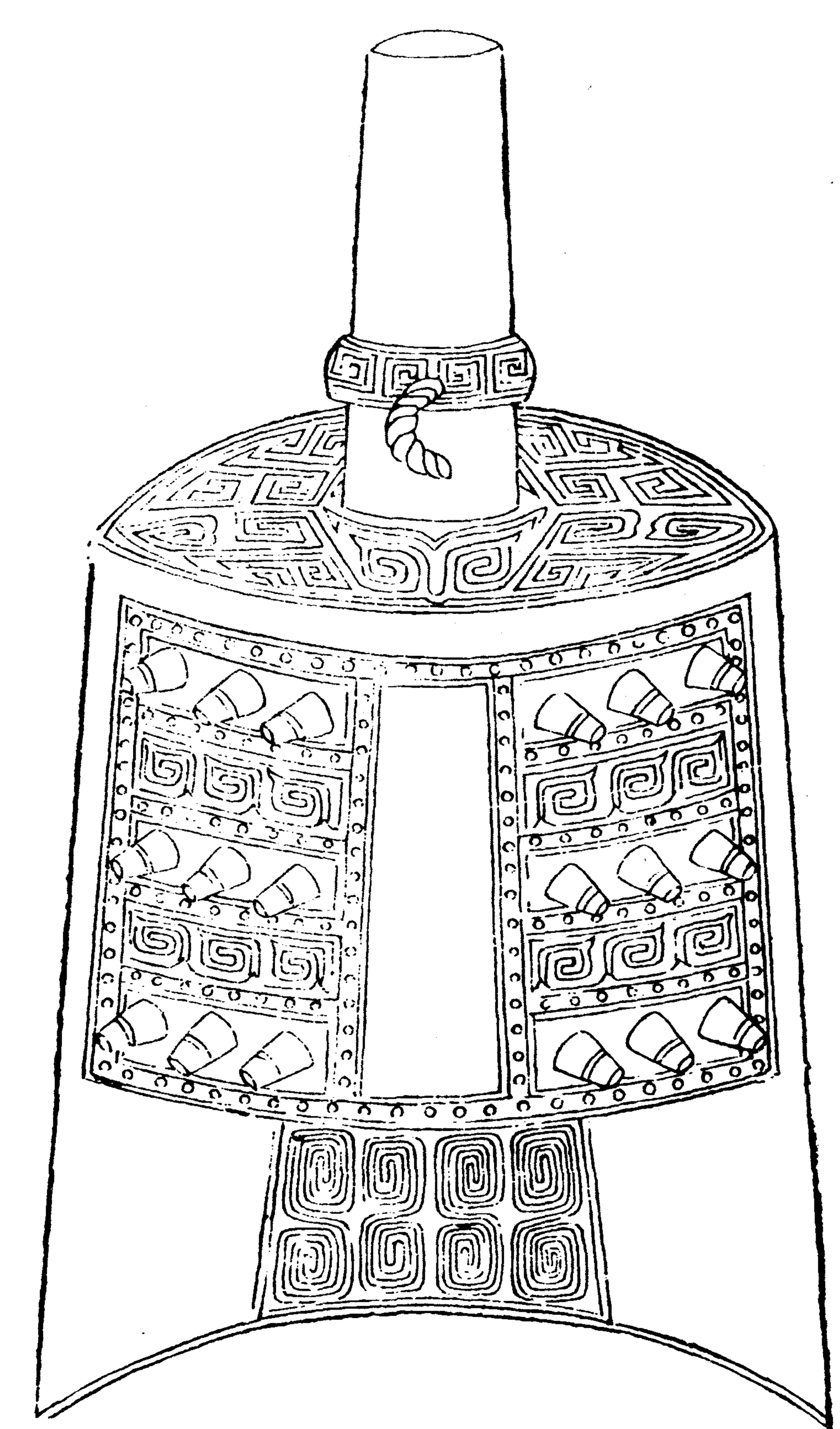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三分甬長四寸一分徑八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横三寸八分兩銑相距五寸七分横四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七斤六兩無銘是鐘枚間飾以篆帶而旋上與鼓間亦作盤結紋其乳則鋭舞銑俱純素然惟飾一面大體與一面雷紋鐘相類耳

周對螭山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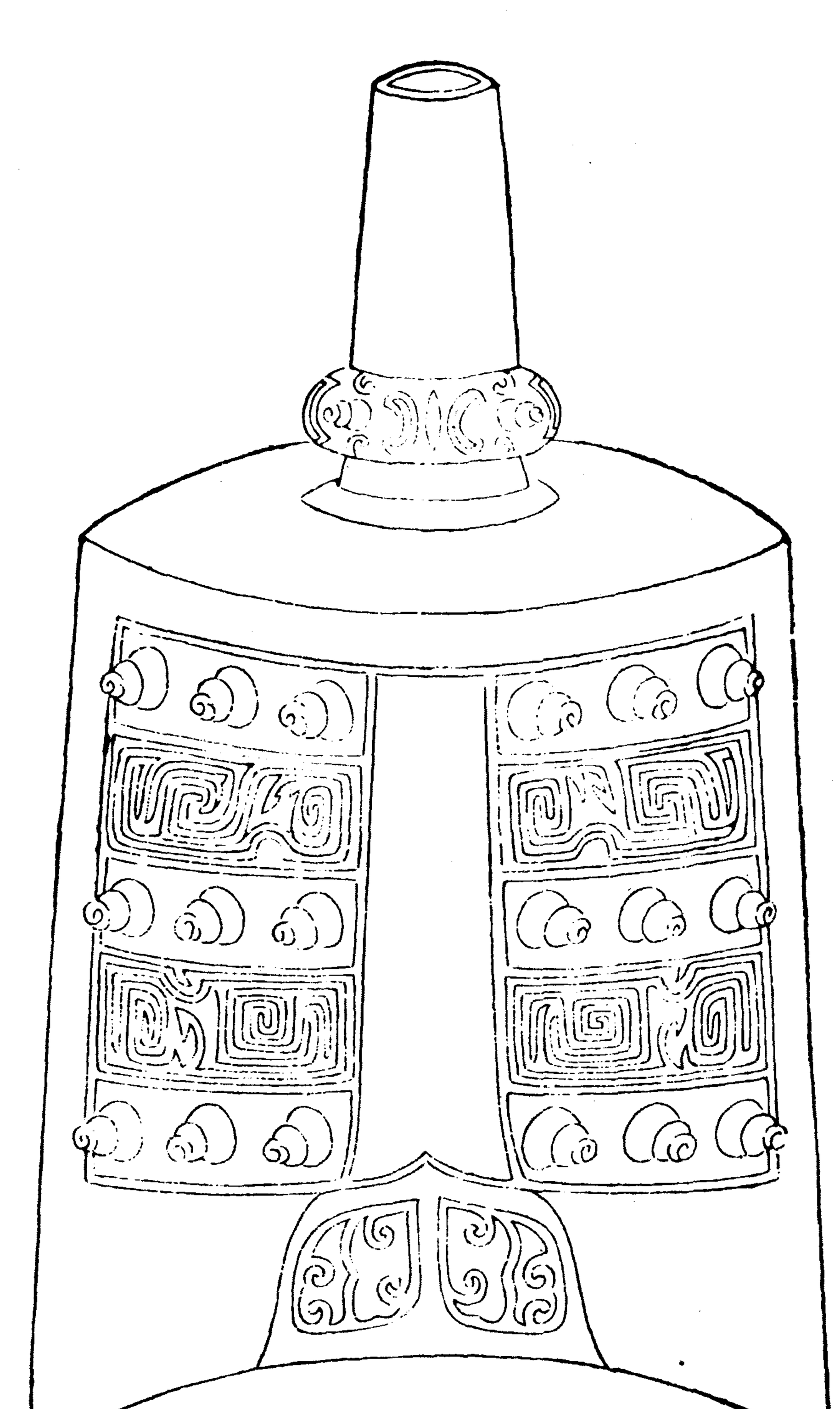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五分甬長三寸六分徑一寸一分有旋兩舞相距四寸五分橫三寸三分兩銑相距五寸三分橫四寸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七斤四兩無銘周衰之後制作損益故鐘甬無復舊制或作蹲熊及蟠龍辟邪之狀至漢設飾尤異此鐘周器也甬上作山形兩面出四峰鼓鉦之間有螭紋其形相對故以對螭山甬名之觀其紋鏤粗略又特飾一面其一面枚之外無所飾雖周之物疑作者不相沿襲以致此焉

周百乳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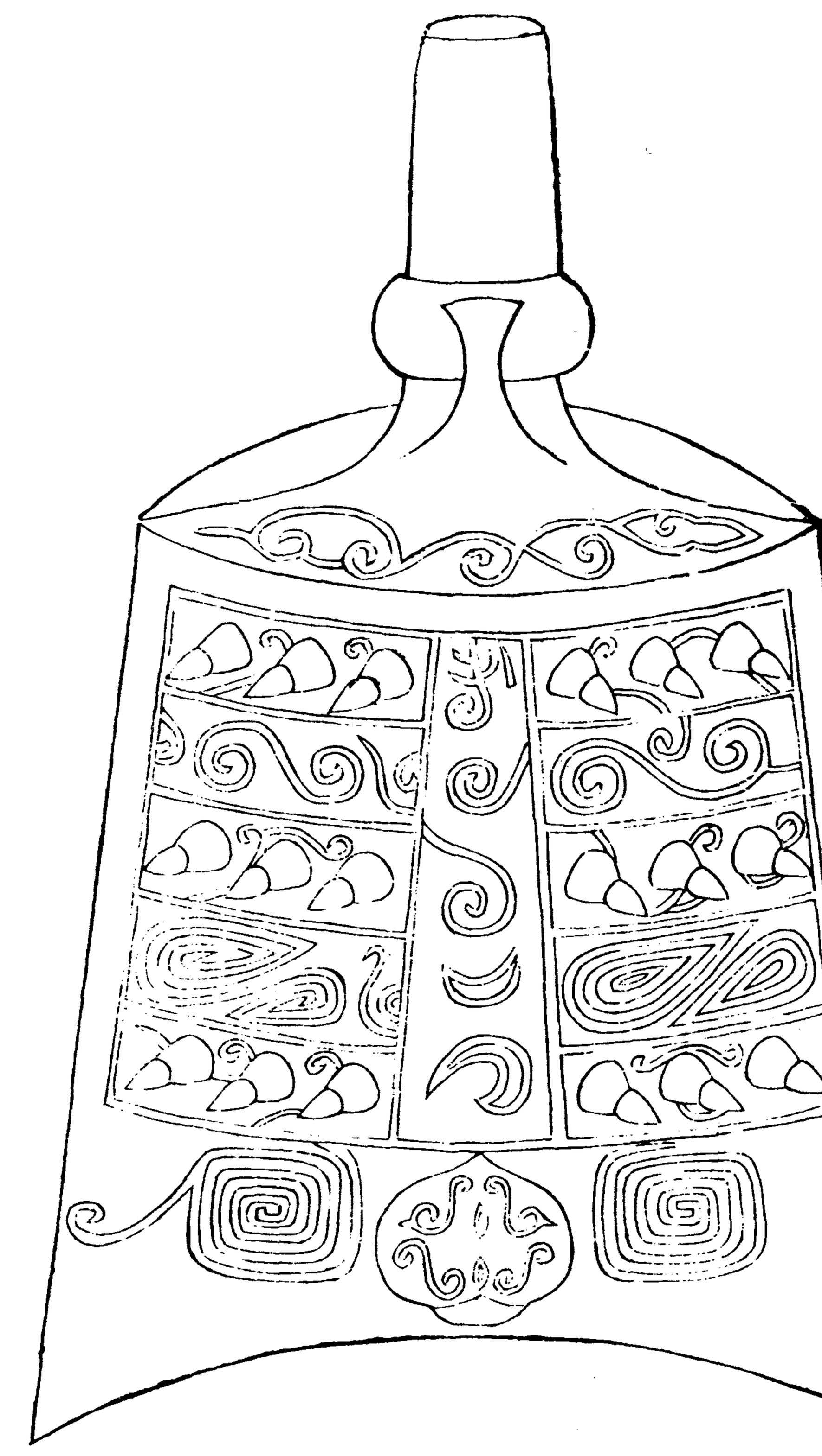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四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一寸四分有旋兩舞相距八寸二分横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八分重一十七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枚景之外飾以百乳故與它器稍異且乳所以養人而樂亦養人語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則樂之道雖不在於鐘鼓而樂之作自鐘鼓始也是以禮天地諧人神育萬物莫不本於此則其為養孰大焉昔人取象立法固必有垂世之規玆器是也

周盤雲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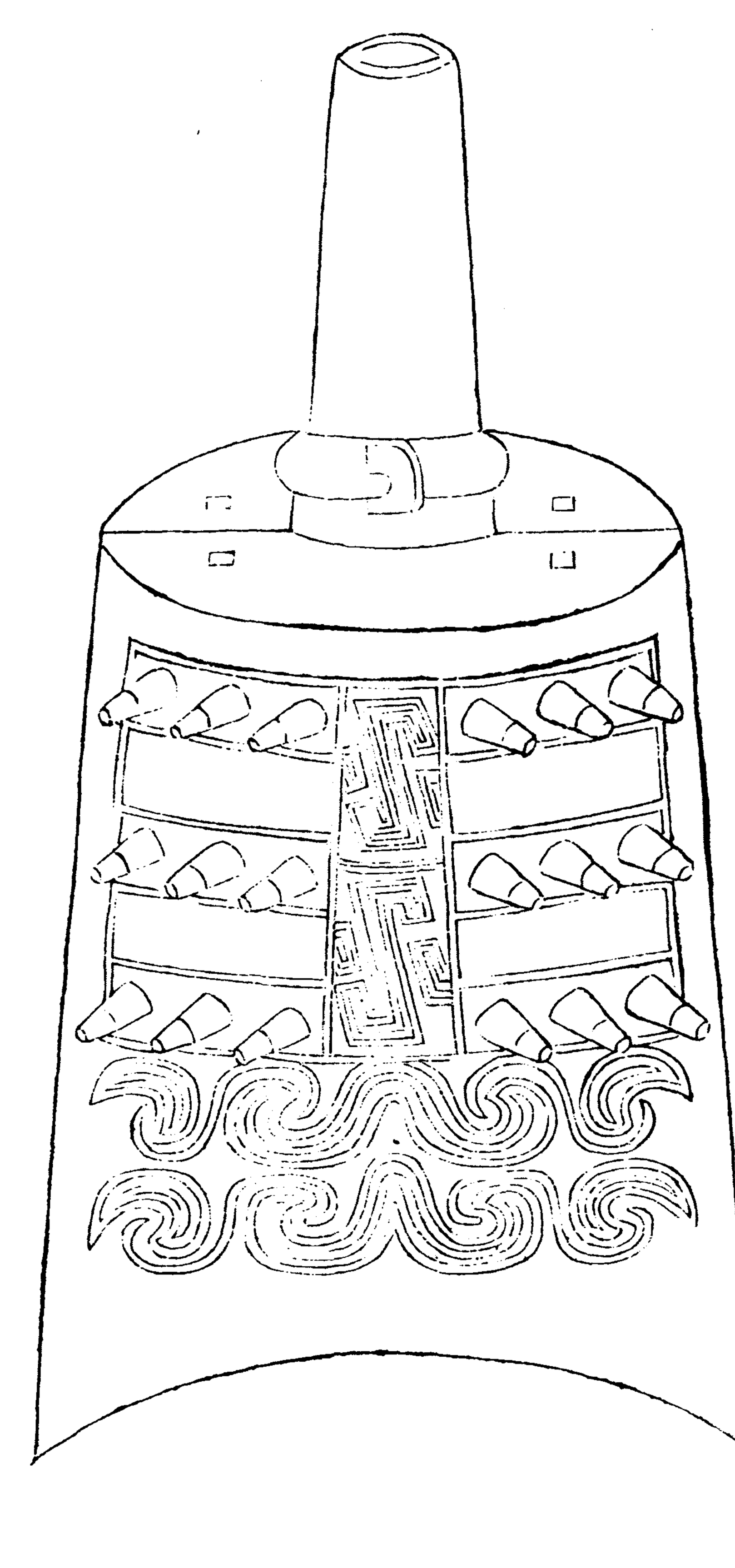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一分甬長五寸六分徑二寸兩舞相距九寸四分横六寸一分兩銑相距一尺八分横七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四十二斤有半無銘作盤雲之飾夫雲之為物所以善利萬物者也然既霑既足而或過焉則亦或為害樂之作也似之苟非其時是亦為荒亾流連之害耳

周隧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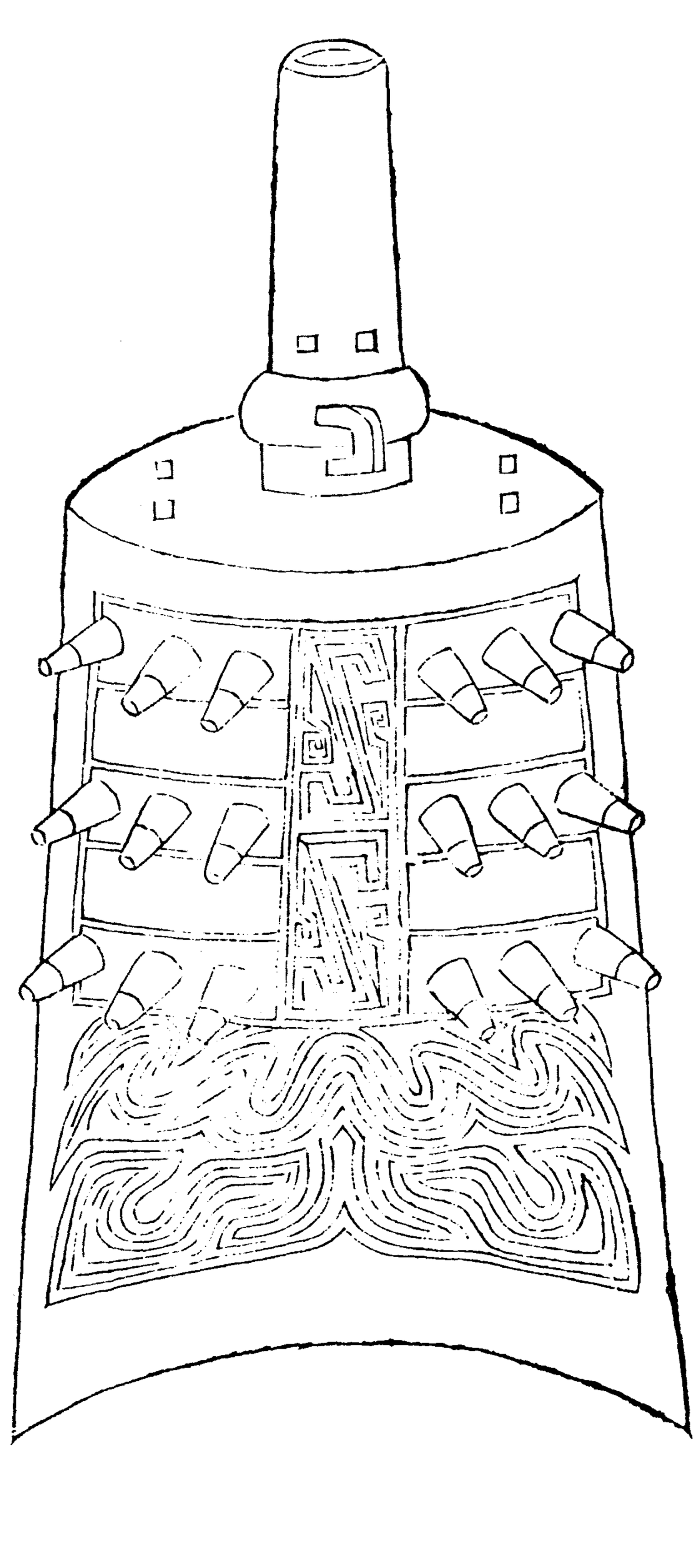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八分甬長四寸二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五寸七分横四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横三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十有一斤六兩無銘是鐘於鼓閒隱起而中微窊則周官鳧氏所謂隧歟蓋隧在鼓之中干之上所擊之處窊而生光有似夫隧然一謂之攡者攡弊也凡物擊之則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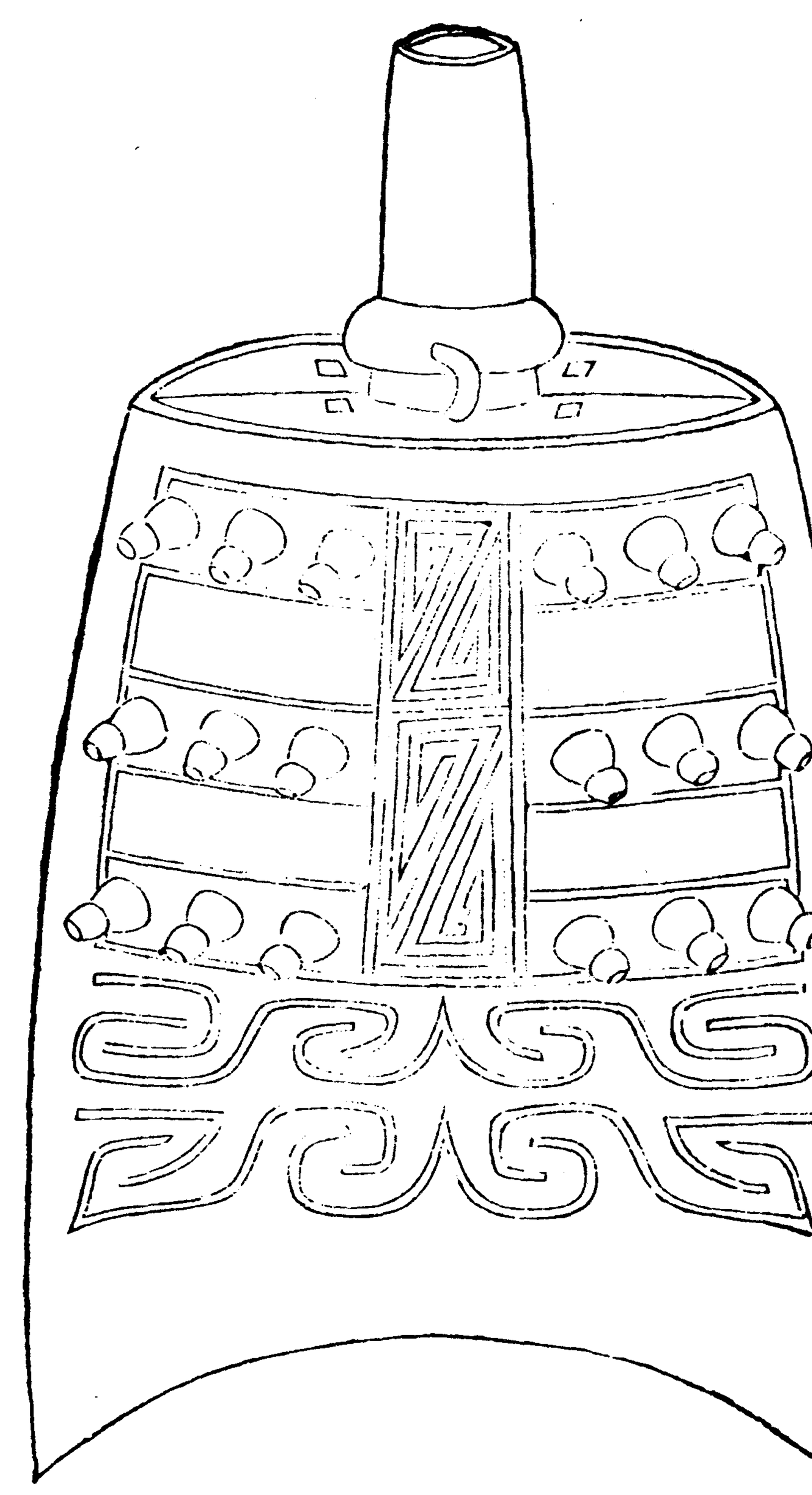
周山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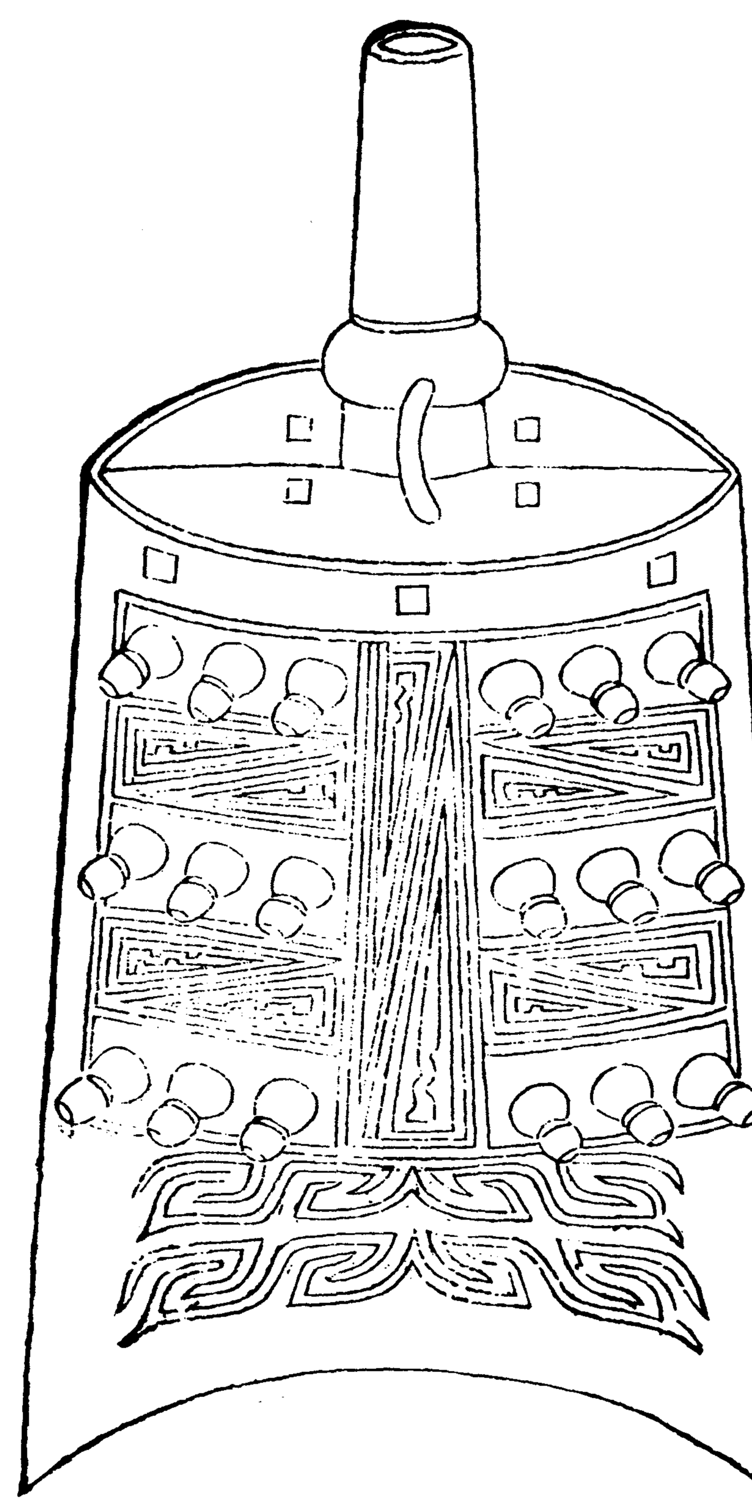
周山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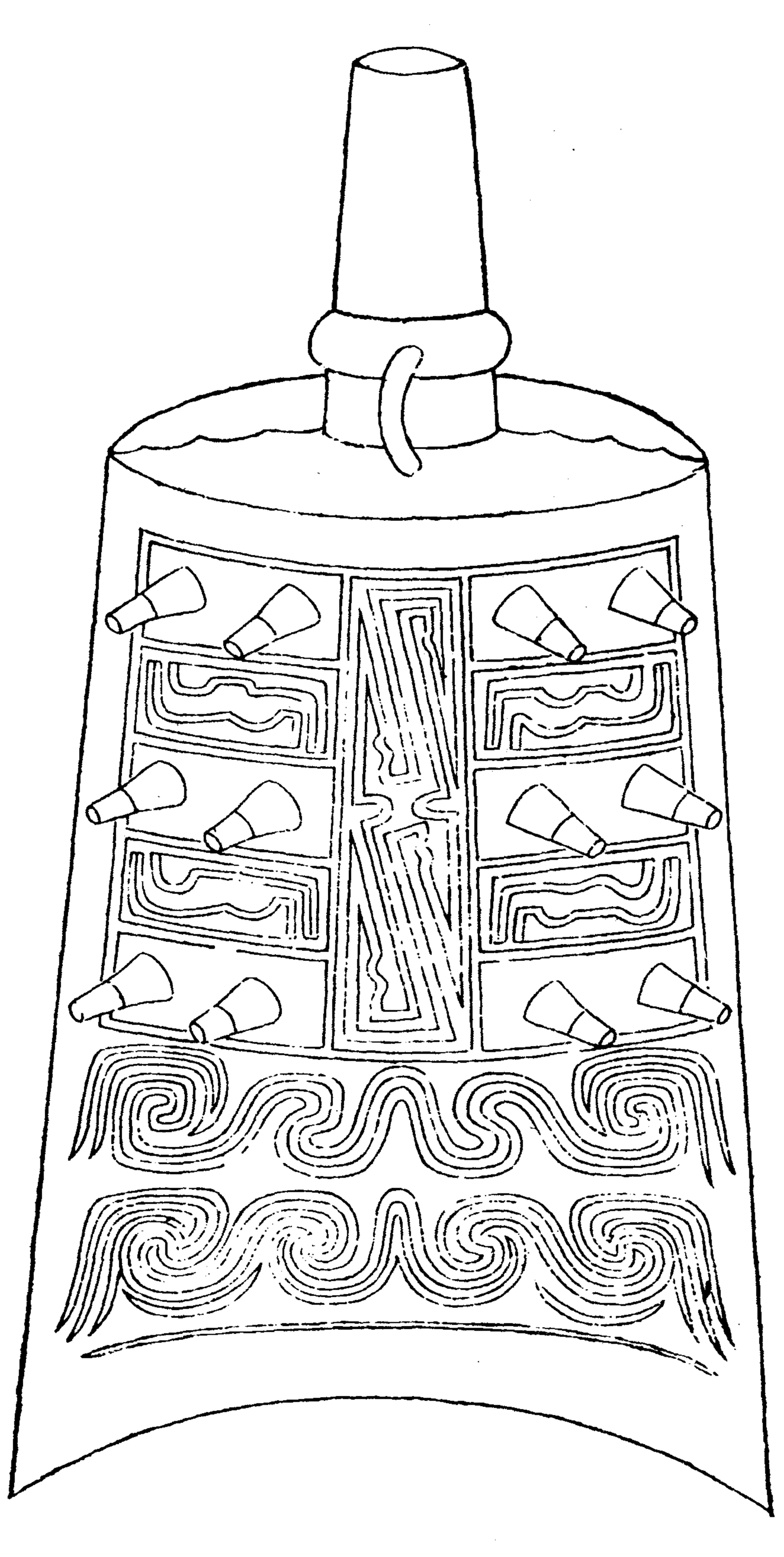
周山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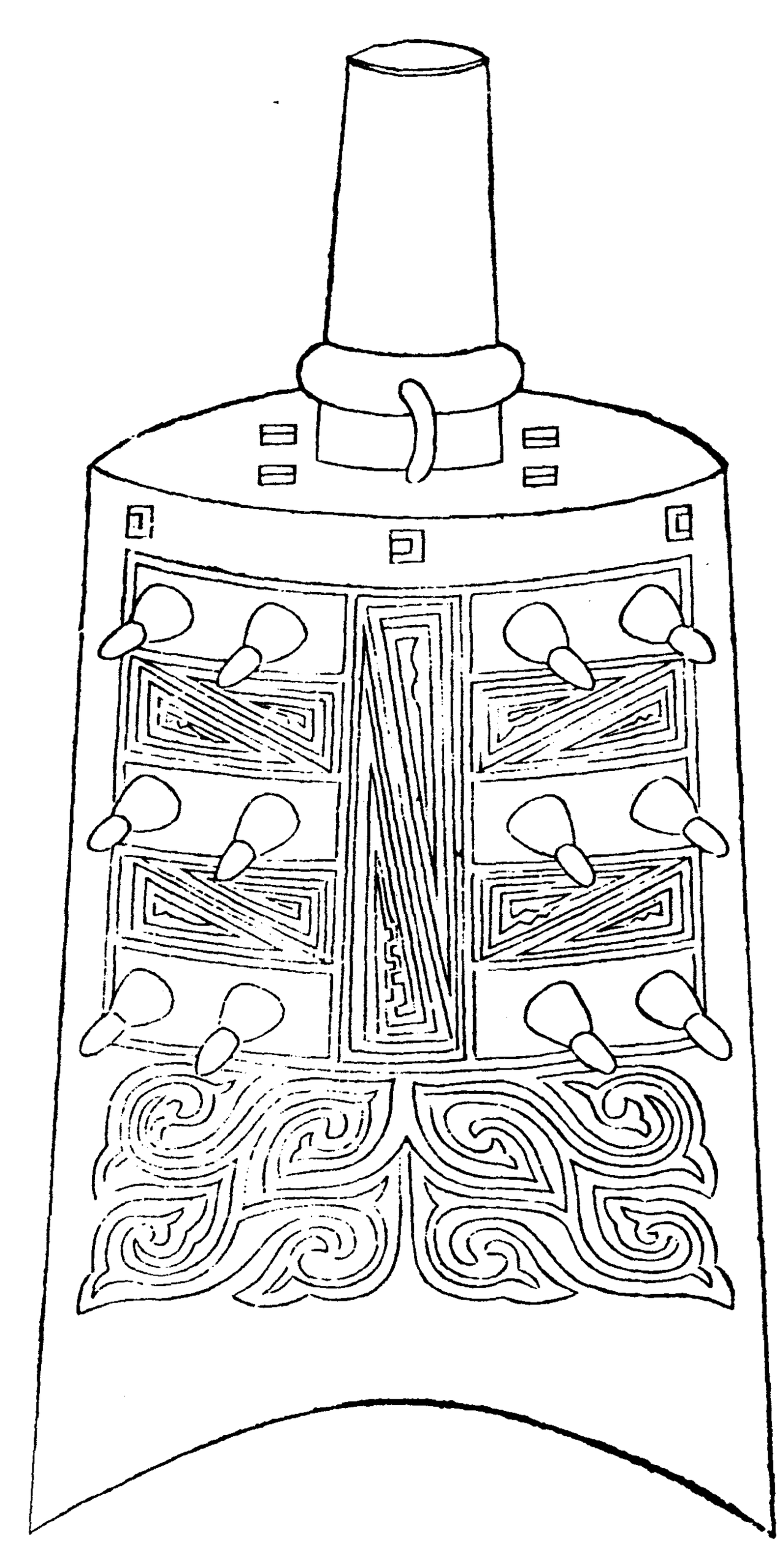
周山鐘四



周山鐘五



周山鐘六



第一器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三寸八分徑九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四分橫三寸五分兩銑相距七寸八分橫四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一分重九斤有半無銘

第二器高九寸八分甬長三寸六分徑九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一分橫三寸六分兩銑相距五寸三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七斤無銘

第三器高八寸六分甬長三寸徑八分有旋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三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五斤四兩無銘

第四器高七寸六分甬長三寸一分徑七分兩舞相距四寸一分橫二寸八分兩銑相距五寸橫三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四斤一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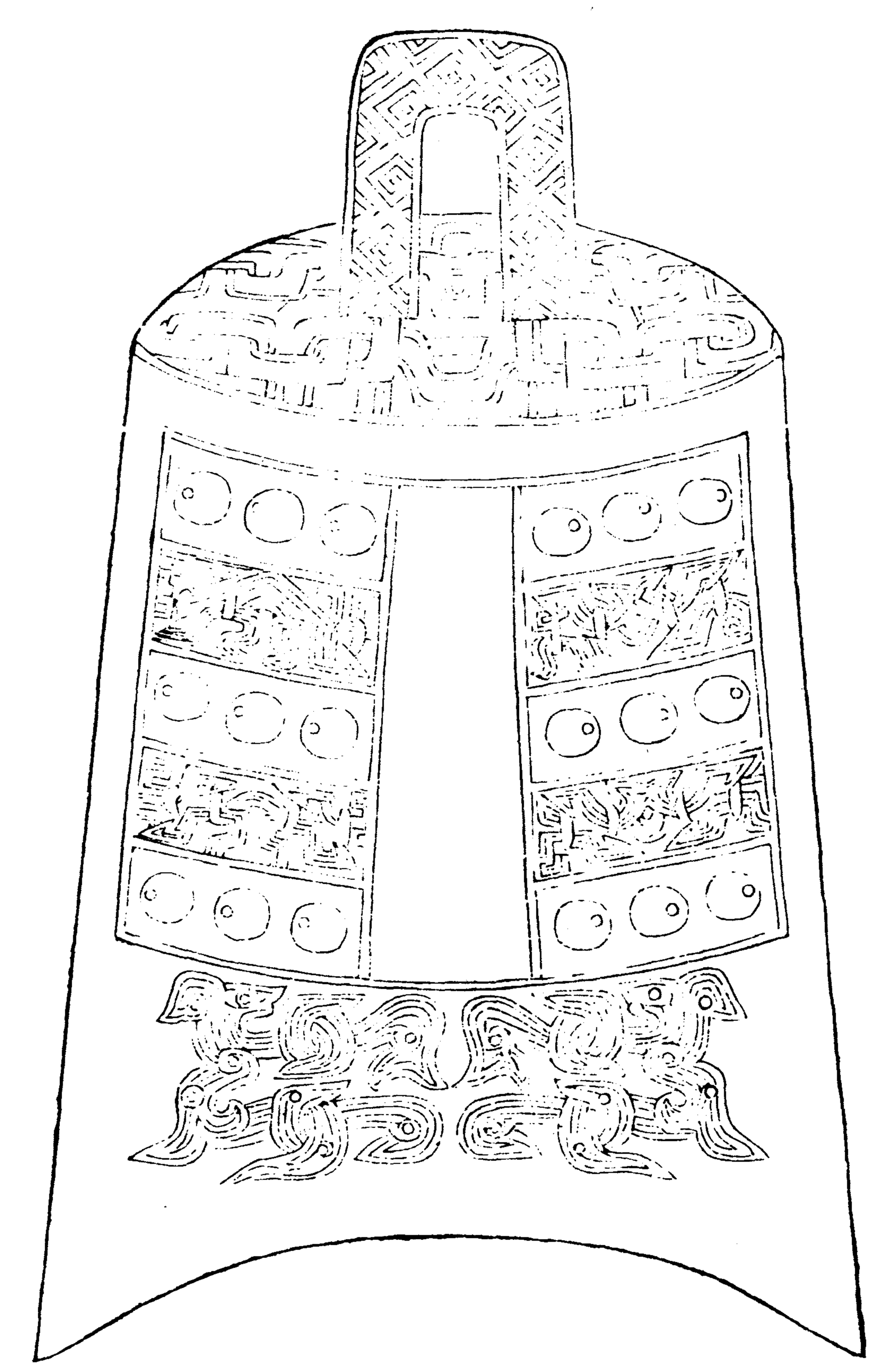
第五器高七寸一分甬長二寸五分徑七分兩舞相距三寸七分橫二寸三分兩銑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枚二十四各長七分重三斤一十兩無銘

第六器高七寸甬長二寸七分徑七分兩舞相距三寸八分橫二寸四分兩銑相距四寸五分橫三寸枚二十四各長六分重三斤一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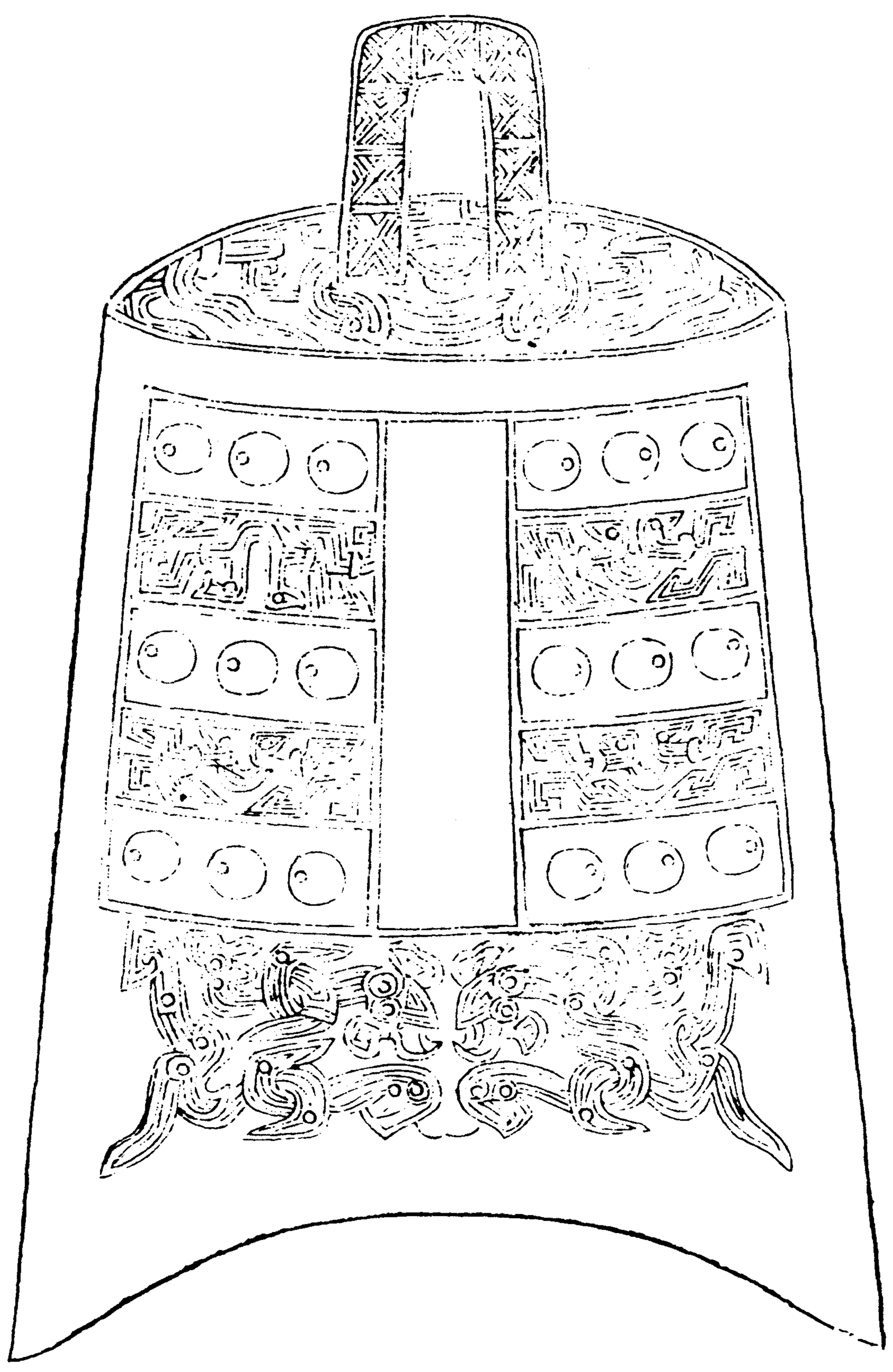
右六器並於鼓間各作山形起伏其上如篆帶

狀且考諸鐘之枚或以三三為數或以兩兩為數或以三四為數以兩兩為數者今第五器與第六器是也以三四為數者六朝區鐘是也蓋三三者數之奇兩兩者數之耦取其奇者樂由陽來陽奇故也用數之耦者耦屬陰而鐘陰屬也凡彝器多以山為飾若山尊山罍山觚山斝蓋各有意義而此六鐘皆以山飾之者山以象仁而樂者可以通人神昇萬物不其仁之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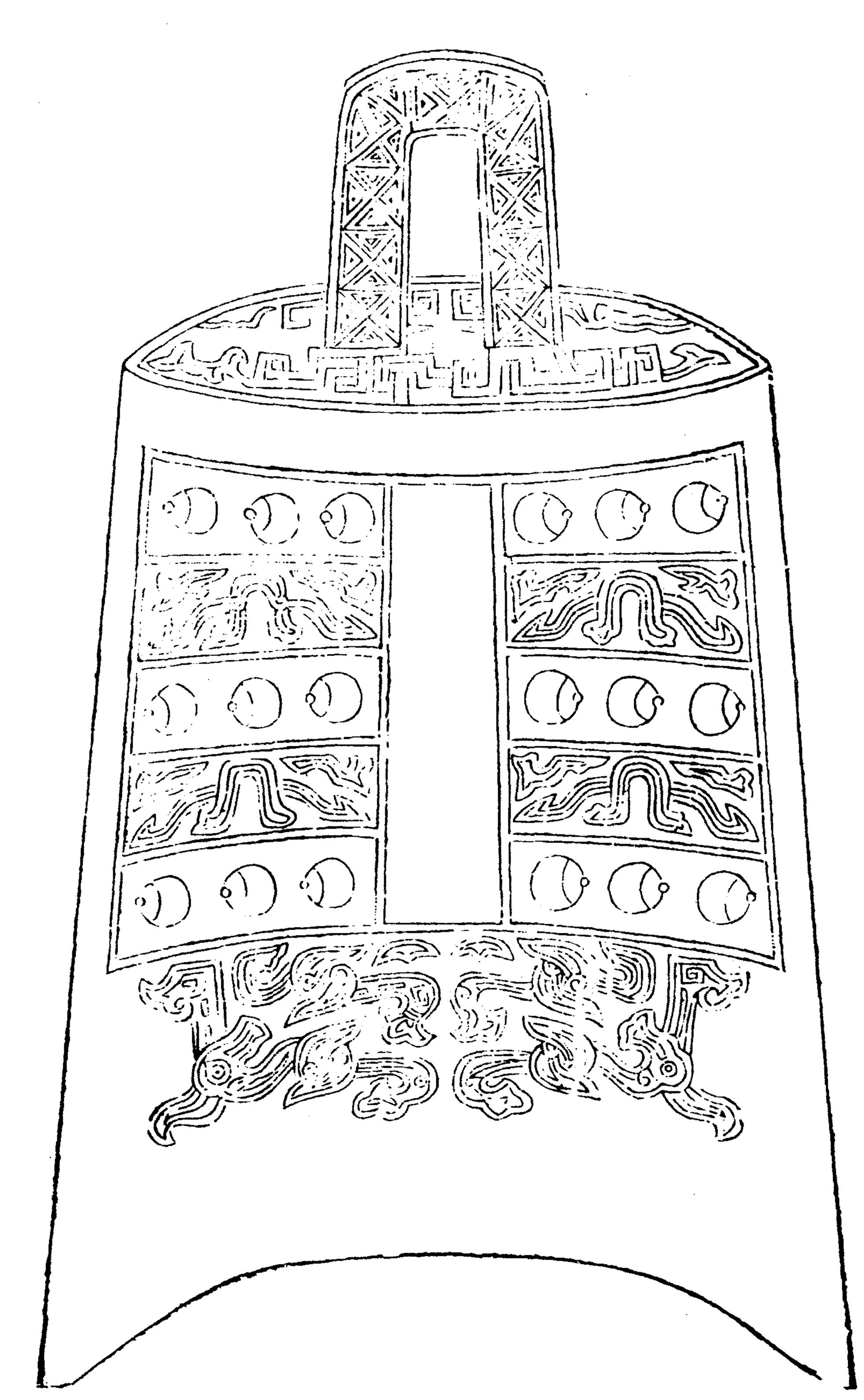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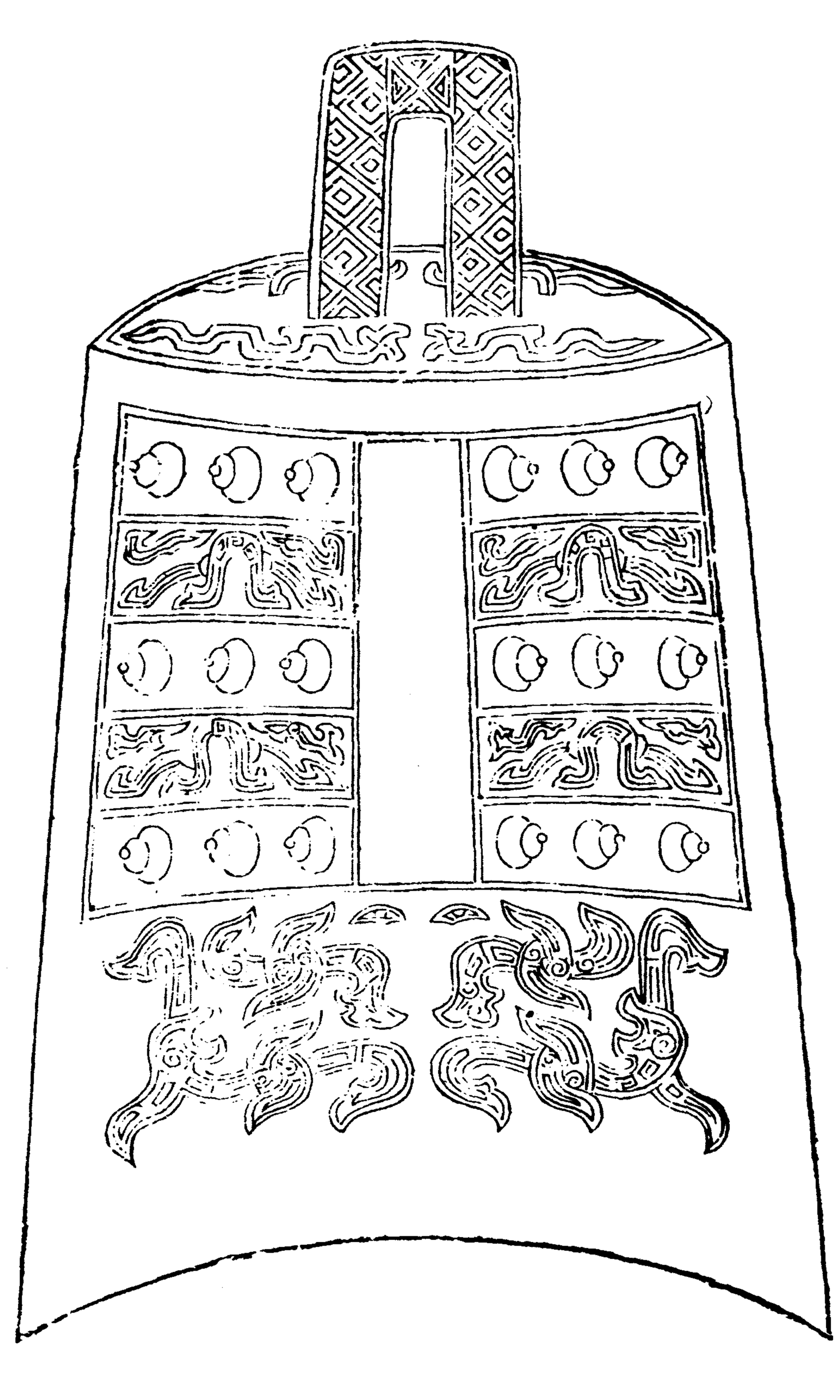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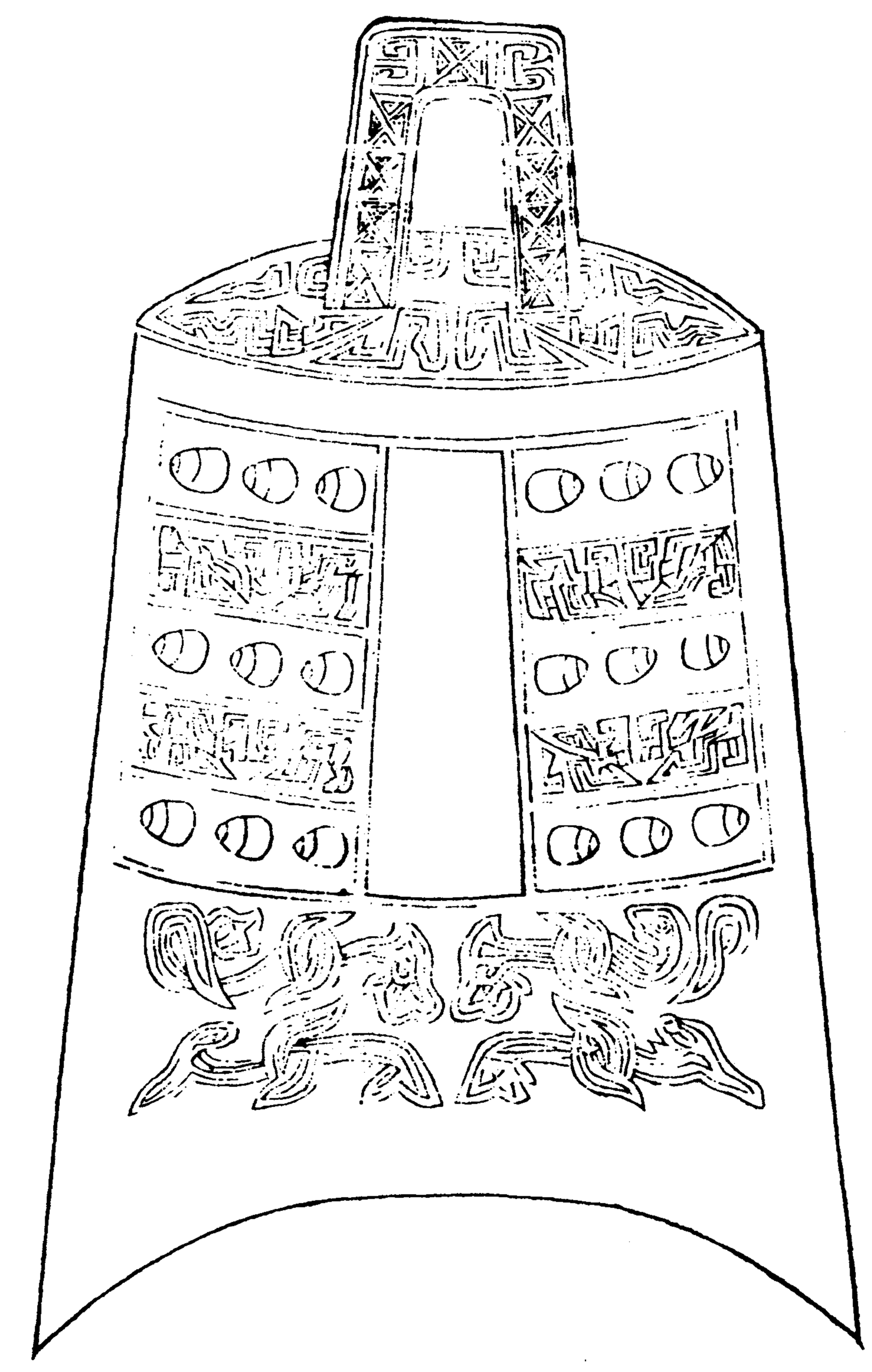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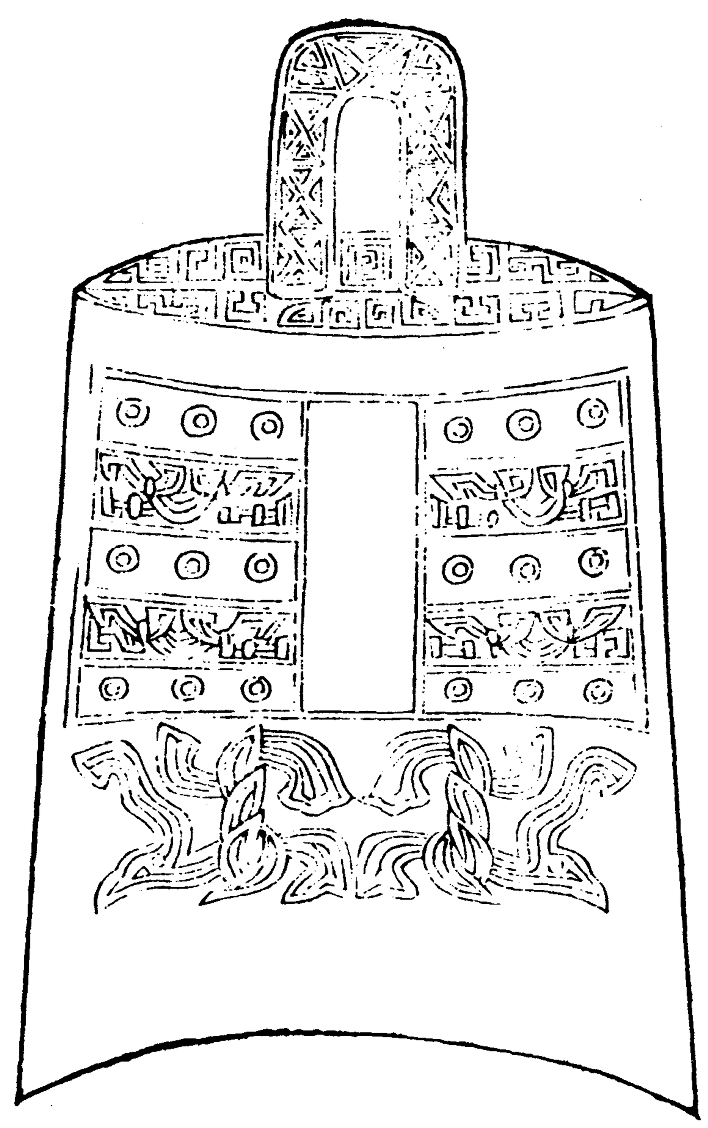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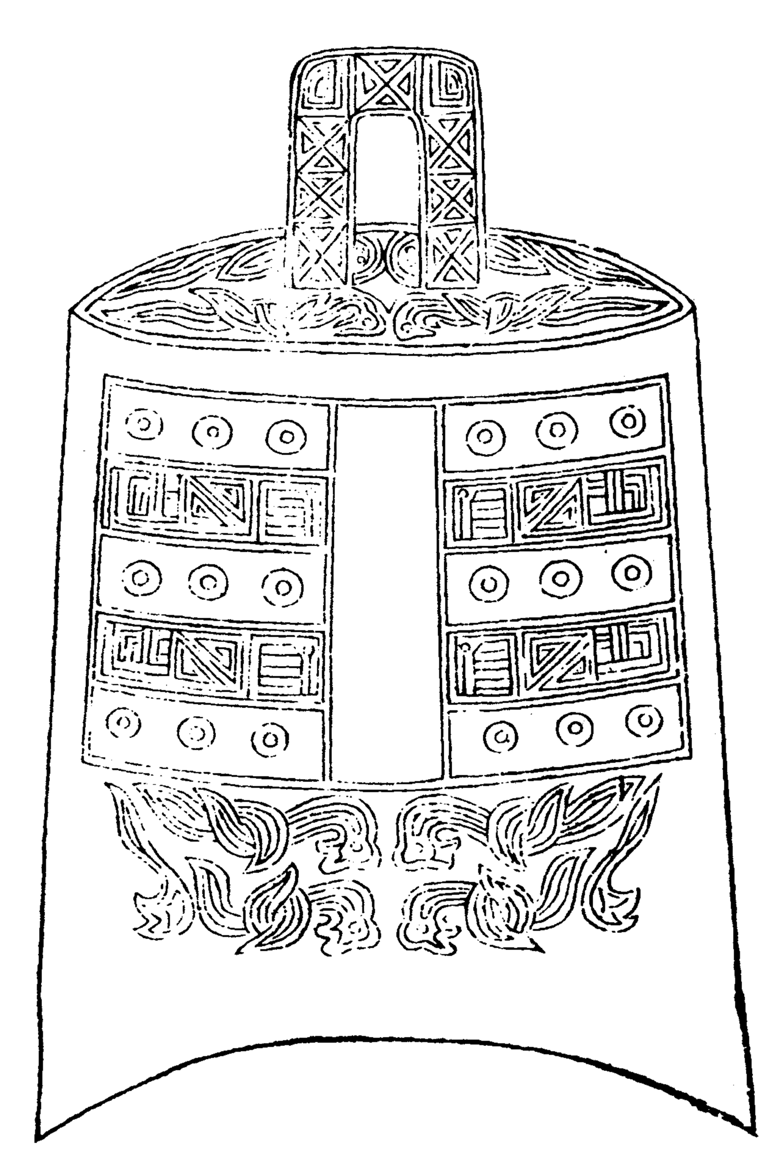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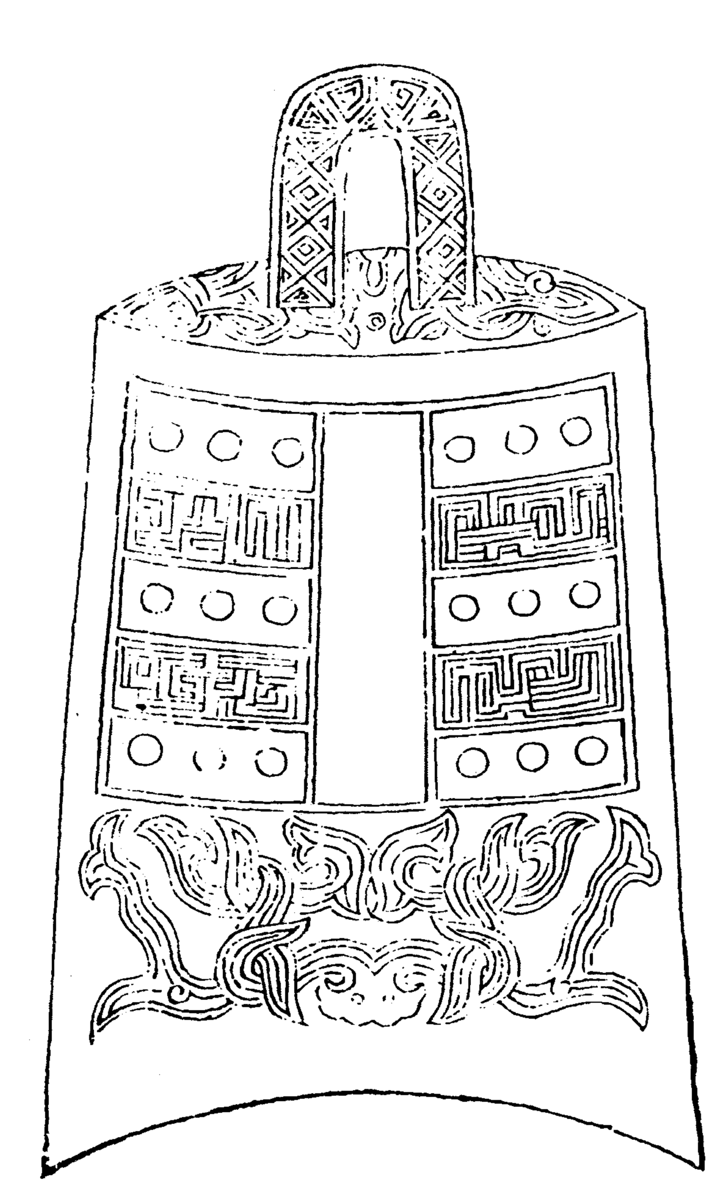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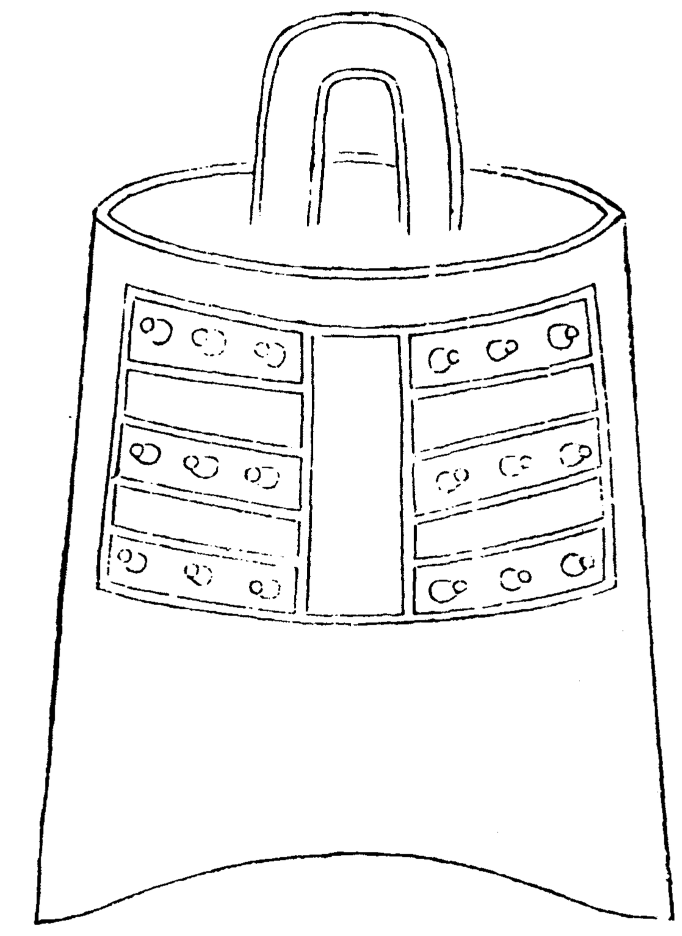
周小編鐘七



周小編鐘八



周小編鐘九



第一器高七寸四分鈕高二寸一分闊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三分橫四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有半無銘

第二器高七寸四分鈕高二寸闊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兩銑相距五寸四分橫四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四兩無銘

第三器高七寸鈕高二寸一分闊一寸兩舞相距四寸一分橫二寸九分兩銑相距五寸橫三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四斤十有二兩無銘

第四器高六寸八分鈕高二寸闊一寸五分兩舞相距四寸一分橫三寸兩銑相距五寸橫三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四斤一兩無銘

第五器高六寸二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四分兩舞相距三寸八分橫三寸一分兩銑相距四寸七分橫二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三斤十有二兩無銘

第六器高五寸九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一分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五分兩銑相距四寸四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分重一斤十有五兩無銘

第七器高四寸六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
二分兩舞相距三寸六分橫二寸九分兩銑
相距三寸五分橫一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
二分重一斤十有五兩無銘

第八器高四寸六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
二分兩舞相距二寸八分橫一寸九分兩銑
相距三寸橫二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二分
重二斤一兩無銘

第九器高三寸七分鈕高一寸三分闊一寸
一分兩舞相距二寸四分橫二寸兩銑相距
二寸八分橫一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二分
重一斤五兩無銘

右甞考律呂之制自黃鍾九寸等而下之至
應鍾四寸七分用以合陰陽之數至於為鍾
小大增益悉考於律故聲皆協應而不乖此
鍾數雖未備然其形制高下遞殺以小盖亦
取於律也彼禮圖編鍾類皆一等未嘗叅差
如此盖以厚薄取聲而不知先王以律為本
惜乎甬變而為環鈕枚景變而為旋螺稽之
周官制度故已小異盖其文飾氣韻與許子
鍾頗相類殆晚周之物而文益縟耳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二十四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五

鐘四 三十器

周 二十一器

蟠紋鐘一

蟠紋鐘二

花乳鐘一

花乳鐘二

雙蟠鈕鐘

虵鈕鐘

環鈕鐘一

環鈕鐘二

虎鐘

荇葉鐘

虬鈕鐘一

虬鈕鐘二

鳳鈕鐘一

鳳鈕鐘二

辟邪鐘一

辟邪鐘二

辟邪鐘三

辟邪鐘四

辟邪鐘五

辟邪鐘六

大呂鐘

漢 六器

辟邪鐘一

辟邪鐘二

環鈕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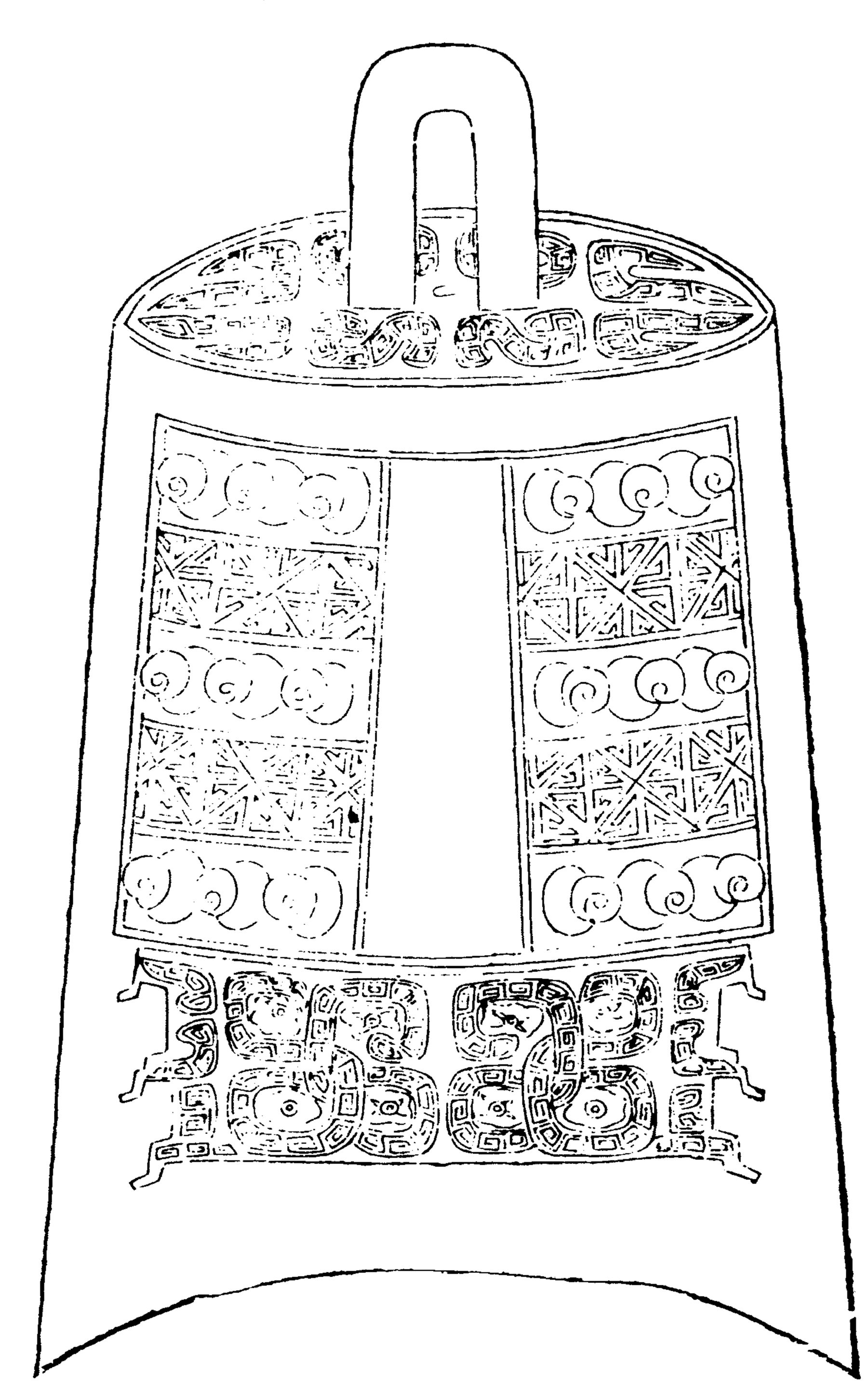
環鈕鐘二

對蟠鈕鐘

饕餮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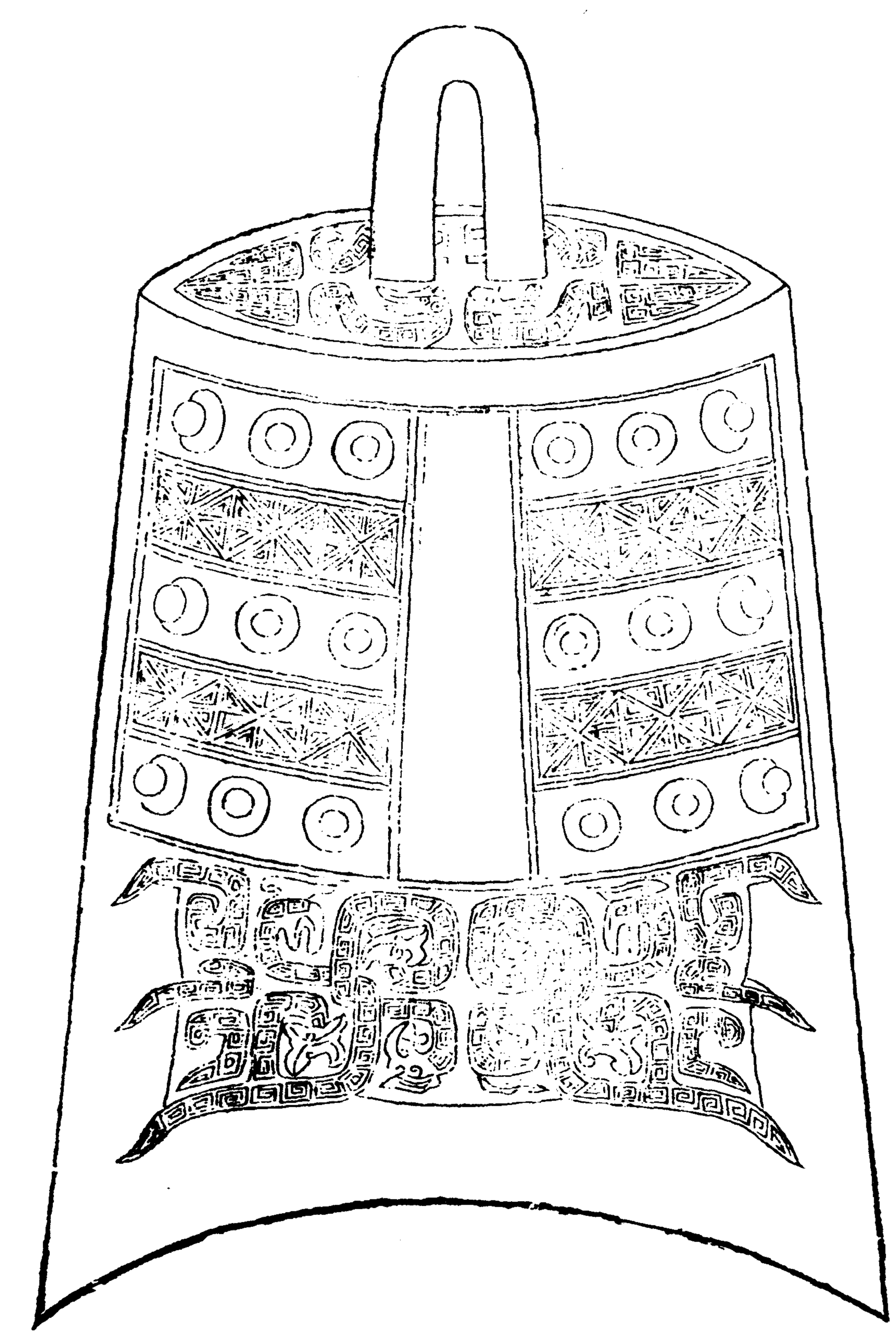
六朝 三器

周螭紋鐘一



高七寸鈕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三寸九分横三寸二分兩銑相距六寸七分横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四斤六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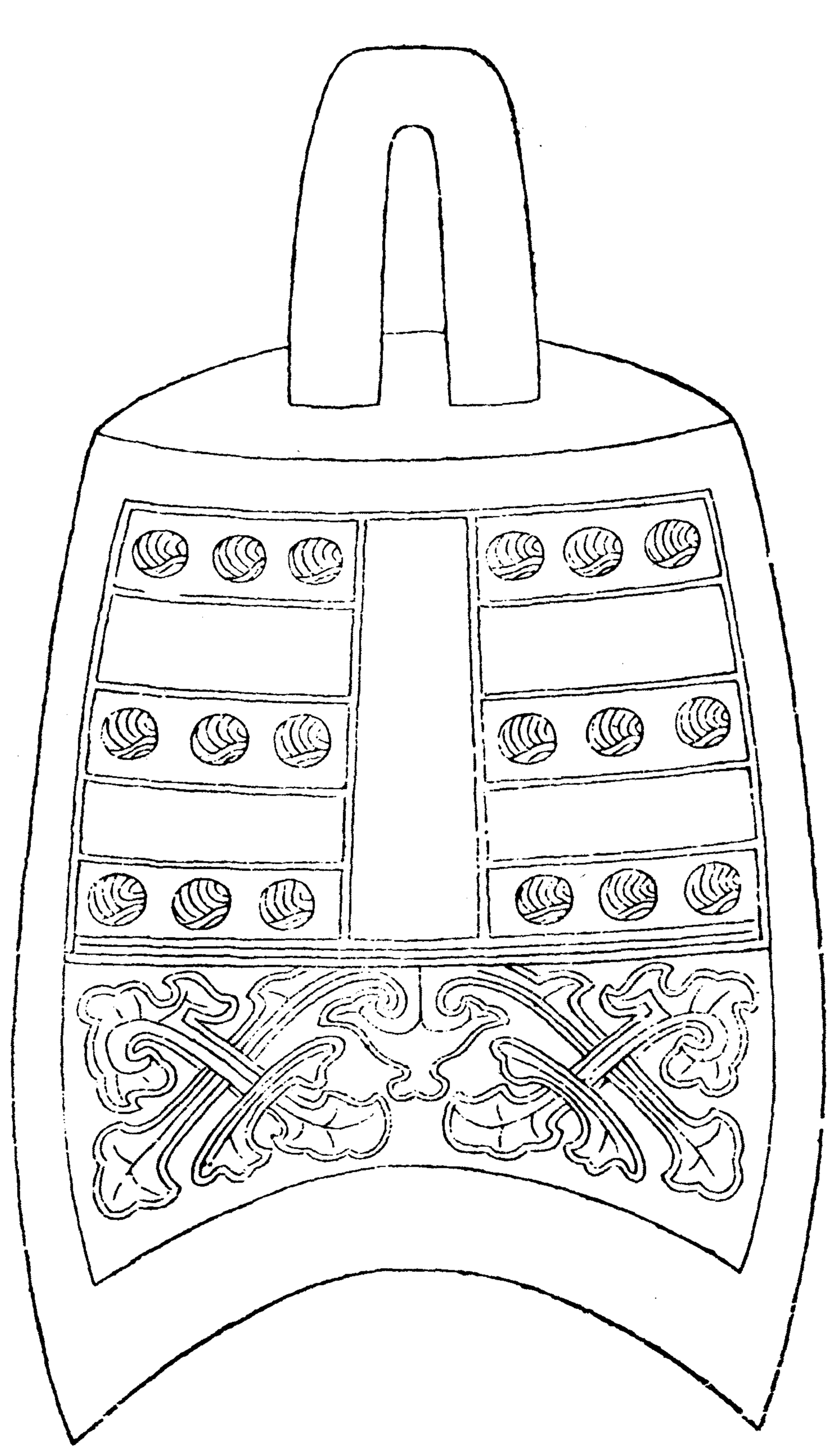
周蟜紋鐘二



高七寸八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三分兩舞相距四寸四分橫三寸七分兩銑相距五寸八分橫四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六斤四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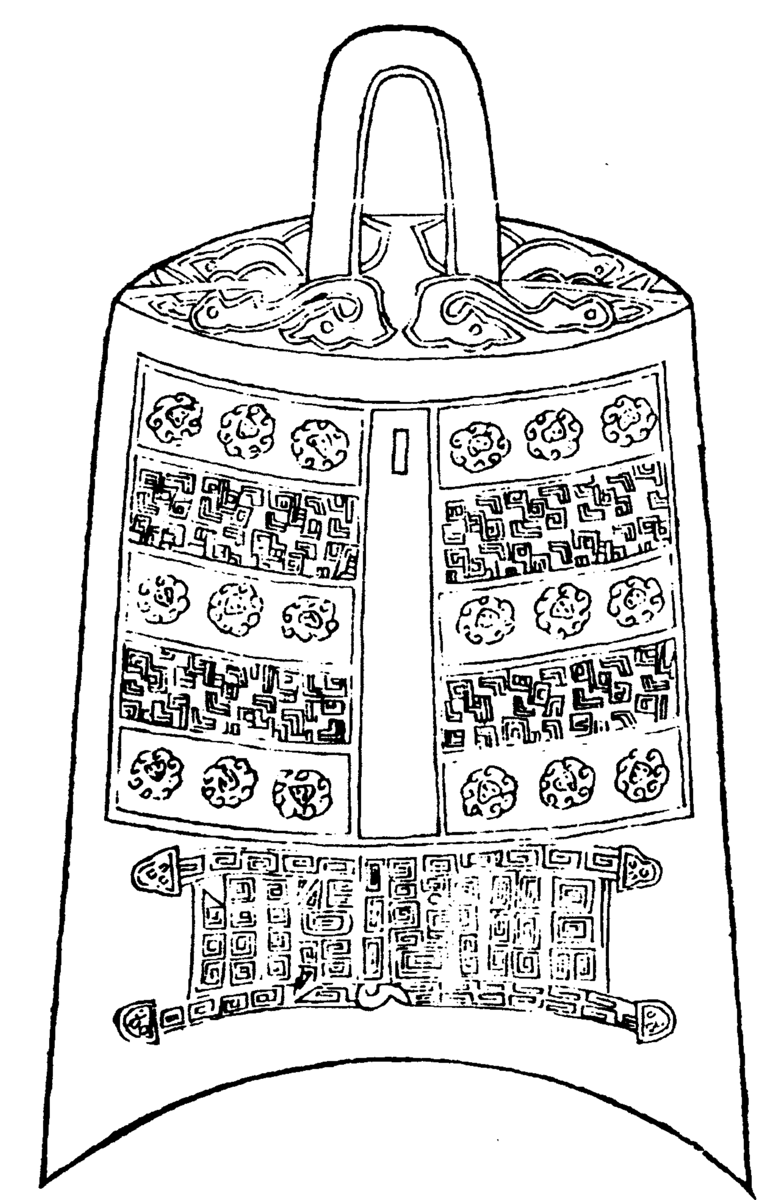
右二器是鐘即于鼓間皆為蟜紋頂亦如之其一於枚景具作螺旋之狀其二則枚景有如金鋪上既不為衡甬而若鐶可係以下垂觀其製蓋亦古鐘之稍變者也

周花乳鐘一



高七寸鈕高二寸四分闊一寸七分兩舞相距四寸六分橫三寸四分兩銑相距四寸八分橫五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五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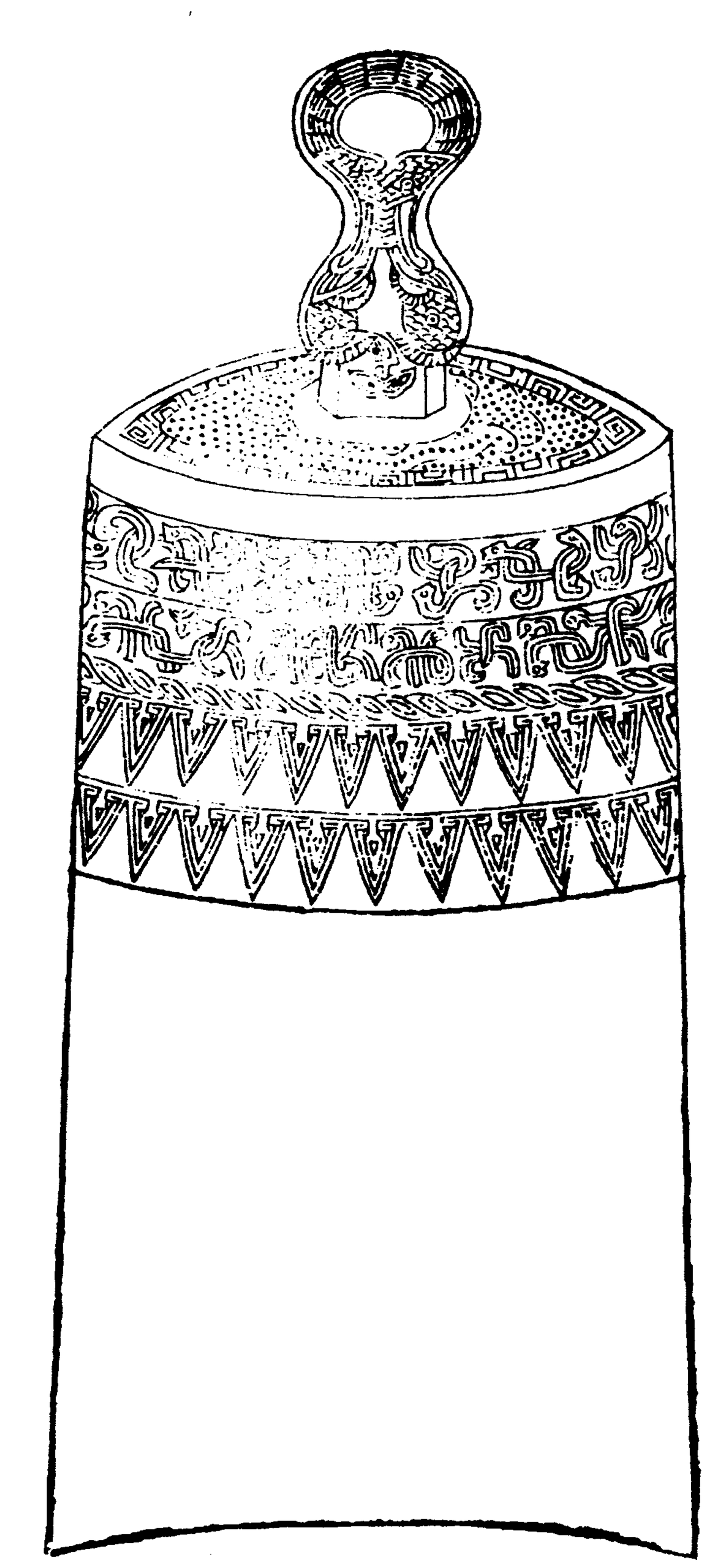
周花乳鐘二



高五寸一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三寸五分橫二寸六分兩銑相距三寸四分橫二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斤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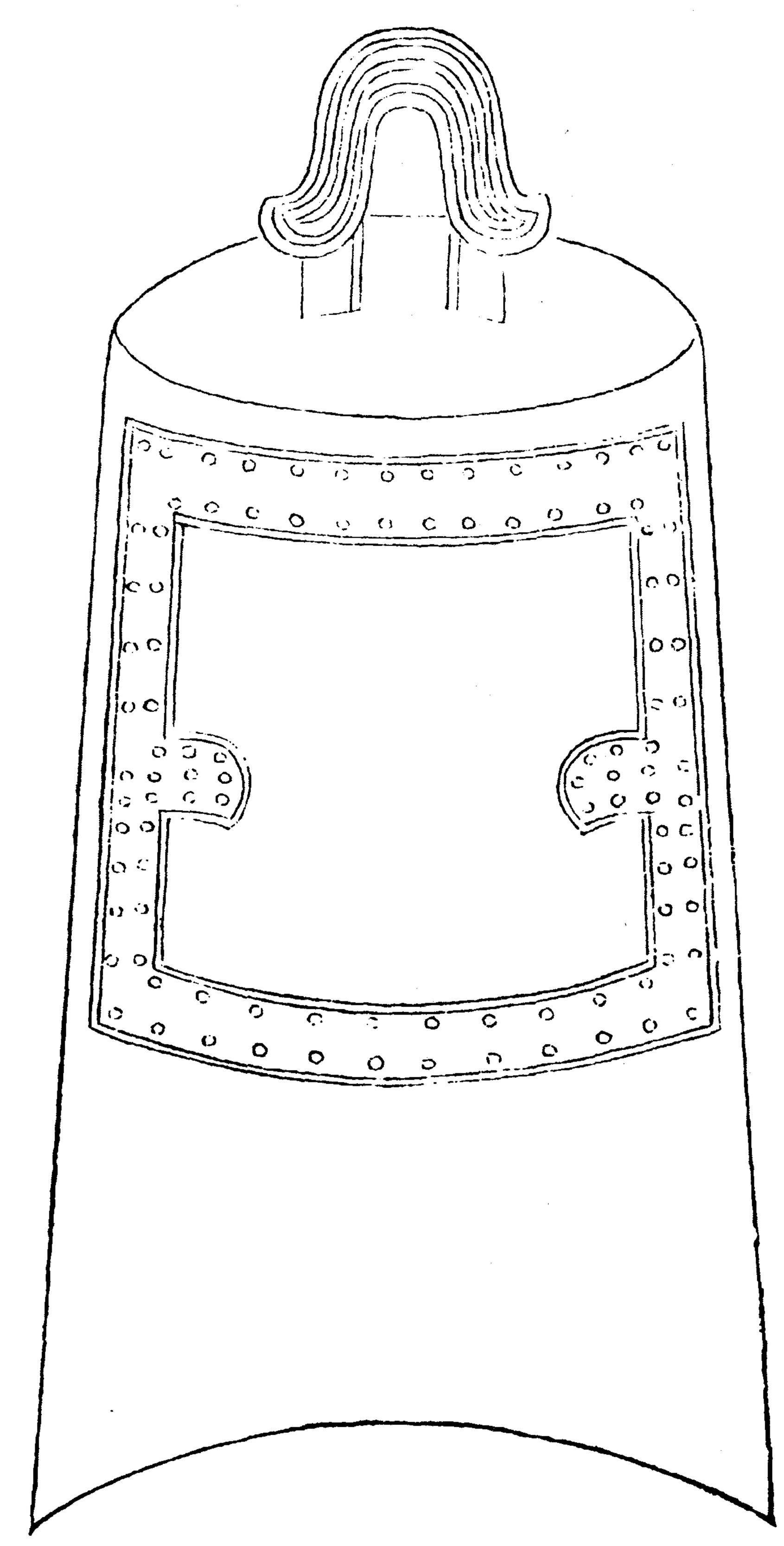
右二器上設小鈕不為衡甬而枚作旋螺著以花紋獸面大體與許子鐘相類云

周雙螭鈕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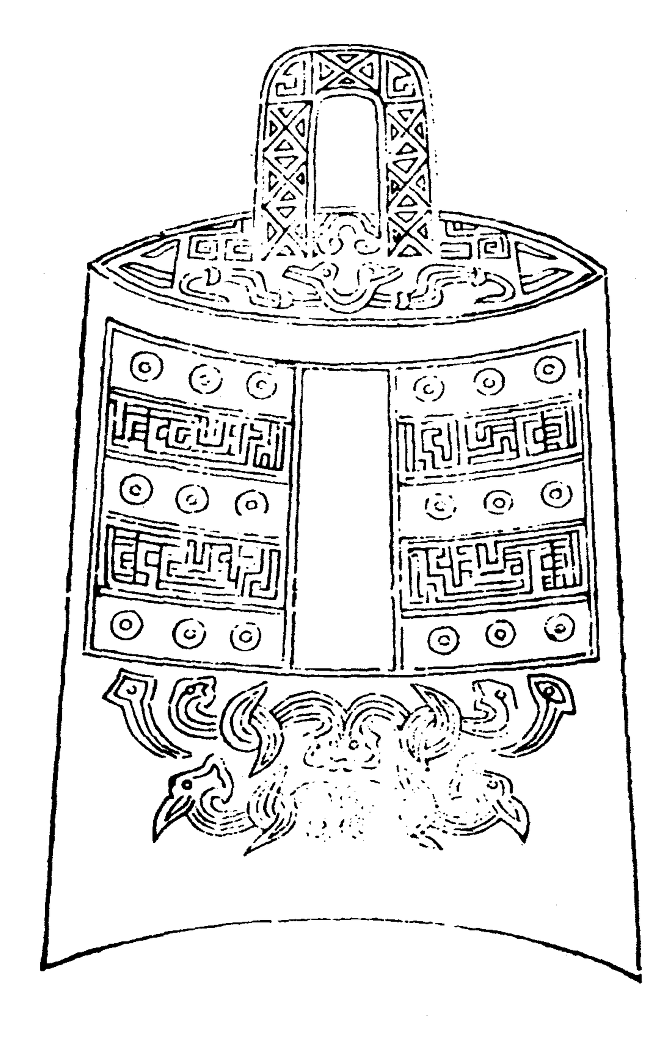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八分鈕高三寸闊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橫三寸六分兩銑相距四寸五分橫四寸二分重八斤無銘是器全與周物不類而形制若鐸復無鉦鼓枚篆之飾甬作雙螭糾錯其尾若環環之中為獸首舞上以四虬蟠屈相向舞間布以細紋承以垂花其聲清越而長非他鐘之比當是周末變易不一遂致是耳 此器重厚倍常當是古鈞後同

周虵鈕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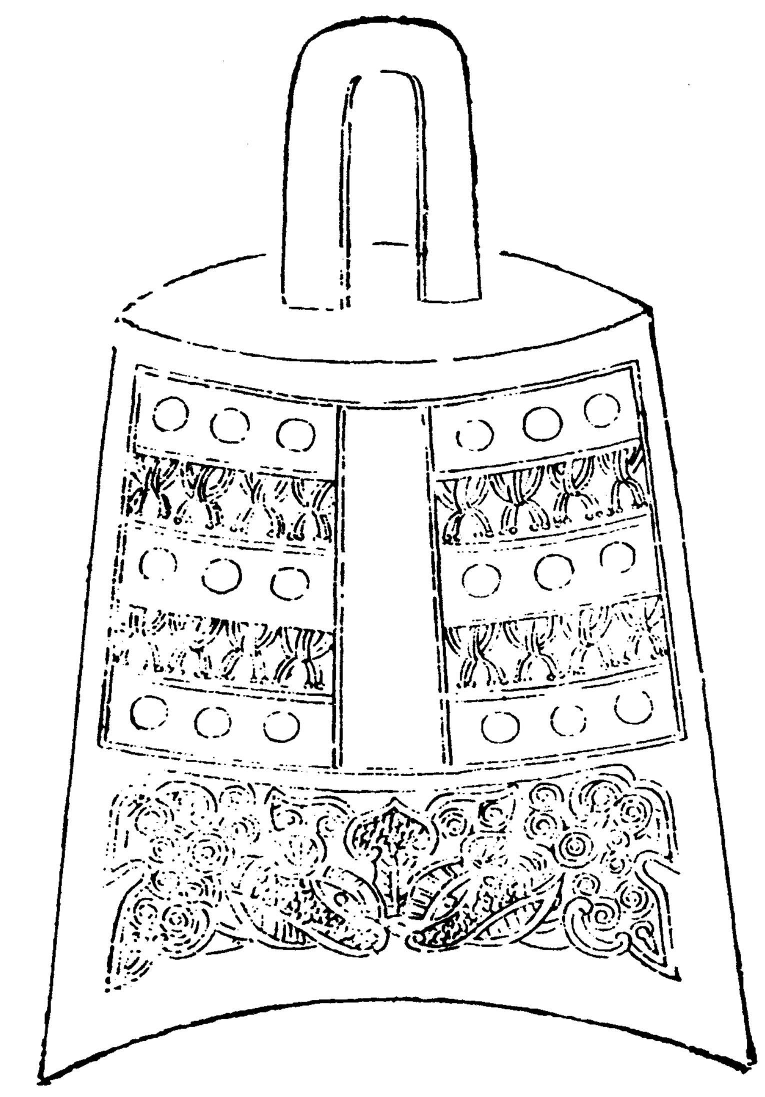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七分鈕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兩舞相距三寸三分橫三寸兩銑相距四寸二分橫三寸六分重六斤九兩無銘是鐘比諸鐘特不類而全若鐸變甬而為鈕且無枚焉但兩面作碎乳布之其鈕獨狀以虵按詩言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虵維蛇女子之祥則虵陰類凡鐘屬陰而鼓屬陽於是以虵識之蓋昔人所以取象命意皆有微意存乎其間也

周環鈕鐘一



高三寸三分鈕高一寸一分闊八分兩舞相距二寸二分橫一寸六分兩銑相距二寸五分橫一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分重一斤無銘

周環鈕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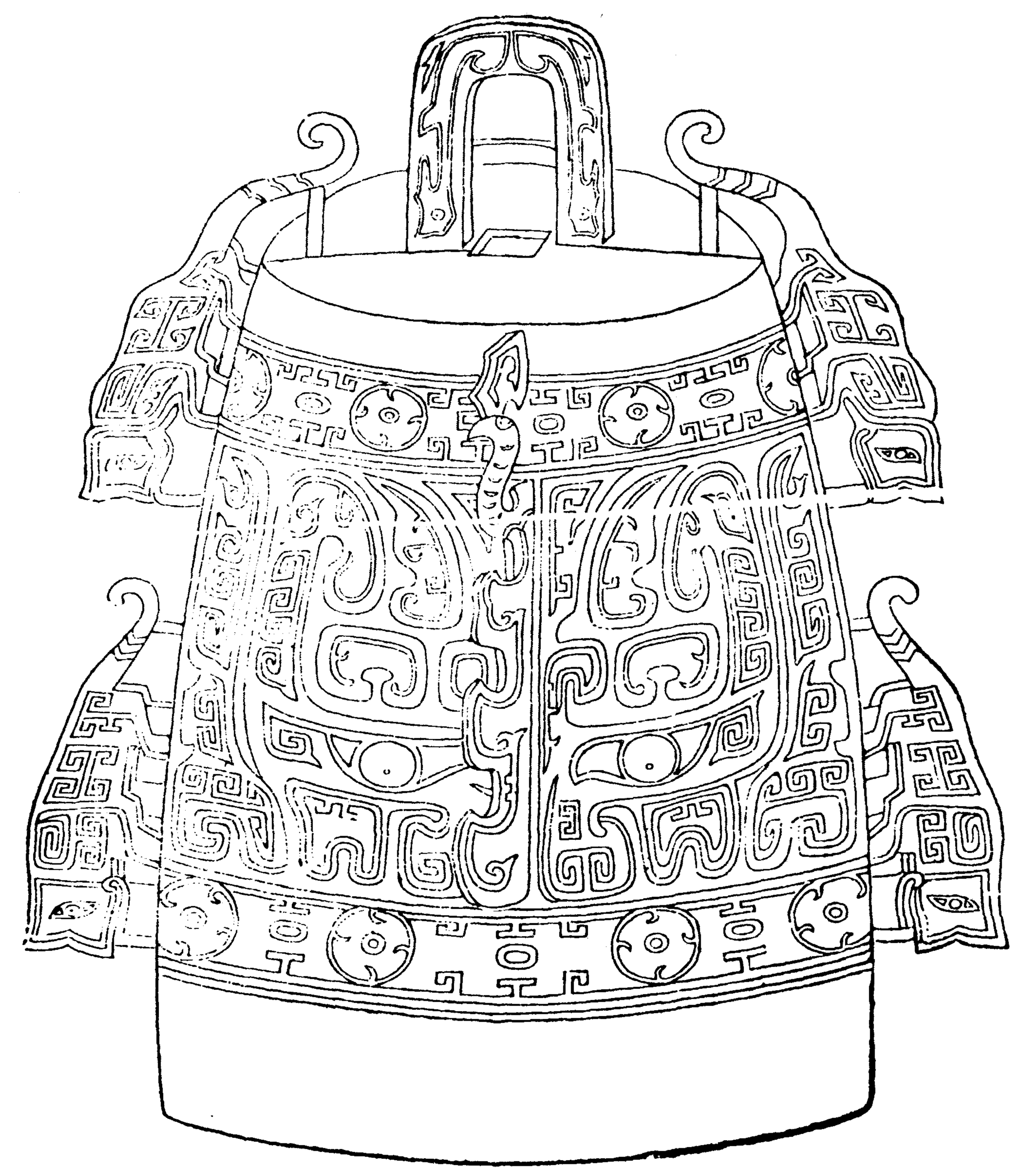


高四寸一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兩舞相距二寸七分橫二寸一分兩銑相距三寸三分橫二寸三分枚三寸六各長一分重一斤一兩無銘

右二器周官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鐘有所謂小鐘爾雅謂大鐘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用之處若樂鐘則雅特鐘鎛鐘編鐘三者而已編鐘乃其小者也是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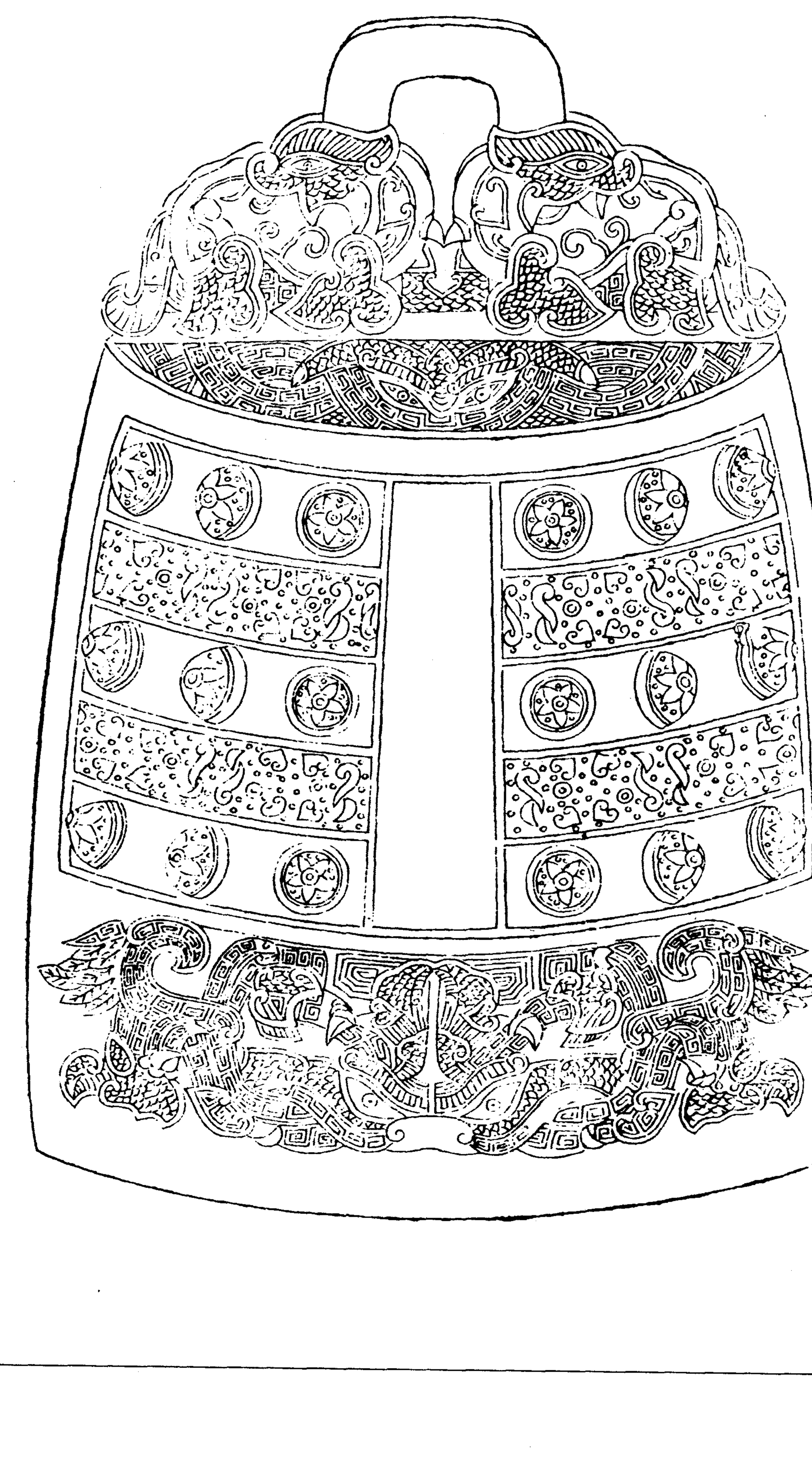
上為環鈕不作衡甬於枚介舞間虬紋盤結而形製尤小其編棧之屬歟然久藏奧壤銅滓凝積扣之略無聲非特如摩石而已其可取者煎鍊鎔範為足觀焉

周甬鍾



右高一尺一寸一分鈕高三寸闊三寸二分兩舞相距六寸一分橫四寸五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橫六寸五分重二十四斤無銘甬為西方之獸在臟則為肺而主乎憂夫樂者樂也樂極而憂必生聖人常戒懼其所未至則鍾之所以有甬焉敔為伏甬用示其止樂之節意亦如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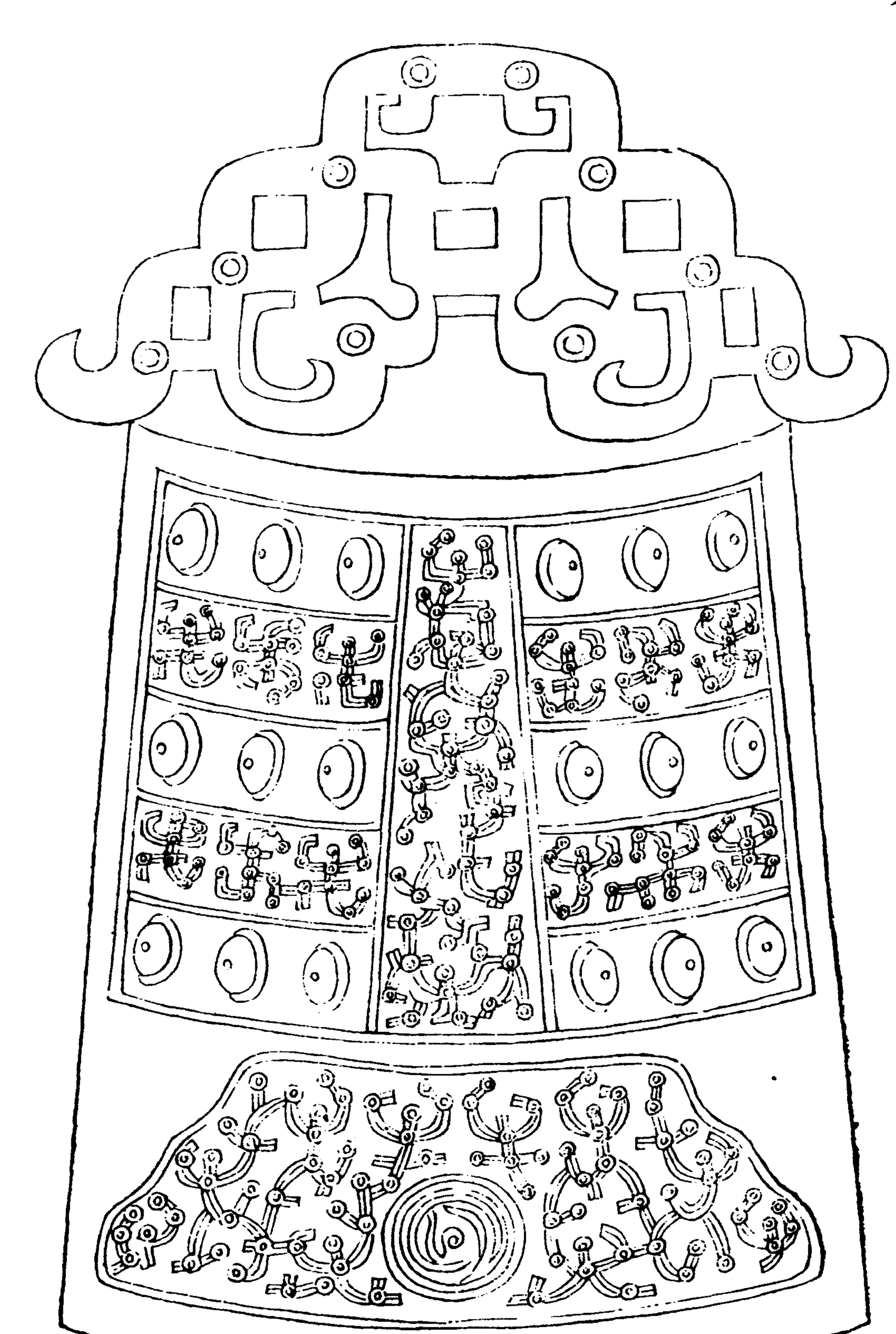
周荇葉鍾



右高九寸七分鈕高三寸三分闊七寸五分兩舞相距七寸七分橫六寸四分兩銑相距九寸二分橫七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六斤五兩無銘是鍾無甬而為鈕其鈕又為二辟邪鼓間亦作辟邪之飾三十六枚各狀荇葉且昔之饗祀凡沼沚之毛蘋蘩之菜皆可薦羞然詩人特以荇為后妃之況者以謂荇上出乎水下出乎水以象乎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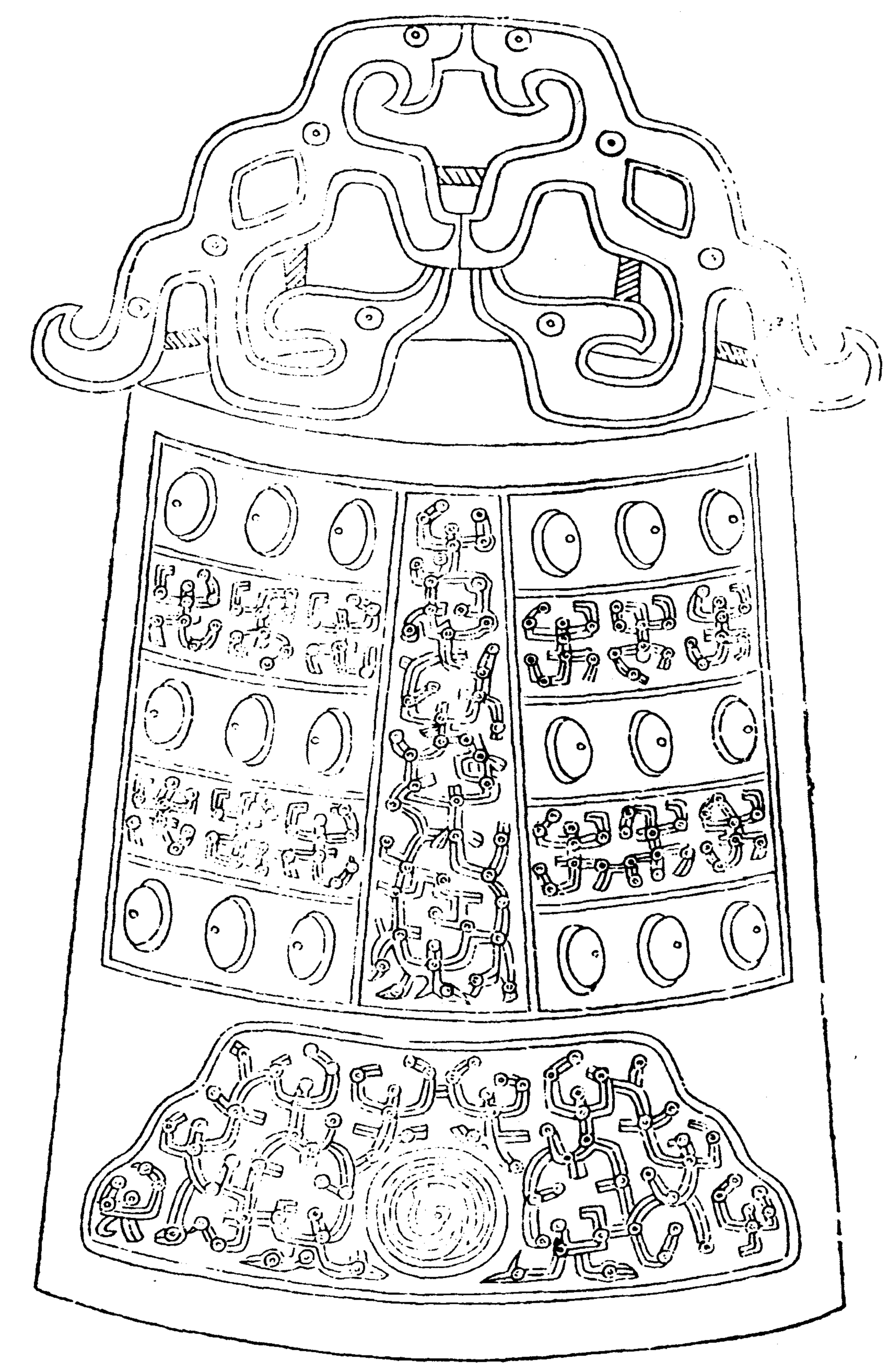
法度之中而法度所不能制則符之薦羞鐘
之合樂有得於法度之表耳

周虬鈕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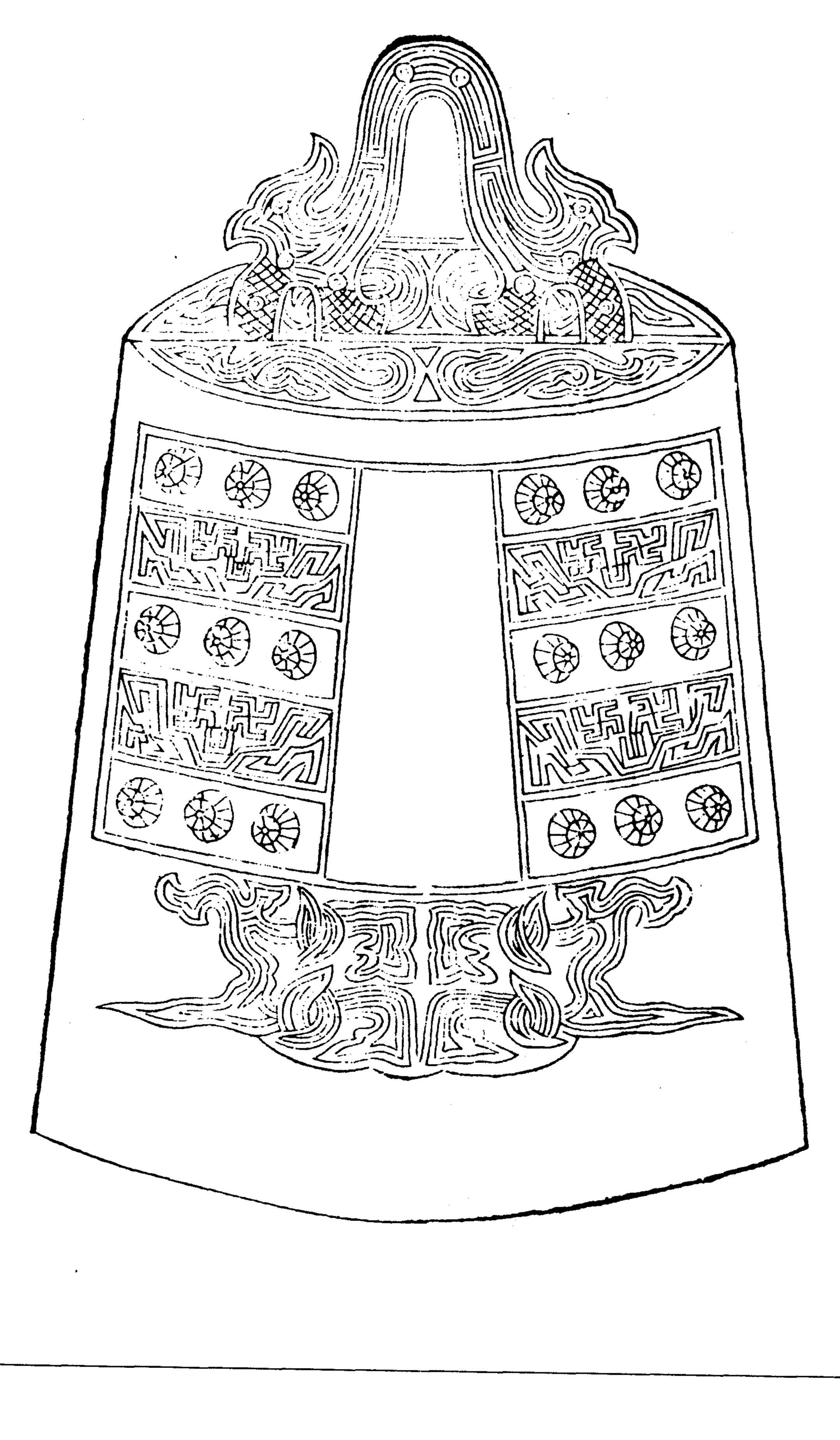
高九寸三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七寸九分兩
舞相距六寸四分橫五寸兩銑相距七寸五
分橫六寸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十二斤
十有二兩無銘

周虬鈕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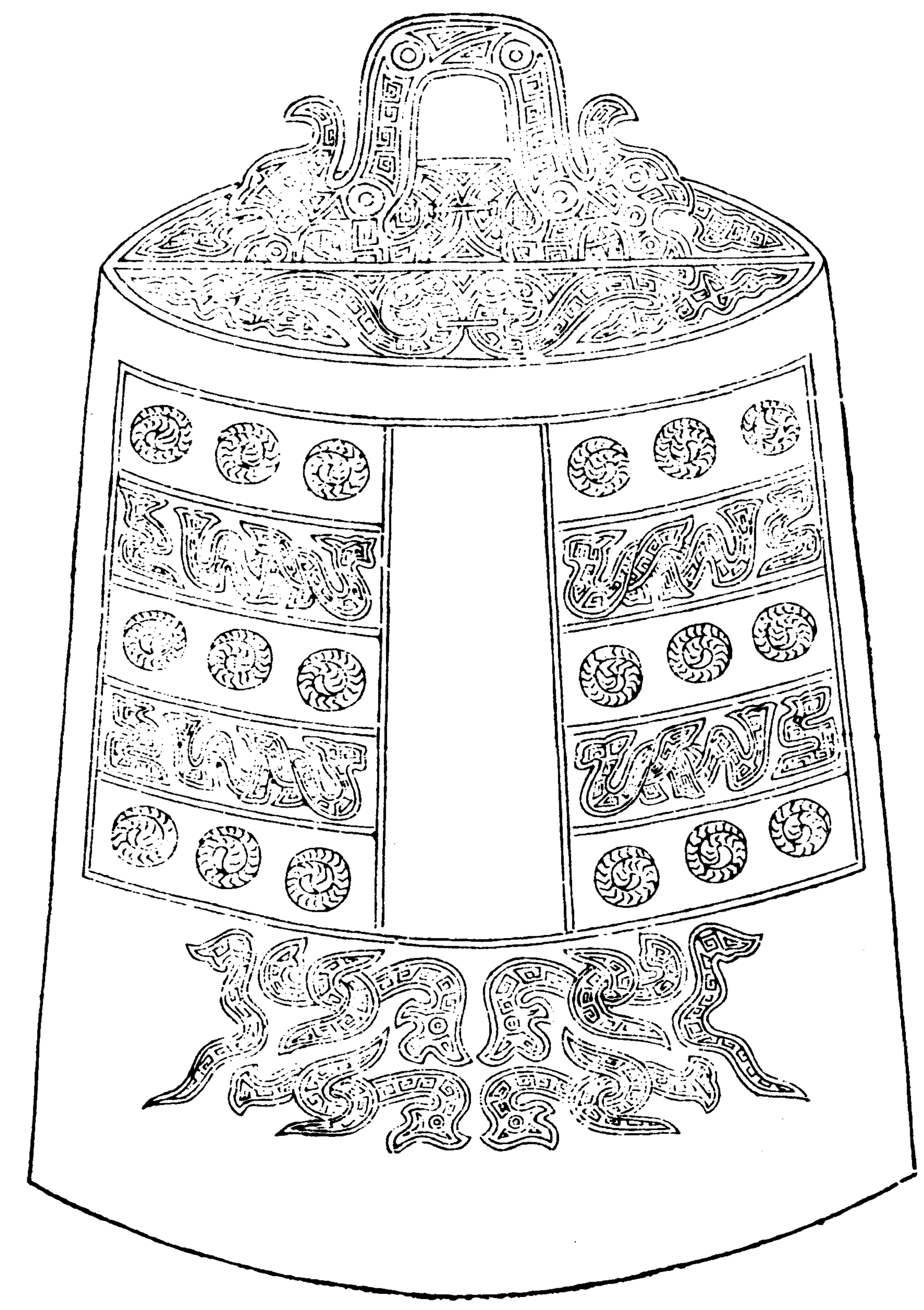
高九寸鈕高四寸闊八寸兩舞相距六寸二分橫五寸一分兩銑相距七寸六分橫六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十有二斤無銘右二器製作一類略無少異枚介鉦間皆著虬紋糾結交錯隧櫨亦如之鼓上復以蟠虬為飾不設甬以虬為鈕蓋變古制也然究其形模非秦漢之所能及要之皆晚周物耳

周鳳鈕鐘一



高八寸五分鈕高二寸五分闊三寸二分兩舞相距五寸九分橫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七寸二分橫五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十有二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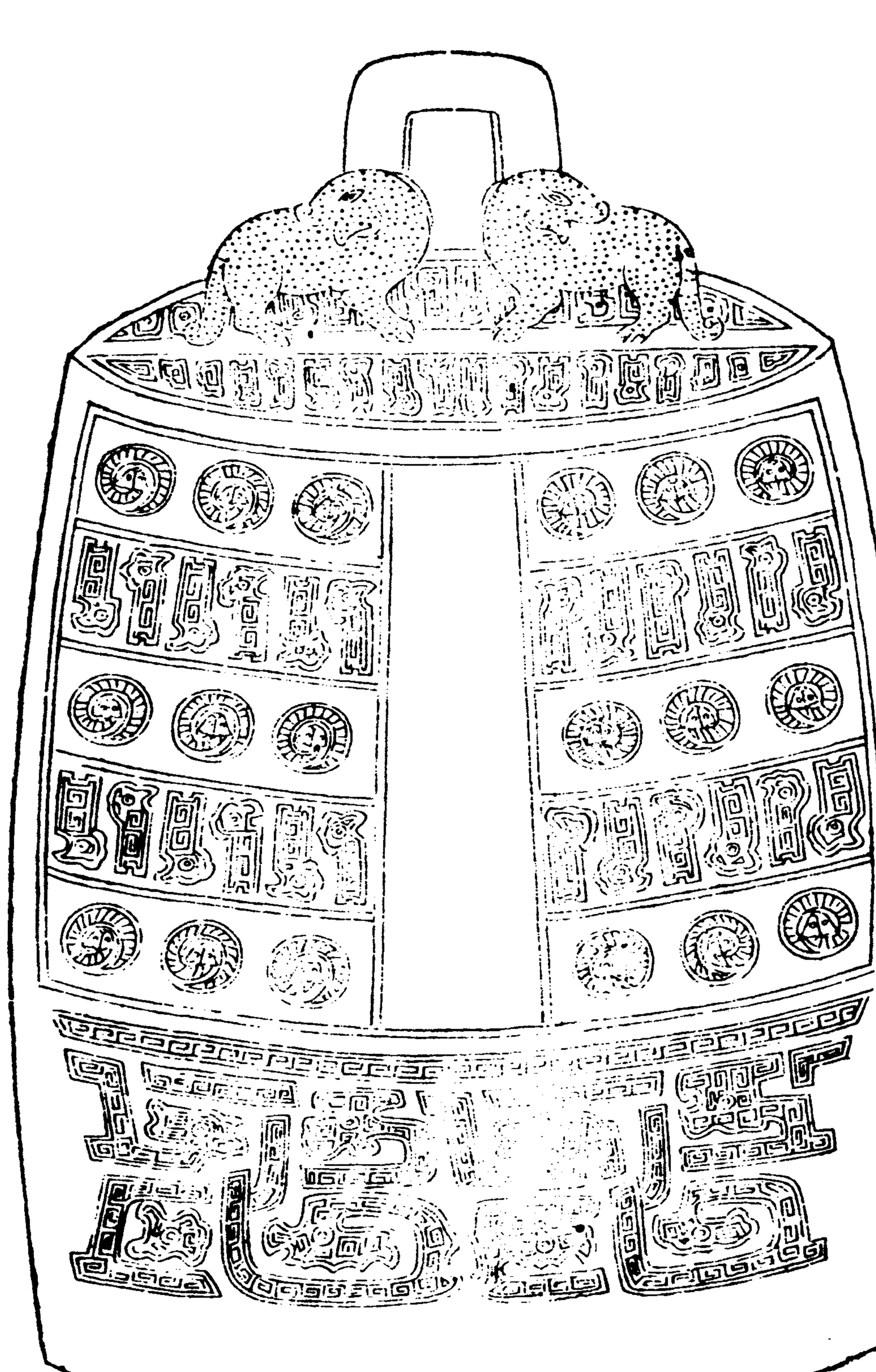
周鳳鈕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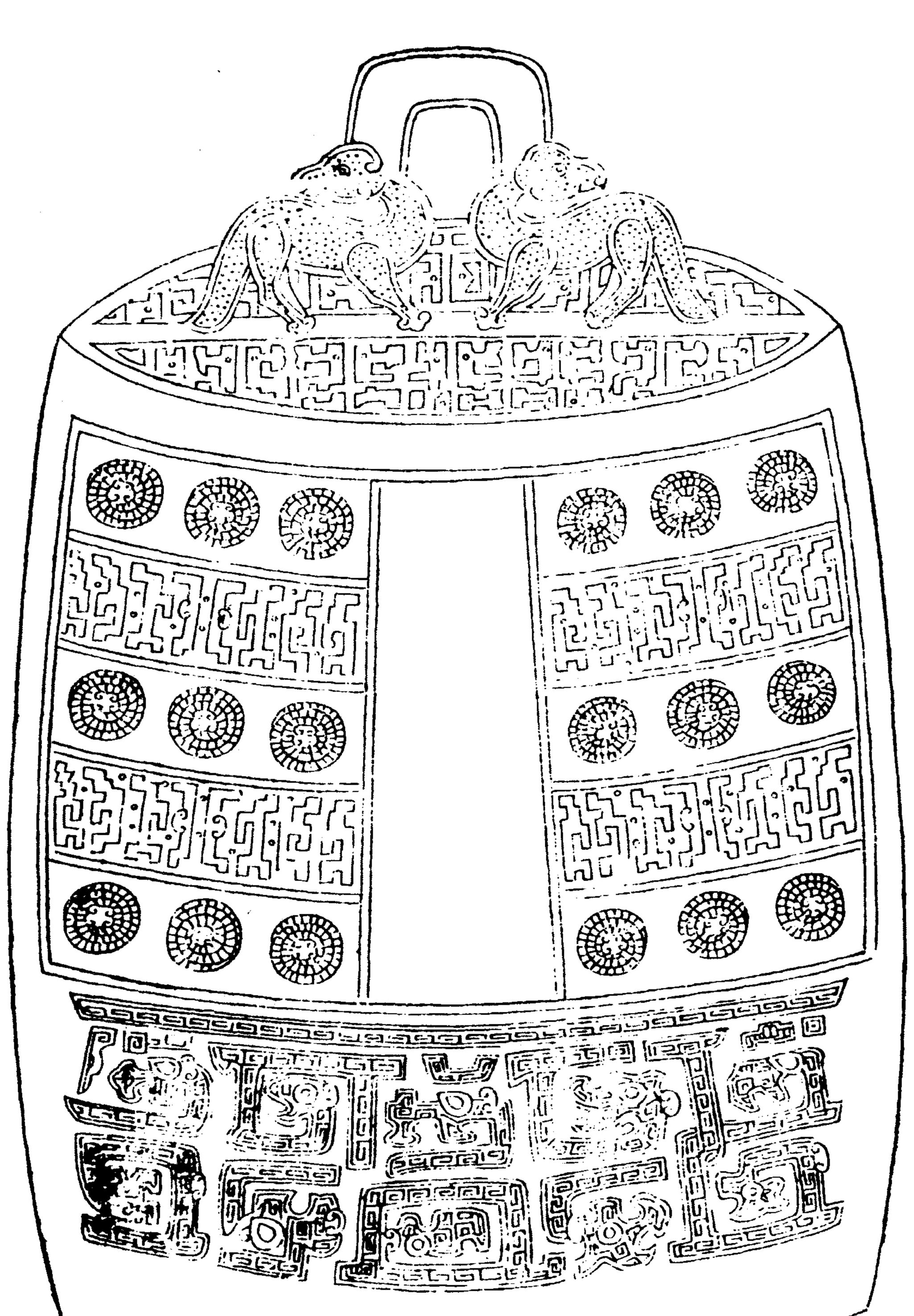
高七寸八分鈕高二寸二分闊三寸五分兩舞相距五寸五分横四寸兩銑相距六寸五分横四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九斤十有二兩無銘

右二器按鐘之設鈕其制多矣而此乃飾以鳳盖鸑鷟鳴於岐山而為興王之瑞則此鐘疑有所取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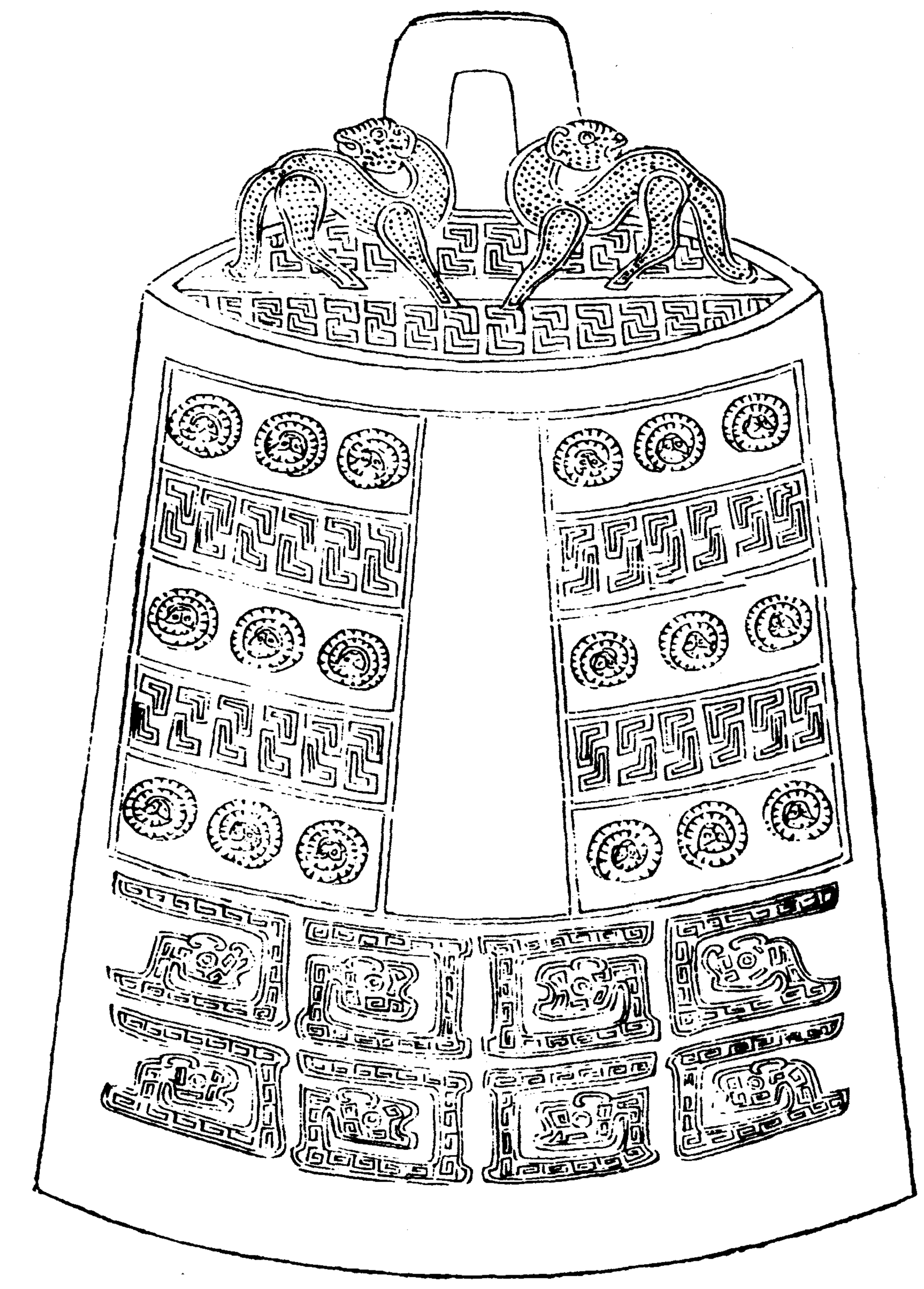
周辟邪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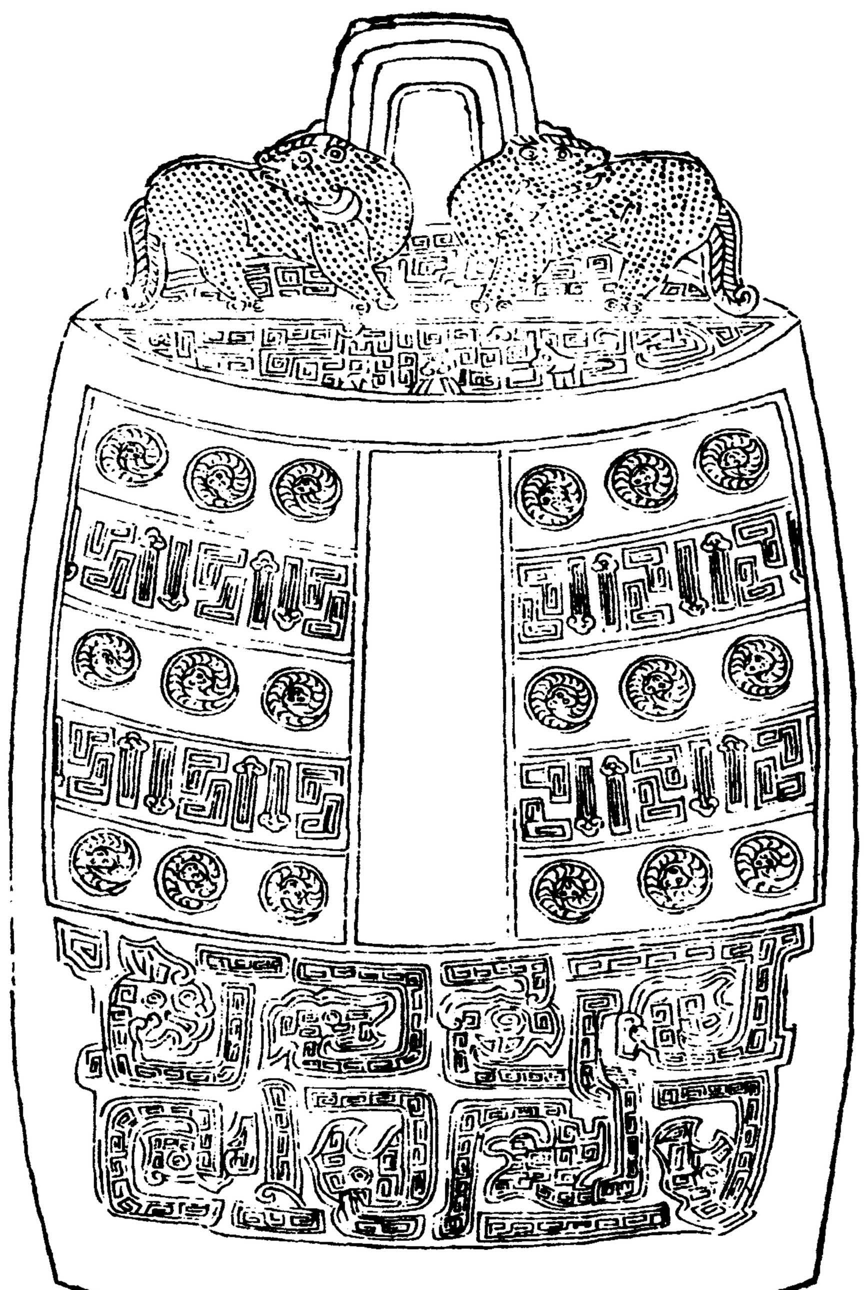
周辟邪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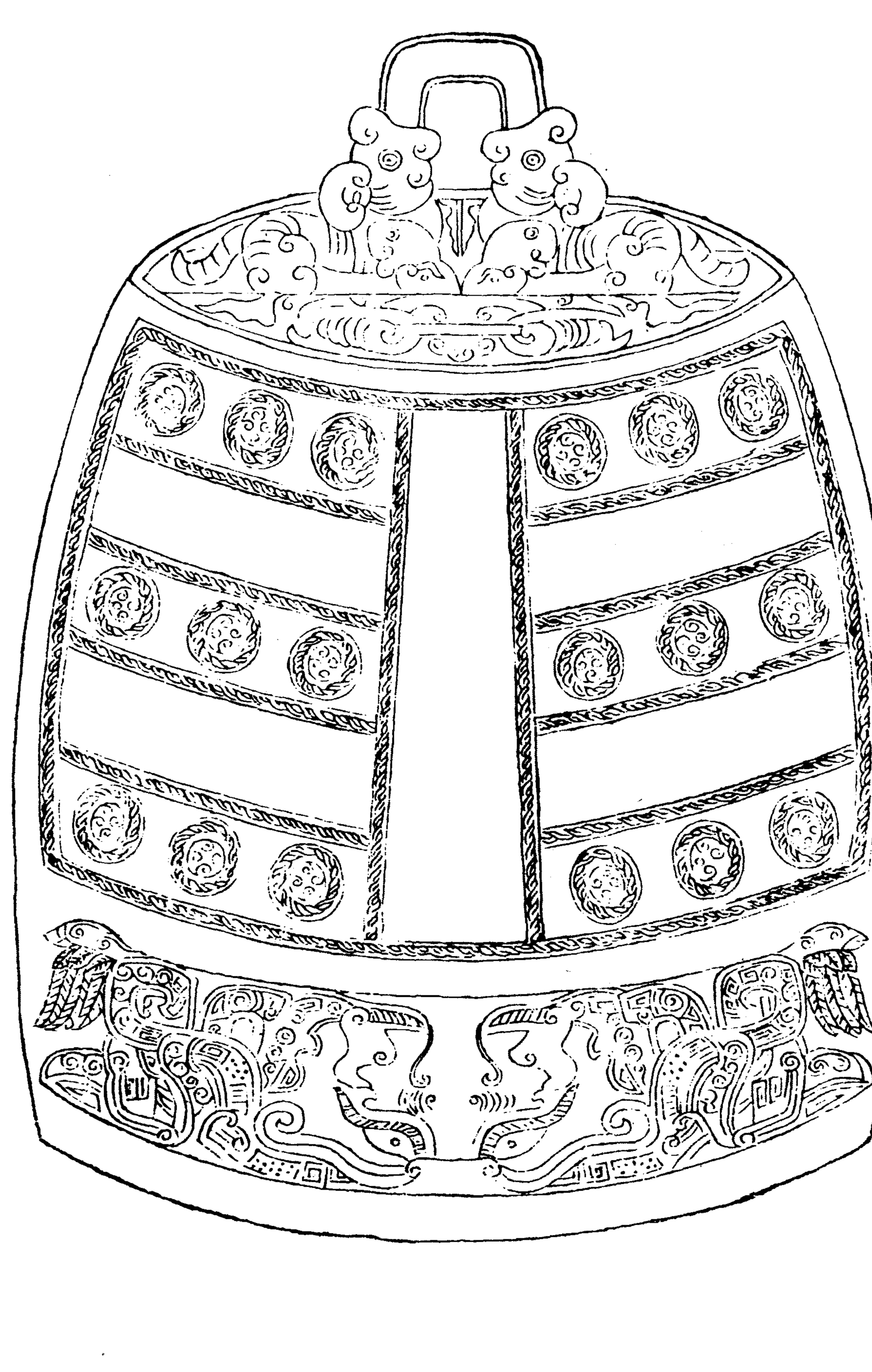
周辟邪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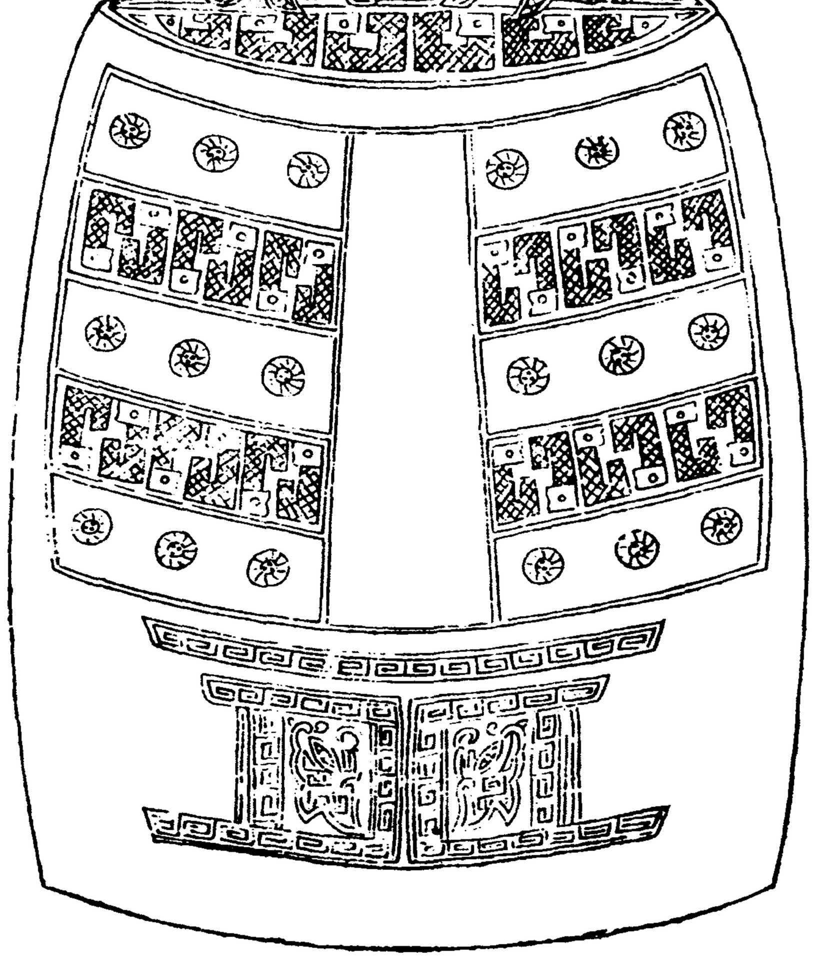
周辟邪鐘四



周辟邪鐘五



周辟邪鐘六



第一器高六寸九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九分橫二寸五分兩銑相距五寸四分橫二寸九分枚三十六重五斤一十二兩無銘

第二器高六寸五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四分橫二寸九分兩銑相距五寸六分橫三寸一分重五斤四兩枚三十六無銘

第三器高六寸五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六分橫二寸一分兩銑相距六寸橫三寸重五斤三兩枚三十六無銘

第四器高八寸鈕高二寸七分闊二寸一分兩舞相距六寸橫二寸六分兩銑相距六寸五分橫三寸三分重八斤七兩枚三十六無銘

第五器高六寸九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二寸五分兩舞相距五寸三分橫三寸五分兩銑相距四寸四分橫三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二兩無銘

第六器高九寸鈕高二寸二分闊三寸四分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橫五寸兩銑相距六寸八分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四斤十有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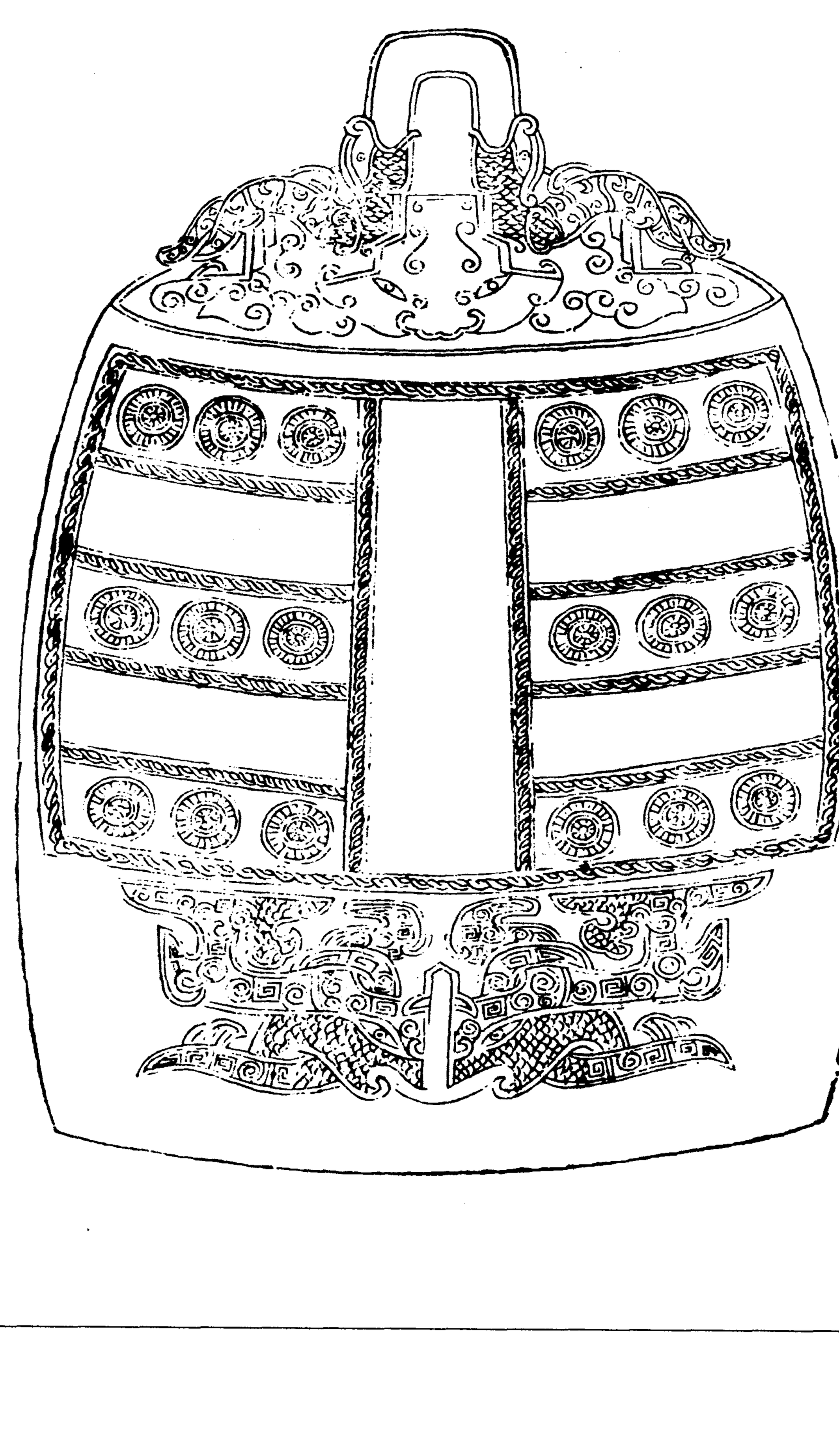
右六鐘枚景皆作旋螺設辟邪以為鈕蓋古人造鐘於旋榦之間著蹲熊蟠龍辟邪為飾是鈕也猶取於此古人寓意殆未可詳而製作與周官所載不同又無銘款以稽世次疑其為晚周物也凡鐘飾以辟邪皆漢物

周大呂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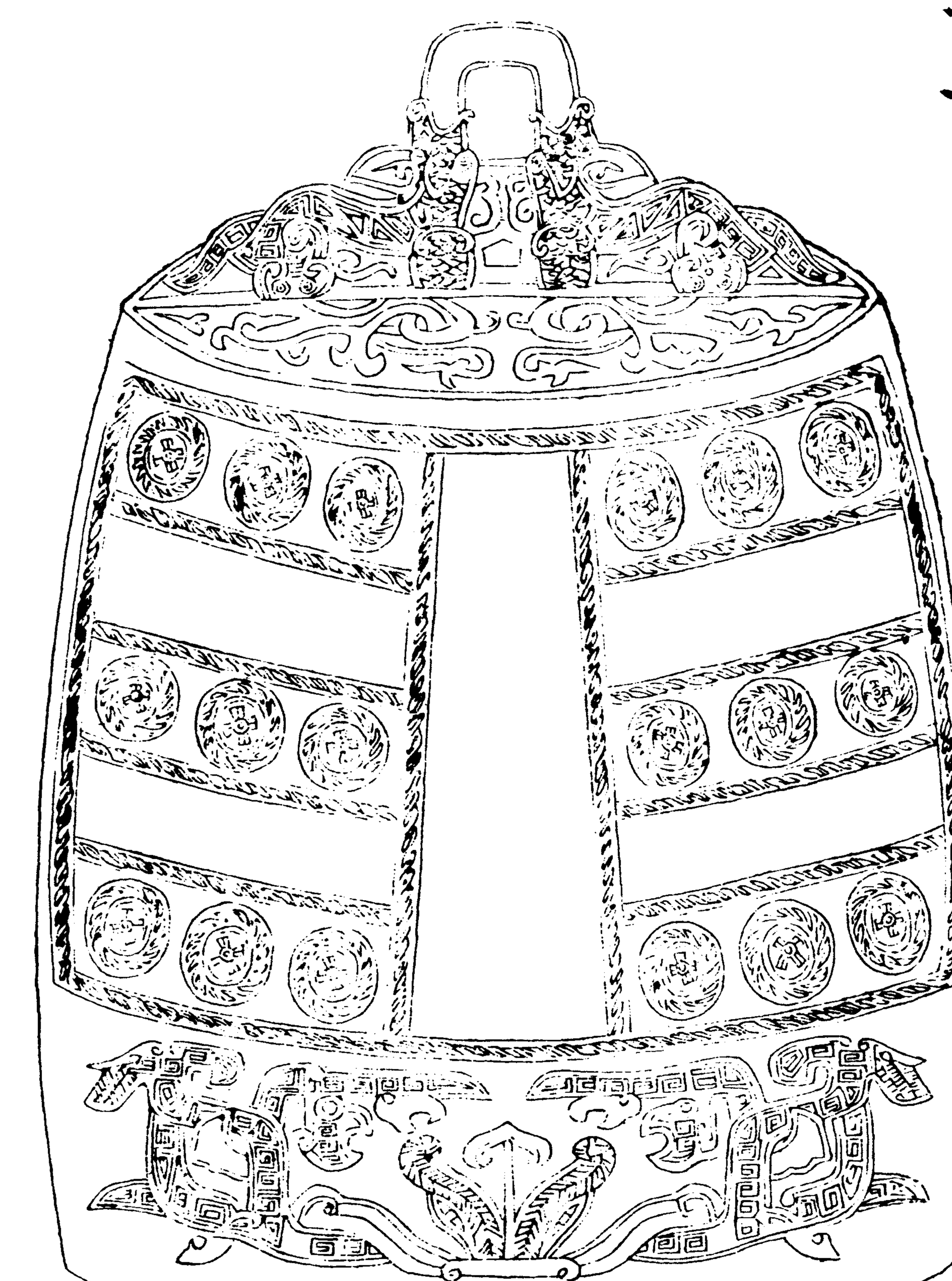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七分鈕高一寸七分兩舞相距三寸六分横二寸七分兩銑相距三寸三分横二寸五分重三斤四兩無銘是鐘與前太蔟鐘嘗出以命典樂劉詵扣大晟鐘以參驗之與大呂清聲適相合蓋六呂之鐘也今考其製作維聲及形清越而精緻枚甬又特與漢制不同類其華妙非近世所能為也

漢辟邪鐘一



高一尺六寸五分鈕高四寸七分闊一尺二寸兩舞相距一尺三寸四分横一尺一寸二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寸六分横一尺三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五十四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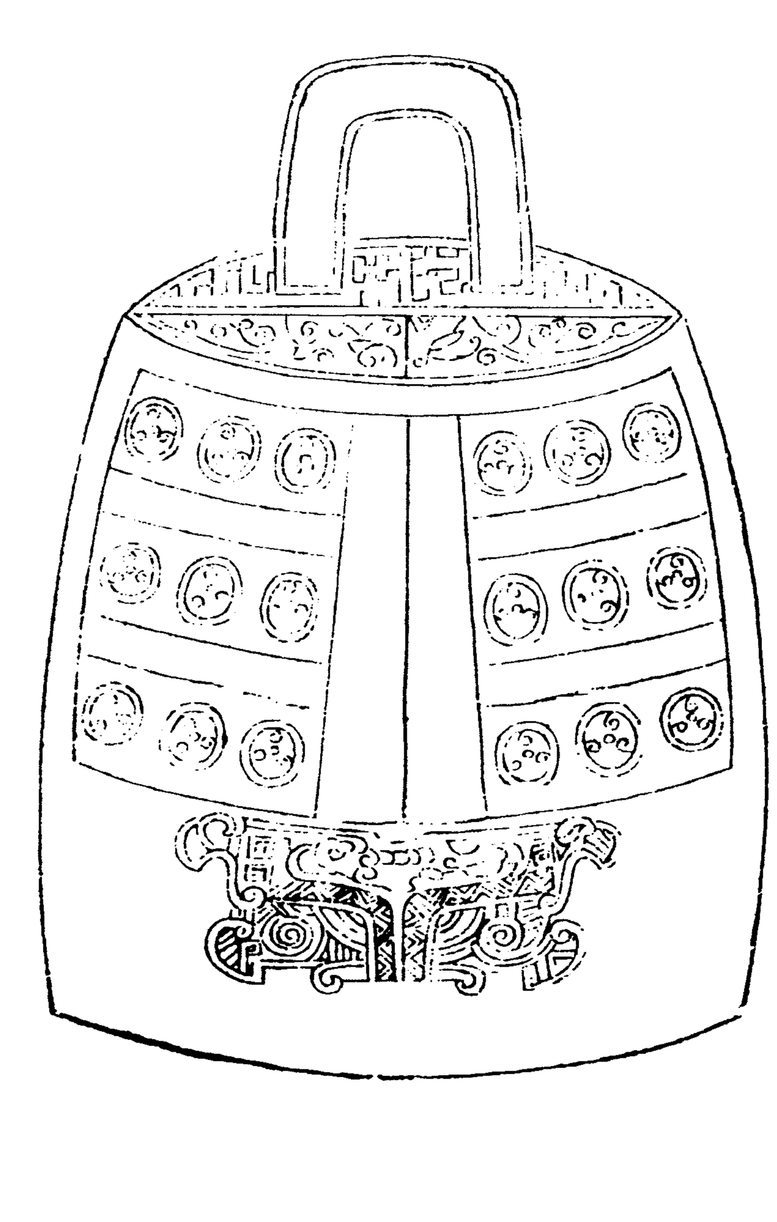
漢辟邪鐘二



高七寸五分鈕高一寸九分闊四寸九分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橫四寸三分兩銑相距六寸七分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七斤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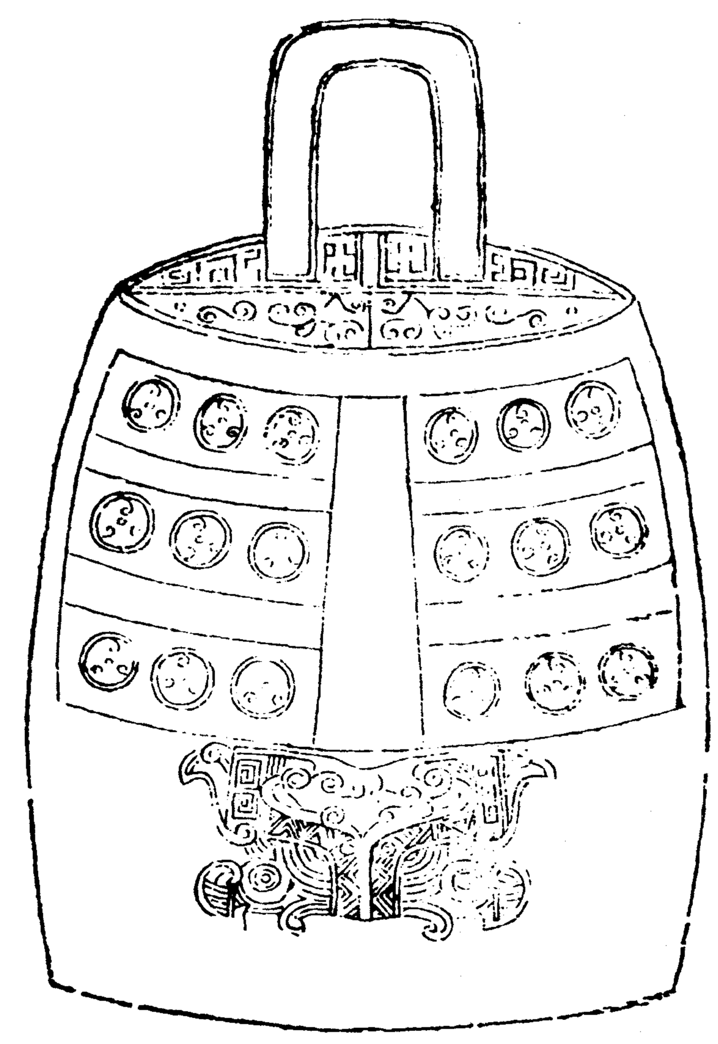
右古之鐘制旋蟲之上或以蹲熊蟠龍辟邪為飾至後世不設旋蟲獨以辟邪為鈕迨漢則俱有此體五鐘是矣篆枚又皆畫出兩銑徽歛與古制殊不相類但鈕作辟邪有古人遺意爾

漢環鈕鐘一



高六寸七分鈕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三分兩舞相距四寸八分橫三寸八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四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四斤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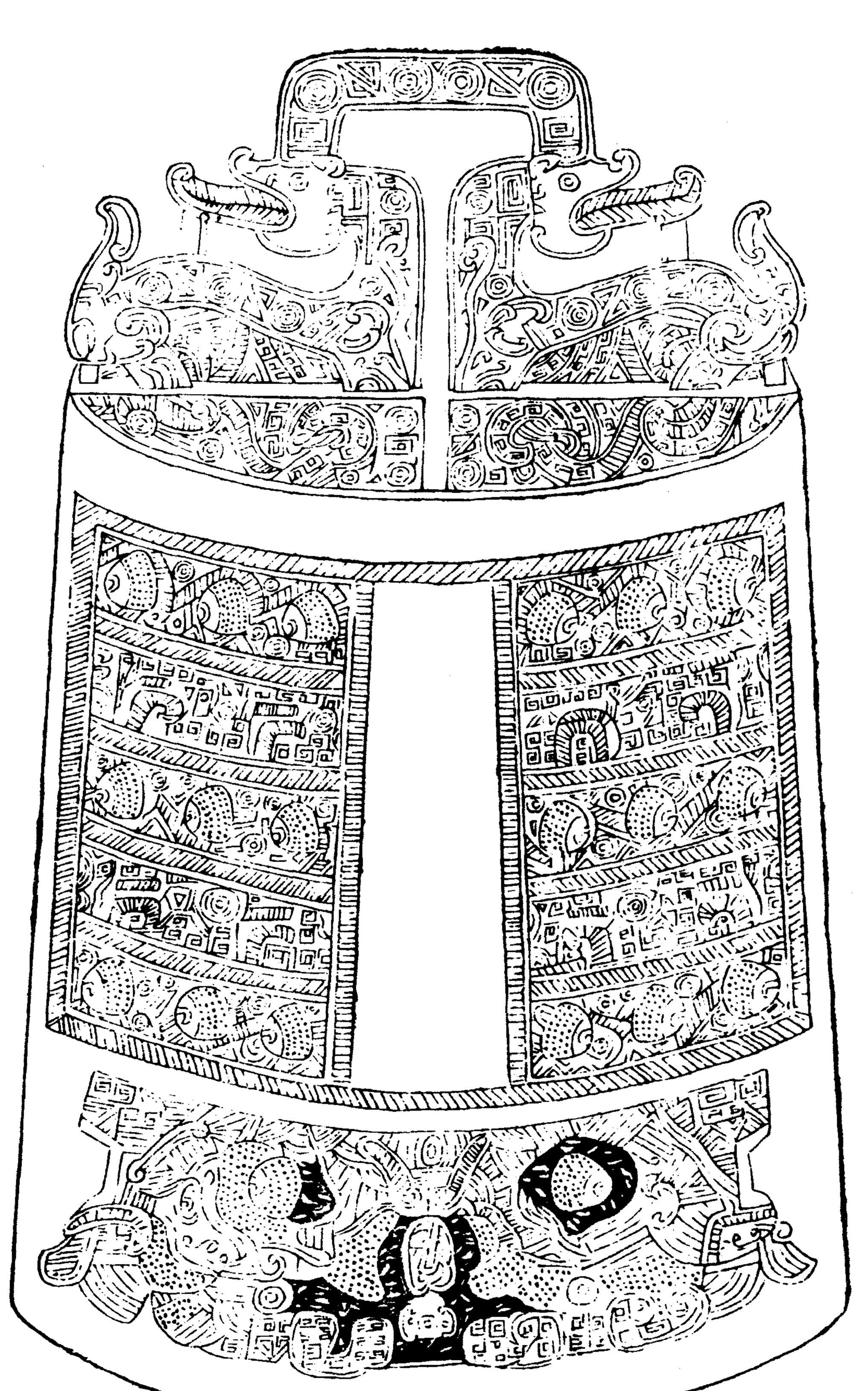
漢環鈕鐘二



高四寸六分鈕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三寸二分橫二寸五分兩銑相距三寸六分橫二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斤十有五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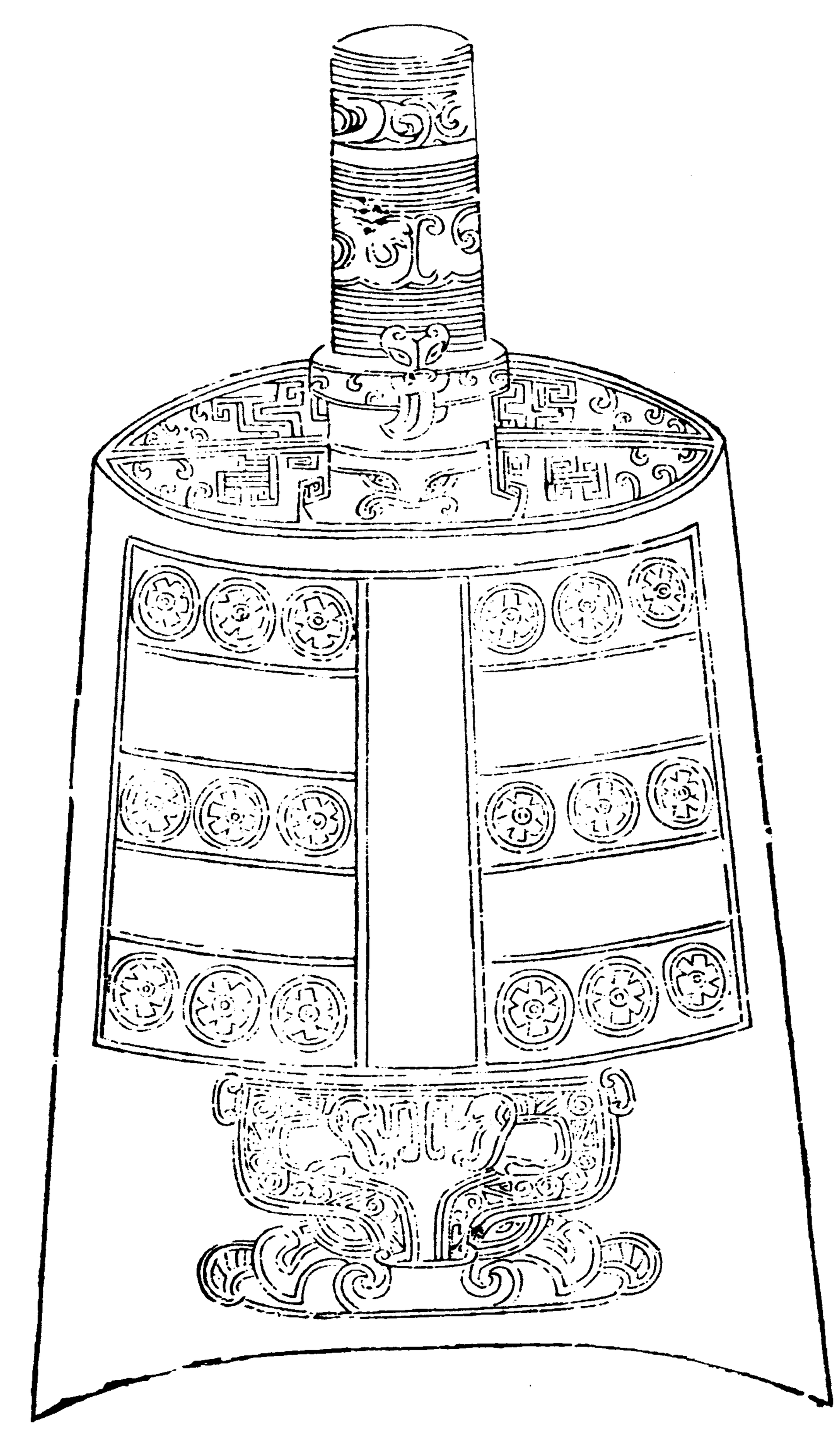
右二器漢承秦後制作不醇於古莫能稽三代之意觀此二鐘徒用環為鈕而上無衡甬可知矣煎金模範尚皆精巧猶未失鳧氏之良其可尚已

漢對螭鈕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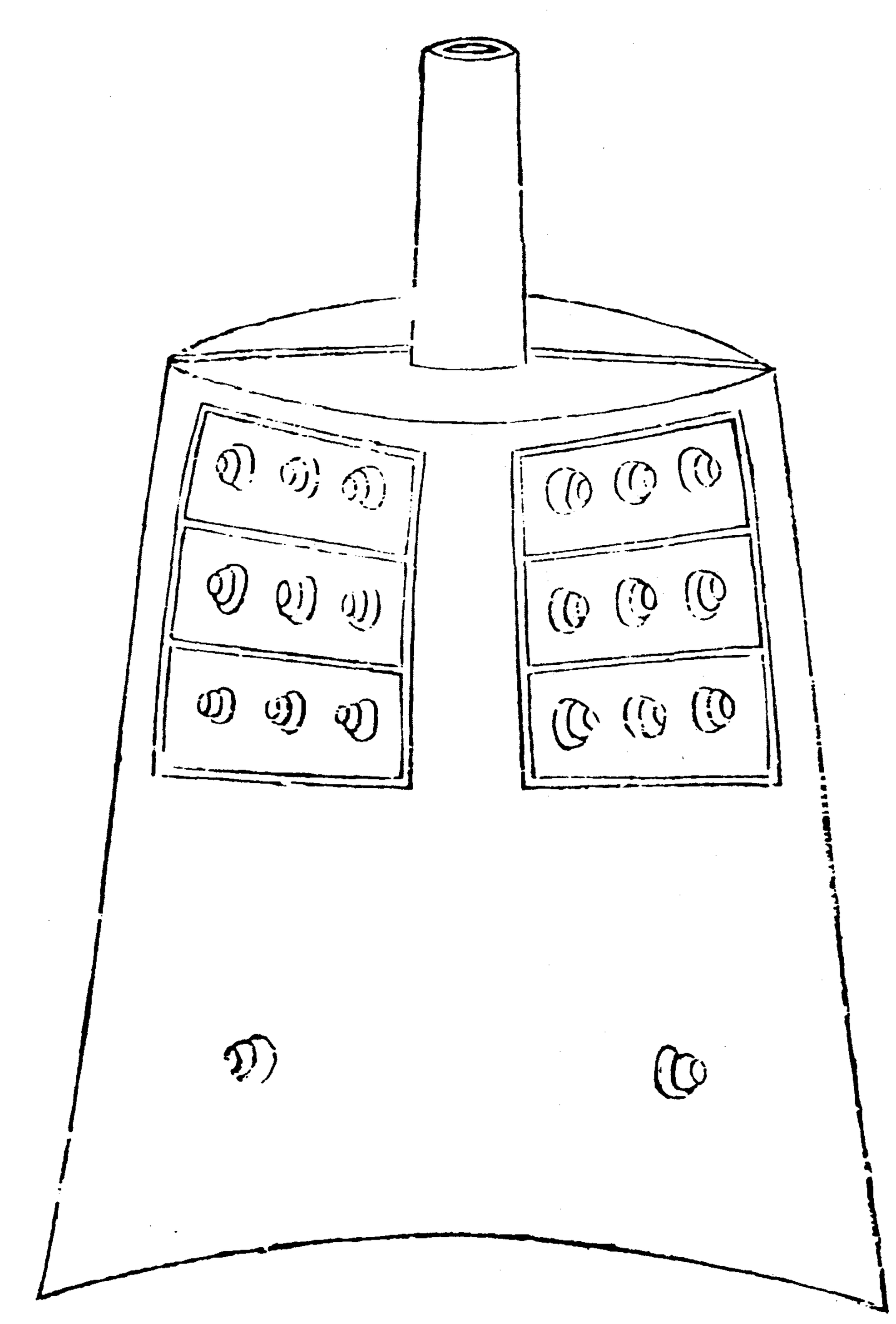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九分鈕高二寸六分闊五寸兩舞相距五寸橫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五寸七分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無銘是鐘無甬以兩螭為鈕而兩螭之首復相背其頸鬣間可以置纓索枚作旋螺之狀鐘之兩面一作黃目一作螭形蓋後世去古既遠先王之禮文残此古人無甬之制或變而為龍不同人無銘款以稽世次疑其為漢物也

漢饕餮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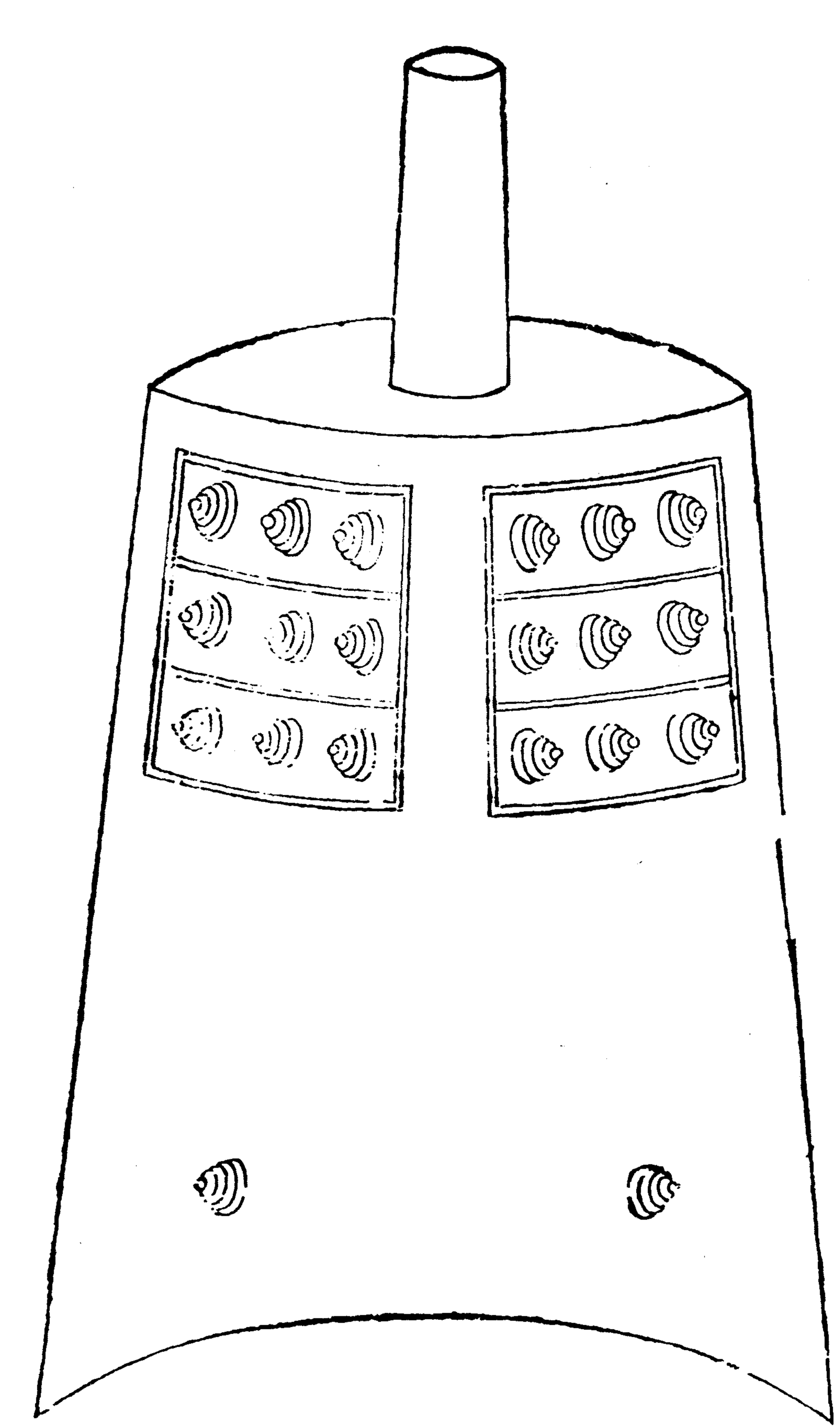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八分甬長四寸四分徑一寸七分兩舞相距七寸橫四寸七分兩銑相距八寸橫五寸九分重一十三斤三兩無銘是器甬中實而飾以夔紋鼓間為饕餮乳皆平作旋螺紋考諸鐘有銑乳者有旋乳者有乳之數或多寡者初竊疑焉及觀宋李照論樂以謂乳之設所以節其聲之有韻此即古人為乳之意後世浸失其傳故是鐘雖為乳之紋而無復如乳狀者蓋出於漢一時之製故名之曰平乳云

六朝匾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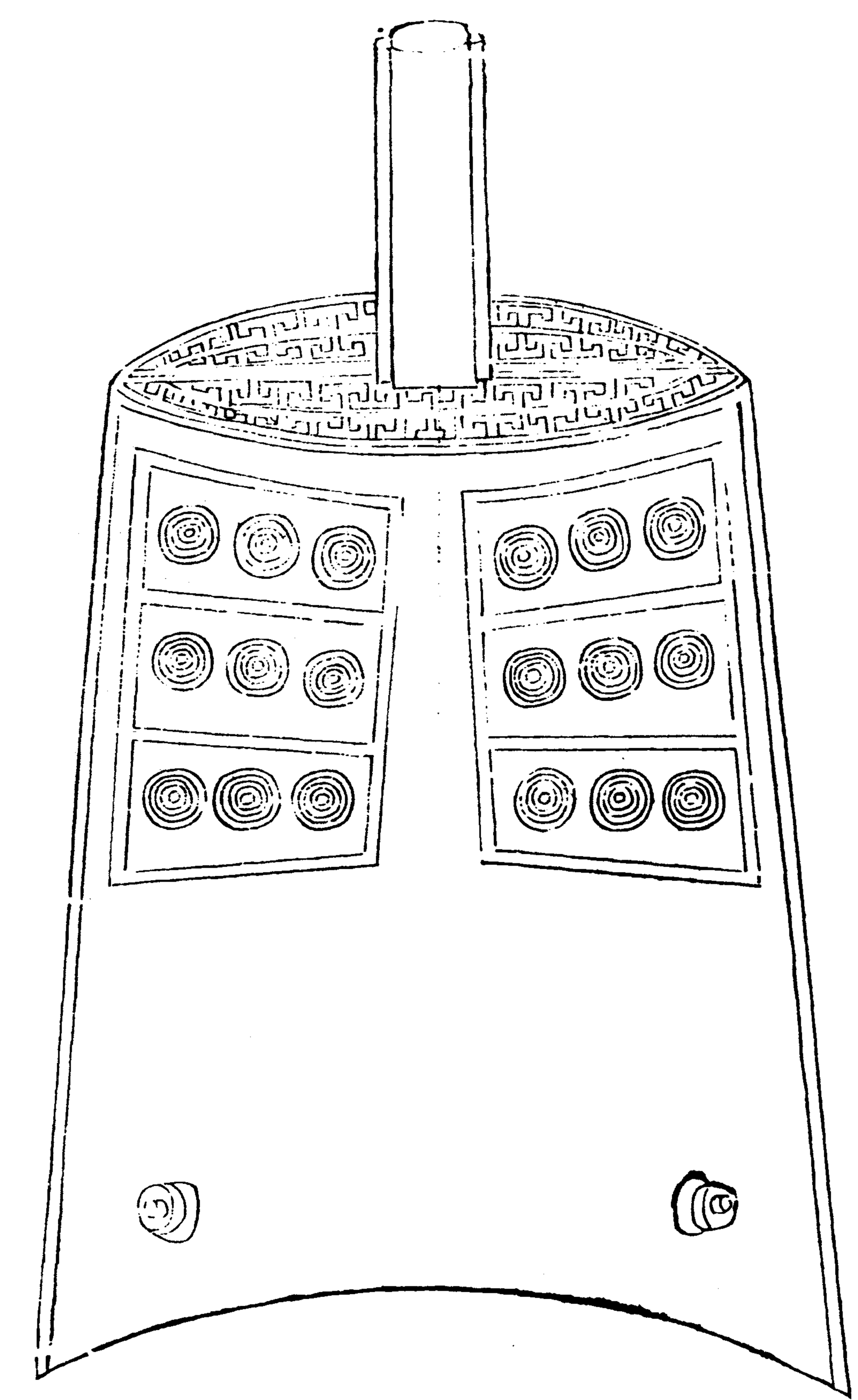
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三寸六分徑一寸兩舞相距六寸五分橫二寸六分兩銑相距八寸橫二寸九分枚四十八各長三分重六斤有半無銘

六朝匾鐘二



高一尺二寸八分甬長四寸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八分橫二寸八分兩銑相距七寸八分橫三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六斤有半無銘

六朝匾鐘三



高一尺一寸九分甬長三寸五分徑九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二寸八分兩銑相距八寸一分橫三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四兩無銘

右三器甬虡中通篆帶鉦隧皆無致飾獨前一器枚四十有八嘗稽鐘制枚各有三以至於九合四九之數則為三十有六今又於九數中復加三焉合其數則為四十有八此蓋隨其時世變易而為之者後三器枚各三十六不列於鉦之兩旁而特在其上鼓之兩邊別飾雙睛睅然如黃目與周鐘全不相類比漢器亦有所不逮其形制特匾而煎錬模冶無甚工處方之與六朝物為近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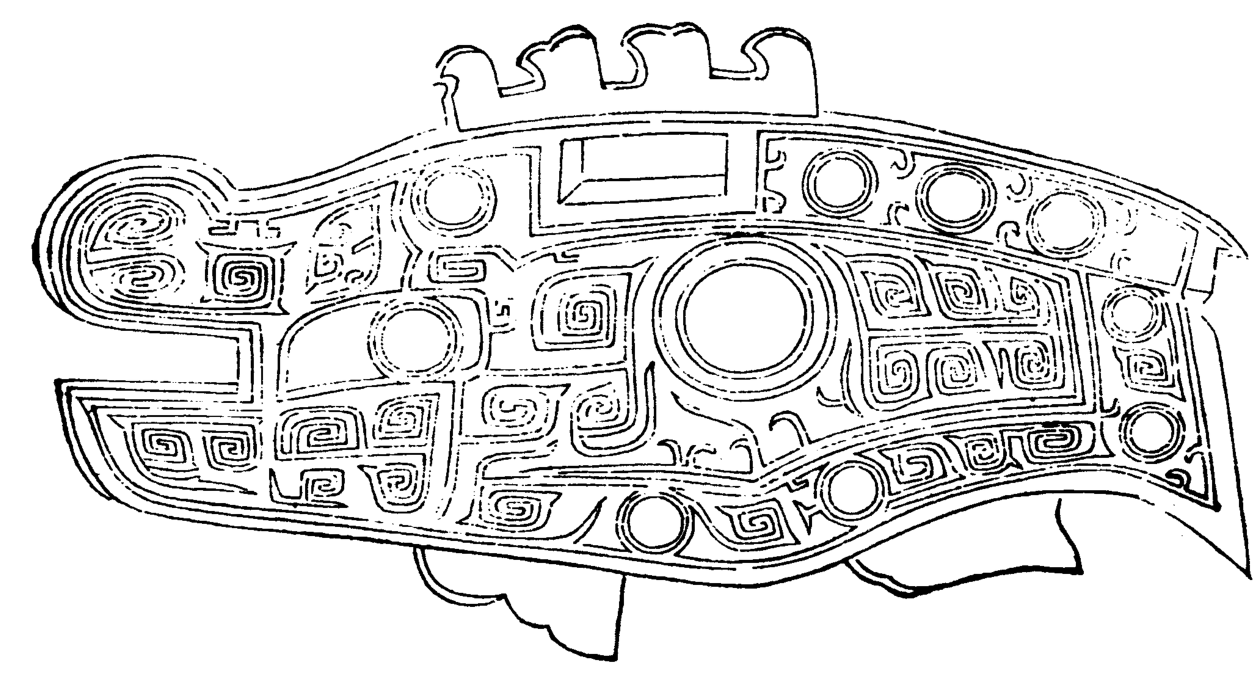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六

磬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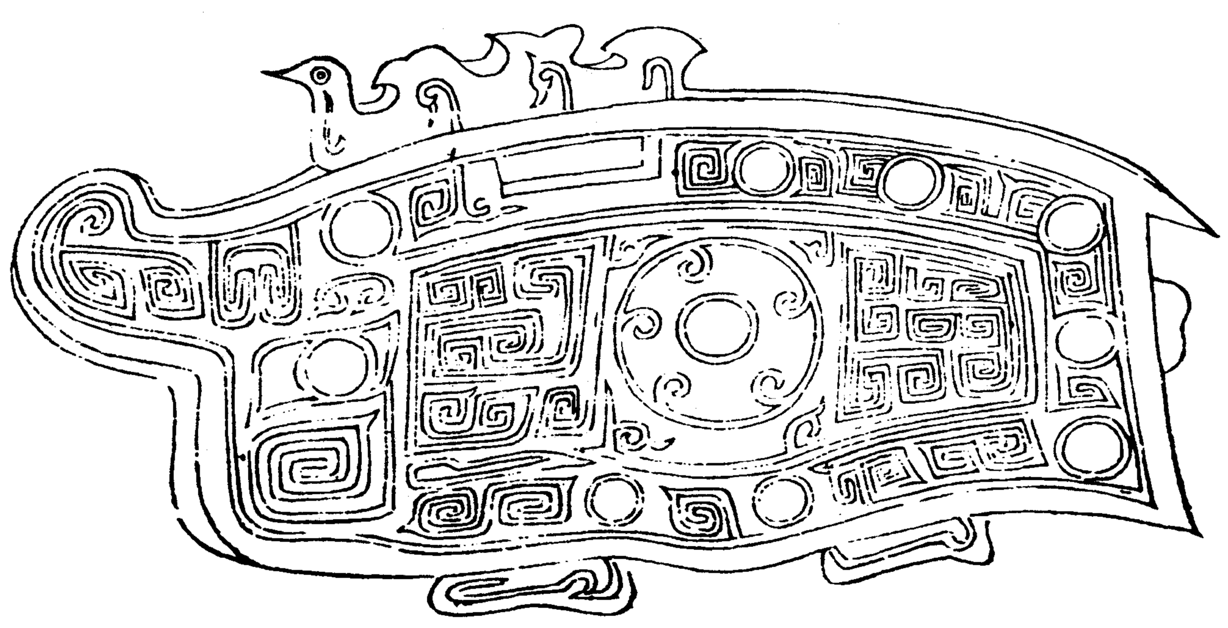
古之為樂者有黃鍾之磬則特垂其一而為一簴若特鍾焉凡十有二數以為律之正聲而應月者也至於編磬則每簴所垂之數十六蓋倍八音而成數者也夫作磬之始記禮者謂叔之離磬盖出於上古莫知其時而古史考又以帝堯之世有所謂無句者為之也後代相因而周官則磬氏出焉其制則中高而上大者為股其下而小者於所當擊則為鼓上股下鼓分為倨句之勢以成磬而屬之於筍簴凡特磬編磬小大雖殊其制一也然書曰泗濵浮磬則磬以石為之必取諸泗水之濵者其見於堯舜之時然也春秋傳謂魯飢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則又知其用玉矣厥後逮于隋唐間凡設於天地之神則用石其在宗廟朝廷則用玉考其器之制作

與夫所用如是而已矣今茲之磬非玉非石乃鑄金而為之或成象如獸之形或又加以雲雷之紋及觀其勢則無倨句磬氏之法以謂先王之制作耶則求諸經傳而無所考證以謂非先王之制作耶則煎金鎔範精緻莫及固非漢氏以来所能為也扣之鏗然非以立辨在八音之内去石與玉而取此是未可知也姑歸諸磬以待夫博識之士噫夫豈典籍焚於秦氏而泯滅其說者歟

周雷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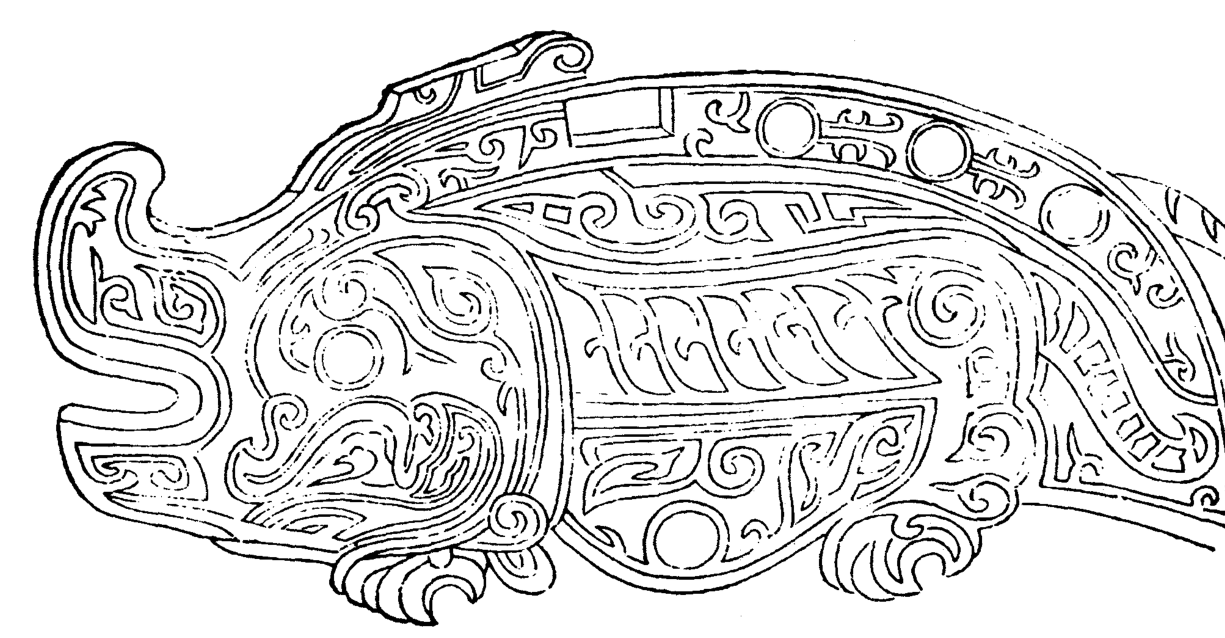


周雷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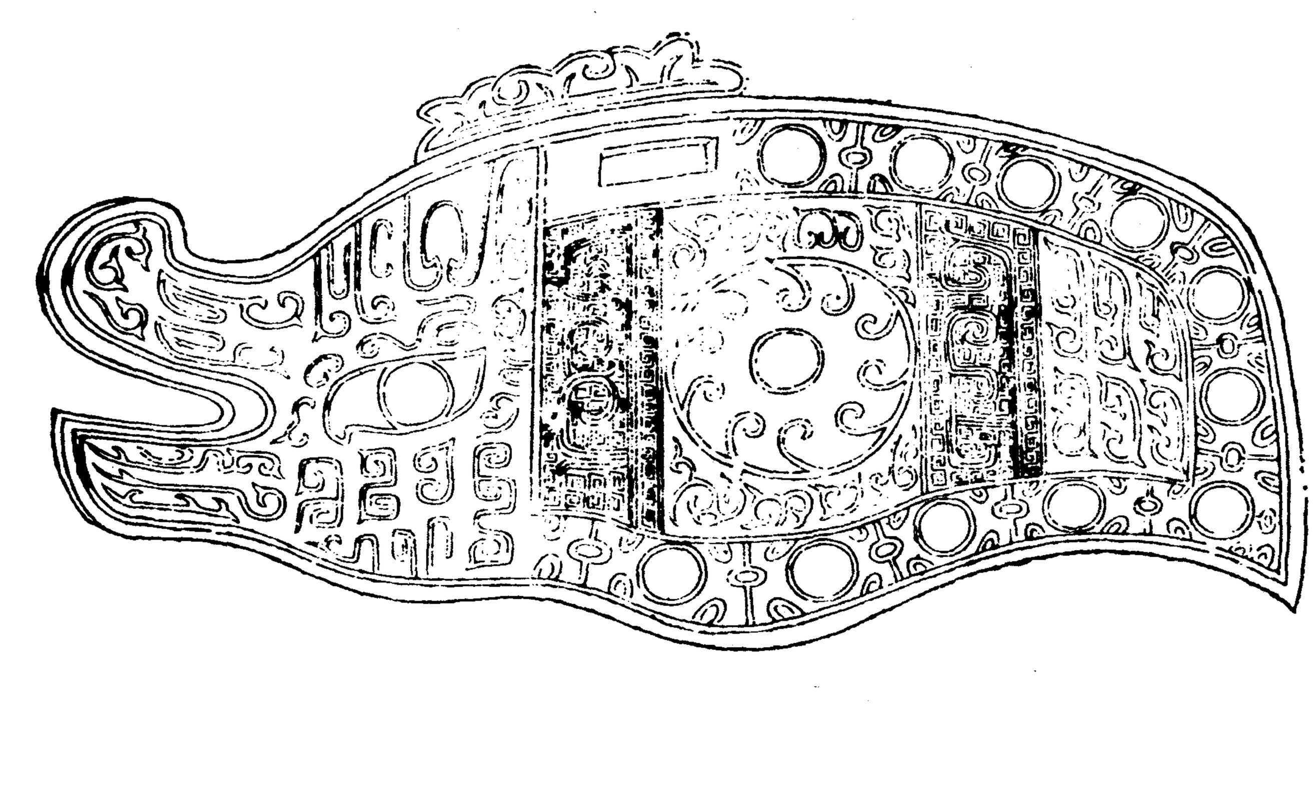
第一器長一尺四寸五分闊八寸三分厚五分五釐重十有五斤
第二器長一尺六寸闊八寸四分厚六分八釐重十有八斤四兩
右二器周官鼓人之職有雷鼓雷鼗則雷者取象其聲之無以過也若磬之為器方其制作則必求合乎律呂非若鼓鼗姑用為節儉而擊之則無適而不宜也然其名磬以雷者特取致飾其體有回旋之紋如此蓋非主乎聲也

周琥磬



右通長一尺五寸四分闊八寸七分厚六分重十有七斤無銘是磬體作琥形故目之曰琥昔人以白琥禮西方其形象虎是器亦作虎形而於虎之内又包一虎比肩而行以示物得其性然也虎金屬而磬西北方之器故以是飾之

周雲雷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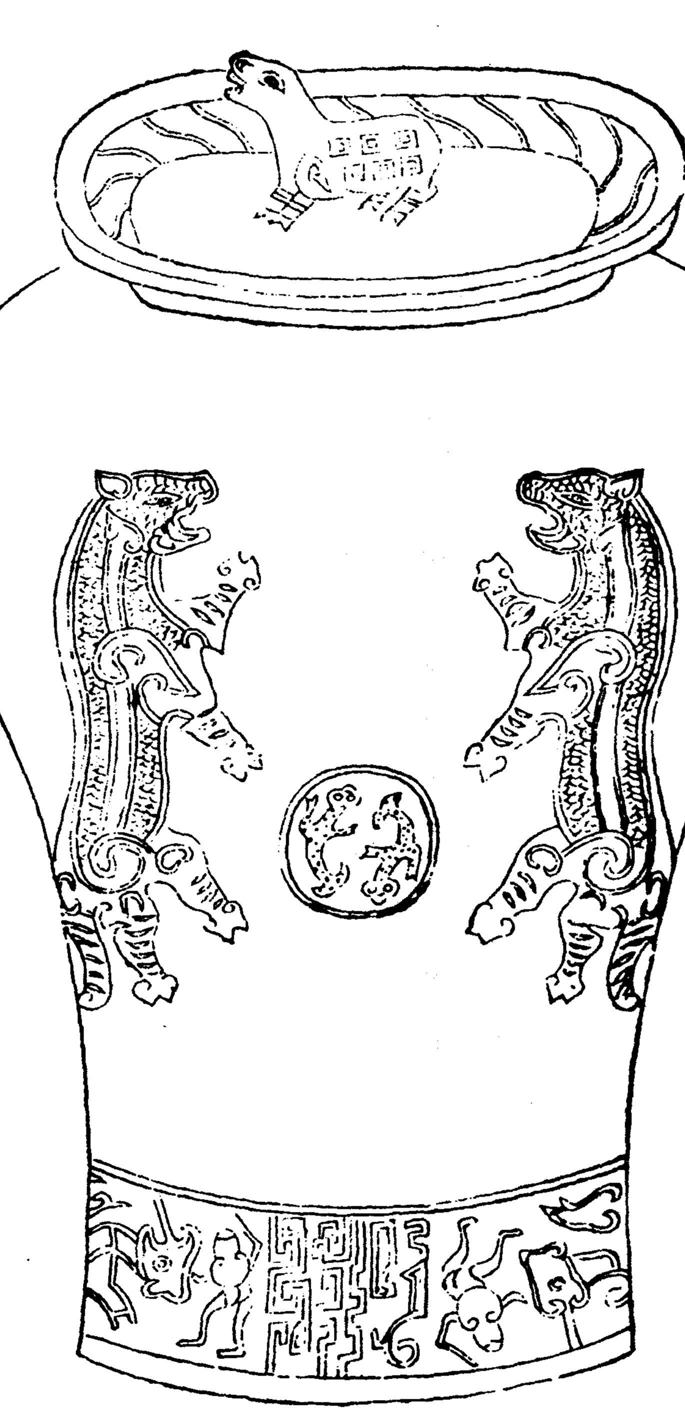
右通長一尺七寸二分闊八寸四分厚九分重二十斤無銘且磬以立辯詩曰笙磬同音則非止於立辨乃所以合樂也春秋魯飢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書言泗濱浮磬則磬者以玉石為之是磬復以銅為豈金磬之謂歟蓋銅者五金之數得非取其久而不變耶其形制狀獸鼓與股盡飾雲雷制作典古寔周物也

鎛總說

古之作樂者鑄金以為器而鐘居其首焉夫鐘之類求合乎律呂則特鐘也其次設十有二鎛以應律而依辰位仍復有編鐘焉率十有六數而同一虡則與夫石磬相依以諧其韻兼之簫管竽瑟高下清濁並舉而樂由是以成矣有所謂錞于者則作樂之時擊為節檢若晉鼓鼓人所職不必求合於律呂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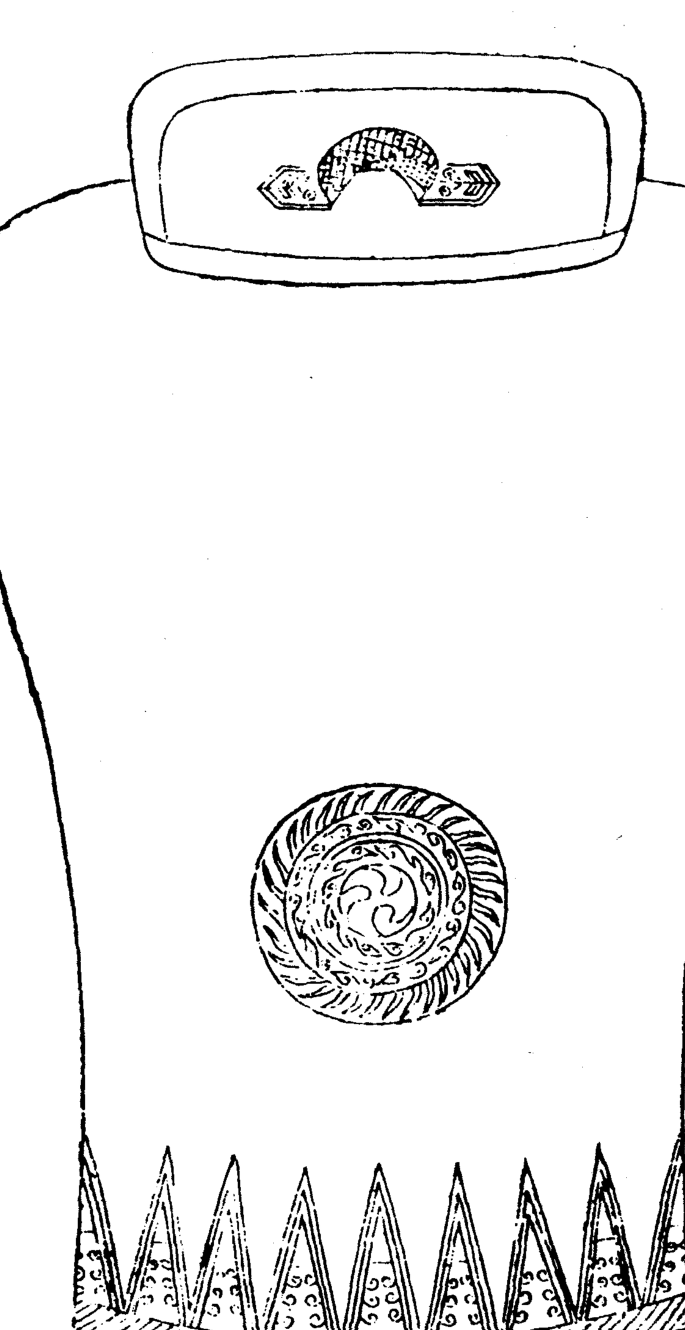
周官謂鼓人以金錞和鼓釋音以金錞即錞于正謂是耳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後世去古既遠斯器幾間知之蓋寡至六朝江左之宋方有得於蜀者以獻始興王鑑其上為銅馬係而垂之用器盛水以置其下注以芒而手振之與水相應聲若雷霆自茲復有傳其器者所以當時備充庭之樂而錞于遂與鼓相鐃鐸用為次列焉及觀之近代竇儼撰為禮圖當時未覩前製徒取諸昔人傳註之學而臆度以成式則有如盂盂之狀仰而係其兩傍以屬于簨虡固自以為得矣今觀斯器一出以照映其陋可咲已惜夫世之相後不得而見焉使其見之寧不愧哉

周虎龍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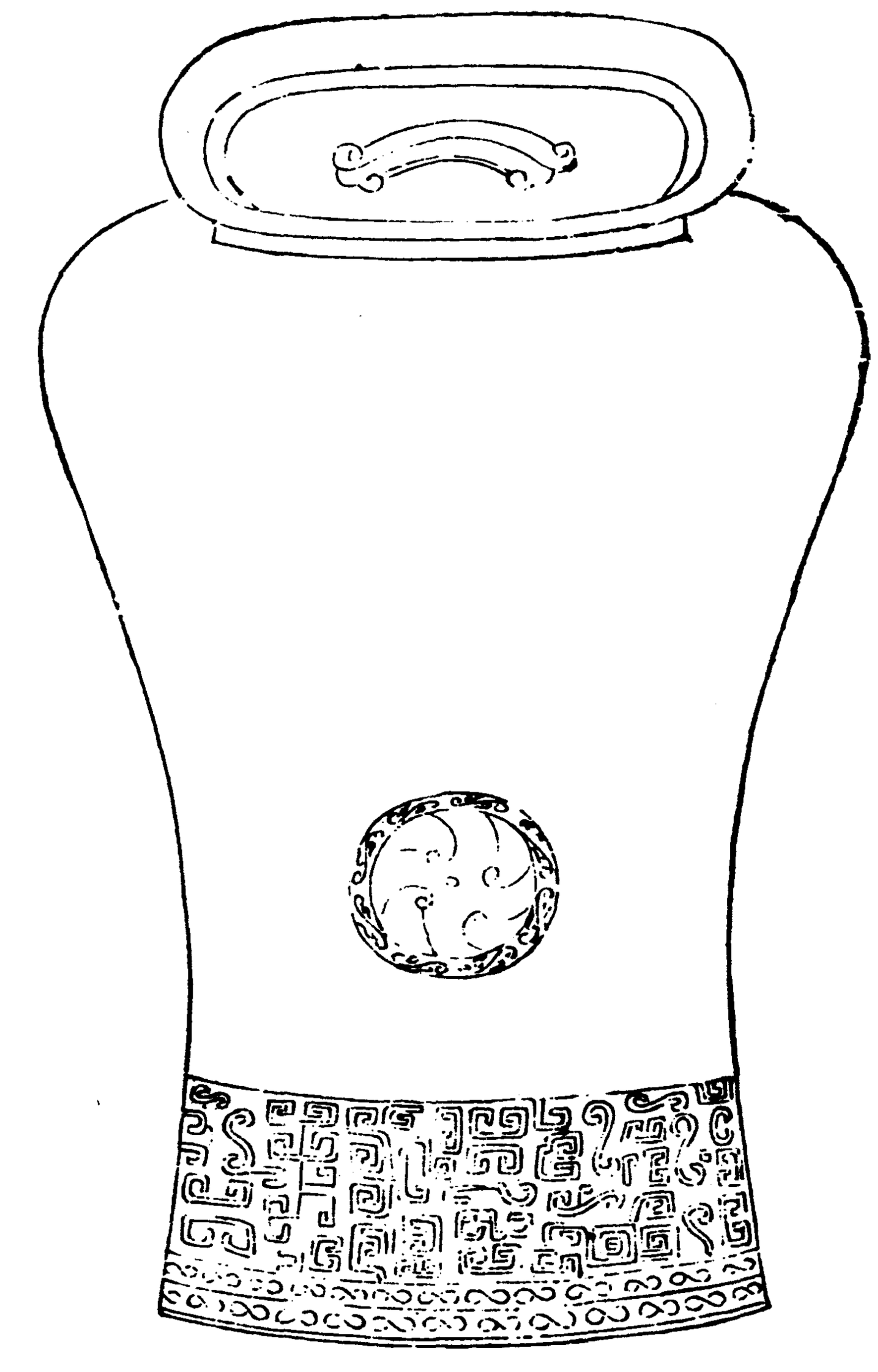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七分上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九分下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五寸一分鈕蝕剝不完重一十三斤十有四兩無銘鎛專以和鼓王安石釋其字以謂鎛者陰與陽和而孰是器乃特飾以虎龍蓋以虎龍之交遘陰陽相和之義也故於鎛有之然而又著以風雲者則亦以雲從龍風從虎也昔人之設飾豈徒然哉

周山紋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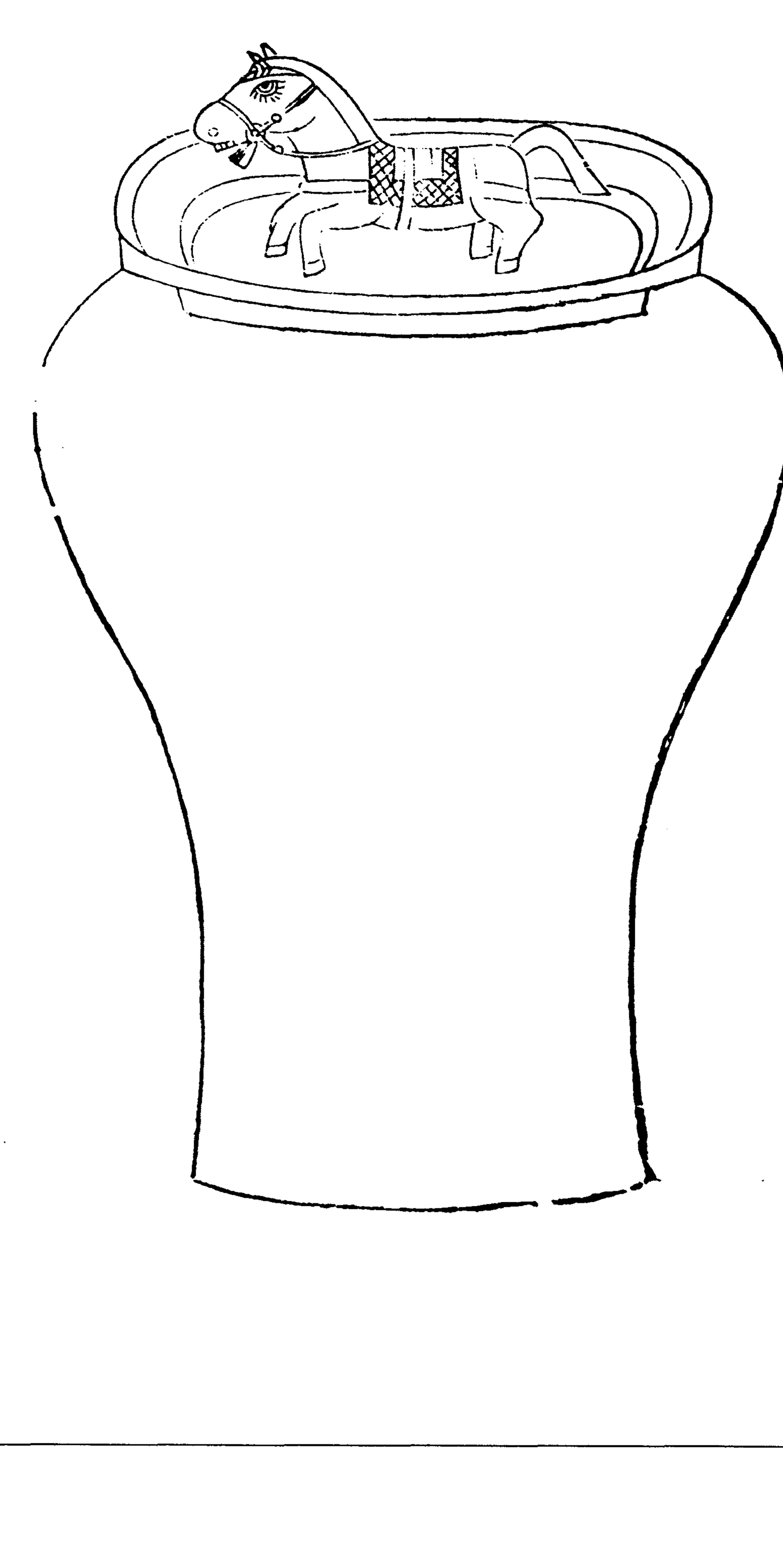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五分上徑長八寸四分闊七寸七分下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五寸八分鈕高八分闊二寸重十有一斤無銘是器以虺為鈕前後倣鐘之制作隧攠狀上有雲雷間錯紈緣靡之以繩又有山紋脋然而起文鏤增華寔晚周精工之製也

周圜花鐏



右高一尺三寸四分上徑長八寸四分闊八寸一分下口徑長七寸闊六寸五分鈕高八分闊一寸五分重十有一斤十兩無銘是器中設圜花下飾雲雷製作純古蓋周物也非若漢儒禮圖之陋特取象於盂器者不其謬哉

周縶馬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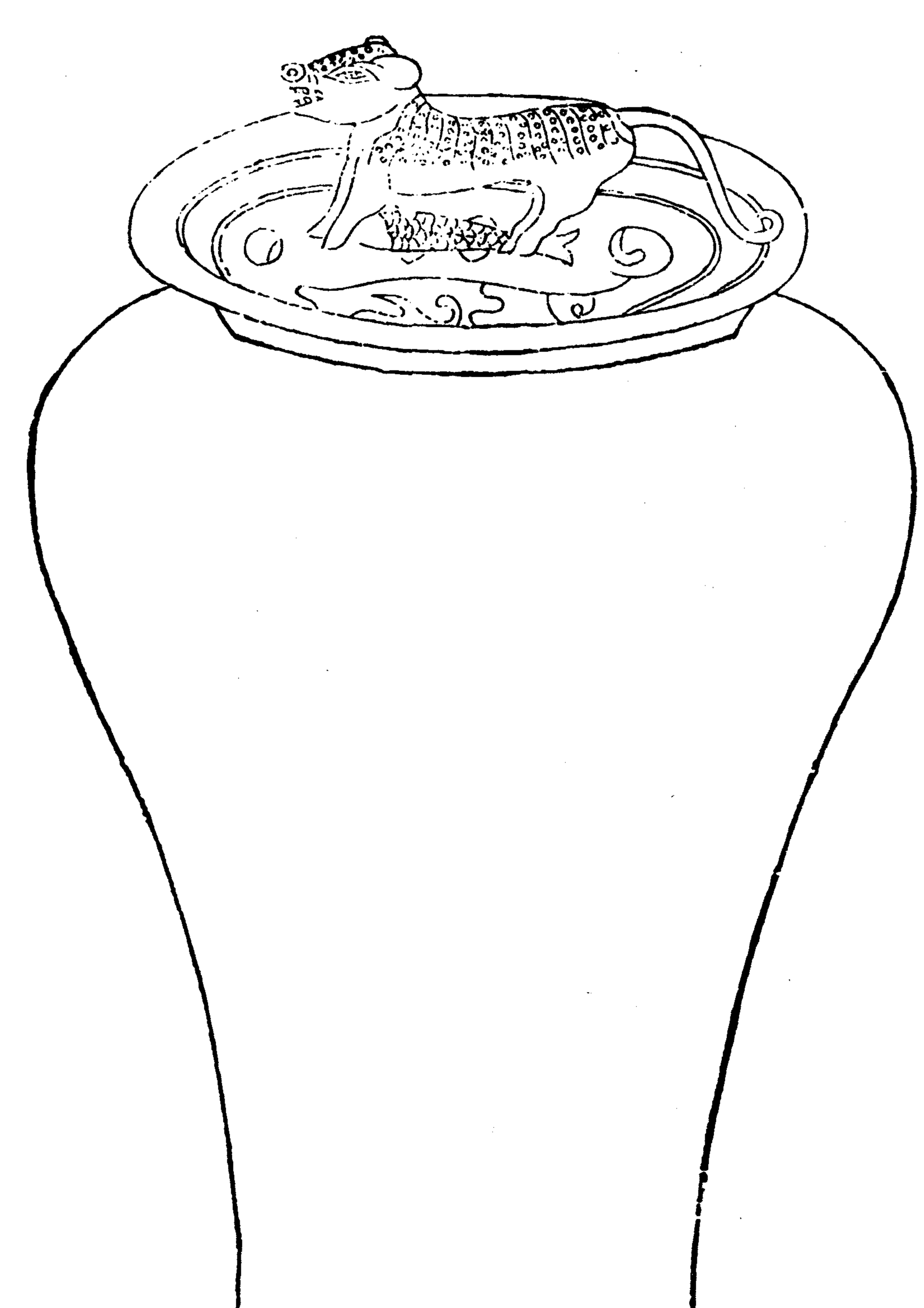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五寸五分上徑長九寸六分闊八寸下口徑長七寸闊六寸鈕高三寸八分闊一寸五分重十有六斤無銘凡三代之器或象饕餮或著蟠夔或龍或鳳或螭或虺類皆不一然未有以馬為飾者是鐏鈕特作縶馬形蓋馬性奔逸縶以羈絡則惟人之從而疾徐有節鐏以和鼓為事懼其過於淫樂也故有取於縶馬馬蓋與舟鐏同義舟欲其樂不

流馬欲其樂有節舟悪霞溺而馬戒奔逸故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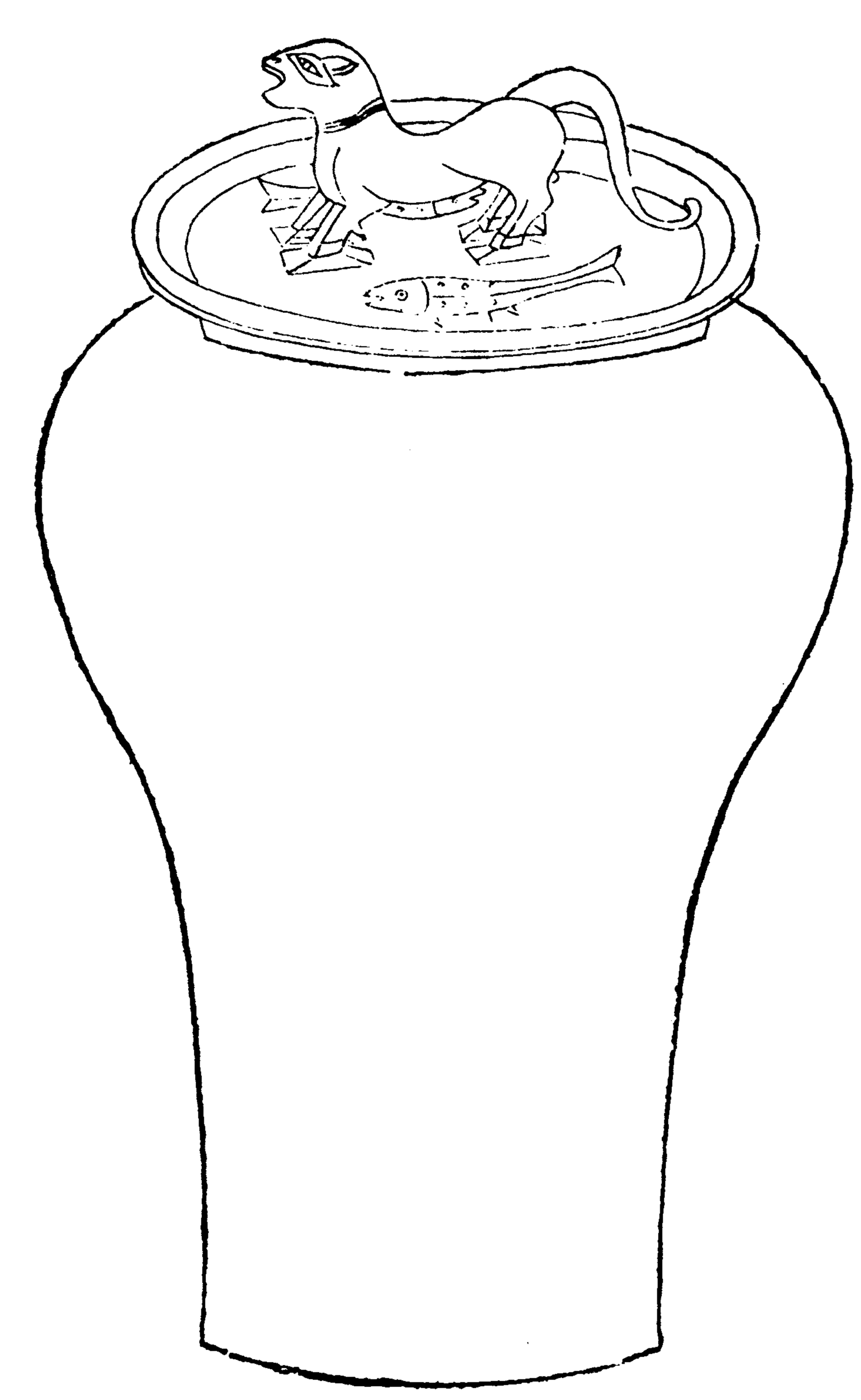
王黼云古金錞重一十五斤十有四兩
上為䥫馬齊書始興王鑑傳廣漢什邡
人段祚以錞于獻上有銅馬以繩繫馬
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
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如雷
清響此錞與段祚所獻無少異今樂府
金錞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

周龜魚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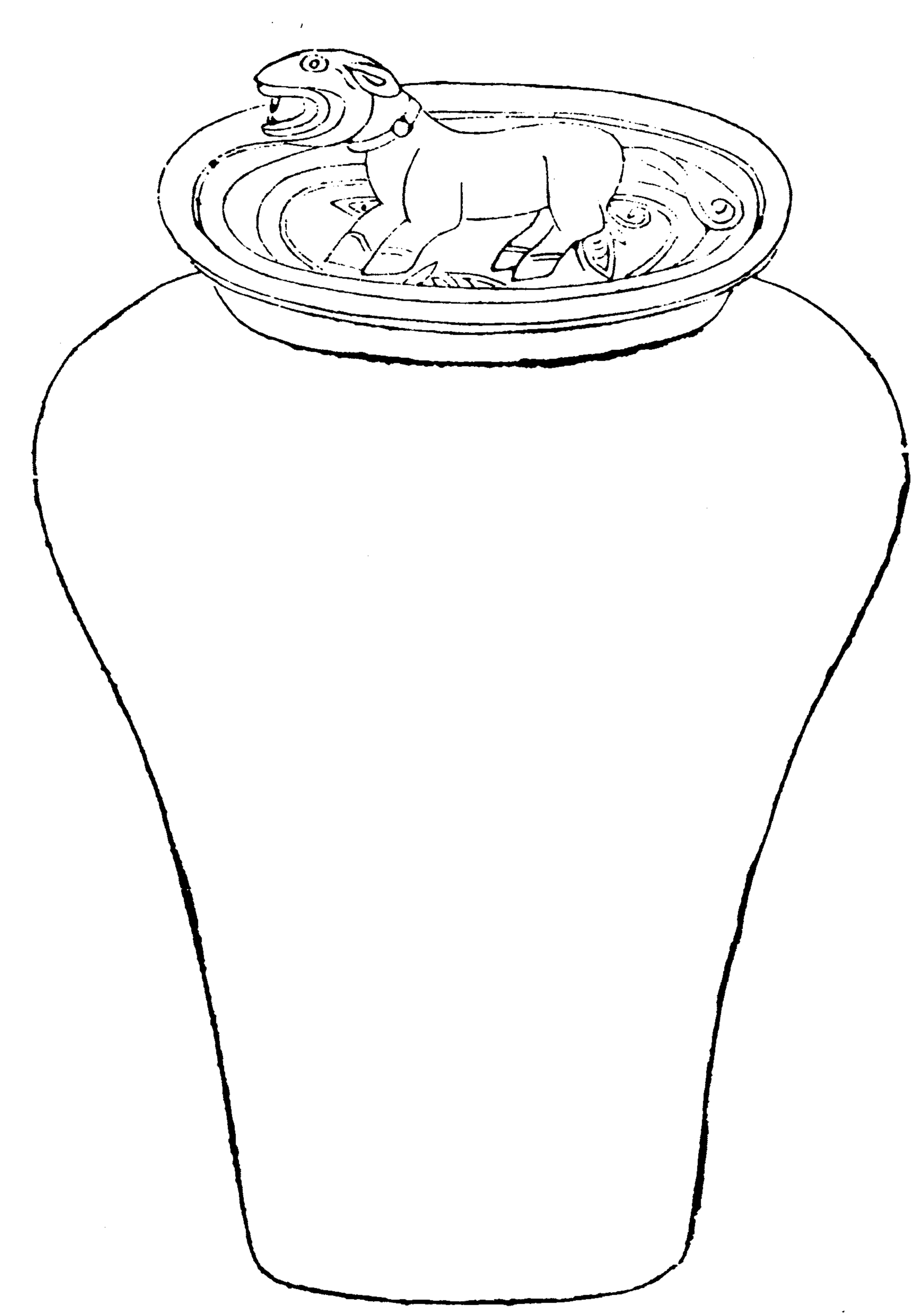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寸五分上徑長八寸四分闊七
寸三分下口徑長六寸五分闊五寸七分鈕
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一分重十有五斤無銘
是器以獸為鈕頂間作龜魚形蓋介蟲三百
六十龜為之長人用之以斷吉凶以別是非
魚亦鱗之屬以其類從則鑄器尚象寓以微
意莫不有法焉

周魚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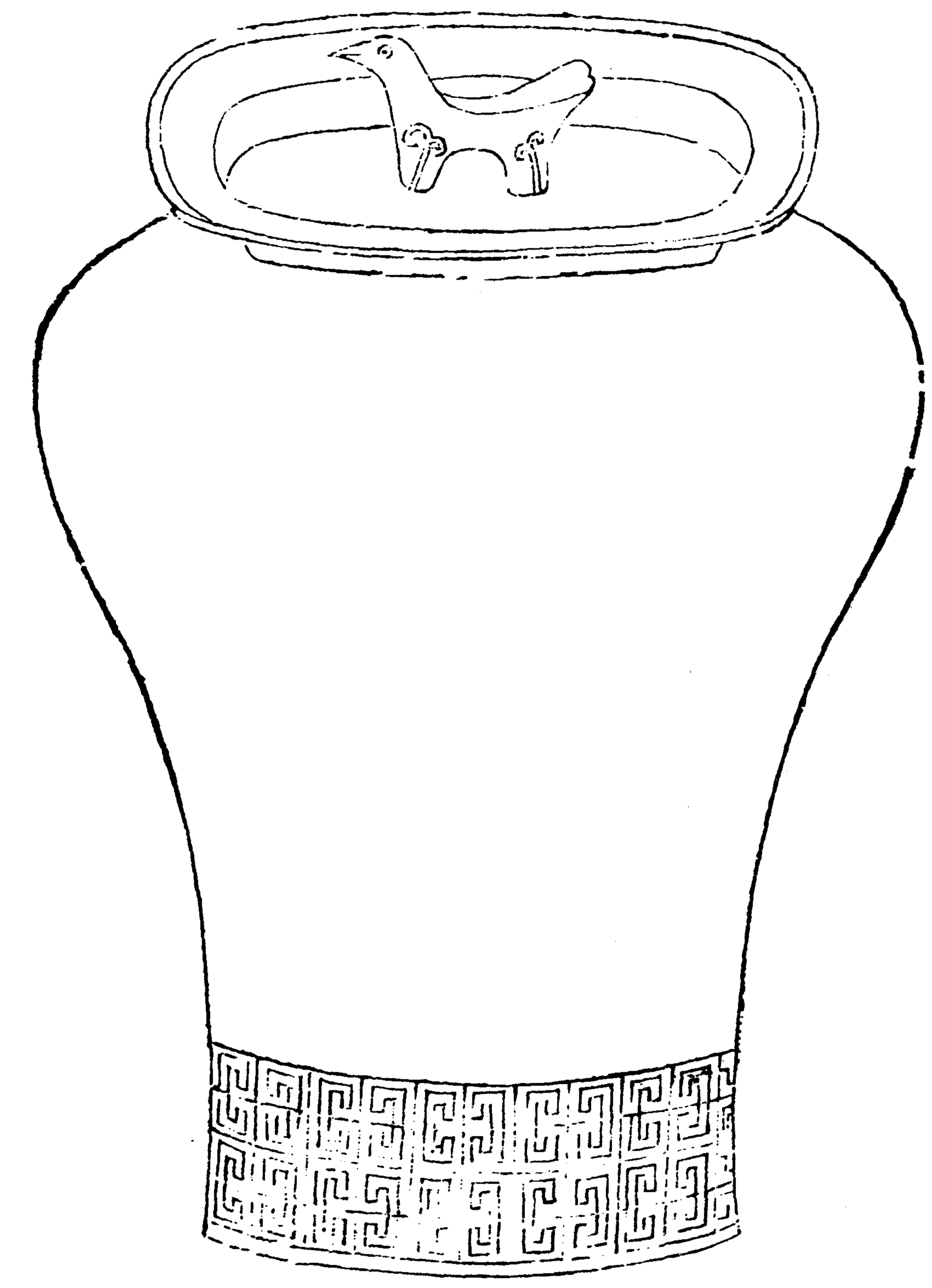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八分上徑長七寸一分闊六寸二分下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七分鈕高八分闊二寸一分重九斤四兩無銘錞佐鼓之器鼓陽也錞陰也此錞獨飾以魚者魚陰物柔巽隱伏隨陽上下亦取夫陽唱陰和之義耳

周雙魚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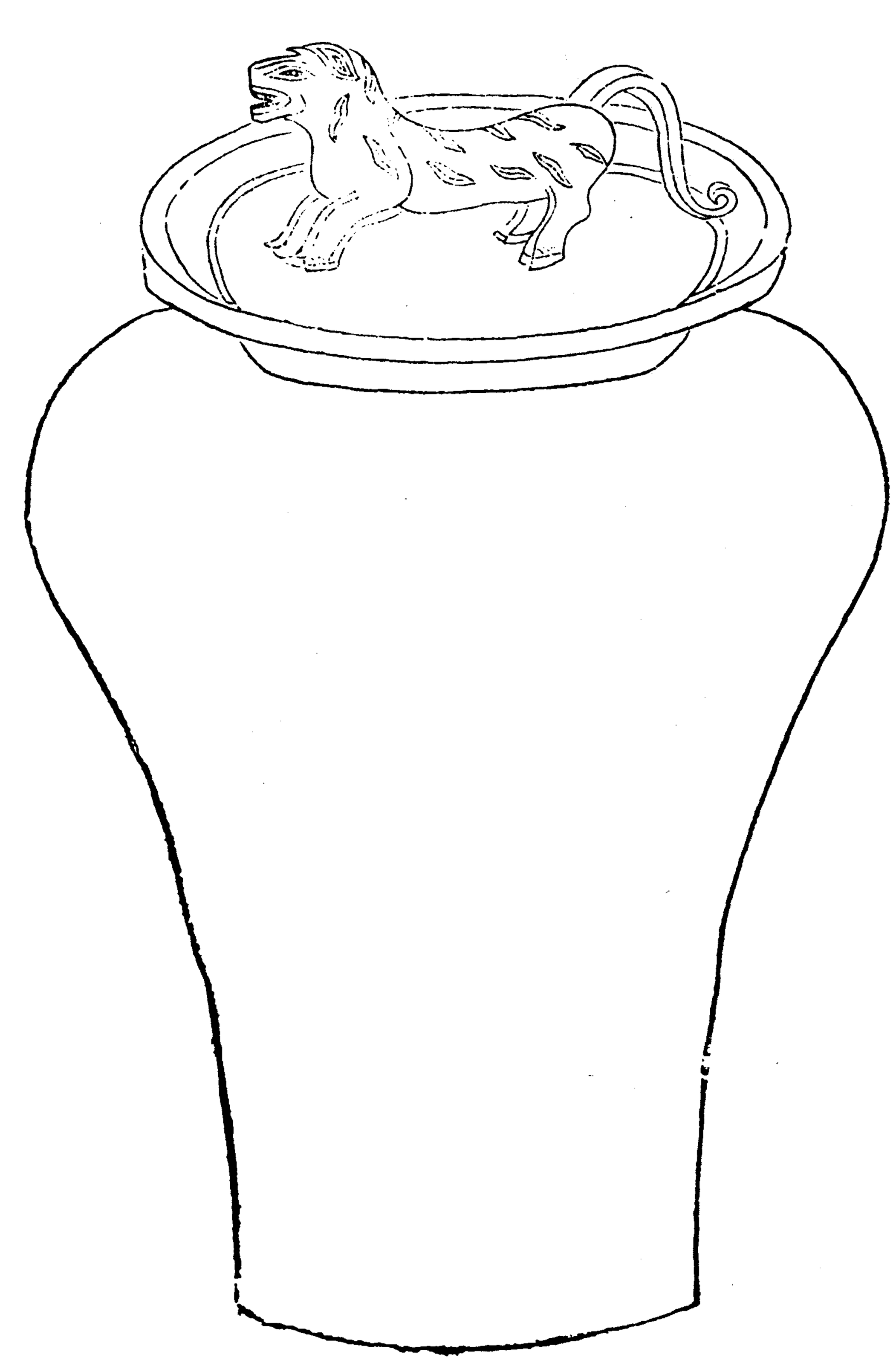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寸二分上徑長八寸四分闊七寸二分下口徑長六寸闊四寸五分鈕高二寸四分闊一寸三分重一十斤九兩無銘古之制器以魚飾者多矣商有魚敦周有魚尊又有魚簠致其意不過柔弱和順朝夕無寐以勤其事而已是錞以雙魚為飾鈕作螭虎者魚則取其和順而螭虎則取其制節作樂之道如斯而已

周鳳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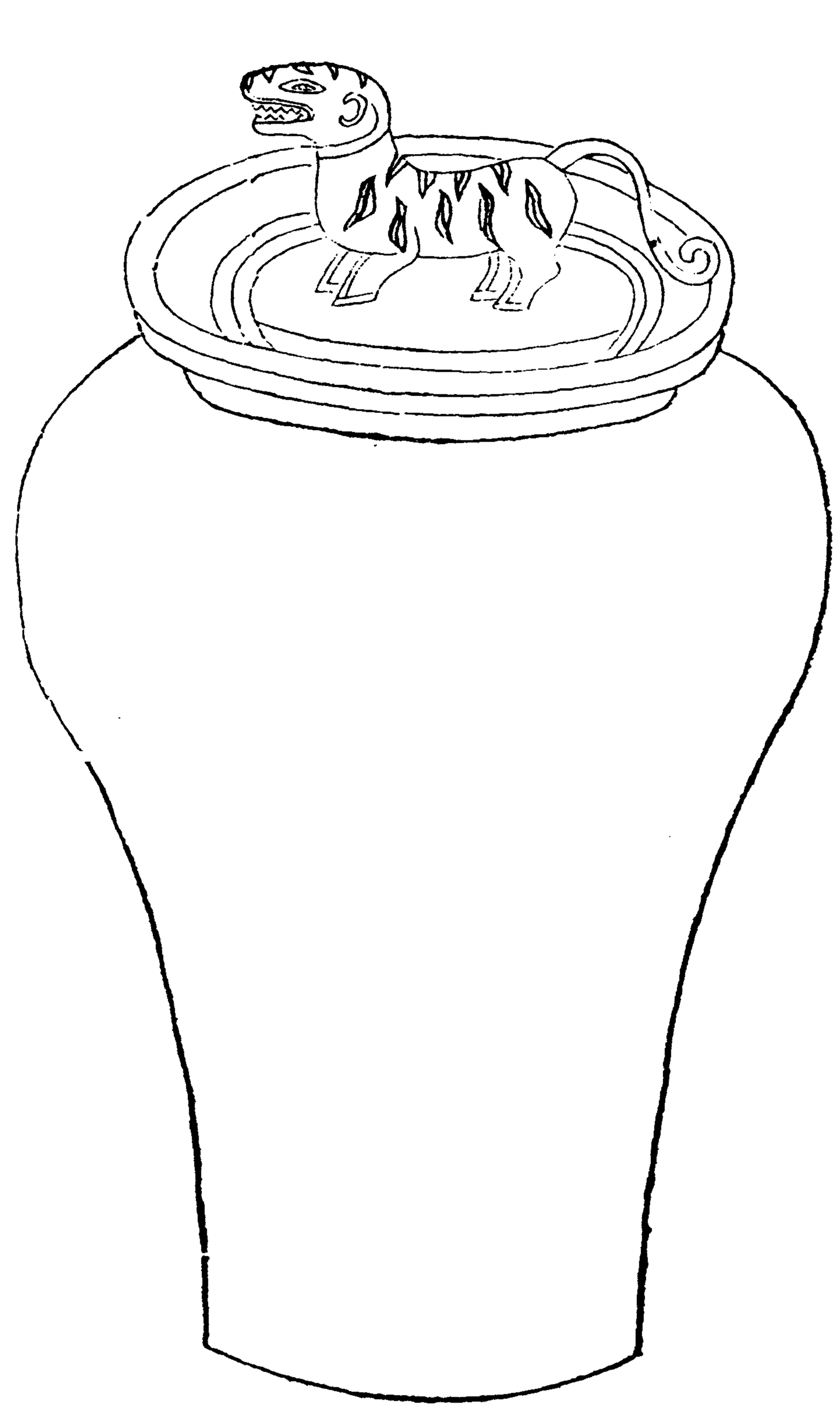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分上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一分下口徑長五寸八分闊四寸七分鈕高一寸三分闊五分重一十斤無銘書曰簫韶九成鳳凰来儀盖以簫韶形聲類鳳故各以其類而應之攷錞之形聲其實象獸然是錞乃以鳳為鈕則知樂成而感格者舉可以互見也以是知一音不調一物不格皆非所以為樂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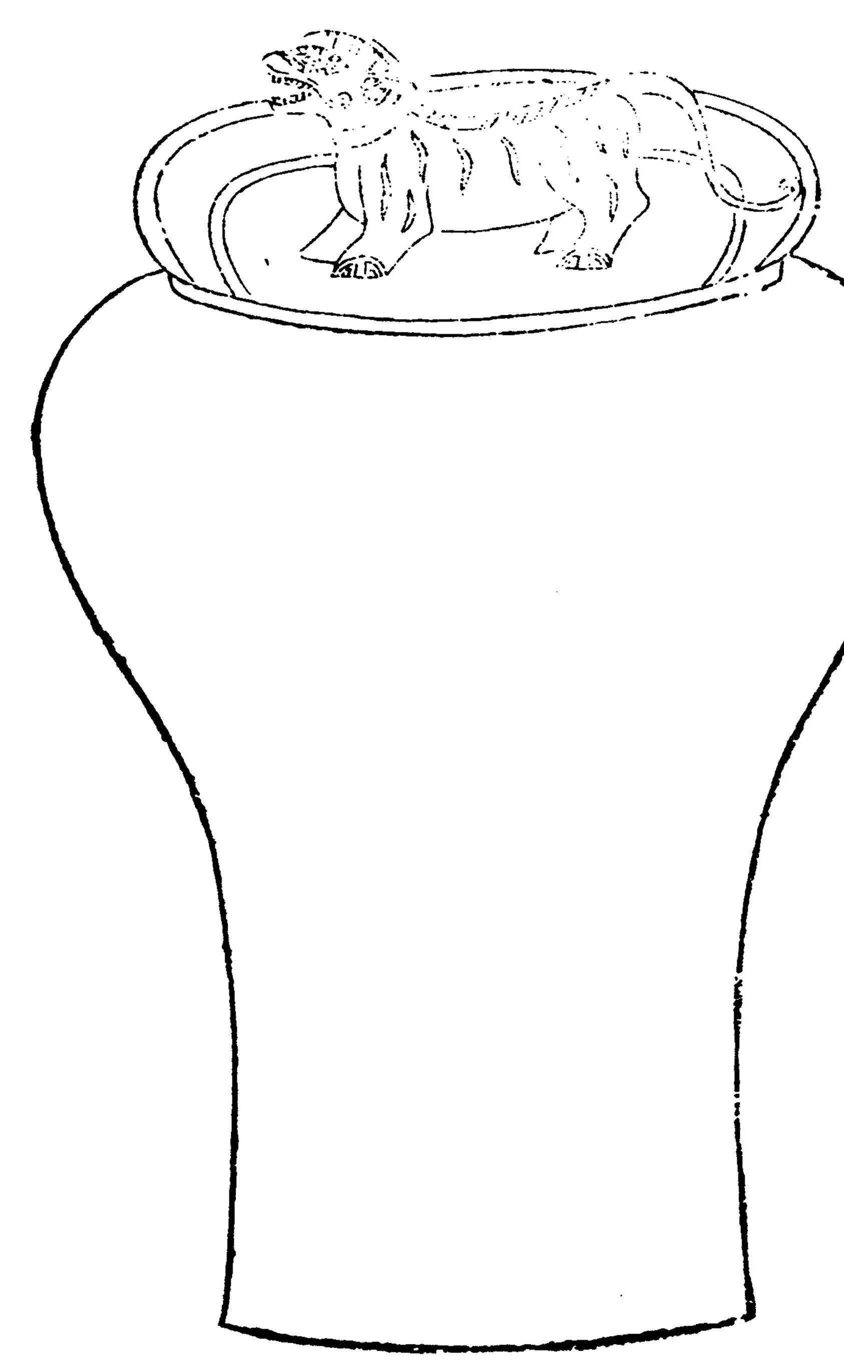
周虎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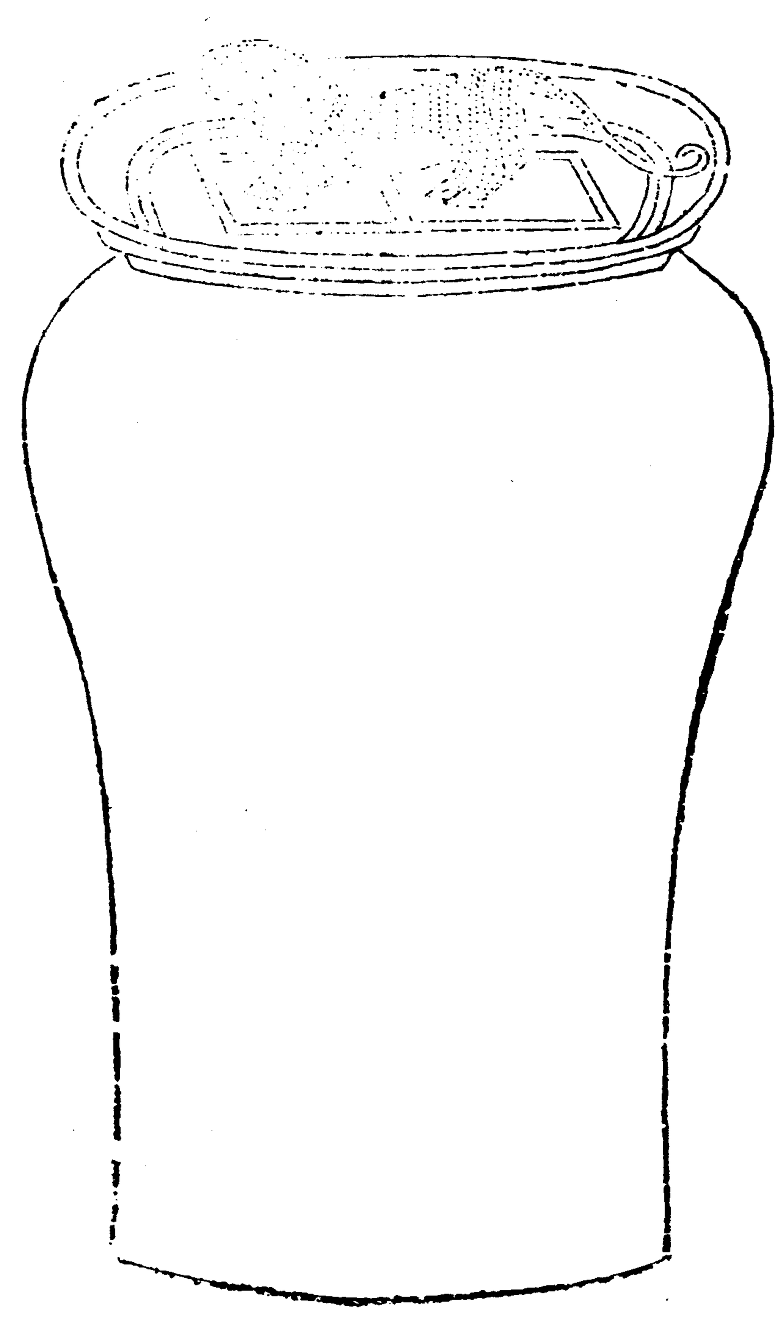
周虎錞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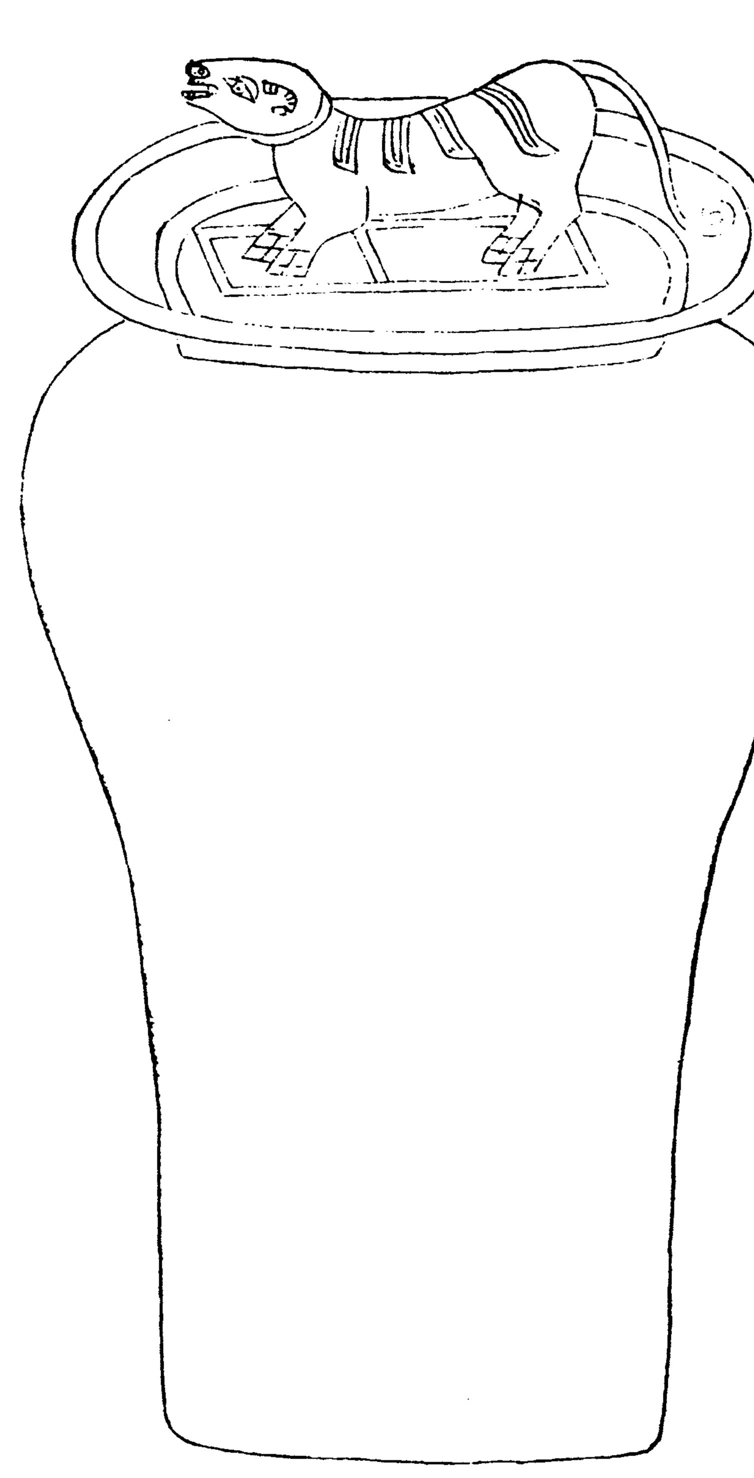
周虎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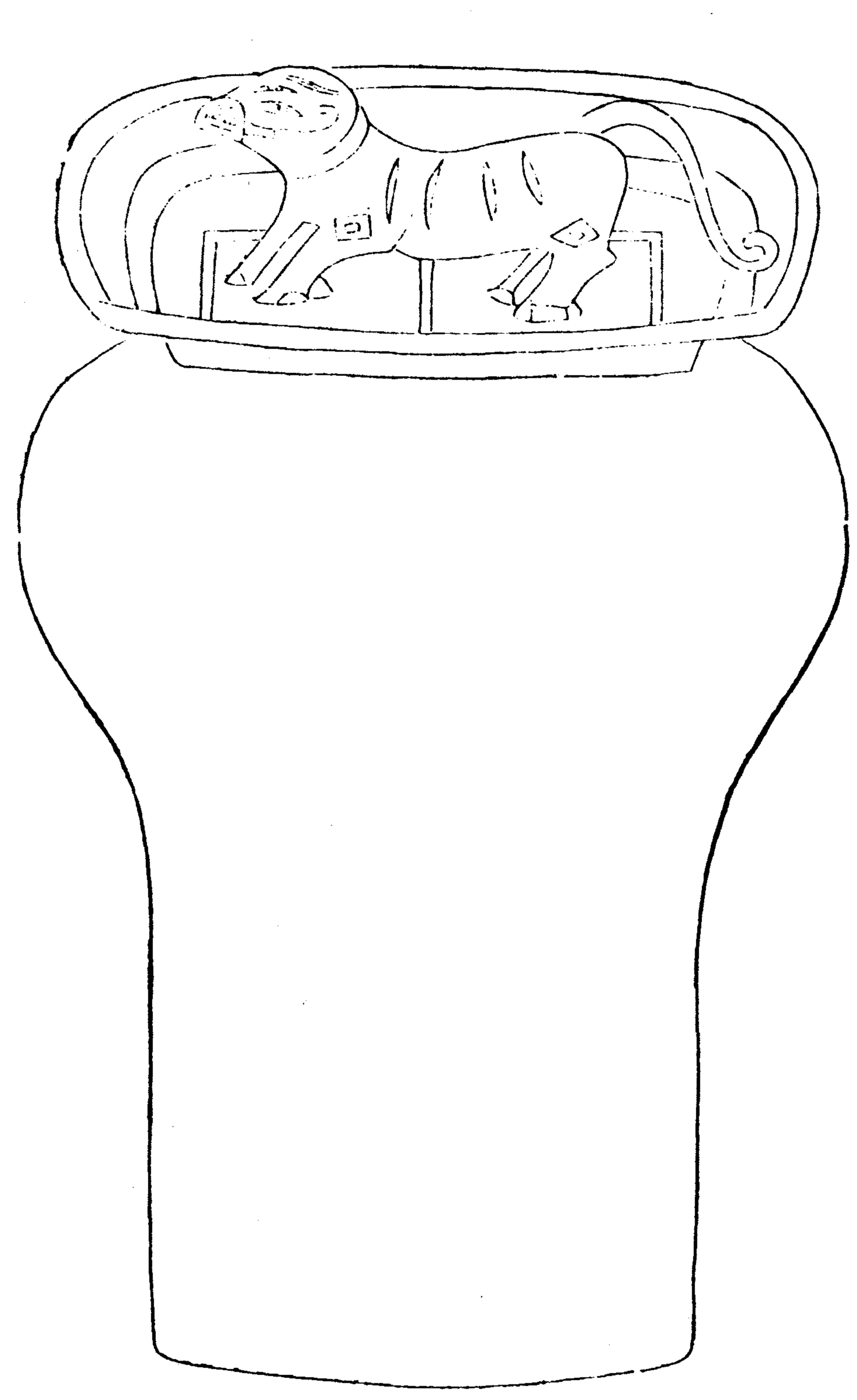
周虎錞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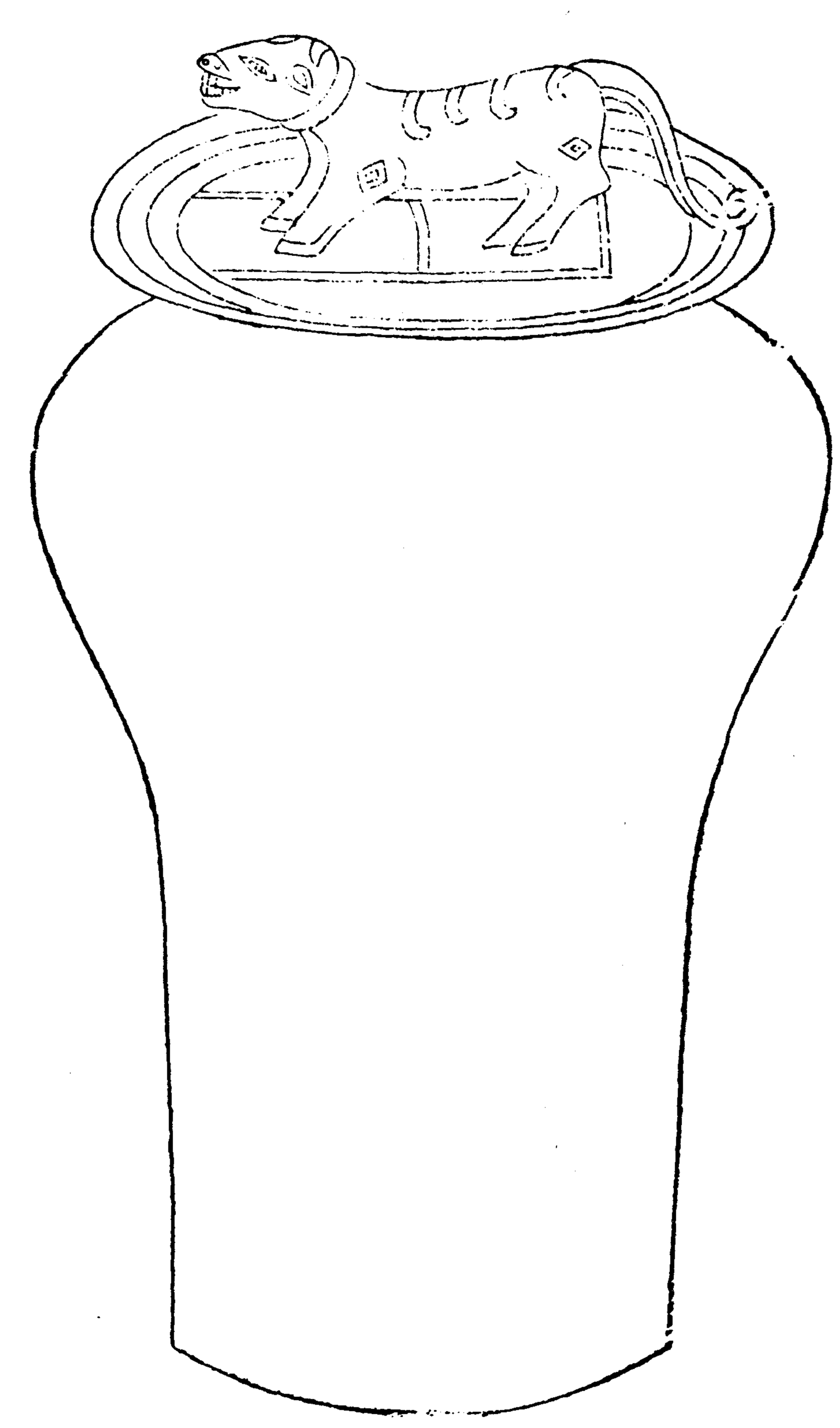
周虎錞五



周虎錞六



周乕錞七



第一器高二尺二寸三分上徑長一尺七寸六分闊一尺四寸下口徑長一尺闊九寸一分鈕高四寸一分闊二寸八分重五十一斤無銘

第二器高二尺四寸三分上徑長一尺七寸七分闊一尺四寸七分下口徑長一尺闊九寸一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二寸二分重四十斤無銘

第三器高一尺五寸三分上徑長一尺五分闊八寸下口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八分鈕高二寸七分闊一寸五分重十有六斤無銘

第四器高一尺二寸一分上徑長七寸三分闊六寸五分下口徑長五寸三分闊四寸八分鈕高二寸一分闊一寸五分重七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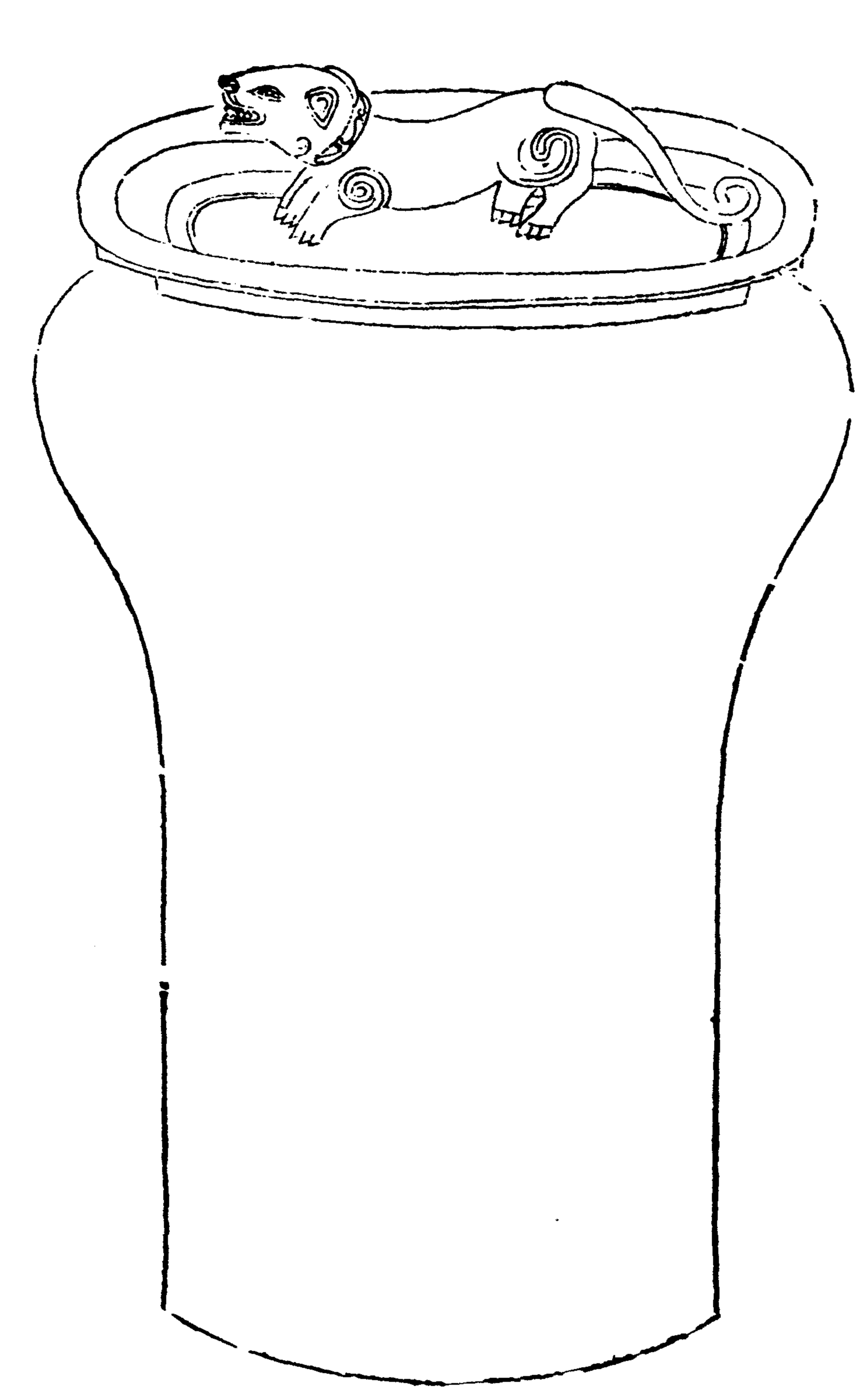
第五器高一尺二寸三分上徑長七寸四分闊六寸五分下口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七分鈕高二寸一分闊一寸七分重六斤四兩無銘

第六器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一尺闊八寸八分下口徑長六寸七分闊六寸鈕高二寸五分闊一寸五分重八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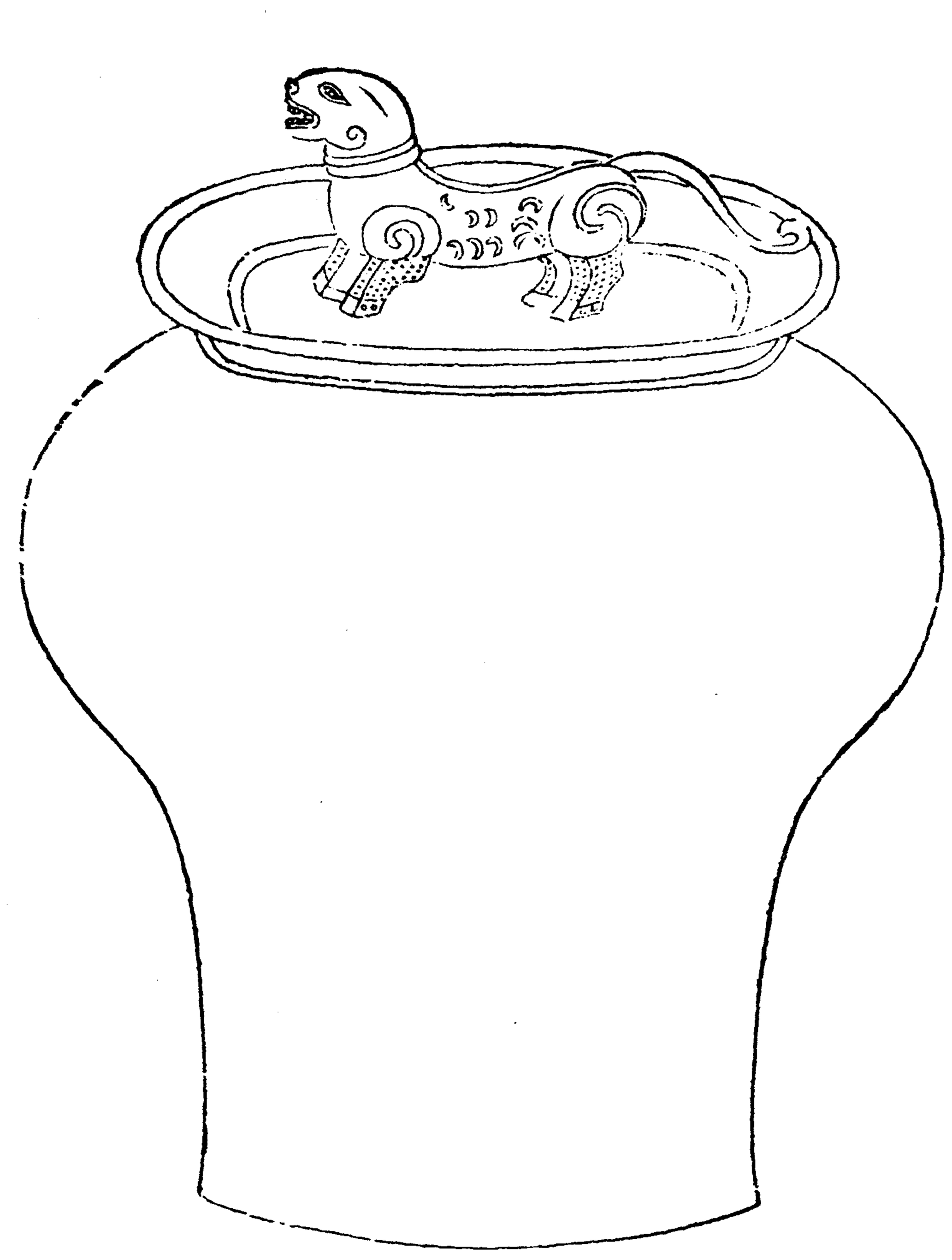
第七器闕尺寸斤兩

右七器形制皆同大小則異鈕俱作虎狀按虎西方義獸金屬也故於錞有之王安石釋周官鼓人云以錞和鼓蓋鼓則進進則為陽用事之時陰出佐之而已然則取義獸者其在茲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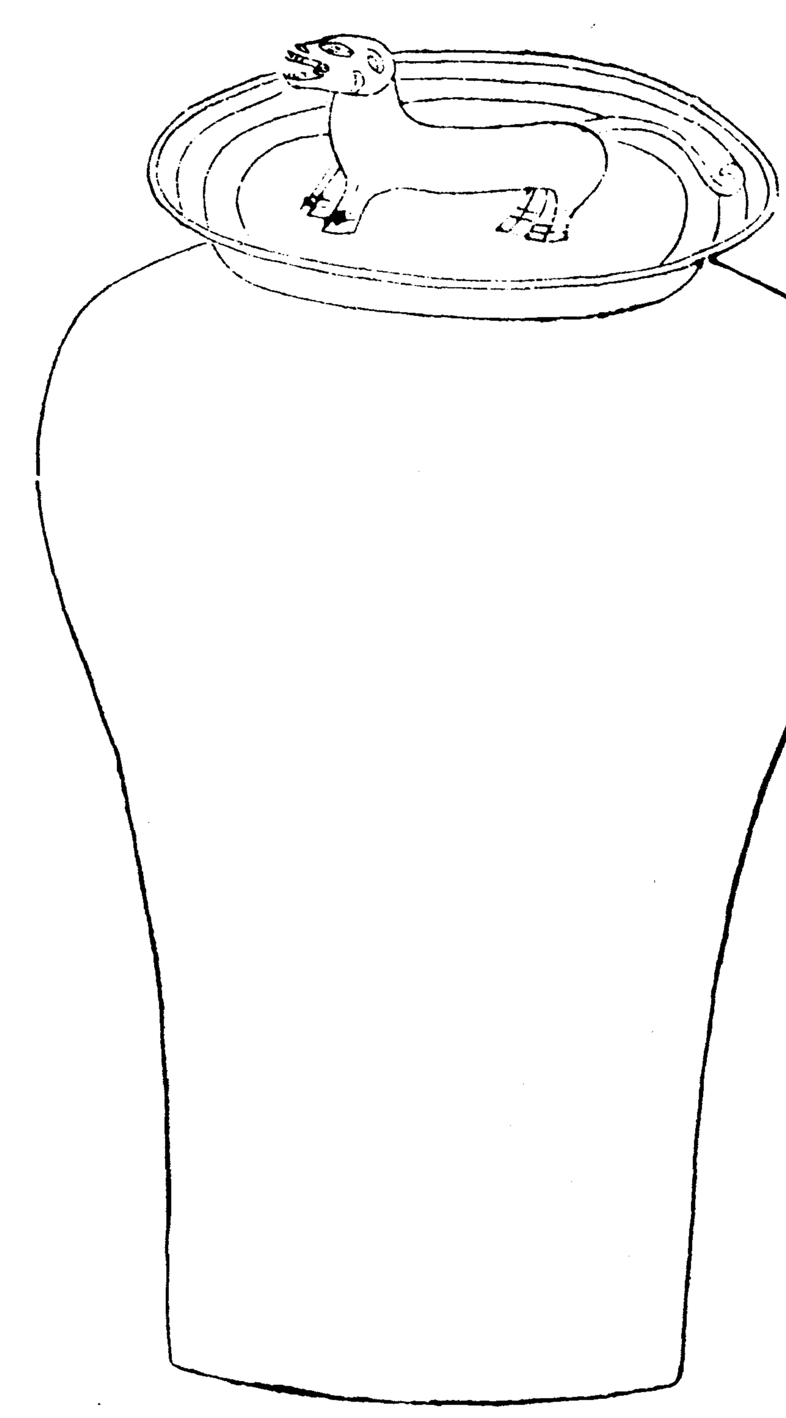
周蜼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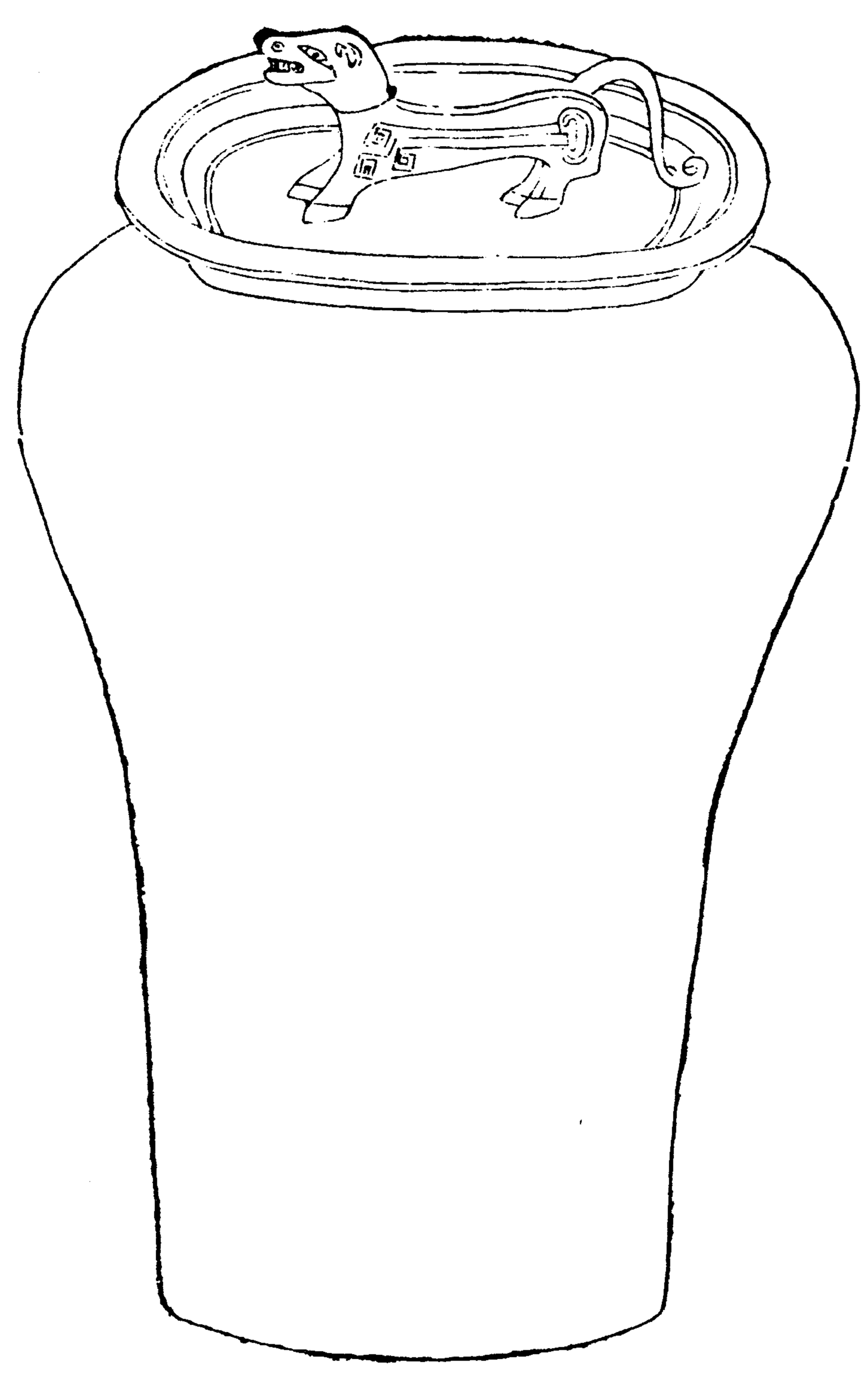
周蜼錞二



周蜼鐏三



周蜼鐏四



第一器高一尺三寸五分上徑長九寸六分闊六寸下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五寸七分鈕高三寸一分闊一寸重十有一斤二兩無銘

第二器高一尺一寸五分上徑長七寸六分闊六寸四分下口徑長五寸八分闊四寸九分鈕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三分重八斤十有二兩無銘

第三器高一尺六寸上徑長九寸八分闊八寸六分下口徑長七寸闊六寸五分鈕蝕剥不完重二十斤無銘

第四器高一尺三寸五分上徑長一尺一寸闊八寸五分下口徑長八寸三分闊六寸八分鈕高三寸一分闊一寸六分重二十一斤無銘

右四器皆以蜼為鈕蜼用鼻禦雨智獸也周官司服宗彝謂虎蜼蓋以飾之於宗廟彝器之間以為法焉鐏之為用其鳴必以時智者之道也

鐸鉦鐃戚揔說

凡樂之作皆所以象成者也若昔王業之興自湯武已來盖未嘗不先於以武定天下之亂也方其定亂之初揔兵之事咸掌於司馬而軍旅之行與夫臨陣對敵則有坐作進退之方進退坐作者必齊之以金鼓鳴鼓以進鳴金而退由是有鐸鉦鐲鐃之用焉及其叛者服纍者亾櫜弓束矢戢干戈而散馬牛則

功成矣斯有象成之樂則取彼所以成功之事而形于歌詠由是鐸鉦鐲鐃復施於作樂之際也夫鐘磬必調於律呂而合奏則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小大清濁雜比而為和凡此所主者樂之均也若夫鐸鉦鐲鐃則非假調乎律呂鏘然並作特用以為節儉而與鼓相間故周官鼓人之職以金鐸通鼓是也執而振之舞者視而為容焉如鐲之用乃其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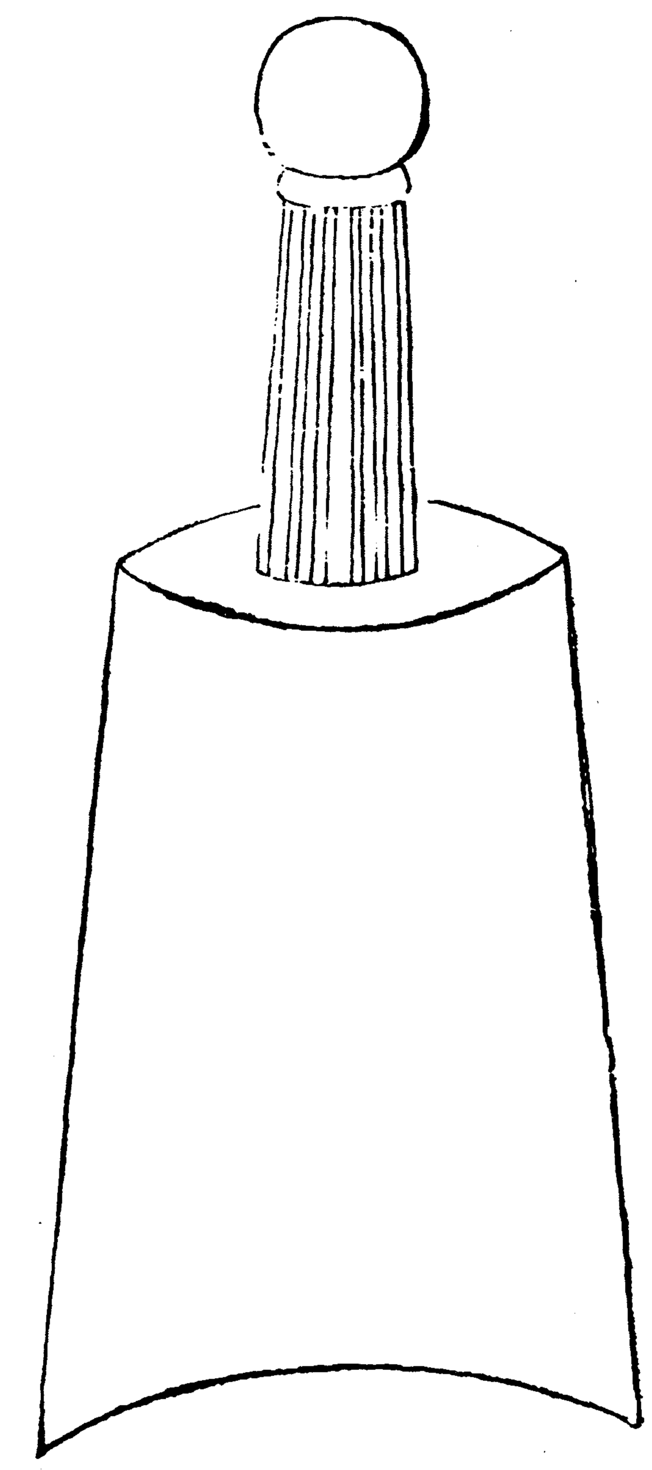
耳鐲即鉦也特器同而名異至若鐃則又為止鼓之器樂記曰復亂以武武即鐃也以其舞畢而鳴鐃以治理之為亂也且舞有文舞焉干羽所以象文有武舞焉干戚所以象武詩稱值其鷺羽者謂析其羽而持之以舞乃文舞也其謂朱干玉戚則武舞也武舞執戚用示其威故耳凡茲數器原其始要其終合為一類故宜兼收以備古人之制可考而知

其法

周栖鳳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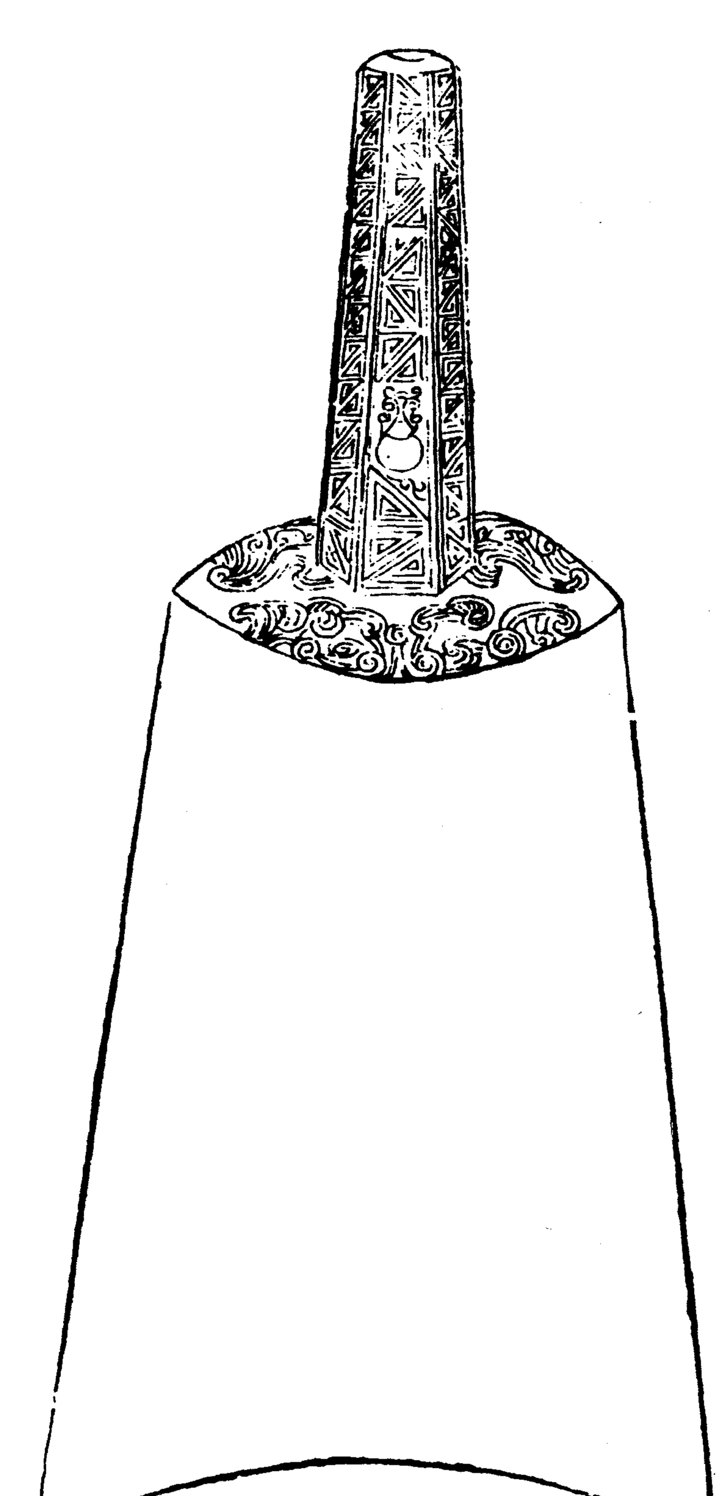


鳳栖木形



右高六寸八分柄長四寸七分上徑長三寸九分横三寸下徑長四寸四分横三寸六分重七斤三兩銘作鳳栖木形是器鐸也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凡樂舞必振鐸以為之節銘之以鳳亦取其鳳皇来儀之象而為栖木形如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鐸者樂之節取其樂調而物以類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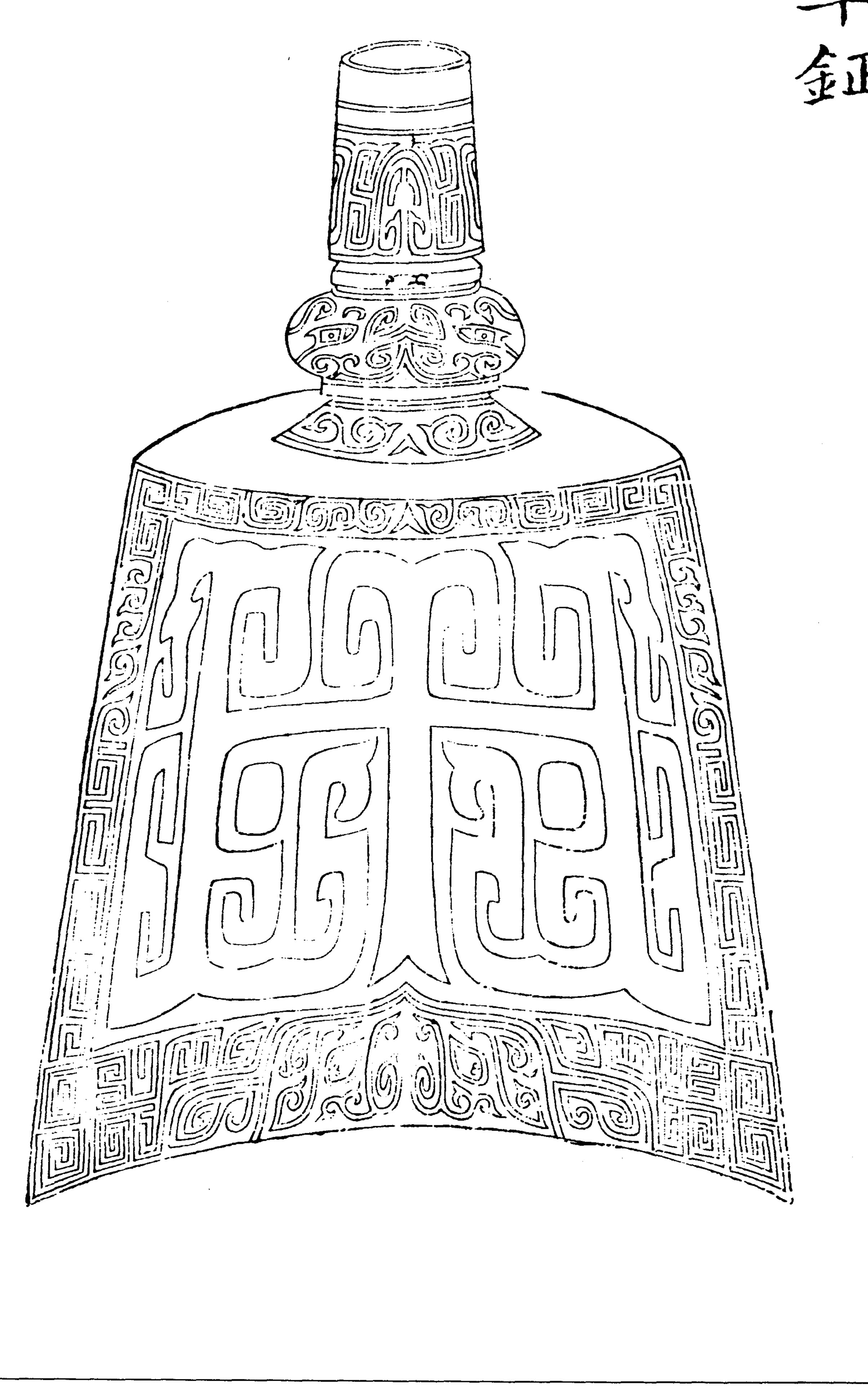
周雷柄鐸



右高六寸八分柄長三寸八分徑一寸上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八分下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六分重四斤十有一兩無銘古者以木鐸振文教以金鐸奮武衛故書言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于路而鼓人以金鐸通鼓則鐸雖微物其為用亦大矣後世不知所重往往倣之以為紫車之警然其音聲猶有暗合於律者故晉荀勗作樂詔天下上牛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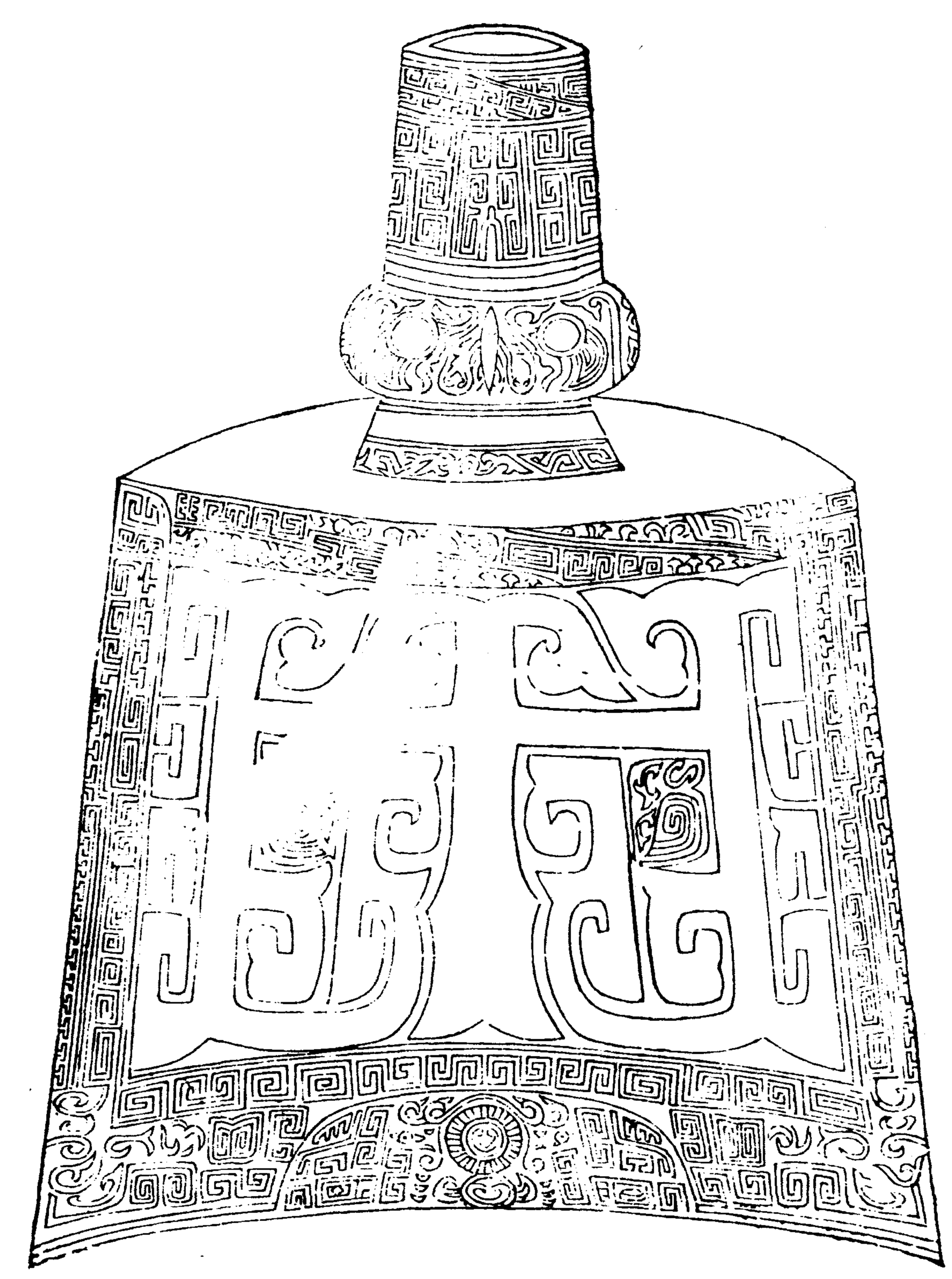
出於龍德太一宮養種園之地豈其潛邸之符有應於是耶且自古在晉凡所以揆文教和樂律一本之於鐸然惟天下文明然後有此令鐸出於龍德大一固知不徒然也其有半兩錢一百三十有九異布錢二十有三與夫六花小鑑馬勒環同時而出豈非其應於明時為錢流地上控制蠻夏之兆耶

周縧草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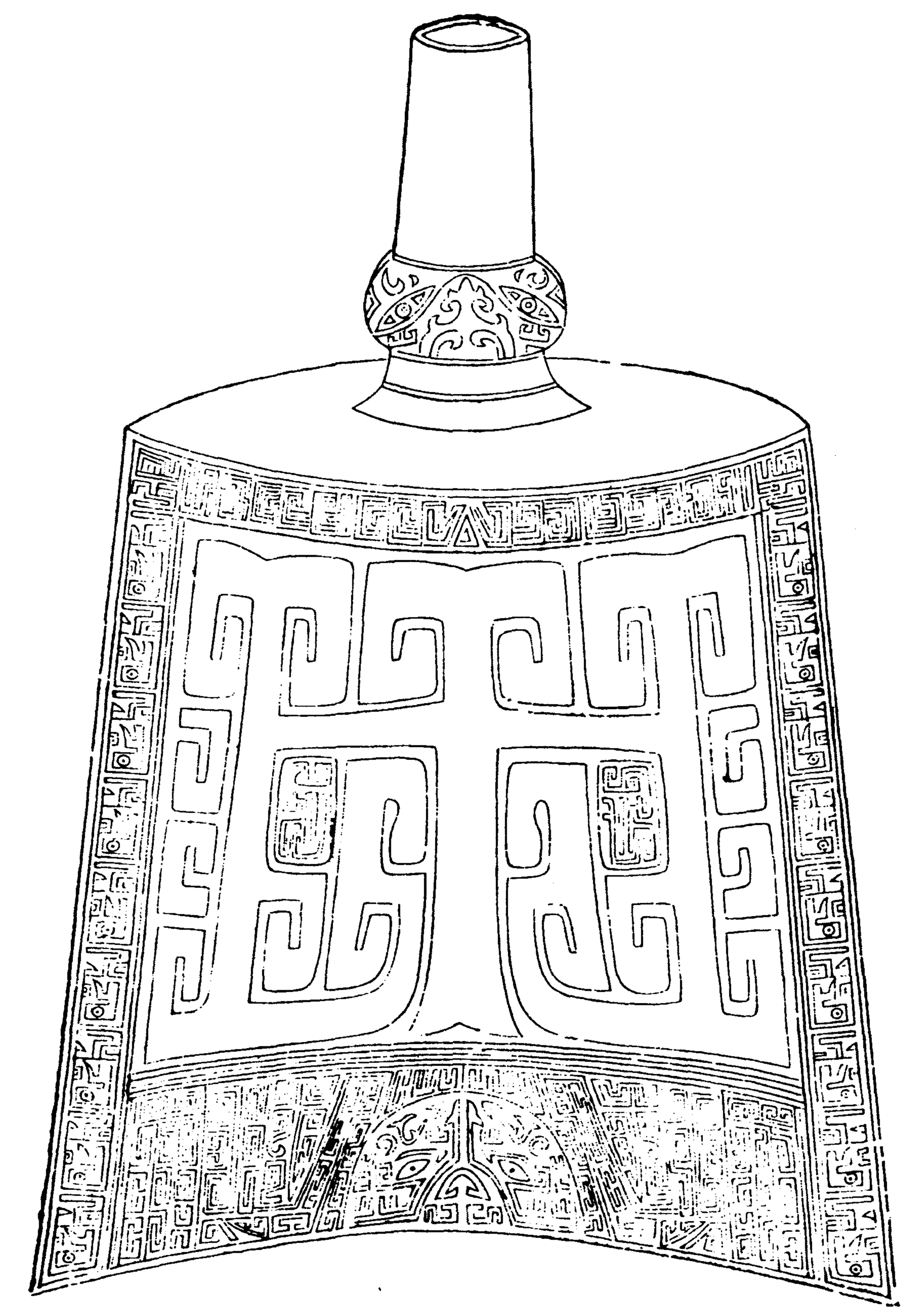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八分柄長六寸徑二寸二分上徑長九寸七分闊六寸四分下徑長一尺一寸九分闊八寸六分重六十三斤無銘古之田役令其目以旗幟令其耳以鼓鉦於是聞鼓則知進以鼓陽也聞鉦則知止以鉦陰也蓋鉦亦不止用於節鼓而已是鉦所飾篆畫突起兩面狀獸首而中象黃目周以縧草其製作為周物無疑也

周龜紈鉦



右高一尺七寸八分柄長八寸九分徑四寸三分上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八寸下徑長一尺九寸五分闊一尺四寸二分重二百五十四斤無銘夫是器鉦也其紈飾以龜蓋鉦以止鼓為義龜位壬癸於方則止而靜而其為物又性隱伏故取之以為飾按周官公司馬執鐲鐲即鉦也然則司馬掌兵固陰類耳先王之於彝器或飾之或司之者莫不各有其意飾之則觀器而能知所用司之則用器而必稱其職豈苟然哉

周瑞草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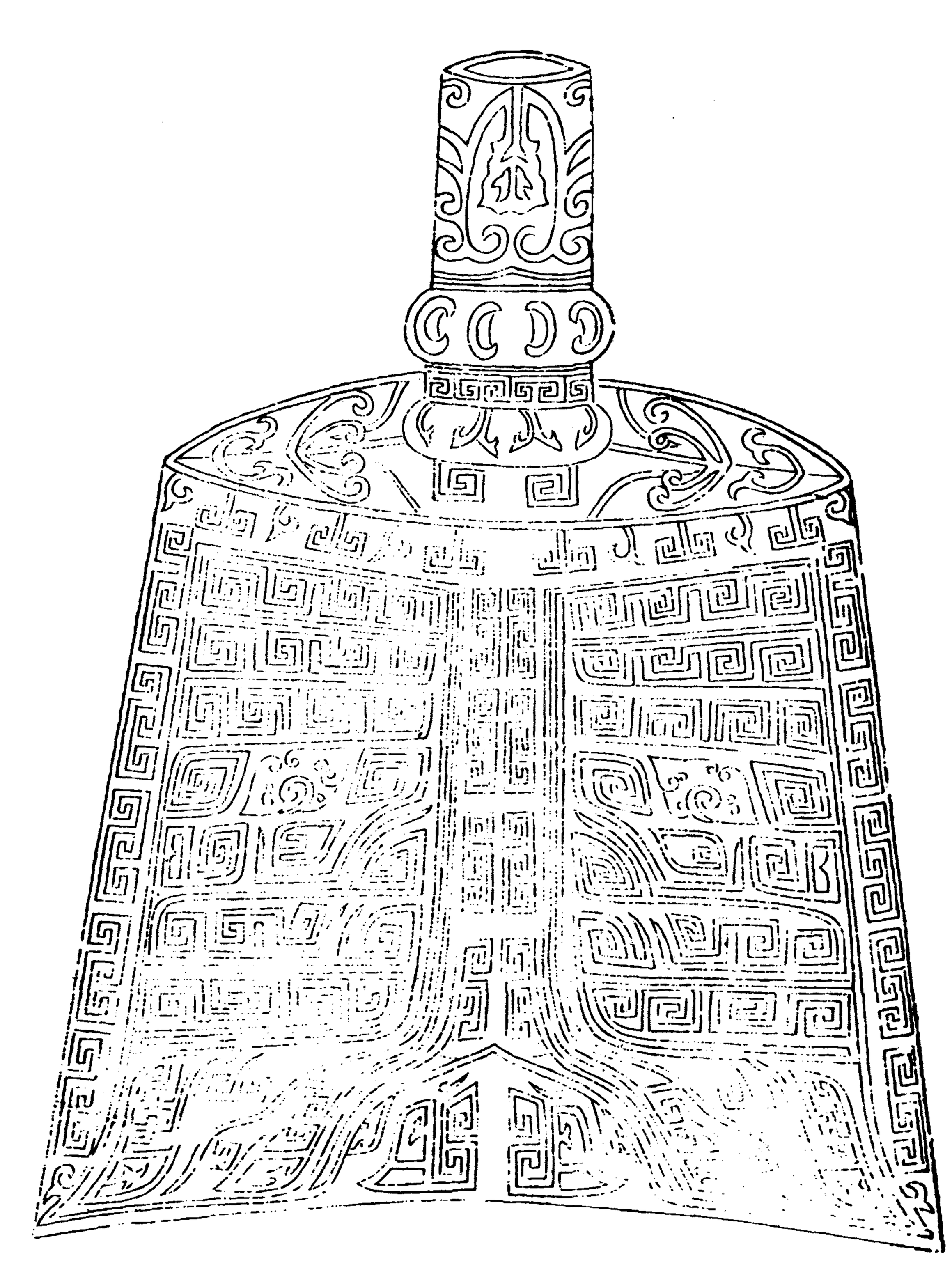
右高二尺一寸二分柄長一尺二寸上徑長一尺七寸二分闊一尺一寸五分下徑長二尺一寸八分闊一尺四寸重三百斤無銘觀此形制上出柄而中空正許慎所謂似鈴柄中上下通者是也然慎又以鉦爲鐃按周官鼓人以金鐃止鼓而釋者亦云鐃如鈴無舌與慎之說盖合又許子銘鐘謂之鈴鐘疑古之鈴制與鐘同而此鉦也雖無枚篆之飾大槩與鐘相類則知似鈴之說亦不謬矣其兩面隱起皆作瑞草盖連理芝草蓂莢嘉禾皆草之爲瑞者故瑞應圖曰八方合爲一家則木連理古瑞命記云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白虎通亦曰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而是數者皆德之所致則取以飾鉦亦見王者之兵禁暴除害以德天下耳故異詩人何草不黄之刺也

周遂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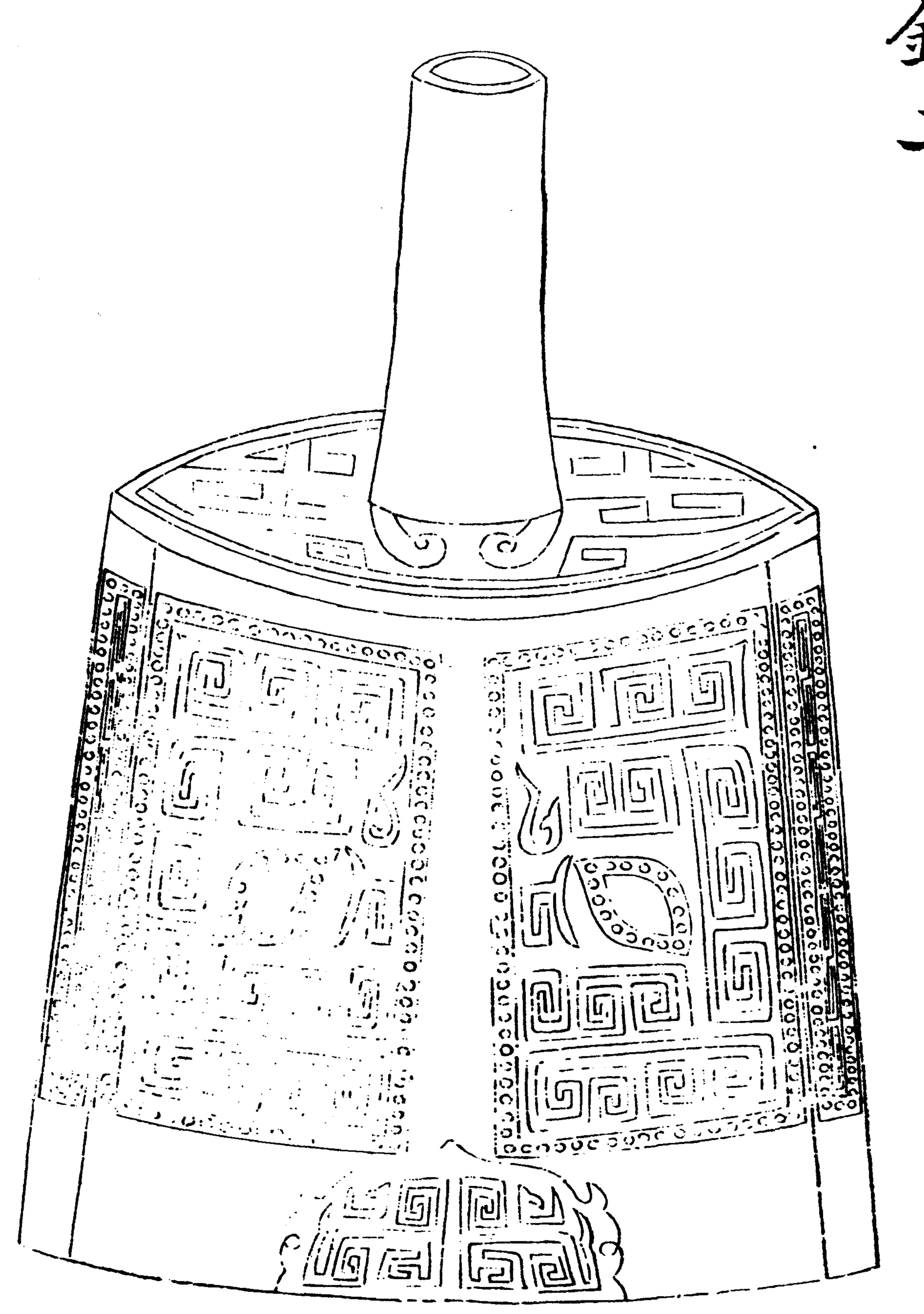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寸三分柄長七寸九分上徑長
一尺八寸闊四寸七分下徑長一尺五寸二
分闊一尺九寸重七十八斤有半無銘柄中
空以夔為飾兩面又作蟠夔縈紆糾結之狀
目曰隧鉦者有鳧氏言鐘之隧擁制耳然鉦
之為用非若鐘之下垂植其柄於座而鳴之
則鐘之隧當在下而鉦之隧當在上也

周雲雷鉦一



周雲雷鉦二



前一器高一尺五寸五分柄長七寸九分上徑長一尺二寸六分闊八寸下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二分重一百五十斤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五分柄長五寸八分上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下徑長一尺二分闊七寸重四十斤無銘
右二器皆以雲雷為飾按詩之常武美宣王能立武事而曰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則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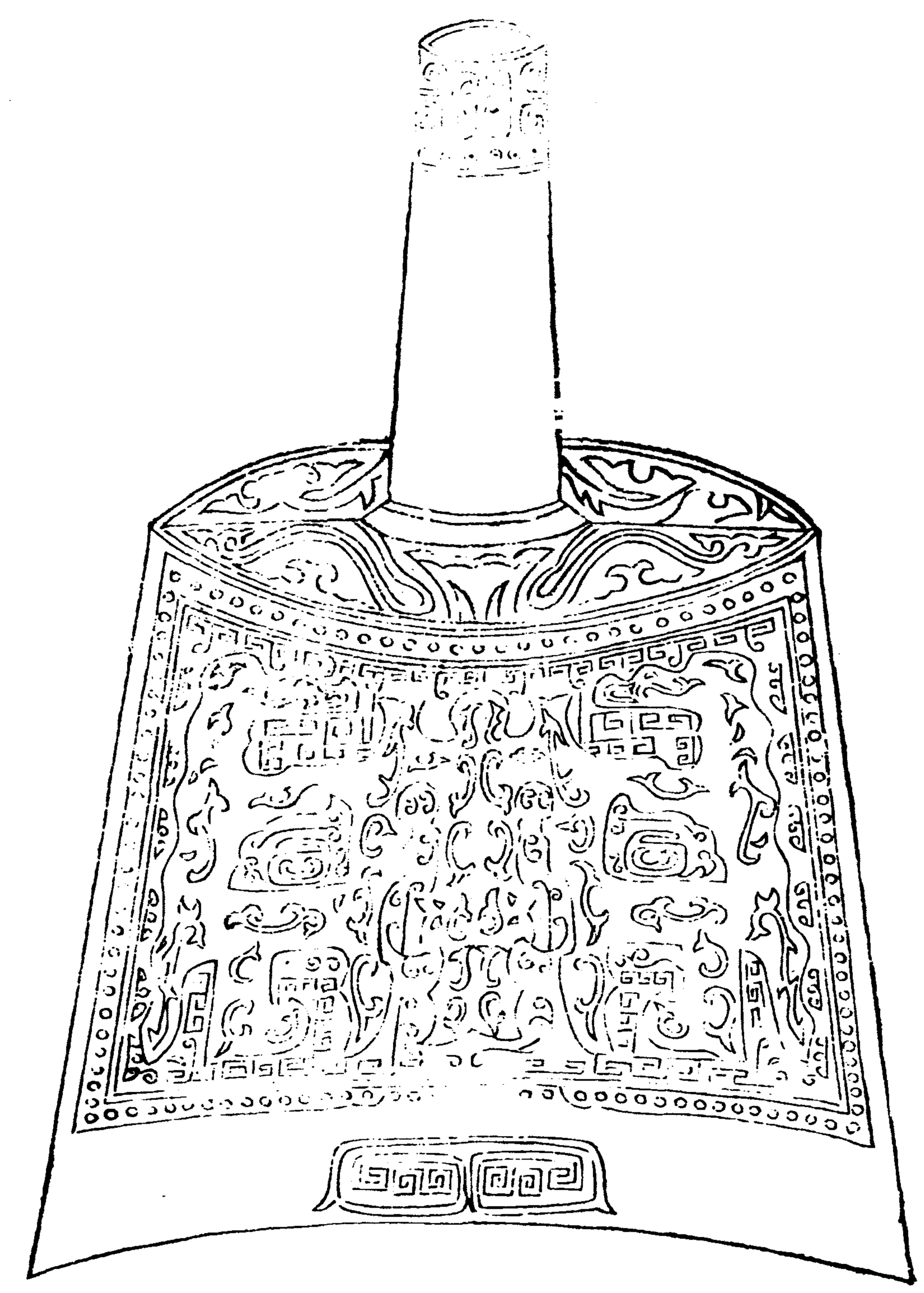
貴者在能震服而已不特如此雷為天威而兵者所以將天威者也雷之收聲必以其時而兵者貴乎戢而時動者也雖然雷之所作澤必從之則吾之兵非以毒天下也乃所以利之耳又況止戈為武而鉦又取夫止于一而已

周雷紋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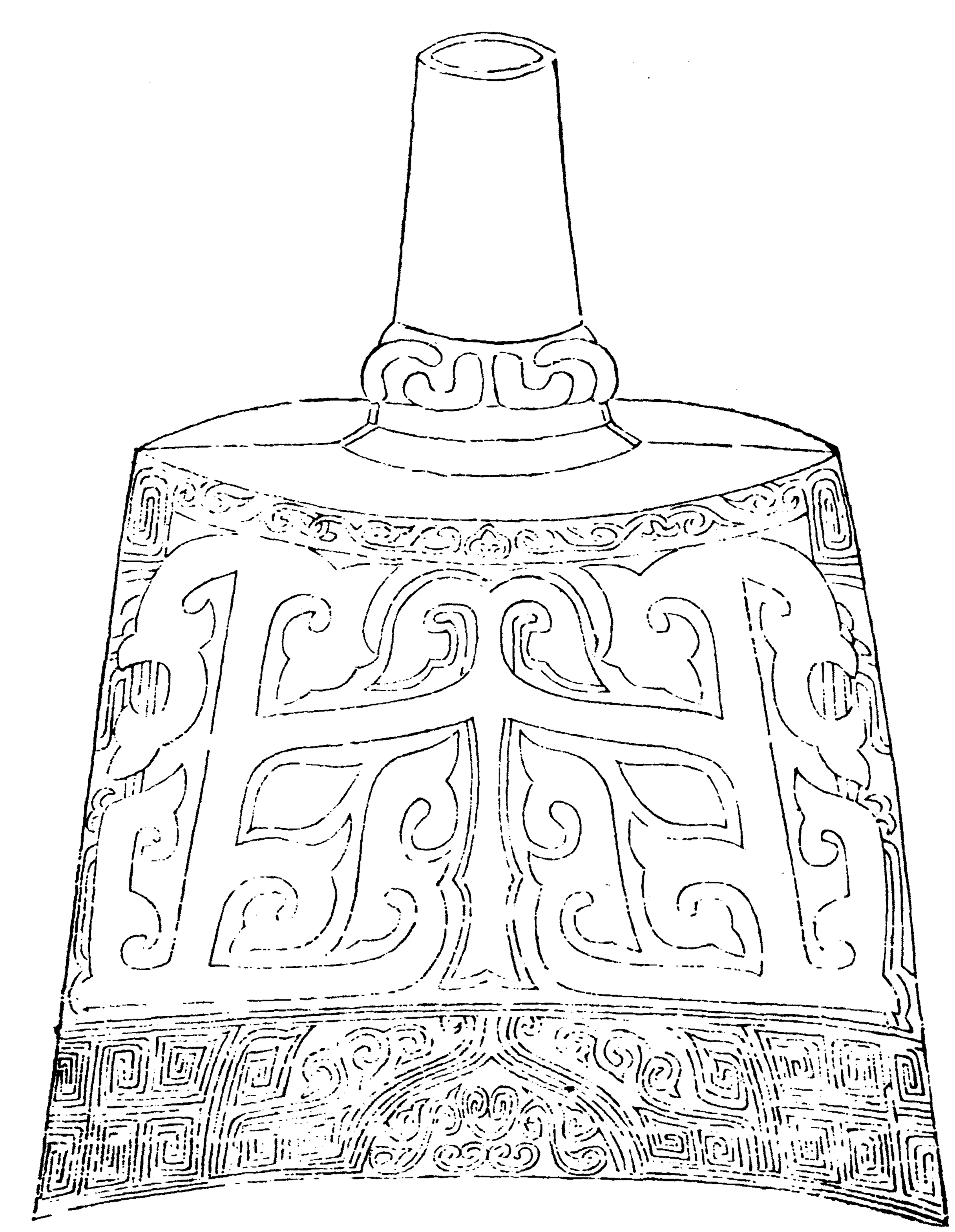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五分柄長六寸二分徑二寸一分上徑長八寸九分闊五寸四分下徑長一尺一寸四分闊七寸六分重五十一斤無銘是器通體周以雷紋每面作兩黃目獨柄純素無紋其規模復少變於它鉦耳

周雲目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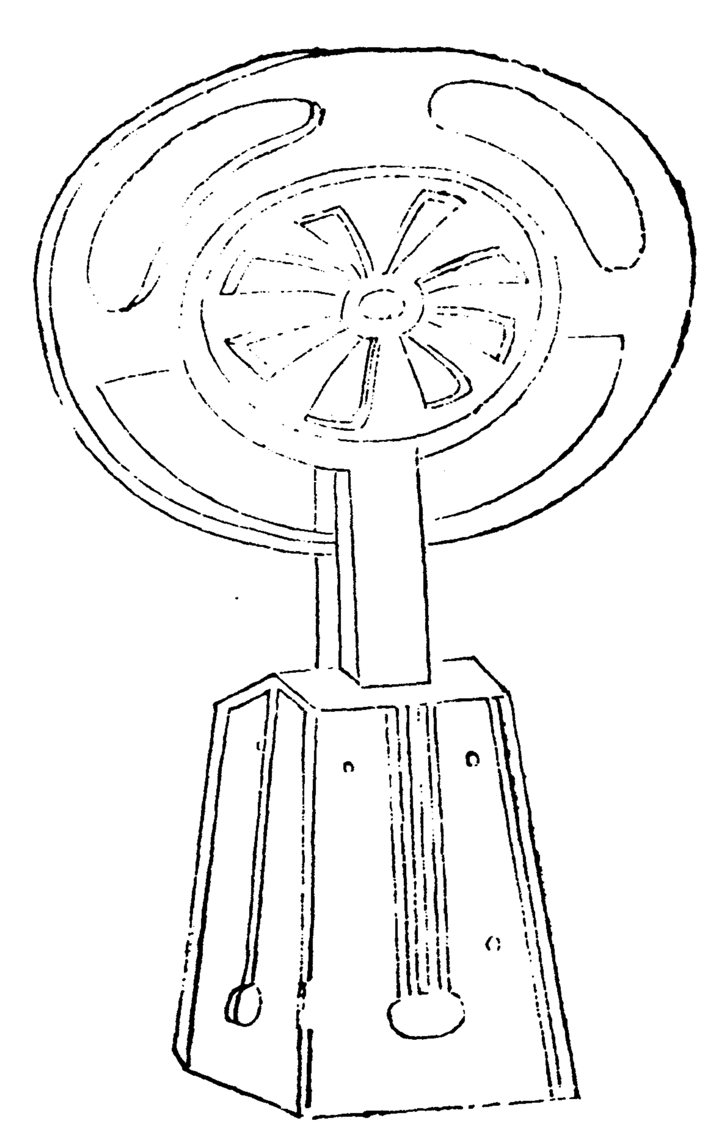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五分柄長四寸八分徑一寸八分
上徑長六寸九分闊四寸三分下徑長九寸
四分闊五寸四分重二十五斤四兩無銘是
器内外遍飾雲紋或輕或重兩面各設兩目
上為雲翳四邊帀以連珠比百寶鉦為稍純
質然形制大槩相類蓋一時物耳

周通甬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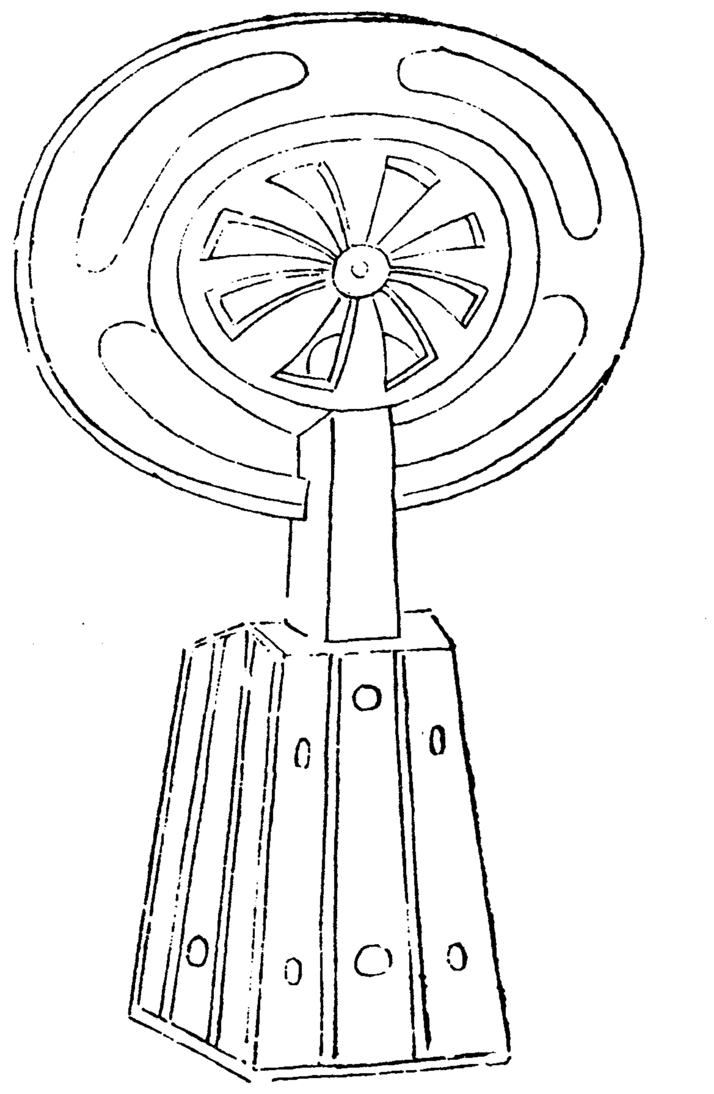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柄長六寸徑一寸八分
上徑長九寸四分闊五寸二分下徑長一尺
一寸七分闊七寸八分重四十五斤無銘是
器兩面作獸形突起蟠夔中設二目純緣間
飾以雷篆正取其節鼓之義且其柄中通若
鐘甬然故目曰通甬鉦云

漢舞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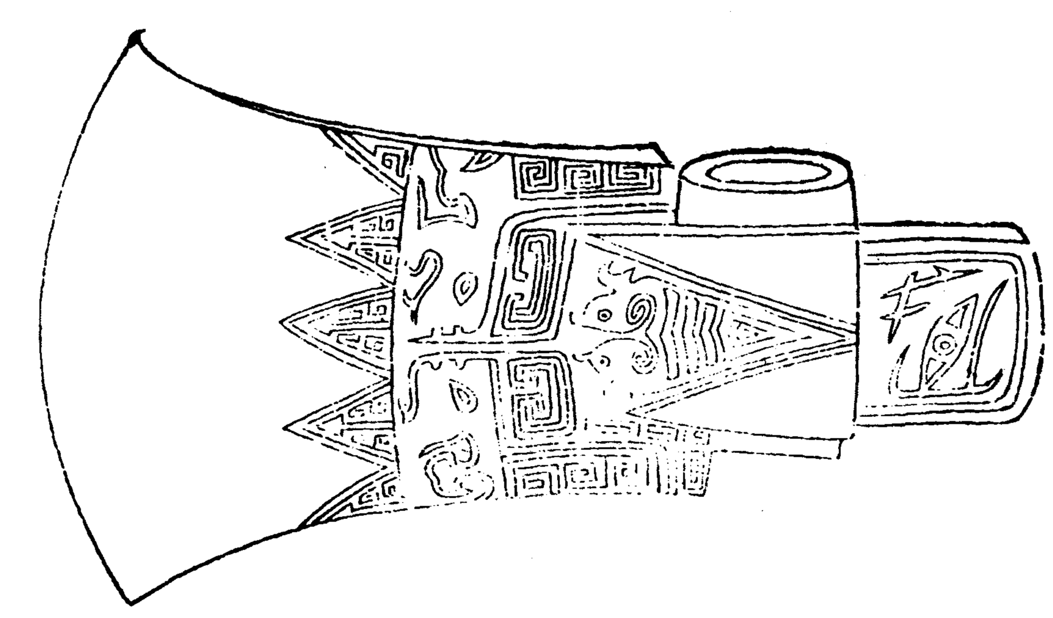


漢舞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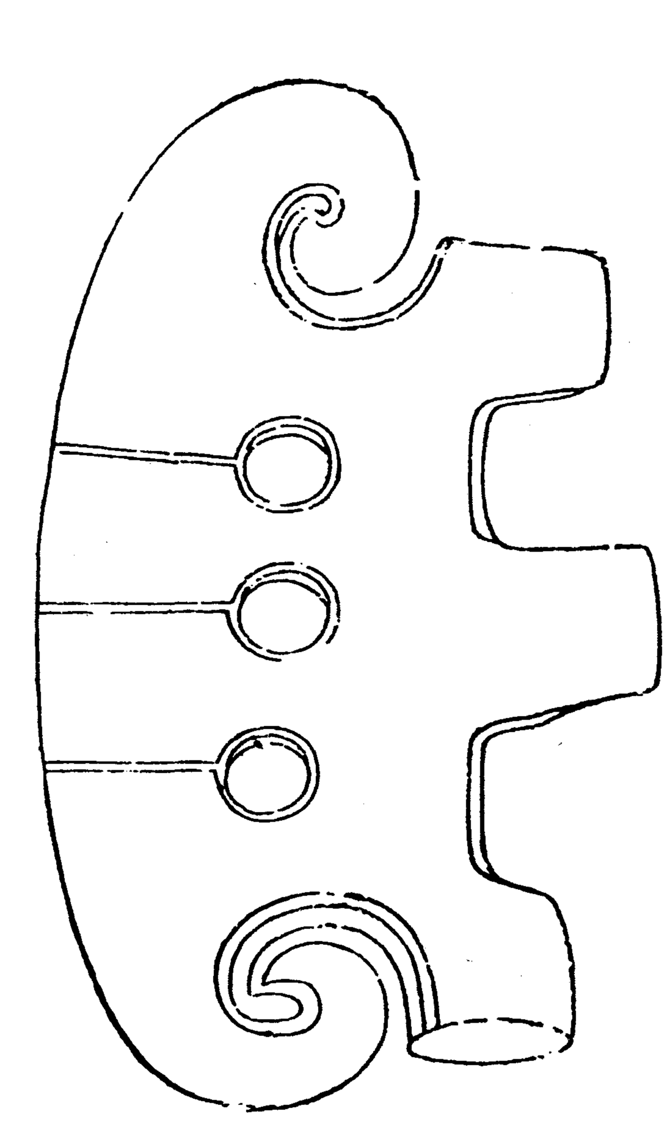
第一器長六寸九分徑四寸重一斤四兩無
銘
第二器長六寸六分徑三寸九分重一斤無
銘
右許慎謂鐃小鉦也如鈴無舌鳴之以止擊
鼓者也是器頗近其制而特有舌焉盖欲便
於作止不待擊而後鳴也然不獨卒長職此
而已且舞人亦用之樂記曰復亂以武則以
武為鐃謂舞人鳴此以治理之而又以為退
郤之節也

漢舞戚



右長六寸闊三寸重十有三兩無銘夫戚蓋司殺者之所秉用以為舞則以象其武安柄處作蟬紋柄之外作兩目中作饕餮垂花之飾紋鏤精妙非漢不能為也

漢片雲戚



右長七寸六分闊四寸三分重一斤無銘形戚也戚斧屬又為樂之器此若片雲狀而兩端微卷中作三圜竅容柄處為三耳蓋戚以玉為柲柲即柄也所謂朱干玉戚者此其戚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六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七

弩機鐓奩錢硯滴托轅承轅輿輅飾表座刀筆杖頭等揔説

漢

弩機 七器

書言府弩機 銘二十七字

銀錯弩機一

銀錯弩機二

銀錯弩機三

銀錯弩機四

銀錯弩機五

銀錯弩機六

鐓 三器

金銀錯鐓

鳩杖首鐓

鉞鐓

奩 五器

鳳奩

獸奩

四神奩

蟠虬攜奩

連環攜奩

錢 九器

厭勝錢一

厭勝錢二

厭勝錢三

厭勝錢四

厭勝錢五

藕心錢一

藕心錢二

藕心錢三

藕心錢四

硯滴 二器

龜蛇硯滴一

龜蛇硯滴二

周

托轅 二器

辟邪車輅托轅一

辟邪車輅托轅二

承轅 一器

輅飾虎首承轅

漢輿輅飾

周雙螭表座

漢 五器

表座

斿鈴

刀筆

蟠龍杖頭

蟠螭杖頭

唐蹲龍

漢鳩車

六朝鳩車

漢龍提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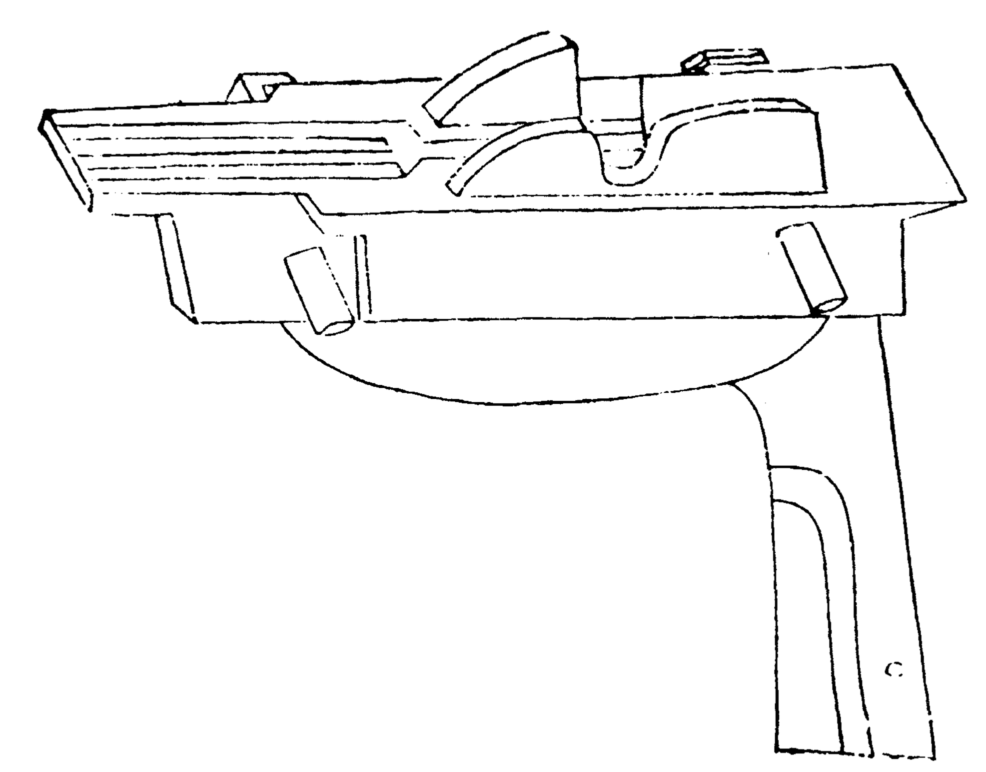
弩機鐓奩錢硯滴托轅承轅輿輅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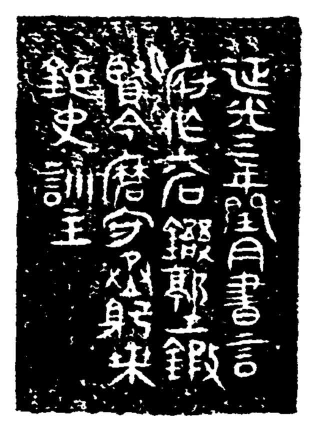
座刀筆杖頭等揔說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凝土鑠金載諸傳記莫不由夫智者創巧者和後世因之以為天下用而取法以成焉不然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藏乎王府時出而陳之復何意耶夫弩生於弓謂夫出自於越與吳讎敵而為之則爾然在商書固已有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之語足見弩機之設其來久矣今此則有機焉詩所謂厹矛鋈鐓則已嘗見於成周之世矣今此則有鐓焉古之貢老為其近於親也老者其食多噎而鳩為不噎之鳥則賜之鳩杖今此鳩杖乃其遺制也奩者閨房脂澤之器自漢蓋有之矣錢則或鑄厭勝藕心之異硯滴則或具龜蛇之形各出一時之巧製也且一器而百工備焉者車為多

則托轅承轅與夫致飾之物猶可觀也立表以測影則表之遺座猶足用也旂則有鈴在上刀則與筆相副杖若靈壽而以龍首冠之以至蹲龍充乘輿之物鳩車戲兒童之樂銅梁倫提挈之要事雖末務器則精工凡此諸物煎鍊鎔範塗金錯銀雕鏤詰曲若蛟螭蠡魚之紋與夫奇葩異卉雲盤而水折者細若馬氂縈如蛛絲極天下之妙而為其觀美焉是雖異夫鐘鼎禮樂之器亦或可以取法故宜繼其後者也

漢書言府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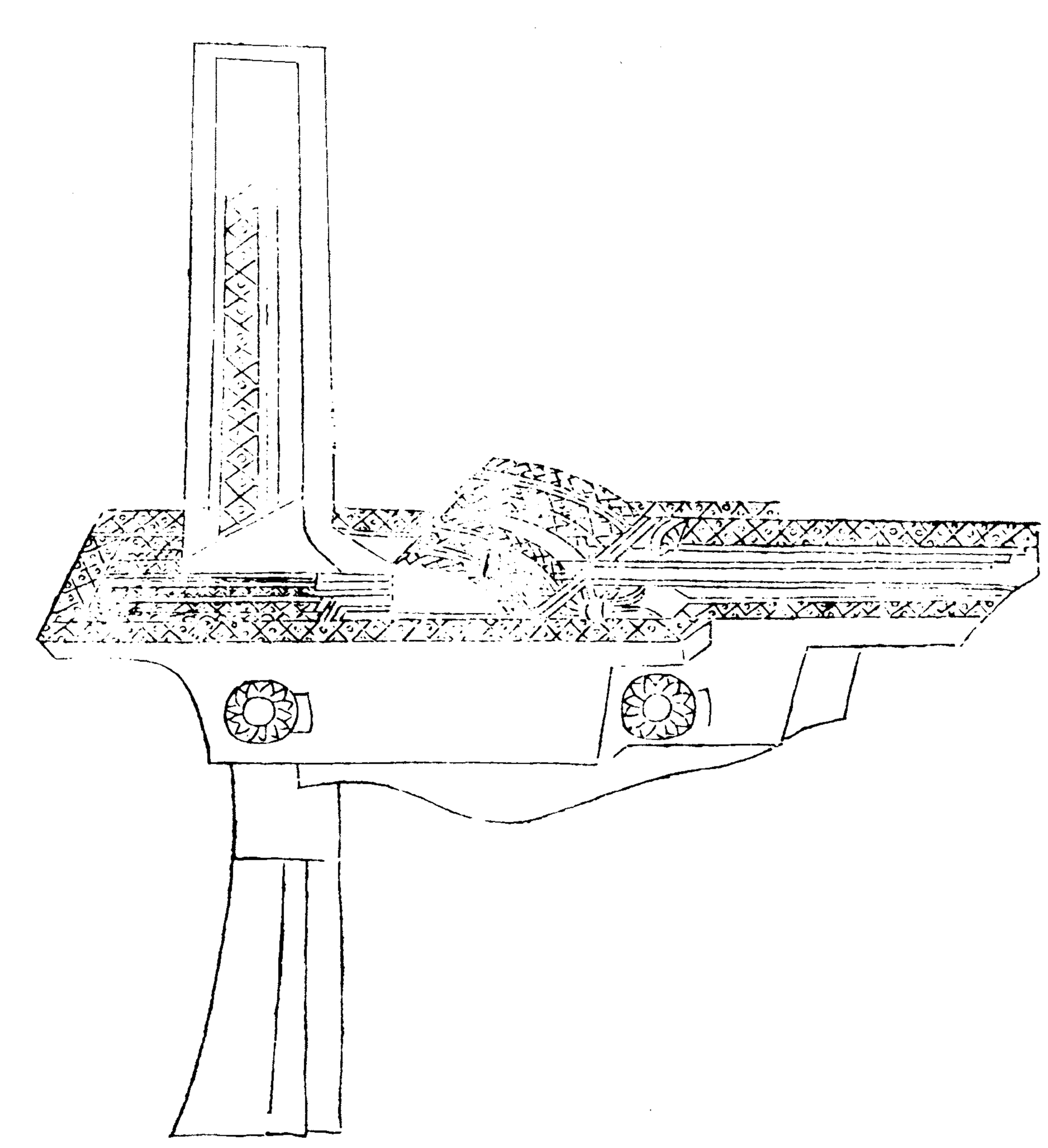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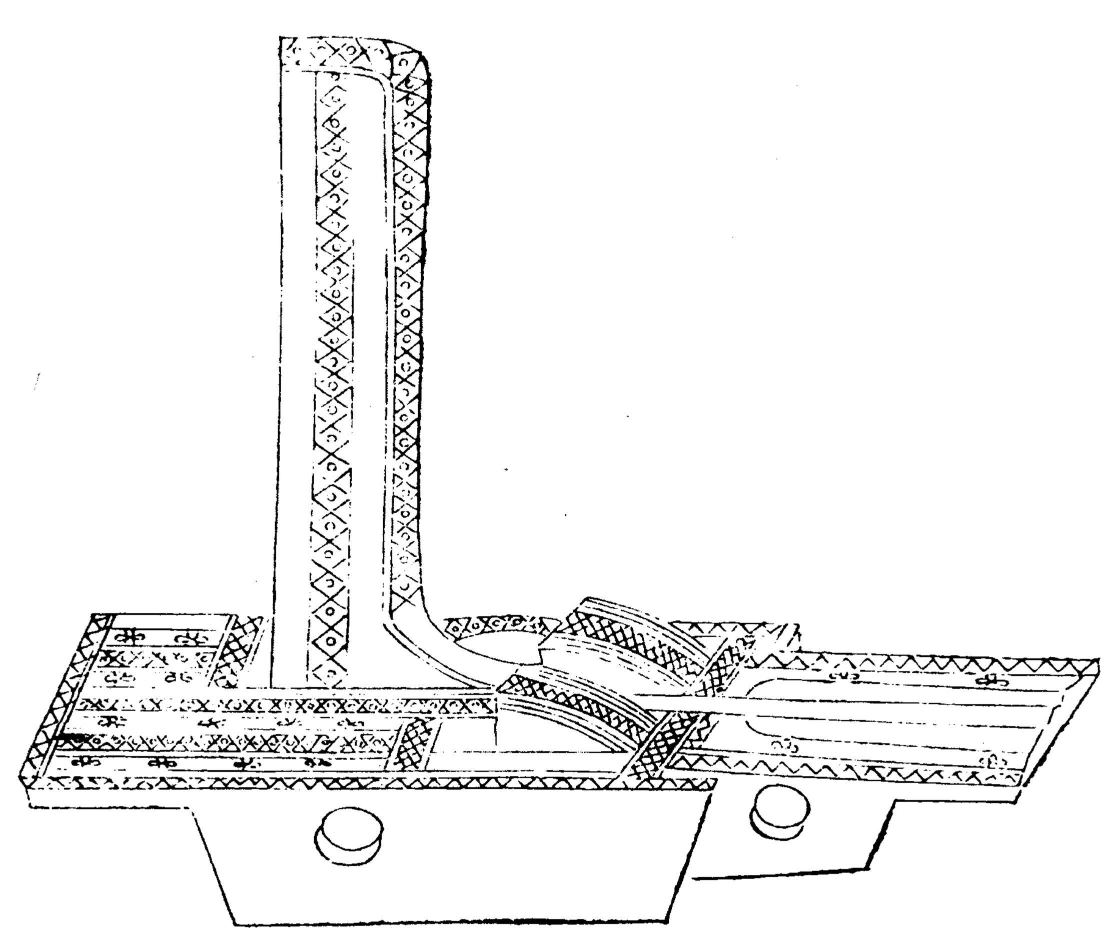
延光三年閏月書言
府作六石鐖郭工鍛
賢令磨守丞躬掾
鉅史訓主

右高三寸八分長四寸三分闊二寸一分重一斤一十兩銘二十七字曰延光三年閏月書言府作按延光三年蓋東漢孝安皇帝即位之十九年也是年歲在甲子閏在十月不言十月而言閏月舉閏則知十月也書言府者所謂言則左史書之之義天祿石渠之屬也盖漢之武庫隨府有之如盾省是也又若工若令若丞若史皆銘之於機則知除戎器戒不虞昔人尤在所慎者是機之形方且密而紋鏤細若絲縷綰結則可賴此以固邦國者非特於前書孝宣之際以示後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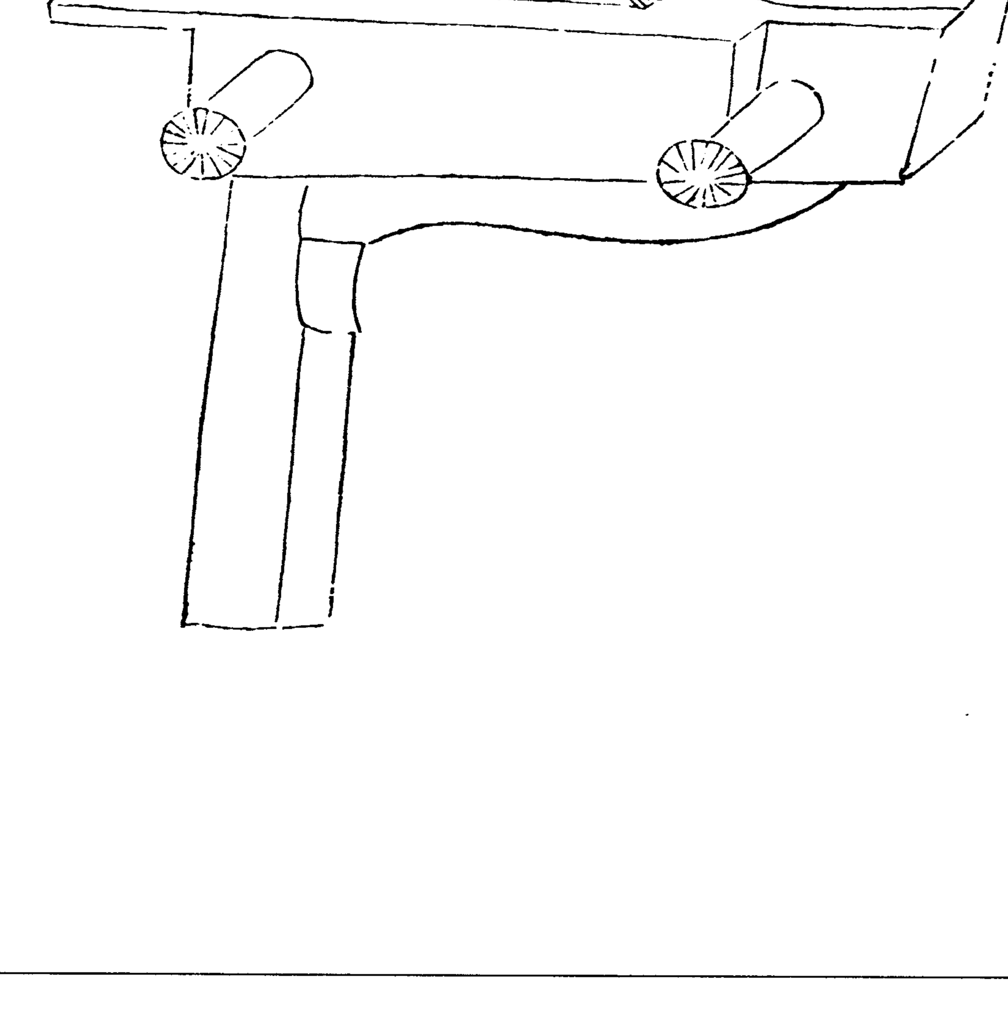
漢銀錯弩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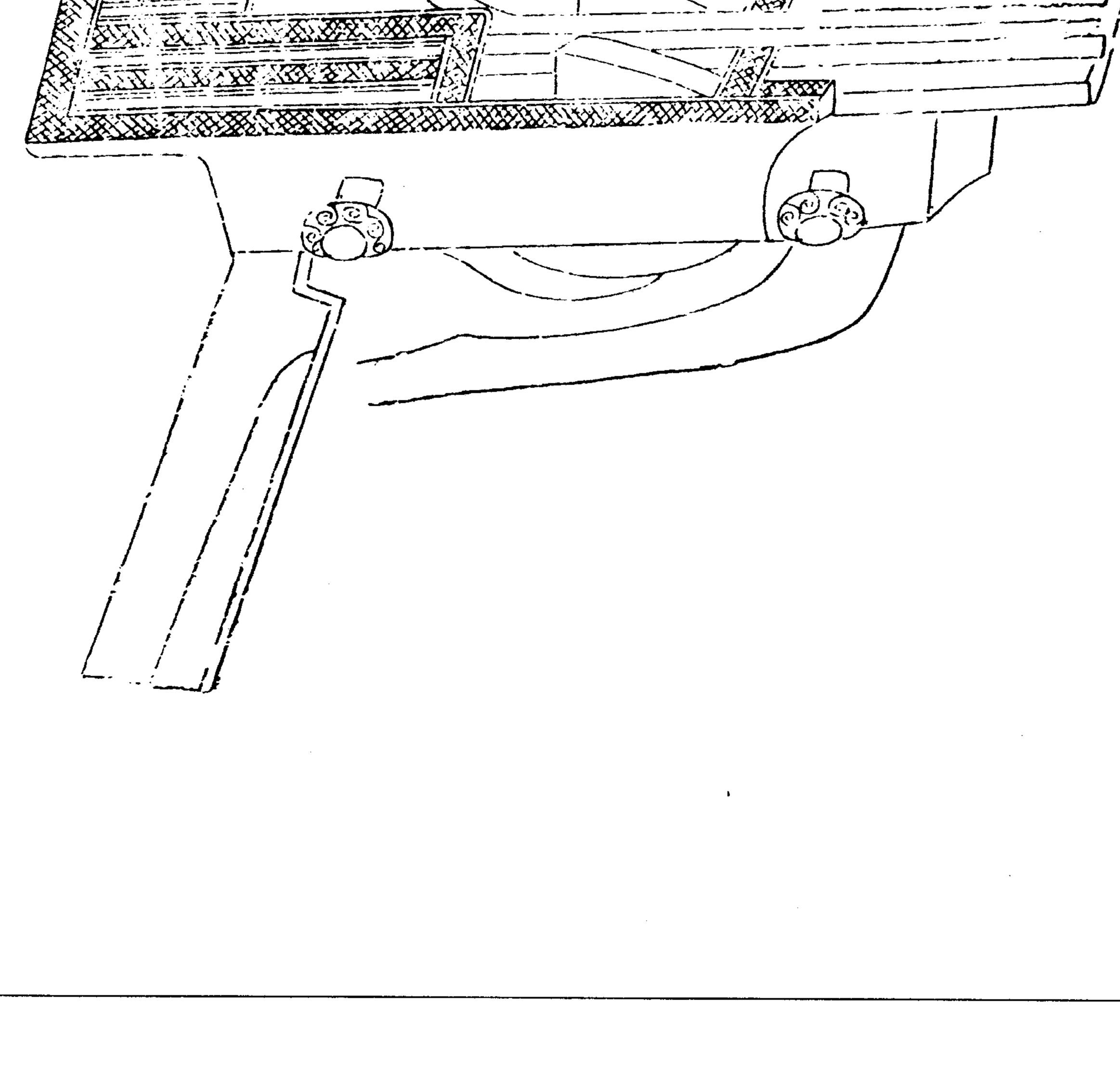
漢銀錯弩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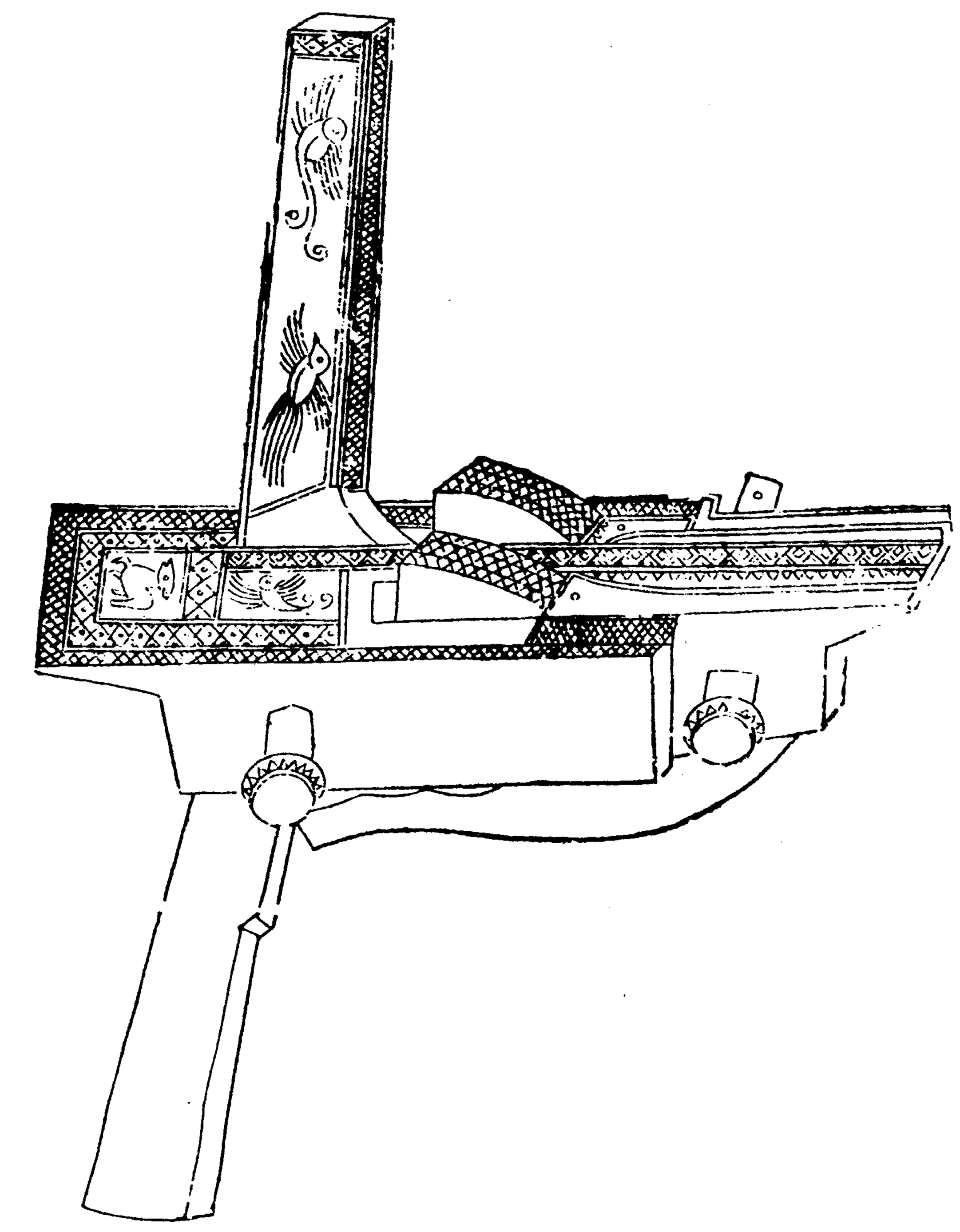
漢銀錯弩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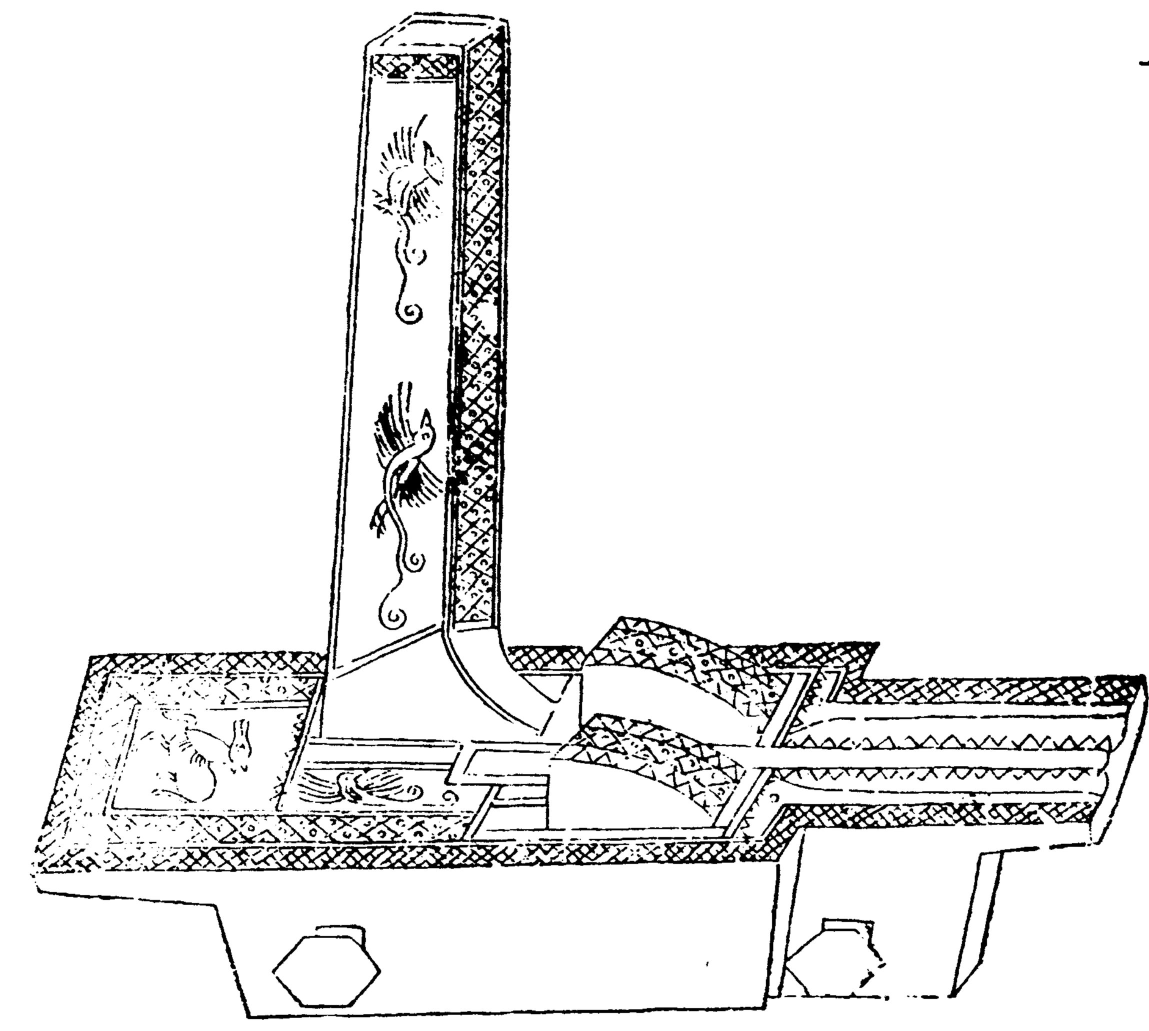
漢銀錯弩機四



漢銀錯弩機五



漢銀錯弩機六



第一器長五寸闊一寸二分重一斤一兩無銘

第二器長四寸八分闊一寸一分重一斤一兩無銘

第三器長四寸六分闊一寸一分重一斤一十兩無銘

第四器長五寸一分闊一寸二分重一斤七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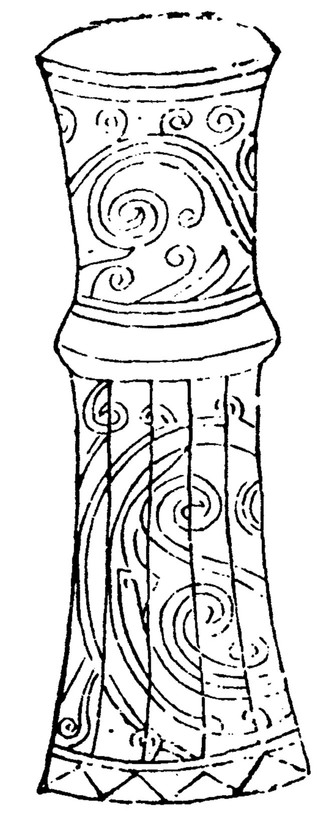
第五器長五寸一分闊一寸二分重一斤十有

三兩無銘

第六器長五寸七分闊一寸四分重二斤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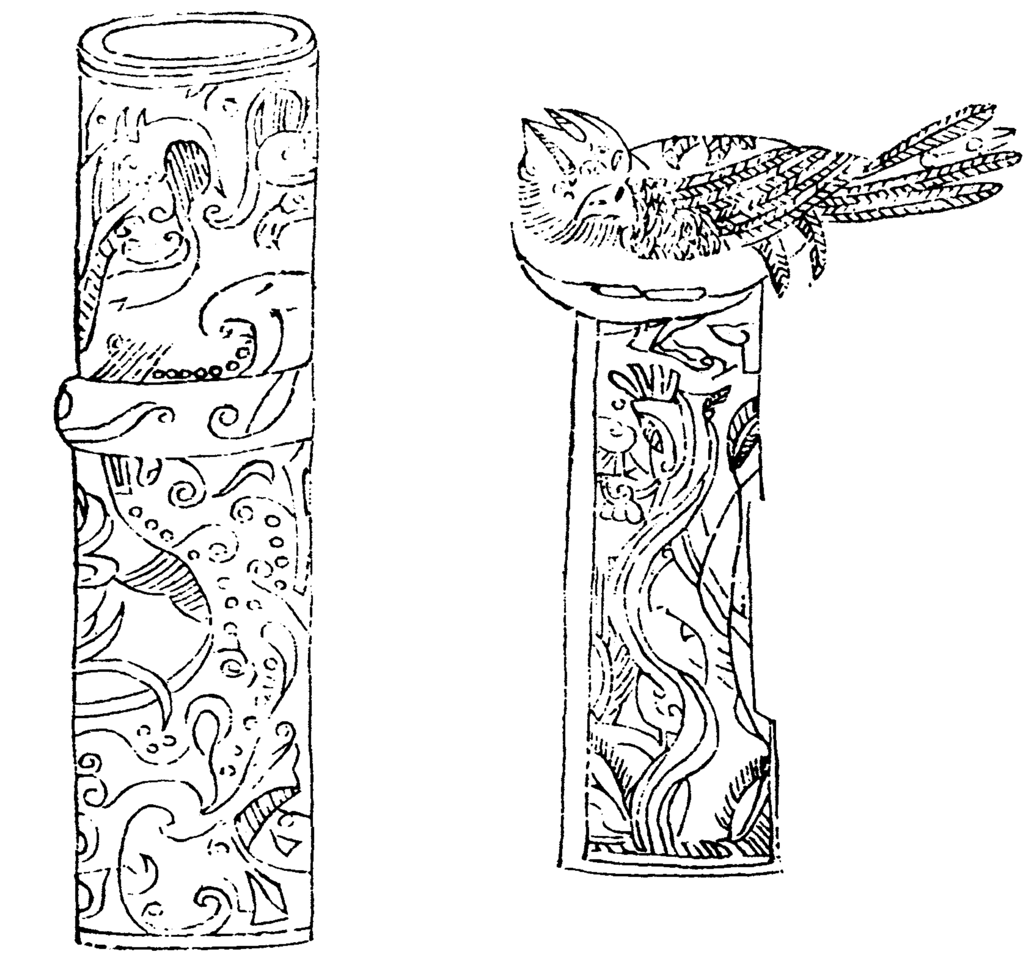
右六器皆飾以銀錯細紋獨後二器復著飛鳥之形如詩之常武言如飛如翰而大明稱尚父亦曰維時鷹揚以取擊搏飛揚之勢則弩機之飾此古人豈無意哉至於機間立度以銀約之為分寸正所謂機有度以維望者也

漢金銀錯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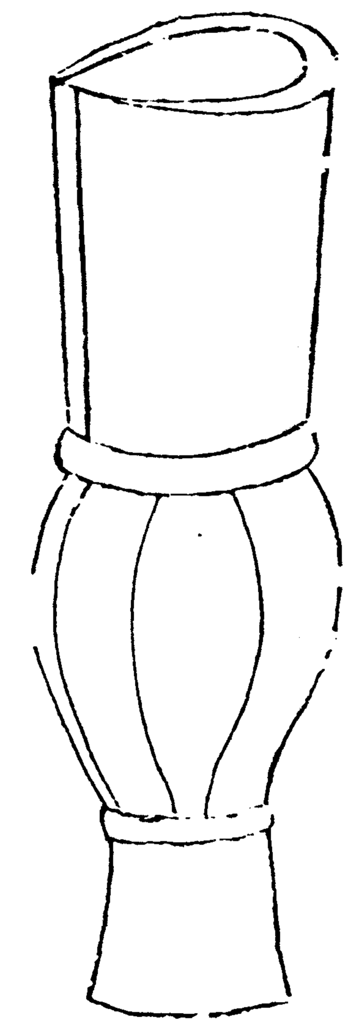
右長二寸九分圍徑二寸一分重三兩無銘
是器為圜筩起節如竹一端中空可以置幹
一端為頂作方稜是必古人用以飾物柄者
鈿以黃金間以白銀花雲之狀燦然可愛雖
非古亦近世所不能到

漢鳩杖首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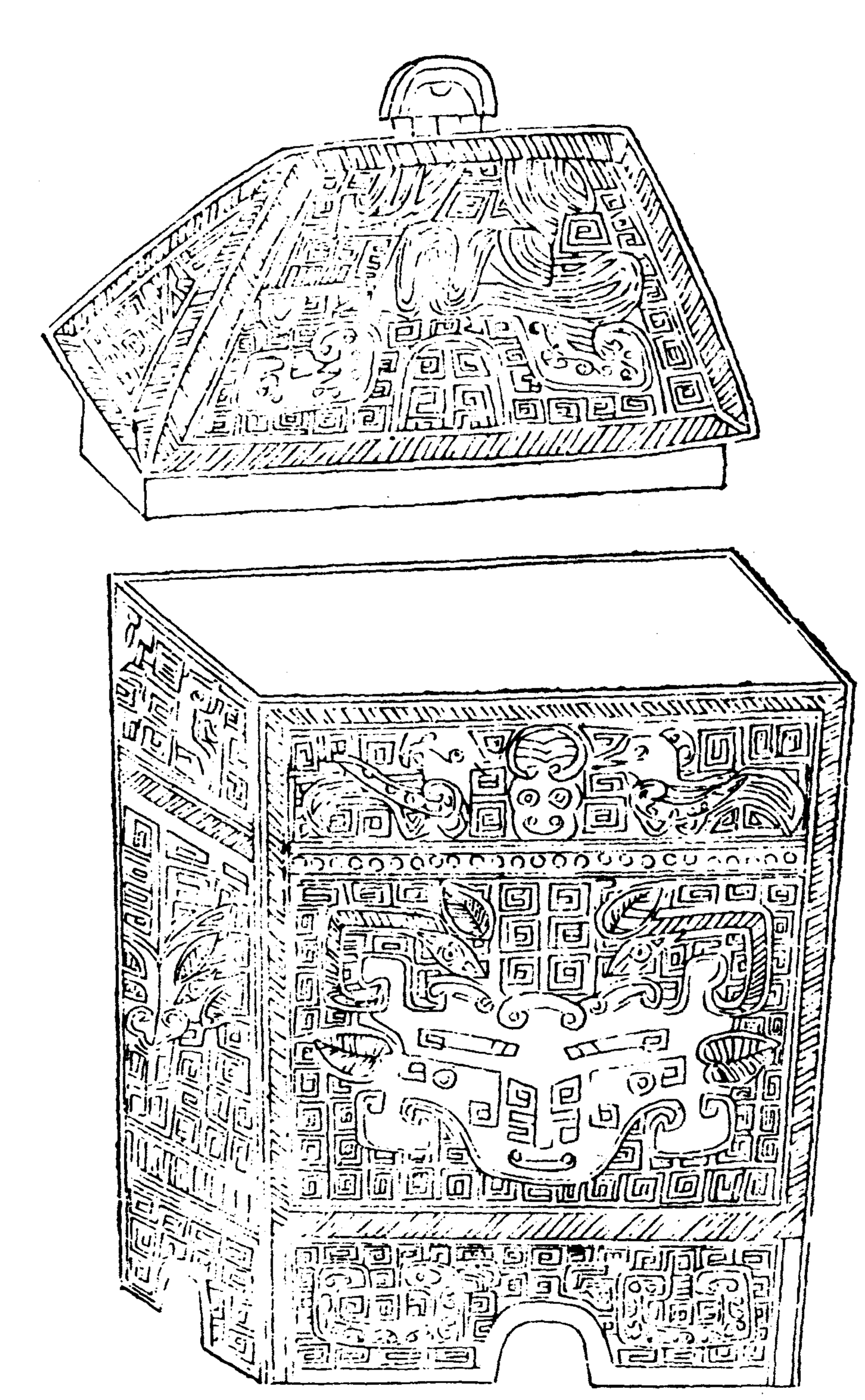
右通長七寸五分徑長一寸闊六分共重九
兩無銘是杖之端獨狀鳩形蹲伏其上復回
其喙以理左翼錯以金銀其管笴處又飾之
以山雲鷹隼麋兔之狀僅若毫髮宛然畫筆
耳其鐓則專以銀飾花草雖精巧而韻古也

漢鉞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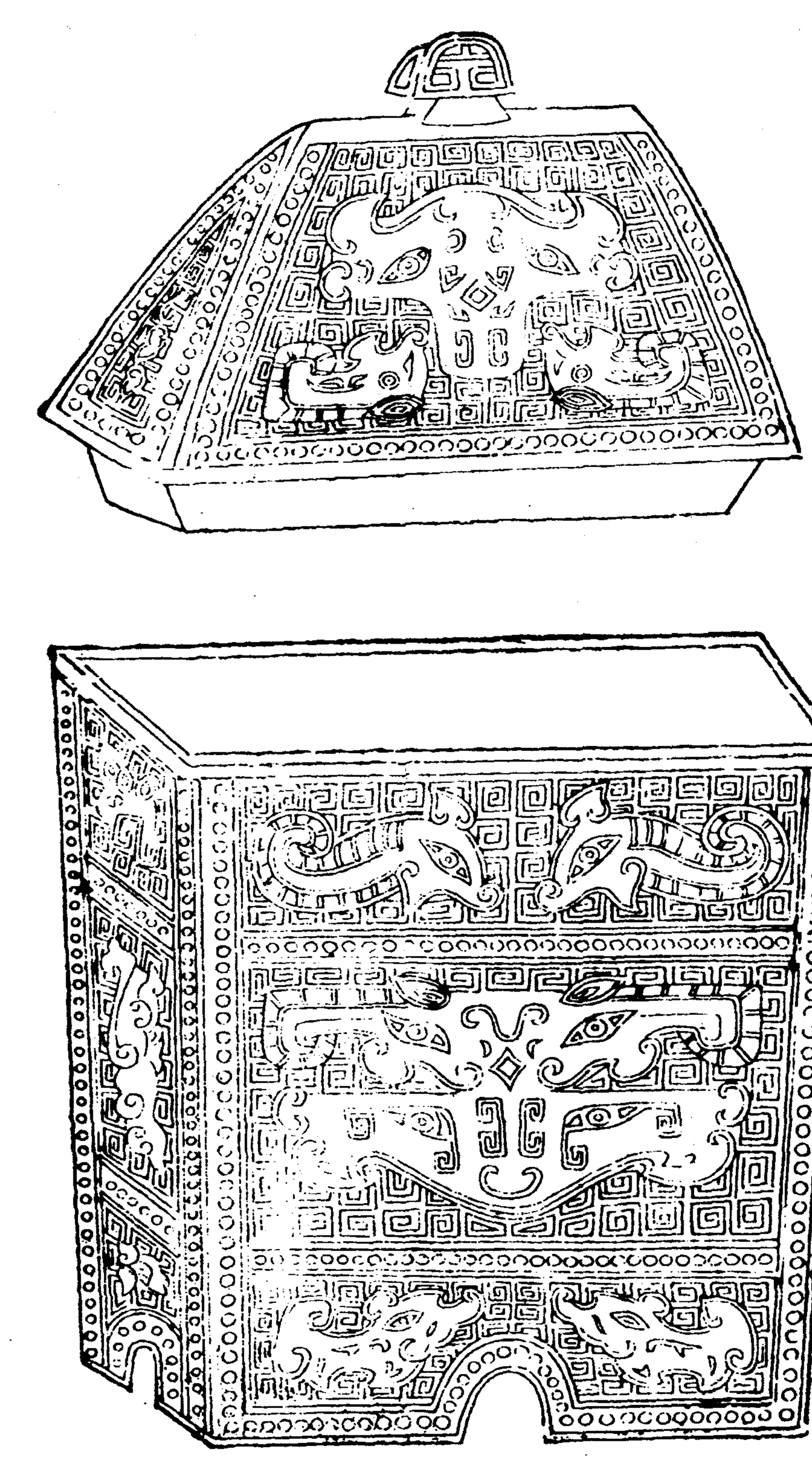
右通長三寸九分上闊一寸二分下闊八分重七兩有半無銘其鐓平而不銳鐓之上通為八稜又其上授鉞柄處作小竅橫簪以固之如冠之有簪導也按司馬法三代之斧在夏執玄鉞在商執白戚在周杖黃鉞蓋夏商周所用之色不同而所以為斧則一也漢之用鉞乃其遺法歟

漢鳳奩



通蓋高六寸深三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九合有半共重一斤十有一兩無銘

漢獸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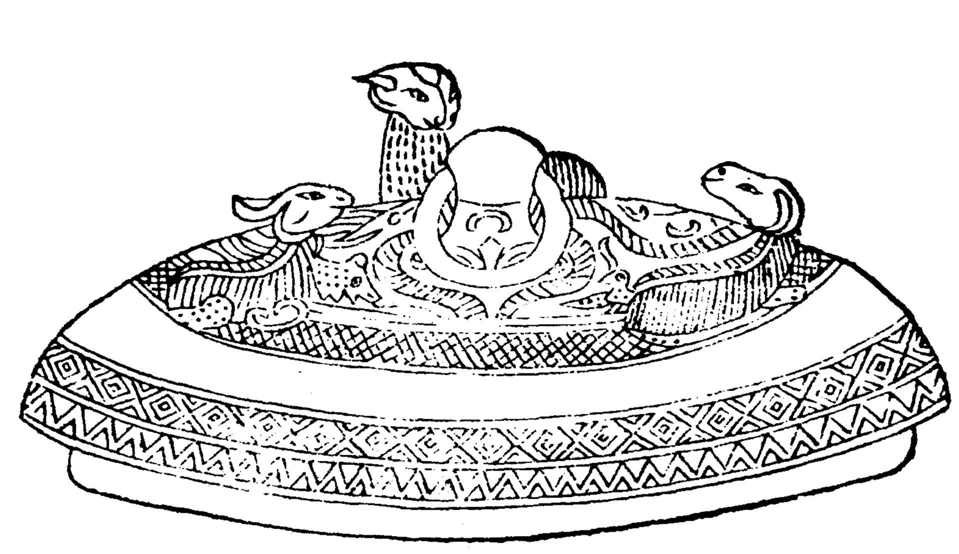


通蓋高六寸深二寸七分口徑長三寸四分闊二寸四分容七合共重二斤一兩無銘

石按許慎以奩為鑑觀古人貯物之器多以奩稱不獨為鑑而設昔丁度以奩為香器意其有得於是考其形方若檻蓋如屋栱一飾以鳳一飾以獸所飾雖異制度大槩相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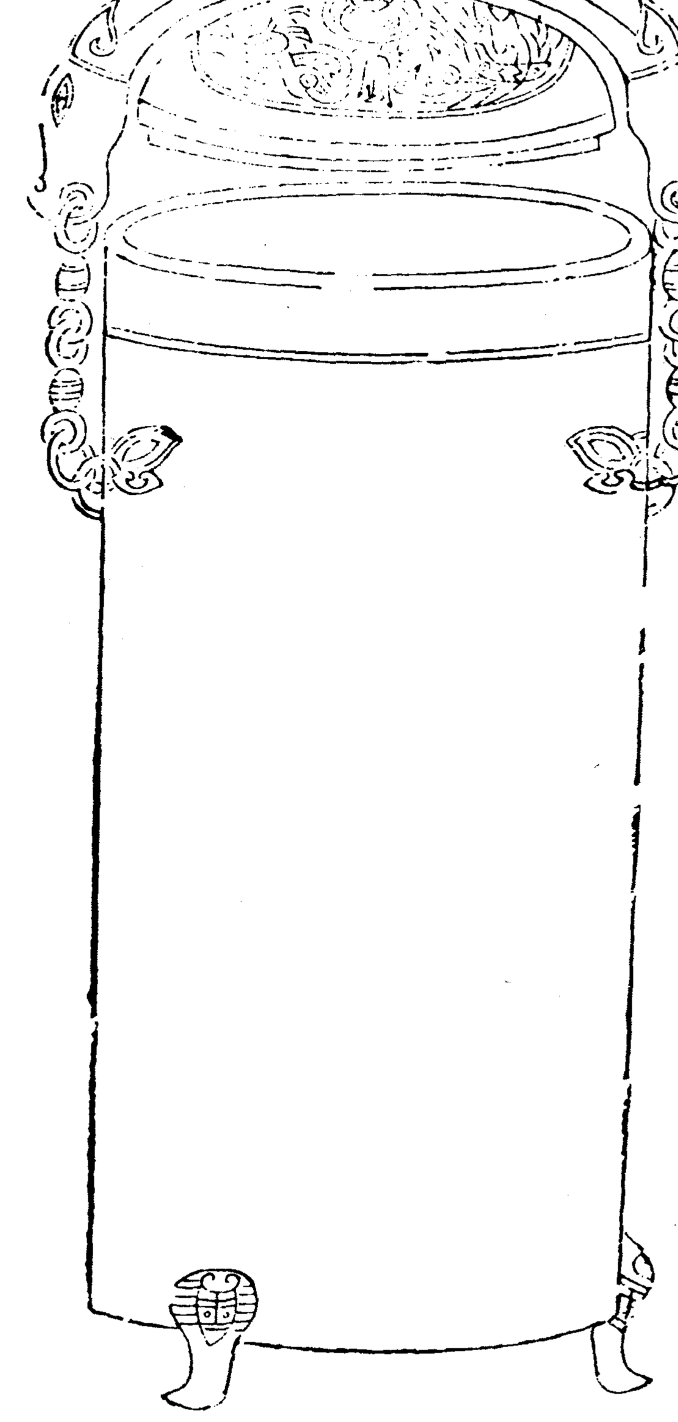
周四神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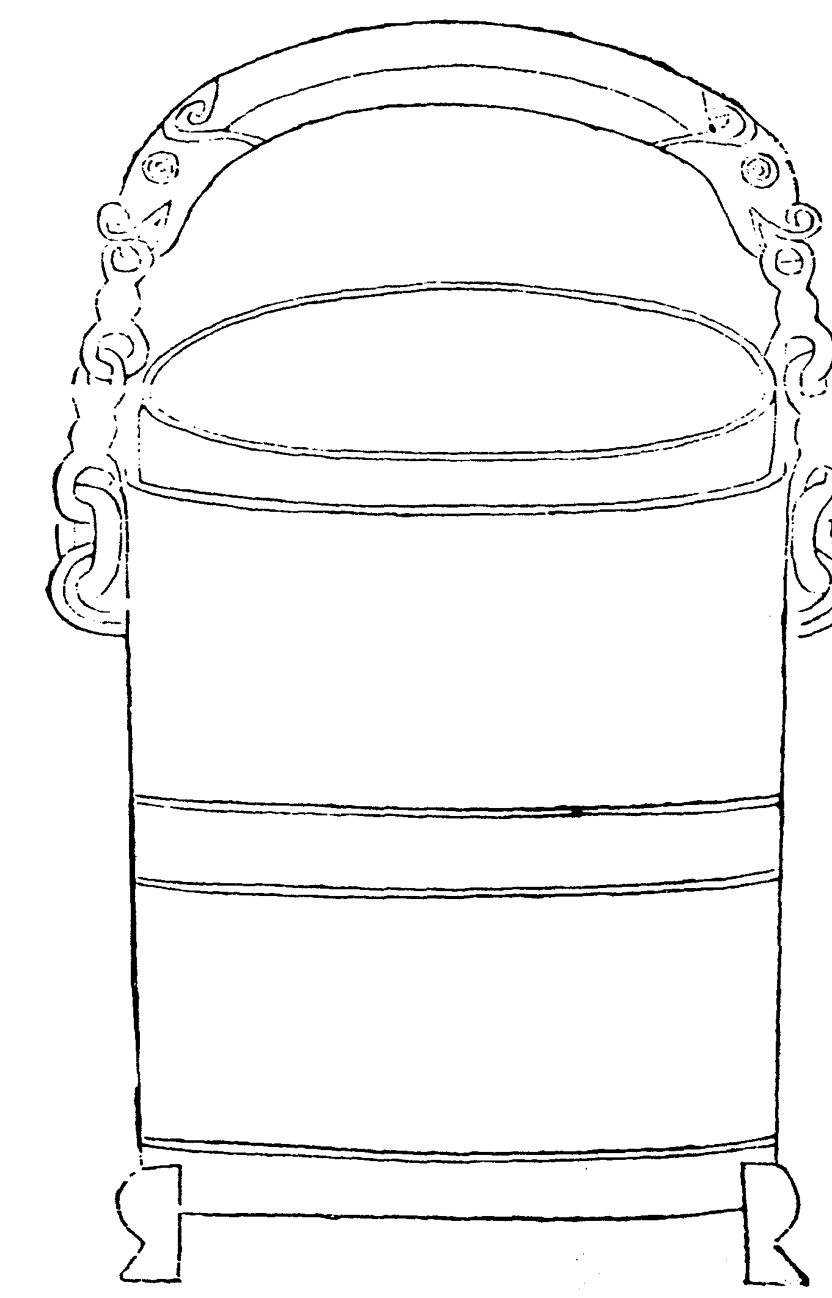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容六升八合共重六斤九兩無銘是器奩也蓋起三羊面頸相向頂間以四神為飾且四神乃在天之象昔人於軍陳已嘗取此然奩乃妝鑑之具飾以此者古人制器尚象至於冕旒服飾未有不取象於天者也此器純間為方斜雷紋三足作熊狀然熊者男子之祥著為妝鑑之飾深有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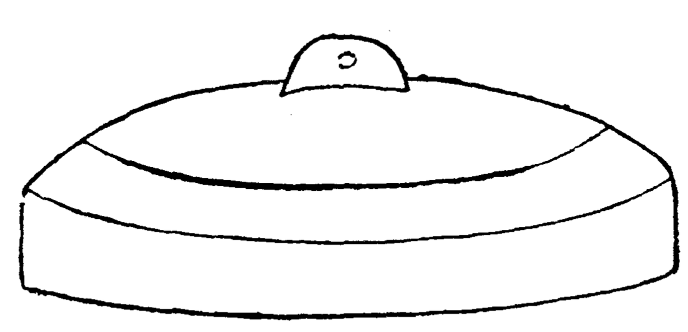
漢蟠虬攜奩



右通蓋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三寸三分容三升共重二斤無銘奩蓋閨房脂澤之具按是器狀若截筩蓋頂飾以蟠虬上下純素三足為熊形而耳作獸狀連環龍首以為提梁取其便於攜挈

漢連環攜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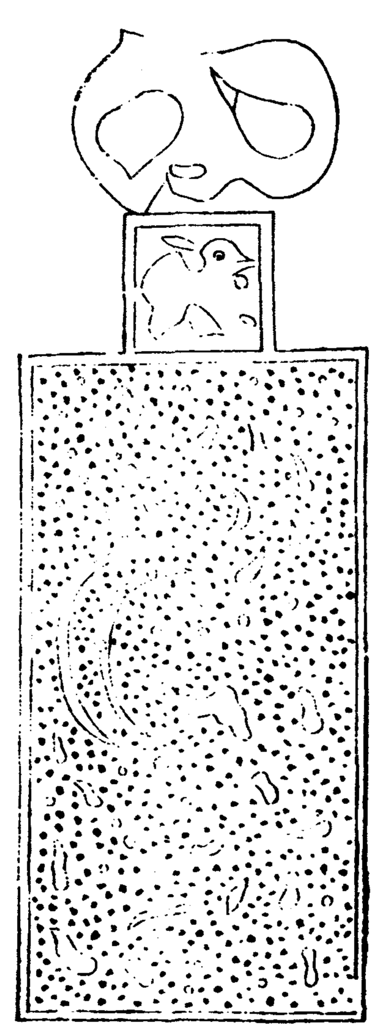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九分容三升共重二斤七兩無銘是器狀如截筩以揜其上提梁作連環可以舒卷其體則純素無紋而承以三足蓋漢物之製中深以有納而連環又便於提攜必昔人用以為從遊之具故以攜奩名之自中古以降所謂尚象之器已掃地矣其足以適用周急者或多出于一時私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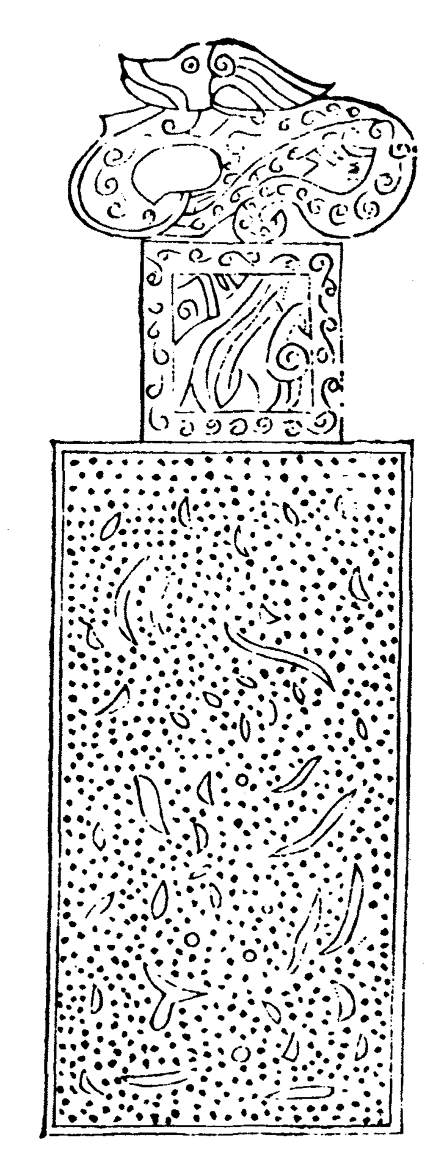
漢厭勝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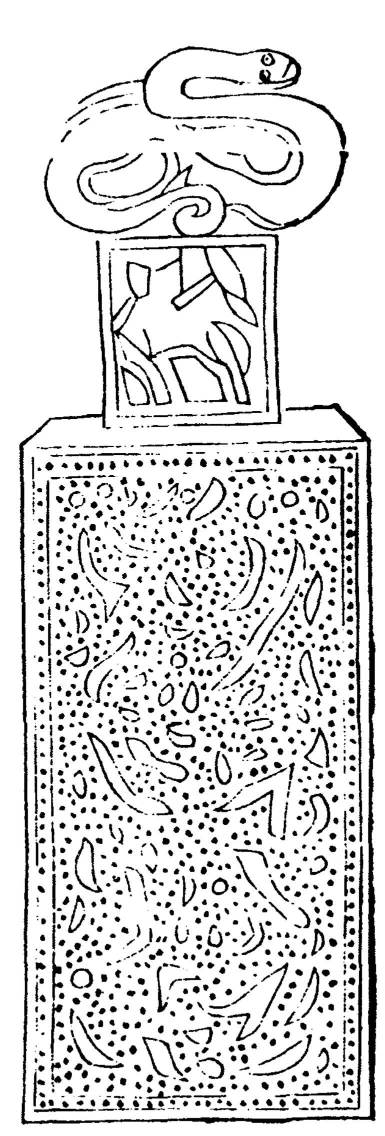
漢厭勝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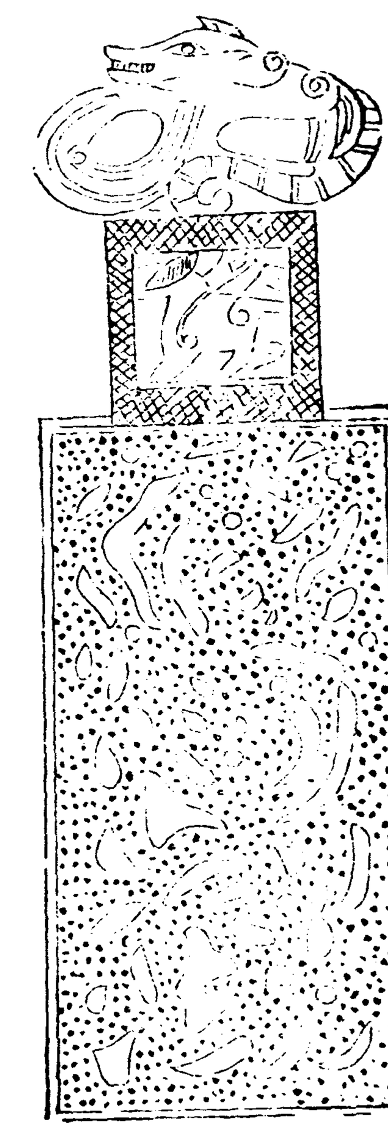
漢厭勝錢三



漢厭勝錢四



漢厭勝錢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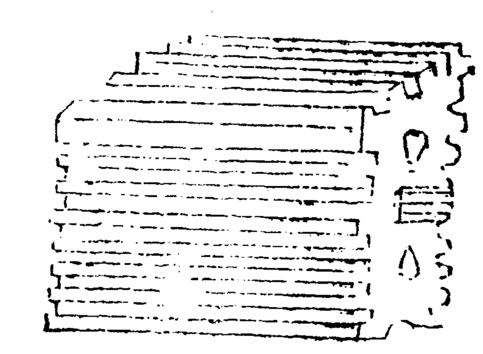


第一錢通長六寸八分闊二寸一分重六兩
有半無銘
第二錢通長五寸六分闊一寸七分重三兩
有半無銘
第三錢通長五寸七分闊一寸七分重三兩
有半無銘
第四錢通長五寸七分闊一寸八分重三兩
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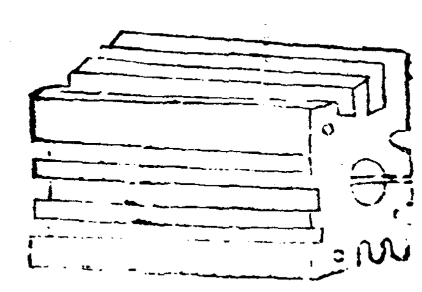
第五錢通長五寸七分闊一寸八分重三兩
有半無銘
右按封演錢譜漢武造銅錫白金為三品一
曰其文龍二曰其文馬三曰其文龜而小楕
之謂其圜而長也今此錢一體之間龍馬並
者形長而方意有類於此然下體蟠屈隱起
粟文似非漢武之制者又李孝美圖譜有永
安五男錢體勢雖圜輪郭皆著粟文與此少

類然孝美謂之曰厭勝錢則是錢殆亦用之
為厭勝者邪且錢謂之泉布則取其流行無
窮之義而此著龍馬者蓋行天莫如龍行地
莫如馬亦泉布流行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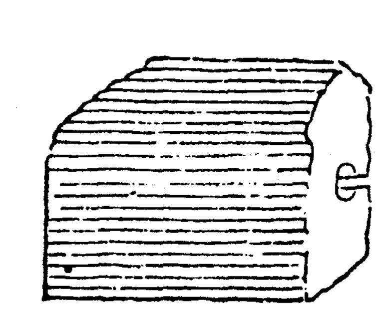
藕心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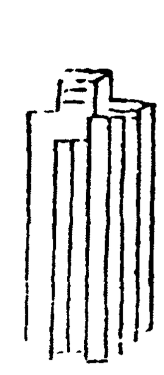
藕心錢二



藕心錢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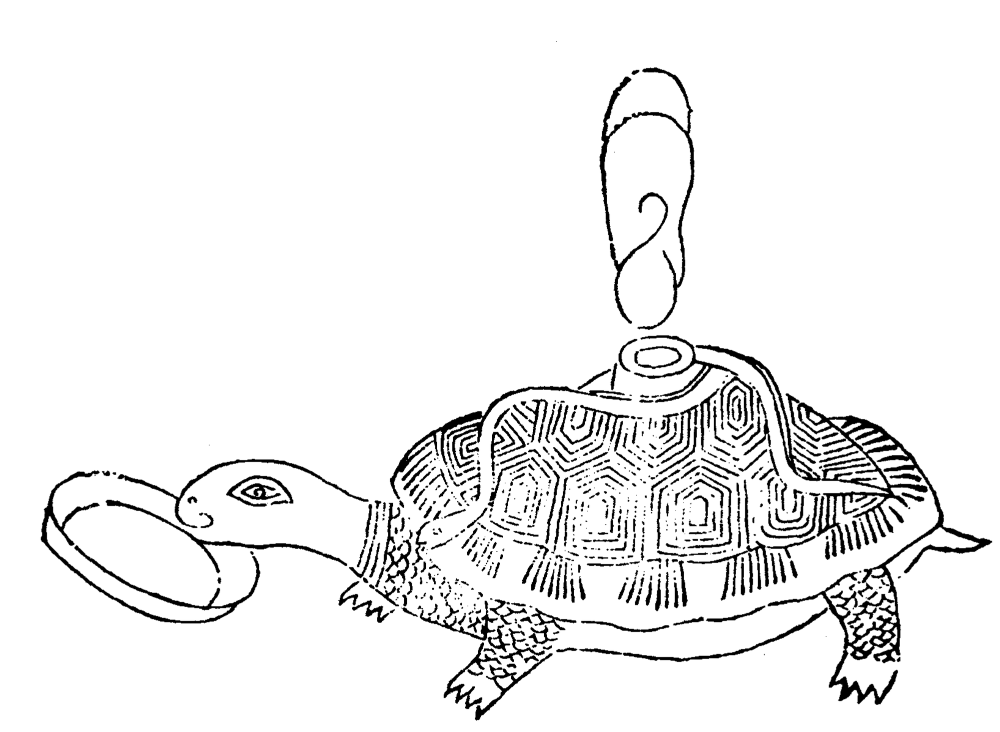
藕心錢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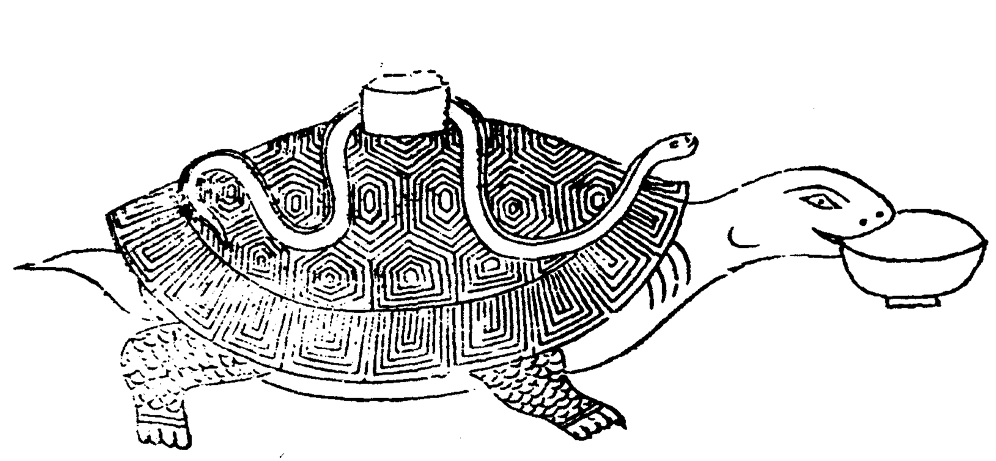
第一錢長一寸二分闊九分重二兩一錢無
銘
第二錢長一寸一分闊七分重一兩三錢無
銘
第三錢長一寸二分闊七分重一兩二錢無
銘
第四錢長一寸二分闊三分重二錢有半無
銘

右四者大小雖殊皆若破藕狀按李孝美錢譜稱世有藕心錢不著出於何時及觀其畫像與此雖異然其說以謂上下通缺若藕挺中破狀與此乃正相合但未知其何世物耳

漢龜蛇硯滴一



漢龜蛇硯滴二



前一器高一寸五分深一寸二分口徑三分
有半容半合重六兩無銘
後一器高一寸四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分
容半合重四兩三分無銘
右二器硯席中奇玩也作龜負蛇而有行勢
背為圜空可以納水其一製小獸如指大以
立背上皆口銜物若盂狀遇水出則吐盂中
製作精妙究有生意非古人不能為也按龜

蛇北方獸主水用以飾此蓋取其類耳

周辟邪車輅托轅一



周辟邪車輅托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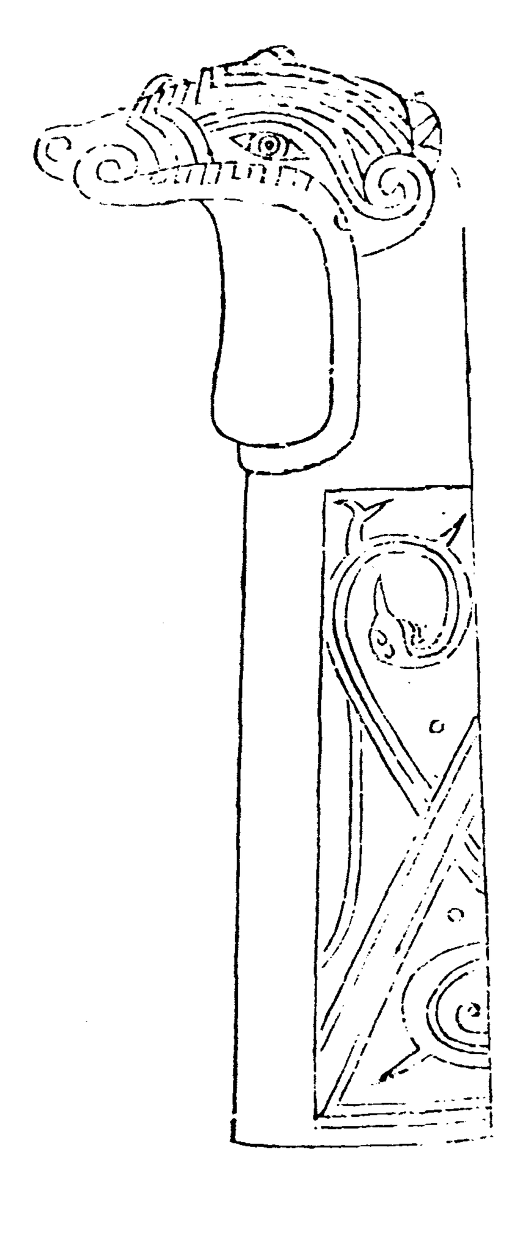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二寸三分通長六寸重一斤無銘

後一器高二寸三分通長六寸重一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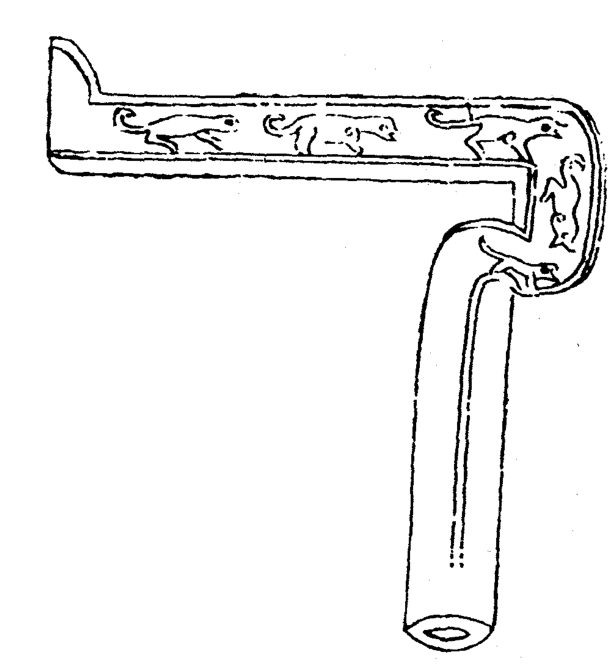
右二器輿輅飾也蓋古人輿服未嘗無制結旌綏旌有見於車之別如輊如軒有見於車之容銜則有鸞和則在軾而輿輅之設取象為備馬是物作辟邪蹲伏之狀復飾以螭虺其圜空可以容横梁蓋所謂車之托轅也

周輅飾虎首承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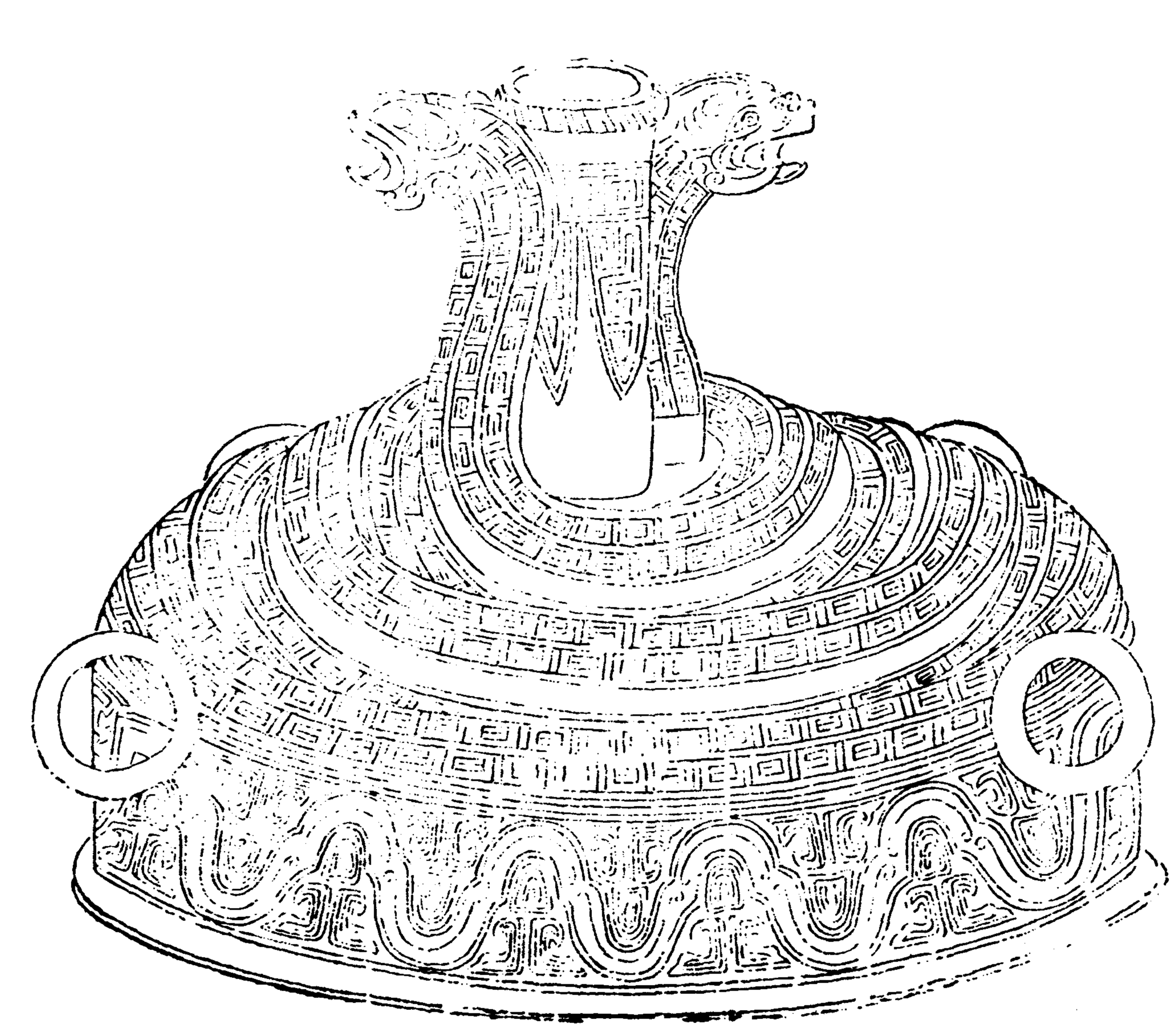
右長七寸三分闊一寸九分容椅徑一寸二分重一斤一兩無銘古之車制行一車者有輈駕一輈者有梁服馬則出於梁下而兩驂又所以佐服馬耳故輈一謂之承轅為銜梁之具是器作虎首侈口則口銜其梁也然其上間錯金銀復飾以鸞鵲回舞之態固知昔人於輿服每有法度此特一轅之飾耳蓋工之所聚於車為多則求其他可知也

漢輿輅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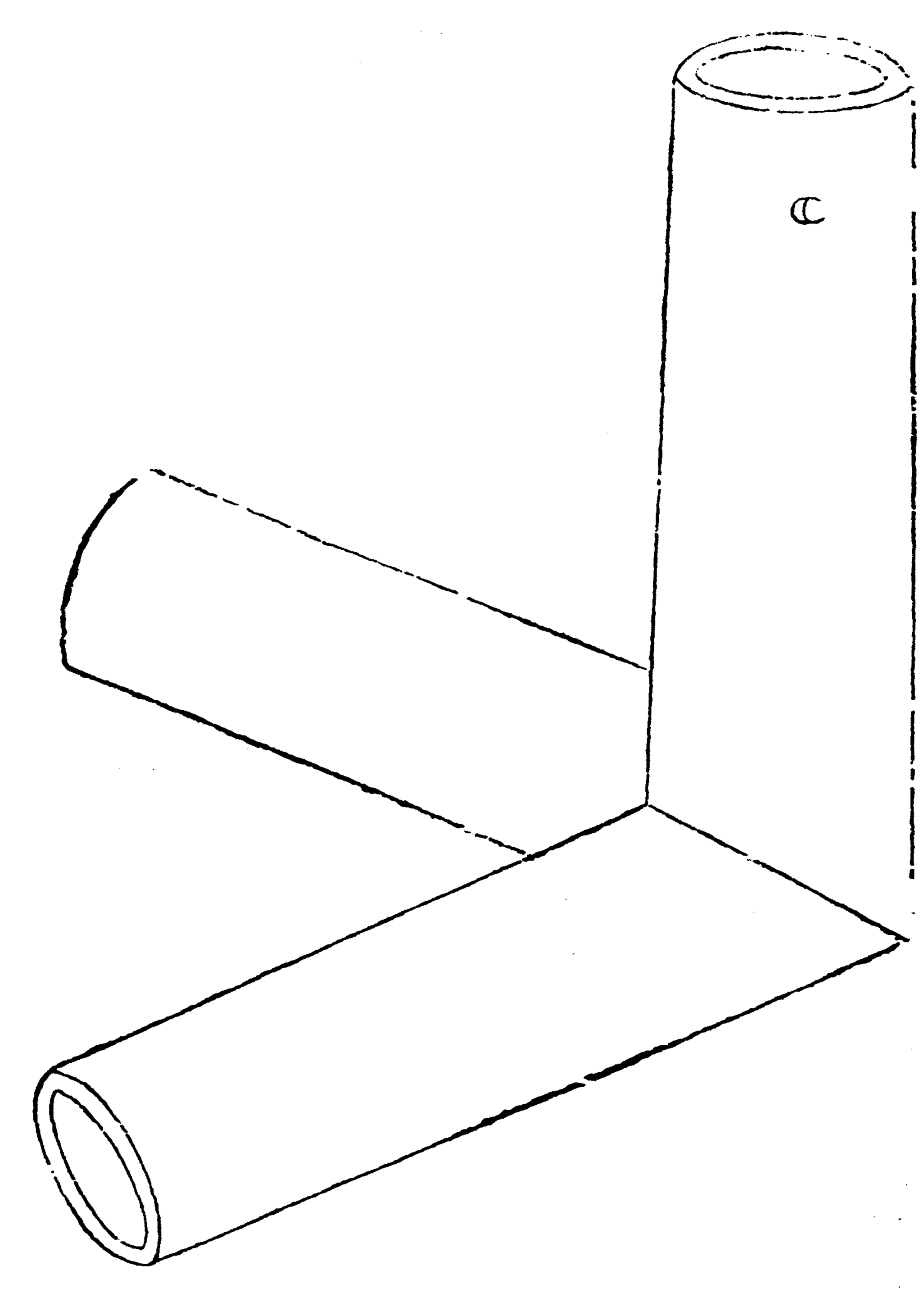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五分闊五分長二寸七分重三兩無銘按車輅之制陶唐氏制彤車有虞氏制鸞車夏因鸞車而為鉤車商因鉤車而為大輅至周而後五輅備焉唯制度略存而文采之詳皆莫考據也秦漢間輿服號稱甚盛而史亦闕其制唯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遂因舊制金根車以擬周之玉輅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兩轄文虎伏軾龍首銜軛輿其弛虎飾皆備見於史是物弛曲作鵞頸形匾而方下為鐓可以植於欄楯上有螭紋而為斧刃狀然其兩旁皆以行甬飾之考其形制疑為伏軾所用之物而此得之為不完不能盡究其設施之所惜哉

周雙螭表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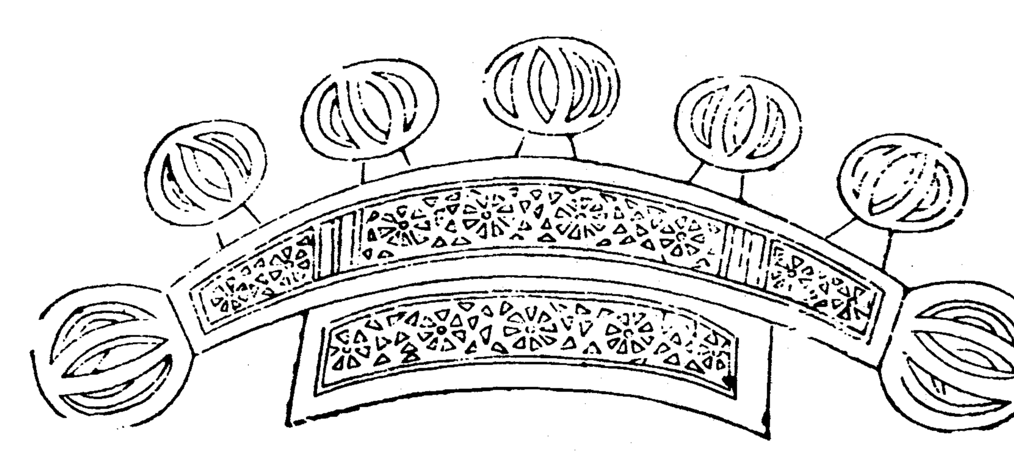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寸七分下徑一尺九寸二分重五十五斤無銘周官置槷書以參諸日中之景槷卽表也是器形若大盤上蟠雙螭而仰其首於兩螭間又出一筩中通上下是爲表座中通所以植槷無款側以取其端焉

漢表座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二分闊七寸一分口徑一寸一分重三斤九兩無銘是器表座也作三圜筩相合爲一體措之地則一筩端立可以立表周官所謂槷者是其所以爲測日之具也

漢旂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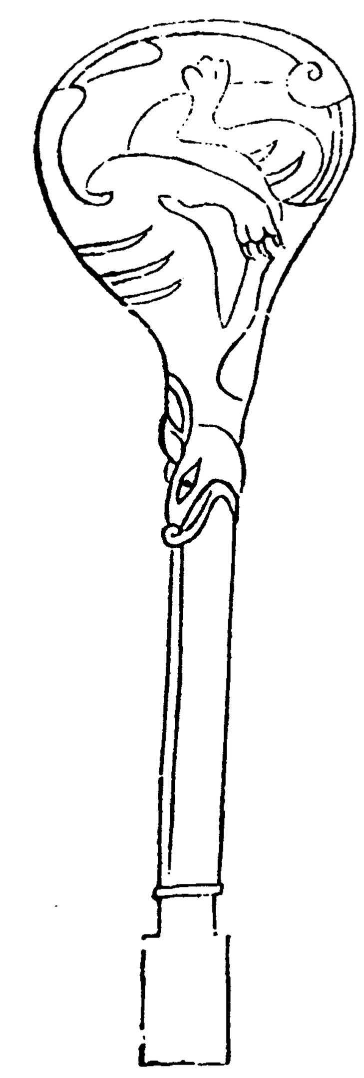
右長五寸徑一寸三分重六兩有半無銘按左氏曰錫鑾和鈴昭其聲也蓋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皆動而有和聲今此雖作鈴狀然未知其所設果如何今觀鈴之為飾其數有七而九旂名物其斿數蓋亦有等是以交龍之旂其斿有九鳥隼之旟其斿有七熊虎之旗其斿有六龜蛇之旐其斿有四然則鈴之多寡若擬旂之斿數當是旟之數耶

漢刀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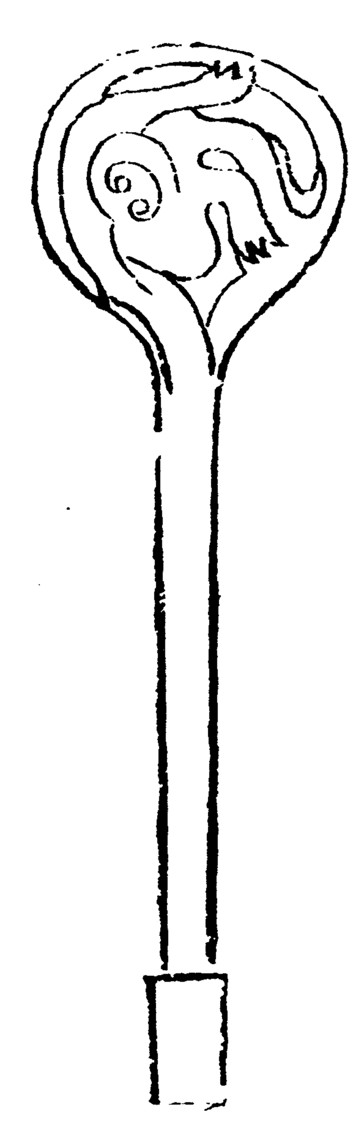
右長七寸四分闊六分重六兩有半無銘形制全若刀匕而柄間可以置纓結正攜佩之器也蓋古者用簡牒則人皆以刀筆自隨而削書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蓋在三代時固已有削書矣西漢書贊蕭何曹參謂皆起秦刀筆吏則自秦抵漢亦復用之然在秦時蒙恬已嘗造筆而於漢尚言刀筆者疑其時未能全革猶有存者耳

漢蟠龍杖頭



右長五寸闊一寸四分厚五分重六兩無銘杖頭為一龍蟠屈而下銜其柄蜿蜒若飛動勢且以釡鎏之非近世物也昔漢費長房從壺公之遊及其歸以杖投葛陂澤中化龍而去則以龍蟠杖頭豈其取法耶為漢物固宜有之且九章之服龍居其最以龍者升降自如不見制蓄神而變者也於是惟尊者得專有之耳

漢蟠螭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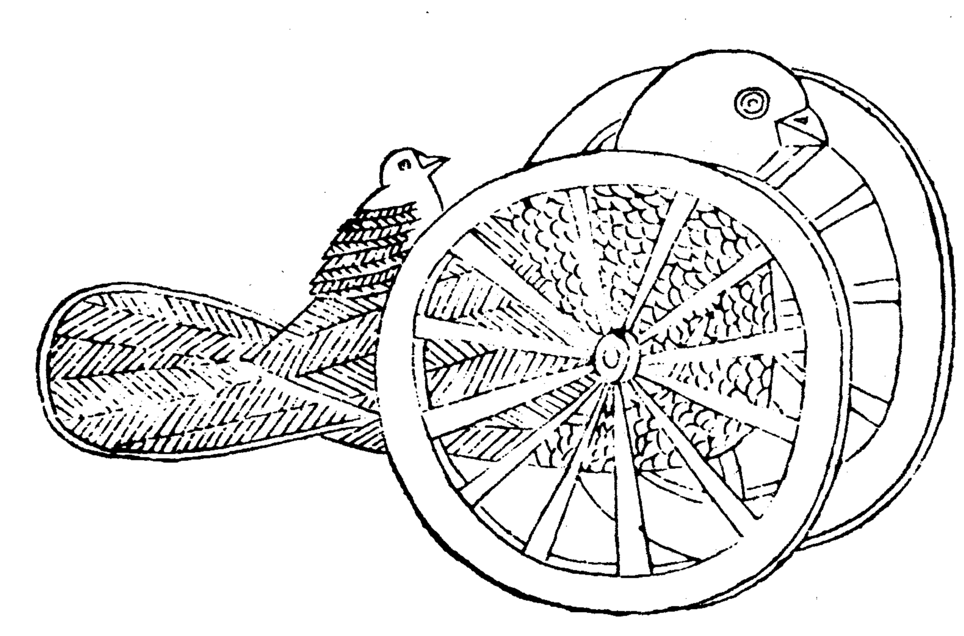
右長六寸闊一寸五分厚六分重五兩無銘按是器與蟠龍杖頭略相似但以土花所蝕見其彷彿比之龍而無角故以螭名之螭於鼎彜間無所不用宜杖頭亦或有之夏官伊祁氏供王之齒杖謂賜老者漢文以優老臣故賜吳王濞几杖其後靈壽杖亦為大臣孔光之賜是則蟠螭當錫臣下之物其於龍頭杖非一等物也盖若古之衣服車馬制度之等級同焉

唐蹲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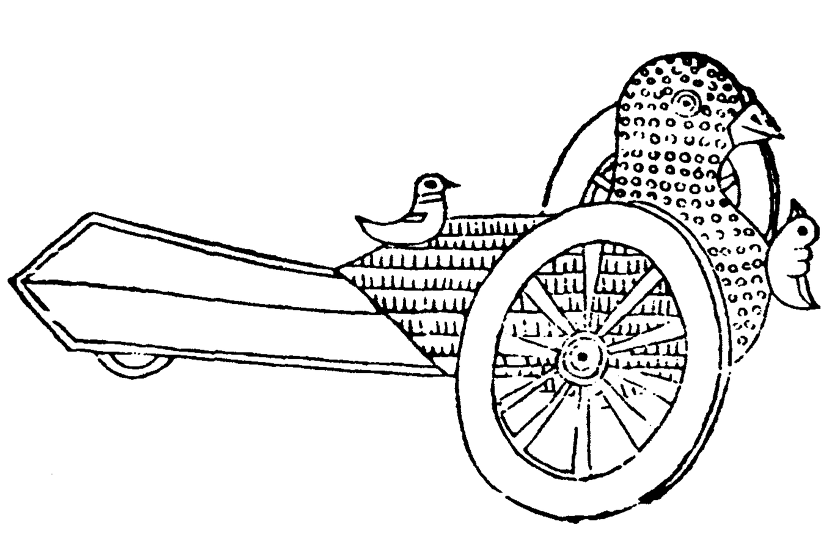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闊一寸七分重四兩無銘且昔人於欄楯帷幄車輅間每有所飾故或作水芝或為鬭鴨種種不同考之亦無意義惟龍之飾則非臣下可得用凡衣服器用著以龍者皆表其人君所用之物是器作龍狀而蹲之疑宮廟乘輿以為之飾考其器則唐物也

漢鳩車



六朝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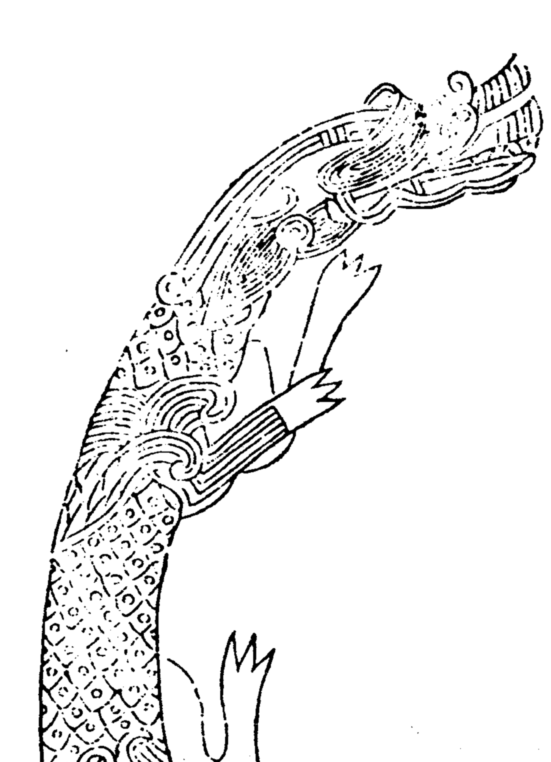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二寸二分長三寸二分闊一寸七分輪徑各二寸二分重一十兩無銘

後一器高一寸八分長三寸二分闊一寸二分輪徑各一寸三分重三兩無銘

右二器狀鳲鳩形置兩輪間輪行則鳩從之前一器漢物也其禽背負一子有鈕置之前以貫繩蓋縶維之所也後一器六朝物也其禽前後負二子亦有鈕以貫繩馬尾際又有

小輪以助之蓋制度略相似但增損不同耳按鳲鳩之詩以況毋道均一故象其子以附之因以為兒童戲若杜氏幽求子所謂兒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者是也

漢龍提梁



右高二寸三分長六寸三分闊八分重八兩七錢無銘通作龍形蜿蜒之狀角鬣爪足燦然備足真提梁也蓋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故舜之時觀古人之象而繪龍於衣周為九章而登龍於山歷代尊之以為差等於是後世人臣服飾皆不得而有之此提梁漢物也而狀以龍形宜非臣下所有者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七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八

鑑揔說

鑑總說

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為鑑凡十有五採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苦歷萬斯年而獨常存令也去古既遠不可盡攷世有得其一者載其制度則以四靈位四方以八卦定八極十有二辰以環其外二十四氣以布其中而妙萬物運至神者蓋託於形數之表故其為器雖囿於有形而不隨形盡雖拘於有數而不與數終且能變化不測與造物者為友也其在有周冶鑑之數六十有三蓋體諸閏月以其十二則按十二野其一則為鎮於中州世言其象亦云列五嶽布七神為十五獸間十四方而方有四篆字且不載其所以施設之方獨周官之書以謂鑑取明水於月以其是以感格者然也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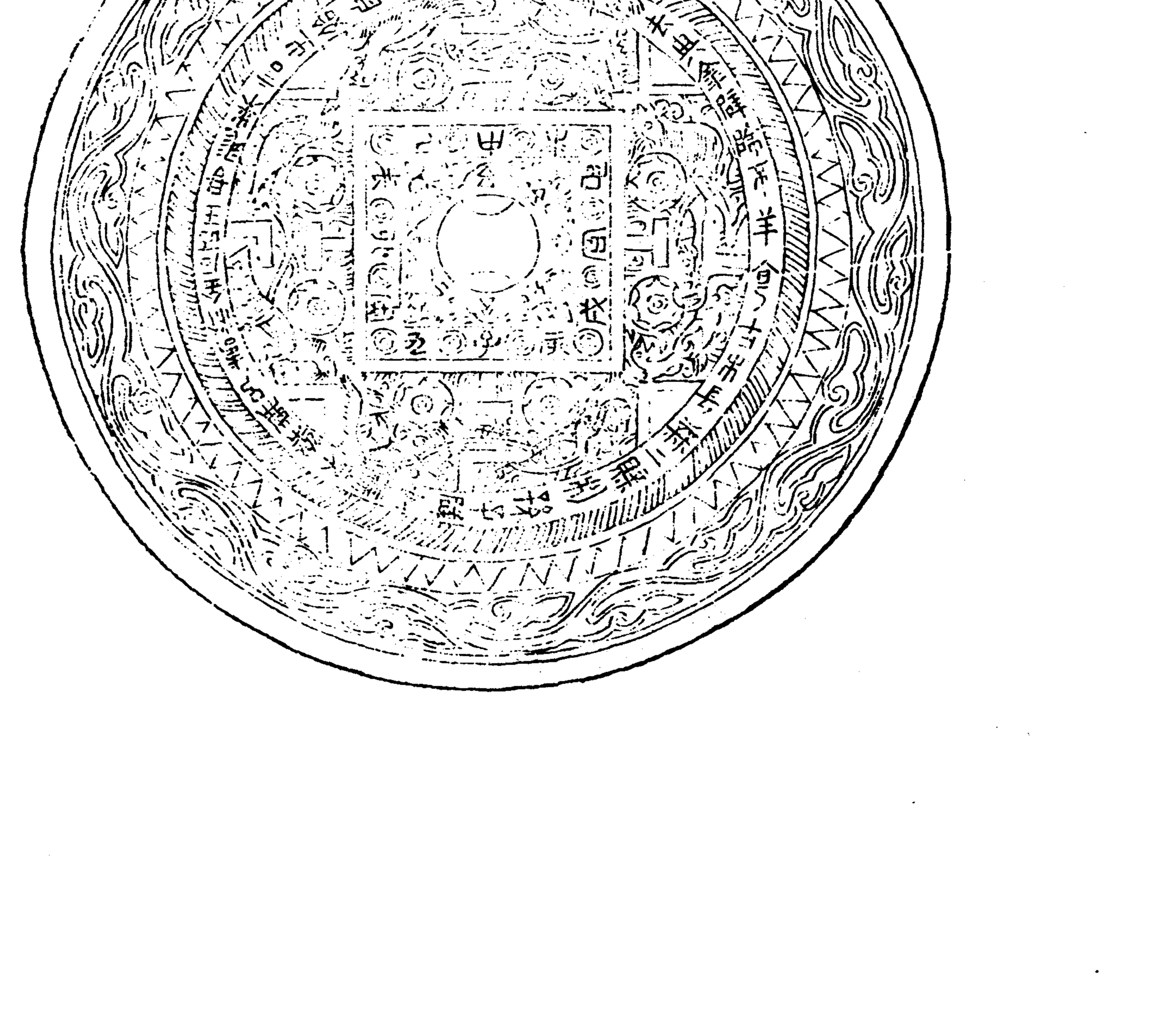
開元間李太者進水心鑑背負蟠龍蜿蜒舌生太仍表其鑑曰龍護所作真龍託於是焉久之歲大旱明皇引葉法善即鑑祈禱而雲生鑑龍之口於是甘霈七日而足不其神哉西漢高祖受命之初入咸陽得方鑑洞燭腸胃此帝王之世神物護持其不誣之典足以信後世者今所藏特漢唐之器然其規模大抵皆法遠古是以圜者規天方者法地六出所以象諸物八方所以定其位左右上下則有四靈錯綜經緯則有五星具一日之數則載之以十有二辰具一歲之數則載之以十有二月周其天者有二十八宿拱其位者有三神八衛或象玉女之起舞或肖五嶽之真形凡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所主治者莫不咸在則其取象未嘗不有法也是以製作之妙或中虛而謂之夾鑑或形蛻而名以浮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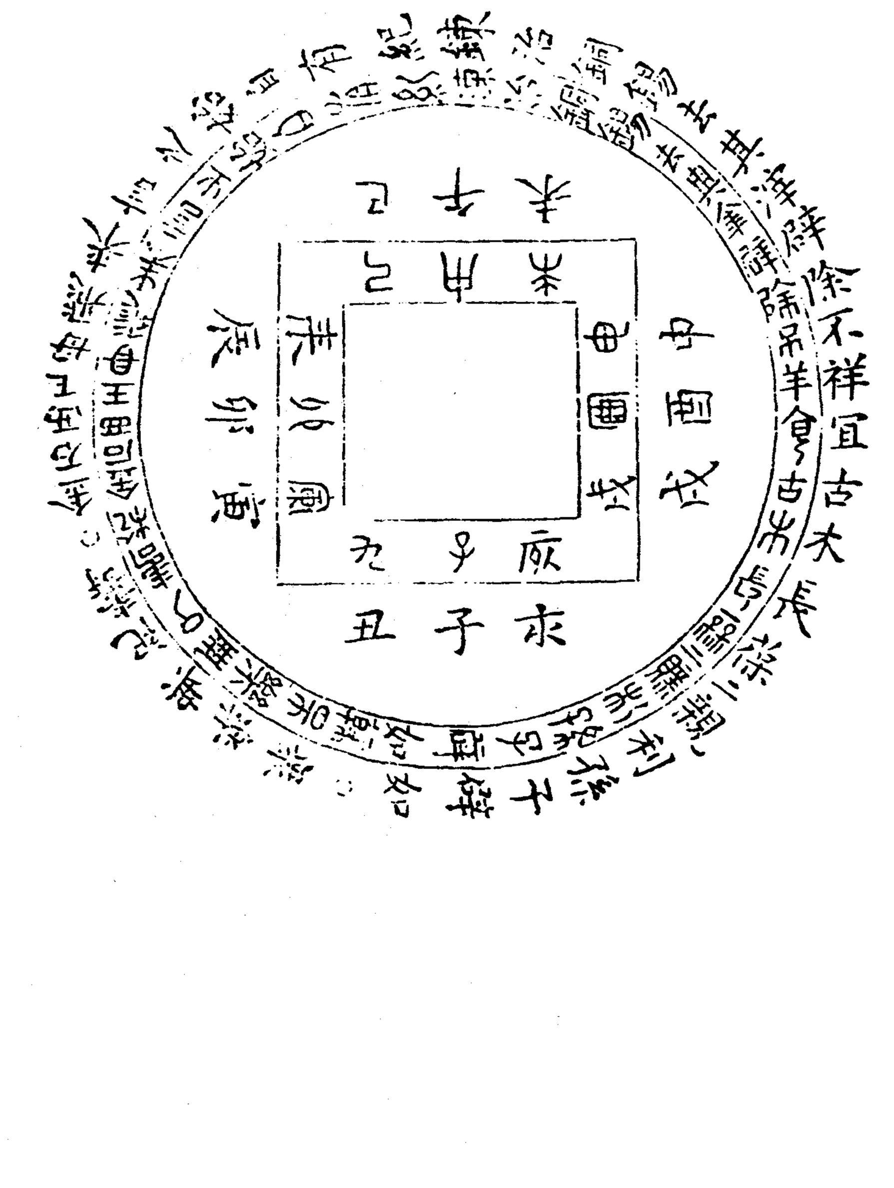
龍蟠其上者取諸龍護之象也以鳳飾其後者取諸舞鸞之說也以至或為異花奇卉海獸天馬羽毛鱗甲之屬或為嘉禾合璧比目連理瑞世之珍或乳如鐘或華如菱至於銘其背則又有作國史語而為四字有效栢梁體而為七言或單言之不足或長言之有餘或以紀其姓名或以識其歲月如言尚方玉堂者用於奉御也如言宜官宜侯王者用之百執也如言宜子孫者用以藏家也若千秋萬歲之語則所以美頌者如此作十六符篆則所以辟邪者如此然則雖曰漢唐之物其稽古必自此始耳於是列序其次而錄之於後焉凡五金之序黃金為上白金次之銅又次之而鐵錫為下故斯鑑以銅先焉鐵次之若夫造化之本莫先於天地故首之以乾象乾象者百神之主故以百神附之夫參造化

主百神則可以造形器故次之以異質之物如蜕形浮水者是也為器如是夫然後可以歌頌其美故次之以詩辭可以被聲詩則必享多宜故次之以善頌頌必有致養之道故次之以枚乳而乳者養人之道也有所養則鳥獸草木莫不咸若而来儀為瑞者有之故又次之以龍鳳花鳥海獸也然而大巧者若拙繪事者後素則紀素者其本也於是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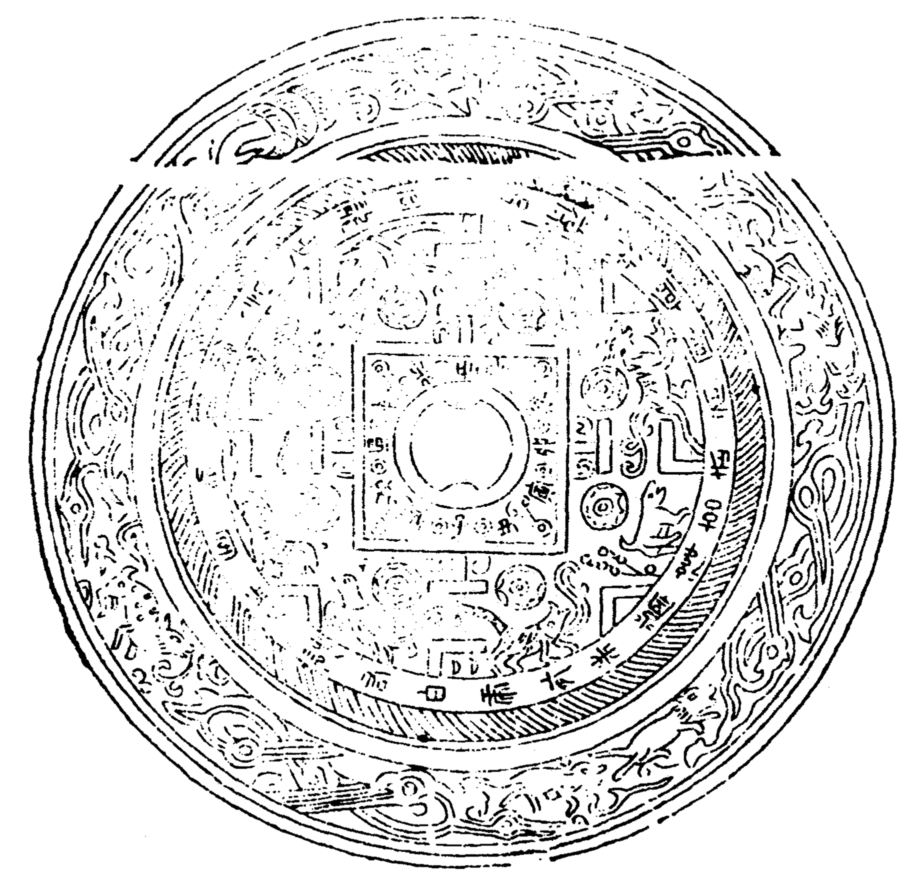
紀素終焉此其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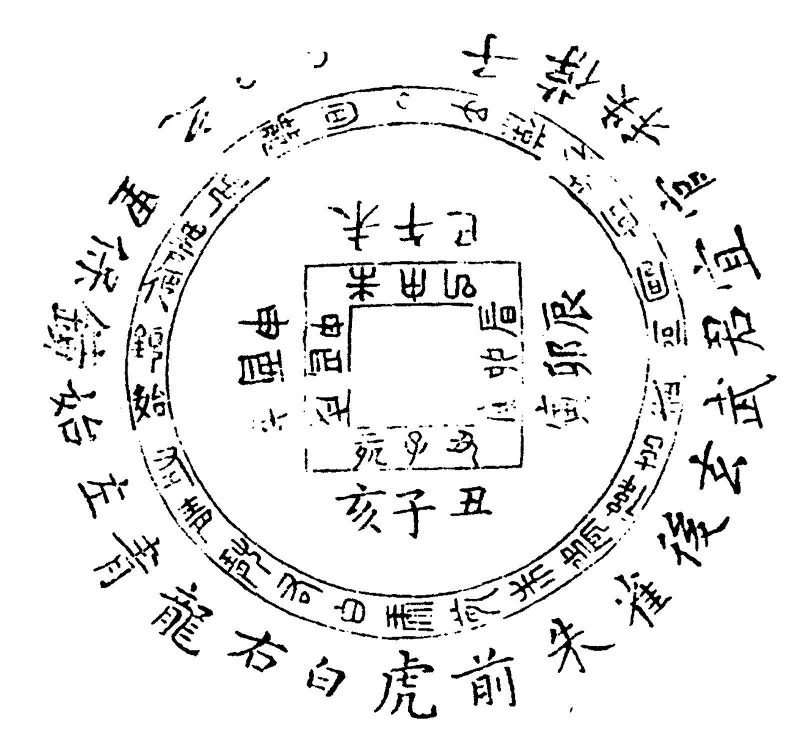
漢十二辰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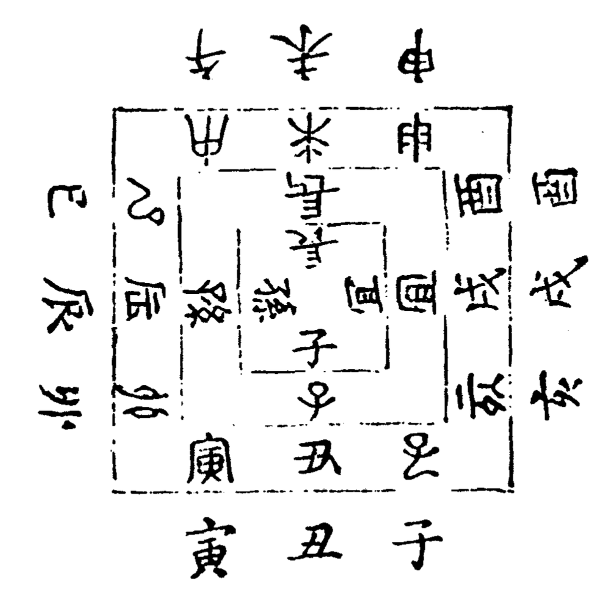
漢十二辰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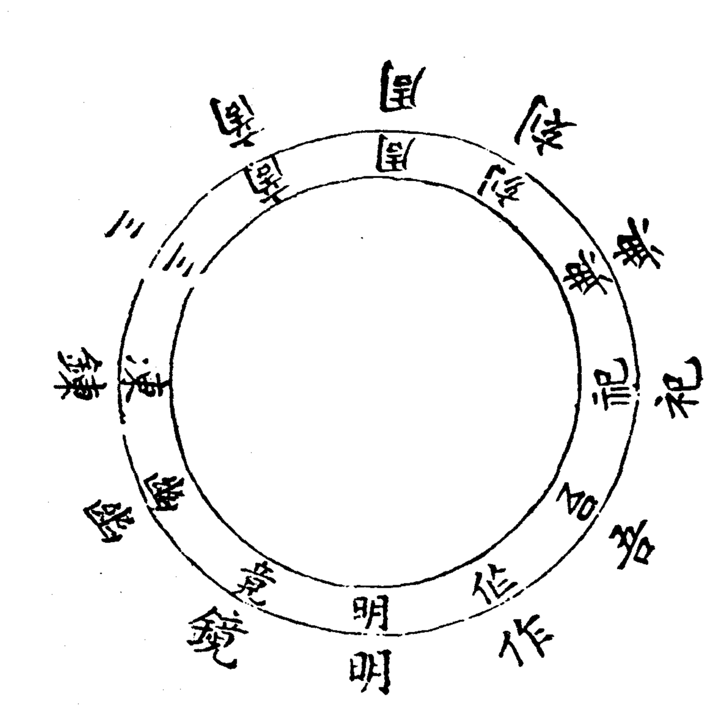
漢十二辰鑑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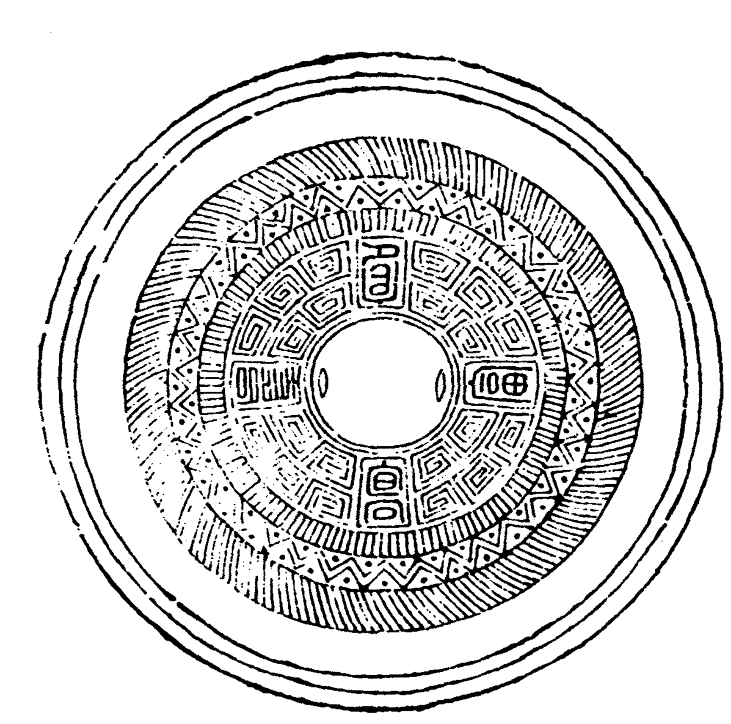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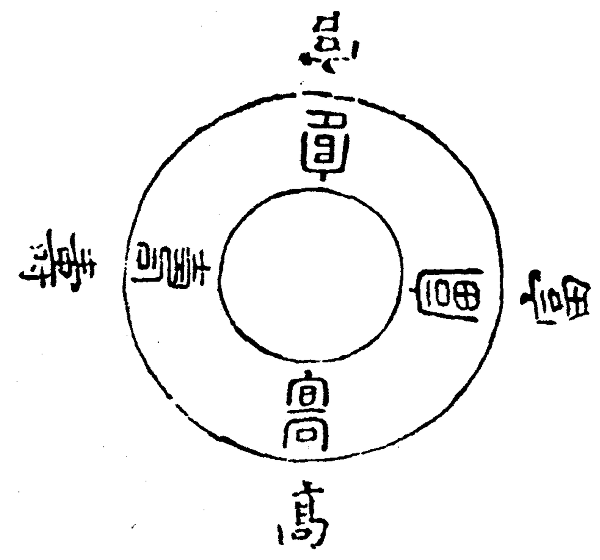
漢四神鑑一





漢四神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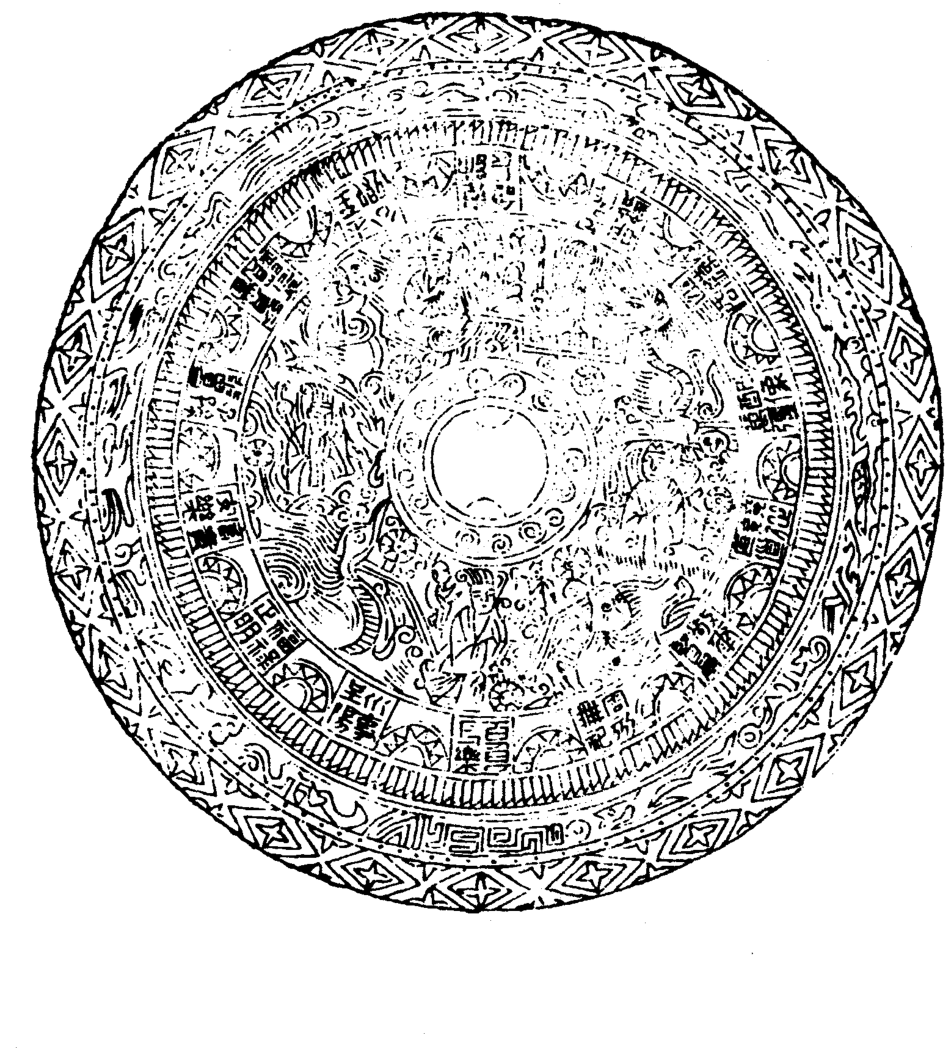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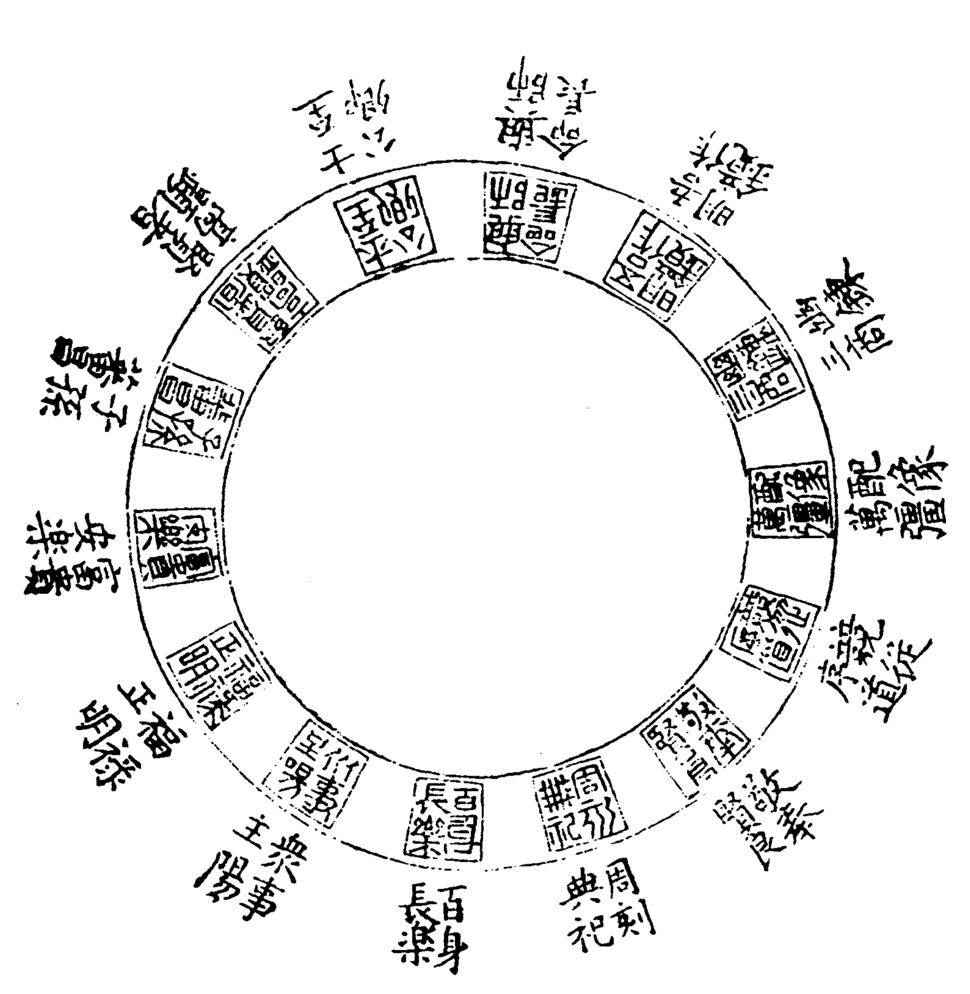
漢四神鑑三





漢三神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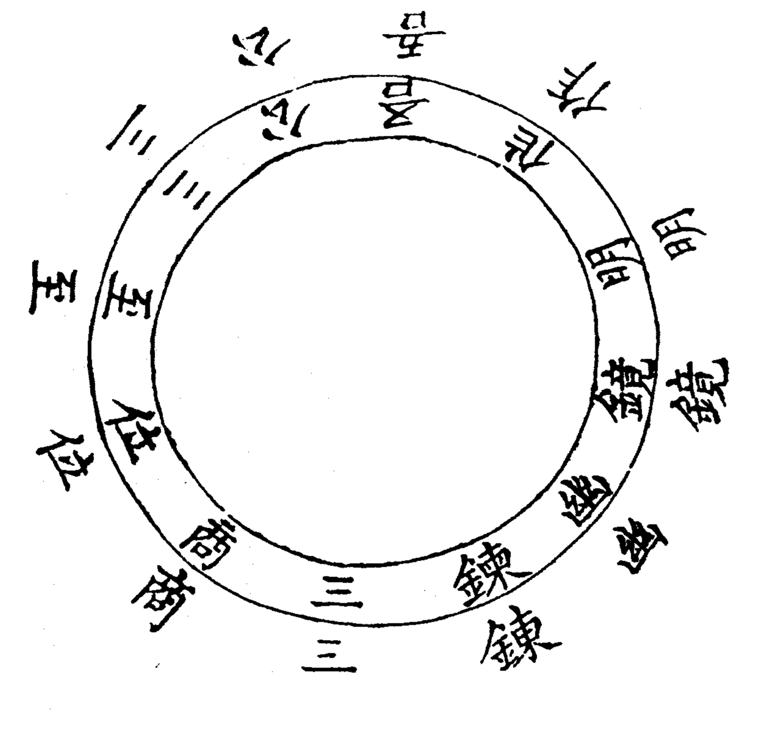
漢神人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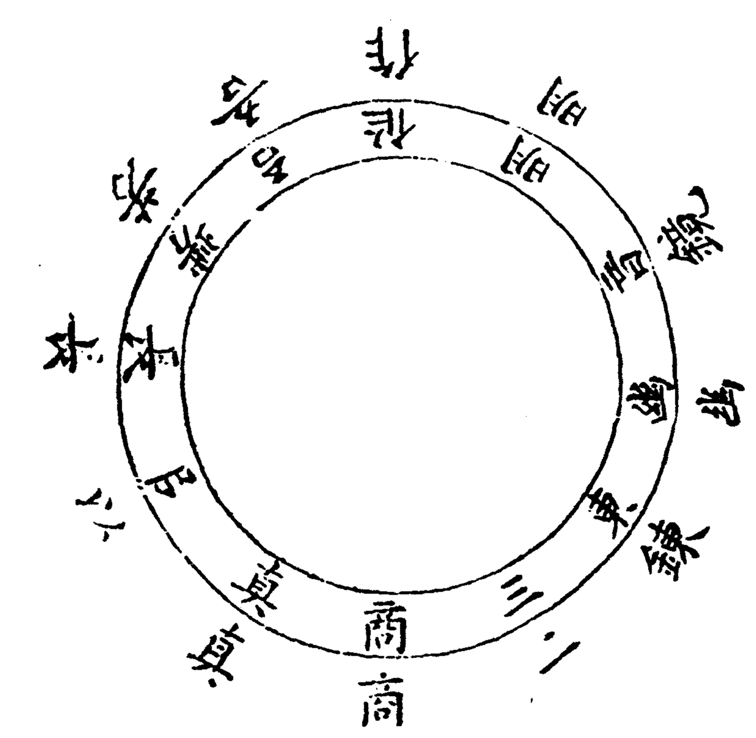
漢神像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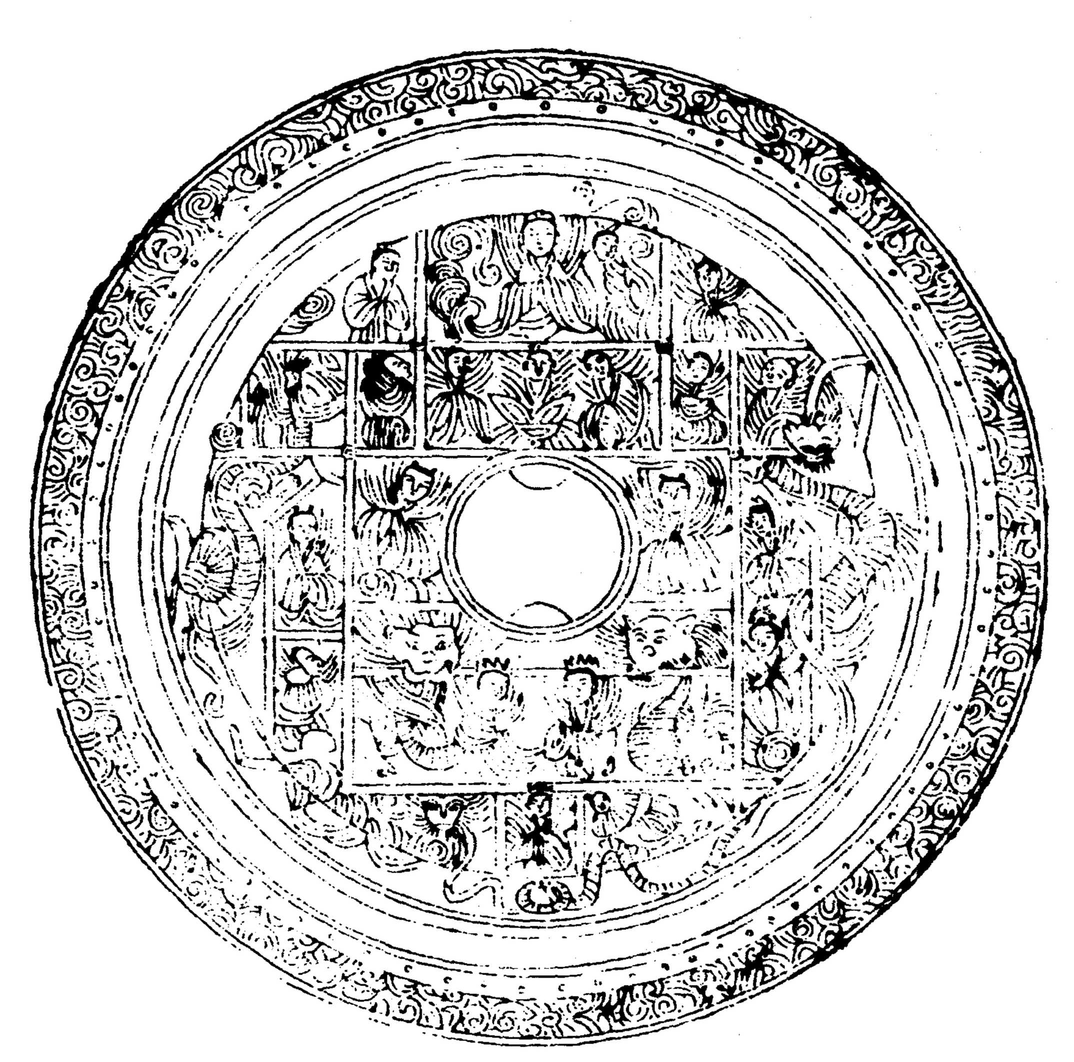


漢神人三獸鑑





漢百神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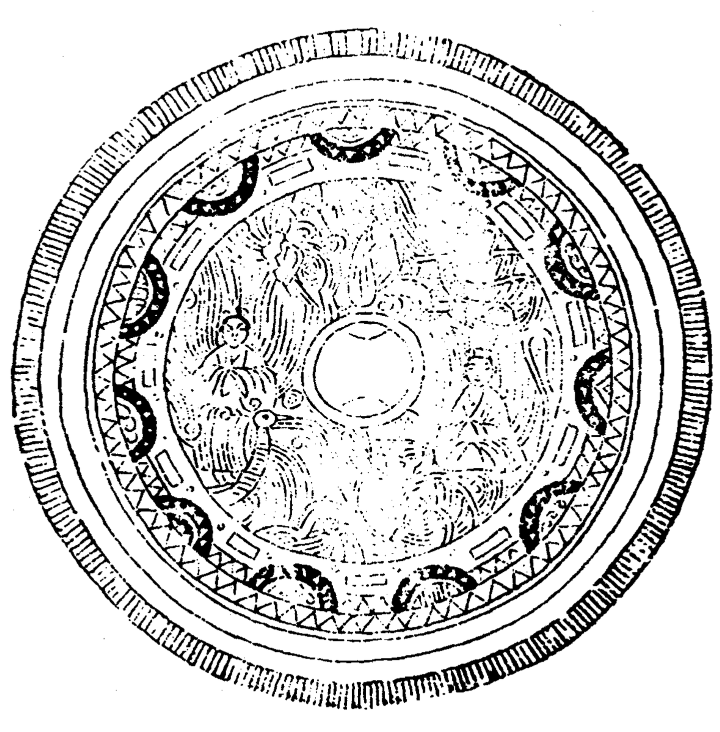
漢四神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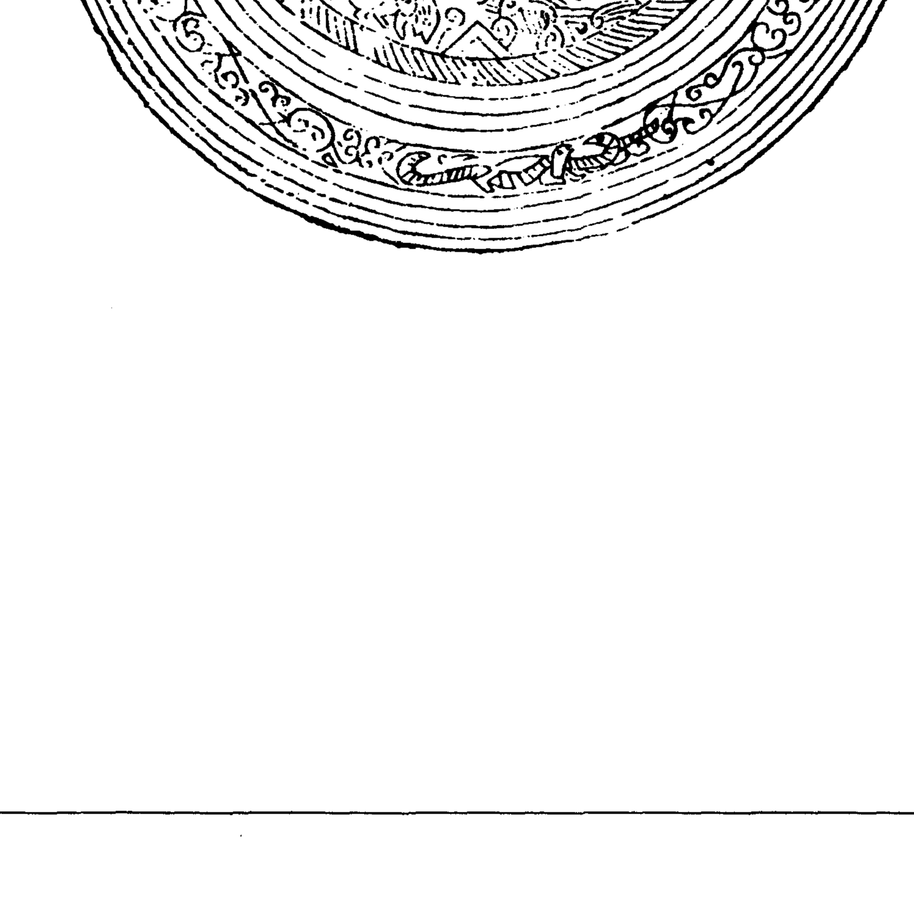
漢四神鑑二



漢四神鑑三



漢四靈鑑



漢四靈三瑞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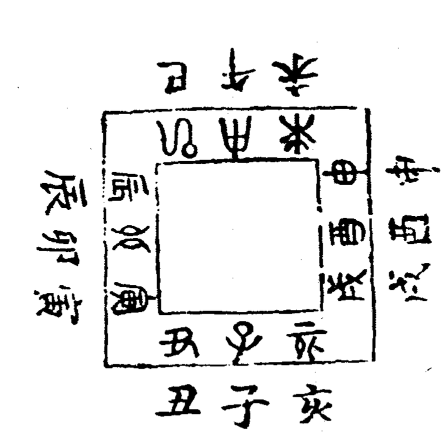


漢三神八衛鑑



唐十二辰鑑





唐五嶽真形鑑



乾象門

漢十二辰鑑一徑七寸重二斤四兩銘五十五字

漢十二辰鑑二徑六寸重一斤三兩銘三十七字

漢十二辰鑑三徑六寸一分重一斤三兩銘一十六字

漢四神鑑一徑三寸八分重七兩三分銘十二字

漢四神鑑二徑三寸一分重三兩一錢銘四字

漢四神鑑三徑三寸五分重五兩有半銘二字

漢三神鑑徑五寸重一十兩有半銘五十六字

漢神人鑑徑四寸二分重七兩有半銘十八

字

漢神像鑑徑三寸七分重六兩一分銘十二字

漢神人三獸鑑徑三寸六分重五兩三分銘十二字

漢百神鑑徑五寸五分重一斤三兩無銘

漢四神鑑一徑四寸五分重一十兩一分無銘

漢四神鑑二徑三寸六分重九兩有半無銘

漢四神鑑三徑三寸五分重四兩一分無銘

漢四靈鑑徑五寸一分重一斤一兩無銘

漢四靈三瑞鑑徑六寸重一斤九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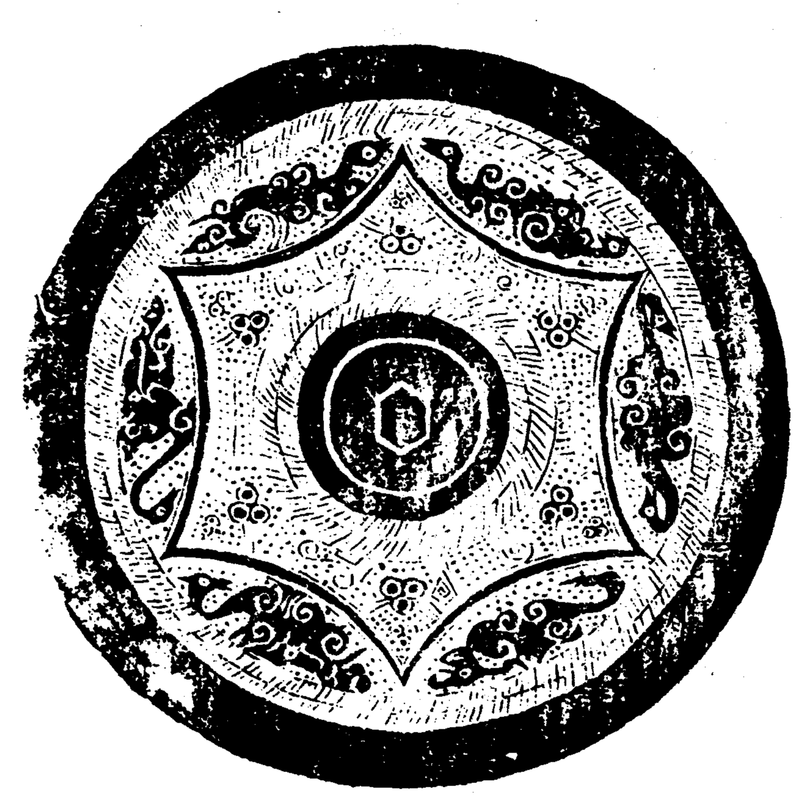
漢三神八衛鑑徑六寸八分重二斤四兩無銘

唐十二辰鑑徑四寸九分重十有五兩一分銘一十二字

唐五嶽真形鑑徑八寸重三斤無銘

右一十九鑑天之道運而不積於是通乎晝夜者有五星為之緯有二十八宿為之經以十日為之干以十有二辰為之支也所謂至神不測則斡旋於是乎以育萬物融江河結山嶽主百神而為造化之本治鑑之象莫先於此故以乾象先焉而百神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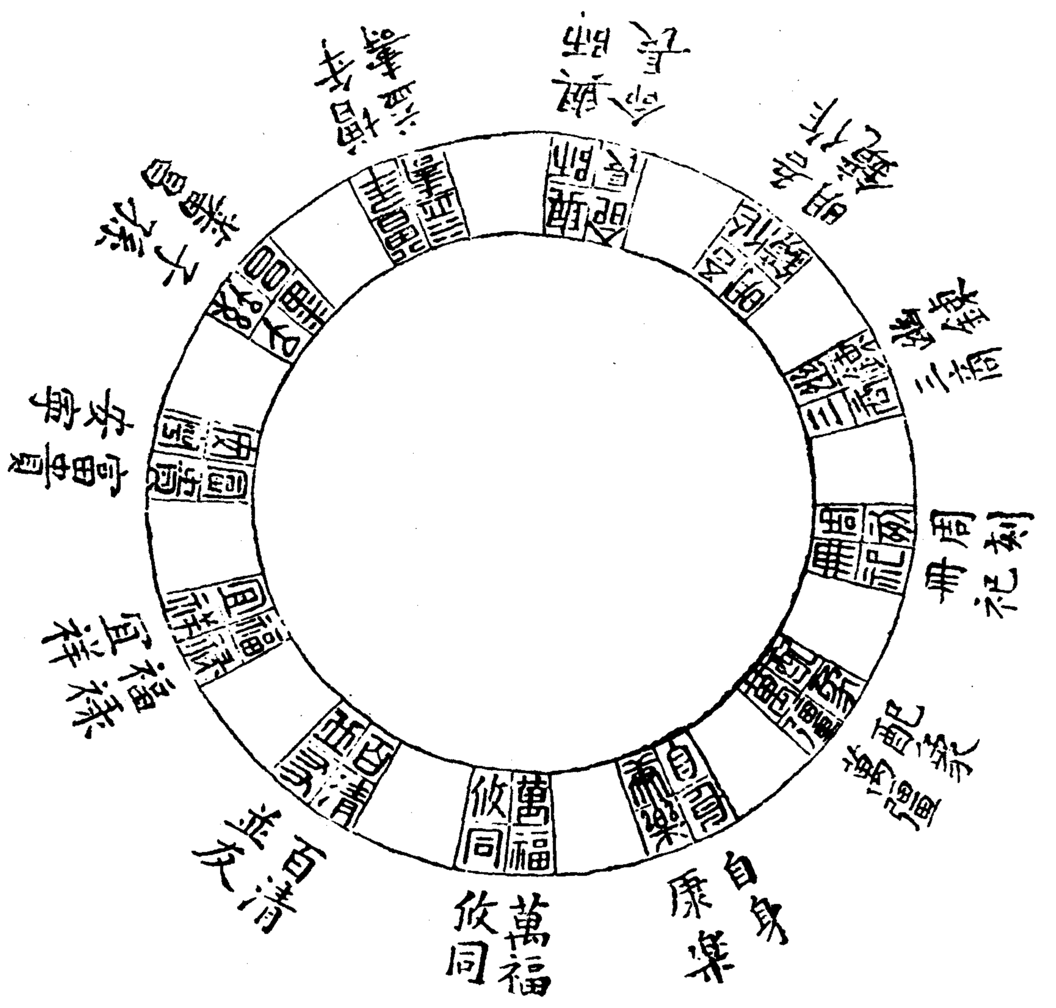
漢六花水浮鑑



右一器徑三寸九分重三兩無銘物之理輕清者在上重濁者在下於是蜕形羽化則為萬物之靈况出乎鑪錘之間而不累於形器之重脫去滓穢輕清如蜕此所謂異質者故於乾坤造化之後以水浮者次之

漢冊禮鑑





卷二八

二七

漢尚方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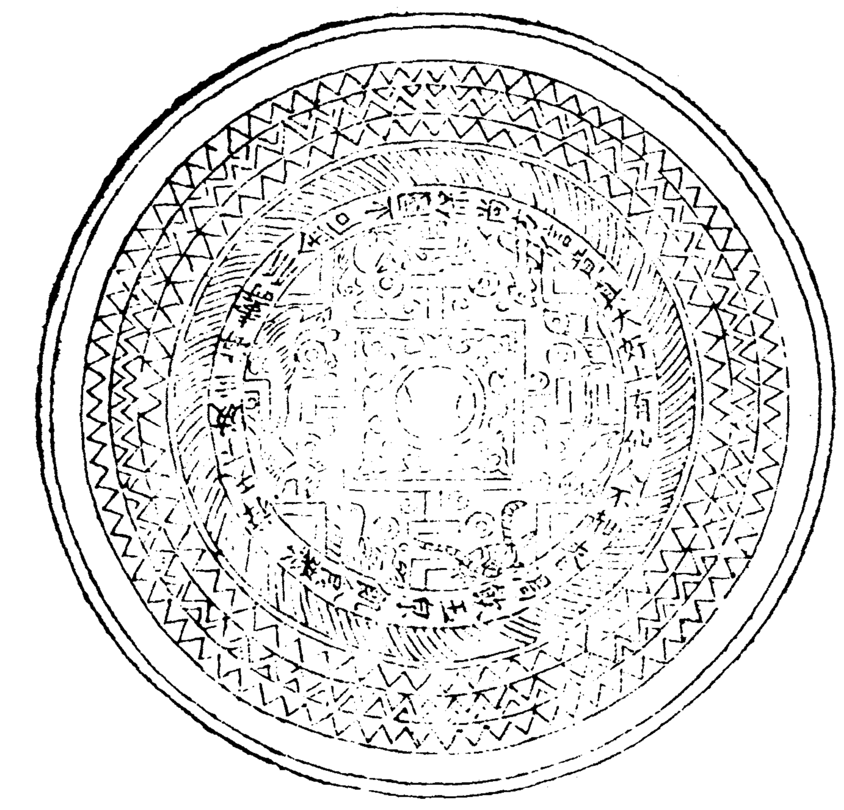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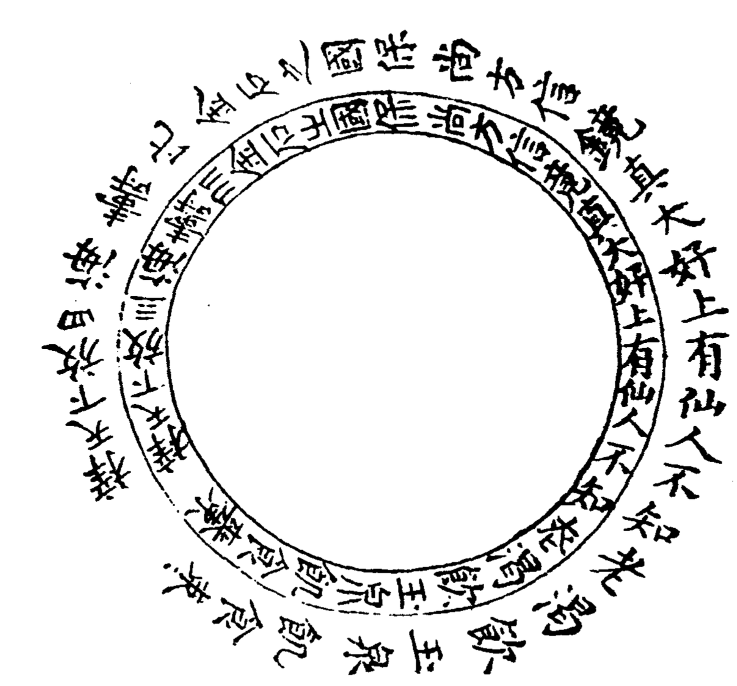


卷二八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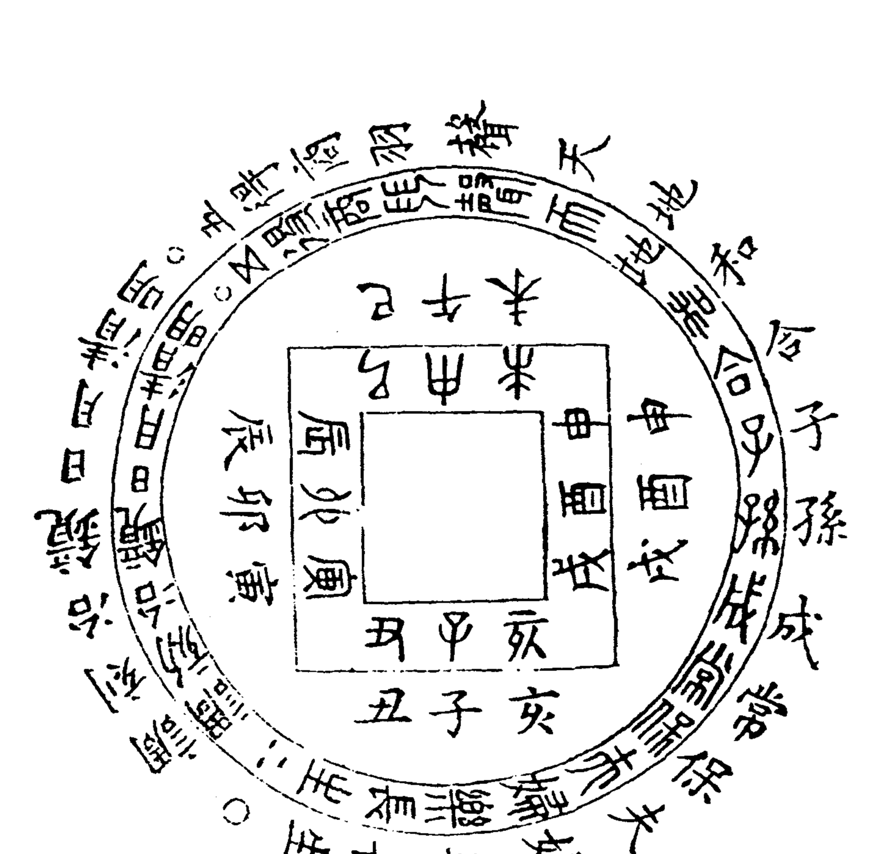
漢尚方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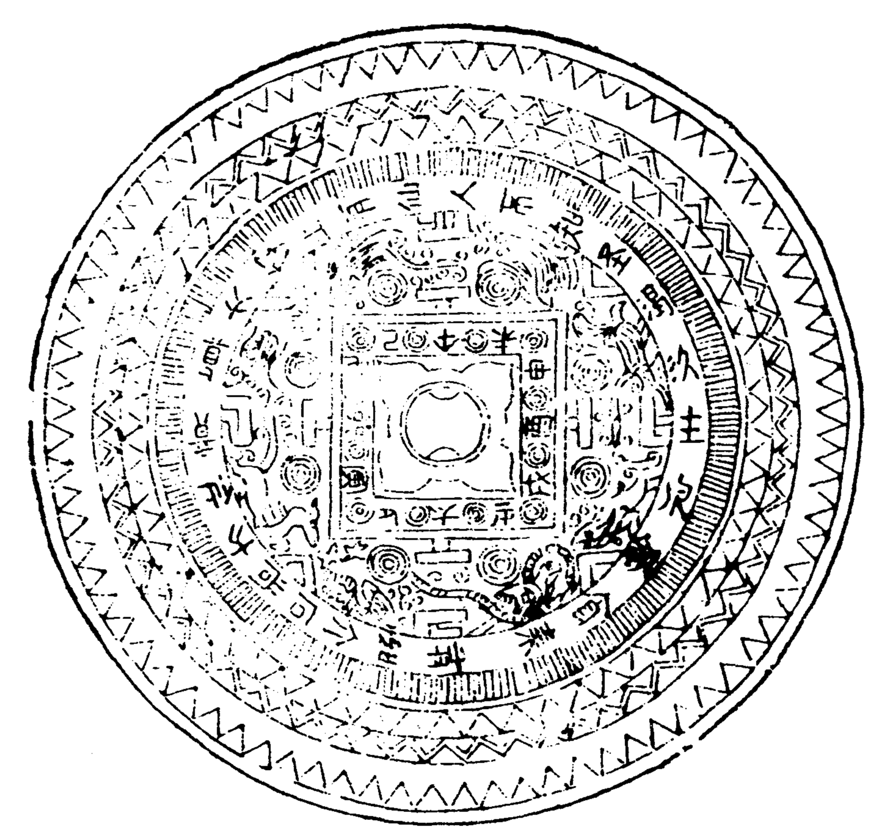


漢長生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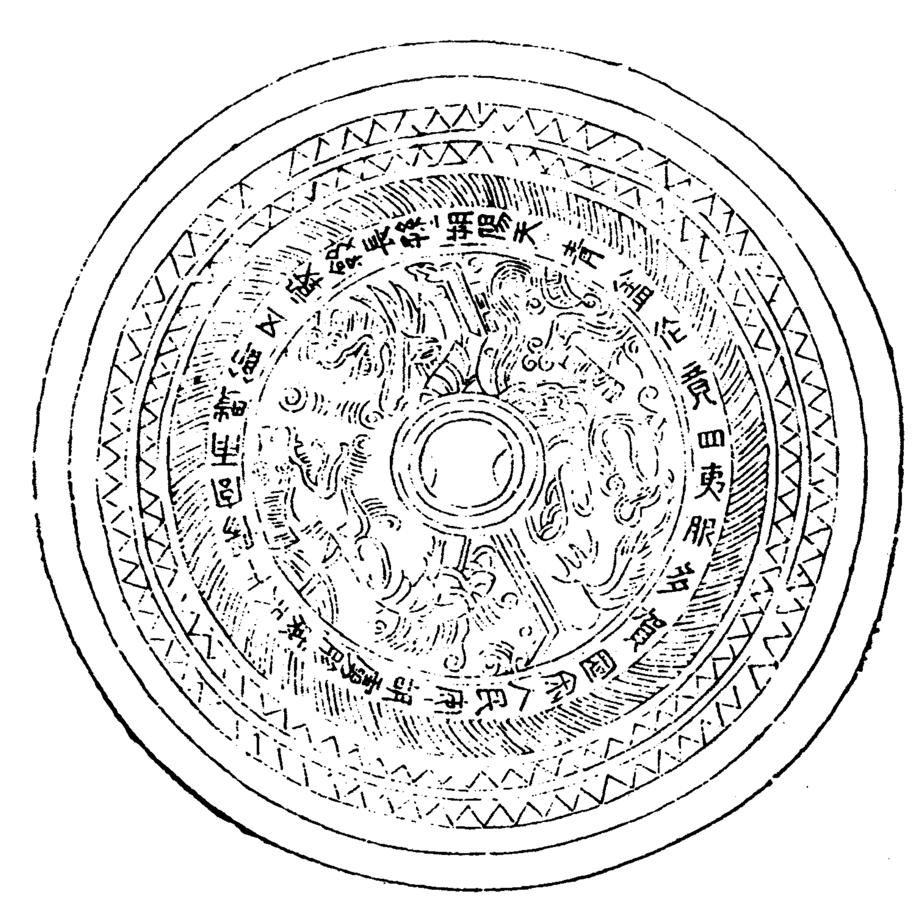
漢仙人不老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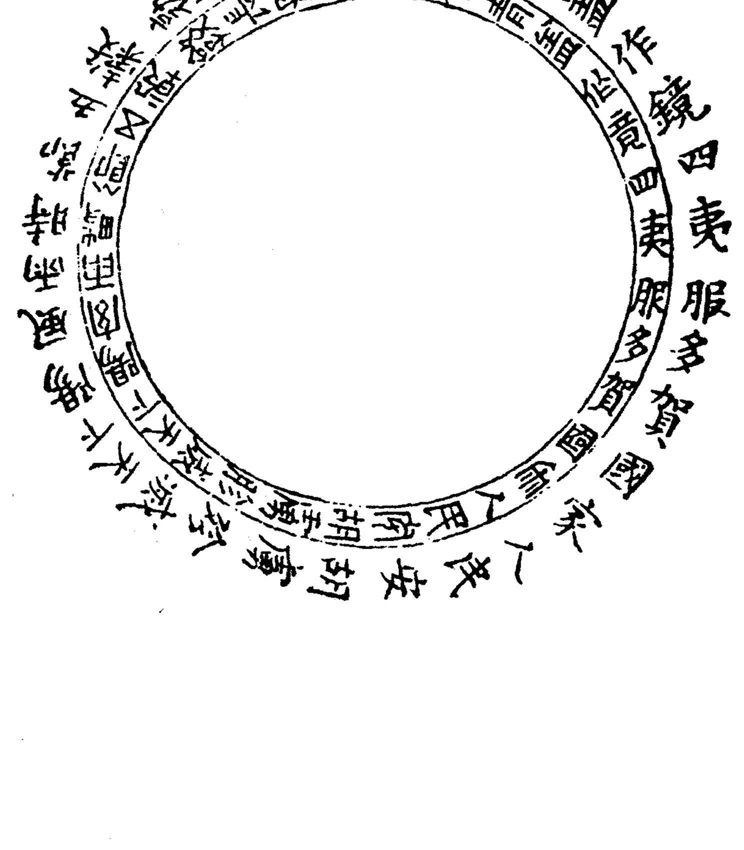




卷二八 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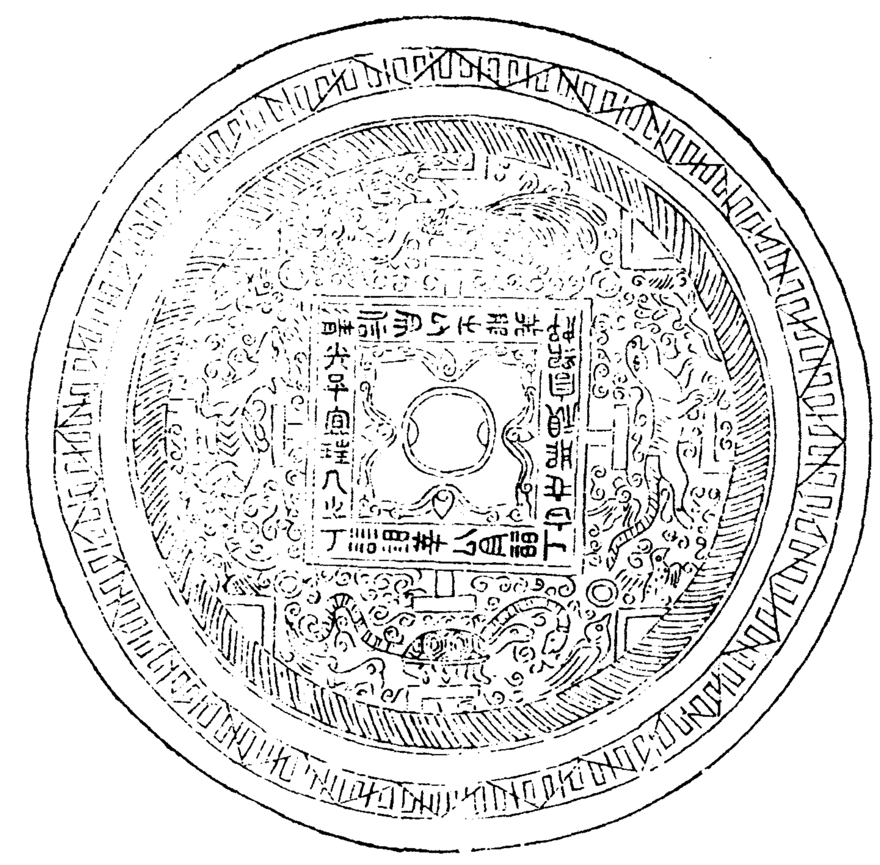
漢青盖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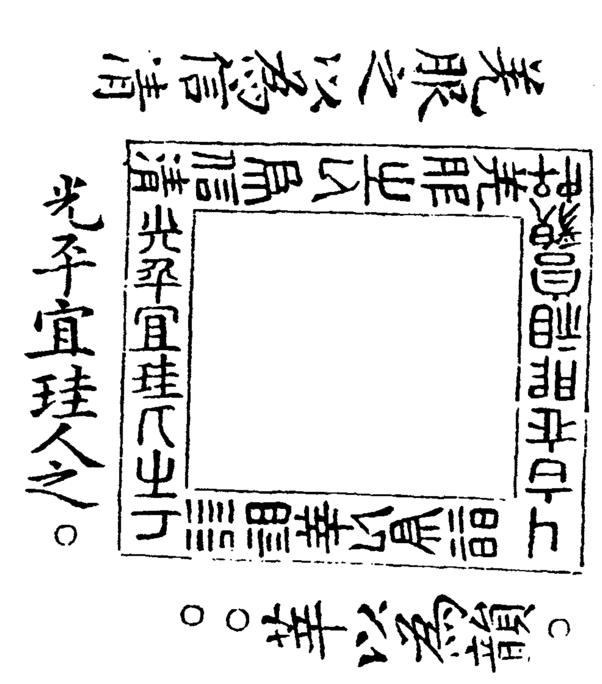




卷二八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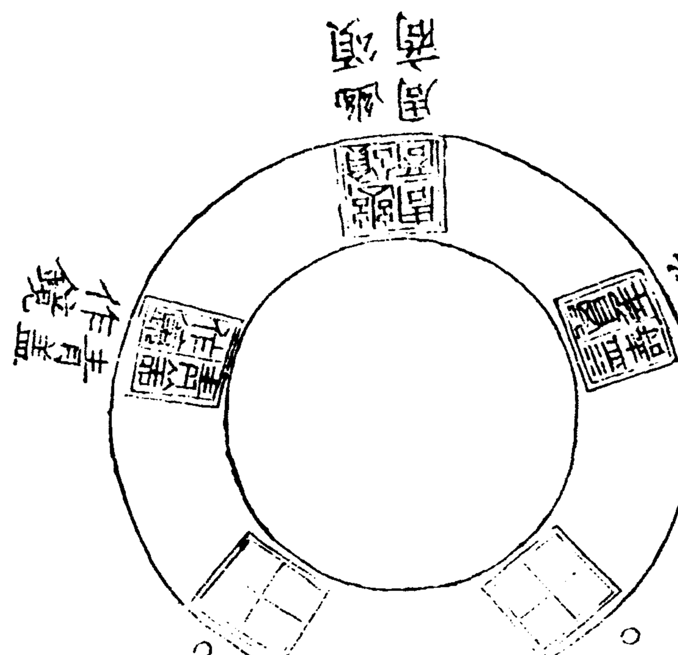
漢服羌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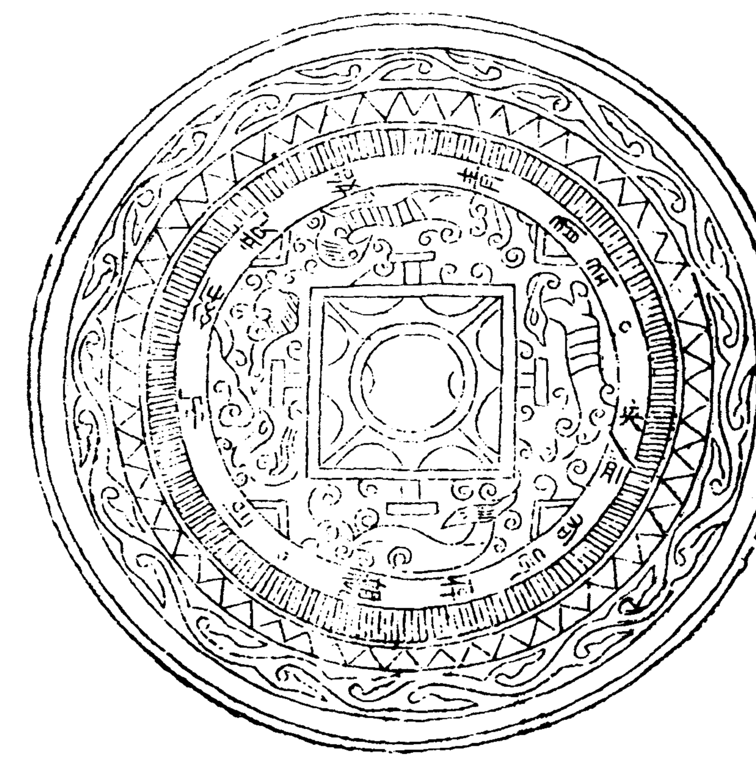


漢鄉頌周商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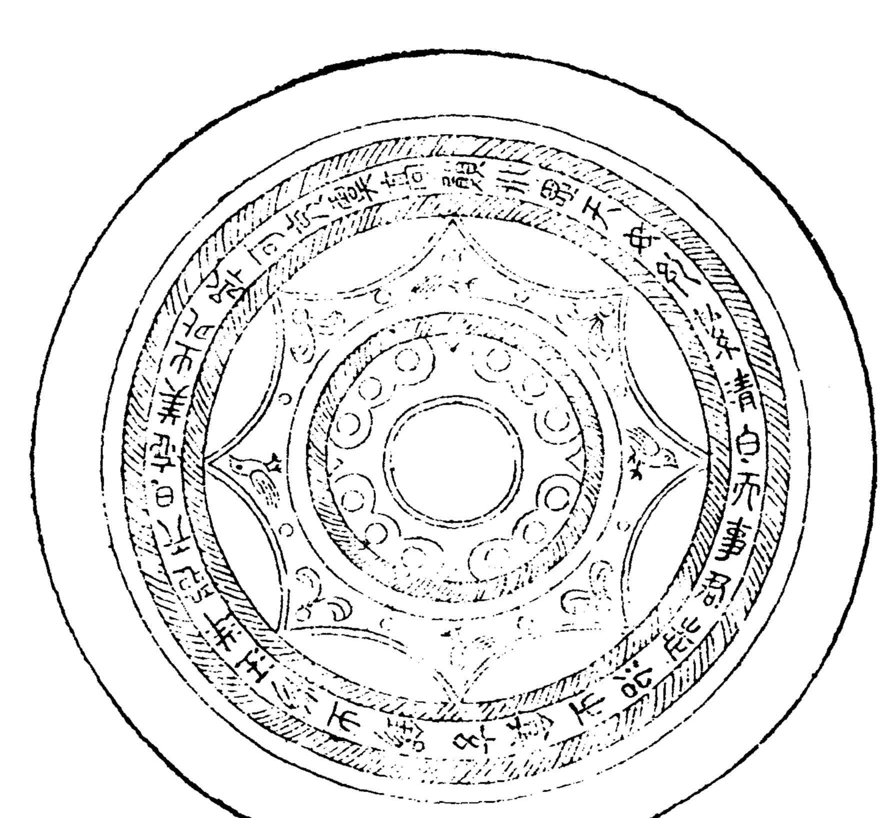


漢始青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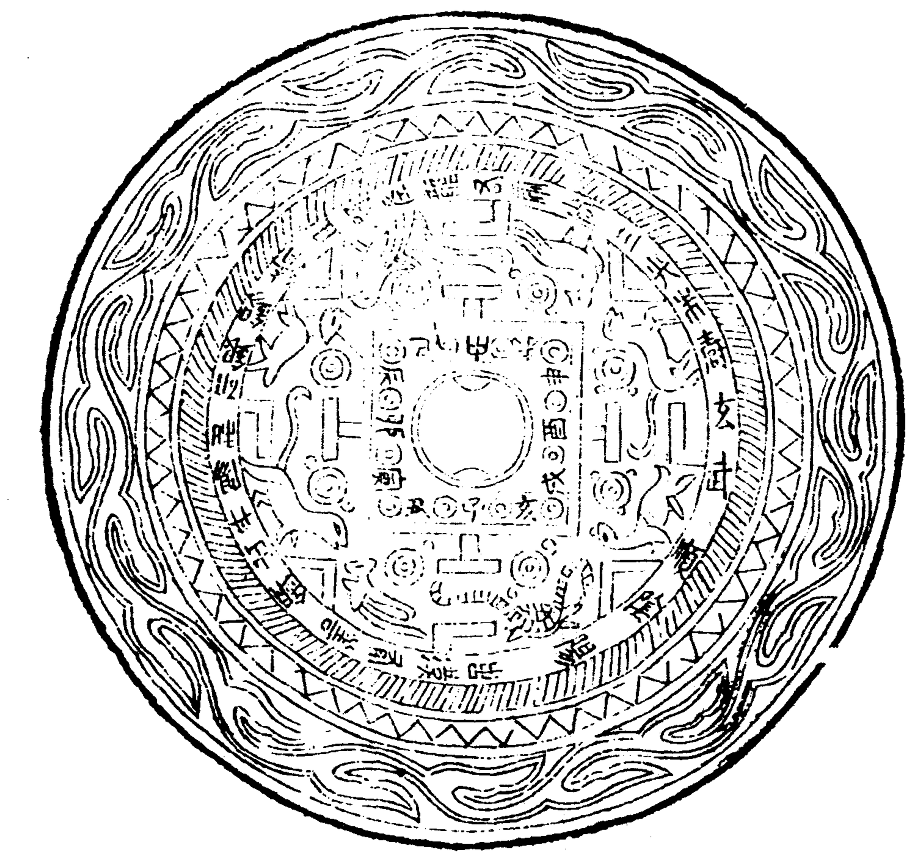


漢清白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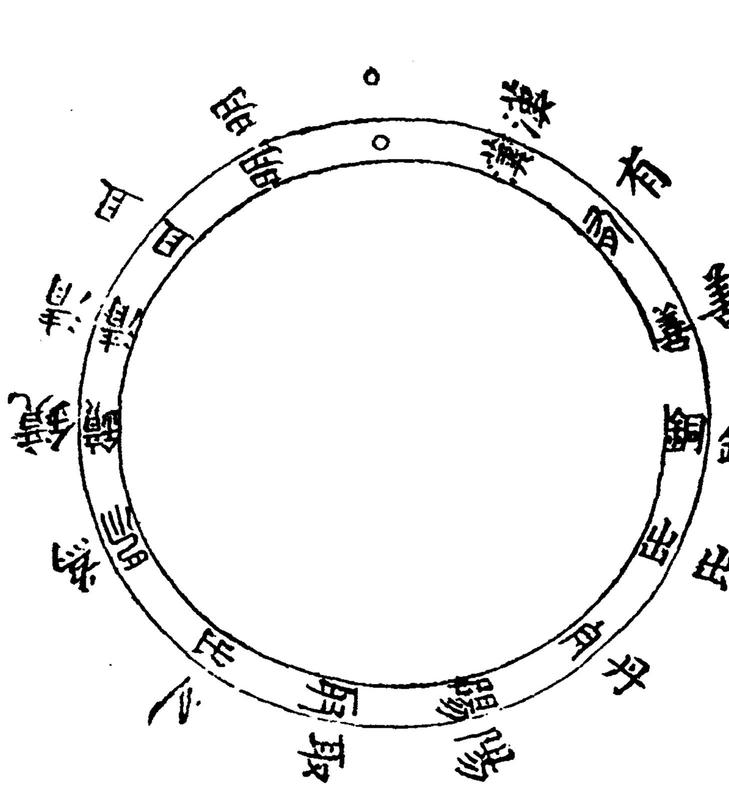
漢清明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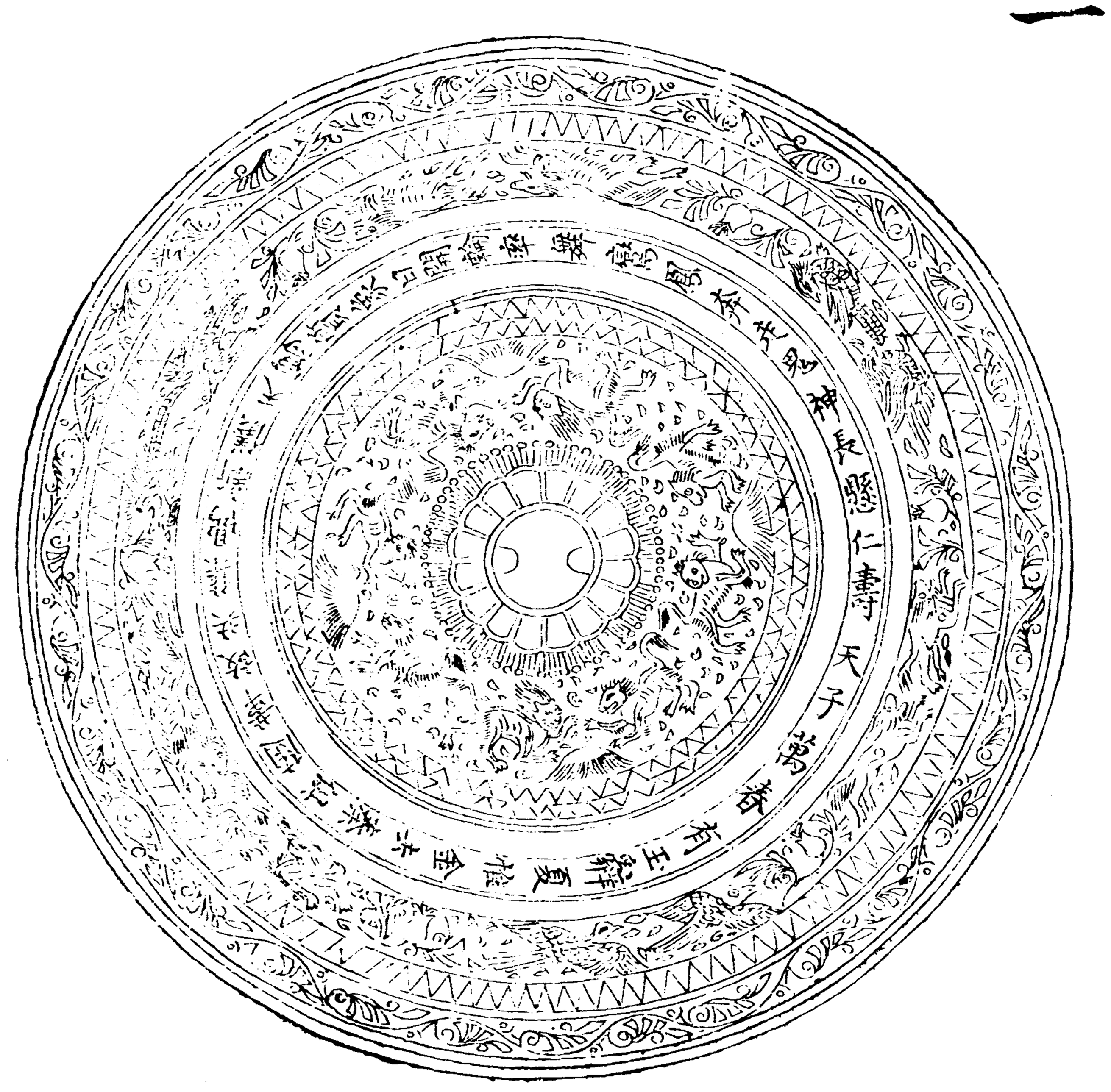


漢清明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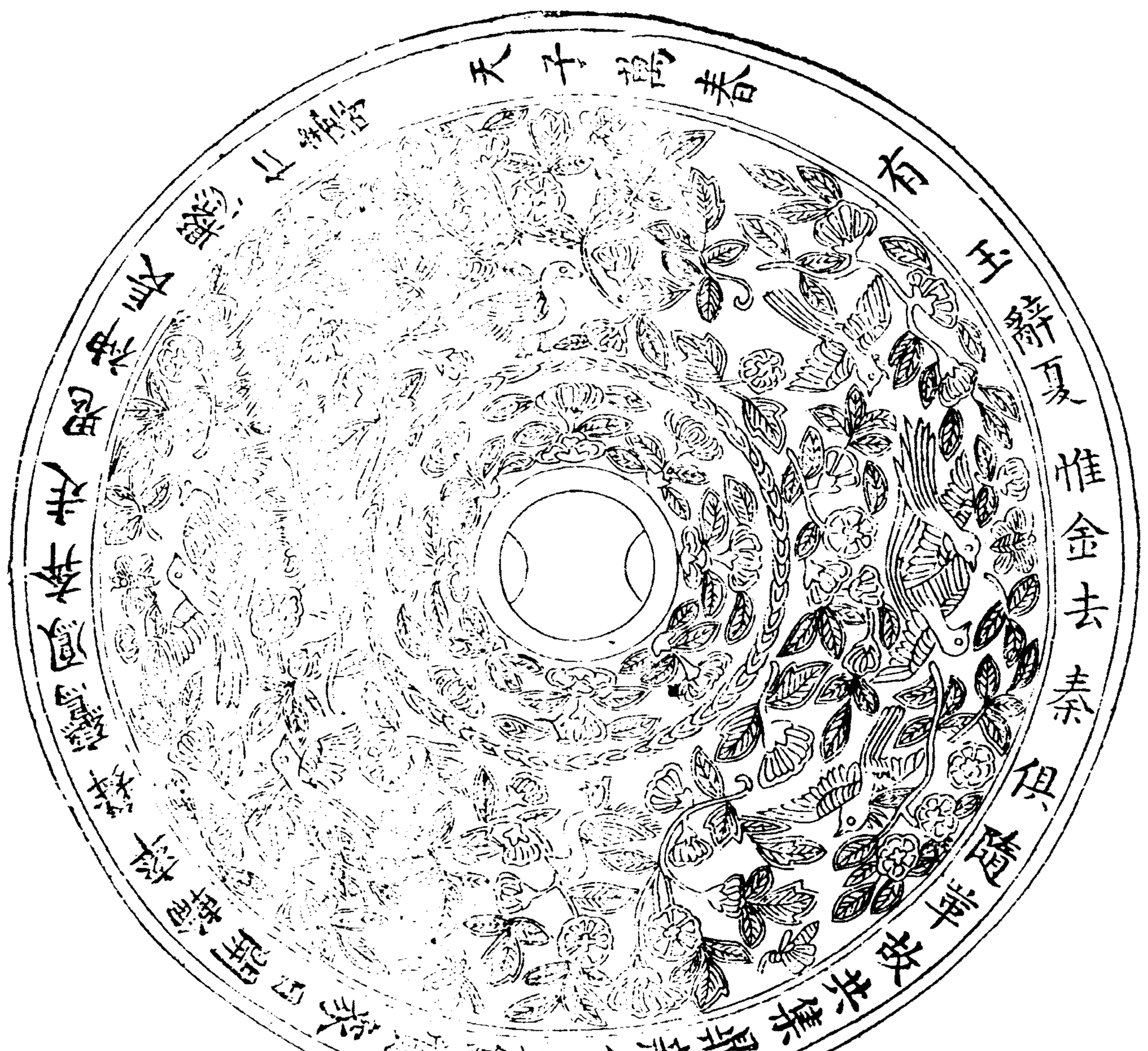




唐萬春鑑一



唐萬春鑑二



唐瑩質鑑一



唐瑩質鑑二



詩辭門

漢冊禮鑑徑四寸五分重一十二兩有半銘四十八字

漢尚方鑑一徑六寸重一斤四兩銘五十三字

漢尚方鑑二徑四寸三分重一十二兩有半銘三十五字

漢長生鑑徑五寸三分重十有五兩一分銘四十字

漢仙人不老鑑徑五寸八分重十兩三分銘三十七字

漢青蓋鑑徑四寸八分重十兩三分銘三十四字

漢服羌鑑徑六寸重一斤三兩銘二十八字

漢匑頌周商鑑徑四寸六分重九兩三錢銘二十字

漢始青鑑徑四寸一分重八兩銘一十六字

漢清白鑑徑五寸八分重一斤四兩銘三十四字

漢清明鑑一徑四寸八分重一十二兩銘四十一字

漢清明鑑二徑三寸七分重七兩三分銘一十四字

唐萬春鑑一徑八寸八分重八斤銘四十字

唐萬春鑑二徑八寸八分重七斤四兩銘四十字

唐瑩質鑑一徑七寸八分重三斤七兩銘四十字

唐瑩質鑑二徑四寸五分重一斤有半銘二十二字

右一十六器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然則言而至於永歌則美之至

也盖物之美則詩亦美焉故水浮之後又次以詩辭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九

鑑二 三十九器

善頌門

漢 一十一器

宜君公鑑 銘八字

宜官鑑 銘四十字

尚方宜子孫鑑 銘四十六字

長宜子孫鑑一 銘四字

長宜子孫鑑二 銘四字

長宜子孫鑑三 銘四字

長宜子孫鑑四 銘四字

四宜鑑 銘四字

九子鑑 銘一十字

宜侯王鑑 銘一十一字

十六花鑑 銘八字

唐 二器

武德鑑 銘五十三字

長宜子孫鑑 銘四字

枚乳門

漢 六器

百乳鑑

七乳鑑

四乳鑑一

四乳鑑二

四乳鑑三

素乳鑑

龍鳳門

漢 二十器

蟠螭鑑 銘一十字

龍鳳鑑

龍鵲鑑

鼉龍鑑 銘二字

虎龍鑑

雙鳳鑑

鳳馬鑑

騅馬鑑

龍麟鑑

六花鑑

海獸鑑 銘四十八字

海馬蒲萄鑑一

海馬蒲萄鑑二

海馬蒲萄鑑三

海馬蒲萄鑑四

海馬蒲萄鑑五

海馬蒲萄鑑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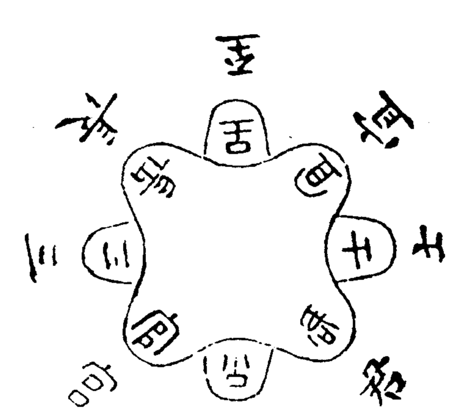
海貝方鑑

海獸朱鳳鑑

海馬狻猊鑑

漢宜君公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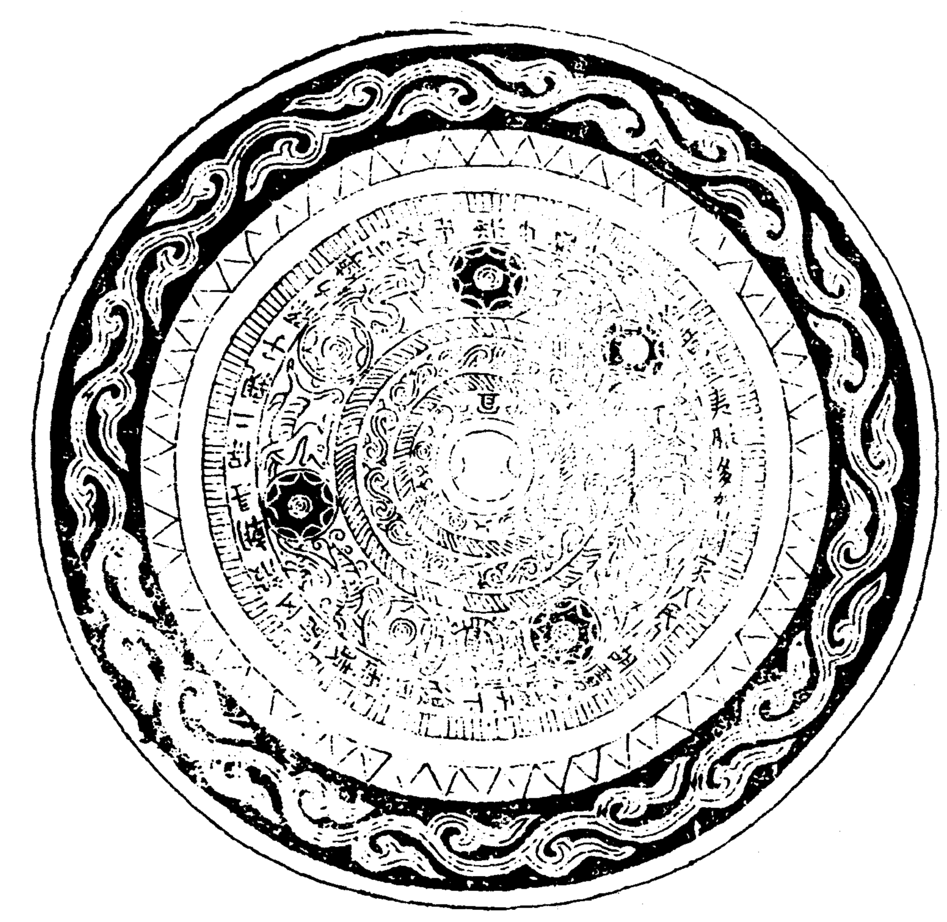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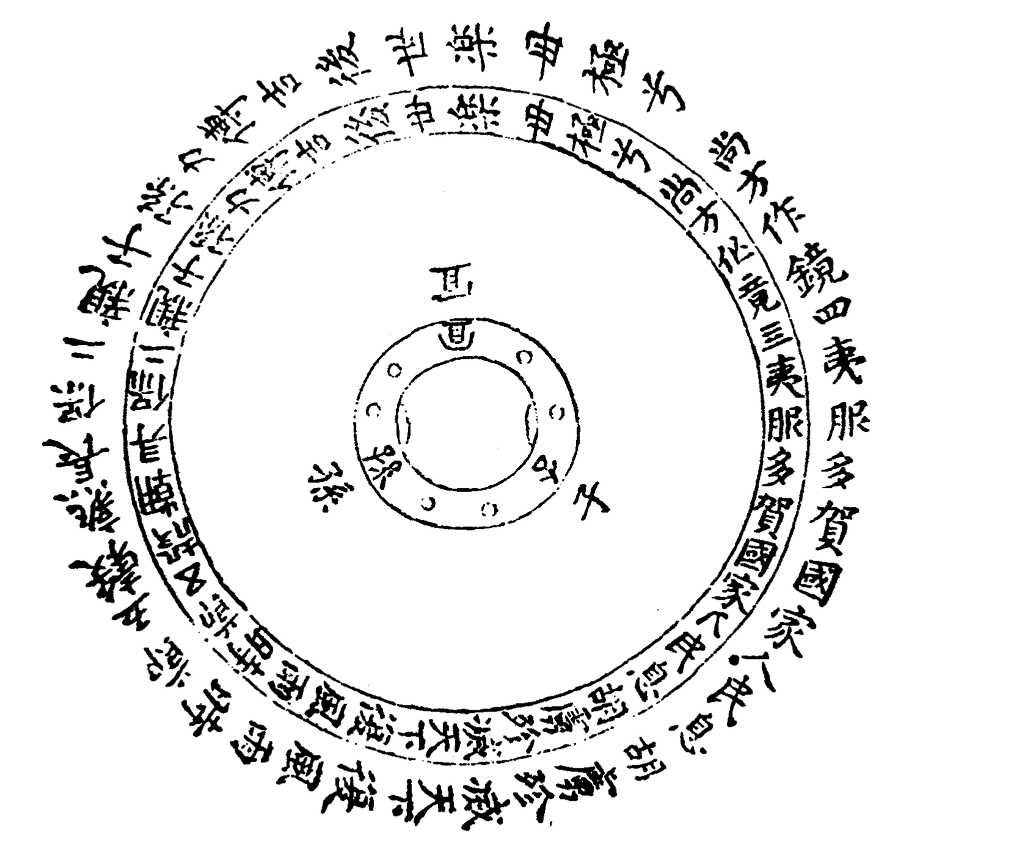
漢宜官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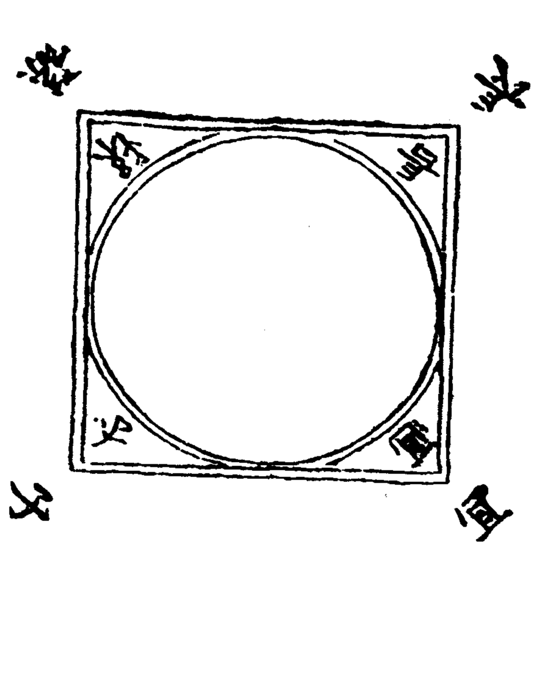
漢尚方宜子孫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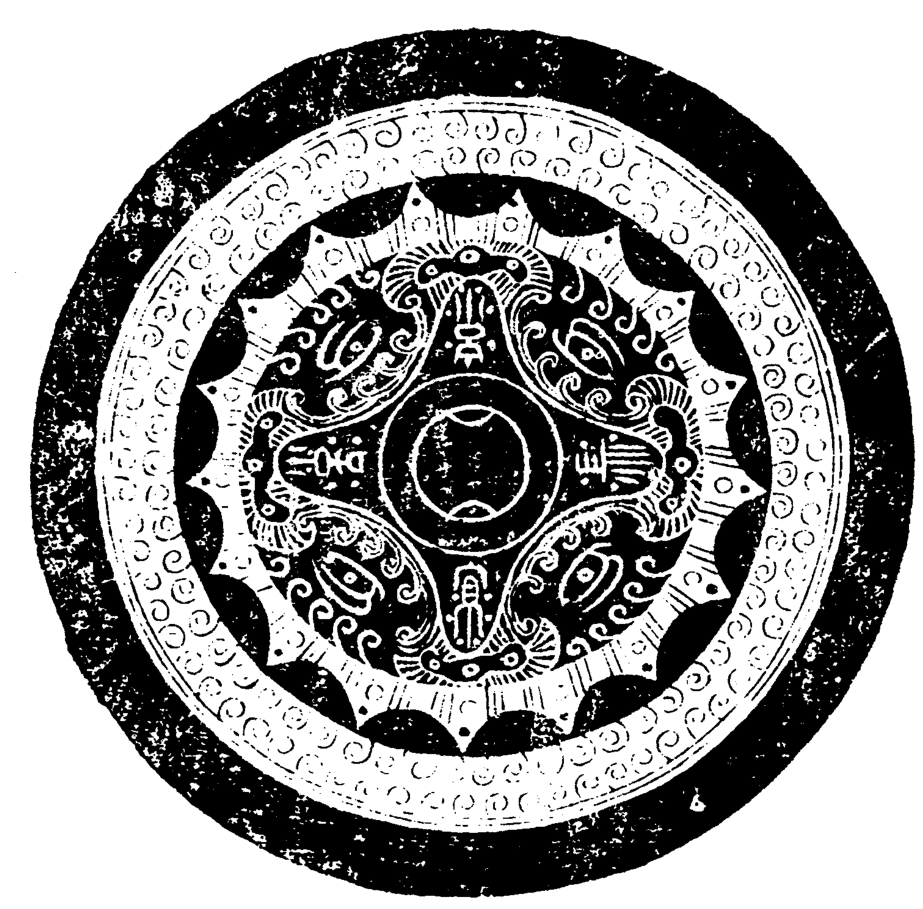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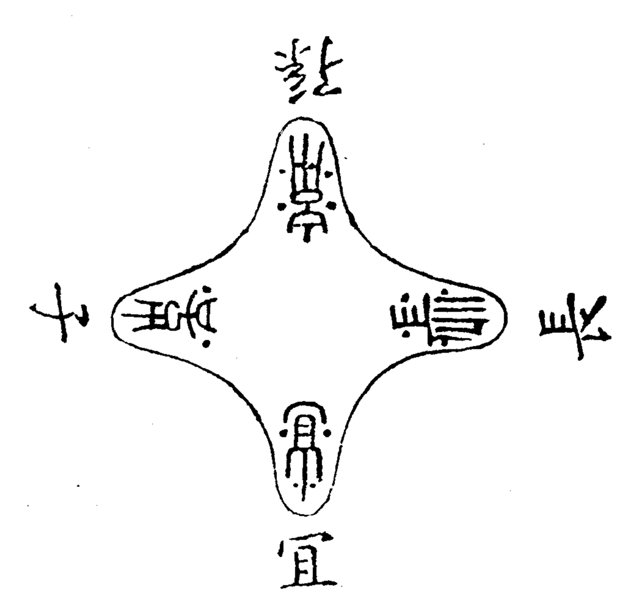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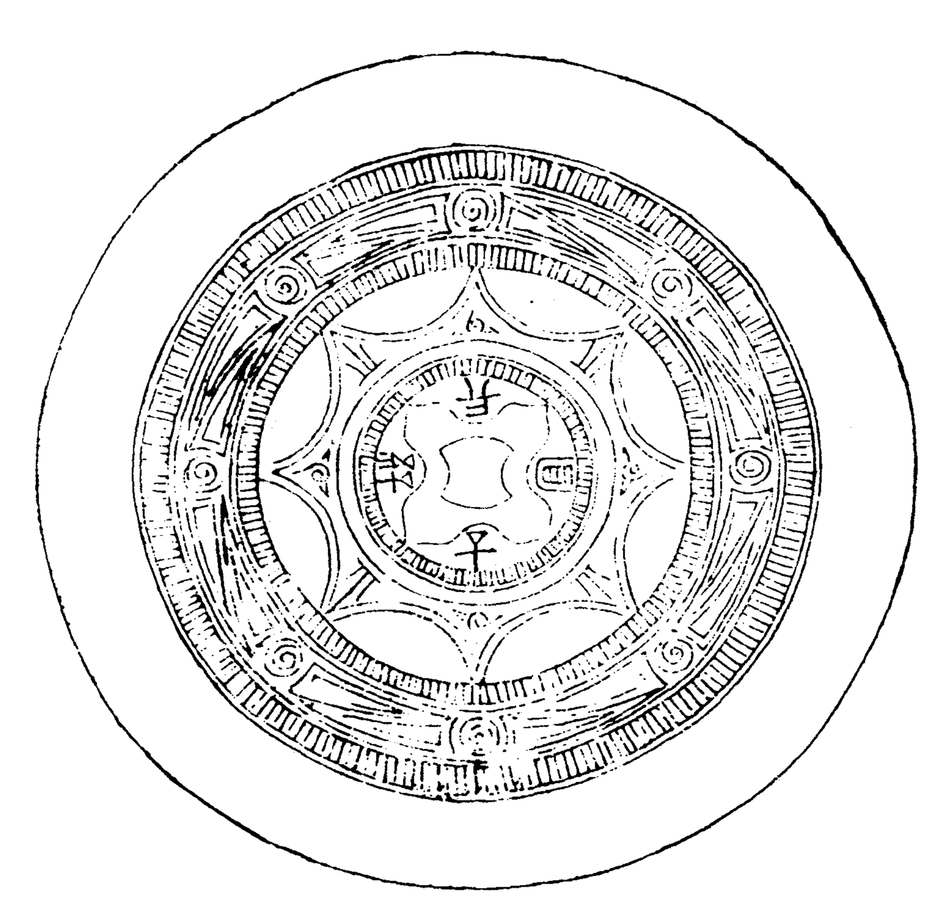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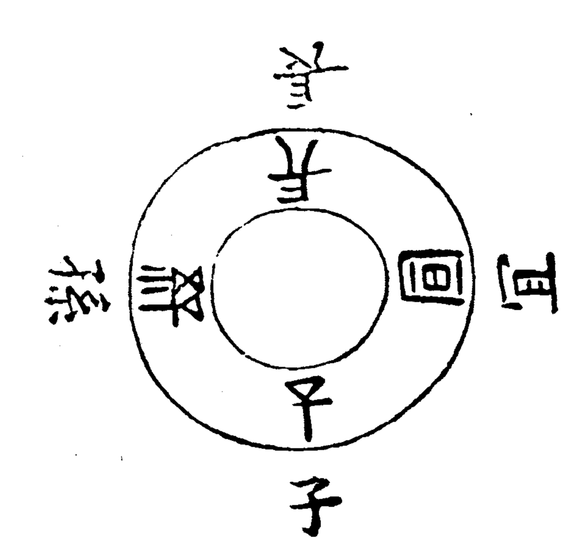
漢長宜子孫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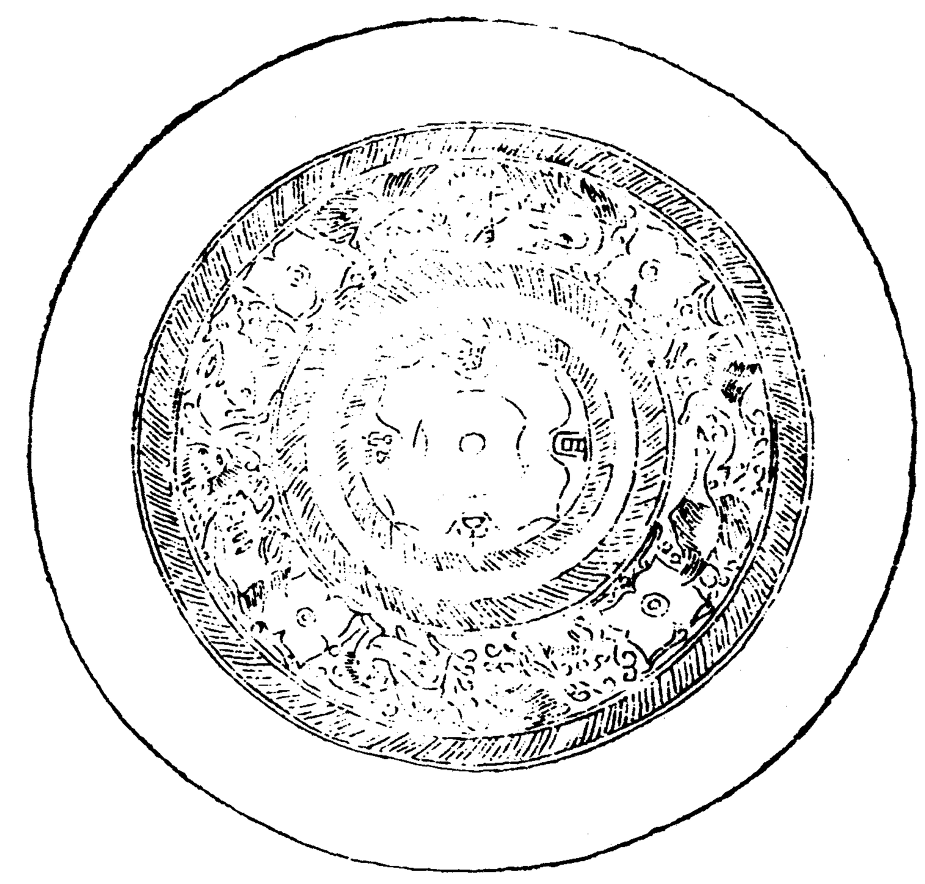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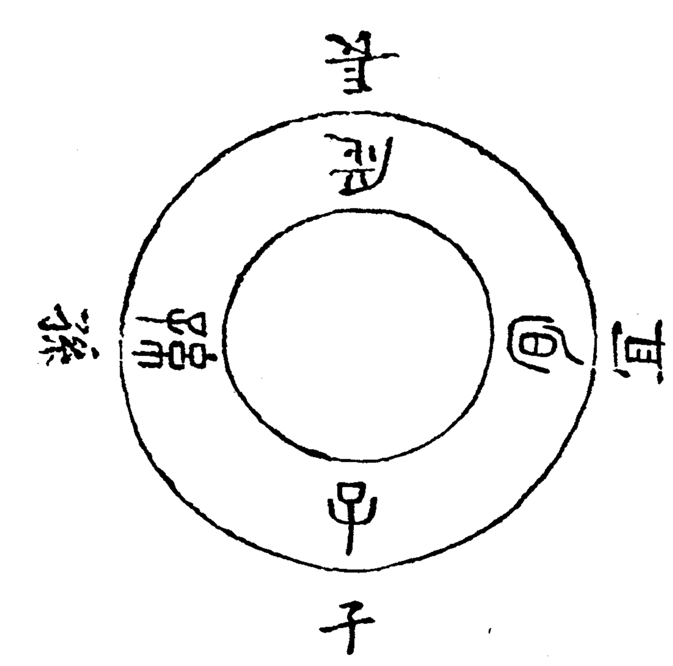
漢長宜子孫鑑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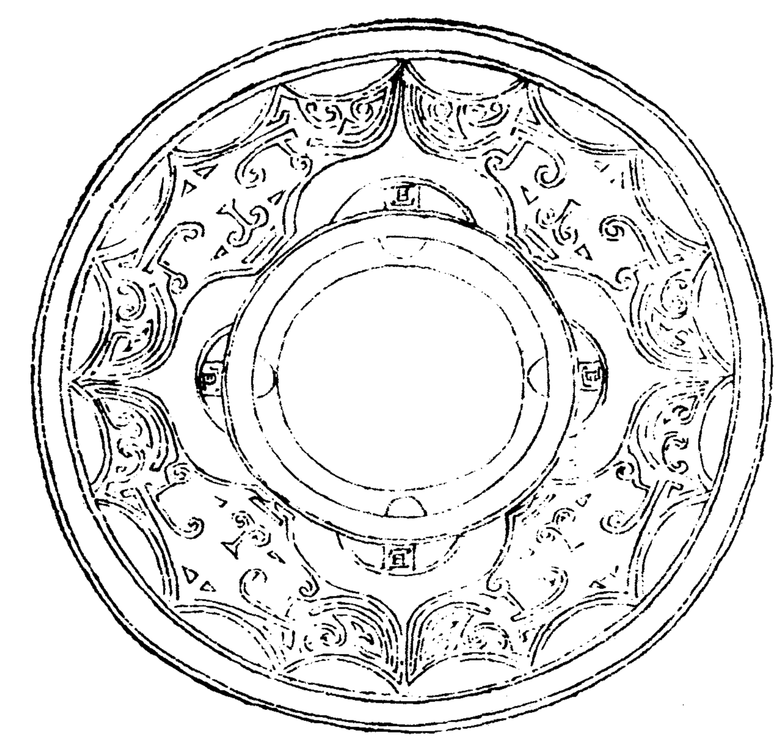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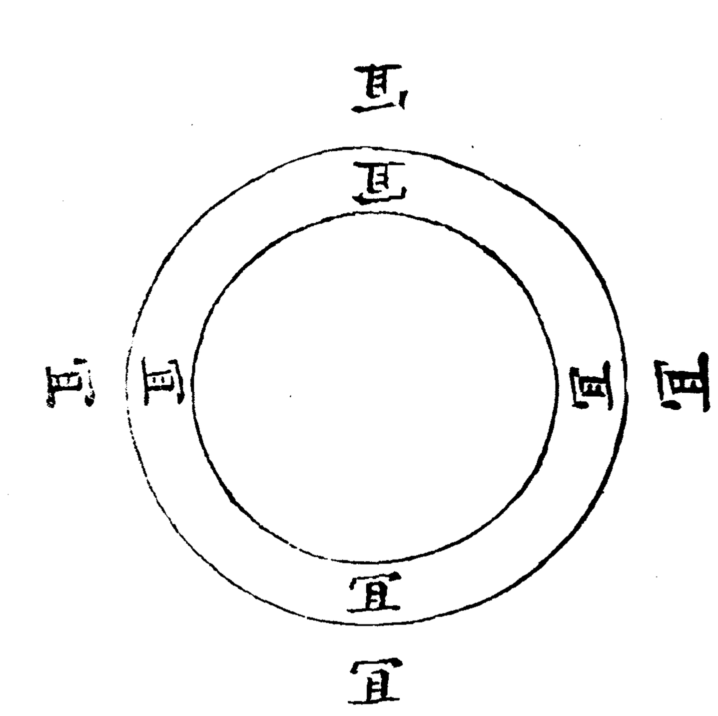
漢長宜子孫鑑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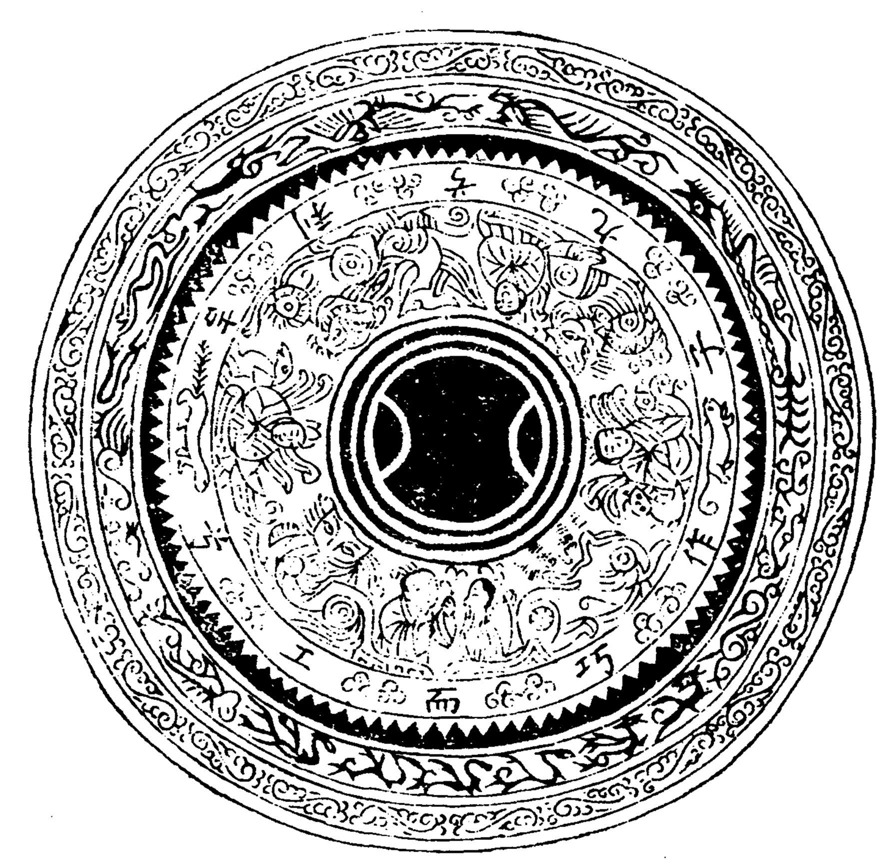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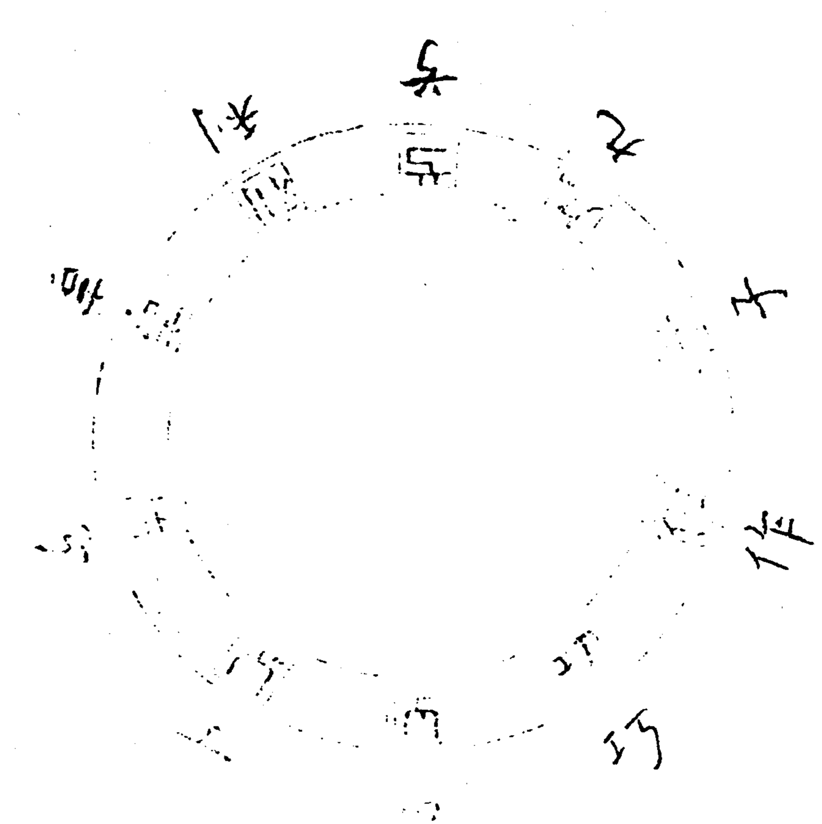
漢四宜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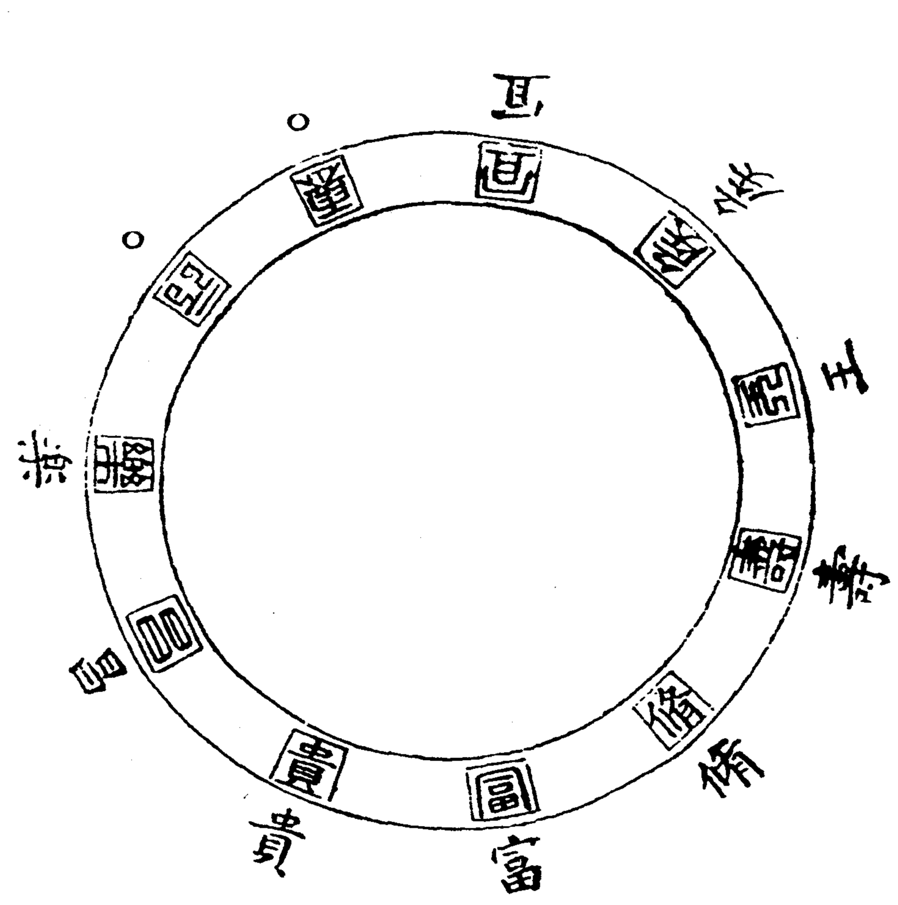
漢九子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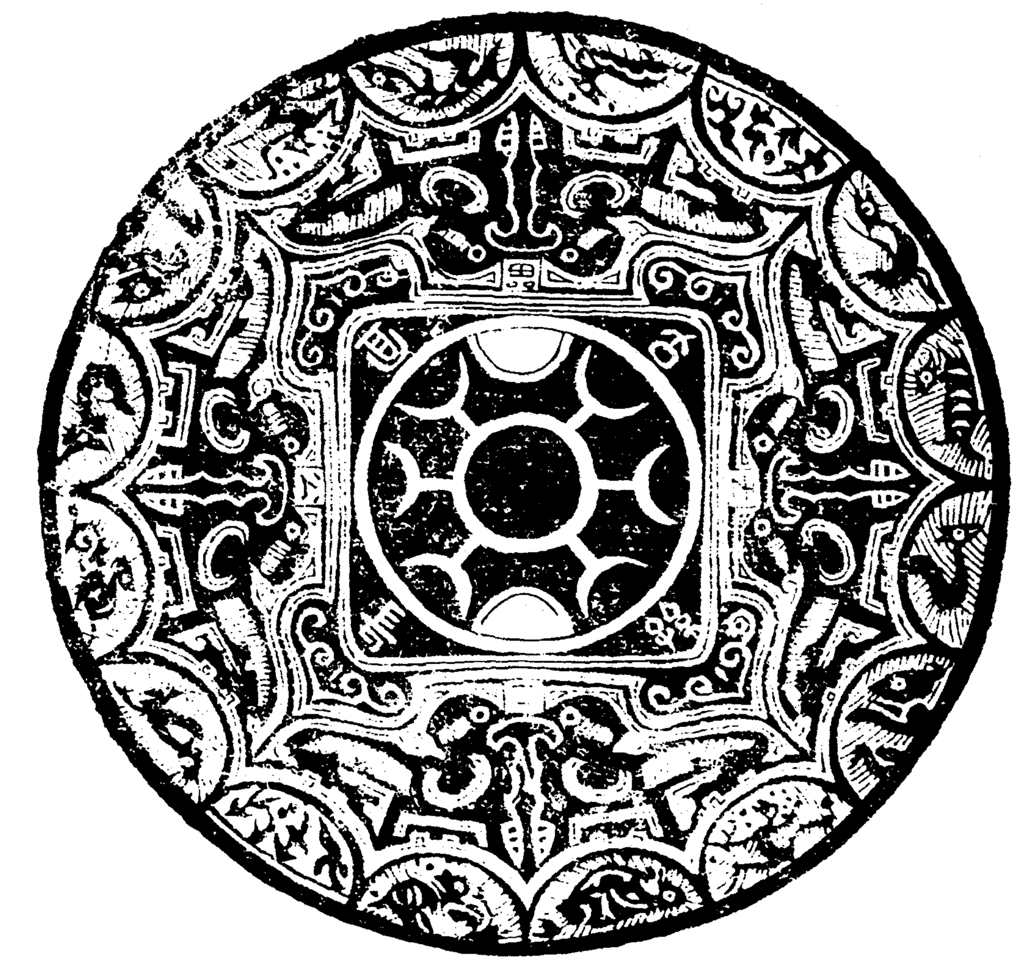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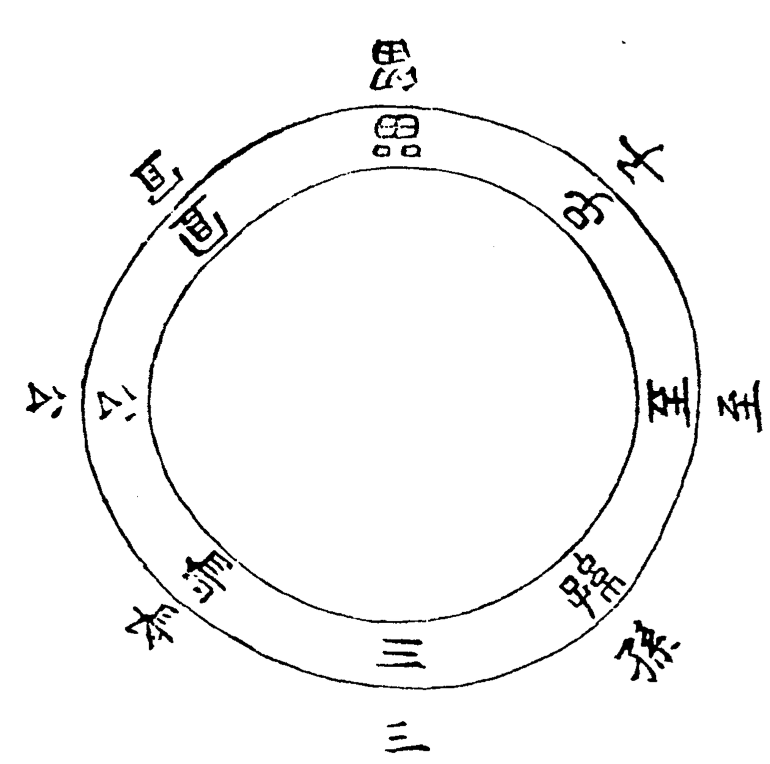
漢宜侯王鑑





漢十六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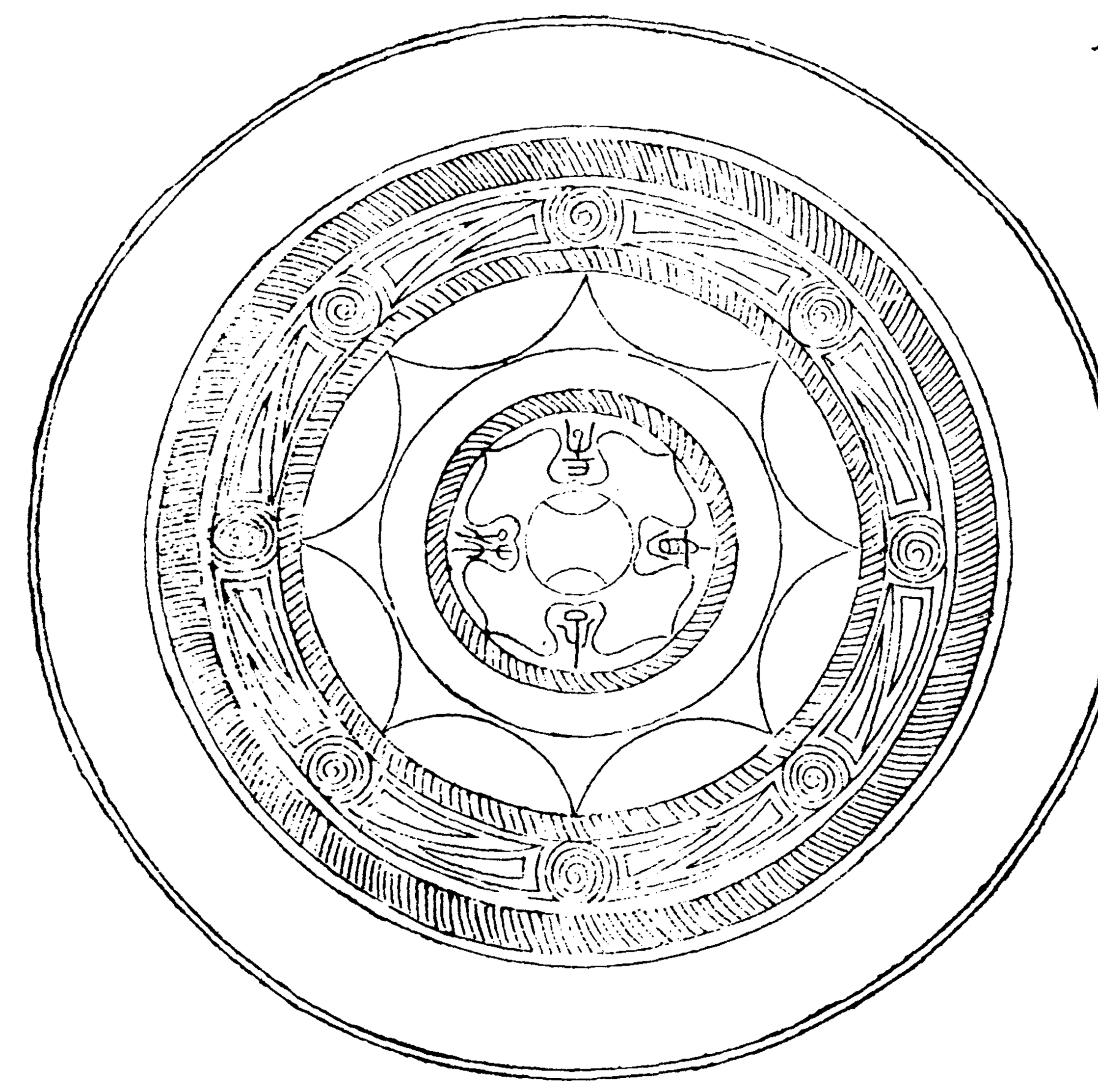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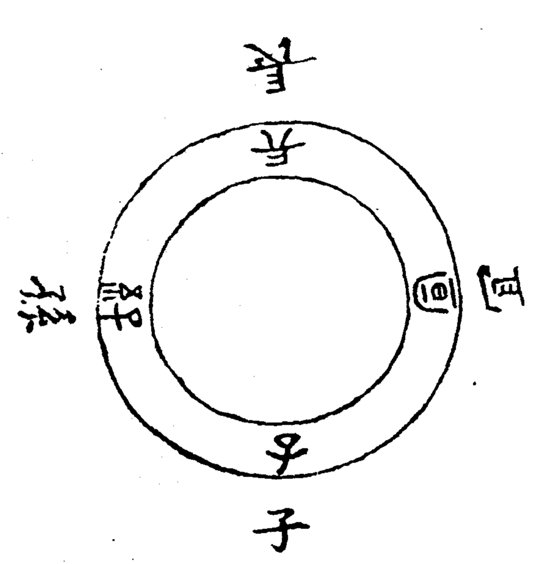
唐武德鑑





唐長宜子孫鑑一





善頌門
漢宜君公鑑徑三寸九分重七兩三分銘八字
漢宜官鑑徑三寸四分重四兩三錢銘四十字
漢尚方宜子孫鑑徑五寸八分重一十三兩有半銘四十六字
漢長宜子孫鑑一徑五寸二分重一十三兩有半銘四字
漢長宜子孫鑑二徑四寸六分重一十四兩銘四字
漢長宜子孫鑑三徑五寸九分重一十五兩銘四字
漢長宜子孫鑑四徑六寸重一斤十有三兩銘四字
漢四宜鑑徑四寸五分重一十二兩有半銘

四字
漢九子鑑徑四寸三分重一十兩有半銘十字
漢宜侯王鑑徑四寸四分重一斤銘一十一字
漢十六花鑑徑六寸八分重二斤十有五兩
銘八字
唐武德鑑徑九寸五分重五斤五兩銘五十
三字
唐長宜子孫鑑徑七寸五分重二斤二兩銘
四字

右一十三鑑凡頌之非所宜則雖無頌可也然則頌之斯宜之矣詩曰宜民宜王上之所以宜於下也釐無不宜臣之所以宜於君也宜爾室家言家道之宜也宜君宜王言子孫之宜也鑑之為用無所不有故其言有所謂宜君公宜侯王宜官宜子孫焉此所以又以善頌次之也

漢百乳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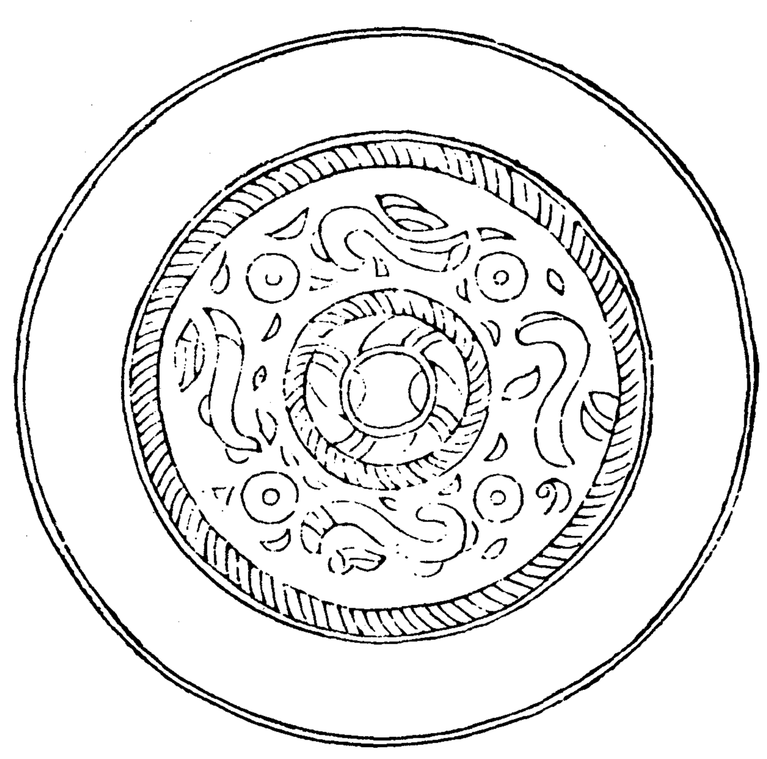
漢七乳鑑



漢四乳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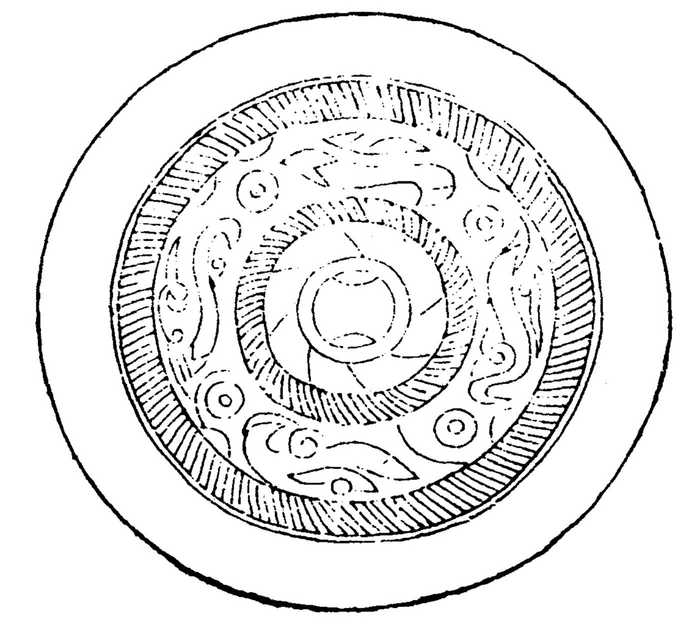
漢四乳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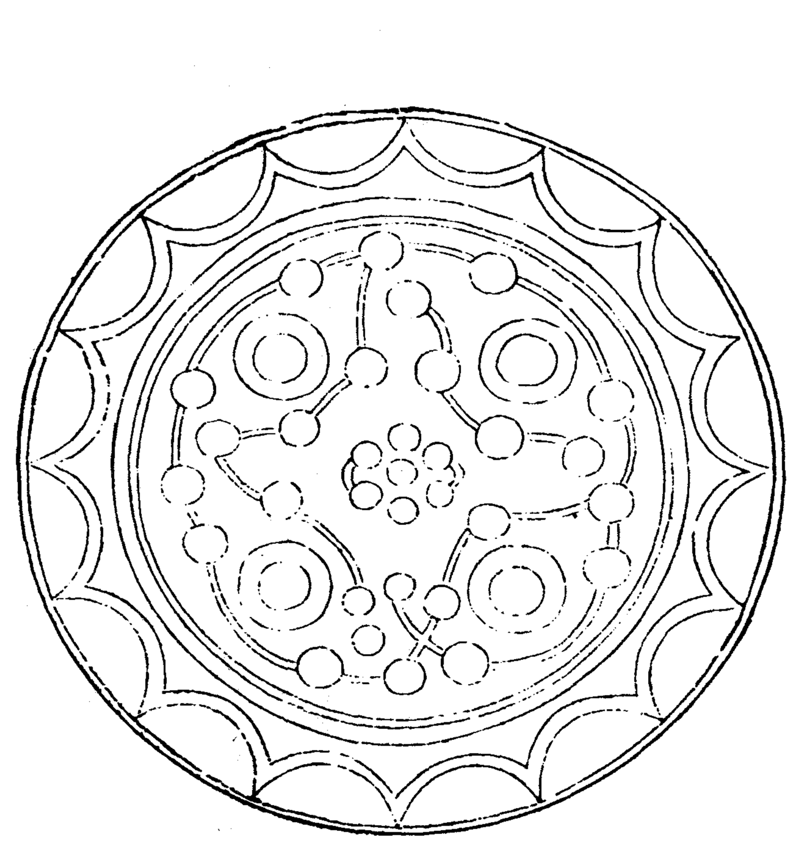
卷二九

二〇

漢四乳鑑三



漢素乳鑑



卷二九

二一

枚乳門

漢百乳鑑徑五寸八分重一斤三兩無銘

漢七乳鑑徑五寸四分重一斤三兩無銘

漢四乳鑑一徑三寸一分重五兩三分無銘

漢四乳鑑二徑三寸一分重四兩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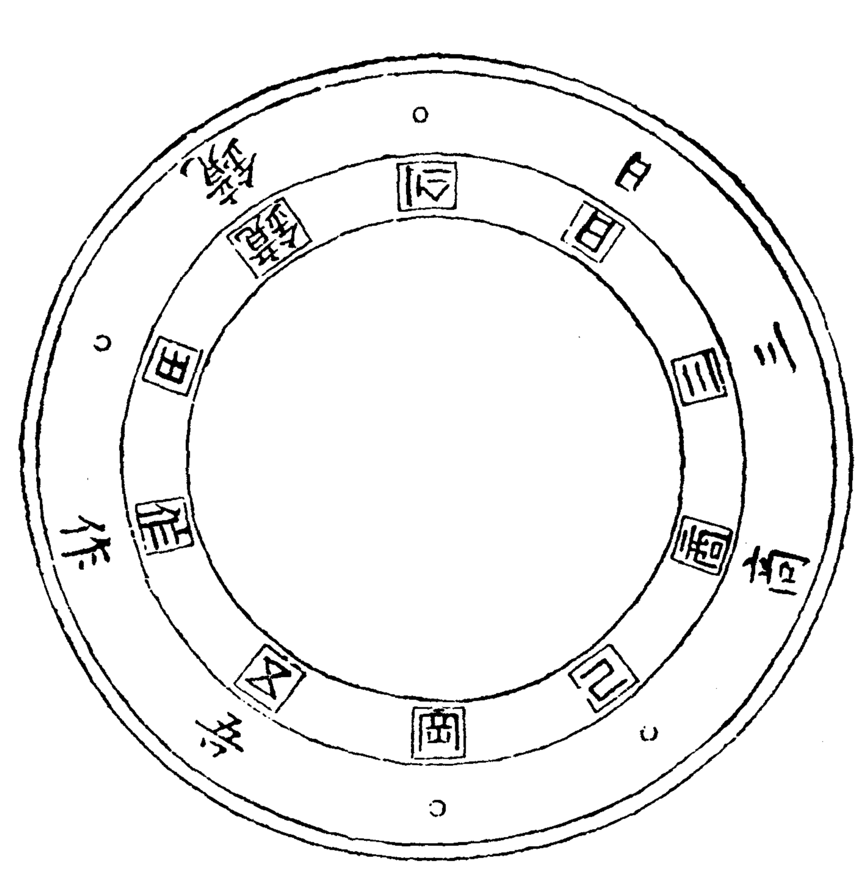
漢四乳鑑三徑二寸六分重三兩無銘

漢素乳鑑徑三寸三分重四兩無銘

右六鑑鍾有枚枚所謂乳也彝有乳乳所以養也蓋樂之聲所以養其耳酒之味所以養其體此其飾之以枚馬鑑亦有枚者所以燭其形而主養故也人所祝頌以養之至也故以枚乳次善頌之後

漢蟠螭鑑





漢龍鳳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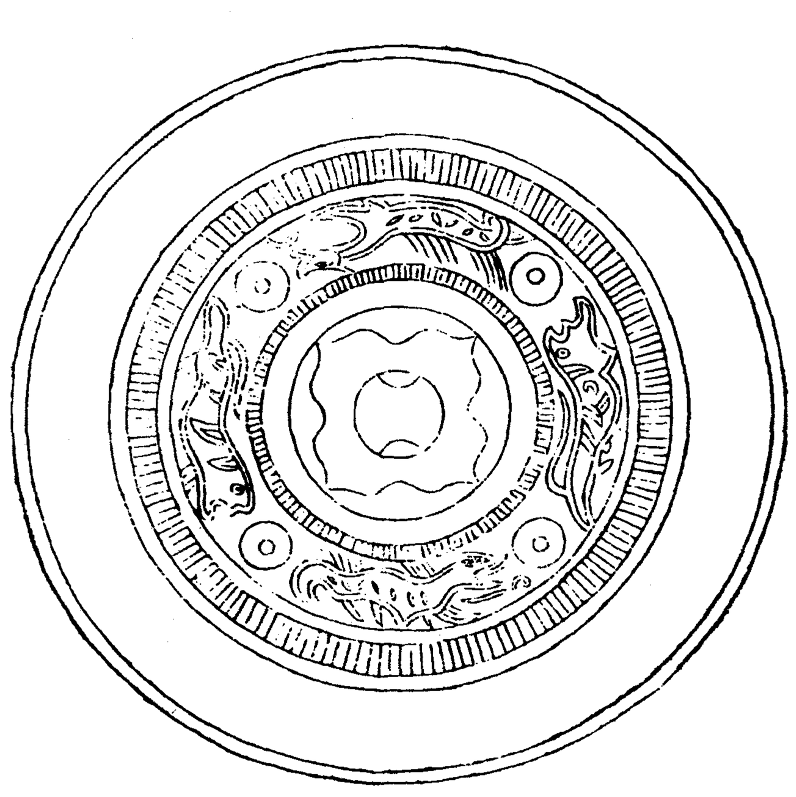
漢龍鵲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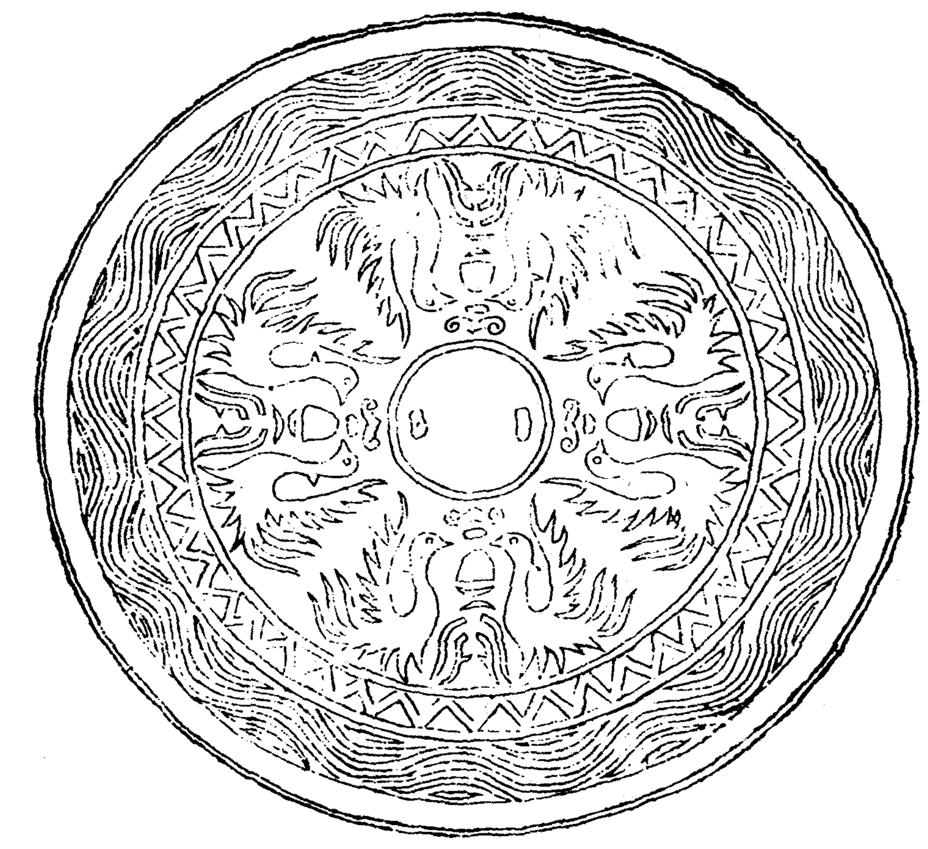
漢鼉龍鑑



漢虎龍鑑



漢雙鳳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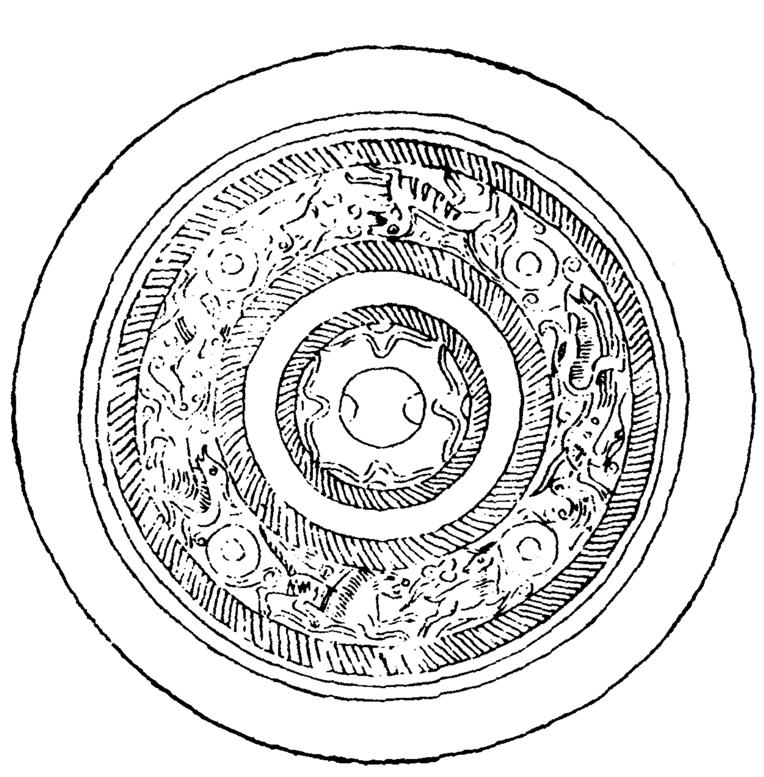
漢鳳馬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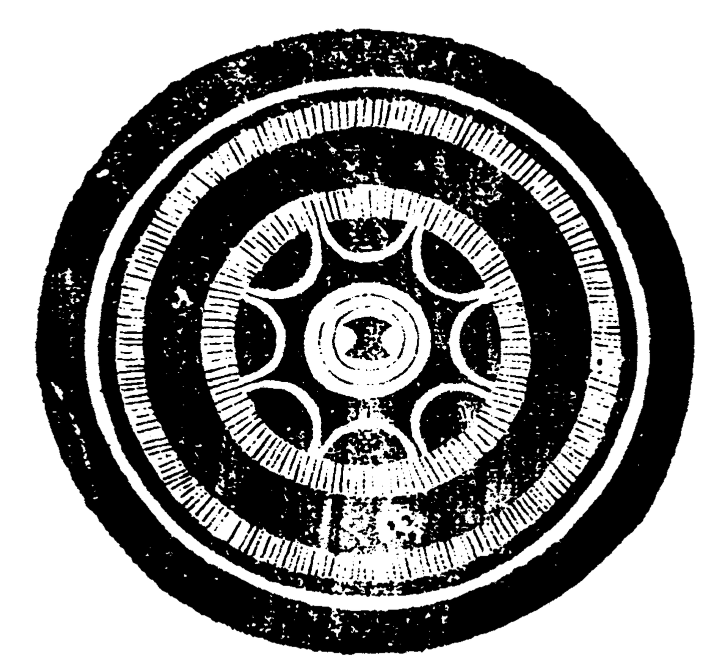
漢雉馬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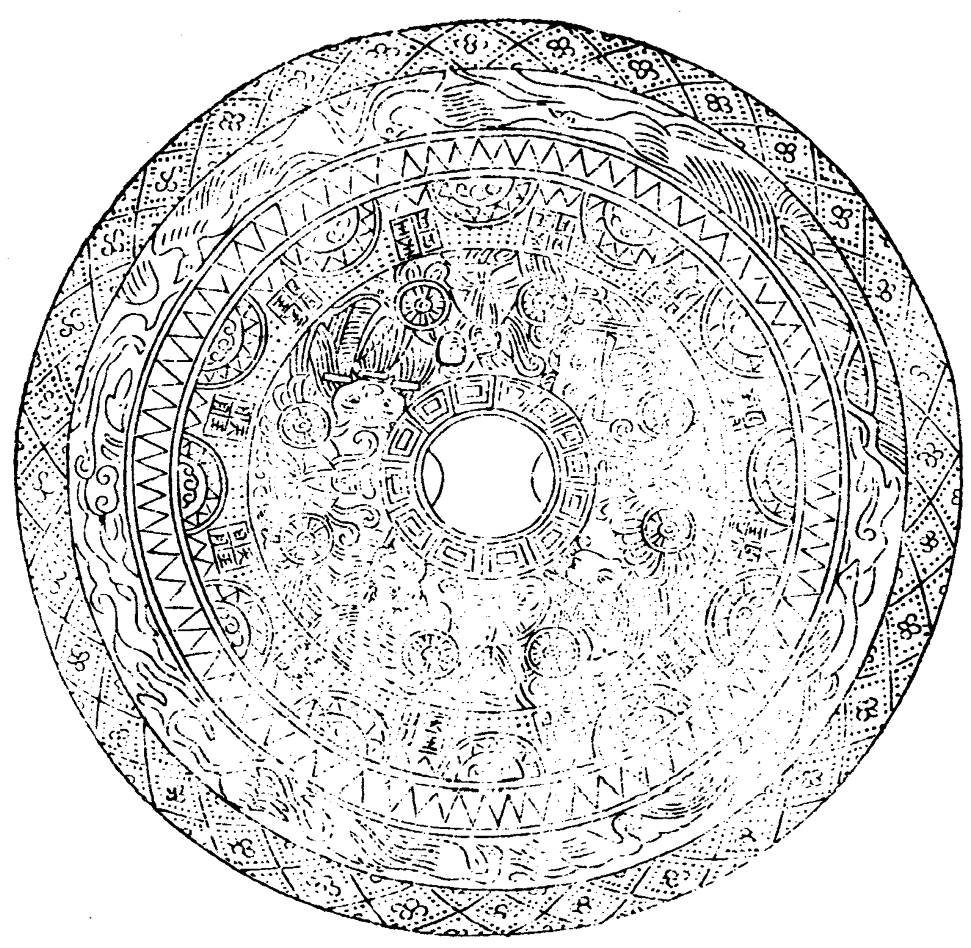
漢龍麟鑑



漢六花鑑



漢海獸鑑



卷二九 二八

漢海馬蒲萄鑑一



漢海馬蒲萄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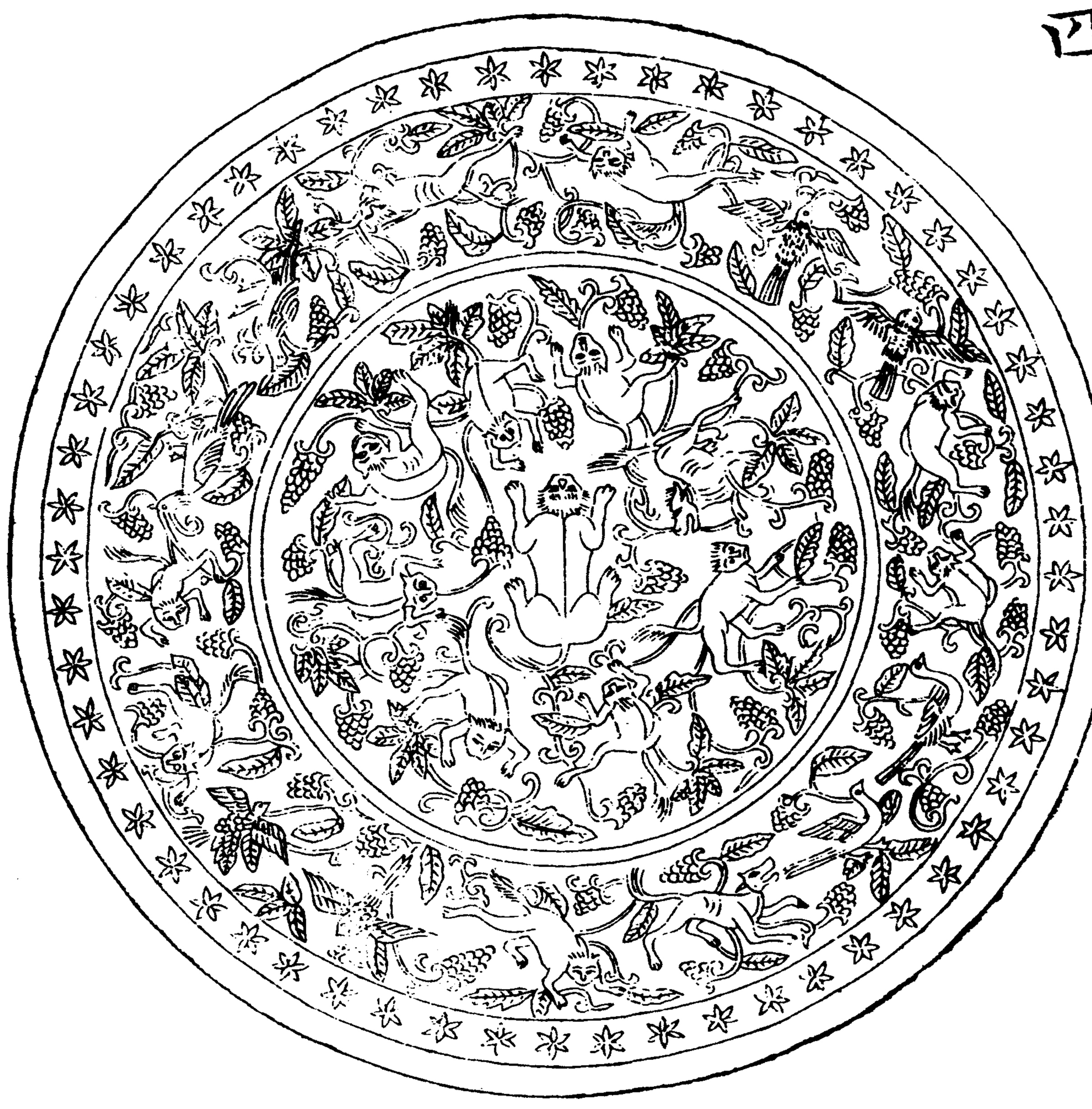


卷二九 二九

漢海馬蒲萄鑑三



漢海馬蒲萄鑑四



漢海馬蒲萄鑑五



漢海馬蒲萄鑑六



漢海貝方鑑



漢海獸朱鳳鑑



漢海馬狻猊鑑



龍鳳門

漢蟠螭鑑徑三寸七分重六兩銘一十字

漢龍鳳鑑徑六寸重一斤七兩無銘

漢龍鵲鑑徑四寸九分重一十五兩無銘

漢鼉龍鑑徑三寸六分重四兩七錢銘二字

漢虎龍鑑徑四寸一分重九兩無銘

漢雙鳳鑑徑五寸重一斤三兩無銘

漢鳳馬鑑徑八寸五分重三斤一十兩無銘

漢雉馬鑑徑三寸九分重十有一兩無銘

漢龍麟鑑徑五寸二分重一斤二兩無銘

漢六花鑑徑二寸九分重三兩無銘

漢海獸鑑徑四寸九分重一斤一兩銘四十八字

漢海馬蒲萄鑑一徑九寸七分重五斤六兩無銘

漢海馬蒲萄鑑二徑九寸六分重五斤五兩無銘

漢海馬蒲萄鑑三徑七寸四分重一斤一十五兩無銘

漢海馬蒲萄鑑四徑七寸七分重二斤二兩無銘

漢海馬蒲萄鑑五徑五寸七分五厘重一十五兩無銘

漢海馬蒲萄鑑六徑三寸五分重四兩無銘

漢海貝方鑑自方三寸重五兩二分無銘

漢海獸朱鳳鑑徑九寸二分重四斤一十二兩無銘

漢海馬狻猊鑑徑七寸三分重二斤五兩無銘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十九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三十

鑑三 三十八器

龍鳳門

唐 一十五器

龍鑑

雲龍鑑

雲龍八花鑑

雲龍花雀鑑

鸞鳳鑑

舞鳳狻猊鑑

蓮鳳鑑

鳳銜花鑑

鹿鳳蒲萄鑑

象鑑

饕餮鑑

瑞圖鑑 銘四十三字

寶花鑑

海獸鑑

海獸蒲萄鑑

素質門

漢 一器

純素鑑

鐵鑑門

隋 一器

十六符鐵鑑 銘三十四字

唐 二十一器

二十八宿鐵鑑 銘六十一字

八卦鐵鑑一 銘二十二字

八卦鐵鑑二 銘二十八字

十二辰鐵鑑 銘二十四字

日月鐵鑑 銘四十字

鳳龜八卦鐵鑑

八卦龜鳳鐵鑑
四靈八卦鐵鑑
八卦方鐵鑑
八角八卦鐵鑑
千秋萬歲鐵鑑 銘八字
玉堂鐵鑑 銘一十六字
自明鐵鑑 銘二十字
晉陽龍鐵鑑 銘四十六字
戲水龍鐵鑑
鳳花鐵鑑
雙鳳鐵鑑
花雀鐵鑑
寶花鐵鑑一
寶花鐵鑑二
素圜鐵鑑

八卦龜鳳鐵鑑
四靈八卦鐵鑑
八卦方鐵鑑
八角八卦鐵鑑
千秋萬歲鐵鑑 銘八字
玉堂鐵鑑 銘一十六字
自明鐵鑑 銘二十字
晉陽龍鐵鑑 銘四十六字

唐雲龍鑑



唐雲龍八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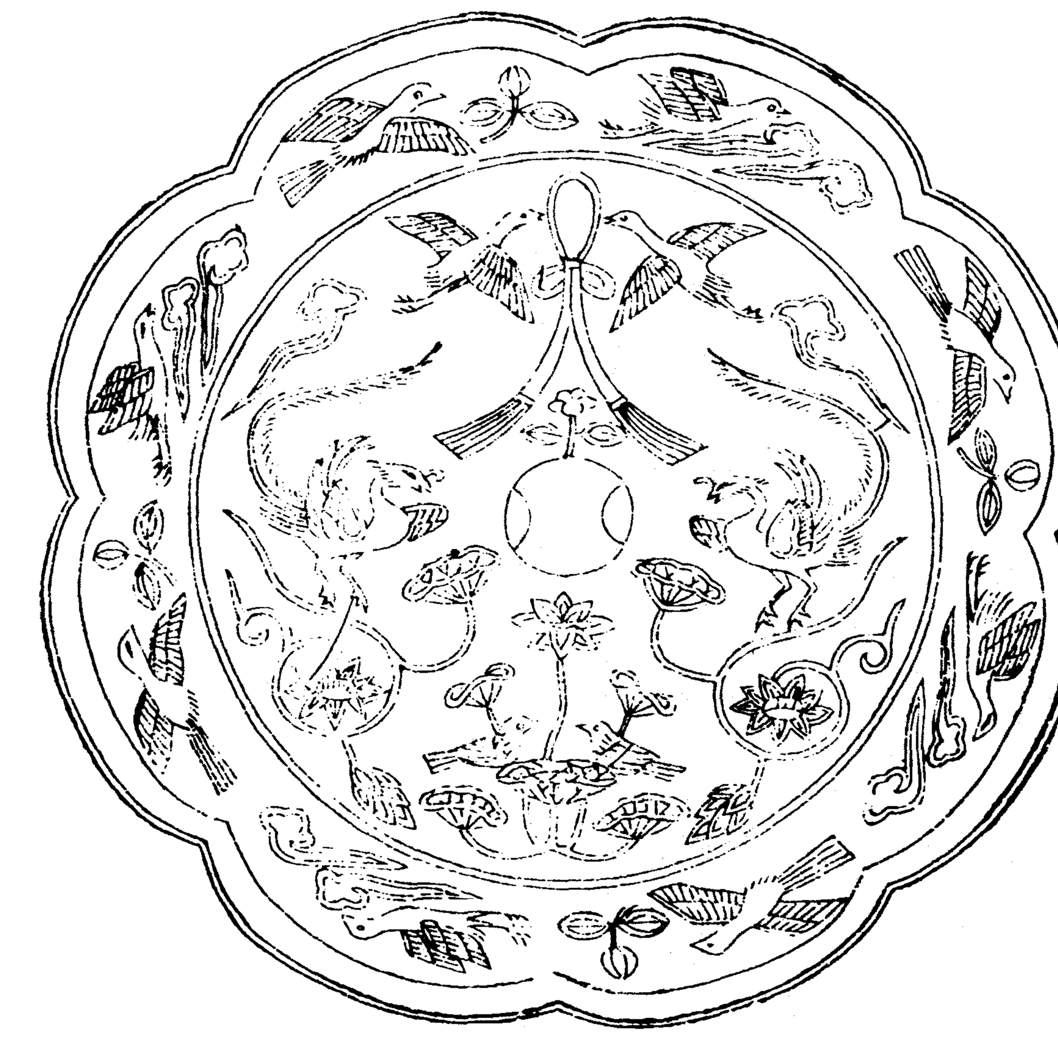
唐雲龍花雀鑑 闕

唐舞鳳狻猊鑑



唐鸞鳳鑑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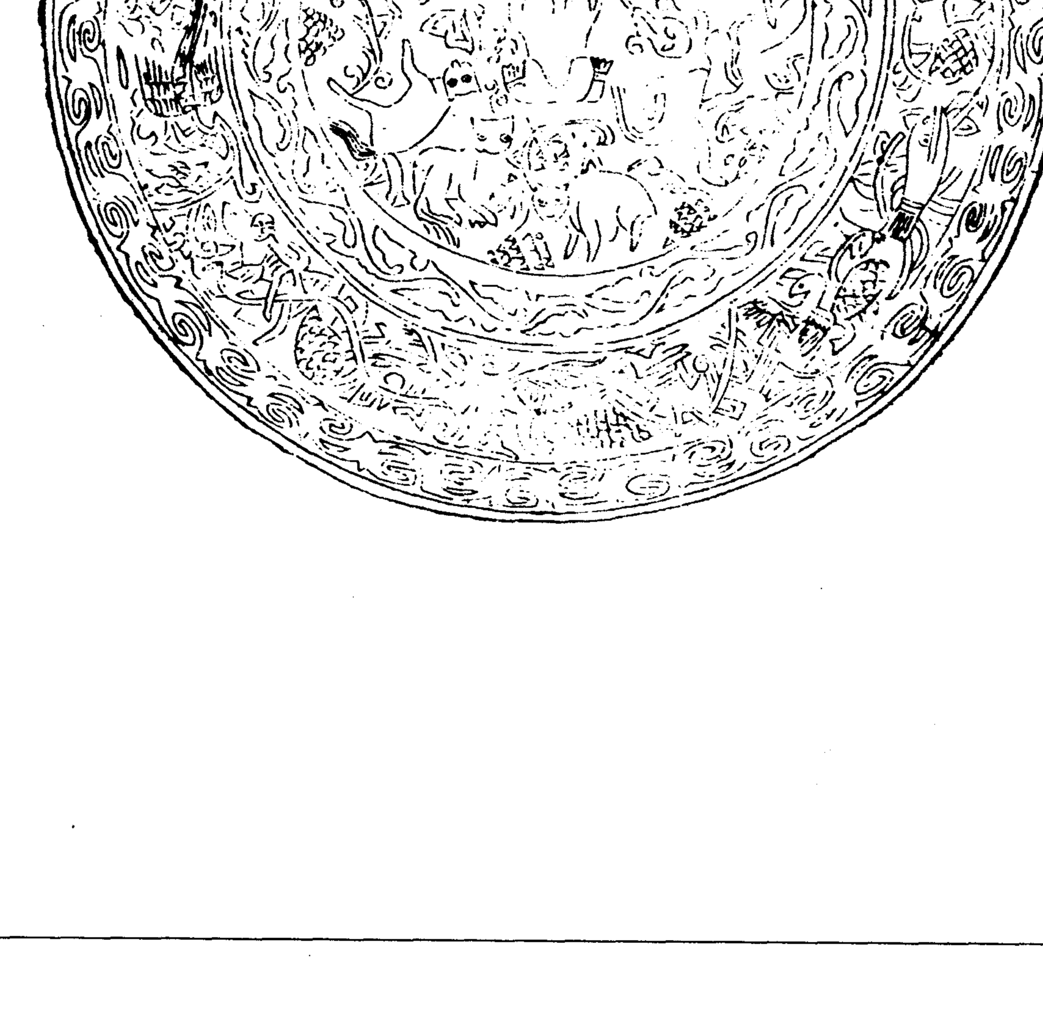
唐蓮鳳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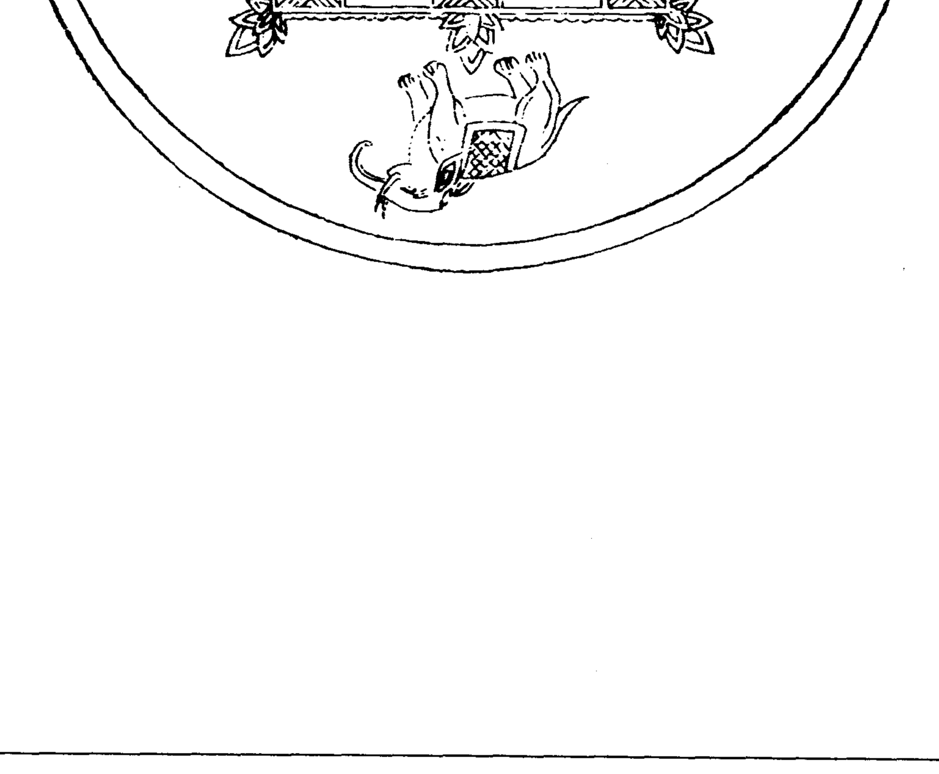
唐鳳銜花鑑



唐鹿鳳蒲萄鑑



唐象鑑



唐饕餮鑑



唐瑞圖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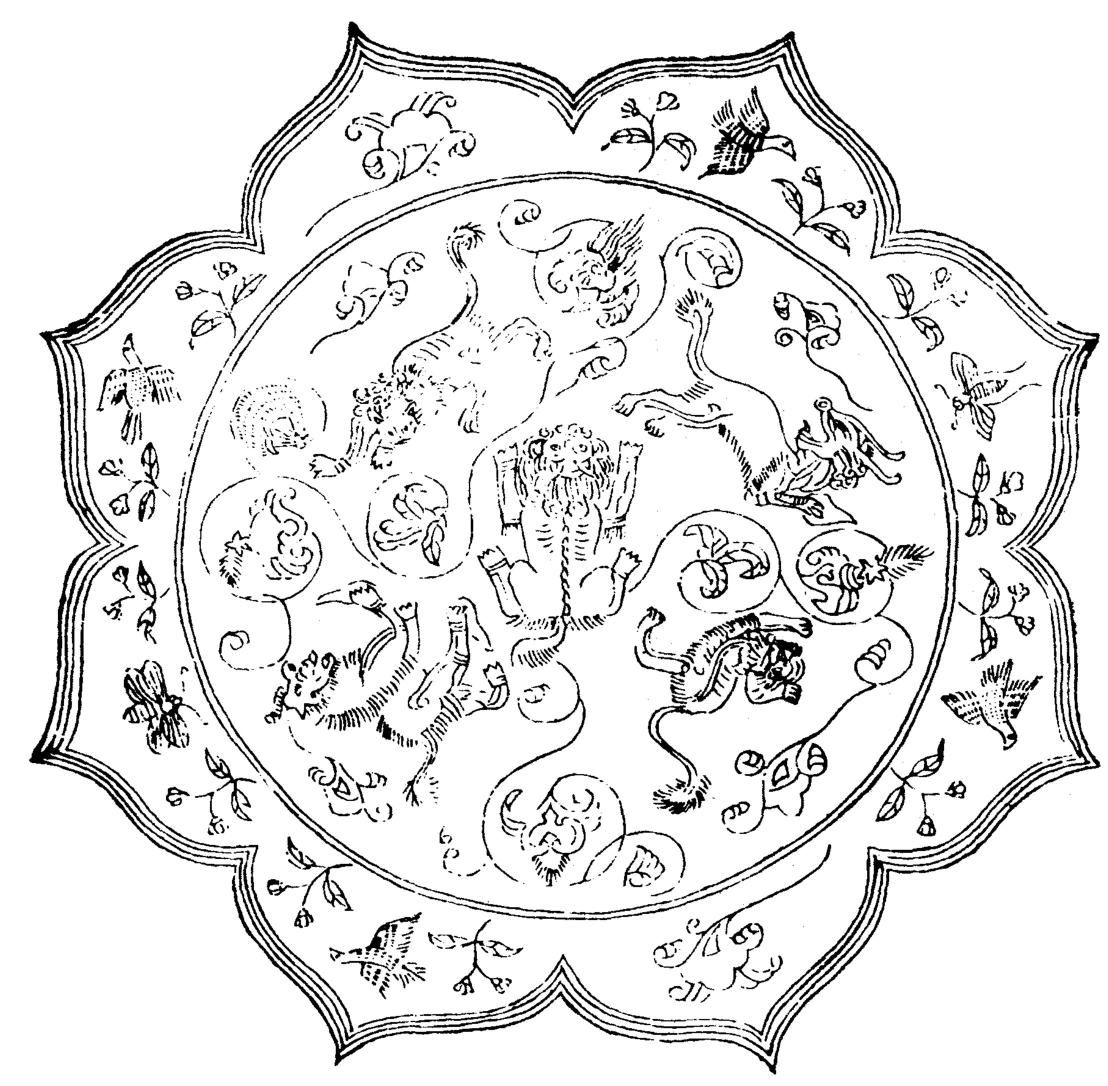
唐寶花鑑



唐海獸鑑



唐海獸蒲萄鑑



龍鳳門

唐龍鑑徑八寸八分重三斤十有五兩無銘

唐雲龍鑑徑三寸八分重十有一兩三分無銘

唐雲龍八花鑑徑六寸三分重十有二兩無銘

唐雲龍花雀鑑徑六寸二分重一斤九兩無銘

唐鸞鳳鑑徑六寸一分重二斤十有五兩無銘

唐舞鳳狻猊鑑徑七寸五分重三斤無銘

唐蓮鳳鑑徑八寸二分重三斤一十兩無銘

唐鳳銜花鑑徑七寸六分重四斤六兩無銘

唐麃鳳蒲萄鑑徑六寸五分重一斤十有四兩無銘

唐象鑑徑六寸五分重二斤七兩無銘

唐饕餮鑑徑五寸四分重一斤三兩無銘

唐瑞圖鑑徑六寸五分重二斤三兩銘四十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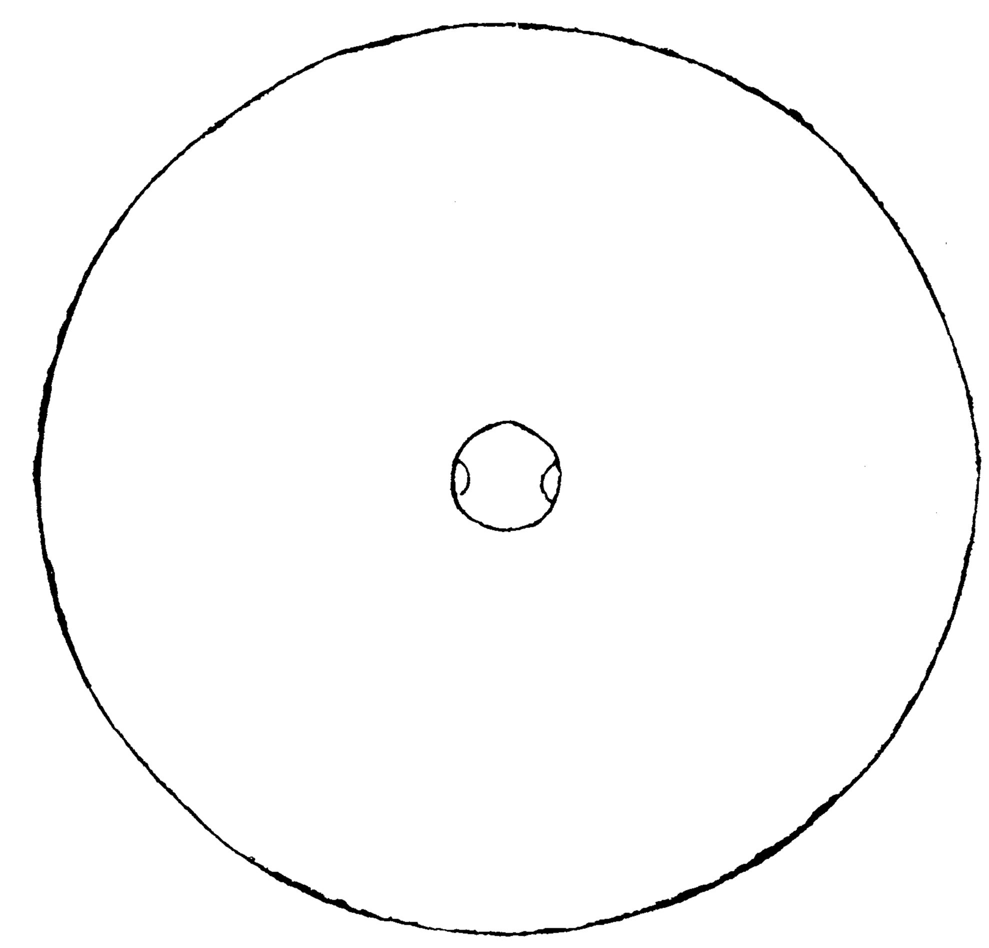
唐寶花鑑徑一尺二寸重八斤四兩無銘

唐海獸鑑徑五寸重一斤十有四兩無銘

唐海獸蒲萄鑑徑八寸三分重四斤五兩無銘

右三十五鑑凡致養之道不特人然也鳥獸草木皆有之是以至治之世百獸率舞鳳皇来儀以至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有如由儀萬物得極其高大有如崇丘皆致養然也此又次之以龍鳳花鳥海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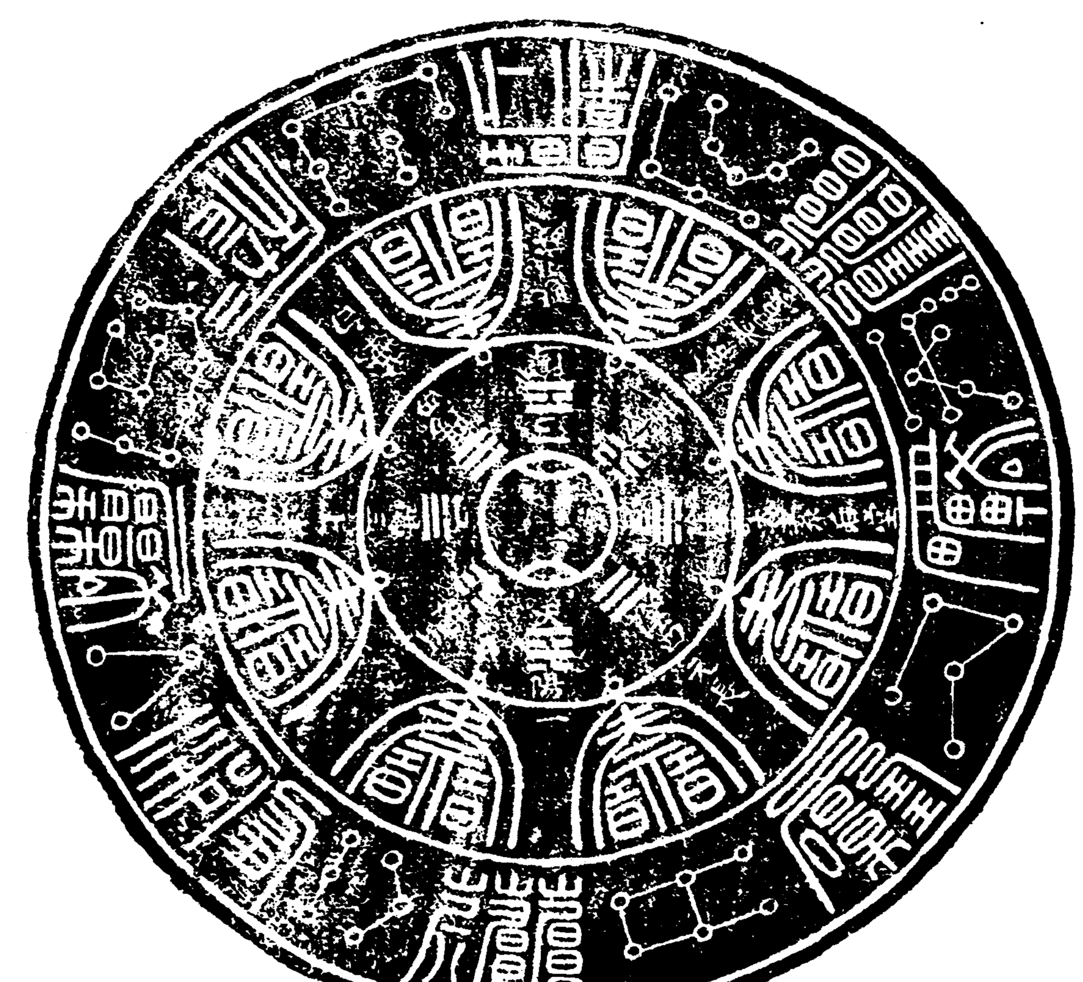
漢純素鑑



素質門

右一鑑徑五寸四分重一斤一兩無銘列子曰太初未見氣也太易氣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然則氣變而有形形具而有質則色色自是而起矣故以純質者終之

隋十六符鐵鑑



唐二十八宿鐵鑑



唐八卦鐵鑑一



唐八卦鐵鑑二



唐十二辰鐵鑑



唐日月鐵鑑



唐鳳龜八卦鐵鑑



卷三〇

一七

唐八卦龜鳳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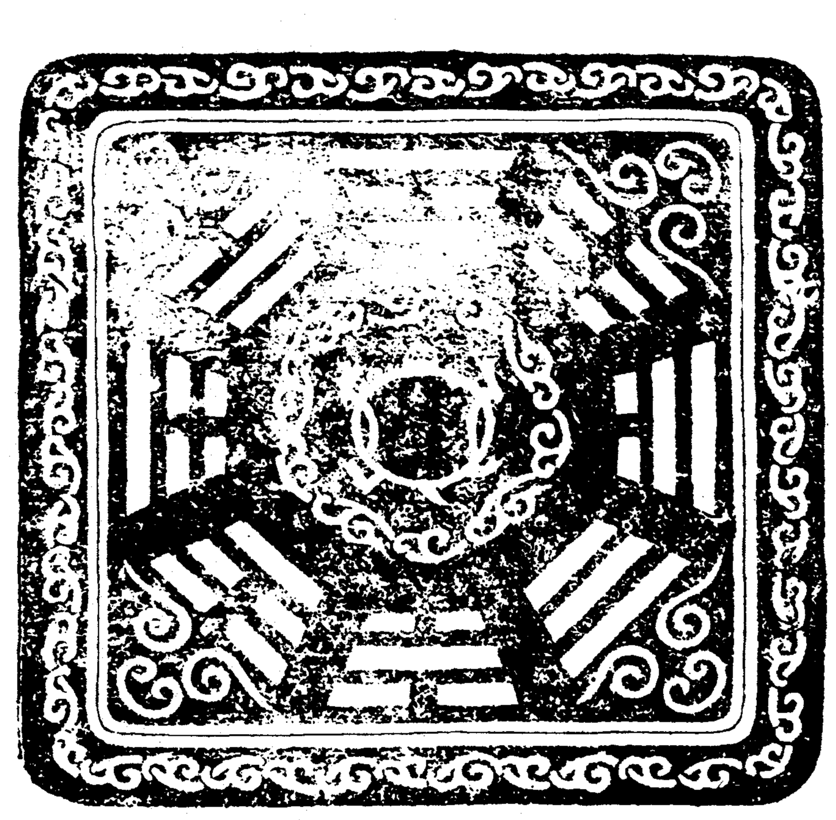
唐四靈八卦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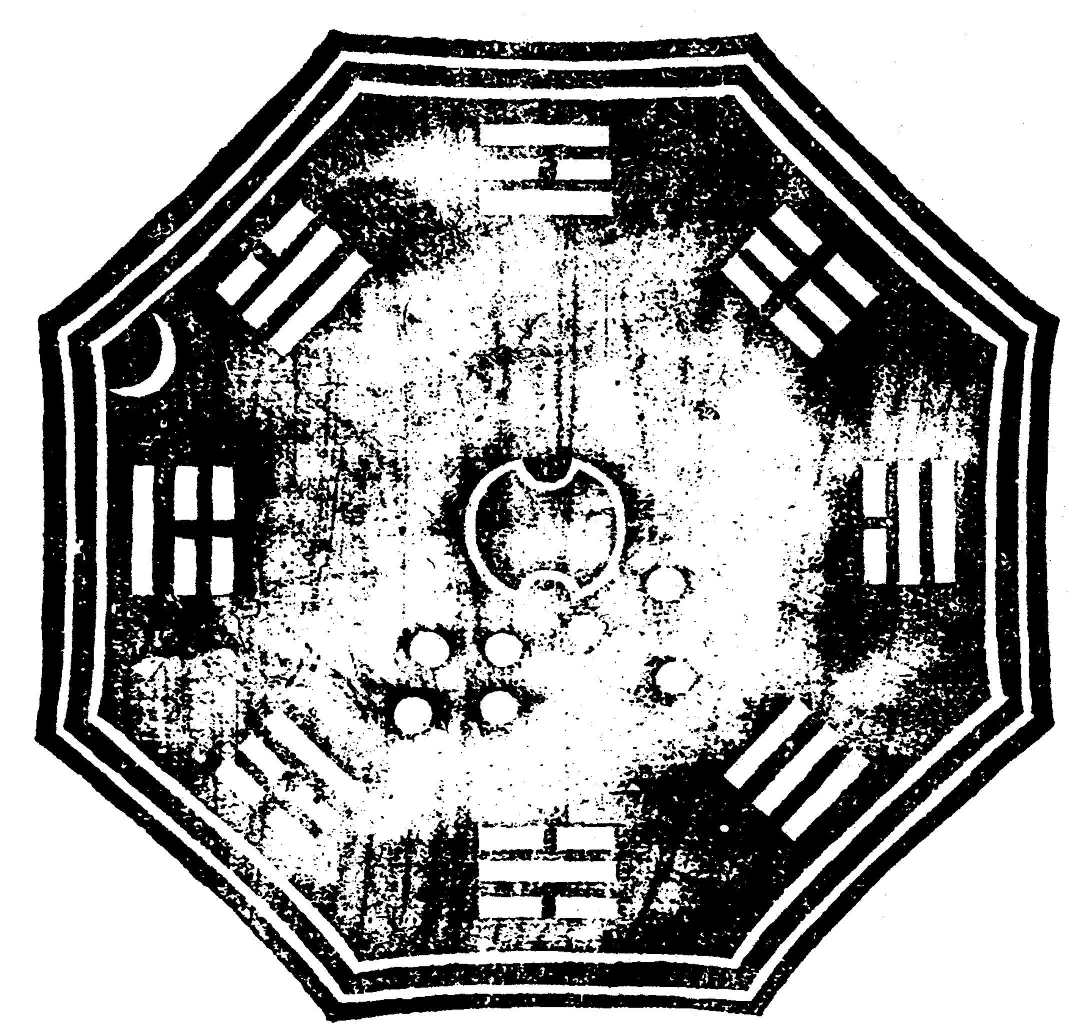
卷三〇

一八

唐八卦方鐵鑑



唐八角八卦鐵鑑



唐千秋萬歲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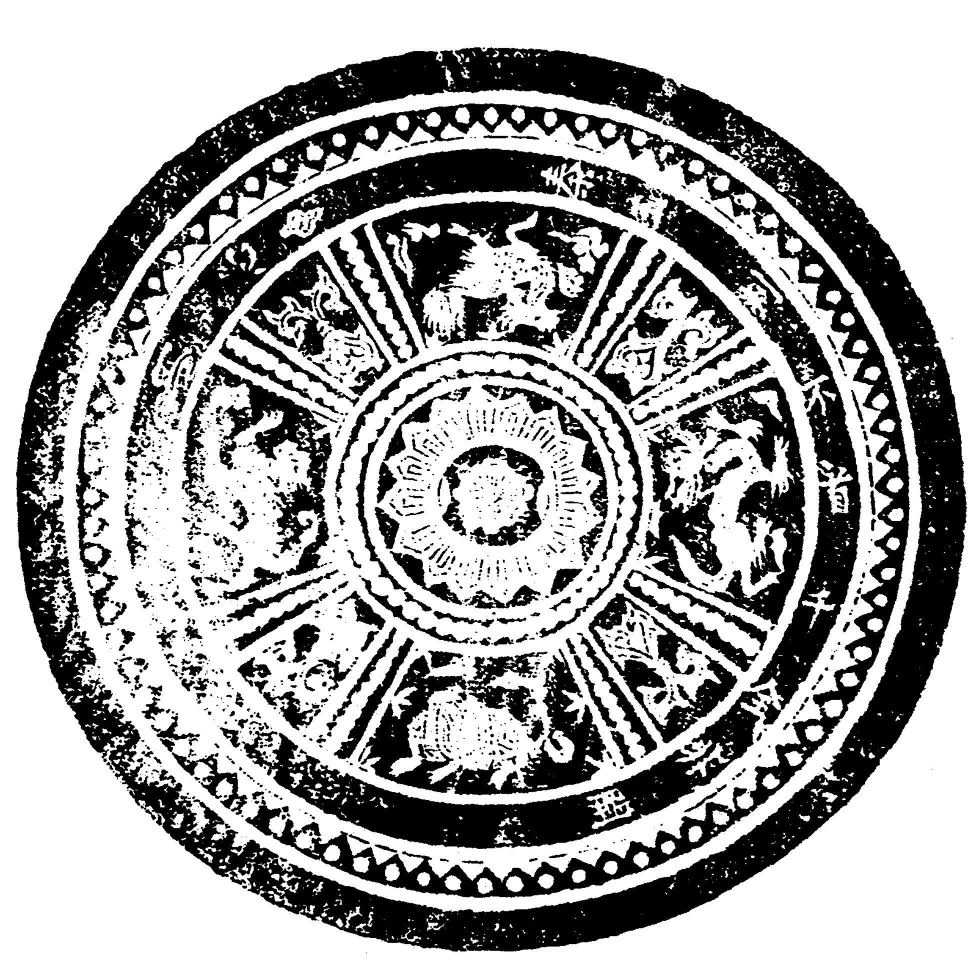
卷三〇

一九

唐玉堂鐵鑑



唐自明鐵鑑



卷三〇

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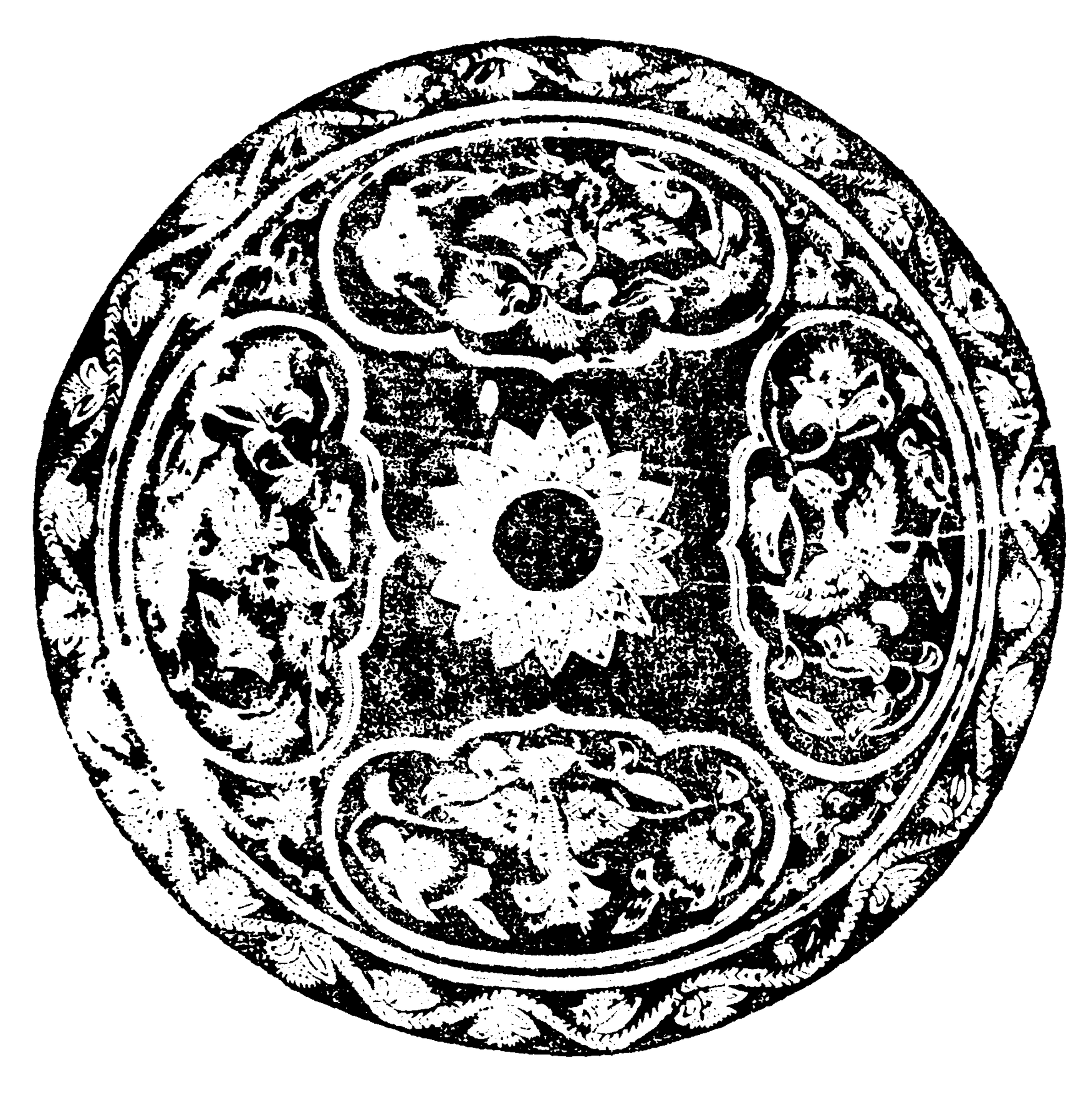
唐晉陽龍鐵鑑



唐戲水龍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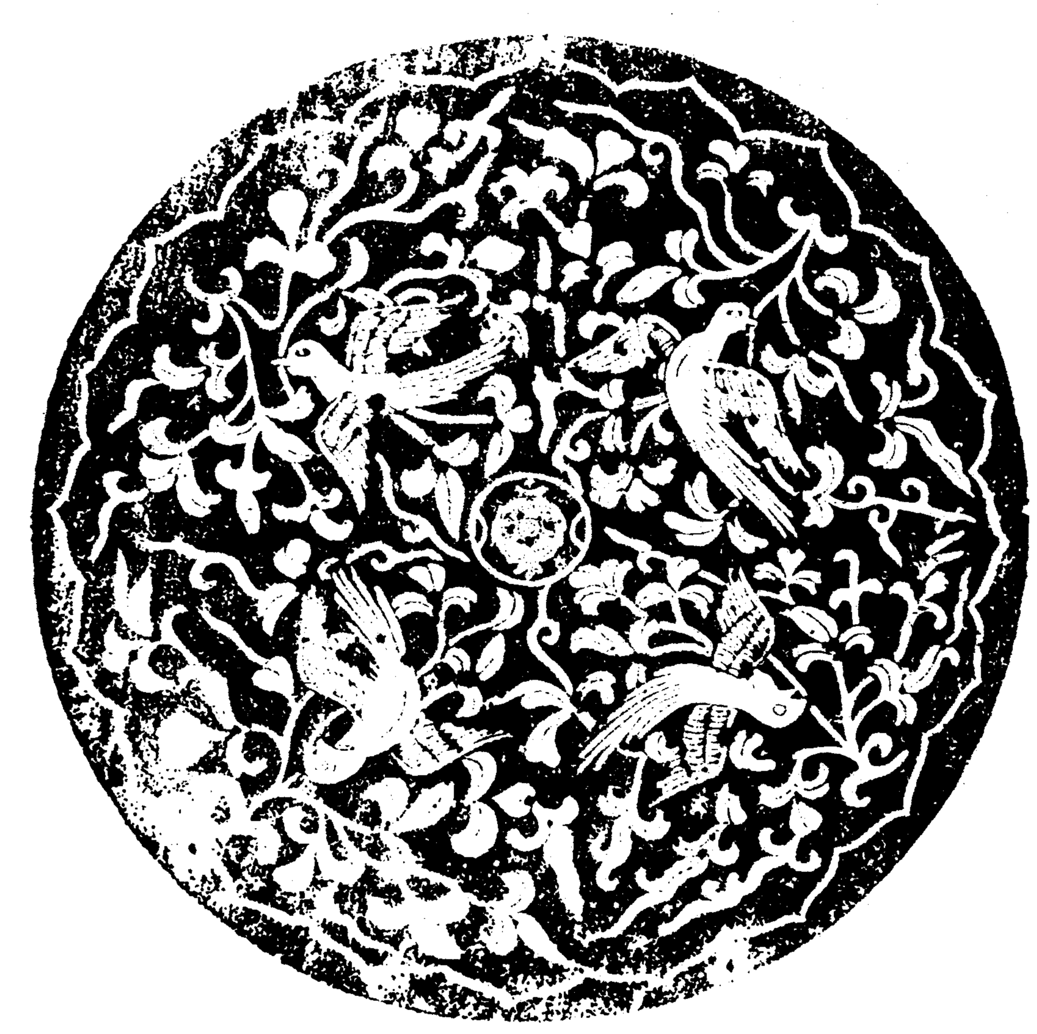
唐鳳花鐵鑑



唐雙鳳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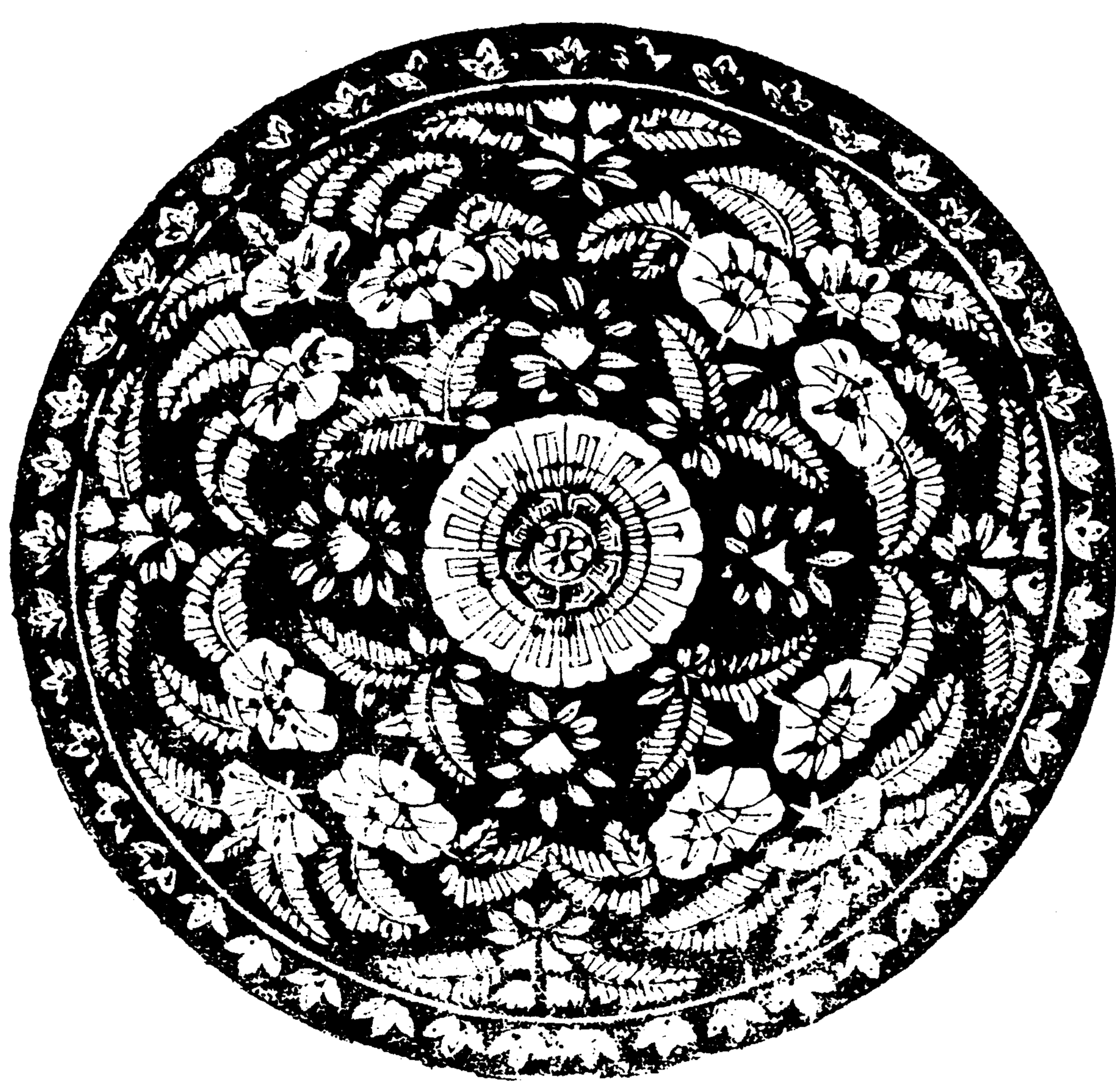


唐花雀鐵鑑



卷三〇 二三

唐寶花鐵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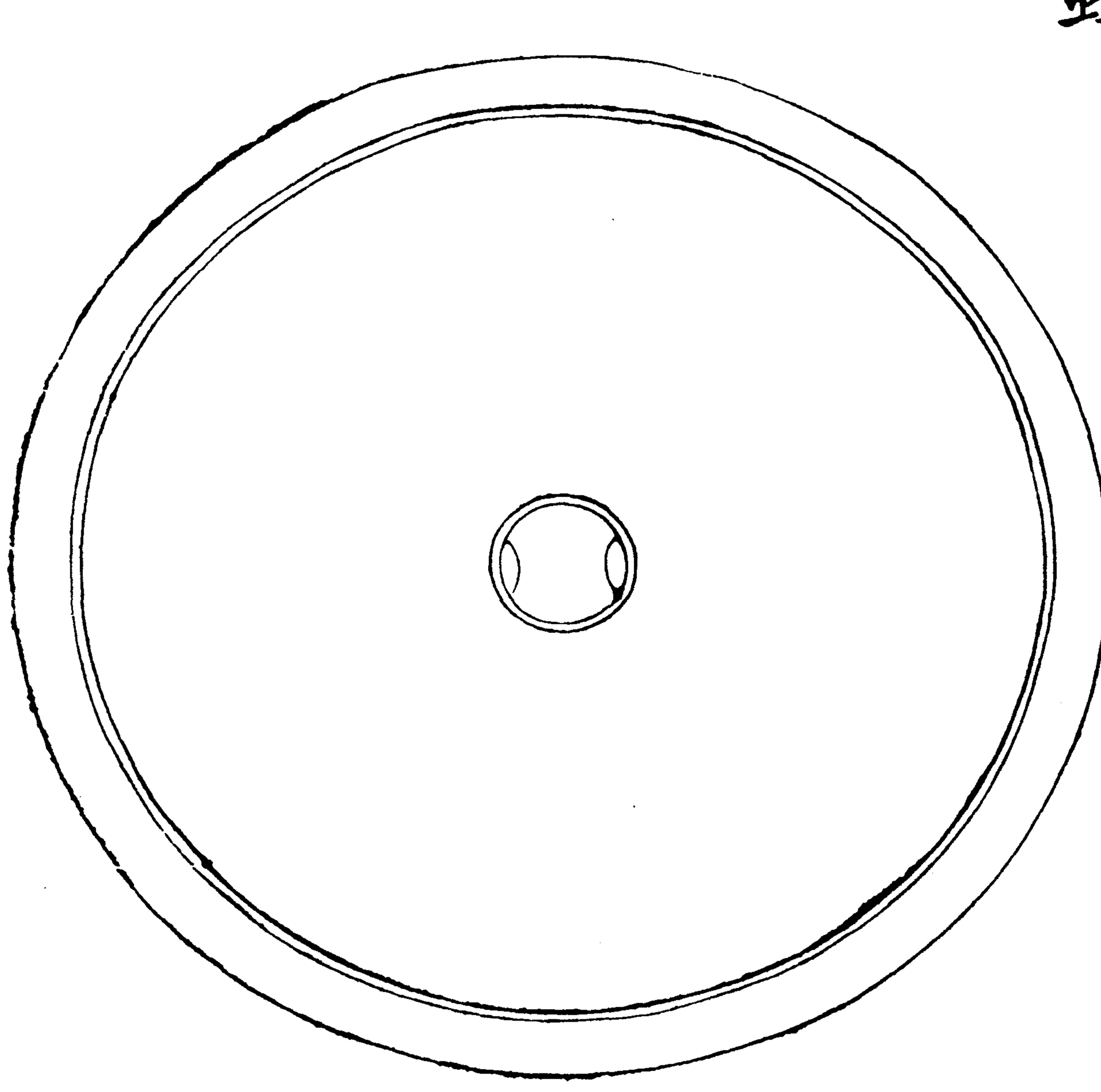


唐寶花鐵鑑二



卷三〇 二四

唐素圜鐵鑑



鐵鑑門

隋十六符鐵鑑徑七寸九分重一斤十有一兩銘三十四字

唐二十八宿鐵鑑徑七寸二分重二斤五兩銘六十一字

唐八卦鐵鑑一徑八寸重三斤六兩銘二十二字未詳

唐八卦鐵鑑二徑七寸二分重二斤十有一兩銘二十八字

唐十二辰鐵鑑徑七寸九分重三斤一十兩銘二十四字未詳

唐日月鐵鑑徑五寸八分重十有一兩銘四十字

唐鳳龜八卦鐵鑑徑一尺二分重四斤有半無銘

唐八卦龜鳳鐵鑑徑八寸三分重三斤四兩無銘

唐四靈八卦鐵鑑徑七寸二分重三斤無銘

唐八卦方鐵鑑徑四寸九分重一斤十有二兩無銘

唐八角八卦鐵鑑徑七寸八分重二斤七兩無銘

唐千秋萬歲鐵鑑徑七寸六分重三斤十有五兩銘八字

唐玉堂鐵鑑徑一尺一寸六分重九斤有半銘一十六字

唐自明鐵鑑徑七寸一分重二斤十有四兩銘二十字

唐晉陽龍鐵鑑徑八寸三分重二斤一十四兩銘四十六字

唐戲水龍鐵鑑徑七寸四分重一斤十有二兩無銘

唐鳳花鐵鑑徑七寸五分重二斤五兩無銘

唐雙鳳鐵鑑徑八寸四分重二斤有半無銘

唐花雀鐵鑑徑七寸一分重三斤四兩無銘

唐寶花鐵鑑一徑八寸重二斤三兩無銘

唐寶花鐵鑑二徑七寸九分重一斤十有四兩無銘

唐素圜鐵鑑徑八寸重一斤一十兩無銘

右五金皆金莫不有序以泉貨言之則銅為上鐵次之以方言之則銅者南方之金而鐵之位北也於是凡銅鑑者先焉鐵者置其後

乾隆丙午季秋而都弟晨曉峰氏校勘于槐蔭艸堂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三十

博古圖跋

古人為學左圖右書以詮之圖寫言表言之默契若車之有輪是以聖人觀於河圖洛書之以畫後世書契寢繁而圖象亡矣予燕覽茲以暇竊謂古人圖書之義庶幾其在茲乎夫物之神也當其在治雷以鼓震彼龍捧鑪太一下觀刻神聖之重器鏤美五精取象百物若山龍火藻各有意象奈何之其泯之也翻刻者不下數家往往騖於淫巧以衍時好殊失古質渾噩之氣予摹古致中用布佳素何因

好者倘因筌以得言因圖以求象於

兹其或有契焉無徒睇而文具爲也

皆

萬曆庚子至日古鄣公弘吴萬化識

於石林尊生齋

（明）胡文焕輯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總説一卷

據明萬曆自刻本影印

古器具名凡例

一是書先博古圖次考古圖又次欣賞編其欣賞編中多有出於考古圖者名雖同而式或異則擇其善次所不拘

一鼎彝尊罍之類凡有一名色者則取其一器以具之如取一鼎則他鼎不復重故目之曰古器具名是蓋一器之總名若稱鼎稱彝稱尊稱罍是已非若商周秦漢文王夔龍百乳虎首之名也

一器必皆擇其善者以備考閱如一名之中善者居多因限於一不能無遺也如器僅能具名則雖有未善亦所取入以求名之是具

一名同而式有不同者亦唯取一為定或式似而名有各異者此又以名為主雖式似不妨取之

一內既有鑑而又有氷鑑如此之類其名若同然實器有不同而用亦有所不同也寧皆具之不為重複

一內有一器而二名者則必併之為一其下復註明曰一名某如此庶便博考

一有減小樣製者原本皆註之今本改小便夫游覽大都減小樣製者此中居多且其自有分寸不復加註

一凡有銘者皆照書篆字而不加釋此固從器當然然亦本小無隙耳嗜古玩者又獨不能釋之哉若後考古中有器一二銘篆少有不同者則寧從其首節為是

一器之總論唯博古圖有之今另附于卷後庶博考者為無遺嘆

一器之有名者外此數書何能管窺蠡測哉縱有耳目之得亦不敢妄具以溷禮樂如

時器非古更所當斥
一說中頗有闕文今寧從之不取妄以臆見添補以貽博考者哂
一舊刻皆前圖後說今改為左圖右說庶使覽者無翻揭之勞
一博古諸圖自宣和至今未免遺佚器之于名或有掛漏處幸同志者正而補之

古器總說附

鼎鼐總說

錢唐　胡文煥　德甫　輯

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纔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

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容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晋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饕餮間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盂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鼐之絕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

干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弟曰乙齊悼之子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頃之臣有丑父名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圜者如父癸季娟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銘迺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為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沈子作盉而銘曰寶尊孟金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已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

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鳳婦作鬲而銘之曰彝父辛作卣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鬲也甗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舟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爾非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劒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辨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為時而出者莫知其極惟考覈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

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

尊罍總說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　裸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酌獻用於人亦　於神裸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彝舟相為先後而行之然周官鬯人先尊以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彝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裸既裸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纘之必資諸罍此詩所謂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之義矣於司尊彝之職有六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

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廣六尊之數也至於罍則一種而已有六罍所以副六尊耳夫尊有六而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則凡春祠夏禴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烝其朝獻饋獻之所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踐再獻之所用也若夫爾雅不言尊而曰彝卣罍器也者謂彝卣罍皆盛酒尊意其尊必有罍亦猶彝之有舟斗又一家之說也且尊之用於世久矣泰尊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合而言之總謂之尊彝以周兼四代之禮故皆有之周官言六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它傳則分而言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凡以彝之為常也故曰上尊而已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載故器之所皆曰彝至周之文武制作未備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銘間未易焉今台公尊文考尊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

彝舟總說

周官載六彝之說則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與夫虎蜼之屬也釋者謂或以盛明水或以盛鬱鬯其盛明水

則雞彝斝彝虎彝是也其盛鬱鬯則鳥彝黃彝蜼彝是也彝皆有舟焉設而陳之用為禮神之器至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酌以祼莫不挹諸其中而注之耳然器以藏禮載禮而行之則即器以明其用而器固不能常存也繇是去古既遠或失其傳而當世無從稽考往往遂為一時穿鑿臆說而聚訟紛糾當年莫能破其謬妄焉國家因積德百年之後講禮明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壤之奧者四方來上如鐘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因暇日悉討論其義多得於款識銘文之間於是彝舟亦較然詳辨而誤先儒之失也彼殊不知彝之有舟蓋其類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餅之與罍焉先儒則以謂舟者其形如盤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豈其然歟今之所存有如敦足舟垂花舟大略與彝僅似則其為相須之器斷可見矣然雖夫所謂彝則法之有常而寓於器者皆可謂之彝故周之伯寶卣其銘有曰尊彝周之名公尊亦曰父乙寶尊彝也若夫特謂之彝則惟周官六彝為正名無二焉

卣總說

卣之為器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彝至周則鬱鬯

之尊獨謂之卣蓋周官尊彝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其實所謂六彝者鷄鳥斝黄蜼虛也六尊者獻象著壺泰山也而祫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齊三酒通鬱鬯各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八禘祭則禘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闕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六是則通於鬱鬯二尊者其所以為卣也何以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皆實鬱鬯知其為卣明矣蓋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則取芬香條達而和暢發於外卣之所以為中者唯其備天地中和之氣非有事於形氣之末而已凡所以錫有功賞有德　亦使其强不過中　後不失夫至中之道故爾然彝也尊也卣也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有所不同賈公彥以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爾雅亦曰卣中尊也故取其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其德足以成天地而配之者也故卣所以實之鬱鬯者義在茲歟

瓶壺總說

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彝逮於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

彝用於門內然壺用雖一而方圓有異故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固用圜壺之方圓蓋見於此至於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東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為下蓋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銅後作螭麟鸜鵒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鏤矣然賈至稱漢雖三代之政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可觀也已

爵總說

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器是也蓋爵於飲

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至官昏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攷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鑒前古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從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之

附八

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攷諸爵前若噣後若尾足修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為耳及求之禮圖則刻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是皆漢儒臆說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器則豈復有是陋哉

斝觚斗卮觶角等總說

大告戒不生於理之有餘而起於言之不足大道之世天下為公何嘗切切於是迨夫禮義修於後世之偽法度立於至情之衰故創一器則必有名指一名則必有戒異代因襲不一而足自三王以來各名其一代之器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若曰斝曰觚曰斗曰卮曰觶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賓之初筵有曰賓既醉至載號載呶其終也至於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斝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所在昔人固有酌以大斗者若成王養老乞言而載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卮不見於禮經而莊周謂卮言

附九

日出者以其言猶卮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卮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卮酒之賜則知卮之為器其來尚矣若夫觶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則名自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為觶四升則為角及其飲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如是而已耳然禮失於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制既陋而後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炅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

敦總說

厥惟禮初汙尊杯飲蕢桴土鼓惟時通誠導和而鬼神可致若乃後世烝享盡九州之味韶濩備九成之舉然後視禮初之制者為不足施於今是豈古拙而今乃工耶此制作之君與時為損益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亦非好異而作古也時異則迹異耳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用土中古則用金或以玉石或以木為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為會無耳足者以為廢或與珠槃類或與簠簋同以名求之則名不同或以為土簋或以為玉盞以

用求之則用不同或以盛血為尸盟者之所執或以盛黍稷為內宰之所贊以數求之則數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小宰則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此敦之制故不可以類取之也今歷觀其器書畫蟲鏤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麗求合於古則不可得而定論故今所見形器一體而類多者有若鼎三足腹旁有兩大耳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卻之可置諸地者如郝敦伯庶父敦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其間形器不一方之郝敦諸器小異而無蓋若哆口圈足下連方座者毀敦是也上釴兩耳者周姜敦是也耳有珥足作圈者伯敦億敦周虔敦是也自毀敦而下四器雖形器不一終不失敦制而又皆銘之為敦因以附諸敦之末豈古人形制與時為宜而有所不同耶抑道衰禮壞度數與之為因革也於是若稽上古而議禮之臣因兹以成一代之典由是禮文燦然華弊陋於前古可謂盛矣彼若禮圖之制鏤龜為蓋繪形亦中與古制無略似者殆亦學禮之士沿襲傳注之謬補遺完缺止能傳其所聞使夫觀乃器稽乃時雖俟百世其無惑矣

簠簋豆鋪總說

禮始於因人情而為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器而後行則簠簋之屬由是而陳焉然去古既遠禮文寖失遭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則諸儒臨時從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為外方而內圓以簋為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梁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方圓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冶鑄之妙而銘

載槃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鏤形者所能髣髴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者夏以楬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制作雖殊所以為實濡物之器則一也昔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慈惠之燕訓恭儉之饗亦待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凡以尚德也卿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凡以尚齒也然則用豆之義其可忽諸嘗考制

字之法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故孔子於造次之間與夫荅問之際嘗眷眷於此者蓋為是爾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器舊以其鋪之聲與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攷簠之器方而鋪之器圜又自與豆登略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之豆亦曰養豆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鋪陳薦獻之義而其器則豆耳故以附于豆之末云

甗錠總說

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惟周官陶人為甗止言實二鬴厚半寸唇寸而不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從獻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甑蓋舉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至梁乃謂之鉹或謂之酢餾名雖不同所以為器則一而已是甗也有銘曰彝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常故也惟有常而不詐奇功此所以為執物歟其後復

有名錠者用以薦熟物其上則環以通氣之管其中則置以蒸飪之具其下則致以水火之齊蓋致用實有類於甗故有所謂虹燭錠與夫素錠者於是咸附之於甗末焉

鬲鍑總說

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職所司之物而鬲居其一夫鬲與鼎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則特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簠所盛者稻梁簋所盛者黍稷

而已故王安石以鼎鬲之字爲一類釋之以謂鼎取其鼎盛而鬲言其常飪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攷其器信然且爾雅以鼎款足者謂之鬲而博雅復以甗鏤鬲鍑鬵鬹皆爲鬴則鼎鬲屬又鬴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惟吳揚之間乃謂之鬲名稱雖異其實一也漢志謂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蓋自腹所容通於三足其製取夫爨火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若鍑之爲器則資以熟物而許慎謂似釜而大口蓋是器特適時所用非以載禮令考其所存則鎔範以成者似異乎許氏之說豈非不必拘於形制徒取諸適用而然乎

盉總說

有生之氣體必資飲食以爲之養故昔人以酸養骨以鹹養脉以甘養肉以辛養筋以苦養氣然五味所以養生亦所以害生者凡以不得其平而已於是或有餘或不足則必有以殘其氣體者此味所以貴乎和也夫盉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說文以謂從皿從禾爲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和如禾則從禾者蓋取和之意耳且鼎以大烹資此以薦其味也鬻以常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爲盅夃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斂則爲盒曰水以澡則爲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盉之從禾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即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圜而匾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膊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爲貴者矣

盦鐎斗瓿罌冰鑑冰斗總說

器爲天下之用而有合於禮者有適時而便於事者合於禮則右尊罍醆斝籩豆簠簋之屬是也其或燕私之所奉滋味之所養寒暑之所宜則處尊履貴而肉食者固異乎藿食畀賤之等倫又安得無供承之備以致其用乎故有鐎斗焉以待斟酌有瓿焉以具醯醢鬻醬方其寒則資諸溫而禦彼重陰凝沍之氣

方其暑則資諸朝覲所出之氷而祛其煩燠之憚由是湯嬰氷鑑氷斗各順時而出焉雖然尊彝之器考諸漢唐曾無一二而鐎斗氷鑑復不覩商周之制作者何也嘗試議之夫無見於今者未必皆無也但禮隨世變所用有異耳蓋自周而上以禮為實用故禮器之末者或略焉而於本特致詳自周而下以禮為虛文故禮器之大者或略焉而於末為曲盡惟其本末詳略之有殊所以見於世者多寡有無之或異也

匜匜盤洗盆鋗杅總說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鄭玄謂君尊不就洗賈公彥又援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設盤匜所以為君聶崇義從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匜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說殊不知內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匜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加匜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餕乃用則其用亦未嘗敢易也觀其鋬皆作牛　眷尾狀按易以　為牛而坤以順承為事故物之柔順

者　於牛蓋匜為盥手瀉水之具而義取於理也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　禮圖所謂承盥洗棄水之器者是也惟以承器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卮間飾以雙魚者為其為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匜盤而不謂之洗蓋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聶崇義乃以盥洗為二器所謂盥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若壺形而無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稽之於器甚乖戾不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若夫盆鋗者亦盥滌之具但洗淺而鋗深惟盆居中焉又有所謂者特大而深如洗之用盥盤之用奠舟之承彝皆其類也故附諸匜洗之末識者當以類得之

鐘總說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黃鐘之生而平於中正則鑄之金磨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其大不過宮其細不過羽或戛或擊或搏或拊一合焉一止焉而樂由此以成矣然八音之器語其制作既肇於黃鐘之數而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其

餘絲竹之類必因鐘律以永協而同歸於和者為備樂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為特鐘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黄鐘之數而成者也其小者為編鐘是律數不倍十有六枚而同一簴者也有鎛焉則大於編鐘而減於特鐘者也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為銑銑間則有于而鼓 舞與之相次其上為衡甬旋蟲以屬於簴而體備枚篆攠隧之飾焉且特鐘編鐘至於鎛之為器小大雖殊凡兹致飾惟一而已比先王之法也由漢以來浸失其傳枚所以節聲而長短異狀衡甬旋蟲所就以固結而易之為係以

下垂枚短則聲不能節而有隆殺易之為係以下垂則動揺而有餘韻參雜相奪雅正式乖而能知之者夔襄不世出良可歎今夫之所獲上追商周下逮秦漢古法具存固可因器以考其聲因聲以為其樂將見漢武之遺音可復傳於斯日矣顧不美歟

磬總説

古之為樂者有黄鐘之磬則特垂其一而為一簴若特鐘焉凡十有二數以為律之正聲而應月者也至於編磬則每簴所垂之數十六蓋倍八音而成數者也夫作磬之始記禮者謂叔之離磬蓋出於上古莫知其時而古史考又以帝堯之世有所謂無句者為之也後代相因而周官則磬氏出焉其制則中高而上大者為股其下而小者於所當擊則為鼓上股下鼓分為倨句之勢以成磬而屬之於簨簴凡特磬編磬小大雖殊其制一也然書曰泗濱浮磬則磬以石為之必取諸泗水之濱者其見於堯舜之時然也春秋傳謂魯飢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則又知其用玉矣厥後逮于隋唐間凡設於天地之神則用石其在宗廟朝廷則用玉考其器之制作與夫所用如是而已矣今兹之磬非 乃鑄金而為之或成

象如獸之形或 雲雷之紋及觀其勢則無倨句磬氏之 謂先王之制作耶則求諸經傳而無所考 以謂非先王之制作耶則煎金鎔範精緻莫及固非漢氏已來所能為也扣之鏗然非以立辨在八音之内去石與玉而取此是未可知也姑歸諸磬以待夫博識之士噫夫豈典籍焚於秦氏而泯滅其説者歟

鎛總説

古之作樂者鑄金以為器而鐘 鐘之類求合乎律呂則特鐘也 二鎛以應律而

依辰位仍復有　　有六數而同一虡則與
夫石磬相依以　韻兼之簫管竽瑟高下清濁並
舉而樂　以成矣有所謂錞于者則作樂之時擊
　檢若晉鼓鼓人所職不必求合於律呂　周
官謂鼓人以金錞和鼓釋音以金錞　于正謂是
耳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　去古既遠斯器蔑
聞知之益寡至六　之宋方有得於蜀者以獻
始與王鑑其　銅馬係而垂之用器盛水以置其
下　而手振之與水相應聲若雷發自兹復
其器者所以當時備充庭之樂而錞　鼓相

鐃鐸用為次列馬及觀之近代　為禮圖當時
未覩前製徒取諸昔人傳註之學而臆度以成式則
有如盃盂之狀仰而係其兩旁以屬于簨虡因自以
為得矣今觀斯器一出以照映其陋吁可哭已惜夫
世之相後不得而見焉使其見之寧不愧哉

鐸鉦鐃戚總說

凡樂之作皆所以象成者也若昔王業之　自湯武
已來益未嘗不先於以武定天下　亂也方其定亂
之初總兵之事咸掌於司　而軍旅之行與夫臨陣
對敵則有坐作進退之方進退坐作者必齊之以金
鼓鳴鼓以進鳴金而退由是有鐸鉦鐲鐃之用焉及
其　者服纍者亡櫜弓束矢戢干戈而散馬牛則功
成矣斯有象成之樂則取彼所以成功之事而形於
歌咏由是鐸鉦鐲鐃復施於作樂之際也夫鐘磬必
調於律呂而合奏則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小大清濁
雜比而為和凡此所主者樂之均也若夫鐸鉦鐲鐃
則非假調乎律呂鏘然並作特用以為節撿而與鼓
相間故周官鼓人之職以金鐸通鼓是也執　振之
舞者視而為容焉如鐲之用乃其一類耳鐲即鉦也
特器同而名異至若鐃則又為止鼓之器樂記曰復

亂以武武即鐃也以其舞畢而鳴鐃以治理之為亂
也且舞有文舞為干羽所以象文有武舞為干戚所
以象武詩稱值其鷺羽者謂析其羽而持之以舞乃
文舞也其謂朱干玉戚則武舞也武舞執戚用示其
威故耳凡兹數器原其始要其終合為一類故並兼
收以備古人之制可考而知其法

弩機鐓奩錢硯滴托轅承轅輿輅飾表座刀
筆杖頭等總說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凝土鑠金載諸傳記莫不由
夫智者創巧者和後世因之以為天下用而取法以

成焉不然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藏乎王府時出而陳之復何意耶夫弩生於弓謂夫出自於越與吳讐敵而為之則爾然在商書固已有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之語足見弩機之設其來久矣今此則有機焉詩所謂厹矛鋈鐓則已嘗見於成周之世矣今此則有鐓焉古之貴老為其近於饐也老者其食多噎而鳩為不噎之鳥則賜之鳩杖今此鳩杖乃其遺制也奩者閨房脂澤之器自漢益有之矣錢則或鑄厭勝蕩心之異硯滴則或具龜蛇之形各出一時之巧製也且　器而百工備焉者車為多則托

轅承轅與夫致飾之物猶可觀也立表以測影則表之遺座猶足用也斿則有鈴在上刀則與筆相副杖若靈壽而以龍首冠之以至導龍充乘輿之物鳩車戲兒童之樂銅梁備提挈之要事雖末務器則精工凡此諸物剪煉鎔範塗金錯銀雕鏤詰曲若蛟螭蟲魚之紋與夫奇葩異卉雲盤而水析者細若馬鬣縈如蛛絲極天下之妙而為其觀美焉是雖異夫鐘鼎禮樂之器亦或可以取法故宜總其後者也

鑑總說

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為鑑凡十有五採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若歷萬斯年而獨常存今也去古既遠不可盡攷世有得其一者載其制度則以四靈位四方以八卦定八極十有二辰以環其外二十四氣以布其中而妙萬物運至神者益託於形數之表故其為器雖囿於有形而不隨形盡雖拘於有數而不與數終且能變化不測與造物者為友也其在有周治鑑之數亦有十三益體諸閏月以其十二則投十二野其一則為鎮於中州世言其象亦云列五嶽布七神為十五獸間十四方而方有四

篆字且不載其所以施設之方獨周官之書謂鑒取明水於月以其足以感格者然也唐開元間李太者進水心鑑背負蟠龍蜿蜒舌生太仍表其鑑曰龍護所作眞龍託於是焉久之歲大旱明皇引葉法善即鑑祈禱而雲生鑑龍之口於是甘霈七日而足不其神哉西漢高祖受命之初入咸陽得方鑑洞燭腸胃此帝王之世神物護持其不誣之典足以信後世者今所藏特漢唐之器然其規模大抵皆法遠古是以圜者規天方者法地六出所以象諸物八方所以定其位左右上下則有四靈錯綜經緯則有五星具一

日之數則載之以十有二辰昊一歲之數則載之以十有二月周其天者有二十八宿揆其位者有三神八衛或象玉女之起舞或肖五嶽之眞形凡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所主治者莫不咸在則其取象未嘗不有法也是以製作之妙或中虛而謂之夾鑑或形蛻而名以浮水以龍蟠其上者取諸龍護之象也以鳳飾其後者取諸舞鸞之說也以至或為異花奇卉海獸天馬羽毛鱗甲之屬或為嘉禾合璧比目連理瑞世之珍或乳如鐘或華如菱至於銘其背則又有作國史語而為四字有效栢梁體為七言或單言之不足或長言之有餘或以紀其姓名或以識其歲月如言尚方玉堂者用於奉御也如言宜官宜侯王者用之百執也如言宜子孫者用以藏家也若千秋萬歲之語則所以美頌者如此作十六符篆則所以辟邪者如此然則雖曰漢唐之物其稽古必自此始耳於是列序其次而錄之於後焉凡五金之序黃金之上白金次之銅又次而鐵錫為下故斯鑑以銅先焉鐵次之若夫造化之本莫先於天地故首之以乾象乾象者百神之主故以百神附之夫參造化主百神則可以造形器故次之以異質之物如蛻形浮水者是

也為器如是夫然後可以歌頌其美故次之以詩詞可以被聲詩則必享多宜故次之以善頌頌必有致養之道故次之以枚乳而乳者養人之道也有所養則鳥獸草木莫不咸若而來儀為瑞者有之故又次之以龍鳳花鳥海獸也然而大巧者若拙繪事者後素則純素者其本也於是又以純素終焉此其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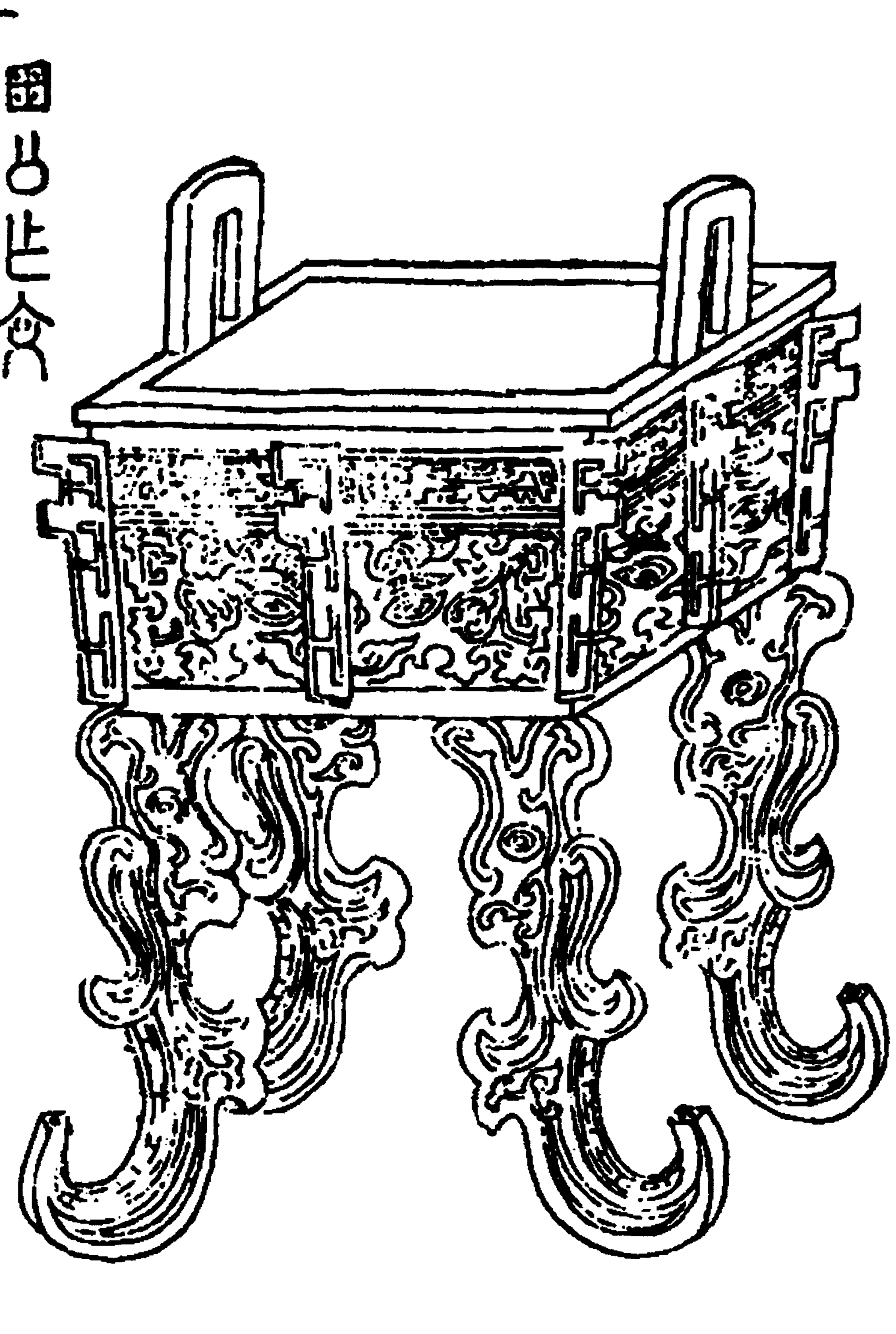
新刻古器具名卷上目録

錢唐胡文煥德甫選輯

目録畢

文王鼎

銘字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四足銘七字按卣字許慎說文云從西省象鹽形卣即卣字也古尚書卣作𠧪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臯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今尊傍加阝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王聲也

今彝其首作𠈌者乃王也其左作點者象米形也右作8者糸也下作𠦃者廾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於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省以是推之則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為物爾雅以謂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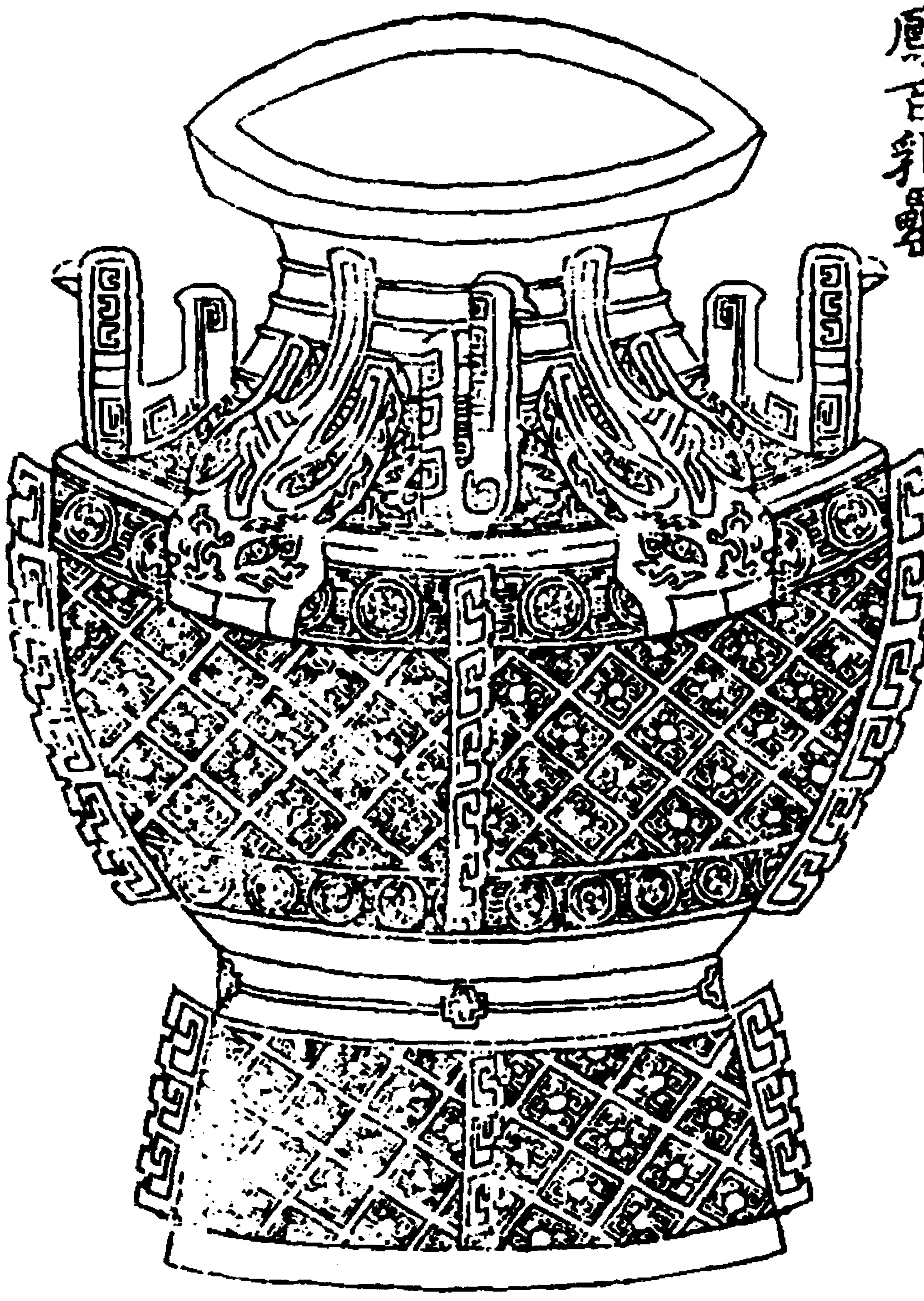
屬昂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袞冕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示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腐儒挾持異端輒稱墟墓之物以請罪焉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聖過朋邪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沮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

周夔龍尊



右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一分容一斗七合重一十一斤有半無銘是器比諸尊為最小者而足與腹及頸間皆作夔龍狀間以雷紋於兩旁又飾以連珠周之脰足對峙有方竅不識為何用它器皆無此蓋莫可考也

周麟鳳百乳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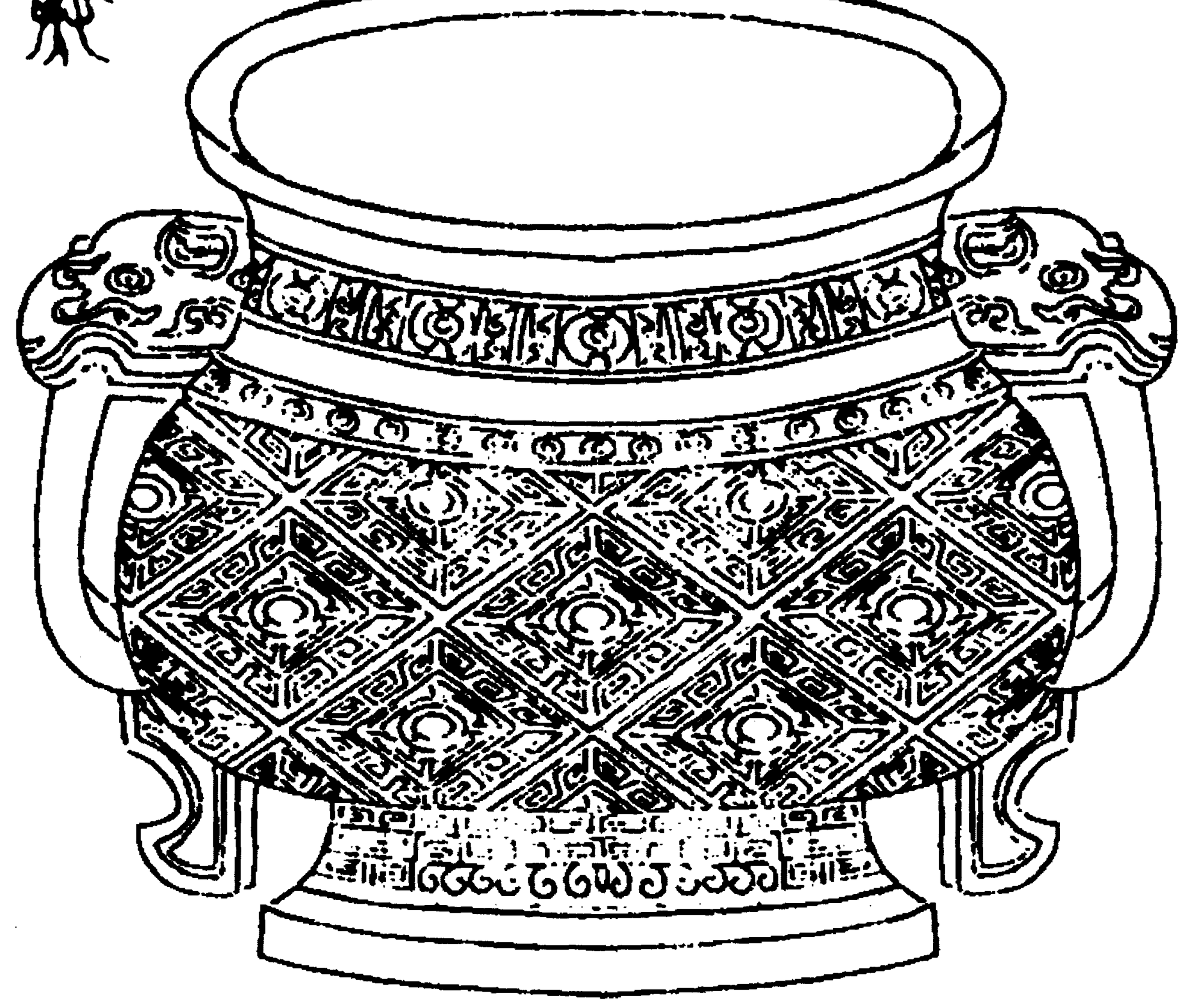


右高二尺二寸七分深一尺七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九分腹徑二尺三寸足徑一尺七寸三分容二石一斗七升重一百三十八斤無銘是器致飾不一通體與足作方斜雷紋中著以乳其稜四起而上立四鳳中間又為四獸各項一角屹然而起疑其為麟蓋麟鳳王者之嘉致於彝器每每有之其麟鳳之間復以夔龍相間器大精工無如此者及禮圖之陋乃以謂罍畫山雲之象以取夫雷出於此其為臆說明矣

商虎首彝

銘三字





右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是器也雖不書名然耳作虎首豈非所謂虎彝耶父巳彝巳嘗取此以飾其耳蓋施於禘祫之閒者當致其義焉非特如此虎西方獸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其周之虎彝實體於是有制於酒之意也

漢敦足舟



右高四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九寸二分容六升六合重六斤二兩兩耳無銘此舟上圜下方取象天地而耳作螭首物之流形圜則行方則止行則能應止則能定夫耳閒著螭蓋示其威之能剛制矣又方其足以取能定之義古人垂訓豈不美哉雖然舟之形制往往上下皆圜而此乃變體與毀敦相類故因名之曰敦足云

商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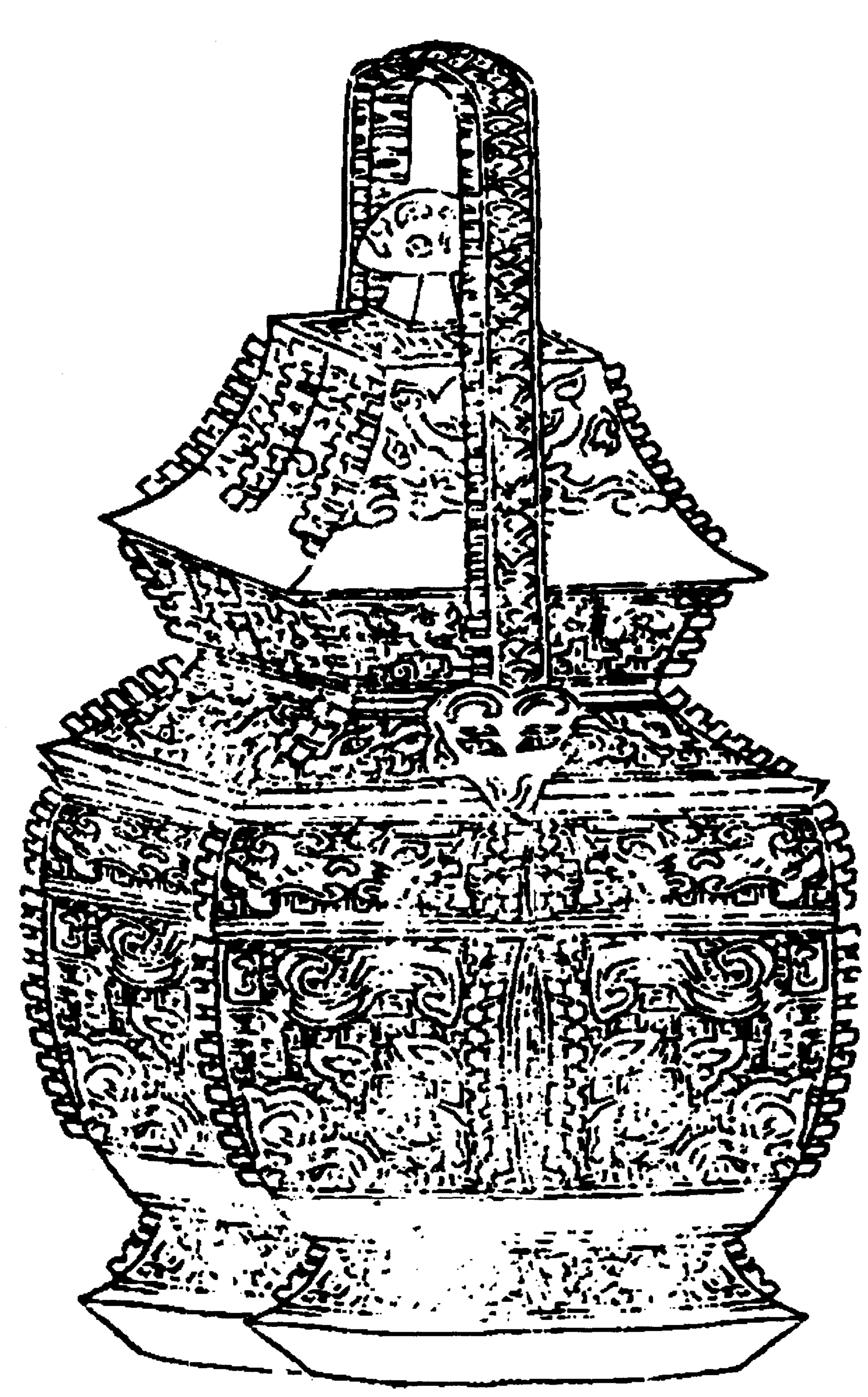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深七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四分容四升九合共重七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字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曰貝父辛按書文侯之命以言平王錫晉文侯也曰用賚爾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則卣之銘三矢者得不紀君惠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三者總數耳又詩言菁菁者莪此育材之詩也而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而釋者謂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則人君之錫臣下亦有及於貝者書言大貝在西房蓋國之所寶也以貝銘之卣間是亦象矢之義也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蟠螭瓶



右高一尺八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一寸七分容四升八合重六斤無銘蓋瓶之為用久矣易言羸其瓶詩曰瓶之罄矣是也腹作蟠螭首尾糾結形若麟瓶之狀周有一壺其著象亦蛟螭此瓶也其飾如此亦以壺類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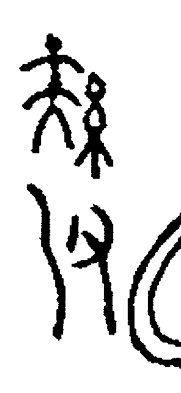
周饕餮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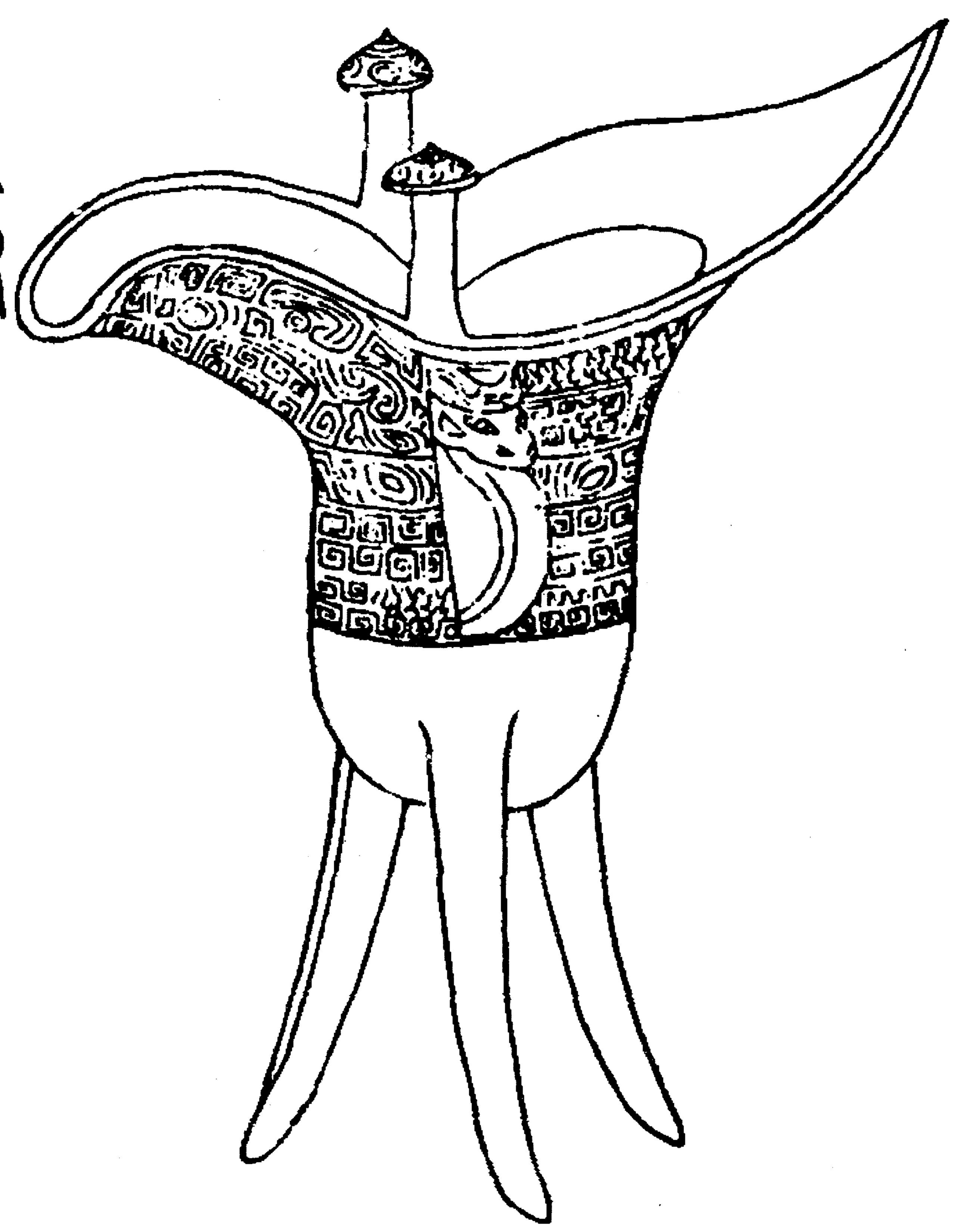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六分深六寸七分口徑一寸一分腹徑八寸八分容四升其重六斤一兩有提梁無銘古者用壺亞於尊彝雖為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圜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罍也以其卿大夫臣子所用之罍故示以直方之理觀其形制若卣而周身為饕餮間以雲雷必周之罍也

商父乙爵

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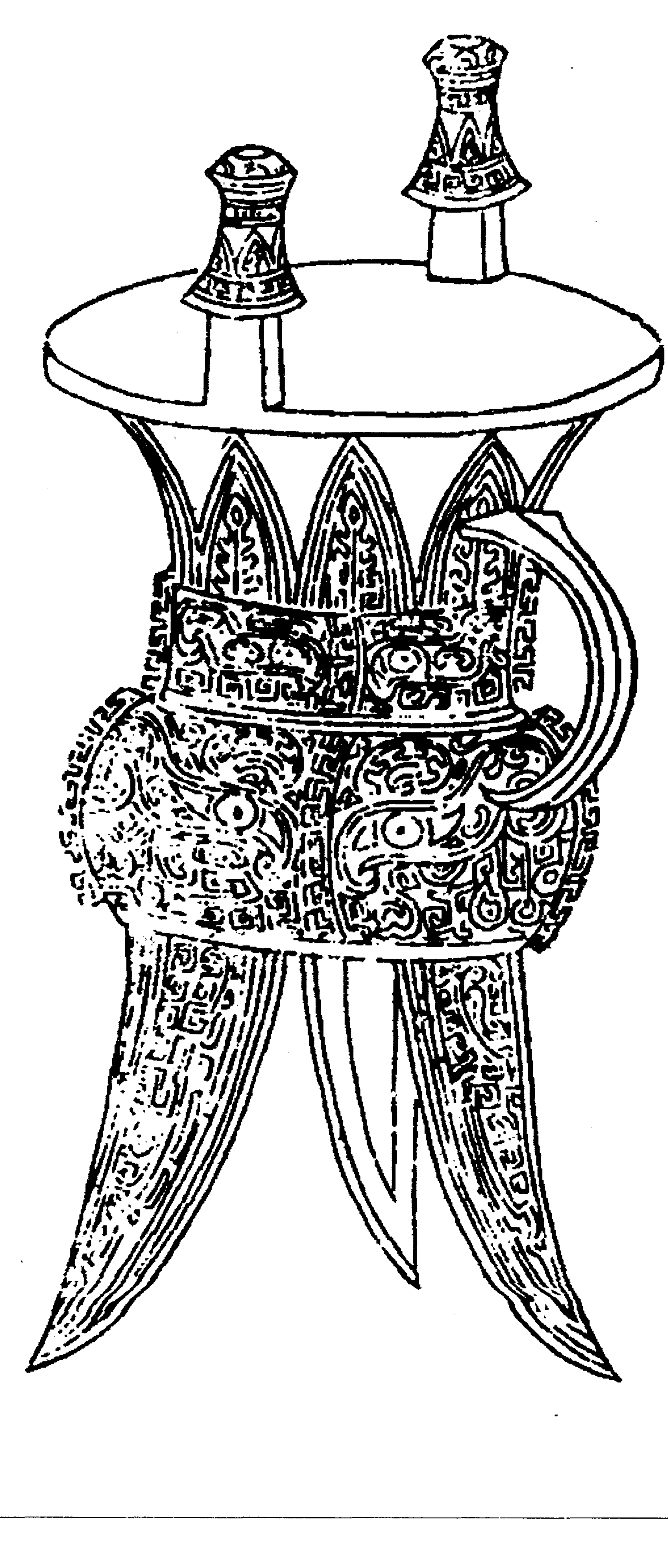


高六寸八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右商之君稱乙者六曰報乙者成湯四世祖也曰天乙者成湯也於後則又有祖乙小乙武乙太乙是諸器皆曰父乙蓋出乎此而未知其決為何乙耳然諸器所同者咸以牛首為鋬以雲紋為柱其小異者或有雷紋雲氣饕餮蟠夔之飾視其簡古不愧眞商物也

周子乙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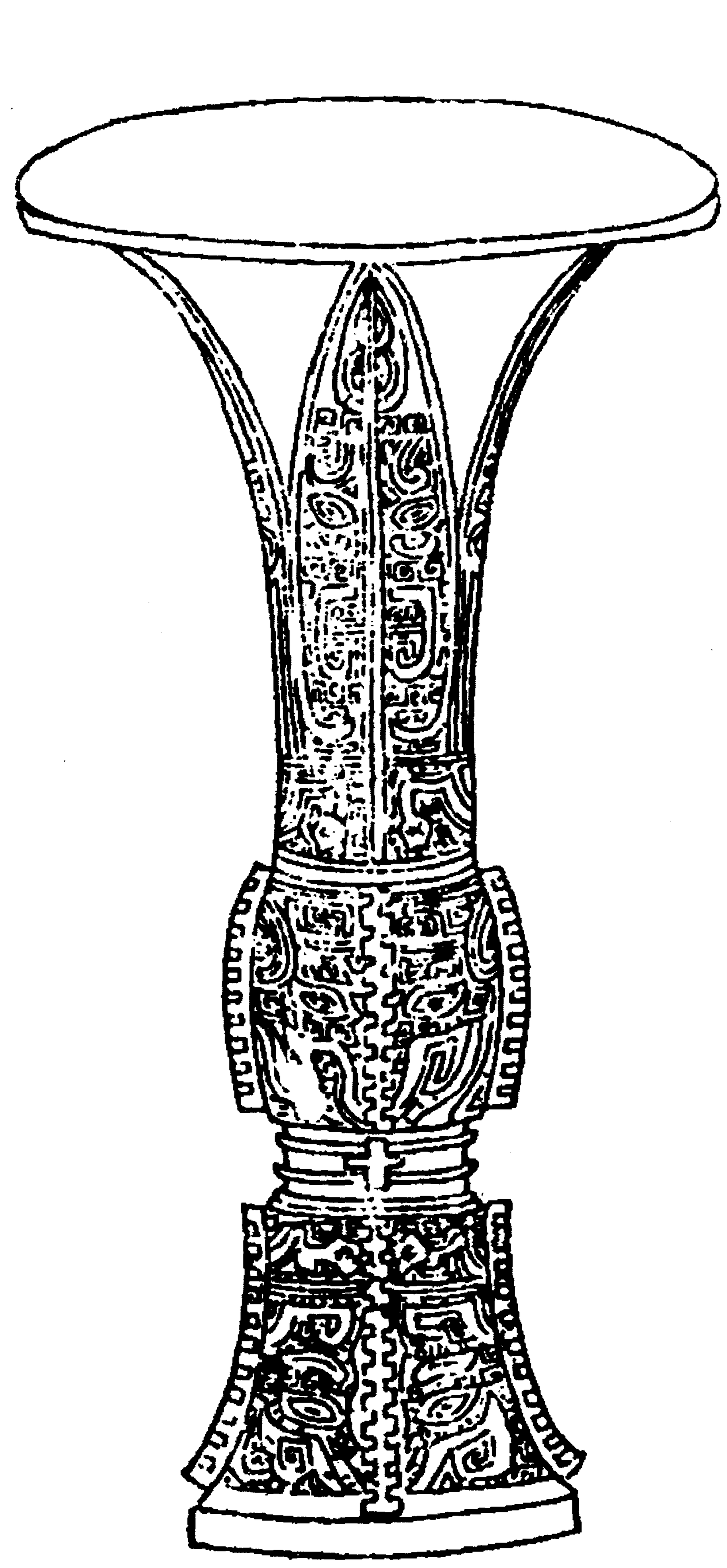
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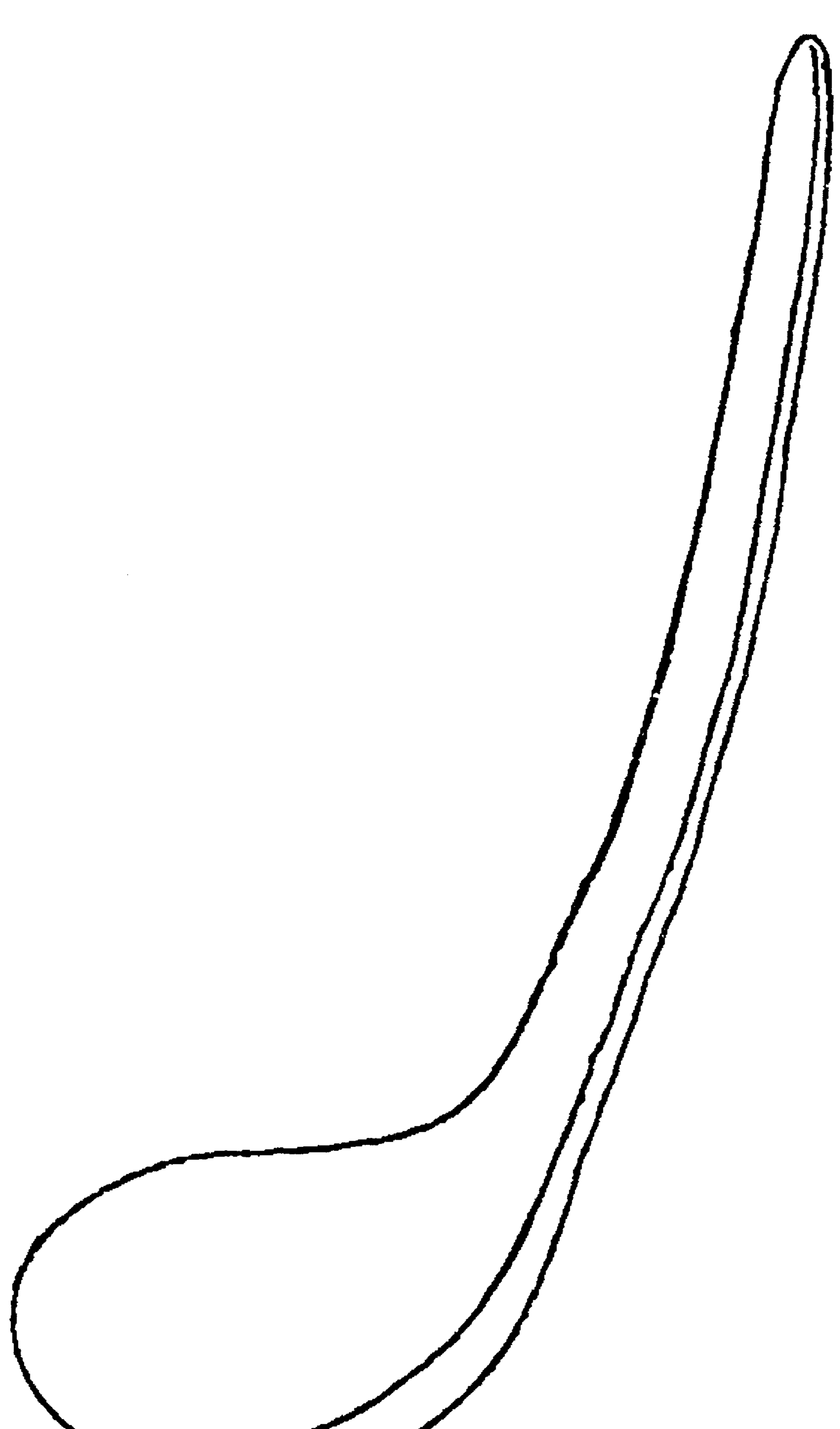
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三面皆作饕餮間以雷紋足間復狀以夔純緣之外作山形十有一眞周物也子五等之爵乙蓋其氏在周有乙公德者則乙恐其後裔耳

商夔龍觚



高一尺一寸深七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容九合重一斤四兩無銘著夔龍布以雲雷而上下相間觀其鑄冶之工形制之古與商之木觚頗同疑出一時也

漢匏斗



長一尺一寸五分深一寸二分口徑三寸三分容三合六兩有柄無銘右器斗也如匏而半之樂之八音匏居一焉蓋以象天地之性今斗取象於匏斯亦古人遺意歟

漢雲雷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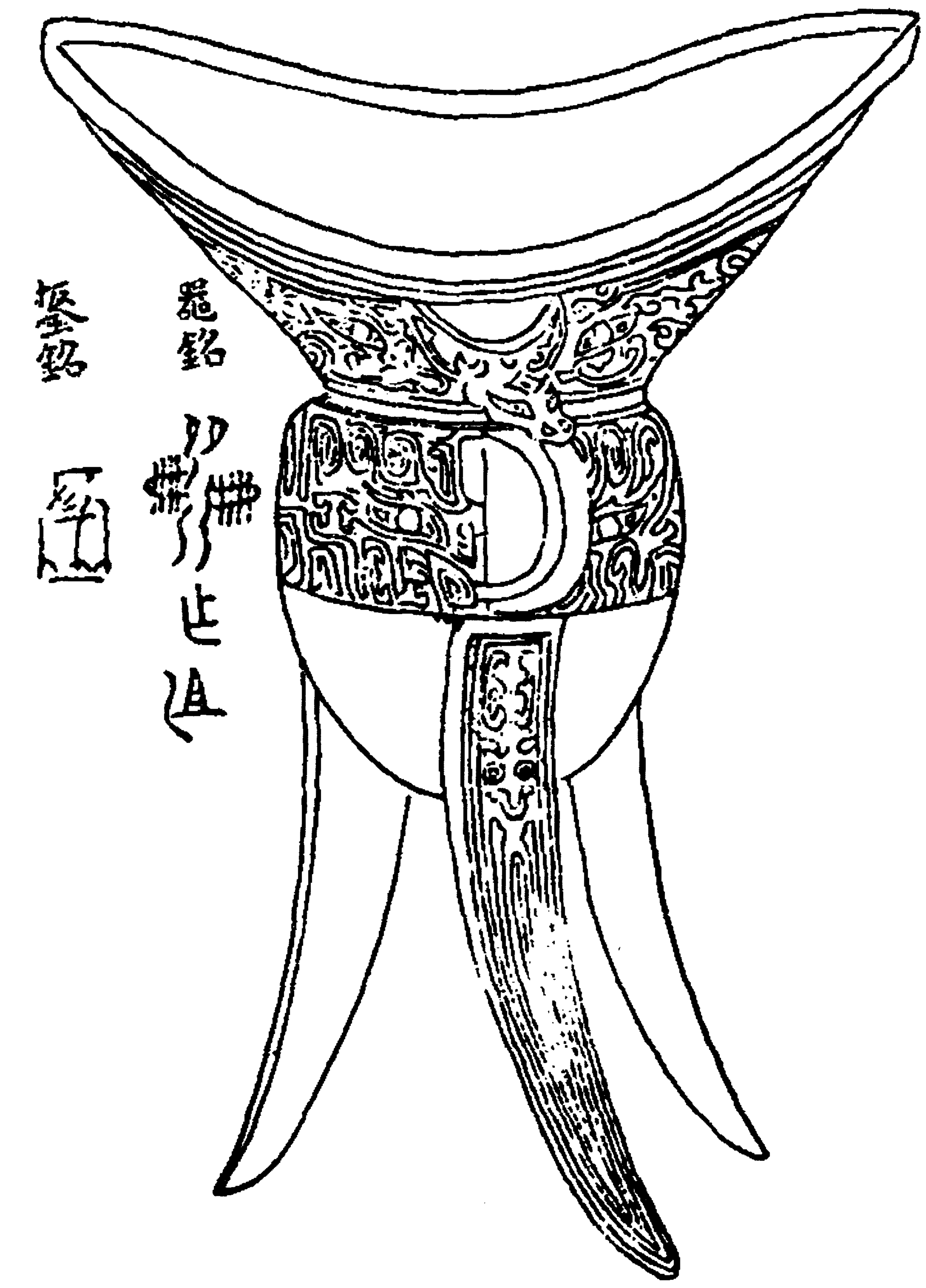
高二寸四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五分容八合重六兩兩耳無銘卮也卮之為義上窮而危一而節則無危矣謂之危已寓戒於其間也欲時動而澤物則文之以雲雷

商山觶



右通蓋高五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六分容八合共重一斤十有四兩無銘是器觶也通體作雷紋間以饕餮純緣下環以十二山今尊罍觚爵類以山形為之飾觶其類也故設飾略相似獨比他觶有蓋雕鏤尤工為可寶者

周雙弓角



右高八寸三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三寸一分容七合重二斤二兩有鋬器與鋬銘共八字曰作祖乙為雙弓之形旁作兩冊又為亞形中有倒戈是器略類父巳角而特小兩面為雷紋饕餮鋬飾以斗首然兩弓狀皆弛而不張蓋示其耀德不觀兵之義亦若倒戈示其不用耳古者有文事必飾之以文有武備必飾之以武於其大饗之禮猶有白黑形盬以昭其武而況用於飲器間哉勝者飲不勝於習射固存此義則夫象諸形器者可後是哉

漢犧首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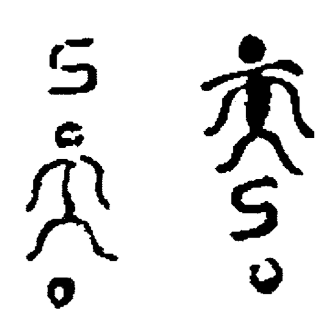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七分深二寸六分口徑二寸二分闊三寸二分容三合共重八兩鼻連環索無銘是器作牛首頸領狀可為飲器角間又絡以綯紐仍以魚骨小索貫其鼻而鎔冶之工非今人可到詩所謂酌彼兕觥者其近似之

商巳丁敦

蓋銘

器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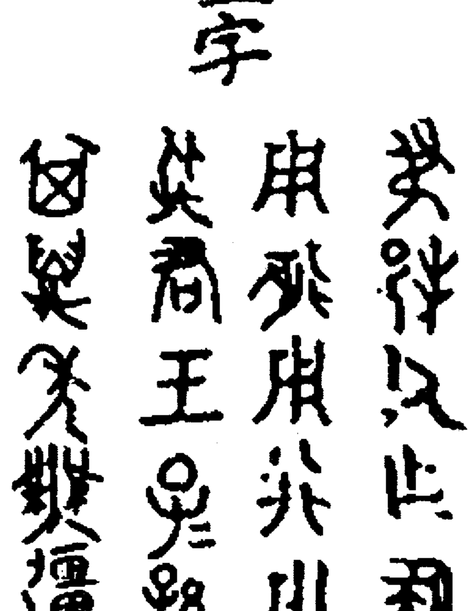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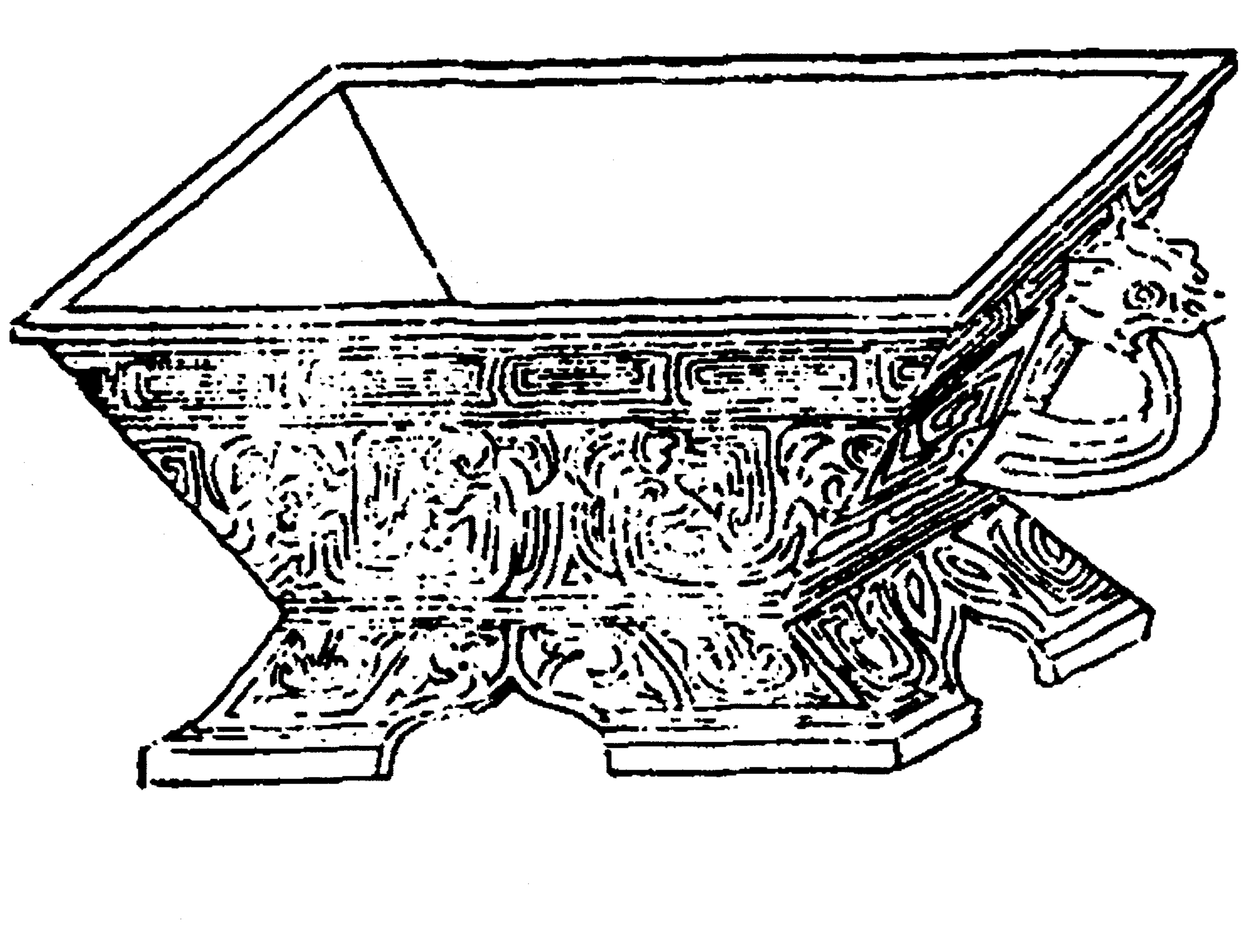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六分容五升三合共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蓋與器銘共六字蓋曰孫巳丁器曰巳孫丁按商之君有以巳為號者有以丁為號者然不應並銘其器則巳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故於是又以孫銘之且享祀者孫子之職也蓋先言孫後言巳丁明是器孫所自致也器以孫居巳丁之中又以言孫用其日而祀之耳觀其蓋足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皆列饕餮之紋比之它敦尤為特異

周叔邦父簠

銘十二字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一合重四斤八兩兩耳銘二十二字曰叔邦父莫知其誰特春秋轅氏名邦蓋季皙之子也今所藏寅簋銘曰叔邦父豈非一種器耶曰用征用行則叔夜鼎亦銘以征以行案王安石字說征正行也凡言征者皆以正行銘之臣有從君之義故又繼之曰用從君王是器飾以蟠螭周以重雷耳作螭首實周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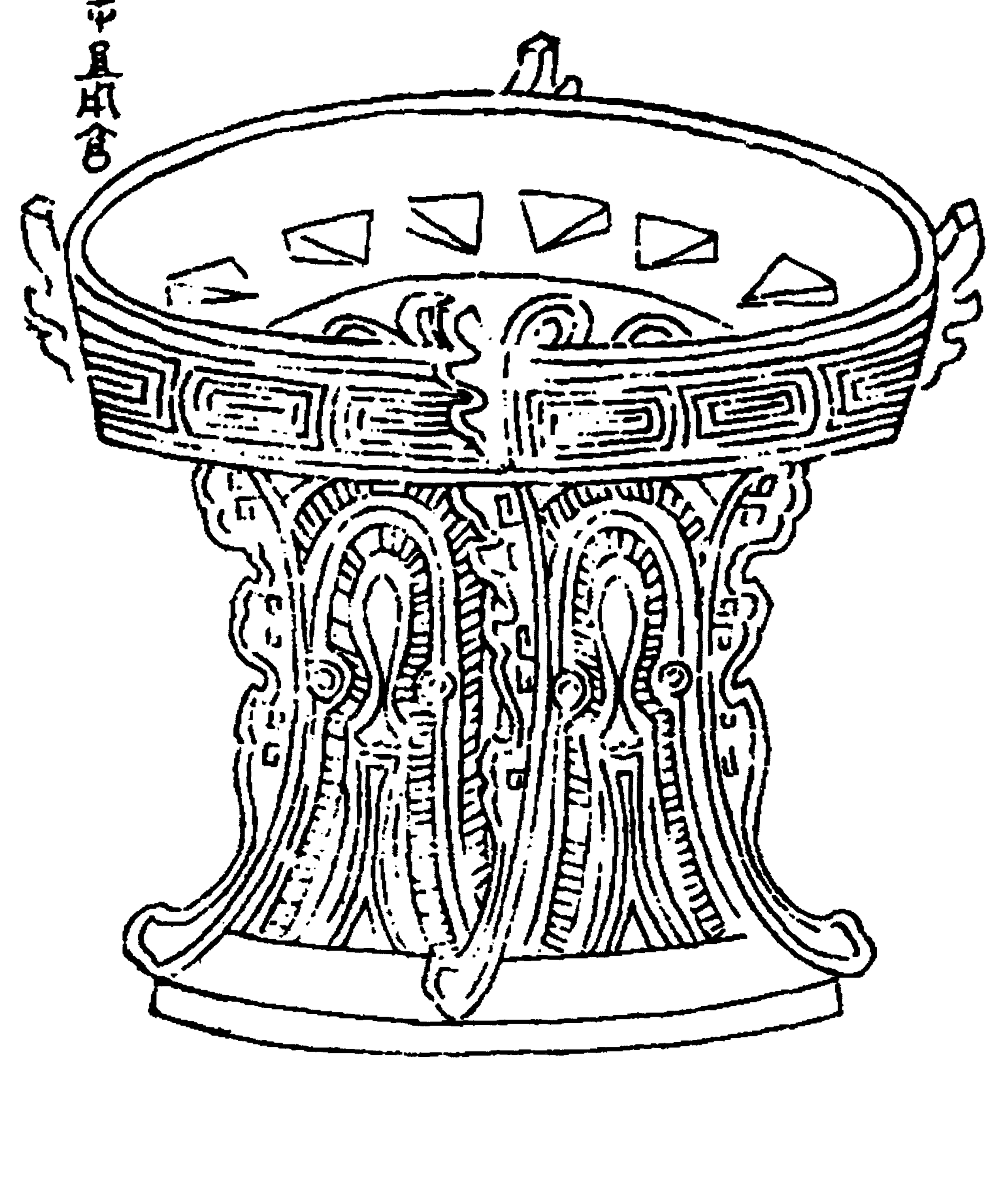
周太師望簋



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三升七合共重八斤十有四兩兩耳四足銘共一十八字曰太師小子師望作䵼彝按齊世譜太公出於姜姓而呂其氏也故曰呂尚西伯獵於渭陽得尚與語說之曰自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銘曰太師者語其官也曰望者語其號也曰小子則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義也今簋也而謂之䵼彝蓋䵼訓煮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後可食耳

周疑生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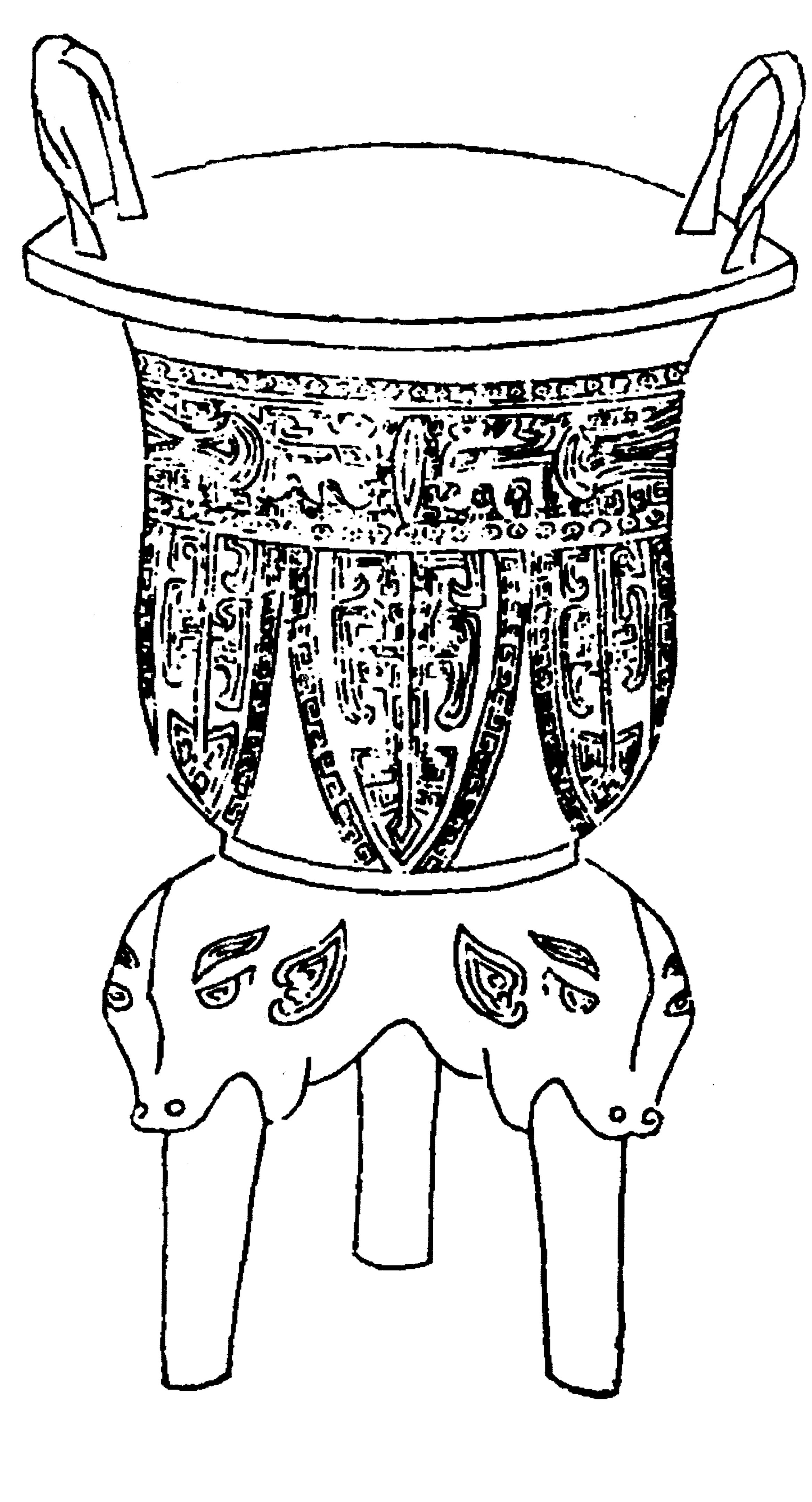
銘八字





周劉公鋪

右高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二斤一兩銘八字單疑生考之傳記無見唯周有單穆公號為盛族然所謂疑生者蓋指其名若左氏言寤生書言宜生皆言其名也此器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宜非所設然純菊尚餘四拱意其必有承盤是必亡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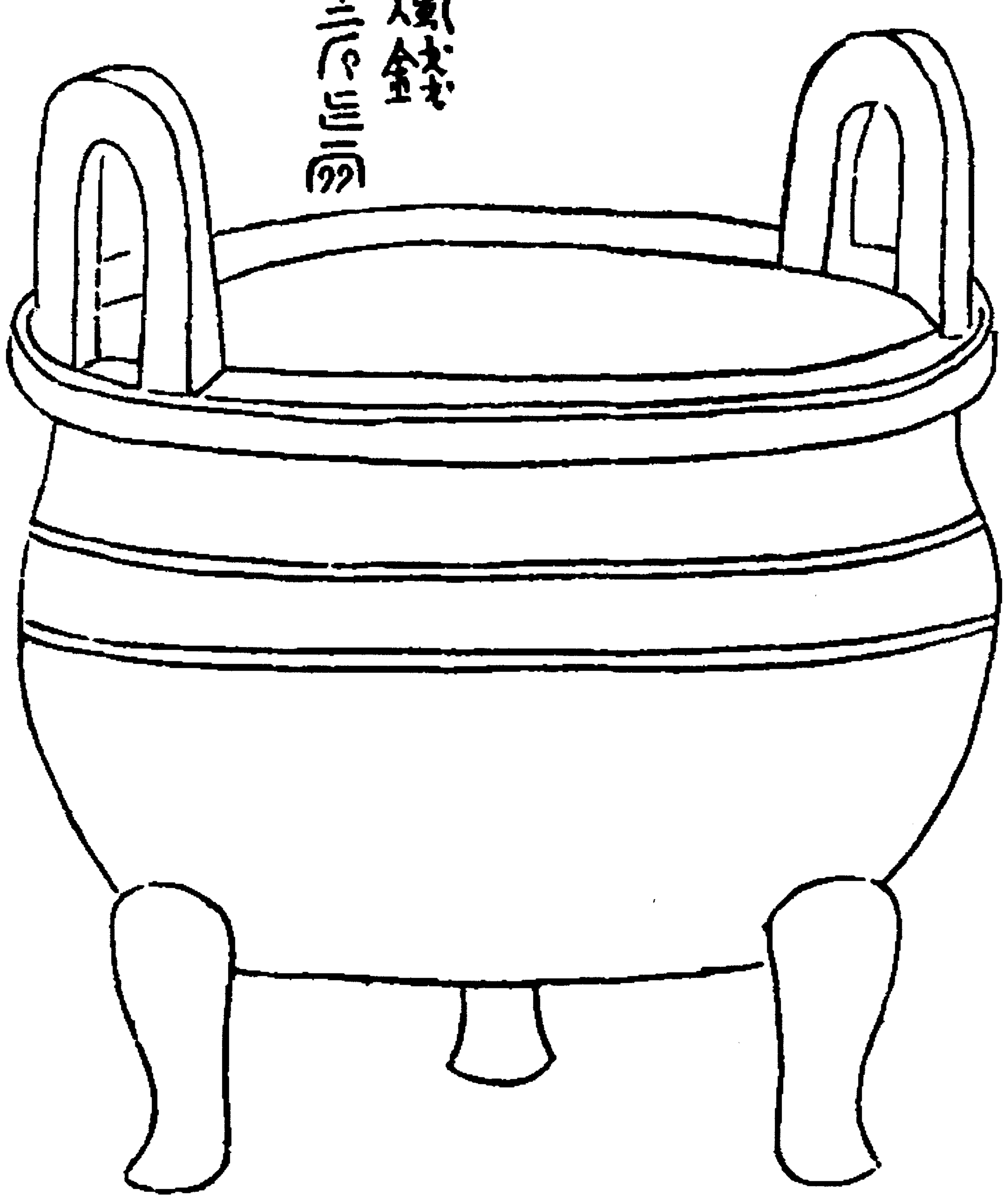


周垂花雷紋甗

右高五寸五分深一寸六分口徑七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銘十字按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此曰劉公未審其誰也然言公而不言謚以其劉公自作是器追享杜嬬宜乎不言其謚也劉字當從卯金刀而說文止有鎦字從卯金田此以又易曰乃近刀意而許慎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左注兩旁象金生於土中此志其聲單取生金意其省文如此曰杜嬬者無見於書傳觀此形制雖承槃小異於豆然下為圈足宜豆類也攷禮圖有所謂豐者亦與豆不異鄭玄謂豐似豆而卑者是也是器形全若豐然銘曰鋪者意其銘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之不過豆類蓋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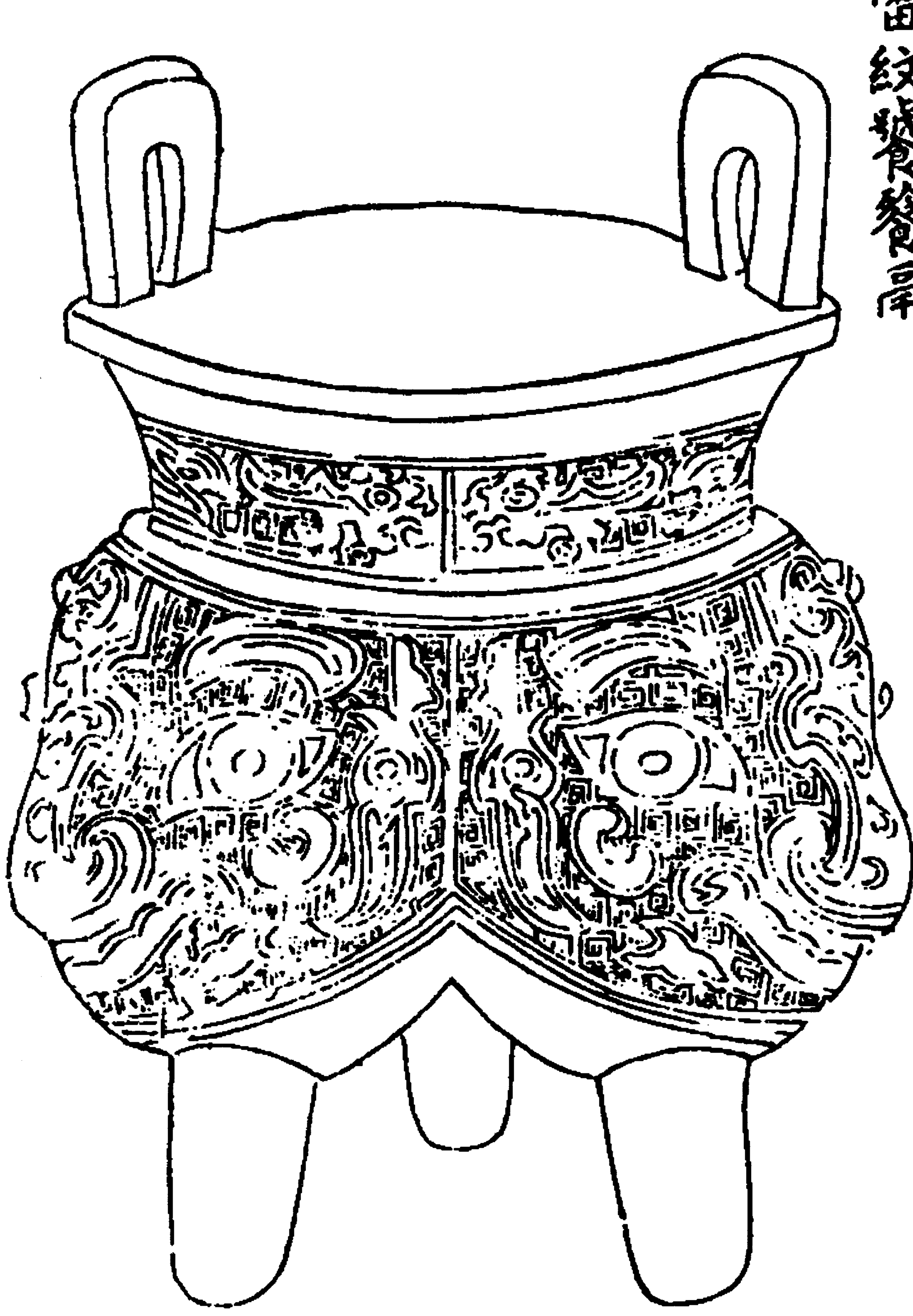
漢虹燭錠

銘十八字



右高一尺四寸二分深自口至隔一尺自隔至底六寸口徑九寸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重九斤八兩三足無銘是器甗也所以為炊物之具三面設饕餮之飾間以雷紋如連珠相屬下有垂花隔作三象出鼻為足中有隔可以熟物古人創物之智其所以造形窮理為備於此是必周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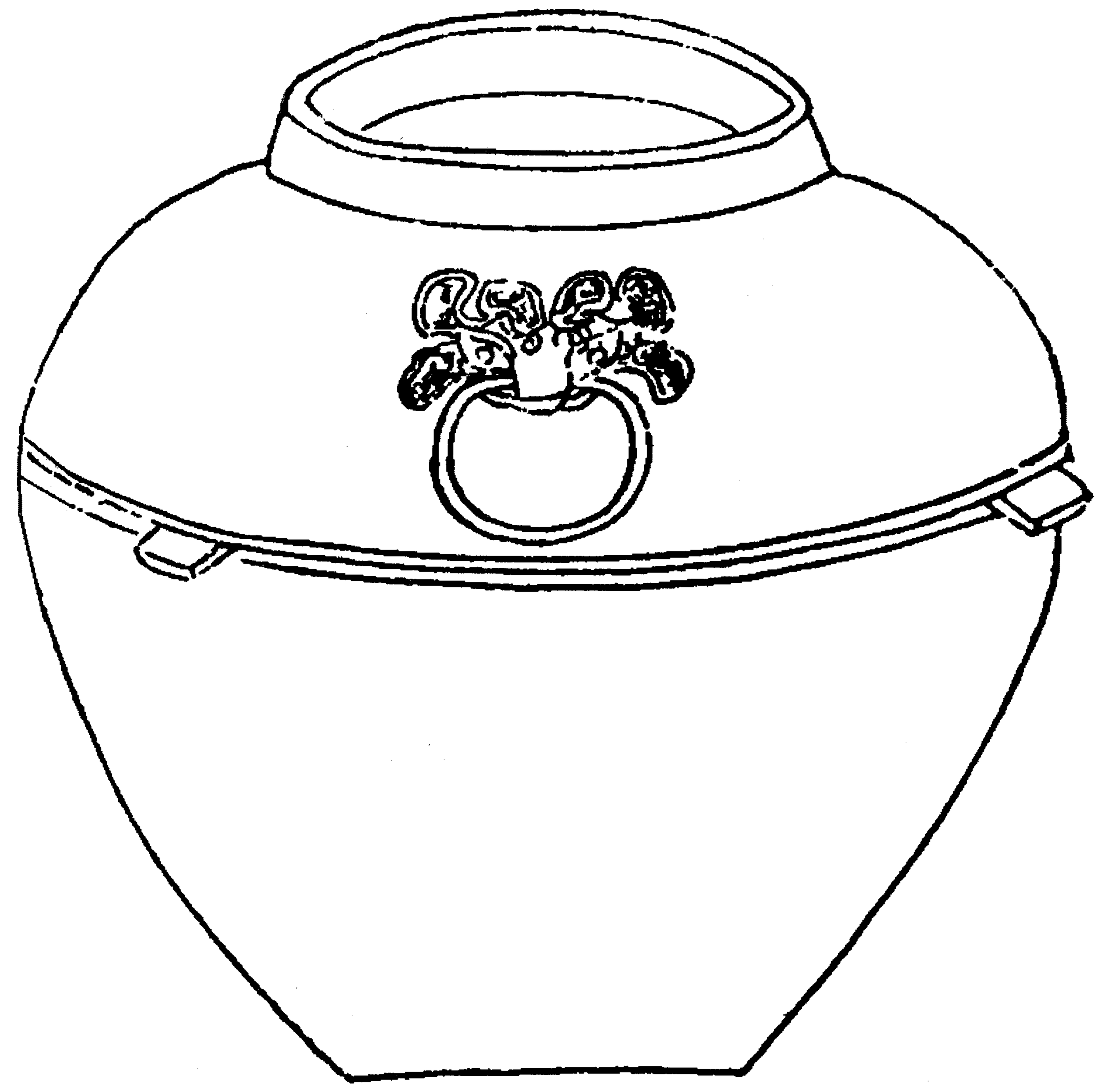
商雷紋饕餮鬲



右高五寸四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三寸容四升八合重四斤八兩三足銘一十八字自三代至秦器無斤兩之識此器顯其斤重又字畫與漢五鳳鑪款識相類寔漢物也說文以錠為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殆薦熟食之器但闕其蓋而不完曰王氏者未審其為誰也曰第一則知為虹燭者數不特此耳

右高九寸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容一斗一升重一十斤二兩兩耳三足無銘是器鬲也與它器無小異但所受稍大三股各作一饕餮形下齧其足饕餮之間錯以雷紋純緣而下復環以夔三分其體而介之以鼻左右從橫視之皆成獸形考諸商器類多似此

周獸耳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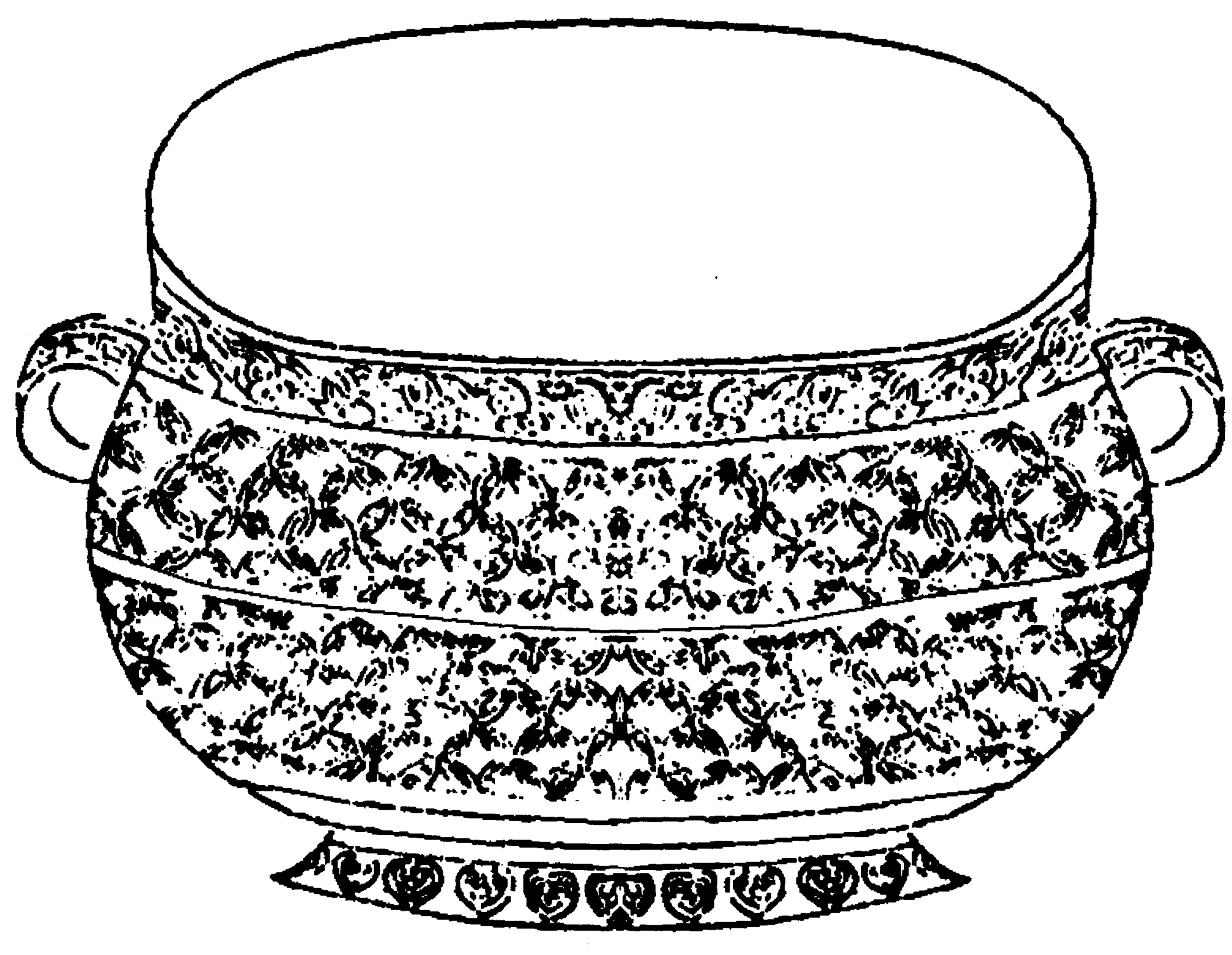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一尺五寸五分容五斗八升重十有八斤兩耳連環無銘是器似釜而口斂口之上且載鬲焉以此熟物也體純素無紋然形制古雅蓋非後世俗工之所能到以類求之真周物耳

漢螭首虬紋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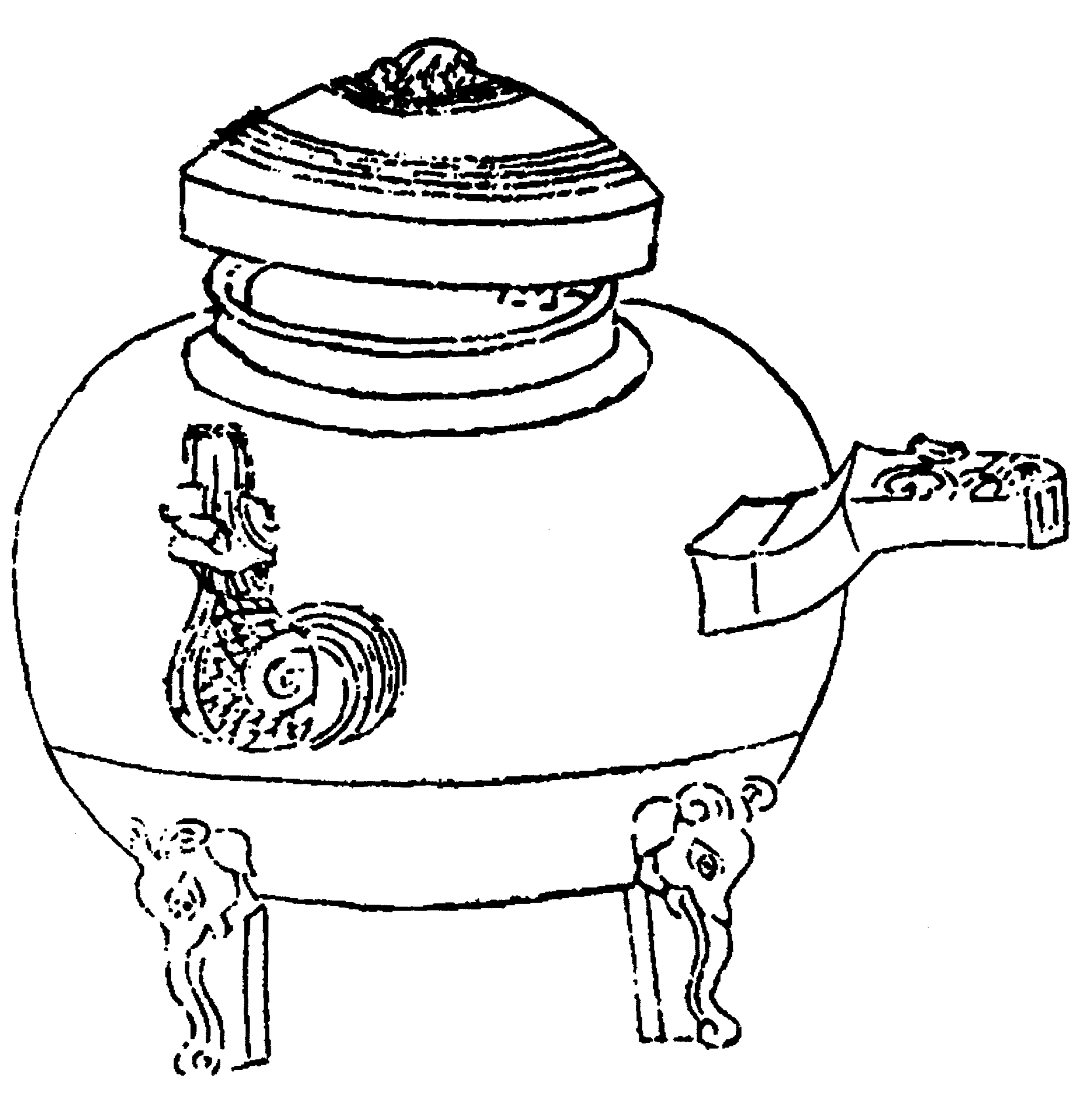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三分深四寸六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一合共重五斤三兩三足有流有提梁無銘盉所以調味其可於口之物戒之在得於是有以致其義焉是器以螭首虬紋為飾則螭也虬也皆以害物貪殘為可防者故於盉特形容之也

周交虬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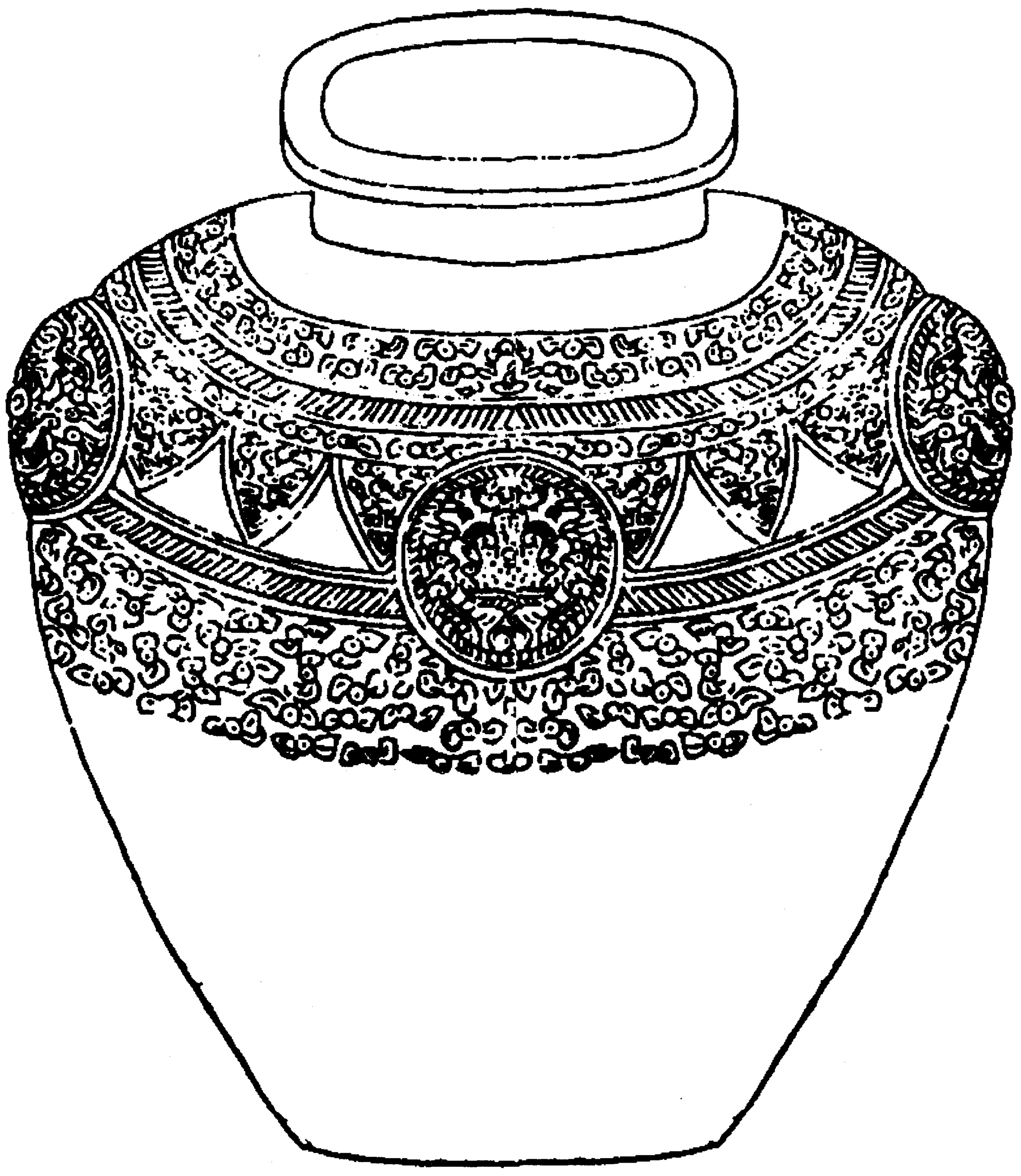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一斤九兩無銘是器純緣外著以交虬兩耳作連環所以便於提攜以圈為足而器之中純素略無文彩大槩與周伯戔盦相肖特闕其蓋耳

漢熊足鐎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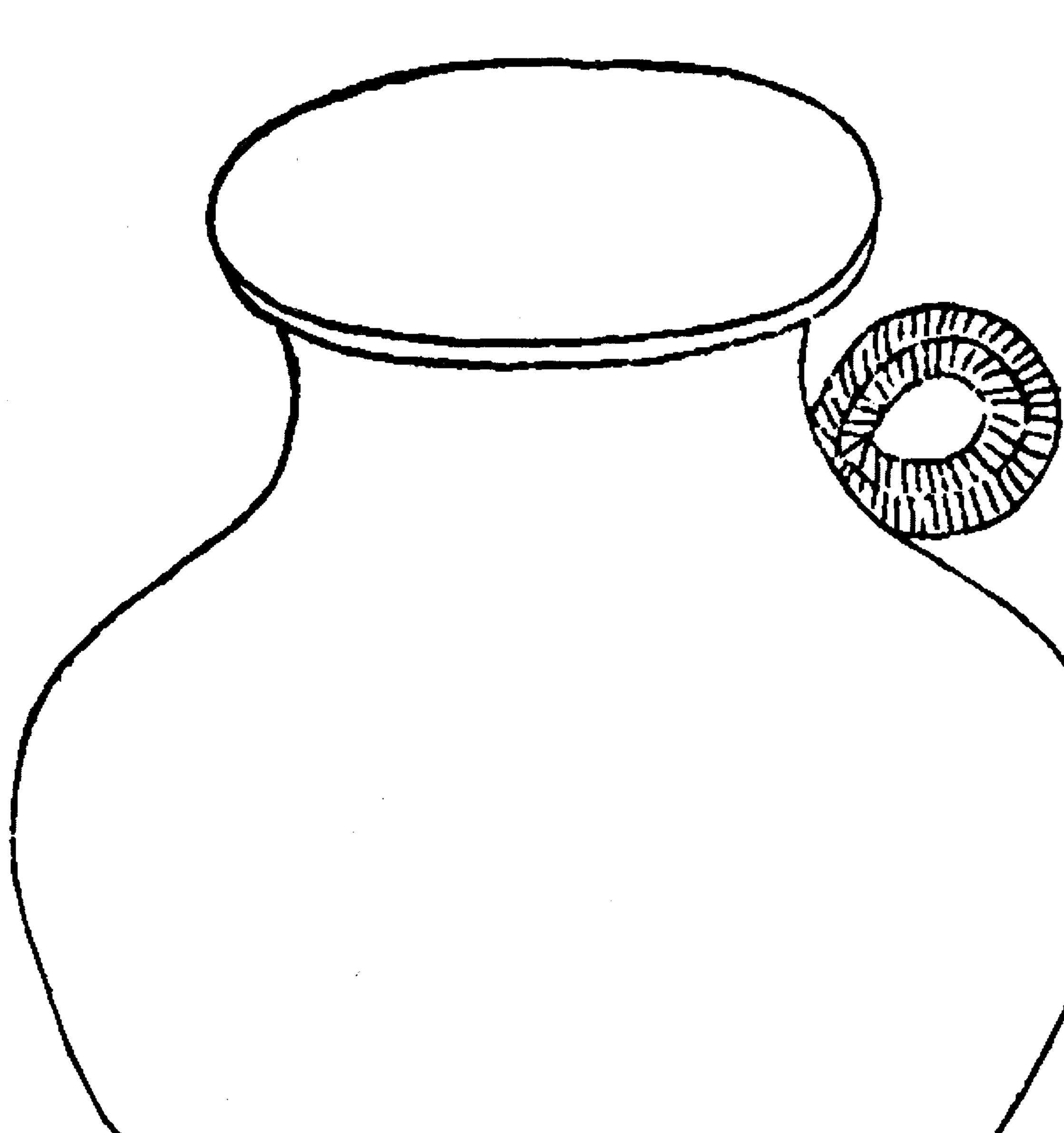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二寸三分容一升四合有半重一斤十兩有流有柄三足無銘此器流蓋與柄多為物象而乏古意足飾以熊者秦漢以來奩具印鈕每作此狀蓋熊男子之祥取其有所堪能故也嘗攷三代之時九旗名物各有等差惟上得以兼下而下不得以兼上於是有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漢之鐎斗有具四象有為熊足亦豈若九旗之有等差而 其數耶

周蟠虬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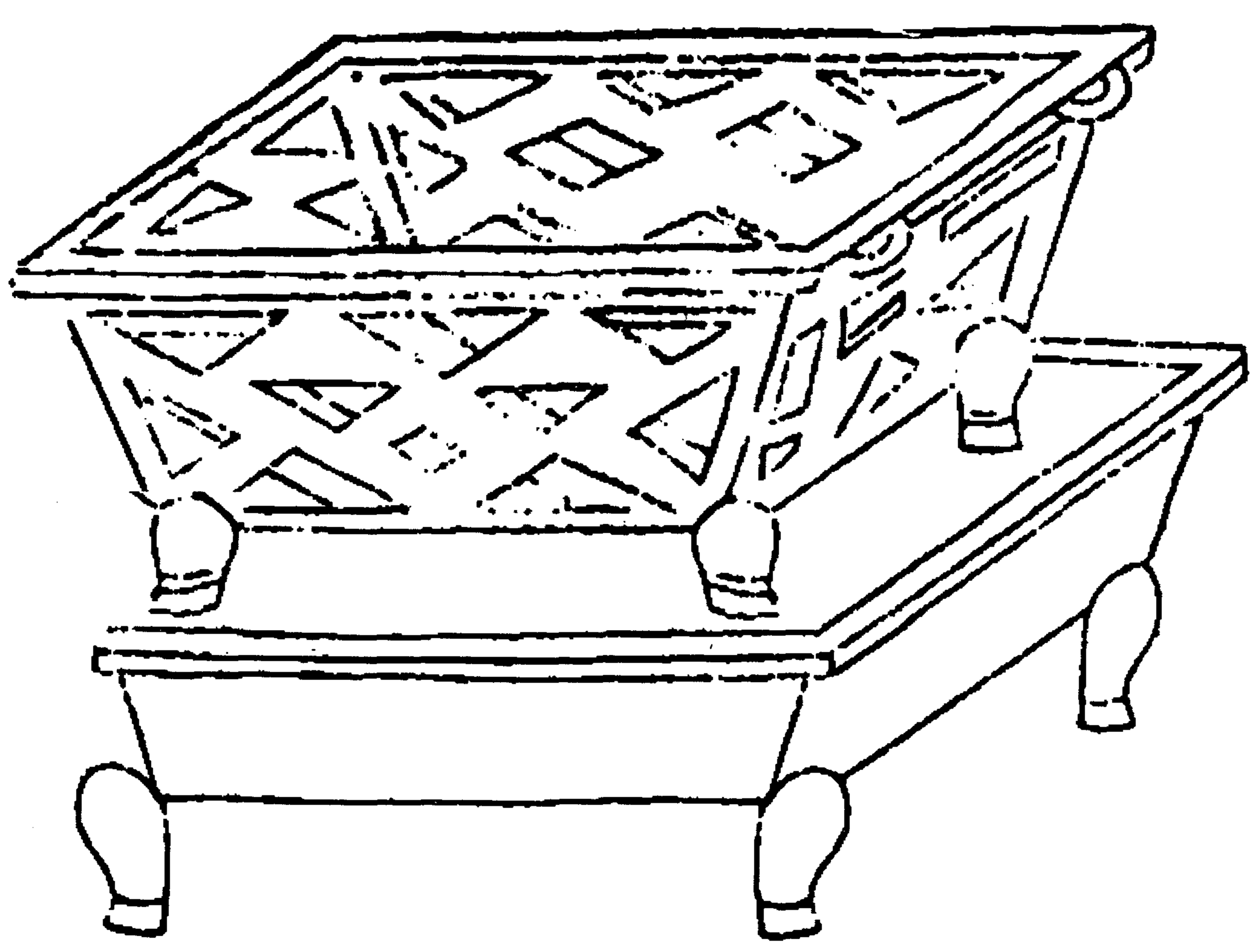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一尺八分容二斗五升三合重十有二斤無銘是器飾以蟠虬凡飲食之器飾以虬者皆是也若乃瓿所以盛醯醢之物固亦狀此耳

漢湯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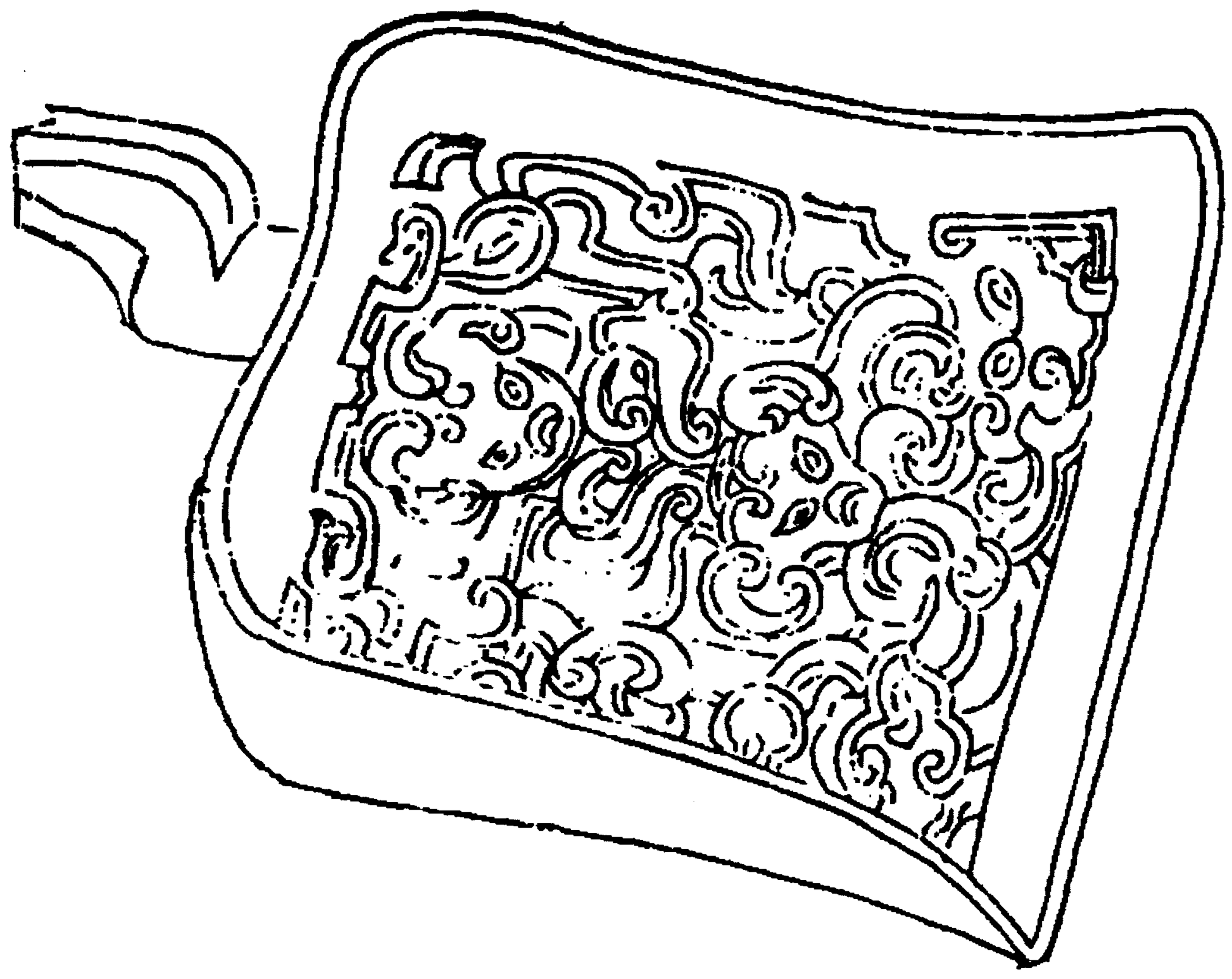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二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一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七合重一斤十有一兩有鋬無銘是器蓋溫水器也狀如匏圜而純素有一耳作綯紐若瓜匜舉而置之鑪竈間以烹水也形制純雅無紋而氣韻自古定非近世所有殆漢器也

唐冰鑑



右高七寸七分下盤深一寸徑一尺二寸四分容五升二合重三十二斤三兩四足無銘且冰鑑之說已具於漢鑑矣今其規模上方如斗四傍壓鏤底作風窻承以大盤立之四足豈非置食於上而設冰於盤使寒氣通徹以禦溫氣耶大抵漢唐之器致用設飾略相倣象然所以異者漢鑑圜而唐鑑方漢鑑近於古而唐鑑則近於今矣故不得不辨昔鄭玄謂鑑如甀大口以盛冰觀此鑑與鄭說不同然又非漢之製作定李唐精工所能到也

漢冰斗



右高一寸六分深一寸五分闊六寸二分重一斤九兩有柄無銘三旁掩上其柄可持其底鏤空寔冰斗也古人制器皆因時而為之若夏則有冰鑑於此器略相似而有見於周官今冰斗雖不得而考要之後世所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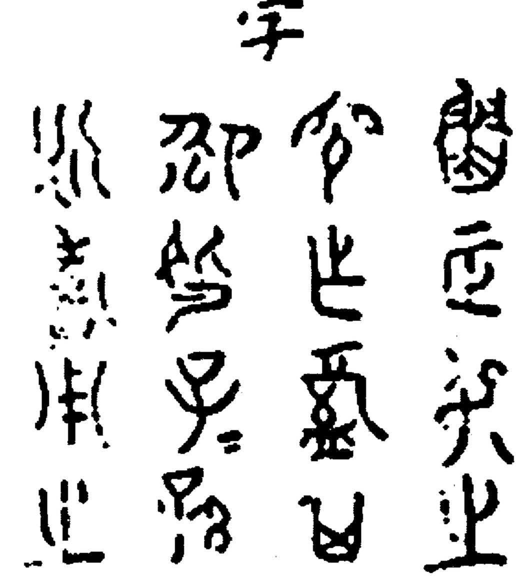
鳳夔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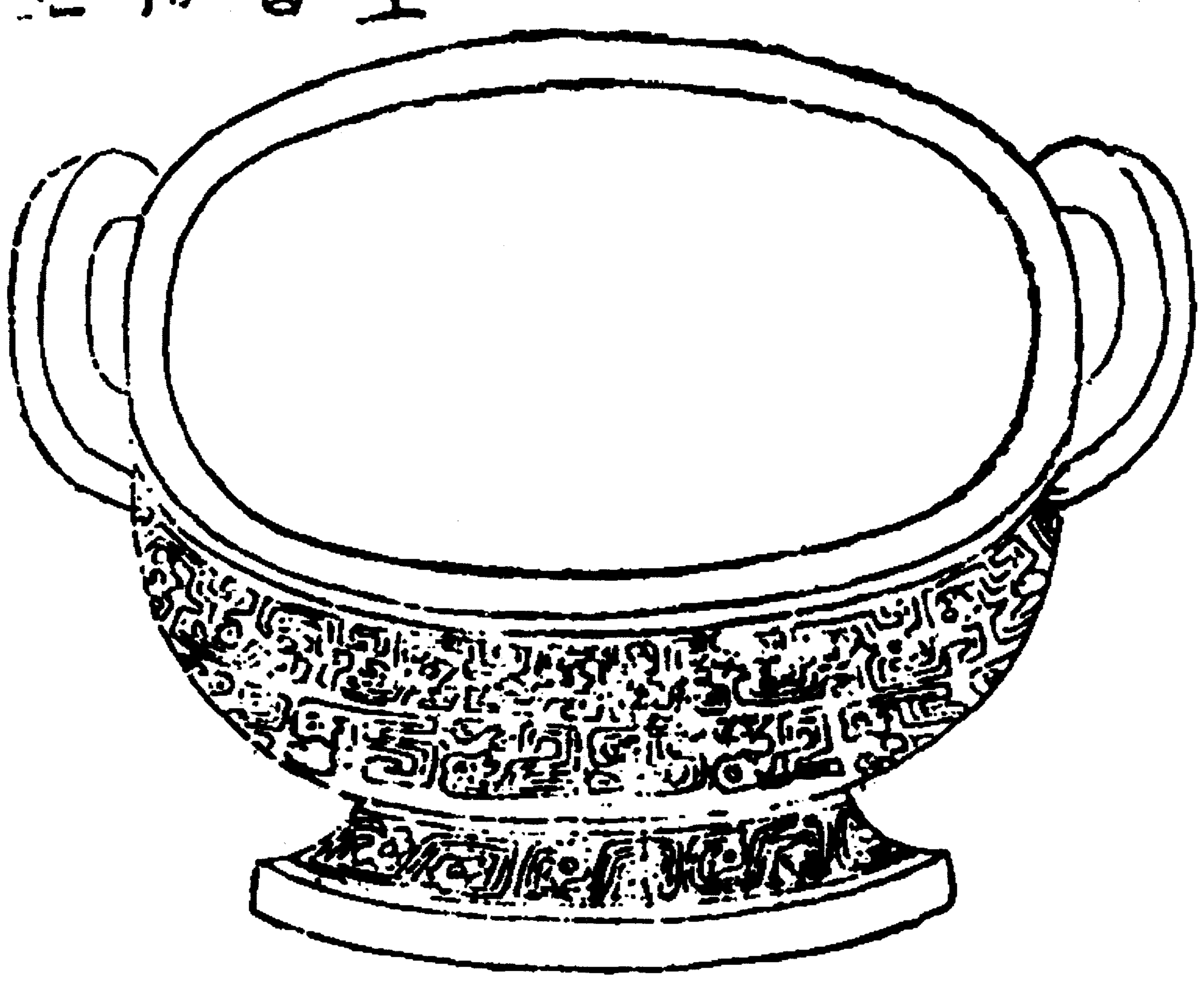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三分重二斤四兩有流有鋬無銘是器通體飾以夔紋蓋亦如之製作華藻大槩與周祖戊匜形制相近但闕其銘耳

周魯正叔匜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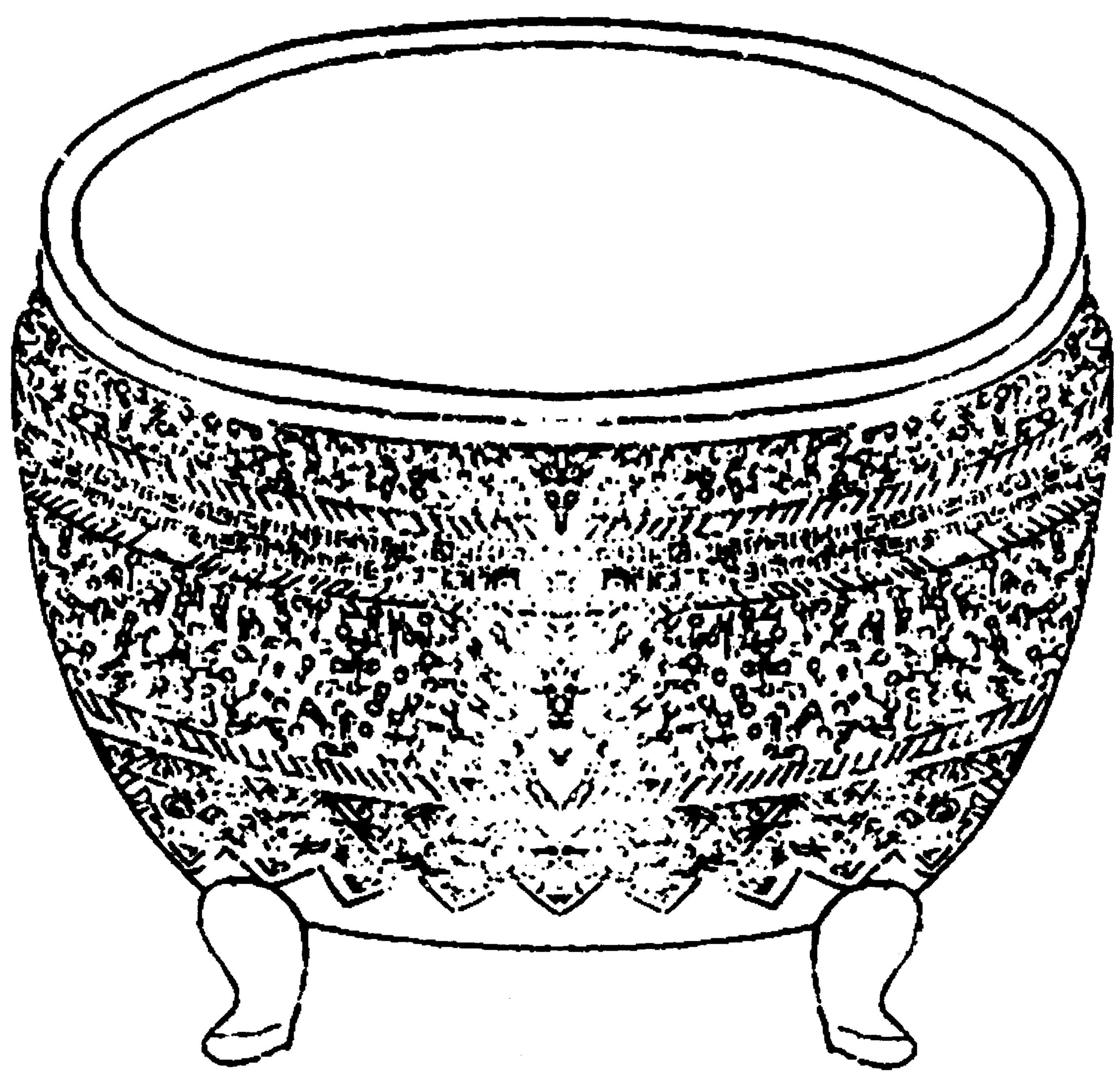
銘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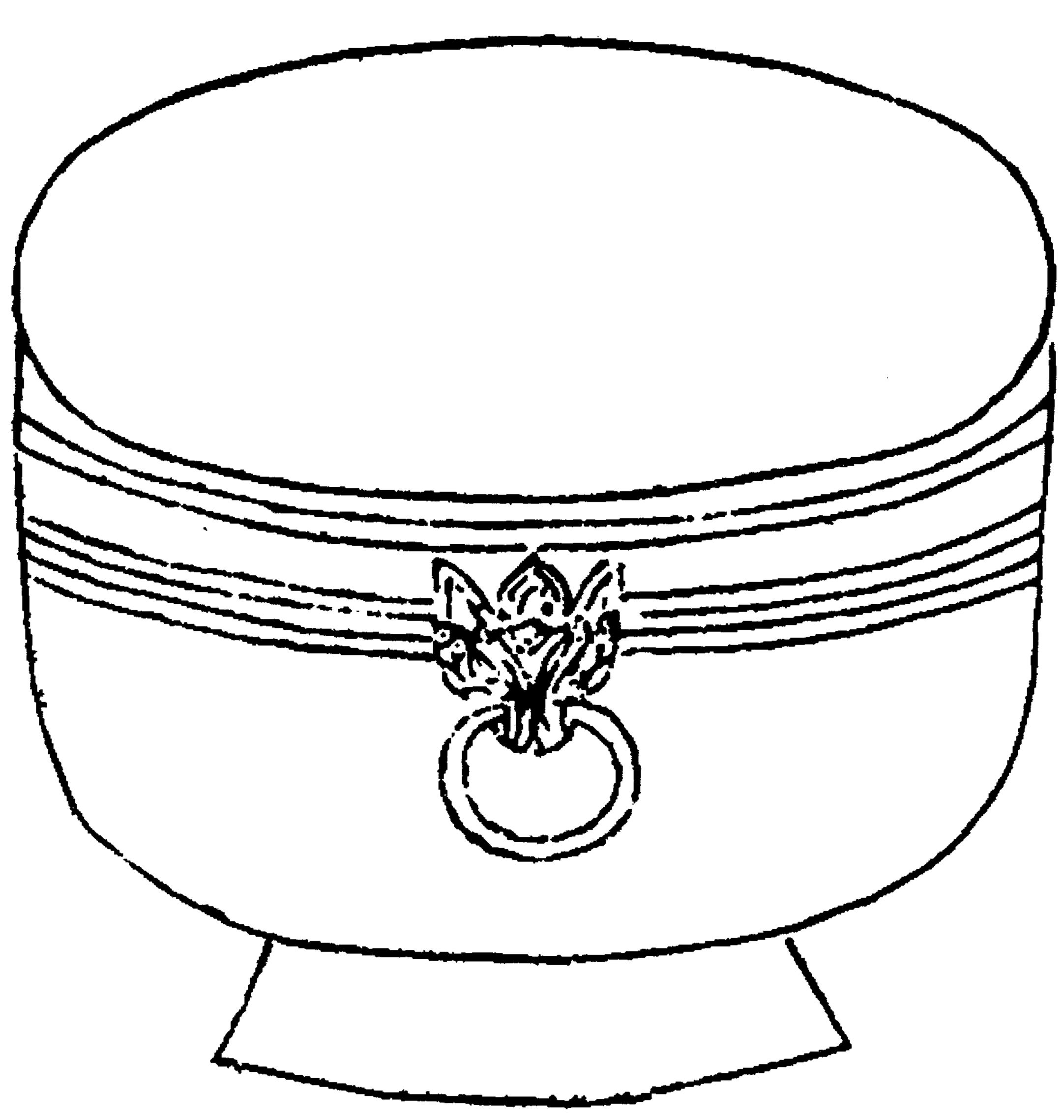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耳高二寸闊二寸八分足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三合重一十斤十兩銘十有八字曰魯正叔作楼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國而蕃衍盛大為天下顯諸侯且號禮義之邦者以周公之聖風化所本餘膏賸復澤後世而不及故其世葉與周相為盛衰至戰國時而仲叔季之氏族遂分其國然所謂正叔雖不見於經傳必魯之公族也

周七星洗



四寸三分口徑一尺一寸容一
重四斤六兩三足無銘洗所以　隱起七星兩
兩三三參差相比　然可數夫水之於五行於
方為　於位亦為北故詩曰維北有斗
星以方求之耳又況水氣之在　之在天
為漢而斗實運於其間　之形則又以類得之
[illegible]古者之　天地之左海故洗當東榮水在
猶然矧夫設飾之義可無意歟　疊
持為縝細非他洗可比良足

漢獸耳盆



右高四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足徑四寸四分兩獸面鼻串圜環環徑各一寸二分容五升重一斤十有一兩無銘是器純素無紋特自然之色青碧相間非智巧所能到者

漢梁山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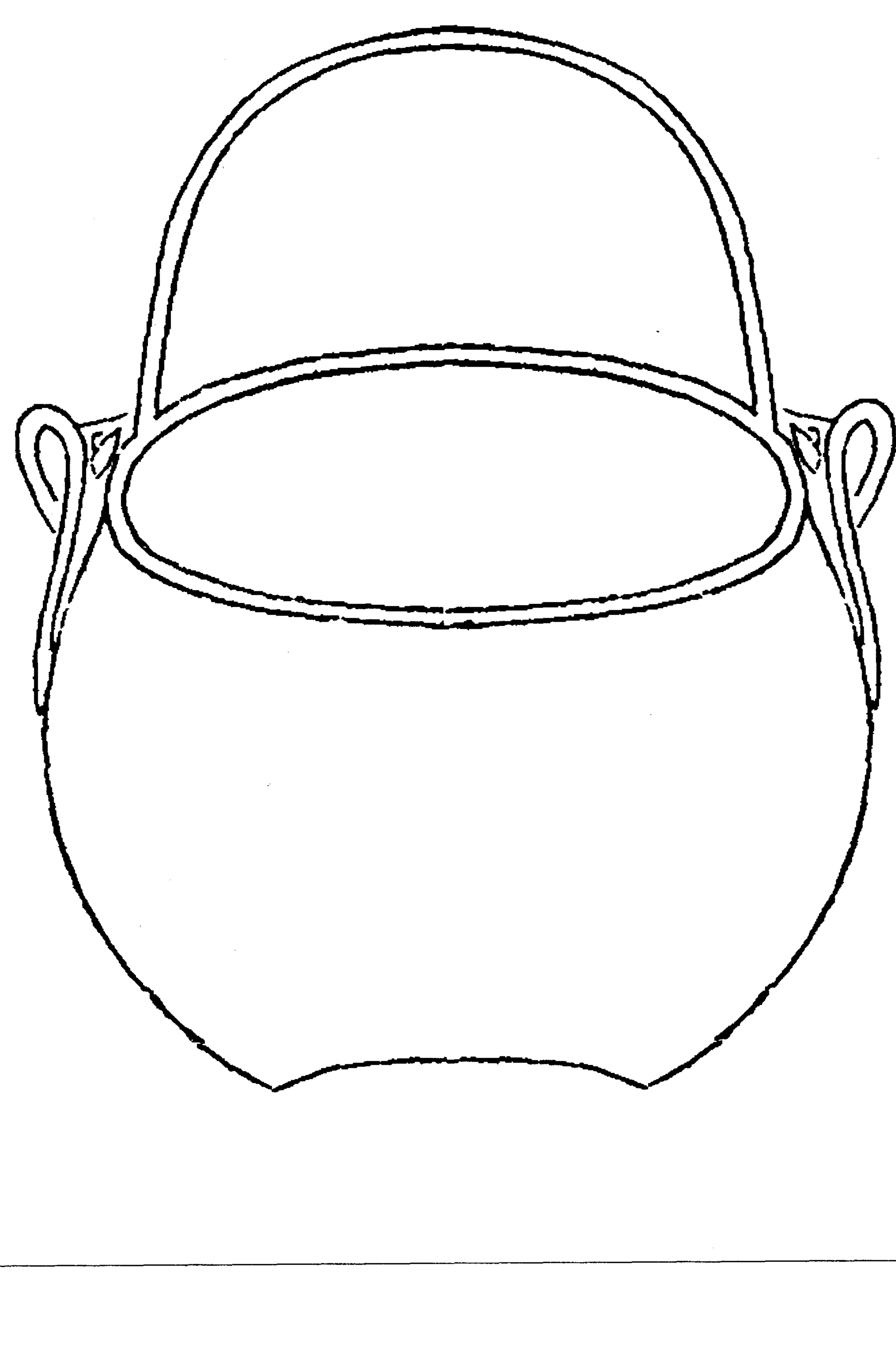
銘十五字

梁山銅二斗
鋗重十斤元
康元年造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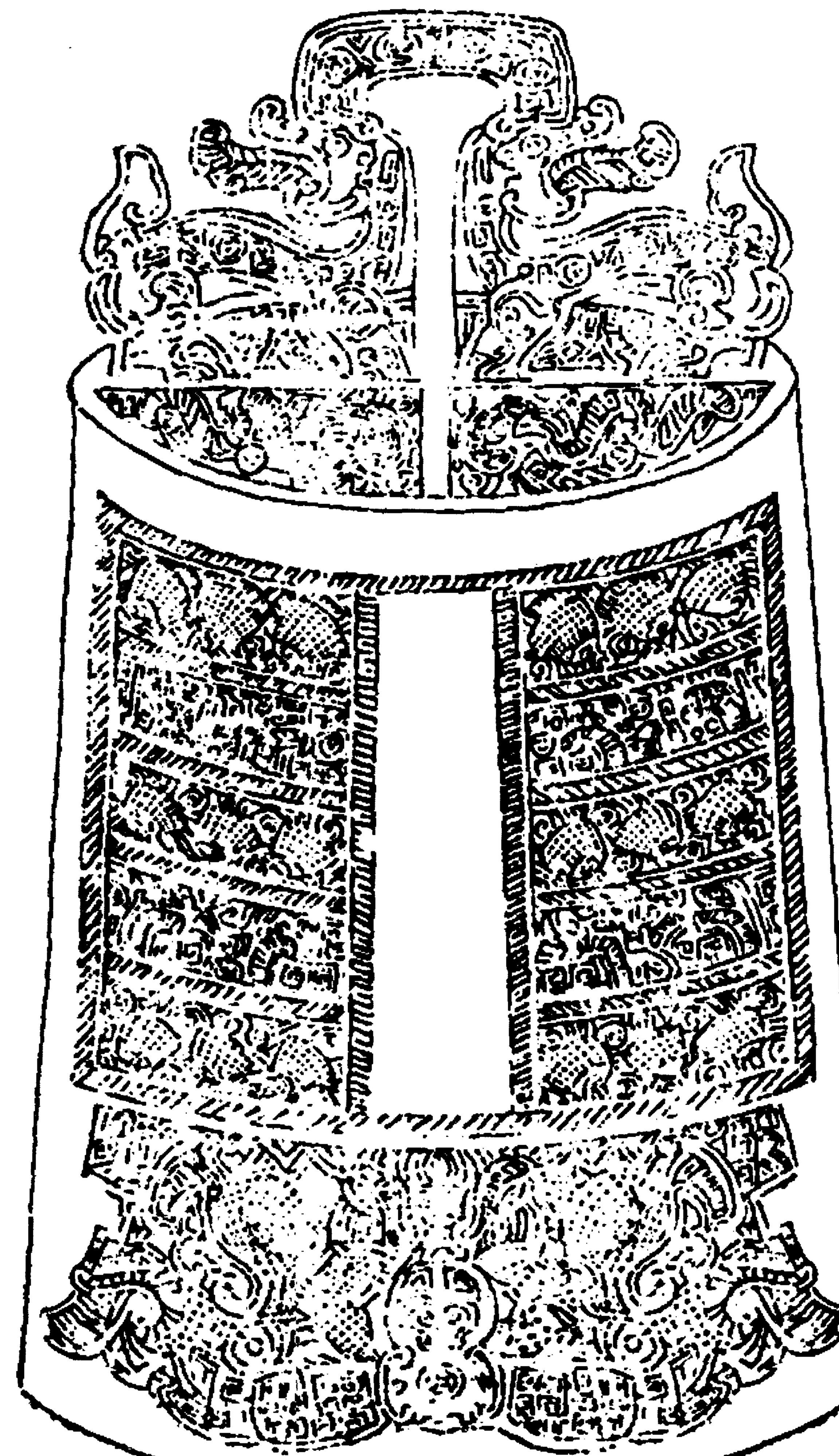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重二斤十有三兩有銘在其脣曰梁山銅二斗鋗重十斤元康元年造外復有一扶字按漢孝宣帝即位之十年乃改元康而是器蓋元康元年造也其扶字乃號耳如好畤鼎之用山字是也梁山銅者紀其貢金之池梁山於漢初為孝王之封梁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故在孝王時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寶之則梁山之銅有自來矣其後梁之子孫分其國為五則在孝宣時　不替貢金之職耳

漢挈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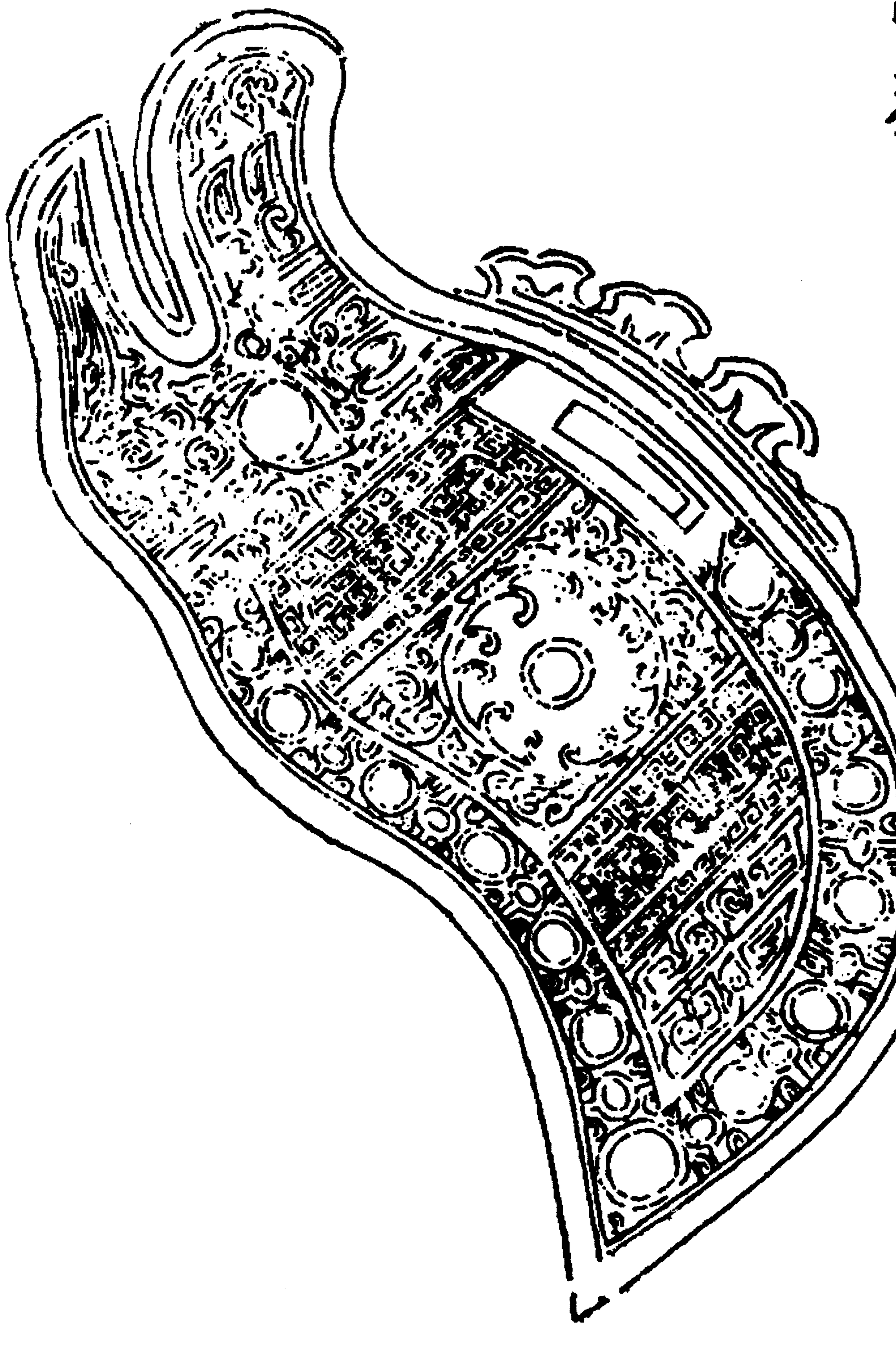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五寸九分兩耳連提鍪容六升重一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形如罌純素無紋連貫以提梁便於將挈也然與商周之器制度不類宜列於漢

漢對螭鈕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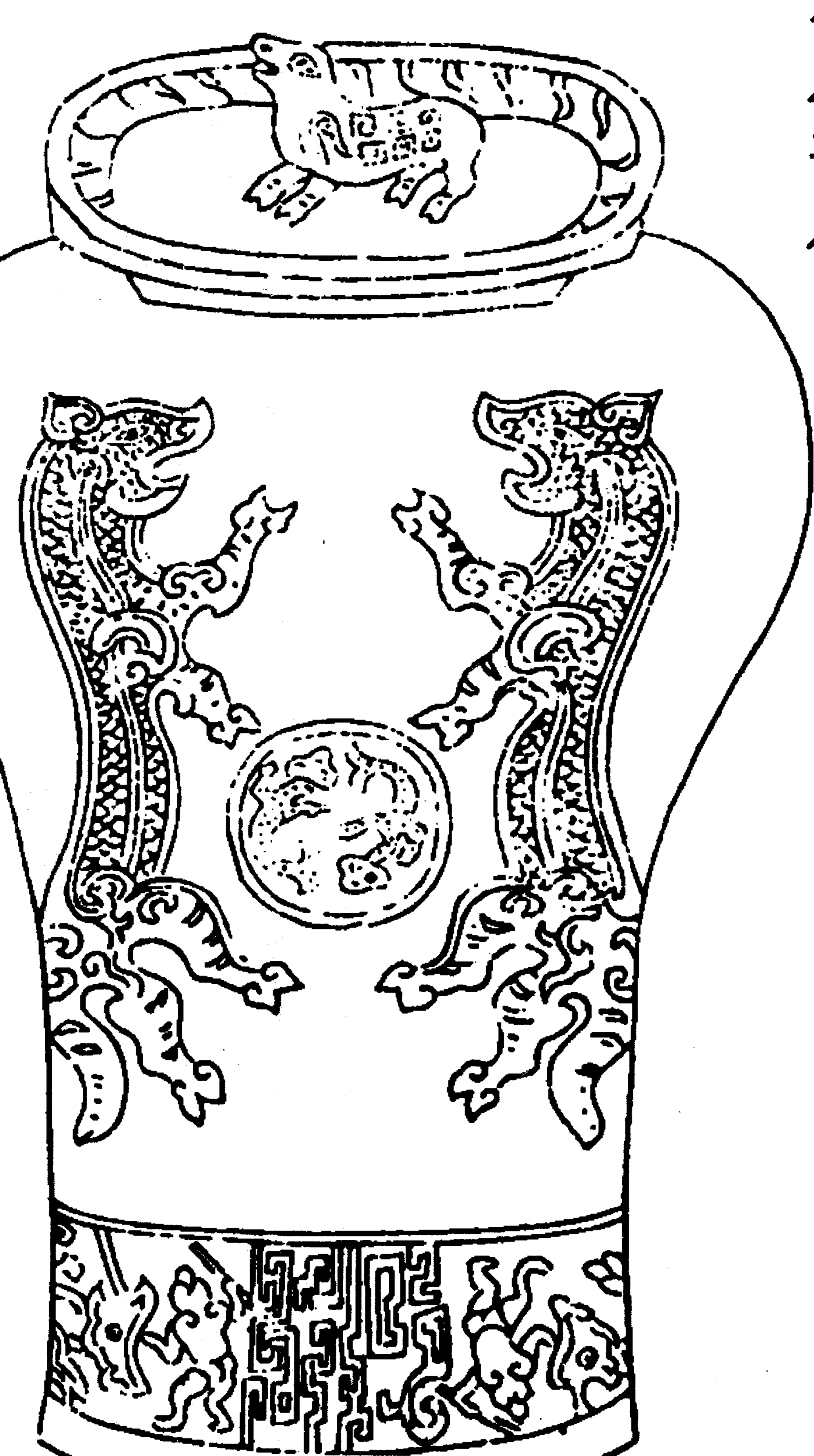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九分鈕高二寸六分闊五寸兩舞相距五寸橫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五寸七分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無銘是鐘無用以兩螭為鈕而兩螭之首復相背其頸顧間可以置纓索枚作旋螺之狀鐘之兩面一作黃目一作螭形蓋後世去古既遠先王之禮文殘此古人無甬之制或變而為龍不同又無銘款以稽世次疑其為漢物也

周雲雷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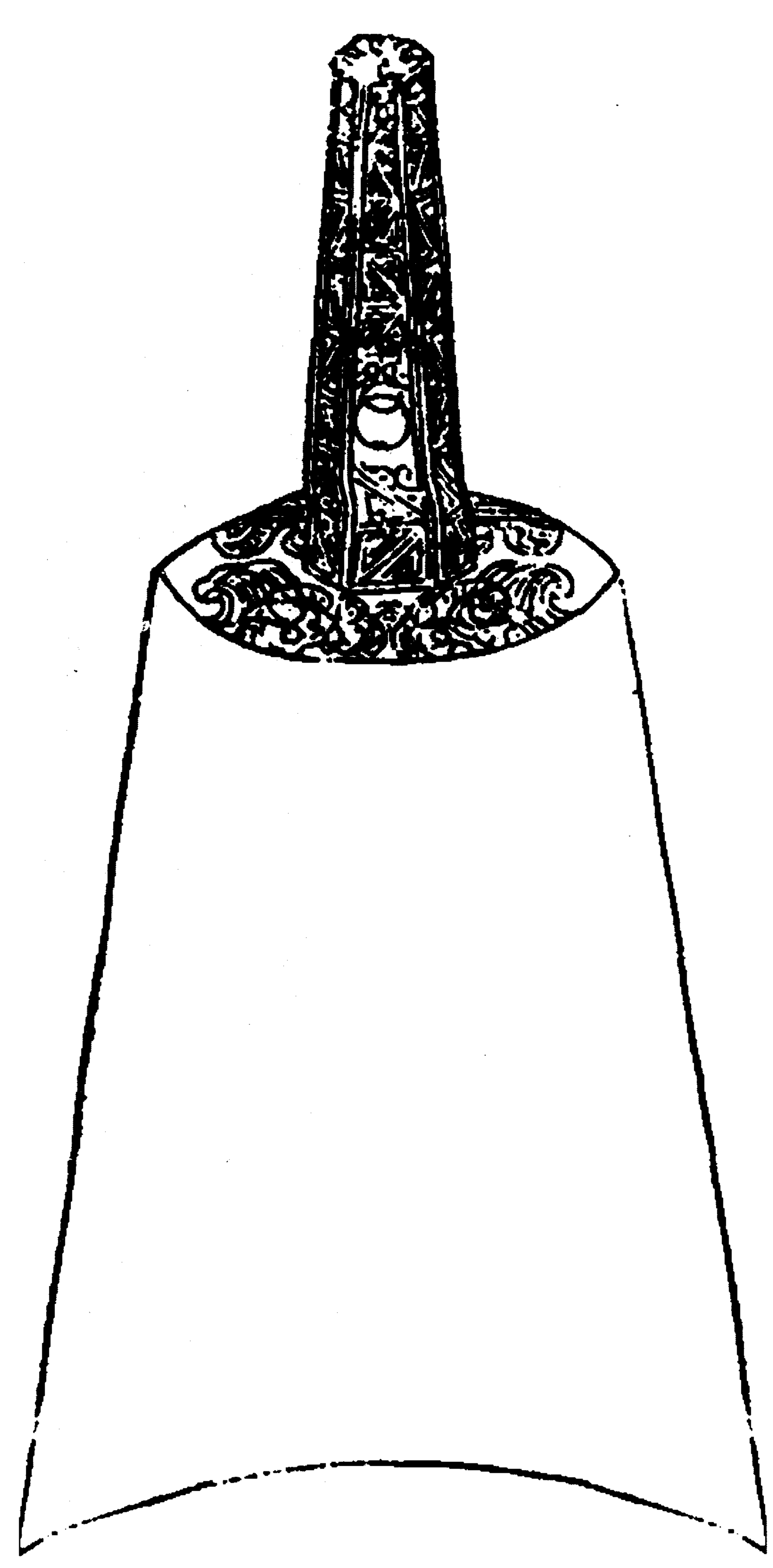
右通長一尺七寸二分闊八寸　分厚九分重二十斤無銘且磬以立辨詩曰笙磬同音則非止於立辨乃所以合樂也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書言泗濱浮磬則磬者以玉石為之是磬復以銅為豈金磬之　歟蓋銅者五金之數得非取其久而不變耶其形制狀獸鼓與股盡飾雲雷制作典古寔周物也

周虎龍錞



右高一尺一寸七分上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九分下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五寸一分鈕蝕剥不完重一十三斤十有四兩無銘錞專以和鼓王安石釋其字以謂錞者陰與陽和而執是器乃特飾以虎龍蓋以虎龍之交遘陰陽相和之義也故於錞有之然而又著以風雲者則亦以雲從龍風從虎也昔人之設飾豈徒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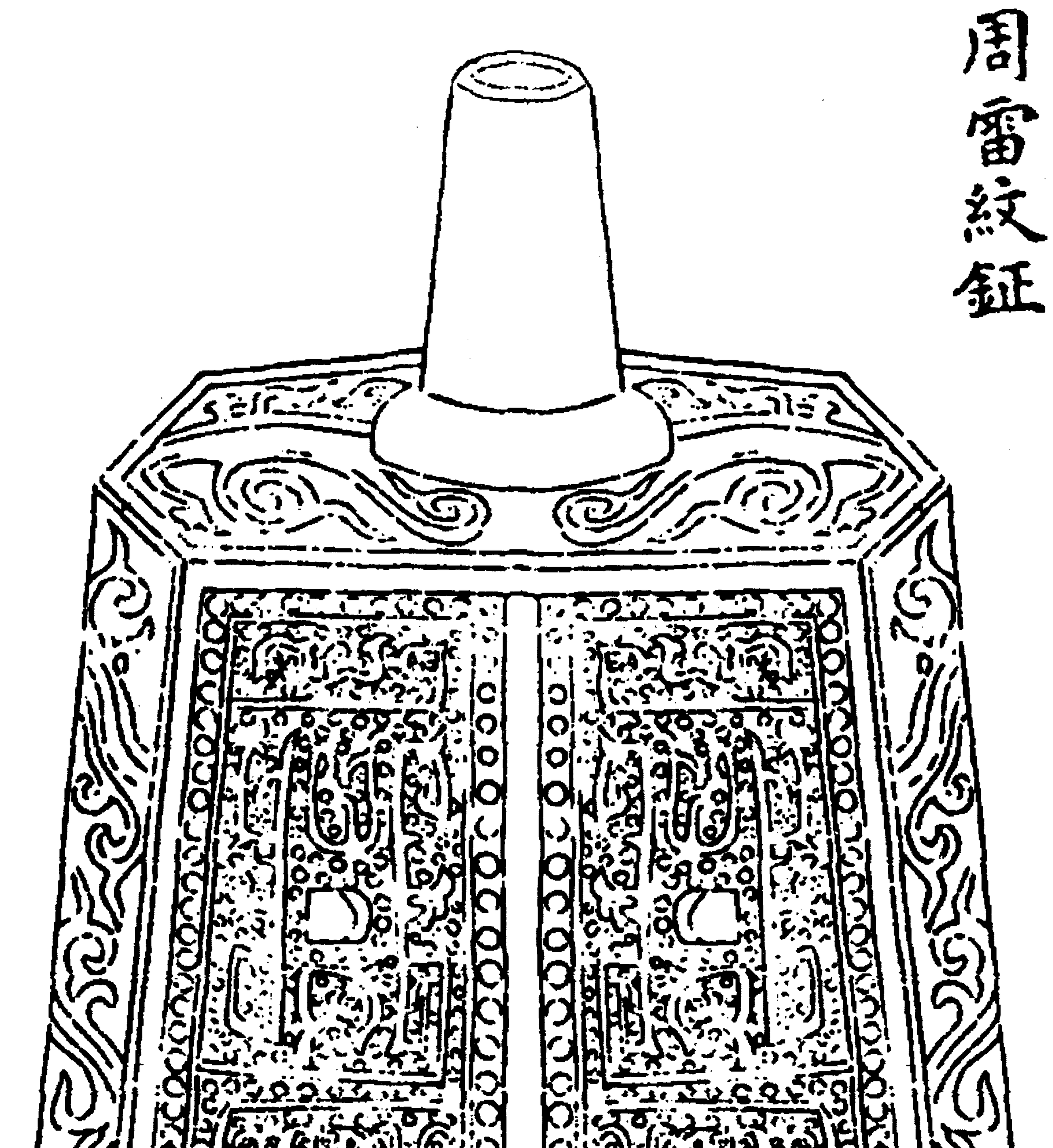
周雷柄鐸



右高六寸八分柄長三寸八分徑一寸上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八分下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六分重四斤十有一兩無銘古者以木鐸振文教以金鐸奮武衛故書言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鼓人以金鐸通鼓則鐸雖微物其為用亦大矣後世不知所重往往做之以為柴車之警然其音聲猶有暗合於律者故晉荀勗作樂詔天下上牛鐸而出於龍德太一宮養種園之地豈其潛邸之符有應於是耶且自古在晉凡所以揆文教和樂律一本之於鐸然惟天下文明然後有此今鐸出於龍德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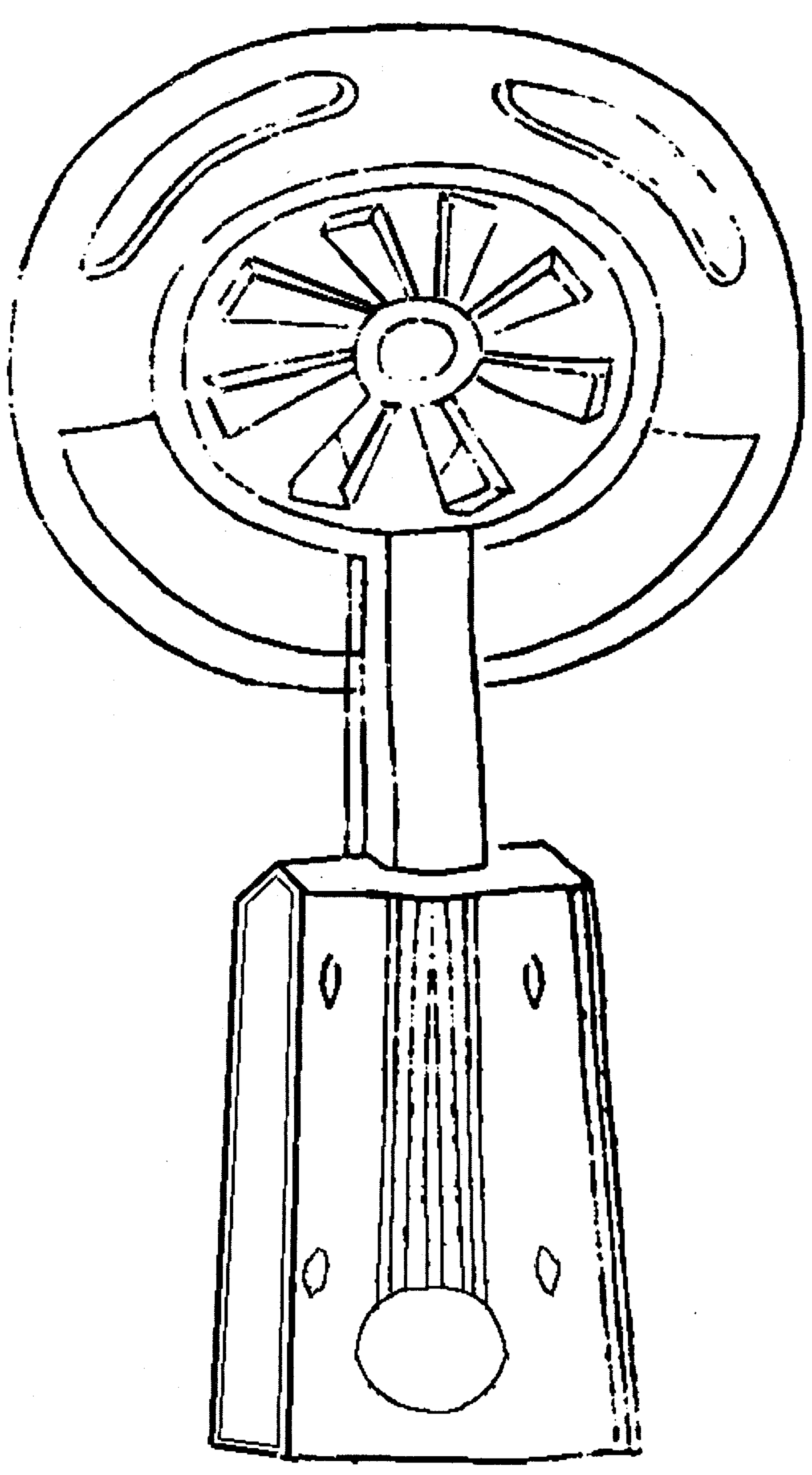
固知不徒然也其有半兩錢一百二十有九異布錢二十有三與夫六花小鑑馬勒環同時而出豈非其應於明時為錢流地上控制蠻夏之兆耶

周雷紋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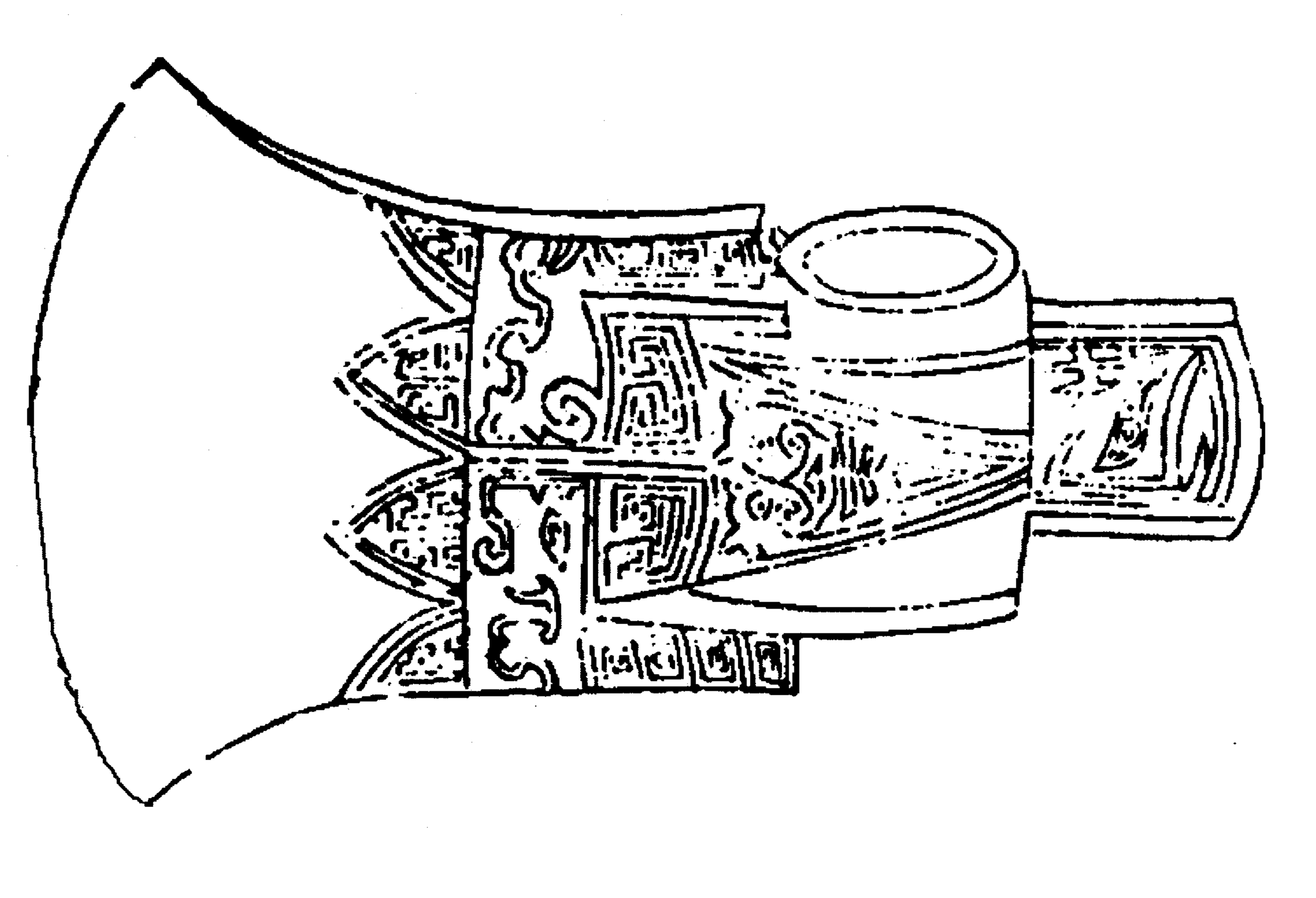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五分柄長六寸二分徑二寸一分上徑長八寸九分闊五寸四分下徑長一尺二寸四分闊七寸六分重五十一斤無銘是器通體周以雷紋每面作兩黄目獨柄純素無紋其規模復少變於它鉦耳

漢舞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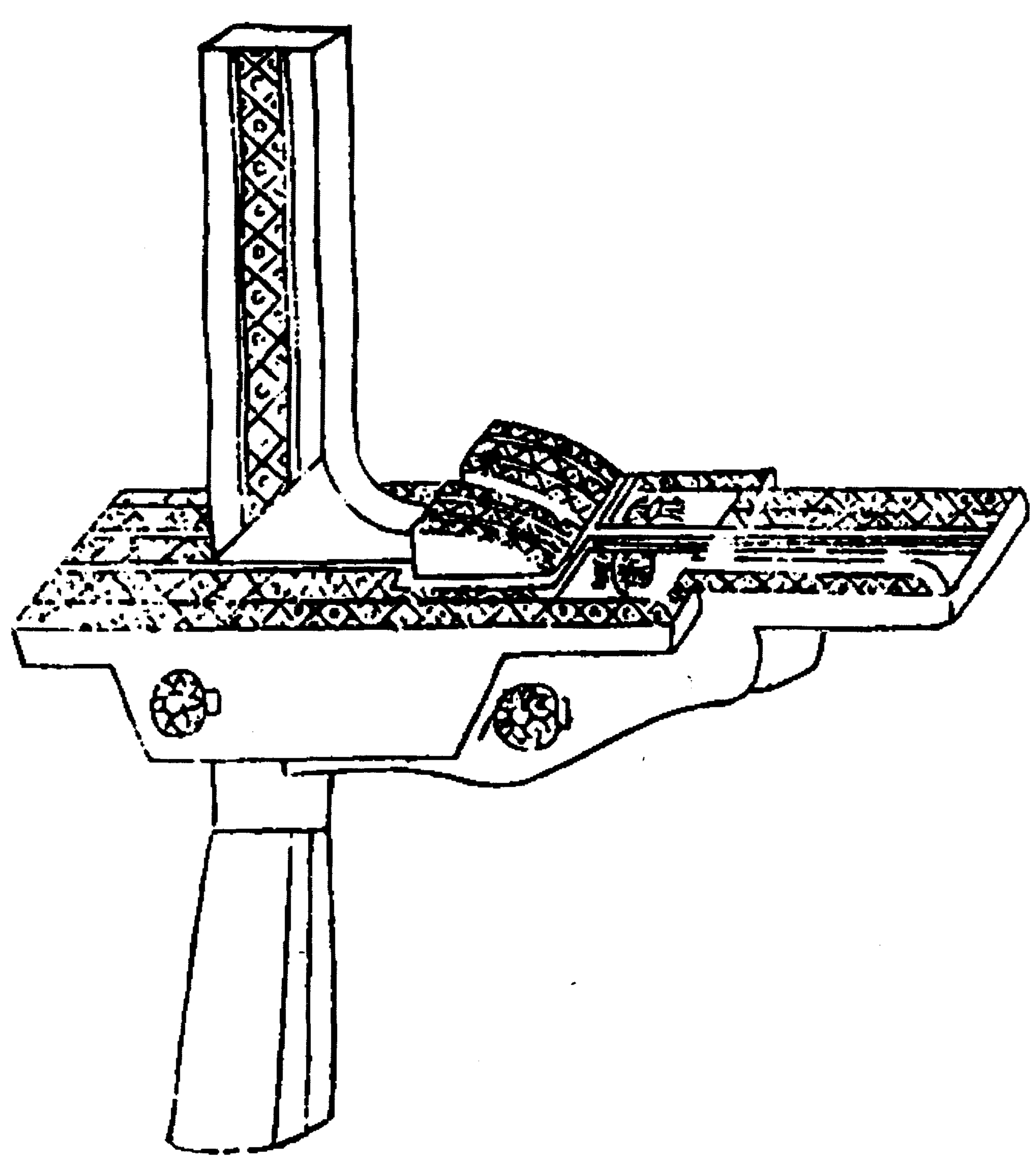
長六寸九分徑四寸重一斤四兩無銘右許慎謂鐃小鉦也如鈴無舌鳴之以止擊鼓者也是器頗近其制而持有舌焉蓋欲便於作止不待擊而後鳴也然不獨卒長職此而已且舞人亦用之樂記曰復亂以武則以武為鐃謂舞人鳴此以治理之而又以為退郤之節也

漢舞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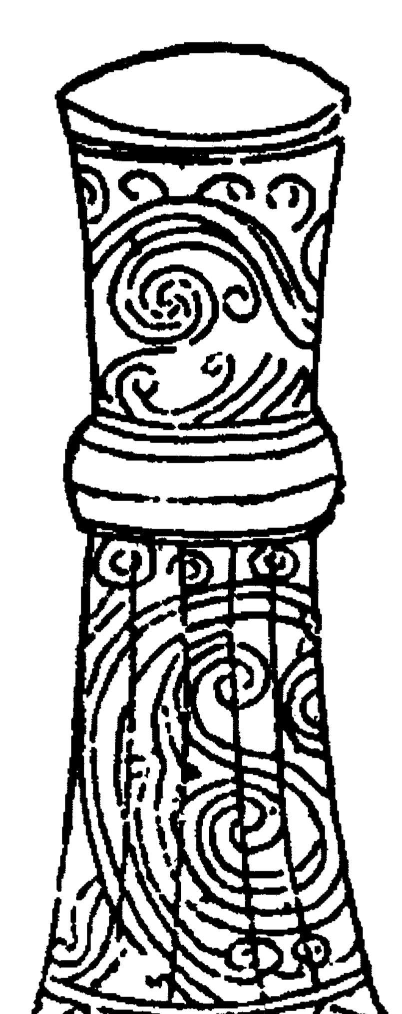
右長六寸闊三寸重十有三兩無銘夫戚
蓋司殺者之所秉用以為舞則以象其武
安柄處作蟬紋柄之外作兩目中作饕餮
垂花之飾紋鏤精妙非漢不能為也

漢銀錯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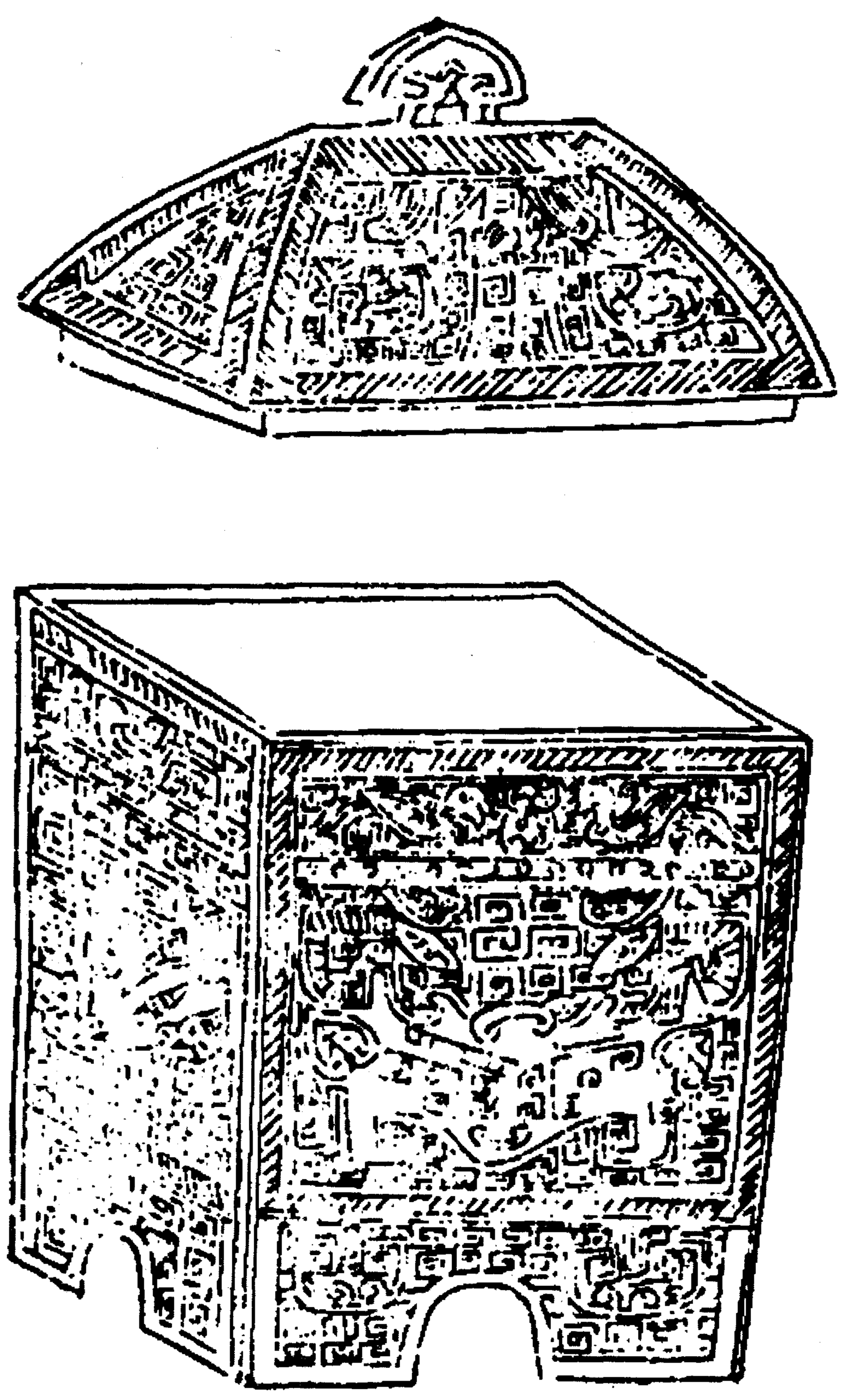
長五寸闊一寸二分重一斤一兩無銘是
器餘以銀錯細紋至於機間立度以銀約
之為分寸正所謂機有度以　望者也

漢金銀錯鐓



右長二寸九分圜徑二寸一分重三兩無銘是器為圜筩起節如竹一端中空可以置餘一端為頂作方稜是必古人用以飾物柄者鈿以黃金間以白紋花雲之狀燦然可愛雖非古亦近世所不能到

漢鳳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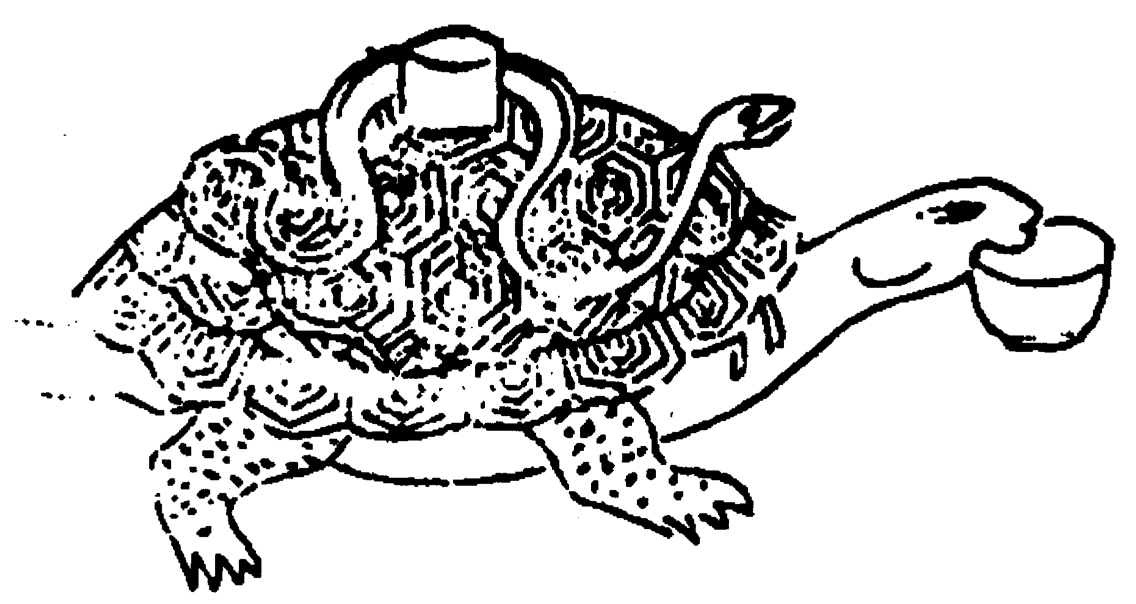
通蓋高六寸深三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九合有半共重一斤十有一兩無銘

厭勝錢



右長六寸八分闊二寸一分重六兩有半無銘右按封演錢譜漢武造銀錫白金為三品一曰其文龍二曰其文馬三曰其文龜而小楕之謂其圜而長也今此錢一體之間龍馬並著形長而方意有類於此然下體蟠　隱起栗文似非漢武之制者又李孝美圖譜有永安五男錢體勢雖圜輪郭皆著栗文與此少類然孝美號之曰厭勝錢則是錢殆亦用之為厭勝者耶且錢謂之泉布則取其流行無窮之義而此著龍馬者葢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亦泉布流行之謂歟

漢龜蛇硯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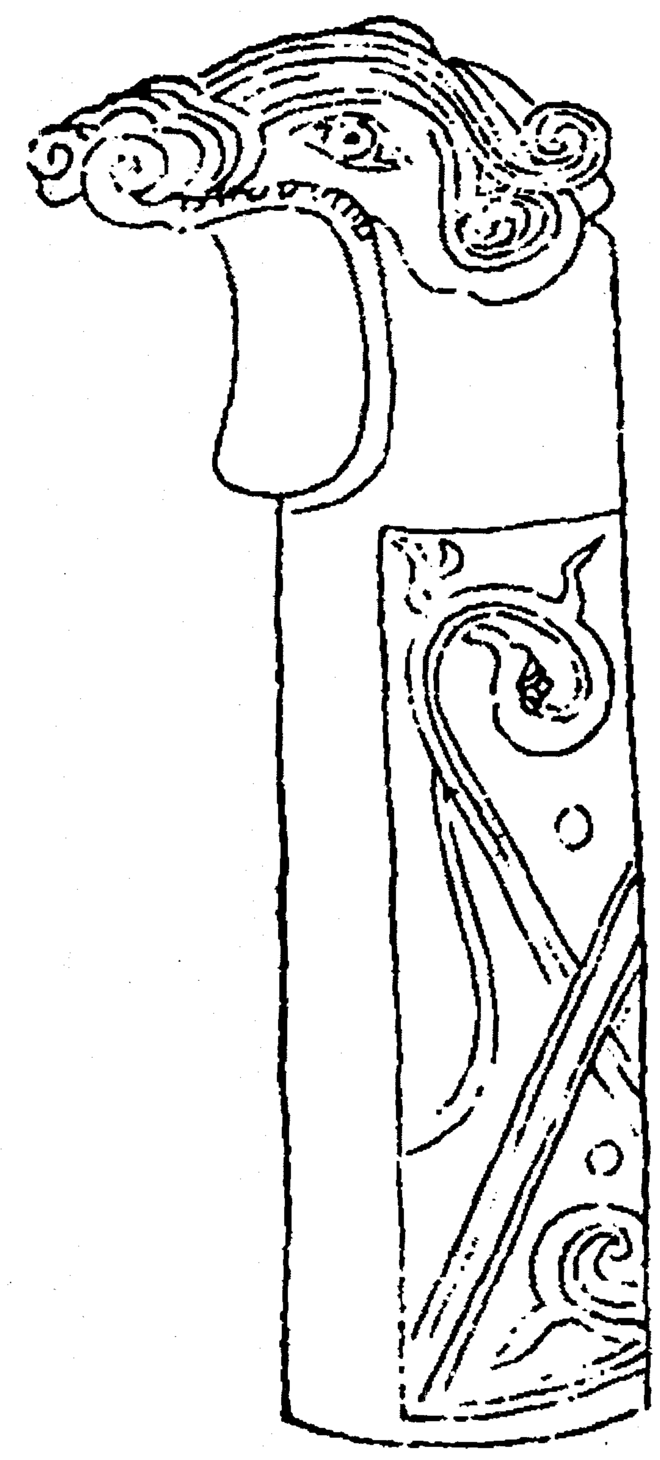
高一寸四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分容半合重四兩三分無銘右硯席中奇玩也作龜負蛇而有行勢背為圜空可以納水其一製小獸如指大以立背上皆口銜物若盃狀遇水出則吐盃中製作精妙宛有生意非古人不能為也按龜蛇北方獸主水用以飾此葢取其類耳

周辟邪車輅托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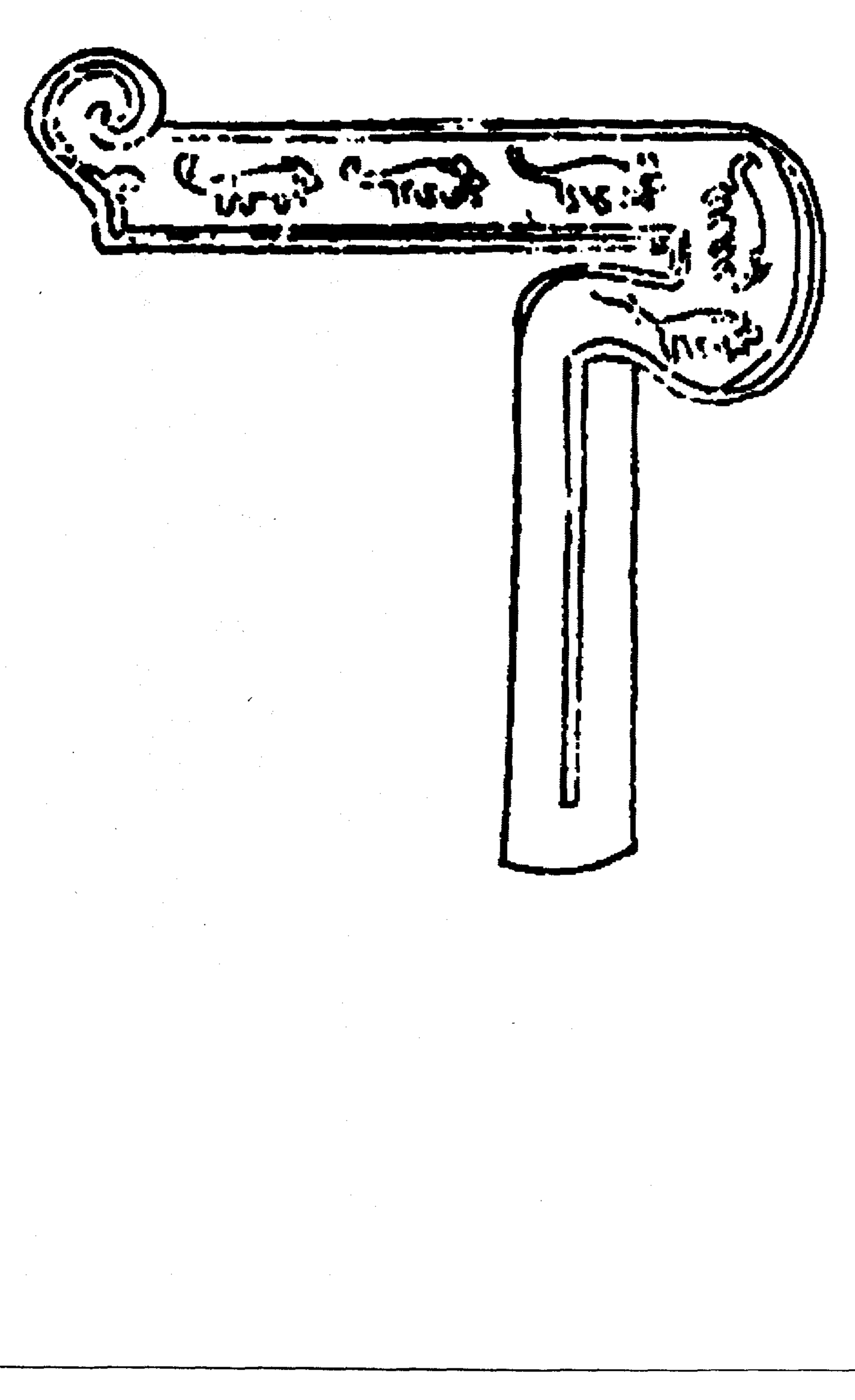
高二寸三分通長六寸重一斤無銘是器輿輅飾也蓋古人輿服未嘗無制結旌綏旌有見於車之別如輊如軒有見於車之容衡則有鸞和則在軾而輿輅之設取象爲備焉是物則辟邪蹲伏之狀復飾以螭虺其圜空可以容橫梁蓋所謂車之托轅也

周輅飾虎首承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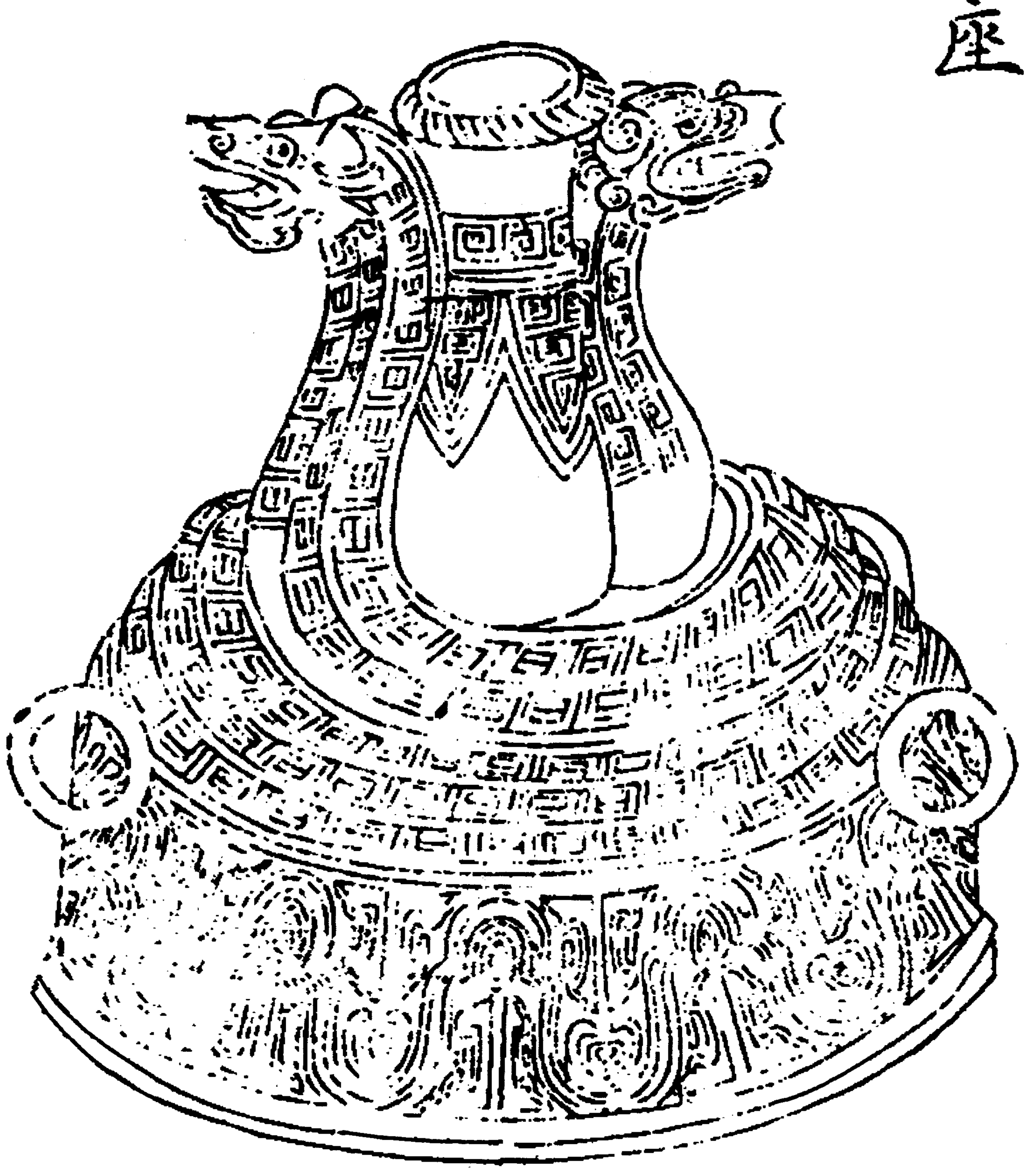
右長七寸三分闊一寸九分容椅徑一寸二分重一斤一兩無銘古之車制行一車者有軥駕一軥者有梁服馬則出於梁下而兩驂又所以佐服馬耳故軥一謂之承轅爲衡梁之具是器作虎首修口則口銜其梁也然其上間錯金銀復飾以鸞鵲回舞之態固知昔人於輿服每有法度此特一轅之飾耳蓋工之所聚於車爲多則求其他可知也

漢輿輅飾



右高二寸五分闊五分長二寸七分重　無銘杙車車
之制陶唐氏制形車有虞　鸞車夏因鸞車而為鉤車
商因鉤車而　輅至周而後五輅備焉唯制度略存而
之詳皆莫考據也秦漢間輿服號稱　史亦闕
其制准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　車輿輦遂因舊制金
根車以擬周之玉　皆朱斑重牙貳轂兩轄文虎伏軾
龍　與其弛虎飾皆備見於史是物弛曲作鵝頭形
匾而方下為鐓可以植於欄楯上有螭紋而為斧刃狀然
其兩旁皆以行虎飾之考其形制疑為伏軾所用之物而
此得之為不完不能盡究其設施之所惜哉

周雙螭表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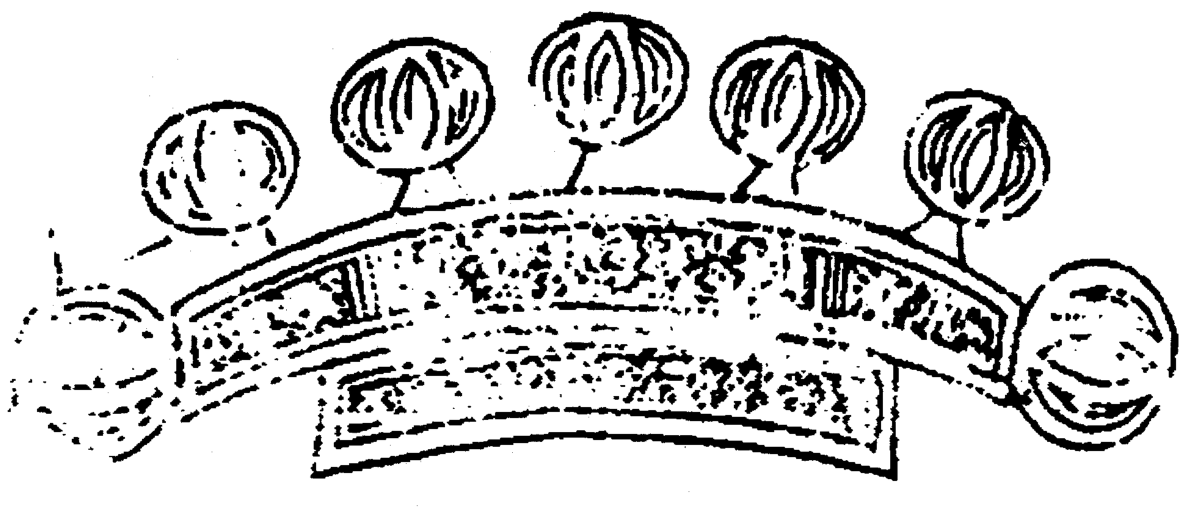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寸七分下徑一尺九寸三分
重五十五斤無銘周官置槷畫以參諸日
中之景槷即表也是器形若大盤上蟠雙
螭而仰其首於兩螭間又出一筩中通上
下是為表座中通所以植槷無款側以取
其端焉

新刻古器具名卷下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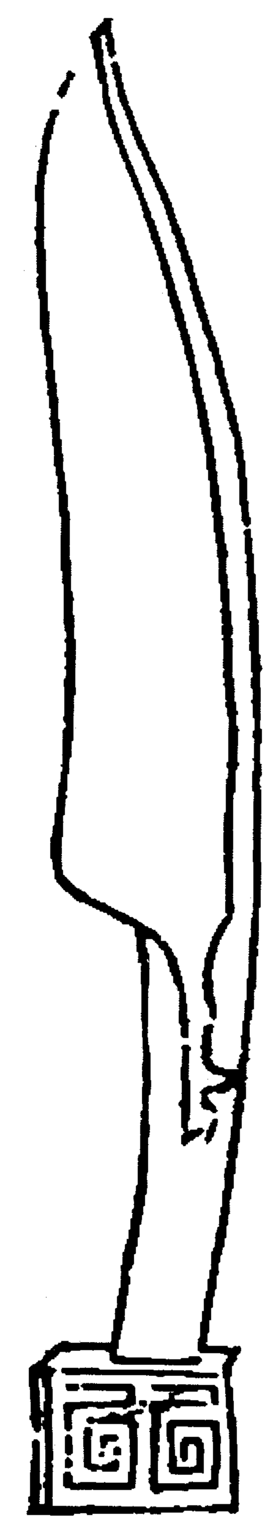
目錄畢

漢旂鈴



右長五寸徑一寸三分重六兩有半無銘按左氏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蓋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皆動而有和聲今此雖作鈴狀然未知其所設果如何今觀鈴之為飾且數有七而九旂名物其斿數葢亦有等是以交龍之旂其斿有九鳥隼之旟其斿有七熊虎之旗其斿有六龜蛇之旐其斿有四然則鈴之多寡若擬旂之斿數當是旟之數耶

漢刀筆



右長七寸四分闊六分重二兩有半無銘形制全若刀匕而柄間可以置纓結正攜佩之器也葢古者用簡牒則人皆以刀筆自隨而削書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葢在三代時固已有削書矣西漢書贊蕭何曹參謂皆起秦刀筆吏則自秦抵漢亦復用之然在秦時蒙恬已嘗造筆而於漢尚言刀筆者疑其時未能全革猶有存者耳

漢螭龍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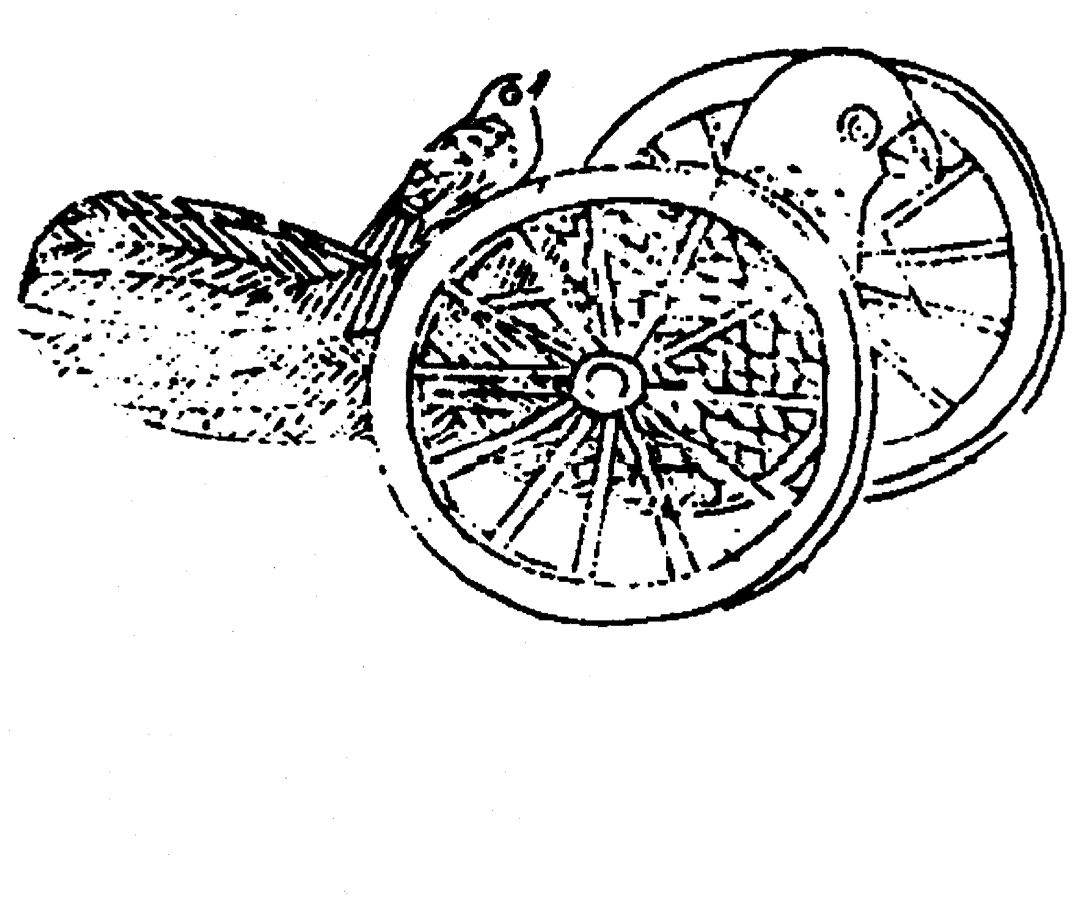
右長五寸闊一寸四分厚五分重六兩無銘杖頭為一龍蟠屈而下銜其柄蜿蜒若飛動勢且以金塗之非近世物也昔漢費長房從壺公之遊及其歸以杖投葛陂澤中化龍而去則以龍蟠杖頭豈其取法耶為漢物固宜有之且九章之服龍居其冣以龍者升降自如不見制畜神而變者也於是惟尊者得專有之耳

唐蹲龍



右高三寸闊一寸七分重四兩無銘且昔人於欄楯帷幄車輅間每有所飾故或作水芝或為鬪鴨種種不同考之亦無意義惟龍之飾則非臣下可得用凡衣服器用著以龍者皆表其人君所用之物是器作龍狀而蹲之疑宮廟乘輿以為之飾考其器則唐物也

漢鳩車



高二寸二分長三寸二分闊一寸七分輪徑各二寸二分重一十兩無銘右器狀鳲鳩形置兩輪間輪行則鳩從之其禽背負一子有鈕置之前以貫繩蓋綮維之所也按鳲鳩之詩以況母道均一故象其子以附之因以為兒童戲若杜氏幽求子所謂兒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者是也

漢龍提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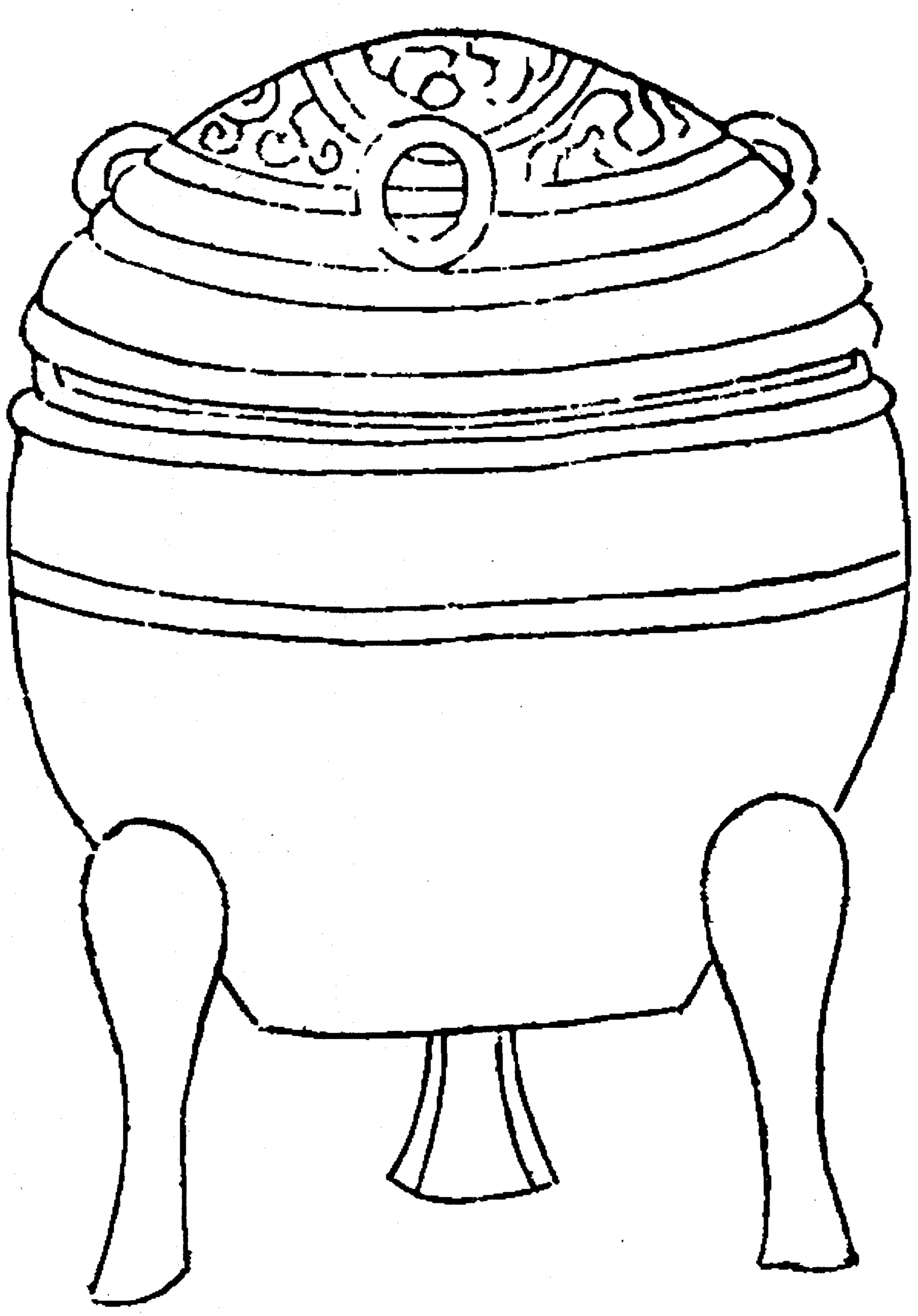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三分長六寸三分闊八分重八兩七錢無銘通作龍行蜿蜒之狀角鬣爪足燦然備足真提梁也蓋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故舜之時觀古人之象而繪龍於衣周為九章而登龍於山歷代尊之以為差等於是後世人臣服飾皆不得而有之此提梁漢物也而狀以龍形宜非臣下所有者

漢海馬葡萄鑑



徑七寸三分重二斤五兩無銘

細紋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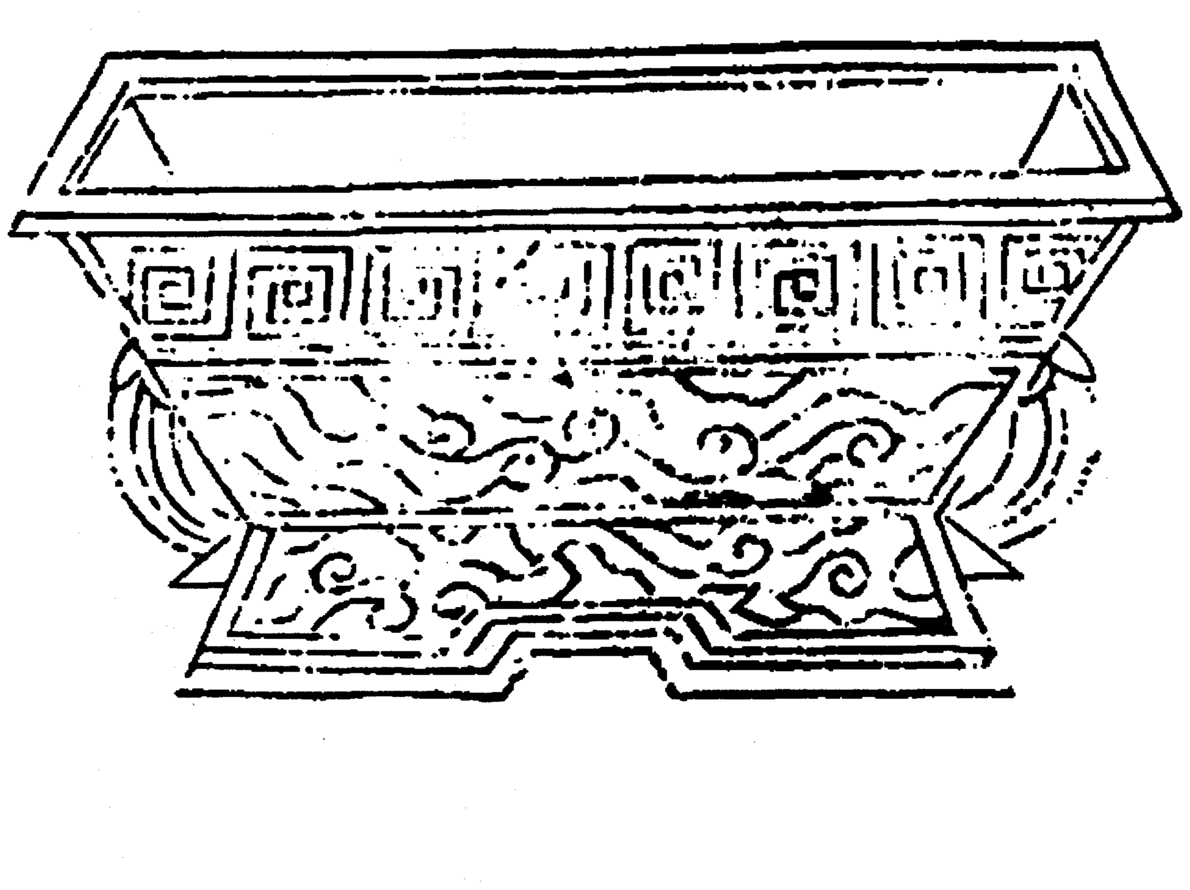


右得於滎陽高七寸深四寸二分口徑五寸有半腹徑六寸有半容四升無銘識文極細巧多為物象不可圖寫按爾雅䰝謂之鬵甑文云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太公缶

銘十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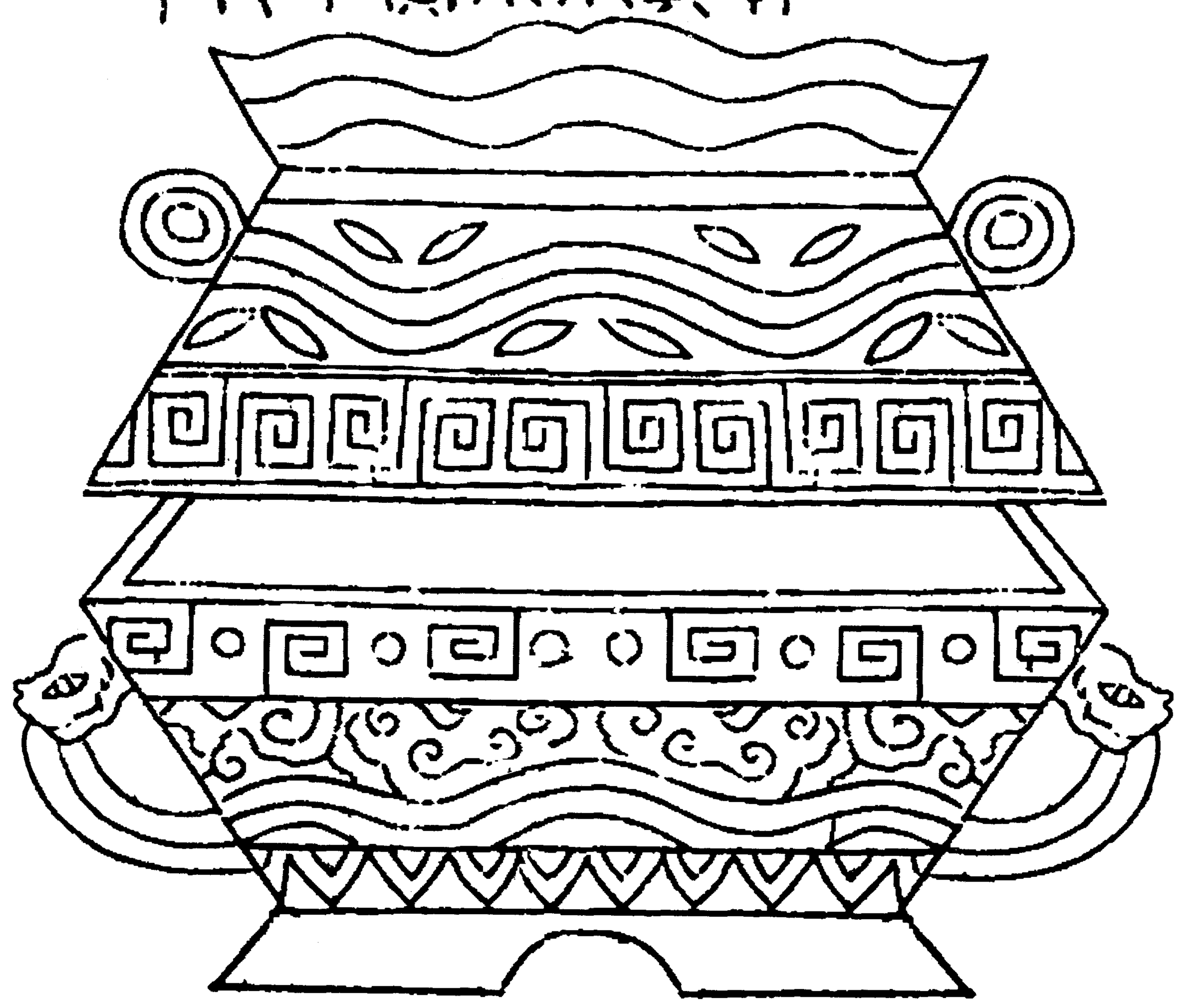


右得於馮翊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尺有六寸衡尺有四寸四分深三寸下狹容二斗銘十有二字按舊圖云咸平年同州民湯善德獲於河濱以獻此器與後所圖弡中及史剩二器形制全相類銘皆從匚與匚同音方而文不同此器從金弡中器從夫史剩器從由亦金字医字即古簠字金與簠聲相近又形制皆如簠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

卷下 一一

弡中匜

銘五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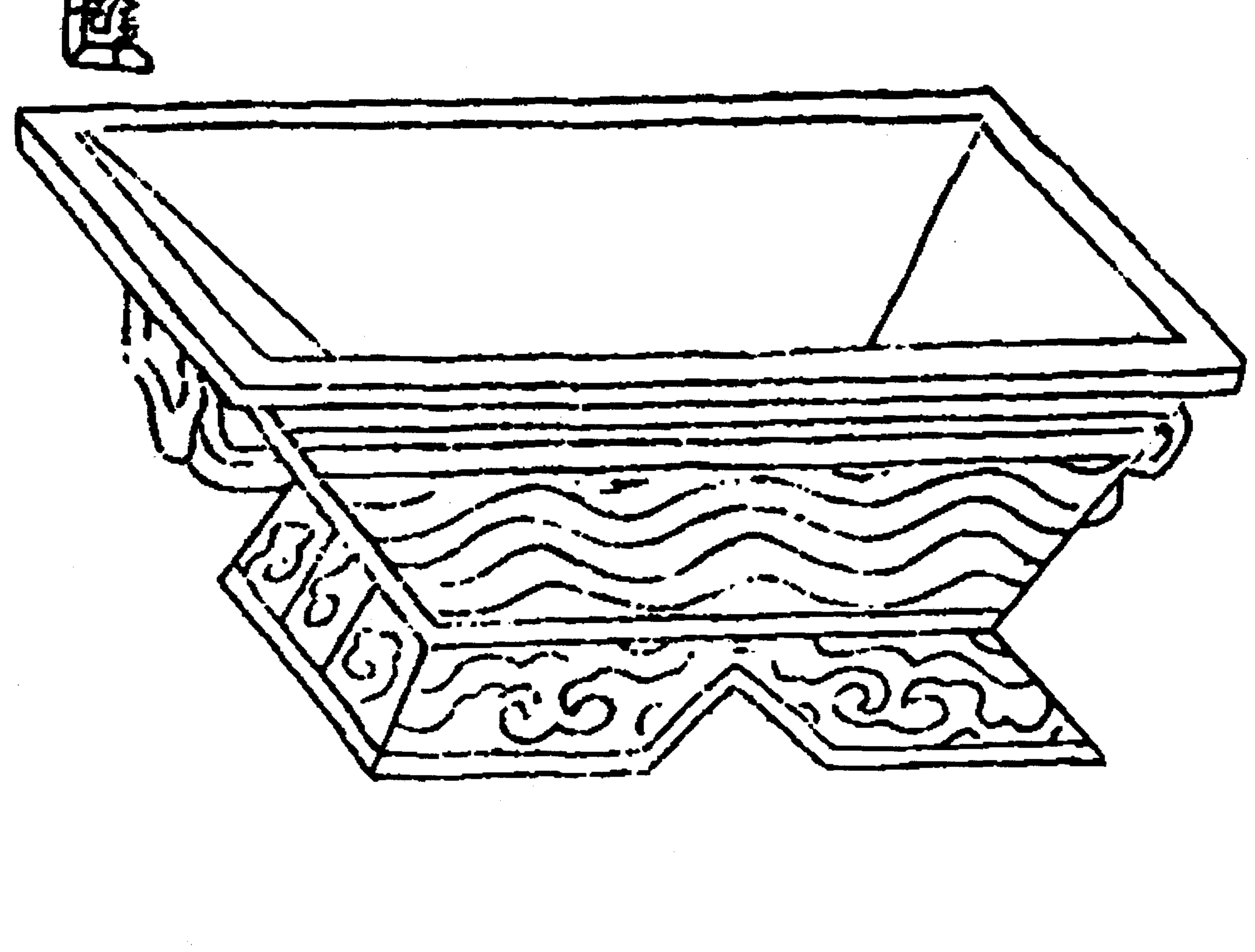


右得於藍田形制皆同縮七寸有半衡九寸有半深二寸容四升脣蓋有銘銘皆五十有一字按原父新得者蓋二器四銘字有不同詩六月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

卷下 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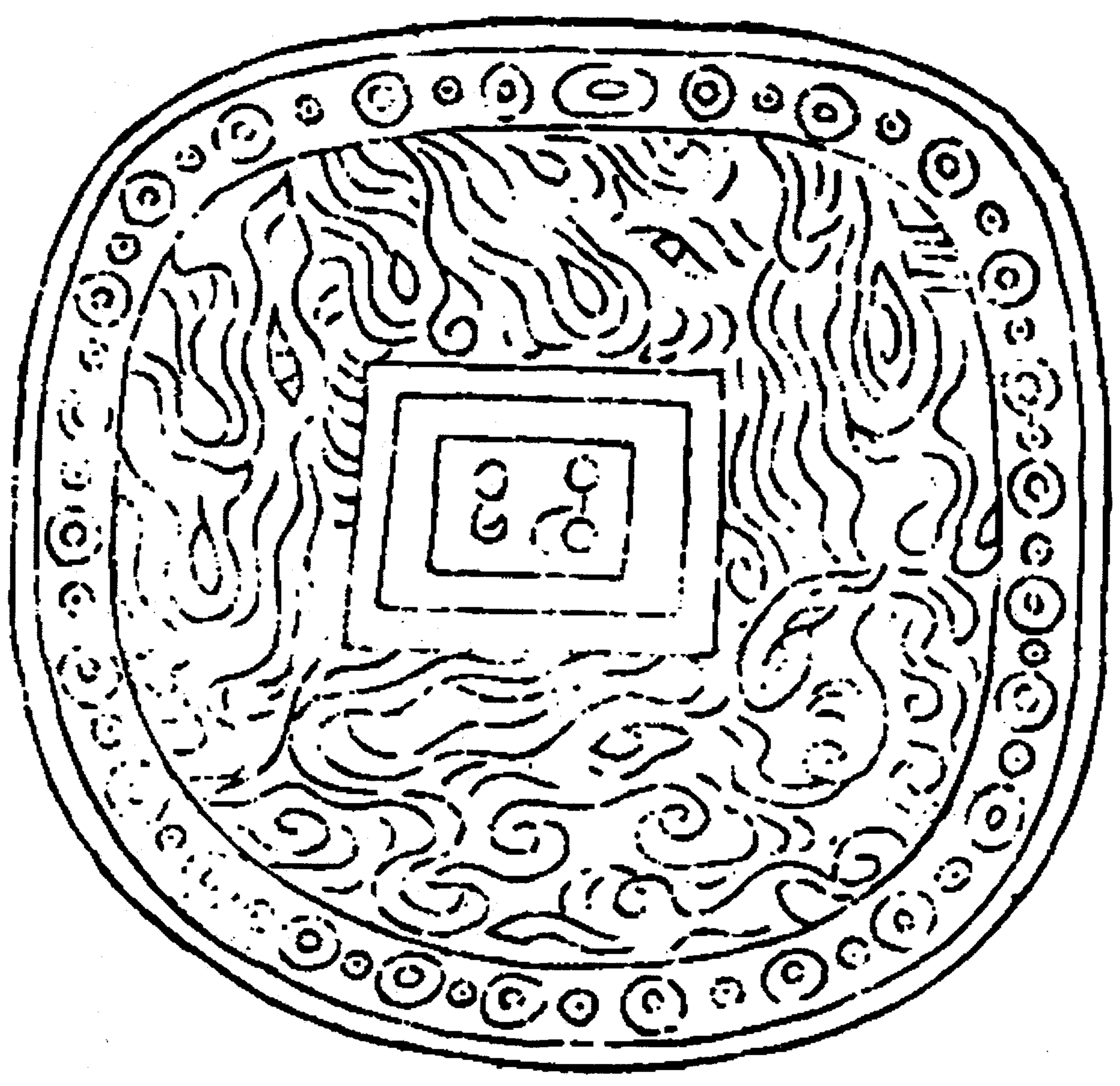
史剩匜

銘四字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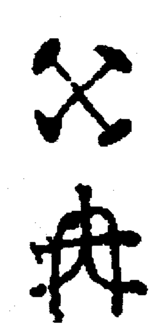
簋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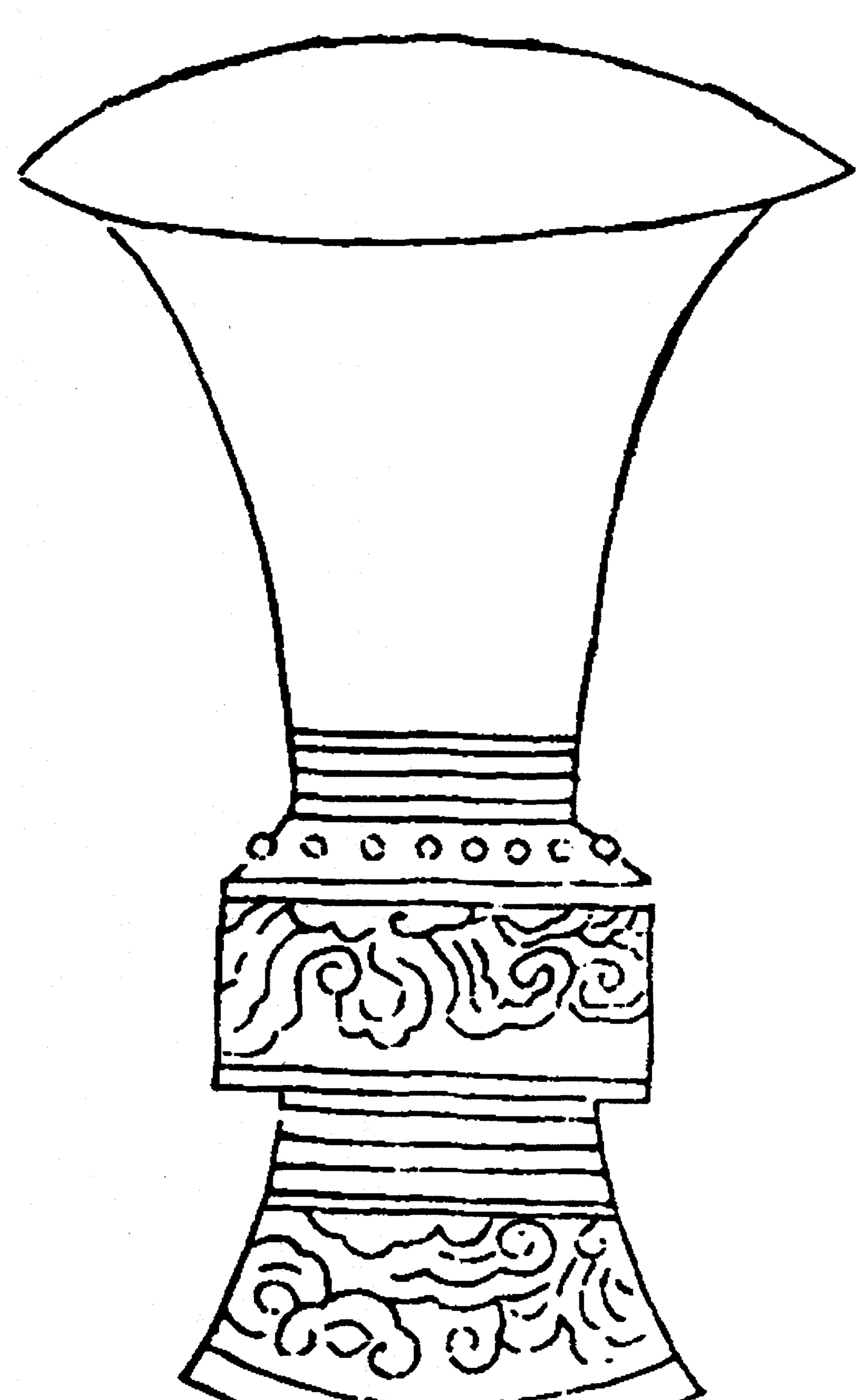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惟蓋存徑八寸無銘識李氏録云管仲鏤簋注刻為蟲獸則此蓋之類其國君所用者乎按鏤簋必外為刻鏤之文而不疏疏則不可以實黍稷其蓋之制文與諸簋有異皆未可考

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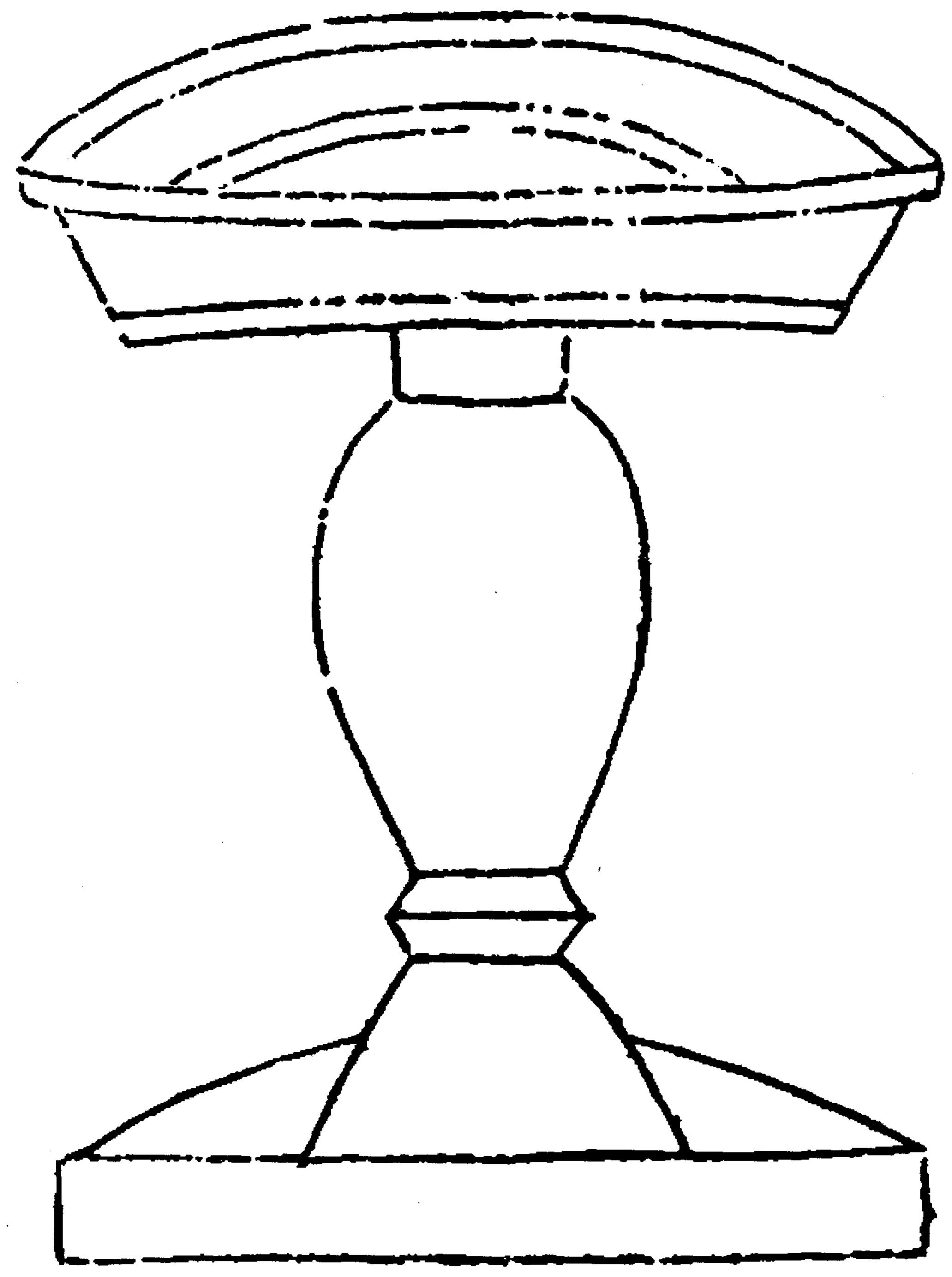
銘二字





右容三升銘二字在足餘未考按此器與甑形制略相似其容受有加與禮書不合姑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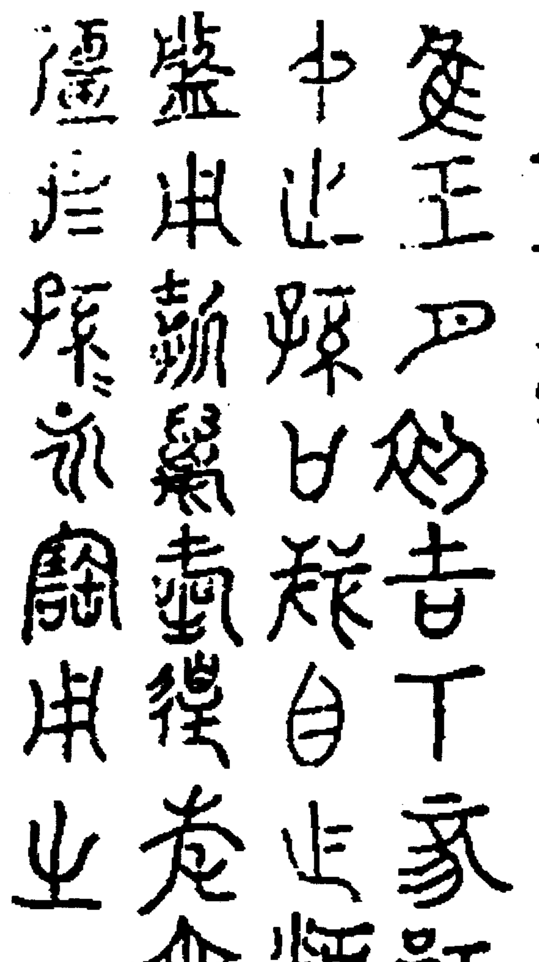
鐙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有半面徑五寸深四分無銘識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湆實於鐙〻文从金即金豆也爾雅瓦豆謂之登則金豆不嫌同名漢制多有行鐙形制類此其中有丶主音以為燈炷而加膏油為說文主字作𡳿亦象燈形古之燎燭皆以薪蒸未有膏寘厥後知膏油可以供照為丶於鐙而用之因名曰鐙愚按詩於豆於鐙注豆木豆登瓦豆也字上从肉與登字不同

伯盞類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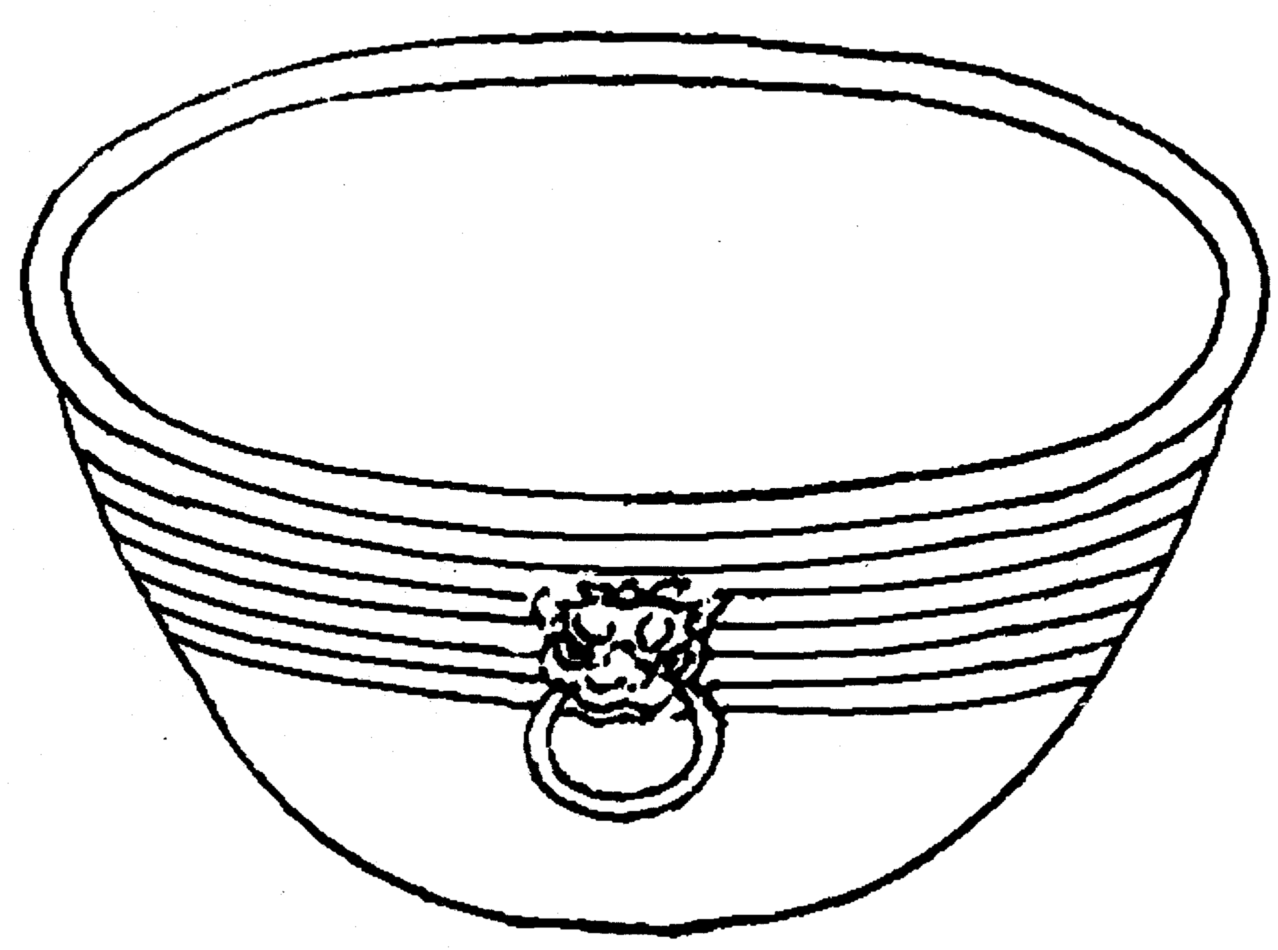
銘三十二字





右得於河内徑尺深二寸足高寸半銘三十有三字按此器與饋盦二物皆曰卭仲之孫伯戔自作同得於河内太行山石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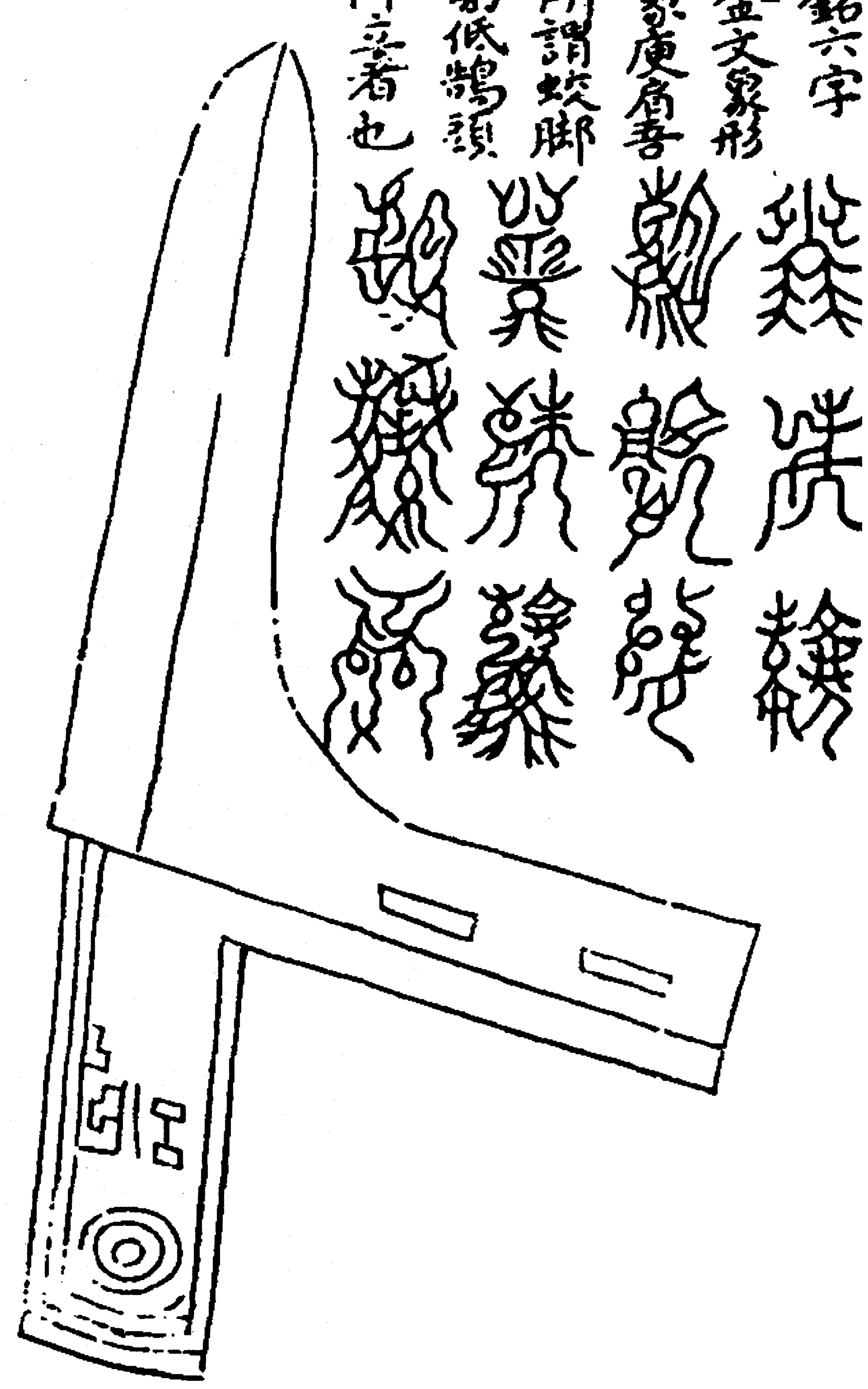
獸環盂



右容七升無銘識餘未考按說文盂飯器也禮記玉藻浴出杅履蒯席浴器亦曰杅則大小不一也荀子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則方圓不一也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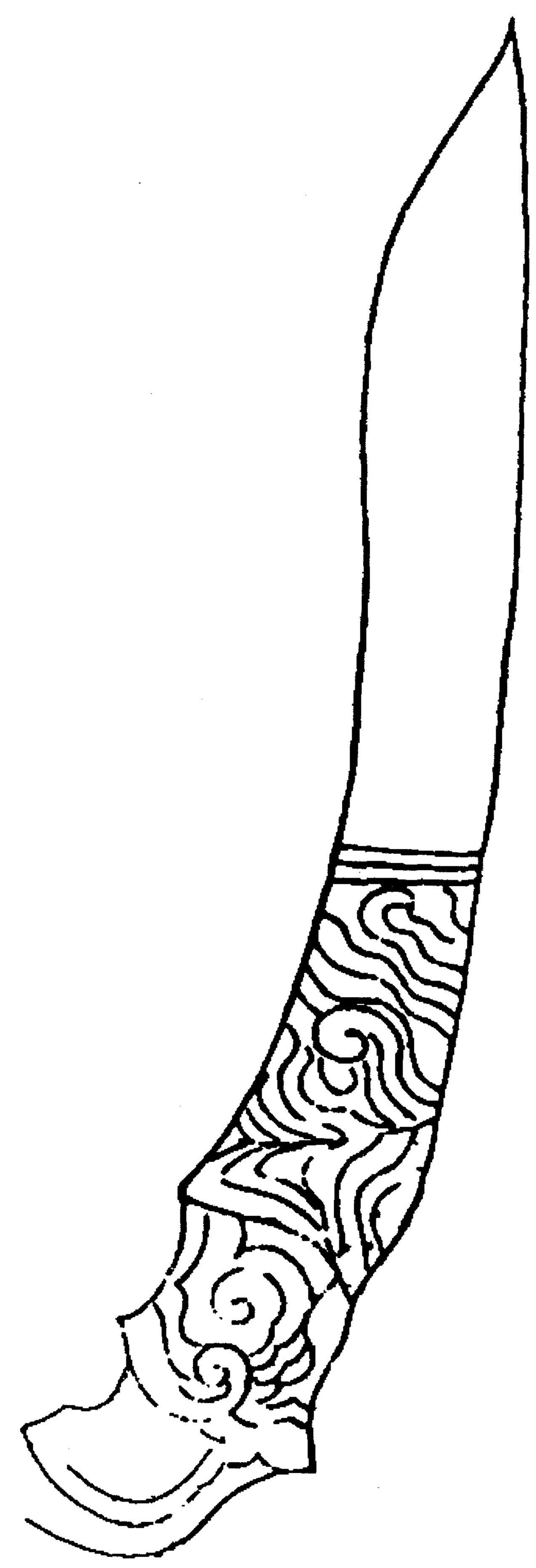
銘六字金文篆形篆庚角書所謂蛟脚有低鵠頭卬之者也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漢淮南王之故宮以前所圖古弩機之度度之刃廣寸半内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七寸半胡有銘六字蟲鳥書黄金文李氏録云考工記冶氏為戟廣寸有半内三之胡四之援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五之倨句中矩今所度正應考工戟胡横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也鄭氏云戈曰句子戟一曰鷄鳴子横插之微斜向上也楊雄方言曰句子戟楚謂之戈王莽時甄豐文字部六曰蟲鳥書以題旛信晉王愔文字志亦有虫書象形張懷瓘書録云往往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

卷下 一九

削



右得於京師以博為寸其長尺重三兩李氏録云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少儀曰削授拊注拊謂把削人者通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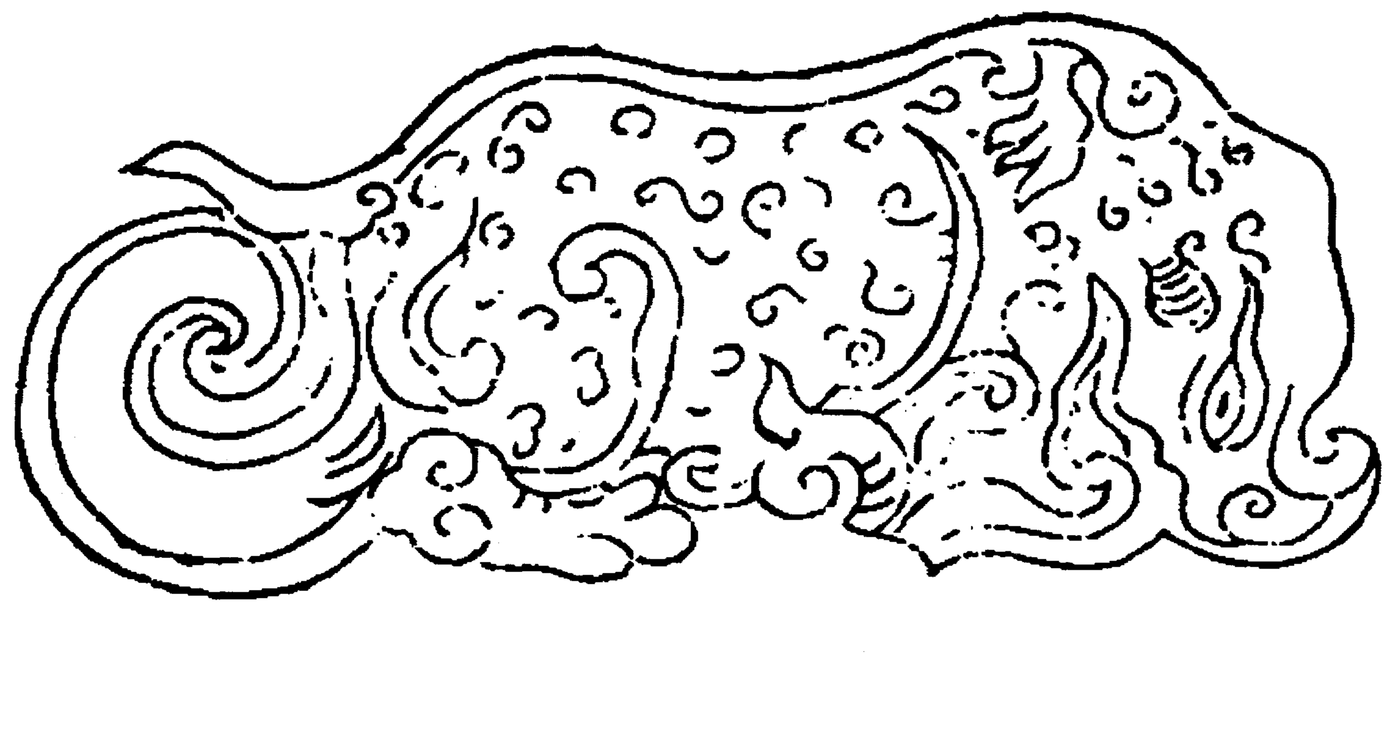
卷下 二〇

琥

玉琥

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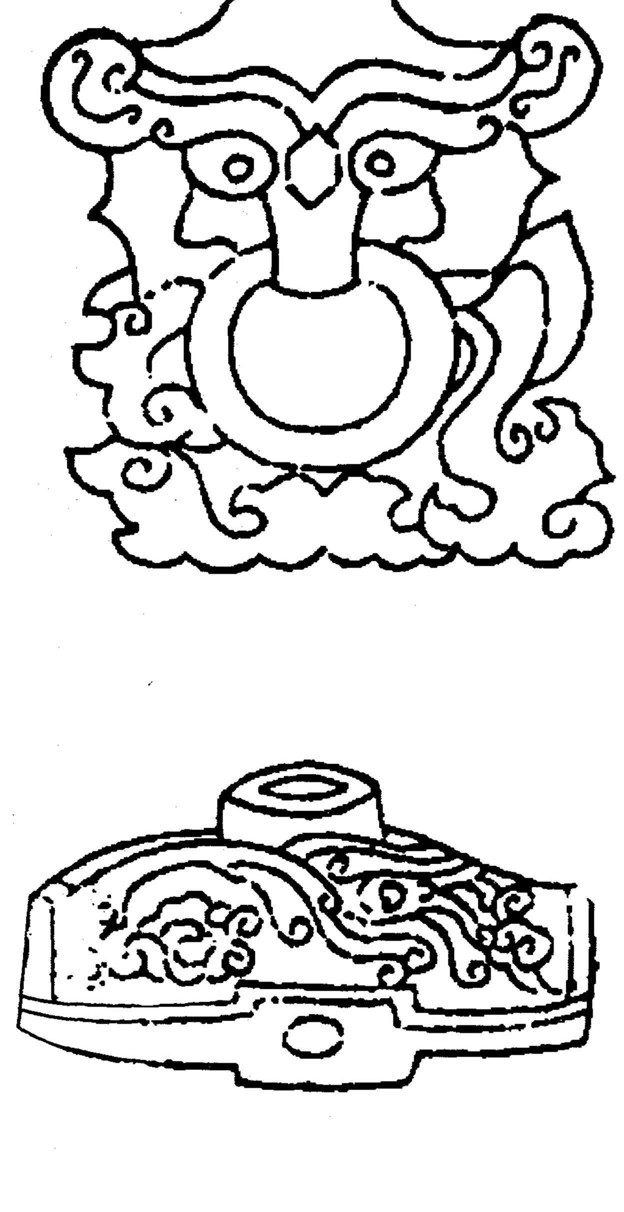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博二寸六分長八寸三分前足之旁銘三字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白琥禮西方覲禮諸侯覲於天子天子為壇祀方明加方明於其上設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禮器云珪璋特琥璜爵蓋珪璋璧琮琥璜之器以象天地四方天子以是禮神諸侯以是享天子而已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於經不知許慎何所據然漢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於此文曰

午七二者亦兵符之次第午字葢以日辰為號或云午與五同發兵遣將畜威以待如虎之將搏卷尾屈足俯地而伏此器之虎形則然魯哀公疾賜子象子雙琥璞而為二物是以可以為得矣嘗見世有得古含玉者旁側汙蝕有若塗漆不可磨洗葢親身之久雖玉亦渝此器亦然又疑如典瑞所載琥璜之渠眉也按東坡洗玉池銘維伯時父吊古啜淚道逢玉佩解驂推食劒璏鏚柲錯落其室復齋漫錄云李伯時

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斵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具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名其居而號曰洗玉池所謂玉者凡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瑑杯水蒼珮螳蜋帶鉤佩刀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没池亦堙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穢文因潛磨其銘文以授使者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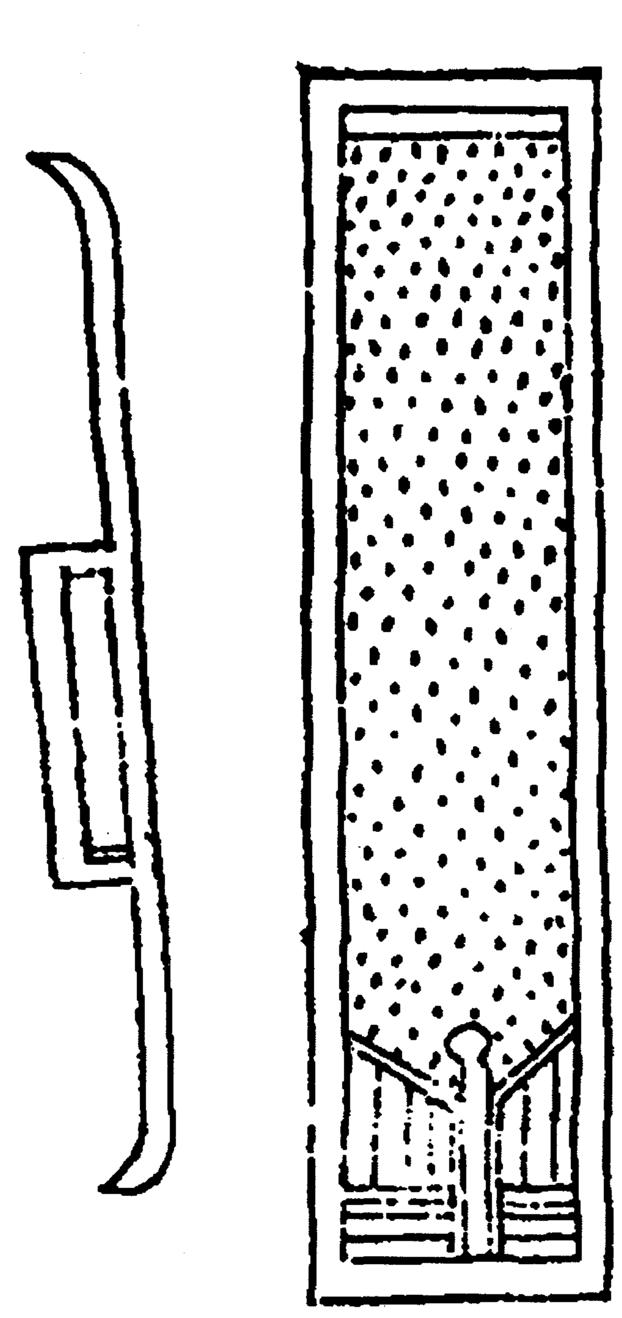
琫珌 即琿



右琕琫大小如圖式琕玉色白而古斑黑琫玉色微青而古斑紅黑亦三代前物也王治中嘗觀於奉禮郎劉衍祥家夏祟芝得於西京傳是高辛墓中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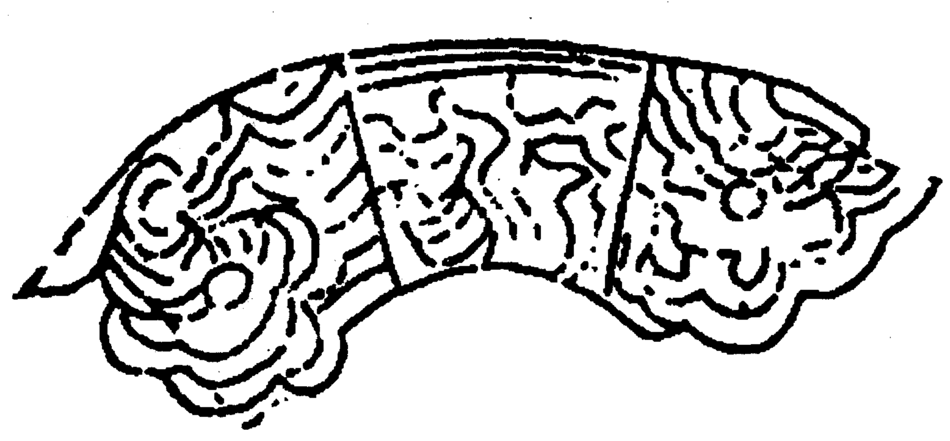
右得於洛陽李氏錄云爾雅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邊曰肉中空曰好此邊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天之用文非蒲穀非子男所執其加幣贄藏之器也

璊玉瓛 一名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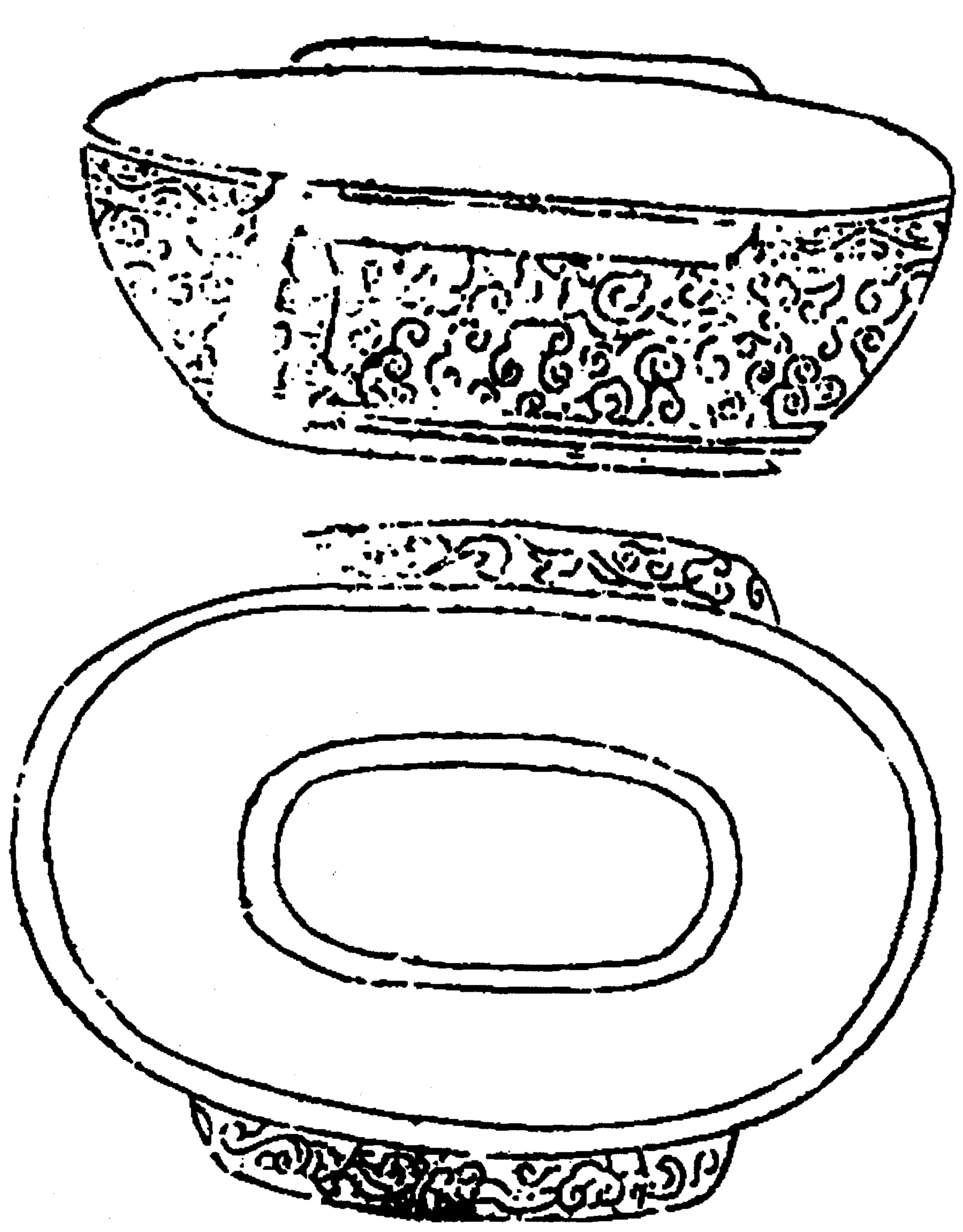
右得於壽陽李氏錄云璊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璏劍鼻也雜例切又音衞王莽進休玉具劍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瘢即解其璏碎而獻之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劍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縚正此物非劍鼻而何

水蒼珮



右得於京師李氏錄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註云山玄水蒼玉之文也此琱玉水中亦有魚尾文

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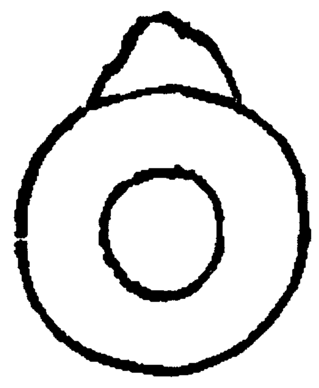
韓非子謂紂作象筯而箕子怖其必為玉杯

琱玉蟠螭



右玉一器崔引進所藏前一器舊藏高仲鼂郎中家後歸婺州陶氏後一器舊藏趙伯昂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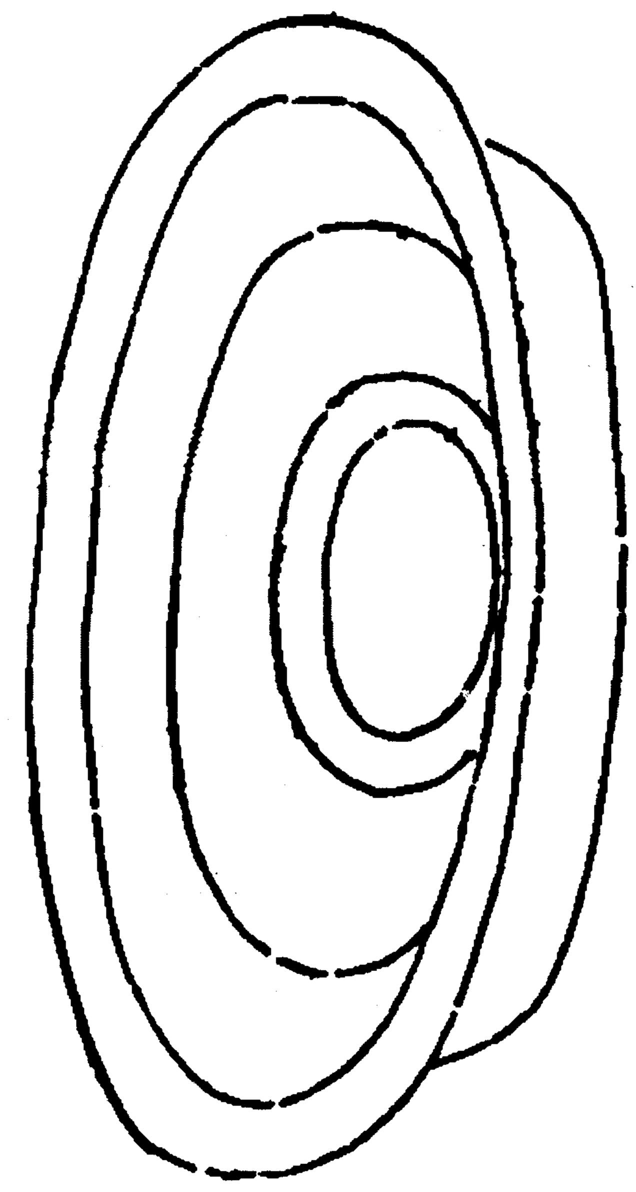
玉環玦



右不知所從得帶鉤玦也

車宮承燭盤

銘十七字　車宮銅承燭槃重二斤七兩五鳳四年造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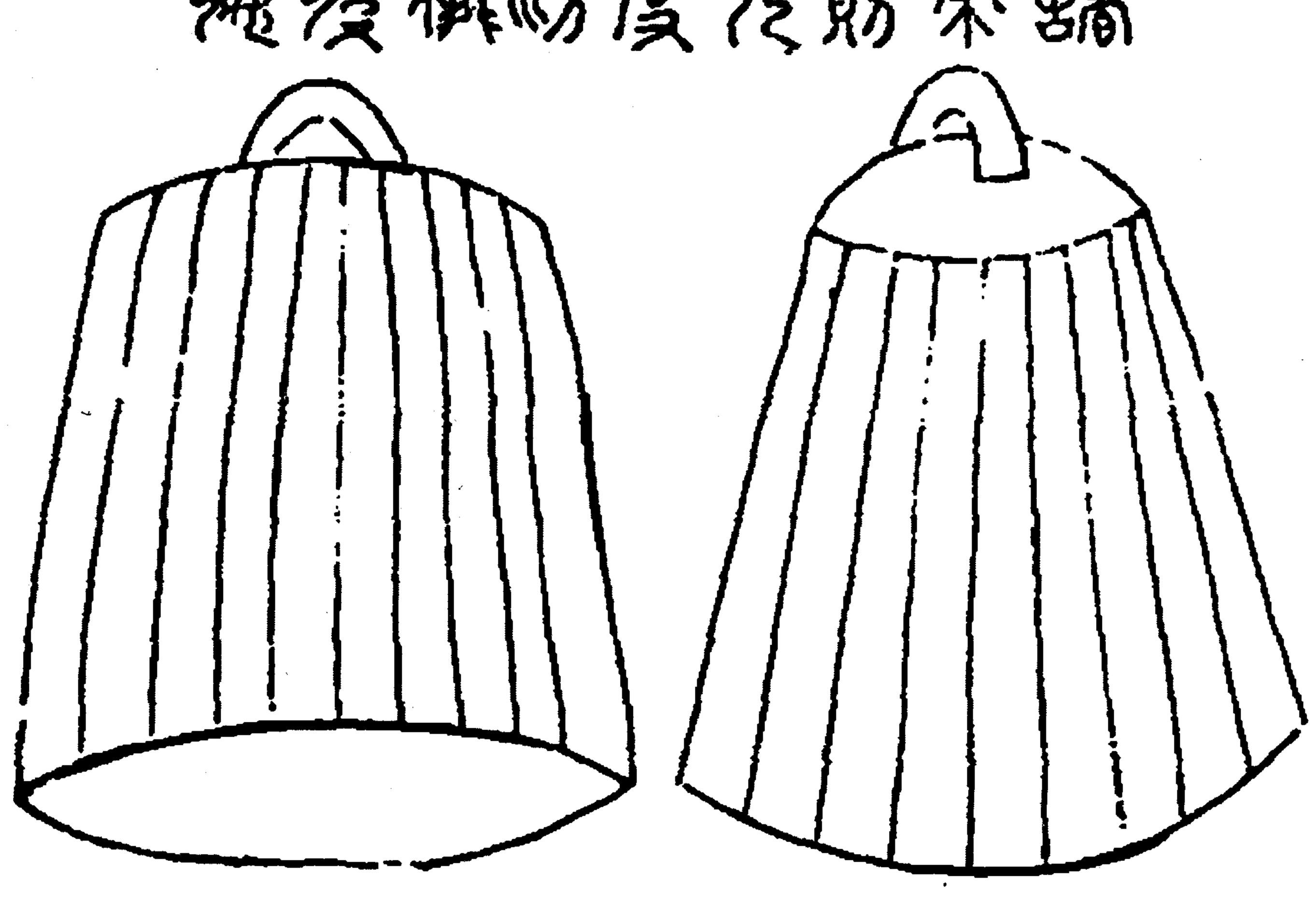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面徑七寸六分深八分底徑四寸三分重一斤五兩銘十七字漢宣帝時器也理志蒲坂有首山祠其宮即祠宮也甘泉上林皆以衡所掌内者有令丞少府之屬掌中存張諸衣物奄人職也車宮不知在何所所權輕重以今權校之首山上林二鐙五兩奇内者鐙六兩半有奇車宮槃六兩當漢之一斤數皆不同

秦權

銘一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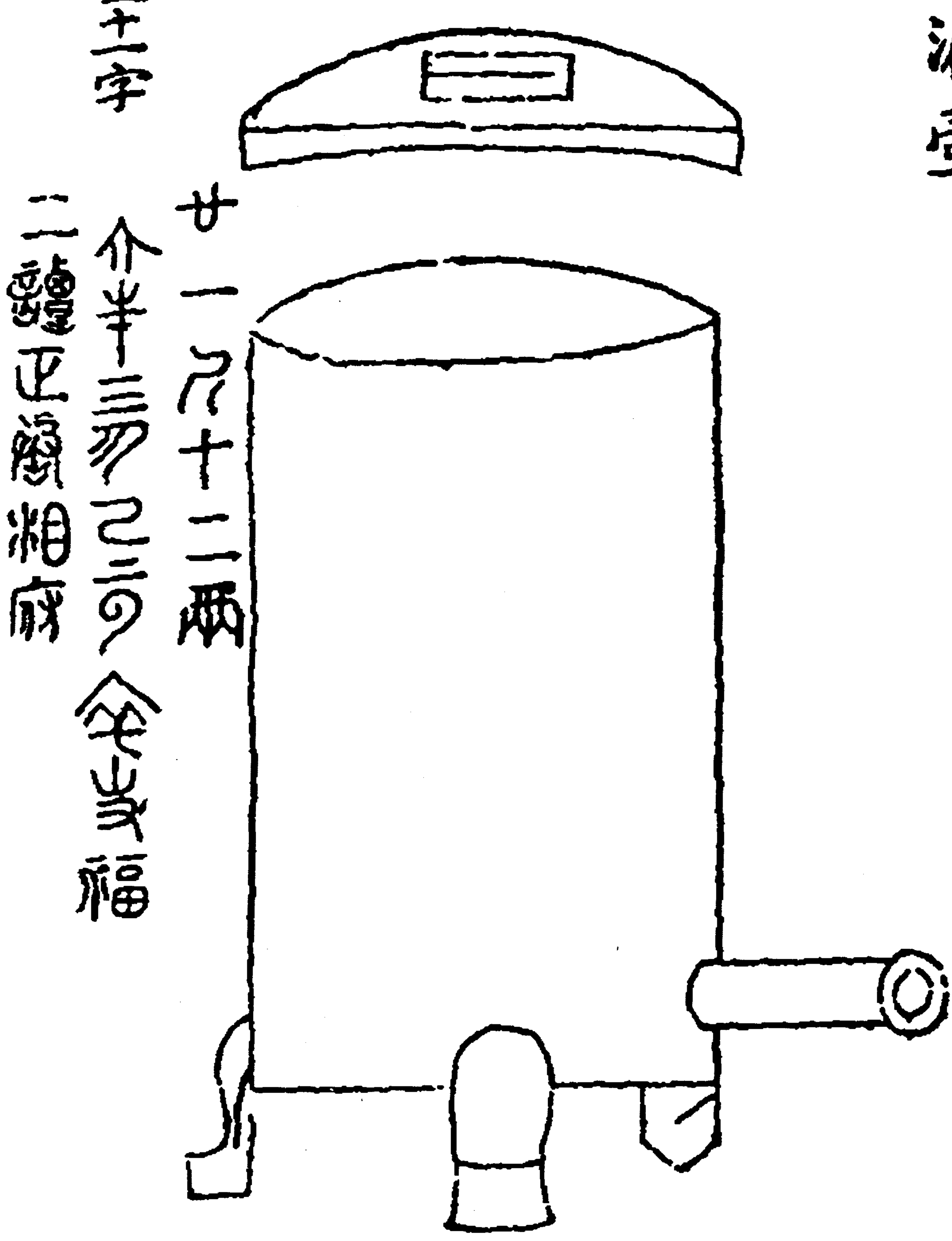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
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
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
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
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
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
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



右不知所從得各高二寸徑寸有九分有銘

丞相府漏壺

銘二十一字



右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蓋銘二十有一字

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有旅第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

大官銅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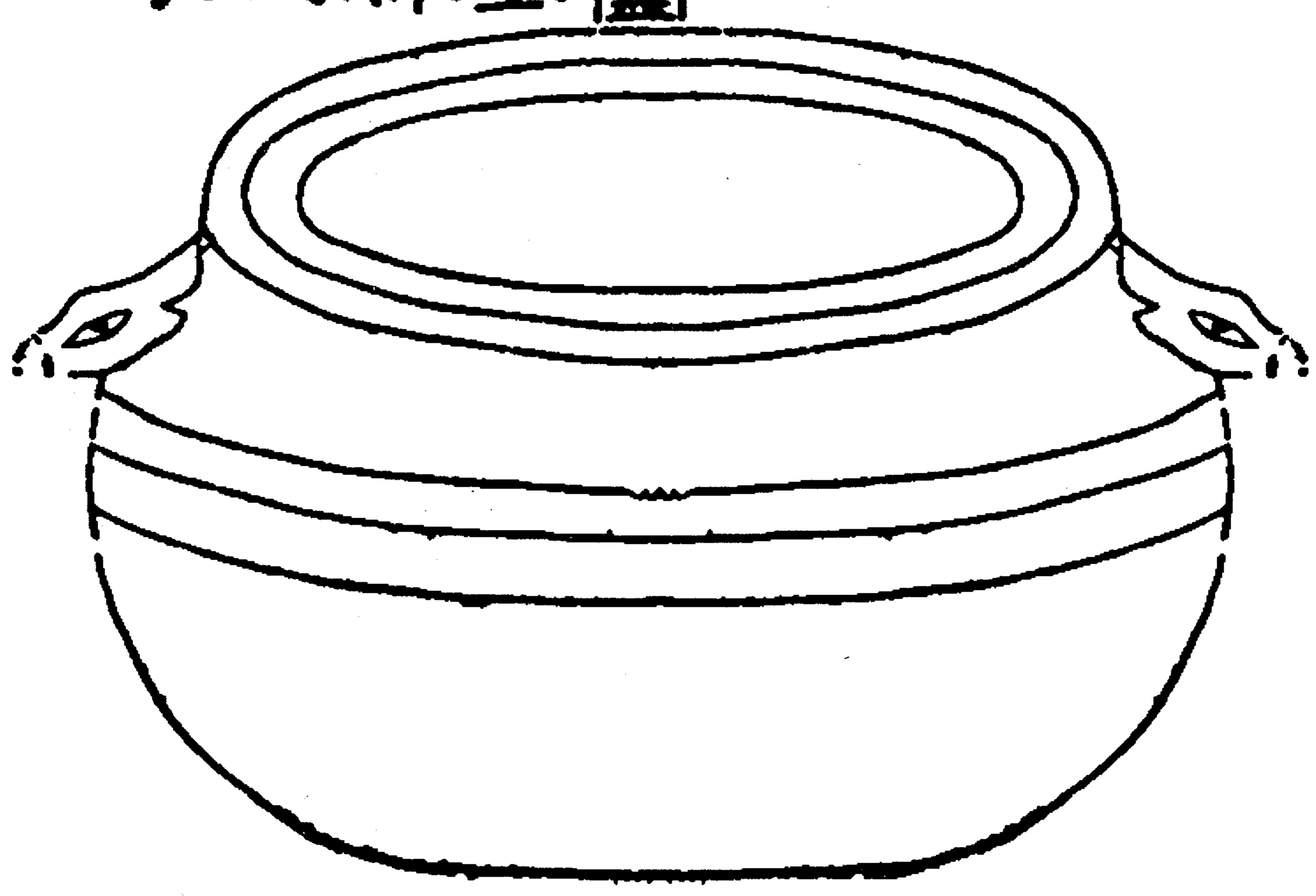
銘三十二字



熏爐

銘三十字

內者宮銅熏盧
容五升具蓋重
五斤六两神爵
四年內者宮嗇夫
忠佐安二工衆
譩造第百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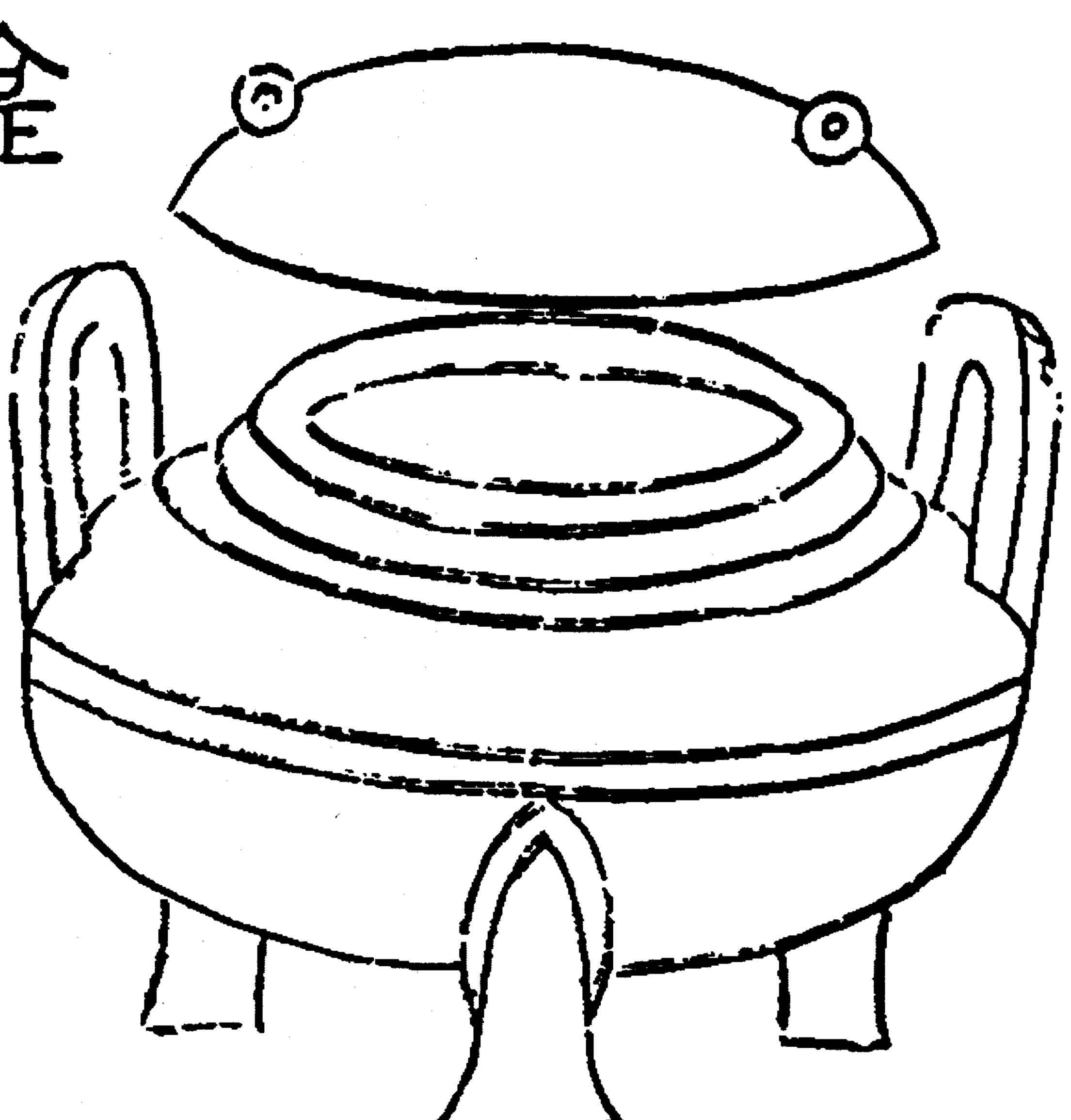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度之高二　口徑
八寸腹圍五尺一寸銘三十有二字按此
器形制如壺而謂之銅鍊未詳或云熏或
从重字與銅鐘同釜鐘量罷也

修耳區鼎

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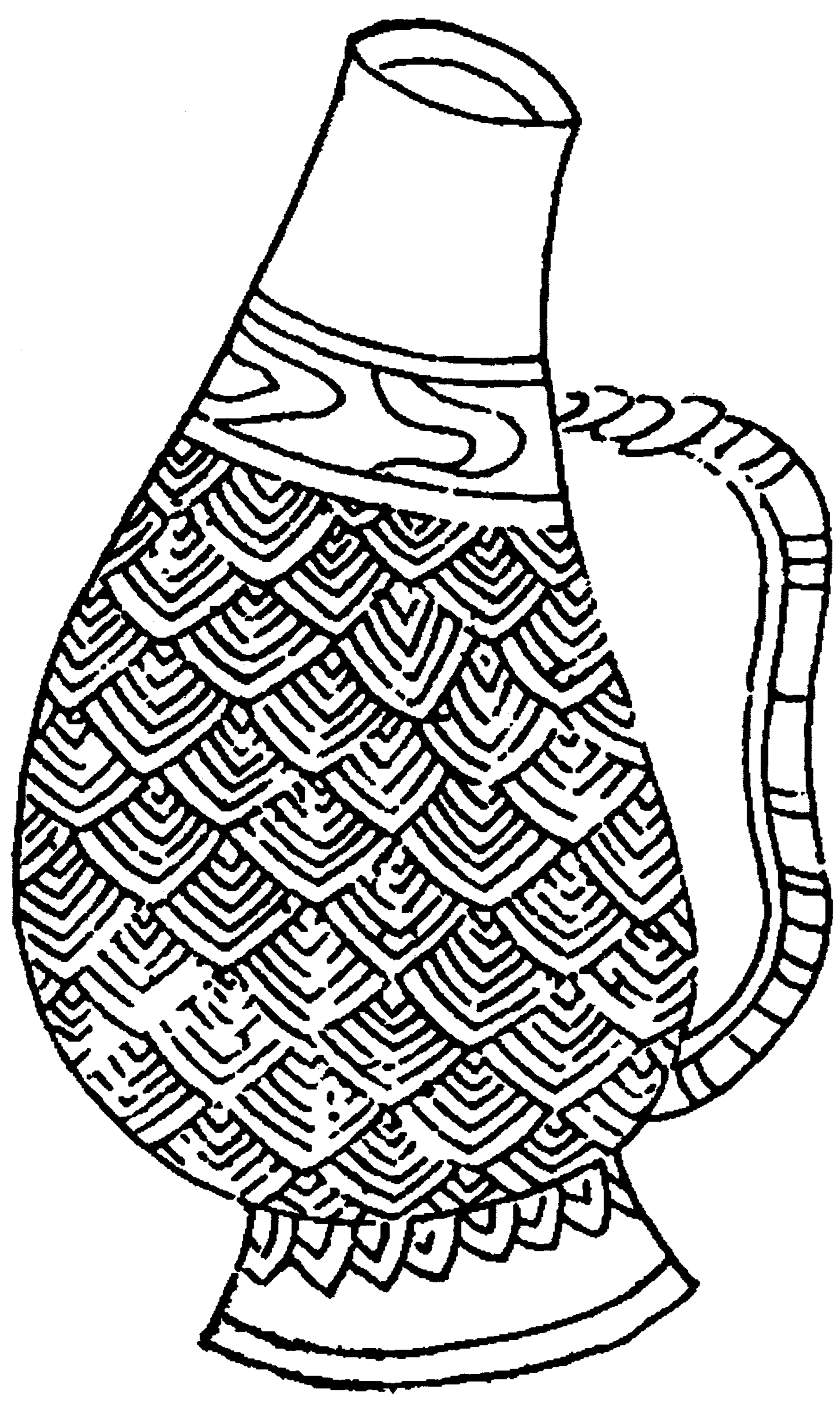
吳 食



右得於京師重一斤三兩銘三十有六字
按齊安宮不可考銘云重五斤六兩以今
權校之三兩十八銖當漢之一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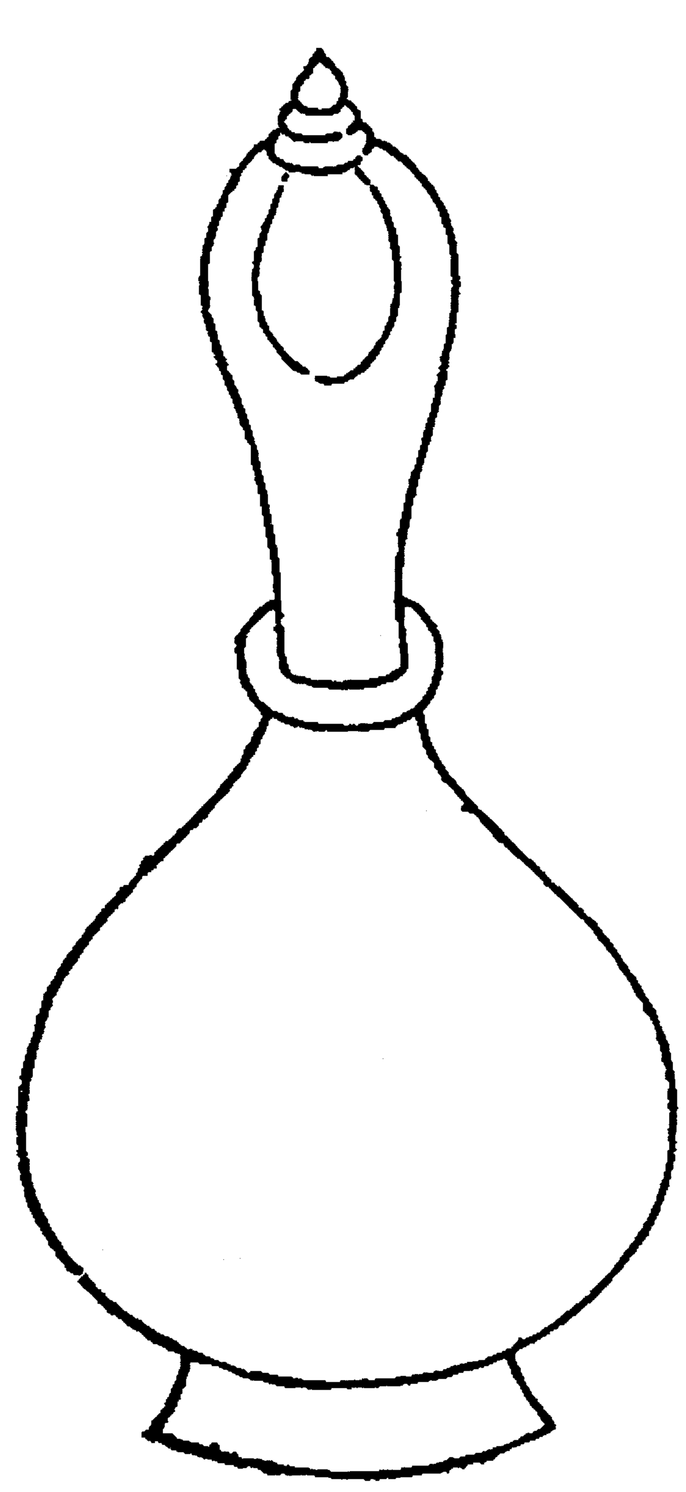
右有銘二字餘未考

攜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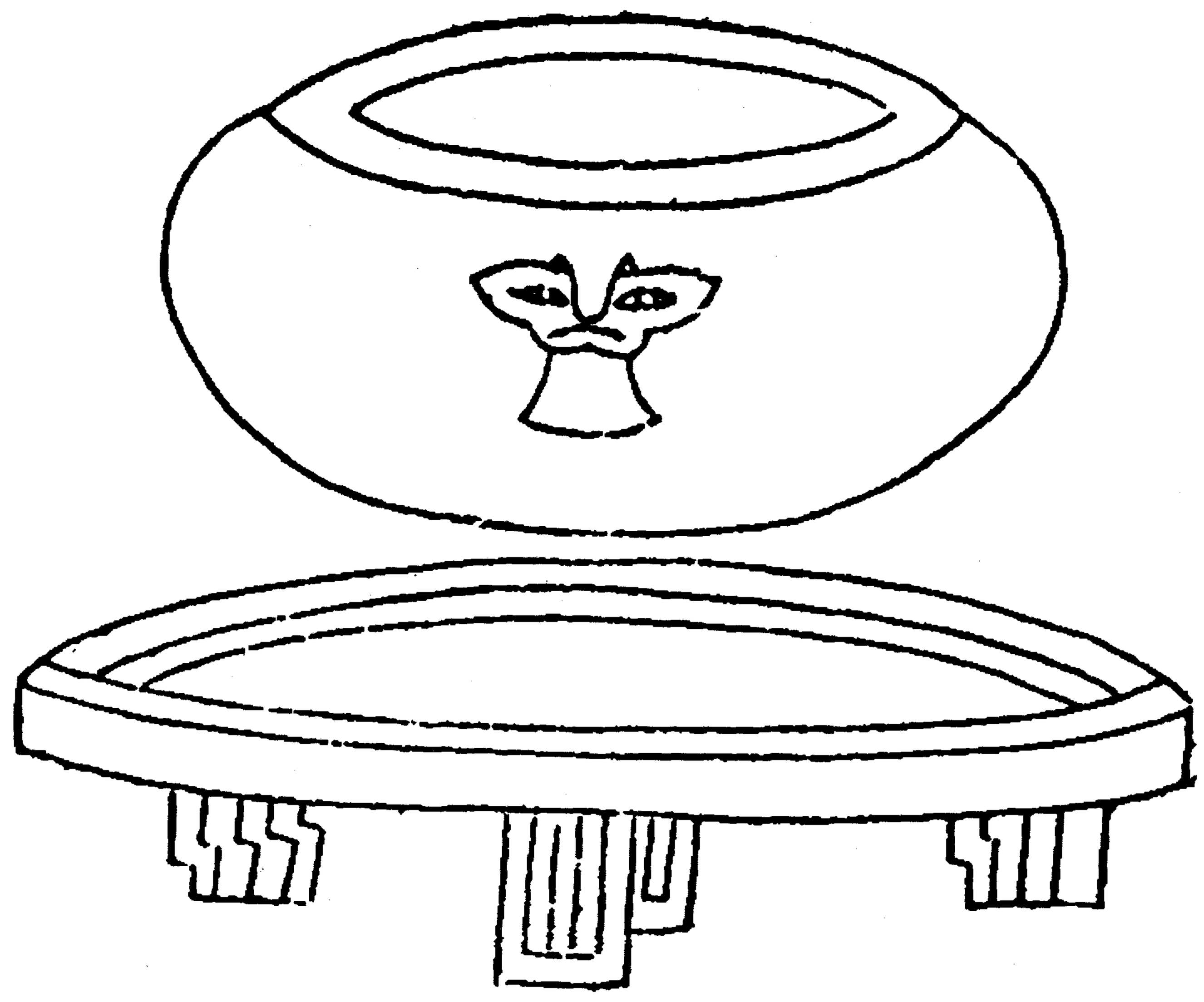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錄云吏部蘇尚書子容頃使虜中於帳中嘗見之

溫壺



右得於京師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李氏錄云溫器也以貼湯而窒其口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

琖盤



右不知所從得深二寸三分縮四寸九分衡六寸有半旁一耳有承槃如舟有足黍量校之容三升四合按古之杯形皆惰此器亦然周禮尊彝皆有舟注云若今承槃則漢之杯琖亦有承槃其形如舟即古舟也

博山香爐

銘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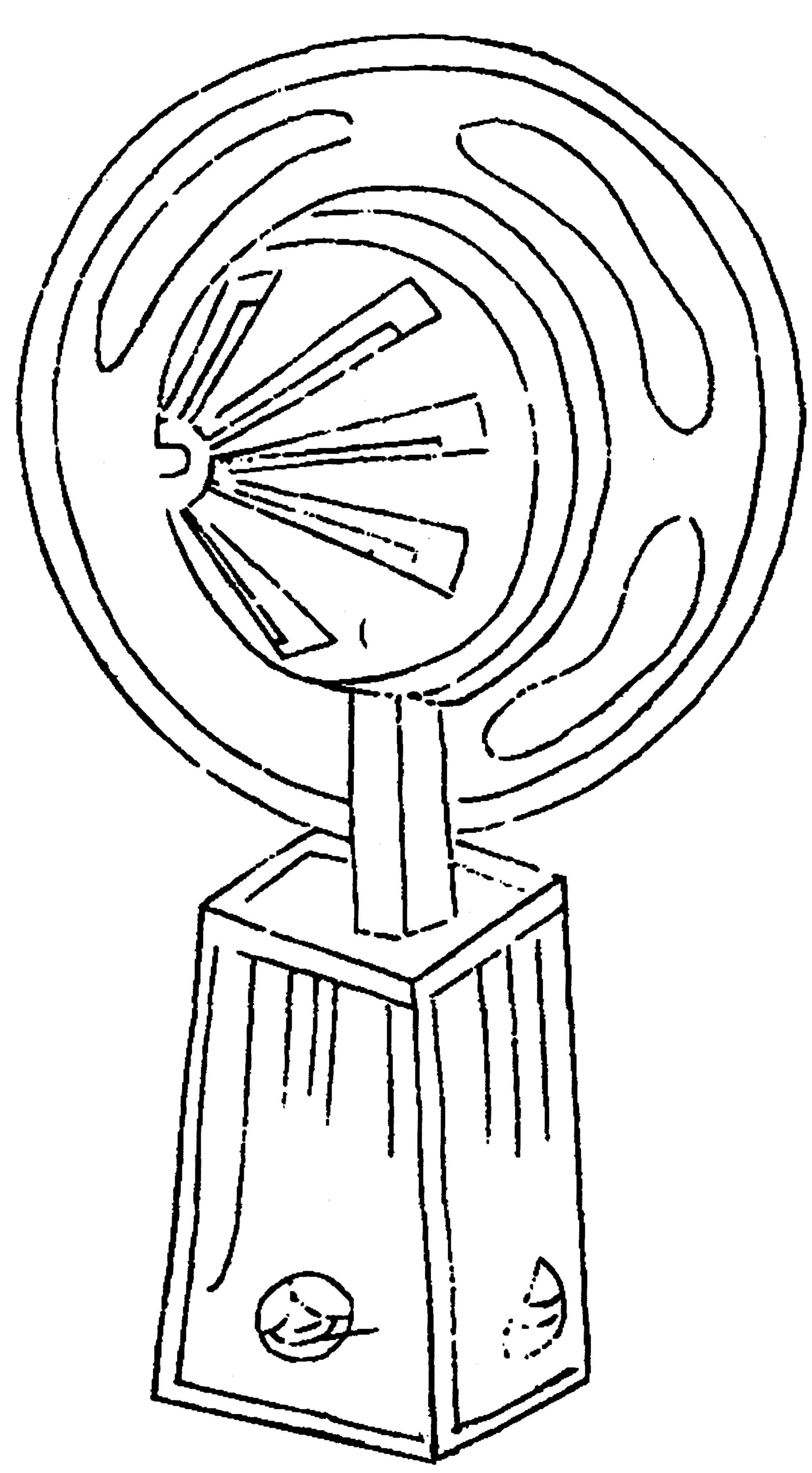
右得於投子山重一斤七兩中間荇葉有文曰天興子孫又曰富貴昌宜侯漢朝故事諸王出閤則賜晉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槃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還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

書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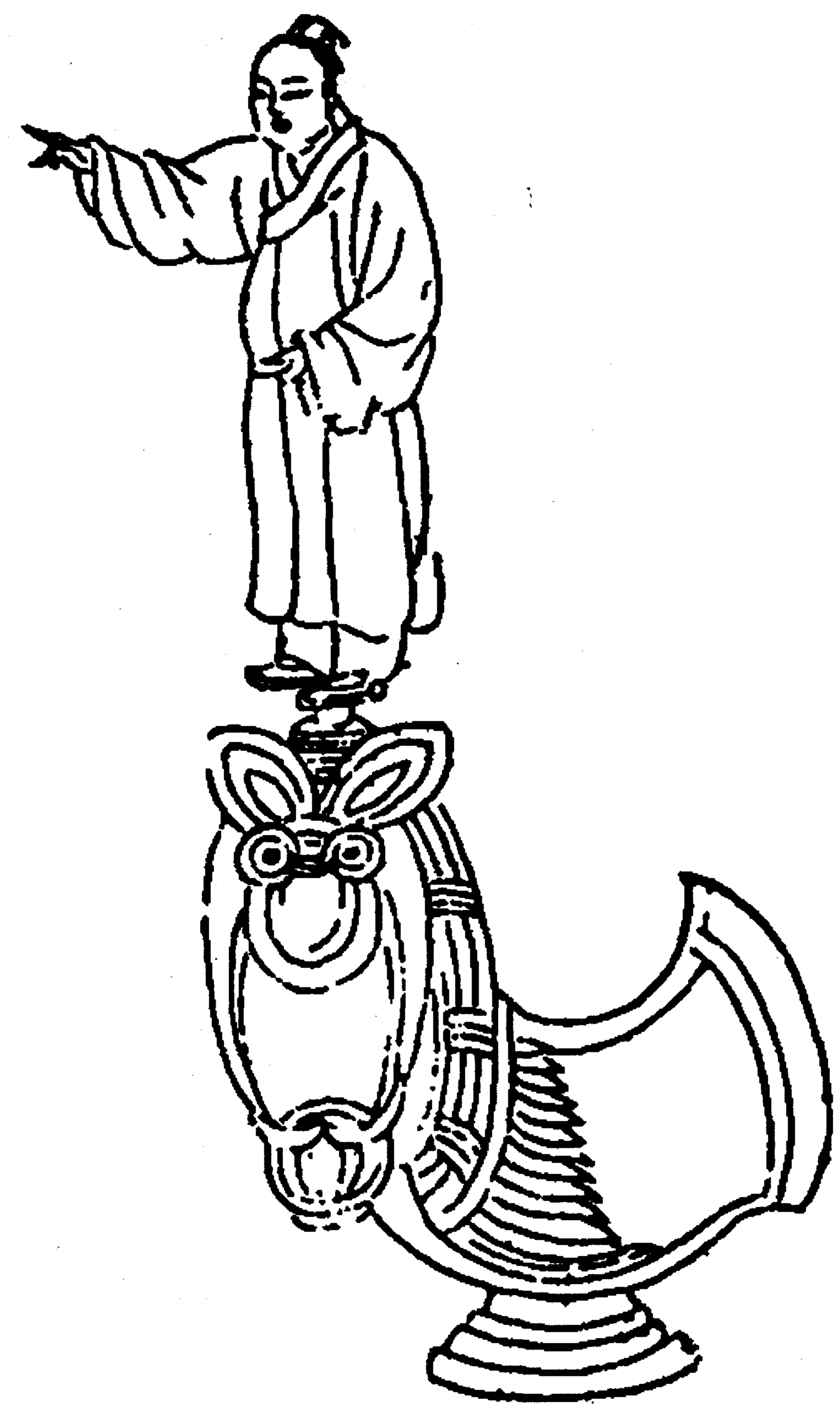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重一斤五兩李氏錄云屈平九歌曰瑤席方玉鎮注謂以鎮坐席古詩云海牛壓簾風不起又觀古圖畫几案間多有此類皆鎮壓之飾

舞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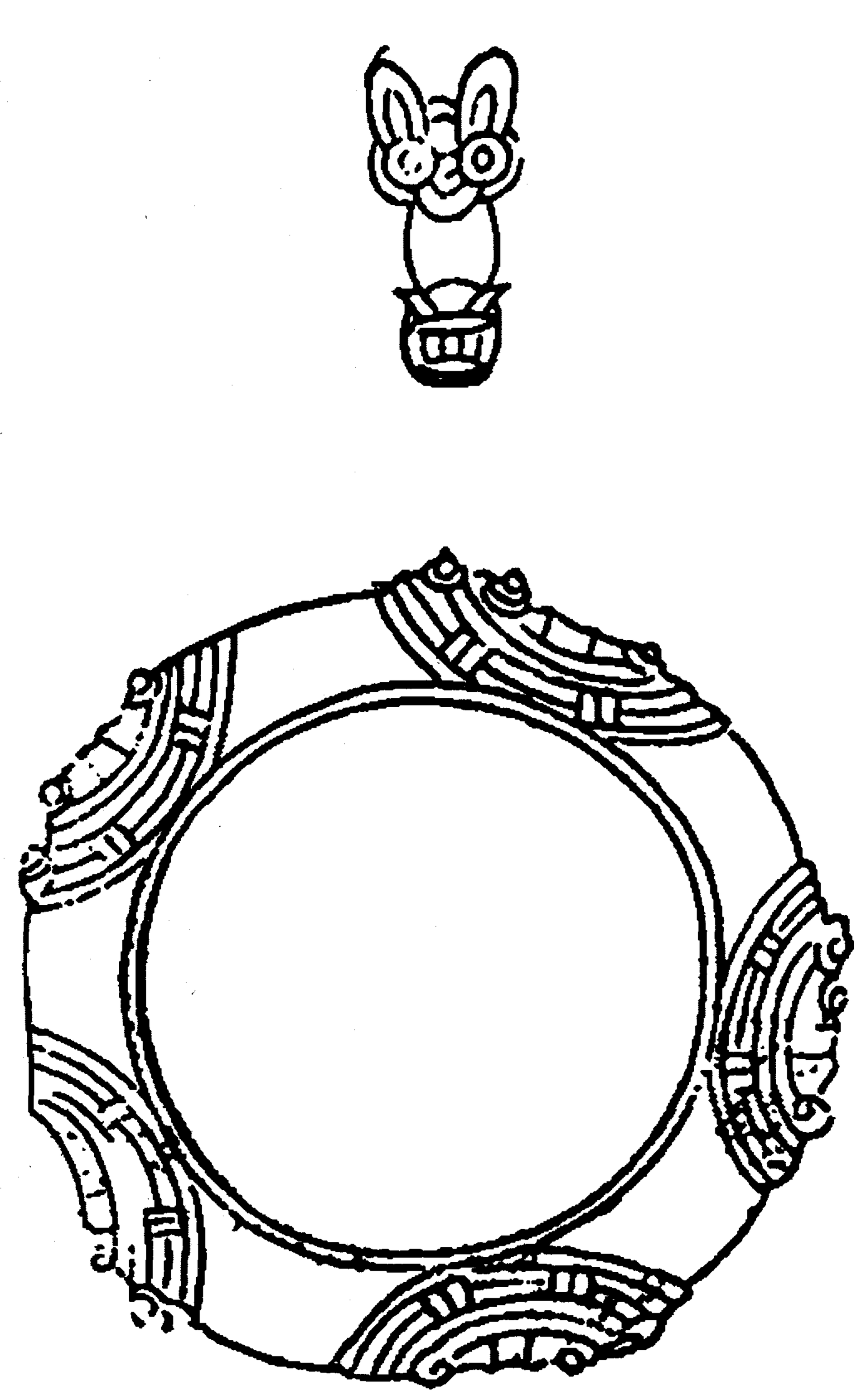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李氏錄云漢武帝時無人所執鏡也

指南車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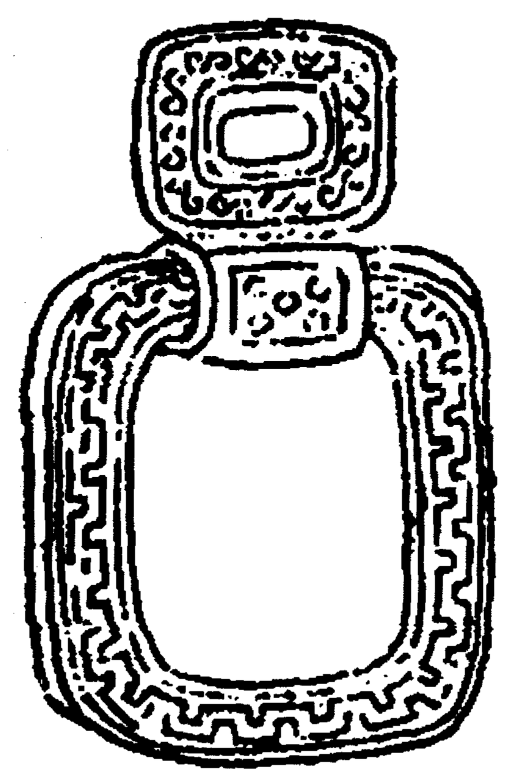
右車飾以黍尺度高一尺四寸二分下長七寸四分轄木口圓徑三寸七分管立木口圓徑三寸四分琢玉為人形手常指南足底通圓竅作旋轉軸踏於蚩尤之上延祐中獲觀於姚牧菴承旨處玉色微黃赤紺古色包轉間亦有土花虧蝕處按崔豹古今註指南車黃帝作

琱玉蚩尤環



右環以黍尺度圓徑三寸五分厚五分色如赤璊而内質瑩白循環作五蚩尤形首尾銜帶瑚縷古朴眞三代前物也蓋古者黃帝氏平蚩尤因大霧作指南車飾以文玉今其文作蚩尤形葢當時輿服所用之物也延祐中嘗獲觀於張師道學士孫元明處

鹿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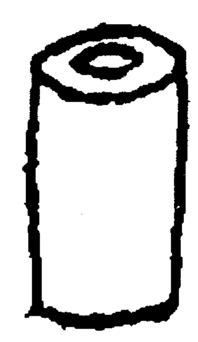
佩劍環也古衣服令云鹿盧玉見劍

玉辟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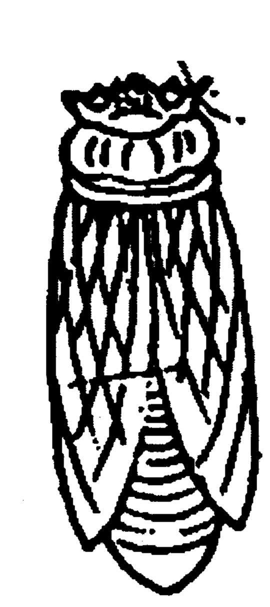


右辟邪高二寸二分長徑四寸有半色微白而紅古斑斕間有水銀色處傳是太康墓中物陝右耕夫鋤得之延祐中趙子昂承旨購得之以為書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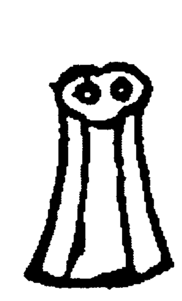
璊玉充耳一名瑱



蒼玉琀



黄玉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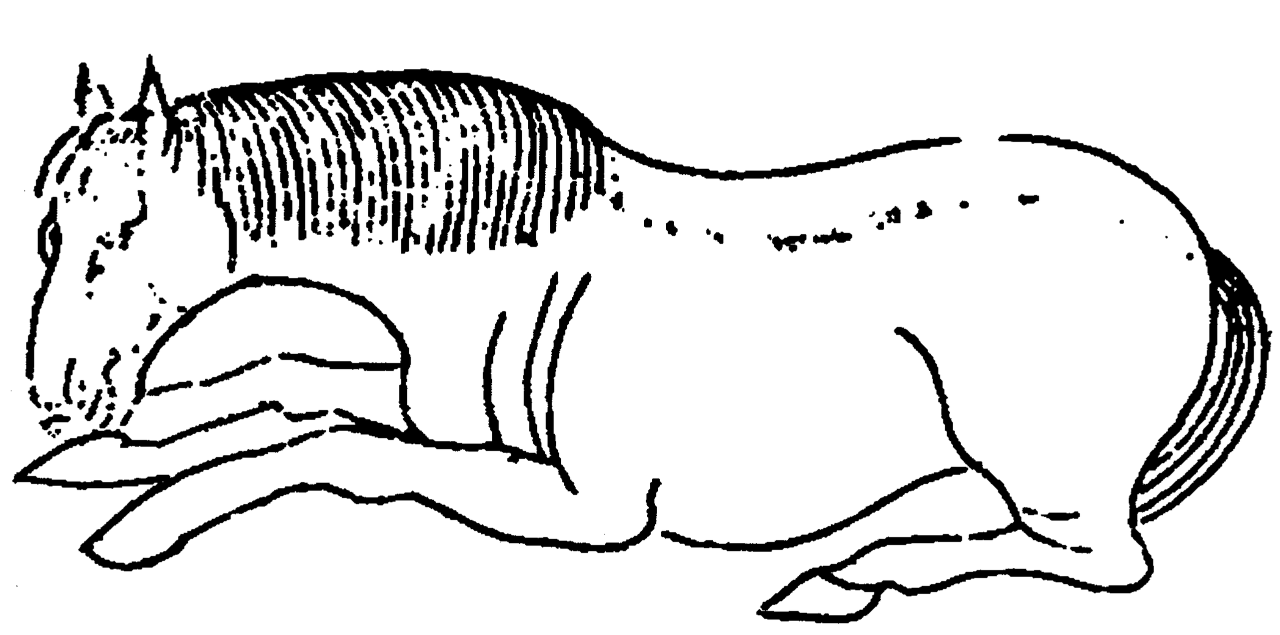
右三物如式

璊玉馬黃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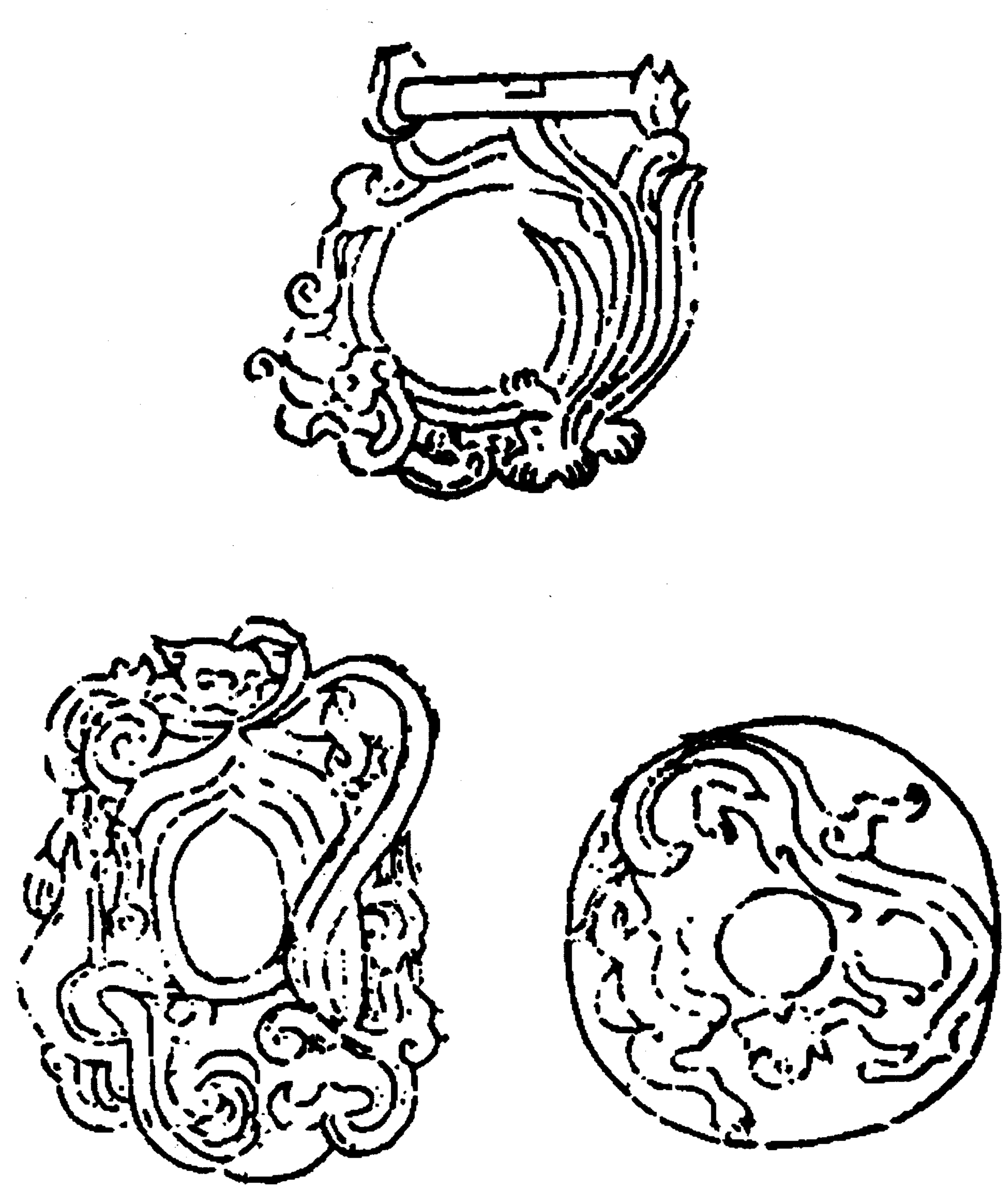
右璊玉馬首高四寸八分身高四寸一分長五寸四分玉色微青古色紅粉斑斕如桃花鬉尾俱完而四足損折至治中南椎太守趙伯昂以古帖易得於磁罌劉家命工接完其足姚牧菴先生以黃玉人贈之為副如司牧者呈馬焉

玄玉驄



右玄玉驄唐馬式也開元間王毛仲進五色馬隊玄宗器之玉工依五隊色琢玉為式寘上方几案間

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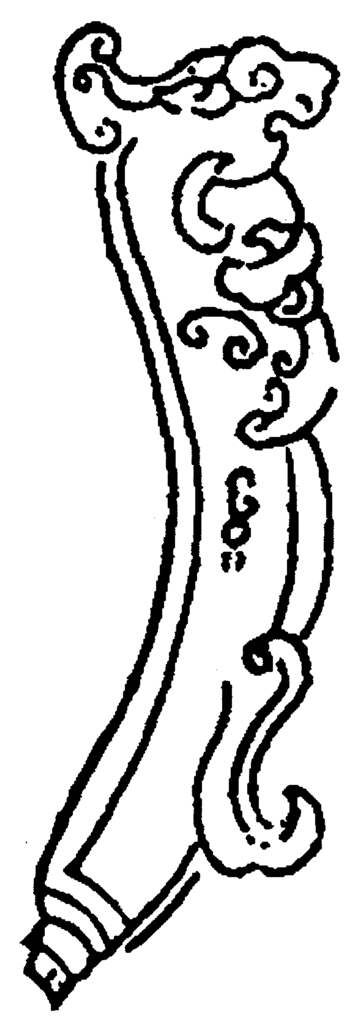
說文云璩環屬也又曰虎兩舉足為豦

漢雙螭鉤



右鉤長六寸二分闊九分玉色蒼白而黑古斕斑作子母螭迴顧狀螭齒纖利如曹元理所藏璩其製與漢銅鉤類蓋胃腹閒佩懸具鉤者也

佩刀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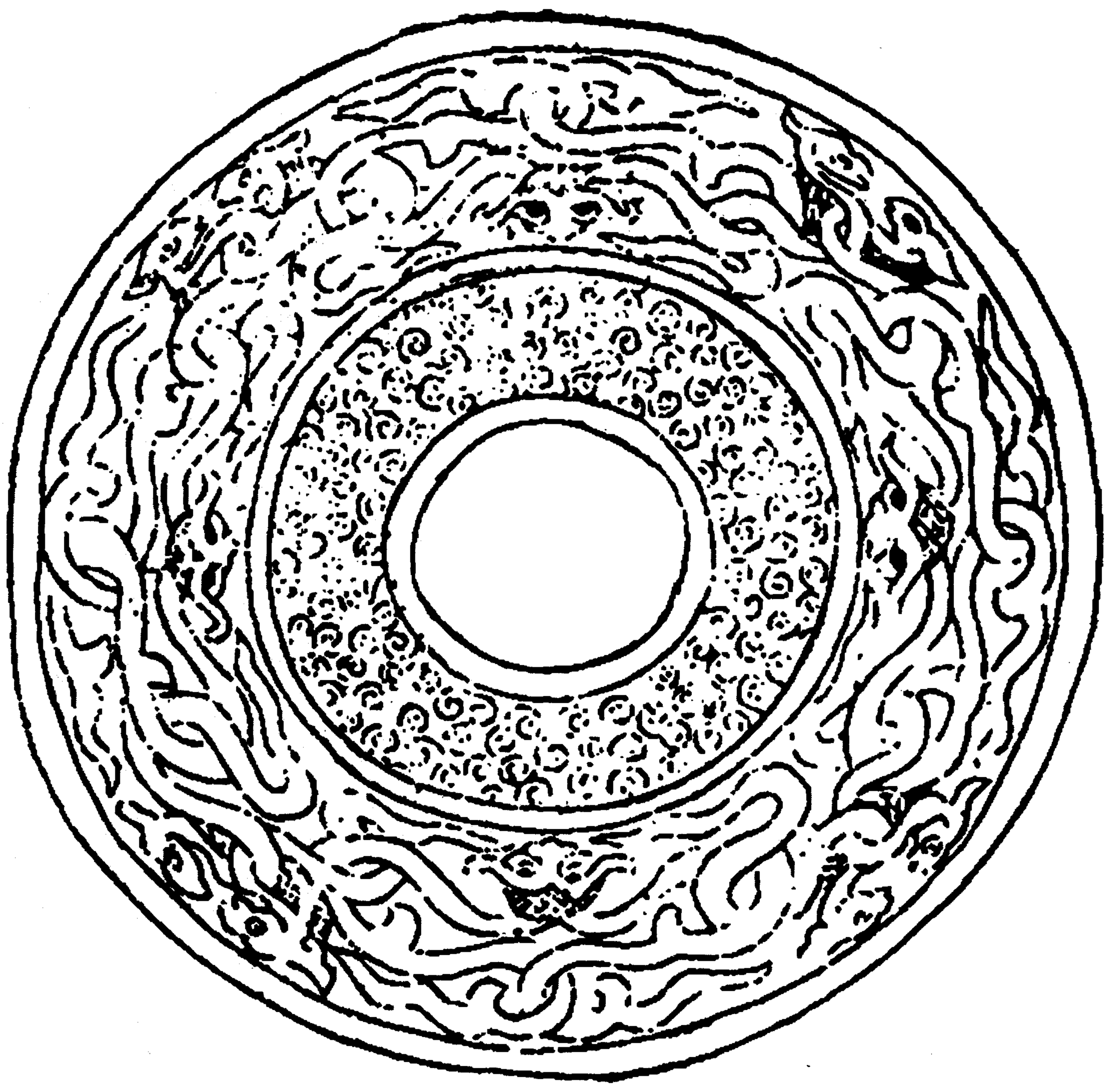
禮內則左佩刀礪

刀削首尾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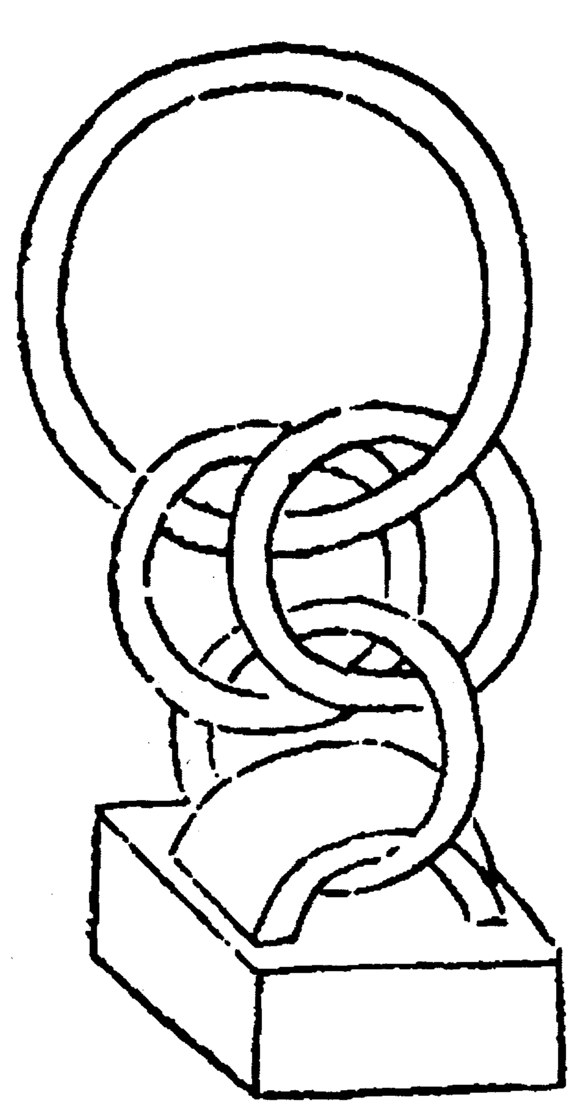
刀削具裝之首尾飾

拱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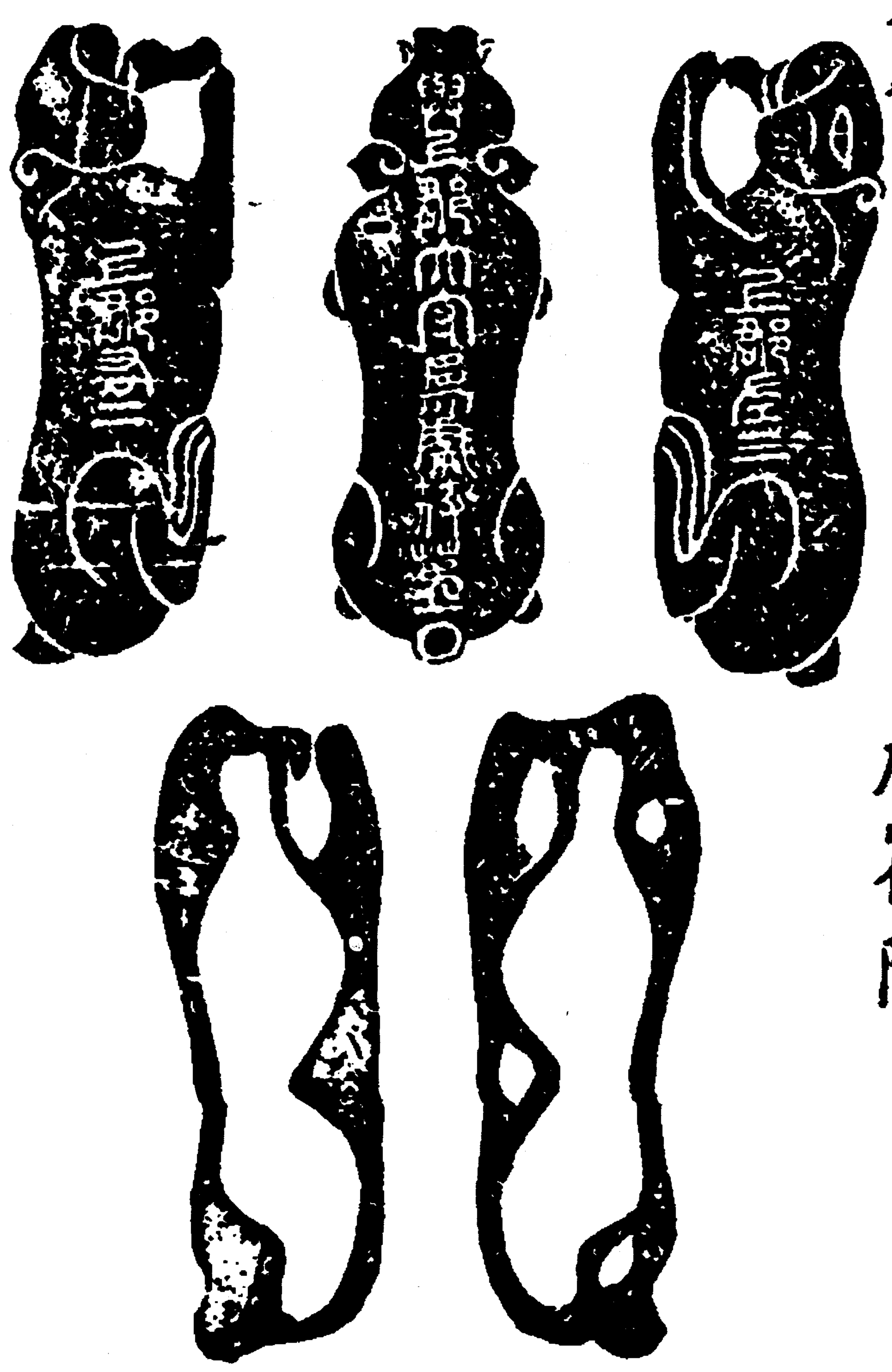
右拱璧徑尺色蒼文綰螭鳳中作雲氣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連環印鈕



壽亭侯印及關南司馬皆此鈕

銅虎符制



虎符陰

按銅虎符重五兩五錢長二寸四分高八分濶八分剖而為二二片相合内左有三笋隆起右有三孔凹以受笋商銀三行凡十八字按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合乃受之有不合者刻奏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漢景帝中元二年更郡守為太守上郡即今之陝西延安府始置於秦西漢因之東漢郡邑俱廢前是必西漢物無疑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總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胡文煥編文煥有文會堂琴譜已著録是書於每一古器各繪一圖先以博古圖考古圖次以欣賞編欣賞編者即抄襲説郛內之古玉圖也古玉圖元人朱德潤編有德潤自序刻説郛者既失其序而沈潤卿欣賞編又没所自來文煥此書遂直以爲据欣賞編訛以傳訛其無所考証可見况博古考古二圖所載甚備乃每器僅擇其一亦不知其何取末附總說一卷則全襲博古圖之文益爲弇鄙博古圖成於宣和禁絶史學之日引据原踈文煥不能考定乃剽竊割裂又從而汩亂之其鉤摹古篆亦不解古人筆法尤訛謬百出不知而作其此書之謂歟

許印林師舊藏本同治七年三月晦日重裝阮許二公書標諸卷首次日識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

此題蓋儀徵阮太師筆

阮書十言墨筆許書九言朱筆 見記

據一九三三年開明書局翻刻嘉慶元年自刻本影印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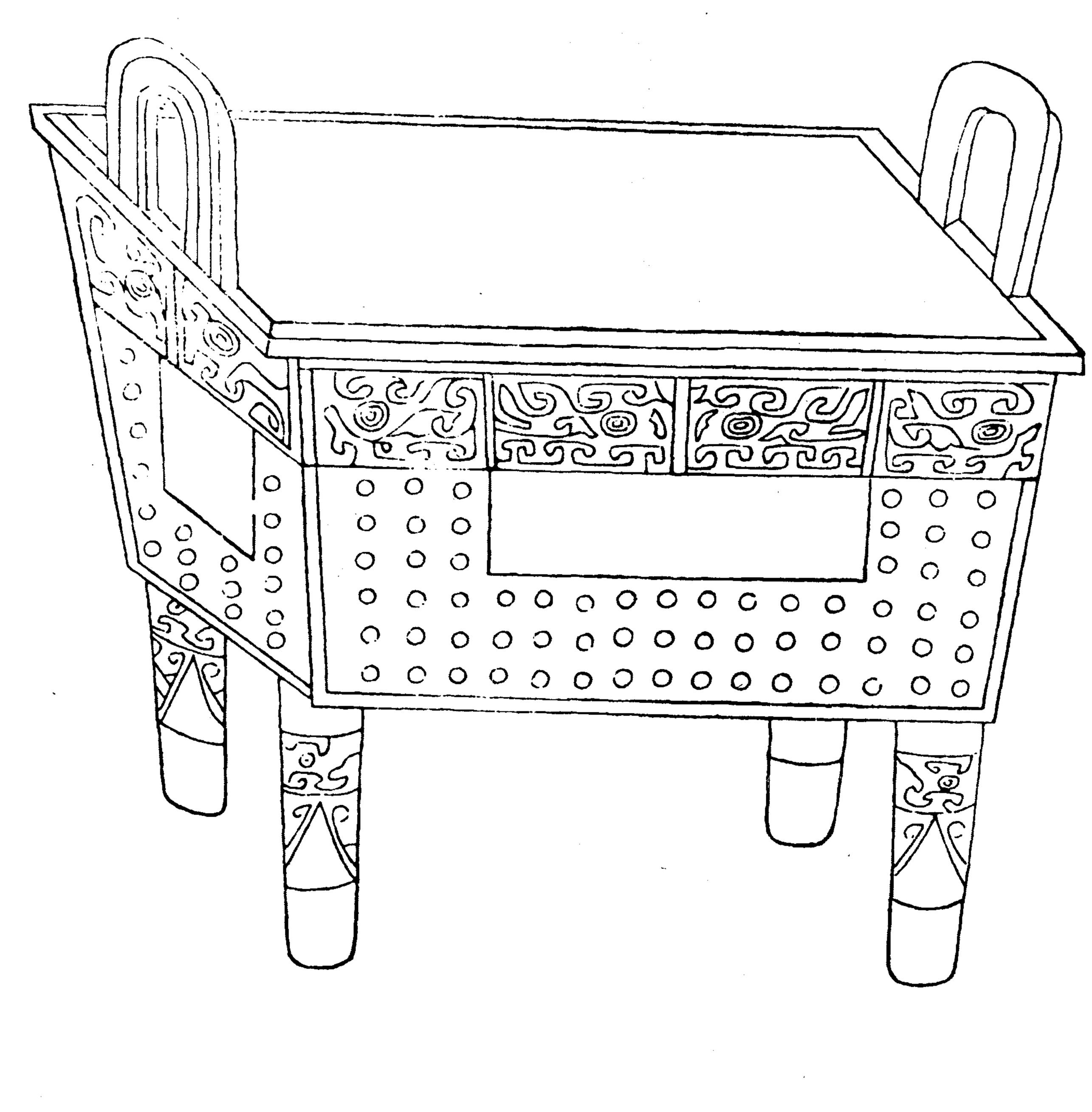
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容七八升以問陸澂澂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王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如所言余謂此不準也云彷彿如所言則必不如所言矣漢人器物款識字體近隸取便易明卽所稱八分書者非古文大篆也商周彝鼎皆大篆古文竒字猶將推本偏旁一一攷證何偶得一漢器偶識一銘文卽因之獲盛名又丞諸史冊可見人才之少而學問之陋矣鄭康成一代經師尚不辨獻尊有畫朙皇尾娑娑然之語何況魏晉以後世故日緐習俗趨誕人皆陸沈學鮮海善沿至齊梁三百年閒求一能道古今通典章者戞戞其難如范雲之讀秦望山碑與陸澂殆一例論耳吉士瞻獲金師比而不知重其妻竊以予父綦毋珍之得一三公鏡而卽以爲巳瑞鄙哉淺之乎丈夫也夫後人不如古人寧知古人亦不如後人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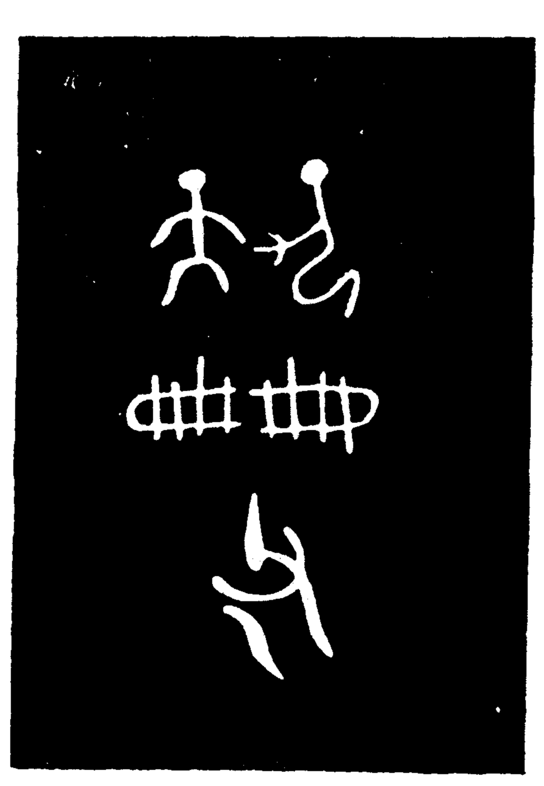
彝鼎之書起於宋宣和當時如楊南仲劉原父諸輩卓卓力破空談稍知習許叔重書畧能分別篆籀故言款識者皆宗之今博古集古及薛尙功法帖諸編俱在咸爲後來之俎豆惟是見聞旣淺肆攷多誤僅隨偏執終不得眞夫三代之制詳於諸經兩漢之制詳於三史倘不本諸經三史而欲鄉壁虛造不可知之言以誣古欺人斯爲鑿矣余自少留心斯業毎欲彙輯博古等書遞加匡正但恐數經傳刻於形制筆畫再失再譌旣枉費爭精又無補實用乾隆癸卯以後宦游秦甸至今十餘歲矣閒得商周秦漢器物必紬其故事故言使合於魏顆孔悝之典時大府鎭洋畢公得周曶鼎銘五百餘字余爲之釋解因以入之歌咏玆索居已久年過無聞衰顔荏苒將至念諸器物中有足証文字之原流者有足辨經史之譌舛者皆有裨於學識因裒其稍異見所藏弆者剙爲一編鼎彝簋爵尊匜隨手記之不復次第至於泉刀小品有可發明史書者載入否者不載魏晉至唐時者並附焉李少君識齊桓柏寢之陳一坐皆驚劉之遴在荆州得一甂上有金錯字人無能知者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豈不可慨嘉慶元年正月十日錢坫叙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目次

右共四十九器分爲四卷其云幾寸幾分者並用漢建初慮俿銅尺尺今藏曲阜聖公府坫并記

商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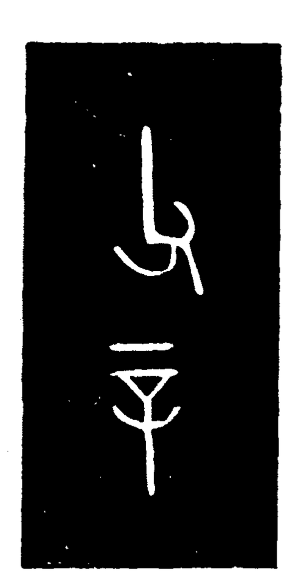


子冊
孫冊
父乙

右父乙鼎高九寸五分身高四寸三分足高三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口前後徑六寸六分左右徑七寸八分叨飻獸面紋前後各六十三乳左右各五十七乳足有獸面垂花銘六字曰子孫冊冊父乙子孫對坐下作兩冊者取子子孫孫世世有符命之義父乙則其人名也

商父辛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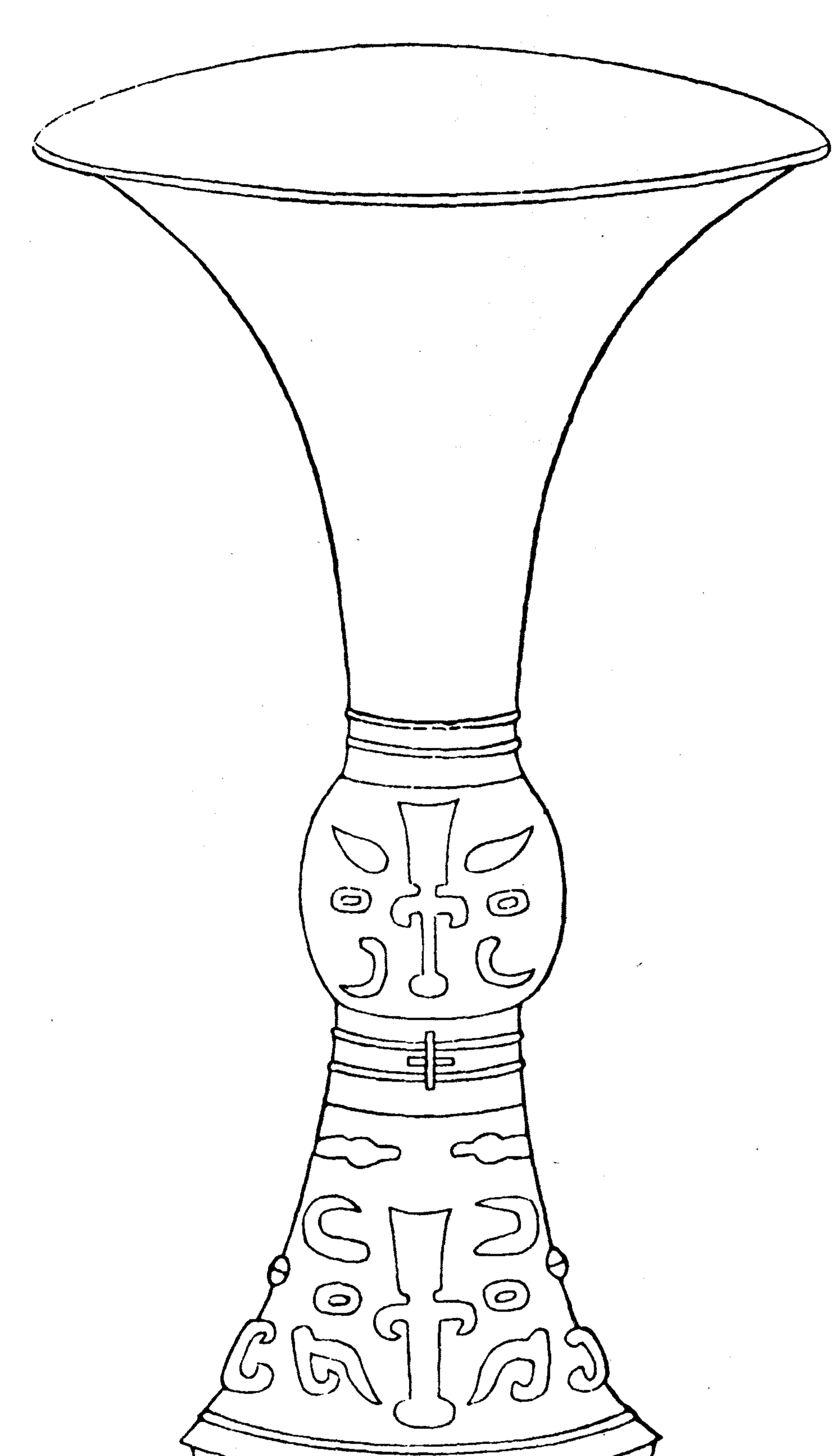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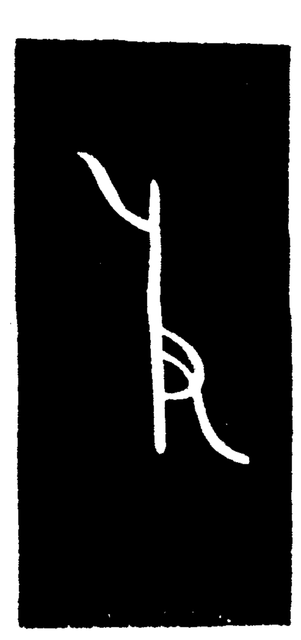


父辛

右父辛彝高六寸六分身高四寸五分底高二寸一分口徑八寸底徑六寸三分耳高四寸獸面夔紋要花一道底有素帶兩道銘二字曰父辛

商父執刀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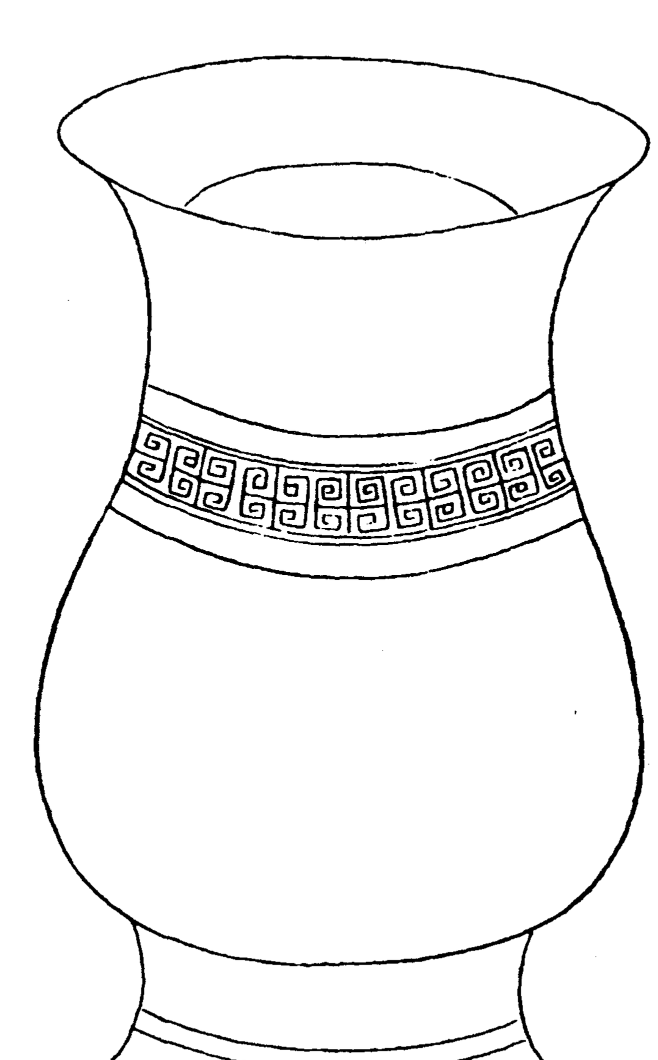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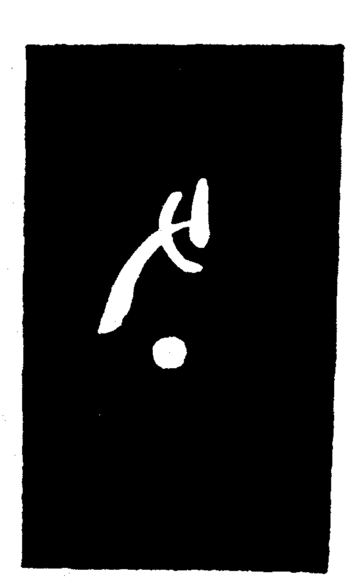


父執刀

右觚高一尺一寸五分口徑六寸五分底徑四寸上截素要以下饕飻獸面紋前後有十字銘作父執戈形博古書商器多執刀執戈諸象此與彼所錄立戈觚制度正同斷爲商時物無疑

商父丁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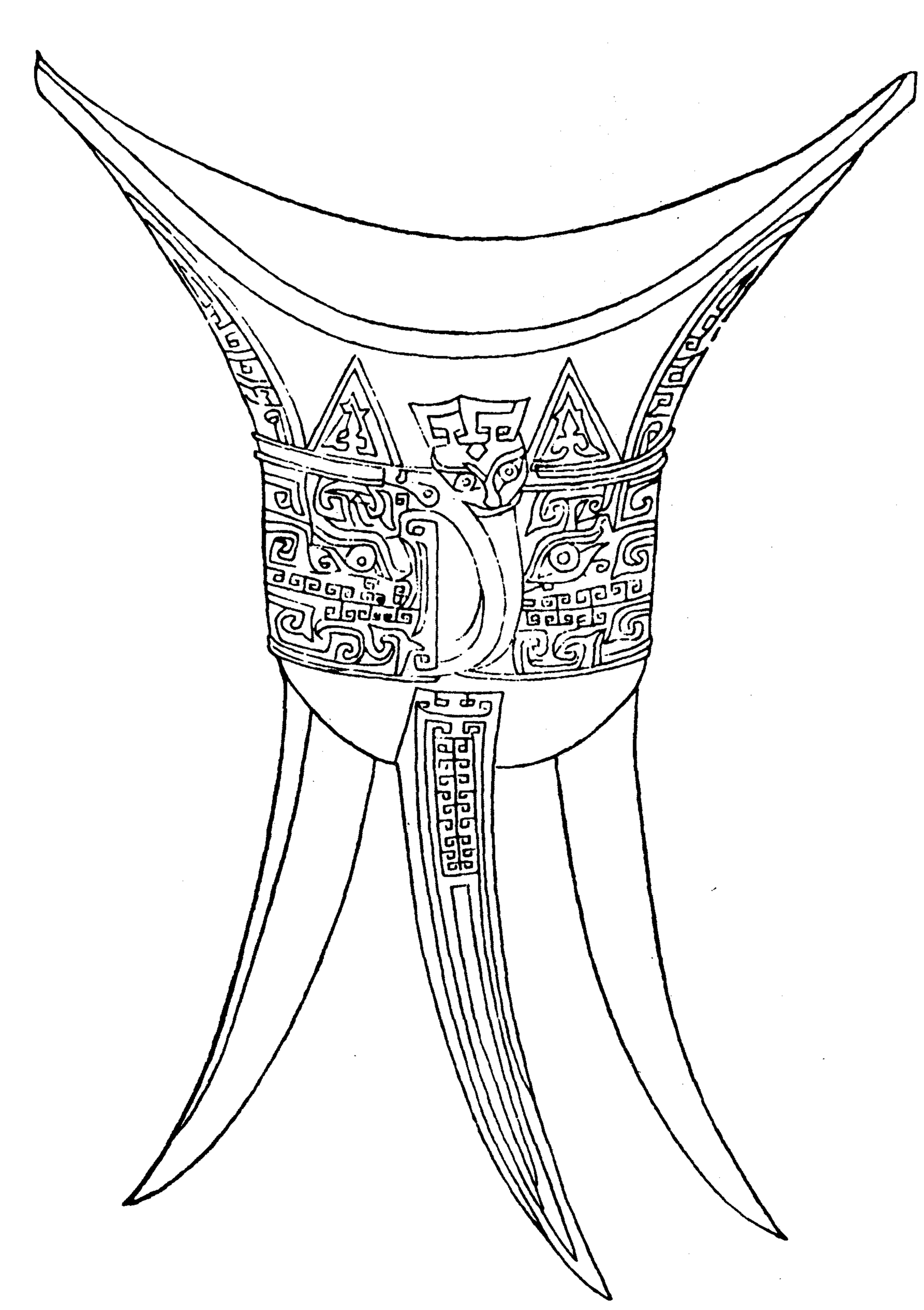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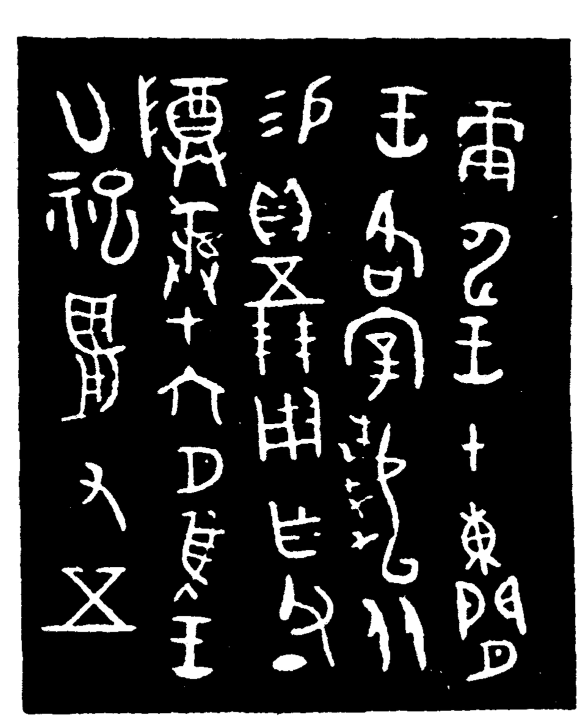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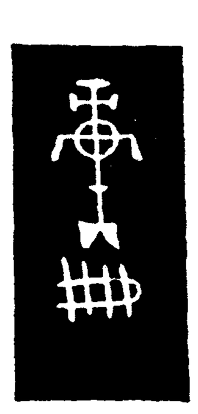
右父丁觶高五寸七分身高四寸三分底高一寸四分橢
形口左右徑三寸七分前後徑三寸一分山罍紋要花一
道底素帶一道銘二字曰父丁

商父丁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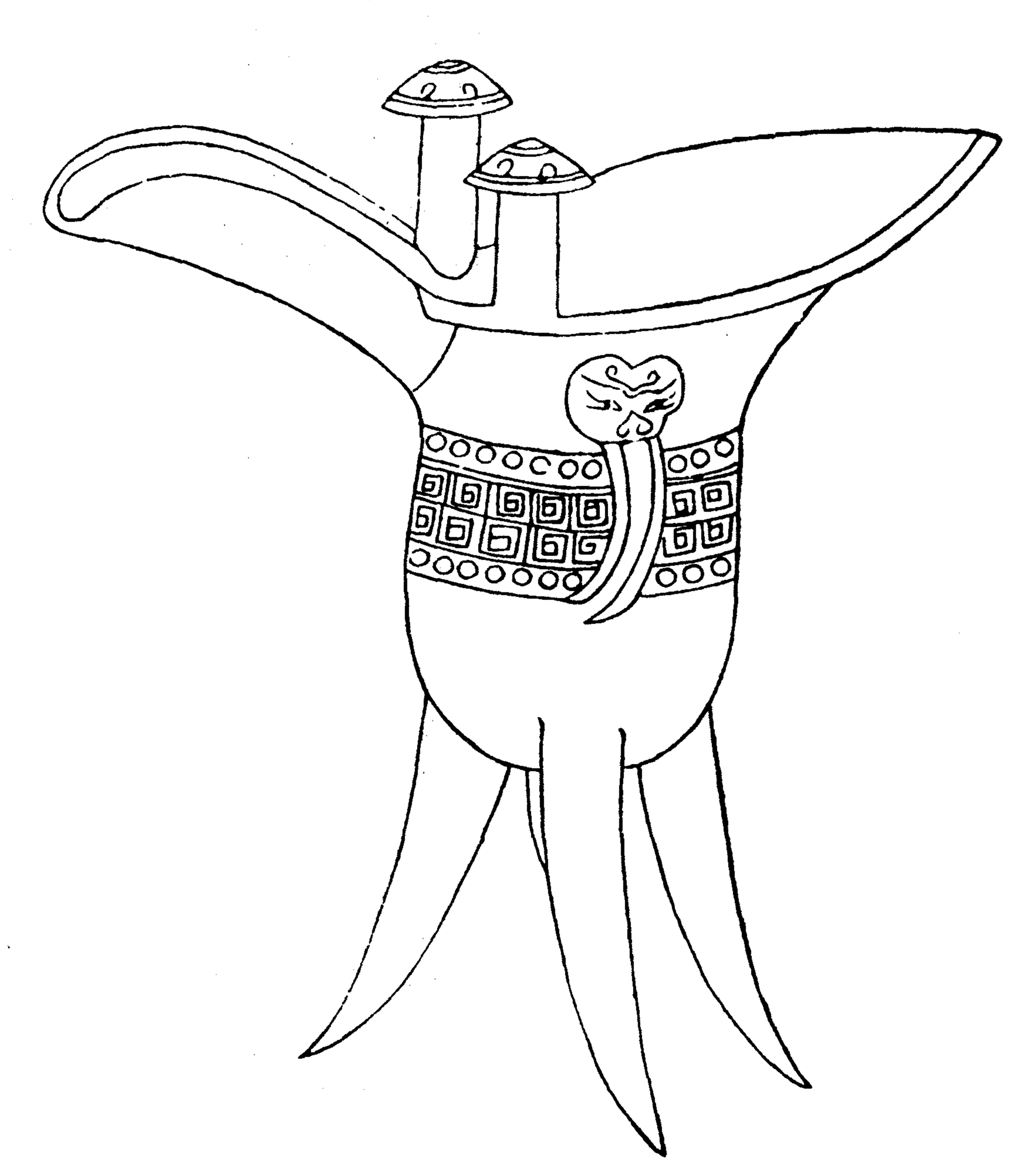
庚申王在東閒
王格宰榭從
錫貝五朋用作父
丁尊彝十六月惟
王乙祀角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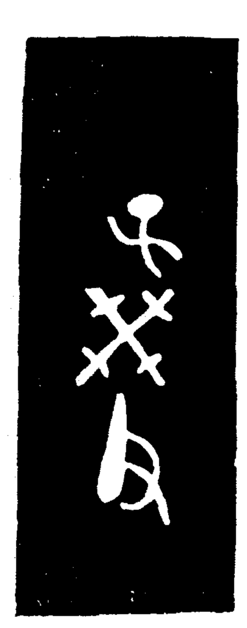


庚丙冊

右父丁角高九寸五分身高六寸足高四寸八分口左右徑三寸五分前後徑六寸八分有鋬高二寸並饕餮獸面山罍花紋身內銘三十字曰庚申王在東閒王格宰椃從錫貝五朋作父丁尊彝十六月惟王乙祀角叉五鋬內銘三字曰庚丙冊其稱年爲祀而名父丁知爲商器也其格字用各椃字從木旁虎蜼之形

商癸父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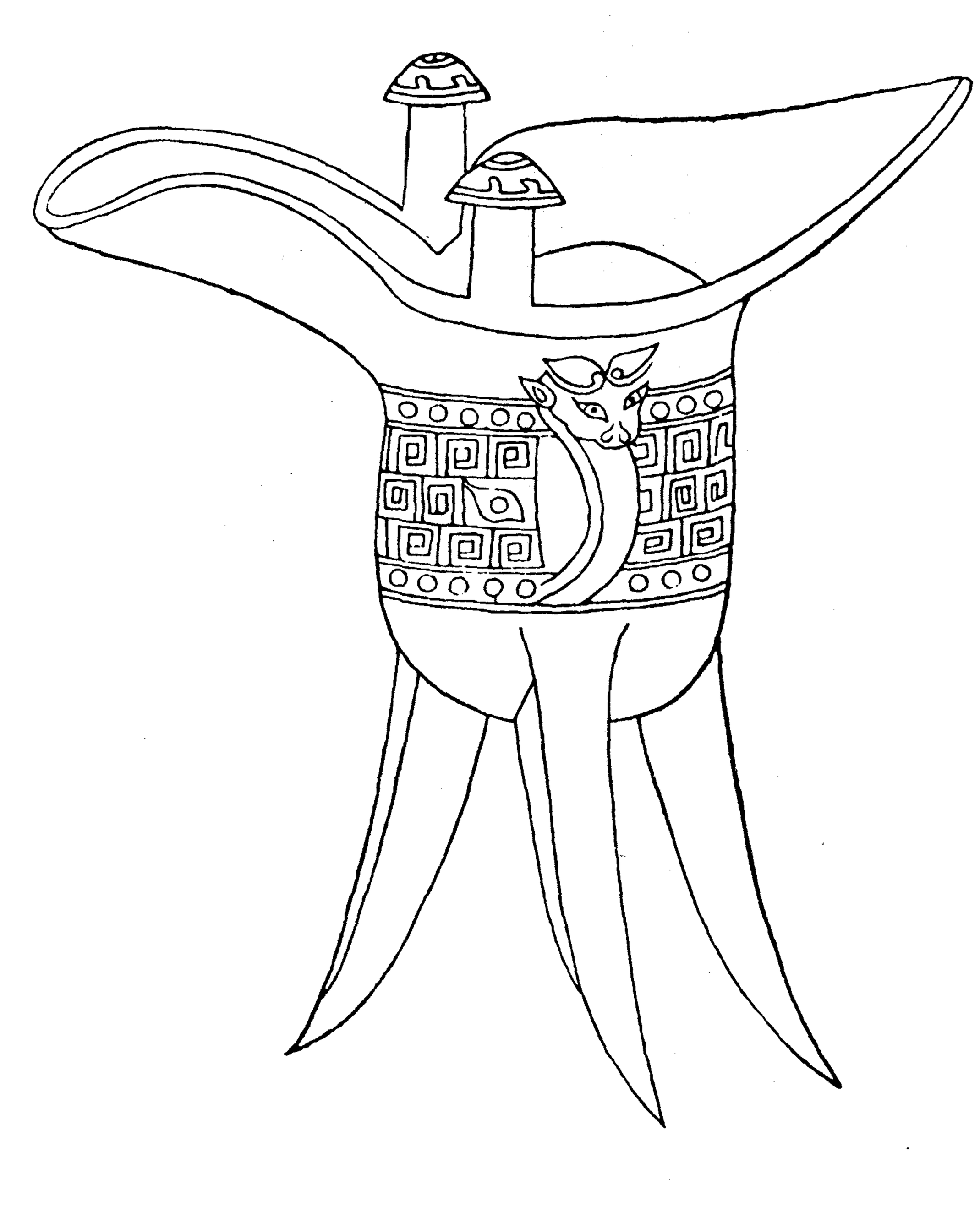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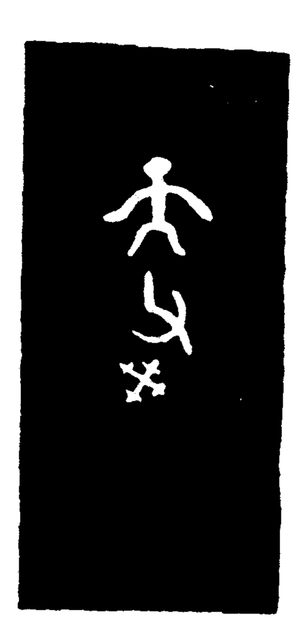


子癸父

右癸父爵高八寸六分身高三寸五分足高三寸五分耳高一寸六分有鋬有流口左右徑三寸二分流前後徑七寸山罍紋要花一道銘三字曰子癸父在鋬內

商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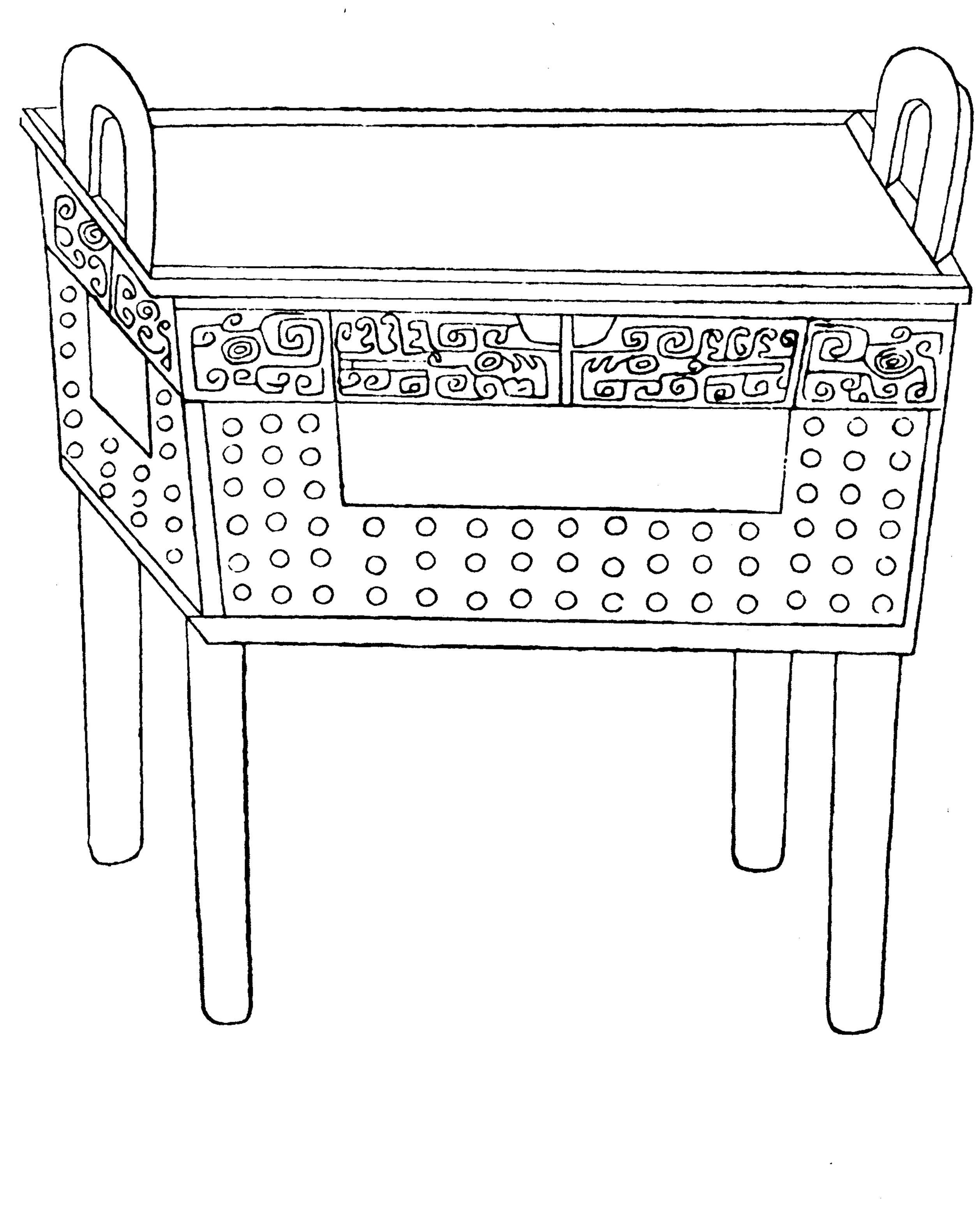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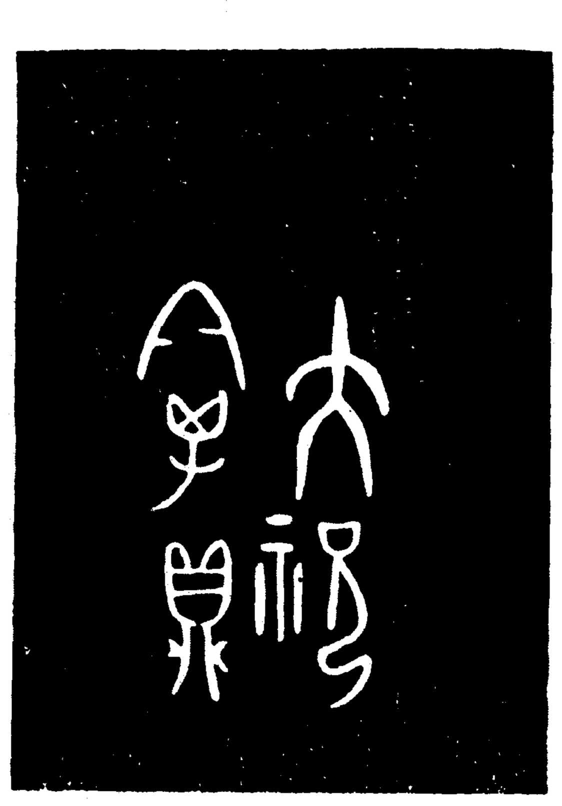


孫父癸

右父癸爵高八寸八分身高三寸五分足高三寸五分耳
高一寸八分有鋬有流口左右徑三寸五分流前後徑八
寸山罍紋要花一道銘三字曰孫父癸在鋬內

周太祝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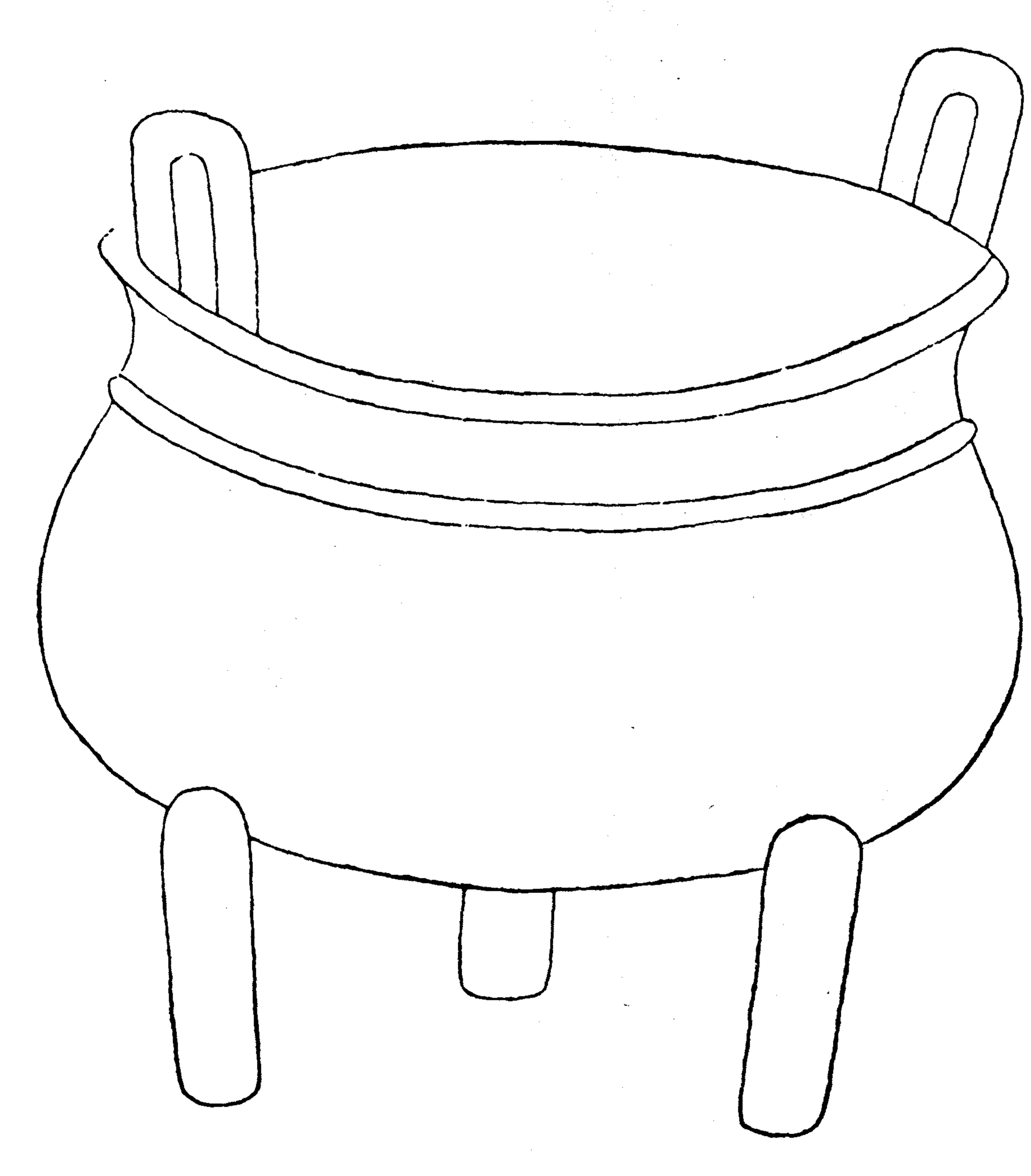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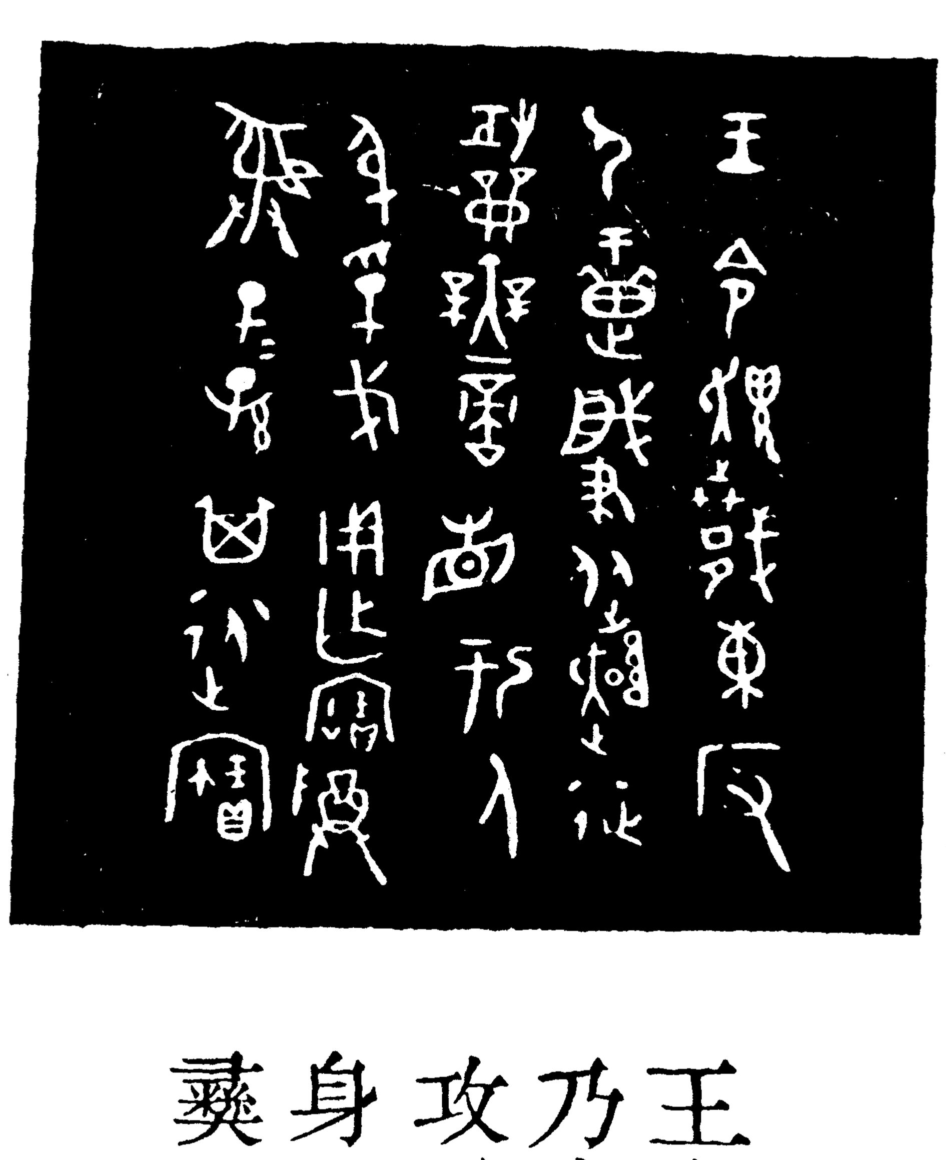


大祝
祖罕鼎

右太祝鼎高一尺八分身高四寸七分足高四寸一分耳高二寸口前後徑六寸一分左右徑七寸九分叨飻獸面紋前後各六十三乳左右各五十七乳銘五字曰太祝祖罕鼎余先得祖罕彝後得此蓋一人之物也製作嚴整青緑鮮麗諸周器中推此爲上乘

周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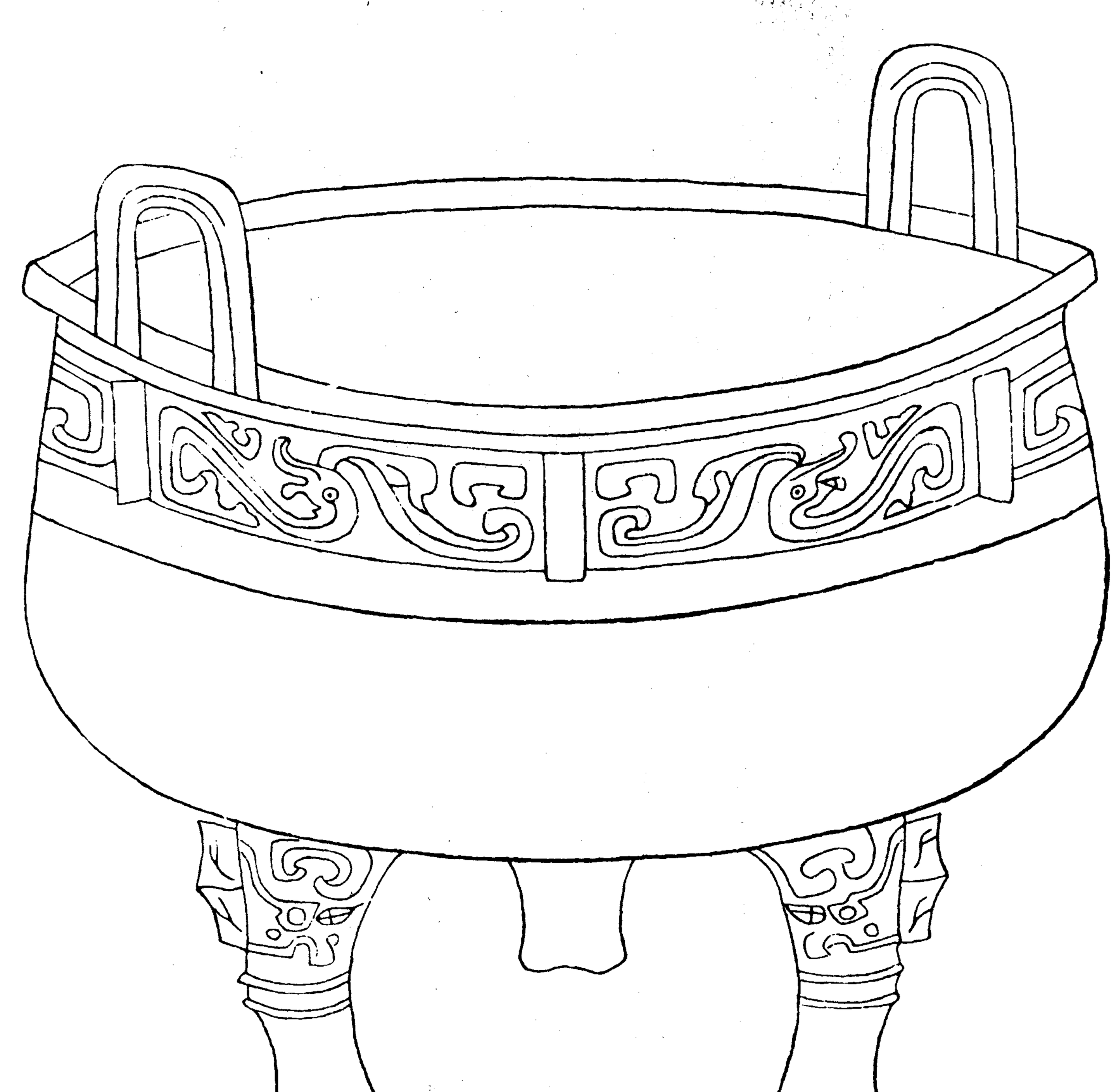
王命獵載東反
乃疐肇從陝征
攻戰無敵相刋及
身孚戈用作寶尊
彝子=孫=其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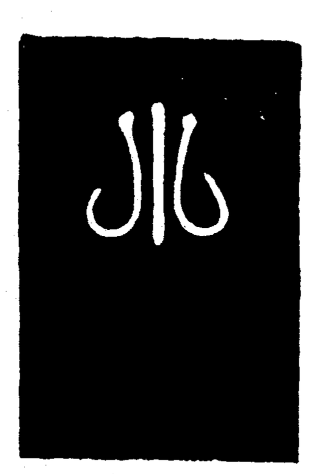
右亶鼎高九寸一分身高四寸五分足高三寸耳高一寸六分口徑八寸純素無花紋腹有素帶一道銘三十四字曰王命獵載東反乃亶肇從陜征功戰無敵相刋及身孚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獵陜二字稍泐載國名春秋公羊傳作載左傳作戴說文解字作𢦏此用解字之體而上畧異載今衛輝府考城縣也古文命令同用肇即肇字此人獵載東反而從陜征有攻戰之勞攻字省攴從又戰作㲋者亦單字之省變敵作啻古敵字從啻而卽通於啻也永字下又從止亦變文獵載東反謂從東而反也陜征謂以獵載之兵征陜也此必是周初之物余所得是

人器有三

卷一　一八

周小鼎





小

卷一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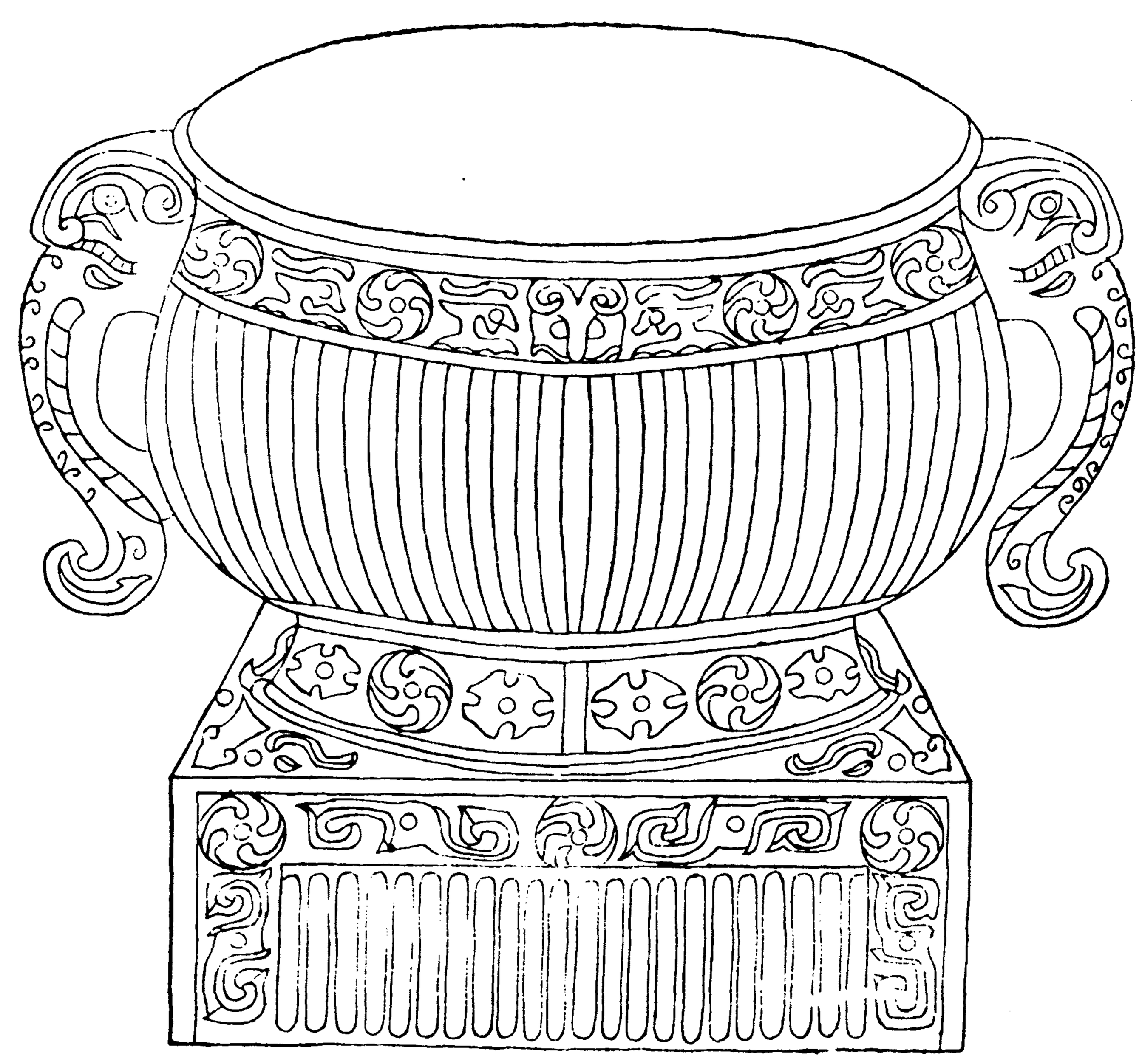
右小鼎高一尺六寸身高八寸五分足高四寸耳高三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五分夔紋口花一道足有獸面銘一字曰小此器約重二十餘斤閎大可觀小者當是製器之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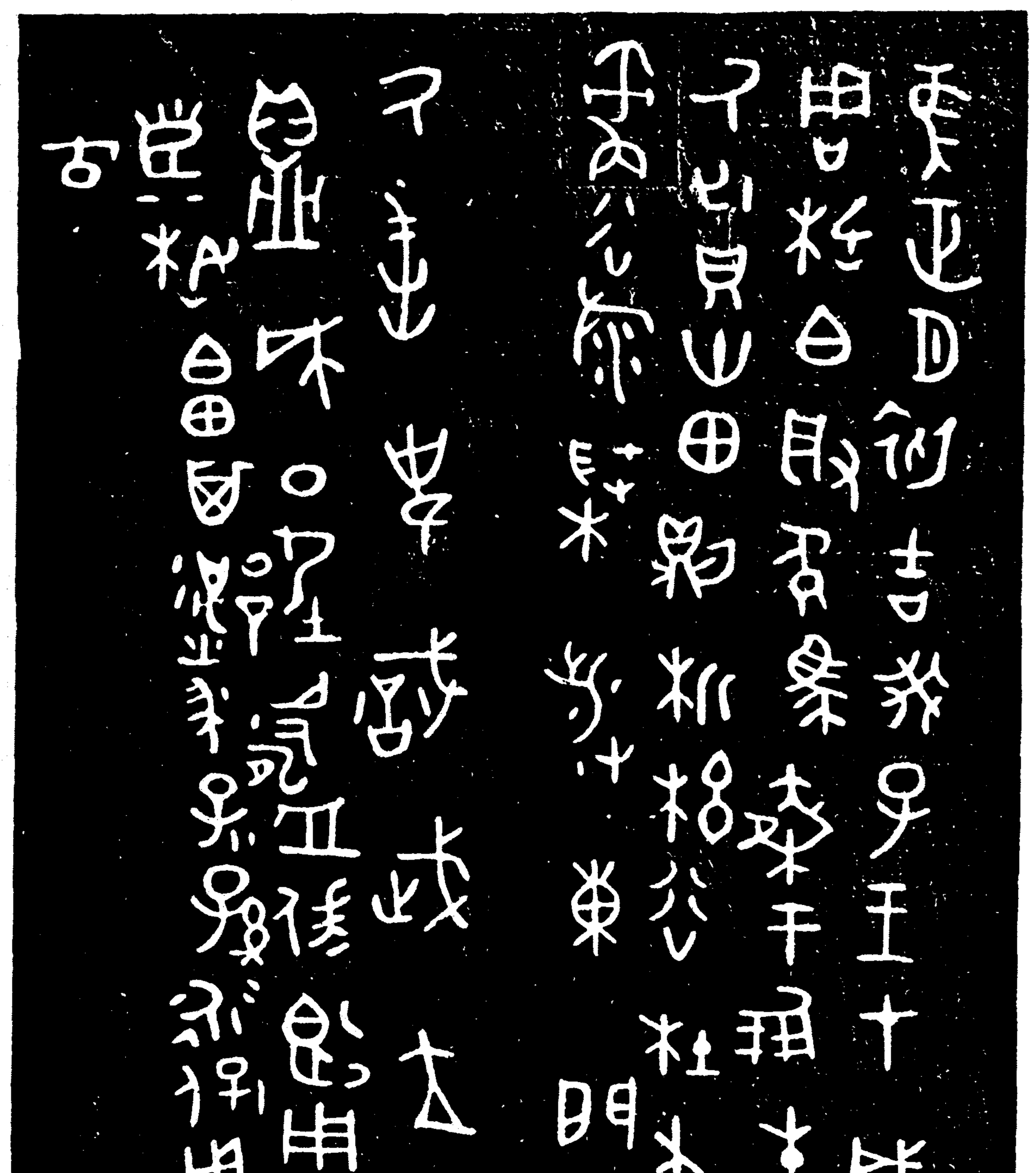
周饕餮獸鼎



右鼎高九寸一分身高四寸足高三寸五分耳高一寸六分口徑七寸四分腹深四寸二分饕餮獸山罍紋此與博古書所載商若癸鼎形製相同惜無銘耳

周癸子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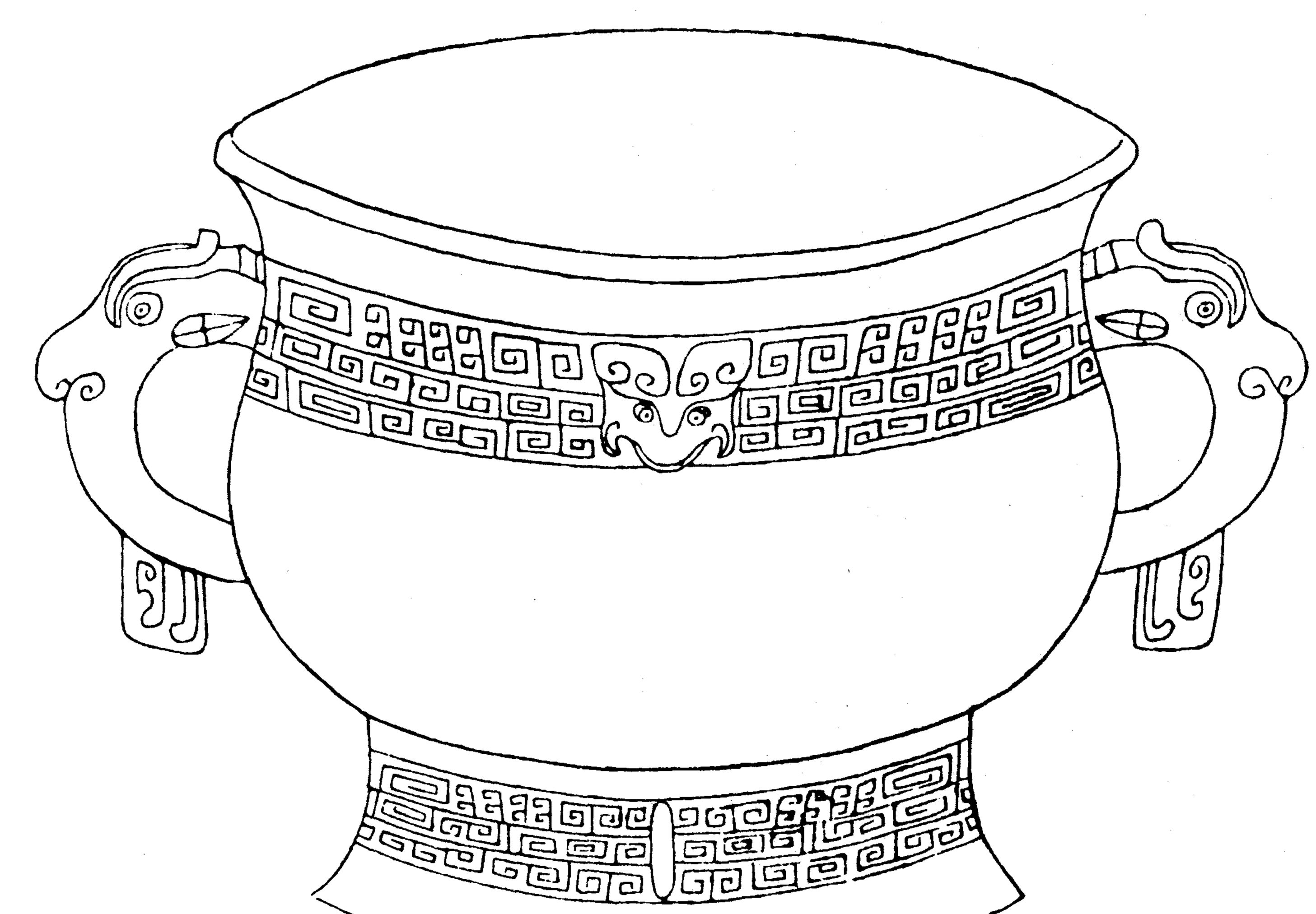


佳正月初吉
癸子王在成
周格伯受服
馬乘于朋生
乃匄貝山田則
析梠谷杜木
于丙谷斿
菜口東門
乃口史
誠武立
畫成邑土
簋佚既用
典格伯田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
享

右癸子彝高一尺器高六寸身高二寸六分底高一寸四分莖高二寸口徑九寸二分獸耳高六寸坐高四寸方八寸莖前後有饕餮獸面夔紋花一道底夔紋花一道坐上兩旁並夔紋花器身及坐身並百折紋銘六十八字曰佳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周格伯受服馬乘于朋生乃匄貝山田則析梠谷杜木于丙谷斿菜口東門乃口史誠武立畫成邑土簋佚既用典格伯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考博古書載商兄癸卣有丁子周伯碩鼎有巳子與此云癸子者正同干支不應互合蓋兼兩日言之如云丁亥戊子己亥庚子癸亥甲子耳周禮自甲至癸謂之浹日王

在成周非一日故如此云云也銘于前作柆于後作粒攷另一器今藏同州府司馬朱君學濂處互校之始知是格字其受典二文亦以互校得之此則因鏽刻譌舛耳貝山見周淮父卣銘內共不辨者五字文字定于聲義聲義出于偏旁若無偏旁可證則聲義難求春秋三季以後書不同文列國自爲風教故愆謬至此此聖人之所爲致慨也

周祖罕彝





王伐許侯周公
某祖罕祝祖罕又
敦祝王錫金百鍰
祖罕 用作寶彝

右祖罕彝高六寸身高四寸二分底高一寸八分口徑八寸三分底徑七寸七分兩耳高四寸上下獸面山罍紋兩道銘二十六字曰王伐許侯周公某祖罕祝祖罕又敦祝王錫金百鍰祖罕用作寶彝許字作棥者說文解字許國之許本作鄦從無從邑史記鄦公愬於楚者是也此從無省又從邑省耳鍰字作爰者解字又云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然則百鍰者二百兩也漢書律志云十六兩爲斤是王錫之金十二斤四兩矣古鍰爰字通用某義作謀敦字博古圖周伯映彝有之鈌釋未詳春秋傳許不稱侯此稱侯當是東遷以前物

周百直彝



右彝高六寸八分身高五寸底高一寸八分口徑九寸耳
高五寸五分口足獸面夔紋花兩道身作百直無銘

周平仲簋





器

平仲作寶
簋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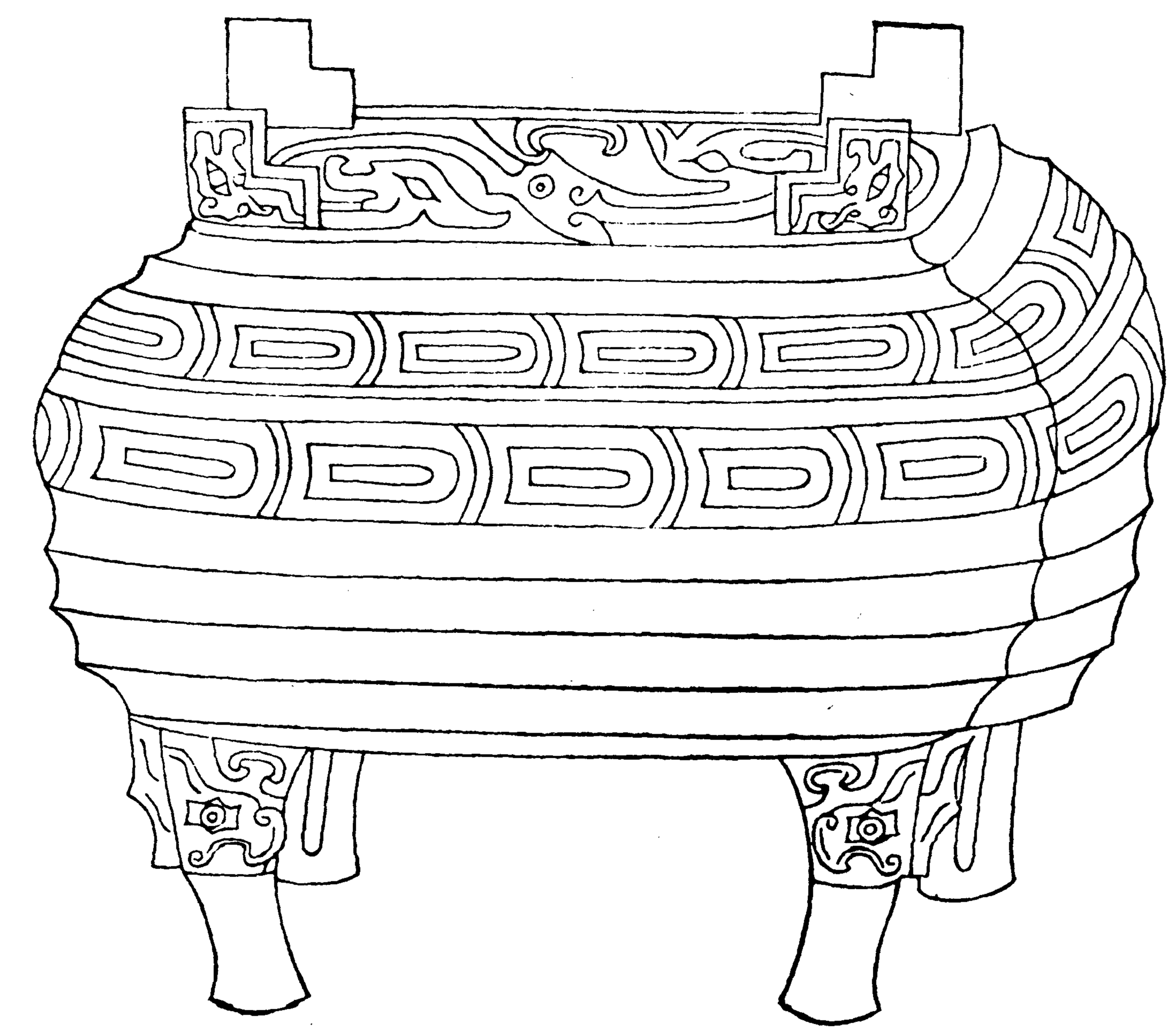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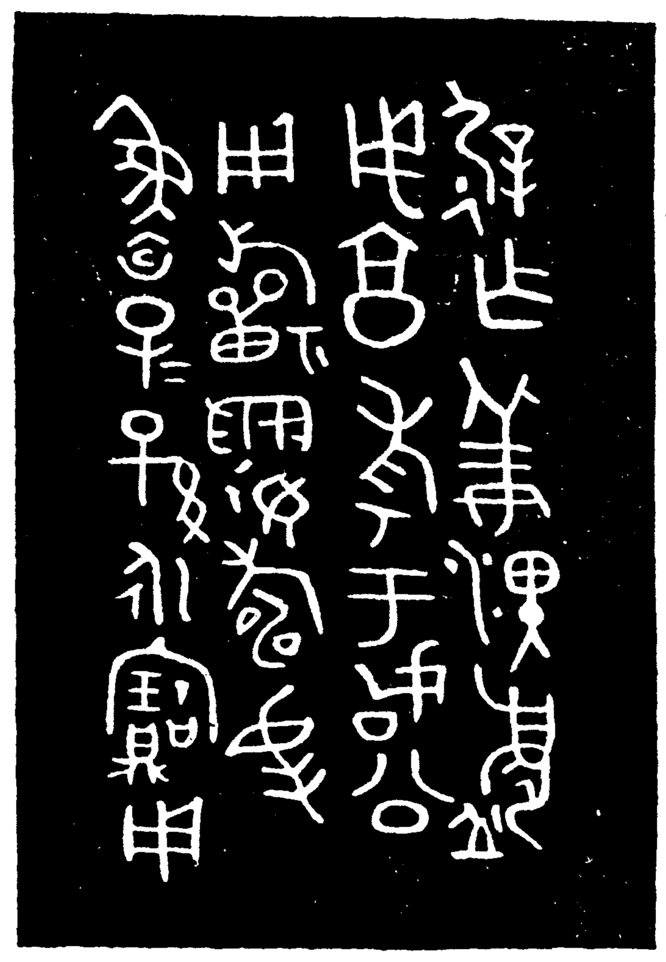
蓋

平仲作寶
簋其萬年
孫孫永寶用

右平仲簋高一尺一寸一分身高四寸七分葢高二寸二分揭高一寸五分底高一寸三分足高一寸四分口徑八寸八分腹大一尺一寸八分底徑一尺一分器口葢口並夔紋花一道器覆瓦帶五道葢三道銘十三字曰平仲作寶簋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平字作兮古無以兮字爲名者當是平字省寫而譌亂耳又器作子孫葢作孫孫亦譌一字簋字博古考古諸書及劉原父先秦古器記薛尚功鐘鼎欵識法帖諸書皆釋爲敦余以時代字畫考之而知其非矣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周人不名敦鄭康成注之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所云未聞者言周之簋與璉瑚及敦之形製康成未知之也康成當漢時不應不識簋惟未見敦與璉瑚故云爾且周禮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是康成之于簠簋考之詳矣說文解字簋從竹從皿從皀此所寫之皀即皀字皀讀如香古之簋或以竹作或以瓦作故竹皿並用此則改竹皿而從攴若敦字從攴從𦎫𦎫從羊從亯筆迹不能相近是不得釋敦字之明證也解字又有朹字云古文簋古者祭宗廟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土簋葢亦文質之分後更以金作之耳三禮圖曰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易二簋可用享畢舉黍稷言之詩於我乎每食四簋兼舉稻粱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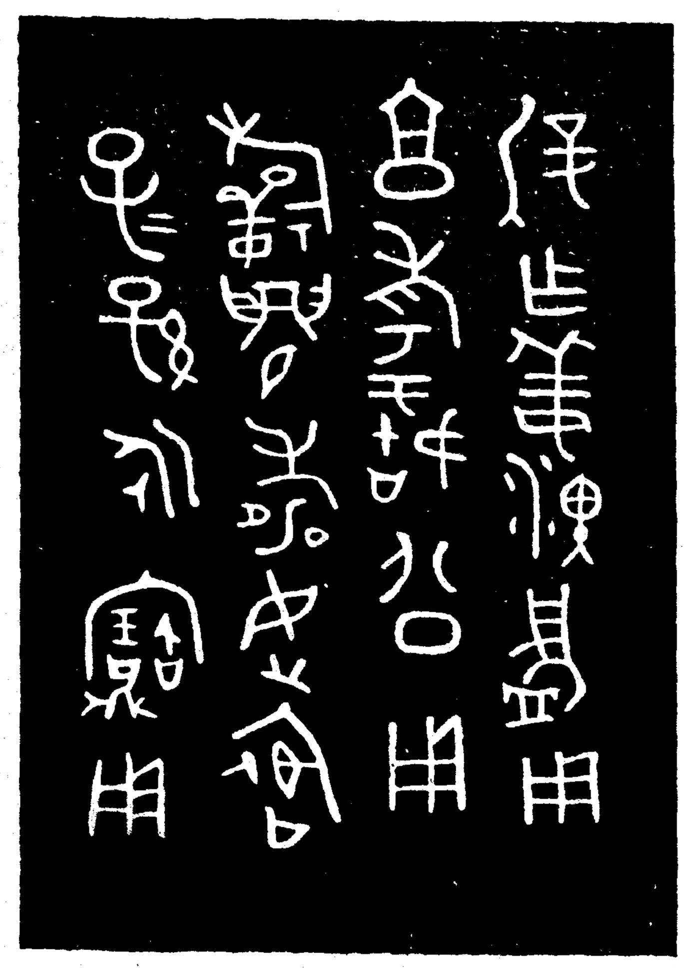
周遲簋





器

遲作姜洭簋
用享孝于姑公
用祈眉壽無
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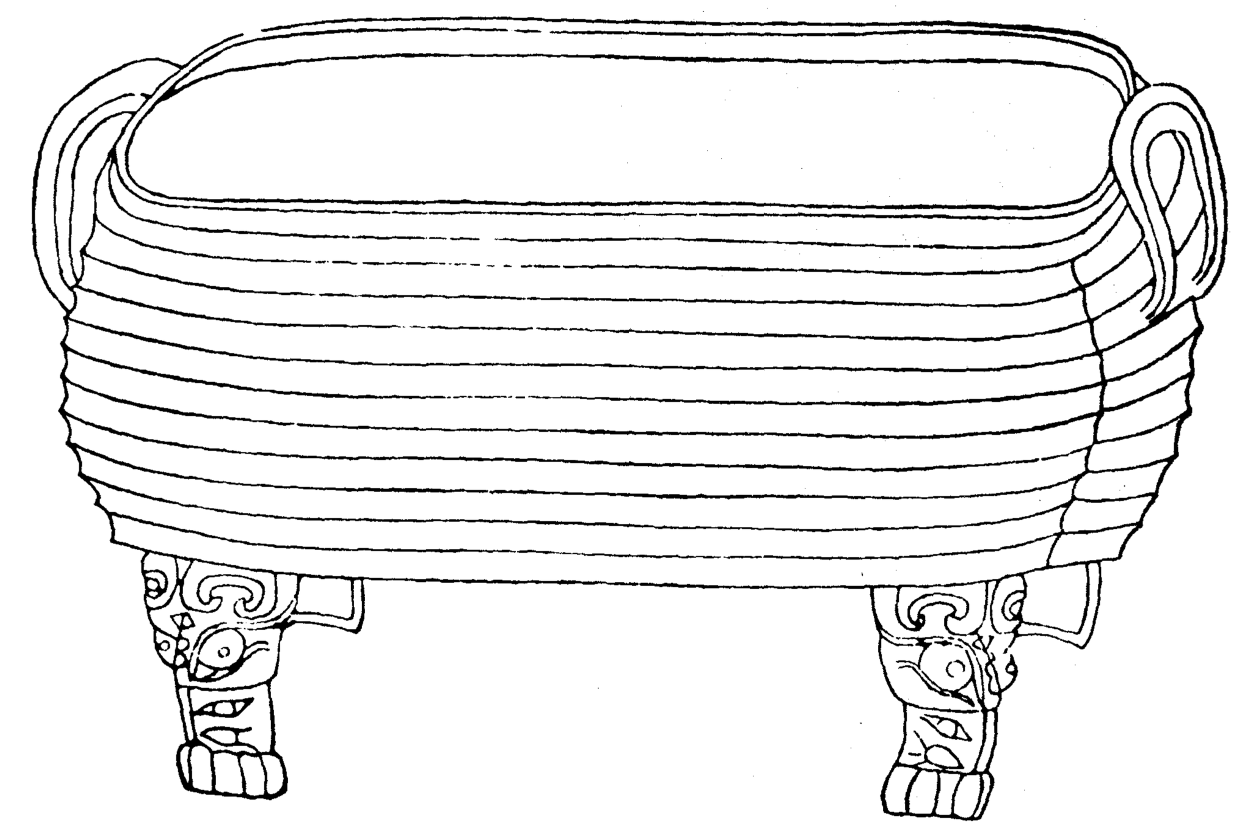


蓋

釋同前

右簋高九寸九分身高三寸三分前後徑七寸左右徑九寸九分腹大一尺三分足高三寸三分蓋高三寸三分身蓋並疊紋花蓋翅夔紋花銘二十三字曰遲作姜洭簋用享孝于姑公用祈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依鄭康成周禮注及舍人爾雅注則方者曰簠圜者曰簋依許慎説文解字則簋是方器簠是圜器此名爲簋而形方與解字同蓋古人于簠簋二器多溷稱也器蓋字體畧異

周立象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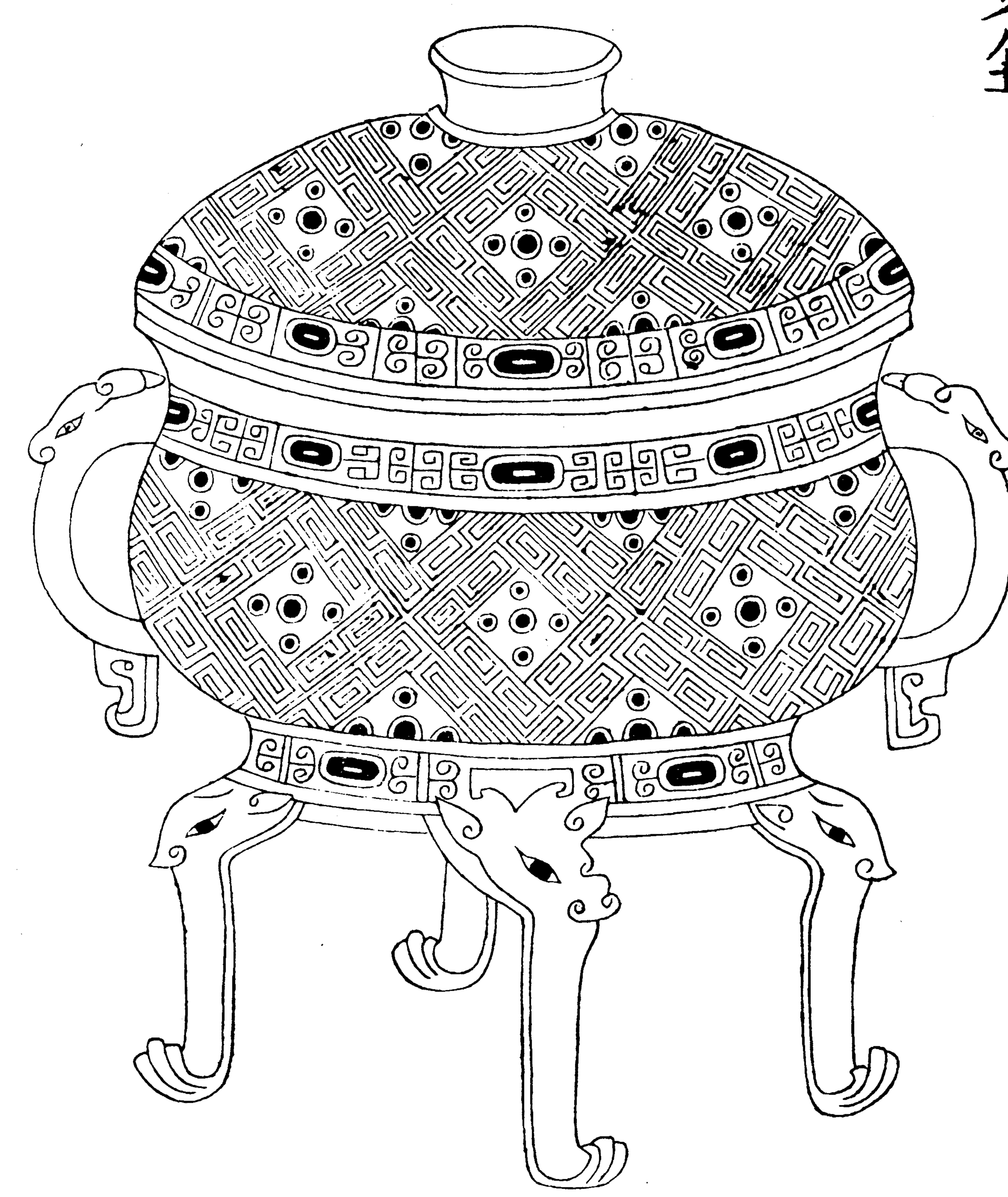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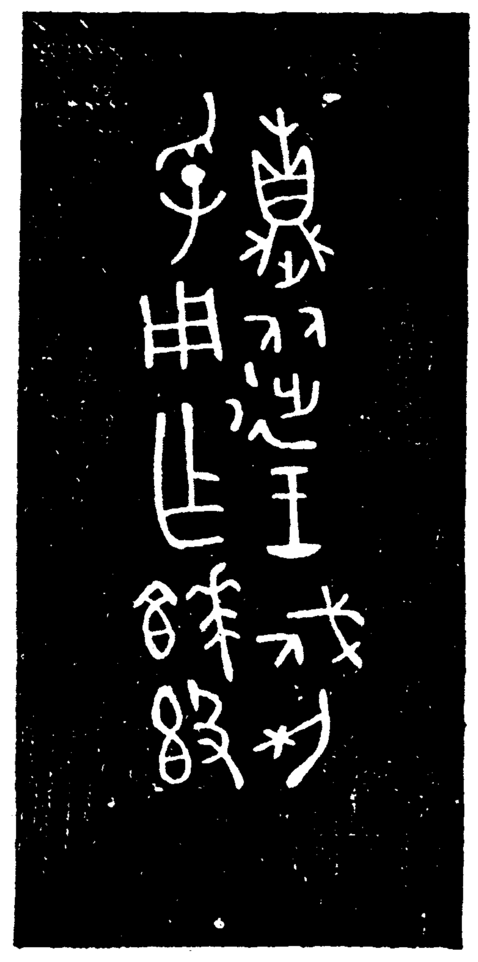


立象旅
簋子孫孫
永寶用

右簋高六寸二分身高三寸七分有仰瓦輪十道足高二寸五分饕餮獸面花耳高二寸一分前後口徑六寸五分左右九寸腹前後大七寸八分左右一尺銘十一字曰立象旅簋子子孫孫永寶用此器製造工整但失蓋爲甚可惜耳異日尚訪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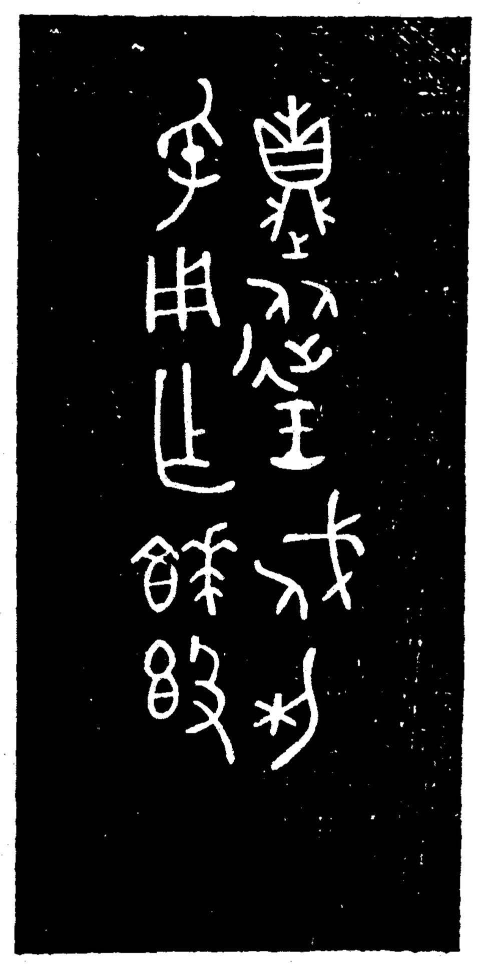
周貞簋





器

貞從王伐梁
孚用作饙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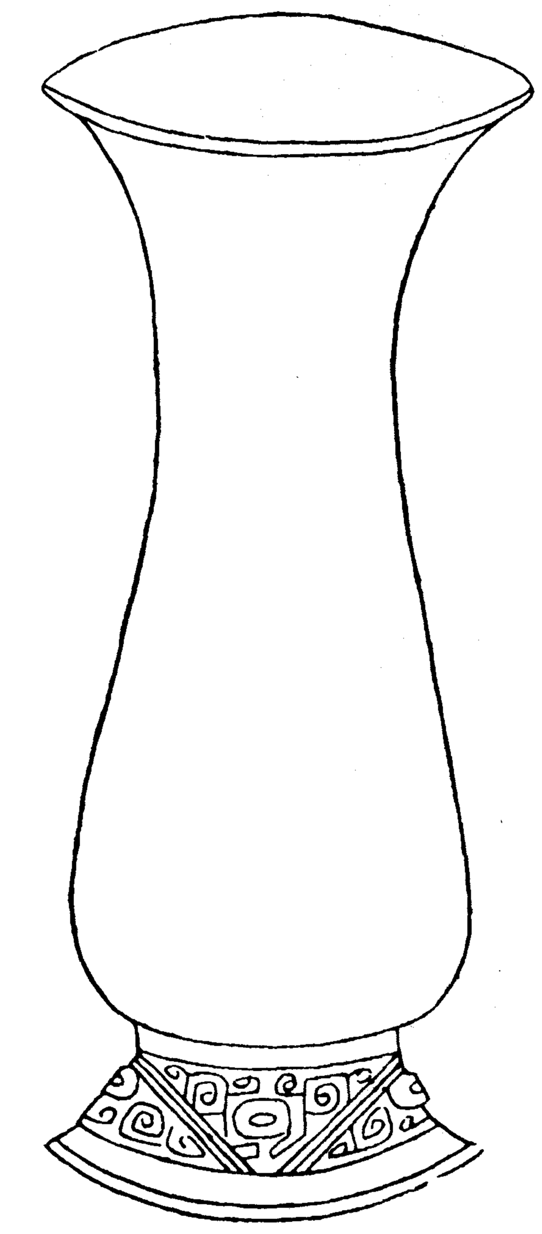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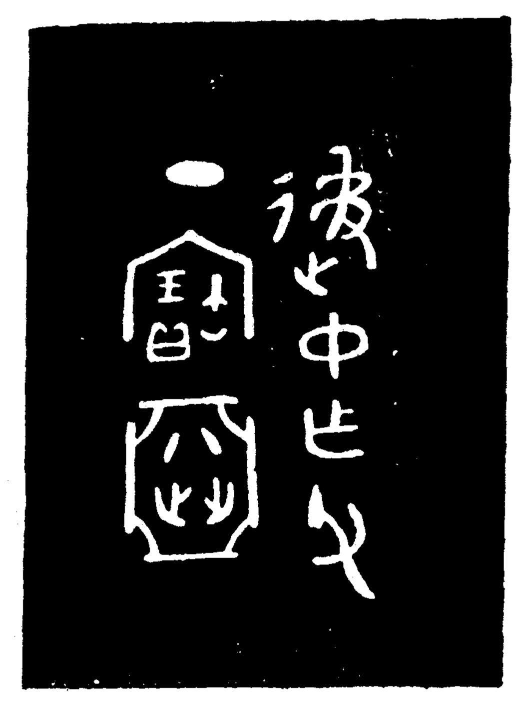
蓋

釋同前

右貞簋高一尺八分器高四寸五分足高三寸蓋高二寸三分揭高一寸器口徑八寸底徑六寸五分腹徑八寸五分蓋口徑八寸揭徑二寸五分山罍紋花銘十字曰貞從王伐梁孚用作饙簋說文解字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此則從鼎不省而下又加止梁作𣶒者梁字本以從刅爲聲𣶒古文刅字此即以刅爲梁也孚即俘字凡古器俘皆只作孚蓋其人從王伐梁得俘金而爲此簋也梁今乾州有梁山在州城北十里解字又云饙一作饙又作餴此用餴字之形而稍省便博古圖凡饙皆釋作餗者非爾雅饙餾飪也孫炎注蒸之曰饙均之曰餾是饙簋爲炊蒸之器故高其足以趨用餗者鬻也非此義

周遽仲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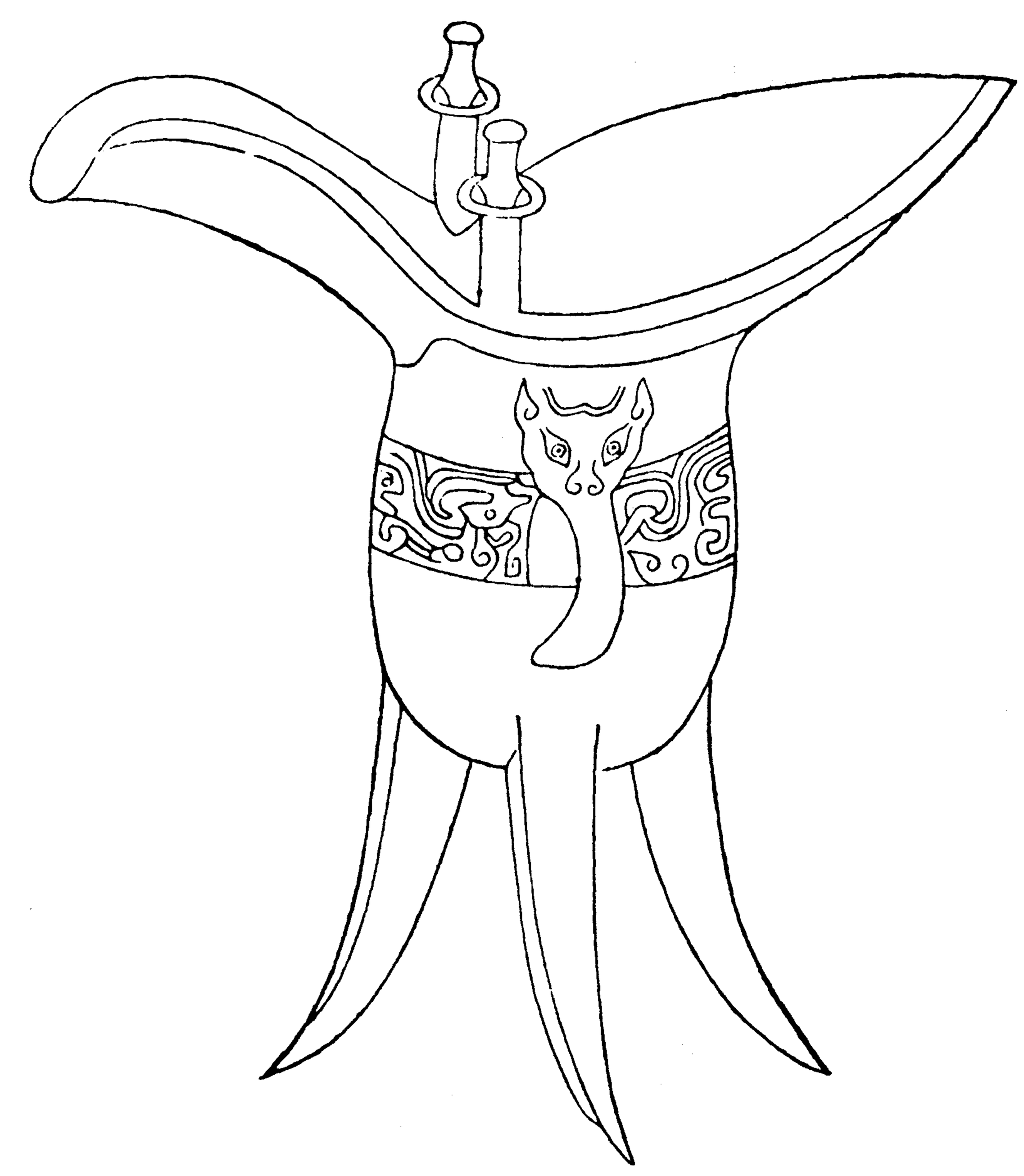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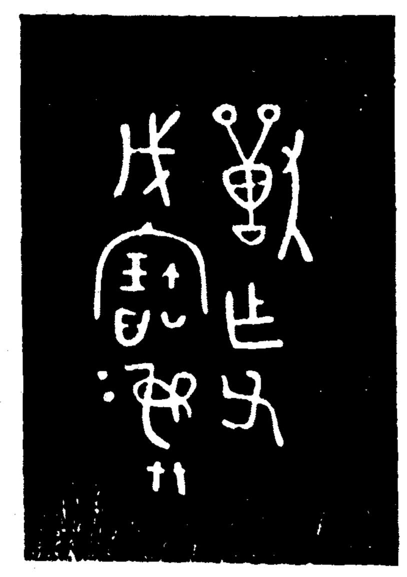


遽仲作父
丁寶
亞中八兩止相對

右遽仲觶高七寸一分身高六寸底高一寸一分口徑二寸九分底徑二寸四分底花一道銘六字曰遽仲作父丁寶又黼黻中上作八字下作兩止字相對宣和圖中有器多作足迹形者此類是也八者别也止基址也說文解字曰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此兩止相對亦子孫對坐之義耳亞卽亞古黻字狀如兩己古人製器尙象多作此者意取黻冕相承古者畫黻于裳至秦去黻而佩綬故倉頡篇以黻爲綬秦制也說苑士服黻大夫黼諸矦火天子山龍考古家咸以黻爲蔽膝而以此亞爲亞形失之夫古人何取于亞而作此于器物耶眞不得其義矣

周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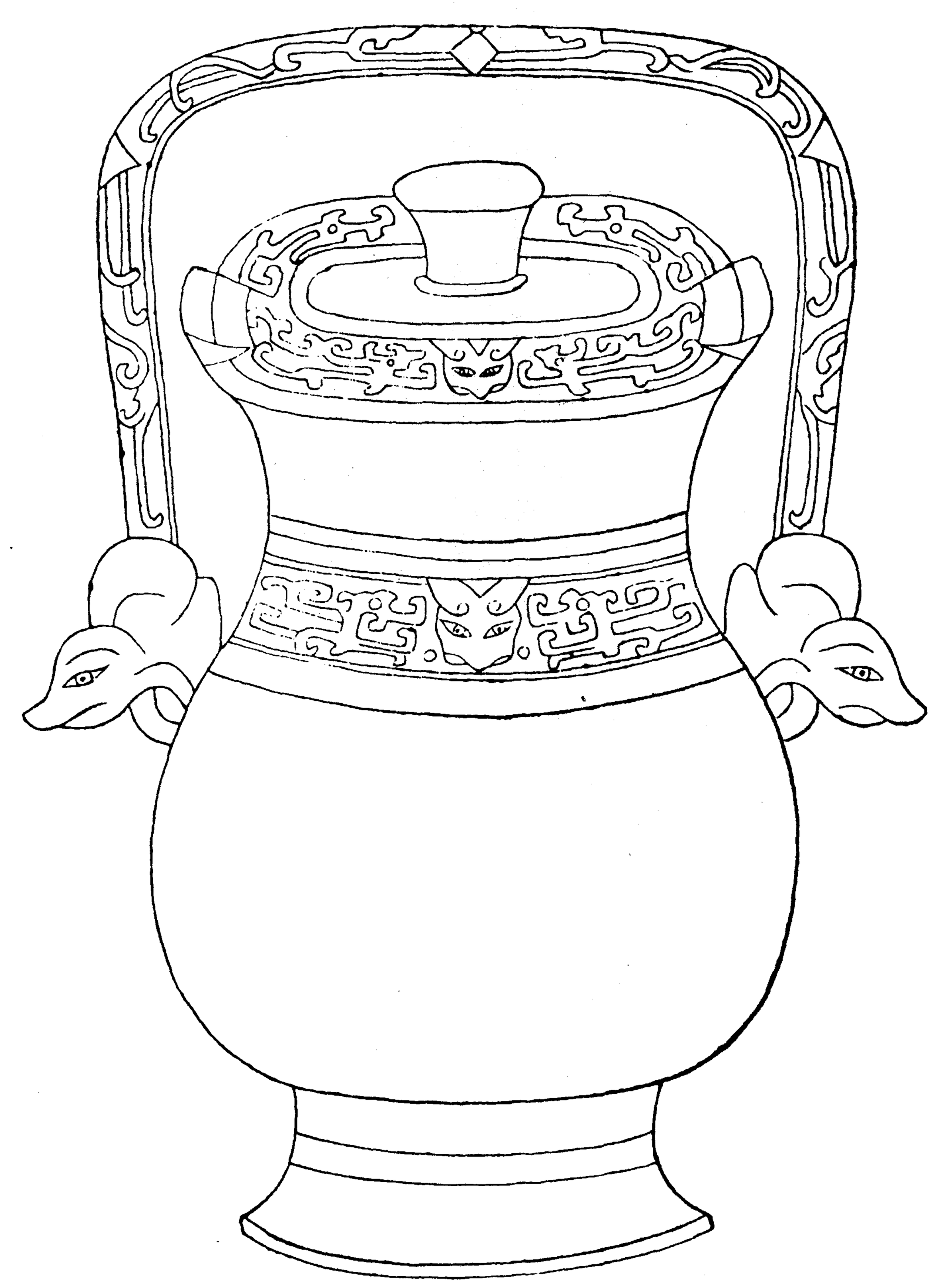




獸作父
戊寶彝

右獸爵高一尺身高四寸足高四寸耳高二寸有鋬有流
流前後並高九寸四分口左右徑三寸八分前後徑八寸
要花一道獸面鋬銘六字曰獸作父戊寶彝銘在流裏本
有二器形製銘文並同其二爲青綠所蝕筆畫不可辨獨
此清晰故不復圖釋

周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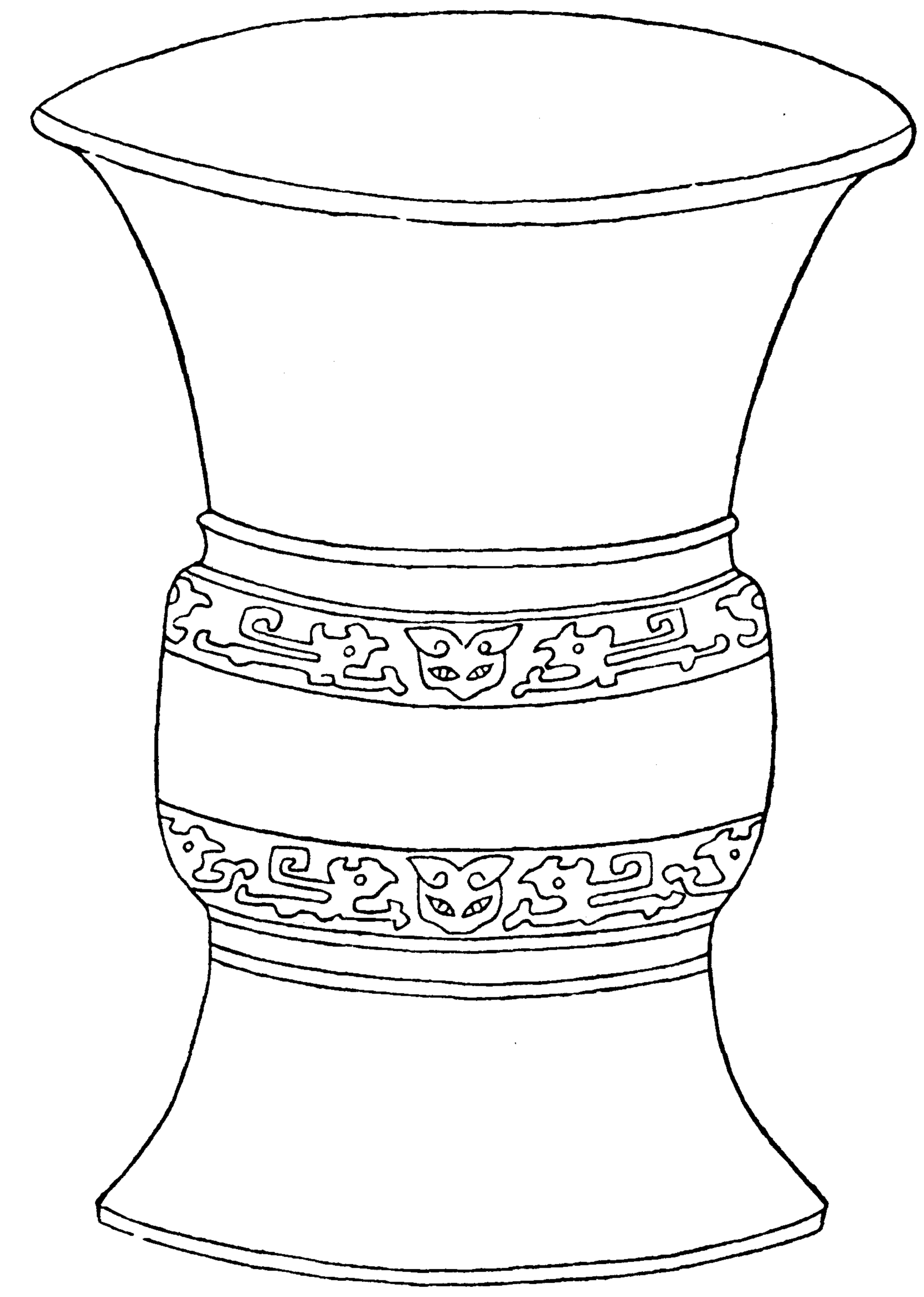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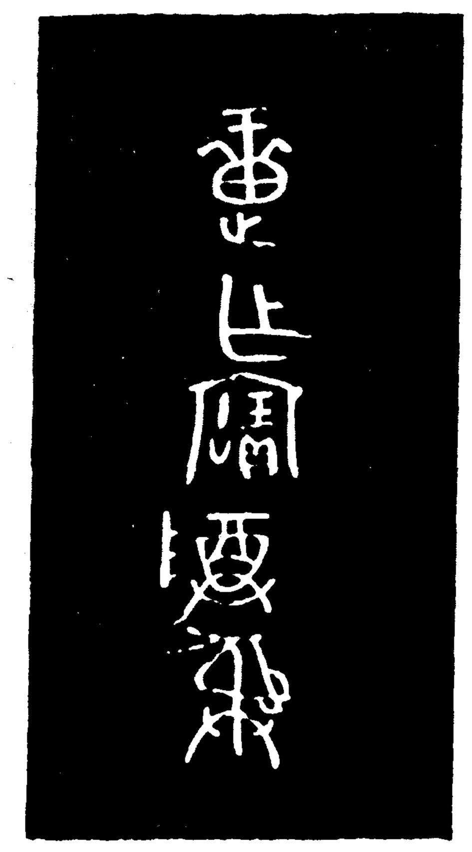
器　亶作寶尊彝

葢　釋同前

右亶卣高一尺九分器高六寸底高一寸三分葢高三寸六分梁離葢一寸橢形器口徑前後四寸左右五寸六分底徑前後四寸八分左右六寸四寸腹徑前後六寸三分左右八寸梁左右相去七寸五分揭高八分徑二寸器㽞高一寸四分夔紋花兩道銘五字曰亶作寶尊彝

周疐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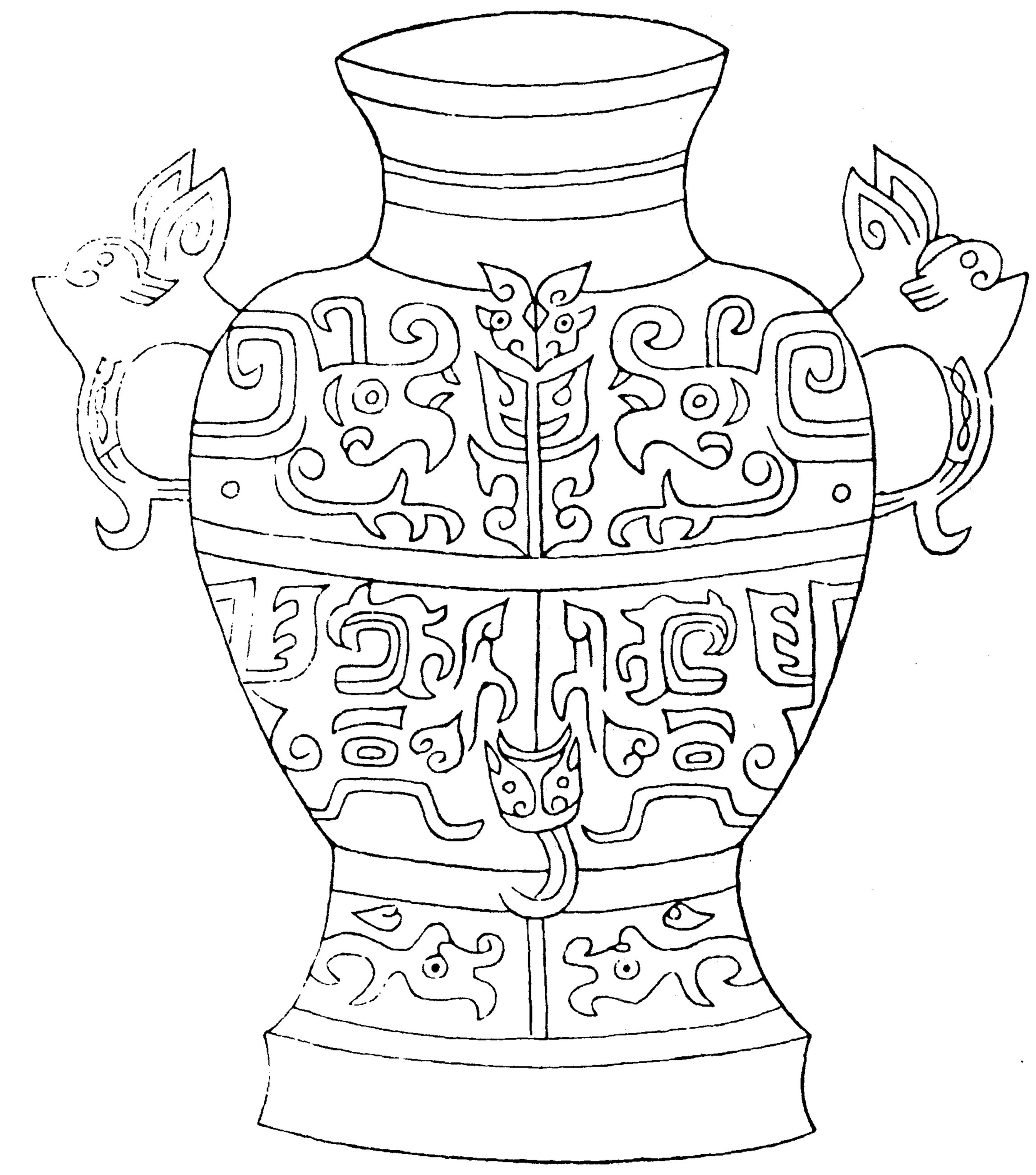




疐作寶尊彝

右疐尊高九寸四分身高七寸二分底高二寸二分口徑七寸九分底徑五寸五分夔紋花兩道銘五字曰疐作寶尊彝疐說文解字作疐云礙不行也從叀引而止之考古文惠字有作⿺辶叀者此上與之同意

周饕餮罍尊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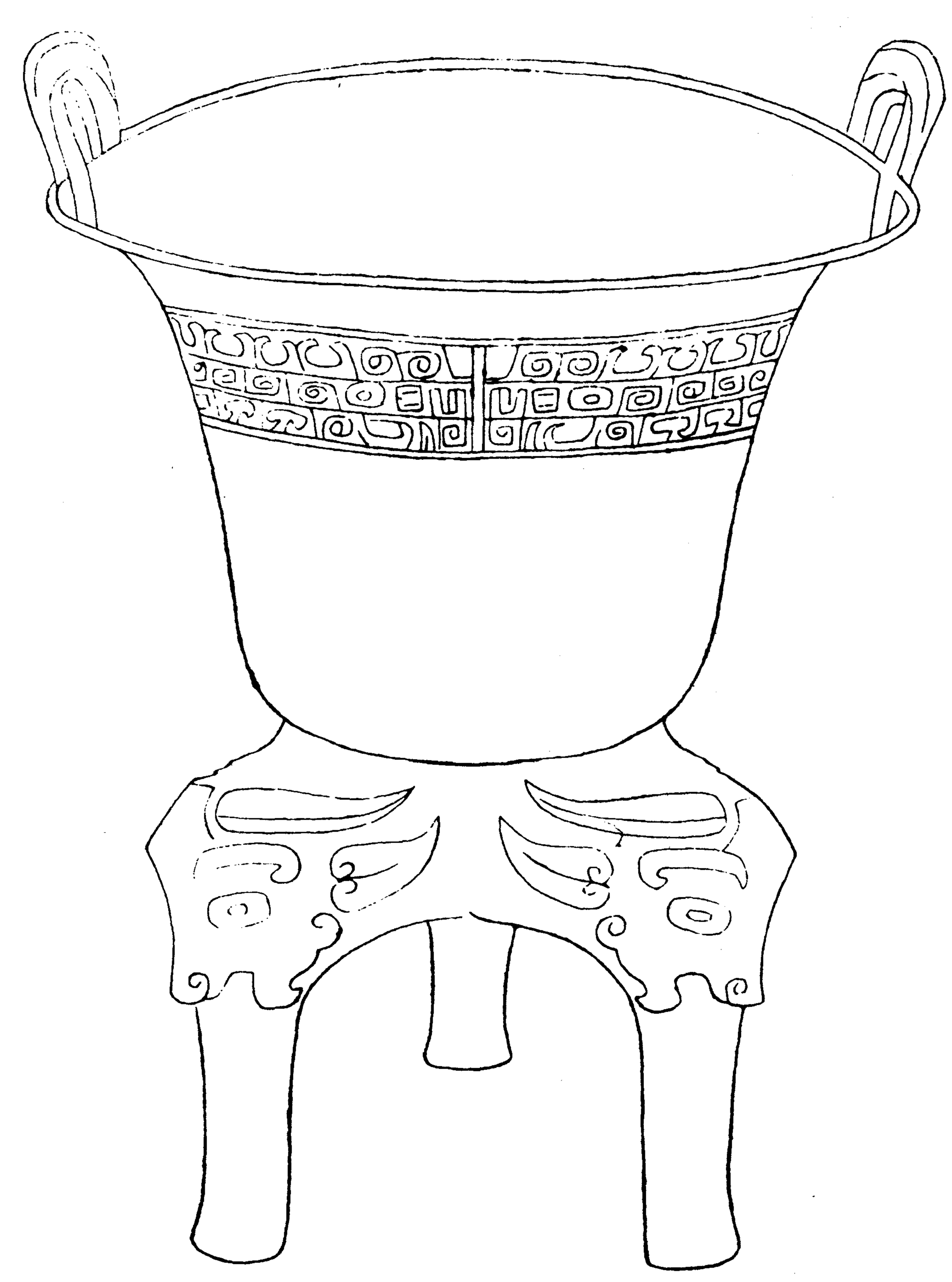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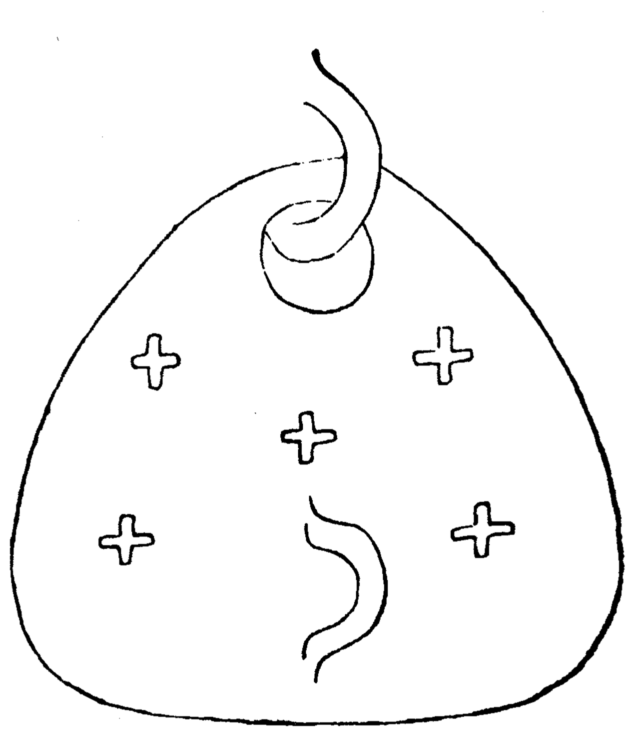
右罍尊高二尺一寸身高一尺四寸頸高三寸腹高八寸五分底高二寸五分腹大一尺一寸口徑七寸底徑七寸五分頸徑五寸五分兩耳高五寸鋬在腹下高二寸蓋高六寸五分身高二寸獸高四寸五分滿身饕餮獸雲罍花紋無銘說文解字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或作罍壘籀文作罍詩酌彼金罍毛傳人君黃金罍五經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毛詩說金罍酒器也人君以黃目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明堂位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鄭志張逸問曰明堂位犧尊以沙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周禮司尊彝獻尊象尊注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鄭氏注詩禮三處義雖轉相發明却不得正解南史劉杳傳沈約語及犧尊謂鄭元答張逸為畫鳳皇尾婆娑然杳曰此言不安古者尊罍皆刻木作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桓公冢得二尊亦為牛象知非虛也按杳之辨鄭元是矣但杳惟識犧尊並未識罍尊以今所見攷之亦無刻木

之制也宣和書所載畢極多余所見亦不少並未有晝鳳皇尾黃目龜目等云云葢兩漢將古器不顯于世諸大儒未經寓目大略皆從臆斷耳宣和書凡獸如此形者皆稱之爲饕餮服虔案神異經饕餮獸身如牛人面目在掖下食人北山經鉤吾之山有獸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掖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注爲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又西山經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鴀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鼓化爲鵕鳥案北山經之說與神異經同似非此也此作龍身人

面似與西山經所證合然鑄之于器物則無意義解字又曰饕貪也餮貪也賈逵曰貪財曰饕貪貨曰餮杜預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凡諸器皿雖所以適口腹亦足以秏精神故易以節飲食著戒古人製器尚象不過取其意而已不必盡如正形然則目爲饕餮亦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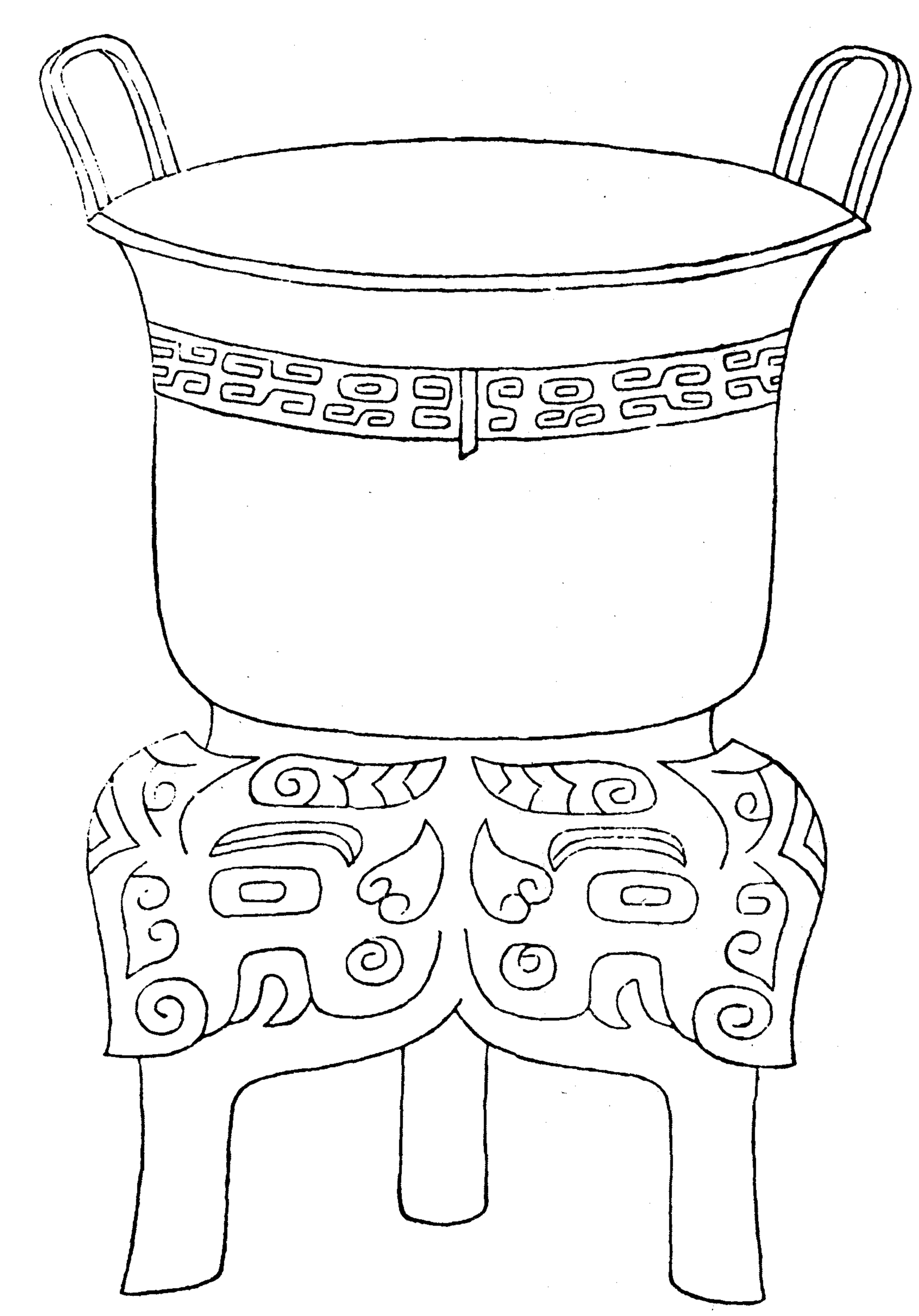
周獸鬲





右甗高一尺四寸八分身高五寸六分足高六寸六分耳高二寸六分口徑九寸三分饕餮獸山罍紋口花一道足作饕餮獸面綯耳腹內有穿所以隔水物者有鐶有當無銘說文解字曰鬳鬲屬又曰甗甑也一曰穿也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釋名甑一孔者甗盖甗所以蒸熟物故一謂之甗亦謂之甑其一作鬳一作甗字並同此器製作工整體質滑澤顏色鮮麗可寶愛也

周疐甗





疐作甗鼎

自形犬形

右甗高一尺六寸七分身高七寸足高七寸三分耳高二寸四分口徑一尺四分饕餮獸山疊紋口花一道足作饕餮獸面繩耳腹內有穿有鐶有當銘四字曰甗作甗鼎甗字作鞾而横扶于車旁又加自形古文甗鞾聲同通用也鼎字旁又加犬形未知何義凡甗之器余前後得者三玆又復得此可爲奇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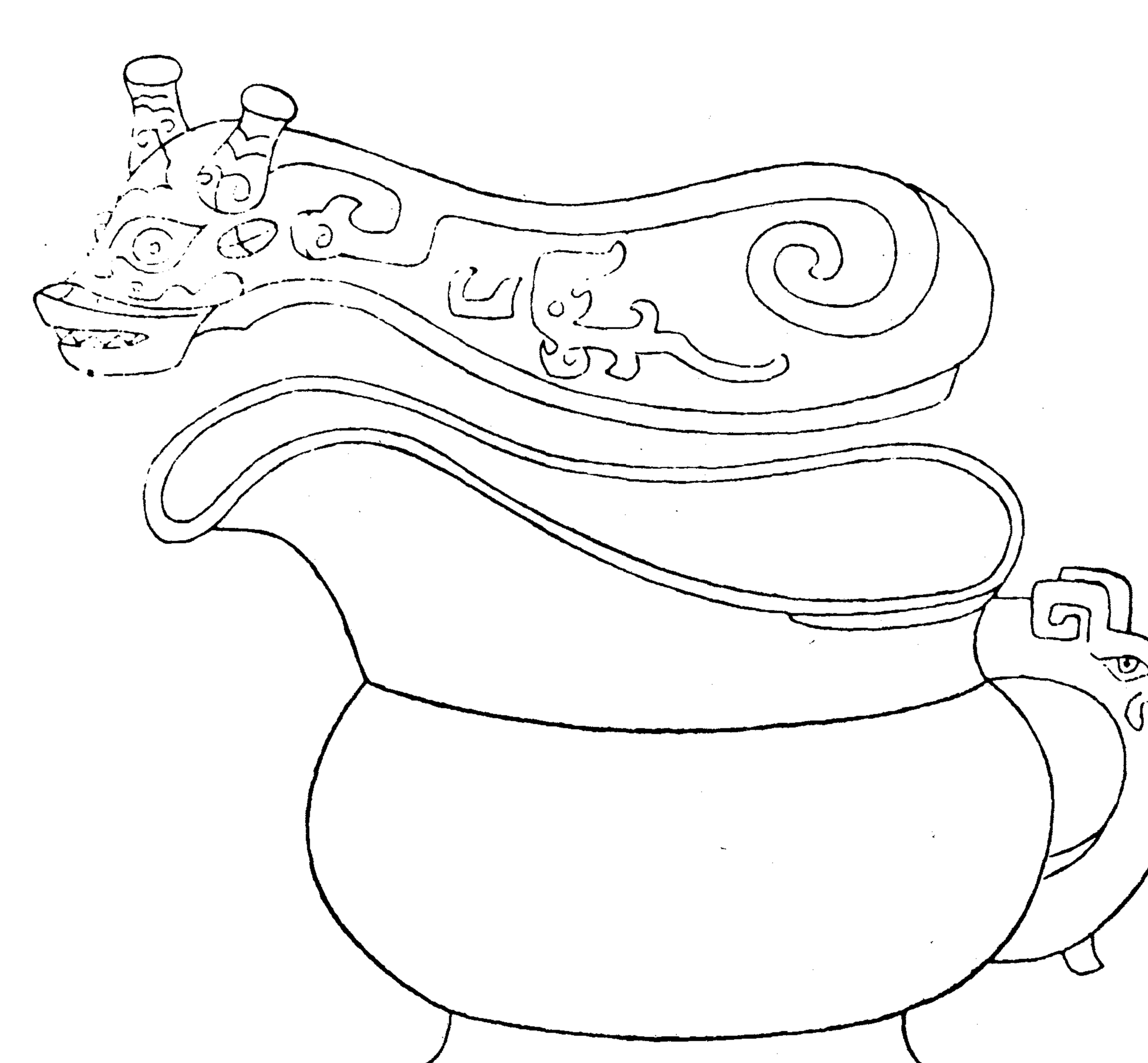
周饕餮獸盉



右盉高一尺身高三寸五分足高二寸七分頸高一寸五分蓋高一寸五分蓋鋬高八分四足身圜形帶方頸蓋圜口徑五寸七分腹大六寸流長三寸二分徑六分鋬高四寸五分身蓋相屬有鐶身蓋頸俱饕餮獸面并山疊紋鋬及蓋鋬俱饕餮獸形流夔紋足純素無銘說文解字曰盉調和也蓋古人盛調和之器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張載七命曰和兼勺藥呂不韋春秋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爲火之紀知古人飲食最重調和所以別設一器以盛之者取臨時便用曲禮曰醯醬處內酒醬處內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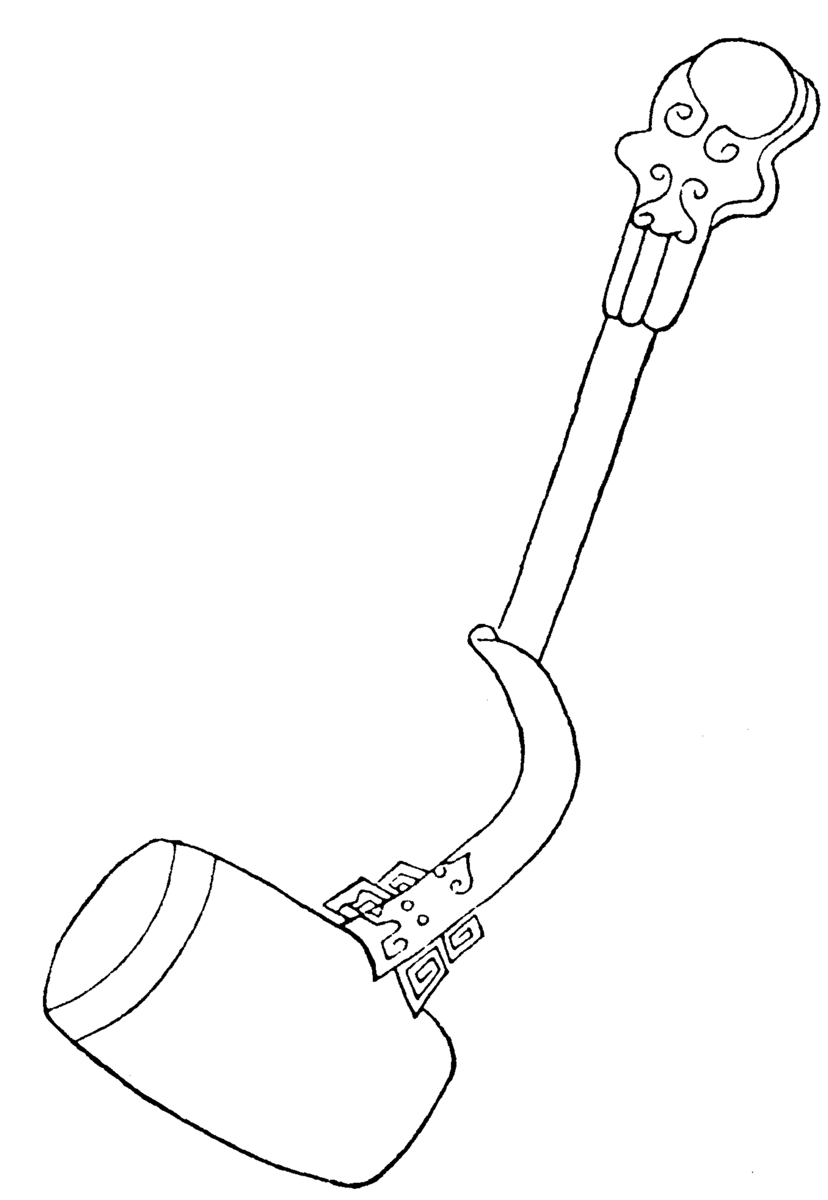
之脂膏以膏之鄭康成注謂調和飲食也皆此類

周犧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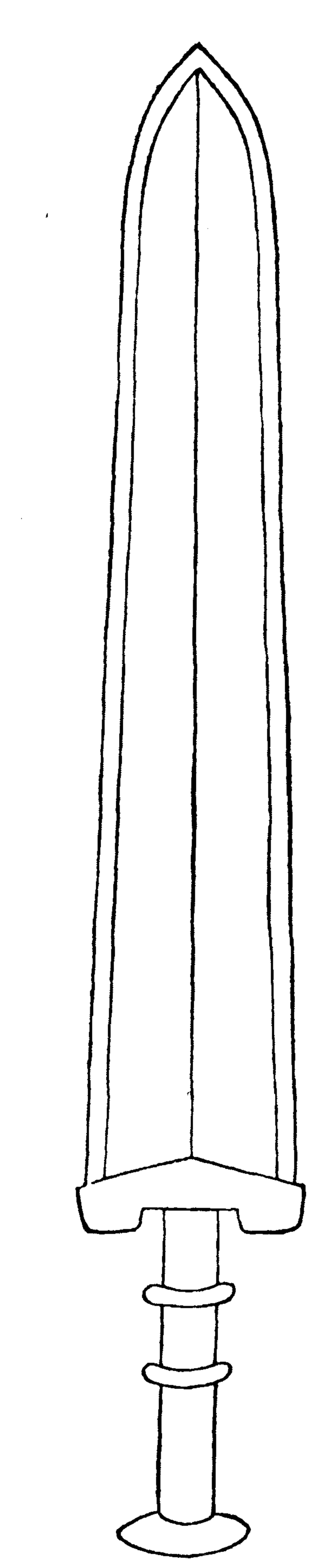
右匜高七寸七分身高五寸底高一寸一分蓋高一寸六分口前後徑六寸左右三寸蓋作犧形兩角兩耳開口露齒上作虁紋鋬亦作犧形高三寸無銘

周羮斗



右羮斗斗高二寸口徑一寸一分底徑一寸腹徑一寸四分有口花一道爲青綠所蝕不淸柄長六寸柄去口一寸四分去底六分前後俱作饕餮獸形無銘製作工緻定爲周器無疑

周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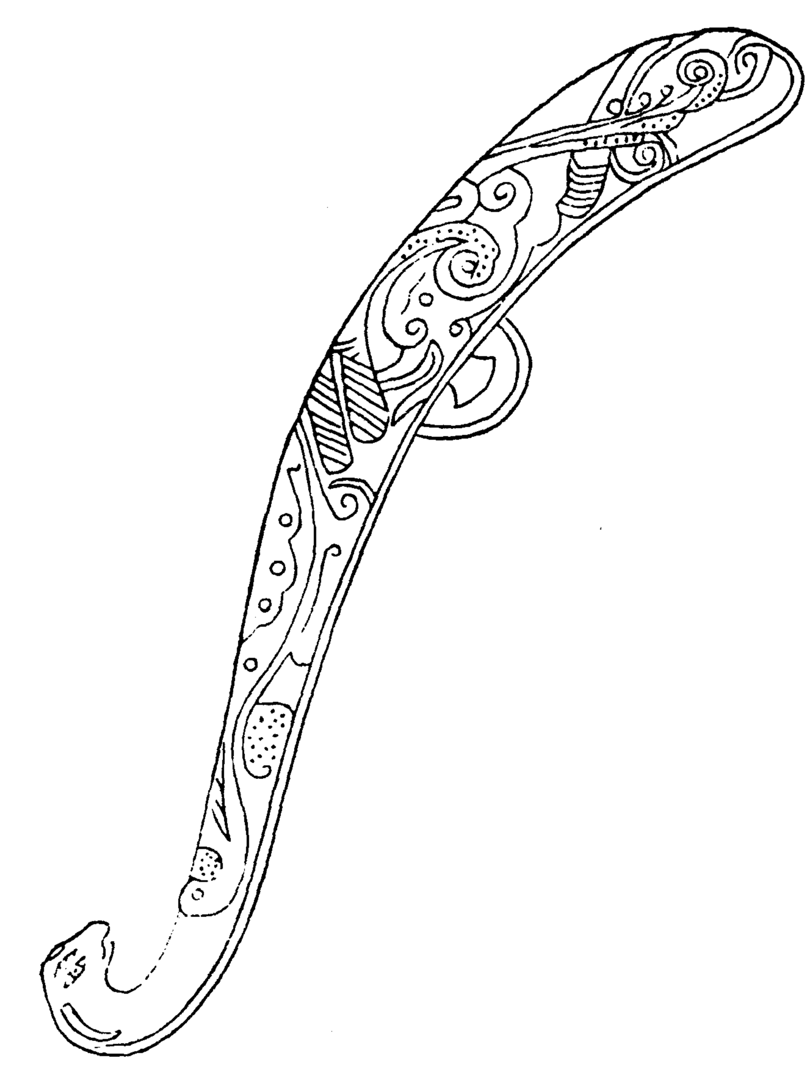
右匕首長二尺一寸三分莖長三寸五分五分分之一臘廣一寸七分二十分分之一十五身長一尺七寸七分二分分之一攷工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臘兩刃也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康成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康成謂從中以却稍大之也後大則于把易制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上制長三尺重

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經注義並明晳但上制劍長三尺其臘二寸有半中制較短六分之一下制較短六分之二而臘莖首仍與上制等同未免於形制不符以例論之則劍身四其莖五其莖則臘首及莖亦隨身而遞降也此器得於乾隆庚戌八月以建初銅尺測之與記云云皆相準合又中其莖設其後注義雖明但世人未見器物究不能確切指証故賈公彦等疏於此注下洇而不言余謂中其莖者謂三分其莖而中作兩夾也夾者所以分夾四指

上夾容食指中夾容中指下夾容無名及小指二故下夾稍長設其後謂鐔也大作鐔所以制把說文解字曰鐔劍鼻此其義又夾史記孟嘗君傳作鋏云長鋏歸來乎楚詞帶長鋏之陸離是有長鋏者亦有短鋏者長夾卽長劍上士用之者是也短夾卽短劍下士用之者是也三代之物留遺後世可以藉之証攷經書其爲功不小惜我輩窶窮末由罔羅散逸事事辨明致使和弓兌戈埋歿於賈豎之手悲夫所謂恨古人不見我恨我不見古人者以此夫

又攷康成云下制劍長二尺此是周尺非漢尺也康成就攷工記云云持論故爲此言如此器合建初尺爲長二尺一寸三分是漢尺此周尺較短六分又二分分之一矣卽此可以知周漢尺之殊

秦金師比



右金師比長六寸五分身高八分寬七分首高八分寬四分戰國策趙武靈王以黃金師比賜周紹以傅王子何延篤注師比胡革帶鉤也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胥紕徐廣曰或作犀毗司馬貞曰張宴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此帶鉤名師比胥犀與師聲相近案漢書正作犀毗犀毗匈奴中瑞獸亦稱師比亦稱胥毗亦稱犀毗者皆以對音相同而誤然與鮮卑音亦相近匈奴別種保鮮卑山因自爲爲鮮卑部者並以此得名此物自古所無自武靈王用胡服遂流行於中國今山西省太原以西北陝西省延安以北土人往往墾土得之但純素者多而金

片銀絲者少余以乾隆四十一年始游關中客大府鎮洋畢公幕計前後所獲不下二三十條然大小不一獨此璀璨奇麗與新製不同故錄存之并以鄙見証引詳辨具知俗夫庸沽或以爲畫鉤或以爲甲鉤異說謬指誣古欺今以余之一物一器必硜硜據經據史務令得其至當者其眞僞之分純雅之別後有識者必當定其一是矣又攷梁書夏侯詳傳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彫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亦是此也班固與竇憲書曰賜犀比黃金頭帶亦是此也楚詞天問晉制犀比昭白日只亦是此也而王逸不知以爲是博棋嘻謬矣

漢銅虎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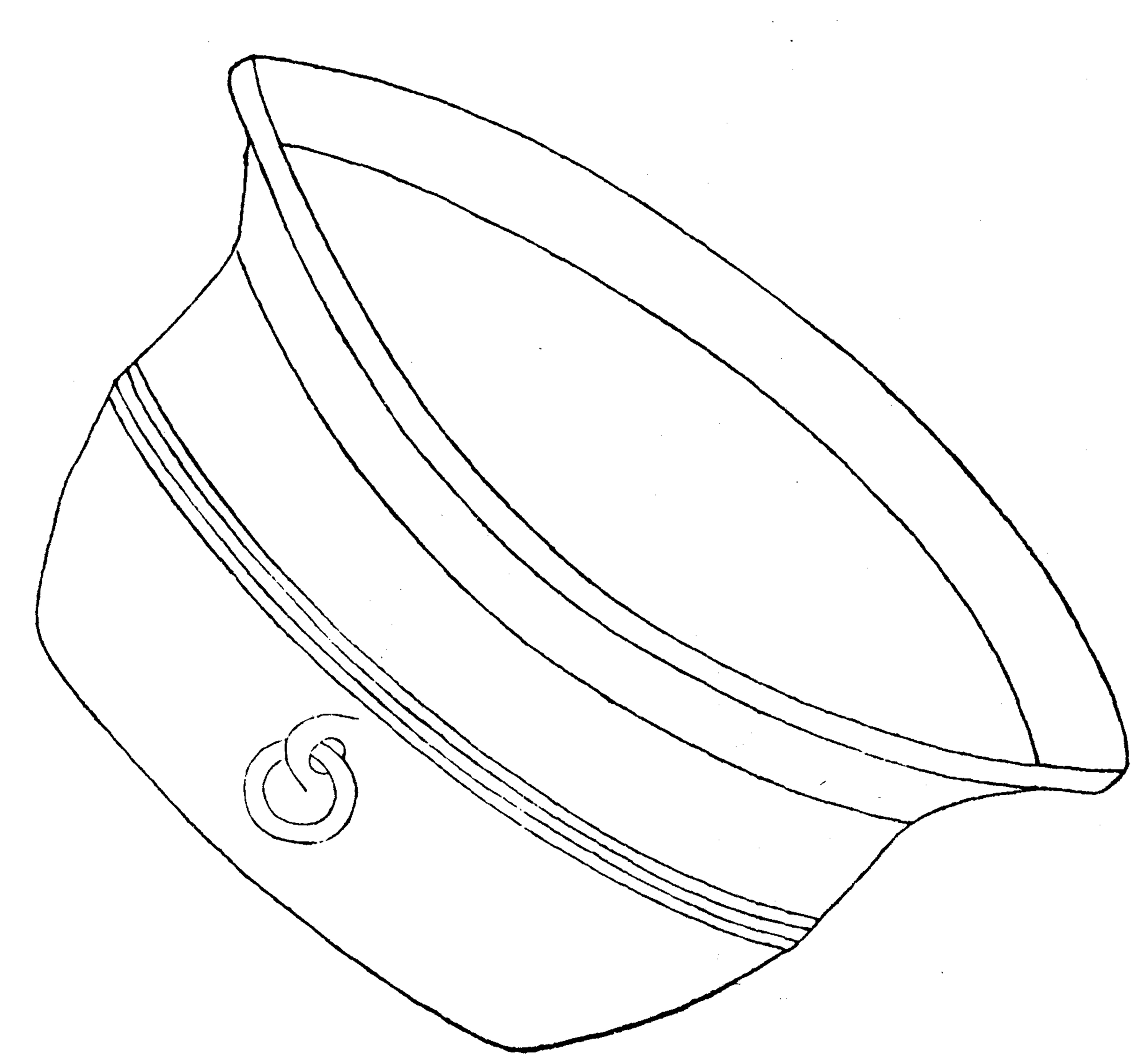


與南郡守爲虎符

南郡左二

右銅虎符長二寸三分頭高九分尾高六分背有銘七字曰與南郡守爲虎符腹有銘四字曰南郡左二史記文帝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卽此是也字皆錯以銀舊說云虎符右留京師左與郡守共合處左有方空右有方梃余謂虎符自古皆有特不以銅作之耳信陵君得魏王虎符奪晉鄙軍在七國時說文解字曰琥發兵瑞玉爲虎文是古用玉符

漢魚鷺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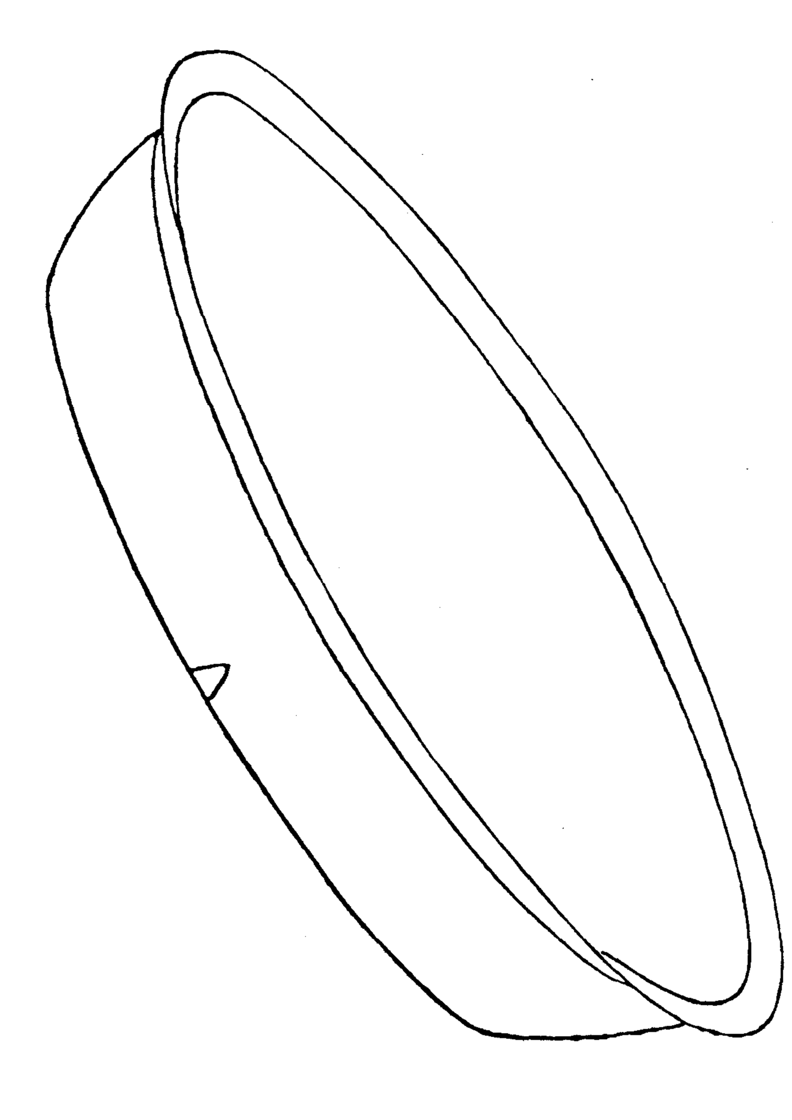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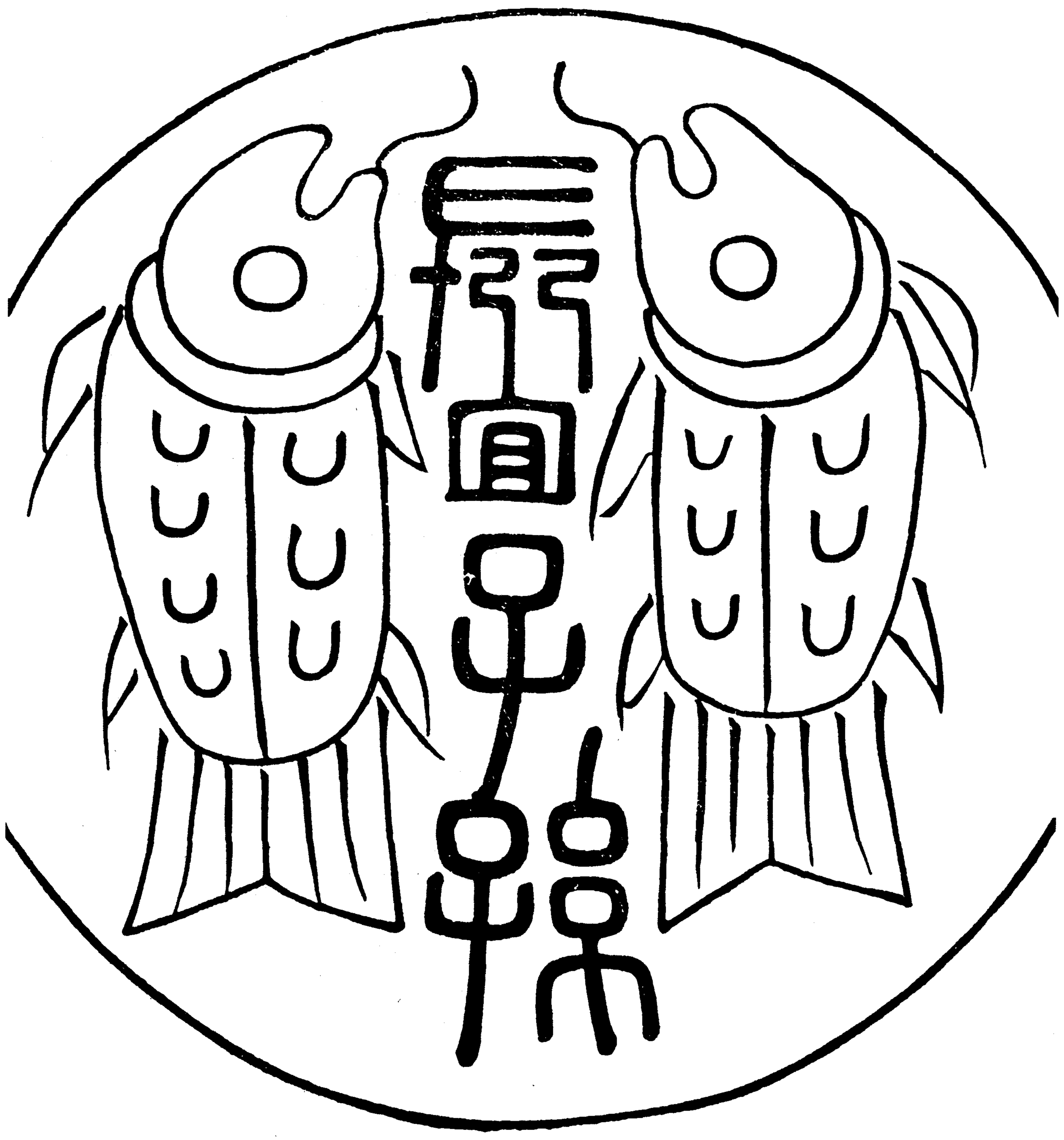


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

右魚鷺洗高五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底徑七寸七分銘九字曰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漢安後漢順帝之號也漢書地里志犍爲郡有朱提縣又有堂琅縣提字本從手旁此從木作椃者考蘇林讀朱提爲朱匙云北方人名匕爲匙玉篇木部云椃即匙字是椃乃匙字之別文隸書手旁與木旁往往多亂此雖篆文實因隸文而改也前漢朱提堂琅爲兩縣後漢以堂琅并入朱提故郡國志無堂琅縣劉昭注即將堂琅山附于朱提之下常璩南中志云堂琅山多毒艸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即其地也宋書州郡志作堂狼此器亦書琅爲狼是原應作狼而作琅者爲通字矣博古圖陽嘉二年洗亦右作魚左作鷺與此正同朱提堂琅今貴州省威寧雲南省東川二府地

漢雙魚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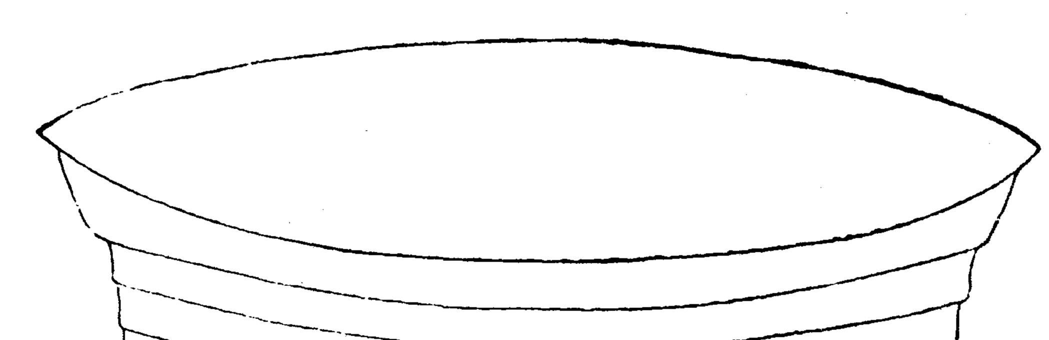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

右雙魚洗高三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底徑八寸二分銘四字曰長宜子孫余所收漢長生未央長樂未央長生無極長無相忘等瓦長字變體二百餘種無與此同者古人隨意製造並有旨趣雖不必與籀篆相合要可爲考文者之一助云

漢尚浴府金行燭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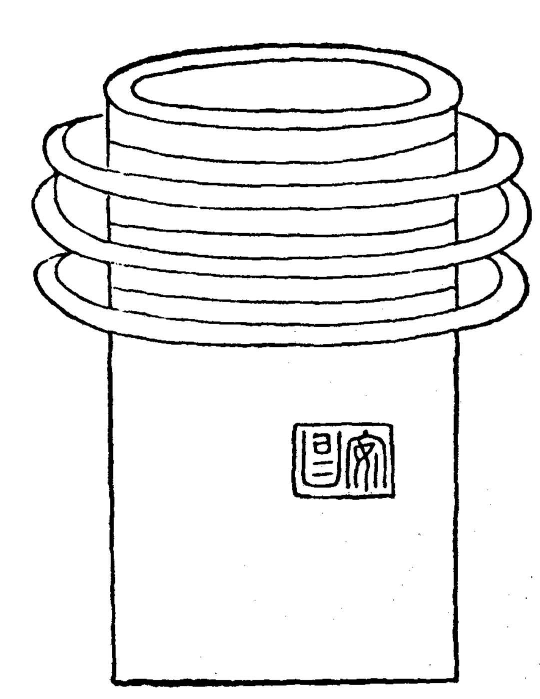


温卧

內者未央尚浴府乘輿金行燭盤一容二升重二斤十二兩元年內向造第初八十四

右漢行燭盤高一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底徑五寸八分篆文銘二字曰温卧分書銘三十三字曰內者未央尚浴府乘輿金行燭盤一容二升重二斤十二兩元年內向造苐初八十四温卧者當是温室卧處所用也尚浴府者澡浴之室也其盤非一故曰苐初八十四也古無苐字隸書有之後又誤爲第內向未詳或云是內者令之名漢器往往有此體銘在盤底外面

漢安昌車釭



安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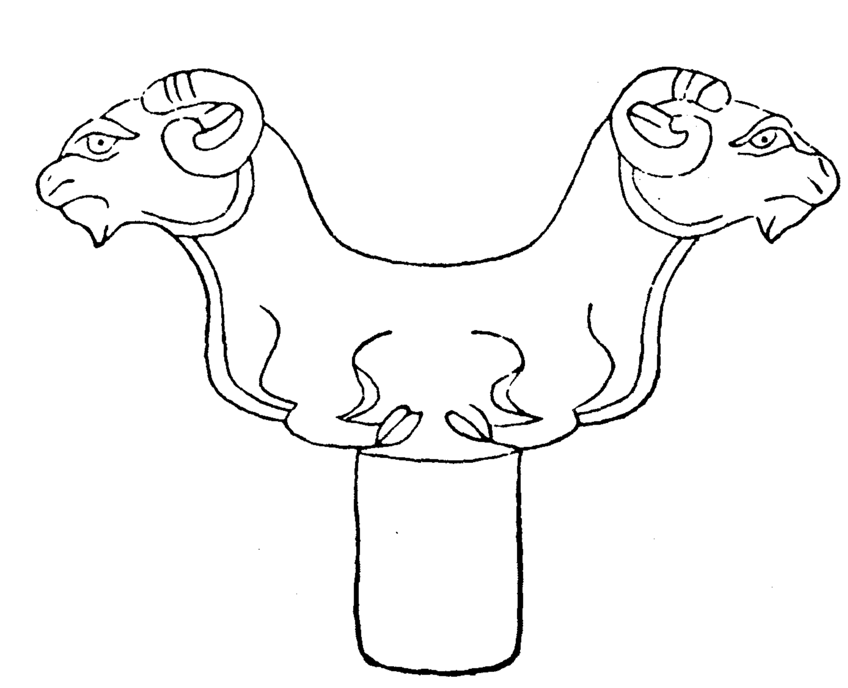
右釭頭長三寸徑一寸八分滿身嵌銀絲金片花紋稍蝕不淸中有金絲安昌二字葢安昌侯張禹物也漢人車釭頭傳世者甚多或素或飾互有不同而形製則一余所得者六七種其一則底有勝里二字後爲他人取去不復存此因張禹之名而錄之

漢鳩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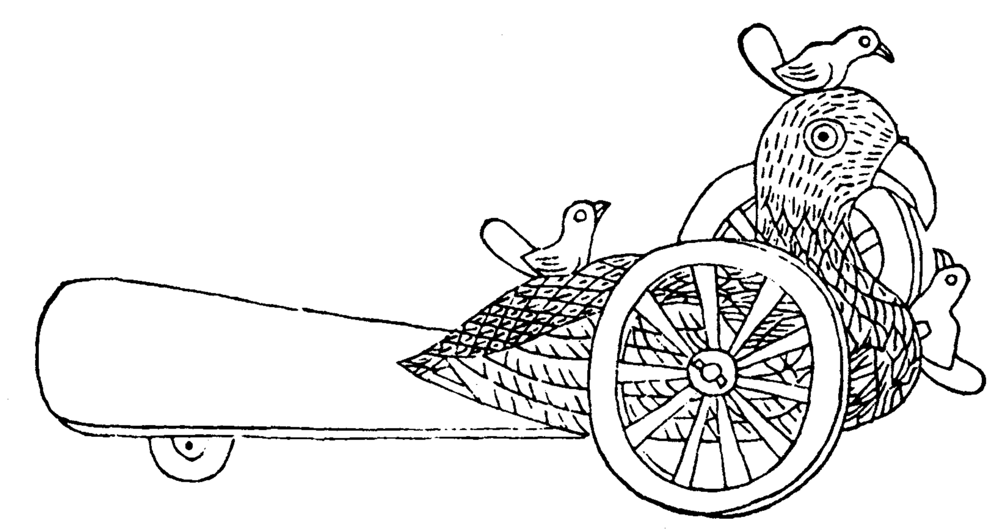
右鳩杖頭高二寸八分寬二寸二分厚一寸漢儀注民年七十者授以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白孔六帖老人刻杖爲鳩形取其不咽據此是鳩杖天子所賜老人者也風俗通又云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卽位後異此鳥故作杖以賜者者與儀注云云相反說恐非也

漢雙吉羊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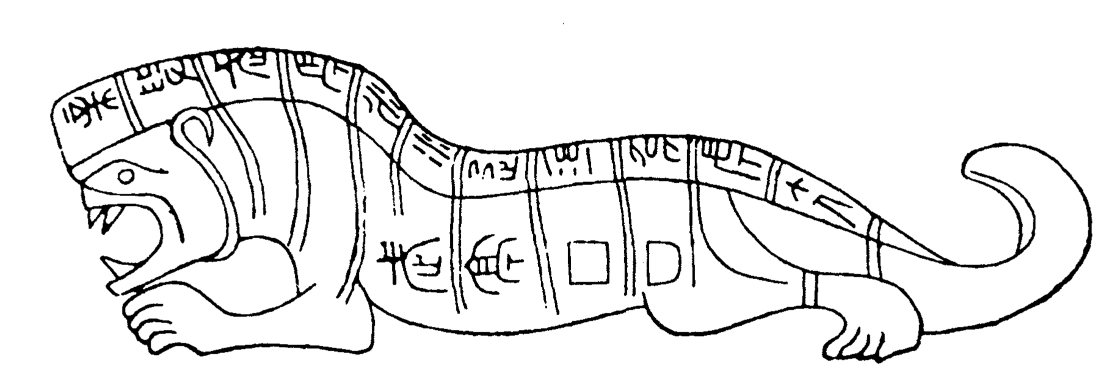
右雙吉羊杖頭高二寸八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羊者祥也古人器物多作羊者意取於此故善美義字並從羊余所見漢人雙吉羊洗形製相同

漢鳩車



右鳩車高三寸長四寸八分濶一寸七分輪徑二寸一分鳩背腹首並各負小鳩一其腹小鳩有穿葢所以貫轡線者尾下又有一小輪制度與博古書所載畧同惟多一腹鳩耳漢人兒童之戲製造精工如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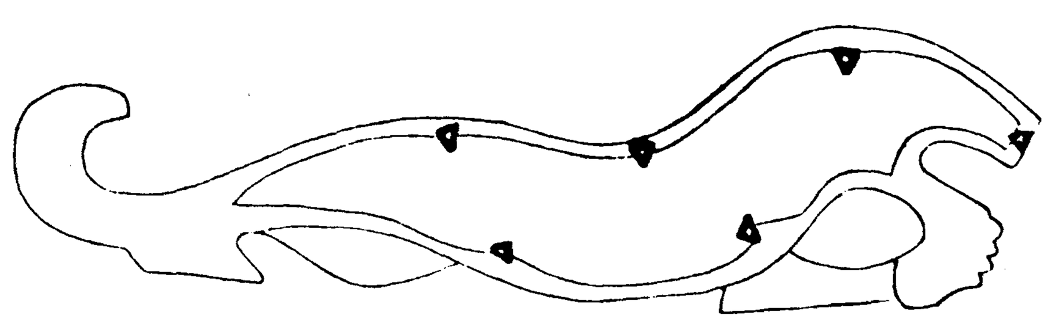
新莽銅虎符



面

新與武亭汕汕
連率爲虎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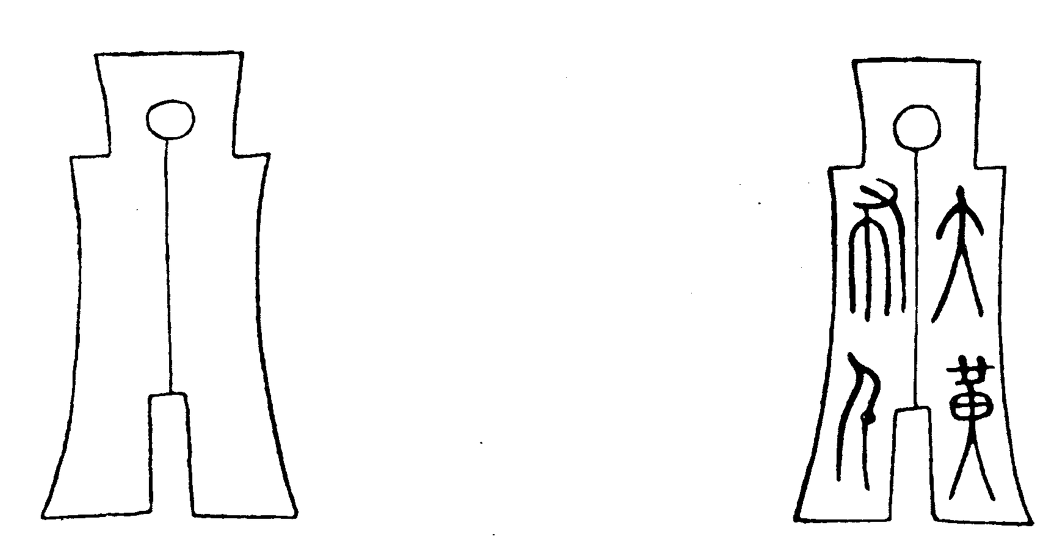
武亭□□



背

右虎符長五寸高五分頭至足深一寸四分尾一寸滿身鎏金背有新與武亭汩汩連率爲虎符十一字半文腹有武亭口口四字並陰識葢新莽時所造也漢書莽傳及地里志所載莽改郡國無武亭之稱未識是何地但製造精工非後人所及故附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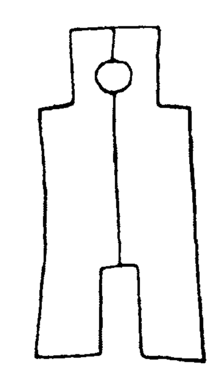
新莽大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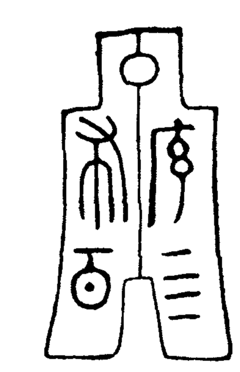


大黃
布千

右大布長二寸四分文曰大布黃千古衡字作横横字亦作黃皆通用也檀弓衡縫注今禮制衡讀爲横攷工記衡四寸注衡古文横叚横字從黃故卽以黃代横耳今或讀爲大黃布刀者非也漢書食貨志新莽大布重一兩長二寸四分今以建初尺較之恰長二寸四分知建初尺與莽尺相同

新莽序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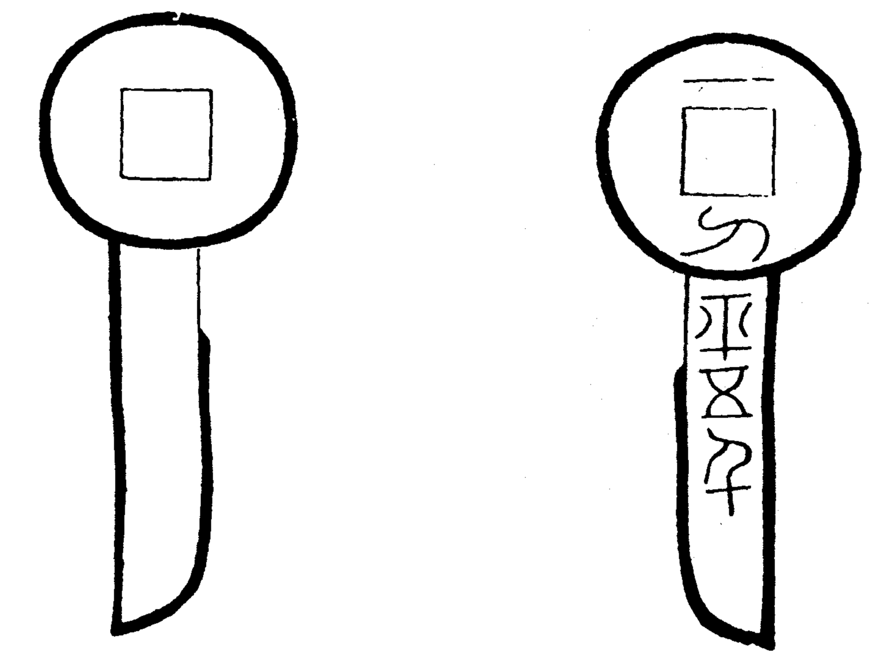




序四
布百

右序布長一寸八分文曰序布四百四字作三古者一二三三字皆積畫也新莽十布一曰小布一百長一寸五分二曰幺布二百長一寸六分三曰幼布三百長一寸七分四曰序布四百長一寸八分五曰差布五百長一寸九分六曰中布六百長二寸七曰壯布七百長二寸一分八曰弟布八百長二寸二分九曰次布九百長二寸三分十曰大布横千長二寸四分小布重十五銖由小布以上遞重一銖遞加一百故大布重一兩而直千錢其命名之義則以大小相對次弟壯中差序幼幺兩兩相因今漢書食貨志乃譌作厚布非矣莽十布余收獲皆全獨此可以証史書傳寫之譌大布可以正時俗解釋之謬故錄入之盖以見古物之留存於世為功不小豈特供展玩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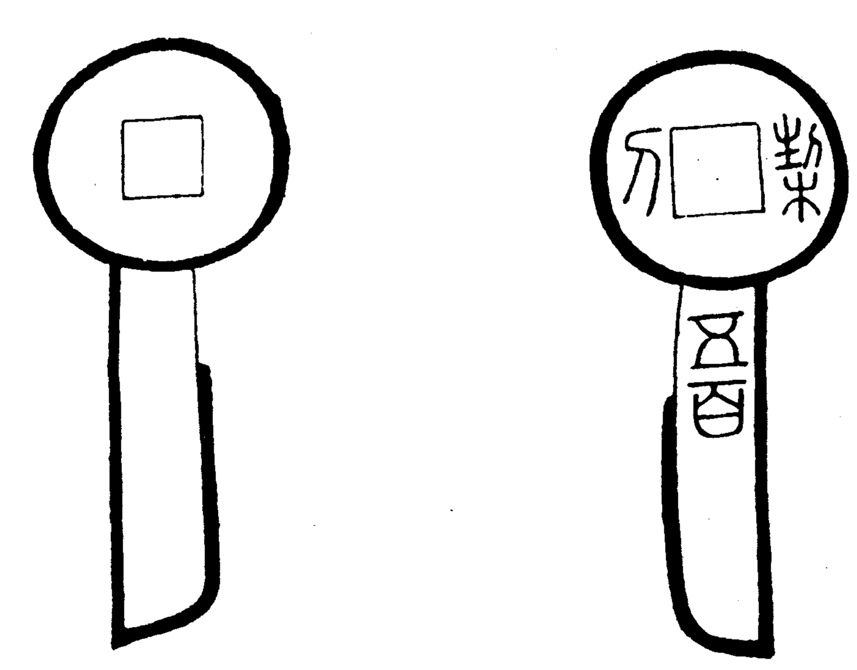
新莽錯刀



一刀平五千

右金錯刀長二寸文曰一刀平五千一刀二字陰識以黃金錯之平五千三字陽識平卽直也漢書食貨志經作直五千似班固改之於義雖無所戾然竟非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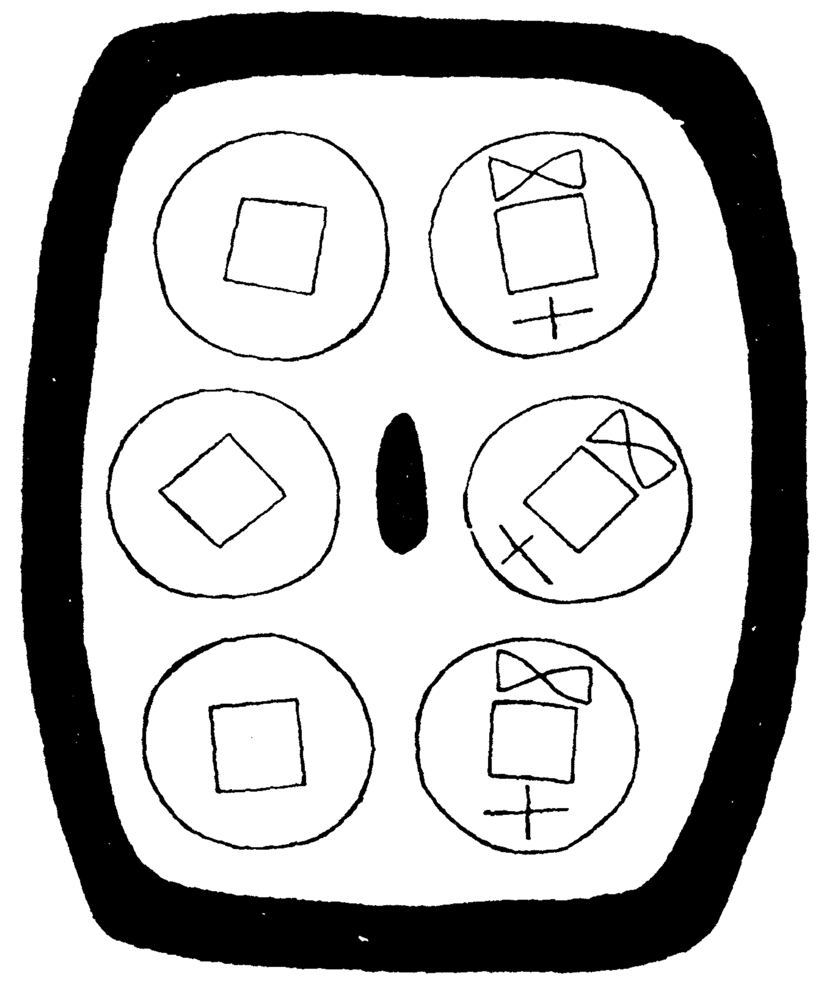
新莽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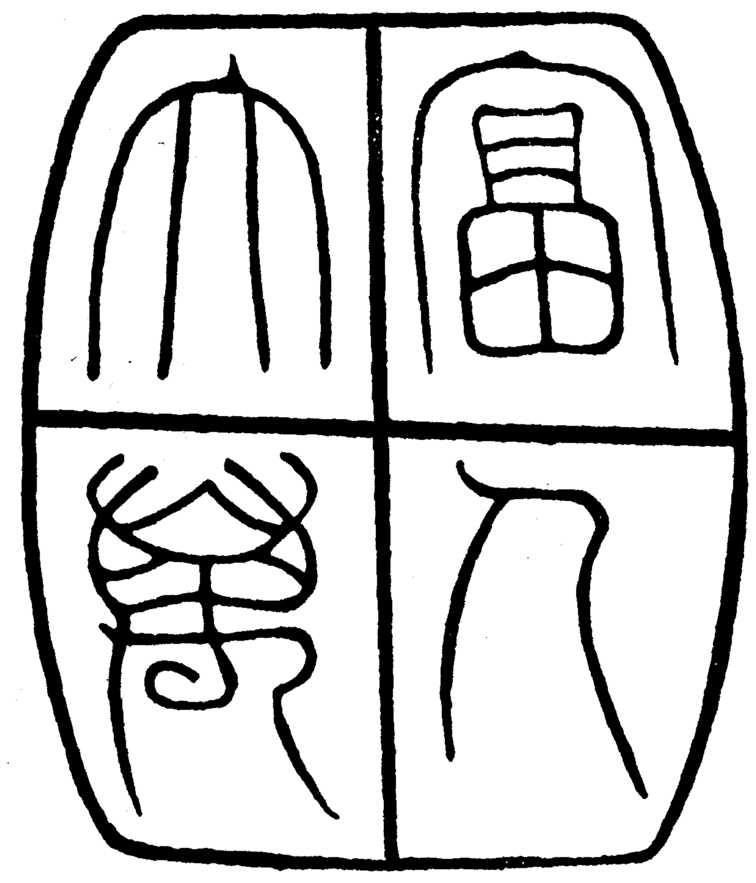
契刀五百

右栔刀長二寸文曰栔刀五百字並陽識栔刀二字橫與錯刀位置不同說文解字曰栔刻也從木從㓞漢書食貨志作契解字又曰契大約也從大從㓞二字不同義

新莽泉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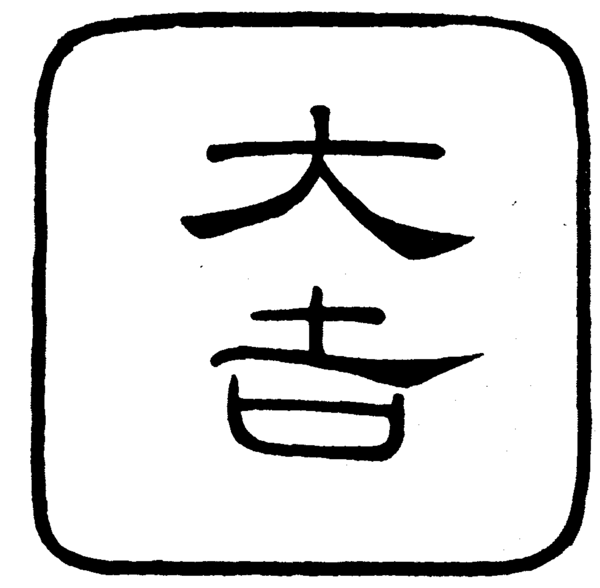
大泉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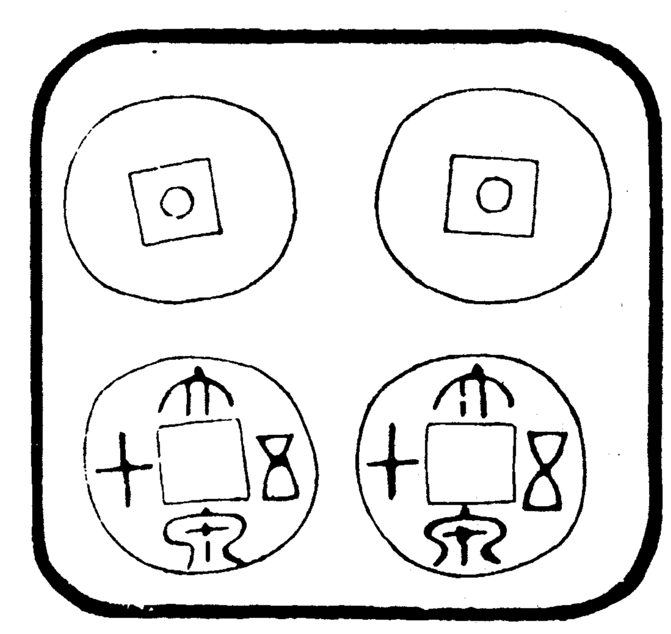


富人六萬

右泉范厚六分面長五寸寬三寸七分四邊寬三分內容大泉五十面背各三位置不正稍蝕不清背長四寸五分寬三寸五分中四字文曰富人六萬篆書字畫遒勁余所得泉范甚多獨此大而奇未識當時何所用也

新莽泉范





大吉

大泉五十

右泉范厚五分面寬二寸容大泉五十面背各二背寬一寸七分有大吉二字隸書新莽泉范大概並取吉祥之語漢書食貨志載莽時泉刀諸事頗詳獨不及此何也

魏造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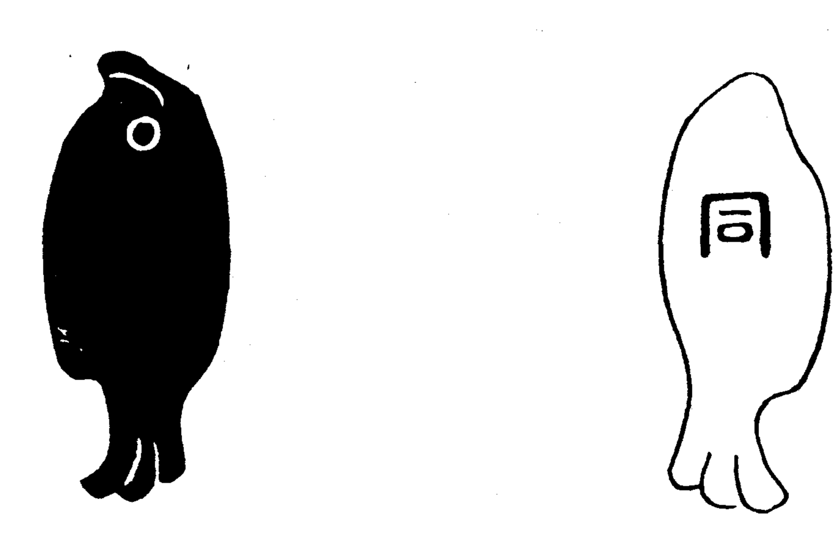




熙平元年二月二
日成道 炘敬上
造 像一區
伯養一心共養佛
侍

右造象高四寸七分寬二寸四分厚二分面作趺坐大象一上作小象二背銘文二十五字云熙平元年二月二日成道□□敬上造象一區伯養一心共養侍佛熙平者魏明帝之號年也伯養者造象之人名也字體近俚刻畫亦淺非當時工整之作特以魏時舊物而存之

隋魚符



右銅魚符長二寸三分寬九分厚二分有眼不穿背上有同字陽識不鋈金此隋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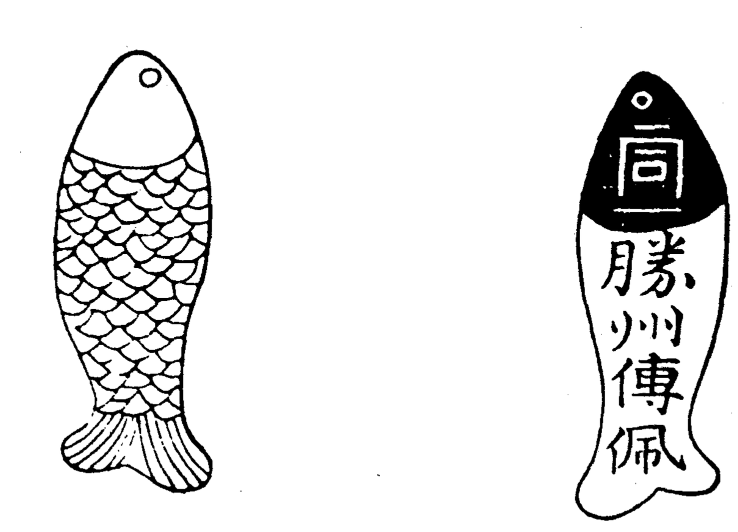
唐魚符



新換蜀州弟四

右銅魚符長二寸一分寬五分厚二分穿眼背上有同字陽識下有新換蜀州弟四六字陰識鋻金唐書車服志唐高祖銀兎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宋吳仁傑兩漢刋誤補遺曰銅虎符始于漢文帝至唐易爲銅魚大事則兼勑書謂都督御史改替追換及軍發後更添兵事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又曰武德銅魚符用隋京官佩魚之制據之則此云新換蜀州者乃蜀州刺史所用其爲唐器無疑

唐傳信符



右魚符長二寸三分寬五分厚二分文曰勝州傳佩勝州唐榆林郡也以唐書車服志攷之則是傳信符也以給郵驛遍制命所用

清乾隆以內廷所藏鐘鼎尊彝凡千五百二十九器敕梁詩正等仿宋博古圖例爲西清古鑑四十卷餘風所播羣下承之阮伯元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荷屋之筠清館金文等踵起者凡十餘家然皆有款識而無圖象且皆采錄各家所成若以一家所藏既錄文字復摹器形以爲專書者則首推錢十蘭之十六長樂堂彝器款識摹刻之精媲美古鑑印本傳世甚尠余求之十餘年而未一遇也今年春開明書局主人得丁艮善舊藏本阮伯元書衣許印林朱筆批校格伯𣪘九言（此書末刻入）同好者皆欲爭購之主人曰一人得之無以饜同好之望不如付梓以廣其傳屬余董校勘之責既藏事復屬余識其原委蓋是編所載商周秦漢魏隋唐諸器凡四十有九先圖後銘次附考證器雖不多然皆精湛古鑑文字沿宋人之習臨寫篆文筆畫尖銳殊失本眞偶不當意譌誤隨之是編皆據拓本入錄器銘所在與其色澤每明記之體例完善其定名間有錯誤如宰椃角曰父丁角大祝禽鼎曰大祝鼎而禽誤釋爲祖罕二字格伯𣪘曰癸子彝禽𣪘曰祖罕彝兮仲𣪘曰平仲簋立盨曰立象簋而爲字誤釋作象南郡虎符武亭口口虎符而不著地名漢安二年洗長宜子孫洗以魚鷺及雙魚形名一刀成道烆造像蜀州第四符勝州傳佩符

而不以字名其它文字之釋亦畧有誤茲不備舉金石之學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出土之物夥見聞之識廣勢所必至固不足爲此書病也其命器復有商榷者即前人以圜體兩耳有蓋者名敦而此曰簋前人以器橢兩耳四足有蓋者（無蓋者乃散佚）名簠而此則同錢氏意殆謂同名而異制矣敦之爲簋自錢氏始厥後黃紹基從而擴之立文聲形數四說以爲證（見翠墨園語）余友容君希白復從出土之彝器銘文附以禮經之器目論之尤詳以爲錢黃兩家之言确鑿不易（見燕京學報第一期𣪘周禮樂器考畧）于其所箸寶蘊樓彝器圖錄凡于敦皆箸爲簋敦非圜體弇口兩耳圈足之器爲本名當無疑義以傳世古器證之其銘所謂𣪕（敦之本字）者形如漢鼎三環以爲足二環以爲耳蓋上三環可却置案其銘辭皆非初周器是其制由𣪘改變器名亦隨之更易矣諸家皆以𣪘即小篆𣪕字之所從出禮經所謂簋者即傳世之𣪘也然簋是否爲𣪘之變固嘗疑之試睹所謂簋器者其銘文大率作[illegible]傳寫失眞遂譌爲[illegible]與其謂簋之爲𣪘何若謂盨之誤爲簋禮經多簋之明文傳世多𣪘之古器雖相脗合無寧于文字中求之爲得其實也其最當者即𣪘𣪕盨之名以今隸寫定則無害于古無傷于今矣因器之名故並論之好古之士當亦不以斯言爲紕謬也二十二年

四月番禺商承祚識于北平之契齋

求古精舍金石圖

說劍樓雕

據清嘉慶十八年說劍樓木刻本影印（節録）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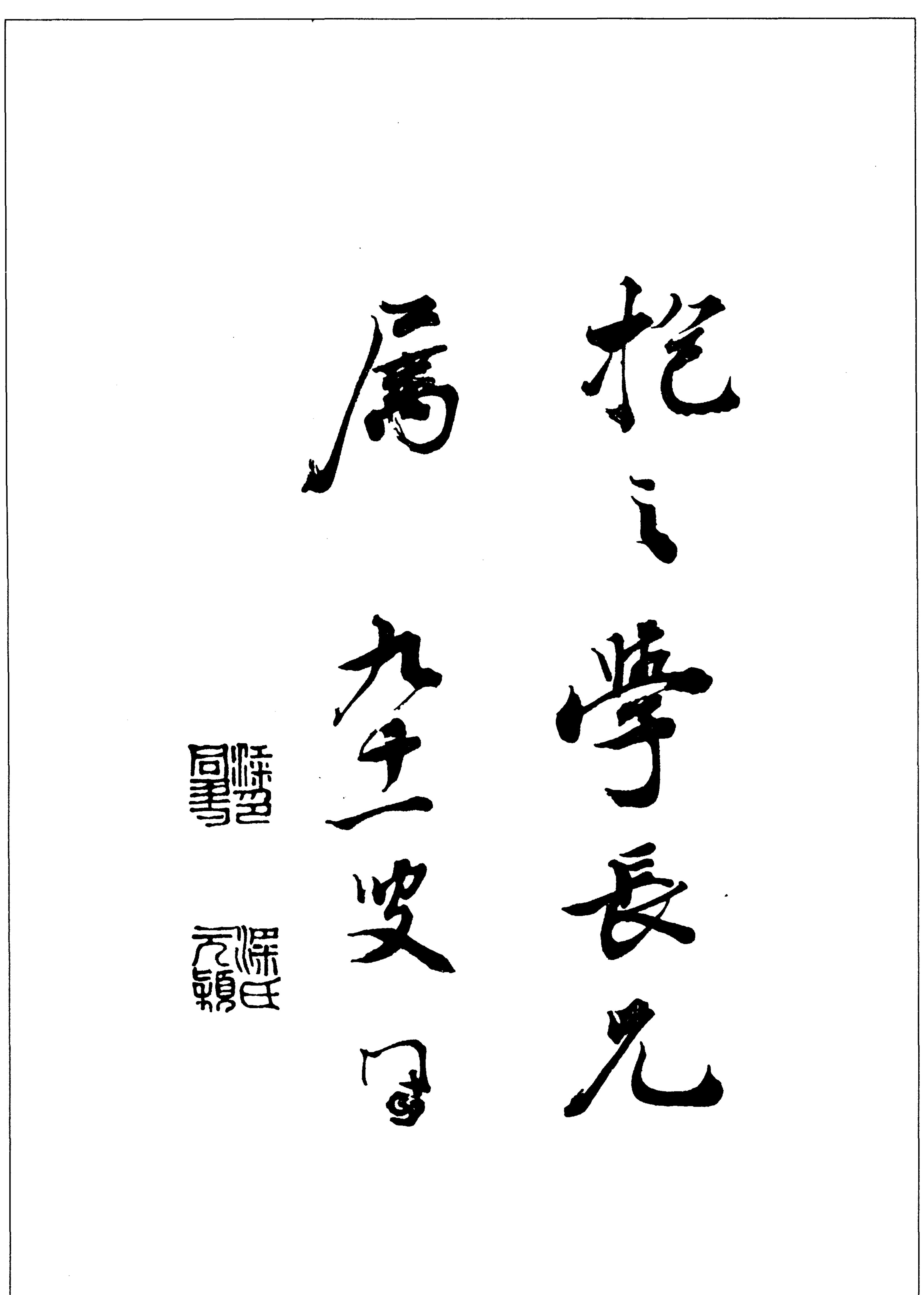
二





三





四

余有嗜古之癖所藏彝
鼎金石雖篆籀書而羅
之尺寸形制皆未能攷古
博古圖具繪之也
抱之雅同此癖以所藏者皆

摹繪之助椎搨之所不及且
鈎畫精微豪髮畢肖梓人
之至良者也夫羅一而已槧之
入書寫千百之矣由此收羅
日富摹槧日多展卷三摩

挲何異如之

丙子春阮元題

書中鐘鼎之亥一件此物不過宋以後物与古器不相
稱撥去爲是金石契中有此器但宋元物不止一件也

金石之學宋歐陽趙洪三家集其成至近時而講求者益衆且博以予所聞大興翁學士覃谿儀徵阮制軍芸臺皆有專書然翁詳

于石而阮備于金鐘鼎之存焉者聊聊無幾斯則畢與陳上舍抱之所録金石之外觚居十之四五可謂夥矣今吾友楊明經拙園

來乃序于尤嘉吾援據經史補前人未備異于世之玩物喪志者也抑予聞上舍善搜剔凡神林殘冢荒江老屋靡不周歷有聞中

歐趙之風歲月浸久以澥滸多至吾鄉張氏之金石契遺意

嘉慶戊寅九月

芝軒潘世恩

去秋王君二雅介杨拯園明經丐予作寶鼎精舍記今拯園復為陳抱之上舍屬序其求古精舍金石圖何吴興嗜古之士之多也聞陳氏羣從皆好金石文字抱之擩染門風收藏頗夥並摹繪乎所有付諸剞劂氏鈎畫精良其或不勝而失乎中間所載銅劍周尺尤徵考據精審抱之年方少從此學日富鑒日精纂求古之名而副以實當不第以薛尚功輩自畫也已　吴雲題

叙　五

余以求古名其居為藏宋刻書籍也因自號佞宋主人間亦收藏石刻得蜀石經毛詩殘碑持示潛研老人老人曰子佞宋將效予之佞金石乎蓋潛研嗜金石著有成書一旹學者多宗之故北平數覃溪南直數潛研也頃戊寅新秋新畬先生以求古精舍金石圖寄余并屬一言為之引顧余非嗜金石者於所學豪無知識不足為新畬重惟是求古之心則同請得畢其說焉古人一事一物必有精神命脉所係故歷久不敝然世遠年湮不無顯晦之異又有待於後人之網羅散失參攷舊聞此古之所以貴乎求也書籍與金石無二理余與新畬所求乎古者事不同而心無不同故所以名其居舍者實不同而名無不同

叙　六

叙七

以余求古者推之即可知新畬所以求古者矣余之求古介於汲古述古之間新畬之求古超乎攷古博古而上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凡事皆當作與古為徒之想與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凡人皆當凛弗求何獲之戒與苟知此意而新畬之金石其迹即余之書籍亦迹也第守求古二言為之的則在在皆可以名之而余之居新畬之舍不更為迹之又渺小者乎敢以斯言質諸新畬新畬以余言為然否戊寅立秋後三日復翁丕烈

異嶠散人

叙八

或者語余曰吳興陳君金石圖刻收藏極富綉梓大可觀奈其間金多石少似不相稱何余曰君不讀下冊耶曰陶甎可接於石也余曰三代已下銘刻本多金而少石金之次陶旐尚焉作㚇寶缶永寶用享太公缶銘已見蔡氏銘論魯盾卅四年甎為漢宣五鳳時梓潼扈君墓甎為光武建武時永平建初元和永初五甎梁入洪氏隸釋王大令保母帖甎世所傳勝於蘭亭者丞於未央長樂瓦當之文近出殆不可勝計又數年前曾從友人所見海鹽新出古甎拓本有楷隸字楷即古文廣字益音陰義通而張有復古編未收即今好古家亦僅作闇盦字識讀此文每幅中結體縝密篆隸間出与東京陽嘉章和中平永建諸洗及吉羊富貴宜狼牛提等文皆陽鑄无异唯吳興諸山清遠幽邃多古宅墓國朝乾隆初武康土中已出晉咸和四年甎文為是戊

所造竊凡晉書吳逵傳云夫妻作墓入山親治陶竈以燔燒自無辟暴型範必求工書千百年來土人不識率取瓴甂塗塈籬垣棄之陳君工篆隸分楷鑒別於精好之甚篤因羅而置諸求古精舍中自兩漢及吳晉約百種取其尤者撫以傳世藉以校鐘鼎彝器古今字畫之流變似勝於石經之沿訛安得謂非其比哉若夫舉父已卣與薛氏已舉爵同中旅東鼎為奉主齋東之器並采入今制

軍芸臺先生積古齋款識中尤足流傳不朽比以學中識事匆匆未暇而楊拙園先生頻札見督率筆成此以釋或者之疑并決是圖之必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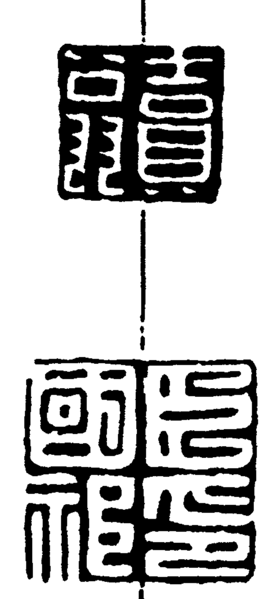
嘉慶著雍攝提格涂月青浦愚弟倪倬拜序

古来鐘鼎彝器皆一工而一用鬲則二工而厥用不同尔雅釋罷鼎款足謂之鬲其金齊當與鼎同而不言大小不詳所用考工記攻金之工冶氏鳧氏㮚氏並無為鼎文何有于鬲乎惟摶埴之工陶人為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先鄭一斛三斗無定説後鄭云豆實三而成觳觳受斗二升則似六斗矣又經文上與甗屬是用為煮罷下與庾屬又可用為積罷然上無两耳下無款足益自為陶鬲與尔雅金鬲不同及攷許氏説文鬲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其云象腹交文較款足義更明晰而鼎屬下乃云五觳豈尔雅之金鬲亦與考工之陶鬲同量耶混二工為一罷謬也博古圖慧季鬲高徑皆四寸餘以此父癸鬲較之約侈其半而两耳三交足同決為商器無疑竊案尔雅鬲文下即云甗謂之鬵方言鍑呉揚之間謂之鬲及陳氏禮書以款足為空足不取注疏曲脚跦足之說則其用與釜鬵為近間見蔡氏古器類編載引路氏鼎三足而一稍大用以煑茶以少火燎大足則水隨沸或推大足折見折處有銅渣作火

鋑上騰之狀意此亦金禹也記者弗深考混名為鼎耳　抱之三兄處家藏三代兩漢金石極富少而嗜焉攷訂精覈出其尤者繪而梓之裝成巨冊傳示當世可為未名之寶豈獨擅奇三吳哉比屬半樵翁致示讀其繡刻之精想見堂中金碧燦爛當更十倍輙附鄙証為之介他日小暇當扶杖從拙園先生後一敂求古精舍而縱觀之且取此禹用所定周尺較其高深圓徑而求其實中積更乞君一試捫揣與路氏鼎或有當否

叙　二

愚弟施國祁跋



三代彝器可深念嘗亦於時已歎鮑周鐘在縣尚寶薛齋尊去土非同語今人好事多流款精新筆墨騃鼓壼道只一旦修博古

潛壞冥物紛羅海明器棄亦窟語毋乃雁鼎忘識詞淡來江波精更古青綠斑斑爛雲錦綷盒諸曲文金奇形讀所嗟口先喋

題詞　一

陳篋晚出猶犀有物森所好益
非偶吉金貞石不易睥玉終日按
津君離手蕭齋雨過風吹窗
斷霞飛墮几案中古香如入清

閟閣箸書實過薛尚功並長勝
廣說銅製抉翼微義中日衆以
世求之得周尺何難九九生黃鐘
我生不識篆籀古那知曉畢丁與

癸父世間藏彝互是非明眼庶
知辨功苦

萬陽許宗彥題

題詞 四

吾友張芑堂徵著金石契，年已八十一，五言以為
次薛氏款制度兆從論文字
揚之精後出收藏慕秘，只有書周於八選庫
宋除吉金與貞石，商羅及墟址尺寸分與鑿銘
詞判同異，傳觀資眼福，鐫墨搨人世，示我三巨
編，古香浮硯几，章且子氏，本時代筆其履書之
時，方助石青時而毀古磚，器脫落流傳少此兩益
精，顯顯陳如入雲煙，肆物聚於所好，求古之形
華宣和圖博古薛氏筆款識與此弁峙三簡
冊留下地，所惜芑堂已未獲叔美傳摹圖像契
格為六但延谷
歲次戊寅春平十日
吳門七十七翁吳聖俞題

題詞 五

三代金石非易得，鑑古誰人有真識。
博物君子陳抱之，四海搜羅求金刀。周
鼎彝周壽罍，罍陳西簋，就中商觶尤所
希。漢漢鐃鐸與擊機，雜以齋時刀布
光陸離，夜夜英華射斗牛。蒲壺篆古來
足奇，晨夕摩挲動遐思。款識一一辨同
異，金薤琳琅函此，精考核，成圖堪壽
世。吳興清遠風景佳，何山蒼翠多陰靈。
說劍樓頭他日到，三年飢渴慰余懷。嘗嚮
手朱懷寶，獨饞饞渴，飽吾眼福神
超越。妙齡博雅心若此，它年珍藏
之富定可過歐蘇。　奉題
抱之先生求古精舍金石圖，後即請
鄭正　廿峯施嵩拜藁

金石之傳以圖也金重而石輕碑刻考經補史則文字職要而規制可略商周之吉金日益鮮少後之人詎知古昔制度之詳藉非圖奚由得之然宋人考古博古之圖形模雖考而高下圖徑輕重之數不明著以何權度準之圖雖傳亦何足貴吾家諸父兄皆好金石文字而怡庭季父具予好之尤篤季父所收石刻甚富予數年來蓄鼎鬲尊彝

亦百餘器去秋商刻所藏之金石倩工橅寫予以晉尺度之以官平權之詳說於圖後昔聶氏之圖三禮也議者謂其未睹古器出於億度茲圖雖寡止數器或可免此譏摹圖以彝器爲主下及戈劍入系之屬石則對卯瓦當以類附焉惜書甫成而季父不祿矣今者彫人告成事爲書緣起用傷自今而後勗哉者誰

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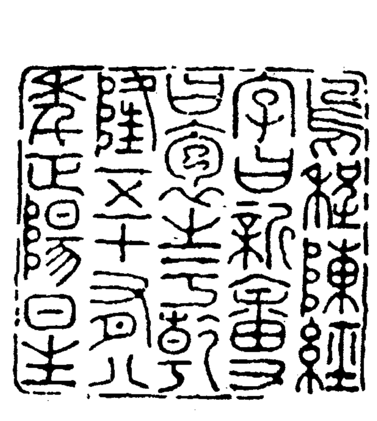
嘉慶十八年歲在昭陽作詻月在則且丙申朔二十有一日丙辰烏程陳經記

二酉生人廿一歲小像嚴可均題



癸酉春日高濬寫

四明三益齋王槐照橅刻



求古精舍金石圖初集目次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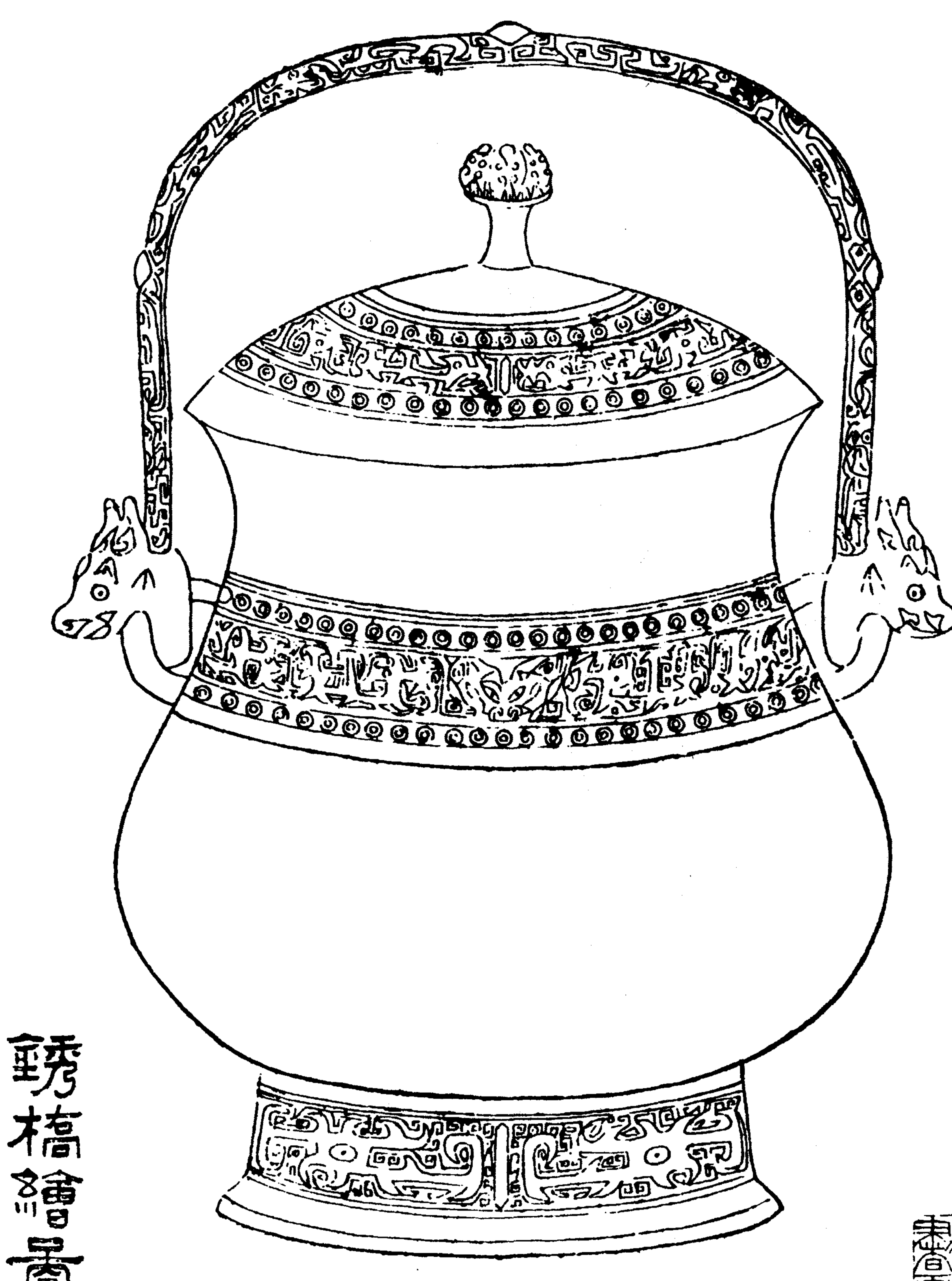
卷二

卷三

卷四

商父癸卣

圖小于罍十分之五有半



銹橋繪圖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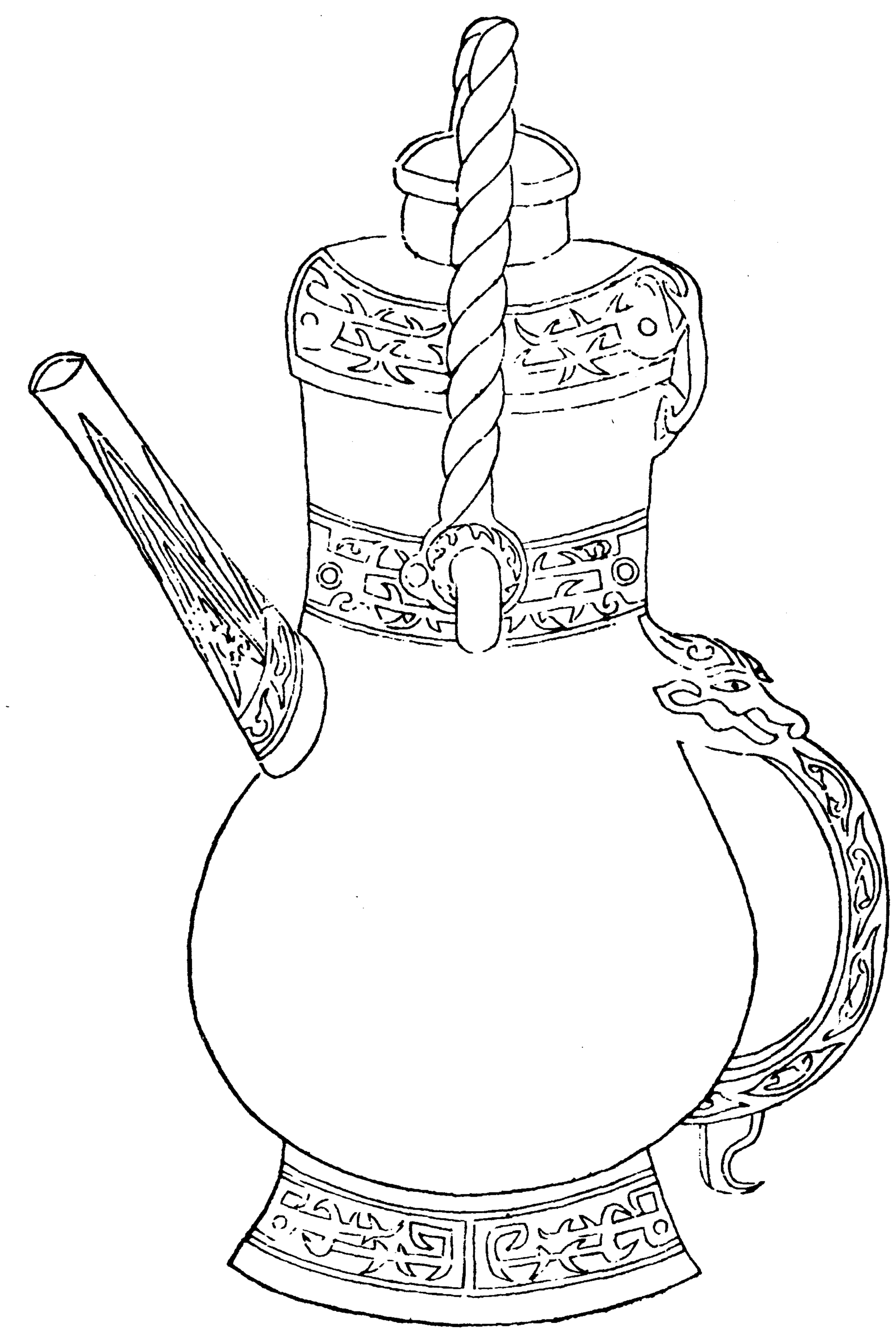


罍

右父癸卣橢圜通高一尺四寸五分又五分分之三罍深九寸一分蓋通高六寸二分又五分分之四足高二寸二分罍口前後徑五寸六分左右徑七寸腹前後徑八寸一分左右徑一尺又二分寸之一蓋口前後徑六寸五分左右徑八寸二分底前後徑六寸五分左右徑八寸二分有提梁高於蓋一寸梁廣九分又十分分之六共重一百七十三兩八錢零銘曰作父癸尊彝爵形罍與蓋同鏤刻夔狀間以雷紋中作獸面通體純翠如瓜皮瑩潤欲滴間有土蝕痕其色紫褐硃斑皆備在商周彝罍中亦足以冠其曹

商父巳卣

圖小于器十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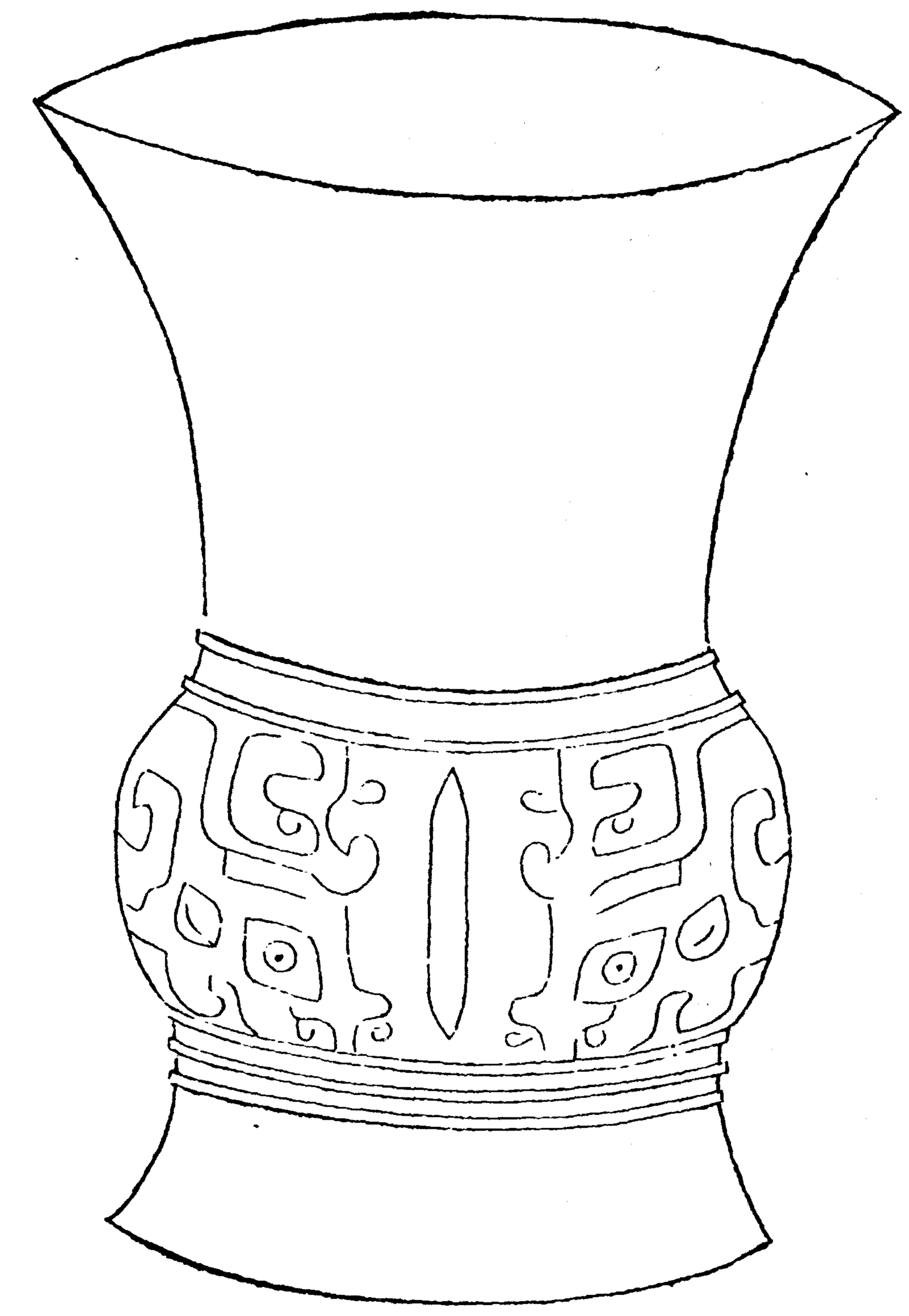




右父巳卣通高一尺四分益高三寸二分器深七寸五分足高一寸二分口徑三寸七分腹徑四寸五分底徑四寸二分兩耳有提梁有流有蓋共重五十二兩銘三字曰舉父巳阮侍郎雲臺積古齋鐘鼎款識云薛氏有巳舉爵舉字與此同卣為中尊故以銘之又曰古甲字有作丫者此或倒文亦通經按王氏嘯堂集古錄辛父巳卣舉作丫薛氏鐘鼎款識巳舉爵舉作𠆢此字作𠆢是舉字別體非甲字倒文其文刻畫精工渾朴古厚生朱活翠眩人心目殷商彝器夫又奚疑

商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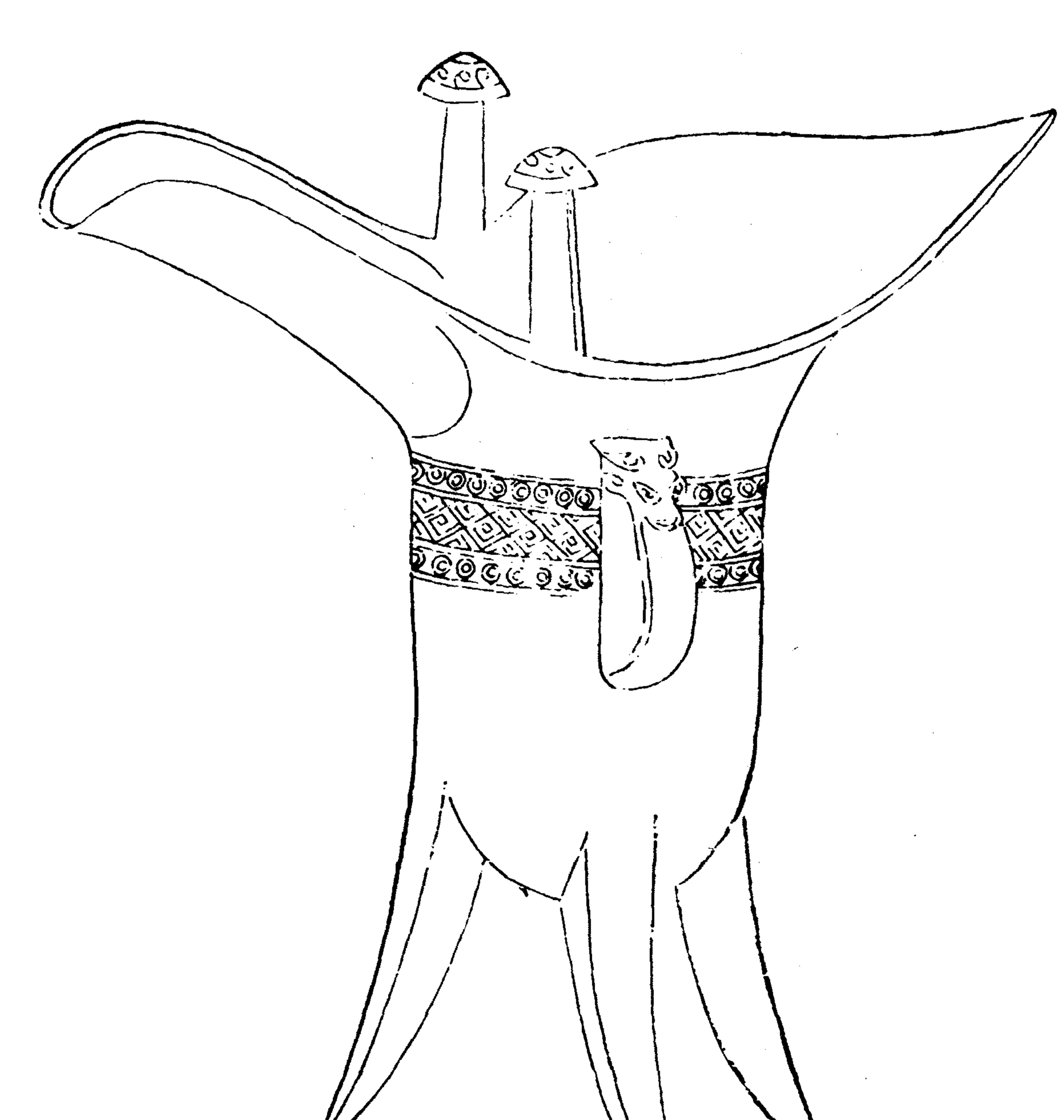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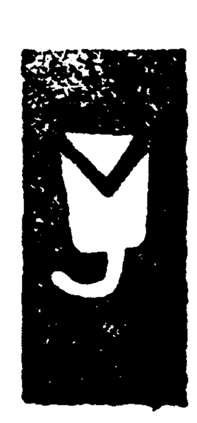


右尊通高七寸二分深五寸八分又二分分之一底高一寸三分又五分分之一口徑五寸七分底徑四寸一分又十分分之四腹徑三寸七分重十八兩五錢無銘腹作饕餮面形

商丁舉爵

圖小于器十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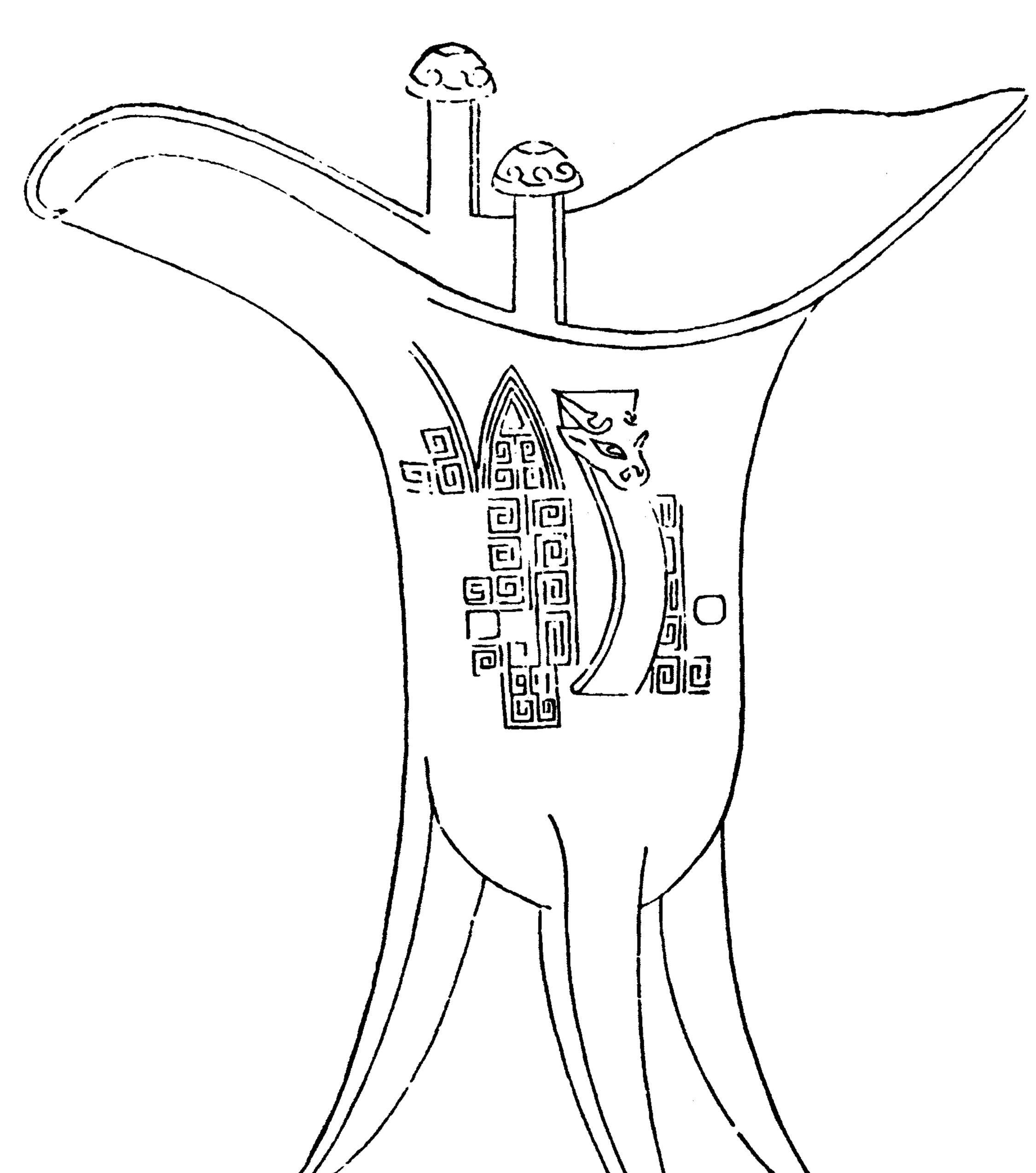




右丁舉爵通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一分耳高一寸五分又十分分之七足高三寸流前後徑七寸六分左右徑三寸四分又五分分之三重十七兩四錢零銘二字曰丁舉存鋬内

商象形爵

圖小于器十分之三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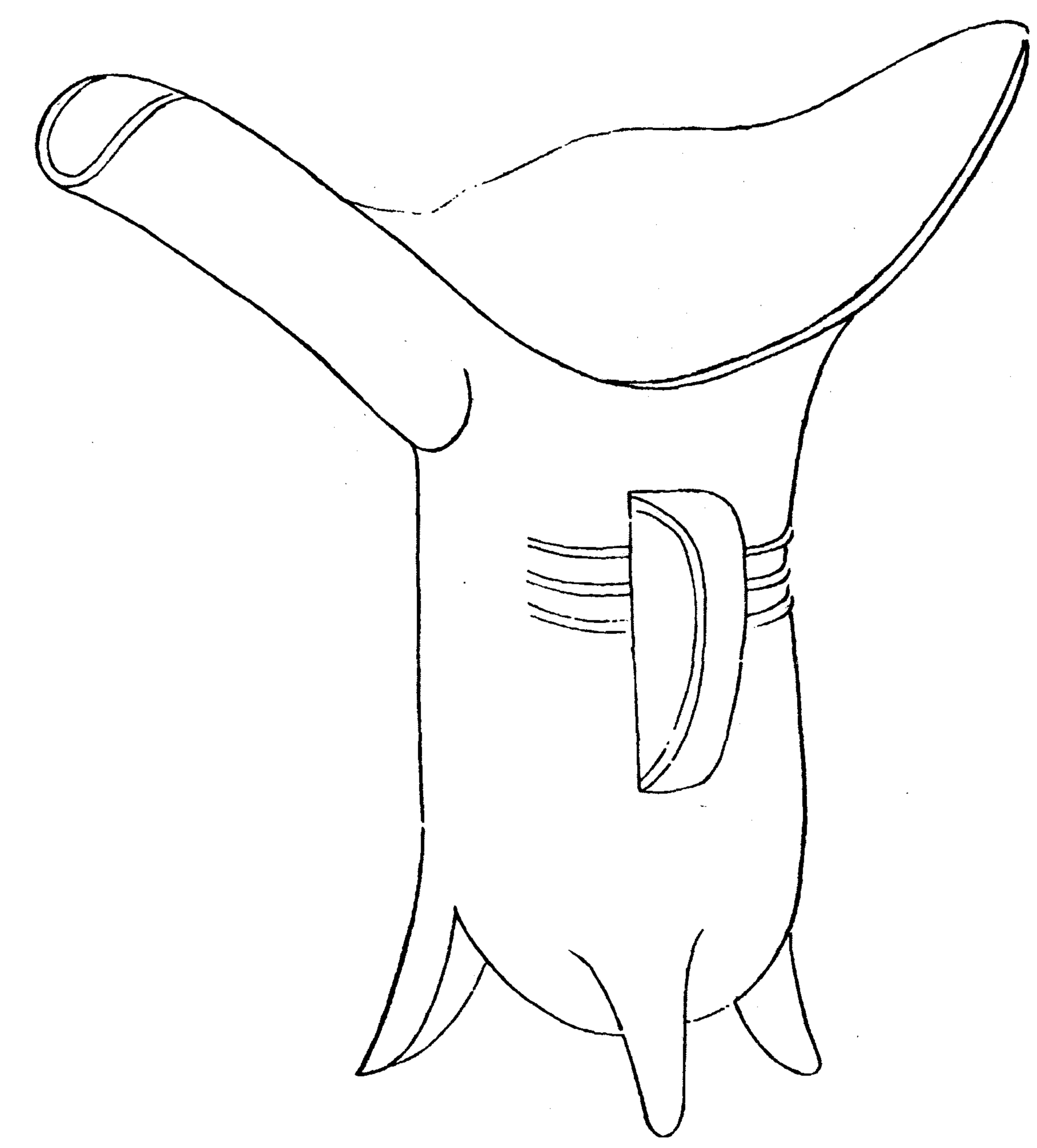




右爵通高八寸六分又五分分之二深四寸四分耳高一寸五分又五分分之四足高三寸一分流前後徑七寸七分左右徑三寸三分又十分分之三重十八兩二錢銘在鋬內只存爵形可考餘皆剝蝕

商舉丁角

圖小于器十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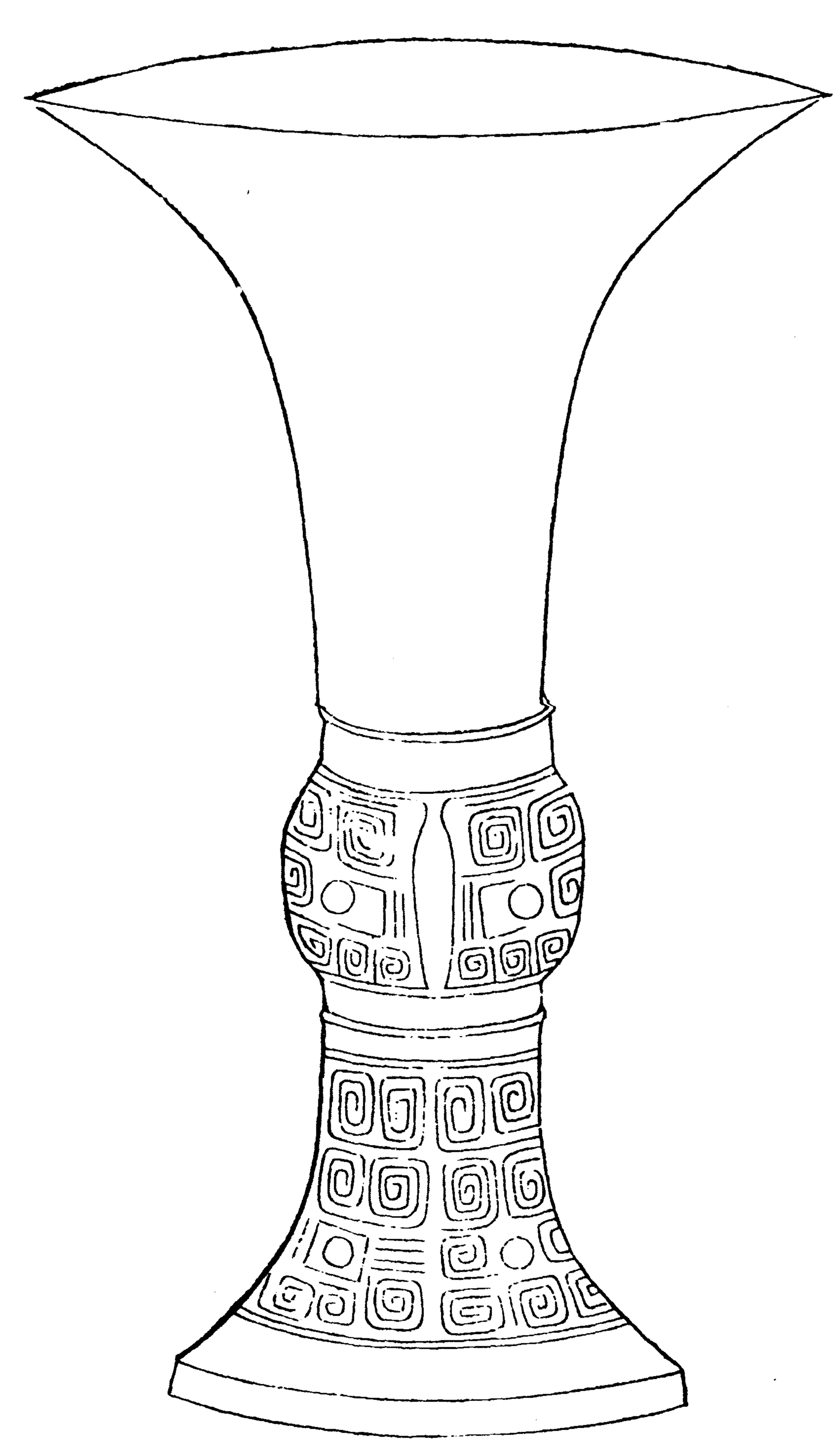




右舉丁角純素無花通高六寸二分又五分分之三
深四寸二分又五分分之四足高一寸無耳銘三字
在鋬内曰舉丁舟腰作素帶三道重十三兩四錢零

商析孫宗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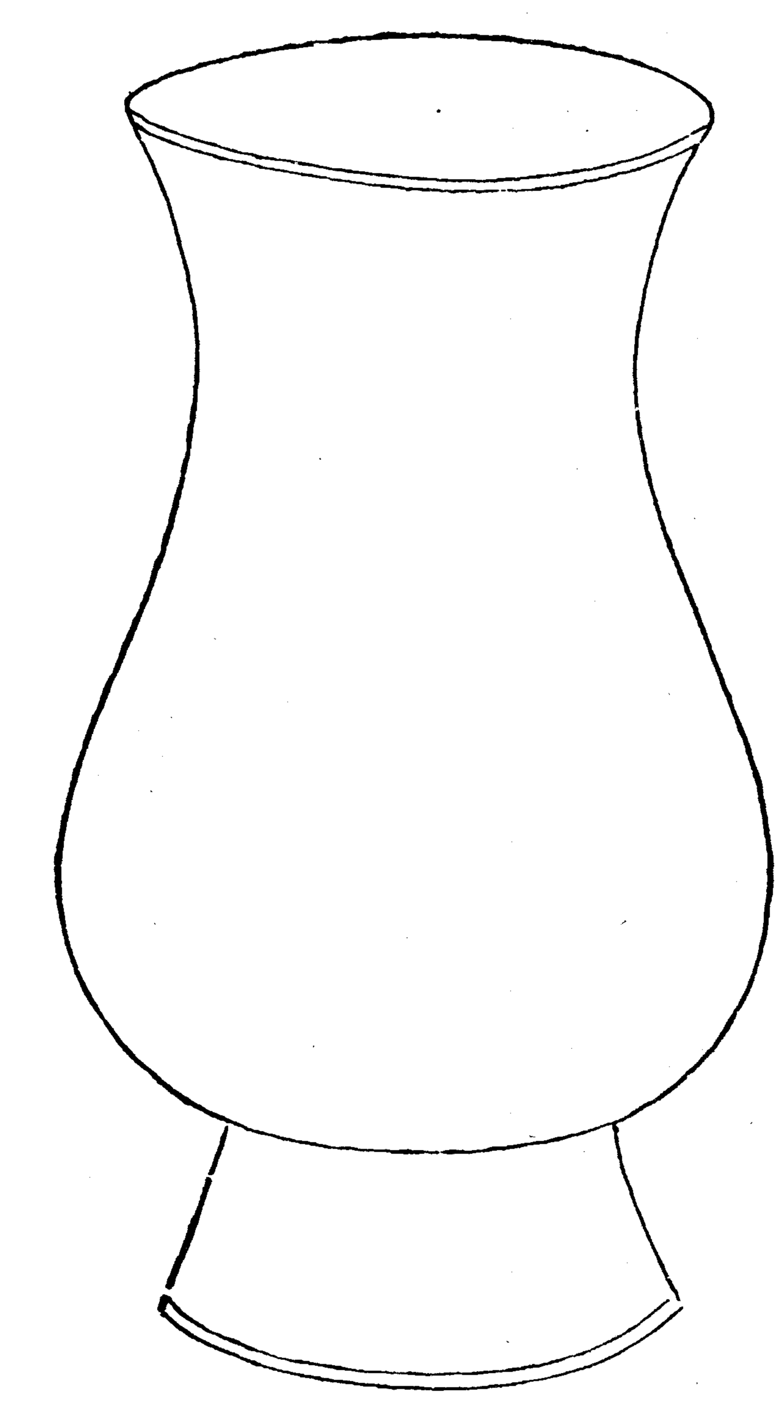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一有半





右觚通高九寸二分深五寸八分又卄分分之一十四底高三寸一分又十分分之八口徑五寸七分又十分分之八底徑三寸六分腹徑一寸九分重十六兩五錢零銘三字曰析孫宗析字漫患其義當如厥氏析之析宗即書之宗彝也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因有大宗小宗之分是器殆分宗立廟之祭器故曰析孫宗也上截素腹以下俱作雲紋及饕餮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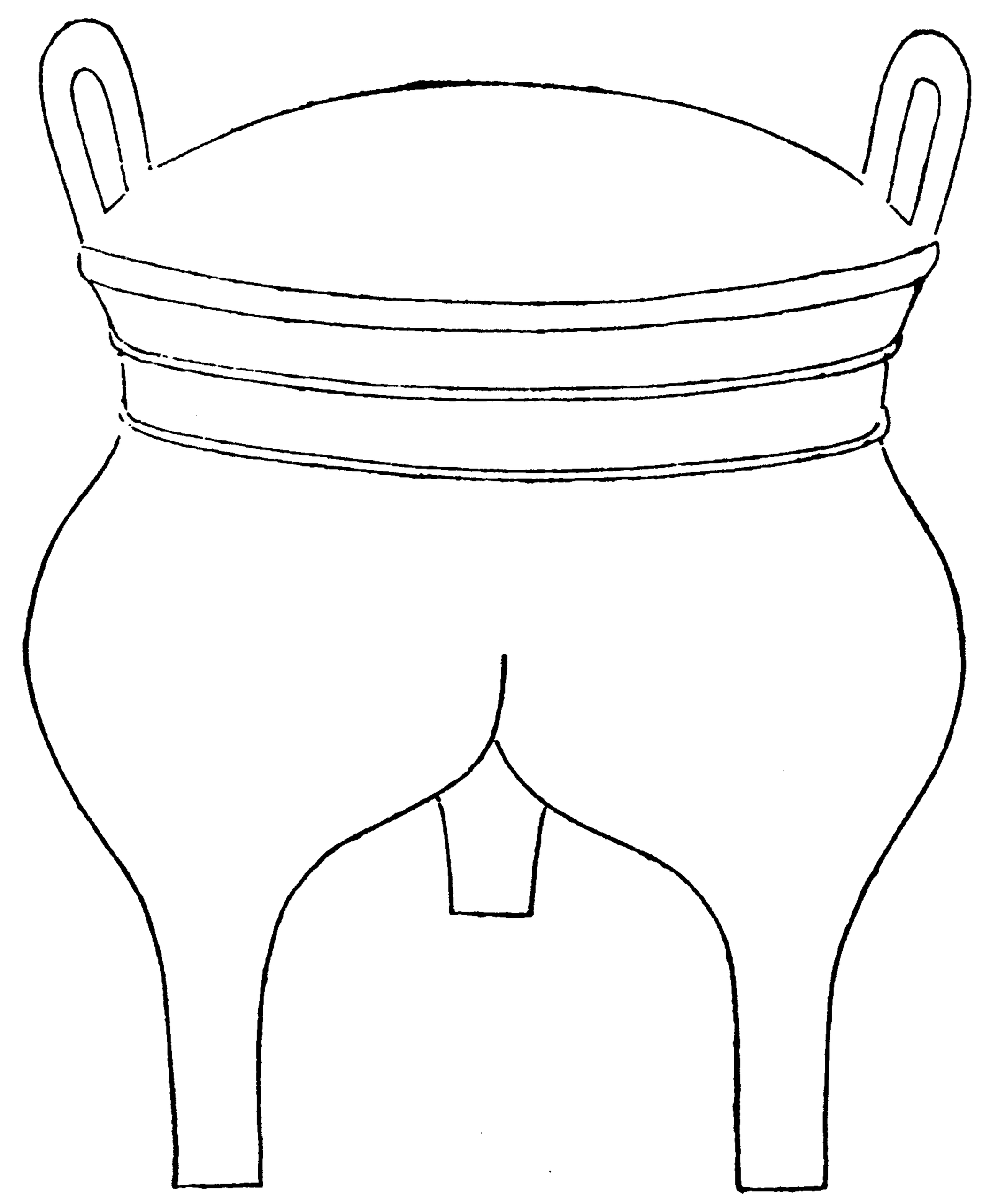
商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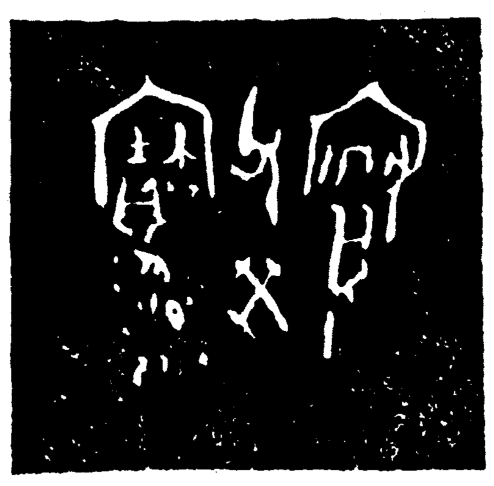


右觶橢圜通高五寸八分又二分分之一深四寸八分底高一寸口前後徑二寸六分又五分分之四左右徑三寸一分底前後徑二寸二分又五分分之一左右徑二寸八分腹徑三寸三分又二分分之一重八兩四錢零口微損弇通體活翠斑駁如蝦蟇形無銘

商父癸鬲

圖小于器十分之二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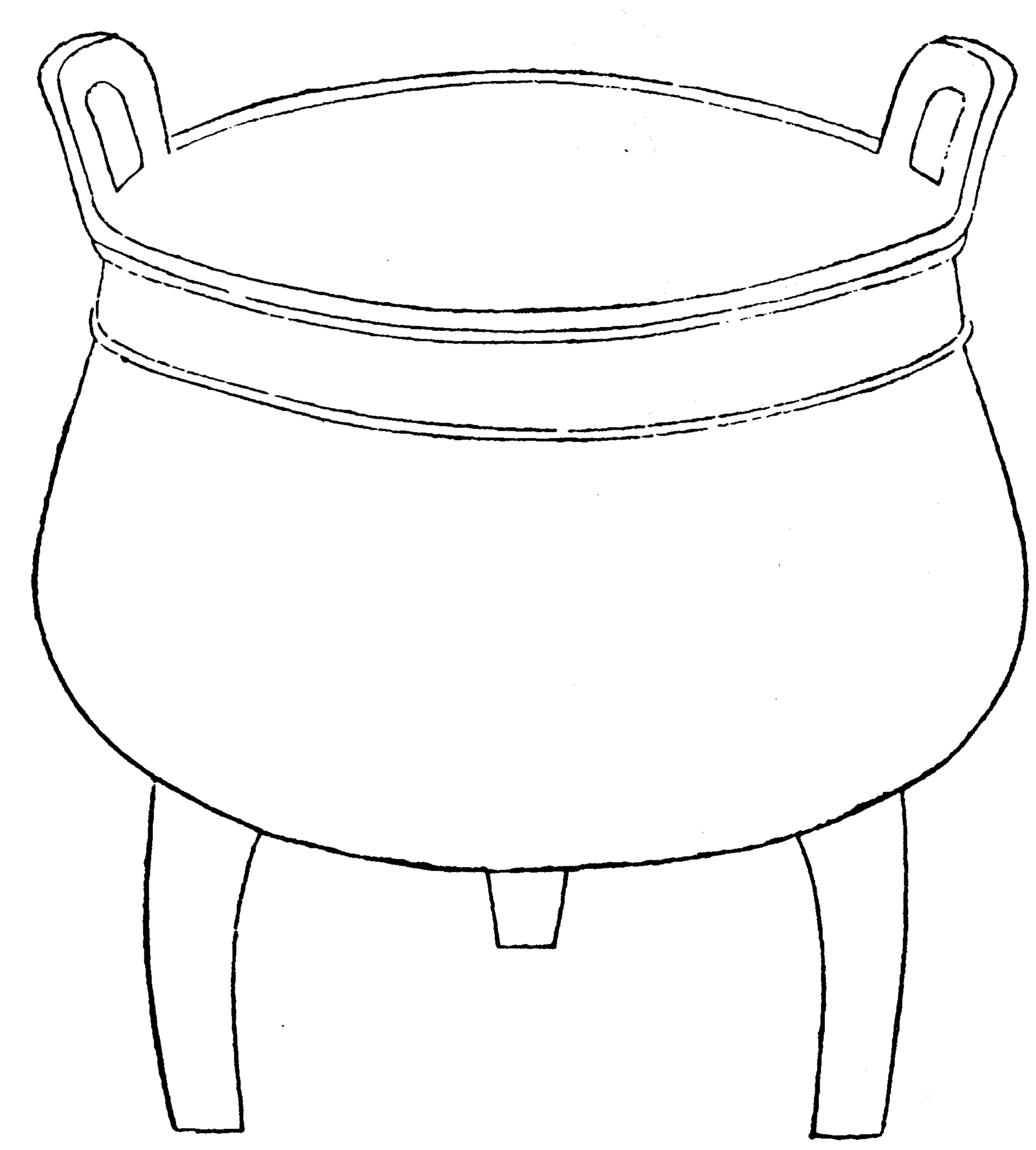




右父癸鬲通高七寸九分又二分分之一耳高一寸三分又五分分之四深五寸五分口前後徑五寸八分又十分分之三左右徑五寸八分重廿六兩七錢銘曰□□父癸寶彝是鬲身朱翠徧生而平滑疑是宋摹蠟物三足皆空漢志所謂空足曰鬲信然

周旅車鼎

圖小于器十分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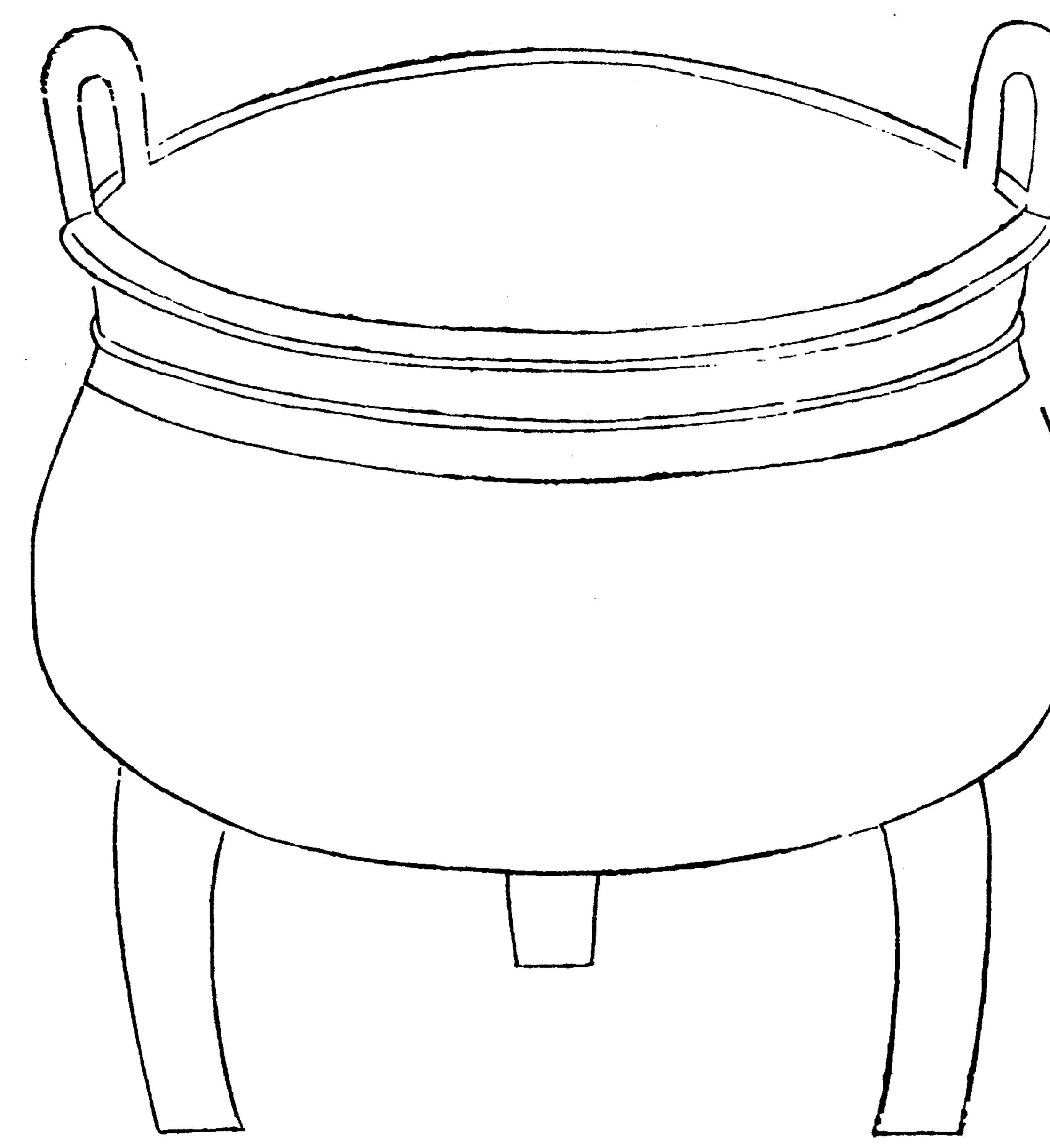




右旅車鼎通高九寸一分耳高一寸四分又十分分之八足高三寸三分深五寸前後徑七寸九分又十分分之九左右徑七寸八分重五十八兩銘五字曰中作旅車鼎按中字仲之省文是作器人名攷積古齋款識商卣亦銘旅車其曰彝器多以旅車為名禮犧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主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必有饋奠之事見周禮小宗伯及禮曾子問祭器不可踰竟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

周作旅鼎

圖小于器十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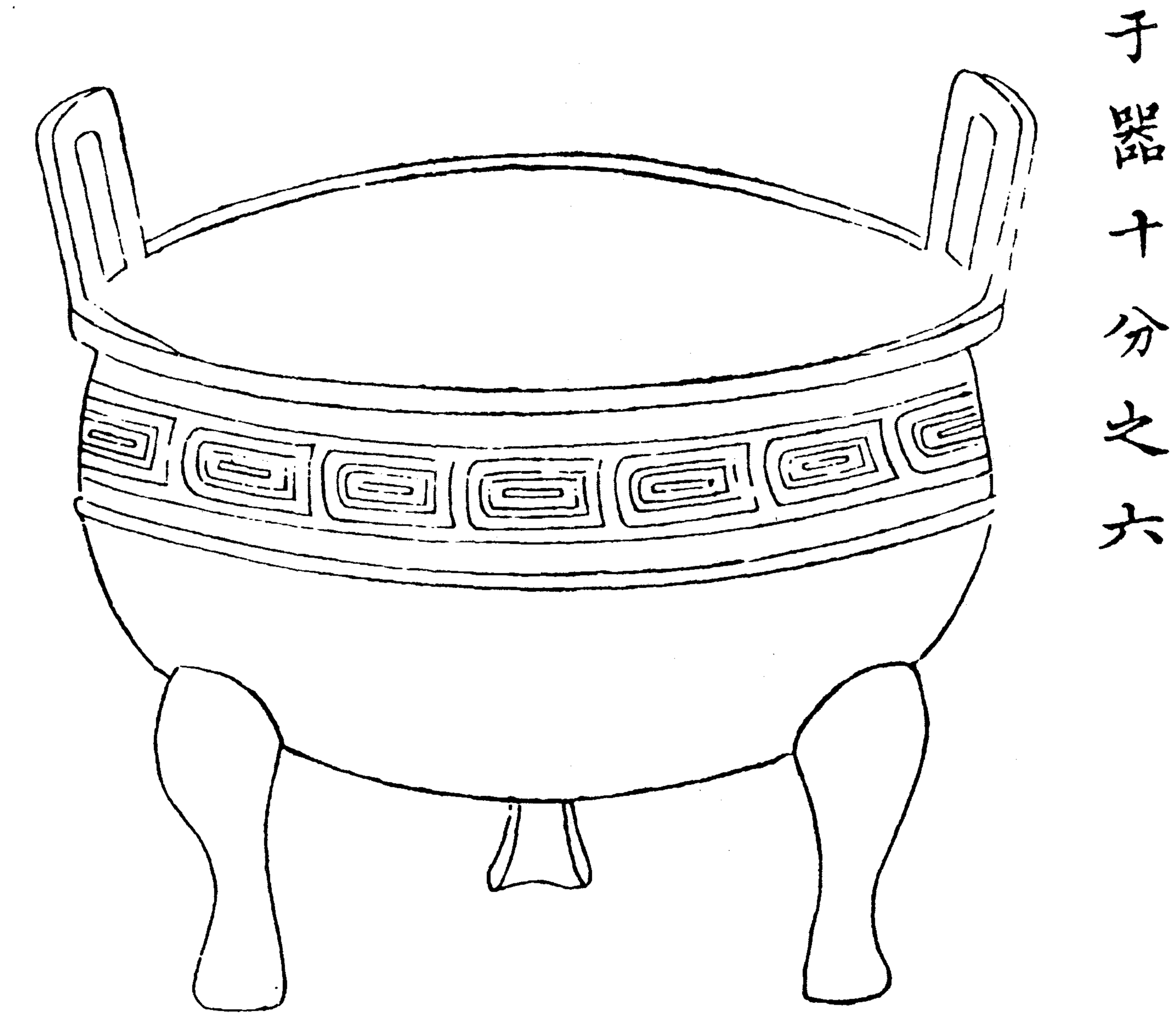




右作旅鼎通高六寸九分又五分分之三耳高一寸二分又四分分之一足高二寸五分深三寸五分又十分分之三口徑六寸一分又廿分分之一十八腹徑六寸一分又十分分之八重廿五兩二錢零銘三字曰作旅鼎案爾雅釋古旅陳也祭器凡銘旅者俱臚陳之義

周子邁鼎

圖小于器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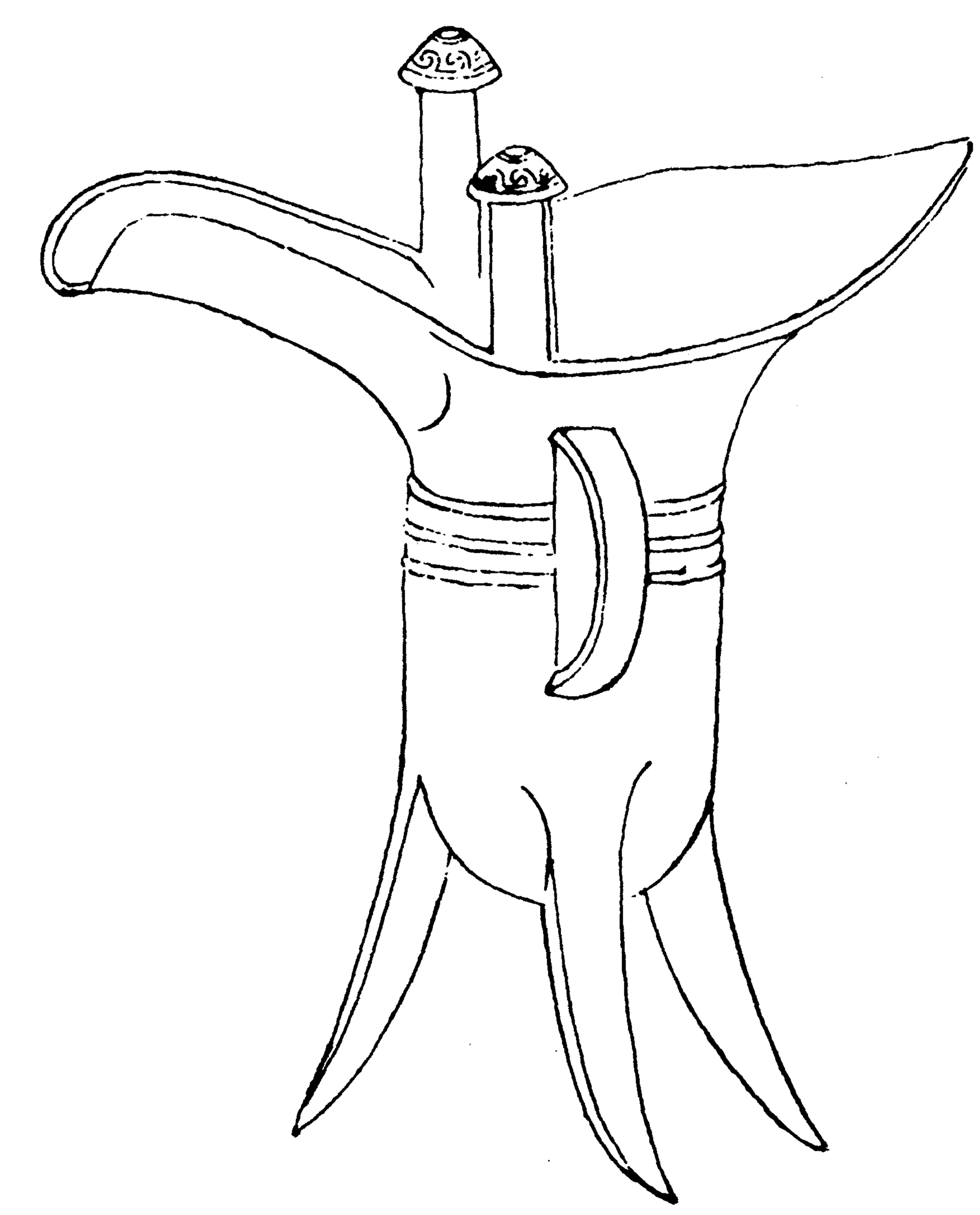




右鼎通高一尺二寸一分又五分分之一耳高二寸五分足高四寸六分又十分分之三深六寸二分口前後徑一尺二寸二分又十分分之二左右徑一尺二寸二分又五分分之二腹徑一尺一寸九分重一百六十七兩六錢銘十二字曰子邁作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按邁疑寓字下從辵者變文也倪米樓稻孫曰或當寓之二字是罷耳足純素純緣之上紋與博古圖所載周仲偁父鼎互相仿佛

周父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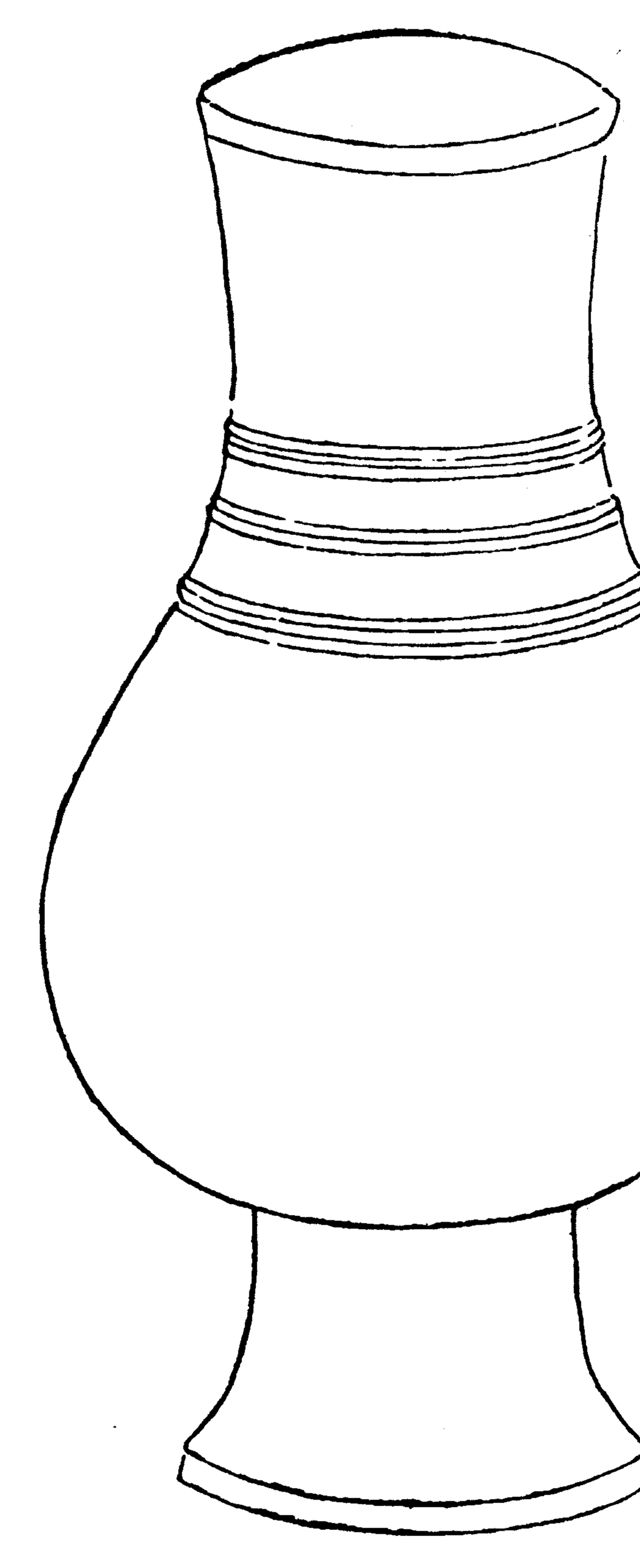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三有半





右父戊爵通高八寸九分深四寸四分又五分分之二耳高一寸八分足高三寸五分流前後徑七寸六分左右徑三寸三分又五分分之一銘四字在鋬内曰父戊爵單腰作素帶三道重十九兩有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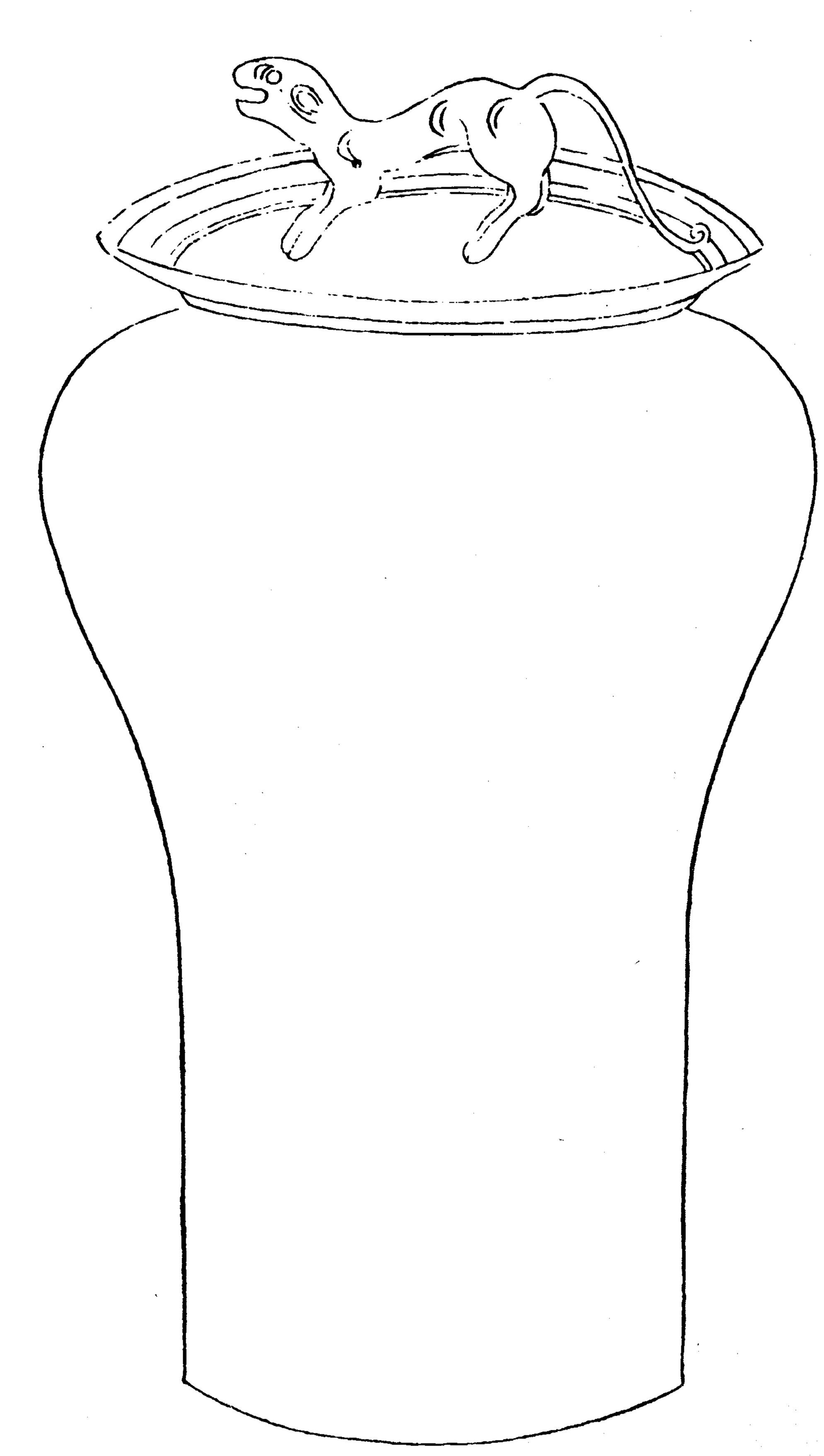
周觶



右觶通高六寸六分又十分分之三深五寸四分底高一寸一分又五分分之四口徑二寸底徑二寸三分腹徑三寸四分重七兩六錢無銘

周虎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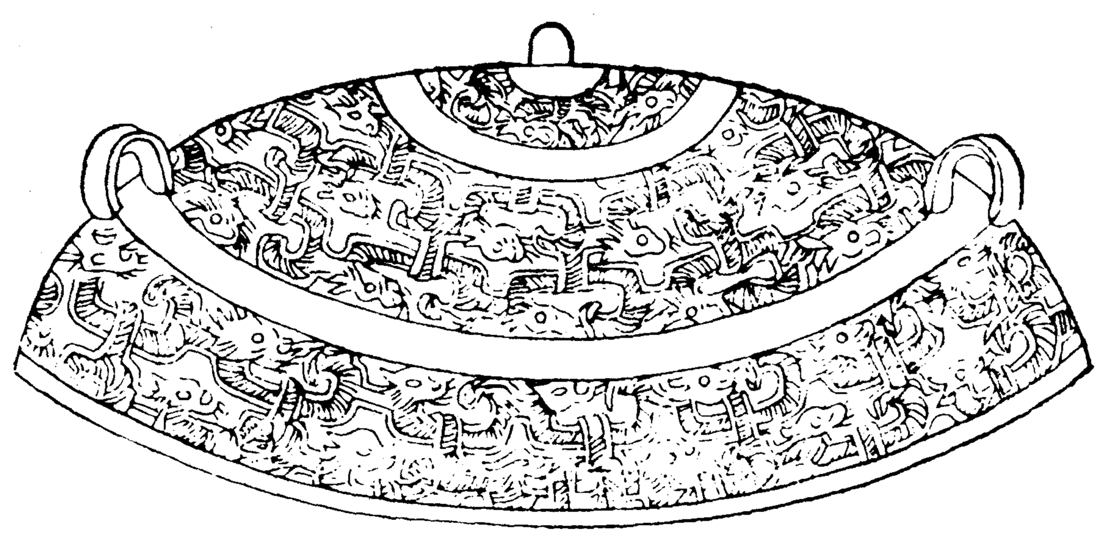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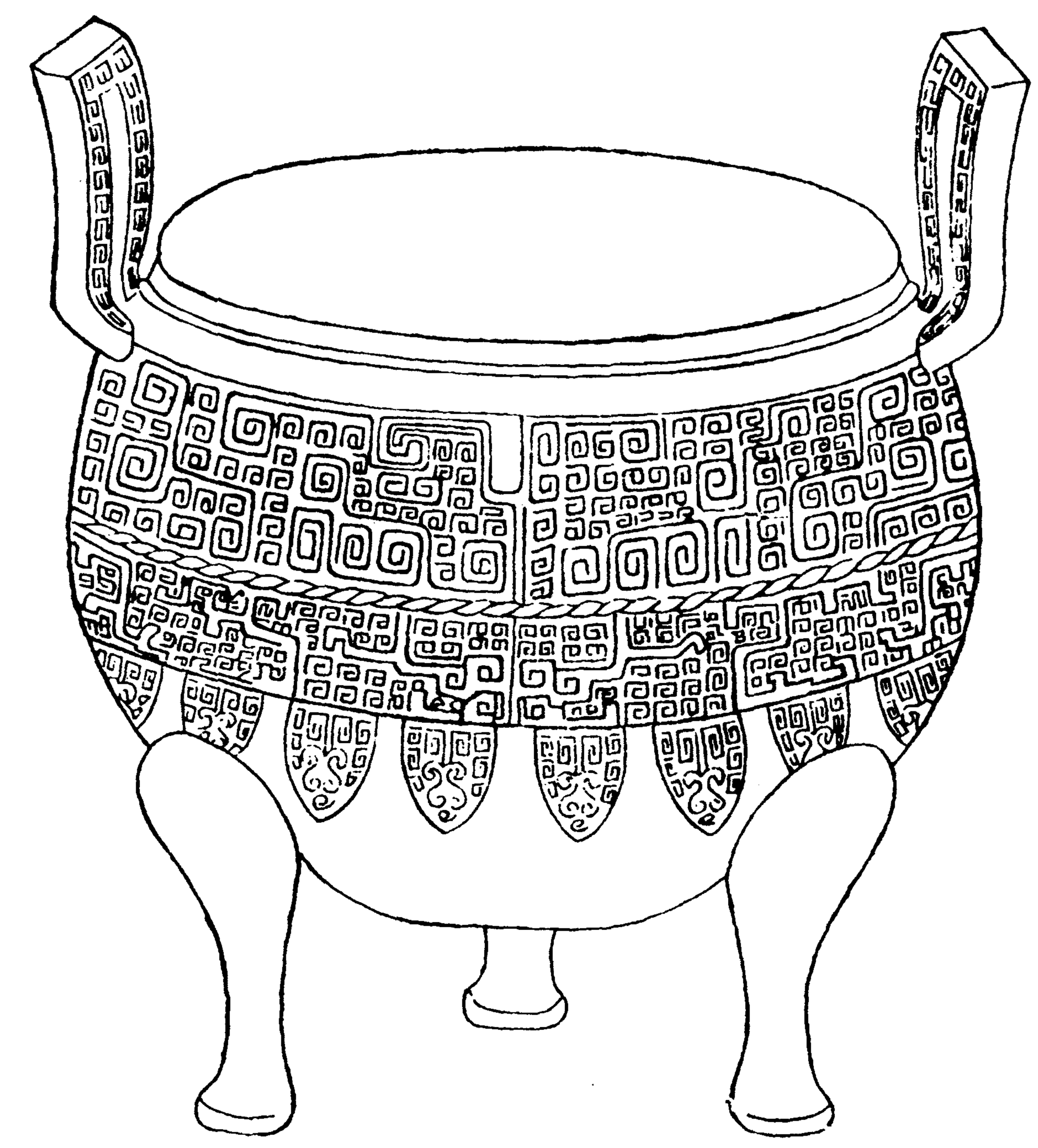


右錞檐圜通高一尺八寸四分上徑九寸五分前後徑八寸六分肩廣一尺又六分下口徑七寸三分又十分分之七前後徑六寸二分又十分分之二鈕范虎形高二寸五分又五分分之四重一百有八兩二錢無銘

漢夔鼎

圖小於器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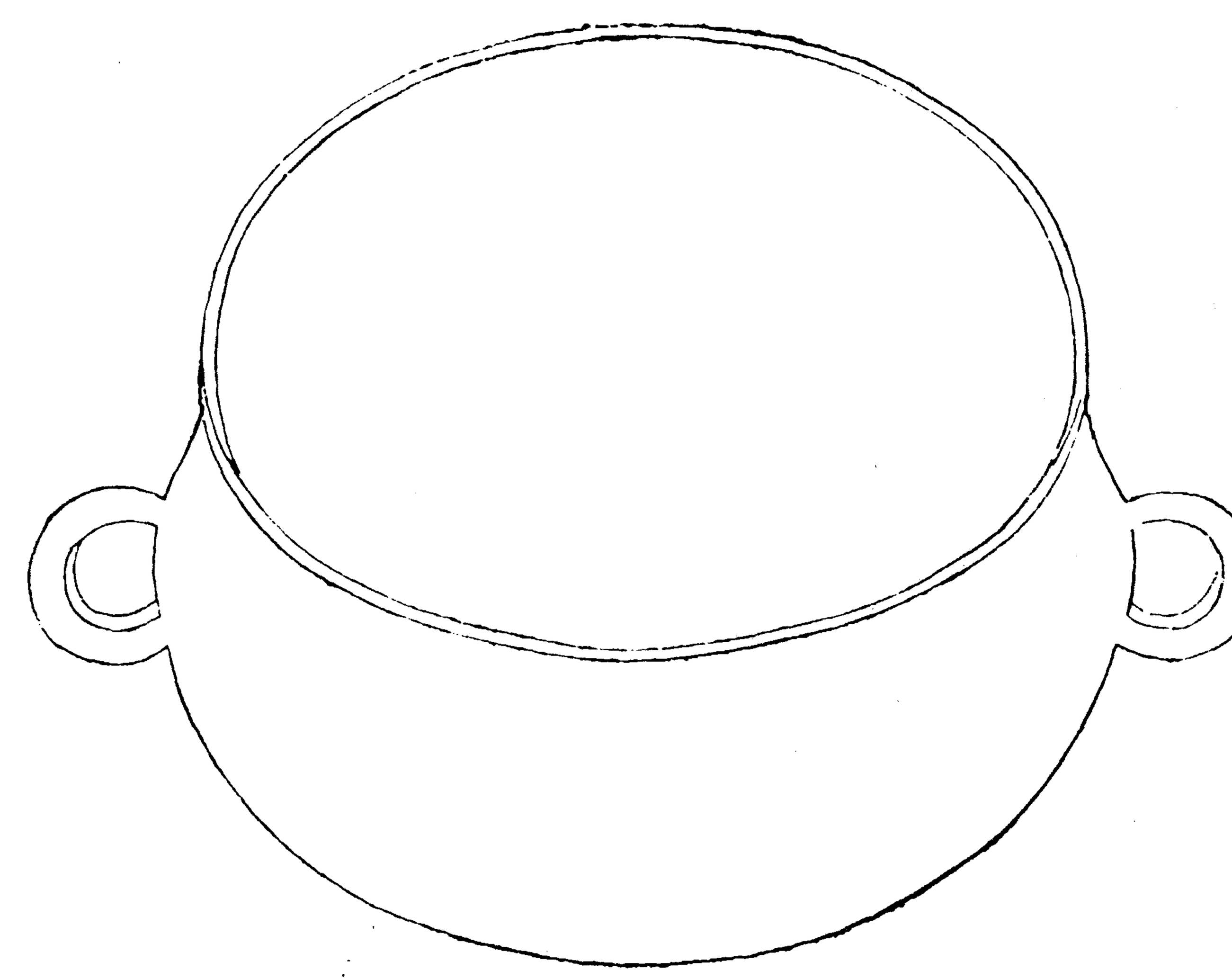




右夔鼎無銘通高一尺三寸五分深七寸四分耳高三寸四分廣二寸五分足高五寸口徑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一寸又五分分之三周作雲夔蓋高二寸二分又十分分之五蓋口徑一尺一寸二分又五分分之三頂有三環如是高九分仰之亦可以盛故作大夔交頭銜尾之狀以較器紋絶異當別是一器其口大小相符故借合之共重一百二十五兩八錢朱翠似是三代時物而鏤刻不甚工緻審其銅質定爲漢器無疑

漢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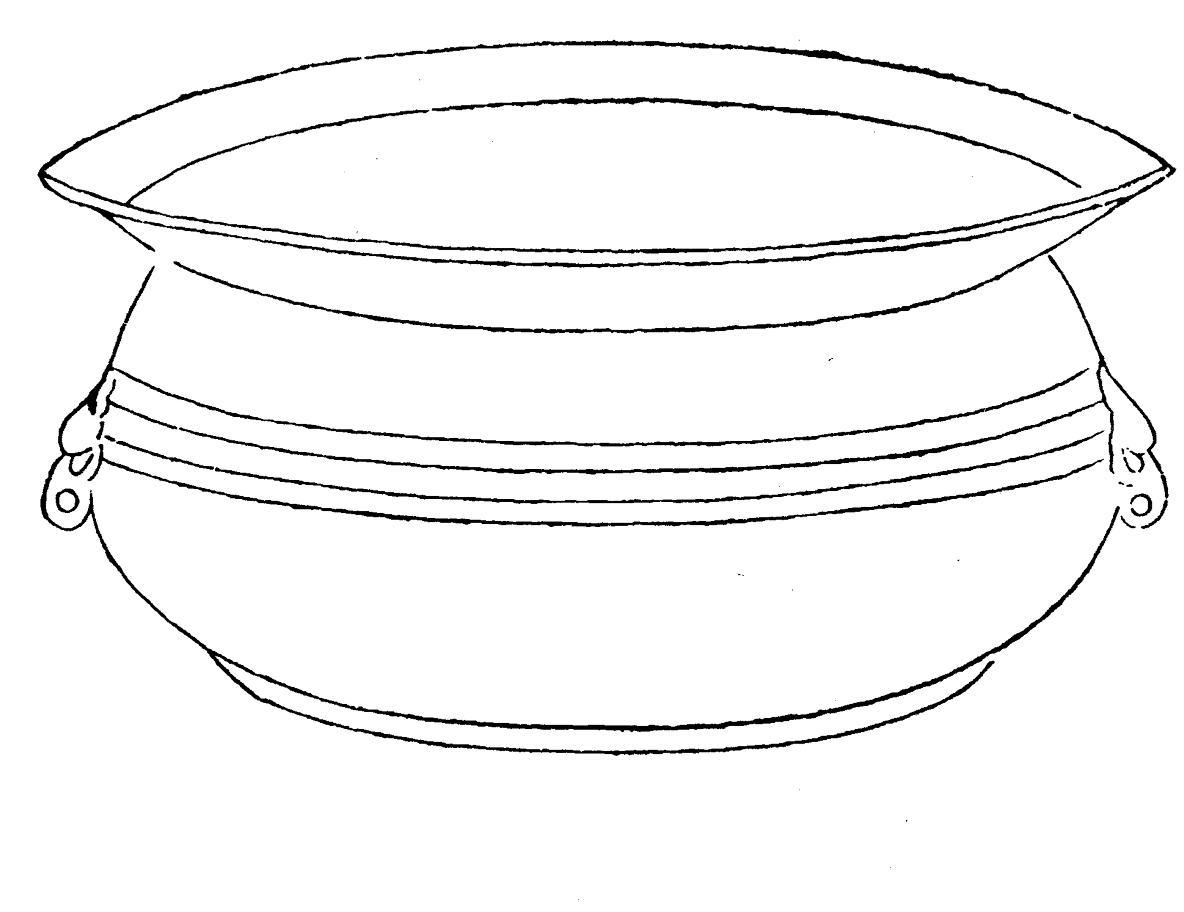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二又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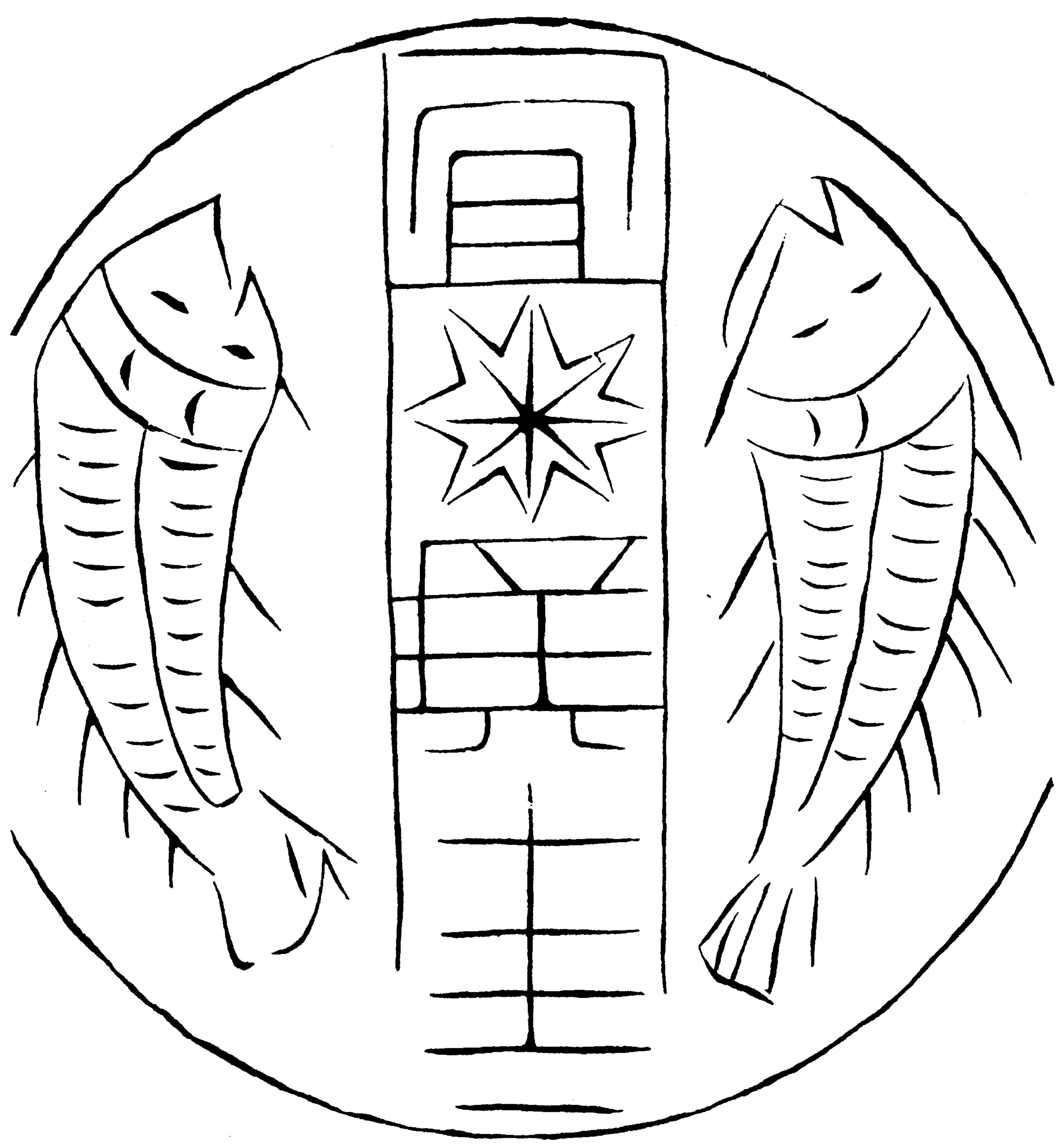


右卮高三寸二分又十分分之八深三寸一分口前後徑七寸八分左右徑五寸八分又十分分之七耳徑一寸一分又五分分之三重十九兩五錢無銘兩耳通體純素質樸色澤漢物也

漢雙魚洗

圖小于器十分之五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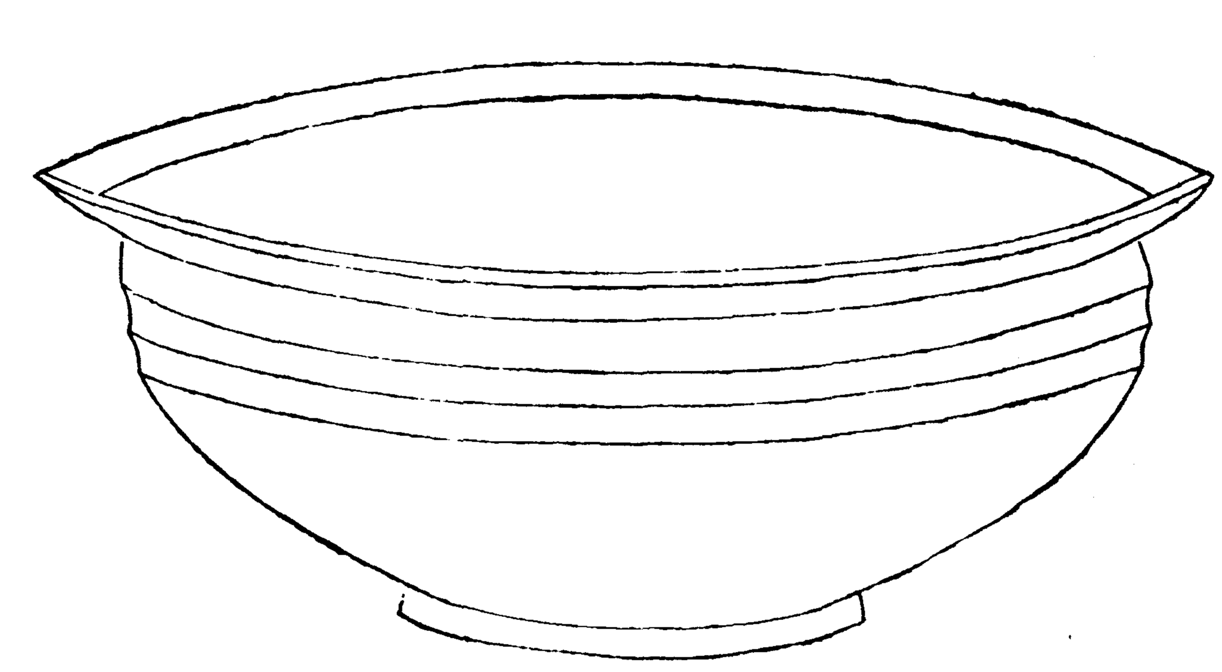




右洗通高五寸七分口径一尺二寸五分腹径一尺一寸五分罷深五寸又三分寸之二底徑八寸二分銘三字曰宜侯王銘左右各有魚形腹上起素帶四道獸面兩重六十兩有四錢

漢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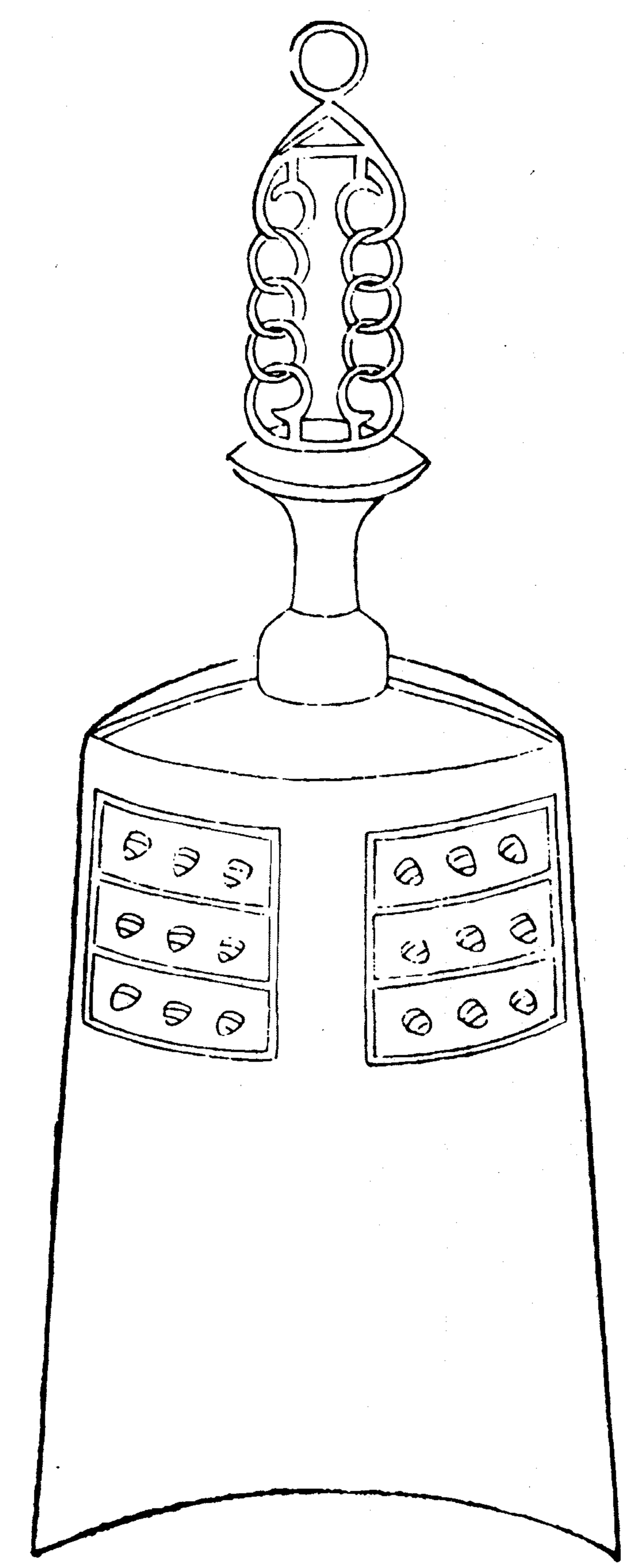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五有七



右洗通高四寸三分口徑一尺二寸九分腹径一尺底徑五寸二分又五分分之二深四寸足高四分重三十四兩九錢無銘

漢小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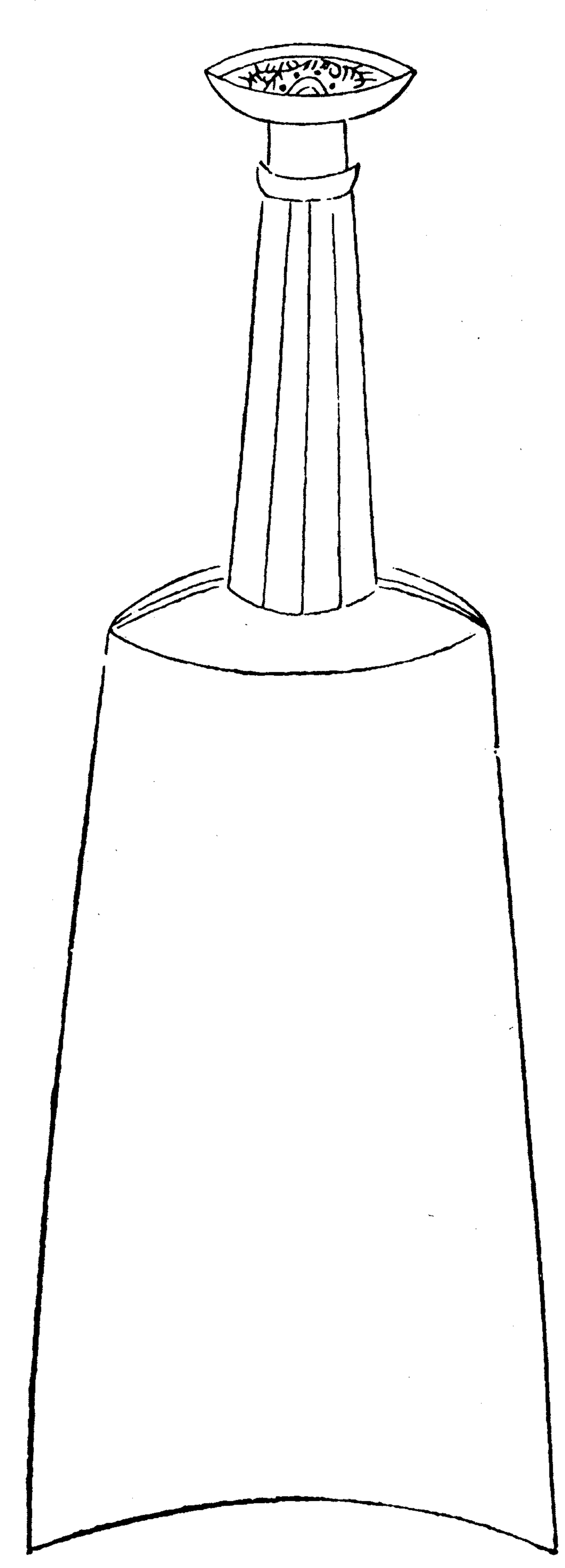
圖小于䂓十分之四有半



右鐘通高一尺四寸一分又十分分之四環長四寸三分甬長二寸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二分兩銑相距五寸二分橫三寸六分又五分分之四枚三十六各長二分又五分分之一至於鐘之小大桉律呂之制自黃鐘九寸下至應鐘四寸七分以合陰陽之數考其制先王始為甬後為環鈕此漢制又為甬上加連環鈕皆順時景變也重三十二兩三錢無銘

漢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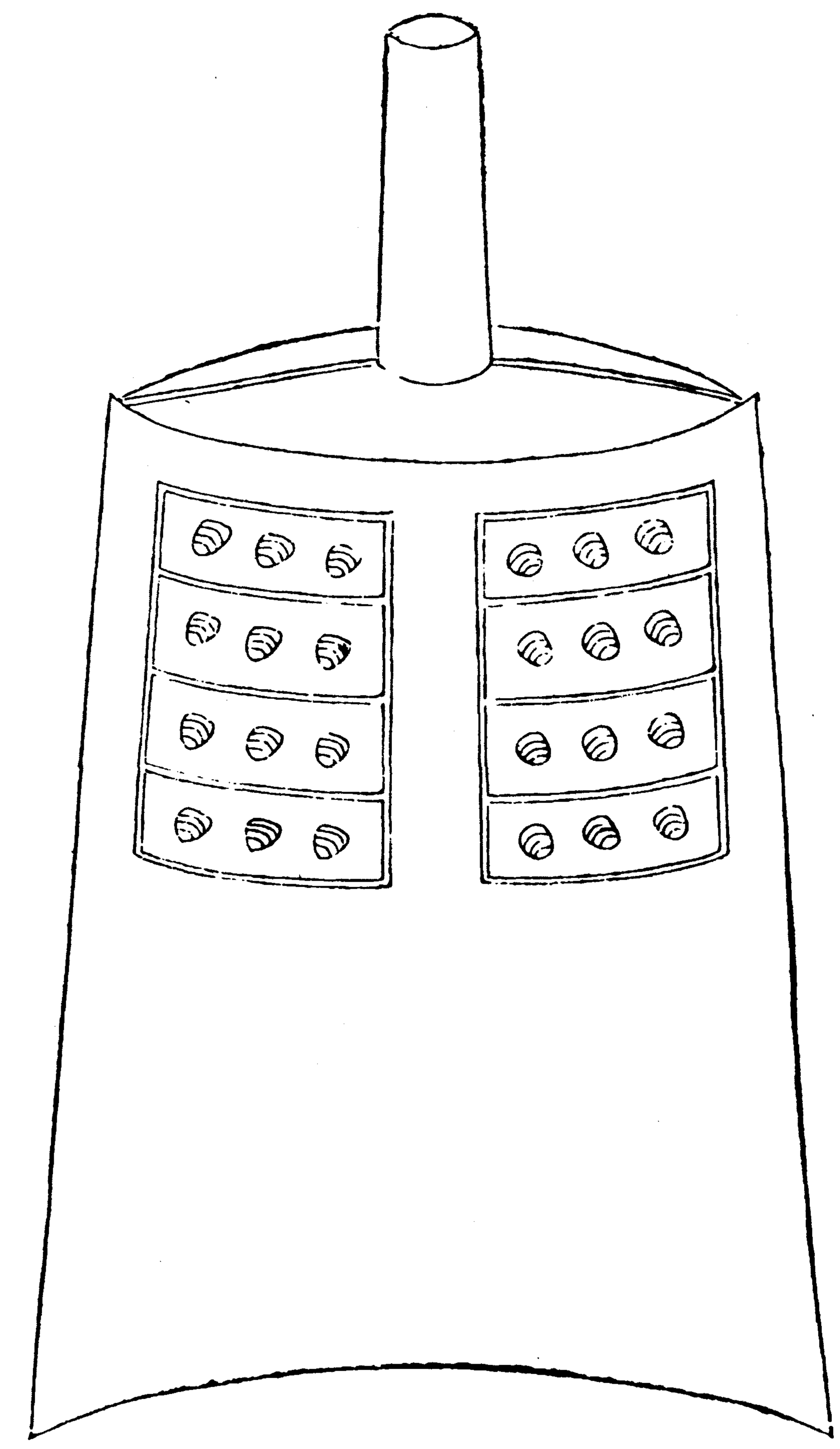
圖小于器十分之五有半



右鐸通高一尺七寸九分柄長六寸四分上作仰盂形内作水藻文徑二寸九分又十分分之七上徑四寸五分又五分分之三前後徑四寸四分下徑六寸前後徑五寸五分又五分分之一重一百有八兩二錢無銘古者以木鐸振文教以金鐸奮武衛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此殆漢之軍樂與

六朝匾鐘

圖小于器十分之七



右鐘通高二尺六寸四分又五分分之四甬長六寸三分又十分分之五徑二寸兩舞相距一尺二寸四分又二分分之一橫六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四寸九分橫七寸一分又二分分之一枚四十八各長八分博古圖云嘗稽鐘制枚各有三以至於九合四九之數則為三十有六今又於九數中復加三焉合其數則為四十有八此蓋隨其時世變易而為之者按此鐘枚四十有八則是六朝制矣重二百廿兩有三錢無銘